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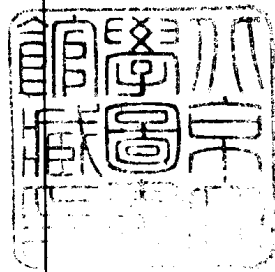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玖輯·柒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 玖輯·柒冊目錄

南朝寺考六卷〔清〕劉世珩撰

一

重修昭覺寺志八卷首一卷〔清〕釋中恂修 羅用霖纂

八三

道南淵源錄十二卷〔清〕鄒鍾泉撰

二三七

西域考古錄十八卷〔清〕俞浩撰

五二五

新疆回部志四卷首一卷〔清〕永貴 蘇爾德撰

七五三

〔清〕劉世珩撰

# 南朝寺考六卷

清光緒三十三年刻聖願叢書本

南朝寺考序

余童時讀杜樊川江南春詩有南朝四百八十寺語因慕南朝佛寺之盛會乙酉夏先大夫自江西藩使拜出使歐洲之

命移家江甯每春秋佳日輒遊靈谷訪定林叩雨花之高座躡清涼之翠微追思往日紺宇琳宮百不逮一考之志乘有僅存遺基者有併基址而俱失者家居城南與瓦官鳳游相鄰近祇林毘舍亦多非當時舊蹟每欲考之而未得也辛卯秋收得上元孫丈澂之文川故書中有金陵六朝古寺考二冊乃丈同治初元客京師賢良寺時隨手所錄偶一翻閱散如亂絲壬辰癸巳閒讀

序

禮家居檢梁慧皎高僧傳載金陵寺甚多亦偶及基址所在及創建之始他如南朝諸史六朝事迹編類景定至正二志金陵梵刹志建康實錄等書皆已聚得取校孫氏之書或解題已及而考證溢出或隱括史傳而兼下己意或牽連並錄而無關本旨或不審語言而輕為割棄其有涉於訓詁與視聽眩者尚不在此因念梁靈味寺僧曇宗曾著京師寺塔記二卷曇宗秣陵人所記必實借其不傳高僧傳作於梁初故同泰諸寺未見者錄幸許氏建康實錄稍補其闕而陳氏一代微遜焉蓋叔寶競於土木恣為佚樂士夫不復以觀施為急下之視上亦其徵也得孫丈此稿後曾以視江甯陳伯雨

聖頤叢書

南朝寺攷

溥良題簽

南朝寺

攷

光緒丁未夏

瞿鴻禨署



同年作霖伯雨排纂成帙舉以畀余藏之篋行久矣比  
 官京師曹事餘暇料理此稿凡所規檢具可繕寫有  
 傳伯雨已刻此書亟索觀之則一仍孫氏之舊重性馳  
 繆誠所不免復以案語闌入孫氏解題之下頗有未去  
 葛龔之病余欲有資於伯雨者不覺索然意盡今取孫  
 氏之書而以余前所校錄者一一附麗其內仿元吳禮  
 部師道戰國策鮑注補正之例均以案語概之其孫氏  
 原案改為原注陳氏之言則名陳云不相雜廁伯雨改  
 孫氏原名為南朝佛寺志今此名曰南朝寺考以實樊  
 川之語江甯由隋以前六為帝都乃自古必爭之地洪  
 楊亂後昔時著名古刹皆蕩然無遺雖有一二規復舊  
 觀其莊嚴結構俱不逮古且並其榜署移易川湮谷塞  
 迷其所向自夫新學一啟多牒請寺觀改為學堂恐此  
 後舉此區區者益不可踪跡矣余之亟成此書所以紀  
 六朝之舊刹著高僧之軼事惜僅得樊川所言之半夫  
 孫氏筆輅初開有首事之功伯雨熟習鄉故略有誤正  
 余則批卻導竅因其故然而游及有間恢恢乎謀然易  
 解雖不敢於孫文為功臣然持比伯雨所刻則固欲效  
 齊人之矜先登而屈伯雨之笑也光緒三十有三年太  
 歲在丁未秋九月十有九日貴池劉世珩識於京邸十  
 五幢亭

序

南朝寺攷序  
 釋迦氏譜云諸王見佛泚沙最初僧伽藍者竹林最初  
 竹林園在王舍城中於後乃在舍衛國有祇洹精舍在  
 波羅奈城有鹿野精舍在毗舍離有菴摩羅園薄伽梵  
 住世八十年行化數十國所至說法雲興海會伽藍施  
 獻祇此四緣而阿育暴王一日之閒遍閻浮提八萬四  
 千塔皆成就將人王之力捷於法王鬼神之助優於善  
 信耶或者時當正法光接白毫三際十方親登法界華  
 嚴則會普光殿大集則入大寶坊海濱直上楞伽丈室  
 坐觀妙喜將感通神理者與福為有待之煩受持白偈  
 者莊嚴且成而非有也十八部興諸師異見上坐法藏  
 部說於窣堵坡興供養業獲大果報義而化地部非之  
 大眾制多山三部亦非之自尊者世友不能決定而後  
 人競傳達摩片言騰譏梁武不已僊乎大法東流自涼  
 州而入長安以及江左王侯士庶競尚福田東晉偏安  
 一百四載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有八可謂侈盛而金  
 陵寺數方志無文自宋迄梁代有增加梁世合寺二千  
 八百四十六而都下乃有七百餘寺陳承梁亂戎事不  
 遑五主相承修營故寺末年都計寺有一千二百三十  
 二國家新寺一十七百官造者六十八郭內大寺三百  
 餘比於梁氏耗矣而治故之功倍於新造記稱表塔相  
 望經像殫富然則唐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者其梁

序

陳之際摹略數部隨眾經目錄有塔寺記十一卷次僧  
祐後不出撰人而隨書經籍志有京師塔寺記十卷錄  
一卷劉瑒撰大唐內典錄有梁外兵部劉瑒奉勅撰揚  
都寺記十卷卷數符會故是一書經籍志尚有釋曇景  
撰京師寺塔記二卷唐經籍志有清澈金陵寺塔記三  
十六卷頗疑四百八十之數出此數書自開元錄除去  
不收諸書遂亡並不若洛陽五百猶有街之一記存其  
梗概詎不惜哉慈石參議生為慧種宿植淨因久居揚  
都追尋勝跡取上元孫氏所為金陵六朝古寺考重加  
審諦博採唐宋以來諸家地理書條補事證理而董之  
成書六卷曰南朝寺攷甚博而有要南朝鉅刹炳炳可

序

指矣余尤欣其所謂紀六朝之舊刹著高僧之軼事者  
輟輯大意懸契古賢昔道安泗湖於僧伽圖調詠咨於  
曠野法顯所行則撲象猶射浴室寶階行處坐處成道  
處轉法輪處伏外道處自忉利天下處眾祐塔園靡不  
疏記以為經證辨機之記則北故馬鳴之室南尋龍樹  
之庭自脇尊世友無著天親以迄清辨德光因彼所棲  
章其義解傳書紀代用表論師原夫聖迹蹟留固亦地  
為人重况夫六代名僧師資特重諸經義疏所稱開善  
莊嚴冶城攝鎮興皇龍光靈根光宅一時顯學並以寺  
稱不述祖庭孰推師法後之為三論成實毘曇六朝義  
學者襲斯一編瞭然掌上譬諸登閣風而紀真靈入金

庭而數仙館方外選寄未有樂乎光緒三十三年冬十  
月嘉興沈曾植敘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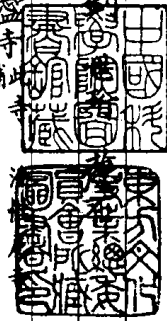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second page.

南朝寺考卷一

貴池

吳

建初寺 大市寺 建寧寺  
石佛院 前法性寺 後法性寺



建初寺在古宮城南七里原注當今花蓋岡之南吳大帝赤烏十年天竺康僧會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大帝為會建塔於此以金陵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並名其地為佛陀里寺前立大市又稱大市寺焉晉咸和中蘇峻亂塔焚司空何充復為修造平西將軍趙誘又於寺東立小塔宋元嘉中有鳳翔集此山因建鳳凰臺於寺側

考一

南朝高僧如支曇齋帛尸黎密道儒僧祐皆居此寺又有瑠法師護持像法汲引人倫既卒陳江總為之作碑述唐貞觀初燬融和尚亦卒於是原注高僧傳歷載晉宋齊梁諸僧止建初寺者是此寺在六朝從未改名而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皆謂晉宋改名為祇園大誤祇園別自為寺與建初無涉也又金陵新志注謂晉改建寧尤與晉宋改名祇園之言自相矛盾實錄云陳德縣城在今建初寺東可見此寺歷隋至唐晉改為建寧寺至唐改為尼寺猶存其名並未嘗改也晉改為建寧寺至唐改為尼寺案釋原文後不知何時改為尼寺宋改名法性寺建今據元張鈺至正金陵新志校補炎火寺廢法性舊額僅存及寺復建析為三在東曰石佛院在西曰前法性寺後法性寺元末猶存至明遂無傳原注建初寺再改法性變為尼寺即無建初之名亦非赤烏舊制況又析而為三則已論為小刹宜其入滅之後遂泯

聖廟叢書

唐許嵩建康實錄懷德縣城在宮城南七里今建初寺前路東

梁釋慧皎高僧傳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傳原注高僧傳每篇有題如吳建業九字即其題也後凡引康僧會其高僧傳但標題名並畧刪繁文以歸簡要先康居人世居天竺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識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支謙字恭明月支人遍學異書通六國語漢末避地於吳權悅之拜為博士謙以經多梵文未盡翻譯乃攷集眾本譯為漢語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游以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權召詰問會曰如來遺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耀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八萬四千夫塔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會以銅瓶禮請果得舍利五色光燄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會於建初寺譯出眾經又傳泥洹頌聲至吳天紀四年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塔放光由此敬信於寺更立小塔元張鈺至正金陵新志宮苑記吳大帝立大市在建

考一

聖廟叢書



初寺前其寺亦名大市寺原注至今聚寶門外西街有大市橋其地正與城內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吳大帝赤烏十年為西竺康僧會建寺名建初宋有鳳翔集此山因建鳳凰臺於

寺側

晉京師建初寺支曇齋傳孝武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帝從受五戒敬以師禮原注傳所謂出都下都皆至京師建康也此六朝人語

晉建康建初寺帛尸黎密傳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原注六朝祚短一人每歷數朝傳也

考一

三

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傳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踴躍入道及永明中敕入吳試簡五眾並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後於梁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建初寺

陳江總集有建初寺瓊法師碑

至正金陵新志融禪師姓韋本潤州延陵大族落髮出家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修道虎鹿馴伏後寺僧日多自往南丹陽住建初寺卒葬雞籠山

又新志法性尼寺在報恩光孝觀東南本吳建初寺也梁慶元志當作集慶續志云寺析為也近歲寺南酒務中陶竈下掘出大石佛像歸寺東

堅願叢書

院遂呼石佛院云今前法性後法性二寺隸正西隅大石佛在前寺正殿內

考一

四

堅願叢書

南朝寺考卷二

貴池 劉世珩 葱石

晉

長干寺 阿育王寺 天禧寺 慈恩旌忠寺

大報恩寺

長干寺在古林陵縣東大長干寺案劉遠吳郡賦注建業南有山岡其間平地

地史民翰居東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地有

長短故號大小長干韓詩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案

今聚寶門外有長干先有塔不知所始相傳為周敬王

里即大長干所在

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塔之一原注是說誕不足信或

是漢末竺摩所造遺留

此吳代有尼居其地構小精舍孫綝毀除之塔亦同盡

晉初諸道人復於舊處立寺元帝渡江更脩飾之簡文

帝就造三層塔每夕放光靈康中有僧竺慧達上越城

望見知其有異掘出藏函乃即舊塔西更樹一刹太元

十六年孝武帝加為三層焉先是咸和中丹陽尹高悝

於張侯橋掘得金像供此寺中後有人復得蓮趺圓光

以施是像孔穴悉合歷代居是寺者如晉竺法曠宋曇

賴慧觀齊法穎元暢及外國道人法吒等皆高僧也更

有慧邃模像跋摩譯經於此梁武初基大加興建號為

阿育王寺大同三年改造浮屠分為二刹躬親禮拜屢

設法會奉施齋錢勅邵陵王綸製大功德碑以表揚之

建陳至德三年後主亦臨幸是寺徐陵有長干眾食碑

文隋唐無所營造宋名天禧寺號塔為聖感元名慈恩

聖願叢書

旌忠寺明永樂年勅工部重建至宣德六年始成賜額

大報恩寺規模宏敞增塔為九級八面金碧琉璃千奇

萬麗霖少時猶及見之咸豐中燬於兵火今雖稍葺門

殿比於曩時不過百分之一塔頂上蓋似大鐵釜猶在

製造洋礮局門外云案霖少時下條陳氏案語誤攪入

附檢叢錄

加檢叢錄

附檢叢錄

景定建康志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

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

南史扶南國傳案孫引南史以梁書又梁大同三

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阿育王即鐵輪王閻

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

千塔此即其一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綝尋

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

晉元帝初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

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李

武太元九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

胡人劉薩阿登越城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就禮拜

果是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掘得碑函即遷舍利近

北對簡文帝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

僧尚加為三層即梁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

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鐸雜物諸寶可深九

聖願叢書

尺許至石礫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盛銀坩坩內有金鏤製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琉璃盃盃中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武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礙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汎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礙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京師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留寺供養並施錢一千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礙大會暨二刹各

考二

以金甕次玉甕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勅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

晉并州竺慧達傳本姓劉名薩阿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之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晉宣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

聖願叢書

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塔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故晨夕懇到夜見塔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敬王時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施安舍利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丹陽記大長干寺道西有張侯橋所在也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跌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悝戴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能御乃任

考二

牛所之徑趨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花跌浮在水面即收送縣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歎歎涕泣像即放光照於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迨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采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跌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

聖願叢書

像進道會稽禮拜鄞縣塔修立龕砌精誠萬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案吳縣下據高僧傳補孫引未竟

晉於潛青山寺竺法曠傳晉孝武要請出京止於長干寺

宋長干寺釋曇賴傳止長干寺

宋京師奉誠寺僧迦跋摩傳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雜

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以其年九月

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原注出謂譯出之

齊京師多寶寺法穎傳穎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葺

藏鎮於長干

齊上定林釋法獻傳永明中被勅與長干元暢同為

寺至分住南北兩岸

宋京師僧杯度傳時有外國名僧佉寄都下長干

寺有客僧僧悟與同房冥於窗隙中見取寺刹捧之

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

晉氏官寺僧慧邃傳邃欲模寫長干寺佛像主僧釋

尚慮損金色謂曰若能令像回身西向乃可相許遂

懇請於像夜果轉坐旦即模之

梁武帝集有出古阿育王塔下佛舍利記

梁簡文帝有奉阿育王寺錢啟

陳書後主紀至德四年十一月辛巳輿駕幸長干寺

陳徐陵集有長干寺眾食碑

聖蹟叢書

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大報恩即古長干寺在府城南門外宋天禧二年改天禧寺寺有阿育王塔祥符中賜號聖感元名元興慈恩旌忠寺明永樂十年敕工部重建至宣德六年始成賜今額增塔為九級八面金碧琉璃千奇萬麗

高座寺 甘露寺 尸黎密寺 永寧寺

高座寺晉咸康中造本名尸黎密寺以地有甘露井當即今之甘露泉故亦名甘露寺永嘉之末有西域沙門尸黎密者渡江而南止建初寺不通漢語為丞相王導等所

敬時人呼為高座常在石子岡東陳云即今聚寶行頭門外雨花山岡陀卒葬於此成帝懷其風素於塚樹刹後有關右沙門

來游建康就刹起寺陳郡謝混追旌往事遂名其寺為

高座或曰晉竺道生所居爰名高座不足據也齊釋慧

進梁釋僧成遞相住持實誌復與五百大士俱雲光則

坐山巔說法天花飛墜因名其處為雨花臺寺內有銅

鐘碑張僧繇畫壁實誌二印雲光手植松皆古蹟也唐

李白族子中孚披緇止此造塔名中孚塔宋改為永寧

寺泉即以永寧名明分寺為二西曰高座東曰永寧

國朝以來兩寺並峙而高座尤宏敞廊列五百鐵羅漢

像陳云實誌時五百大士化身即此庭中卉木蒨蔚五穀樹婆羅樹皆

海外異種每當叢桂成開游屐咸萃煮茗剝栗作登高

之會霖亦嘗往來其間焉咸豐兵火蕩為邱墟今雖稍

聖蹟叢書

稍脩葺而雨花一泓土人僅構屋置鐺以為茶寮云其間而誤攬入正文與前長干寺同

景定建康志高座寺一名永寧寺在城南門外晉咸康中造注引劉岑記畧云考此山得名於晉永嘉中名甘露寺尸黎密多為王茂宏所敬故留竺道生繼號所居為高座

晉建康建初寺帛尸黎密傳帛尸黎密多羅西域人時人呼為高座傳王國三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初江東未有呪法密譯出孔雀王經明神諸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丞

相王導見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與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密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既卒因葬於此成帝懷其風為樹剝塚所後有關右沙門來游京師乃於塚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宋釋曇宗京師塔寺記尸黎密寺在石子岡亦號高座原注高僧傳釋曇宗姓號鉢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座少而好學博通墳典著京師塔寺記二卷宗以金陵人記金陵塔寺目親吳晉遺制言必詳確可據惜其書不傳僅見景定建康志所引而已又案釋清激示有塔寺記三十卷見文書目其書今亦未見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案原作慧遠傳無傳止京師此語陳刻誤同

堅願叢書

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  
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傳時高座寺僧成亦齊代法匠

至正金陵新志高座寺在南門外梁初寶誌公主其寺與五百大士俱有雲光坐山巔說法天花墜馬令號雨花臺則故唐給事中名襄字贊元者所命也  
景定志高座寺有銅鐘碑

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高座寺在江甯有張僧繇畫  
宋陳軒金陵集載蔣穎叔和王和甫雨中登高座寺詩注云寺即雲光講經之地有誌公二印雲光手植

松猶存  
唐李白集有贈高座寺僧族姪中孚詩  
明顧起元客座贊語五穀樹實生如穀每生一種則其種此年必大熟

國朝甘熙白下瑣言娑羅樹直幹叢生其葉必七四月間開白花高出枝上結實如荔枝云係番種高座靈谷諸寺皆有之

白馬寺  
白馬寺未詳其所始晉高僧支道林居之與馮懷劉系之為友宋釋法平僧饒齊釋法安俱出家於此曇首慧光曇憑慧芬智靖亦住持之傑出者也寺有般若臺文

堅願叢書

八無量壽佛像陳賀德基嘗遇婦人於寺前以白綸巾贈之今無從考其所在矣

**考證**

世說新語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懷共話

晉刻沃洲山支遁傳支遁字道林嘗在白馬寺與劉

系之談莊子逍遙篇於是退而注之

宋祇洹寺釋法平傳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為

墨齋弟子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傳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

寺有般若臺饒嘗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者聞者莫

不忌駕躡踏彈指稱佛

**考二**

**九**

齊中寺釋法安傳安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為師

齊白馬寺釋曇憑傳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

齊興福寺釋慧芬傳至都止白馬寺

梁京師正覺寺法悅傳悅與白馬寺沙門智靖造丈

八無量壽佛

南史鄭灼傳賀德基少遊學都下盛冬止衣袂襦褲

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

脫白綸巾贈之

**延興寺**

延興寺晉康帝褚皇后所建在運瀆西岸陳云今北乾道橋一帶

隋時廢

聖蹟叢書

**建福寺**

建福寺晉中書令何充建充素佞佛好造塔院此寺亦康帝時所創隋初廢

**考證**

建康實錄引京師塔寺記晉康帝時置兩寺褚皇后

立建興寺在今縣東南二里運瀆西岸中書令何充

立建福寺今廢也

隋煬帝答智顛蔣州事書帝子總持和南陳云煬帝為晉王時

從智顛受菩薩戒顛曰大王從智顛受菩薩戒顛曰大王爰速高旨騰蔣州僧所

及竊以僧居望利食惟分衛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

年奉詔專征平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內又窺塔安其

**考二**

**十**

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亡殷頑民不慙

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螂橫使塔寺焚燒比屋流散

鐘梵輟響雞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鉢畧成空返

僧眾無依實可傷歎波地福盡齊成坵墟所餘堂塔

本不毀壞其有現僧亦許房住惟虛廊檐宇會當壓

倒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板權借築城若空寺

步廊有完全者亦代為府廨須一二年間民力屢息

即於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勅所司具條孔目無慮

零落恐遠僧未能曲見頓用仰誣必願言提冥諸其

掌猥延滿軋戀慫良深謹和南原注是書則隋滅陳

其文義初滅陳時尚未焚燬遺而諸寺掃地盡矣玩

聖蹟叢書

莊嚴寺 塔寺 謝鎮西寺 興嚴寺

莊嚴寺晉穆帝永和四年鎮西將軍謝尚捨宅所造也

亦號塔寺其地南直竹格港臨秦淮陳云即今之竹竿巷格竿港巷音之

耳逮宋大明中路太后置莊嚴寺嫌其同名改此寺為

謝鎮西寺或稱謝寺歷代高僧有曇無讖慧次僧寶僧

智僧宗皆止於此陳宣帝太建元年寺焚後五年豫州

刺史程文秀脩復初改名曰興嚴有寺塔記石刻及井

檻銘至宋紹興中猶存徙其寺於真武廟北也

**考證**

建康實錄引塔寺記今興嚴寺即謝尚宅也南直竹

格港臨秦淮在今縣城東南一里二百步尚嘗夢其

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行當其鋒家無一

全汝宜修福建塔寺可以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頭

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則擬之尚悟懼遂刻小塔於杖

頭恆置左右後果有異黑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始

如車輪漸彌大直衝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便回散

閣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了遺遂於永和四年

捨宅造寺名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太后於宣陽門外

太社西樂園造莊嚴寺改此為謝鎮西寺至陳太建

元年寺為延火所燒五年豫州刺史程文秀更加修

復孝宣帝勅改名興嚴寺至今也

景定建康志今宮城西北興嚴寺前有溝迤邐至閔

聖願叢書

駕橋原注今清化寺東乃古運濱

宋河西曇無讖傳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觀

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案原作彌勒觀丹陽尹孟音二經據傳改

觀見而善之

齊京師謝寺釋慧次傳次於大明中出都止謝寺每

講席一鋪軌道俗奔赴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並一

代英哲為時論所宗

梁謝寺釋智宗傳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

多聞尤長轉讀

景定志石刻有興嚴寺塔記又辱并記云江甯興嚴

寺并石檻銘均莫知誰作也

至正金陵新志興嚴寺於紹興中徙今真武廟北

樓禪寺

樓禪寺晉征北將軍蔡謨之所立也逮梁時沈約有樓

禪精舍銘

梁沈約集有樓禪精舍銘序云此寺征北蔡公所立

何皇后寺

晉穆帝何皇后性耽釋氏造尼寺一所在西州橋側南

臨大道陳云當今倉巷橋左近後人呼為何皇后寺女尼居之者

戒行不盡嚴齊蔡興宗嘗納寺尼智妃為妾也寺有陸

整畫壁云

聖願叢書

考證

建康實錄晉穆帝時置僧尼寺三所彭城寺謝鎮西寺外有何皇后寺在縣東一里南臨大道

南史蔡興宗傳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姿貌甚美而顏師伯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貞觀公私畫史何后寺在江甯有陸整畫

建興寺

建興寺在何后寺南運漬高瞻橋西渚地名建興里有南苑處其中梁劉孝綽詩所謂古寺隱迴塘者風景蓋如繪云

考證

考二

十一

建康實錄運漬舊有六橋孝義本名覽子橋次南有揚烈橋次南有西州橋路東出何皇后寺門次南有高瞻橋今建興寺北路東渡此橋次南運漬臨淮有一新橋對禪靈渚

景定建康志古南苑在瓦官寺東北梁改名建興苑在林陵建興里

梁劉孝綽集有發建興渚示到陸二黃門詩

彭城寺

彭城寺晉穆帝升平五年彭城敬王純之所造在林陵縣東南門臨御街陳云當今高井一帶歷代高僧有釋道淵僧彌僧覆道遠道盛慧開寶興僧令等皆止於是寺先有丈

聖願叢書

六金像後移置湘宮寺焉

考證

建康實錄彭城敬王造彭城寺在今縣東南三里西大門臨古御街

至正金陵新志晉穆帝升平五年彭城王造寺一所

宋京師彭城寺釋道淵傳淵出家止京師據三宇東

安寺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敕居寺任

宋京師彭城寺僧覆傳宋明帝深加器重敕為彭城寺主

寺主

齊上定林寺釋道遠傳宋大明中渡江止彭城寺

齊京師天保寺釋道盛傳宋明帝敕令下都止彭城

考二

十四

寺謝超宗一遇即敬以師禮

齊瑯邪攝山釋法度傳時有彭城寺慧開幼而神氣

開朗早彰令譽立年便講

齊齊隆寺釋法鏡傳其後彭城寺寶興等皆祖述宣

唱

沈約集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上陳云緝尼為上人今緝僧為上人也

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

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

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云此是上住處

宋京師釋僧亮傳取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銅造葉

字據傳補孫引取湘州文六金像唯缺光未備宋文

聖願叢書



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泰始中明帝移湘宮寺

東安寺

東安寺未詳所始晉名僧支道林因哀帝徵請出都住東安寺三載而寺以興由是慧持慧嚴道淵道猛跋陀法恭曇智等或譯梵經或止講席學術精整道俗共推都下為之語曰關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陳云關場亦寺名見下又范伯倫踞食表云東安眾集果不偏食飛錫所住盛可知也逮齊建武初始安王遙光治廟欲毀寺屋截梁水出如淚眾稱靈異焉

考二

十五

晉沃洲山支遁傳道還吳後哀帝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淹留三載

晉蜀龍淵寺慧持傳持慧遠弟也至都止東安寺

宋東安寺慧嚴傳嚴還京止東安寺高帝素所知重

宋彭城寺釋道淵傳幼出家東安寺

宋東安寺釋道猛傳元嘉二十六年止東安寺開講席

宋中興寺求那跋摩傳跋摩於東安寺譯出法鼓經

素跋摩傳無此語見求那跋陀羅傳

宋中興寺釋法恭傳恭住東安寺

齊中興寺釋曇智傳智建康人止東安寺能談莊老

聖廟叢書

宋書天竺諸國傳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關場寺多禪僧都下為之語曰關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

宏明集范伯倫踞食表云東安眾集果不偏食此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

齊書五行志齊建武初始安王遙光治廟徹東安寺屋以直廟垣截梁水出如淚

祇洹寺 白塔寺

長慶寺 奉光寺 保寧寺

祇洹寺在鳳凰樓之西陳云當今新橋之南建初寺之分刹也晉

支遁嘗升寺中高座講義與劉俠王濛相酬答其名始

著宋武帝永初元年車騎將軍范泰於其宅西建立精

考二

十六

舍因與寺近遂襲其名延高僧慧義為之經始併而合之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焉其時西域異僧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曇摩蜜多皆住此寺而沙門僧苞道

照法平曇遷僧志慧基僧濟等亦時來棲止寺中有阜

茨樹秦豫元年枯死昇明末更生枝葉為齊興之瑞速

求那跋摩圓寂後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闍毘之就

其處立白塔改名白塔寺陳云天禧寺前亦有其地與白塔寺與此不同

石子岡相望故陳魯廣達屯兵於寺前以禦隋師及唐

開元中更額曰長慶南唐保大中曰奉先宋太平興國

中曰保寧至明而廢為駝騎倉也

考證

聖廟叢書

世說新語引沙門高逸傳王劉恆尋支遁遇祇洹寺  
中講洹乃景定至正二志為祇園大設正在高  
座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

宋書范泰傳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宋京師祇洹寺釋慧義傳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  
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因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  
為指授儀則案義以泰二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

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  
義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以為幽冥之佑泰從之

時祇洹寺又有釋僧濟善三論為宋文所重  
宋祇洹寺求那跋摩傳跋摩以元嘉八年正月達於

考二

十七

建業文帝勞問殷勤敕住祇洹寺供給隆厚俄而於  
寺開講法華及十地既終之後跌坐繩牀似若入定

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闍毘之仍於其處起立白  
塔原注祇洹改名白塔即由於此又至正新志云永

塔明二年齊太祖為比邱法願造寺於其地得外國  
碑為白塔又名白塔寺考高僧法願傳並無齊太祖  
為造寺之事且祇洹尚在焉得於其地造寺新志似  
誤

宋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傳陀羅初住祇洹寺眾僧共  
請出經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案孫原引作集

不知譯出何後於秣陵界鳳樓西起寺今陶後清  
經今據傳補後於秣陵界鳳樓西起寺今陶後清

白塔寺即其處也原注此但云白塔寺即其處並未  
陀羅常住祇洹寺本與鳳凰樓相近其於樓西起  
寺仍是增廓寺城後寺更名白塔所起之屋仍在白

堅願叢書

塔寺中故曰白  
塔寺即其處也

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傳蜜多晚憩祇洹寺即於寺  
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案普賢觀

宋祇洹寺釋僧苞傳苞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  
乃致問數番皆先達思力所未逮王宏范泰歎其才

思案四字據傳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眾經法化  
相續

宋祇洹寺釋道照傳照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  
宣唱為業

宋祇洹寺釋法平傳平與弟法等出家止白雲寺後  
移祇洹

齊烏衣寺釋曇遷傳遷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初止  
祇洹寺

齊上定林寺釋超辨傳時有靈根法明祇洹僧志並  
誦經十餘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齊山陰法華寺釋惠基傳初隨慧義法師義嘉其神  
采為啓宋文帝求度出家即敕於祇洹寺設會原注

傳所載高僧止祇洹寺者皆在宋時齊  
代以下遂無聞焉蓋寺已更名故也

齊書五行志宋泰豫元年京師祇洹寺早英樹枯死  
昇明末更生枝葉

南史陳孔範傳魯廣達屯於白塔寺原注此見白塔  
也故

堅願叢書

景定建康志吳建寺曰建初晉宋更名曰祇園齊更  
名白塔原注祇園自為一寺本與建初無涉然地既  
此或者建初唐初復名曰建初開元更名長慶南唐  
保大中齊王景達為先主造寺因名奉先宋太平興  
國中賜額曰保寧

瓦官寺 吳興寺 昇元寺 崇勝戒壇院 鳳  
游寺

瓦官寺本河內山玩墓也在小長岡地名三井岡陳云  
當今  
蓋岡張昭陸機諸宅皆環繞其側晉元帝時王導以為  
陶處哀帝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始建堂塔簡文  
帝敬禮釋法汰於寺講放光經車駕臨幸遂拓房宇汝

考二

九

南世子綜欲侵寺基尋自感悟至孝武帝太元二十一  
年塔燬於火旋脩復之寺有戴安道所製金像師子國  
所貢玉像顧長康所畫維摩圖謂之三絕而釋洪所造  
金像及張僧繇畫壁不與焉晉恭帝步迎佛像過為卑  
論而齊東昏侯燬玉像為潘妃釵釧瀆佛甚矣梁時出  
寺塔舍利救市數百家宅地造諸臺殿並瑞像就建瓦  
官閣高二百四十尺陳太建中雷震毀寺重門無多壞  
損歷代高僧如僧敷道壹道祖慧璉法和慧果僧導寶  
意道珍道宗超度慧重道親慧遠輩住持此寺踵相接  
也名士則何充劉悛王濛戴逵孫盛王胡之王斌案此  
下原  
有伏曼容名案伏曼容宅近瓦官寺所講說等時相過  
者儒術非佛經也考證引曼容傳今併刪去

聖願叢書

從或曰瓦官實名瓦棺西晉時地產青蓮二朶掘得瓦  
棺為誦法華經老僧葬處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案此據  
康志  
寺歷唐代常為名勝楊吳改寺為吳興南唐改寺  
為昇元閣名皆隨之而變宋師下江南吳越兵舉火焚  
閣避難婦女數千人一旦同燼嗚呼慘已太平興國五  
年復建為崇勝戒壇院明初奪寺基為驍騎倉半入徐  
中山王園萬曆中僧圓梓募贖其地復創刹宇寺旁有  
集慶菴嘉靖中詔毀私刹僧以瓦官扁其廬得免土人  
因其在山下謂之下瓦官而以本寺為上瓦官殿左有  
鳳凰臺焦竑更名曰鳳游寺以在中山王西園中遂為  
徐氏家菴洎入

考二

十

國朝供養猶盛咸豐兵火之後僅存破屋數椽而已

考證

建康實錄小長干在瓦官南港西頭出江原注今洲  
隔之非復舊時形勢矣  
景定建康志越城在三井岡東南一里今瓦官寺在  
岡東偏陳云今越城  
亦隔在城外又志張昭宅在淮水南對瓦官  
寺張侯橋所橋因宅而名陳云張侯橋即今下浮橋  
之老虎橋老虎橋裏侯之  
轉音 又志陸機宅在今越城西秦淮水南又志晉哀  
帝興甯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窰地施  
僧慧力造瓦官寺案原作遂以南岸陶地施僧  
慧力為寺今據景定志改  
晉京師瓦官寺釋慧力傳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

聖願叢書

和中來游京師嘗乞蔬食苦行頭陀福至與靈中啓乞陶處以為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且取還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力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為天火所燒至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日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敕楊法尚李緒等速令脩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置五像及戴顓所治丈六金像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

晉京師瓦官寺僧竺法汰傳法汰下都止瓦官寺晉

考二

廿

簡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瓦官寺本河內山玩墓王公為陶處與靈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又啓重門汝南王世子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臥與相見旁若無人建康實錄引案京師寺記係建康實錄卷八所引今經引寺記似此書至今尚存此孫氏不康注疏下補其時至打刺十八字京師寺記興靈中瓦官寺初置僧眾設會請朝賢鳴利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刺一百萬時以為大言後寺成僧請向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

堅頂叢書

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乃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也

宋書戴顓傳宋世子鑄丈八銅像施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臧臂胛瘦患遂除

南史師子國傳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考二

廿三

晉書恭帝紀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餘里陳云此像即下條僧洪所造宋豫州釋僧洪傳洪豫州人止於京師瓦官寺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為相國洪坐罪繫於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頂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胸方尺許銅色焦沸會當行刑府參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刻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胸前果有焦沸洪後以苦行卒

堅頂叢書

景定建康志梁時出瓦官寺塔舍利勅市寺側數百家宅地造諸臺殿及瑞像又引京師寺記瓦官寺有瓦官閣乃梁朝所建高二百四十尺即昇元閣也陳書宣帝紀太建九年七月己丑震瓦官寺重門至正金陵新志西晉時地產青蓮二朶掘之得瓦官內見一老僧花從舌底出詢及父老曰昔有僧誦法華經卒葬於此

晉京師瓦官寺竺僧敷傳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瓦官寺盛開講席

晉虎邱東山竺道壹傳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

晉吳臺寺釋道祖傳後還瓦官寺講說

考一

廿三

宋瓦官寺釋慧璩傳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

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傳時瓦官寺有法和者為宋高祖所重

宋京師瓦官寺釋慧果傳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案五字據傳補

宋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傳時又有沙門寶意以宋孝武孝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樹下坐禪

齊烏衣寺釋曇遷傳遷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時有瓦官寺釋道悛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亦次之案遷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及雖不二語據傳改補

堅願叢書

齊京師中寺釋法安傳時有瓦官寺道宗亦當時名流為學者所重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傳時京師瓦官寺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齊瓦官寺慧重傳大明六年勅於新安寺出家後移止瓦官禪房時瓦官復有慧覺敦慧重之業

齊齊隆寺釋法鏡傳後瓦官寺僧道親祖述宣唱南史扶南國傳瓦官寺慧邃模寫長干寺佛像

世說新語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得何卿乃圖作佛志不亦大乎又有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共商

考二

廿四

畧西朝及江左文物又戴安道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又時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焉又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使其唱理

南史陸厥傳時有王斌者嘗蔽水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

同治上江二縣志崇勝戒壇院即古瓦官寺又為昇元寺明初寺廢半為魏公園半入驍騎倉萬曆十有九年僧圓梓募贖其地復剏刹寺有老桂古幹槎枒

因名叢桂焦竑改曰鳳游寺寺南有集慶菴焦氏筆

堅願叢書

乘嘉靖時詔毀私菴集慶僧妄以瓦官名其處得幸免然實非瓦官故址矣故梵刹志謂瓦官有二山上為上瓦官平地為下瓦官云

波提寺

晉室自偏安江左帝主妃后皆溺情釋典塔寺日盛蘭文帝為會稽王時即好玄言踐祚以來彌殷崇奉咸安二年造波提於京師隋時廢

廢

建康實錄晉簡文帝即位自立僧寺一名波提寺今

廢

臨秦寺

晉侍中中書令王坦之信奉釋氏於秦淮水北造一寺名曰臨秦以門臨淮水為義

安樂寺

安樂寺在臨秦寺旁亦王坦之所造也先是有僧慧受安樂人嘗夢於坦之園中立寺因以為請坦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曰安樂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闢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厥後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脩飾主講席者為慧令法仙法最慧始道慧僧辨諸名僧宋周續之嘗館於是齊薛淵從車駕亦至焉寺有張僧繇畫龍壁相傳點睛而飛者即其處也其智稱法師碑蓋裴子野所撰云

聖廟叢書

建康實錄晉廢帝時侍中中書令王坦之造臨秦安樂二寺在今縣南二里半南門臨淮水也

晉京師安樂寺釋慧受傳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脩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請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刹柱據傳補四字受將沙彌試至新亭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

考二

廿六

僱人牽上堅立為刹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闢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脩飾於今崇麗焉

齊京師太昌寺釋僧宗傳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並善教論振名上國

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傳朱方沙門慧始請稱講說還京憩安樂寺齊永元二年卒弟子僧弼等樹碑焉宋安樂寺釋道慧傳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感京邑

聖廟叢書

齊安樂寺釋僧辯傳辯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宣暢二師

南史周續之傳宋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

齊書薛淵傳車駕幸安樂寺淵從駕乘虜橋案孫原引有先

是以下十六字以非此所涉去之

景定建康志引名畫錄梁張僧繇金陵安樂寺壁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則飛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須臾破壁乘雲上天未點睛者見在

金陵梵刹志裴子野有安樂寺智稱法師碑

新亭寺 中興寺 天安寺

考二

廿

晉孝武太元五年高僧竺法義卒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岡為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名新亭精舍逮宋孝武討元凶劾止於此寺即位後幸禪堂因為開拓改曰中興先是元嘉末童謠云錢塘出天子錢塘與禪堂同音故中興禪房有龍飛殿焉孝武既改治此寺文帝諱曰於寺內設八關齋以寺僧釋法頴為都邑僧正前廢帝毀之明帝定亂下令脩復歷朝高僧如求那跋陀羅案跋陀羅在中興寺非跋曇摩蜜多僧導僧摩及後考證並據傳改璩慧覽道温僧印寶亮輩咸止於是曾因設齋見異僧易名天安寺齊永明中魏使李道固來聘與僧鍾會於中興寺中是仍兼稱其本號也唯梁武帝及庾肩吾有

堅願叢書

天安寺蔬圃堂詩狀寺中勝景未幾侯景作亂柳仲禮進次新亭景帥眾於中興寺後渚挑戰韋堅壁不出既而敗於青塘其從弟昂亦死寄殯於中興寺則入京要道干戈所不能免矣

考證

晉始寧山竺法義傳法義總於始寧之保山窟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下都講說太元五年卒春秋七十有四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岡為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鑿旆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祚復幸禪堂因為開拓改曰中興元嘉末童謠云錢塘出天子乃禪堂

考二

廿

之謂改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寺是也齊京師多寶寺僧釋頴傳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頴學業兼明敕為都邑僧正南史袁粲傳文帝諱曰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案此下原有以食魚肉免侍中袁慈孫等官與此無涉刪去又天竺國傳宋前廢帝毀中興諸寺明帝定亂下令脩復

三間房

宋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傳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為開宋壽春石澗寺僧導傳孝武昇位遣使徵請翻然應詔止於京師中興寺鑿與降蹕躬出候迎

堅願叢書

宋京師莊嚴寺僧瑛傳李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為僧正止於中興寺

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傳初至京師止中興寺

宋中興寺釋慧覺傳宋孝武起中興寺敕令居住

宋中興寺釋道溫傳李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為都邑僧正

齊中興寺釋僧印傳東道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

梁靈味寺釋寶亮傳至京師止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

宋書天竺迦毗黎等國傳宋孝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眾莫之識問名答言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寺為天安寺

齊中興寺釋僧鍾傳南游京邑止中興寺永明中魏使李道固來聘會於寺內帝以鍾有德聲勅令酬對

梁武帝集有天安寺疏圍堂詩其起句云乘和蕩游豫此焉聊止息連山去無垠長洲望不極

庾肩吾集有疏圍堂詩其起句云疏林不礙日酒浦暫通潮

南史柳仲禮傳仲禮為大都督進次新亭綠淮樹柵景亦柵北岸以應之旋帥步騎萬餘人於中興寺後

聖蹟叢書

渚批戰仲禮欲擊之韋榮曰日晚我勞未可擊也乃堅壁不出

又韋榮傳韋鼎負兄昂尸出寄中興寺求棺未得忽江中浮一新棺至因以充歛時謂鼎精誠所感

中寺 中寺在旗亭壁水之間陳云案晉太學在秦淮水南旗亭在大道側當今南門鎮淮橋

左晉太元五年會稽王道子之所造也宋曇光齊法安皆圓寂於是寺梁天監十五上座僧慈重加脩飾王僧孺製碑以紀其事又有僧懷者詣棲霞寺朗法師諮受三論大義為是寺之禪宗焉

藝文類聚梁王僧孺中寺碑畧云中寺者晉太元五年會稽王司馬道子之所立也斜出旗亭事非湫隘傍超壁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上座僧慈等更換日締架赫然霞立

宋中寺釋曇光傳宋明帝聞光唱導敕賜三衣瓶鉢後卒於中寺

齊中寺僧法安傳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永泰元年卒於中寺

梁江總攝山寺碑畧云梁武皇帝以朗法師累降微書確乎不拔天監十一年乃遣中寺僧懷等詣山諮受三論大義

聖蹟叢書



冶城寺

冶城寺在城西北本吳治鑄之地晉徙治於石頭城外遂為王導西園太元十五年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為竺僧法建寺於此因以冶城名之陳云建康實錄云李高僧傳云竺僧法善神呪會稽王道子為起治城寺實則沙門法竺僧法止一人也新連下讀非僧名其謂李武帝置者以太元乃孝武年號耳續齊書云其謂孝武帝置者以太元乃孝武年號耳

而復舊宋興以後寺中高僧有慧琳慧靜僧瑾慧通智順智秀僧若道乘等或與丈人周旋或為君相加禮蓋禪林之星聚者也第其地當衝要梁季徐度禦徐嗣徽叛眾築壘於寺側陳高祖送臨川王倩西討亦幸寺餞

飲殆與南朝相終始云

考二

卅

考證

建康實錄冶城本吳治鑄之地王導疾作因徙治出石頭城而以地為西園

晉越城寺釋法相傳時有竺僧法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道子為起治城寺焉

景定建康志晉安帝元興三年桓玄築別苑於冶城廣起樓榭飛閣復道延屬宮城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太元十五年建治城寺桓玄入建康廢寺為苑尋復故

南史天竺國傳慧琳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

堅廣叢書

寺有文章兼內外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

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傳靜初住冶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傳瑾初憩冶城寺宋孝武勅為湘東王師

宋冶城寺釋慧通傳通止於冶城寺每塵尾一振輒軒蓋盈衢

梁山陰雲門寺釋智順傳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為修冶城寺以居之

梁冶城寺釋智秀傳天監初卒於冶城寺時冶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時令聞

考二

卅

陳書徐度傳時賊已據石頭市廛居民並在南路去臺遙遠恐為賊乘乃使度將兵鎮於冶城寺築壘以斷之又高祖紀永定二年八月辛未詔臨川王倩西討以舟師五萬發至京師輿駕幸冶城寺餞送焉

太后寺

太后寺不知其所起疑晉褚何二后創之距冶城寺不遠故桓玄廢寺為苑即移寺僧居於太后寺焉

考證

建康實錄桓玄築別苑於冶城先是太元十五年李武為沙門立寺至是盡移僧眾於太后寺而以寺為苑

堅廣叢書

法王寺陳云梁新林法王寺名同實異

法王寺晉隆安三年為龜茲沙門鳩摩羅什而建也安帝自姚秦迎致施地造寺額曰法王賜以譯經三藏國師之號未幾寺廢逮元至順開天禧主僧演即其舊址而新之遂為天禧寺下院蓋今之大報恩寺三藏殿云

考一

至正金陵新志法王寺注東晉末龜茲國沙門鳩摩羅什以道聞於時隆安三年遣使往姚秦迎致秦已尊為三藏國師留不遣晉使再三徵請既至帝躬出朱雀門迎之歷試神驗待之加禮施地建寺賜法王之額請什居焉遂尊為譯經三藏國師歷年既久寺

考二

考三

亦燬廢元至順開天禧主僧演與其屬法嵩德賓仍其遺址構寺一新寺之恆產不滿百石歲時所用悉出天禧今為天禧寺下院

白塔寺

陳云金陵白塔寺有四故洎改名之白塔寺已見上天禧寺東之白塔即此葬三藏國師舍利頂骨之所永慶寺亦有白塔是為梁所建若鳥衣巷之白塔則明迴光寺塔今猶名白塔巷與六朝之白塔寺皆無涉也

白塔寺在法王寺西即葬三藏國師鳩摩羅什舍利頂

骨之所至正新志以為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者

誤也案金陵新志明言元奘頂骨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則與鳩摩羅什有別

考四

聖廟叢書

至正金陵新志天禧寺注白塔在寺東即葬元奘頂骨之所陳云此因三案陳亦未細覈新志藏二字而誤僧可政事誤同孫氏

枳園寺

枳園寺晉車騎將軍琅邪王邵所造在其祖文獻公導廟之北都城之東郊也陳云當今明故宮之東南房殿既集樹枳為籬故曰枳園隆安中始興公王恢從劉裕西伐長安遇釋智嚴啓請還都初住始興寺陳云高僧傳所謂住始文獻為始興公謂廟後以嚴厭喧囂乃更居是寺至邵為寺六朝往往有之後以嚴厭喧囂乃更居是寺至邵玄孫齊尚書僕射奐復於永明六年建塔五層沈約為撰刹下銘而高僧傳則謂寺僧法楷弟子法匱方為沙彌每聚齋會所得值造旃檀像成自設大會於大市

考二

考三

定林及本寺三處幻形來食是晚還卧遂卒尸香軟手屈二指眾咸謂其得果齊武帝聞之親臨幸會僧設供丈惠太子竟陵文宣王並到房頂禮為營斂葬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更起枳園寺塔亦在永明七年意者法匱建塔適當奐為尚書僕射之時寺為王氏家刹故以興造歸之歟案高僧傳法匱傳云琅邪王無可疑

考四

沈約枳園寺刹下石記晉故車騎將軍瑯邪王邵玄悟獨晚信解淵微於太祖文獻公清廟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

聖廟叢書

瓊刹未構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中正吳深達法相洞了宗誠自乘傳衡泉辭簪爪渚誓於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遺其一凡厥所收三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蓋木運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蒼生植重扁於瓊瓔

宋京師枳園寺釋智嚴傳嚴憩於山東精舍宋武西伐長安剋捷旋旆塗步山東剋捷二句始興公王恢傳補即啓宋武延請還都依道懷素篤禮事甚殷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諠塵依乃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

考二

卅五

齊京師枳園寺釋法匱傳少出家為枳園寺法楷弟子每齋會所得值聚以造旃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眾咸謂其得果時猶為沙彌而靈跡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為營理斂葬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越城寺

越城寺不知其所始昔蠡築城江上在小長干之東謂之越城今以地名其寺也有釋法相居之晉鎮北將

聖願叢書

軍司馬恬惡其不節鳩之不死至元興末年始卒厥後此寺亦湮沒不傳

考證

建康實錄注越王築城江上鎮今淮水南一里半廢越城是也案越絕書其城崇實錄卷一注越范蠡所築

晉越城寺釋法相傳相後渡江南止越城寺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頻傾三鍾神氣清爽淡然無擾恬大異之晉元興未卒春秋八十

開福寺 景福尼寺 永福尼寺

考二

卅六

開福寺在冶城東南晉時之所建也宋元嘉八年有尼慧果淨音共請求那跋摩受戒遂改為景福尼寺南唐避諱又改景福為永福云

考證

宋祇洹寺求那跋摩傳宋元嘉八年達於建康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受跋摩戒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永福尼寺在廣濟倉東舊在冶城東南本晉開福寺後徙此改景福寺南唐避諱改今名

歸善寺

歸善寺在雞籠山東上林苑前晉時之所建也宋永初中置北寺於寺側云

聖願叢書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引宮苑記云上林苑在雞籠山歸善寺後又宋永初中立北市在大夏門外歸善寺前

鬪場寺 道場寺 明安寺

鬪場寺在秣陵縣三橋籬門外鬪場里因以里名寺陳當今聚寶門外赤石磯左近高僧傳皆云道場寺殆慧皎以鬪非佛旨遂以道字音近而呼與寺前有市亦名鬪場市晉末

劉裕為太尉南討劉毅於江陵有天竺僧佛跋陀羅為裕所敬與其弟子慧觀隨裕至都安止此寺義熙十四年孟顛褚叔度請其譯華嚴經故有華嚴堂也宋釋法顯就佛跋陀羅譯摩訶僧祇律及各經論釋寶雲

考二

世七

隨慧遠來譯無量壽經僧叡注勝鬘經皆在此寺厥後釋慧觀釋法瑗釋慧詢釋法莊釋法暢均於是傳衣鉢都下為之語曰鬪場禪師窟非溢美也齊永明九年僧伐鬪場明安寺中樹木理自然有法大德三字時以為瑞知寺又號明安矣宋元時尚呼其地為鬪場村而寺已久廢矣及注慧皎高僧傳屢言道場寺他處則但言鬪場里遂名鬪場寺猶之阿育王寺在長干即呼長干寺建初寺在大市即呼大市寺也况南朝寺前鬪場市之證至鬪場寺實名明安惟齊書符瑞志一見耳

考證

景定建康志宋立南市在三橋籬門外鬪場村內又引丹陽記秣陵有鬪場市

聖廟叢書

考二

世八

宋京師道場寺佛跋陀羅傳佛跋陀羅此云覺賢甘露飯王之苗裔也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武帝南討劉毅豹隨府居於江陵賢將帝子慧觀詣豹乞食豹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至義熙十四年孟顛褚叔度即請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慧義慧嚴法業等百餘人於道場譯出銓定文旨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

考二

世八

宋京師道場寺釋法顯傳法顯南造京師就佛跋陀羅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及各經論百餘萬言宋六合山釋寶雲傳晉隆安初遠適西域遍學梵書後隨廬山釋慧遠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譯出無量壽諸經性好幽居遂適六合山寺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總理寺任

宋京師道場寺慧觀傳觀還京止道場寺元嘉初上已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時道場又有僧叡者專精義學注勝鬘經

齊京師雲根寺釋法瑗傳元嘉十年道建業依道場寺慧觀為師

宋京師長樂寺釋慧詢傳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

聖廟叢書

慧觀以詢德為物範

宋京師道場寺釋法莊傳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性靜素止一巾而已

齊烏衣寺釋曇遷傳時有道場寺釋法暢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亦次之案遷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故云暢聲次於遷

宋書天竺國傳都下為之語曰關場禪師窟詳見東安寺

齊書祥瑞志永明九年秣陵縣關場里明安寺有古樹眾僧改建屋宇伐以為薪剖樹裏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崇明寺

考二

卅九

崇明寺晉義熙中釋僧慧與長安人徐長生所造也在破塢村中陳云當今之靖安鎮以燈表瑞故曰崇明寺有石像一軀高五尺製作粗惡甚著靈蹟

考證

宋京師崇明寺僧慧傳慧自少好脩福業晉義熙中於長安人徐長生立寺於破塢村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然自行進前步十數油篋如故無所傾覆大眾驚嗟訪諸耆老悉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建康實錄靖安鎮崇明寺有石像一軀高五尺製作

聖廟叢書

粗惡甚有靈驗傳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其女貌醜常自慨恨多作佛像及成皆類如此千數乃至誠祈禱忽感佛見形更造諸像相好方具其文使鬼神遍散諸像於天下此石像是其一也

延賢寺

考二

卅十

延賢寺晉義熙中之所立也先是孫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地少許與釋法意為寺號曰延賢時杯度和尚往來此寺意以別房待之俄為野火所燒有齊諧張寅等偕意共行山地更欲脩造而無水不可住乃竭誠禮懺水忽大涌於是寺乃復立意所起五十三寺是為其一厥後居是寺者智敬法固智度智順等皆禪林宿德而文人到既所得祿俸亦往往施於寺中云

考證

宋京師延賢寺釋法意傳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為鍾山祭酒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地少許與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當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俄為野火所燒後齊諧與張寅等與意共行山地更欲脩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推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於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疑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三尺許泫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焉

聖廟叢書

宋京師杯度傳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

宋靈曜寺釋僧盛傳時有延賢寺智故法固比德同譽

梁山陰雲門寺釋智順傳順姓徐瑯邪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為師

南史到溉傳初與弟洽恆共居一齋洽卒後便舍為寺將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首先二寺

梁南史說傳作晉充二寺與孫引異梁書說傳作生平公奉威以供馬  
青園寺 龍光寺 月燈禪院

青園寺在覆舟山下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

因以為名宋元嘉中高僧竺道生來止此寺文帝深加歎重旋以忤眾被擯其年夏雷震寺佛殿龍昇於天光照四壁遂改名為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

或曰元嘉五年有黑龍見覆舟山之陽帝捨果園東建青園寺西置龍光殿云逮景平元年佛馱什於此寺譯

經閱歲始竟而寶林惠生普知僧果諸僧亦遷居之名乃愈重先是晉司徒王謚掘地得金像宋高祖迎入臺

供養復送瓦官寺梁時亦移入龍光寺釋寶誌飛錫偶來特著靈異馬唐會昌中寺廢咸通初建為月燈禪院

南唐昇元中重修後遂無所聞矣原注青園寺有二一不可合而為一宋元諸志均失之今考高僧傳及塔寺

記皆梁代高僧所著聞見必確其載寺創立各載一說

堅願叢書

益信為兩寺無疑高僧傳謂為晉褚皇后立者僧寺也故竺道生得居之改名龍光之後佛馱什等皆棲止於是唐後廢建皆此寺也塔寺記謂為宋王駙馬立者尼寺也故尼業首得居之而淨秀尼亦落髮於此宋廢帝又嘗乘露車往青園尼寺若為僧寺則此時已改名龍光下均以復緇青園特書之曰尼寺蓋兩寺皆在覆舟山於尼寺乾道志謂龍光寺在城西龍光門外大誤至今龍光蓋以此寺得名耳

考證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傳遠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深加禮重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眾於是舊學以為邪說擯而遺之其年夏

雷震青園佛殿龍昇於天光影四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後龍光寺又有沙門寶林祖述諸義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

齊竟陵王集有龍光寺僧普知

梁慧皎高僧傳政有龍光寺僧果

景德建康志引宋嘉祐三年佛殿記云宋元嘉五年有龍見覆舟山之陽帝捨果園東建青園寺西置龍光殿今沼沚見存舊志以為在龍光門外者非也

宋建康龍光寺佛馱什傳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儒聞

堅願叢書

什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宋景平元年冬十月集龍光寺譯為三十四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至明年四月方竟

晉瓦官寺僧釋慧力傳晉司徒王謚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樗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合光跌長七尺二寸謚即奏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景平末送入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梁釋實誌傳實誌多來往古寺僧正獻欲以衣遺之遣使於龍光廟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宿焉

考二

四

至正金陵新志龍光寺至唐會昌中廢咸通二年重興號月燈禪院南唐昇元二年重脩

禪眾寺

禪眾寺在古察戰巷後陳云在今評事街旁佳兆晉有聖火巷直南出小街即其處也

考證

建康實錄注察戰古時官號舊揚都有察戰巷在今縣城南三里禪眾寺前又注王維妻者洛陽人將舊火南渡為人治疾人號所居為聖火巷在今縣東南三里禪眾寺直南出小街護身寺

護身寺在御街東以晉太子宮為之

建康實錄晉烈宗新於宮城東南左衛營作太子宮義熙中討盧循劉毅壞其材作舟艦地在今縣東五里護身寺西直御街東也

者闍寺一作祇闍寺 普緣寺

者闍寺東晉時所建也在雞籠山西前有紗市市中有齋室為六朝皇后躬桑之所齊梁以來有高僧道登安康迭居此寺陳張正見陪衛陽王登覽於此賦詩至隋師渡江後主命樊毅屯兵寺前國亡寺廢明重建名普緣寺云

考二

四

景定建康志引慶元志祇闍山在雞籠山西有祇闍寺今廢又志齋室在縣北七里者闍寺前紗市中

齊齊隆寺釋法鏡傳其後者闍寺道登祖述宣唱

續高僧者闍寺安康傳太清元年始屆揚都武帝敬

供相接大陳御仗永定元年請入內殿長承戒範教

住者闍寺

馮訥古詩記孫福脫去惟字又誤紀為記陳氏刻本仍陳張正見有陪衛陽王遊者闍寺詩其警句云兔苑移飛蓋春城列玳簪階荒猶累玉地古尚填金龍橋丹桂偃鶯嶺白雲深秋窗被旅葛夏戶響山禽清

風吹麥壟細雨濯梅林

金陵梵刹志普緣寺在都城西北神策門內北城地

晉名耆闍寺

招提寺在石頭城北不知建於何時而晉宋之交謝康

樂有招提精舍詩則必造於典午末也謝康樂之招

郡齊不在金陵孫以有招提字據梁有僧珍慧集居之

以入證大誤陳氏亦未能舉正蕭子範貧無居宅亦寄住於是逮侯景據臺城王僧辯

入討進軍寺北佛國又變為戰場矣

考證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招提寺在石頭城北

考二

四五

謝靈運集有石壁立招提精舍詩其警句云敬擬靈

鷲山尚想祇洹軌絕溜飛庭前高林瞻窻裏謝詩引

前見梁元帝金樓子聚書篇又得招提球法師眾義疏及

眾經序

梁京師招提寺釋慧集傳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眾

師融治異說

南史齊高帝諸子傳子範無宅卒於招提寺僧房

景定建康志梁元帝承聖元年三月丁亥王僧辯軍

招提寺北景帥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陣於西州之西

聖廟叢書

簡靖寺

簡靖寺不詳其所在蓋尼寺也有晉釋安慧則手自細書黃練寫大品一部藏於寺尼靖首處云

考證

晉洛陽大市寺安慧則傳則手自細書黃練寫大品

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

周仲智妻胡毋氏供養胡毋過江賁經自隨今在京

師簡靖寺靖首尼處

天寶寺

天保寺 均慶院

天寶寺晉時所置不能確指其歲月在古潮溝前蓋玄

武湖之南也宋廢帝子業毀之明帝定亂下令興復梁

考二

四六

太清二年邵陵王綸與侯景戰於玄武湖側敗入此寺

景縱火焚之而寺再毀唐開元中改為天保寺宋開寶

八年終毀焉陳云此與宋孝武天保寺同名既非二寺又不一時並立

考證

景定建康志潮溝舊跡在天寶寺後注天寶寺故基

在今城東北角更西一里長壽寺前

宋書天竺等國傳前廢帝毀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

亂下令修復

讀史方輿紀要梁太清二年邵陵王綸赴援臺城營

於蔣山因山巔寒雪乃引眾下愛敬寺既而戰於玄武湖側軍敗走入天寶寺景追之縱火焚寺綸奔朱

聖廟叢書



方

至正金陵新志均慶院注舊在金陵坊晉天寶寺唐開元十年改為天保寺宋開寶八年毀

長壽寺

長壽寺在潮溝後與天寶寺隔水相望也唐時釋元素居之俗謂之馬祖云

考證

建康實錄潮溝吳大帝所開以引江湖在天寶寺後

長壽寺前

宋僧贊寧高僧傳唐潤州幽棲釋元素字道清俗姓馬氏以如意元年隸名於江甯長壽寺案原傳下有後人多以俗

考二

氏名之曰馬祖孫氏不引至此則俗謂之馬祖無據與全書體例不合

堅願叢書

南朝寺考卷三

貴池 劉世珩 葱石

宋

祈澤寺

治平寺

祈澤寺在祈澤山距城二十里原注今高橋門外宋少帝景平元年建梁置龍堂有初法師者誦法華經龍女獻泉在寺之右唐會昌中廢南唐祈雨有驗復修宋治平中改名祈澤治平寺歷元迄明常為祈禱雨澤之所焉

考證

宋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祈澤寺宋少帝景平元年建去府城二十里梁朝置龍堂有初法師者結茅山下誦法華經有一女郎來聽移時方去師訝之問其住止曰兒東海龍女師曰此山乏水汝能神變為我開一泉可乎女曰此易事容兒歸白父言訖不見數日後風雷良久有清泉涌於座中案女郎下據六朝事蹟補

考三

金陵梵刹志祈澤寺在郭城高橋門外祈澤山宋景平元年建唐會昌中廢南唐昇元間復宋治平間改名祈澤治平寺至嘉靖十二年常為祈禱雨澤之所

平陸寺 奉誠寺

平陸寺不詳其所在宋少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彞捨宅建刹因以官名其寺馬建文帝元嘉十年天竺僧伽跋摩至京道場寺僧慧觀以其道行純備請住是寺跋

堅願叢書

摩共觀加塔三層後改名奉誠寺案原作改名奉誠寺不加後字似此寺為改矣

**考證**

宋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傳跋摩天竺人也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於京邑道俗敬異號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

**高臺寺**

高公不知何許人也有臺在秣陵城南八十里陳云當今之朱宋景平元年置高公臺院後復改為高臺寺焉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高公臺院在秣陵城南八十里宋景平元年置古臺猶存

**罽賓寺**

佛馱什罽賓人善譯經以宋景平元年至京師諸檀越築寺以處之名寺以其國曰罽賓建梁釋寶誌來往於此特示靈蹟焉案罽賓國時尚存非鄉也今改之作寺鄉作國

**考證**

宋建康龍光寺佛馱什傳佛馱什罽賓人以宋景平元年居於揚州京邑諸僧請其翻譯彌沙塞律梵本為三十四卷案為三十四卷據傳孫原引宋侍中王練為檀越案原文什執梵文沙門智

聖願叢書

勝為譯道生慧藏共執筆參正卿琳王練為檀越孫今並引王練一向陳氏遂據為立罽賓寺在此時非是

梁釋寶誌傳時僧正法獻欲以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皆云昨宿旦去

**道林寺 蔣山寺**

道林寺在鍾阜之陽亦號蔣山寺宋元嘉初有西域僧魯良耶舍來建業築精舍以棲禪即是寺也至梁釋寶誌宗其義法案耶舍傳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為耶舍所築又改沙門寶誌為至梁釋寶誌始以寶誌為梁不應遠接宋代不知誌神化莫測宋太始初忽如亦不測其年是誌親承耶舍音旨無足怪者孫氏臆改也師事沙門僧儉而道林之名遂以大顯焉

**考證**

宋京師道林寺魯良耶舍傳耶舍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於京邑初止鍾山道林精舍

梁釋寶誌傳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

讀史方輿紀要引金陵記蔣山寺舊在山南本名道林寺

竹林寺

竹林寺在華林園側陳云當今宋元嘉元年前外國僧毗舍闍所造也至孝建初有高僧慧益居之永光中廢帝射鬼於竹林堂蓋不出是寺之中云

聖願叢書

考證

建康實錄宋元嘉元年置竹林寺原注案寺記外國僧毗舍闍造

宋京師竹林寺慧益傳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

沈約宋書前廢帝紀永光元年十一月戊午帝於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巫覡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

案原引射史宋廢帝紀藥括其詞不得徑謂廢帝紀語今改用宋書  
迦毗羅寺 真際寺 寶戒寺

迦毗羅寺亦外國僧所造也南唐改真際寺宋名寶戒寺在元龍翔寺之後云陳云當今之北門橋一帶

考證

景德建康志寶戒寺在轉運街西本迦毗羅寺南唐改真際寺宋開寶二年改今額

至正金陵新志寶戒寺在龍翔寺後  
上定林寺 下定林寺 案高僧傳分別上定林寺下定林寺此條亦併引而標目宜統兩寺分別著之今補列

定林寺在鍾山下其地名蔣陵里宋元嘉元年為僧慧覽造越十二年曇摩蜜多別建上定林寺於山西其後

僧遠僧柔道嵩超辨法獻居之而其後下十五呼此為字據傳補

下寺求那跋摩僧鏡曇無識居之而梁天監中以寺前獨龍阜為寶誌造塔又空釋僧祐於寺之舊基蓋寺自

聖願叢書

齊後已久廢矣逮趙宋復就舊址創定林菴為王安石讀書處云

考證

建康實錄元嘉元年置定林寺注又置下定林寺東去縣城一十五里僧覽造在蔣陵里案據實錄補注又下十五字

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傳宋文請覽下都止鍾山定林寺鍾山據傳補所以別於上定林寺也

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傳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曇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埒

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湖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

考證

宋祇洹寺求那跋摩傳其年案謂元嘉八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采花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

梁下定林寺僧鏡傳宋世祖藉甚風采敕出京師止定林下寺

宋河西曇無識傳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泥洹經一卷

景德建康志梁天監五年以定林寺前獨龍阜葬寶誌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五級於其上

梁京師建初寺釋僧祐傳天監十七年卒因窆於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址也  
至正金陵新志下定林寺在寶山蔣公塔西北宋元

聖願叢書

嘉元年置後廢宋創為定林菴王安石舊讀書處

嚴林寺

嚴林寺宋元嘉二年僧招賢二法師所造也在秣陵縣東南四十五里

考證

建康實錄元嘉二年置嚴林寺西北去縣四十五里

僧招賢二法師造

宋興寺 興教寺

宋興寺一名興教寺在長干里之南就宋武帝故居而造也故以宋興為號或曰寺在蔣山塔西二里有誌公洗鉢池此蓋因宋熙而設云

考三

六

考證

景定建康志宋興寺一名興教寺今在南門外寺基

即劉裕故居

至正金陵新志引慶元志興教院即宋興寺故基在蔣山寶誌塔西二里乾道間徙長干里南亦名宋興

陳云在蔣山者為宋熙在南門外者為宋興非乾道時始徙也景定志較確

報恩寺

報恩寺在天竺山東南距秦淮數百步宋元嘉二年文帝為高祖創建也唐會昌中廢楊吳太和中改造曰報

先南唐昇元中改報慈至宋遂名能仁云

考證

明之大報恩寺也

考證

堅頂叢書

景定建康志能仁寺南接秦淮數百步其地古青溪之濱也初名報恩宋元嘉二年文帝為高祖創建唐

會昌中廢偽吳太和六年毗陵郡公徐景運復為其

親造曰報先案六年下十六字據建康志補奉先建

南唐昇元改報慈宋崇寧賜名承天政和七年改能

仁

金陵梵刹志能仁寺在天竺山東

青園尼寺

青園尼寺在覆舟山下宋元嘉二年駙馬王景琛為母范氏以王坦之祠堂地與尼業首為精舍十五年潘淑儀施西營地以足之內有七佛殿二間泥塑精絕後廢

考三

七

帝呈嘗乘露車以至此寺焉又有比丘尼淨秀宋都亭侯梁祭之女也亦落髮於寺中云

考證

建康實錄宋元嘉二年置青園寺東北去縣二里業

塔寺記駙馬王景琛為母范氏以王坦之祠堂地與

比邱尼業首為精舍十五年潘淑儀施西營地以足

之起殿又有七佛殿二間泥塑精絕後代希有及者

南史宋後廢帝紀帝又於鑿岡賭跳因乘露車無復

鹵簿住青園尼寺

沈約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

氏安定烏氏人也父祭之任宋征虜府參軍封龍川

堅頂叢書

縣都亭侯尼年十九方獲如志落髮青園服膺事主  
南園寺

南園寺未詳所在有穎法師持律精嚴淨秀尼嘗於是  
受戒於是青園諸尼及餘寺尼無不受戒者

**考證**

沈約尼淨秀行狀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即受戒  
日淨製香水還復如前由是青園諸尼及餘寺尼無  
不更受戒者

龍華寺

龍華寺不詳其始末宋元嘉中釋曇超居之後有僧念  
避世於此

考三

**考證**

齊錢唐釋曇超傳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傳時京師龍華釋僧念誦法  
華經光明經蔬食避世

南林寺

南林寺在中興里司馬梁王妃捨宅為宋晉陵公主造  
也有僧法業居之後求那跋摩終於寺之戒壇前仍就  
其處起立白塔可見其與祇洹寺相近矣陳亡寺廢

**考證**

建康實錄宋元嘉四年置南林寺在中興里司馬梁  
王妃捨宅為晉陵公主造陳亡廢

聖願叢書

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傳時道場寺又有法業晉陵  
公主為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宋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傳於南林戒壇前茶毘之  
詳見上祇洹寺考證

永豐寺 長安寺

案據建康實錄作長樂寺

永豐寺宋元嘉四年謝方明所造也本名長安為延陵  
有此寺遂改今名

**考證**

景定建康志宋元嘉四年置永豐寺去縣七十里案  
塔寺記謝方明所造本名長安寺為同郡延陵有之  
改焉

考三

崇福寺

崇福寺在南門外宋元嘉十年因高僧楚雲所居賜以  
今名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崇福院在南門外宋元嘉十年因僧  
楚雲所居號崇福至太平興國八年重修

宋熙寺

宋熙寺天竺僧伽羅多哆所建也多哆以宋景平末至  
京師元嘉十年卜居鍾山之陽翦棘開榛造立此寺十  
九年同域僧曇摩蜜多卒葬於寺前厥後釋曇瑤法願  
慧念均止是寺焉寺東有水名東澗處士劉訐與族兄

聖願叢書

歎聽講寺中因共卜居澗上散騎常侍王規辭疾隱退亦來寺築室以居左側有泉曰宋熙泉入陳以後勝蹟無考惟泉獨存至宋建太平興國寺於寺基之東寺中猶日用此泉云

**考證**

宋道林寺曇良耶舍傳天竺僧伽羅多哆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元嘉十年卜居鍾山之陽翦棘開榛造立精舍即宋熙是也

宋定林寺曇摩蜜多傳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春秋八十有七仍葬於鍾山宋熙寺前

宋吳興小山釋法瑤傳時宋熙寺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

梁京師靈曜寺釋僧盛傳時有宋熙寺法願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齊譽

昭明太子集有二諦義並宋熙寺釋慧念問答

梁簡文帝集有宋熙寺慧念法師墓誌銘

梁書劉訐傳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歎聽講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又王規傳規常以門宗貴盛恆思減退後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以居

景定建康志宋熙泉近宋熙寺之側今蔣山興國寺日用皆此泉也

聖願叢書

善居寺 下雲居寺

善居寺在鍾山之右宋元嘉中置後改為下雲居院云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下雲居院在上雲居之右宋元嘉中置初為善居寺後改今額

竹園寺

竹園寺在蔣陵里檀橋宋元嘉十一年臨川公主所造蓋尼寺也時有尼慧濬請高僧曇無讖譯禪經於寺中

案無讖設於河西未至江左當作請沮渠安陽侯譯禪經於寺中

**考證** 建康實錄宋元嘉十一年置竹園寺西北去縣一里

在今建康東尉蔣陵里檀橋案寺記宋臨川公主造

晉河西曇無讖傳安陽侯者沮渠蒙遜從弟銳意內典逮魏滅涼乃南奔宋竹園寺尼慧濬請安陽出經安陽通習已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為五卷

鐵索羅寺 翠靈寺 妙果寺 瑞相院

鐵索羅寺本晉時尼寺在城南門外宋元嘉十一年有西域尼鐵索羅居此因其名稱寺焉宋齊以來或為翠靈寺或為妙果寺趙宋時燬而後修改名瑞相院云

**考證**

六朝事蹟鐵索寺本東晉尼寺也尚書仲杲女見釋書有比丘尼問講師師曰女子削髮出家為比丘尼

後因鐵索羅國尼至遂就此建寺以鐵索羅為名中國有尼自此始

至正金陵新志瑞相院亦名鐵索寺在城南門外注引乾道志云本晉時尼寺宋元嘉七年西域梵尼七人至建業十一年尼鐵索三人又至因號鐵索羅寺宋齊以來或為翠靈寺或為妙果寺開寶八年燬太平興國二年有僧請其地重興瑞相禪師塔因改今額

上定林寺

上定林寺宋元嘉十二年高僧曇摩蜜多所移建也在下寺之西山上或曰元嘉十六年竺法秀所造殆共為

考三

上

修飾與蜜多旋卒於此寺後有僧祐凡獲信施悉以營繕傳弘並建經輪藏而寺乃大盛自宋暨梁高僧如僧遠僧柔法通智稱道高起辯慧彌法願輩無慮數十人皆居於是處士明僧紹欽僧遠夙德來寺候問而何胤劉勰諸名流或聽內典或撰經證亦時相往還焉寺有佛牙乃元徽中法獻自于闐國賚來密自禮事越十五載始為人知獻卒之後為豪家所劫齊永明元年八月甘露降寺佛堂庭中時以為瑞東昏侯至寺射病沙門則又僧之劫運矣寺有應潮井後為北高峯峯上有梁昭明太子讀書臺下有一人泉王褒所詠定林寺桂花詩蓋即寺後桂巖也寺壁又有梁解舊書六朝高僧墓

聖廟叢書

多在寺之左右鬱葱哉誠佳城已陳云曇摩蜜多葬宋下寺舊基僧遠僧柔慧彌起辯法獻法通悉葬山南僧遠墓王儉撰文僧祐僧柔起辯碑劉勰撰文法獻碑沈約撰文法通碑謝舉蕭子雲並撰建宋乾道中僧善鑑文刻於兩面其地皆距寺不遠

因寺久廢請其額移建於方山實非鍾山之定林云

建康實錄宋元嘉十六年置上定林寺西南去縣十八里案寺記禪師竺法秀所造在下定林寺之後法秀初止祇洹寺移居於此也

宋上定林曇摩蜜多傳元嘉十九年卒於上寺春秋八十有七

又實錄傳弘居鍾山定林寺建經輪藏

考三

上

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傳年十四家人密為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奉竭誠永明中奉勅入吳試簡五眾並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諸寺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傳宋大明六年謝病隱上定林寺明帝踐位請遠為師竟不能致以齊永明二年卒於上寺竟陵文宣王為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迹於遠焉

齊上定林寺釋僧柔傳柔姓陶丹陽人入剡白山靈鷲寺徵書歲及乃更出京師止於定林寺躬為工匠

聖廟叢書

四遠欣服卒於延興元年即葬於山南沙門僧祐為  
立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

梁定林寺釋法通傳踐迹京師憩定林上寺天監十  
一年卒葬於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  
蘭陵蕭子雲並為製文刻於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  
沙彌智進清信苦節修頭陀行

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傳定林寺法獻於講席相值  
聞其往復清玄仍攜止山寺

齊上定林寺釋道嵩傳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  
林寺

齊上定林寺釋超辯傳還都止定林上寺間居養志

畢命山門永明十年卒葬於寺南劉勰為製墓文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傳止於京師定林寺以天監十  
七年卒葬於寺南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誦經有素  
行

齊正勝寺釋法願傳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為定  
林寺遠公弟子

南史明僧紹傳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齊  
高帝欲出寺見之遁還攝山

又何胤傳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

又劉勰傳勰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  
必請勰製文有勰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

聖願叢書

畢啓求出家遂變服改名慧地云陳云以上數條只知其為定林上寺者以齊梁時下寺已久廢也

齊上定林寺釋法獻傳宋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  
定林上寺元徽三年西遊于闐獲佛牙一枚舍利十  
五粒觀世音減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鍍鏤  
像於是而還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知者至文宣

感夢方傳道俗以建武末年卒窆於鍾山之陽獻弟  
子僧祐為造碑墓所丹陽尹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  
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

有數人執仗初夜叩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  
藏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即隨請開閣主帥至

佛牙座前問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

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原注此牙作高僧傳時尚不知何人購去今請陳書

高祖本紀乃知取佛牙者即陳武帝其曰慶雲寺慧興者託辭也詳見下慶雲寺條咸豐末經兵燹以前牙在香林寺中子猶及見之

齊書武帝紀永明九年八月甘露降定林寺佛堂庭  
中

又東昏侯紀至定林寺有老病沙門不能去令左右  
射之

貞觀公私書史定林寺在江甯有梁解舊畫

景定建康志梁昭明太子書臺在蔣山定林寺後山  
北高峯上又一人泉在北高峯絕頂定林寺後

聖願叢書



至正金陵新志上定林寺舊在蔣山應潮井後宋乾道間僧善鑑請其額於方山重建

王褒集有詠定林寺桂花詩

靈鷲寺

靈鷲寺未詳其所在宋杯度道人自南州移居之至齊時名僧慧高請其師僧審還寺為別立禪房焉

考證

宋京師杯度傳自南州移靈鷲寺至元嘉中卒葬建業之覆舟山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傳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

考三

王國寺

王國寺蓋比邛尼所居也宋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等謀逆有王國寺尼法靜出入彭城王義康家則交結豪貴而不守戒律云

考證

建康實錄秦建康實錄無此見宋書范曄傳員外散騎常侍孔熙先

與太子詹事范蔚宗謀奉彭城王義康為逆時有王國寺尼法靜出入義康家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官省許為內應

延壽寺 延熙寺

延壽寺宋元嘉二十二年義陽王祖母謝太妃所造至

聖廟叢書

唐改名延熙云

考證

建康實錄宋元嘉二十二年置延壽寺西北去縣八十里案寺記義陽王祖母謝太妃造隋末廢唐上元二年重置名延熙寺

烏衣寺

烏衣寺在烏衣巷宋元嘉時釋慧叡與慧義同居之講說諸經思徹言表厥後曇曇皆以轉讀名於時焉

考證

宋京師烏衣寺僧慧叡傳適京師止於烏衣寺講說諸經皆思徹言表

考三

宋京師祇洹寺釋慧義傳義勸范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祇洹寺泰從之及泰薨泰第三子晏遂奪而不

與義乃移止烏衣寺與慧叡同住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寺

齊烏衣寺釋曇遷傳遷長於轉讀有無窮聲韻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

齊烏衣寺釋曇憑傳少游京師學轉讀止烏衣寺

齊福寺

齊福寺宋元嘉末年造福曰齊福蓋蕭氏將興之兆云建康實錄宋元嘉三十年置齊福寺

考證

聖廟叢書

天竺寺

求那跋陀羅中天竺人宋元嘉中文帝遣使迎至都初住祇洹寺後於丹陽郡譯經立天竺寺以居之案陀羅寺當立於此時亦想當然爾之語至齊時有僧賢居此寺善於敷論名振上國焉

考證

宋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傳陀羅中天竺人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都初住祇洹寺集義學諸生譯出雜阿含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原注天竺寺當立以其本天竺人也

考三

齊京師太昌寺釋僧宗傳時有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敷論名振上國云

禪岡寺

禪岡寺宋孝建二年蕭惠開為父思話而造也惠開家世奉佛凡為父造四寺在京師南岡下者名禪岡是為其一陳云當在今齊有高僧法開僧紹等居之梁何遜詩所謂拱樹捎雲密重樓霧中出者真能狀寺中之景云

考證

梁書蕭惠開傳惠開思話之子丁父艱居喪多孝性家素奉佛凡為父造四寺於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於

聖廟叢書

曲阿故宅名曰禪鄉寺於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於所封邑封陽縣名曰禪封寺

齊琅邪攝山釋法度傳餘杭縣法開者清爽雋發善為德論出京止禪岡寺與同寺僧紹有聞於時

梁何遜集有登禪岡寺望和虞記室詩其警句云南望南郭門拱樹捎雲密北窗北溱道重樓霧中出

司徒寺

司徒寺宋司徒何尚之所造故以官名其寺焉何氏自晉司空充至宋司徒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此為其一陳徐陵有宋司徒寺碑蓋為寺僧而作云

考證

考三

梁書何敬容傳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徒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

徐陵集有齊國宋司徒寺碑原注南朝稱某寺某僧短凡僧卒於何代即稱何代僧高僧傳歷不喪此言齊國係言其僧為齊代人集中此碑誤刪僧名令人不解如云齊國宋司徒寺某法師碑則了然矣

法輪寺

法輪寺在覆舟山下亦何尚之所造也寺成請釋志道居之至齊時何點以其為家寺常居於此竟陵文宣王就見之後崔慧景反圍宮城屯兵寺前以其精通佛理逼與談義真六朝人戎服談玄之結習焉

考證

聖廟叢書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傳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

南史何點傳後點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又永元中崔慧景圍城慧景

性好佛義先募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往赴

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余解題崔慧景以點精通一字及點後二條對客高談乃不知客為何人今據南史點傳補永元中以下云云

齊書崔慧景傳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

高談

讀史方輿紀要法輪寺在城北覆舟山下齊崔慧景

圍宮城頓法輪寺對客高談處也

考三

千

南澗寺

南澗寺在何尚之宅畔尚之宅臨南澗又謂之落馬澗

陳云當今南門外西街澗子橋寺居其間即以南澗為名馬居是寺者

有高僧道罔顯亮智稱而何求仍世居舊宅不肯就徵

張景真則捨身設齋於此寺云

考證

景定建康志何尚之宅在南澗寺側

至正金陵新志引戚氏光云南史有南澗寺慶元志

云南澗即今落馬澗比年始題其榜曰躍馬澗

宋京師南澗寺釋道罔傳罔止南澗寺世以船舟為

業

取土廟叢書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傳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為亡所

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

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

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傳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

五戒

南齊書何求傳除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

守求時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未幾

遁歸吳

又荀伯玉傳世祖在東宮左右張景真於南澗寺捨

身齋有元徽紫皮袴褶他物稱是

大莊嚴寺

考三

世

宋孝武大明三年路太后於宣陽門外太社西築園造

寺名莊嚴市建塔七層寺前有市陳云當今之筮橋後西今筮橋亦有市

因梁有小莊嚴寺故稱此為大以別之歷朝高僧如曇

斌曇濟曇宗慧亮道慧元趣法道僧瓊等輩無慮十餘

人皆止此寺其最著者僧達講維摩經初坐近張緒俾

聞其言實誌與王筠交而筠後為作墓碑僧早深通禪

理梁昭明嘗與諮論簡文作成實論疏序元帝為製碑

文江總亦有大莊嚴寺碑是皆文人之慧業也至於遭

逢世變興替相仍則宋元徽二年張敬兒敗賊於寺前

小市賀琛被賊創舉送此寺療治之齊東昏侯取寺中

九子玉鈴為潘妃殿飾侯景亂梁宿莊嚴寺即南郊祭

取土廟叢書

天陳永定二年高祖屢幸寺捨身發金光明經題並設  
無碍大會顏晃因甘露降寺中遂獻甘露頌宣帝永建  
十年雷震莊嚴寺露盤速隋時漸圯唐天寶中乃重修  
云

**考證**

建康實錄宋大明中路太后造莊嚴寺詳見上梁天

監中置小莊嚴寺詳見下

南史虞愿傳宋明帝起湘宮寺以孝武莊嚴刹七層

欲起十層陳云此知莊嚴寺有七層塔路太后

宋京師莊嚴寺釋曇斌傳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時

莊嚴寺復有曇濟曇宗等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

**考三**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傳泰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

義士上首千人勅亮與斌遞為法主

宋京師莊嚴寺釋道慧傳慧以母老欲存資奉乃移

憩莊嚴時莊嚴寺復有元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

梁上定林寺釋法通傳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

林

梁京師莊嚴寺釋僧璩傳後移止莊嚴寺卒於所任

南史張緒傳齊高帝重緒文學嘗幸莊嚴寺聽僧達

道人講維摩經坐遠緒不聞其言乃遷僧達以近之

又釋寶誌傳先是王筠至莊嚴寺寶誌與之交言歡

飲至亡武帝命筠為碑蓋先覺云

堅廡叢書

梁昭明太子集有解二諦義并載僧粲問答

梁簡文帝集有僧粲成實論義疏序

梁元帝集有僧粲法師碑

梁江總集有大莊嚴寺碑其警句云前望則紅塵四

合見三市之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聳峭

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徽二年張敬兒破賊宣陽門莊

嚴寺小市又賀琛傳琛被創未至死賊舉送莊嚴寺

療治之

南齊書東昏侯紀莊嚴寺有五九子鈴剝取以為潘

妃殿飾

梁書侯景傳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於天

**考三**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二年五月辛酉輿駕幸大莊嚴

寺捨身壬戌羣臣表請還宮十月乙亥輿駕幸大莊

嚴寺發金光明經題十二月甲子輿駕幸大莊嚴寺

設無碍大會又顏晃傳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

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

建康實錄陳宣帝太建十年夏六月大雨雷震莊嚴

寺露盤

宋僧贊寧續高僧傳釋惠忠俗姓王氏上元人也唐

天寶初年出止莊嚴寺興懷修葺

幽棲寺

祖堂寺 延壽院  
牛頭山週迴四十里其南峯巒削如芙蓉宋大明三年

堅廡叢書

建幽棲寺於上因名是山曰幽棲山逮唐初懶融道人說法住此為南宗第一祖師乃改為祖堂寺光啓四年廢楊吳太和二年重置改名延壽院今仍稱幽棲寺焉

**考證**

景定建康志牛頭山宋大明三年於山南建幽棲寺因名幽棲山

至正金陵新志融禪師姓韋年十九落髮出家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修道唐貞觀中四祖信禪師傳達摩心印知融可以傳道遂來山中授以法要後融卒葬雞籠山號一代祖師其寺與山遂號祖堂云又延壽院下乾道志本幽棲寺在城南四十里祖

**考三**

**苗**

堂山南光啓四年廢吳太和二年重置改今額

**何園寺**

何園寺未詳其所在宋齊以來高僧慧亮慧隆僧辯僧賢道慧法度等並居之

**考證**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傳渡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流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

齊京師何園寺釋慧隆傳宋泰始中出都止何園寺思徹銓表善於清論時何園寺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聖廣叢書

**靈曜寺**

靈曜寺在蔣山之西宋大明六年甘露降於寺庭歷代高僧如道營僧審道慧智道志秀僧盛皆止於是而江總嘗從則法師受菩薩戒焉

**考證**

景定建康志道光泉在蔣山靈曜寺前

南史宋孝武本紀大明六年甘露降靈曜寺

宋閑心寺釋道營傳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

律師諮受毗尼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傳閭曇密摩多道王京邑乃

拂衣過江止於靈曜寺

**考三**

**良**

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傳出家為僧慧弟子止靈曜

**寺**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傳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

梁冶城寺僧智秀傳秀京兆人幼有出家之心將冠

娶日走投靈曜寺出家

梁京師靈曜寺僧盛傳本姓何建業人大明數論並

善夜經梁天監中卒於靈曜寺

南史江總傳年二十餘入鍾山靈曜寺從則法師受

菩薩戒

**多寶寺**

多寶寺未詳其所在宋釋法穎慧隆靜林宏充諸名僧

聖廣叢書

居之梁任孝恭有多寶寺碑銘

**考證**

齊京師多寶寺釋法穎傳宋元嘉末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精明勅為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時多寶寺復有僧靜林慧隆

齊京師湘宮寺釋宏克傳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每講法華十地聽者盈堂

梁任孝恭集有多寶寺碑銘其警句云上當星紀下接蓮峯還瞻朱閣仰背青松又云藏韜仙說臺台佛影葉下秋林烟生春嶺

北多寶寺

**考三**

**考六**

北多寶寺別手在南者言之也宋釋慧亮慧整齊慧恣等並居之

**考證**

宋京師北多寶寺釋慧亮傳任京師北多寶寺神情超絕容止可觀

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傳北多寶寺慧整持精三論齊北多寶釋慧恣傳俗姓黃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

長樂寺

長樂寺

長樂寺在臺城之南宋釋慧詢覺世齊釋法珍僧響僧猛法寶慧淵等並居之惟地當衝要梁末齊兵內犯陳

霸先統率羽林禁兵出頓寺前防護宮省則與都城為存亡也隋時寺廢

**考證**

齊京師長樂寺釋慧詢傳至京師止道場寺僧慧觀以詢德為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齊新安寺釋道猷傳時北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北德

齊謝寺釋慧次傳時長樂寺又有法珍僧響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為時論所宗

**考三**

**考七**

請史方輿紀要長樂寺在臺城南梁紹泰二年齊兵至倪塘游騎至臺城門外陳霸先總禁兵出頓長樂寺是也今廢

藥王寺

宋孝武大明七年四月八日有竹林寺釋慧益焚身禮佛帝於所茶毗之處起藥王寺設會度人以紀徵祥焉

**考證**

宋京師竹林寺僧慧益傳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大明七年四月八日益乃手自執燭以然帽帽然已乃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明日帝為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焉

棲元寺

棲元寺在雞籠山東北宋建平王弘嘗置第於此後捨為寺其子景素請僧遠駐錫不出慧曜乃居之至齊有高僧僧審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並加敬禮又有雲法師者王僧孺為製碑住持既多宿德復極山水之美王融聽講已畢乃有遊邱園詩蓋應竟陵王教而作也今潮溝畔尚存遺址云

**考證**

南史宋建平王宏傳宏少而閑素篤好文集置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傳宋建平王景素謂棲元寺是

先王經始既寺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殷勤再三終不下山

宋彭城寺釋道徽傳時棲元寺又有釋慧曜者善於十誦

齊靈鷲寺釋僧審傳審還靈鷲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又請居棲元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

王僧孺集有棲元寺雲法師碑

王融集有棲元寺聽講異遊邱園應司徒教五古詩建康齊錄潮溝其北又開一瀆經棲元寺門至後湖以引湖水原注棲元寺在覆舟山西南雞籠山東北

至正金陵新志引寰宇記雞籠山西接慈星湖北接棲元塘

聖蹟叢書

**新安寺**

宋大明六年孝武帝寵姬殷貴妃薨為之立寺於青溪雞鳴橋北因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名延名僧道猷曇斌法瑤僧遠慧重等以主之落成之日百官多施錢帛張融獨贖百錢以託諷焉及廢帝子業殺子鸞毀新安寺驅斥僧徒明帝踐作校令修復而曇度繼為寺主後廢帝豈偷狗就與飲酒則非戒律僧矣齊有僧道興為竟陵文宣王所禮至陳韓子高移官出居新安寺則其寺猶為寄寓之所云

**考證**

建康實錄青溪七橋次南雞鳴橋原注即輿地志所謂今新安寺南出開善寺路度此橋

南史天竺國傳孝武帝寵姬殷貴妃薨為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及中興天寶諸寺驅斥僧徒明帝踐

阼下令修復

又張融傳宋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贖錢帛融獨贖百錢

案南史融傳解褐為新安王子鸞參軍王母殷萬少不城五千融獨注觀百錢無孝武建新安寺語此孫氏依天竺國傳以意造也

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傳宋文帝敕臨川郡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及孝武時敕住新安為鎮寺法主

聖蹟叢書

宋吳興小山釋法瑤傳大明六年救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

宋京師莊嚴寺釋墨斌傳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齊上定林寺釋僧遠傳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為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救選三州招延英哲皆推遠為允舉之首

齊瓦官寺釋僧重傳宋大明六年救於新安寺出家宋靈根寺釋僧瑾傳後有沙門墨度續為僧主止於新安寺

宋書後廢帝紀七月七日晚至新安寺偷狗就墨度道人煮之飲酒

考三

齊京師安樂寺僧辯傳司徒竟陵文宣王令龍光普知新安道興及辯等集第作聲

陳書韓子高傳廢帝即位遷散騎常侍右衛如故移頓於新安寺

外國寺

宋孝武時有外國沙門摩訶至都下建外國寺以居之及齊東昏無道剝外國寺佛面光相以施潘妃殿飾焉

考證

建康實錄宋孝武時有外國沙門摩訶行出新經勝鬘經於都下尤為釋學所重原注外國寺疑建於是時南史齊東昏侯紀莊嚴寺王九子鈴外國寺佛面光

聖蹟叢書

相悉剝以施潘妃殿飾 禪林寺 惠日寺

宋大明中有尼淨秀戒行精嚴黃修儀及南昌公主為置精舍以居之逮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或曰王修儀立精舍新蔡公主為佛殿泰始三年明帝助修齊文惠太子更為起房焉隋末廢唐初復建名之為惠日云原注此與梁之惠日同名非一寺也

考證

沈約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

考三

建康實錄惠日寺注今在縣東三里原注與梁惠日寺在西者不同王修儀為尼淨秀立精舍新蔡公主為佛殿泰始三年明帝助修號曰禪林齊文惠起房隋末亂離並從毀壞皇初杜伏威與輔公柘共修殿內丈六金像並左右夾侍始武德四年止六年正月十五日畢工寺

西廢禪林寺亦並入其年公柘背叛七年李孝恭來討為軍火所及貞觀七年始移惠日之名於此焉

湘宮寺

湘宮寺在青溪中橋之北原注中橋即今之四象橋蓋中橋以在寺前人所為相宮寺橋後倒轉為寺相故今語為四象橋也寺門北對都城清明門西南即古草市實宋明帝為湘東王時故宅也踐阼以後即造此

湘宮寺在青溪中橋之北原注中橋即今之四象橋蓋中橋以在寺前人所為相宮寺橋後倒轉為寺相故今語為四象橋也寺門北對都城清明門西南即古草市實宋明帝為湘東王時故宅也踐阼以後即造此

聖蹟叢書



寺以莊嚴寺刹七層欲起十層以勝之而不能乃各立五層又將彭城寺銅像及文帝所造金薄圓光移入此寺請釋宏充為綱領大開講肆選法瑗慧隆主其事而以三衣瓶鉢賜曇光自以為莫大功德矣後有高僧曇準法身法真法鮮慧興智倩法願等皆居於是惟南臨淮水齊高帝故宅在其旁又地當衝要始安王遙欣構逆時蕭坦之屯軍寺前不免樵蘇之擾而寺側遭焚梵宇獨安然無恙則佛力之所護持也梁簡文帝有重修湘宮寺碑及智倩法師墓碑趙宋徙寺清化市厥後遂無聞焉

考證

方三

世

建康實錄注引丹陽記次南有青溪中橋今湘宮寺門前巷東出度溪東有桃園是齊太祖舊宅景定建康志引實錄都城清明門對今湘宮寺巷東出青溪橋又引宮苑記南尉在草市北湘宮寺前南史虞愿傳帝以故宅起湘宮寺備極奢麗以孝武莊嚴寺刹七層欲起十層浮屠而不能乃各立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入見帝問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帝大怒宋京師釋僧亮傳鑄像既成惟燄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泰始中明帝移湘宮寺

聖願叢書

齊京師湘宮寺釋宏充傳明帝踐阼起湘宮寺請充為綱領於是移居焉時湘宮寺又有法鮮比邛與充齊名

齊何園寺釋慧隆傳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論

齊太昌寺釋僧宗傳曇準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真法身並為當時匠者

宋中寺釋曇光傳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即敕賜三衣瓶鉢

齊靈根寺釋法瑗傳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敕請瑗當法主

考三

世

梁昭明太子集立二諦義湘宮寺僧慧興有諮論梁簡文帝集有湘宮寺碑又有湘宮寺智倩法師墓碑南齊書蕭坦之傳始安王遙光以東府反坦之假節督眾軍討之屯湘宮寺齊正勝寺釋法願傳願後憩在湘宮鸞駕自幸降寺省慰俄而寢疾值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焰將及弟子欲與願去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是三面遭焚寺獨不燼至正金陵新志引慶元志近有人於上元縣治後軍營中掘出斷石上有湘宮寺三字以此知舊寺所在

聖願叢書

又寺後徙於清化市

興業寺

興業寺不知何時所建近青溪菰首橋與宋湘宮寺相望也逮梁簡文帝有水照柳初碧煙含桃半紅之句實足狀興業寺之景云

考證

建康實錄都城最南清明門門三道對湘宮寺巷門東出青溪港橋正東面建陽門門三道直東今興業寺後東渡青溪菰首橋

梁簡文帝集有旦出興業寺講詩其警句云水照柳初碧煙含桃半紅見鶴徒知謬察象理難同

考三

永安寺

歸寂塔院

永安寺宋泰始二年建南唐起塔於此遂號歸寂塔院云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歸寂塔院宋泰始二年建初號永安寺南唐保大二年起塔號歸寂因名院

天保寺

宋泰始中京師民為孝武帝立寺疑其名巢尚之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於是寺名乃定齊時居是寺者為道盛法瑗慧文超勝等沈文季嘗於是設會高帝及竟陵王子良王奐於諸僧皆加敬禮焉

聖願叢書

考證

宋書戴法興傳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疑其名巢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

齊京師天保寺釋僧盛傳下京總天保寺齊高帝敕

代量度為僧主後沈文季於天保寺設會令陸敬修

與盛論議盛既理有所長言無暫屈敬修意不獲申

惡而退案盛既以下依陳本補

齊靈根寺釋法瑗傳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

齊多寶寺釋法瑗傳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

諸部毗尼為琅邪王奐所重

考三

齊京師安樂寺僧辯傳司徒文宣王令善聲沙門龍

光普知與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

案集第作辯謂集其第也今據傳補善聲沙門龍光普知及僧辯等十二字

正勝寺

宋泰始六年建康人校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上定林寺釋法願居之

考證

齊正勝寺釋法願傳少時出家為上定林遠公弟子泰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

興皇寺

宋明帝泰始之初創寺於建陽門外敕釋道猛為綱領

聖願叢書

名寺曰興皇創造工畢即令於寺開講自宋暨梁道堅  
惠鸞惠敷僧訓道明智藏皆住此寺釋智稱寶誌亦  
時相往來諸名士劉歊孫瑒傳綽張融則與寺中名德  
結世外之契昭明解二諦義法宣並有諮問焉惟地近  
都城齊崔慧景反崔興祖軍興皇寺時有掠奪猶不免  
塵劫之擾云

**考證**

宋京師興皇寺釋道猛傳泰始之初帝創寺於建陽  
門外敕猛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宏道道藉人宏今得  
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為興皇由是  
成號及創造工畢敕猛於寺開講後有道堅惠鸞惠  
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

**考三**

**共**

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傳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發言  
中詣

梁京師釋寶誌傳諸多來去興皇淨名兩寺

古詩紀梁釋智藏小傳住興皇寺梁武授戒時時咨

稟

梁書劉歊傳始沙門寶誌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

居學道清淨登仙

陳書孫瑒傳時興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

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

南史傳綽傳綽篤信佛數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

聖願叢書

論盡通其學

張融集與周顒論釋法寵書注法寵寓海鹽納妻半  
年捨家住興皇寺從道猛學融與顒書稱之  
梁昭明太子集解二諦義有興皇寺法宣答  
南齊書崔慧景傳崔恭祖軍興皇寺於東宮掠得女  
伎為崔覺逼奪由是忿恨

靈根寺

靈根寺在鍾山側宋泰始中釋僧瑾所造也高僧法瑗  
法常智興元暢慧豫法明等居之又有僧遷慧令受梁  
昭明太子咨義焉

靈基寺

靈基寺亦釋僧瑾所造也高僧智林敬遺光贊慧智等  
居之

**考三**

**共**

宋靈根寺釋僧瑾傳初止冶城寺孝武敕為湘東王  
師湘東踐阼是為明帝仍敕瑾為天下僧正瑾性不  
蓄金四方奉獻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為禪

慧樓止

齊靈根寺釋法瑗傳後齊文惠請居靈根因移彼寺  
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

齊蜀后山釋元暢傳至京止住靈根少時而卒即空  
於鍾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聖願叢書

據此知寺必在鍾山側也

齊京師靈根寺釋慧豫傳來游京師止靈根寺

齊上定林寺超辯傳時有靈根寺法明蔬食苦行誦

經十餘萬言

梁昭明太子集解二諦義法身義靈根寺僧遷慧令

並有謔答

齊高昌郡釋智林傳宋明之初敕在所資給發遣至

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

齊京師中寺釋法安傳時有靈基寺敬遺光贊慧韜

皆當時名流為學者所重

延祚寺

正覺寺 鐵塔寺

考三

世

延祚寺在冶城後岡上宋泰始中邦人捨地建精舍以

延祚為寺名寺有高閣梁何遜嘗登之以賦詩侯景之

亂王僧辯入討景使其黨宋長貴守延祚寺蓋其地實

據山川之形勝焉南唐改正覺寺又名鐵塔寺塔至

國朝始為雷震所壞云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正覺禪寺原注此南唐以後之正覺寺非六朝之正覺寺也

一名鐵塔寺在城內西北冶城後岡上宋泰始中邦

人捨地建精舍號延祚寺南唐始改今額

何遜集有登延祚寺閣詩

南史侯景傳王僧辯入討景使其黨宋長貴守延祚

聖廟叢書

寺

開心寺

開心寺在婁湖苑陳云今之門東老虎頭也宋張永所造也既成請

釋道營居之開設講席門徒甚盛逮齊有釋慧佑屬身

苦節竟陵王子良迎至寺中以為法主焉

考證

宋京師開心寺釋道營傳道營始住靈曜寺習禪晚

依觀詢二律師咨受毗尼及張永於婁湖苑立禪心

寺請營還居講席學徒甚盛後有釋慧佑者苦身厲

行精尋律教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俾止開心寺

焉

考三

世

正覺寺

正覺寺在新亭宋昇明二年領軍蕭道成築壘於此防

衛都城及沈攸之既敗乃以軍幕之地置寺齊興尚書

令王儉為碑徐希秀書之並敕釋法悅為寺主焉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正覺寺有三其一禪寺詳前其一在

正西隅其巷呼正覺寺巷乾道志云本在城南新亭

壘側宋昇明二年蕭道成頓兵新亭及沈攸之敗後

乃以軍幕之地置正覺寺尚書令王儉為碑寺久廢

今寺傳自紹興十二年請新亭額來建其一乾道志

云在城內炳靈公廟西蔬圃中屬今正西隅陳云東花園亦

聖廟叢書

有正覺寺蓋嘉慶時水月庵所改今並廢

南史徐爰傳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嫻篆隸正覺寺碑希秀書也

齊正覺寺釋法悅傳齊末敕為僧王止京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

龍淵寺

龍淵寺在小丹陽牛落山宋昇明中僧遠所築之精舍也遠後遍歷京師諸寺而龍淵實為發迹之始焉

考證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傳宋大明中渡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後歷止眾

考三

早

造寺新安寺而卒於上定林寺

靈味寺

靈味寺在鍾山側宋釋曇宗居之即著京師寺塔記者也後有僧意曇光寶亮靜安皆為靈味之禪宿焉

考證

宋靈味寺釋曇宗傳曇宗姓毓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內典著京師寺塔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聲又釋曇光傳後還都止靈味寺

梁靈味寺釋寶亮傳後慈靈味寺續講眾經感於京邑以天監八年卒葬鍾山之南陳郡周興嗣廣陵高

聖廟叢書

爽並為製文刻於兩面弟子法雲又立碑寺內

梁昭明太子集解二諦義有靈味寺靜安塔答天王寺 奉先寺 寶光塔院 普光寺 寶光

天王寺在梅嶺岡陳云今之雨花山也劉宋時置梁為昭明太子果園梅聖俞詩所謂宋日天王寺梁時太子園也南唐改奉先禪院內起寶光塔趙宋為普光寺明為寶光寺云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宋置天王寺梁為昭明太子果園吳為徐景通園南唐保大四年更置奉先禪院葬曇禪師起塔因名寶光塔院今為普光寺

考三

四

宋梅堯臣集有送峙師移居普光寺詩云宋日天王寺梁時太子園

明金陵梵刹志寶光寺在都門外南城梅岡劉宋時為天王寺

曠野寺

禪居院 崇果院 崇因寺 印嚴寺

曠野寺在新亭劉宋之所造也齊廢梁復湘東王繹為製碑文有釋僧寶居之唐改禪居院楊吳改崇果院宋為崇因寺明呼印嚴寺云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崇因寺在城南十二里舊圖經云本

聖廟叢書

宋曠野寺齊廢梁大同中復唐開元中改禪居院吳太和二年改崇果院宋改今額

梁元帝集有曠野寺碑其銘中警司云圓瑄旦暉方諸夜朗金盤曜色寶鈴成響

梁靈味寺釋寶亮傳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並齊代宗匠

明金陵梵刹志崇因寺在古新亭今呼印殿寺

隱靜寺

隱靜寺劉宋之所建也有黃楊樹高丈許蓋建寺時之

舊植至

國初猶存

考三

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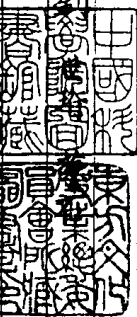
國朝朱應昌洗影樓集注隱靜寺黃楊樹高丈許大可數圍僧云建寺時所置寺創自劉宋時殿前碑碣猶存在滄波門外



聖廟叢書

南朝寺考卷四

貴池



齊

建元寺

建元寺齊高帝踐阼時之所置故以建元名其寺焉寺在青溪上東南角有募士橋吳大帝募勇士處也梁沙門僧護僧韶皆居於是簡文帝為太子時亦於此迎佛云

考證

建康實錄青溪北源亦通後湖出鍾山西今建元寺東南角度溪有橋名募士橋吳大帝募勇士處

考四

梁京師靈曜寺釋僧盛傳時有建元寺僧護僧韶齊

德比譽

梁簡文帝集有謝救參迎佛啓云臣綱啓主書周昂奉宣救旨曲賚恩參臣即到建元寺奉候法身

毗耶離寺

毗耶離寺未詳所在齊建元時西域僧求那毗地來京師止於此寺案原作敕使居之據傳無奉救住寺事今改正

考證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傳毗地中天竺人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

正觀寺

聖廟叢書

正觀寺在秦淮水側齊時中天竺僧求那毗地以所得供獻營造此寺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中興二年卒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僧止於是武帝甚加禮接今譯經於壽光殿古雲館中與毗地講席繼軌焉

**考證**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傳毗地為人宏厚南海番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為營法於建業淮水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中興二年卒於所任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僧至京師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陳云高僧傳係梁時作今上謂梁武帝敕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

**考四**

二

**齊眾造寺**

眾造寺建於齊時譯其命名之義疑為募資所造也王僧達請僧遠居之陳云梁普通中置眾造寺而王僧達氏捨宅為伽藍遊勢者助財造構輕薄者因呼為眾造若非齊有此寺安得預以梁寺識之

**考證**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傳瑯邪王僧達才貴當世藉遠風素延止眾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餘財

**崇聖寺**

崇聖尼寺也未詳所在齊有慧首尼居之

**考證**

聖願叢書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孫彪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買棺以泥緇輦送葬為有司所奏

**孔子寺**

丹陽郡之東南長樂橋舊有宣尼廟晉太元中所置也至齊遷於樂遊苑東而以舊地為浮屠人呼為孔子寺亦名孔子巷陳云當今之馬道街一帶

**大仁寺**

大仁寺在長樂橋東孔子巷中

**考證**

六朝事迹孔子廟在樂遊苑東隔青溪本奉聖亭侯所奉之廟也舊在溪南丹陽郡之東南本東晉所立中廢宋元嘉十九年詔復孔子廟至齊遷於今處以舊地為浮圖今名孔子寺亦名孔子巷在城東南五里古長樂橋東

**考四**

五

**齊福寺**

齊福寺齊京師人為釋道儒而造也寺本張敬兒故宅伏誅後入官眾買得之以居道儒時有釋慧芬亦居是寺焉

**考證**

聖願叢書

齊齊福寺釋道儒傳長沙王請為戒師盧丞相伯仲孫共買張敬兒故宅為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

興福寺此寺

興福寺不知所在宋時釋慧芬由魏穀熟縣常山寺南歸至都止白馬寺以齊永明三年卒於興福寺焉

**考證**

齊興福寺釋慧芬傳以齊永明三年卒於興福寺

洞玄寺

洞玄寺齊永明元年所置也有僧法可立石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洞玄寺在城東南三十里齊永明元

考四

年賜額僧法可立石可考

山茨寺

山茨寺在鍾山側周彥倫所立之精舍也延沙門法紹居之而僧拔慧照高名並美又有張融者善玄言彥倫每與過於精舍揮麈共談彌日不解焉

**考證**

齊琅琊朐山釋法度傳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彥倫去成都招共同下止於山茨精舍齊上定林寺釋僧柔傳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照皆弱年英邁並著高名

張融集門論注周彥倫於山茨精舍與張融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太昌寺

太昌寺齊僧宗所自造也宗善講經以從來信施構茲梵宇焉

**考證**

齊京師太昌寺僧宗傳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經近盈百徧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居之

隱靈寺

隱靈寺未詳其所在齊永明以來佛會極盛每四月八日敕遣官闔守門男女分日頂禮然終以寺大容奸僧尼並皆誅死云

考四

尼並皆誅死云

**考證**

梁元帝金樓子興王篇齊武帝時隱靈寺雕飾炫麗四月八日皆往往以官闔防門有禮拜者男女不得同日至也僧尼並皆妍妙俗心不盡或以箱簾貯姦人而進之後為覘伺所得皆並誅死

齊安寺

妙淨寺

齊安寺齊世祖舊宅也踐阼後遂捨為寺在秦淮之南前臨官路後接高隴陳云即長干里與宋興寺相望至趙宋遂改為妙淨寺云

**考證**



王荆公詩集李璧注齊安寺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  
其北齊安今為妙淨寺前臨官路後接高隴面淮

普宏寺

普宏寺未詳其所在齊時寺僧智稱溫慧講律誦法為  
道俗所重竟陵文宣王復圖釋寶亮形於寺壁焉

齊京師樂安寺

釋智稱傳文宣請於普宏講律僧眾  
數百皆奉承旨

齊京師後岡釋僧侯傳時普宏有釋慧溫亦誦法華

維摩首楞嚴疏苦有志節

齊京師靈味寺釋寶亮傳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宏寺

考四

六

禪靈寺

禪靈寺齊永明七年武皇帝之所造施捨傾貲竟陵文  
宣王嘗稱其信心明照宮人出家者許其入寺焚修蓋  
尼寺也時越州獻自然珠佛像均置刹下敕謝淪為碑  
文徐希秀書之監造者為虎賁中郎將潘啟後因與呂  
文顯私登門樓械繫尚方罰亦重矣賜額曰禪靈識者  
以為有禪授之讖逮東昏侯淫侈剝寺塔寶珥為潘妃  
殿飾兆殆應於此與其地當秦淮運瀆之交有渚陳云  
之苑有橋陳云即今江淹嘗宿於渚側而得異夢梁侯  
景作亂初登寺樓以望柳仲禮之師後王僧辯來討亦  
由淮入渚蓋當詣臺之孔道云

堅願叢書

考證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  
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靈

金樓子后妃篇齊武帝時內人出家為異衣住禪靈  
寺者猶愛帶之如初

南齊書祥瑞志永明七年越州獻白珠自然作思惟

案原作照惟今據南佛像長三寸上起禪靈寺置刹

齊書改陳本亦誤

下

又謝淪傳上起禪靈寺敕淪撰碑文

又徐爰傳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並開篆隸禪靈寺碑

希秀書也

考四

七

南史呂文度傳虎賁中郎將潘啟掌監工作上使造

禪靈寺新成車駕縱觀甚悅啟喜要呂文顯私登南

門樓上知之繫啟上方而出文顯為南譙郡

南齊書五行志世祖起禪靈寺初成百姓縱觀或曰

禪者授也靈非美名所授必不得其人

南史東昏侯紀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剝取以施潘妃

殿飾

景定建康志運瀆六橋次南禪靈橋次南運瀆臨淮

有一新橋對禪靈渚

建康實錄江淹嘗為宣城守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

一人稱張景陽謂曰前有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

堅願叢書

梁書侯景傳柳仲禮裴之高陳文徹鄱陽世子嗣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望之

景定建康志表梁元帝承聖元年三月王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

集善寺

集善寺在鍾山之西齊豫章王薨世祖敕貨雜物服飾為造此寺唐初毀後復置為義章院改法雲寺陳云非也法雲宋建炎中廢

考證

南齊書豫章王嶷傳王薨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敕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

考四

至正金陵新志法雲寺舊在城外東北十里蔣山寺西門舊有章義橋圖經云本齊集善寺唐初輔公祏亂毀後復置為義章院改法雲建炎兵火廢

法雲寺

法雲寺在雞籠山旁齊竟陵王子良之邸內也永明中子良嘗招集名僧開講於此寺至梁雲光法師宗風未墜陳時寺僧慧拔復傳業於張譏焉案陳書張譏傳譏而數授焉吳郡陸元明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案謂諸人皆傳譏之業今云

考證

沈約集為竟陵王發講疏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

講席於上邳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辯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邳內之法雲精廬

建康實錄雲光居法雲寺講經花墮陳書張譏傳吳郡陸元朗朱孟博法雲寺沙門慧拔皆傳其業案此引未誤解題傳業如作復傳張譏之便無疵類慧拔今陳書作休南史譏

石室寺

石室寺在鍾山之後岡釋僧侯安禪之所也時江左象教愈盛齊文惠文宣皆深敬信而僧侯獨空山冥坐不

考證

超邨第焉

考四

齊京師後岡石室釋僧侯傳還都於後岡創立石室以為安禪之所

棲霞寺

棲霞寺在江乘之攝山其狀似繖亦名繖山山多草藥可以攝養故以攝為名處士明僧紹抗迹人外於宋泰始中遊此山刊木翦茅二十許年不交俗士惟與釋法度往來待以師友之敬齊永明七年捨宅為棲霞精舍

請度居之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自度駐息之後羣患皆息俄見新尚通名願為是山護法受

菩提戒而去由是度名重一時僧紹之子臨沂令仲璋

於西峯石壁與度鵠造無量壽佛並二菩薩皆高三丈餘而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等雕琢營飾遂成億萬化身是為千佛巖巖下有白乳泉其側有齊巴東獻武公墓後有天開巖尤據一山之勝梁時寺僧僧朗為武帝所敬南蘭陵蕭琛通迹茲山深相契慕遺言葬法師墓旁因之寺中有朗詮二師居士明僧紹治中蕭琛塑像圖元帝為湘東王時撰棲霞寺碑文極典麗江總持則敘事詳備過之而總持又侍陳後主同遊賦詩不下十數首則與攝山之緣獨深焉其地僻處深山雖北軍渡江兵火不及隋文帝猶於寺造石塔以葬舍利唐高祖改為功德寺高宗改為隱居棲霞寺高宗

考四

補字 會昌中廢旋復南唐號妙因寺宋太平興國中號普雲寺景德初仍為棲霞禪寺元祐中改嚴因崇報寺又號虎穴寺然至今人皆呼之為棲霞

國朝乾隆中大吏於中峯之左恭建棲霞行宮以駐清蹕有春雨山房太古堂武夷一曲精廬話山亭夕佳樓石梁精舍白下卷阿諸勝南巡篇章於茲尤富山巔有銀杏二株蒼蔚奇古實六朝時物咸豐以後寺僧僅構數椽於山麓以安瓶鉢云

考五

江總集有攝山棲霞寺碑其畧云南徐州琅邪郡江乘縣有攝山其狀似繖亦名繖山尹先生記云山多

聖願叢書

草藥可以攝生故以攝為名焉  
景定建康志棲霞寺注明僧紹宋泰始中遊此山刊木結茅二十許年遂捨為寺

齊琅邪攝山釋法度傳宋末遊於京師高士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琅邪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為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斬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主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敢干前諸棲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

考四

德所歸謹捨以奉給並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毋庸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日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斬尚奉供正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眾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祠薦止菜脯而已

六朝事迹菩提王廟神即楚大夫靳尚也引攝山記云楚靳尚以讒殺屈原天譴作蟒穴茲山後後人為之立廟又引稽神錄云靳尚神居臨沂縣舊經云齊永明初有法度禪師講經於攝山嘗患山路磽确僧

聖願叢書

徒疲於往來神為平治之法度因為受菩提成立祠於彼故世號菩提廟

江總棲霞寺碑又云僧紹之子仲璋為臨沂令於西

峯石壁與度禪師鑄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二尺五

寸通座四丈並二菩薩侍高三丈三寸大同六年龕

頂放光齊文惠太子豫章丈獻王竟陵文宣王始安

王遙光及宋江夏王霍姬齊田奐等琢造石像梁臨

川靖惠王復加營飾又云先有名德僧朗法師者去

鄉遼水間道京華梁武帝乃遣中寺釋僧懷靈根

寺釋慧令等詣山諮受三論大義南蘭陵蕭琛遁世

茲山多歷年所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

考四

至正金陵新志白乳泉在攝山千佛嶺下又齊巴東

公墓在棲霞寺側又天開巖在攝山棲霞寺之後去

寺三里石多特立

梁元帝集有棲霞寺碑其銘詞云苔依翠屋樹隱丹

極澗浮山影山傳澗聲

江總集棲霞寺詩丹青獨不渝注寺有朗詮二師居

士明僧紹治中蕭琛塑像圖

馮惟訥古詩紀陳後主有同江僕射游攝山棲霞寺

詩江總有入攝山棲霞寺詩又有棲霞寺山房夜坐

簡徐祭酒周尚書並同游摩彥詩又有靜卧棲霞寺

房望徐祭酒詩餘題多不具錄

堅願叢書

景定建康志嚴因崇報寺即棲霞寺在今城東北之攝山寺去城四十五里齊永明七年置唐高祖改為功德寺高宗改為隱居棲霞寺御書賜額武宗會昌

中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南唐高越等建塔徐鉉書

額曰妙因寺宋太平興國五年改為普雲寺景德五

年又改為棲霞禪寺元祐六年改賜今額為參政簡

翼張公瑛功德寺

金陵梵刹志元祐中又名虎穴寺

草堂寺 寶乘寺 隆報寶乘禪寺

鐘山草堂齊周彥倫棲遁處也實宋元嘉時招隱館之舊址時有釋慧約深達妙理彥倫素所欽服因於所居

之前造寺處之名曰草堂寺寺左為慧約置臺講經之所連梁大通中武帝以光華殿施此寺取珠貨值百萬

起重樓七間有無名法師與劉孝先以詩唱和焉慧約卒於梁時王筠撰草堂寺智者法師碑即慧約墓碣也

寺壁有焦寶顛畫唐會昌中廢宋治平中賜額寶乘寺

紹興三十二年改賜隆報寶乘禪寺

以其地為常開平王墓徙寺唐家渡為江水所齧而廢

云

考證

景定建康志齊周顯於鍾山西立隱舍遇休沐則歸

仍造草堂寺以處僧慧約

建康志補明初

治平紹興據

隆報寶乘寺

建康志補明初

堅願叢書

又志宋雷次宗傳召詣京邑為築室鍾山西巖謂之招隱館今草堂隆報寺是其舊址

又志引高僧傳時有釋慧約姓果少達妙理顯素所

欽服乃於鍾山舊館造草堂寺以居之今寺左乃婁

約置臺講經文之地寺後即顯舊居也

又志光華殿在臺城梁武帝施與草堂寺取珠貨值

百萬以其地起重閣七間

古詩紀梁劉孝先有草堂寺尋無名法師詩又有和

法師秋夜草堂寺禪房月下詩

王筠集有草堂寺智者法師碑

明宋濂鍾山遊記草堂法師墓碣在蔣山寶誌塔前

之左

貞觀公私畫史草堂寺在江甯有焦寶題畫

至正金陵新志隆報寶乘禪寺即舊草堂寺在上元

縣鍾山鄉唐會昌中廢宋復建治平中賜額寶乘紹

興三十二年改賜今額

顧炎武肇域志洪武七年以寺地為開平王常遇春

墓徙寺太平門外二十七里唐家渡後田闕於江而

寺遂廢及鍾山起孝陵為禁地並慧約墓碣亦掘而

棄之矣

齊隆寺 宣武寺

齊有釋法鏡者竟陵王子良深加禮待立齊隆寺以居

之寺在廣明門側陳云當今之復成倉一帶至梁朝既興武帝為其

兄長沙王懿治鏡所住寺以資冥祐以王謚宣武因改

寺為宣武徐勉嘗割宅西偏以施寺焉

齊齊隆寺釋法鏡傳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

心宏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私畜常

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後今上

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改寺為宣武也陳云今上

梁書徐勉傳與子書曰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

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

方幅

齊熙寺

齊熙寺有頌本朝之義必齊時之所建也至梁初名僧

釋道琳居之

梁富陽釋道琳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

卒春秋七十有三

齊古寺 樂林院

齊古寺亦齊朝所置也至趙宋改為樂林院云

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樂林院在城東北六十里

因齊古寺基

勝善寺 上雲居寺 白雲寺

勝善寺在鍾山之右齊建武二年南海王子罕所造也  
梁時為尼所居後為僧院謂之上雲居庾信嘗從駕登  
雲居寺塔王褒登雲居寺高嶺皆有題詠狀其勝景焉  
今山陰有白雲寺當是其遺構至  
國朝咸豐中為粵匪所毀有僧結茅於此云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上雲居在鍾山之右去城十二里舊  
圖經云本齊勝善寺建武二年南海王蕭子罕所造  
梁時尼所居後復為僧院

考四

夫

庾信集有從駕登雲居寺塔詩云重巒千仞塔危磴  
九層臺石關恆逆上山梁乍斗迴階下雲峯出窗前  
風洞開隔嶺經聲度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侍從於此  
暫徘徊

王褒集有登雲居高嶺詩云中峯雲已合絕頂日猶

晴色居隨望近風烟對眼生

嘉慶上元縣志白雲寺在鍾山頂

法音寺

法音寺未詳其所在齊僧慧廓嘗居於是梁時有甘露  
降寺松葉上敕賜百官沈約以啓謝焉

考證

聖蹟叢書

齊京師建初寺釋祐傳法音寺慧廓崇其德業請事  
師禮

沈約謝賜甘露啓云左右徐儼宣敕垂賜法音寺松  
葉上甘露

慧眼寺

慧眼寺在同夏里陳云當今之齊時江倩之所造也倩  
赤石磯南常患目疾智者法師舉經所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以  
告之遂捨宅為是寺焉

考證

南史江綰傳綰父倩患眼疾夢一僧教飲慧眼水莫  
解所謂綰叔祿與草堂寺僧智者善往訪之智者曰

考四

七

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倩遂捨同夏里宅  
為寺敕名慧眼因泄故井水極清冽取以洗眼及煮  
藥備疾果瘳

聖蹟叢書

南朝寺考卷五

貴池 劉世珩 葱石

梁

智度寺

智度寺在青溪邊梁天監元年武帝為母獻后造是寺以資冥祐焉

考證

南史梁武帝紀及居帝位即於青溪邊造智度寺

金樓子興王篇又奉為獻后起智度寺

新林法王寺

梁武帝義軍東下先至新林一戰成功遂開帝業天監

考五

二年乃即齊之靈邱苑置法王寺以旌伐大同九年又

於寺側起王遊苑尚書令沈約為撰法王寺碑焉

考證

景定建康志靈邱苑齊武帝立在新林界梁天監中

以其地為法王寺

建康實錄梁天監二年置法王寺北去縣二十里紫

塔寺記武帝造其地本名新林前代苑也梁武義軍

至首祚王業故以法王為名大同九年於寺側起王

遊苑尚書令沈約為寺碑艾美武功也

沈約法王寺碑有云昔周師集於孟津漢兵至於垓

下前商肇乎茲地殪楚由乎斯域又云春言四海莫

聖願叢書

不來王此維余宅靈止西顧

永建寺 隱靜院

永建寺在雁門山梁天監二年李師利所造也南唐改為隱靜院云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隱靜院在上元宣義鄉乾道志在城

東近雁門山去城四十里梁天監二年建初名永建

寺南唐保大中重修改今額注實錄梁天監二年李

師利造永建寺 案注下十五 字據新志補

无垢寺 天喜寺

无垢寺在鳳凰山之南先名天喜寺梁天監二年改造

考五

更今名又謂之无垢院焉

考證

金陵梵刹志无垢寺在鳳臺門外道德鄉原先朝天

喜寺梁天監二年改无垢寺又名无垢院

佛窟寺 崇教寺 弘覺寺

佛窟寺在牛首山山高一百四十丈雙峰正對宣陽門

王導嘗指之為天關山下舊有辟支洞稍上又有文殊

洞皆深入窈窕上聳石壁梁天監二年司空徐度造寺

因以佛窟為名實僧明慶之禪房也由山椒起石磴百

級杉檜行列而上曰白雲梯寺左有碑浮圖七級東峰

最高處為兜率巖昭明太子飲馬池介在兩峰之間佛

聖願叢書

書所謂江表牛頭是已宋太平興國中名崇教寺明洪武中名弘覺寺

國朝仍而不改咸豐兵火以後已稍稍修葺云

**考證**

建康實錄天監二年置佛窟寺北去城三十里僧明慶造

景德建康志佛窟寺一名崇教寺在牛頭山去城三十里舊傳牛頭山下有辟支佛窟宋大明中移郊壇於山之東峰執事者導從百餘人遊西峰石窟見一僧趺坐執事者問之忽無所有但遺錫杖香鑪瓶盂而已梁天監二年司空徐度造寺因名佛窟寺唐大

**考五**

**三**

曆九年代宗修峰頂七級浮圖宋太平興國二年賜今額

金陵梵刹志佛窟寺天監間司空徐度建宋太平興國中改崇教寺洪武初仍名佛窟後改弘覺入寺磨石磴百級曰白雲梯左有大浮圖七級緣石徑而上為觀音洞又上為兜率巖乃東峰最高處巖下有池湧泉甚清折而西為文殊洞山之脊介兩峰間有昭明飲馬池從西峰下為辟支洞前有小石塔

**仙窟寺**

仙窟寺在天關山西峰中有石洞梁武帝於其下置寺陳云與佛窟寺有賜今額寺藏一石鉢孟形狀甚古唐山上山下之異

聖廟叢書

神龍中鄭克俊並開善寺誌公履皆取入長安焉

**考證**

建康實錄天關山注其山西峰中石窟梁武帝於窟穴下置寺名曰仙窟寺有一石鉢孟莫知所由來形狀甚古唐神龍中鄭克俊取將入長安及開善寺誌公履也

**虎窟寺**

虎窟寺亦在牛頭山伏虎洞實當其側或曰棲霞之虎穴寺非也孔熹和梁簡文帝詩云脂駕出西南則其地可定矣蓋簡文為太子時與壽及鮑至陸軍王臺卿王罔時往遊覽迭相唱和其曰細松斜繞徑峻嶺半藏天非天關之景不足以當之殆與佛窟仙窟鼎立而三者與

**考五**

**四**

**考證**

同治上江兩縣志牛首山南有伏虎洞古詩紀梁簡文帝有往虎窟山寺詩鮑至孔壽陸軍王臺卿王罔均有奉和往虎窟山寺詩

**常樂寺**

資善院 福昌院

常樂寺牛頭山前之古刹也與延壽院相鄰唐改資善院南唐又號為福昌焉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福昌院本資善院在城南

聖廟叢書



四十里牛頭山前古常樂寺基與延壽院相鄰唐天祐中置南唐後主改今額

敬業寺

敬業寺未詳其所在梁天監四年禮部侍郎盧法震所造蓋從上所好云

淨居寺

淨居寺在南郭外梁天監五年潁川刺史劉威所造也

考證

建康實錄天監四年置敬業寺禮部侍郎盧法震造五年置淨居寺北去縣六十二里潁州刺史劉威造

考五

梁簡文帝集有淨居寺法昂墓銘

小莊嚴寺

小莊嚴寺在建業定陰里本晉零陵王廟地梁天監六年屠者邵文立迴買此地捨與度禪師為寺以京師有莊嚴寺故言小以別之八年釋法悅於寺造無量壽佛像既成移置光宅寺建臺城覆沒百濟使者於端門號泣侯景幽之於寺中蓋為其有禾黍之感云

考證

闕名梁京寺記小莊嚴寺在建業定陰里本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法師起造時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鹿懷

聖願叢書

一鹿尋當產育就庖哀切同被剝割因茲患疾眉鬚皆落身創並壞乃深起悔責求道度法師發大誓願罄捨家資回買此地為立伽藍

梁正覺寺釋法悅傳悅乃與沙門智靖以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造無量壽佛像長一丈八尺悅靖相繼遷化敕以像事委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置光宅寺

南史侯景傳百濟使至見城邑邱墟於端門外號泣景怒收之於小莊嚴寺禁其出入

光宅寺

梁武帝故宅在同夏里三橋羅門側陳云當今之赤石磯一帶相傳

考五

有天子氣齊作婁湖苑以厭之者也帝即位後捨為寺天監六年使僧祐造無量壽佛又以佛靈感送銅車到鑪詔鑄金像花趺以為靈誌案建康實錄武帝捨宅造無量壽像鑄銅不足帝又助功德銅三千斤送銅未至像處已見銅車到鑪所於是就治一權便足方知向來送銅靈感云云案後考證引武帝詔銅初不送何緣乃爾不知其語何指又解題詔鑄金像花趺亦不知所鑄何事故據實錄補足此義凡此皆並救周興嗣陸倕各製以規孫氏之道缺使就條理焉並救周興嗣陸倕各製寺碑寺東有艦澳西有裴邃廟而驃騎航跨淮水上為往來必由之路故臨川王宏嘗伏壯士以伺車駕馬雲光法師於寺講經有花飛如雪滿空與慧雲智者敬脫同著威名厥後晉安王綱遊覽之詩湘東王繹大僧正之碑沈約剝下之銘皆足以流傳不朽云

聖願叢書

考證

景定建康志齊武帝永明元年望氣者言婁湖有天  
子氣乃築青溪舊宮作婁湖苑以厭之後其地為光  
宅寺

又志三橋羅門在光宅寺側

又志天監六年初置光宅寺帝捨宅造寺未成先於  
小莊嚴寺造無量壽佛像長丈九尺既成移置光宅  
寺

齊建初寺僧祐傳祐為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  
依標尺寸無爽造光宅寺大像

梁武帝集有光宅寺金像詔云銅初不送何緣乃爾

考五

豈不以真相感應獨表神奇乎可鑄著花趺以為靈  
誌

梁書周興嗣傳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  
嗣與陸倕各製寺碑

景定建康志艦澳梁武帝所開在光宅寺東二百五  
十步其地為武帝舊宅帝從城歸邑儀仗塞路開以

藏船

南史裴之禮傳裴遂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  
鬱茂武帝顧而歎曰裴為更生

又臨川王宏傳帝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  
夜出

取士廣叢書

至正金陵新志光宅寺本梁武帝故宅捨為宅雲光  
法師講法華經於寺每有花如飛雪滿空

南史天竺國傳會稽鄞縣開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  
敬脫暫迎還臺

又徐陵傳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為早就謂之顏  
回

建康實錄陳太建八年天台僧智者至都居瓦官寺  
徐陵重之詔住光宅寺

梁簡文帝集有遊光宅寺詩應令其起句云陪遊入  
舊豐雲氣鬱青蔥

梁元帝集有光宅寺大僧正法師碑

考五

沈約集有光宅寺剝下銘其詞略云既等漢高流連  
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所以永留聖迹垂之  
不朽

蕭帝寺

法光寺 鹿苑寺

蕭帝寺亦梁高祖所立也在光宅寺之旁寺額為蕭子  
雲書中有周子隱讀書臺佛殿前為郝氏窟梁德皇后  
化蟒處陳云今之蟒蛇倉也時雲法師主是寺任孝恭從之游講  
席甚盛至南唐改名法光寺宋曰鹿苑寺今之石觀音  
庵實其故址云

考證

蘇鶚杜陽雜編梁武帝好佛造浮圖命蕭子雲飛白

取士廣叢書

大書曰蕭寺及寺廢唐李約得一蕭字載歸以名齋  
景定建康志鹿苑寺舊名法光寺即梁蕭帝寺也在  
今城南隅寺有子隱臺周處築臺讀書處也佛殿前  
有郝氏窟舊傳郝皇后化蟒武帝冊為龍天王祠祀  
之即此

南史任孝恭傳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  
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

明慶寺

明慶寺在蔣山上梁天監六年後閣舍人王曇朗所造  
也寺內有泉水澈澄俗呼八功德水昔有高僧曇隱於  
此聞絲竹聲俄而泉出梁陳以來嘗取以供御愈疾寺

考五

九

後別有小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名為屏風嶺諸名流  
來遊者陳昭為製寺碑江總撰尚禪師墓銘王褒沈炯  
與庾肩吾周宏讓登覽賦詩姚察並受菩薩戒焉

考證

建康實錄天監六年置明慶寺後閣舍人王曇朗造  
去縣十八里寺內有泉清澈陳梁以前嘗取供御愈  
疾寺碑太子舍人陳昭之文

六朝事迹明慶寺在蔣山上寺後別有小嶺碧石青  
林幽邃如畫世人呼為屏風嶺有泉俗呼八功德水  
昔有高僧曇隱於其處忽聞絲竹音俄而泉出  
江總集有明慶寺尚禪師墓志銘又有游明慶寺詩

聖廟叢書

其警句云幽崖聳絕壁洞穴瀉飛泉

王褒集有明慶寺石壁詩其警句云夏水懸臺際秋

泉帶雨餘石生銘字長山久谷神虛

沈炯集有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宏讓遊明慶寺詩

其警句云馴鳥逐飯磬狎獸繞禪牀摘菊山無酒然

松夜有香

梁書姚察傳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

薩戒及官陳祿俸皆捨寺起造並追為禪師樹碑文

甚道麗

涅槃寺

涅槃寺梁天監七年沙門僧籠所造也

考五

十

翠微寺

翠微寺在涅槃寺後山頂天晴日朗望見廣陵城焉

考證

建康實錄天監七年置涅槃寺在縣北二十里沙門  
僧籠造峰頂又有翠微寺天朗晴日望見廣陵城在  
目

皇宅寺

皇宅寺在蔣陵梁天監八年於寺作佛會凡上士一百  
八人救沈約為捨身願疏焉

考證

沈約集有捨身願疏云大梁天監之八年在於新所

聖廟叢書

創蔣陵皇宅寺請佛及僧髮髻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八人

本業寺

本業寺在蔣山里梁天監九年比邛淨潔捨宅所造其側有謝靈運墓焉

**考證**

建康實錄天監九年置本業寺西去縣五十里比邛淨潔造在蔣山里

金陵梵刹志本業寺在麒麟門外東城地梁天監中

釋淨王捨宅為之案淨潔淨玉心有一誤

景定建康志謝靈運墓在上元縣東與本業寺相近

**考五**

解脱寺

寂樂院 百福院

解脱寺在太清里梁天監十年武帝為德皇后造欲其解脱惡業故寺以為名當去郝氏窟不遠也南唐起塔為寂樂院後改百福院宋為王綸功德寺焉

**考證**

建康實錄天監十年置解脱寺在縣西南六里武帝為德皇后造在太清里內

至正金陵新志百福院在城南五里梁天監中置名

解脱南唐以葬證寂禪師起塔因為寂樂院後改今

名宋為樞密王綸功德寺

淨名寺 資福寺

翼善寺

聖願叢書

淨名寺在東山一名土山晉謝安別墅之所在也本為資福院梁武帝改今額釋寶誌多往來其間為眾僧說法至明改為東山翼善寺云

**考證**

梁京師釋寶誌傳誌多來去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

金陵梵刹志東山翼善寺晉謝太傅高卧東山即其

處梁資福院武帝建淨名院神僧寶公說法其間宋

元改淨名寺明賜今額

幕府寺

秀巖院

幕府寺在幕府山晉元帝中興王丞相導建節駐軍之所寺不知何時所置案金陵梵刹志引國經明云梁天

**考五**

名同行一名聖游後改秀巖院嘉祐中又改寶林寺國朝如今名是幕府寺原委畢具不知孫氏何以遺之釋達摩嘗居於此後與梁祖語不合折葦渡江而去故山半有達摩洞後改為秀巖院云

**考證**

金陵梵刹志幕府寺晉元帝渡江王丞相建節駐軍於此後改秀巖院有達摩洞前可瞰江寺旁有蘆數

千枝相傳達摩折以渡江之餘

同行寺

聖游寺

秀巖院

寶林寺

案此堂併入前

幕府寺

梁天監初武帝與寶誌公登幕府山見林巒殊勝命建

聖願叢書

寺因名同行亦名聖游唐會昌中廢吳太和中復建名秀峰院宋嘉祐中改寶林寺法堂前有琪樹焉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寶林寺在城西北二十五里舊圖經云本同行寺梁天監中武帝與誌公同遊此山見林巒殊勝命建寺因名同行亦名聖遊寺事跡類編唐會昌中廢吳太和中復建後改為秀峰院至嘉祐中

改賜今額

宋梅摯集有寶林寺法堂前琪樹詩

法清寺

昭文精舍

法清寺在湖熟梁天監中建昭明太子讀書其中故有

米五

東湖讀書臺馬至宋又號昭文精舍云

**考證**

金陵梵刹志法清院在湖熟梁天監間建昭明太子讀書其中有東湖讀書臺宋淳熙中方拱辰扁昭文精舍元至正中改昭文書院今廢

永慶寺

白塔寺

永慶寺在冶城北梁天監中永慶公主所造也寺有碑塔又名白塔寺陳云此又一寺左為謝公墩實安石與王羲之登眺處咸豐兵火後塔燬寺尚存

**考證**

金陵梵刹志永慶寺在都城北門橋虎賁右衛中城

取上願叢書

地梁天監中永慶公主香火因名寺有塔又名白塔寺其地深僻林竹蒼翠蕭然野曠寺左數十武有謝公墩極登眺之勝

勸善寺

勸善寺梁天監十三年武帝為釋實誌造也是冬實誌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實誌於此寺中云

**考證**

建康實錄天監十三年置去縣西北十八里武帝為

實誌造

梁京師釋實誌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

米五

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

開善寺

蔣山寺

太平興國寺

靈谷寺

梁天監十三年冬葬釋實誌於鍾山獨龍阜仍即墓所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永定公主造浮圖五級於其上又賜玻璃珠以為塔表張僧繇為畫遺像其地實臨青溪雞鳴橋焉寺主有釋智藏設席開講門徒數百周宏正年少進難舉坐皆傾卒後蕭抱為書碑文陳武帝永定元年甘露降於松林寺僧采之以獻及後主幸鍾山召羣臣坐於寺西南敕張譏堅議折松枝以代塵尾其高致可想已遊覽賦詩者梁昭明太子湘東王繹而外陳陰鏗徐伯陽釋洪

取上願叢書

偃亦代不乏人也唐為寶公院宋為太平興國寺又為  
蔣山寺明因卜建孝陵乃移寺於東麓即今之靈谷禪  
林云

**考證**

梁京師釋寶誌傳天監十三年冬無疾而終葬於鍾  
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辭  
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

景定建康志太平興國寺注以定林寺前岡獨龍阜  
葬誌公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五級浮圖於其上  
塔名玩珠取龍玩珠之義十四年即塔前建開善寺  
今寺乃其地也唐乾符中改為寶公院

**考五**

**十五**

六朝事蹟寶公自少出家依於鍾山道林寺嘗持一  
錫杖杖縣刀尺及鏡拂之類由是知名死而將葬賜  
玻璃珠以飾塔表

貞觀公私畫史張僧繇畫誌公像於梁開善寺案即今之碑也

建康實錄青溪次南有雞鳴橋即輿地志所謂今新  
安寺東南出開善寺路度此橋

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傳開善智藏崇其德業請事  
師禮

梁書周宏正傳時有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  
百壽光省司義郎周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絞

堅廡叢書

髻踞而聽乘間進難舉坐皆傾  
至正金陵新志梁開善寺智藏法師碑普通三年蕭  
抱書

陳書高祖紀永定元年冬十一月己亥甘露降於鍾  
山松林彌滿巖谷開善寺沙門採之以獻

南史張譏傳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  
西南松林下敕譏豎義折松枝付譏曰以代麈尾

古詩紀梁昭明及元帝皆有開善寺法會詩元帝警  
句云牽蘿石下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烟生樓

半藏案此昭明開善法會詩非元帝  
又陰鏗徐伯陽釋洪偃皆有游鍾山開善寺詩鏗警

**考五**

**十六**

句云棟裏歸雲白窗外落暉紅古石何年卧枯樹幾  
春空

讀史方輿紀要引金陵記蔣山寺舊在山南梁曰開  
善寺宋曰太平興國寺後為蔣山寺明因孝陵奠焉

乃移於東麓賜名靈谷寺  
慶雲寺

慶雲寺在攝山梁天監末定林寺有佛牙為寺僧慧興  
所劫得寶藏之至承聖末其弟子慧志送於大丞相陳

霸先及陳永定元年十月詔出佛牙於杜姥宅設無遮  
大會焉

**考證**

堅廡叢書

景定建康志陳永定元年冬十月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高祖親出闕前禮拜初胡僧法獻於烏纏得之常在定林寺梁天監末為攝山慶雲寺沙門慧興保藏慧興將終以屬弟子慧志承聖末慧志密送於高祖

杜桂寺

梁天監中有杜桂二姓捨宅為寺因以杜桂為名寺有大鐘銘文可按也宋改香林寺移赤山西

考證

景定建康志引慶元志吳鍾記云梁天監中杜桂二卿平章朝政捨所居以為寺故從其姓以旌名

考五

七

至正金陵新志杜桂院在上元縣丹陽鄉乾道志云在城東南六十里南唐保大六年建在杜桂村因為院額今名香林寺又曰香林院在赤山西

觀音寺

觀音寺在黃干村梁天監中置宋廢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觀音院在城東六十里黃干村梁天監中置宋開寶八年廢

資聖寺

白都院

資聖寺在白都山側梁武帝所置也至元猶存謂之白都院云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資聖院在城西南六十里梁武帝置在白都山側俗呼白都院

佛壇寺

佛龕院 慈相院

佛壇寺在上公山梁所置也一名佛龕院亦謂之慈相云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佛龕院亦名慈相乾道志云在城西南六十里上公山梁佛壇寺基

永泰寺

淨果院

永泰寺在吉山南建於梁武帝時至南唐名為淨果院

考五

七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淨果院在城南五十里吉山南本梁永泰寺基南唐葬淨果大師超塔因名淨果院

天光寺

天光寺在同夏里梁武帝時所居也陸倕所製寺碑有云歌酒故邑賜復窮乎身世墮荒舊里高會止於當年始與兄弟同處之宅焉

考證

歐陽詢藝文類聚陸倕有天光寺碑

建陵寺

建陵寺莫詳所在梁時佛教大熾都下塔寺凡五百餘所每有碑志必請諸名士製銘故任孝恭有建陵寺刹下銘焉

考證

藝文類聚梁任孝恭有建陵寺刹下銘

棲隱寺

棲隱寺亦莫詳所在劉孝綽碑銘有云地雖舊宅其宇維新又云召崇且思羊碑猶泣遺愛伊何形於南邑似是丹陽尹因佛寺舊基而創此寺也

考證

考五

藝文類聚劉孝綽有棲隱寺碑

惠日寺

作慧

惠日寺在建康西尉定陰里吳宣明太子所創為西苑者也梁時有阮翻居之天監十八年捨宅造寺以惠日為名陳太建九年雷震惠日寺刹為象教將衰之兆或曰大同八年丹陽尹王齡造惠日寺在縣東二里或別是一寺不必強以為同云

考證

建康實錄運漕東曲折內池即吳太初宮西門外池吳宣明太子所創為西苑者也按其地今在惠日寺後僧相傳呼為果師墩

又天監十八年置惠日寺西南去縣二里阮翻捨宅造之在建西尉定陰里舊說云大同八年丹陽尹王齡造今在縣東二里

陳書宣帝紀太建九年秋七月己丑震慧日寺刹

大愛敬寺

壽靈寺

大愛敬寺在鍾山竹澗梁普通元年武帝為太祖文皇帝造越三年建七層靈塔大通四年又造旃檀像長一丈六尺方造寺時中書令王騫舊野在側有主尊賜田八十頃從求不得遂逼奪之寺既成敕蕭洽為製碑晉安王綱作刹下銘武帝嘗遊覽賦詩昭明太子和之太子復建讀書臺於山上江表上已多游於此又集名僧

考五

年

與東魏使李同軌講經寺中逮太清二年侯景作亂圍臺城邵陵王綸率眾入援與戰於愛敬寺其地遂成戰場矣唐改為禪院宋開寶中移入城因名壽靈寺云

考證

建康實錄普通元年置大愛敬寺西南去縣十八里武帝為太祖文皇帝造大通四年又造一丈六尺旃檀像

梁簡文帝大愛敬寺刹下銘序云乃於鍾山竹澗奉

為皇考太祖文皇帝造大愛敬寺又云以普通三年歲次壬寅二月癸巳朔八日庚午建七層靈塔梁書王騫傳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野在



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審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帝怒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

又蕭洽傳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大愛敬寺碑

古詩紀梁武帝有遊鍾山大愛敬寺詩及昭明太子和詩

南史東魏使李同軌來聘帝集名僧於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小品經引之與席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

至正金陵新志普濟寺西有梁昭明太子讀書臺即普通元年所置大愛敬寺基也

考五

廿一

又志梁武帝於鍾山西置大愛敬寺江表上已多遊於此

南史侯景傳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分遣百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

建康實錄太清二年十一月邵陵王綸入援京師乙酉戰於玄武湖東而保愛敬寺為賊所破

張邦基墨莊漫錄大愛敬寺在蔣山北高峰上唐廣明元年改愛敬禪院南唐改廣孝禪院宋開寶七年移入城名壽寧寺

神山寺

聖願叢書

神山寺梁昭明太子所造也晉安王綱製碑以紀之銘有云引葉成帷即樹為柱石砌危橫崖階斜豎其勝概猶可想見焉

考證

梁簡文帝神山寺碑序皇太子殿下標茲淨域置此伽藍

永明寺

永明寺在秣陵縣東南五十里梁普通元年南平襄王造唐初廢

考證

建康實錄普通元年置永明寺西北去縣五十里案寺記南平襄王造唐武德六年廢上元二年奉敕重造

考五

廿一

果願尼寺

果願寺在建康縣東北五十里尼所居也梁普通元年造

須陀寺

須陀寺梁普通元年東陽太守王均所造也在建康縣東北十七里

考證

建康實錄普通元年置果願尼寺西南去縣五十里東陽太守王均造須陀寺西南去縣十七里

聖願叢書

頭陀寺 天王院

頭陀寺在靖安鎮梁普通二年置宋建隆中改天王院  
云陳云此與蔣山之頭陀寺名同而寺不同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天王院在上元縣靖安鎮梁普通二年置初名頭陀寺宋建隆四年改今額

極信尼寺

極信尼寺在秣陵縣東南五十里鍾山西北梁普通三年後閻主書高僧猛所造也紹泰二年廢

**考證**

建康實錄普通三年造極信尼寺西北去縣五十里

考五

廿三

後閻主書高僧猛造在鍾山西北紹泰二年廢唐上元二年敕令重建

福靜寺

了緣塔院

福靜寺在鍾山之後梁普通三年定修義所造也南唐改為了緣塔院云

**考證**

建康實錄普通三年置福靜寺西北去縣六里定修義造

至正金陵新志了緣塔院乾道志云在鍾山後梁普通中置初為福靜寺南唐保大九年改今額

靜福寺

延福禪院

聖願叢書

靜福寺亦梁普通時置南唐改為延福禪院云

**考證**

至正金陵新志延福禪院乾道志云在城東南六十里梁普通中為靜福院南唐時修改今額

梁眾造寺

眾造寺在建康縣東北五十里梁普通五年後閻舍人吳慶之所造與齊寺同名而實非一寺焉辨見前注

**考證**

建康實錄普通五年置眾造寺西南去縣五十里後閻舍人吳慶之造

建業寺

考五

廿三

建業寺莫詳所始梁時寺僧愍嘗從昭明太子誥解二諦義焉

**考證**

梁昭明太子集有解二諦義並與建業寺僧愍諸答慈覺寺

慈覺寺梁昭明太子為母丁貴嬪造嘗於東宮掘得古鐘以施寺晉安王綱為啓上之又製寺碑以記焉

**考證**

梁簡文帝集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有云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堦昔處仍構寶階啓彝鐘於珠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壘魯祠現壁固以推茲孝感

聖願叢書

符此禎契將郭穴鄙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  
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慙李安之禍案蜀志諸葛武侯傳裴注引蜀記鎮南將軍劉弘觀亮故宅立榻表閣命太傅按李興為文即此事興一名安藝文類聚載此文作孝安孫陳因仍其誤今據伏惟覽啓增思蜀志改孝為李以法來者之感焉  
撫端深悲慟切視奩哀踰封篋又慈覺寺碑有云叨  
恩作牧豐結幽祇一訣椒慈長違寶幄風枝弗靜陟  
此何期祇奉儲訓謬茲刊撰

善覺寺

善覺寺在建康縣東太清里比邱尼所居也梁普通五  
年昭明太子為母丁貴嬪造未成而薨晉安王綱為太  
子卒構之其殿宇房廊創置奇絕武帝敕費銅造寺塔

考五

五

露盤並命監作舍人王曇明材官將軍沈徽御仗吳景  
等監看起刹又嘗幸寺案隨喜隨同歡喜也謝靈運與范光祿書隨喜何極  
矣此同梁武並未幸寺據此不審隨喜之義輕微為詞誤  
綱及湘東王繹皆製碑銘以記之及侯景亂後樂梁  
王大園第宅被焚遂廡居於寺中云

考證

建康實錄普通五年置善覺尼寺在縣東七里穆貴  
妃造其殿宇房廊創置奇絕元帝繹為寺碑

藝文類聚昭明太子簡文帝均有謝敕費銅造善  
覺寺露盤啓簡文啓有云主書陳聰奉宣敕旨垂費  
銅一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盤昭明啓有云陽

聖廟叢書

燧會景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又簡文帝謝敕使監善覺寺起刹啓有云臣綱啓伏  
見敕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官將軍沈徽御仗吳  
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塔事爰奉聖恩曲降神力命茲  
執事修斯長表又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有云即日  
輿駕幸善覺寺威神所逼金表建立藥泰清而特起  
接庫樓而上征又製善覺寺碑有云穆貴嬪宿植達  
因已於恆沙佛所經受記前緣婆娑降迹斯土光  
前絕後建茲福地乃於建康之太清里建善覺寺焉  
大通元年龍集己酉有令使立碑文未獲構謨居諸  
不息寒暑推移軒曜夙傾前星次掩歲在厥訾始得

考五

共

補綴

又梁元帝善覺寺碑銘有云銀城映沼金鈴響風露  
臺含月珠幡拂空

又梁武帝答晉安王謝幸善覺寺啓敕云汝所營建  
慈悲實利諸佛威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即使監立  
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此以為恨  
耳越敕

梁書諸王傳樂梁王大園亂後無居廡善覺佛寺人

以告王僧辯給船送往江陵

同泰寺

淨居寺 圓寂寺 法寶寺

同泰寺在宮城北掖門外路西本吳之後苑晉廷尉故

聖廟叢書

署也梁武帝以其地為寺於宮後別開一門名大通門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為名帝晨夕講議多由此門出入寺有浮圖九層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餘所東西般若臺各三層大佛閣七層璇璣殿外積石為山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所鑄十方金像十方銀像皆極壯麗自是無歲不幸寺講經設會捨身奉贖不可勝紀東魏使李同軌來聘乃集名僧於是寺及大愛敬寺講涅槃小品經道俗稱善晉安王綱有寺正智寂墓志又與諸文士庾肩吾王臺卿庾信等登望賦詩而寺碑刹銘則蕭洽虞荔為之文皆適勁迨中大同元年寺為天火所焚惟餘瑞儀柏殿乃更造十二層浮圖未就而侯

考五

廿

景亂作景園臺城其黨范桃棒據同泰寺則其寺邛墟矣寺前有醜石四各高丈餘俗呼為三品石南唐即其址為淨居寺又改園寂寺宋分其半為法寶寺云

考

建康實錄普通八年帝創同泰寺在宮後別開一門名大通門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為名帝晨夕講議多由此門寺在縣東六里帝初幸寺捨身改普通八年為大通元年又引輿地志寺在北掖門外路西寺南與臺隔抵廣莫門路西梁武帝普通中起是吳之後苑晉廷尉之地遷於六門外以其地為寺兼開左右營置四周池塹浮圖九層大殿六所小殿

聖願叢書

及堂十餘所宮各象日月之形禪窟禪房山林之內東西般若臺各三層築山構隴亘在西北柏殿在其東南有璇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為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起寺十餘年一旦震火焚寺惟餘瑞儀柏殿其餘畧盡即再構造而作十二層塔未就而侯景作亂帝為賊幽餒而崩

考五

廿

南史梁武帝紀普通八年三月幸同泰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眾說涅槃大會二月乙酉幸同泰寺升法座為四部眾說涅槃經十一月乙未幸同泰寺升法座為四部眾說般若經五年二月癸未幸同泰寺設四座大會升法座發金字般若經題大同元年三月丙寅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四月壬戌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並設無碍會三年三月戊寅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九月辛亥幸同泰寺設無碍法會十月壬午幸同泰寺設無碍法會四年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鑄十方金像設無碍法會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四月戊戌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經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太清元年三月庚子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帝釋御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以五明殿為房設素木牀葛帳土瓦器以用乙巳帝

聖願叢書

升光嚴重雲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遊  
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四月庚午羣臣以錢一億  
萬贖帝三請乃許丁亥帝服袈裟還宮

梁簡文帝集有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志銘又  
有望同泰寺浮圖詩其警句云日起光芒散風吹宮  
微殊露落盤恆滿桐生鳳不雛

庾肩吾集有詠同泰寺浮圖詩其警句云盤承雲表  
露鈴搖天上風又云周星疑更落漢夢似今通

王臺卿有和望同泰寺浮圖詩其警句云積拱承雕  
栊高檐挂珠網又云刻削生千變丹青圖萬象煙霞  
時出沒神仙乍來往庾信亦有是詩其警句云露晚

考五

〔先〕

盤猶滴珠朝光更明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河城

梁書蕭洽傳高祖令製同泰寺碑

藝文類聚陳虞荔有梁同泰寺刹下銘

讀史方輿紀要同泰寺在臺後苑中梁大通中建自  
是四捨身寺中大同十一年同泰寺浮圖災及侯景

圍臺城其黨范桃棒據同泰寺

六朝事迹同泰寺前有醜石四各高二丈餘俗呼為三  
品石

至正金陵新志同泰寺基楊吳順義中起千福院南  
唐改為淨居寺又改圓寂寺宋分其半為法寶寺

北寺

聖蹟叢書

北寺同泰寺之前院也以其在宮城北故曰北寺內有  
寅上人房占山水之勝王筠詩所云閒牖聽奔濤開窗  
延疊嶂洵足供人遊覽云

考證

金陵梵刹志引至正志同泰寺舊序梁大通元年初  
北寺寺在宮後開一門名大通

王筠集有北寺寅上人房望岫玩前池詩

清玄寺 清真寺

清玄寺在城北二十五里陳云當今觀音門外鐘山鄉梁大通元年  
置有古佛像建寺時所造也南唐改名清真寺云

考證

考五

〔先〕

至正金陵新志清真寺舊名清玄寺在城北二十五  
里梁大通元年置後廢南唐保大中復置又引慶元

志舊有梁時佛像建炎兵焚梁文曦清真寺詩有云  
遺像梁朝佛是也

園居尼寺

園居寺在林陵縣南四十五里比邛尼所居也梁大通  
元年舍人素願造

禪巖寺

禪巖寺在林陵縣南三十五里梁中大通元年嚴祛之  
造

法苑寺 廣化寺

聖蹟叢書

法苑寺一名廣化寺在林陵縣南五十里梁中大通五年張文造

**考證**

建康實錄梁大通元年置園居尼寺北去縣四十五里舍人袁顯造中大通元年置禪巖寺北去縣三十五里嚴祛之造貞觀六年廢上元二年敕重建中大通五年置法苑寺北去縣五十里案寺記張文造一作張文達造一名廣化寺貞觀六年廢上元二年敕重建

**大心寺**

大心寺未詳其所在梁伏挺被罪出家匿於其中遇赦乃出焉

**考五**

**卅**

**考證**

南史伏挺傳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

**華嚴寺**

華嚴寺亦未詳其所在梁時有長爪禪師為謝貞說法焉

**考證**

南史謝貞傳初貞父蘭以憂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暉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為貞說法

**方樂寺**

方樂寺在建康城東北六十里改名常樂院云

堅願叢書

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方樂院在城東北六十里

神泉鄉本梁方樂寺基南唐昇元元年重建今亦名常樂院

**東林寺**

東林寺未詳所在有智表法師多藏書梁湘東王繹嘗就寫得之

**考證**

金樓子聚書篇又就東林寺智表法師寫得書

**蔣山頭陀寺**

普濟寺

頭陀寺在蔣山北高峰頭陀巖前梁大同元年舍人石

**考五**

**卅**

興造高僧曇智居之寺後有應潮井宋徙置山下改名

普濟寺云

**考證**

建康實錄梁大同元年置頭陀寺東北去縣二十二

里陳云鍾山去縣無如此之遠舍人石興造

金樓子聚書篇又得頭陀寺曇智法師陰陽卜祝家

宅等書

至正金陵新志引慶元志梁寺後有頭陀巖可容數

十人

石邁古迹篇應潮井在蔣山頭陀寺佛殿後其井與

江湖相通盈縮常應案建康實錄置頭陀寺下引寺記云其寺在蔣山第一峯殿後

堅願叢書

有泉井與江淮水通隨潮水  
增減非常靈異累世仍舊

六朝事迹頭陀寺後徙置山下

景定建康志普濟寺梁頭陀寺宋治平中改賜今額

萬福尼寺

萬福尼寺梁大同元年吳僧暢造

本願尼寺

本願尼寺梁大同元年湘州刺史蕭環造

**考證**

建康實錄萬福尼寺北去縣十八里吳僧暢造本願  
尼寺湘州刺史蕭環造皆在梁大同元年

平等寺

考五

廿

平等寺未詳所在梁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泰寺設平  
等法會蓋建於是時也晉安王綱與湘東王繹書極言  
法會之盛劉潛有平等寺刹下銘焉

**考證**

建康實錄梁大同二年三月戊寅帝幸同泰寺設平  
等法會

梁簡文帝集有與湘東王繹書云昨旦平等法會中  
後無碍受持天儀臨席眸容親證拜伏案此文以親  
證為向下云

拜伏雖多疲勞頓  
遣孫陳並同其誤

藝文類聚劉潛有平等寺刹下銘

普光寺

堅願叢書

普光寺在建康縣西北八十里梁大同二年安豐縣令  
張延造

化成寺

化成寺在秣陵縣西南七十里梁大同二年縣令陶道  
宗造

宗造

慈恩寺

慈恩寺在建康縣西北二十五里梁大同二年邵陵王  
綸造

綸造

善業尼寺

善業尼寺在秣陵縣西南五十里梁大同二年蘭恪造

寒林寺

考五

廿

寒林寺在秣陵縣東南三十五里梁大同二年常侍陳  
景造

**考證**

建康實錄普光寺東南去縣八十里安豐縣令張延

造化成寺東北去縣七十里江甯縣令陶道宗造陳  
梁時無江甯  
縣當是秣陵

造善業尼寺東北去縣五十里蘭恪造寒林寺西北

去縣三十五里常侍陳景造皆在梁大同二年

金口寺

金口寺在秣陵縣東南八十五里金口里梁大同二年

建揚吳改靈鷲院宋改隆教院

靈鷲院 隆教院

堅願叢書

考

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隆教院在城東南八十五里梁大同二年建初號金口寺蓋里名也楊吳順義二年改靈鷲院治平元年改今額

福興寺 殊勝寺

福興寺在秣陵西南百里塘浦東銀湖北陳云當今梁之銅井鎮大同二年袁平造唐初釋道融徙於天竺山去故寺七里南唐改為塔院宋名殊勝寺至

國朝咸豐癸丑粵匪之亂寺始毀而唐張從申碑尚存

考

建康實錄大同二年置福興寺東北去縣百里袁平

考五

廿五

造

景定建康志福興寺碑唐張從申書額稱潤州上元縣陳云唐初金畧云福興寺梁大同二年之倣建也

本在塘浦之東銀湖之北有禪師釋道融以上元二

年建寺天竺遂移舊額於新居天竺在故寺東南七

里也

至正金陵新志引乾道志福興寺在城西南七十五

里天竺山下

又志殊勝寺在南門外本宋福興寺陳云福興梁置此云宋既誤

南唐後主葬昭禪師於此因名塔院宋改今額

天中寺

聖願叢書

考

天中寺梁太子綱所建武帝遣傳詔呂文強賈栢剎柱一口銅一萬斤供其營繕寺既成沈炯有從遊應令詩

考

梁簡文帝集有謝敷賚栢剎柱銅萬斤啓

古詩紀沈炯有從遊天中寺應令詩其警句云楊枝

生拱樹錫杖呪飛泉石座應朝講山龕擬夜禪

一乘寺 凹凸寺

一乘寺在丹陽縣東南六里梁大同三年邵陵王綸所

造也有沙門法才居之俄經侯景亂而寺燬至陳復建

尚書令江總捨書堂於寺寺門有凹凸花乃張僧繇以

考五

廿

天竺法染畫人因呼為凹凸寺云

考

建康實錄大同三年置一乘寺西北去縣六里邵陵

王綸造在丹陽縣之左隔邱舊開東門門對寺梁末

賊起遂延燒至陳尚書令江總捨書堂於寺今之堂

是也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迹其花乃天

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即平

世咸異之乃名凹凸寺

南史張譏傳有一乘寺沙門法才等皆傳其業

歸來寺

歸來寺未詳所在梁湘東王繹為製寺碑銘有云鈴隨

聖願叢書



風振盤依露注丹桂無枝朱楊自翦其規模亦極壯麗焉

藝文類聚梁元帝有歸來寺碑

飛流寺

飛流寺在鍾山有碑梁湘東王繹所撰也其文曰同符上隴望長安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職連鸞而如綺雜卉木而成帷實京師之大刹云

藝文類聚梁元帝有鍾山飛流寺碑

甘露鼓寺

甘露鼓寺未詳所在有敬脫法師開講於寺及卒梁太子綱為作墓銘焉

梁簡文帝集有甘露鼓寺敬脫法師墓志其銘辭曰

善堂間構燈王布席辯河流水辭峰積石

梁安寺

阮修容梁武帝後宮湘東王繹之母也躬勤禮佛自以私財於京師造梁安寺湘東王時製寺碑及刹下銘太子綱復撰釋迦文佛像銘云

金樓子后妃篇阮修容躬自禮千佛無隔冬夏人不

聖願叢書

堪其苦而不改其德常無蓄積必行信捨京師起梁安寺

梁元帝集有梁安寺碑其序略云空臺四柱隨仙衣而俱颺寶整三重映瑞圖而涵影旃檀散馥無復圓覺之風地涌神龕皆成多寶之塔又製梁安寺刹下銘有云神童戾止亟連翩於威鳳薩埵來遊屢徘徊於紺馬

梁簡文帝集有梁安寺釋迦文佛像銘其警句云信根有五覺枝云七仰福案仰福出張衡西京賦福同也從衣不從示考見匡錄正讀誤矣靈祇上生兜率

宣業寺

宣業寺亦阮修容所造也每大官供應並以施寺數年之中僧徒無不豐飽焉

金樓子后妃篇阮修容每大官供進並以準取錢織

毫以上皆施宣業寺數年之中僧徒眾食並是豐飽

福成寺

福成寺阮修容亦有資助在梁安宣業之次焉

定果寺

定果寺得阮修容資助與福成寺同

靈光寺

靈光寺亦阮修容捨施所及也故薨逝之日與梁安宣

聖願叢書

業福成定果諸寺皆號哭如喪私親焉

**考證**

金樓子后妃篇大同九年六月二日修容薨於江州之內寢信至京都梁安宣業福成定果靈光正覺諸寺同皆號哭如喪親戚焉

**履道寺**

履道寺在秣陵縣東南二十五里梁大同十一年貞威將軍給事後閤舍人章法護造

**渴寒寺**

渴寒寺亦在秣陵縣東南二十五里與履道寺同造

**考五**

考五

考五

建康實錄履道寺西北去縣二十五里案法宣集貞威將軍給事後閤舍人章法護造渴寒寺西北去縣二十五里皆置於大同十一年

**山齋寺**

謝氏世居烏衣巷梁尚書令謝舉湛深佛理宅內山齋泉石甚美遂捨以為寺焉

**考證**

南史謝舉傳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近自然

**到公寺**

到氏為南朝世族居近淮水梁時到溉為散騎常侍侍

堅廣叢書

中恆與弟洽共居一齋友愛甚篤洽卒後便捨為寺所得祿俸悉供寺用因斷腥羶朝夕禮誦及沒顏色如恆手屈二指佛道所謂得果云

**考證**

南史到溉傳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恆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將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及卒顏色如恆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景公寺**

景公不知何許人有寺在秣陵梁時江僧寶為之畫壁

考五

考五

**考證**

貞觀公私畫史梁景公寺在江甯有江僧寶畫

**幽巖寺**

幽巖寺在秣陵縣南四十里梁太清元年永康公主造

**青山幽巖寺**

大毗曇牛頭山佛窟寺僧也梁承聖二年入秣陵青山築寺亦名幽巖與天關遙相望云

**考證**

建康實錄梁太清元年置幽巖寺北去縣四十里永康公主造注引釋法論集牛頭山佛窟寺大毗曇師

堅廣叢書

傳云承聖二年法師入秣陵青山始創舍名幽巖與佛窟相去十里毗曇所立不云永康矣陳云建造之寺不必強合為一

儀香尼寺

儀香尼寺在秣陵縣東南五十里梁太清元年宮獲造

靈隱寺

靈隱寺在秣陵縣東南五十里梁太清二年吳待公造時侯景已圍臺城而梵宇猶建則以其地處偏僻為兵火所不及焉

考五

建康實錄梁太清元年立儀香尼寺西北去縣五十

考五

四

里宮獲造二年立靈隱寺西北去縣五十里吳待公

造

宣明寺

宣明寺比邨尼所居也梁太清之亂謝貞母出家於是

考

陳書謝貞傳太清之亂貞於江陵陷沒族兄暹逃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暹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

天皇寺

天皇寺梁簡文帝所建也內有柏堂張僧繇畫盧舍那

堅瓠叢書

佛及仲尼十哲像於壁唐會昌中賴以不毀焉案簡文帝所建及會昌中云云建康志皆未及此孫氏以意測也究當存疑

考

景定建康志天皇寺明帝所置也陳云南朝惟晉宋張僧繇不同時蓋此時侯景破簡文帝初蓋曰明帝也內有柏堂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爾及後代滅佛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不毀案此條見建康志拾遺

考五

四二

堅瓠叢書

南朝寺考卷六

貴池 劉世珩 葱石

陳

懷安寺

懷安寺陳初所建也在臺城之側江總為製刹下銘有云四聰睿后萬行了因運先玉鏡道茂金輪爰構靈刹地近重閨又云氛銷草木劫盡沙塵支提永固福業恆新變易東海長久北辰蓋侯景亂後之所創立云

藝文類聚

江總有懷安寺刹下銘

慧福尼寺

慧福寺比邶尼所居也陳文帝天嘉元有尼慧仙卒於寺陳景哲為書碑銘焉

歐陽修集

古錄慧福寺尼慧仙墓銘陳景哲書天嘉元年立在江甯

國勝寺

國勝寺在橫山北陳文帝初立章皇太后捨宅為之後徙於南門外落馬澗云

至正金陵新志

國勝寺在南門外落馬澗去城二里餘乾道志云舊在橫山北陳天嘉元年章后捨宅為

聖廟叢書

寺

楊都寺

楊都寺未詳其所在陳時有釋智愷為之

古詩紀釋

智愷俗姓曾氏住楊都寺卒於陳光大二年

棲靈寺

棲靈寺亦未詳其所在陳時有張善果畫壁焉

考證

貞觀公私畫史陳棲靈寺在江甯有張善果畫

大皇寺

大皇寺舊有刹陳宣帝太建十年為雷震燬後主禎明元年復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蓋陳亡之兆云

建康實錄陳太建十年六月大雨震大皇寺刹

陳書後主紀時江南妖異特眾帝乃自賣於寺為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陳云大皇寺太建中起見此應是重造

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

實田寺

實田寺在白山岡北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遣諸軍拒之而忠武將軍孔範屯於寺前未幾師潰而國亡

聖廟叢書

矣

**考**

陳書後主紀禎明三年遣驃騎大將軍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山岡孔範屯寶田寺

證聖寺

木平寺

證聖寺在運濟東南王安石詩云證聖南朝寺則必造自六朝時也宋呼為木平寺云

**考**

景定建康志證聖寺在行宮後南唐木平和尚居此寺故里俗至今呼為木平寺東有溝迤邐西北接運濟今堙塞僅存遺迹注王荆公詩云證聖南朝寺三年到百回不知牆下路今有幾荷開

寶城寺

衡陽寺

寶城寺在建康縣東北四十五里南朝古刹也唐改為衡陽寺云

**考**

至正金陵新志衡陽寺在上元縣清風鄉乾道志云衡陽資福禪院去城東北四十五里即古寶城寺基

陳云志稱古者必南朝寺也

義和寺不詳其所在有梁昭明太子書寺額

聖廟叢書

四元畏寺

四元畏寺亦不詳其所在有徐陵剎下銘

**考**

景定建康志石刻有義和寺額梁昭明太子書又有四元畏寺剎下銘陳徐陵撰其警句云金臺日麗玉殿雲平梵眾朝禮天歌夜清右二寺從陳本補

考六



聖廟叢書

〔清〕釋中恂修 羅用霖纂

重修昭覺寺志  
八卷首一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 重修昭覺寺志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光緒丙申仲夏開雕

重修昭覺寺志序

吾蜀名刹首推昭覺自唐迄宋代有名僧衣鉢相傳綿綿不絕朱明革命兵燹之後萬峯崛起響震坤維嗣法丈雪住持斯寺重振顏綱則有佛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寬竹峯潛修守仁諸大師續跋聯芳逮於今茲緒猶未墜

熙朝

顏賜藏經

宸翰盞錫光於禪林寺志之刻已二百餘年住持中恂師重加修

葺問序於余余惟象教東流  
千數百年矣迭經興廢而卒  
不滅者以有其實也寺以人  
興人存事舉末法陵替常流  
者多擔荷者少却有踞師子  
座鮮發圓音遺矩雖存循習

而已官紳檀越復少加意異  
俗方熾真風愈微雖然棟宇  
猶新原田未改法語垂矣清  
規具矣果克明心見性仰承  
先軌信受奉行說法利生竭  
情化導則亦遠繼鸞嶺宗風

昭代

中繼瑯石巖祖服近不愧  
開山嫡骨孫矣此志之修本  
述源流昭然在目使過現未  
來稽考有資誠不可以已而  
非虛食法王食者曩者明照  
大師有如來應化事蹟圖冊

之刻師今繼之亦猶數典不  
忘祖者矣

光緒二十二年秋九月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 國史

館協修加二級隨帶加一級  
邛州伍肇齡序



重脩昭覺寺志敘

成都北關外昭覺寺創於唐時  
初名建元及休夢了覺禪師卓  
錫於此易今名宋純白禪師改  
寺為叢林續得圓悟勤禪師大

重脩昭覺寺志

卷一序

啟灑宇四方擔簦偕來其後代  
有傳人本

朝雍正時了元禪師名達

九重乾隆時曾加封圓悟謚真覺並

賜北藏經全部寺極宏敞僧眾常

住數百人蜀省一大刹也余丙

申年主講尊經書院偕任崧生  
世丈往遊住持中恂師以重脩  
寺志囑余序余言不足為志重  
惟師意良殷崧生世丈又以書

重脩昭覺寺志

卷一序

介紹不得不書數語余謂佛四  
十九年說法未曾道著一字本  
無佛相何有於法法且不立何  
有於寺志地水火風成壞變在  
如一刹那況文字因緣夢幻泡

影徒增起滅礙大光明然佛又  
言不壞世間相而說一切法有  
世相即有僧眾有僧眾即有寺  
刹有寺刹即有志書脩之補之  
固其宜矣圓悟移曹溪一滴水

灑向岷江會城流入吳楚霑溉  
千億會得一口吸盡不會得只  
是斷港絕潢縱饒橫擔柳栗踏  
破芒鞋無飲水處師紹法有年  
所以嗣丈雪者即所以嗣圓悟

於余意當不遐棄他日大室展  
坐願喫師棒喝也

賜進士出身四品銜戶部主事加

五級寶應劉嶽雲敘並書



重修昭覺寺志鑒定官銜纂修校理姓氏

鑒定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劉鶴齡

賜進士出身四品銜戶部主事加五級尊經書院掌院劉嶽雲

主修

本堂 據座方 丈釋中恂

纂修

成 都 文 生羅用霖

繪圖

重修昭覺寺志

卷首 鑒定官銜

三

成 都 文 生杜蔭喬

協修

首座法達 西堂清風 後堂源桂 堂主印宏

都監法性 維那福桂 書記萬齡 書記隆靜

採訪

監院傳經 副寺海文 庫房圓安 藏主通現

典座續量 知客昌海 知藏法妙 糾察昌明

校對

殿主普泐 值歲普全 僧值常安 衣鉢崇心

寮元覺超 監修宏道 知眾廣自 監收真麟

監收融渡

督刊經理

記錄心智 燒香融觀 侍者覺元 湯藥真齡

書狀洪端 請客心印 行者如海 雜務通山

雜務智明 雜務德星

清繕

知藏如寂 照客妙空 刊刻新開寺陳興順

重修昭覺寺志

卷首 校理姓氏

四

重修昭覺寺志目次

本堂方丈 釋中恂 主修

成都文生 羅用霖 纂修

卷首

序

例言

原序

圖考

卷一

重修昭覺寺志

宸翰 附恩朝勅賜

卷一 目次

名勝

山川 附脈勢

水利

寺院 附界址

古蹟

卷二

禪燈 附行實

卷三

經籍

藝文 勅記

卷四

藝文 序

卷五

藝文 疏引跋啓書緣起

卷六

藝文 詩

卷七

重修昭覺寺志

藝文 歌頌贊法語塔銘雜著

卷一 目次

卷八

餘聞

補遺

書後

重修昭覺寺志卷首

凡例

一 昭覺舊志係丈雪老人纂輯略志大概此次重修略做志乘體例分門別類便於稽核瑣屑之譏誠所不免閱者諒之

上諭

宸翰恭錄

國朝冠首附以歷代勅賜弁冕各類以誌殊榮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凡例

一

一 舊志山川詳略不一此次詳加考核分注其下

並附脈勢另繪全圖以便流覽

一 昭覺近寺古蹟舊志未載茲編廣為搜羅證諸

邑志詢諸耆老一一符合方始收入以期詳明

便於稽考

一 舊志未載水利茲詳考邑志從流溯源逐一

注並附碑記於後便於詳查足知水源之所自

另繪一圖以載卷首

一 昭覺為西南第一叢林自唐宋元明迄於

國朝歷千有餘載其間代出禪宗或見於傳燈錄或見

於高僧傳以及傳法正宗五燈緒略各書茲撮

其必繫昭覺者列於禪燈一類以徵衣鉢源流

一 藝文必有關故實者方始選燈或因事著或因

人傳或以地存至一切無與昭覺之作有雖有

佳篇概從割愛

一 齊諧志怪世說標新合為餘聞以資博覽然必

確而有據典而有徵為大雅所共聞者一切荒

渺無稽略而弗取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凡例

二

一 藝文或得之於斷簡零篇或獲之於殘碑片碣

魯魚亥豕悉闕疑焉辨聞別陶均望覽者

一 歐公舊史原有補篇馬氏新書豈無續稿容俟

續得統為補遺附於卷末以期無憾

原序

天下山原挺秀而插漢者未有如蜀之崛天下劫  
 運倅掠而慘怛者未有如蜀之酷天下性情恬傲  
 而操急者未有如蜀之獨夫非天與人與乃地脈  
 矯暴之所使然故人亦以之靈壽亦以之登慧亦  
 以之臻德亦以之深其完貞耿介物我生聚種種  
 亦肖之竊彼滄桑浮逼千年九易乃水勢濤濤之  
 迅也爰聲色無半餉之甯隄壩無經秋之固故富  
 亦以之勻貴亦以之清細亦以之淨素亦以之敦  
 所以儒釋之徒唱道於東南者廣留遊於海外者  
 衆詎筏鷁之功乃坎離默運流注而彈撥者也如  
 醉之不啻留滄留茲土非金鷄銜粟亦乘悲願輪  
 白白滴滴晝茅宵絢拮据廿載噫勞我以生則大  
 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百工竣已寺志刊  
 矣往事新營弁於簡端俾末學初知識鐸音如斯  
 夫化化矣設一向處於無刦無鋒安佚之域則矜  
 驕繆戀流而忘返猶如醉人焉有此番謹惕者哉  
 時戊午長至日七十叟丈雪手造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原序

一

光緒丙申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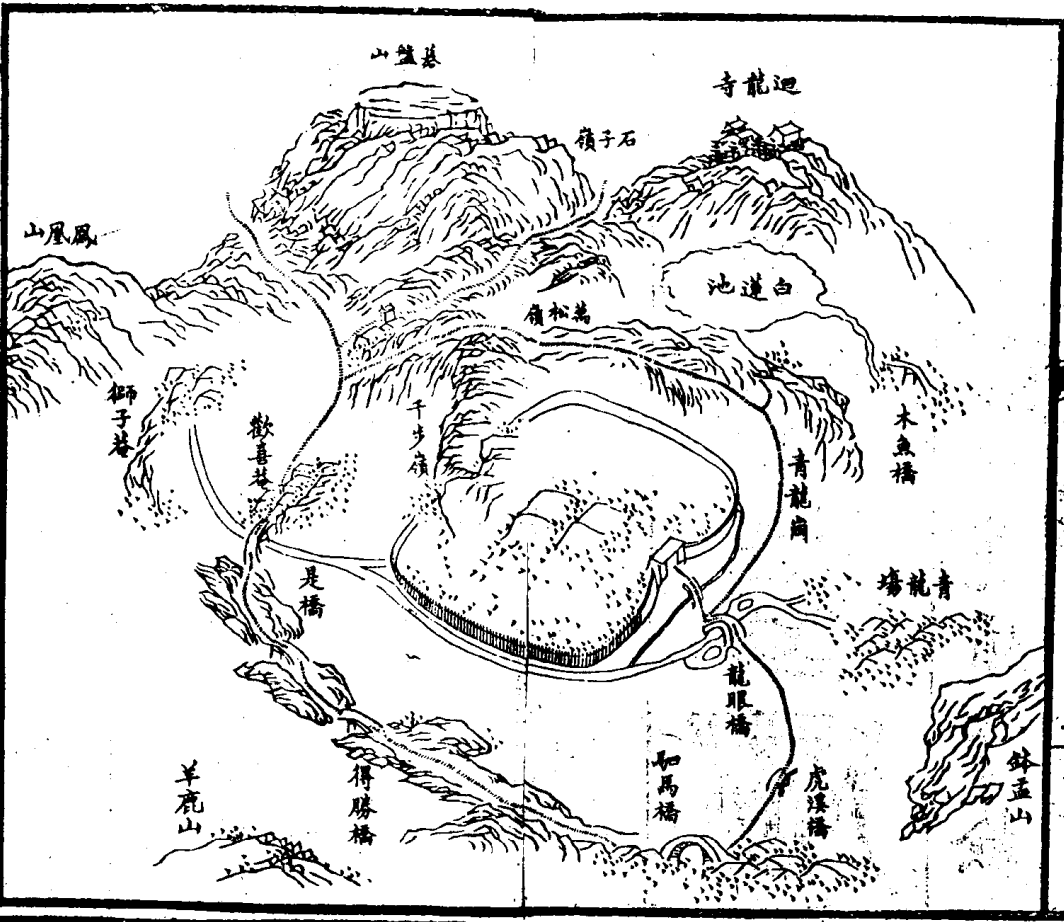
昭覺寺全圖

澱溪趙墳署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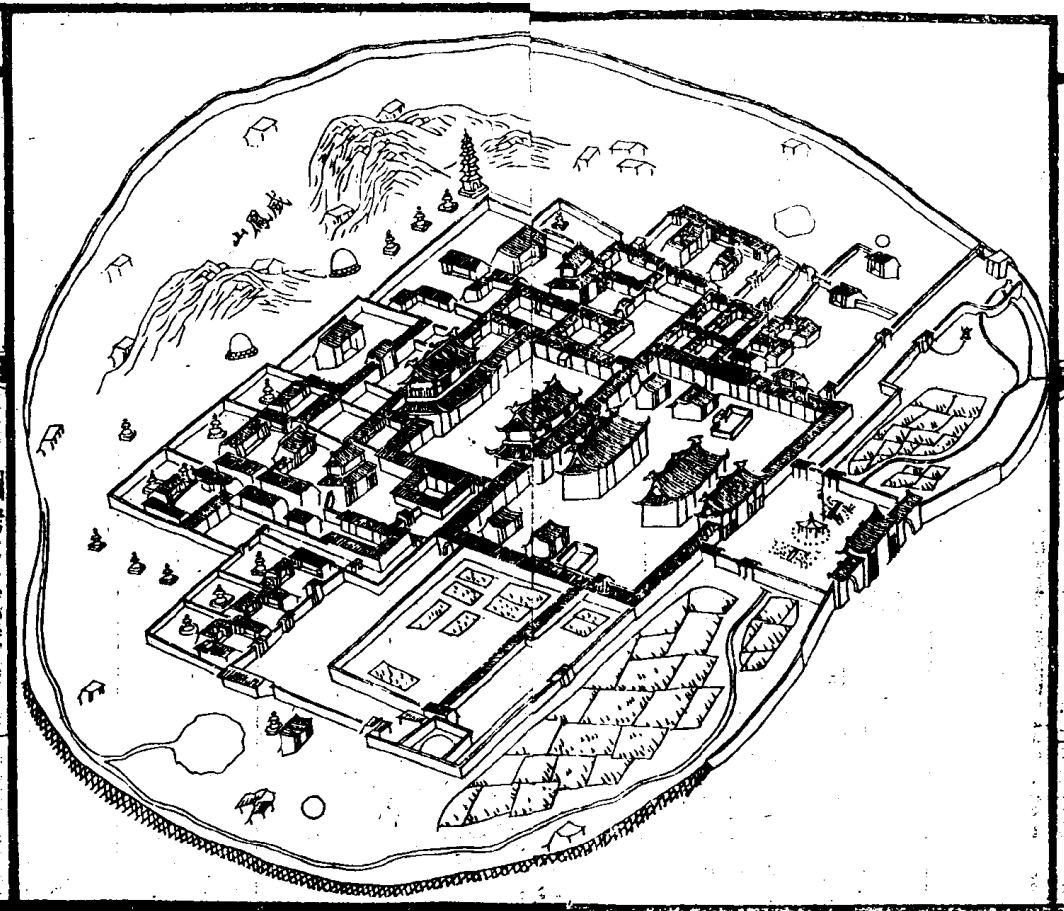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圖考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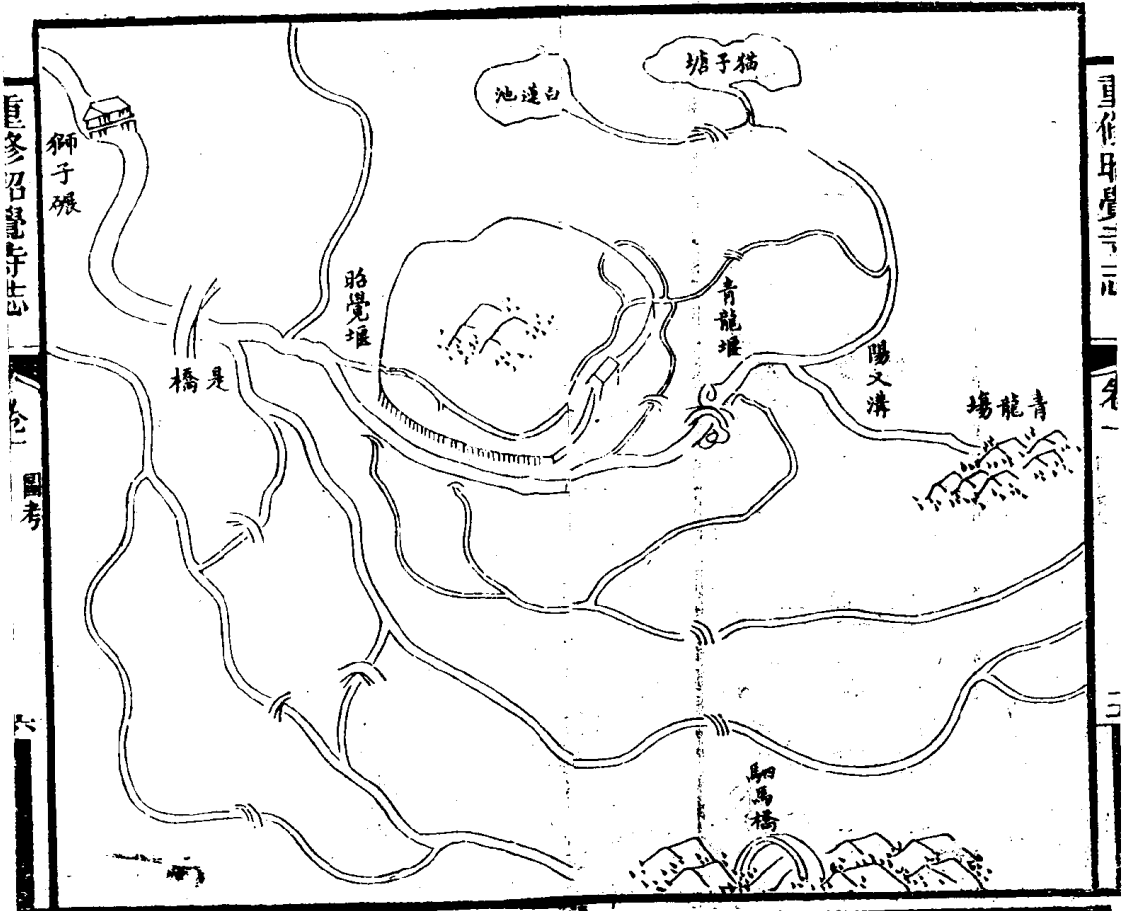


殿宇全圖



水利全圖





巨野縣志卷之三

圖考

六

巨野縣志卷之三

圖考

三

威鳳凌霄

巨野縣志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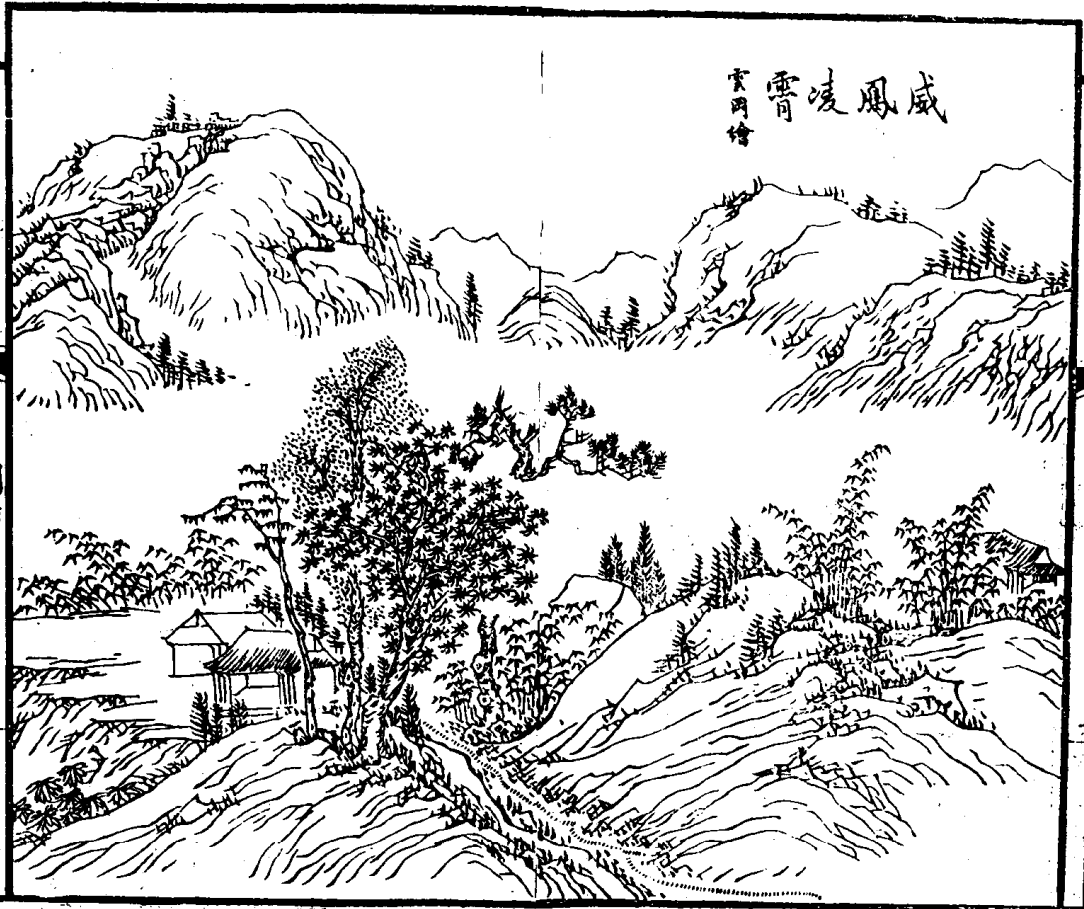
圖考

七

巨野縣志卷之三

圖考

二



經櫻楨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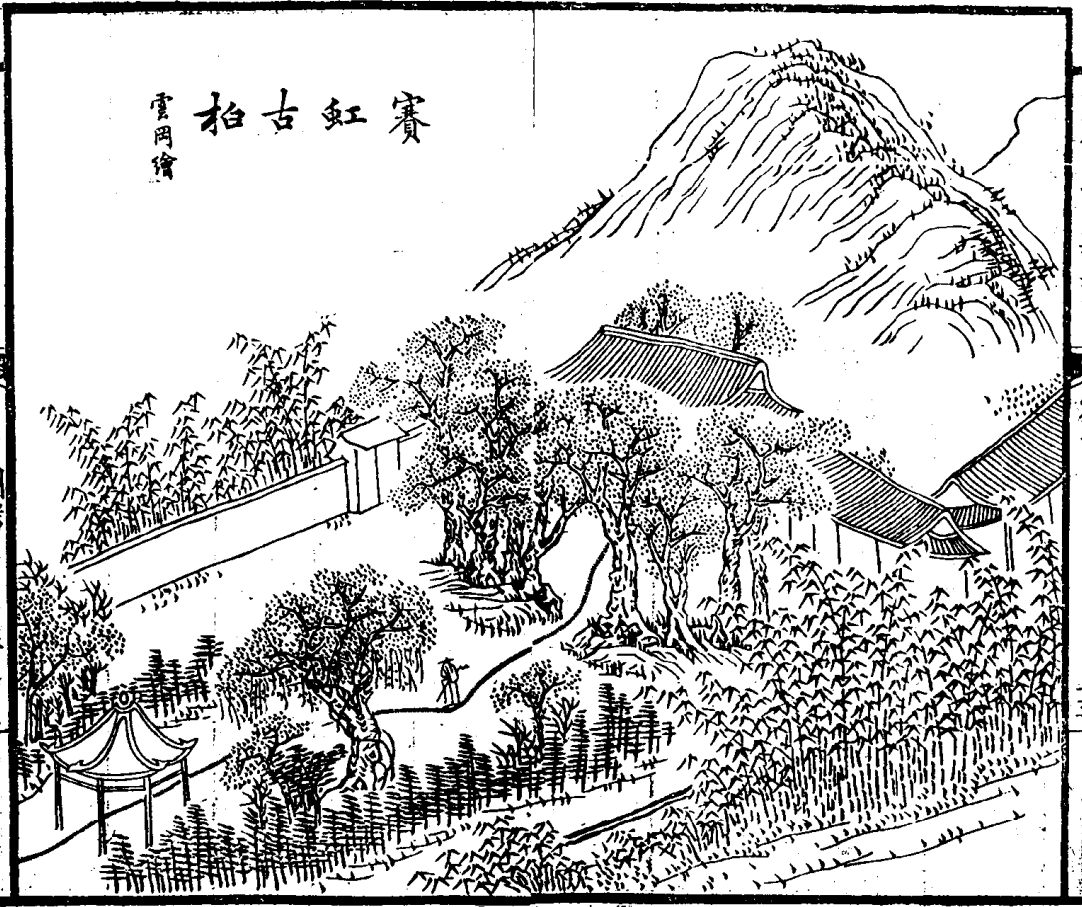
經樓積翠  
寶閣繪



萬領青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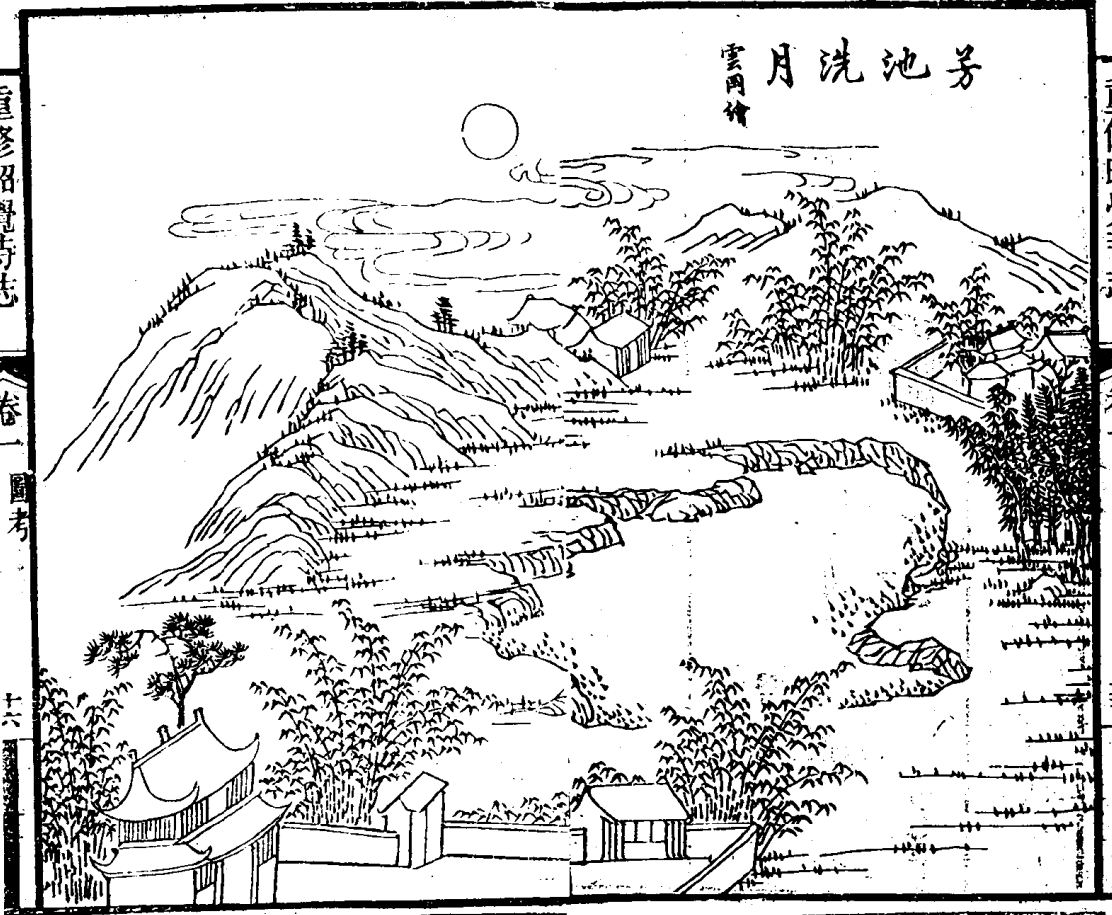
賽  
虹  
古  
栢



賽虹古柏  
雲岡繪

芳池洗月

芳池洗月雲岡繪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圖考

十六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三

罕堵藏雲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圖考

七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七

雲巖堵窳  
雲岡繪



佛井蓮亭

佛井蓮華  
聖同依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圖考

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圖考

三

石橋木魚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圖考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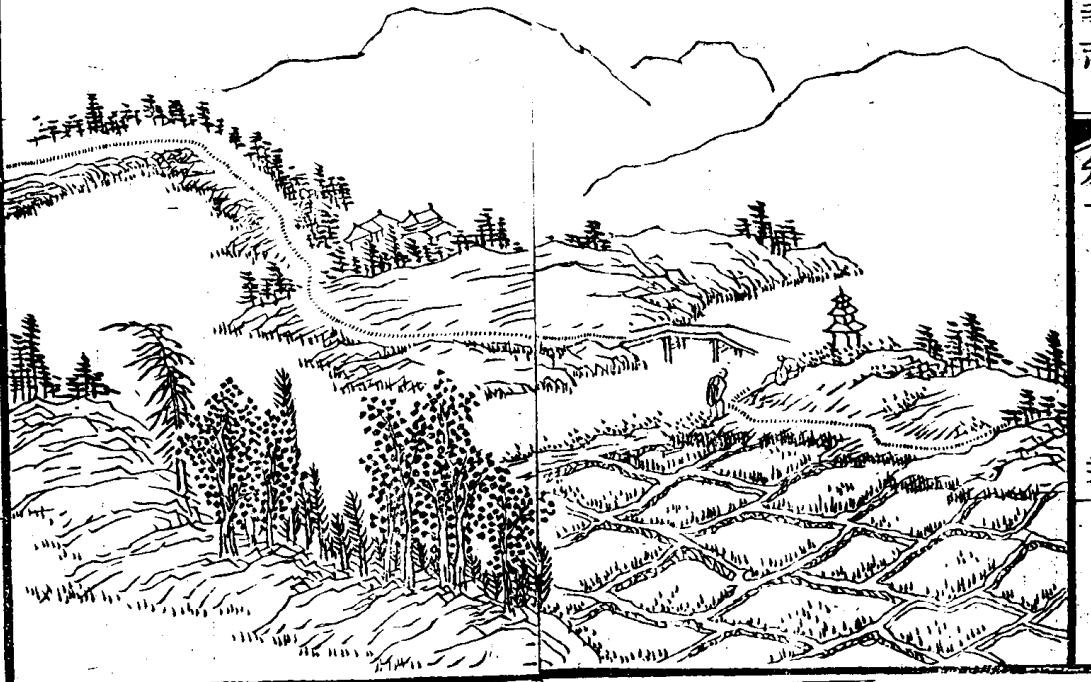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圖考

三



石橋木魚  
雲岡繪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圖考

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十

三

重修昭覺寺志卷一

宸翰 後附歷朝勅賜

寺開唐宋法肇元明李暉紀事蕭遠題名紫衣罷

錫佛牙褒榮遞及

盛朝賚予頻旌

龍章渥荷

鳳藻歌廣宣黃墨妙飛白書精志

宸翰

康熙三十八年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宸翰

聖祖仁皇帝

御賜藥師經一卷

御賜金剛經一卷

御賜大雲輪請雨經一部

御書描金心經一卷

御賜匾額一方

御題法界精嚴四字懸掛

御書樓正中

御題律詩一首



入門不見寺十里聽松風香氣飄金界清陰帶碧空

霜皮僧臘老天籟梵聲通咫尺蓬萊樹春光共鬱蔥

雍正十三年

世宗憲皇帝

勅賜圓悟真覺禪師加諡明宗真覺禪師

欽命果親王來蜀臨寺修塔並重建修真祠

王書匾額二方

一真實不虛懸掛寺之先覺堂

一從這裏入懸掛寺之說法堂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宸翰

王題碑偈三通豎立

御書樓下並題楹聯詳載寺院志

乾隆五年

高宗純皇帝

御賜御製北藏經帙全藏

御賜紫衣龍袍一襲並

欽頒弘範戒儀全部

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丁寶楨奏自軍興以來昭覺寺僧通朗等勉積焚獻

之餘照例捐輸津貼自咸豐初年至今共繳銀九千六百七十餘兩又繳夫馬錢一萬餘緡光緒六年舉辦積穀尤能推廣神麻實屬急公向善士民人等例得請獎惟方外梵行無所用其獎勵而所出之財又皆出於神惠合無仰懇頒發匾額以示旌揚等語四川省城北關外有昭覺寺供奉釋迦佛康熙乾隆年間曾經

欽頒匾額經卷茲據該督奏請即着南書房翰林恭書匾額一方交丁寶楨祇領敬謹懸掛欽此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宸翰

三

賜龍象神通四字恭懸紺殿中簷

增附歷朝勅賜

唐

乾符丁酉歲宣宗皇帝詔休夢禪師應對稱旨劍南節度使崔公安潛奏請改建元寺名勅賜昭覺寺額並賜紫衣一襲有丞相蕭遘題名泐碑記其事

僖宗皇帝出狩駐蹕西川詔休夢禪師說無上乘法若麟德殿故事由是開沃聖慮握乾綱而不動

運輪神力迴天步而高引玉鑾反正而帝眷彌深勅賜紫磨衲衣三事龍鳳氍毹毯一榻寶器盛辟支佛牙一函並賜號了覺禪師

宋

大中祥符戊申歲延美禪師承領任持三十餘載食不兼味衣不重繭言必諦信行必總持戒律精嚴後勅賜延美禪師有榮州刺史李旼記其事記載藝文

紹興初高宗皇帝詔改昭覺為叢林勅黃到請園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宸翰

四

悟克勤禪師開堂禪師於紹興五年八月示寂荼毘時齒舌不壞五色舍利無數併塔於威鳳山賜謚真覺禪師勅載藝文

明

洪武二十七年太祖皇帝以智潤禪師戒行高潔蜀獻王迎主法席賜號光照禪師

重修昭覺寺志卷一

名勝

玉壘炳靈金沙毓瑞佛宇崇宏梵天幽邃勝紀三  
都名高諸寺水繞琉璃山環翡翠覺苑大觀禪林  
福地法界精嚴至哉

御賜志名勝

昭覺寺成都福地在北之隅宋李暉重修昭覺寺記

如登般若之案似升毘尼之室樹繞七重塵無一

點信花界之勝果錦江之福田者焉同上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名勝

昭覺寺者錦城一大禪刹也自丈雪老人起而興

之厥後善才輩出而鹿苑紺林之盛甲於諸峯

國朝方積昭覺記

昭覺居威鳳之前四維山環水繞佳氣鬱葱實為

蓉城屏藩國朝李翀齊昭覺記

紺殿倚雲金身撐漢誠海內莊嚴之勝境西蜀禪

林之大觀也同上

江漢炳靈岷峩毓秀國朝李道開昭覺記

昭覺寺成都古刹傳不二法門其為大乘禪宗名

冠諸梵境固已久矣國朝姚令儀昭覺記

梵天幽奧佛宇崇深同上

昭覺為吾蜀名藍大唐了覺實始開山國朝張崇樸昭覺塔院記

稽古昭覺蜀山首錫創自唐宋盛於皇清定鼎之

初唐煥章昭覺記

世閱五朝法延八代同上

如水赴壑湧殿飛樓儼若天宮下移人世佛窻行業記

昭覺為益部禪林大觀梁顯陟昭覺記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名勝

丹垣祇樹林遷逸望何極吳省欽昭覺詩

昭覺闕靈異盤旋莫井躔董明命昭覺詩

重修昭覺寺志卷一

山川 附脈勢

六橋帶襟四山環綺威鳳嶽奇賽虹邇迤千步映  
松萬年流芷龍眼標名虎溪誌美玉帶縈紆土門  
奇傀選勝尋幽云胡不喜志山川

鳳凰山 寺西十里一名學射山名勝志昔劉主  
禪學射於此故名即寺龍之太祖山其脈由玉  
壘蜿蜒而來由灌口經郫邑循沱江而下至成  
邑西北十五里嶮然特起左右開翅作飛鳳形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山川

此山之名所由昉也

募盤山 寺北十里即寺之少祖山其脈由鳳凰  
山迤邐而下經天迴鎮過峽由皇恩寺山頂一  
峯形如募盤故名

石子嶺 寺北十里募盤山之東即寺之少祖山  
左障

土門山 寺西北十二里募盤山之西即寺之少  
祖山右障

萬松嶺 募盤山之下即寺之來脈處曲折至寺

十里長松凌雲蔽日望之蔥鬱如山大者數十  
圍小者十餘圍皆數百年物每濤聲一動則聲  
聞十里

千步嶺 寺北一里許即寺之入脈處由寺後至  
嶺約千步

威鳳山 寺內先覺堂後即寺之起頂處平開兩  
翅形如威鳳故名上有圓悟明宗真覺禪師墓  
塔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山川

青龍崗 寺東一里長亘三里許至水口猫子塘  
止即寺之左砂青龍場在其下

羊鹿山 寺西里餘循落鳳橋而下與青龍崗對  
峙即寺之右砂

鉢盂山 寺南五里形如鉢盂即寺之朝案

歡喜坡 寺右里許

馮家垵 寺西三里即古清風精舍故址

昇仙水 成都記城北有昇仙山昇仙水出焉相  
傳三月三日張伯子道成得上帝詔駕赤文於  
苑於此上昇按昇仙水即今昭覺堰中支水由

寺右繞龍眼橋下青龍場有昇仙橋跨其上

白蓮池 寺西北六里橫徑約八百畝丈雪老人

種白蓮於此今則瀦以溉田

放生池 寺內開山塔院之前池中蓄甲介之屬

池上飼羽毛之類種種異狀有極生平所未觀

者然皆檀越放生生物也

洗月池 寺內龍王井側廣可二畝澄清澈底游

魚可數每當月夜分外光明

蓮花池 寺內佛冤和尚塔院之側池中有白赤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山川

三

碧蓮花三種雜以菱芡水蓼之屬開時爛熳如

錦池側舊有浣蓮亭今圯

龍眼池 寺前龍眼橋下池中二洲分列左右曲

水環抱如龍眼然

萬年池 寺西南一里許一泓湛然經冬不涸

八德池 寺內天王殿前八角亭下

玉帶橋 寺前水環如帶故名

賽虹橋 寺中金剛殿內其上有亭 國朝戴宏

烈題池流入德四字書法遒勁

虎溪橋 寺南三里原名聚沙橋 國朝福公康

安督川時與道魁和尚友善恒相往來日暮公

歸師送之談次不覺至橋公曰已至虎溪可返

矣由是得名一時傳為佳話公有虎溪橋詩

藝文

龍眼橋 寺前龍眼池上跨昇仙水

是橋 寺北二里歡喜坡下跨昭覺堰水

木魚橋 寺東五里時有木魚之聲由橋中出遠

近皆聞蹤之寂然故名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山川

四

重修昭覺寺志卷一

水利

大禹導江李冰鑿堰潤彼淳阜渥茲平衍石遞功  
高昭覺名擅樂利咸沾沃饒普徧百穀用成三時  
不變卓哉醉公至今稱羨志水利

石遞堰 卽石梯堰寺西四十里屬郟邑康熙二

年丈雪大師卓錫歸來寺經甲申之變概爲煨

燼領衆赤手草創茅屋數間時廉訪朱公鹿門

李公助師農器鄰里假牛助耕由是墾荒種菽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水利

兵燹之後人烟乏絕且所墾之地概屬旱土不

能種穀師躬溯水源由寺西洪門堰經螭蟹等

堰上至太和場之石梯堰往返旬日因見上流

之水由太和場直達鳳凰山經獅子菴過羊鹿

山下入駟馬橋大河而寺田並無溝渠相通師

始稟官立案率衆開渠由洪門堰過歡喜坡循

寺右築堤五百丈引水繞左經龍眼橋昇仙橋

而下計長十五里渠成而水不能暢發乃備鐵

糧領緇衆至太和場石梯堰躬操畚耜僧衆行

立以次遞石閱百二十日堰成故名石遞自是

水源暢達傍渠田畝變爲沃壤者不下數十萬

頃兵民交慶餘水猶能沾溉下游使下之基址

旱地俱成水田師之功亦偉矣哉迄今二百餘

年歲至春分開堰時石遞總長預帖先請寺僧

僧至行禮畢以次總散行禮後方始開堰蓋不

忘所自故也寺田堰費每年五千五百零五文

存堰底錢三百串年出息錢三十六千文祭堰

時並交總長手如例餘詳曾紹先昭覺水堰緣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水利

起

附曾紹先水堰記

竊思木有水有源也蓋成華東北隅上下兩

壩糧田之水緣起昭覺夫源頭活水而源遠

流長接續都江由來遠矣自灌縣流轉崇甯新

繁縣縣從流而下穿山透石分流石梯堰者歷

今代有傳焉而水之源方灌溉成邑頭二三四

六甲用畢水歸昭覺入大堰分布流通惟華陽

獨居水尾上流下接一定章程從無顛倒錯亂

自國朝定鼎以來昭覺寺側無河道溝渠而飲流伏地

由鳳凰山到落鳳橋通獅子菴直達羊鹿山歸

驪馬橋下河沿途形勝宛在爾時開山丈雪老

官立案心存濟世博羈生靈功莫大焉後世企

慕互相瞻爰在當前之際地廣人稀賴和尚率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水利

三

領僧衆躬至鄉縣石梯堰始末原由名曰昭覺堰者今古流傳肇自斯焉而堰水之原由石邊之水築堤包環之邊建立水碾一座以鎮山門木口查康熙三十四年寺僧稟懇成華縣主王案下隨帶工房書役親臨勘丈堰堤河口只有案牘無有碑銘後人不得而知越至雍正六年分設華陽一縣分爲兩縣成都百姓居上華陽百姓在下需用昭覺餘水繁多水路愈行愈遠派之林藪基址旱地俱以成作水田再於雍正九年川省巡撫旱地俱以成作水田再於雍...

前曾袁繼之於後在後之覽者概可知矣况余朽年已七袞有加慮後年深久遠失其統序故特書水源顛末著於昭覺待其同事人洞鑒而爲之記若夫水源原是上流下接盈科而後進有一定規則勿得強爭內有不遵者授鳴堰長赴昭覺寺執牌稟官責斥嘉慶十五年十月望九日曾紹先書於昭覺客堂

昭覺堰 寺右西北角引渠經八角亭徑達東脚門外以爲安車灌溉高田之用堰上餘水則有古泮缺下流馴馬橋大河時有下壩糧民曾在位等因彼處田疇係華陽油子府河尾水灌溉維艱遂邀下壩人等上寺懇乞蒙丈雪方丈

概允遂將餘水緣寺右捐田開渠循寺右堤下遠至寺左下壩入華陽界道光六年被旱華邑糧民謝重輝與寺佃鍾貴鳳因水爭訟僞捏合同前 趙主勘明勸寺僧去閘板二塊只用一塊一尺爲率餘水二尺漫過讓與下游謝重輝等灌溉至咸豐三年再早下游鄭國祥復執僞約爭控蒙 各大憲委員王 縣主鄭復勘仍照趙主前斷立案告示附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水利

四

邑侯鄭 爲照案出示曉諭事案據昭覺寺僧心星等與監生鄭國祥等爭分堰水互相上控



一案先後奉督憲裕藩憲楊道憲俞  
 府憲俞批飭勸諭並奉泉憲胡委員會勘  
 審訊等因當經本縣會同委員侯補縣正堂王  
 帶同兩造形驗約據親詣控爭處所悉心勘訊  
 緣昭覺寺內有田數千畝在鄧國祥等糧田之  
 上康熙年間寺僧丈雪捐地由洪門堰開渠水  
 溝一道其水至西北經寺西達於東南約長三  
 里有奇又於堰堤東邊接開橫溝二道一溝由  
 寺後橫溝流入寺穿過山麓用水車接引灌漑山  
 田一溝東流入寺穿過山麓用水車接引灌漑山  
 畝任由東南流入大堰因橫溝地高大堰地低  
 相去約尺許復於堰中建立石閘一座下開木  
 板蓄水與橫溝相平使堰水分流入溝餘水由  
 板上湧流灌漑下游堰田舊名昭覺堰歷來無  
 異道光六年天時亢旱堰水淺少寺佃鍾貴鳳  
 等在開門安放水板二塊致水不能下流下游  
 田畝無水栽種糧戶謝重輝等控合同以寺田  
 只准清明前開水清明後不得用閘等情赴縣  
 控爭經趙前縣勘訊斷令寺僧准開板以尺  
 寬為率上開不得加增下堰不得抽挖取完  
 案歷年雨暘時若僧俗相安咸豐三年五月間  
 天旱水涸該處田畝乏水栽種下游糧戶鄭國  
 祥等復執合同不准寺佃用板開水與寺僧心  
 量等赴縣互控李前縣未辦合同真偽斷令照  
 合同以清明為期清明前未辦合同真偽斷令照  
 行撤去僧心量等不肯具結徐前縣覆訊仍以  
 合同為據斷於小滿前五日撤板過後不准開  
 放僧心量等以每年堰水發有旱澁若以節令  
 為限萬一水較遲恐於栽種無礙况小滿前小  
 春尚未收穫完畢田不栽秧無需堰水倘撤去  
 閘板堰水不得分流入溝寺田必至荒廢即與  
 鄭國祥等先後上赴查藩臬道府憲嚴門互  
 控批委前因本縣會同委員王親詣履勘用簽  
 插量溝高於堰約一尺許投物試驗水勢約三  
 分入溝七分歸堰飭令撤去閘板則橫溝之水  
 盡橫流入堰非用木板截開堰水實難分流入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水利

五

溝復弔驗各約訊悉前情查該處水堰本係寺  
 僧丈雪捐地開挖即嘉慶十五年堰長會紹先  
 水堰記內曾經註明其堰始於丈雪彼時去古  
 未遠似非無徵况堰名昭覺循名責實其為寺  
 僧所開甚屬可信且開堰原為灌田起見豈有  
 開堰者反不准其開放之理詳察案情不特鄭  
 國祥等合同係從前糧戶謝重輝控造即各前  
 縣斷以清明小滿從前糧戶謝重輝控造即各前  
 訊得實自應仍照趙前縣原斷無論堰水大小  
 准寺僧於開門用木板開水引灌漑寺田其木  
 永以一尺為率餘水由板上湧流灌漑下游田  
 畝寺僧不得違斷加水高下堰堰水亦不得妄  
 扯挖俾兩造均沾水利鄭國祥等混執偽約捏  
 爭本有不容姑念合利無害重輝等所遺非該  
 生等平空捏造且為乏水栽種起見情尚可原  
 從寬免其置議除取具各結備案並將勘斷緣  
 由稟奉各憲批示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  
 仰該處寺僧堰長糧戶人等知悉嗣後爾等務  
 當遵照斷案開引灌漑永息爭端如寺僧於一  
 尺開板之外違斷加水或糧戶妄冀抽挖均許  
 赴案據實呈稟以憑查究各宜稟  
 遵毋違咸豐四年七月十七日示

陽義溝 寺前龍眼橋東分引昭覺堰中支水遠  
 青龍崗而下達猫子塘入華陽界

昭覺碾 寺前青龍場中即昭覺堰中支水經龍  
 眼橋循昇仙橋而下入華陽界

青龍堰 寺東南分引東脚門水循青龍崗下合  
 陽義溝水下猫子塘同治十三年陳應清搭規  
 截水控爭蒙 王主介卿勘明立案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水利

六

告示附

邑侯王 爲照斷示禁以杜後弊事照得奉  
藩憲王批據監生陳應清等上控僧真靜等賄  
弊朦場等情一案當經照喚集齊人證審訊斷  
令陳應清等仍遵照白前縣斷案所有僧子塘  
之水西邊寺田取用東邊歸民田車水陳應清  
管業係在民田之內應取水於東不准搭稅截  
水在案茲據六甲昭覺寺住持僧明照知水源  
事呈稱爲遵懇示諭息訟杜累事緣陳應清赴  
藩憲捏控僧等朦場一案去六月沐恩親訊  
閱明勘稟印契羊父青龍等溝俱係僧等買業  
所開之溝與陳應清無涉斷令應清不准安稅  
截水只准應清在僧子塘同衆民田車灌殊應  
清賄串刑書不照斷語叙供反於供內改註有  
劉家溝開馬頭橋水之說應清遂朦混具結蒙  
恩察破批駁僧等畏應清將來藉此朦混具結  
狀妄爭水分又受伊害是以再懇覆訊印案批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水利 七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水利

七

准覆訊應清畏久躲拖延至今差傳不到案  
懸未結再四思維惟有懇恩賞示俾僧等遵  
照刊碑於僧子塘以免應清將來另生枝節安  
稅截水是否可行伏乞衡示曉諭爲此仰該僧  
寺明照等並陳應清等知悉自示之後爾陳應  
清等務宜恪守訊斷車灌毋得混行安稅截水  
爭競滋端倘敢不遵許該寺僧等立即來縣稟  
究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示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十日示

重修昭覺寺志卷一

寺院

堂開西蜀寺啟盛唐樓閣崇麗殿宇焜煌梵宮貝  
闕丈室禪房金留粟影玉蘊毫光拈花勝境選佛  
名場祝釐報

國鞏固遐昌志寺院

昭覺寺 唐名建元寺始於貞觀年間宣宗朝詔

休夢禪師應對稱旨勅賜了覺禪師劍南節度

使崔甯奏改建元勅賜今額至宋高宗紹興初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寺院

一

詔改昭覺爲叢林勅黃到請圓悟禪師開堂勅

賜真覺禪師寺歷唐宋元明代有培修經亂不

廢至明末崇禎甲申之變燬於獻賦至我

朝康熙二年巡撫張德地布政使耶廷相按察使李

紳霄捐俸重修時丈雪老人卓錫於寺次第修

舉始復舊觀

大雄殿 殿濶七楹高四丈餘寬深各數十丈巖

飛鳥革瓊瑤輝煌中祀大佛三龕金像高與梁

等旁立二尊者法身丈六左右阿羅漢神致如

生甲於他寺中懸

御賜龍象神通匾額左右豈冀應熊法書匾額四通楹

聯三對其他名人手蹟甚夥筆難盡載瞻拜之

際罔不傾心內外僧衆五時課誦於此祝釐報

國康熙三年丈雪修建康熙三十四年佛寃補建

圓覺殿 殿廣五楹規模宏大極軒爽崇麗門楣

有鐘殿撰駿聲覺海元珠匾額殿後有陸督學

榮登蜀山首錫匾額書法各臻其妙中祀佛母

旁祀圓覺殿後祀韋馱尊者銅像巍然康熙五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寺院

二

年丈雪修建康熙五十五年竹峰補建道光二

十二年紹實重建

天王殿 廣五楹寬深如圓覺殿上懸金僞觀史

陀天匾額其楹聯云譚經趺坐長松佛法三乘

空色相悟道推尊迦葉靈山一笑會真如壁嵌

石刻黃祥人書龍潛鳳隱四大字約四尺許筆

勢飛舞中祀彌勒旁祀四天王狀貌威嚴殿後

祀接引佛康熙九年丈雪修建五十年竹峯補

建光緒二年明照重建

金剛殿 此爲入寺之第一殿殿前築回水抱平

遠山環天然入畫 國朝周貽輝法書入我門

來匾額翼應熊書楹聯云案對峩眉遠樹千尋

玉壁橋分錦水長流萬古雲濤左右祀金剛康

熙七年丈雪修建道光七年天然重修

禪堂 廣七楹寬深數十丈堂前古柏參天清蔭

滿目登其堂者塵俗都蠲宋李旼昭覺記所謂

樹繞七重塵無一點者洵不虛矣上懸李輝祖

鹿苑無遮劈窠大字匾及顧光旭法書不二法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寺院

三

門門額楹聯云車引牛羊鹿證上乘中乘下乘

超登聖果世尊拈花而示曰如是如是智開日

月燈淨根界塵界識界永消妄緣諸天合掌而

讚曰善哉善哉爲古陶梁演撰書法對文饒有

逸氣中祀拈花佛歡容可掬周遭禪榻可趺坐

五百餘衆康熙九年丈雪修建三十四年佛寃

補建

藏經樓 高約五丈寬深數十丈遠映迴龍羊鹿

諸峯綿亘岌翠環峙左右俯瞰殿宇層臺樓臺

交錯相輝映於重陰疊障之間真不啻置身兜羅雲表也樓上祀準提佛旁列丈餘大樹十二貯南藏經全帙計五百餘函錦袱牙籤琳琅滿目左右二大櫃高二丈許廣約三丈貯

高宗純皇帝

御賜御製北藏經全帙計八千餘卷乾隆五年

頒賜樓下爲說法堂堂之兩腋爲東西方丈堂中爲

法座座上果親王書從這裏入楹聯云聞爾無聲而羣音揭地蕩然無相而衆象參天對文書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寺院

四

法俱臻絕頂康熙六年丈雪修建三十四年佛

寃補建

先覺堂 藏經樓之後歷階而上凡十餘級堂前

丹桂二株每株四出橫蔭數畝爲 國初物開

時香聞數里短垣之外古木修篁周遭覆蔭雍

正十三年果親王來寺重建修真祠卽此法書

眞實不虛豎於寺首中祀圓悟勤禪師左祀破

山明禪師右祀丈雪醉禪師堂後牆壁嵌石刻

破山塔銘及丈雪法書康熙三十四年佛寃修

建

御書樓 藏經樓之左高五丈上懸

御賜法界精嚴四字龕供歷朝頒賜法寶樓下豎

御賜碑文及果親王石碣左右爲班首禪寮室小而精

芳池半畝間以花竹與樓臺輝映於蒼松翠柏

間饒有畫意康熙四十二年佛寃修建乾隆四

十三年道魁重建

觀音閣 藏經樓之右與御書樓相對峙高廣亦

如之龕高三丈餘上列諸天聖像西方勝境瑤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寺院

五

宮貝闕鎔金作績精妙絕倫窮極目力觀索難

罄雖鬼斧神工不是過也龕中祀觀音旁祀文

殊普賢乾隆四十三年自光修建嘉慶五年智

能補修咸豐七年心道重修

龍神殿 大雄殿之左廣三楹每年新戒入堂求

戒習儀於此又爲東戒堂中祀蓋天古佛左祀

龍神右祀伽藍道光十四年淮川修建

祖師殿 大雄殿之右規製如龍神殿是爲西戒

堂中祀達摩左祀唐勅封了覺禪師右祀宋勅

封延美禪師道光十六年天然修建

說法堂 堂廣五楹規模濶大為方丈說法之所

顧光旭法書無得可說門額對聯云箭透新羅

大展拈花之案燈傳臨濟宏開選佛之場堂有

冀應熊說法堂碑記記載藝文康熙九年丈雪

修建

五觀堂 堂廣七楹寬深各數十丈中設法座旁

列長棹橙百餘每棹橙可容十人內外僧眾三

時粥飯於此康熙三十七年佛苑修建嘉慶十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寺院

一年超凡補建道光二十二年紹實重建

客堂 大殿之東堂極軒敞前為外客堂 國朝

趙廉訪良璧書來念佛匾楹聯云口念心不念

是說是笑有佛不見佛自問自性後署款為佛

弟子書法亦古致其他名公手筆尤夥後為內

客堂堂中懸登歡喜地匾額其楹聯云客到寒

山謹防當頭一棒僧來林下卻要喝爾三聲為

中恂方丈撰書饒有道氣前築小園壘土為山

砌石為沼籐蘿掩映花竹交輝古楠一株參天

直上橫枝四出如張繖蓋僧呼為木楠傘康熙

三十四年佛苑修建

鐘鼓樓 圓覺殿左右高四丈許二樓相峙隱約

樹頭圖畫天然康熙三十四年佛苑修建

僧寮 自天王殿左右橫亘直上周圍囊括殿宇

鱗次櫛比至禪堂止修廊回互廣博嚴靜左接

庫房觀堂客寮圍方三里盈二百間康熙三十

四年佛苑修建

八角亭 天王殿之前左右紅牆而徑周遭古栢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寺院

參天亭畔二池流湍映帶 國朝戴宏烈書池

流入德於亭上左有籐蘿數株環繞古木極離

奇盤曲之狀修篁夾道長亘里許時聞幽鳥爭

鳴令人神怡心曠

御製律詩首句入門不見寺即指斯地矣

八仙堂 中祀沈香八仙面 御書樓左右修廊

為懋客之所院中疊石成山盆花點綴極清雅

之致道光二十二年紹實修建

影堂 堂為方丈行道誦經之所龕供金玉沈檀

玉窰各佛像有坐者臥者備極莊嚴左爲酌軒  
議公之所右爲客座談讌之區小院幽潔爽朗  
宜人道光二十二年紹實修建

普同塔 塔高約三丈頂作浮圖七級中嵌空玲

瓏極工巧崇麗道光三十年慧林修建

涅槃堂 堂廣五楹樸雅古潔爲僧息誦經之所

光緒二年明照修建

開山塔院 院爲丈雪禪師藏舍利處上覆以堂

廊廡各三楹小院幽僻芭蕉數本雜以閑花饒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寺院

八

有澹逸之致院左爲道公塔院院後率堵護以  
石闌芳草如茵平鋪滿徑

二祖塔院 佛窻網公之塔精舍數楹叢篁萬竿

一碧無際小溪流水曲折而東中滙爲池廣可

二畝爲蓮花池池畔舊有浣蓮亭今圯院之西

爲蓮花井水泉甘美煮茗香美異常

三祖塔院 爲竹峯和尚之塔製如開山塔院院

左右爲老人堂亦雅潔有老僧數人安禪於中

蒼顏矍鑠古貌清奇道趣盎然

魁祖塔院 院後高阜處爲魁祖塔前爲堂舍廣

三楹造三眞像於中中爲四代潛修左爲五代

守仁右卽六代道魁前接妙嚴室小屋數楹別

開生面周遭古木蕭疏頗堪欣賞

超祖塔院 製如魁祖塔院堂祀三像中卽七代

超凡左爲八代天然右爲九代歸一短垣周遭

竹木陰翳塔前老桂二株濃蔭覆屋堂左棕竹

一叢扶疏滿徑

朗公塔院 院爲十代明照和尚塔院堂廣三楹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寺院

九

祀眞像於中堂後爲墓塔堂左葺茆爲亭顏曰

砌茆亭前池水澄然怪石森立石橋橫跨由橋

度曲廊而下曰怡軒軒畔假山巖旁如人如物

堂左修廊一帶周遭飾以雕闌奇葩雜樹交植

其中堂前重門曰華藏都重門外鐵甲松二株

大合抱鱗甲森然數百年物垣外翠篠千竿古

木叢雜綠陰圍繞時聞鳥語花香塵氛都盡光

緒十八年中愉和尚修建

重修昭覺寺志卷一

古蹟

建元啟寺圓悟開堂池名升佛井誌龍王伽藍貽像紫竹留芳蓮花浪湧舍利雲藏關傳佚老殿記慈航探奇訪勝考證雜詳志古蹟

建元寺 唐了覺禪師宴居之所先是眉州司馬

董常舊宅寺名建元按禪師法號休夢姓韓氏

京兆萬年人奉旨寓蜀宣宗乾符丁酉歲劍南

節度使崔甯奏改建元勅賜昭覺僖宗幸蜀詔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古蹟

禪師說無上乘王氏建節尊禮尤崇厥後延美

禪師繼起是為禪師五代法嗣宋李旼有重修

昭覺寺碑記記見藝文

圓悟關 寺西八里即

勅封明宗真覺禪師閉關處

佚老關 寺內威鳳山側即丈雪老人歸隱處詩

見藝文今作十方叅學菴

紫竹林 中有魚籃觀音像跏趺坐盤陀石上左

有善財合掌右有龍女捧瓶神致如生燬於甲

申之變今惟紫竹尙存

升佛池 寺內普同塔之前明末流賊張獻忠陷

成都設鑄局取藩府古玩及城內外寺觀銅像

鎔液為錢像有不化者盡棄之丈雪老人收而

作塚瘞之是夜入定後見諸佛次第而升升訖

遂陷為池明且視之陷處方廣數丈一水澄然

萬頃池 寺西八里圓悟關之前張儀築城取土

於此因成池天寶中章仇兼瓊築堤積水溉田

宋紹興中制置使王剛中復疏之累土為防植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古蹟

榆柳表以石柱

小蓬萊 廣輿記城北威鳳山一名小蓬萊上產

靈藥占張伯子成道於此

塔子壩 寺後一里寰宇記陰宏道益州山圖記

引李膺記云阿育王使鬼兵造八萬四千塔按

今寺後是其遺址

毘沙殿 即今圓覺殿故址康熙五年丈雪修建

輪藏閣 即今觀音閣

伽藍堂 甲申之亂殿宇全燬惟伽藍神像巍然

獨存康熙八年文雪老人立殿祀之像仍其舊  
道光十四年淮川和尚重加修葺並瘞龍神於  
中今爲龍神殿

龍神堂 孟蜀主母后之宮有衛聖神龍堂亦嘗  
修飾嚴潔一旦欲別廣其宇因晝夢一青衣人  
神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宮宜居止於寺院中  
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未許後又夢見青衣重  
請因選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既就繪  
事云畢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歸新廟中其  
日元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雨即滂沱廟  
在寺中東廊燬於獻賊今龍神殿係道光十四  
年淮川修建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古蹟

三

羅漢堂  
六祖堂  
翊善堂  
列宿堂  
大悲堂  
以上各堂係宋大中祥符戊申歲延美禪師建

均燬於獻賊今不可考

浣蓮亭 寺內蓮花池側丈雪老人建今圮

聚沙亭 寺南三里聚沙橋側明蜀藩建燬於獻

賊今名虎溪橋

蓮花井 寺內蓮花池側水極清冽煮茗香美無

比每汲一器則水突湧起狀如蓮花

龍王井 一名盤龍井寺內涅槃堂側宋高宗紹

興元年圓悟禪師登井時有一老人自來應募

願矜其能井成砌石爲龍盤繞井上頭角儼然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古蹟

四

蜿蜒欲動夜輒光怪觀者駭異功既畢而老人  
不知所往咸以老人爲龍所化云康熙三十四  
年佛窳作亭於上以護之

眞隱塔 寺後唐了覺禪師滅度門人洪福建記

見藝文

舍利塔 費隱容禪師藏舍利處寺內圓悟禪師

塔左順治十八年八月建塔凡七級功竣後常

以白雲護其頂逾月後雲護益深時現一二級

或三四級以後則或現或不現今則期年一現



必於日初出時俟之 銘見藝文

髮牙塔 破山禪師藏髮牙處寺內圓悟禪師塔

左其自序云七十餘年末後只贏得一個齒兒

幾枝鬚髮云云 銘見藝文

圓悟塔 寺內威鳳山上即圓悟禪師藏舍利齒

舌處謚曰真覺之塔

青松社 寺後為丈老人結社處背山臨水茆屋

數椽翠栢蒼松映帶左右修篁成韻小鳥依人

濃陰綠褥中真不減蓮社竹林也 引見藝文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古蹟

桐花村 寰宇記威鳳山之陽其村多植桐樹每

花開時有小鳥如鳳棲桐花中惟飲其汁及花

落則飛去世號桐花鳳

清風精舍 明蜀邸就封崇儒重道乃召楊學可

為國中士子矜式特書流水畫橋題柱客清風

精舍讀書人一十四字列於先生之門從學者

皆稱清風先生按今寺西三里馮家地側是其

遺址

重修昭覺寺志卷二

本堂方丈 釋中恂

成都文生 羅用霖 纂修

禪燈 附行實

首傳調御遞衍駿迎七處九會五葉一花了覺肇

錫圓悟作家紹淵酥酪宗顯莫耶燈燈吐慧燄燄

流霞綿延勿替法徧恆沙志禪燈

唐

休夢了覺禪師京兆萬年人姓韓氏落采於終南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山捧日寺受具於神佑律師叅石霜諸百丈海洞

山价山問近離何處曰湖南又問途中還見異人

否曰若是異人不涉途中价深器之後領旨寓蜀

昭覺始立一大事闢甘露門開堂日僧問淨名大

士入不二法門旨趣如何曰山僧未敢舉明又問

若是即事理不分答云扁舟已過洞庭湖凡言峻

機悟亦復如是而禪師滅度享年八十一僧臘五

十一門人洪福等建窣堵於寺後以全身歸之謚

曰真隱之塔 嗣洞山价

宋

延美禪師陽安郡平泉人姓杜氏禮懷進出家彥  
通律師受具後董理院事三十餘載食不兼味衣  
不重繭寺之舊址歷五代以來鞠為茂草近百年  
矣師乃版築舊址百間廣而增者三百葺牆五百  
餘堵周匝園圃而諸鄰相讓無一違者凡供食之  
豐潔法席之華煥時一大會朝飯千眾累茵敷座  
眞風炳然虛懷善應實體舍機以故言必諦信自  
人無間言行必總持乃身無擇行深入無礙物我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二

無二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壬寅示寂茶毘時  
舍利如兩世壽九十八僧臘五十六卽了覺禪師  
第五代孫也 嗣了覺

師範禪師僧問喜得超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清  
風初墮地夜月正當天日如何拯濟師曰橫鋪四  
世界豎蓋一乾坤問如何最上一乘師曰潭澄空  
玉兔海竭湧泥牛 嗣大灣詰

昭覺符禪師上堂僧問卽心卽佛意師曰觸不得  
問非心非佛意曰背不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破沙盆裏無漏盡

嗣清原信

昭覺純白禪師梓州支氏子父謙聞法於松山道  
者以死生爲戲白衣梵行緇俗無出其右白少聞  
父誨有如夙習一日躍過溪忽有省不覺失笑遂  
落髮受具遍歷成都講肆通性相宗去之南遊叅  
黃檗惟勝親近歲餘未始一顧白事益勤勝一日  
忽擡眸視之白喝曰這老漢把不定作麼勝大笑  
乃爲印證心地元豐末勝歸蜀白負巾鉢以從會  
成都府帥奏改昭覺爲十方勝遂舉白開山白示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一

禪燈

三

衆曰不超性海是理事縛不透聲輪是語言縛於  
是淨侶靡然向風講席一空 嗣黃檗勝  
圓悟勤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  
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子  
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  
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  
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  
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  
示師曰此瞽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

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滄詰  
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  
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  
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  
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  
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釋五祖之言乃  
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  
喜令卽叅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  
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四

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叅得禪也由  
此所至推爲上首崇甯中還里省親四衆逐拜成  
都帥翰林郭公之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  
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  
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  
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  
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  
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雨  
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五

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  
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  
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  
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旣認得聲爲甚麼卻不是祖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尊師忽有省  
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  
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  
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斷風流事祇許佳人  
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

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  
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  
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  
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  
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  
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  
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  
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  
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

把豬頭口誦淨戒越出姪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  
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  
禮留居碧巖復徒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  
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甯萬  
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  
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  
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  
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卻舌頭問法不孤  
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木

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  
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  
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祇如  
樹倒藤枯馮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着  
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又作箇甚  
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路堂堂  
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棱棒曰忽  
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鶻子目連無奈  
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  
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  
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  
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  
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  
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  
日月縱橫挂一互晴空萬古春紹興五年八月示  
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毘時舌齒不壞  
舍利無數塔於寺後威鳳山之中謚眞覺禪師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七

國朝雍正十三年加諡明宗眞覺禪師 嗣五祖演

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

遊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

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鑿佛眼蒙賞

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

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爲疑

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

尙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

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九

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

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

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嗣圓悟勤

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佛語下發明

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

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

然而逝衆皆愕然亟以問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

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境爾趨

寂 嗣圓悟勤

昭覺覺辯禪師上堂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

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

莫存順逆五湖烟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嗣

大鴻泰

昭覺子文禪師示偈云欲求解脫理知生要知死

生死不相關逐末而忘本心以心相印卽是如來

旨寄語諸禪人老僧無別耳 嗣大鴻泰

昭覺祖明禪師上堂云三乘教典不是眞詮識得

主賓方爲極則老僧有時賓中賓有時賓中主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九

時主中賓有時主中主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

庵前忘卻自家珍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彌陀字字

從頭數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玉毫光燄續明燈如

何是主中主師云拔劍遊行空寰宇良久卓杖云

若箇到來知解絕紅爐分取萬年冰 嗣大鴻泰

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有聲嘗畫

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

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純白

禪師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

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根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瀾晚見五祖演和尙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楨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何是關楨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曰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十

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仗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話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歸爲小叅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

却蜀語禪人回到昭覺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尙無

恙師再待之名聲藹著遂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

祖師總出這圈積不得如何是這圈積師曰井欄

唇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

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

獼猴外有一獼猴從東邊喚程程獼猴卽應如是

六窗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

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

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十一

程程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

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

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

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鬧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

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詞純白

昭覺紹淵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

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

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扣關於閃

電光中出一枝手與人解粘去縛拔鏗抽釘不妨

好手仔細檢點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卽不然  
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管他道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  
復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上堂鑄瓶盤釵錫  
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內外  
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  
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着  
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復曰等閒一似秋  
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嗣東林顏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三

元

昭覺仲慶禪師上堂云喫鹽添得渴下座僧問喫  
鹽添得渴時如何師曰咬影狗子無屎吃嗣少林裕  
昭覺悅堂閻禪師上堂云當初龐居士到得百尺  
竿頭將謂見解特超開口便道不落諸法者是甚  
麼人幸而當時諸方有人若是而今豈不以盲引  
盲遇有百尺竿頭的便道你已死了須要透得祖  
師機緣方爲死中得活便叫人胡穿亂鑿今日悟  
那一則明日悟那一則似此豈不貽笑方家耶你

看龐居士參石頭也是這麼說頭暮掩其口後參  
馬大師馬便向前一步云待汝吸盡西江水再與  
汝道龐居士到者裏方纔命根子卒地折爆地斷  
師召衆云馬大師進前一步諸人還見到也未若  
也見到方可與吸盡西江若未見到不可與吸盡  
西江既不可與吸盡西江是衲子轉不如俗人處  
良久卓杖云醍醐既消身病愈性海玄途不假舟  
嗣雙林朋

明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三

智潤禪師寶鷄人洪武初居彭山龍興寺三十餘  
年不安牀席惟一木椅跌坐洪武二十七年以師  
戒行孤潔蜀獻王迎請住昭覺賜號光照禪師壽  
八十九無疾沐浴坐化塔於西禪寺法嗣未詳  
昭覺惟一眞禪師有牧牛頌一首云哢噪頭角出  
常流踏徧溪山得自由一朝模着吾師鼻牽向人  
前賣不休未詳法嗣  
昭覺離指禪師壁山陳氏子志秉傲骨氣硬心孤  
本分鍵鎚接方來人或難之既受明和尙記前見

諸方汎汎作濫觴集以嘲之常辯泰西教爲邪說  
而天主徒衆亦自引去示衆今朝是十五前後却  
慵舉爾我非等閒歲月如在弩大家團圍頭集賢  
山共處老屋三五層開雲百千朵謾支折脚鐙拈  
起爛柯斧饑將脫粟炊衣裁荷葉補佛法不用學  
一一超今古珍重諸禪人抖擻試甘苦又散淡歌  
雨瀝雲凝幾度秋而今潦倒任風流可憐不遇知  
音者默默徒勞雪粲頭大丈夫應自健當斷不斷  
招其亂吹毛匣裏冷光生順逆縱橫靡不見言非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古

清行非律動人齒頰頻瞑目肯似尋常新婦兒閨  
閣停針倦出沒不重眞不惡俗鎮日如斯試甄別  
蕭蕭且學一陶朱謾整腴田消歲月每自笑還自  
哭暖舌吻唇甚麼物大抵還他作者知六六原來  
三十六癸卯徙新繁之河西寺于十二月十一日  
示寂闍維粉骨爲餅施水族焉遵遺命也世壽六  
十夏臘三十五 嗣破山明  
丈雪醉禪師內江李氏子夢僧入室而生五歲時  
母攜入寺見金像問曰此何人也母曰此佛也師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五

曰他日我必效此於是懇求削染母歸謂父曰此  
子有出塵志明辰送入古字山禮清然落髮法名  
通醉及長性情沈厚意氣冲融十七圓具十九參  
明和尚於萬峰因鞋倒套不上有省遂造天童見  
蜜禪師聞柳聲大徹復回萬峰見而印可乃受之  
偈曰現身惡世可深藏莫逐周胡嚴李張只待兔  
冰蛇吐火始拈柏子祝吾香師由是立振頰綱於  
烽煙滾滾中秦蜀間開法七鎮叢林劫運消滅重  
闢昭覺乃恢復焉時康熙二年癸卯師五十四歲  
至乙巳殿宇落成果符偈語昭覺上堂圓悟前拈  
香云函蓋統御曰天周乘固載曰地位育極矣尙  
有傾欹不齊之則威光普照曰日圓明皎潔日月  
精華至矣猶有晦明代謝之殊此一瓣香者箇該  
天地齊物我貫古今偕日月蕤向爐中供養開山  
圓悟眞覺大和尚次拈香云此是第二瓣香深明  
第一義諦認作第一卻又落在第二正與麼時兩  
手陳向爐中永作人天閻閱再拈云此瓣香囊藏  
四十餘載未敢動著毫芒卽今蕤向爐中供養本



師破山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白椎竟云老  
僧無隔夜禪與人叅遂豎拂子云而今有也衆方  
舉首復擲下云是甚麼乾屎橛晚年休息於伏老  
關癸酉十月沐浴跌坐作眞歸告告見藝文示寂有語  
錄十卷里中行一卷青松詩集一卷雜著文二卷  
行世世壽八十四坐臘七十八茶毘得堅固子無  
數藏於寺之西得法門人佛窻作宰塔塔焉其詳  
備載年譜嗣破山明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七

欲建寺不果遂作四威儀破衲歌以自警四威儀  
云山中行赤脚印泥痕登石走驚醒地頭人山中  
住壁上開箇戶人客來奉敬大蘿蔔山中坐蒲團  
破又破沒邊攔不敢從新作山中臥紙被蒙頭裏  
翻身來兩頭俱蹬破破衲歌云看這破衲箇破得  
大絡索斤兩剛七斤多少人不作泥猪癩狗耍且  
嫌跛鼈盲龜被伊縛雨也打不濕風也吹不着披  
白塵沙浩劫前綻則千補與百綴無貴賤與人拈  
弄有剪尺與人裁度從來不晒晾東擲西拋一向

不洗浣汗臭竭東土衲子禮三拜寒溫入髓西  
天尊者立微笑擺他不脫分明蓋覆赤肉團無位  
眞人盡包裹山野一生多快活全憑此領破衲個  
後徙平武於壬寅冬示寂收骸櫬塔於昭覺佛果  
祖塔左世壽四十七僧臘二十嗣丈雪薛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七

佛窻綱禪師內江李氏子卯齡削染世味邈然巾  
瓶廿稔兩下吳越寓堯峰費和尚座下圓具侍本  
師歸來靜明始印證焉命主昭覺止堂通方上士  
鑒在機先靈機密運情量超然星持漢地月落楚  
天所以目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看他從上諸聖  
千種喻萬般言用盡機輪徒枉然若要深深海底  
立直雖打破上頭關且道用何伎倆便乃打破挨  
落須彌如鞞芥鞞來不礙剎那間冬至上堂靈山  
祖令頓使人人頂門迸裂昭覺權衡總教箇箇舌  
葉覆天可以一語分元要一句定綱宗轉天關回  
地軸祇如西天人說話東土人未諳又作麼生以  
拂子打圓相云總出這箇不得既出不得正值日

南添一綫猶如徹骨寒光陰如薦得眉毛八尺餘  
向此透脫得去始可顯大機發大用縱橫無礙天  
上人間其或未然當陽不薦好風光寒逼無由得  
解脫歲旦上堂一季今日從頭起社舞邨歌隔塢  
喧無意氣時增意氣百草頭邊消息傳且道傳箇  
甚麼豎杖云青原酒趙州茶三盃兩盞醉臥煙霞  
大底風流出當家好箇話端被先覺盡形吐露了  
也然雖如是猶有箇新鮮句子在元正啟祚萬物  
亨佳花矜木艷風月堪誇門外讀書人到來有酒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六

須酒有茶卽茶者般豐儉任隨家祇如新年頭佛  
法鏡清道有明教道無合作麼生卓杖云不得心  
頭空及第隴畔梅花解笑人後回里重闢古字山  
嗣丈雪醉

問潮嶼禪師鄂陵李氏子齟齬出家參徧秦蜀未  
見醉和尚於鶴乘寓書記寮三十餘稔侍闈昭覺  
丙寅元旦老人耄齡秉拂上堂云一人有慶八表  
甯謐冷煖相參淡濃吐翠雍熙振振齊捧日肄業  
蒼蒼雨露中時節旣如此物我悉皆春不屬陰陽

造化奚假陶鑄功助夫羣荒不藉東皇力爭得從  
容吐異香豎拄又云旣不屬陰陽造化又不逐新  
舊逢迎畢竟如何趣向問取拄丈子且提唱宗風  
一句作麼生道四海揚眉歌舜日萬靈低首樂堯  
天雪夜泊平羌坦率風流四十秋時而雪夜懶添  
裘書翻桐葉分今昔筆掃峩雲任去留明月湖邊  
檣影動紫微山下浪仙儔笛聲吹醒平羌霧一葉  
扁舟天上游

嗣丈雪醉

附行實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禪燈

九

丈雪醉禪師行實

月幢策眉領衆入方丈請開示行腳師曰家醜不  
可外揚幢曰大衆正覓醜了不可得師曰子乃內  
江人也俗姓李母姚氏生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  
月十五子時初離襁褓禮古字山清然師爲徒性  
情冲澹於世邈然因讀法華經乃至舉一手或復  
小低頭皆以成佛道子默計曰成佛與麼易耶遂  
質本師罔疏其問中心快然似有物塞遂上峩眉  
山值一禪師談及金粟密雲老和尚門庭孤峻卓

有古風復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予  
聆之如懷劫石直入西山參鑑隨和尚問乃至舉  
一手或復小低頭皆以成佛道意旨如何隨曰我  
者裏不重機鋒轉語一味平實商量予曰乾屎橛  
作麼生商量時年二十就座下頓圓戒法又至了  
凡師處問從那裏來予曰水邊林下凡曰曾撞著  
人否予曰見一夥騎牛覓牛者凡曰那箇是你不  
覓底牛予挺身卓然而立凡曰恁麼則犯人苗稼  
也予曰謝師答話癸酉冬仍歸古字山掩關閱諸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三

家語錄似銀山鐵壁鎮日如癡如兀纔打起精神  
又被昏散二魔糾纏忽靈筏兄從江南來譚及破  
山和尚荷金粟衣鉢入蜀予便即去一見便問昔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意旨如何師曰  
脹壞了我餓壞了你予曰疑殺天下人師作卧勢  
云老僧不叅禪祇愛伸脚眠予愈疑駭動靜似一  
箇有氣底死人但凡入方丈斧搜鑿索火炙湯沃  
無割鍼隙因問香嚴在百丈問一答十問十答百  
後見滄山一句父母未生前話卻答不得過在什

麼處師便打予擬開口師又打予曰咦師亂棒打  
出而胸次中越發疑翳如坐在千尺井底出不得  
相似一夜因倒穿了鞵腳套不上擬伸手拔忽然  
猛省肚腹中如掉了一塊石天明入方丈師問你  
棒瘡發了予曰膿滴滴地因留坐喫蒸餅師舉趙  
州與文遠鬪劣不鬪勝機緣州云老僧恰似一頭  
驢遠云某似驢胄州云老僧似驢糞遠云某似糞  
中蟲州云你在裏許作甚麼遠云過夏予便拈起  
餅師呵呵大笑予仍置盤中一日侍師遊白兔亭  
觀瀑布爲予更號丈雪書偈曰畫斷蒼崖倒碧岑  
紛紛珠玉爲誰傾擬將鉢袋橫欄住只恐蟠龍丈  
雪冰遂入記室丙子秋辭師叅天童至萬工池值  
密師翁橫按拄杖坐石子問相見了也翁便打予  
曰萬里趨風乞師一接翁亦打予一喝便行翁趕  
上和行李打脫至晚入方丈大展坐具翁合掌予  
收卻坐具翁撥椅而出予曰已遲八刻翁便打予  
曰盲枷瞎棒翁曰有人喫在予以坐具作舞而出  
庚辰十月十七上太白頭拖柴因竹籤傷足血迸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三

汚地衆都歸盡惟澹竹兄同予在後問正恁麼時  
如何予曰血淋淋地竹曰蒼天蒼天子曰你爲甚  
叫冤苦竹曰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予曰蒼天蒼天  
竹負柴而去予擬行忽聽柳鳴聲振山谷予平昔  
礙應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廓爾現前歸堂浴  
後進方丈曰通醉適來少有些些快活翁作聽不  
清勢予便打兩箇噴嚏翁打云那里失利來者裏  
拔本予又兩喝翁連打云翻不快活了予拂袖而  
出一日萬工池挑砂次翁曰好擔上予向面前一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三

傾翁便打予取畚箕翁以腳踏著予兩手抔土放  
箕內翁呵呵大笑予拽箕而去首座石奇師曰老  
兄今日惹了一身泥水道甚麼座休去予曰也是  
偶爾成文翁每與語微酬無忒辛巳七月十九寫  
辭偈呈方丈云折葦之南泛弱河揚眉已涉萬重  
波貧來久矣無錐地撥轉蘆頭唱凱歌翁接袖卻  
再展兩手予曰將謂別有那翁便打予以坐具拂  
一拂而出至金陵天界寺因師翁有遊瀉山之意  
予候久之偶雪嶠大師錫抵陀林子去禮拜師問

你是那里人予一喝師閉卻門予曰只得與麼去  
又寫字次予曰乞大師字一箇師曰拿紙來予作  
呈勢師休去予拾幅字而出壬午中元聞師翁天  
台訃音至始買舟歸蜀至開縣大甯寺值本師問  
你南方走一回帶得甚麼寶物來予豎一拳師曰  
別我七八年了一點氣息也沒有予曰若有氣息  
則不歸了師呵呵大笑佛恩寺豎大殿師上堂子  
出問古人拈一莖草建梵刹竟今日新佛恩意作  
麼生師云八方有道歸王化四海歌謠賀太平子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三

曰恁麼則石花山畔金聲振驚起丹林雙鳳兒師  
曰著予作鼓翅勢而出越明年甲申十月廿五日  
因老母高年常有書召予辭省親師出源流拂子  
信金子執意不受師曰此是從上來底非老僧杜  
撰予遂受之山僧生來踊躍滓礪不明普不休奈  
因資質遲鈍途南走北度海量山討多少生受聞  
諸方有一明眼宗匠肩風踏月傾誠請益日無虛  
待於中敗闕不堪記錄今因諸公殷勤詎敢恪辭  
不得已出盡二十餘年醜也天寒勿勞久立一衆

躍然禮拜而去

佛冤綱禪師行實

康熙壬子正月十六日監院鋒擊耆舊夾山淨空等請師述行實師良久云若據行腳千古之下遭人檢點衲僧家本無是事求其實性皆不可得從上諸祖有此殊勝因成此殊勝事余未具殊勝願敢冒殊勝福委悉不負殷意略陳大端余本內江人也父李母徐於辛未八月十五丑時現幻質不幸雙慈早背世被寇大亂渾家蕩散孤身遶至夜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西

不領卽束裝過禹門一日問如何是本來面目本

師云汝禮拜了向汝道余拜起如前問本師云鶴子過新羅余以作具搥一搥本師鬚頭一棒恍忽之間似有所得每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便作個見聞覺知解會才恁麼時便不知有話頭於此自惕何日明此事嘗聞本師開示學者尋常莫只認聲認色一切截斷極是省要直下徹去始有參學分余在侍旁一聞契證撲迭掀豁依依六載於甲午春本師省覲雙桂師翁命余侍往至翁座前余問冒雨衝風卽不問覲面提持事若何翁一掌云去泥水始可踏高梁余一喝翁云猶帶泥水在余禮拜出翁命本師上天童代掃余亦隨侍至漢上藩下衆都統堅留本師開法靜明余職衣鉢寮一日間結制解制姑休論劈而單刀事若何本師一棒云死活也不知余擬進語本師連打數棒余云老和尚手困且放下著本師云正要汝這麼道丙申春本師上堂辭衆下東甌是年費老和尚開法堯峰本師命余往叅費問汝是真四川假四川余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五

云老和尚猶有真假在費云汝爲甚袈裟角拖地  
余云老和尚爲甚話墮也費云參堂去一日召云  
汝來我與爾商量四川話余趨前作禮費云嘉州  
大像多少大余叉手向前云且道大多少費云這  
小四川也解說川話余云鄉音從不改解制後費  
受福嚴請余過茗溪道峰禮木老和尚值解夏薦  
嚴余問實際理地原無生死今時門頭假有去來  
生死去來卽不問薦嚴一句願師宣本云秋風吹  
八極木落葉千山余云寶覺光中蒙法旨金蓮界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三

余云老和尚也須疑著費云好與一棒余云過在  
甚麼處費云佛冤佛冤余禮拜出時年丁酉於座  
下頓圓戒法每每機擊繁浩不及廣舉一日費召  
云聞汝令師再受平西藩請汝勿去老僧決不辜  
負余云深蒙老和尚婆心祇爲某受本師提携恩  
重葉染根深俟送漢上再來親近費云禪師家正  
要不忘木本遂視旁僧云觀此子以實心實行古  
人惟此一實於二非真卽寫送行偈佛是冤家汝  
自知威風凜凜孰能窺因思昔日韶陽老白棒拈  
來要打伊余禮謝買舟仍返福城本師云吾有一  
事問汝若得親切許爾從福嚴來余云試請舉  
出本師云鶻子過新羅余云老和尚慣得其便一  
喝卽出一日問全殺活手奪却驪龍領珠乘金剛  
劍截斷生死關頭驪龍領珠卽不問生死關頭意  
若何本師執起如意云手中如意生鐵鑄余云祇  
如羅籠不住呼喚不回還落生死也無本師一擊  
云正要汝脫灑灑去不覺頂門大破徧體血汚陡  
踏於地半晝方蘇通身汗下不見有一絲毫佛法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三

見解始覺歇得身心百無知解把斷世界不漏絲毫之境界遂呈一偈生死關頭俱截斷絲毫那許著情塵一回擊著頭顱裂雪擁紅爐未是冰本師接得閱畢微笑云未在未在余再呈頌生死關頭豈容巴鼻雲散雨收遭顛失利直饒錦繡得高榮也是卞和三獻玉本師頷之余復呈一偈碧潭深處龍難隱峻嶺松高鶴自鳴撥動天關珠宛轉日用如何不現成本師深肯之卽買舟上金陵寓若粥居本師一日喚余余近前本師云汝侍老僧多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天

饒舌又是公案幾重珍重  
竹峰續禪師行實  
一日課畢監院實悟率諸子詣方丈請開示行腳師曰余生來頓根薄德豈有行腳事耶諸子云從上老古錐於語錄傳記中俱已載明和尚不吝慈悲悟等願聞其要師不得已而言曰予乃松州人也父姓沈諱綸母任氏余生順治十七年庚子四月初八日辰時當晚母偶得一夢見大悲菩薩與母言曰此子非在家根器不可久留宜取善名吾當去也母覺常疑在心余未滿一月病至旦夕余母對祖母云夢中之事祖母詣佛前焚香默許出家卽日病愈至週歲送禮本城妙覺寺如山師爲徒後至生慧和尚座下圓具一日受檀越請念法華經至父少兒子老便有疑心無處請問遂辭親出松參昭覺丈師翁師一見問云在那裏來余曰松州翁曰會見智中國師麼余曰見翁曰與汝說甚麼來余曰起居和尚萬福翁曰不謬國師之裔苗余乃禮拜翁曰喫茶去後入方丈請益命參本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无

來面目如懷劫石相似依座一載辭歸翁命侍者  
送字一幅紫微山下彌陀院玉壘爲距漳臘頭云  
是智中國師嗣蘭孫桂子八千秋於越明年甲子  
掩關每看古人公案如銀山鐵壁一般三載後復  
參昭覺時本師老人主席余參見問本來面目師  
直打出方丈一日余汲水偶見師師以拄杖橫截  
路云挾路相逢時如何余震威一喝師連打數棒  
余胸中更添一塊頑石相似遂發願若不明此大  
事至死亦不倒單一夕五鼓忽聽報鐘鳴覺得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手

些快活天明入方丈呈知解師不顧余大喝一喝  
拂袖便出師云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隨後出  
三則公案驗之余立領師然之解制出源流拂子  
余再三卻辭師云此事從上來的非老僧本意何  
得不肯承當他日支吾道之傾頹作人天之標榜  
余乃受之老母高年命胞弟接回復掩關三年畢  
重興無量禪院後主雪山法席於壬午春本師老  
人年登耄齡難以應酬發正義實悟洪演法洪等  
不遠千里至松敦請余主持昭覺祖席先德云父

名勿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隨即莊束恭趨座右  
於佛生日會集通省當道宰官紳士諸山檀越闔  
堂頭首搥鼓上堂主持院事酸風苦雨千磨百折  
無不經歷迄今十有餘載難以枚舉此是余數十  
餘年出盡醜態今日被諸公逼迫不得已自揚家  
醜盡情吐露恐遺笑識者唐突大方天寒毋勞請  
各歸堂

潛修悅禪師行實

一日守仁含象等懇師開示行脚事師曰山僧者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手

一番冤債說也不堪說聞也不堪聞雖然彼彼家  
裏人不防逗漏予本陝西鳳翔府鳳翔縣李氏子  
父逢春母黃氏康熙十三年甲寅歲四月初八日  
子時生一夕母夢白鶴自西飛來於其頂上翔遶  
三匝投懷驚醒次夕子乃生焉年十二父母送至  
觀音寺就蒙師攻儒典雖經三載子意不以爲務  
但常聽住持僧慧光等早晚高聲念佛乃感觸而  
泣如是數次一日詣慧光座前稽首白云老和尚  
誦經念佛緣何使予聞之不覺心酸悲泣光曰汝



係夙植善本故聞經聲佛號而頓感茲情吾今識汝他日因緣會遇時終非碌碌塵中物予于是便存出塵想又思父母獨生一人雖有離俗之心不忍陳情其後父母相繼而終時年二十有三偶見一僧來家募齋予遂治齋館以供之食訖向僧作禮云弟子孤獨一人志願投師學出世法懇師垂憐僧云貧僧乃遠方行脚不敢擅度徒眷現在西來寺挂單你若來時自可老翁與你作師可也次日往見自可可即允諾緣此得度奉事六載迨師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三

滅度後予始行脚初遊西安金繩寺就被圓具足戒依止得戒和尚五夏次至漢中朝漢王山予信步徑陟高崗因覽羣峰環拱萬派旋朝予素樂幽隱遂有終焉之志晝夜靜坐看箇父母未生前話自究自疑自驚自勵叅來叅去總莫滋味有時放叅即念阿彌陀佛如是叅禪如是念佛倏爾已過三十六輪甲子一朝開門忽見白蟒身長丈餘直入洞門向予張口予觀此非祥即日落山離秦適蜀不遠千里而趨昭覺叅見竹峰老人師云是那

裏人予云陝西鳳翔縣師云因甚事爾又下來予云偶逢白蟒克逼師云即今還見白蟒否予擬議師震威一喝予胸中滯礙之物豁然爆發踊躍作禮師云你今得箇甚麼道理余向師作吞噉勢師云這瞎漢惡發作麼予拂坐具一下便出師呵呵大笑便入臥室後師出正法眼藏祖目來源授與予媿道力衰微然亦不敢方命至乾隆四年本邑邑主及合山大眾請主此席此山僧夢幻空花三十餘年今日不覺傾腸吐盡有煩久立大眾作禮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三

而退  
守仁定禪師行實  
師諱際定號守仁湖廣德安府應城縣陳氏子母黃氏師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九月初七日寅時生自幼性情樸實寥寥寡偶不喜嬉戲言行謹慎但有僧道至家自然歡悅不敢輕慢年十歲從叔父攻習四書至十四因母有疾請僧誦藥師經問藥師如來十二大願有如是靈感乃私向如聖云我夙世與佛有緣今乃得聞此世間稀有之法我

願如來大神力冥中加被令我現生速得出家早  
成佛道如聖云善哉大丈夫發此無上心我爲汝  
證盟當來決定成佛道年二十二喪母三十六喪  
父己亥來蜀東重慶貿易於癸卯中秋閒步報恩  
寺見壁間道宣律師賓主序看至中間今者幸生  
中國云云不覺頓生悲感當時精神魄落心膽不  
遑卽於本月撇下世緣徑趨成都彭縣丹景山禮  
大乘寺上覲下顏師爲徒因閱丈雪和尚語錄問  
一答十問十答百見瀉山一句父母未生前話却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語  
答不得過在甚麼處山便打丈擬開口山又打丈  
喫一聲山亂棒打出疑在胸中如懷劫石以此機  
緣質受業師師罔疏其問己酉二月出山參馬祖  
寺翠庵和尚問那裏來師云歷山涉水休勞問  
覲面一句作麼生和尚云也知你是箇騎牛覓牛  
漢師云父母未生前又作麼生道尙便打師便喝  
尙亦打師擬進語尙便歸方丈是年冬期就座圓  
具次年庚戌居侍者寮三月乃入禪堂安單各人  
隨時打坐經行師晝夜提撕此事只是癡癡悶悶

地纔上蒲團舉起話頭看來看去總無甚理路不  
覺又被昏沉散亂二魔攝將去也有時閱古人語  
錄公案正如鐵壁银山至辛亥冬因入林肩起一  
細柴心頭只照顧者箇無義味話不料脚下絆著  
草裏眠樹扑身跌倒者箇疑團子當下爆散撫掌  
呵呵大笑遂說偈曰仆地忽然忘所曉從今在不  
尋他討一交跌落一肩柴萬象森羅都笑倒是夜  
進方丈曰性定有一奇特因緣呈白和尚云汝  
道甚麼師豎起拳頭尙云是甚麼物師云老老大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語  
大底拳頭也不識尙便喝師攔胸便與一掌尙呵  
呵大笑師便出尙復喚云守仁師應諾尙云放下  
破木魚著十月辭回丹景山在本寺掩關持誦法  
華三年畢丙辰乃遊峨眉及諸山勝蹟己未至昭  
覺叅本師潛老人一日進方丈問云昔時覲面兩  
口無舌今日聚頭師意如何潛云兩口無舌師云  
家裏客來隨時待衣中珠價作麼酬潛云沒星戲  
子知輕重無陰陽地放毫光師云大事未明迷頭  
認影時如何潛云只向虛拳指上解不知眞月不

離天師云大事已明逢緣作主時如何師云蓮從  
火裏出梅向雪中開師云有箇八風吹不動千聲  
喚不同底到此如何安置潛云且莫詐明頭師便  
喝潛便打師拂袖便出次年命任座元八月初一  
日授以歷代祖師正脈源流自是分座說法不憚  
寒暑至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衆請主持昭  
覺祖席日以爲法爲人爲急務毫不作自受用之  
一念至廿三年二月中旬示微疾於二十二日沐  
浴更衣喚諸及門叙出世事再三叮囑能以佛法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美

常住爲念方是吾弟子語畢澹然坐脫異香滿室  
不斷者三日嗣法了元等奉全身於本山悟祖之  
側

道魁元禪師行實

乾隆戊戌春衆門人等詣方丈請示行脚因繇師  
堅卻不已乃曰予自出母胎至於今日者些夢幻  
空花其中備細委曲妄卻者多然一媿無所長但  
汝等自知已躬所踐實地便知我昔行脚時所踐  
之實地衆復堅請師云從上以來過去佛祖皆爲

此一椿大事因緣出世而直指後學直下頓悟此  
事天下學者自爲生死不了乃出方外行脚亦各  
親近明師惟求實悟此事今夜衆等乞我說行實  
者亦無非要我之實悟處留作後人之眼目兼以  
策進後學俾之發奮忘軀不畏勞煩直到實悟而  
後已我今略說其大概各須諦聽我係湖北漢陽  
府黃陂縣世家童族父諱世三母許氏予生於雍  
正丙午年六月二十一日亥時予年八歲矢恃二  
十失怙幼不耐學略習技勇氣麓志毅情似做物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三

動昂靜逸族人謂予性疎狂將來恐爲遯世之流  
予但見顛沛罹難者憫而拯之惟嫉強暴如道見  
不平卽拔劍相助見者莫不駭然予意常愛僧道  
樂覽名山勝蹟多訪野老遺賢行儀自瀟灑佚興  
慕煙霞未及冠年便知出家爲美父母爲予婚娶  
予誓不從迨於丙寅年至漢鎮十方庵禮明禪和  
尙雜染時年虛度二十一歲越六載壬申春乃聞  
成都昭覺宗風遠振由是搭船徑上川西入昭覺  
挂搭是年冬期就依先師守仁老人座下稟具足

戒予一日進方丈見先師問云丹霞掩耳高沙彌拂袖意旨如何師云非汝境界予作禮云謝師答話師云向父母未生前速道一句看子仁思師震威一喝予忽有省如夢驚覺拂袖便出是夜師喚予進方丈問云今日我喝一喝你得箇甚麼道理便出去鬻予云袖底拂開金體現獅行一步鼻遼天師微笑而休次年癸酉正月上元師受余正宗偈曰道在人宏自可嘉大千世界是吾家當機因地翻滄海始識眼中難撒沙予受囑之後事師六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三

載至戊寅年二月二十二日師乃辭衆示寂予竭誠盡禮闍維入塋後月公廣公自公相續住持祖席予悉忠心協力輔弼一十五載庚寅年二月始翻出昔年潛修師翁語錄稿逐一編續較訂輯成卷表辛卯年正月將此三部錄送往浙江嘉興刊入楞嚴藏室以廣流傳並將雙桂破山明祖以下六代諸位語錄一一收集隨船載至高旻寺集入正源錄部後遊吳越諸名利登天童禮密祖塋過育王觀禮舍利謁補陀觀潮音真相以上所歷一

切名藍俱已設齋供衆是歲冬月僱舟回蜀途中就攔至壬辰春方到本寺迫於八月初八日誰知方丈自公和尚與合院大衆師夥謀算計因地一聲將我者箇病漢推出人天衆前不但逼牯不能生兒要且騎虎不能下背矣如上所述雖有許多生受皆因祖彌不了以至殃及子孫若以正眼看來正在夢中說夢予不憶今夜又向諸公有如許一番漏逗承慈久候普請喫茶去罷衆等欣然作禮而退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五

超凡濶禪師行實  
嘉慶戊辰春衆門人詣方丈請示行腳根緣師堅卻不已乃曰五蘊非有四大本空縱有宏爲皆非究竟者些都是幻化又何必作色相而羨其跡耶汝等自盡其性而爲者則知我之性不移也有何言哉衆曰前無遺教後亦無聞不假幻境至道難明則思水有源木有本從上佛祖況且類此我師何莫不然師曰若論此事從上以來佛祖出現世間應化因緣無非令人頓悟後之學者固有不能

曉此一大事因緣故行脚遍謁諸方叅扣明師惟求實悟今夜衆等乞余實踐略說大概各須諦聽予係古滇雲南府嵩明州張氏子父諱紹遠母劉氏我生於乾隆甲戌年正月十六日辰時余爲稚之時賦性冲澹志氣孤迥居然歷俗於世邈然愛青山白雲而樂妙趣悅松風水石以作眞如見塵情如纏縛觀世事於無常故乙酉年至本郡翠峰菴禮通悟和尚薙染時年虛度十一歲越四載詣鳳谿寺祚公座下請益二年後復至省西海印寺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早

瑞翁和尚座下叅扣關節時年已二十聞總和尚在萬壽宮開放大悲期會予往得稟具足大戒時本菴無人經理余歸常住三載事務繁冗焦燎其心夜靜則思割愛辭親原爲生死至今依就被束塵緣事無了期出家何益矢志向外諸方以求決擇於丁酉年始來西蜀入昭覺在道老和尚座下挂搭數載余一日入方丈內師問曰爾進來作麼生事曰饑來喫飯師曰豈不脹壞你了曰腹如海無量何防萬派歸曰飽後如何曰困來打睡師曰

困殺汝也曰閒眠終寂靜醒來更無爲師聞契悅癸卯春師出源流杖拂連受書記之職數載於丙午年復往南北二京以及四大名山遍叅諸方明師戊申年仍歸昭覺於庚戌年春師命余入客堂之職竭力精誠不敢自怠九載於茲至嘉慶戊午年十月二十六日師乃辭衆示寂予竭誠盡禮闋維入塋悼薦周完遠公能公相繼住持三載予仍司知客之職輔弼主席未嘗憚勞不意辛酉年合堂大衆把我者不受斧鑿之材以作棟梁之任推出人天衆前不但逼我上天無梯下地亦無門矣正所謂羝羊觸藩進退無所容也勢不得已聽衆命焉如上所述雖有萬般緣故亦不過祖道相承若以正眼看來亦是一場空花懣懣之事爾予不覺今夜向衆前抖出一番漏逗之言不足以聞實爲可哂承蒙久候專感意深更闌夜盡各請養息衆等欣然而退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二 行實

早

卷二終

重修昭覺寺志卷三

本堂方丈 釋中恂 主修

成都文生 羅用霖 纂修

經籍

嫺嬛福地典籍珍藏牙籤玉軸鳳篆龍章百城坐  
擁七寶成裝函函淵海字字琳琅蓮花偈妙貝葉  
書香法言充棟奕葉流芳志經籍

御賜金剛經一卷

御賜藥師經一卷

重修昭覺寺志

御賜大雲輪請雨經一部

御書描金心經一卷藏

御書樓

乾隆五年

御賜御製北藏經全藏計八千餘卷貯藏經樓並

頒宏範戒儀 板存本堂

南藏經全部五千四百八十卷計五百餘函康熙  
十六年佛寃赴湖請回並祖像百幀均貯藏經樓

大乘經全部 乾隆九年守仁和尙  
刻以下均本堂藏板

卷三 經籍

報恩經全部 乾隆二十四年道魁和尙刻

地藏經全部 全上

藥師經一卷 全上

金剛經一卷 全上

大悲法懺全部 乾隆二年潛修和尙刻

三昧水懺全部 同上

普門品經一卷 同上

彌陀妙經一卷 同上

陀羅尼經一卷 嘉慶八年超凡和尙刻

重修昭覺寺志

祈雨經全部 嘉慶十年超凡和尙刻

安宅經全卷 同上

人覺經全卷 同上

餓口經全卷 道光二十二年紹實和尙刻

釋迦譜全部 光緒四年明照和尙刻

金剛咒一卷 同上

六祖壇經全部 同上

朝暮課誦二卷 乾隆四十四年道魁和尙刻

因果經全部 道光三十年慧林和尙刻

四經同函四卷 同上

金剛像一卷 同上

旃檀佛像一卷 同上

寒山語錄一卷 光緒二年明照和尚刻

脫苦良方一卷 道光十六年天然和尚刻

忍辱集一卷 同上

禪林寶訓六卷 乾隆三十年道魁和尚刻

四分律四卷 康熙二十八年佛寬和尚刻

毘尼日用一卷 同上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經籍

金剛寶筏一卷 嘉慶二十年超凡和尚刻

宗門雜錄四卷 雍正八年竹峰和尚刻

人天眼目四卷 雍正十四年竹峰和尚刻

護法論一卷 乾隆元年潛修和尚刻

極樂圖一卷 咸豐三年歸一和尚刻

錦江禪燈二十卷 康熙二十二年丈雪和尚輯

青松集一卷 丈雪老人著

里中行一卷 丈雪老人著

耆耆篇二卷 丈雪老人著

遊菟集一卷 佛寬老人著

丈雪老人語錄十卷

佛寬禪師語錄八卷

竹峰禪師語錄六卷

潛修禪師語錄二卷

守仁禪師語錄二卷

道魁禪師語錄六卷

超凡禪師語錄四卷

淮川禪師語錄四卷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經籍

歸一禪師語錄二卷

明照禪師語錄二卷

四

重修昭覺寺志卷三

本堂方丈 釋中恂 主修

成都文生 羅用霖 纂修

藝文

粵稽著作代出名賢披從斷簡採自遺編薰香摘

豔鉅製鴻篇碧紗詩紀黃絹詞傳表章事蹟生色

山川徵文考獻美矣茂焉志藝文

藝文

勅克勤禪師昭覺開堂

黃到行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 勅

五

市地普天皆承恩力九州四海悉稟威靈百千法

門之外殊特法門無量妙義之中眞實妙義克勤

禪師者雞園上品鹿苑名家早空六妙之門無慚

饒舌接引四流之岸竟許安心飛錫所至法雨咸

沾布金而來願雲共領特啟祇園世界廣引方袍

宏開覺路津梁都成圓具鈴鈴振策允爲萬德之

師凜凜戒規直入三摩之地於戲道生說法石亦

點頭羅什談禪巖俱撒手普濟僧人行腳象負以

游定擬菩薩低眉鳩分而食遍灑醍醐同登歡喜

藝文 記

重修昭覺寺記

宋 李 叟

妙色非相有相則尊眞諦無言有言則大矧夫法

身曾現帝網交映寶月破昏于濁際靜刹植福於

法界肅五蘊之紛擾具十善之莊嚴重照倒迷無

一遺者斯相之尊也法音讚運羣動无妄大雲祕

藏於貝闕師子敷座於紺宇攝四大之種性歸一

如之總持解脫障纏無一悖者斯言之大也既尊

且大則有爲之教與無涯之利顯在乎人天寅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 記

六

王臣護持塵劫不遷是曰常住其斯之謂歟昭覺

寺成都福地在震之隅先是眉州司馬董常宅舊

名建元其締構紹嗣之由具蕭相國遺碑悉之矣

唐乾符丁酉歲爲了覺大禪師晏居之所禪師法

號休夢姓韓氏京兆萬年人時宣宗興復象教乃

應詔誦經對御落采配終南山之捧日寺具大戒

於律師神祐悟般若於石霜慶諸參法要於百丈

懷海契心印於洞山良价初至洞山洞山問近離

何處曰湖南又問途中還見異人否曰若是異人



不涉途中价深器之後領旨蜀始立一大寺關  
甘露門開堂日僧問淨名大士入不二法門旨趣  
何如曰山僧未敢舉明又問若是即事理不分答  
云扁舟已過洞庭湖凡言峻機悟亦復如是劍南  
節度使崔公安潛奏改建元敕賜今額仍給紫衣  
一襲式光宗教未幾僖宗出狩駐蹕西州召禪師  
說無上乘若麟德殿故事由是開沃聖慮握乾綱  
而不動運輸神力回天步而高引玉鑾反正而帝  
眷彌深賜禪師紫磨衲衣三事龍鳳翟毼毳一榻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七

谷盈禪林果熟簷蔔彌香覺苑地靈黃金爭布作  
大利益須非常人美公之謂歟茲寺有常住沃土  
三百塵滌場斂穡歲八千耦併歸寺廩與衆共之  
有舟航大賈輸流水之錢山澤豪族舍金穴之利  
五銖一縷悉歸寺府無一私者由是構樸斲之材  
較班輪之技而興修之議於是集矣寺之殿宇舊  
且百間今廣而增者三百建正殿塑金釋迦像一  
軀爲黑白投足之地修經有藏挾唱梵之堂四扉  
爲權實轉輪之所廣方丈之室傳達摩心備水陸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八

寶器盛辟支佛牙一函布展義之澤也越明年王  
氏建節制兩川於禪師申尊叔之禮奏錫師號曰  
了覺大師及王氏開國而禪師滅度享年八十一  
僧臘五十一門人洪福等建翠堵于當寺後菴以  
全身歸之諡曰真隱之塔爾後宗派傳襲眞風炳  
然至今住持大德延美上人以了覺大禪師爲五  
代祖陽安郡平泉人姓杜氏禮本寺懷進大德爲  
出家師依彥通律師授具足戒性惟眞實體本虛  
靜開口無機化不言而鷗狎虛懷善應施不求而

潔法席之華煥時一大會朝飮千眾果襴敷座如  
升虛邑未有一物爰假外求寺之勝跡有信宗幸  
蜀放隨駕進士三榜題名記陳大師塑六祖像蕭  
相國文建寺碑會稽孫位畫行道天王浮邱先生  
松竹張南本畫冰月觀音翰林待詔失名氏今寺  
額始自長安降到摹昭覺寺額俱經亂不忘為唐  
故事斯皆化感利捨護持之力也自大中祥符戊  
申歲承領住持迨三十有餘載矣惟食不兼味衣  
不重繭言必歸信故人無間言行必總持故身無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九

初與今岳陽牧張都官達肄業於此俟爾歲寒示  
言夢寐山陰都講會裁揮塵之松衣錦相□□□  
偷光之壁及乎嘗醍醐之味目琉璃之色為日久  
矣德我既深固不牢讓大哉開羣迷之眼俾囑乎  
宏明象設之精也安□動之心俾諸乎一法言教  
之謂缺□□相則尊所以祛其幻相有言則大  
由是辯其靡言令蠢動靡然見種種性曰實曰權  
歸乎一揆付諸佛子歷劫奉持非師釋氏之雄者  
其孰能與于斯文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十

重建昭覺寺記 李柳霽

益州為坤維都會俗尚佛果因而梵宇最稱繁盛  
獨城北十里許有寺曰昭覺居威鳳山之前四維  
山環水繞佳氣鬱蔥實為蓉城屏藩非其他淫祠  
可比也創自唐宋圓悟禪師及明蜀藩又拓之周  
圍牆垣繞繞七百餘丈紺殿倚雲金身撐漢以致  
藏閣僧廊諸天佛祖莫不宏麗具備誠海內莊嚴  
之勝境西蜀禪林之大觀也迨兵燹之後寶構盡  
屬邱墟蘭若鞠為茂草廿餘年來久為鹿豕之所

遊荒煙棲露已逸不可問矣適有丈雪和尚爲破  
山老人弟子係出臨濟三十二世正脈丈雪承老  
人之志毅然思重修之奈規模宏厥幅幘遼闊未  
敢驟言興復也於是誅茅芟棘蹤尋當年階砌漸  
次荒之因而畫茅背綯略結草屋數椽僅蔽風雨  
壑荒數畝少供養飡然逡巡莫之籌也余甲辰歲  
奉

命觀察全蜀偶因公出小憇昭覺徘徊久之感名勝之賈

落而嘉丈雪之壯志足以有爲也初意與二三共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十一

事量捐薄俸勉構數楹或可足資禪悅既而見其  
朝昏竭蹶不日而徂徠之松新甫之柏隆棟連雲  
矣未幾而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孔曼且碩矣益信  
丈雪之志大而有爲固未易酬也於是請之  
中丞張公提臺鄭公方伯郎公大叅郭公以及郡  
守應縣文武諸同事捐資若干不佞悉出數載俸  
金鳩工庀材以裕其需買牛給種以儲其食而大  
殿告成一如舊制凡七楹高九丈寬深各數十餘  
丈翬飛鳥革璀璨輝煌復走數千里外於吾鄉河

東聘取能匠若而人不數月中埽大佛三龕準提  
韋馱尊嚴莊麗而左右阿羅漢殿次第建立矣復  
走門弟子徹綱於湖西刷印藏經全部繪祖像百  
幘一舟萬里出沒於波濤風浪之中一時壘壘迎  
積此非大有願力安能必獲如意至此耶從茲豎  
崇棲以貯藏經建法堂以供諸祖諒其志之所欲  
成而斯成者且於最後之阜建一亭以奉圓悟破  
山老人遺像本本水源無忘所自不謂之善繼前  
人者乎先是丈雪芒鞋竹杖隨處登座說法刊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十二

日錄傳播四方爲衆生鈍根解脫計窮見性明宗  
之祕觀體承當全身擔荷可謂游沲正脈砥柱狂  
瀾者矣嗣是和尙一燈相續以其昭昭使人昭以  
其先覺覺後覺福國祐民世道人心於焉攸賴宜  
上下諸檀越爲之立石獨差永護禪林以垂昭覺  
於不朽蓋和尚自有不朽者在也余爰是而誌之  
重建昭覺寺法堂碑記 金 雋  
無上妙法隱微甚深匪可言詮說則便落第二義  
矣雖然此爲最上一乘而言也先聖有云以其昭

昭使人昭昭使先覺覺後覺蓋以凡聖殊途靈頑異用譬諸重昏之夜非燭慧炬之光不足以共拔泥塗火宅之朝非降法雨之澤安能同臻彼岸是必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方能使聖教昧而復明蒼生迷而復悟誠所謂賢者使人昭而先覺覺後覺也從來金口木舌天將鐸世說固不可以廢儒釋原同一揆耳在昔儒則有左氏說西河說關閩濂洛說即近世陽明白沙莫不有說也在釋則有鳩摩曹溪說黃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三

梅說臨濟德山亦莫不有說也總爲愚頑示迷津開覺路耳蓉城北十里許有古刹名曰昭覺寺人傳爲司馬相如故宅蜀後之有蕭寺由斯創始也南宋高宗時發帑金重建迎圓悟老人說法於此遂成名勝明蜀藩復爲修葺請覺辯大師住錫闡發宗旨因而寺中說法有堂由來尙矣迨兵燹之後獻逆焚劫昭覺禪林俱成灰燼自大清定鼎甲辰歲有丈雪和尚從吳越歸來毅然重建悉賴大中丞張公及司府文武共襄盛舉越五稔

而將告竣予於己酉秋恭承簡命方岳川西偶游昭覺但見紺殿瓊樓輪奐一新獨有說法堂未建中心缺然予因而重有感也痛念西蜀殘黎夙遭劫難淪胥日深不聞教鐸者久矣終無由見善而遷則蚩蚩之衆齊之以刑莫如動之以善也假令無賢者則不能使人昭無先覺則不能覺後覺予非敢曰天民之先覺者也殆願切有志耳丈雪老人既往錫昭覺願名思義則亦有使人昭覺後覺之任焉若使無其堂則法何由而說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四

乎予因捐資成堂以勸其說也今堂成而說法有地矣况丈雪早悟三空之心先苞四忍之行當必有精微其說以光斯堂者嗣是而晨鐘暮鼓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引大海之慈波洗塵凡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暗而重朗矣其有裨於世道人心匪淺也說法一堂固可廢哉堂既落成而丈雪老人乞余言爲序遂援筆書此以誌歲時云

護持昭覺禪林記

李友仁

蜀都北關外第一古刹昭覺也始於唐代貞觀年  
間創建茲寺供養

勅封了覺禪師接衆普福道場禪師道高德重樹百代  
之清規實西川之鷲嶺遞至於宋

勅封圓悟禪師我朝

大清加封明宗真覺禪師德器深厚主持兩江因利晚  
年住杖昭覺歷宋元明以來人無不敬仰宗風迨  
明末清初張賊之亂片瓦無存於康熙初年有丈  
雪禪師通佛法之奧妙結茅於此當道教募十方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五

崇信數年而殿宇魏煥佛相莊嚴傳閱數世守成  
持重者固多才識短淺者亦有甚至拖累債賸千  
載叢林幾乎頽廢自乾隆十七年我衆姓忝居比  
鄰識素首座大師法號守仁性定視其立品端方  
焚修苦行因之我衆姓僉同公舉主持方丈至今  
六載宿逋一千七百餘金俱已償還又修理寮舍  
齋堂書室約費八百餘金常住應用什物等件無  
不逐時添備井井有條信乎後世之良規宗門之  
砥柱也所以前總制 策公最爲器重丁艱回籍

餽物極盛山房生色福地寵光故我衆姓歡騰以

彰道行銘之礪石垂法禪門惟願性老人壽如山

而福如海獨是遙遙宇宙杳杳慧風幻境難測設

若後之主持是席者能廣佛法之妙用更過性老

人之作爲叢林完美固所願也卽或不能守成保

泰亦足佳爾但願無敗前人成規已往心苦乘典

型如泥沙壞鏽銖若瓦礫菩提道場含羞也茲我

衆姓默會性老人之用意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其欲佛日增輝法輪常新也哉是爲記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六

培修昭覺寺記

姚令儀

昭覺寺成都古刹也傳不二法門其爲大乘禪宗  
名冠諸梵境固已久矣乾隆辛丑歲會福制軍駐  
節川中余亦自滇量移來此公餘與幕中諸同人  
相與遊憩梵天幽奧佛宇崇深僧徒五百餘衆咸  
嚴肅而勤於執事四方掛單者亦靡不虔虔而至  
時則寺僧道魁適主上座余竊心誌之迨後  
書雲巖李公制蜀會與道魁結香火緣道魁與余  
亦周旋最久旣而余叅戎幕征廓爾喀平苗疆勦

邪教奄忽十數年無由一至寺中而亦不知道魁  
圓寂於何時也今年冬 學使周石芳學士任滿  
將回京師 方有堂廉訪約余與省中諸寅好同  
訪勝業因之重尋故道見規制宏麗更倍於昔詢  
知爲道魁之徒超凡者作證戒勤締構所由致周  
覽之餘迺有感焉夫道魁之前余固不可得而知  
而此廿餘年中道魁振之超凡繼之料量常住供  
數百食指未嘗虞缺乏鼎新廊廡百餘椽財力亦  
不假外募操持弗替厥功偉焉如超凡者可謂無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七

愧於道魁矣第盛衰之機相爲倚伏苟非法中龍  
象操持悉得其要則超凡之功其能保永世常存  
乎此尤在後之繼超凡者克如超凡之繼道魁焉  
而後可余故樂敘其梗概以諗來者

張崇樸

昭覺爲吾蜀第一名藍大唐了覺實始開山越明  
季值獻逆之亂燹於兵我

朝定鼎丈雪老人始誅茅以居歷佛窻竹峰潛修守  
仁諸望宿踵而繼之此一袈裟地乃得重開生面

遞傳至今厥後又得 魁老人花承五葉猷散千

燈集向之破沙盆而克補其漏非極盛而難繼者  
乎吾師靈源誕毓昆池法乳飫沾錦水芒鞋踏破  
錫飛五嶽之雲慧眼光澄鉢貯兩京之雪旣乃反  
駐鳳山游陞猊座遂爾緣遍十方琛施三寶兼以  
圓通不滯喜結善緣卽鈍根如樸者當年淪若曾  
坐圓菴之風近歲出林每笑過橋之月此固廿載  
以來所目覩也頃從燕晉遊歸重經過訪竊見寮  
椽塔院煥然改觀焉諸弟子進而請曰先生與吾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六

師雅相善願得爲之說夫新寮之置容衆之仁  
也三老人塔院之修報本之仁也勉徇衆請豫營  
眞藏不敢毀傷之仁也蓋舉昔之閱歷於名山百  
二嘘拂於金界三千者無不納之慈悲片念何能  
無說何可盡說而必欲說所難說亦曰願以此功  
德普及於一切余則無得可說而亦復何他說

建修塔院碑記

張崇樸

事之發於天良者惟孝惟最真奉先守身理無殊  
至天竺古先生之慈悲亦必由是爲甘露飽滿之

始與吾儒仁本之說是二是一也而尤莫著於昭  
覺 超凡上人塔院之修夫準提之樹長春優曇  
之花不老卽謂無量阿僧祇劫百千萬億恆河沙  
數諸佛菩薩梵王帝釋阿羅至今一一在焉從紺  
園粟界中呼之欲出可也而必以浮圖七級遠爭  
多寶之名金布四周遙摹金繩之界毋乃猶留色  
相乎而予竊謂此功德真有無量無邊不容以思  
議者

古昭覺堰水源碑記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五

夫昭覺堰者肇自

唐熾芳

國朝康熙初年有上丈下雪和尚卓錫於茲因寺左有  
高田數千餘畝乏水耕種丈翁軫念天道靡恆雨  
旱莫必爰相地度勢由石堤洪門二堰置地設法  
迤邐築堤開挖鑿渠引流其溝由西而東經通寺  
之二山門前伏流八角亭直抵東角門以爲安車  
接引灌溉之用是高田每歲之栽插裕如也至於  
餘水由上手歡喜菴是橋上古泮缺下流馴馬橋  
大河時有下壩糧戶曾在位等伊因彼處田疇係

華邑尾水灌溉維艱遂上寺懇乞蒙 丈翁慨允  
將餘水緣寺林右手捐地開溝通流下壩於是在  
寺西北隅築立石堰原用本板三塊開堰堵水上  
溝名爲昭覺堰載在縣志 丈翁復於寺之里許  
造設水碾一座以鎮山門水口名下昭覺碾寺之  
春米永賴焉百有餘年上流下接並無異論矣道  
光六年有下壩糧戶謝重輝等因天乾水涸與寺  
佃鍾貴鳳爭訟蒙趙前主履勘訊斷勸令寺僧去  
開板兩塊準用開板一塊以一尺爲率上餘水二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三

尺於板面漫過讓與下游華陽謝重輝等以爲尾  
水田畝灌溉之需廿餘年來雨暘時若均相安無  
事客夏癸丑復遭天旱下壩鄭國祥等與寺構訟  
互相爭控歷經 督藩臬道府各大憲輟批飭  
邑侯鄭同委員王奉各  
憲檄親詣履勘詳加查驗用尺審量明確引水橫  
溝約高正河堰底尺許令將堰門開板撤去寺內  
橫溝之水盡行迴流出外當諭兩造此非用板開  
堰則水不能分流入溝寺田必致乾涸矧旣立此

堰原爲闌板堵水而設倘板不開又何用堰爲旋  
集兩造人等會同委員詳細審訊斷令仍照趙前  
主舊案准開尺板一塊甚屬公允兩無防碍俱各  
具甘結完案

邑侯除詳稟各

大憲外復出示曉諭永遠遵行竊以成華兩邑水  
源各分成都由灌縣都江經石堤大堰及螃蟹洪  
門等堰灌溉至昭覺而止下壩華陽之水由郫邑  
沱江油子府河分洞子堰豆腐堰平橋子三洞橋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三

等處引灌至謝重輝等糧田而止彼疆爾界風馬  
牛不相及也自 丈翁開溝築堰下壩所求之水  
實昭覺餘水波及於下耳今訟端既息用紀顛末  
庶前輩之苦衷於以不沒而後進之善述亦可以  
永彰矣昔秦李冰鑿穴離堆取水灌溉利賴無窮  
其功不在禹下 丈翁之善美利於不言惠及衆  
生其恆河沙數無量功德倘湮沒無聞可乎抑又  
聞之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繼雖盛弗傳如  
茲之創守俱獲者責諸我輩猶爲罕覩况出自釋

子也耶噫 丈翁真千古得未曾有者哉謹記  
昭覺寺界址碑記

爲懇循舊制聿廣新恩賞准批行以便刻石永垂  
不朽事 康熙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奉

巡撫姚批據昭覺寺院主德法訴前事詞稱切因  
昭覺寺原係唐宋鼎建名刹相沿千有餘年遭逢  
獻逆屠城之後盡歸煨燼今幸

大清定鼎賴師祖丈雪我杖歸來住錫於此披草開徑  
募緣修葺荷蒙 前任撫院張 買牛給種招佃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三

戶拾家并 諸憲捐俸鼎新重光佛日賴有功德  
主陳可教將叢林四置界畔一一指踏明白後因  
清丈承糧二錢四分在冊所有稟項差役前以訴  
乞 批行府縣一應蠲免在案今康熙二十六年  
又稟清看賴因師祖年高八十亦恐異日僧俗混  
亂界址相侵雜項差役恐行加派卽今幸逢 憲  
光正照宏護法門若不具訴批准又恐日後難逢  
殊過之恩伏乞再准批行府縣以便勒碑庶使僧  
俗不致紊亂邊界得以無侵今將四置界畔水碾



一座與同唐宋碑記開列於後懇恩賞閱以垂永  
遠萬年之記等情蒙批仰成都縣查議報等因奉  
此本縣遵奉隨於十一月初八日親詣本寺拘齊  
鄉甲頭人左右鄰里躬履查驗明確該縣查得昭  
覺寺古刹也唐宋元明相沿至今歷有年所明逆  
賊屠踞盡成茂林荒土

皇清定鼎本僧德法苦力隨師開創舊址愿蒙前院

司道府各上憲捐輸供資構葺成規又將四置荒

蕪田地開墾成熟以供焚修茲奉 憲委查明界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三

址除據實詳報 本都院外合行勒石永為後照

計開四至前抵駟馬橋溪邊下至張家水碾及

濫泥溝為界後抵白蓮池為界左抵昇仙舖為界

右抵本寺水碾及大團山堰溝為界產業水碾一

座額載課銀貳錢肆分田地十一分原載糧銀貳

錢肆分三釐 康熙二十六年新增糧銀五錢三

分奉 文止納正賦祿差俱免 下院 歡喜菴

圓悟關田糧在寺城內下院太平寺 慈氏菴

雙流縣下院潮音寺

四川巡撫部院 姚締虞

四川提督軍門 吳英

四川布政使司 李輝祖

前任布政使司 劉顯第

四川按察使司 王業興

成都府知府 佟世雍

成都縣知縣 宋右舉

據座方丈徹綱 住持院主德法常敏全立

所招佃戶尤世龍等總共拾壹家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三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十一月十五日立

請禁私佃碑記

縣正堂沈 為曉諭事照得北關外昭覺寺田地

自雍正八年丈量之後招佃耕種時因荒蕪新闢

是以每畝議納租穀不過三四斗厥後開墾成熟

田數較多租穀仍未加增於是承佃之戶大沾利

息每有因此發積而不肖之徒更恐日久加租竟

將所佃之田轉佃與人又復於中多取押租銀兩

後來之戶從而效尤以致頻年以來佃戶疊更雖

爲該寺之田實被佃戶得利在寺僧等既已出家固未便孳孳爲利但寺中數百僧眾亦全賴此租穀資生曾於嘉慶十八年僧超凡等具控加租當經前府憲李暨各委員審明清丈總計上中下田則酌量加租二三四斗不等然較之佃耕民間之田已覺大有餘利乃各佃戶不遵斷案轉以和尙爲懦弱之門仍有圖利轉佃並將每年租穀竟不全數交清卽如馮均聘等拖欠租穀猶復霸踞不搬業經本縣從重枷責押令搬遷第恐此外尙有似此抗租霸踞以及私相轉佃之戶若再任其陳陳相因勢必將數千百年古利淪於荒廢言之寔堪痛恨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昭覺寺各佃戶等知悉自示之後爾等承佃寺田均須自行耕種不得轉佃與人或有不願耕栽亦須告明寺僧再爲轉佃至於應納租穀仍須照依斷案年清年欸不得任意短少顆粒倘敢仍前私取押租轉佃定將該佃戶照盜賣官田律治罪如欠租不給亦卽拘案比追決不寬貸莫謂言之不預也各宜凜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三

遵毋違特示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曉諭

督部堂丁 爲示禁事照得昭覺寺田畝自昔兵燹以後佃戶私自頂替有原押租銀數千金而佃戶私頂加至數百金者從前委員清理另換佃約不准加價私頂永遠定案此風賴以稍息近查該寺佃戶仍有射利之徒加價盜頂之事租穀必致拖欠無着並據該寺僧通稟懇示禁等情前來除稟批示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該處紳民佃戶及寺僧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凡有官紳士庶頂種寺中田地者務須先向寺僧三面妥議另換佃約不准加價私頂其田地只准耕種不准埋葬墳墓筋骨每年應納租穀亦不准拖欠升合倘有不肖之徒向佃戶加押私頂准該寺僧稟官究治卽將加頂之銀充公田地歸寺耕種各宜凜遵毋違特示光緒十年十月初一日諭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三 藝文記

三

卷三終

重修昭覺寺志卷四

本堂方丈 釋中恂 主修

成都文生 羅用霖 纂修

藝文序

御製大雲輪請雨經序

蓋聞混沌分乾坤莫劫運循環燁之初也仰不知其所高者天也俯不知其所厚者地也於其中間陰陽造化百物備也然而陰陽相合則百物有成陰陽相左則百物有損總之盛衰消長莫不由氣之使然元經花甲一週所歷歲月凶樂不一但見陰晴過分未嘗不洗心而明禱也去年冬制軍李護法送來

御製大雲輪請雨經二函歸藏焚香披讀乃知我

皇上聖意仁慈普濟羣品祇是早魃作祟何代無之雖蒼生自禍猶可假秘密而謝過切想我蜀之大非一二部所能庵知寺曉也是以鳩工重刊以廣

帝德以便誦習或遇祈禱之日不致演揚失則庶幾格天順人永無亢慮云時乾隆五十一年二月昭覺第

六代方丈了元重刊并序

丈雪醉禪師語錄序

譚貞默

濟宗孤迥只餘一條白棒入泥入水為人一言半句吐氣總在白地光明錦中掀翻播弄直是百尺無枝千里絕跡惟能截斷眾流便能函蓋乾坤單傳直指之道亘古亘今所餘特著也後來枝葉繁滋墻壁倚傍徒廓門庭無關窅窳如來禪祖師禪全無分別臨濟派曹洞派從何特標幾何不輪挺齊觀絳灌為伍也獨見丈雪醉禪師從西北兵戈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二

槍攘中曳杖來吾樵李滴水滴凍為其得法破山本師圓就語錄一大公案緣其曠昔為萬峯墮地獅得天童正法眼觀體承富全身擔荷於雪居禹門靜明三刹開堂拈出成都漢中風景如許絡索騰踏當機絕不見一毫枝葉一點氣息的露地白牛禹門激浪復振臨濟家風可謂滄茫正脈砥柱狂瀾者矣比為吾里眾檀信延任青蓮禪院微窺師意尙似夷然不屑於擔水河頭賣人者象王窟中卧毘盧頂上行斯其人歟

丈雪醉禪師語錄序

嚴大叅

慨夫教外別傳之旨悉成義學筌蹄單傳直指之風盡變詩文騷雅祇圖熱鬧不顧凌夷非大力量大氣魄鐵檝漢何能挽世頽波作中流礎柱丈雪和尚無情無識并無面目無學無文兼無一元字脚無入世法亦無出世法萬里南來深知其為破山老和尚冢嫡也郡人仰美延住青蓮轉大法輪弗同小小果然宗乘一唱三藏絕全祖令全提乾坤失色况是六月炎天陡見寒威冰雪茅簷下龍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象縱橫拄丈邊鷹鶴失所者些終索乃秦蜀三坐道場時布漫天網子撈攬人天底鈎餌也轆轤不惜眉毛請梓述序

丈雪醉禪師語錄序

王玉生

無聰明而讀儒書知儒書之難有聰明而讀佛書知佛書之難教外別傳之佛書之尤難所以西來宗旨不立語言文字語言文字俱屬筌蹄終非魚兔末法流失承言滯句認影迷頭機令一華萎落五葉紛飛丈和尚婆心太切微困為人龍象充庭

香華滿室又一番葛藤郎當絡索祇憑竿木逢場

不顧傍觀者晒猶憶年少檢五燈諸帙開尺許卷轍棄去不復省覽以為此天竺語言文字無關已裏及登仕版一緇温邑藏本再發寶光祕函雖無所入頓生歡喜今丈和尚荷破山老人鉢袋披露胸襟為中下鈍根說法不得已而有棒有喝有語錄電光石火難為湊泊乃從門外敷他人家珍說話不著屋裏或曰三教岐途互相詆毀是不知一貫傳心喟然悟道直下承當死去活來心性二義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四

聖聖同然而後而今由丈和尚語錄上見飲光破顏知語言文字非語言文字也

里中行序

古鑿

天地之大而猶有包乎天地者心也須彌之彌而猶有藏於須彌者芥也夫擴充乎本然之善而運用於心芥之中非沒量大人焉能垂範千載矣所謂善用者心包太虛而弗善用者終為一不龜手之藥耳釋門之有禪也而禪之有師以無用為大用炊無米飯敲木楂羹咳唾掉臂均為佛事鑿讀

老人里中行不惟滌我塵襟且息殘喘於未央也  
已老人自漢安掃塔洛源瞰井或水或陸談笑成  
偈觸目爲詩字字言言悉是家常茶飯弗假庖丁  
所妙遂作叙嫁衣裳囑梓灾梨然傾蓋一時墨香  
千里詩耶偈耶弗敢以名

里中行序

釋徹雲

夫山川草木雷雨風雲萬籟也而騷人挹之以爲  
詩聲情想性命鼻舌眼耳六根也而禪人悟之爲  
宗社爰用舍行藏體之爲貴所以李青蓮拈來便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五

用賈浪仙推敲成章故有盛晚兩唐之句而輿議  
滔滔者弗趣乎言而趣乎志也吾師以望七之齡  
退休逸老偶於甲寅夏有漢安掃塔之行觸境逢  
原輒成一律信口信筆不覺成篇忽琢磨之功欠  
細膩之礪憑陵拈弄乃遊戲三昧之禪餘也雲以  
巾瓶之暇書葉劃瓦輯以陳之師曰遊方三年一  
擔紙詎虛語耶老僧所作不過暫時酬應而已紀  
之焉用雲曰生以口傳背以書傳願灾木闕諸庶  
萬籟還乎六根而六根還乎固有無可還者

惟吾師藏於指筆或出或處凡爲動靜之使用耳  
因以名曰里中行

者考篇序

釋徹聞

昔明教覺範兩尊宿妙智淵玄雄才博辯可謂轉  
天關回地軸矣尤臻以詩文聲價一時德嚮寰區  
名馳海外恨未開堂說法露宗門爪牙而闡五湖  
之光風霽月也本師老人荷鐵檝鐵錐把斷要津  
五十季來惡辣臭氣充塞八埏諸方稍有掩鼻者  
日滅正法眼藏惟斯人耳迄今年臻古稀欲收都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六

市之招牌恨未遂意閒暇之頃遊青松下坐頑石  
上不獨爲法幢披肝瀝膽至於弄郢匠斧斤向人  
鼻準尖削去影子演百步穿楊呈中的之手往往  
與士大夫齶醋處莫不漏逗玄采聞得寓門牆歷  
季旣久益知老人舌底無筋骨胸中無墨水純以  
閑與幾微攜衲子於不疑之地斷不市詩文虛聲  
作宗門閥閱者也蓋佛法人情兩不得已軋軋然  
天機自動精義流行從旁記錄以爲破布袋裏老  
骨董貨狼籍不少

丈雪禪師行樂圖序

乾坤樂境也古今樂皆也爭名者於朝名不成則不樂爭利者於市利不厚則不樂然或衣金紫會鼎鐘而患得患失終身戚戚焉若富商大賈權謀心計勞苦不已昔噫嘻斯世何人能行樂哉問有離塵脫俗之子着於色相昧於本根不能超然法界之外較之爭名與爭利相去幾何若我昭覺師太丈老人則真能行樂矣老人之生世猶丞平及長則有明之末造今日八十有二年矣中間歷夷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七

險閱滄桑治亂不一遠近不齊而老人之心固未嘗不樂也十齡以前天真未漓其樂與人同總角時即究心釋典追蹤名宿遨遊兩京流覽天下名山大川俛仰之間如有所得歸而肇啟宗風闡教名刹西來大意曉然昌明能遊羣衲皆能燁燭法筵開闢手眼為釋民皎皎錚錚者老人於宗門可謂功臣蓋老人之心絕利名渾色相為宗門第一籌故其性情溫然美玉其胸襟毫無點塵其眼界如天之空其度量如海之濶又時以其心志形之

詠歌筆有仙風言皆法雨是能還乾坤以樂境快

古今之樂皆老人亦何在不樂哉自今以後數十季或飛越或長生其樂無窮又豈止區區百歲哉畫工以老人之樂圖於卷軸而吾樂序之者蓋將使天下知老人之樂又將使天下知樂老人之樂庶幾迷於名利者可以解脫泥於色相者可以超悟亦足佐教事之不及也爰為讚曰魁梧兮奇偉炳蔚兮文斐昭融萬法兮會通源委汗漫四大兮攝服神鬼無識亦無名千身總一身念彼慈悲心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八

欲度世間人歸罪整梵刹瀟灑出氛塵丹青不盡寫悠然想天真

錦江禪燈序

胡昇猷

明莫明於日月禪不名日月而名燈者何哉日月不可傳燈可傳也故曰薪盡火傳膏竭燈傳日月在天之中從上以來自金襴別付及斷臂得髓梅子熟而菩提無樹一花開而五葉成枝燈燈相續熠熠生光千里無暗室無迷途賴此燈爾然則此燈三千大千世界莫不有之奚獨震旦錦江歟夫

神禹自岷山導江是山水發源於錦江而西域識  
云金鷄解銜一粒粟供饑什加羅漢僧爰出馬駒  
踏殺天下後代兒孫蕃衍則謂燈獨盛於錦江也  
亦宜昭覺

丈老人得天童悟鑿破山明衣鉢滴淚滴血無  
法真傳爲臨濟三十二世中興圓悟祖師之法席  
三十年來如塗毒鼓響聞者咸失身喪命劫灰掃  
蕩初建之餘彙集歷代尊宿凡產自蜀而闡揚宗  
風於異地或產異地而大建法幢於西川者皆錄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九

其源流行實警語悟偈垂訓後人名曰錦江禪燈  
而以高僧神僧附焉共二十卷老人豈私一錦江  
哉老人駐錫錦江則傳錦江三千大千世界俱露  
老人法身則無不傳之燈也謂錦江之燈卽三千  
大千之燈乎三千大千之燈卽錦江之燈也余雖  
謬現宰官未忘本來面目蒙 老人印可分一燈  
於行車畧言簡端勿謂葛藤饒舌

錦江禪燈序

釋通醉

夫破顏微笑之旨彌滿五天自江槎分玉浪以來

始洋溢乎中國故金鷄銜粟馬駒踏人貴乎見諦

履歷次之所以五葉蕃衍中此毒者病痼弗淺也

卽遐陬僻壤知有悟門竈嬾餉兒擅說法要累所

傳之襍糅務稟授之苗裔某爲師承某爲嫡嗣何

州之子何世降神庶法運毋紊乎主張而流芳亦

邁矣如德山臨濟大機大用殺活自由無俟外學

相助五季以後辯藻轉深往往從義學理窟中翻

駁而出是衲子反帶書生氣耳其真氣變渙由茲

而始昨閱少林續緒以大慧易虎邱付帕爲嫡嗣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十

噫醜詞出自僞口不遜費於筆端古之法匠尙有  
傳記可攷非直譖牒而已適以禪燈題其名高僧  
神僧附其右者恐異日雷同續緒之謬以備後之  
修史者便於採摭焉且末法奉教例多偏人每臨  
文而歎息遂興志以殫修吾祖之道之傳於諸夏  
始於梁盛於唐而光顯於宋其間多高文博達之  
士迨懷宗先帝晏駕之後寇烽霧起玉石俱焚其  
殘篇短帙或以文傳而辭陋事疎或尙聲名而志  
乖隱逸彼得此失無所攷者於是取諸方口實且

刪且行以爲之書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橫流而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近有一夥大明大法之人祇欲攀高自大曩者阿難調達均爲釋尊之弟羅喉善星同是如來之嗣非道有優劣亦邪正自取之耳今集中自四祖以下迨雙桂印止於中麟膊腥脣不勝枚舉僅取觚翰雅尙者摘其齷藻及馳他國說法者名實章程而乘願入峽利生者總輯帙內間有一知半解隱逸巖阿者小書號名或烽煙兩地艱於捃拾所鴻魚以示之俾金鷄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七

銜粟蕃衍中華斷不類婆須密天皇悟之故事費

後昆之筆舌也已

重刻朝暮二課經咒序

釋響泉

夫消黑業而成白業全仗密門翻有漏而證無漏須修淨土念誦之力總持一心圓融萬德蓮宗之課該羅入教統攝五宗密教以佛部爲首淨業以持名爲宗開權顯實接物利生超五乘證十號莫不由斯日課經咒之神驗以感三寶冥加護念如是依法熏修漸次滅障成德乃能悟入無上之聖

域也是故先覺垂搜窮三藏首則摭出楞嚴神咒大悲神咒以致般若心經共集十三道真言合爲朝時一課次則摭出阿彌陀經及大懺悔儀蒙山施食儀以此三段編作暮時一課除此二課以外復隨類編集一切佛事儀軌以備隨時方便應用皆爲推邪輔正祈祥集福而立是科也又於藏教內節出十餘則古典乃吾輩正要當學之嘉章也附贅卷末以俾後之學者畧記其綱要耳予今竊思古人纂此課儀之大意總教一切衆生皈命三寶發菩提心以我所誦經咒功德願與法界冤親同生彌陀佛土蒙佛授記皆得不退菩提之正因也所以天下禪林常刻此日課經刷印流行者到處皆然今值乾隆己亥之孟冬成都昭覺常住自來未刻是書因慮學者甚多而日課書本甚少時有典座潔玉大德欣然頓發洪慈邀募十方大檀及諸司袍等襄助珍貲敬成如是殊勝之因互揚聖教之眞風共作人天之眼目者不期然而然也於戲耐耐余之智識闇短生來鈍根不文胡然而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七

寶發菩提心以我所誦經咒功德願與法界冤親

同生彌陀佛土蒙佛授記皆得不退菩提之正因

也所以天下禪林常刻此日課經刷印流行者到

處皆然今值乾隆己亥之孟冬成都昭覺常住自

來未刻是書因慮學者甚多而日課書本甚少時

有典座潔玉大德欣然頓發洪慈邀募十方大檀

及諸司袍等襄助珍貲敬成如是殊勝之因互揚

聖教之眞風共作人天之眼目者不期然而然也

於戲耐耐余之智識闇短生來鈍根不文胡然而



畧述日課之勝益以慶重鑄之良緣也一并筆之於靈章篇首云

送佛寃大師還昭覺序

汪挺

大師號佛寃諱徹綱成都之內江人也年十七卽禮丈雪和尚雒染甲午乙未間和尚開法於漢中之靜明寺大師執侍巾瓶如子依母丙申歲和尚從蜀來掃天童密祖塔事竣還嘉禾寓新庵清白師師與和尚同梓里契誼甚浹邀留數載念蜀中鏤刻無好手遂刻成破山祖語錄入藏嗣移住東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七

塔之大悲閣閣爲破山祖昔年經始白法老人起而落成弓冶之思觸目而蔚老人薰習蓮宗遇和尚特加崇禮時挺每過從見和尚廣額豐頤平頂大耳耳白如珂雪日光爛爛射人及冲和接物則煦霽春溫取夫牧豎了無墮容挺私謂曰此佛日也後還靜明奉大名王之設誠招致大宰官大都帥之協志景從力請歸成都謁昭覺佛果勤祖塔見道場盡毀於兵盡然有興復之思志氣感動咸來勸理黑白向從如水赴壑一彈指間湧殿飛

樓儼若天宮下移人間大師周旋左右拮据爲多

和尚勘驗徒衆特嚴許可大師年四十冥契心空

雲駛川流曾無罣礙入室最蚤遂署以西堂之職

四方參叩者大師悉衝口剔刷之於是命師赴剎

取藏和尚夙願也七閱月而始達一身擔荷瓢鉢

之資一無所留圓成書夾大藏二百餘函牙籤錦

蓋備極莊嚴疊成十積向念法乳之恩無由酬報

爰集禹門青蓮昭覺靜明白牛草堂所說法語盡

付刷工梓成盡歸大藏由是和尙光明普天互地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七

矣先是禾中丹青手玉可張琦十年來廣羅西天佛祖及此土祖師像繪成一百軸久秘篋中一日過新菴謂清師曰我不能長守此矣師能爲覓機緣願歸之清師唯唯去不移時而大師孟笠適至萬里一刻舉似曩語卽向佛叩頽曰徹綱與諸祖有緣者願捐頭目髓腦作蜀中希有乃移書江楚一二宦遊皈依和尚者攢補得數鑲以大藏置十積每積中分置祖像十幀而還汪子曰世出世間盛事不可測識也楞嚴方冊垂百年來未聞有萬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五

為下一轉語

佛寃綱禪師遊我集序

宋肄樟

春之至也為花卉為草木積翠堆紅盈畦滿岫人  
 皆知春之為之而不知春在何處心之於詩也亦  
 然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夫山川之  
 透迤煙雲之變幻人物之紛紜晝晦之移易有畫  
 師之所不能繪者而詩克繪之俾讀之者可以臥  
 遊可以神會昔人謂王摩詰詩中有畫是也此果  
 誰之為之耶或曰禪宗掃卻語言文字詩非文字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六

乎余告之曰不然一莖草可化丈六身一毛頭便  
 現寶王刹八字三點包括乾坤而况詩哉李青蓮  
 句云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詩出於禪但舉咳  
 唾之餘遂戲為珠玉耳豈嘗有意為詩而烏得以  
 文字視之也寃和尚具上乘根器受法乳於丈老  
 人最親且久吳越江楚名勝之地每寓錫焉嗣主  
 昭覺三年又主諸古數年矣塗毒之鼓掣電之機  
 直欲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者諸方咸畏憚之  
 而以其咳唾之餘溢為珠玉之句典雅秀逸渾無  
 頭陀氣習若不辯明而乍讀其詩祇以為飄然世  
 外之文人不知其為禪宗也余過從之暇偶出遊  
 峩集見示讀之至再不禁擊節大遊峩者衆矣遊  
 峩之詩亦衆矣騷流墨士徒模寫景况不知自己  
 脚跟立在何處此被峩眉轉也衲子羽客或各有  
 見諦而又不能寫出峩眉景况此不能轉峩眉也  
 能化以己為峩眉復能收峩眉於一己其吐為詩  
 句有時寫峩眉之景况而寃和尚在焉有時寫寃  
 和尚閱歷而峩眉在焉是則峩眉也寃和尚也分

別之不得混同之不得蓋真能轉我眉不爲我眉  
轉者此烏可以文字視之哉余故樂言以弁爲首  
壽佛寃首座四十序

釋丈雪

青烏家以山青水綠爲壽黃耆老以火候相旺爲  
喜婆羅門以不滅不生爲壽受命之外舒壽之延  
促乃定業之常分耳非一定有式格式壽也總不  
若朝聞道其壽綿延耳然此壽者在天與日月共  
明在人齊彭殤之福在地如草木竝茂夫乘除代  
謝止言其用非壽體也如百丈之耳聾黃檗之吐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七

舌藥山之披雲大笑真壽體也此壽天地何位焉  
萬物何育焉草木何榮焉老僧明日乃耆齡之日  
汝今朝爲不惑之年師徒兩人合而爲百諺云世  
上難逢百歲翁中秋夜月明皎潔故老僧以青天  
爲紙須彌爲筆蘸四大海水書此壽量二字權表  
祝勗焉

佛寃綱禪師語錄序

釋覺聆

聆以不惑之齡晤我法弟佛寃和尚於興元之靜  
明精舍參隨補處又不覺二十三載佛侍本師巾

瓶之南凡三十餘稔歷盡清要深得九淵驪龍領

下之珠赤幟一懸小大折中曰慈曰儉不敢爲天

下先或抑或揚都盧是大旗手其機峻捷互換主

賓不以繫驢橛章程務以死猫頭賣弄捏由基箭

荷雲長刀如銜燭之龍行而破暗落機之錦濯以

增妍故全提半提另是一番作用翻手覆手令人

直下承當尋常示衆曰山僧無隔夜禪與人參而

我自家屋裡底貨尙使不盡詎借古人鼻孔出氣

耶爰以五九之齡主持兩刹漢安古宇昭覺祖庭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七

說法勤絕如刀截齊了無痕翳侍者肅林如日記  
以災棗余從雲頂雙劍歸來見劖視之尙未終紙  
曰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俾黃  
河牽一帶之清青史載千季之應所以通感適化  
則疆曩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敢以不才汗  
漫書此副我二十年前同襟共社之奇邁也非謂  
爲序

竹峯續禪師語錄序

周文英

夫執語言文字以爲道非也離語言文字以爲道

亦非也言達摩東來直接上根心不傳而傳法無說而說迄今支分派衍祖祖相承燈燈相續其間珠聯璧合廣布流通總以利益後人開悟知見爲大光明地豈曰小補之哉竹峯續禪師者世本松人其母誕時得夢兆卽許出家後因誦法華經有疑遂辭親至會城參昭覺本師老和尚不數年盡得其源流會余奉命駐節松鎮久聞其名而未之見也歲庚辰以戎政之暇覽勝雪山池名七寶洞顯黃龍霧靄雲橫堆璫疊翠信古修身養道之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九

無生之妙諦一瓶一鉢折般若之根源與壁觀默示者有同乎否耶曰是則同

竹峯續禪師語錄序 周飛熊

余方齡齒頗喜談象教而樂遨遊凡所過名山大川叢林古剎卽流連不捨樂以忘歸於庚寅歲緣銅街之碌碌聞玉壘峩山形勝甲於天下由燕臺至蜀省家成都公於錦官署卽揚子雲故居也常與二三友朋刻燭分題歷覽諸勝登少陵之草堂乃旋而之北訪昭覺寺謁竹峯續禪師見夫方丈崇宏金容焜燿復稱香滿院清芬襲裾境甚幽也評泉試茗談論壘壘不倦情甚洽也斯時也予蓋樂以忘歸矣且出所著語錄若干卷屬序而請家成都公亦弁其首焉反覆讀之意固軒爽語更俊快奚僅參透三昧得上乘法重見曹溪宗旨駕慧遠諸公發明西來大意已哉且儒家流也異日者闡揚大乘爲西蜀之宗主者其在竹峯乎東坡云時文凋弊僧雄強但鳴風雅非鼓譽今於竹峯見之蓋不啻受一番棒喝矣噫嘻余宦海馳驅二十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十

餘年風塵執掌筆墨久荒未卜何日芒鞋竹杖相  
與晨夕聯床親聆奧旨以醒迷途而登彼岸也興  
言及此依依不忍舍昔人所歎相見時難別亦難  
良有以夫余歸記於子雲亭乃問竹峯請卽以此  
爲序可乎竹峯頷而笑曰可

守仁定禪師語錄序

釋際臨

白太白石磬分燈之後臨濟之道岐而爲二天童  
枝葉繁衍橫翔捷出太白眞燈復列多門破山老  
人具滔天之手建特立之勳獨出十二而一之闡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化演教大振西蜀雙柱昭覺天下至今景仰而贊  
叢山險澗瀕水虞南北擔簦之徒未易窺測愈見  
門風高峻非他處所可及也四世下守仁和尙據  
昭覺之正令大雙桂之家聲行已爲人儼爾上古  
風規其甘枯守寂自脫俗以至出世爲人畧無二  
致少沾腴澤卽叅方澹泊之念勃興一布衲百緣  
千衲不忍置概可見矣不近人情不隨時轉視依  
倚之漸因果之徵卽厲聲厲色不已所以學者難  
以湊泊有守古董之名聞其見諸語言不忝有扇

打有烟薰之遺意破山門下可謂源遠流長愈久

而愈見光大者也又聞入寂時聆計後之譚奮然

作色據座以叱之惟叮咛爲法爲常住勿忝沙門

是囑而其寂也異香三日不絕卒徵言之實非

徒摭拾綺語者此則一字一句均可令人興起何

更議刪訂耶師之弟子道公曰不然先師亦云藥

以救病每見世之執藥者喋喋徒多予本拙訥亦

無取於是虛言耳是以凡有所示皆畧不經意此

皆元等從旁搜取具見先人心跡而年牙魚魯及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復慮有昧先人心跡也余曰噫是殆所謂惟精惟

一審擇之誠懇者阿難結集尼父刪定亦爲較其

原委定其帙幅以詔後世皆不敢輕之之至意但

余足跡雖半天下媿未歷名勝而仰高踪亦怯險

憚阻之庸流何覩然執筆以評大方其唯遡回眷

慕謹述數語以弁其端云

道魁元禪師語錄序

顧汝修

西方東土同是此地同是此地卽同是天同是此

天地靈淑之氣鐘於東土則爲開物成務明倫立

極聖人也鐘於西方則爲萬象皆空一心獨照亦  
聖人也聖人之生百世一遇衆生億萬氣質不齊  
約計差等凡有四者假如乾坤無聲色衆生無見  
聞世界渾淪何須解脫無如聲色滿天地見聞在  
衆生或見如未見再見無見聞如未聞再聞無聞  
或見則有見不見無見聞則有聞不聞無聞或所  
見是見外別有見所聞是聞外別有聞或見亦非  
見不見者見聞亦非聞不聞者聞入妙通微思議  
俱絕衣淨名衣坐空王室覓乎悠哉弗可測也余  
重修昭覺寺志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東土人不窺內典稀叩禪關三昧茫如一乘轟耳  
歸田鍵戶今十五年吾鄉法界首推昭覺日就衰  
茶足跡罕到副寺廣善攜道魁元公和尚語錄見  
示一再披閱意境超超大振宗門仰印諸祖其於  
衣鉢難遽妄言要之千載真傳燈燈相續矣猶憶  
早歲一男子問吾道有慧心否答云吾道通天下  
之志類萬物之情若非慧心何以通天下類萬物  
又問有慧眼否答云勿論瞻言百里百世可知即  
時行物生鳶飛魚躍若非慧眼怎能看得出七八

年前在晉陽兩叢林曰十方院曰紅土溝一日至  
十方院問和尚云如我當作麼生答曰大人當智  
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又問如何能周能濟曰明心  
見性余嫌其仍落窠臼爲下轉語云大人無智無  
道便能周濟又問如何是既周既濟云天下萬物  
一齊無智無道便是既周既濟至紅土溝和尚云  
人生如出山泉水一泓清冽行到市塵受諸汙穢  
然後渾濁須是去濁還清乃見本來面目余曰黃  
河恁般濁和尚能清麼和尚無對余爲下轉語云  
止聞河不聞濁海到歸海時自然澄清區區知識  
如此他日來昭覺舉以相質必能闡揚宗旨導我  
元機幸拔塵氛之場同遊水晶之域是爲序綴以  
偈曰箇箇耳聰目盡明誰甘恍惚過平生千巖萬  
壑都看遍不枉山陰道上行癡漢愁腸萬法魔九  
千九會更如何而今却與傳真訣低首無言一法  
多成都繁麗古來稱不見登壇說法人幸有高人  
能說法最嫌饒舌掩吾真曉夜一輪日月光清輝  
四照遍遐方遐方得照生歡喜那復垂憐日月忙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四

流水潺湲漸滿池團團水面綠荷滋臨池花發人  
爭賞泥裏藏根各不知

道魁大和尚五十壽序

劉正揆

維汙口之雲衲乃江原之法師寄跡招提釋緣儒

重輝聯井冀人以地靈瑞氣霽禪關撒盡塵氛翻

貝葉祥光開壽域空來色相度莊椿歲當協洽兮

旃蒙月屆昭陽兮鶉首歆施而紫芝曲奏指冰而

南極星臨惟我上人晴川巨族漢水名家幼而岐

嶷長而敦敏爰多夙慧用補靈根山上桃花悄然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朗照庭前竹鶴恍爾蓬源香城實相之談金河常

樂之說莫不周悉微渺洞達幽元講經類宋釋了

元拈韻同吳僧可久昂昂千里疇知麒麟之蹤汪

汪萬頃孰識波瀾之際望之若披雲霧仰之如覩

日星宗本一乘心實無相歸於三寶身則有爲如

是遐舉飄飄遊行得得瞻大峩而戾止別南嶽而

邁征坐可伏獅每歷巉崖峻嶺於巫峯十二咒能

度嶙恒施苦派慈舟於金界三千旣而登玉壘以

恣遊卜錦江爲常住浣花溪上叅妙諦以忘筌洗

墨池邊悟元機而入定豈止心燈夜熱亦乃意緒

晨飛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勞之力去汲引以濟

俗鹿苑金輪顯究竟以開岷鶴林雙樹戒傳方丈

旗豎山門賜谷初昇同洗龍池之鉢昆吾在次咸

鳴鶯嶺之鐘眞所謂普施衆生同食甘露而以智

慧火燒煩惱薪者也他如生面別開芟盡法堂之

草先型不墜彩凝椽棟之雲百廢俱興一身是膽

若乃激揚名教非徒賞月論風然而反復咏歌堪

足迪忠起孝茲逢大衍初週之候正直火雲饒益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之秋若狗白雲峯攢碧漢吳郢郢曲頌滿梁州共

祝期頤齊深仰止僕也戚緣瓜葛誼屬粉榆願忝

無字禪未免蜂穿窗紙思持半句偈幾時月印江

干嗟宦海之猶蓬憶靈山而若結旣媿博學莫頌

旃林况乏高才有忝蓮社第知白仙難老壽日月

而恒輝珠樹長舒愿春秋而不謝馬祖八十猶然

口吸西江趙州百齡尙爾眼燦天下衲須彌於芥

子小年不及大年普添壽於海屋壽身還期壽世

爲獻南山之祝遂成下里之歌謹序

道魁大和尚新建祖師塔院序 張德

原夫昭覺西蜀巨觀溯其初始了覺開山了覺係大唐開

山和由唐宋以傳行歷元明而代宣為因兵火斯

見摧殘幸

盛朝之清晏慶廟貌之莊嚴傾者以起敗者以妍但

獻曾之擾塌何易國初寺為獻賊焚毀而丈雪之復興實難

丈雪乃本朝爰是茅庵可結廢址堪循昔日之

復興此寺者荒蔓無度當年之規制可仍偉哉殿閣美矣輪囷

不傳色外之象惟傳靜中之神若夫由丈雪而及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毛

佛窅自竹峯而歷潛修慈雲普蔭法雨咸周守仁

踵興續三空之妙緒道魁繼起接五代之源流佛

竹峯潛修守仁道魁乃不惟獨掌沙門禪心朗朗

此寺住持之有道行者亦且宏開覺海靜念休休因而五百眾之身心咸

為仰賴數十年之表率悉見周詳法尊西土經取

南方道魁和尚會闡牧義於昭覺轉法輪於草堂

時草堂寺亦屬道魁所攝念先疇之可食思舊德之難忘塔院

是修於茲繼美而祖師之報至此彌彰所以興作

於三秋告成於十月殿宇不須輝煌支流仁看發

御筆

越前垂緒而世系長留後承宗而傳燈不絕號為  
首錫覺悟之源誰疑名曰瞿曇天人之路若偈以  
故五空堂上皓月溶溶入德池邊清風淡淡玉露  
成容金花着面不歸兩足之尊誰為十方之院况  
乎森森翠柏遠連駟馬橋西鬱鬱蒼松斜傍青龍  
嶺右覽名賢之賜贈並華法而三才披

之梵唄悉有鶯嶺逾開祇園更久但見謁妙諦者

出迷津沾法光者登覺路承承繼繼智慧有根本

本源源欽尊無教法門既不忘初隣里應相念故

梗序由來用申悃悃聊共贈以數言緣短章而成

賦

道魁大和尚六表壽序 李友仁

夫天地之運渾淪磅礴而五行二氣上蟠下際無

終極也山川之英艮止坎流而飛潛動植暗長潛

滋無窮期也毓而為人配乎天地鐘於山川引年

有典特重於先王尚齒有儀事昭乎桑梓則壽考

維祺固人世之所欣頌者也然說者謂二帝以聖



而壽四皓以賢而壽海上仙翁山中處士以隱逸而壽屬在釋門寄身佛地其壽或有因之而掩者詎知箇中不老之真體物外長春之妙境甯非渾淪磅礴之真良止坎流之實乎故五雲橫空寶氣已見於周昭一葉渡江真靈尙傳於奔襪古今今豈可以一二遂盡耶我蜀昭覺禪林有上道下魁大和尚衍臨濟之正派秉善慧之仙胎系出漢陽奪三湘七澤之秀釋叅上乘登四大六通之臺佛祖之密全裕朱程之理亦借迷津則寶筏時渡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无

覺路則金繩頻開禪燈煥彩遠接西方花甲初週近輝南極羣仙輻輳咸沾靄靄慈雲萬象紛披共觀昭昭法炬某等材愧青蓮敢效華封之祝職分維摩夙叨香積之厨試謳卷祝願玉燭之常明聊續衢歌頌慈航之允濟

道魁大和尚七袞壽序

張 德

竊憶丙午季夏恭遇 道魁大和尚六十佳辰維時僧俗稱祝歡聲藉甚曾日月之幾何又值七十令誕其拜賀較前更覺紛紛矣人皆曰此天之所

以佑我和尙以爲沙門增色予獨謂不然夫空門之得壽大異俗人俗人得壽不過修德而空門中之得壽又不僅修德已也兼能養性故五蘊不空者不可以致壽六根不淨者不可以致壽五蘊即空六根即淨而色相之界天人之分不克了了者亦不可以致壽惟我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道魁和尚本養性以修德緣修德以獲壽其壽也可操券而必矣易云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非此之謂乎况 道魁和尚神清氣健毫無龍鐘之態即此以下期頤必不或爽又甯僅七十已乎且道魁和尚平素舉動從容負性幽閒飄飄然若有仙姿今雖古稀而氣宇益見軒昂正所謂薑桂之性愈老愈辛者也既主教於昭覺復兼躡於草堂兩寺五百餘衆誰不高山之仰卽我鄉隣又何嘗不沾餘光乎故壽不在形骸而直在性天中也至於山阜岡陵之祝無非腴言通套豈可語於 道魁和尚得壽之真源哉因爲致頌曰真哉性真不爲物侵箇中機緒各有原因勘破色相超然寸心永愿

寒暑尤見森森俚言恭祝雖非知音畧序梗概難  
盡高深靜中天永不老僧人豈若名利徒苦風塵  
空門得壽金剛鐵身

道魁元禪師年譜序

李調元

蓋聞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攝  
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卽名煩惱羅刹  
然而風裏之燈影既不現波中之月照豈得明故  
降伏四魔金剛亦爲努目慈悲六道菩薩亦爲低  
眉也惟我道翁禪師者家住黃陂系出童氏身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如明鏡法號了元少而精明夙秉靈慧長而好道  
早悟元機勁直居心有排難解紛之概剛正自負  
秉鋤強禁暴之風謁漢鎮之明師脫身入定受明  
禪之指示落髮灰心夜則朗誦曇花晝則時披貝  
葉遂繼領於昭覺兼開講於草堂萬化圓通早受  
守師之戒一塵不染遂嗣圓悟之宗破巨浪以乘  
風兩飛南海之錫穿雲霧而見日一了西川之綉  
歸來十五春秋讀經三十六載雖其人已往其語  
猶存琢句風清見胸懷之滾滾流腸月冷寫逸興

之滔滔倘非彙之日編載以年譜豈不類散錢之

無串醴泉之無源何由聞一而知十原始以要終

時維秋盡節屆初冬有嗣法之徒託禮汀之弟持

其兄札懇乞余文竊嘗遐稽佛法博訪高僧溯放

鶴之遺踪思馴龍之奇迹三乘四諦探覺性於清

虛五蘊千門契純真之法界惟師精談妙旨演教

空門英明逸九野之中志氣籠八紘之表觀其語

錄期大振乎宗風覽其遺行已宏開乎象教有施

粥救饑之惠普渡衆生立春戒冬戒之條長留規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約重建樓閣不惜萬金之費同結善緣後置千僧  
巨釜且推敲媲美於賈島能詩直繼乎惠休萬斛  
珠璣喜僧囊之有錦一天星斗煥禪鏡之無塵自  
當允傳不二之善根豈止長垂千秋而不替也哉  
是爲序  
道魁和尚壽塔序  
繆其吉  
事苟發乎天良者蹟雖殊而理則一非僅儒家者  
流也卽佛弟子何莫不然城之北有昭覺寺古刹  
也創自李唐中興於宋元迄明季張逆亂遂廢於

兵燹我

國朝定鼎後有丈雪老人尋舊址除瓦礫不十年間復成梵王宮後歷傳於今或二百年所種松虬曲而繞空所栽竹密匝而掠碧子秉臬來蜀偶流覽乎此則儼然圖畫也其主僧道魁者與之語則取懷而無窒礙直可爲善知識蹟其行以辨道爲己任以濟衆爲急務於是其教日益興其徒日益衆迨於今年週於花甲矣然則佛之門所設空門也又何以着色相而展孝思乃其心則曰水有源木有本夫豈獨異是故其彼潛祖有像思所以祀之守師有像卽急爲立之並構堂三楹以同祀於斯於是衆門弟子曰道和尚臘已六十矣古稀與耆頤固甚願第究欲立像以配享盍勿預爲計以徵宗風之不墜可昭示於來計是以祖與師巍然並列者此則三之矣並爲之相度陰陽建一壽塔以爲百年之計道和尚謝不敏者久之復以殷殷請唯爾來問序余與道和尚爲空門友使其人其事不足傳斯已耳苟其人與事有可傳甯勿樂得而稱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道之矣爰沐硯含毫而爲之序

超凡潤禪師語錄序

張崇樸

法雷聲振孽障橫開梵莢書成巖蒙頓啓化人城內現居士身說無量法古先生之慈悲豎拂拈提一棒一喝皆非所得已豈果語言文字俱無始謂之眞入法門者哉李丹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土設教如釋迦趣不同而所以垂教濟世之意無不同也超師秀毓昆明妙根早植彬彬然儒家者流也乃鑿窮沙界擺脫塵籠三生石上悟來不受些子結縛空空苦苦托之無相無名擾擾云云付以不聞不見潛身自在迴向能仁實吾鄉昭覺之宗匠也嘗道魁老人樹幟時師得暫釋仔肩乃放開眼孔作方外之遊凡兩京五嶽靡不擔簦以至仰泰岱之高見黃河之大芥子須彌而百千萬億之世界已窺杖錫歸來芒鞋踏破年已四十餘矣及魁老人化去俯狗與情勉登上座舉凡大叅小偈每不惜苦口婆心以昭示來許經禪之暇尤好筆翰故或嘯歌景物舒寫性靈信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手拈來無非妙諦余與師雅相善恨以牛馬餓驅未獲時親金篋竟不知華嚴法界中有此騷壇主人所謂不愧古先生之稱者舍師其誰去今兩載師大振宗風百廢具舉寮椽碗塔院盤盤莫不煥然改觀月之朔諸法嗣屬予叙并書以永其傳因得重登兜率相與信宿盤桓得師所著語錄伏而讀之見其言詮了了二諦俱融現身說法無一語不從肺腑中流出而後知教外別傳之祕雖不在乎語言文字而末始不在乎語言文字也曰明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心見性曰存心養性是說也與吾儒通因緣一言以弁諸首惟門外漢說隔壁話頭東林十八老人於蓮花池畔掬絕倒也

超凡潤禪師功行序

方積

昭覺寺者錦城一大禪刹也自丈雪老人起而興之厥後善才輩出而鹿苑紺林之盛甲於諸峯至今弗替超凡禪師道魁徒也家本滇幼喜佛嗣法於斯戒行精進旋辭師去遍遊五嶽名山歸來年已四十餘矣受道魁衣鉢主方丈自是戒律愈精

清規愈肅每行開期十方受戒不下千指暇則亦時與賢士大夫遊士大夫亦雅重之夫佛教之瞿曇者衆矣或面壁十年得窺五行或拈花一笑已透八功如超凡者信傳燈之覺人也觀其工課森嚴法規整飭嶽嶽乎有太和風其弟子等以功行請序於予予曰使者固執法讀律而致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君者也國則有法佛亦有法法則有律戒亦有律然則得一振佛法而精戒律者函表揚之庸非礪世磨俗之一助與噫使超凡之後又有超凡超凡之外盡如超凡將慈祥普化俗返而醇上以護國下以福民繼繼承承於以轉法輪於塵既是則使者之厚望也

新修塔院序

唐煥章

維摩說法永開覺悟之津泥洹化身高裝舍利之塔拓龕基於淨土結棟宇於梵天西制久稱爲壯麗東都舊號以莊嚴標百丈之佛圖資爲寶筏摹十方之瑞像用廣法輪獅座巍然象王若在發淨屠之願力續香火之靈緣沙門故實有自來也則

有

歸一老禪師鷲山慧業鹿苑法宗拄錫而慈雲偏  
護傳衣而慧日長明諡禪青豆之房說偈赤華之  
舍究境微妙洞達幽元受菩薩之戒照徹心燈追  
彌陀之踪玲瓏意樹梅子熟時卽心卽佛蓮花生  
候是色是空彼涅槃之能解定因天竺歸來迨證  
果之方圓遠學達摩生化遂圓寂於丁卯年十月  
二十六日亥時於乙亥年十月建塔於寺之西徧  
規模式廓丹雘斯新量十笏以安棺聳一尖其若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笠椽柄翼張而矯出屏欄雲布以鋪金鈴語吟寒  
聲諧梵唱鐘煙篆曉影動靈旗革履可尋合在西  
天去後蒲團無恙記曾東社來時埋瑣骨之青玉  
孤鶴遙飛隱霜顛之白毫閒雲已散爰修桑門之  
禮用壯蓮座之觀此傳燈之志也亦護法之誠也  
塔之成其弟子 通朗實主其事面壁觀空識針  
鋒之能受餐風悟道奉衣鉢而能傳登龍門以後  
斷臂研精侍塵談之餘明心得悟可謂宗風克暢  
師法能承矣以塔成之日囑序於余維子瞻生平

交深玉版昌黎學士誼厚大顛爰因紙墨之餘閒  
藉續禪林之舊話執楊枝以嗽齒試翻大士之經  
指菩提以淨心聊作伽藍之記此日尊爲島佛裝  
成七寶之亭臺他年傳入高僧遠溯五家之宗派  
歸一禪師語錄序

釋含徹

光緒戊寅夏游昭覺寺與明照方丈話於潛光寮  
中旃檀香泥伏日清涼蒼菊花芳慈雲飄颻已而  
夕陽西下徐出語錄一編爲歸一道公手澤擬付  
梓人囑余作叙弁之行將賦別不及校讐其中說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法說禪與丈老魁老機鋒相似卽心卽佛與勤祖  
破祖旨趣攸同復憶咸同間往還初地見公梵行  
高遠法界清嚴感化羣僧闡揚正教具出世津梁  
爲叢林軌則是不獨語言文字可錄也况法嗣明  
照方丈今又爲釋迦如來鏤刻應化事蹟實能宏  
暢宗風廣大法門余雖不才敢不奉令爰綴前語  
叙之

明照禪師語錄序

錢保塘

西蜀成都昭覺寺明照上人主席方丈十有二年

道行具足僧俗贊仰既圓寂之八年其法徒天信集其師十餘年所傳語錄附以近體得寺中雜事數則合爲二卷將以宣示衆徒編旣成舉以見示余非知內典者顧讀上人語錄多深入理奧犁然豁然今試言其易明者曰坐禪者先除一切妄念內杜六賊中斷六根外防六識然後勇猛精進而定慧自生日內勤克念之功外宏不爭之德此數語皆刻苦艱忍由積累而造精微之詣也曰制其身心不使妄動久之虛靈妙寂光明磊落矣禪如父母未生之前本不曾有此身四大敗壞以後亦弗知爲何物幻形泡影烏可定執參悟生死何患不了此數語直由徹悟而與道大適自非有得於心豈能言之徑捷無碍有六通四闢之境乎天信年甫四十謹守宗風嗣其丈席欲傳其師之言於無窮其志有可嘉者爰爲述其大義如此

重修昭覺寺志

卷四 藝文序

三

重修昭覺寺志卷五

本堂方丈 釋中恂 主修

成都文生 羅用霖 纂修

藝文 疏 引 跋 書 緣起

疏

募孟蘭盆疏

釋破山

竊聞蘭盆一佛事是我釋迦老人金口親宣教誡世人年年七月十五煮合羅飯僧自恣謂解倒懸致令存沒宗親離苦得樂雪醉增福也故往往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疏

一

設之有訛謬有淺深而從淺者約也要也以一色一香而合羅不薄乎以爲少也而從深者廣也勝也以百珍百寶而合羅不厚乎以爲多也則淺深之作法一法也厚薄之竭誠一誠也以厚而不誠縱百珍百寶不及一香一色而過百珍百寶第我縣中仁人君子隨力隨分厚薄淺深悉從斯舉而圓成法飯之合羅厚薄之合羅淺深之合羅則凡聖之未有不合羅者試請雷老先筆下倒斷未有阿誰不向此中合羅也

重建圓悟關疏

釋丈雪

宋徽宗南渡時有佛果禪師諱克勤錫號圓悟乃  
彭州駱氏子仲歲落髮世稱奇童范蜀公見而稱  
賞焉子才英俊毋致一隅始有天地為家一身萬  
里之舉敬作送行序以旌之觀水莫觀汚池水汚  
池之水魚鼈卑登山莫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草木  
希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秦山上所得不淺  
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遂出峽見五祖荷演禪  
師礪爪然後搏摩雲霄蹴躡海浪毛羣羽族靡不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疏

二

遭其裂腦碎肝適高宗降  
旨改昭覺為叢林請師開堂衲子無所容次捧勅黃  
住澧陽夾山潭州道林建康蔣山東京天甯金山  
龍游南康雲居七刹受勅以鍵鎚妙密號為川轟  
苴因生巴蜀又號勒巴子邁年上辭表回蜀有七  
住叢林三十載今朝方作地行僊之句仍回昭覺  
以優老焉見彼人境雜還遂卜威鳳山前掩扉俗  
呼為圓悟關也遐邇緇素雲輸霞委崇樓廣厦孔  
曼且碩喟然曰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

明豈足三顧草廬夫沙門者財色弗顧榮祿弗榮  
觀時俗若浮雲形命如陽燄老趙州祇坐折脚床  
眞歇了自有安閒法居無何而委息也茶毘後舌  
齒不壞舍利無數塔於昭覺之背峰五百餘齡儼  
如目覩俄嬰改易之秋其琳宇化為灰燼又三十  
五稔偶有眞元者寓茲結茅意欲廣居索引勸諸  
助一臂力庶圓悟老人於常寂光中歡喜無量  
黎雅建昌掩骹疏  
釋丈雪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疏

三

劫運斯逢山川改易惟蜀倍之似有私乎蓋載也  
赴火蹈湯卧薪嘗膽似有私乎吳越也酸風苦雨  
龍威虎奮似有私乎燕趙也間有出其劫者雖有  
幾人僅存皮骨於戲近來又有一椿奇特事衲亦  
弗敢自私自意欲與大心檀越共為也適建昌人來  
先講途路白骨相撐如亂麻次語饑饉餓殍之醜  
態末謂人煙疏陋無止宿之處所易前鄰後血淋  
淋地而兩目不忍視也且數千里之遙終日竟夜  
常與滯魄為伍不曰勞敝惟詮苦楚時蔣山源倡  
其善端欲納疏文聞諸長者更欲行菩薩行人十

餘位荷畚鍤以瘞之恨溪山爲遠非大力量弗能爲也幸水谷禪師攜徒數十欲旋昆明必經此地借重分付行人枕山者土掩倚岸者水葬寓林者火化如北鬱單人鳥葬風葬均乃人世間生前滅後之一大自在也惜乎途長人煙遠夜宿露庭須蓬帳可也米麩騰貴孔方艱售須裹袋可也行李雷垂拮据弗前須牲代可也忖此一舉所費浩繁仰祈大護法捨難捨之珍減膳飭之需助彼未曾有之奇邁也禪師榮行不遲不早亦暴露識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疏

四

引

昭覺寺修阿羅漢像引

洪成鼎

十八大阿羅漢者佛門之內護法也根塵識三合

而爲賊根塵識三反而卽爲神通是阿羅漢卽自性之善知識也修阿羅漢卽修自性之善知識而相非相矣古來神道設教莫先於易易者象也象者像也今欲修阿羅漢其卽神道設教而借假修真之謂乎且大阿羅漢非他卽我也我修阿羅漢卽我自修我也舉凡一切妙善老壽低眉垂目並擊拳努力伏虎降龍無非我自性之發現待假此作影以爲如是則得不如是則失見相歸依有動乎中則我之修與不修究何加損於阿羅漢耶人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引

五

世間卽或有不愛阿羅漢未有不愛我者愛斯修修斯捨捨身外倘來之金錢修我自性之相俾人性地中各有一絕妙行樂圖永垂不朽不亦大快乎哉昭覺寺之圓悟禪師道場自丈雪老禪重興佛殿而兩傍十八大阿羅漢未備今繼席僧道魁欲補修之又以爲昭覺寺獨修之特僧之修耳不若募幸官居士大眾人人修阿羅漢之善而普也於是檀波羅蜜勸大眾同登阿羅漢道求一言於予以引其端予姑爲饒舌作佈施非爲昭覺



也爲阿羅漢也賊也神通也大衆也我也修耶否耶

西天尊者像引

釋丈雪

正覺山前普觀大地九種十二類生一齊成佛了也無有衆生名此引此贊從何處下手適丹青大眉不識好惡洗青刷白搽胭抹粉描出許多般葛藤椿欲請回昆明池上作未曾有想此風一偃故有凡有聖有佛有祖有道可成有衆生可度辛酉佛歡喜日彼師水谷負祖圖三軸拖泥水一身索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引

六

倡贊引弁於簡端噫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孰爲先鋒孰爲後殿既到昭覺一齊按下更要與伊索飯錢在何也須向威音那邊更那邊寫出尊者面孔不枉爲獅子山中獅子兒一番也夫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也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以天地之心爲心便與天地同體則大千舞於指端芥子含於須彌四海藏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自不珍守蹉跎萬里來昭覺討甚磨碗

青松社引

釋丈雪

夫巢居穴處者亦洪荒之高致水匿山潛者乃儒禪之涵養雖曰自利利人其徽音遐唱慮恐弗能普鐸也凡值山川改易水竭山焦喜其連荒遁遠稍存一二所以元亨正大之氣寄乎方士故五柳入蓮社以攢眉七賢友商山而快意念國初諸老蜀中半屬銷沉况人疎壤僻切灰沙場者耶不佞以耄耄之齡前路可期一息不還何計可贖然雖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沽名蓋有不得已也稽唐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引

七

宋元明治平之日一代法匠觚翰如海其人龍文虎隨劫風而蕩散食麻飲麥依雪嶺以行持時當糜沸枕戈擐甲之際苟全其生或塵居村處彼有茅苦頭陳蔡酸寒此有芹羹粥尋師火隊道絕虎狼種種樂娛異於俗子且顏貌癯癯何其唐喪錦官大難波靡非常幸剩數人辱於法網彼此耄齡千載一遇故假社安居於青松之下以警惕焉一以怡老興二以遺滄桑特非詩聲騷雅同日而語也

行樂圖引

釋丈雪

古人有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遐訓流芳  
 三千餘稔得隨得皮如麻似粟遞至昭覺一無所  
 得年垂七十有二似彈指頃初居學地歷事多艱  
 微細推窮無深趣向壯年歷強作事不諛庸人勇  
 猛工夫究竟難為道伴實情相告剖析來因道在  
 人宏無論僧俗只於護惜常住如護命根捨身命  
 而安常住又當求於古人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  
 豈非尸居龍見淵默而雷聲者耶噴逝川若飛燕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引 八

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  
 凡行處不孤硬者必見處猶帶廉纖也又以滄桑  
 改易忍苦不禁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且歲月蹉跎  
 虛消食信幸老當益壯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先出  
 後歸躬率開田七利歲入供三百餘眾其生平佛  
 法未離饒頭邊也時有昆明繪士號大眉者親近  
 老僧有年善寫頂像間有肖者遂引從上葛藤以  
 揚家醜

跋

潛修悅禪師語錄跋

王維新

吾師沛翁和尙道通天地思入風雲具上下千古  
 之識有包羅萬象之才海內名流見者聞者莫不  
 推宇內之完人西蜀自光和尙聞風而動命首座  
 道公攜潛老人手澤不遠數千里之遙就政以祈  
 品評意在尖梨以開後學吾師不憚辛勤字斟句  
 酌一一悉剔其純粹噫作者聖述者賢賴吾師詳  
 定而益彰我

盛朝光華文治博採賢書將見動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跋 九

天顏而入佩文之選者指顧間事矣

守仁定禪師語錄跋 景明

師入寂後十有餘年歲次己丑維揚法社有正源  
 錄徵啟到川為從上諸祖語錄散漫無稽謀為纂  
 輯以成統序蓋盛舉也昭覺為師法弟自光和尙  
 主持念師篤行之優其一言半句無不可為後世  
 法特命師付法弟子道魁首座不憚跋涉踰越險  
 阻資師語錄就正有道刊刻成書併入大統以廣  
 流傳雖自光和尙及道公首座行己之誠敬師之

切亦師道德英華感人真而入人深也弟子景明雖入大方之門實未踏幽微闡奧茲何幸預佳會得覲數千里外真善知之慈光遠攝也耶

刊法華經後跋

釋丈雪

一大藏教為整頓時人脚手後人翻以文墨為詣實而面壁老人又恐鈍置癡男咤女輩鑿其銳左其道立不言之教見自本心悟自本性或曰利根上智掉臂不顧中下之流無措足地因售梨重梓庶見者聞者據破狐疑網子觀靈山一會儼然未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跋

十

敬

羅漢圖後跋

釋丈雪

鄉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象無象之象言無言之言以復羣生之性由是佛敎生焉爰敎之高下視根之利鈍有漸焉有鈍焉然後混而為一是謂開顯而蚩蚩羣衆率其化復其性蹈乎大方安乎秘藏可甚言哉逮乎後漢其道東傳時君仰其神元元陶其訓乃與仲尼伯陽之說三焉原夫仲尼之為訓也揚唐虞三王之道尊仁而尚義俾後其王

而企於帝也伯陽之為訓也揚三王樸略之道而

絕聖棄智俾後其皇而企於結繩也矧茲二者談

性命則未極于唯心乎言報應則未臻於三世乎

其治天下安國家又不可一日而無之矣美乎哉

其可教乎域中也明矣若夫釋尊之為訓也指虛

空世界悉我自心焉非止言其太極生兩儀元化

為天地根而已故仲尼鑄顏回伯陽鑄尹喜而釋

迦鑄十大弟子又拔於人天之表其名曰羅漢得

法自在不居陰界詎守幽閒或隱或顯於閭浮提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跋

十一

畔和光瓦合混於庸里蹈火履水而民異羨其神

故繪石以奉之鏤圖以敬之初虛一而守靜本無

凡聖之別逮交戰於事物之場而莫之能返此佛

祖不得已而來震旦國繫其名相以誘化之豈苟

焉而已耶

歸一禪師語錄跋

唐應瑩

意不因言意何由達也言不成文言何由暢也雖

然二者備矣而意未採乎奧言未程於理抑又烏

可傳也夫緇流中身歸五戒業究三乘者豈乏乎

人哉而求其妙通禪旨了悟佛心意與言不違乎  
道而足羽翼象教者蓋什佰中不可以一二數矣  
觀

歸一大禪師之集其足以見道也乎意造於微得  
其意而幾忘言託於寂翫其言而生慧非於空王  
之法根諸夙智忝元妙而癩精英烏能與於是則  
是編之可以廣傳也夫何疑者固不徒衣鉢後嗣  
也即謂爲諸山之寶筏也可

啟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啟

三

請守仁和尙陞座啟

陳履長

伏以鷲嶺開宗四七單傳密印少陵續脈二三直  
指靈源統持釋梵爲萬德之師洵鑄聖凡入一眞  
之界恭維守翁和尙雙桂正枝脚痛破山之指昭  
覺嫡骨柳鳴太白之機負柴仆跌全身獨露翻轉  
面皮萬象回春茲以堂虛威鳳已經室冷旬餘榻  
上金獅坐候蓮生足下祈出定揚德主正等正覺  
之法門欽現瑞降靈開世出世間之心地總教因  
生本覺覺了無明九有自照照空有漏就中復展

新條錦花簇簇箇裏重揚古道化雨洋洋所以入  
天仰慕龍象欣瞻皈之投之無不頂戴伏願發太  
古之元音敲空遺響彈無弦之絕調峻唱高吟毒  
鼓搗時俾物物齊超聖域法雷振處指人人直透  
元關惟冀慈風永扇甘露長傾不但八部以推遵  
抑且萬指而圍繞矣伏乞曲垂諭允則下情不勝  
攀慕誠懇之至謹啟

道翁大和尙鹽菜啟

左基

伏以至味合胸得趣原在酸鹹外清香撲鼻有餘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啟

三

不逐齒牙間煨芋曾領於懶淺施笋偏樂乎道濟  
怪石且堪爲供注水亦可表枕恭維道翁大和尙  
禪悅爲食清淨自甘藟菜甕中跳出來滴滴挹曹  
溪眞派瓦鉢孟襄盛將去頭頭涌須彌高峰固已  
咀含三德徧滿十方基素種書田菽粟擬培心地  
芝蘭縱不敢謂鹽梅有望亦嘗切想鼎鼐能調幸  
親炙乎老人愧之與於惡飯是以乞來數品鹽菜  
聊當伊蒲獻此幾色山茹試充香積惟冀隨方便  
手生歡喜心飽予龕糲沃我醍醐庶幾萱堂則菽

水永承梓兒亦粗澹常足吐棄不形沾漑何極右  
蕪啟呈

書

上藩臬兩臺席文宗王府尹書 釋丈雪

佛道流傳中國已二千餘稔適有聖檀乘悲願輪  
修躬省慮默契神明率土欽歡無非佛事每嬰劫  
運水火難侵蓋十力大帥願海淵長而宏護弗淺  
也代有好事者尋聲救苦無揀羽鱗隨類現形千  
變萬化或乘獅子或乘象王或現半身或現全體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書

十四

如觀音胎於蚌腹或示現於牛腎誌公卵於鷹巢  
樹提伽產於火裏隨心所欲左右逢源履水如地  
履火如水屠牛炙狗觸象批鱗歷歷從常寂光中  
輒不動智至於罪福定業世尊尙云七能三不能  
所謂猛火不久然月滿還復虧泰乘否位用舍有  
時故六祖隱於獵羣子牙遁作漁父慈明混火隊  
中巖頭常爲渡人舜老翁衣俗服大中帝爲沙彌  
乘時見機其心匪二古尙如此吾又何人大抵運  
行歷數氣滅時危荷葉帽改作巾兒千鍼衲截爲

農服頭上青灰三五斗膝下紫泥莫量深且做成  
一個村夫窮達亦穿衣喫飯焚香稽首拜謝祖庭  
脫却袈裟出門去罷

復幻菴胡廉訪書

釋丈雪

大護法留心此道語語應機老僧合十以助其喜  
且富貴場中人多半頭陀轉世隨類現形五濁惡  
世普先入如東坡爲五祖戒之後身山谷亦持法  
華經之閨秀雖身享榮華而不改元來之習氣此  
外亦有沉酣世味而忘却本來之話頭者是猶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書

十五

萬斛珠璣委之泥淖彼不自惜人則惜之如護法  
於政事繁劇之中名位薰赫之際而能回光自照  
洞見本來經云應以宰官身而爲說法原未嘗拘  
定披緇者既不忘家風洞徹元本如金出鑛不重  
爲鑛此後豈有迷雲障霧足以惑亂但願於退食  
之暇二六時中時時返照不忘者箇自然心華發  
明照十方刹且年逾古稀不意復見大護法猶號  
出格男子欣慰無量

復蘿峰蔣太史書

釋丈雪

太史諱起解祖後隱於義山伏虎寺之巖峰菴自號華陽山人

承盛腆並約言我志草稟讀畢將謂居士頂門只亞一隻也前在駕荒山論佛法大義云無盡東坡以禪機爲戲劇又謂某原係峩僧爲一念妄動浮游宦海日以何爲據士下荷葉帽曰何不還我話頭來士曰函門一下曰費力不少茶次士拈餅云趁爐竈熱再揚一箇來山野又奉一枚士曰不枉鷓萬里今日得箇飽餐曰且莫飯飽弄箸適閱興善約言種種優劣法門想詐現知識之輩少奉戒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書

六

律半生半熟令居士檢在八識田中饒舌萬里之外前十篇乃鄙善非興善也既記得回來當以山中事爲約言不然又恐東坡無盡聞之亦斥公爲戲劇爰峩峰乃名人覽勝之區山野學殖荒落弗敢抑揚聊抒膚見以塞來命

復都察院胡老先生書

釋丈雪

接鈞旨不惟泉石生輝且破我山中寂寥幾萬斗矣古者宰官居士學佛日公事之餘喜坐禪未會將膝到床眠張無盡作湛堂和尚塔銘筆尖頭點

出金剛正眼楊大年謂世法卽是佛法爰少林消息已是剝肉爲瘡百丈清規畫蛇添足而况叢林蔓衍轉見不堪法令滋彰事更多矣先師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來這畔行履做官卽是做佛經云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灼然耀古騰今大都是無量劫來慣習成了邇者善知識墮在知解網中以佛法爲兒戲自暴自棄未得謂得互相打鬧滔滔者天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書

七

下皆是時老僧望入之歸弗能長保故痛言苦語託於楮穎以慰遠思

釋丈雪

復佟成若制軍書  
八千里路附以鴻來從貧道掣轉蘆頭帆臨涇岸起渭水無絲之調速女媧煉石之風日拊脾思彌增顏汗翰云未了公案憶甲午冬貧道至漢城初未識面將謂有多少奇特既晤之後原來鼻直眼橫此便是第一則公案也又節日營齋貧道領大眾及戒超元素二上座茶次公指柑子云者箇要

下手貧道預拈一枚分作二分一分奉公一分自  
喫此便是第二則公案也又觀梅次公云此園甚  
小容和尚不下貧道指松竹云他二位響公默然  
子呵呵大笑而出此第三則公案也藉此數則公  
當時當面放過經今四載復又從新提起欲貧道  
歸來了卻公案將謂別有道理也耶又謂巴護法  
發心修補恨貧道材同散木翽於越土弗疾縮地  
來前俟潮翻錦浪綠卷吳風徑上十八灘頭指星  
洗月一日鉢盂兩度濕如何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書

末

復克東何軍門問道書

釋丈雪

政瞌睡間偶接來翰種種褒美無不了了如夢忽  
醒貧道道人人有一條大光明幢金剛妙體似被  
護法覷破不值半錢是則也是似則未似若認這  
個卽是那個似乎囹圄吞棗若取一捨一猶有這  
個在設兩邊不著猶是無風而雨之波故裴休丞  
相指壁間畫戶問黃檗禪師云戶在這裏靈在何  
處檗云一靈皮袋皮袋一靈裴當下釋然古人就  
身打劫不壞實相而談般若自唐及今千有餘祀

草木叢林均作香氣適護法拈提與古人一也惜  
乎欠因地一聲故有種種分斤斲兩之句昨者面  
炙乃首楞嚴三昧一字一句發於未央形於未萌  
信脚下信口道皆平胃散弗敢下狼虎丸所以今  
日有許多葛藤貧道之所喜者喜護法於名位炫  
赫之際而能迴光自照洞見本末弗類常流翻卻  
窠臼納以耄耋之年聚首有限不得不直言觸杵  
逆耳之言伏惟照亮

再復何軍門書

釋丈雪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書

末

衲叅詢五十餘年弗見禪之影響偶接來教始知  
護法肚裏有許多禪也俟面時向癢處一搔莫言  
不道既有如是韜畧旋斡法門何不向父母未生  
前道一句來令九有四生各各出金縷愛網  
復湖州尹鹿門居士書

釋佛冤

弟自南還未嘗少刻不懷思也雖深企慕天各一  
方頃接遐範閱至就病古人無病禱所求之所云  
此病因四大亦不因四大可謂深得病之病趣則  
不病在膏肓也然未病已病拈向一邊日面月面

一串穿卻致令不作病會不作不病會全體是光明藏是大歇場轉使維摩欲覓起處不得也此真病耶既爲臨濟烜赫兒孫揄揚佛祖之大機弗在登曲彙揮塵尾展拓手脚以當宗乘貴乎語徑流芳則將來耳目多聞多見矣曩者弟錫雍州時吾兄有語注意續續指月之裔或得尊宿之機緣或得諸方之偈頌勒成數卷可謂攪長河爲酥酪變瓦礫爲珠林截龐老之機起尼山之脈合符本師興起五百歲之叢席而吾兄猷續五百年之傳燈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書

三

不惟泉石光賁亦使天龍呵護庶千古不磨矣惟祈道體康勝爲法保社不宣

復振公翁護法

釋佛冤

久揆道範少慰悠然如三生石耳忽止鏡禪師南來得接手札恍若雙溪晤對開豁眉顏刺於肝膈忖思八千里外翻慮情懷非多生之緣弗能持此念也所云主叢席者隆替非常爲各關門庭故也然鼓唱於東南未必爭光於西北足下如明鏡當臺魔佛各露其本端逆之古規蕩廢雲水逸羣獅

麒麟僻縱毘耶老人復出難喚醒其一二也又云行見將來擊楫下江有幾道神光變現然此般若之因非小小因緣不可目之於時又不免動我山林之思納經今隨侍本師轉以院事逼勒動止取適未獲自安少聆元誨俟知命之年泛一小艇長歌東下闊別數年道誼兼謝隆護正法臨穎弗悉依依

復易修施護法書

釋佛冤

自別足下屈指四秋回憶於煙雨樓頭雙溪橋畔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書

三

飽眺湖光山色楫之灑然今卽不能得也承札招主東南法席但祇數年以來每侍本師剪荆芟棘兼以兩下江南往還數載屢次芒鞋債負苦迫時光於法無補愧不能領命昔我法兄懶和尚有意南遊至今念弗能灰異日拖筇東下方領退誨慨承將我雙桂一脈意注恩深想於鷲峰頭而頌袂矣臨穎禱切

候寶輪沛霖和尚

釋道魁

某等本屬廢材更羈塵務不能親有道以承郢鑿



徒悵望於雲山疊疊耳自吳轉蜀一載將周鴻音  
渺隔身阻芙蓉城畔錫不騰空夢遊萬竹軒前盃  
難渡水擬欲再聞慈誨之言未審何日再詣座前  
而重得良晤也歲月愈遠而憶念愈長妙諦明心  
而名言刻骨幾欲縱目登絕頂以矚吳江苦無神  
足之通媿乏縮地之能拖犁拽耜未卜何年始得  
放曠煙霞自在逍遙矣回思不肖輩誠服和尚洪  
才大展故能日應千機蒙證庸庸之鄙錄深荷光  
庇存沒均沾幾番思忖此段因緣非同小小猶不  
得不令元等冀慕不已也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書

三

候寶輪二位和尚

釋道魁

遠離座右將近一載自聆法誨寤寐難忘想夙因  
有在故獲今還親觀耳蒙婆心不歇作將來眼俾  
古今天下之心燈會集一堂豈不是從上列祖及  
天下老和尚一箇金剛正眼今被二位和尚點出  
無量光明直至盡未來際永遠輝天鑒地去也然  
而此一番公案責任匪輕苟不得諸大善知識橫  
身爲法安能挽回像季之風使濟世梯航得不永

遠高擱於鼠穴之內久之而汙滅也耶所謂瞎卻  
後人眼者不在此一喝而在此一擱而已耳諸翁  
惟以佛法爲急務集此正源一書公然大彰仁義  
之風播於天下後世如是輔揚大化眞報佛恩者  
也不惟某等凡見者聞者無不讚諸和尚誠哉大  
人之所爲也幸甚幸甚

致維新明二居士

釋道魁

龐公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學佛場心  
空及第歸二位老居士雖未行腳選佛場中早獲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書

三

心空及第了也想昔靈山曾有夙約故於客歲偶  
然良晤與貧道共打口鼓不料塵勞中有者般猛  
烈丈夫與筆尖頭著得者隻眼點破此關能判人  
之好惡莫非楊大年蘇東坡張無盡又應化於今  
日者耶雖然貧僧不及古之禪老而老居士可謂  
能向父母未生前脚跟立地者世俗中人易說而  
難行古之禪老易行而不妄說曩蒙居士不吝鴻  
才承跋吾師語錄此段光明匪筆盡謝敬就鴻便  
奉候檀臺他年有重晤之緣始得共話以悉鄙衷

也

緣起

開叢林學業禪堂緣起

釋破山

蓋聞佛法無主要假人宏得人則興失人即廢所以達人不可無也是人也非生而知之者也吾教建叢林立規矩意在養育賢才陶鑄後學繼往開來如日月大明乎天下也奈何海內叢林悉忘此意予不得不犯天下所忌敢以古今興廢試一論之上古叢林聚眾朝夕激揚使悟本心冀各為一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緣起

三

方眼目輾轉傳化續佛慧燈以故古時穎脫者不知其數此佛法得人所以興也邇來叢林雖在古法盡忘招賢宏教者絕無聞自愚愚人輾轉蒙昧致使初學有志者無處棲泊無人薰陶蹉跎白首不知佛意此佛法失人所以廢也不思叢林者何所取義如來無量劫中脩行難得無上菩提演布三藏欲後人講誦參討自見本心古人知此所以建禪堂以安學者身心使用力於此即知是中代出高人如林內具諸棟木故以叢林立號豈如今

日馳賢養愚忘本務末以了叢林之事此非木之

叢實草之叢也况諸施中施法為最如來為法降

生為佛子者不知本末先後謂之倒置致佛日不

明者誰之咎與故知達人必出叢林興廢關乎主

者唯主人權柄在手指呼是從蒞是位不行是道

佛祖甯不皺眉耶明自參學以來經歷多載見今

思古每自傷歎何今古相反若是耶古亦人也今

亦人也古人何增今人何減特因昧本忘恩不思

而行而已矣若海內叢林一一皆能體佛心而行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緣起

三

佛事則天下咸成佛國何今古之閒然况今教禪律人各執一邊互相矛盾鮮窺大全豈知無上妙道出於口為教運於心為禪軌乎身為律三法人行今乃分疆自畫去佛法遠矣明不揣薄劣憂佛道之不行慮人心之志欲於通津大郡建一學業叢林集有志縉流究性相之深詮窮離文之妙旨破目前之堅礙消歷劫之固執融五教十立於毛孔之中會六相五宗於揚眉之處通變自在迥異常情達磨不向東來釋迦未曾出世以斯先覺

復教後覺內外典籍貴以貫融罷叅者休心無事  
初進者勵志向前不計歲月以徹爲期圓性達人  
必從此出心包法界體合眞空卽一切非一切雖  
度生而無生可度佛卽我我卽佛雖成佛而無佛  
可成佛法之興安有涯量故曰佛法興莫先於得  
人得人莫先於整叢林以教後學捨此而欲佛法  
興者吾莫知也繇是觀之無賢主則不出達人無  
達人則不興佛法反覆推尋主人爲最此位任大  
毋自抑小宜去高夫慢虛心待物視此身爲天下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緣起

三

學人之父母視天下學人皆我一家之子弟內則  
爲之聚糧辦衣供油以資其歲月朝夕之需外則  
爲之請出世名宿以作模範薰之陶之日益日損  
方不失爲主人之實雖然明更有說焉如來昔以  
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誠有見於末法之弊非主持  
世道者不能宏揚吾教願今世宰官達士世道旣  
平亦宜傍興佛法蓋三寶乃世間福田下得一種  
收得一斛世諺云山中無老僧朝中無宰相安知  
滿朝文武非昔修行苦行僧耶惟冀不忘前因各

出手眼共報佛恩使天下叢林俱興佛法賢者進  
而愚者化佛教則煥然一新王道亦不教而善此  
二教兼化並行而不悖也願與同志共遵之無付  
靈山之咐囑也已

閱藏緣起

釋文雪

吾蜀乃山水之區未審何緣而千年九易赭都火  
邑生靈殆盡幸深山窮谷有隱士焉鬚髮蒼黃骨  
立巖冷齒陷弗齊語音猶昔夫斯人者以天地爲  
屋廬日月爲戶牖艸衣木食枕食眠雲無鹽醢殖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緣起

三

貨之所慮時以疆隅甫定而荒微之氓稍憩殘喘  
隨攜筇笠陟彼煙波始而薄訝後許同居或月半  
稔叩其精操無卓錫之地知余可教始語言焉某  
處有書某處有畫某佛像懸於樹杪某菩薩匿於  
罅中或於崖陰以瓦書偈曰峩眉翠色煙中見谷  
口猿聲月下聞又曰隄水恐流黃葉去捲簾長待  
白雲歸沈吟久之詢其諱曰郎常號曰古古山名  
盤叢以前王避世之險徑也某於某朝入山某某  
皇帝時之百姓也某年落髮某甲子日生長也屈

指不下百歲遂進以米麩鹽醋之需翁一見之翻訝爲怪物醜酢半餉此物非怪抑老翁久弗見耳於是下榻稔其精粗近唇嘗之乃忙然以手挪揄緩緩俟火候烹炙其味香美鹽者乃歷苦澀淡乃酸之調和也米者稻之精麩者牟之實啖之則氣強力健棄之則癯骨瘦頹善言誘諭日久歲深神氣和雅體復如故遂邀遊崖穴見石壁云荒陵鳥語聲如怨故國風雲氣未平復指潛經處所倚籬附閣似鴛如猿拔其殘篇大半薛蝕被蟬魚之所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雜起

三

叩嗽就日曠眼編其字號敘其儀表重杏山積翁始惜之見余謹慎卽分全部與之運回昭覺乃戊申也其牙籤錦蓋量力裝潢閣於佛書樓上不時檢閱恨年垂耄耄氣宇飄蕭而古字山中亦有殘篇甚夥旦夕忖度新繁河西藏殿周備而華陽淨居樓雖經始龍藏闕焉盍迎爲錦江三藏遂值月日任孫喜而論之曰子乃吾門之千里駒也瓊樓聳拔可請歸焉常開清風橋上有隨身琴鶴乃清獻公也並莖蓮邊有鐵面御史乃景廉公也爰龍

門爲宋之大儒安厝之地故顏淨居於是倩癩一老衲再上漁臺別覓他苑圓成大寶負還裝潢幸遇天章高護法乃嘉陵江大元戎見之甚喜敬聞督撫司道府廳縣尉助以資斧給以衣具選衲繙釋時高公分揮地輿榮行在邇弗少稽留忖彼無遮大會必仗外護方堪克美過思當道留意於法門者非幻菴胡公大力弗能維持卽趨憲署胡公觀察全蜀事多蜩集慨然允俞並捐俸助徧選閩省齒德名實騰高僧伽二十四位於壬戌九月望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雜起

三

日啟積敷演茲辰有冉冉天香生靜室濛濛花雨落經筵其遐陬僻壤雲輪霞委或捐膳飾以補闕遺金湯幌幌僧行琅琅石几爐煙煇澹澹碧窗香霧曉濛濛夫靈山說話阿含談有般若談空方等不有不有千般巧智務令人識自己本命元辰爲你有種種心故說種種法昔樊法師聞彼歸元之旨履危冒險負還支那吾蜀古稱七佛之場預聞三寶之名也千有餘祀識瞿曇善巧方便者幾希聆樊師捨命亡形者亦幾希始祖以慈忍之力務

令人當下知非隨處解脫故悟有先後見有淺深  
達磨東來恐人泥於文墨抽脚不出故上嵩山面  
壁不立文字又千二百餘稔然斯時也數有增減  
劫有成壞時當壞劫滅亦隨之燒琴烹鶴侮釋輕  
儒苦哉苦哉俯仰宇宙睠茲山川洗空塵土惟池  
水磨盡英雄是石頭茲者像法有難暴露時久弗  
獲其人焉有斯舉大雅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將  
相且然况無上妙道之大聖人與聲教被乎四海  
風脈揚於萬國是歲古古百歲翁捨報西遊占偈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緣起

三

以悼避地去年應共難緇維今日又辛酸離邊甲  
子渾忘世谷口人家半是仙嗟乎時世變遷友朋  
離合茫不可問其語錄詩文留於霄壤寸心可知  
吾或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沾名蓋有不得已之  
嗜唱也爲掃劫灰之暇觸目乘興豈特聲韻之峻  
今辰見彼法筵整肅復成四偈付梓雕蟲名曰合  
壁庶現前四衆以剩水殘山酸風苦雨隨浪飄飄  
流而忘返殊爲可訝時劫運將衰皇風大振掃灰  
燼於邊疆民難以滿佛日高懸發慧燄於僧舍始

不枉百歲翁之拈拾以滿月目禪師之願海也噫  
白雲流水荒庭晚黃葉空林古寺秋劫波滾滾幸  
存老衲數輩閱彼火不能燒水不能漂之法王大  
寶禪坐之餘仍申一偈以質佛法中興之業

古佛天王緣起

釋徹綱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緣起

三

佛天王尙欠嚴肅庚戌春有濮陽商人李半千者  
年方八十自三吳旋觀其宏規恨無天王神像卽  
傾囊橐立成四座焉又營蓬部民興吾王臣青壁  
趙英存知張經德避秦於昆明辛亥春率通夫二  
百餘人返轡還蜀憇於丙舍見古佛像兀兀冷然  
卽抽路費之餘裝古佛塲接引圓滿靈山一會也  
臣一日携子超鳳德源及壻君問織賽虹橋目其  
披靡三子卽摘項圈手絆躬督偕行資斧並力新  
之噫佛種從緣之句不期然而然者信矣始悟佛

法付與王臣豈謬語耶

昆明鑄像入錦官緣起

釋海嶼

夫水之迅無過於瞿塘山之險莫過於岷峨而益  
州省會居瞿塘之上岷峨之下城名龜畫一曰錦  
官自有生民以來幾經劫波而品彙殆盡乃水劣  
山嗟之咎也時蜀難漸平人物稍衍釋恢昭覺羽  
復青羊戢翼塵襟陰翊王度有

宰官居士善人惟政通蘊等汁銅為軀粉金作飾

立成西方三聖韋馱開山隸而為五於己酉嘉平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緣起

三

月望一齊擁入佛書樓上是不可思議之奇造也  
噫範靈畢集草木俱忻巴子名藍古稱七佛之地  
種種殊微難為紀記聖賢應迹地傑人靈卷載芳  
名貞珉斯注

拈花像緣起

失名

昔佛上切利天為母說法而羅云作大殿數重佛  
歸見而弗喜今吾師費盡心血建此招提世獨喜  
者謂附省會也昭覺紺殿頗舒原說法堂無像既  
名說法何假像為其如權宰會晏不常走借日中

若有像不敢讎此方伯金公聞之捐俸壞拈花像  
正殿西方境有古鑄歡喜像廉訪宋公見其坐地  
不忍捐俸陞座金粧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五 藝文緣起

三

卷五終

重修昭覺寺志卷六

本堂方丈 釋中恂 主修

成都文生 羅用霖 纂修

藝文 詩

遊昭覺寺

范 鎮

唐寺傳城北春風引客遊殘碑橫竹徑疏磬出僧

樓塔古苔花積房深祇樹幽漫嫌人寂寂好與客

勾留

訪昭覺寺

陸 游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十一

久矣耆年罷送迎喜聞革履下堂聲遊山笑我慕

直去過夏憐君太瘦生庭際楠陰凝晝寂墻頭鷓

語報秋晴功名已付諸賢了長作閑人樂太平

伴昭覺抵暮乃歸

陸 游

自墮黃塵每慨然攜兒蕭散亦前緣聊憑方外巾

孟淨一洗人間七箸羶靜院春風傳浴鼓畫廊晚

雨濕茶煙潛光寮裡明牕下借我逍遙過十年

人日飲昭覺寺

陸 游

天涯羈旅逢人日病起消搖集寶坊雪水初融錦



江漲梅花半落綠苔香家山松桂年年長幕府文  
書日日忙自笑餘生有幾許一菴借與得深藏

遊昭覺寺

范 鎮

炎蒸何處避此地忽如寒松砌行無際石房禪自

安鴛鴦秋沼漲蝙蝠晚庭寬登眺見田舍衡茅半

不完

留別丈老人

張德地

風雨當年幾度秋草瓢蒲衲坐荒邱欣懷杖錫開

山願解佩莊嚴法界幽引眾出坡成淨土勞人是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十二

日放雲遊素心淡淡堪離別猶冀重逢踏岸頭

遊昭覺寺

劉道開

出郭尋幽十里除梵宮元是古宣華寶雨尙貯高

僧衲王殿會頌古佛牙正法昔嘗傳五葉虛堂誰

復演三車比來欲訪勤公蹟襲襲香風飄桂花

寄昭覺寺

李紳霄

閒想白雲外了然清淨僧松門山半寺夜雨佛前

燈此境可長住浮生自不能一從方丈別瀑布幾

成水

之任屆省宿昭覺寺

金 雋

弭節秋林日乍西松陰依映古招提池開清影凝

雙碧門扃間雲寄七迷襦袴有懷遲問俗桑麻無

恙近崖棲簡書不作伽黎夢明月邀予過虎溪

遊昭覺寺

曹禮先

偶尋仙梵識華宮小向山幽折桂叢畫永焚香宗

定慧雨餘蒔葑悟叅同高城雲壓千峯黑野樹霜

酣萬葉紅憑眺移時成小憇微聞鐘韻散松風

請任持

翼應熊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三

雪山留一鉢丈六樹貞林蓮舌開三妙星眸淨五

陰風雲定乃相海岳效其深共坐銘昭覺相期見

遠心

遊昭覺寺

熊夢鶴

菊殘竹翠謝深秋大士接人在杖頭願獻衣珠從

手出不聞花雨自天周且依雲臥傳清梵試取龍

降老比丘莫謂經年無所事偷閒入定遠緇流

遊昭覺寺

魏裔魯

草堂留勝概藜杖入僧龕閒睡雙林樹貪叅五味

函采窻巢紫燕貝葉習青蟬悟澈渾無事鉢曇象

外探

次補藏經韻

王玉生

劫火灰殘貝葉編常思完璧布金田人依寶筏吳

江渡法自銖衣蜀道懸巫峽烽烟開覺路巴陵波

浪濟迷川老僧遮眼睛窗坐不使心頭悄悄然

宿昭覺寺

王 璉

僧牕夜雨話前朝衰老誰知意氣銷元亮歸來依

慧遠少游客久遇叅寥荒烟亂後居民盡古寺鐘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四

殘旅夢遙闕罷滄桑傷往事一枝何處寄鶴鴉

遊昭覺寺

戴宏烈

青松翠柏暮雲平紫氣遙從梵剎生宿莽烟籠尋

古蹟寒泉月映薄時名已知少室三花秀更比曹

溪一滴清經過每勞薇蕨供塵譚應不厭逢迎

遊昭覺寺

沈維垣

因知爨下惜琴燒欲與逃禪躡碧霄為訪袁安高

臥處且尋陶老混村樵天花散盡堆毳色玉壘粧

成膩粉嬌聞道招提消萬籟于今立雪共推敲



寄昭覺寺

張士義

遠公還錫日羣法視皈依  
我月千江滿鉢雲萬壑  
飛有鐙空浩劫無字落  
玄微話到忘言處天花點  
客衣

中秋宿昭覺寺

胡肇明

年來松宇最清奇為托蟾  
光色不移雁過影寒驚  
落葉茶香風暖醉東籬  
蓉城劍客悲秋晚菊徑幽  
人憶昔時何日重歸容  
駟馬長霞邀飲賦新詩

詣昭覺寺

郎新秩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五

春風策蹇度祇園  
楚徑蒼松別一天  
圓悟道場年  
五百破山法嗣振  
三千慈雲片片飛  
青嶂墨雨飄  
飄點白蓮此日相逢  
烟雨下宿緣有願共  
君先  
昭覺寺偶占

董煜

蜀天成幻相古靈回  
行脚開山舊寶林不  
離亦不著慧悟風動  
旛圓光月臨箔劈芥  
內人天龍象貫  
買索陪客話田麻  
擲拂躡屨屬超言禪  
味中那復  
語言縛

偶憩昭覺寺

鄭際會

錦城郭外境偏幽  
古道招提此地留  
禾黍離離棲  
舊陌雲山杳杳豁  
新眸閒從金粟叅  
三昧笑指天  
花落十洲半日浮  
生偷一話薰風隨  
塵散林邱  
問法

喬鉢

不知為衲子蕭澹  
古詩人萬帙先賢  
藏一龕悟後  
身客來花雨墜茶  
醒夢魂真誰謂幽  
棲叟雪深未  
可尋

昭覺寺

吳省欽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六

春鳥呼春人喧喧  
北門郭言期石斛  
山風烟浩難  
識翁翁齊麥妍  
暖暖柔柘殖雖然  
冬雨枯漑流滿  
溝洫丹垣祇樹林  
邈迤望何極馬蹄  
隨白雲汗漫  
舍輕策爐烟蕩經  
幡現身百千億危  
標切霄漢龍  
藏映奎壁今時布  
金黃往日劫灰黑  
管管李鶴子  
慘裂佐屠伯掀髯  
語破山有肉好同  
喫喫肉拯累  
生苦修感帝釋俾  
與雙桂堂開宗冠  
巴梵禪關枕  
官道焚禮逝如織  
蓮花妙莊嚴人天  
眩雕飾幽幽  
苔徑斜冷翠濕杉  
柏野僧長淨名雲  
山染衣色蒼  
然對眉宇萬象悟  
淵默打鐘坐蒲團  
此豈假魔力

一掃酸餽腸歸塵影將夕

贈昭覺寺

董明命

昭覺闕靈異盤旋奠井躔法王亦受累劫灰乃復  
然宜爲龍象窟遂果卓錫緣鑿翠構屋樓埽雲播  
芝田旬鬻悟六道清梵聞四天飭僧千百眾龍自  
供其涎樹神說法深萬木羅蔥芋承家伊云誰滂  
仰範昔賢造端乘願力卒業惟精堅貞幹盡若人  
區界奚崩騫

長松行

張象華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七

長松迴列駟橋東四時瑟瑟多殊風初疑銀河淡  
高樹豈有流波過碧空青玉爲枝珀作骨山陵呵  
護無樵伐有時幻化蒼虬龍飛入前江飲江月松  
下大師稱丈雪餅食松花釀松節莊嚴妙勝敏琳  
宮一笑拈花無可說

遊昭覺寺

郭天格

借騎頻出郭爲愛禪林樂攬轡顧脚躑神往難檢  
束人指東北隅新宇古昭覺離離見松陰早日覆  
墻角云昔全盛年深林發清鐸近爲楚人多根盡

罕餘木風過未聞聲雲歸無住脚斧斤不以時斬

刈愈獻虐惟有僧舍傍根株僅交錯寺中有老人  
初弗厭離索俗遠心事閒情斷識尤卓隨宜自種  
蔬徒亦羣出牧辛苦數十年廟貌漸高廓廊迴拱  
雪堂殿聳棲霞閣案頭香縷烟片片透珠箔壁間  
風雨竹倚倚解泥籜祥麟騰法座威鳳入簾幙寶  
幢吼師子琅函談孔雀池德龍潛聽心慈鳥飛薄  
空中化雨聲應逐天花落

贈昭覺悅堂長老

楚山崎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八

寸心休去萬機忘脫體無依絕覆藏倒握竹篔明  
背觸橫拈塵尾振宗綱庭前栢子呈玄旨檻外梅  
花泄冷香於此豁開精徹眼不妨續起少林光  
宿昭覺寺

印昌

乘閒遊勝地杖策月明中烟散山光淡春深花木  
封泉流分野色溪度引長虹難盡歸歟興仍聞靜  
夜鐘

寄方丈

行密

十六年來只實頭更無一物破窮愁頻將錫鶴飛

猿徑林樾情同古趙州

次丈老人韻

行裕

鳳字不題誠看竹藕根尙續白蓮香千松樹掛龍  
蛇影雙鏡池開日月光自信山居懷往昔敢云法

戰啟疆場好音對我鶴鴿怨食椹誰知不在桑

送別丈老人

行敬

鹵風促杖去黃牛十二巫峽笑點頭法藏真詮歸

錦國竺乾龍象走神洲侵天玉露千崖樹拍漢金

波一葉舟回首叮噓空霽月春帆江上白雲樓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九

宿昭覺寺

呂潛

江左興懷四十年揖公白髮草堂前金戈屢見愁

荒棘紺殿崑然立野烟手植尺藤今作杖句題片

石早成編為憐歸客時招隱擬向池頭種白蓮

壽本師八十

張注慶

古寺重開容漫游松濤竹韻自清幽烟霞不斷千

迴路花鳥誰留萬壑洲老眼豈隨塵空亂閒人久

其白雲浮還從支遁叅同契忘卻滄桑幾度秋

訪丈老人

張吾瑾

手棧八十仰鴻文慧劍摩霄迥出羣入座香風颺

浩渺捲簾花雨落續紛杖頭紫貝飛元雪鉢底清

泉煮白雲陶令歸來依惠遠知公應不拒榆枌

問道

樊澤達

滿野秋光暎繡鞍題橋驕馬得叅禪愛山有意尋

東嶺卓錫無心注百泉菊綻籬邊僧入定鴻來圓

裡客思僊於今祇樹先型在何必西遊訪竺天

訪丈雪老人

劉之益

六十餘年復此游記今八秩雪盈頭蜀宮帝子知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十

誰去竺國祇人弗假脩疇昔恨無白足侶喜茲盡

是赤髭傳徘徊欲宿談前事凡骨未仙不敢留

別丈雪老人

郭亮

雪落寒林葉滿臯孤懷何事轉勞勞人到窮時節

益老官因裁後興偏豪綠窗琴史侵雲冷紅樹芙

蓉映日高檢點奚囊歸未得秋風賞酒讀離騷

和丈雪原韻

李輝祖

一簞曾披賈島吟秋風爽處訪知音詩瓢高掛白

雲裏錫杖常臨古樹陰院接虎溪違俗事茶烹鵲

舌話同心漫言作仕偏多績誰似燈傳慧業深

宿昭覺寺

廖有恒

古寺銷沉劫燼紅重開鹿苑畫圖中三千界擁金  
輪色八十名齊雪竇風松樹幾行雲幾籟藤花滿  
徑月玲瓏白頭世路歸來晚丈室清涼媿遠公

訪丈雪老人

王復旦

芙蓉片片繞鑿陽五葉天開送佛場僧臘幾經松  
桂老宦塵聊問兼葭蒼拈花解聽元龍偈渡葦還  
依法象王隻履僧歸曾面壁幽棲憐爾爲予忙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十一

披雨訪丈老人

許維升

奈晉遙聞蜀雨怪到時應怪雨潺潺偏因遇雨能  
紆道豈是無心漫叩關四面松陰團一寺千年聖  
境長諸山我來衫濕猶堪卸策騎衝泥待鐫顏

同蔣虎臣太史宿昭覺寺

潘之彪

香剎儼金界晴光麗飛甍窗含嶺雪盡簾捲我雲  
平直指西域路俯收錦官城老僧出堯率供奉采  
花清拄杖說般若請參作麼生長松引遠眺雙桂  
發前榮中夜跏趺坐得聞覺有情臨歧更握手坦

道趨前程

贈丈雪老人

前人

昭覺老人號丈雪寶月常施廣長舌維摩心印得  
眞傳參透風旛無起滅灰劫初過梵宇新紺園金  
布淨無塵南面峩眉晴擁岱西山積雪長爲鄰華  
陽先生來遊此拄杖逍遙話桑梓分明古佛今參  
禪長老誤吟詩學士我今荷笠到上方琉璃香界  
生輝光此時縱眺萬松塢此時其宿雙桂堂雙桂  
主翁能好客蔬笋胡麻出香積沃我蒙山頂上茶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十三

清風習習生兩腋自來名利是愁根北轍南轅苦  
自奔王陽車迴九折坂逢萌冠挂東都門安得袈  
裟半臂地蒲團坐破西來意試看雙丸跳未停人  
生百歲還如寄

次陸務觀飯昭覺韻

李崇階

旅食何堪補浩然風塵色帶水山緣人經初地羈  
情冷餅出吾門世外饅浣鉢泉偏巡竹驛晚炊鐘  
遞長松煙忙中參得禪中味應把尋詢憶曩年  
聚沙亭

釋丈雪

鎮日風和太古絃聲前常見萬峰攢沙淨水面人  
初集雨洗芙蓉露未乾徑引小橋天上下亭高半  
月鎖琅玕呼童漫把霜花葉淪茗炊成詩一聯

佚老關中作

釋丈雪

人生好似一秤碇局局贏來何作奇輸我幾分猶  
自可讓他兩著不爲遲休將勝負爭閒氣毋倚神  
機相戰持埋伏不如休意馬心王常湛卽摩尼

其二

半生只管苦差排換到今辰六十來形影相交兩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三

萬日聲名空配在三才神弭氣軟渾如夢雪壓眉

寒瘦似梅且把荆扉雙合卻曲肱高枕待暄開

其三

戲罷酒完日暎來毋勞楮上挂招牌賜懷惟有松  
間竹諒友重看月下梅寒極掠雲補破衲渴臨流  
水飲三盃人生知足堪爲寶且效古人永活埋

閩藏

釋丈雪

百歲光陰一刹那縱延千紀又如何軒窗且拭前  
人唾數墨還操智慧戈收得春風盈宇宙鑿開混

沌活禪和乘開欲繫西山月好把繩芒着意搓

萬年池

釋丈雪

我屋旁池已有年晨星日與水爭妍羣峰倒影波  
問浴始信松門別一天

山居

釋佛寃

千峯玉立接闔浮縛個茆茨在上頭一派斜陽風  
送晚滿懷林壑葉驚秋山窗漏月慈明勝草履生  
雲范蠡舟那韻久思朋未至閒將鳳笛撥風流

其二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四

林泉砌玉快山家一合乾坤渾不避礪險泉鳴遲

客語天低雲過濕窗紗縱橫石逕無驚鹿聚散峯

頭有暮鴉誰謂山居多寂寞野曠常照石門斜

其三

空闊曾無厭孤雲去又來青山常繞夢碧沼可容  
杯石徑吹塵少枯莖逐念灰幽花頻獻佛無問幾

時開

其四

天壤孤峯接門投野客分風驚松子落春化鳥聲

勤未厭三冬雪難催九夏雲知音無再舉犬吠隔

溪聞

其五

草閣依巖北長虹萬里橋數杉蓬冉冉一徑入迢

迢竹塢陰非雨天河梵是潮掛冠投石壁閒散不

須招

山趣吟

釋佛寃

我愛山幽逸山深與世遠鹿眠茵藿草蜂釀貼岩

扉道給千年業身持萬事非山頭無活計每每看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十五

雲歸

其二

我愛山幽逸經行踏石臺竹牀寒掛夢書案濕留

苔橋斷雲來接雪晴花自開鄰菴逢罕識峯隔磬

聲來

其三

我愛山幽逸山幽別有天壑盈千尺雪澗落一團

煙細玩環山鹿多愁啼血鵲春光閒散盡彷彿碧

蘿前

其四

我愛山幽逸苦茆傍樹根天庭元接壤帝釋漫交

論瀑似千人語山如萬馬奔怪哉塵世事眼底不

留存

郭鎮戎王府尹過昭覺坐敘眉景

釋竹峯

山南山北寺燈火幾蕭條傑閣無炎暑危溪有石

橋雲寒飛峻嶺鳥倦上松梢縱有登高興相看去

不遙

登七層樓

釋竹峯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十六

層樓翠靄若天臺紺殿荆扉向日開清磬一聲雲

外賞鳴鐘數下眾徘徊團圓共話無生曲聚石高

登說法臺此日拈題元不爽臨場奪卻羨英才

自勵

釋竹峯

寄錫閣浮五十春塵頭土面罕知聞佩懸祖印評

宗旨欲望承先啟後恩片片白雲浮碧嶂行行野

鳥噪佳音錦江對卓頻拈舉那管前生與後生

自嘆

釋竹峯

自嘆浮華四十春每逢佳日意因循桃花凝露香

侵案柳絮牽風影拂塵一片閒情同樂意數莖修竹其閒身幾回欲向青陰裏尙待林梢月挂新

寄昭覺道魁方丈

李雲巖

偷得浮生半日閒攜孫策杖叩禪關幾年未識如

來面煮茗焚香話舊山

憶昔師從白下回瀛孫初誕寄書來辛卯秋二兒華封偶寓白

門五孫再瀛生而今一十有三歲也解吟詩詣講臺憑師寄書入蜀

頻年唱和足詩篇了卻塵緣好話禪余與師素

亦有心持半偈憑師指點夙因緣有唱和詩我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七

仙人掌休李再瀛韻奇其幼而能詩且又敏捷故附之

漢時承露在金莖多賴金人掌上擎豈是仙膏曾

盥手至今遺種地中生

遊昭覺寺

繆其吉

我曾足跡半天下探幽每欲尋僧舍去年北郭游

名藍避喧曾記逢長夏一從入覲都門還征衣乍

拂無時閒爲酬宿願虔禮佛春來又得參禪關禪

關寂寂春更好繞廬翠竹侵階草呼童煮茗試新

泉對客談詩添近稿近稿推敲儘可傳清機妙諦

玄中玄生平翰墨也成癖問師肯結塵寰緣  
甲辰仲冬奉

命入都恭赴千叟之讌 道魁大和尚折梅寄贈並係以

詩感遠送之多情悵握別之未逮依韻和寄卽誌

別懷

李雲巖

一枝芳性逗春光珍重攜來帶夕陽詩格應從三

昧得交情還溯半生長

皇恩許與者英會臣志期操晚節香奉

召未能過話別離懷脉脉寄篇章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六

昭覺道魁和尚大乘禪宗也工詩余服卽往唱酬

臨別依依攜手偕行忘路遠近忽聞橋畔泉聲

潺潺時已去寺三里許矣余曰此亦虎溪也相

與大笑而別歸途口占俚言錄呈二衆

福康安

話別詩僧攜手行談心何暇計歸程忽聞橋畔泉

鳴處疑是溪邊虎嘯聲

呈道翁大和尚重過化城院詩 并序 左 基

竊以兩教同源無容硬分我相三生有幸乃能

輒合萍蹤僕舌耕硯田宛然緣門托鉢身凭藎  
榻長似坐破蒲團捺觚自成今學者辦香常奉  
古先生恭維

道翁大和尚壁面九年花垂五葉揚眉瞬目百尺  
竿信手拈來運水搬柴七斤布隨身着去人天  
並仰音輪緇俗咸歸慧炬廿載豎椎昭覺選佛  
登場兩翻飛錫化城傳燈續燄在僕也當年乞  
菜投箋自愧依然門外漢乃師也逢僧寄話品  
評謬作箇中人是以前去今來又造二重公案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九

舊詞新話重添一段音緣倘示塵揮便同石點  
摩詰折葵供齋素東坡帶作山門護先輩公案吾  
未能雅於瞿曇有深慕願乞慈雲楊柳枝一洗慧  
業領真趣卓哉昭覺魁老人毒棒打死絕回互枯  
木皆入歡喜園野竹俱繞總持樹記得當時過化  
城鹽菜一供忻把晤師癸丑自鹿來化  
城僕有鹽菜供二次漁舟  
訪桃源隔水空問樵夫路甲寅秋揭曉後僕  
約同人來師不遇數年  
一別剎那間遠情祇托雲水新聞道垂青尺幅詩  
故紙飄零每含怒茲知錫杖欣然飛濛江三次浮

盃渡此地便是給孤園由旬獅子可暫住隣僧掃  
室乞一言補綴舊失囊中句言落楞伽第二詮門  
外漢敢饒舌吐慧眼於我既相關邯鄲何曾失故  
步倘吾師喝一喝曰者壁廂那須東抹西塗僕亦  
將笑一笑曰我口頭原是影捉風捕  
懋昭覺呈道魁老人  
釋禮汀

雙林唱道廿餘秋說法談經石點頭一條白棒欽  
龍象紹起宗風遍九州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十

眞諦一任風流海宇香  
呈道魁方丈  
王維新  
吾聞三業絕塵埃七寶池中花自開慚愧淺根難  
解會乞師一接返蓮臺  
和原韻  
釋道魁  
純修至善絕塵埃優鉢曇花晝夜開清淨本然無  
罣碍何須更覓九蓮臺  
壽藩臺查公  
釋道魁  
南極輝銀漢山河一望新九重來柱石千里祝王



臣碧落呈祥鳳錦官見瑞麟形雲鋪曉嶂臺宿耀  
天均鶴舞慶今日遵開供此辰冰桃盈樹熟雪藕  
滿筵陳四野凝仙露三巴仰壁珍玉壺懸鳳閣寶  
鏡煥龍津北闕承恩重西川湧澤潏俚言成十韻  
一字一千春

自勉

釋道魁

四十韶光撚指臨死生關節甚非輕而今了悟些  
些子那得千巖萬壑平

幽居

釋道魁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三

常掩清齋修福田虛堂靜坐息悠然耳邊不聽塵

凡事渴飲饑餐倦打眠

閒步山房

釋道魁

逍遙逸暢步山房目極疎林葉發黃短句輕拈猶

未了清風又送桂花香

妙巖室

釋道魁

室妙精嚴識者稀透關一句要臨時來人若具超

宗眼觀面分明不見師

昭覺寺遇心月上人蓋菩薩中人也言及時事湖

殘輒不勝悲憫之意其學兼通百氏尤精於醫

李惺

天時人事兩相乘冷氣滿空似結癡祇道空門蔑  
聞見誰知老衲不矚嘗我嘗竊笑無心子今已真  
成有髮僧卻歎儒紳凡幾輩不應少箇佛圖澄

初來昭覺寺

釋歸一

昭覺古蘭若拓基亦已久駟馬帶其前威鳳擁其  
後青龍護其左羊鹿峙其右古柏鬱森森青蒼絕  
塵垢幽林繞清溪平田接高阜地靈人亦傑叢林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三

此樞紐印法千里來發心五戒受獅座聞妙言七

情空萬有趺坐究禪機靜中叅可否面壁日孜孜

期以立不朽何用效愚蜂只自鑽牕牖頂禮尊者

前庶幾吾有守

老人堂

釋歸一

晚景都思安樂窩光陰難返魯陽戈回頭想見青

春在顧影其如白髮何逃生仗佛須求福正念南

無自不魔過去游人多笑問此間可是老禪和

涅槃堂

釋歸一

生死關頭定不訛伊誰解脫涅槃過化身西向彌  
陀國幻影南無法會羅舍利子兮皆若是須菩提  
也意云何去來如果全消滅極樂隨緣自在多

說法堂

釋歸一

功德莊嚴佛殿庭法堂說法響雷霆何須樹下跏  
趺坐便可階前仔細聽詮到無言花雨異傳將有  
相石頭靈宗門演教應如此鄭重從來戴典型

普同塔

徐光耀

塔影窈窕古刹前叢林深處鎖雲烟七層寶色迷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七

幽徑一到金光繞碧天共說精靈登極樂從來彼  
岸本無邊漫研都幻歸真境解脫輪迴了大千  
贈昭覺寺廣濟方丈

釋含澈

破山衣鉢醉禪師一笑拈花老辟支月白清風天

地大旃檀香霽入功池醉禪師為破祖法嗣昭覺開山僧也

題贈昭覺寺明照和尚

釋含澈

馴馬橋頭禮梵宮潛光高做白雲中苾芻薈蔔彌

初地香氣芬芳滿惠風

遊昭覺寺次何麓生廉訪韻四首之一

消暑選初地清涼佳趣多相如題馴馬彌勒笑羣  
魔不二此中入大千今再過潛光蒲榻上花雨仰

頭陀

釋含澈

遊昭覺寺和放翁原韻

黃雲鶴

漫矜姓字勒燕然偉代高文總幻緣壯歲尙思餐  
沉澁者齡何忍逐腥膻西山日射千秋雪北郭雲  
連萬竈烟儘許潛光寮下住錦江游衍又經年

秋日重遊昭覺寺口占一律

黃雲鶴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七

詩僧相伴興彌幽絕好招提足詠猶蜀部煙雲看  
欲遍錦江風月去如流十年四度尋春夢兩載重  
來話舊游冬暖霜葩迎我笑吟成得酒勝封侯

遊昭覺寺

黃雲鶴

凍雨陰雲忽放晴尋詩林裡杖藜行迴龍嶺上烟

痕淡威鳳山前夕燒橫得暇詠猶良是福憂時勞

莽竟何成蓮池十頃霜天水萬古千秋鑿此情

出遊昭覺寺後圍望迴龍嶺威鳳諸山循白蓮池

而旋

黃雲鶴

何侯高尋洞壑幽人間梵宇任夷猶本非佞佛聊  
棲淨縱不成真免逐流地氣冲和春隱約天容開  
霽我嬉游八荒無事三階泰臣願長爲酒國侯

五遊昭覺寺疊重遊韻

黃雲鶴

何用窮山躡險幽錦官城外足夷猶雲嵐四面叅  
差合水道千渠自在流昨向寶光尋舊侶今來昭  
覺續前游塵緣洗盡心安暇忘卻人間萬戶侯

龍象神通題韻

釋含澈

藏經樓倚御書樓天雨天花燦益州龍象神通昭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圭

四表精嚴法界著千秋旃檀香裡卿雲護蔭荷林

中瑞日留真隱家風真覺嗣應從初地話閭浮

宿昭覺寺

釋含澈

潛光寮裏賦重游在再年華又二秋水部詩才追

李杜涪翁書法駕顏歐疏離香晚花彌盛初地雲

開月更幽記取舊時消夏日臨風高倚藏經樓

方丈夜話

楊炳銜

法苑隱重巒松杉面面攢樓岩雲入定映水月生

寒樹宿聽經鳥香浮薦佛檀高僧清似鶴妙偈說

蒲團

浩然世姪遊昭覺寺歸以詩來質和之兼呈明照

方丈

楊炳銜

松杉四面化城通梵貝宣揚警贖聾共把醍醐來

灌頂徐將智慧淑當躬諸天靜擁慈雲象佛子皈

依大覺雄法雨滉塵如湛露散花仙女樂融融

雪釀梅花暗吐馨乾坤清氣滿山林經聲縹緲穿

雲出詩興溱洄步月尋響澈蒲牢驚曉夢閒煨芋

火味禪心華嚴富貴何須羨盡性知天道氣深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圭

宿昭覺寺與明照和尚夜話

楊炳銜

重宿方外友一別五年春竹密苔封路松深月趁

人妙香初地好內典老僧親煨芋終宵話今生悟

夙因

乙卯仲夏偕友出遊昭覺寺留宿與心道不二兩

上人夜話

楊炳銜

羈愁兀坐窺樊籠每思奮翮追冥鴻故人相攜出

城郭林光潑翠天青空五月炎威似吏酷何從更

覓水精域萬樹松杉隱化城逃禪欲學投林鹿山

僧笑容苦絲牽慧劍難割大根緣急烹寒泉滌熱

惱如飲甘露清心田僧言僻遠無旨蓄野菌昨夜

驚雷出寺園產前名大脚姑朱極香美佐笋同叅玉版禪療飢勝

啖蕉猪肉花飛雨落妙談叢天親無著真南宗心

不二兩上人係同胞昆弟燈前追述飛錫地踏徧江南千萬峰

話到滄桑噓欲絕金焦忽變天吳穴火輪戰艦擁

魚鱗腥風灑偏江干血道光二十二年英夷破鎮江據金焦二山時不二上人亦陷賊中

目擊其變遂從江委溯江源歸來倦鶴依巢痕

胸中芥子納五嶽定慧不復心旌翻夜靜溪風動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壬

鈴素竹簟凉生眠不惡曉催僧粥驚木魚一枕殘

夢飛經閣

冬夜宿昭覺寺 楊炳銓

萬木莽蕭蕭禪閣夜寂寥蒲牢殿客枕梵唄入雲

霄熨芋温存火談詩話飲瓢暫將僧榻借一夢遠

塵囂

晚宿昭覺寺 楊炳銓

逐鳥投林晚磬圓巡簷蝙蝠已翩翩諸天梵唄宣

潮汐竟夜松聲雜管絃藉榻暫將塵夢斷逃禪欲

學佛心堅閒身悟得空空訣為洗心源再煮泉

昭覺寺早起 楊炳銓

渾忘睡味近禪機欲覺晨鐘繞閣飛百樣鳥聲清

到耳萬竿竹翠冷侵衣木犀墜露香仍好金菊欺

霜蓼已肥自笑此身多俗骨風塵何日脫銜鞵

昭覺晚鐘 向熙敏

入門十里聽松風鯨吼諸天月向空好是金繩開

覺路發人深省數聲中

遊昭覺寺贈明照老人 丁體節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壬

吾愛昭覺老眞實洞人情不參苦空寂妙趣自高

明悟徹心頭佛差談紙上兵剛方間遠邇繙流頌

公平苦行數十載有願功必成至誠格天地

皇恩來帝京我慚隨時賀狂歌試獨鳴卜公傳百世卓

名

大清

憶丈祖功行 釋明照

北近錦官城窈窕古昭覺玉壘壯其形天迴擁林

蒼創自唐宋間靈鍾秀華嶽紅塵飛不到白雲近

可掬宗風常炯炯，禪燈光灼灼。何期遭兵燹，梵宇已零落。蘭若成邱墟，湮頽自明末。吁嗟丈雪祖，堅貞志彌篤。策杖與孤征，飄然猶野鶴。始自吳越來，表表絕塵俗。挂錫迴龍嶺，結茅威鳳窟。芒鞋費經營，被袖勞筋骨。精誠天地格，言行宰官服。祖道復中興，叢林震六合。宏開萬代基，得博千頃粟。寮舍千萬間，開士五百六。殿閣倚雲根，臺池傍水鑿。林深聽鳥歸，水淺任魚躍。四時祝。

北闕千秋屏，西蜀廣大一。世界凡聖同，住足俾得一。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三

枝棲皆係先人福，迴廊猶一新。聳翠花雨落，歷歷二百年。家風還如昨，於戲丈祖行。功高並日月，燈傳至今千秋付。衣鉢悵于學，謫陋難寫高深躋。但願後來人，五葉花長續。

山居自適

八首之三

釋明照

三間茅屋一溪烟，雪覆雲飛別有天。幾卷殘經消歲月，數竿修竹舊因緣。閒邀野鶴探梅瘦，倦向孤松倚石眠。種種幽思情弗盡，潛光寮裡意纏綿。久謝世緣隱上方，鵝王宮殿卽仙鄉。禪局雲鎖憤。

新雨初地春晴愛，夕陽一領納衣經。露冷半肩明月傲，風霜迴龍嶺上頻。瞻望夜色歸來興，轉長紙帳銅瓶一覺清。竹樓草榻自沉吟，孤標不戀繁華態。傲世長甘淡泊心，栗里猶追陶令蹟。漆園還憶惠生盟，慢揮塵尾山花落。斜倚欄杆月又明。

鳳山消夏

四首之二

蕉琴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三

大地炎蒸卻清涼，愜我心奇峰天外秀。野岸樹籠陰，蔓嶂涵秋霽。層巒挹露侵，薰風生戶牖。冷翠滴鳴琴。

遊東角門漫興

釋明照

暮出東角門，登皋向西顧。穀黃遍天衢，年豐沾雨露。興來歌大有，農夫時相晤。老圃話桑麻，分手忘世故。策杖迴龍嶺，獨倚老枯樹。樹老秋氣清，蟬聲啼不住。日夕鳥知還，牛羊下山路。山色翠微間，人聲爭古渡。漁火淡江村，老衲若鷗鷺。逍遙樂無爲。

深林烟籠霧月下敲禪局吾生何所悟

閒吟

釋明照

面壁功深不計年塵襟洗淨湛心田不思飛錫浮  
空去只誦傳燈伴月眠坐向一龕渾似佛開居方  
丈即如禪有時扶杖尋芳去結就平生山水緣

其二

散載雲居在梵林琅函清演海潮音三乘悟徹禪  
機妙萬法通明覺海深玉塵揮時頑石點曇花現  
處木人欽安閒話到無生旨消卻紅塵萬慮心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三

遊昭覺寺和鍾棟香韻

楊準

偷閒尋樂趣結伴春郊行佛國酬初度余三月生  
辰同人在  
寺為厨齊餞遠征同日在寺  
餞周功甫百年能幾會一室萃  
羣英更有鍾期過來聽琴外聲

夾道柏成林晴雲幾豔豔深三生尋舊蹟一勺滌塵  
心

宸翰神通賜危樓天使臨然燈稽首拜乞佛度金鍼

茫茫人海際度訪閉關僧妙諦傳西域能書法右

軍中物方丈筆  
十七帖法書馬牛俱解脫雞犬欲飛昇我早師

禪戒何時覺岸登

未種菩提果偏成苦海人冠裳空誤我香火認前  
因攘攘蠅頭利勞勞馬足塵來同方丈約一衲了  
今身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六 藝文詩

三

重修昭覺寺志卷七

本堂方丈 釋中恂 主修

成都文生 羅用霖 纂修

藝文 歌 贊 頌 法語 塔銘 雜著

歌

拾穗歌寄華陽山人蔣太史 釋丈雪

八月秋風囊翠微 踟然入町似雲飛 繹袍濕雨葉

肥揖躬一穗一摩尼 田父恪守閒家具 遺却毫芒

總弗是汗盈 腮泥染膝蝦蟹蝨 憎惡極攬前踏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歌

破水中天脚下一盤星 斗聚提婆嗔鷲子 智三子

明明着鬼迷 率性一回徹底清 毋教顆粒閑狼籍

沒藩籬絕疵累 聖解凡情總弗立 銅頭鐵額丈夫

兒也須趁伊下畦 去夕陽移風瓊碎 選指香回俱

籽穡半邊破笠頭 上遮兩片芒鞋指 間繫力雖倦

興猶御長嘯一聲秋 水碧赤膊橫肩弗挂絲 好風

助我先歸寓洗足 已荆扉闢萬顆須 彌總收拾青

燈不夜露堂堂纖月 一窗穿紙隙道者活計 日如

斯弗覺年逾七十七 方纔識得秋風意

送佛窳西堂回隱蜀山歌

釋丈雪

此去西山千百五 其山突兀如花朵 千峯攢簇似

削成古佛道場居 天府梯煙直上井參傍 刮茨剪

茅峯之昂青天碧 費架其梁飛陞流霞複為牆 長

松短竹千百箇 漱石迅流遶砌廊 坎離羅列錦江

東堯風舜雨 龍橋中霜花蕊結瘦枝上 玲瓏石寒

曉風唱背負崑崙 峩前胸盤楚漢襟 吳顏左瞰

羅浮右于闐 住廬嵩岳如連環 無口鉢孟安斯處

旋結天來大箇屋 時而風送萬雲歸 好把龜毛拂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歌

一拂走殺赤縣與 神州翻去衲僧舊 窳窟了無神

運嫁東風詎以瀟灑雜 頑空十方諸佛從斯出 犁

耙債負都完足 到底還他一粒粟 是則名為真善

住

良知歌

前人

劈開混沌作吾廬 安箇名知任指呼 忠恕一堂非

皂白滿腔心血苦 為奴悟來天命非 良策迷去中

和塞太湖知謂覺 場原是妄弗知 猶覺落偏枯坎

離水泛三千界 五蘊基高百億都 措足踢翻生死

海掉身挨倒是非臺識神店裡良知府碧眼光中  
盜跖軀個儻分明施大用廉纖見刺費工夫叅乎  
曰唯功勳少回也如愚氣志孤花爲拈來香更著  
衣因微笑世系羸截功補過成洵氣蔽目藏晴屬  
腴膚未有知前誰是我原無位次以存吾砥砮漫  
道荆山玉鮫目何如江漢珠弗假龜毛繩妄想那  
來兔角杖虛無驢鳴犬吠全機用兔走烏飛轍見  
途一喝馬駒翻出廐千年金鐙響實區打躬作揖  
渠儂偶撥火挑燈體用殊另有一番聲價重臨場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歌

三

幾熟者之乎此知畢世人人有混沌敲兒信手刻  
擬向禪徒求指示蚤成演若覓頭儒釋道髮鬚  
與鬢也是小巫叅大巫

和衲子和尙權歌

釋佛冤

一片孤帆落影斜天空不盡水無涯披白月引紅  
霞洪波浩渺是吾家

弗住山根傍水旋分明直指在當然稍擬議落言  
詮不遇知音不覆船

風滿蓬兮月滿船隔蘆漁火鬪秋烟日飄泊夜忘

筌歸來那用軟絲牽  
晚舟溯水上烟灘忽遇鱗翻浪影漫啖雲餌吐腥  
羶掣轉蘆頭下一竿  
終朝瀟灑水雲間風雨樵蘇透此關看花落聽水  
潺乾坤容我一生閒  
水光山色是相知出入臨機用處宜逢俊傑遇嬰  
兒盡把家私說向伊

贊

一團和氣像贊

釋文雪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贊

四

者三箇老者到也有些意思堪爲民之秉彝可作  
衆望矜式想衣線下事擅承當一體皤然三身具  
有興與天地同老無意與死生作隊厭彼塵喧兮  
又逢改易之秋一榻蕭然兮今古無人可及耿介  
佩而世界平入節調而萬物遂所以桑門教人趨  
寂寞之鄉自有羲黃爲十方典御昨日老胡折蘆  
來今朝漁父鼓柁去非人品之奇希壯洪荒之戲  
劇且非五帝與三皇誤認無極爲太極老亦非僧  
幼亦非俗箕踞蹲其腓燕坐交其膝合先天之心



體鍾詰人之雅趣故展卷同指呼吸其鼻語笑同  
舌遮寒其裾於中些子不同處三人共穿一雙鳥  
看他塵世與麼忙也是枉費虛閑氣秋風吹荷露  
泣先誰趨過一邊去避得老景是奇材不然受伊  
風火摧趁健旺把心安鬢掛雪霜不好看僕亦弗  
前打帖得眼暗耳聾惹人嫌同窗輩母憚畏俠豪  
不過五十歲也要往我門前過何不預先整頓你  
看他三箇老古錐到也有些窮筭計喜得昭覺門  
庭高纔處怎生容得你瞪起眼睛打瞌睡睡咄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贊

五

破山像贊

釋佛寬

示等虛空法心同虛空量圖繪甚分明或謂無鏡  
像取舍兩不得詎諧多放曠拄杖拂子放下詐作  
敗軍之將舌鋒透髓透骨八表拱手歸降縱去風  
和響順奪則排斥諸方落來孤峰獨宿出則酒肆  
嫖房辯別浮沉深淺據座但看人忙

丈雪禪師行樂圖贊

冀應熊

衲子摸索不著只爲有者箇在丹青圖得甚好亦  
只爲有者箇在所以費盡草屨錢今既覲面相逢

卻又放你不過若道影子是打殺老僧若道老僧  
是燒卻影子免致長年惑亂人家男女東走西竄  
錯過好時光也

行樂圖自贊

釋丈雪

頭髮鬢鬆腳踏實地人情不通佛法不會問著祖  
意西來一頓棒頭亂劈等閑結下驢年冤不知何  
日而解矣

其二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贊

六

邪正不分有無不立拄杖撞捺虛空粉碎直切爲  
人了沒巴鼻殺活全施孤硬無敵呵呵若非大白  
牛山幾乎安頓不得你

丈雪老人像贊

失名

者箇古錐行止異體鼻直眉橫頂澗大耳古佛再  
來金剛作體口似懸河花生板齒白棒打人痛徹  
心髓見之者嘔聞之者死蒼狗白雲無驚無喜春  
秋幾何七十甲子佛耶祖耶昭覺伊始曠浩劫佛  
祖心源被伊一串穿起休休只道得一半那一半  
聽取下面註脚

自題小像

釋佛寃

不動是心王荆棘林中坐猶是金鎖關將謂無折  
合離水紫峭靴湖湘月踏破高山釣魚騎馬濕脚  
亂世之中打鎖敲枷垂手滄桑瞑眩之藥直饒認  
得分明未是衲僧作畧

守仁和尙像贊

釋道魁

吾師骨董倔強出入握條短捧打月誰去誰留拏  
雲自收自放有時捉虎擒獅有時乘龍跨象播土  
揚塵兮搬盡伎倆正令全提兮佛也不讓不肖自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贊

七

遭魔魅結下驢年冤瘴令人一見生贖誰脫形於  
紙上吾今把筆題隨讚亦隨謗將來付火焚始是  
真供養

道魁大和尙像贊

張崇樸

坐不臥都叅破無非這箇本來無一物方外有何  
拘束乾坤歲月任消磨終不改這真傳衣鉢笑哈  
哈法像於今遠播問草堂昭覺是誰能比和

其二

像無量如來狀三十二樣頂上圓光晃的是丈六

無上空空色色齊都放拈花笑裡當頭木棒大眾  
莫認指頭作月亮欲識此根由須問這和尙  
行樂圖自贊

釋道魁

主中賓賓中主擒獅捉象拏龍虎非吾留影惑人  
天惟教兒孫齊出手呵呵大家扶起破沙盆將此  
身心報佛祖

其二

握條拄杖氣宇昂昂敲風打雨如掣電光分身散  
影月印千江現前留一點徧界不曾藏不是興波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贊

八

於世上要人自作法中王呵呵呵覷破者箇影子  
管教立地承當

其三

者漢行藏大醜生平訶佛罵祖教壞脚下兒孫箇  
箇拏龍捉虎呵呵世人莫測吾機將謂山僧麤鹵

頌

世尊拈花

釋丈雪

口難開處隨拈起百萬人天盡見矣金色頭陀不  
在行橫身落他圈積裏

百丈耳聾

龜毛拂挂繩床角土佛蛇心話卽離霹靂一聲天地  
地換頂門突出五須彌

和普明禪師牧牛頌

釋佛寬

走徧天涯日吼哮空山往往歷途遙幾回飲水連  
溪動那得相將保稼苗未牧

扭著鼻頭急急穿從教劣性緊追鞭今朝歸伏童

兒手處處行來步步牽初調

氣志頻頻不在馳溪山雲影轉相隨朝風暮雨幾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頌

九

多日且得山童勿厭疲受制

清機撥着使回頭那得剛兮那得柔觸處不教忙

歇下時時趨逼豈停留回首

水草齊足臥松邊人亦牛兮牛亦然卻把鞭繩俱

放下呼來喝去不須牽馴伏

翛然得意體如如萬派千歧無繫拘坐對松陰輕

演曲清平處處樂無餘無礙

一段風流宇宙中烟山烟水草茸茸山深樹密忘

懷也高枕無憂臥正濃任運

廓落乾坤掌握中光吞萬象體和同雲烟一片終  
難別一任西兮一任東相忘

輝光盪地日安閒四野頻分內外間跌宕輕烟留

月色當陽獨自照幽關燭照

處處人牛無蹟蹤一輪明月挂長空歸來意已多

端的一派風聲壯古叢雙風

拈花微笑

釋竹峯

飲光微笑古今傳一領袈裟沒半邊百萬人天齊

合眼明明杲日麗中天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頌

十

趙州狗子

合掌當胸歎善哉韓盧搖拽舞三臺待渠張口吞

佛祖六律五音運不回

萬法歸一

一毛頭上知端的大地原來不是塵薦取祖師關

板子虛空背上豎乾坤

臨濟四喝

釋潛修

勁利鏢錙剛出現虛空嚇得心胆戰普天匝地露

鋒鏗情與無情鮮血濺金剛王寶劍

猛然一吼震乾坤地裂天搖海嶽昏百獸潛蹤齊  
喪膽聖凡魔佛盡亡魂

踞地獅子

霹靂鋒前探淺深明珠洞照影森森魔形佛面難

藏匿妄見真機當下分

探竿影草

不作喝用非等閒超情離計絕玄談大虛落地一

聲響佛祖聞風透膽寒

不作喝用

世尊降生

釋守仁

纔出母胎便漏逗手忙脚亂稱獨步雲門不是太

巖生棒下分明無別路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藝文頌

十一

世尊陞座

臨陣興師鼓未鳴金鑼一響便收兵箇中若是知

音者何用切切著耳聽

明星悟道

釋道魁

六年空抱死疑團此夜方知徹骨寒驀地抬眸開

口笑從今返覆誑人天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葉落青山染翠容丹霞映水露金風九霄雲盡孤

峯麗萬壑蒼蒼一點紅

庭前栢樹子

認得中時卻未中承虛接響意朦朧不因栢子庭

前樹爭解金雞靚面風

枕子墜地

滄海無風水月妍銀濤高湧潑青天三更撲破潛

龍窟奪得驪珠耀大千

法語

示海生徹道

釋丈雪

來書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既問此路頭想要歇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三

彼馳求心耳古人見世間事業均係幻化無一可

實故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元爲此生生死二字行

不知行坐不知坐猛焉省得生之來處即死之去

處死之去處即是我日用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之

物也二六時中被無明煩惱搬弄夾帶了多少妄

想習氣要做官做豪俠緣慮過去攀援現在念慮

未來從朝至暮沒一點兒正經今日三明日四不

覺髮白面皺臨末稍頭目前珍玩之物一點也帶

不去循業發現一出頭來依舊從頭起居士今所

問者欲擺脫歷劫輪迴業障之形耳孰不知遶遶  
忙忙南轅北軌是生死根本參話頭話頭者如敲  
門瓦子門若開時話頭焉用持經持咒歸心一也  
受戒披衣縛其身也此係有為功用惟悟此生死  
二字名曰無為踏着無為而無所不為若以生滅  
心為本修因有乖正念

示佛寃首座

參學大旨貴行解相應直窮絕頂之頂力盡有無  
之無毋滯見途是真參學然參而罔學如魚之陸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七

不及揚鬚振鬣學而罔參如湫之水終難卷泊成  
淵是二者水因魚以激浪澤潤九州魚得水以全  
神飛騰霄漢爰魚之德固善而初未嘗不以水為  
命也故知學不廢參參不廢學參而能學直造無  
卓錫之地學而能參冥鑿渠一物之無稽古脫樊  
籠超聖位包羅萬有融貫十虛莫不由茲借路經  
過

示嵩山邱居士

求驪龍之珠必下九淵之底採合抱之木須登千

仞之罔且有為功課尙冀乎手眼精明況無上妙  
道照破生死根源者耶做個出格人打初須立大  
志視功名富貴如涕洟勞筋苦骨澄濾識海架靈  
機箭於肘後張智慧弓於目前與煩惱魔死魔共  
戰猛焉衝破五蘊城踏倒人我山其九流三教諸  
子百家悉我閨閣中物上與三界大師同個鼻孔  
出氣下與一切含靈遊戲生滅海中始不在來錦  
江岸上聚首一番也

示大竹令俞良玉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七

古人道不怕修行早惟恐覺照遲此是功勳邊事  
非究竟法若真正達體明宗觸目即是拈起則一  
塵不立放下則智境全彰而今學道人均是知佛  
見佛聞佛底漢子求其佛知佛見佛聞萬中無一  
請問佛如何知如何見如何聞所以趙州道老僧  
三十年前被十二時辰使而今使得十二時辰伏  
惟鑑覺囑囑

示如日禪人

釋佛寃

生死之始起滅之初欲究妄源須明起處遂得心

境融通應須進修策發責躬省己只在最初一念  
直悟自心自然言思道斷堪作真歸豈假功成本  
來如是苟能深持祖佛大意故得智炬增輝照之  
如鏡何法不明歸之如海何川不入局方隅之遠  
近定器量之淺深約以大根如日出高山駛見鞭  
影豁爾真心自露無起即起即無起非起不起  
是不思議之境界也

示珂木禪人

靈利漢機前領荷無愧古人如擲劍揮空勿論及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十五

之不及倘僅逐句尋言一生甘受埋沒也已若是  
高尚之士小徑不趨大方不蹈當下超越是知攪  
不渾撲不碎所謂門庭差別照用齊行道眼殊分  
峭拔孤峻皆謂從前師家鉗錘妙密點著學者命  
根今之諸方所說無不美麗過在有時破二作三  
有時分五作七不與學者勦絕令伊迥無入處若  
要不落數量唯在離一切相心無異緣六根屏淨  
朝暮自究盡力行之做到貧恨身多心法雙忘如  
水投淵自然七通八達到此水月齊觀風雲一致

已彰蹊徑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方稱爲英俊  
漢子

解制示諸禪人

釋竹峯

鐘鳴鼓響解制陞堂七尺瘦筇佛祖標榜未明三  
八九切莫亂商量爐烟結彩杲日呈祥龍象蹴踏  
雲水滿堂聖制只有茲時在不知那箇解承當直  
指西來無一物太煞分明絕覆藏悟不悟庭前栢  
子牽羅布徹不徹乾屎橛兒分外別青山綠水任  
芳妍翠竹黃花都漏洩這事分明個現成珍重眉  
毛當下徹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十六

示自光禪人

釋潛修

你等向這裏下手卻又不敢下手者祇爲見不親  
所以行不力耳大凡參究志力要猛念念精進乃  
得打成一片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始得瞥地去今  
者但於行住坐臥裏驀地看這主張底畢竟是誰  
忽然一朝洗面摸着鼻孔原來太近

示月如禪人

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

忘向這裏見得親打得徹始爲佛祖兒孫始能生死岸頭了無繫累始爲名不得狀不得之一大圓覺海中眞月也月如如月莫向描不成畫不就處覓

示道魁禪人

釋守仁

須向離名離相處承當勿向筆尖舌尖上探討雖是無跡無影却又有憑有據但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若從虛拳指上生實解正是水底撈明月且問闍黎如何是你直下承當意旨魁拂袖便出師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十七

云也須珍重始得

示先山禪人

欲求實悟必須從戒定慧三學中修心不自欺卽戒也一切處無心卽定也絕後再甦豁然會得古人立地處卽慧也到這裏始不夢幻空花之所礙有何長短高下之足述乎當初只謂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示衆禪人

釋道魁

凡是眞心出俗爲僧者則其志力堅深不爲三毒

所惑亂不被七情所牽染須知時時自律其意根恍然一念有差卽被識情蓋覆了也初時學道必  
要親近明師若無明眼宗匠求他眞實究竟親切  
開示激勵警策果然如是必能感發學人生大慚  
愧痛念生死苦心參究精進不歇但看自己所參  
話頭時時提撕念念着疑於行住坐臥一切時中  
觸境自生疑遇緣卽理會或有少分相應者或有  
實在悟入者則一切皆不疑矣或有久參不悟者  
祇因障深慧淺雖在做工夫疑情不得力似是而  
不實被人問着則分疏不下而心惱面熱到底恍  
惚蓋爲理障難除逢緣不能作主臨事故有滯礙  
此爲未得實悟之過也古人所謂把手牽人行不  
得惟人自肯乃方親若有眞悟處始是自肯處也  
古人又示學者云做工夫如急水灘頭撐篙相似  
撐得一篙退卻十篙拚命捨死撐去撐得無可用  
力處撥轉船頭處處皆是岸也今日昭覺會下若  
有箇具眼衲僧曲垂慈力趁早出手挽轉頽綱代  
佛宏化始不辜負與我了元聚頭共命者一番好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十六

因緣也勉旃

落堂示眾

夫參究學者進一叢林入一保社先要具參學眼始得若是向稠人隊中打混過日以爲了事可惜虛喪光陰所以正宗和尚云人人盡道學參禪空口談元枉費言實際工夫無半點虛浮習氣總難遷六年饑餒方成佛一臂全拋始證仙不喫這番酸澀苦如何得透祖師禪若有向這裏會得的不妨省力如若不會昭覺更要與你葛藤一上何故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三

聲爲人須要徹因見諸禪德每每多是被者一箇禪字縛在身上干沒奈何萬沒奈何終日坐在陰山背後胡思亂想將謂有許多奇特殊不知是最容易底一件事只要諸人喫得些辛苦受得些淡泊名牽不云利養搖不動然後立信堅固諸緣屏絕胸中毫無所慮單單靜悟自己本性從教天荒地老海渴石枯確志不移此乃修行入道之功備矣若是斷煩惱而求菩提棄小乘而窺大用實無此事本無煩惱可斷無菩提可求無小乘可棄無

大用可窺所以聖人不斷妄不證真斯可謂日用

而自然矣諦觀諦審六根門頭無有一物從外而來無有一物從內而出運用元元非念慮所測是故維摩默然如來寂寞雖說種種法要不過權巧方便欲使後代之眾生入門一見了然故不可以言說顯現雖要深心體解前後一貫湛然清淨倘遇殊勝境界現前而無一絲毫搖奪始可契合當人未生前一段風光珍重

考工示眾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三

人人本有之物不論久參乍入達者爲先只要放得下信得及發大勇猛起大信心立大堅固行大悲願生大慚愧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從教石爛松枯確志不移將從前人我貢高貪嗔癡愛長短好惡所作所爲種種不淨一一拋向他鄉萬里單單抱箇話頭蘊在八識田中從朝至暮從暮至朝時時究竟刻刻提撕毫無間斷疑來疑去疑到疑而不疑不疑自疑自然有箇分曉不見六祖示慧明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明上



座本來面目諸人參到這裏因地一聲始覺生前  
鼻孔不從他得亦不在數千里來昭覺聚守寂寥  
若祇依稀度日隨情逐景饒你參到彌勒下生亦  
未有出頭日在

塔銘

破山明禪師塔銘

劉道開

原夫江漢炳靈岷峽毓秀山川間氣聖賢篤生自  
少林西來曹溪續續而南嶽一馬首誕什邡是則  
宗門之盛實吾蜀人啟之也自時厥後代有名宿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三

莫不家敷智葉月燦心燈求其得隨宏宗圓機應  
世王公欽範走卒知名本衛法之苦心運大人之  
作用逆順莫測遊戲無方不得不推我萬峯老人  
矣師諱海明號破山俗籍順慶之大竹元勛奕葉  
相傳寒忠定之裔孫古佛因緣共說昭覺勤之轉  
世生含異質幼挺奇標堯眉舜目幾符智者之姿  
龜背鶴形不讓純陽之表亦娶妻而生子同耶輸  
與羅睺行年十九忽厭塵凡薙髮出家挑包行脚  
偶聽慧然法師講楞嚴經至一切眾生皆由不知

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

轉遂終日疑悶乃閱古人公案如銅山鐵壁無隙

可入於是孤身出蜀見數者宿不能決疑俄任楚

之破頭山刻期取證以七日爲限逼拶至極經行

萬丈懸崖自誓云悟不悟性命在今日矣時交午

未忽見銀色世界一平如掌信步舉足不覺墮於

崖下竟將左足跌損從前礙膺之物泮然冰釋高

聲叫云屈屈自此出山南行參數員尊宿未後至

金粟機鋒上下才辯縱橫粟書源流一紙加以信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三

金一緘祇受下山暫住茗溪己巳秋嘉禾紳衿請  
住東塔遠近學者歸之如雲粟聆之曰華開樞李  
果熟蠶叢癸酉春回蜀卓錫於萬峯古剎學者歸  
之亦如東塔之衆也有黠鼠窺香積妖狐吹佛燈  
之句蓋鯁鯁乎有今日狂禪之慮矣師主萬峰凡  
十餘年甲申以來刀兵橫起殺人如麻有李鶴子  
者殘忍好殺師寓營中和光同塵委曲開導李一  
日勸師食肉師曰公不殺人我便食肉李笑而從  
命於是暴怒之下多所全活昔人以澄公之於二

石如海翁狎鷗師不但狎也而且化之矣拯溺不規行採焚無揖讓此之謂也然自此人曰師爲酒肉僧反有藉師爲口實者師以救生爲衛法之苦心甚不得已也壬辰癸巳間蜀難漸平師回梁山之金城寨去寨半里有舊紳別墅尙餘老桂二株師葺而居之顏其堂曰雙桂門曰福園龕成叢林而四方學者至復如歸師隨其知半解輒有付囑焉或疑其付法太濫而不知師於此又有深心也蓋佛法下衰狂禪滿地偷一味峻拒彼必折而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三

是月十六日亥時盥漱搭衣以手指燭端坐而化壽七十坐臘五十九坐道場語錄二十二卷入嘉禾紫栢院流通海內焉時有得法弟子大雪醉公將塔師全身於梁之艮龍山麓影堂設於成都之昭覺走書請銘於不佞道開矍然曰余何言師之道德在天下天下之人能言之也操履在叢林叢林之人能言之也必余欲言亦言其甚不得已之苦心是馬祖之所難也馬祖之所難而師易之難謂師爲什那之跨竈可也爰系之銘銘曰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法語

三

地維禪宿 肇自馬祖 臨濟馮仰  
兩燈並譜 濟下兒孫 楊岐獨盛  
傳至天童 枝端派正 萬峰崛起  
忠定後裔 矯矯人豪 堂堂法器  
十九辭家 廿七圓戒 不屑蹄浴  
直操溟渤 金粟老子 眼明手毒  
一瓢惡水 洗腸換骨 再振滹沱  
旁起四宗 花開橋李 果熟蠶叢  
九坐道場 單提心印 魔與魔民

一戰而勝	烹佛煨祖	補天立極
師於祖廷	實有助德	劫遭離亂
殺人無算	處劍戟林	如家常節
遊戲神通	飲酒食肉	長鯨吸川
燒猪果腹	但爾諸方	不當學我
伊尹之志	有之則可	酒肉破戒
濫付招毀	原師之心	大不得已
天子聞名	王侯願交	黃麻不羨
青山逍遙	行年七十	化緣已畢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塔銘 五

雙林雙桂	是一是二	無偈可留
無法可說	獅子頻呻	指燭而滅
遺令棺歛	法同籍紳	身後一著
猶是逆行	良龍之麓	宰堵堅好
八部天人	香花圍繞	隻履已西
幻壳斯藏	我銘貞石	萬禩垂芳

髮牙塔銘 釋印綬

如來悉斷無量億煩惱住智慧山見諸眾生常在  
無量億煩惱中今本師和尚說法務要令人斬斷

生死根截破煩惱窟披天揭地已七十餘年末後  
止贏得一箇齒兒幾枝鬚髮播揚家醜幸我丈雪  
法兄沉厚謹慎袖向錦官爲人天作將來眼噫時  
丁象季柴門破落之秋百里無烟僧寶安寄耶惟  
附郭庵觀重修數廟昭覺寺阜乃圓悟老人眞覺  
塔本師髮牙塔於左腋費叔舍利塔於右掖青烏  
家常指曰此眞眠牛也故品序以藏諸承爲千古  
誌

費隱容禪師舍利塔銘 釋徹綱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塔銘 五

師諱通容號費隱闕之福清何氏子於癸巳五月  
廿四日戌時生師壽六十九法臘五十六於順治  
辛丑三月廿九日未時入滅於禾之福嚴閣維於  
天中山北烟光所及舍利如雨師丙申冬開法於  
堯峰綱於座下圓具戒法有石劍常爲師之典客  
珍藏舍利二枚其大如菽聞綱入楞嚴請藏並刻  
本師全錄劍慨然出一粒與之囑云昭覺方丈乃  
道雅得戒和尚以此舍利土祖庭建宰堵波綱旋  
躡入紹祖山中乃開山圓悟勤祖塔左破山明師

翁影堂右建費隱容和尚舍利塔乾元鼎足永鎮  
閭浮者矣

附贊

束真

於法了無得幻出諸形相卽於幻中觀悉得名舍  
利諸有生滅者皆是幻中色觀幻悉歸幻無幻亦  
無滅一切舍利子當作如是觀

丈雪醉禪師塔銘

梁顯陟

昭覺爲益都禪林大觀唐乾符中了覺禪師主寺

釋教昌明眞風炳燦至宋徽宗時勅黃到請克勤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塔銘

七

開堂謚號圓悟佛果禪師昭覺法筵中興之祖中

間乾綱改紐鼎祚分移興廢不一迨明末蜀變而

莊嚴勝境丹堊蘭若盡屬邱墟茂草我

本師丈老人於劫火後偕其嗣法佛寃大師自南旋

蜀追念祖庭誅茅芟棘結廬以居時爲

皇清癸卯歲也當事念其誠各輸宦豪山靈呵護徠松

新栢不數年而棟宇連雲證家住匡廬聞本師名

最久何塵緣未化丁卯冬來遊蜀國因公止寺得

拜於堂上後以阡陌故委閱界址老人烹茗證

拍肩示以上乘根器心語相映得收禪燈世譜中

方幸風塵勞吏時親指點忽丙子冬老人微疾辭

世時年八十有七我寃大師纒承厥緒躬任喪事

建窆塔於寺之西院採木運石丹雘輝然而補兩

廡振拔後裔四方之參學者無異曩時又皆我大

師紹衣前人善繼善述之餘事也至於老人事不

分難易物不形人我棒頭接待應酬宰官聞者傾

心見者欽服其詳備載語錄年譜無容人贅迄今

月明風靜時見老人聳壑昂霄之度道氣迎人之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塔銘

七

相猶歷歷在目非獨證一人之私也同門諸弟子

俱能見之能言之故臚其名於後以誌千萬禪之

盛云

明照朗禪師墓誌銘

何元普

佛家之跌化以火葬也故有塔而無墓搭者涅槃

而化生墓者肉身而棺殮示寂雖異而爲銘以誌

不朽則一也昭覺方丈通朗和尚與余交有年功

行最悉解脫後余因病未能往送聞其墓在威鳳

側法子心崇來篁溪請銘余感舊遊有不能已於

言者按和尚名通朗號明照崇甯人俗姓楊諱子壽母氏李夢僧追虎入室驚覺始姓道光辛巳年三月初二日申時六歲隨母遊法忍寺見尊者挖心出佛指問何人母告曰心中有佛故對曰見心亦然立志出塵禮普照寺普榮師披緇修行癸卯冬感青山無恙身現牟尼赴昭覺受遇文和尚戒道公見而器之付正法眼藏備歷諸大執事調護水利報効輸將聞警籌防任勞任怨弗殫艱險幾二十年頗力頗鉅其樹立也職西堂時已建成都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塔銘

五

準提閣殿宇癸酉夏繼濟公主席清理前代以來互陳積款巨萬勤儉交持甲戌以來新建道公塔院塑真像裝彩諸祖塔院培修天王殿五嶽宮並捐修北路官道戊寅翻刻釋迦譜全部以宣佛果一時名公巨卿騷人墨客皆爲蓮社清談

制府丁公輿和尚夙契奏頌

龍象神通匾額蓋誌公之大有力於佛門也已卯積勞中足疾猶扶杖能行嘗云萬峯老人有此公案余何不然力疾輝煌各殿兩廊又清理餘債數

于矢願復建經樓甫購木石未幾而疾篤廉訪如公悅其機鋒敏捷樂助銀三千兩方伯崧公捐銀四百兩以資經費益足見和尚之結緣無量也一日自云佛誕之後卽吾歸期時正光緒乙酉四月十七丑時大眾聞佛聲而西去矣和尚世壽六十有五僧臘五十有八傳戒十二期得戒子千餘人披剃子孫凡四代法子廿四人心崇印宏其常侍者也和尚性剛烈行直截智慧皆閱歷中出獨不遵跌化豈有鑒於火之烈而自懺歟抑過來人重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塔銘

三

證果矣故眾自爲伏虎羅漢來世云余爲銘曰昔在昭覺會題涅槃去來明白惟公自然閱世參變剛毅卽禪風清月朗明照大千菩提座上不昧燈傳伏虎伏虎威風之巔龍象神通廣爾願船銘公何往極樂西天

雜著

紀狀

釋文雪

九日宿鐵山寺近一知藏問師庚甲及行業師曰老僧賤辰乃庚戌十月望日也世居麻城孝感族

李氏明太祖時先祖遷內江父母生子女四人醉居最後方離襁褓篤喜僧道歌詠佛書五歲依胞叔削染乃甲寅歲也明年丙辰從學讀論語孟子有善士易修吉女人周氏見余渾朴授以資具腴田薪水束修冬夏無缺甲戌喪父輟學習講奔走施門登大峩白雲洞參鑑隨和尚座下授具足戒崇禎乙亥始荷天童之策參隨七稔壬午密師翁圓寂返棹入蜀再參本師於萬峯居記室兩稔越明年甲申改元闖寇陷蜀於烽煙燹火中度日如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雜著

三

歲偶思木本水源竄火隊中省覲先慈壽滿八十餘矣其成都省會燒琴烹鶴玉石俱焚民無噍類以致雄強蜂起相持慘甚丙戌渡江入夜邸而闖賊授首餘黨已遁夜即因而徑登白牛山頂結茅顏曰雪居寺乃戊子己丑歲也大德庚寅受禹門請開學業禪堂一住四載樹記文令萬年如今日也偶江津程源者捏無根詞控僞王孫可望處聆之亦假省覲由酉陽石柱入雙桂本師以余沉厚令往天童代掃道經漢中當道迎主靜明迨丙申

春煖氣和自秦之魏逾吳乃越三周寒暑始近塔前拜掃事竣掛搭於禾之新庵刻本師日錄入楞嚴龍藏流行海內焉己亥春聆海船爆發聲震裂舟次金陵而海舶亦至遂捨艫船登匡廬寶堂坪山澤雖幽僻而小人亦夥居無何出山歷楚之漢復領靜明辛丑回闕闢草堂爲學業禪堂明年壬寅西充期畢癸卯春集昭覺舊址滿擬恢復經今一十二白圓覺行年六十有五矣余初心出家草衣澗飲行杜多行空冒福田衣乃抱終身之媿且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雜著

三

文字失於學問參究缺於悟明雖被業風飄鼓堂開數寺蓋報緣之所使然耳時西山日近風燭委黃浮光幻影變在須臾承問往行畧露微芒不覺引如許葛藤於深夜也萬爲勗諸母勞久立  
四威儀  
釋丈雪  
山中行踴碎一堆雲下嶺去爲雨又爲霖  
山中住幽邃雲難入水流去開條逼直路  
山中坐一篋腰間縛接頭處聖凡摸不著  
山中臥一枕忘朝暮沒被蓋渾身赤索索

真歸告

釋丈雪

老僧今年八十有準始作真歸告安厝本末取次後昆吾委息後即寺治內卜一穴地作窆堵波以藏朽質且真元湛寂體自如如不守性田浮旂識海元無有生焉又有滅俗眼成風依風合俗或曰真歸且真歸何所天上人間無出此著故瞿曇掩室於拘尸金面袖衣於雞足庶法脈淵源有所肇也願現前大眾及未來佛子見自本心悟自本性繼往開來與我無異其曠以土為山用磚作甃不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雜著

三

宜標表怯彼亂離小人指棺俾竹色松聲嘗守護青山綠水作叅徒凡遺書報訃式清規法不致披麻冠白作世俗態何也生滅滅矣寂滅為樂

問一門律師病

釋丈雪

乃佛乃祖病在度生緣覺聲聞病在證果辟支羅漢病在自了釋梵諸天病在娛佚快樂瓊仙洞府病在服氣食霞阿須論病在嗔心好勝三惡道病在愛網牽纏九種十二類生病在癡頑大夢人本點慧病在多能設一念萬年超出羣品今上座貴

志未察病在那一種中至於浮根四塵寒暑交報乃枝葉邊事其或錯認湯頭誤加引子病愈熾患愈深其餘膏肓二豎俟面吐可也

書經座右銘

釋丈雪

先賢往詰亦從學地分中做去只為無誕妄怠惰之所使然耳心誠則餘習自除法愛則始終如一研煤運楮氣足神凝而肘腕自是相隨戒月孤圓形影端莊而眉睫自是見朗設造次荒唐中心不無搖動其中精粹妙在恭恪嚴謹慎始慮終亦吾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雜著

書

人平習之所涵養也故雨中書經於新繁天垂寶蓋鉉師講演於三學地變琉璃閒居雅致臨事必無浮躁之色私昵簡肅掇穎了無矜態之風所以王逸少得衛夫人之筆意籠鵝飛去房融法首楞嚴句逗千古珍之凡為學者不必要高過古人但跟上古人也罷設草草行事苟完其局不若不為也

善說

釋潛修

諸禪德既作佛子弟必須報佛恩莫是看經念佛

爲報恩耶持戒坐禪爲報恩耶決要了明大事是則名爲報佛恩也大凡諸方行脚叅須眞叅悟須實悟切不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自欺自瞞此乃憎慢之儔將此大事因緣看作淺近幾能得了一百了作人天眼日利己利人矣乎果能眞實學道底鐵漢子誓願超出生死故不遠千里而來特求親近知識究竟已躬下者一樁大事因緣但初發心時便要信得此事乃自己本有底教中所言我本無心有所希求而法王大寶自然而至此是自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雜著

美

徒架虛空夫戒者大乘三聚戒也攝律儀戒無一惡不斷即諸惡莫作也攝善法戒無一善不修即眾善奉行也饒益有情戒無一眾生不度即普度眾生也此三聚淨戒者是菩薩成佛之本源也若人具此三戒方可修禪苟無此戒叅禪何益不見梵網經云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須知持此三聚淨戒即是萬緣放下萬緣放下則自性眾生已度自性煩惱已斷自性法門已學自性佛道已成是故先聖云但須空諸所有切莫實諸所無故六祖問金剛般若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得當下踏倒者無住處也諸人學處須辨正知正見試看大珠和尚頓悟入道要門問云如何是住無住處答云不住一切處即是住無住處蓋謂不住善惡有無內外中間空亦不住不空亦不住定亦不住不定亦不住一切處若果不住一切處即是住處也卽名無住心也無住心者乃眞佛也如此證得乃名了明大事是則名爲報佛恩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雜著

美

警策偈

釋道魁



欲明出世法信力爲根本本不從他得脚跟須把  
穩習氣盡燭除靈光孤迥迥頂門開正眼方見吾  
無隱一喝分賓主離名無等等堪歎夢中人不悟  
無生忍參禪志不堅徒捉波中影工夫未現前念  
念成魔境着空守寂靈可悲復可憫自昧本來心  
云何得解脫依舊入輪迴違離諸大覺孤負丈夫  
身借衣逃生活痛策諸禪侶莫隨風擺撥發奮自  
忘疲精修無漏學話頭得力時萬境難搖奪撲落  
太虛空原來是者箇

重修昭覺寺志

卷七 雜著

三

卷七終

重修昭覺寺志卷八

本堂方丈 釋中恂 主修

成都文生 羅用霖 纂修

餘聞

世說標新齊諸志異采自瑣言蒐從逸事碎語零  
文奇行瑰意可粵可歌亦精亦萃合擬叢談差同  
彙記統此集餘於焉美備志餘聞

仙宮佛院成都頗盛半創自獻王之國時累代藩  
封中貴從而增益之殿宇廊廡華麗高敞觀如元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一

天雲臺寺如昭覺淨居俱不滅兩都規模足供游

眺惟昭覺尤甲諸寺觀云 邑志

宋時常住沃土三百廬歲入八千耦併歸寺廩供

僧五百 宋李旼昭覺記

明蜀藩重修昭覺緣舊例免沃田三百廬稅供僧

如數又廣拓之周圍牆垣繚繞七百餘丈 國朝李紳霄

昭覺記

康熙二年丈雪老人集昭覺故址領眾赤手結茅  
數椽時廉訪朱公鹿門李公助置農器鄰里假牛

助耕墾荒種菽十方僧眾來歸如市至四年有遺  
老陳可教指明故址中丞張公坤育助耕牛十隻  
招佃十家分給籽種承糧二錢四分雜徭豁免至  
二十六年殿宇次第修舉始復舊觀田土漸次成  
熟增糧五錢四分並修水碾一座永鎮山門碾課  
銀貳錢四分 昭覺碑記

康熙三十七年提督軍門吳買署西轅門外官廳  
一所年收房租永輸昭覺田糧並泐碑爲記 佛苑  
行業碑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二

雍正八年成熟田畝始概行文量分上中下計田  
地基址義地塘堰共五千畝餘承糧銀七十六兩  
九錢四分一釐見昭覺碑記自咸同間軍興以來  
增津貼捐輸如例

時因荒蕪新闢每畝納租三四斗不等厥後田土  
成熟佃戶由此富饒甚有私佃與人原押數十金  
私頂至七八百金者至嘉慶十八年常住僧增至  
六七百之多食用不敷稟官加租雖出示諭其如  
年深弊久竟付空談 昭覺碑記

孟蜀時主母后之宮有衛聖神龍堂亦嘗修飾嚴  
潔蓋卽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別欲廣其殿宇因畫  
夢一青衣神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宮外居止宜  
於寺觀中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未許后又夢見  
青衣重請因遷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旣  
就繪事云畢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  
歸新廟中奏迎神曲其日元雲四合大風振起及  
神歸位雨卽滂沱或曰衛聖神龍出離官殿是不  
祥也土地歸廟中矣 十國春秋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三

甲申之變殿宇佛像皆爲灰燼惟伽藍神像巍然  
獨存亦異矣

王建節制西川尊了覺禪師以叔父禮 十國春秋  
昭覺寺舊藏佛牙一枚重七斤餘唐僖宗時賜第  
一代了覺禪師物也 原志

僖宗幸蜀放隨駕進士三榜題名記陳大師塚六  
祖像蕭相國文建寺碑會稽孫位畫行道天王浮  
邱先生松竹張南本畫水月觀音翰林待詔模昭  
覺寺額俱經亂不亡爲唐故事 宋李旼昭覺記

甲申之變昭覺櫛為灰燼有賊李鶴子者殺人如麻性極殘忍惟喜破山禪師留寓營中和光同塵委曲開導李一日勸師食肉師曰公不殺人我便食肉李笑而從於是暴怒之下全活甚眾

國朝康熙五年李公總制全蜀遣使迎師至署盤桓九旬相得甚歡李公享師以牢醴師閣筯曰山野昔遇惡魔而開齋今逢善友而戒葷從茲不御酒月矣遂辭而歸 破山禪師語錄

禾中丹青手玉可張琦數十年來廣羅西天諸佛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四

及東土祖像繪成一百軸久秘篋中一日過新庵謂清師曰我不能長守此矣師能為覓機緣願歸之清師唯唯去不移時而佛窳大師赴淘取藏經適至清舉曩語佛窳向幘叩頰曰綱與諸祖有緣願捐頂踵作蜀中希有乃移書江楚一二宦游販依和尚者攢補得數銀以大藏置十積每積分置祖像十幘而還 原志

長安顧和尚蹤跡詭異廉訪某迎之來蜀尊禮之顛往往面斥言無忌憚帽簷簪野花引羣乞遊行

市中入昭覺見丈雪嬉笑嫚罵丈雪每敬禮之一日乘馬至寺摘頭上花合掌授與丈雪相視而笑徒步佯狂而去不知所往 邑志

康熙戊戌歲湖廣荊州駐防鑄洪鐘一口重五千四十八斤送至昭覺擊時聲聞十里 原志

雍正十三年果親王來寺重建修真洞題石偈云處一座而十方俱現演一音而沙界全聞談元顯妙不壞凡倫千變萬化未離真跡實大道源是真宗法書法道勁 同上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五

福公康安督川 陸辭時

上面諭云此去四川昭覺住持僧了元善知識也汝善護持之公諾既而陰疑之至川宿新都明日辰早陽命侍從由寺山門入陰自便輿由寺東角門入以試師之知否比至則僧眾雲集於東角門內排立以迎矣公心訝之初猶自諱及視師面問訊畢公不覺折服始下輿入寺至門見彌勒像問曰是佛笑誰師曰佛見佛笑蓋以福佛同音故公又曰是佛對你亦笑師曰佛笑萍僧修積不到公大笑

相與攜手入方丈機鋒相合訂交而去後來往未嘗間三日云

山門土地相傳爲某公像公在日與道魁和尙友善往來不絕公卒時師夜夢公至求一清靜之地安身師曰山門清靜公訂約而去師爲搆相山門時制如生後又夢公至謝慰甚至曰山門雖靜其如來往持戒僧過余必起立爲之奈何次日師爲授蒞記是夜復夢公至歡若平生同夢者首座超凡堂主德星衣鉢雲峯皆公至常陪讌者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木

康熙甲辰時秉鈞者奉湯若旺左道有沙沃之變聞玉林國師密楮達部欲保全大雄報恩丈雪老人飛書責云旣應一國之寵當此魔強法弱之時正宜挺身利濟甯謐諸山焉得重已剝而輕他寺也 丈雪老人年譜

康熙癸卯三月十九丈雪禪師錫杖歸來集昭覺故址圖恢復焉適兵燹之後荒涼滿目有詩云廿齡偶爾見華陽屢路荒蕪覆古梁小徑淡分煙影石幽巖初醒月華香驚人野鳥閒歌嘯科首殘黎

牧大荒極目天涯無點翳慙拋汗雨灑危疆 同上  
康熙乙卯歲丈雪經修大慈工竣有詩云俄乘願海到鷲叢瓦礫翻成釋梵宮祇爲聚沙爲佛塔常伸隻手撮虛空長裙掃地山河動短杖支雲日月紅工竣正擬垂簾臥殊期外有扣門翁 青松集

乙卯歲漢中報亂醉禪師有詩云末法眾生實可嗟幾將性命當塵沙嘉陵流水波翻血白骨相撐如亂麻萬斛慘烟風掃綠一天星月曬梅花青山無恙神呵護收拾八埏共一家 里中行詩集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七

撫臺韓公太夫人卒請丈雪禪師小叅門迎數回師抵暮方至見其行遲怒云好大和尙我來拜你兩次不回拜今又是孤哀子全備來請猶遲行你頭上放光那師云承蒙高鑒遂問馮文宗佟太守道及叅禪明理非類別和尙也才吩咐總管程漢灑掃靜室款以優禮明日對靈小叅韓跪於側移時鈔公案三則問師答訖韓對馮佟云怪得伊硬掙如此原來是有本領之人也師歸院作誓不入城之言象季城闈非老人出入之第微渤澥不足

容翻空之濤微廣漠不足展摩天之翮利在則萬里靡遙利盡則落離弱水蠅逐蜂趨非老人之鄰里也故眾生諸佛同游於生滅海中流而忘反號眾生夢先覺者為諸佛斯種人物不知何年月日始記得話頭也明日差官又請師亦稱疾丈雪老人年譜佛誕日韓撫臺入山問道有羨峨眉之興醉禪師云青山處處藏彌勒何必峨眉問普賢貴教中曾參曰唯真見吾心之普賢也韓云卽心卽佛師云說得一尺不如行一寸韓默然丈雪禪師語錄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八

康熙壬午春佛寃禪師年登耆齡決志退隱大眾知不可留乃問師去誰堪繼此席者師曰明午有騎牛者至卽其人矣至翌午竹峰禪師果騎牛而至乃於佛誕日會集官紳諸山以竹峰嗣席焉是為昭覺第三代按竹峰松潘人於本郡妙覺寺落髮因誦法華經有疑遂出松逕參名宿至昭覺參佛寃乃印証焉庚辰歸松會鎮軍周渭軒重建雪山禪院迎主法席未幾高鎮軍請主崇善禪院師又開西崇山無量寺為叢林數年工竣移席龍山

大悲禪院四闔叢林五主法席均有語錄行世入嘉禾輪藏流通焉竹峰禪師語錄

丈室之後老松一株大數十圍參天直上鱗甲森然如龍如虬數百年物竹峰和尚有詩云獨羨山中掃雪人結茆相伴爾為鄰多年長就參天勢直向烟霞接紫宸誌其實也同上

生員鄭英問潛修和尚云不作法身見法身與虛空無二且問如何是法身師云錦水潭清魚噉月進云曾聞神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如何又道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九

和尚得法於竹峰老人師云鳳山秋淨鳥栖梧土云我到此猶如面牆師云法身體露原無障幾是英雄大丈夫鄭點首潛修和尚語錄

制軍策公問守仁和尙云旣入昭覺門已見長老而且道無位真人又在甚處師云現宰官身而為說法進云此處是何山名師云威鳳進云有何威師云大人前不敢造次策點頭云也不枉為法中王守仁禪師語錄

制軍開公問守仁和尙云此是甚麼處師云禪堂

進云如何是禪師云開口便是進云禪是甚麼坐  
法師云坐則禪縛開乃點首次見一短僧問云請  
問和尙如何長的恁麼長短的恁麼短師云長短  
在大人分曉開無語師云大人分曉不下問同師  
呵呵大笑 同上

制軍黃公問守仁和尙云青青翠竹爲精舍如何  
是山中境師云大人道得甚切進云大和尙春秋  
多少師云六十三進云本來面目多少師云山僧  
不知本來面目不知年多少進云和尙善答師云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十

大人善問

邑侯陳問守仁和尙云昔日靈山一別意旨如何  
師云別卻拈花老漢久違微笑頭陀進云今朝晤  
覺重逢又作麼生師云春回錦里花千樹水滿原  
溪月滿川

制軍文公詣佛前焚香後至方丈就書室便坐問  
道魁和尙云正打坐時紛紛不定時如何師云王  
事在身焉能得定請問和尙如問打鼓聲還是聲  
來耳邊耳去聲邊師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公默

坐小憩云弟子今日來得有緣正是與君一夕話  
勝讀十年書師云大人何得過謙文與師嘖嘖大  
笑而行 道魁禪師語錄

方伯顧公至方丈見法座問道魁和尙云者是甚  
麼所在師云法座公云是你說法處師云是公云  
你將甚麼說法師云隨事顯理公云你尋常也作  
些甚麼師云念佛作生涯公云念佛得何利益師  
云種豆豈收麻顧默然點頭 同上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十

僧巨釜二口疊鑄未成突有瘋僧左手執僧笠右  
手持竹杖周遊廊廡間旋敲旋喝曰天童鑄大鍋  
如是三日人以其瘋也而忽之或以爲天童密禪  
師處始有千僧巨釜均莫之解後釜將成惟底缺  
一孔如僧笠大始悟瘋僧之言急以銅器足之而  
後成

制府丁公至方丈茶次問明照和尙曰此爲方丈  
室和尙又在何處師曰大人今在何處公首肯又  
問曰你坐禪如何坐法師曰隨時而坐公曰坐時

如何師曰前有龍眼橋後有威鳳山中間方丈室復以拂子豎起云不卽不離若卽若離公曰真善知識也稱善者久之逾日公以第八公子拜寄於師爲之表奏津捐餉欸得

旨褒嘉頒賜龍象神通匾額 明照禪師語錄

廉訪如公固深於禪宗者聞丁公言詣方丈問曰聞和尚昨與丁公言深得禪中三昧師曰尋常言語實無一禪公曰無禪便是真禪請問和尚如何是究竟法師曰得安樂時卽安樂公笑曰恁般安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餘聞

十二

樂即師曰大人自能分曉公不禁撫掌曰名下無虛遂攜師手上經樓問曰此樓何時所建創自何人師曰康熙時修自丈雪公曰可重建矣師曰力尙未足公舉一莖草建梵刹竟之旨師曰釋諦須實地公首肯遂捐銀三千兩師曰公可謂六度具足矣公曰不如和尚師曰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真禪宗也非丁公言幾失之矣 同上

補編

留松堂弁語

羅 鏞

松弁曰留謂諸接壤之松皆去而此松獨留也蜀都北郭東隅平野千里崛起威鳳一峰綿互數十里自三河口達輿馬橋岡陵上下皆松望之蔚然行人過其下如入青雲深處渺茫不知西東惟聞風聲細響爽氣挹懷而已山之阿有古刹曰昭覺規模寥廓松竹交加兵燹之餘殿廡盡成灰燼樹竹過半摧殘癸卯春我丈老人飛錫於此都人翕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補編

一

然宗之凡官僚俱推轂聽偈不崇朝而營治方丈廊廡煥然復新山之左右皆前代陵寢惜時易禁弛任人樵伐不數年諸山皆兀矣僅寺之附近落殘株爲法門呵護而留焉余宦秦歸謁老人皓首朱顏手采如昔望入之齡猶矍鑠焉耆茗話舊作竟日歡乃出其青松集以相示蓋寓意在翠秀不雕以自況余曰不然隨地有松凡松皆青是松之可愛與老人之愛松固矣而非所語於此此松之妙不在青而在留之之難也今所取者不在松

而之留之之人也昔華陰之柏以老聃繫牛而留  
宜陽之棠以召伯憩芟而留如秦宮花草漢殿松  
楸當其時托根瓊臺倚榮玉砌承雨露於宮墻矯  
枝葉于霄漢入宮者鵠立斜睥可望而不可卽百  
世而後與桂殿蘭宮悉付之荒煙蔓草可勝惜哉  
成都爲西南一大都會山川之秀材木之美甲於  
江南迄今遙憶故宮之壯麗與諸通都臺榭館閣  
中琪樹瑤草郁郁葱葱幾百年之栽培而莫敢  
櫻者只今安在耶夫以王孫帝胄之不能留者而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補編

二

老人留之縉紳大夫之不能留者而老人留之松  
亦何幸獲生招提之境以留於此耶較之始焉倚  
玉砌而挺瓊臺終之羅斧斤而投爐竈者不大相  
逕庭與嗚呼近貴者多危含華者易悴盛衰之理  
盈虛之數日月尙有晦蝕而況於物乎由是知高  
貴之門牆反不如冷落之邱隴也乃今日者松得  
老人以全形老人得松以娛目交相輝麗且與都  
城映帶點綴山光若夫朝湛晴霞射清暉于玉壘  
夕含暮靄聯微翠于錦江輕風搖其逸致寒雪傲

其堅姿掛疎影子遠岫依稀王維寫意之圖流野  
籟于空林彷彿杜甫哦詩之韻至於春融綠塗秋  
滿青郊鶻啼曉月雁度斜陽當斯時也良朋散步  
騷客孤征優游乎長川之上徘徊于芳草之間望  
駟馬橋邊如羣僚負弩擁旌旗翠蓋從嶺上冉冉  
飛來俾後之人指喬林而相謂曰此某代之松乃  
某禪師之所呵護而留行將與老明之柏召伯之  
棠共垂不朽視平臯之茂林對幽壑之芳叢差有  
異焉弁之曰留奚爲不可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補編

三

金剛經題辭  
釋破山  
嘗聞受持禮拜書寫供養皆六種法師然而老僧  
則不然也若然持經不過持經之益耳不若向一  
言一句處裏會得其益愈多又不若向我釋迦老  
人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處者隻眼知須菩提  
贊歎希有益我持經之功亦至不思議百分千分  
萬億分不及其一者是阿誰得之耶  
送野月禪和之湖州  
釋丈雪  
夫古之豪達之士輕已重物不贊叢林故受用以



之而登情緒以之而淡宗旨以之而樹道德以之而進拈起放下無非闡閣中物豎去橫來不離明月堂前所以六祖止春確演師擅轉磨楊岐燒燈蓋保壽切生薑祇爲手眼精明而聲名亦弗細也汝明日有湖州之行老僧今夕不惜眉毛書此權爲祖道

丈雪禪師語錄後跋

范文光

從上老古錐向赫炎堆中轟霹靂而爲錄作序者亦電光影裏引毛錐適閱丈雪大師日錄毫無半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補編

四

點水墨氣息令人沒嚼味絕棲泊師十五行脚樾海梯山向曬龍領下爭珠饑鷹爪裏攘餌此快便無以序嗣後罹萬峯毒手飽領痛棒倒穿了鞋走上太白峯頂一頓梆聲喚回討腳跟不著此敗闕無以序旣荷破山老和尚衣鉢入白牛山中燒枯洗月飽木衣薪一據獅座湖海雲臻謂山僧無隔夜禪與人叅復豎拂子云而今有也此漏逗無以序憶昔同舟入蜀泊被熱瞞恨入骨髓似不容默故乃序之師廿歲圓具廿四有省三十一踏穿鐵

草屨今四十有五造無間業逼塞虛空寒威凜凜挨拶不入到者所在躡道人只序得一半那一半聽取下面註腳

藥鍼說

釋文雪

先覺者覺得世出世間法俱幻化相與吾靈覺閣相符翁故曰先覺又有以幻化之軀頭出頭沒建立一切法常以山河社稷於一毛孔中發現觸處圓明優游自在抑爲後覺之徒也又有以眼處放光聆蛸飛螻動轉無上根本法輪邇聞汝有者域之術以五輪指鍼人病痼癱患之尼欲請妙手向無位真人頂門卓一鍼疹此膏盲之疾若下手不去不無是乾打闕耳爰子之妙術忒煞傷鋒犯手花費歲月老僧亦有個鍼兒以妙有爲鍼眞實爲炭精進爲爐勇猛爲火不拘歲月一氣鍊成羅如須彌細如芥芒著此鍼者無病不瘥自有生靈以來聆此鍼者如麻竹葦諸此鍼者星中月耳子今所好宜學此藝鍼法易曉不費心力信而行之二探直入無疑感地始不往來五濁惡世中掛一番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補編

五

招牌也

耕佛工竣謝郎方伯

釋丈雪

使星亭畔支機石千古名人見大同  
屢荷繡衣揮佛面數蒙鈞旨載蠶叢  
秩林霧擁天邊月鹿苑常

沾海外風昔日靈山今日此兩重  
公案運乎中

謝李廉訪臻全堂金像

釋丈雪

山門起色在檀林須達重逢地  
布金力整危疆工

學佛澤周像教實關心莊嚴海  
闊涵秋月智慧幢

高朗梵音不負靈山千載約  
施為那復見淵深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補編

六

自桂湖還與杜蔭南司馬遂游  
昭覺蘭若有懷通

醉禪師偶成此作錄呈

中恂方丈

王藻章

昨日我游寶光寺恍登兜率  
摩利天今朝桂湖返

游騎把景頓復增流連香風  
披拂溢襟袖送我直

過三河邊三河大道駟來往  
渠水清波漾新漲橫

雲一片掠平原叢林澹澹森  
蒼莽霏烟不斷凝空

翠大樹迷茫隱蕭寺昭覺山  
門自昔開欲覓淨屠

訪通醉寺為丈雪禪師所開紆道初從歡喜庵  
平田稻影秋

光涵繚垣大勢氣吞吐到門  
不見松成龕曲徑長

綿夾修竹風捲林稍聲  
藪藪雲板無驚鐘住撞東

牆盡見魚鱗屋古栢參天  
松化龍佛堂大殿開重

重金像巍峩僧儀肅此間  
定有淵立宗中恂法師

今智永上人工入法業摩寫書攜我徧踏招提境  
禪靜時聞

木樨香性空偶見耀曇影  
探罷幽深入座來曼陀

郁郁奇花開淨地無邊要  
清福幾曾龍象登虛臺

吁嗟乎蜀自蠶叢闢中國  
滄桑改易無休息斯堂

閱劫幾經年紺宇琳宮  
挺西極況復開山得宗匠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補編

七

玉壘不變浮雲色卓錫曾  
飛到我鄉於今了義誰

能識丈雪於道場開禹門道場我亦天涯游  
腳入宦海馳浮秋

復春錦江舊是尋行處  
三十年來蹤蹟陳斯觀因

緣殊不淺吟情竟向秋  
空展杜牧風期絕俗塵攀

搜與我同精選茶篆未  
消黍玉版細雨飄香金粟

散輕騎遊飛駟馬橋  
秋鐘已照芙蓉館

東銘

釋丈雪

一五一椽一粥一飯檀信  
脂膏行人血汗爾戒不

持爾事不辦可懼可憂  
可嗟可歎

西銘

一時一日一月一年流光易度幻形匪堅凡心未盡聖果未圓可驚可怖可悲可憐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 補

八

卷八終

重修昭覺寺志書後

寺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家之有譜也昭覺自有唐以來千有餘載其間盛衰之故興廢之由與夫往蹟舊聞

重修昭覺寺志

卷八書後

一

皆于是乎徵志固不重乎哉顧志之難也經濟不容者不足以重志古今不達者不足以重志考覈不精者不足以重志棄取不嚴者亦不足以

重志也而又必取於生于是絕  
之賢達多聞者纂之修之  
筆之削之而其人亦本其生  
平所聆于祖父之訓說師友  
之談論耳目之見聞身心之

閱歷哀輯而成之然後歸狀  
成一代之志志固不重乎哉余  
以同治庚午來堂受戒至光緒  
辛卯始主法席因閱舊志甚略  
累欲重修不果江淹曰作志難

良有以也會乙未夏有羅君  
雨三學博來寺與余結方外  
友聆其議論宏通深悉掌故  
且於百氏三乘之典靡不精微  
該博由是交益密暇乃出昭覺

原志一書商之曰此先代丈老人  
之所畧纂也迄今二百餘年矣  
欲重修之增入往事以續老人  
之心燈而紹後人之法守君其  
有意筆削乎羅君慨然允許

謝不敏者久之迺于丙申春延  
禮於丈室之西軒聚書若干卷  
經始廣蒐舊典博採者聞別類  
分門茲凡起例詳加纂輯計成  
書八卷彙以

宸翰冠首并附歷朝勅賜所以誌殊榮  
也其名勝則蕭邁題名李旼紀  
事可以坐而談也其山川則威鳳  
嶽寄賽虹邈迤可以臥而遊也  
其水利則石遞源長昭覺流遠

可以按而稽也其寺院則殿宇有  
圖創制有說可以識興作也其古  
蹟則舍利探竒蓬萊訪勝可以供  
博雅也至于禪燈行實則自有唐  
以訖

國朝燈之相續祖之相承可以資考鏡而  
深則效也他如名公鉅卿之題詠金  
石碑碣之創垂擷華啟秀統為藝  
文尤可以溯流芳而式韻歌也合  
之餘聞補編標新領異可謂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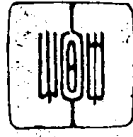
髮無遺憾矣而又得邑庠杜君雲  
岡繪圖加詳考校斟酌盡善益增  
美備余亦暇往參訂如是者閱七月  
而初稿成適錦江書院主講伍老先生  
僭尊經書院主講劉老先生來遊流連

竟日余出志稿求序即蒙欣然攜歸  
概賜弁語猗歟盛哉夫而後祖印宗燈  
得顯其光于錦里夫而後名山勝蹟  
得揚其盛於蜀川夫而後二百餘年之  
創造經營千百餘載之因陋就簡得

以大書特書薈萃而為唐宋以來未  
有之著作豈不偉哉然亦豈偶然  
哉向之作志以為難者今之成志覺  
其易矣之數君子者不期而遇不謀  
而合所謂靈山一會依然未散非茲

之謂歟志既成鳩工鉅梓爰筆書  
後用志顛末如此他日後之人披志  
而悉數之一以見諸君子之用心一以  
見成此志之遇合良非易也  
時在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黃鐘  
月之冬至日當代方丈中怕信  
書于本寺昭先覺之後覺之軒



〔清〕鄒鍾泉撰

道南淵源錄十二卷

清道光二十八年道南祠刻本



道光戊申秋鐫

# 道南淵源錄

道南祠藏版

序

東林講學之盛垂六百年為先賢

壇席最始予陳臬開藩往來錫山

思一瞻拜未遑也道光丙午巡按吳

中會鄒鍾泉觀察以憂居里偕同

序

志修復禱舍增諸生課額具膳高

試規制甫定予因道左蠲肅恭詣

展謁俯仰間廣大勢深氣象清穆

儼然有見乎位愜益有聞其聲也敬

書道南祠額及書院楹帖識之于

時紳佩衿纓雍容莊雅蓋想見流  
風餘澤沐浴詠歌陶成未有艾矣丁  
未稿替兩江越歲汪寓園之部以所  
輯道南淵源錄郵書屬序予受而  
讀乃溯自宋楊文靖公傳道伊洛  
序  
歸主東林程純公目送之曰吾道南  
矣此道南所由昉厥後喻尤李蔣四  
先生繼之於端文高忠憲二公又繼  
之中間剝沒真精黨禍酷烈而斯  
道遺緒歷久未墜殆一乎日月之經

天江河之行地也我  
國家正學昌明道脈正宗朱子由宋  
子而上之為李延平又上之為羅豫  
章又由豫章上之實維文靖紹純  
公靜觀自得之傳十載梁溪上下  
序  
身體力行口誦指畫以廣儒宗津逮  
是編于性天閭奧推闡淵源而四代  
新傳守先待後宗旨粲焉賅備其  
與鍾泉之揚世德誦浩翁皆卓然吾  
道功臣矣豈特誨院之式廓賢才之

炳蔚為東林中真已哉抑又且之勸  
 教真學責在墨吏予不敏三至江南  
 碌之無所表見即錫金之邑糧戶墊  
 追之弊予于撫治禁革而奸黨  
 消沮尚莫然仄騰口乘間以固吾  
 序  
 民剛教學之大端尤所悅焉如  
 不及者輒不禁景行太息云  
 道光二十九年歲在壬酉春正月  
 湘陰李星沅謹敘於金陵節署  
 之勿自棄室

序  
 五

道南淵源錄序

舊見鄒子鍾泉每趣其蒐輯儒門新東林之緒近年鍾泉以憂歸  
修道南祠東林書院而以東林舊志屬吾丈寫園汪子纂述成書  
分八條目直溯程門傳道之本仿伊洛之淵源合四代儒先之有  
關於學脈及講院之興衰修復者為道南淵源錄十二卷汪子為  
之發凡而高書述觀山中編序於稷辰聞命驚悚愧弗敢任雖然  
何可以無言也慨自七八十年以來海內言宋學者罕矣今讀是  
編深幸伊洛大宗光顯於泰伯吳季之壤天下之道將復昌稷辰  
訪求 國朝儒書泰晉梁趙間有所得而吳會獨微之甚難是  
錄中詳於高頭門徒大慰夙昔之慕將由是編而更徵諸家之書  
以集厥成則吳學明而天下之學緒散佚於榛蕪荒蕪之餘者得  
以次第悉明而道之昌端自茲始昔涖泗之道南而通經之儒興

道南淵源錄序

迨伊洛之道南而講道之儒盛衡覽天下書院其廣大有名者多  
以待有力者居之雖真儒或不易得而道南獨卓立於一隅能自  
得師而不為勢屈儼然守楊郡高顯之矩而道乃特尊所望督教  
事者以道求師而無所私任教事者以道自重而無所貶則萬古  
東林如一日也鄒子有行道之責汪子有明道之志其慎乃承圖  
躬行實踐力追道南為郡邑之士先即為天下之士先稷辰於是  
一編重望之矣稷辰歸越方就敝廬築四賢堂若尹子和靖固與  
楊子同及程門者也若紫陽子則楊子三傳之門人也若陽明子  
學宗純公固與楊子存心之指先後一源也若戴山子則與東林  
諸賢同聲氣者也尊四賢之心與崇道南之心易地而同然第道  
南因而可久四賢創而難成稷辰抱平生之願未知能步趨萬一  
與否翹首東林不勝憬然仰止焉

道光二十八年歲在著雍涒灘十月之吉會稽後學宗稷辰謹序

道南淵源錄序

一一

道南淵源錄發凡

昔季孫園曾城冀再興而召尼父蔡京感張翥順民望而薦龜山君子能為當代起衰也小人尚知之乃後人惡直醜正不察國家召禍之由罔以激成事變咎君子如明季積疊潰亡一二城社憑依遺種百載後尚咎講學之東林不思焚書阬儒九儒十丐之朝潰亡尤速求如篡費潛撓於清議屏王賴拄於羣忠者何可得哉世運循環

聖化丕變垂憫末學難窺性理精微

特頒諭旨表章正學嚮日配享道南祠若劉念臺黃石齋楊潛庵諸儒均荷

均荷

聖天子俞允從祀大成殿庶證淵源也昭鑒別也

國初魏柏鄉稱孫北平之學得錫山高忠憲之遺刁祁州援河津

道南淵源錄卷之首發凡

餘千義例謂泰和之羅梁溪之高次當庶祀則均合千里而駘同聲焉蓋自當時聲氣而論附和諸子或動於名心如陳定九之攸

東林曼行為列傳是也若準以道南淵源言體必合之於用言悟必證之於修其於世也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無悶朋黨得累

之乎今考真儒一脈吳素衣桂森述之鄉經畬期楨又錄諸賢言行而序之皆由易世論定瀚雪於疑謗沸騰社祓乎影響附和蓋

已久矣經畬承忠憲主靜之傳融貫乎禮經九容樂名教而絕外慕傳其孫陞逮曾孫祖綬四世矣猶衍道南一脈羣築共學山居

從湯之錡金敞問學不衰今經畬五世族孫鍾泉觀察纂輯道南淵源錄蓋近守在經畬遠宗在德久德久忠公長嗣龜山高弟弟

子也

道光二十八年歲次著雍涒灘四月二十一日甲子後學汪士侃

謹述

道南淵源錄卷之首發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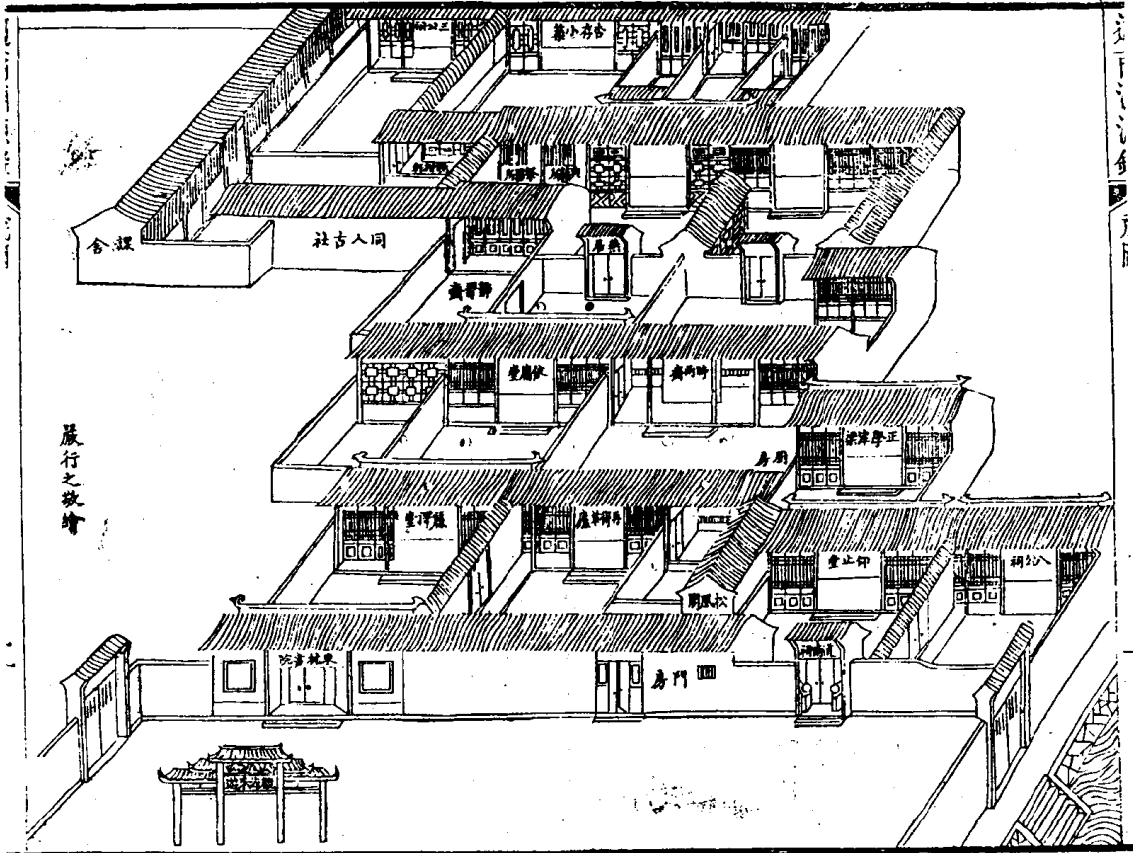
道南淵源錄卷之首發凡

道南淵源錄卷之首發凡

道南淵源錄卷之首發凡

道南淵源錄卷之首發凡

# 東道南 林書院祠 全圖



道南淵源錄目錄

卷之一

建置

沿革

道南祠

東林書院

歷次修祠記

重建道南祠記

重建道南祠記

重修道南祠記

道南祠增置從屋碑記

重修道南祠記

道南淵源錄

目錄

歷修書院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復興東林書院序

重修東林書院記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重興東林書院記

重興東林書院記

城南東林書院記

書院室廬記

林 宰

方學漸

嚴 毅

胡 慎

薛田玉

歐東鳳

儲 乾

熊賜履

宋 萃

陳 梨

華希閔

秦震鈞

郭熊飛

郭鳴鶴

王守仁

依庸堂記	鄒元標
再得草廬記	嚴發
祠院詩附 勸學 興修 賦慶 講會	
卷之二	
院規	
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	
吳觀華先生申訂東林會約	
高彙旃先生申訂東林講會規則	
歌儀	
歌詩	
卷之三	
會語一	
道南淵源錄 目錄	二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上	
附會語諸序引題辭	
東林會約序	高攀龍
真儒一脈敘	吳桂森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郝期楨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郝期相
東遊紀小引	方學漸
題千里同聲卷贈方本庵	顧憲成
卷之四	
會語二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上	
附會語諸序跋	

東林景逸高先生論學語序	周彥文
周季純記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楨
周季純述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相
跋東林景逸高子論學語	祝可久
高景逸先生論學語題辭	吳桂森
點朱餘詠引	錢一本
跋點朱餘詠	高攀龍
跋點朱餘詠	葉茂才
卷之五	
列傳	
先賢列傳	
紀要	
道南淵源錄 目錄	三
楊龜山先生傳	宋史
羅仲素先生傳	宋史
胡德輝先生傳	毛憲
喻玉泉先生傳	宋史
尤遂初先生傳	劉元珍
李小山先生傳	劉元珍
蔣實齋先生傳	劉元珍
虞薇山先生墓誌銘	韓性
邵二泉先生傳	劉元珍
顧涇陽先生傳	劉元珍
顧涇凡先生傳	劉元珍
高景逸先生傳	嚴發



錢啓新先生傳	劉元珍
安我素先生傳	嚴 毅
薛玄臺先生傳	劉元珍
葉園適先生傳	嚴 毅
陳筠塘先生傳	嚴 毅
劉本孺先生傳	嚴 毅
許靜餘先生傳	劉元珍
吳親華先生傳	嚴 毅
鄒經畚先生傳	嚴 毅
張弦所先生傳	高 隆
馬素修先生傳	萬斯同
華鳳超先生傳	萬斯同
後賢列傳	四
紀要	
王儉齋先生傳	錢肅澗
史玉池先生傳	萬斯同
宿仁寰先生傳	高世泰
華認庵先生傳	華允誼
丁長孺先生傳	萬斯同
華燕超先生傳	高世泰
秦水庵先生墓誌銘	高攀龍
姜立之先生傳	萬斯同
吳霞舟先生傳	張 夏

陳幾亭先生傳	萬斯同
龔佩潛先生傳	陳 鼎
鄒忠餘先生傳	鄒 陞
張泰巖先生傳	秦 鏞
黃日齋先生傳	張 夏
秦澹綠先生傳	錢肅澗
陳並漁先生傳	高 隆
顧庸庵先生傳	錢肅澗
施曠如先生傳	高世泰
周仲馭先生傳	萬斯同
高彙旃先生傳	熊賜履
秦大音先生傳	高 隆
後賢列傳	五
胡慎三先生傳	高 增
嚴佩之先生傳	龔廷歷
龔震西先生傳	高 增
吳徽仲先生傳	施剡曾
汪默庵先生傳	陳鵬年
施虹玉先生傳	秦源寬
禪遜庵先生傳	高 柱
張孤川先生傳	秦松齡
高紫超先生傳	顧棟高
卷之七	
憑翼列傳	
紀要	

李元冲先生傳	陳鼎
周懷魯先生傳	高世泰
歐陽宜諸先生傳	萬斯同
林平華先生傳	陳鼎
曾仲含先生傳	萬斯同
湯潛庵先生墓誌銘	汪琬
熊敬修先生傳	高芷生
宋收仲先生傳	顧棟高
許時庵先生傳	高 崐
張孝先先生傳	莘希閔
卷之八	
聲氣列傳	
道南淵源錄 目錄	六
紀要	
鄒爾瞻先生傳	萬斯同
馮仲好先生傳	萬斯同
孫聞斯先生傳	萬斯同
于元時先生傳	萬斯同
劉念臺先生傳	萬斯同
賀亨陽先生傳	高芷生
汪鶴嶼先生傳	張 夏
魏孔時先生傳	萬斯同
楊文孺先生傳	萬斯同
周景文先生傳	萬斯同
穆當時先生傳	萬斯同

陳孟諤先生傳	萬斯同
王軒錄先生傳	萬斯同
蔡維立先生傳	萬斯同
黃幼平先生傳	萬斯同
文文起先生傳	萬斯同
金伯玉先生傳	萬斯同
余振衡先生傳	高世泰
成仁有先生傳	萬斯同
刁蒙吉先生傳	高世泰
陳子衆先生傳	高世泰
熊所公先生傳	錢肅潤
孫蘇門先生墓誌銘	湯 斌
道南淵源錄 目錄	七
陸稼書先生傳	王材任
附列傳二序	
道南列傳序	高世泰
東林學案序	黃宗羲
卷之九	
祀典	
釋菜儀注	
釋奠儀注	
釋菜祭品	
官祭緣起	
配位緣起	
添設牲牢緣起	

謁祠

附祀典諸記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復五賢祠記

毘陵道南祠記

虞薇山先生補祀道南祠記

歐林曾三公祠堂記

高忠憲公止水祠碑記

喻玉泉先生墓立碑得磬記

訪玉泉先生墓道記

卷之十

輿復

道南清源錄 目錄

八

公啓

雜文

公移

修帑

卷十一

典守

祭器

樂器

典籍

著述

世澤

附典守諸序

東林原志序

東林原志序

東林原志序

東林原志序

東林原志序

東林志後序

跋東林續志

修東林志序

東林書院志序

卷十二

雜紀

諸賢學案

道南清源錄 目錄

九

東林軼事

劉元珍

高攀龍

嚴毅

姚宗典

吳興祚

尹珩

華允誼

張師載

趙國麟

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建置

鄉校之遊古賢相所不廢蓋天地清  
取鑿未嘗不求諸野焉錫山一隅泰伯所開季子所導錫山  
先生所漸摩代興者類非一國一鄉之善也矜式而授之室  
禮亦宜之况廟堂禮器諸生習禮之地親於桑梓者乎問誰  
所築弗替引之錄建置

楊龜山先生祠亦名龜山書院在金色城東隅弓河之上宋楊文  
靖時學於河洛而歸程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政和初講學常州  
及無錫前後十有八年講舍即東林地時歸沒即其地祀之名道  
南祠元季鞠為禪區明邵文莊公實欲興復之未果別建書院於  
泰伯瀆之北而道南祠固在東林也萬曆甲戌以前邑志載之洎

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建置

萬曆甲辰顧憲成高攀龍始構東林書院於其右逮天啓丙寅闔  
禍毀東林而道南祠以格於邑乘特不廢今門一楹榜曰道南祠  
孫文介左右聯曰伊洛淵源蒼梁溪俎豆新入門為前堂三楹額  
曰正學津梁道憲張師載題道在是矣色侯明聯曰道幸南來洛水薪傳  
延一脈恩由北至錫山俎豆永千秋道憲張師載題進為祠堂三楹額曰  
伊洛正宗撫憲湯斌題聯曰濂洛證淵源七百年秋連塘苑在句麗播聲  
教十八載綿蕞惟斯崑山歸祠設几案中奉楊龜山先生神位左  
右四龕奉宋元明及本朝諸賢之位初以羅從彥胡瑗喻榜尤  
表李祥蔣重珍邵實七賢配三百餘年間天啓間以顧憲成允成  
錢一本薛敷教安希范劉元珍配崇禎間以高攀龍葉茂才陳幼  
學許世卿吳桂森鄒明慎配二十餘年間本朝康熙間以馬  
世奇華允誠配嗣以虞薦發配外此入祠諸賢以巡撫湯斌學使

雷鉞判辭為準

東林書院在道南祠之右門一楹榜曰東林精舍內額洛閩中樞  
門前木坊一額曰觀海來遊嗣建坊屋三楹入門為麗澤堂額曰  
維世覺人撫憲陳大受題聯曰言教莫如詩觀悟到中庸章句身教莫如  
禮詩循在鄉黨一篇高世泰題立名殊漢代黨人正氣猶生獨為乾坤  
標道義講學紹宋儒絕業微言未墜至今壇席冠東南制憲李星沅題  
三楹吳桂森其北壁石刻東林書院記魏守歐陽石刻依庸堂記  
南泉魏守歐陽進為依庸堂三楹額曰斯文在茲家宰熊曰風教  
根源撫憲費聯曰坐間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即聖即天  
鄒元堂後廟門一楹額曰燕居左右聯曰得其門而入不可階而  
升董其昌左偏碑亭一碑刻重修東林書院記撫憲宋入門凌級而  
上為廟三楹設几案奉木主祀

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建置

至聖先師孔子額曰南國杏壇梅谿江左右聯曰盡性至命立三  
才極繼往開來為萬世師張琴廟左右翼室各一榜其左曰典籍  
右曰祭器高世泰又右一楹為三公祠設几案奉木主祀郡守宜  
諸歐陽公郡守二雲會公邑令平華林公三公皆有造於東林者  
又左三楹為再得草廬皆高世泰嗣後廟堂門廬續修俱有記  
舊制書院之前面南鑿池濟以木橋橋前廣道十丈有奇建石坊  
額曰洛閩中樞曰觀海來遊坊前為衢通左右止弓河瀕河而東  
稍折而南亦濟以木橋院建大門二楹榜曰東林書院門聯曰此  
日今還再當年道果南兩旁翼房數間儀門一楹入門為麗澤堂  
三楹左右聯曰願聞已過樂道入善進為川堂再進為講堂額曰  
依庸皆三楹依庸堂左右聯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堂後廟門一  
楹榜曰燕居廟廟額中二字廟左右翼以樓祭器古樂器暨書

籍悉貯焉堂左右有長廊通大門廊外俱有書室屬主院者各自  
營造天啓乙丑八月拆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然止撤依庸堂若  
燕居廟暨左右長廊書室賴忠憲保護獲存丙寅三月忠憲殉難  
五月初旬撫按檄邑令吳大朴盡毀聖廟書室東林遂為瓦礫區  
戊辰崇禎改元二月御史劉公士佐請復天下書院奉旨各處書  
院宜表章者著提學官盡行修復時吳觀華先生得旨大悅捐資  
重建麗澤堂堂成於己巳嗣後燕居廟三公祠再得草廡俱係高  
彙旃先生營構次第落成惟依庸堂則至康熙二十二年癸酉學  
憲許時庵先生始捐資檄縣合前後各捐銀重建甲戌二月落成  
今遊經修葺門牆觀深堂宇嚴整過者肅然誠得二三君子主持  
講席以繼往開來為已任則顧高諸先生遺澤未墜而道南之派  
長流矣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三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楊時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躑躅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  
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  
舜蹠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滅貧賤豈吾羞  
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  
駕焉勿徬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歧倚門誦韓莊  
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揆策博塞游  
異趨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  
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  
求得舍卽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子言狂  
錄淵源所自  
爲建置倡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一

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原韻 萬曆甲辰

顧允成

此日今遠得重明耀扶桑厥初赤子心懸象並穹蒼無端浮雲過  
翳卻杲杲光努力事拂拭依然露元陽理欲判危微規矩成圓方  
塵埃去復集真氣消滅芒日新又日新何用而不臧性非猶杞柳  
仁義寧賊戕無為彼教惑吾道擲糝糠大哉義孔易洗心密退藏  
不效淺薄子爭妍等羣芳天地人鼎立至大亦至剛欲仁斯仁至  
安所庸傍徨先生既南來道脈東林長守先與待後涉此如康莊  
念我踰五十徒慙閭然章從前所縈紉不脫名利場何當一奮躍  
籓決失羸羊日知其所亡月能幸無忘果能此道矣愚柔必明強  
浩渺重溟波一葦自堪航流光不相貸迅速轉無常朝聞夕死可  
仁者壽不亡苟非及時勉老至空悲傷中行未易幾必也猶與狂

題高萊旃先生再得草廬次龜山夫子韻 嚴福孫

此日還再得繻然懷滄桑方悲我生晚已驚雙鬢蒼側聞明盛時  
東林道同光諸賢振絕學戮力志扶陽躬理崇實功居敬依直方  
行尊物自疑豈在吐焰芒廢興固有時人謀良未臧鍛鍊及清流  
禍國乃自戕大道昭日月寧終擲批糠往復運相循賢達不復藏  
學憲起家靈修嗣前芳幸逢明聖君赫焉奮乾剛奉職典三禮  
夙夜嘗徬徨三楚及百粵覃敷教澤長拂衣返故林志業馳康莊  
文獻猶足徵願言循舊章豈期文物區復為戎馬場徹桑戒既雨  
補牢鑿亡羊斯文誠在茲任重安可忘先諱有遺訓及時貴自強  
致道先居肆來學藉梯航願約理一轍汚隆道有常龜勉俟河清  
大雅詎云亡再得志草廬中心遠自傷短言述所聞敢辭小子狂  
憶東林精舍寄示華生雲 邵寶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東林寺裏舊書堂三十年來野草荒百疇未忘初鳥韻一枝猶剩  
晚柑香山懷龍阜神俱遠水問梅村脈故長寄語雲生為磨石客  
中新記已成章

東林書院占得東字

盛鑿

吾道南來只在東山居徙倚水雲中雲開青嶂峰當筆水落銀河  
月是弓楊子談經還有地生公說法總歸空江門慰藉天臺語千  
載斯文感興同

和韻

王問

蓮蓉湖上錫城東舊是先生講學宮性善已聞推孟子道明端為  
闡中庸春生絳帷橫經坐寒壓齋門立雪從遺址久蕪今復振令  
人千載仰高風

東林書院成追憶先子 有引

盛淳

先子歎立門下士追稱文立子好古博學文章行誼卓然

於時為四方名公所器重會耿宗師倡明斯道先子龜勉  
以從因念吾錫東林為楊龜山先生講學處遂圖修復於  
隆慶丁卯萬歷癸酉兩具呈學院蒙批允行將會同志鳩  
工聚材斷竣厥業不幸於戊寅之三月先子即世修復雅  
意竟成虛願能無旋後之君子乎垂三十年甲辰顧涇陽  
高景道諸搢紳先生迺緣未就之緒經紀其成左復道南  
祠右建堂羣賢時至遠近交集而龜山講學之風復振一  
如先子所志焉九原有知良足慰已聊次東字韻以敘今  
昔廢興之感云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三

之必和在羣公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 十首

高舉龍

東林甘載各成翁興廢存亡似夢中惟有門前楊柳月清光無恙  
轉春風

相看種木已成林愈歷水霜氣愈沉屈指同遊二三子各須自種  
不凋心

滿目蒿萊三徑荒秋蛩吟處舊升堂黨人未死傾葵藿一飯君恩  
不可忘

擬栽杞菊廣除中修竹寒梅也不窮試問詩人堪涕處何如杜甫  
玉華宮

有成有毀是真詮大運誰能究聖賢倏忽古今成幻迹現前不動  
只青天

幽人生計是雲烟蕩掃與冥屏俗緣大道甚夷無一事凡心著處  
總成愆

浩蕩乾坤到處安孰為私舍孰為官但教安宅能無曠秩斯干  
本自完

竹徑茅齋此日居藤梢刺欲教祛白雲片片溪流靜黃鳥聲聲  
樹影疏

城頭曾築小方臺四望長空萬象恢今日荒墟惟草色春風依舊  
有情來

最爾東林萬古心道南祠畔白雲深縱令伐盡林間木一片平蕪  
也號林

按葉開道先生廟院詩嚴志未載而註云補刻至先生令嗣  
誦耕先生和韻內又自註云詩亡則原倡之不可復得明矣  
廷珍閱經會先生撰先生行狀內亦止有世世世世與運運被  
乾坤不毀只吾心之句又有惟有靈臺須保護片時傾地即

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建置  
成愈之句應先生之情見乎詞矣今先忠憲暨諸先  
聖祖和景景而先生原韻竟不獲傳惜哉廷珍識

過東林故墟有感次園翁葉老師韻 十首 鄒期楨

五湖烟艇思翁麟閣無心問畫工怪殺鴟鴞妬鸞鳳冥冥霄漢  
也難容

乾坤開闢此東林多少昏蒙起陸沉成毀不須悲修忽空皓月  
在人心

龜山舊址百年荒千聖精靈闢此堂涇里城南尋陸緒遺音在耳  
豈能忘

興廢都歸氣數中園匡厄蔡未為窮但須護得光明地海濶天空  
豈是官

登壇第一戒言詮鐘磬聲中接古賢講席不須爭作報昭旭日  
麗青天

城隅片地絕風烟傍柳隨花借半椽試問世人皆欲殺菜根三寸  
有何愆

肉食誰扶廟社安暗維名義佐當官無端難起桓司馬不使官牆  
寸瓦完

纔蒙訪落上徵車旋點青蠅一旦祛壇宇不妨誅削盡吾心原自  
有安居

使者承風毀講臺如逢兵燹倏成灰祠前二杏依然在好護遺根  
待後來

一過荒墟一搶心先賢遺澤繫思深喜逢日月重開霽紫氣西來  
照此林祠之毀以乙丑至  
丁卯秋惟魏敗

每逢元日坐春風益得行藏共折衷底事舍中來鵬鳥忽驚天外  
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建置

陸冥鴻董孤正論三朝憤孟博遺忠一網空謁罷先賢重惆悵友  
朋相對思何窮

元日謁道南祠用去歲韻 鄒期楨

平地何人起颶風風恬白日見民衷從天霹靂驅饑虎徧野玄纒  
會隱鴻廣廈優游儒彥接淫祠蕩掃佞臣空古來問學皇王業遞  
衍淵源定未窮

同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詩以歎之 吳應箕

同展道南祠而傷東林址東林何負國草色已及紀不見崔魏時  
金碧連雲起魏魏九千歲蓬蒿安所倚萬古此東林子無忘所始

同次尾作 顧杲

秋陽暴東林巍然道南峙先帝重賢者折毀不及此講堂遂荒蕪  
斯道亦已矣小人奈忠奸君子雜怒喜朝野學漸絕吾汝乃奮起

一二同心人往往隔千里春秋偶相過必求是非理庶幾化黨同  
他日能不倚悲風自南來哀草滿基址垣墉昔誰勤何以爲後死

鄒期楨

已巳春得表章書院之旨喜  
中天旭日照荒林洗盡乾坤一片陰千古斯文原不墜六經遺訓  
豈容侵春風恍惚當年鐸夜月重聽此日琴鼓吹休明在吾黨登

壇須見聖賢心

直指祁公世培典復東林 二首

鄒期楨

勾吳片地峙乾坤飽食風霜道轉尊天上忽逢驄使至人間如見  
馬圖存堂開麗澤延三益壇表依庸示一源旭日中天紅鶴舞  
螿寂寂敢誰喧

桑田滄海事何常只有斯文萬古光三載表章膺特旨一朝興復  
荷巡方青天標出一輪月末學咸瞻數仞牆無限效思須共飲可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六

容奔逐利名場

吳叔美重建東林麗澤堂賦此志喜

劉士彬

葺廬仍葺舊青毡麗澤輝輝洪露鮮鳥革一朝欣向曉斯文千載

復經天時過秦火經求壁道沐春風卦講乾爲問東林蒙郵者何

如元祐洛中賢

讀廢院詩有感 十首

薛洪家

天啓乙丑東林進六君子木主不肖隨高忠憲葉司空後

肅衣冠拜奠未幾而書院毀葉旃世丈示所鐫廢院詩屈

指往事愴焉追和

當時落落幾衰翁已愴斜陽不載中拜罷六賢旋削跡城隅畫角

咽悲風

鳳不高岡鶴在林立朝手骨戒浮沉試尋百折趨東方印取千秋

未死心

誰遣芳蘭九畹荒美人留影照空堂范金無術吟長句已觸危機

莫肯忘是夏余有哭忠憲長歌曰平湘禁志者欲贊之奄丁卯

舞象龍城講院中鬚眉儼雅思無窮興亡百里悲同運數點寒烟

拈來一晒不堪詮漸愧餘波又後賢半壁長江弱於髮居然獨坐

與回天宏光偏安際

黨碑屹屹比凌烟伊雜風流別有緣較昔龜山超一格皎然出處

總無愆東林先輩始終無

鷓鴣機忘也不安盡憑羅織博高官東林已作危巢破羽族何心

問卯完當時合下

一片空明映水居菴蔬藜發倩誰祛同文柴市吾師語廿載盟心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七

兩不疎子師倪文正贊忠憲數句遂爲後口殉國

撒手人人萬仞臺胸襟端自講壇恢如今拾磔存先德鬚髯逍遙

曳杖來

孔林傳得易前心勿畏投林苦不深萬經千歲拱吳地迴從霄漢

辨瑤林

追和忠憲先師東林廢院十詠爲董翁表兄復建燕居廟賦

十首

黃家舒

得夫何須問塞翁斯文興廢轉輪中誰知滄海揚塵後復見當年

俎豆風

封章朝奏夕投林皋比區區挽陸沉豈爲清流爭月旦一絲九鼎

障瀾心

負笈登龍半八荒天家騰鳳早升堂傷心柴市啼鵲血獨向傳衣



記不忘

偽禁列除日再中立黃龍戰已途窮草深白鹿猶留祀禾黍蕭條

哭故宮

寶錄難將救劫詮黨碑稽首禮名賢景仁君實如無恙應挂東南

半壁天

靈光石室化飛烟魚腹君恩托後緣急難還憑豫章守破巢危卵

幸無愆

升階肅肅步趨安舊日威儀歎漢官領取同游後凋句九原翹首

紀天完

清波古堞映幽居道服橫經好攬祛不借春風種桃李數竿修竹

伴蕭疎

厥祠行宮盡廢臺始知天網本恢恢道南遺築今如昔彪虎兒孫

道南淵源錄

掩面來

比竹林

開來繼往孰同心家學淵源佩服深步兵不死阿成在肯但風流

和韻十首

起悲風

當年血碧痛吾翁同志捐軀一網中幾欲登堂談舊事黍離滿眼

卽良心

先人遺澤未全荒風雨漂搖舊講堂漫道東林傳護法當時朝議

詎能忘中肯稱先忠教爲東林護法見於天啓乙丑抄自詩後同

聖道原如日正中一時明晦理難窮碑成元祐羣賢盡猶幸薪傳

半畝宮

麗青天

夕陽四望滿寒烟獨向林中結道緣著得書成模樣在羹牆寤寐

永無愆真翁新刊有

那堪回憶舊長安國學會聞祀宦官此日磨碑看姓氏何人志節

獨全完天啓丙寅毀書院後卽祀逆關於國學與先聖並

再得應成好隱居門前荆棘盡教祛傳家只此箕裘在莫笑趨時

生計疏真翁新築名再得草廬在書院之傍

爲尋往蹟一登臺後學心胸到此恢仰止敢忘先輩炬好從良會

樂朋來

每於甲古見人心賢聖芳規感倍深回首不禁興廢歎門前修竹

又成林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九

乙未新復燕居廟成敬和忠憲先師廢院詩呈高學憲十首

轉春風 道統

昔年朝士惡東林世道凌夷遂陸沉一畝故宮今尙在誰人認取

不凋心 朝局

憶昔門牆廣入荒先人舊學早升堂自從黜瑟音中絕遺訓書紳

未忍忘 師傳

一片蒿萊廢院中傳來薪火正無窮得其門入如觀海不可階升

比學宮 廢院

麗澤堂中演聖詮歸然遺構仰前賢劫灰未盡看來復消息無多

只問天 志喜

四郊多警足烽烟一卷義文好作緣再得草廬逢此日願相糾謬  
與繩愆交勉

淨海居夷到處安只緣主宰是心官要知名教無成毀破碎乾坤  
節自完諸賢

儒門淡泊自堪居異學紛紜且未祗絕愛比鄰禪院靜門前車馬  
到來疎異學

燕居不日擬靈臺惟有依庸尚未恢千古同心應不少但能繼往  
自開來頌美 繼往開來 頌學憲也

喜看新構轉傷心試望城頭草色深遺老並隨風月盡只今誰是  
舊東林志概

一再得草廬成與同志共詠四首  
素王宮畔綴吾廬左屬賢祠樾蔭餘雖聽嘒鳴終日靜待栽修竹  
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建置  
十

一庭虛王維別業多臨水揚子立亭只著書却笑縹緲猶泥及潛  
龍無悶竟何如

春林釋菜集城東雨溼青泉草自叢俎豆猶存三代制兒童俱誦  
四朝風冷洽琴瑟生柯韻隱隱鐘魚出梵宮道南祠後有東林 自註後同吾

道廢興天已定舞雩沂水樂何窮

詰人何處可追隨心放能求即是師與鹿偕遊常落落聞雞而起  
醒時時此中山澤林交翠昨夜風雷笋出籬閉戶十年忘得喪前

賢靜力繫吾思謂龜山 先生  
由他龍戰自清寧一室圖書左右銘老圃隔牆時抱甕諸兒侍側

每溫經昔年立雪傳河洛此日颺風威性靈家學有源探未得吟  
來三益啓吾扇

再得草廬和韻有序 四首

張能鱗

萊旃高先生家學世德棲隱工園樂道著書裏足城市有  
東發之操而兼其學似淵明之傲而敏其才仰止風標肅  
誠造謁幸不我棄倒屣歡迎一夕具十年矣讀先生草廬  
四詠感而和之

由來天地一穹廬誰信勳名身外餘吾黨有心忠孝古當年何事  
殿廷虛良知未許空禪悟格物非緣舊註書瞻仰龍山深慨慕漫  
迴舟楫問何如

久欲尋源泗水東龜山未闢向蒙叢道南方啓君家派學北欣觀  
大國風甘載孤蓬誰漢節千秋衰草盡吳宮雖嗟一線如絲縷私  
淑幾希正未窮

喜君榮澗不阿隨別有幽居自得師挹水洗心常汲汲傍山瞻帖  
更時時素風五夜摧蘭晚凝露三秋護菊籬看到物情咸若此達  
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建置  
十

人何慮復何思  
半生鹿鹿幾曾守手自箴規口自銘洛蜀未分疇見道嘉隆以後  
亦譚經冀親臬比聞宗匠敢肅干旌訪巨靈猶幸東林喬木在盡  
芟蕪莽復誰局

再得草廬和韻有序 四首  
汪學聖

龔辛壬間梁溪高大宗師督學三楚本性命以衡文章崇  
大雅而正風始期與楚人士共秉忠憲之芳模重新濂溪  
之廢址學聖於時方焚棄帖括畢志經傳謬荷甄錄改復  
初名每念今日長林豐草不掛藩籠深快當年仰斗瞻嵩  
得歸陶令聞吾師重壘藝居近築潛室岱宗在望滌濯欲  
前因病遲行具函先報手書立答家刻惠頒學聖日置案  
頭時勤誦服讀再得草廬詩春風春水恍移窮壑之情龍

頭時勤誦服讀再得草廬詩春風春水恍移窮壑之情龍

頭時勤誦服讀再得草廬詩春風春水恍移窮壑之情龍

頭時勤誦服讀再得草廬詩春風春水恍移窮壑之情龍

頭時勤誦服讀再得草廬詩春風春水恍移窮壑之情龍

頭時勤誦服讀再得草廬詩春風春水恍移窮壑之情龍

戰龍潛益振觀海之氣謹依原韻勉和四章雖村儉鄙言  
未能廣揚宗廟之美富或芳林宏構不敢峻視夫子之官

牆云爾

春風浩蕩想高廬匡坐鳴琴講習餘得喪有幾心自審廢典靡定  
念常虛龍潛不拔時占易鳳隱誰歌獨著書自昔在茲天可問俊  
檀削迹總無如

無心世用卜周東林靜鶯啼花滿叢錫水遠通濂洛脈草堂重振  
管鄒風詩書幸不遭秦談制度何須表漢宮吾愛吾廬三徑逸泉

甘蔬潔憶陳窮

願學生平孟是隨而今仰止賴吾師廬成人醉春風裏草笈予懶  
夜雨時日雪難廢蘭在室師居母夫人憂悽倍倍至忽庭蘭自華  
故遠適頌其孝感如天草雲錦爛然細  
快愧難為和絳帷不設竹為籬此間得失何從問龍戰冰堅慎自  
也自註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三

乾坤誰不快清寧敬義須參尙父銘龜伏馬沉窗有草絲鳴石響  
壁藏經斯文未墜天心定吾道常昭孔鐸靈寤寐十年觀海志嚶  
歌此日出柴局

和韻二首

馮之圖

望古伊人結草廬蹊桃徑柳惜殘餘談經屢滿微言在抗疏名垂  
往事虛竹石無多矜別業風雲所護只牀書悠悠泮水成今昔鈴  
鐸聲聞尚儼如

發願當年不苟隨敢因代降歎無師輔軒古路經行處龜山先生  
故宅在江  
屬歸化承之監司會經遇此字句天心入夢時庚辰八月官署  
龜山在先生宅後自註  
將字句薄天心七字聲歷歷感入次屋後山容留翠綠南來堂與  
日一孝廉持龜山先生刻集見贈  
孰潛籙祠前不斷傳衣者曾壁秦餘取可思

彙府內叔新構再得草廬謹次原韻

四首 李遜之

百年傳說道南廬此日重經劫火餘時有古今分旦暮道無同異  
礙空虛廬堂舊列文公訓燕室今懸揚子書好向黃牆勤晤對不  
須獻賦學相如

開門窈窕水西東三徑幽花遶砌叢日月猶存君子澤衣冠無恙  
古人風況留詩史和空谷休悵荆榛滿故宮我欲登堂期問道卻  
忘逢世術先窮

典型在望共追隨仰止宮牆得所師前哲遺規傳奕世後賢繼美  
重當時陸朱異派須分祖儒釋歧途好讓離悟得個中消息在更  
於何處寄遐思

世自波翻心自寧閒來開卷見箴銘只今論友惟三益夙昔傳家  
有一經陶令田園居可樂馬融絳帳教尤靈堂前玉筍成林早獨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三

倚虛窗啓復扇

次和再得草廬詩奉贈彙翁先生

四首

陳瑚

違俗優游此一廬獨留絕業劫灰餘帝皇王霸無千古雪月風花  
有大虛白虎觀中同異席紫陽洞裏討論書十年去得惟矜字自  
領玄談歎不如

閒尋精舍到牆東坐竹看花踏草叢靜挹微君子頃水春生茂叔  
一堂風走西荆棘吳道館直北塵沙晉故官幸有道南存俎豆可  
知吾道不終窮

半生踪跡效天隨茶甌書牀自得師浩劫正逢天寶日惠風難見  
永和時問奇寂寞先生宅送酒蕭條處士籬誰道此存蝌蚪字壁  
間絲竹繫人思

世事無言學管寧但看座右有崔銘雨滋薜徑迎三益月上松窗

注六經道脈龜山如授受家風止水識精靈鶴書不到潛龍地岫  
峴雲關底用肩

東林講堂紀事 癸亥清

梁佩蘭

共望鳥車度碧湄綠城花柳萬枝垂經譚東觀人文萃瑟鼓南風

月令隨七子爐香傳道案 譚揚羅胡喻九李蔣三公祠火報功時

詔守邑令會護持書院 七先生 誰推開府飛軒意前有信臣後杜詩 時余

致祭道南祠 致祭道南祠

東林紀事 二首

錢肅潤

乙丑三月十有四日撫憲湯大中丞經臨錫邑特詣學宮

旋蒞東林書院謁燕居廟及道南祠諄諭官師宜勤講習

越三日高子節培楚培敬約邑侯徐公方兩學博會講再

得草廬同人咸集肅潤不揣鄙陋爰賦俚言一律用紀盛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古

事

纔見鸞旂泮水回俄傳紫氣向東來中丞訪道崇先哲百職承風

忝後陪境內絃歌由倡率林間桃李倚栽培野人扶杖羣觀化為

有賢星映上台

講道亭空址漸湮朝來講席喜重新門前遙立千年雪座上相逢

一月春已歎仄寒還遇劫誰知火盡復傳薪老成逸矣遺型在記

得歸天正此辰 是日為忠憲公殉節忌辰

和韻

張夏

自是傳庭澤未涇仍聞載酒綠陰新周公禮樂光昭代 新自下部

人東會點沂雩適莫春冠蓋集時都偃草品題經處孰翹薪臨風

野氏莫悼靈均則道通占與歲通辰 忠憲先師以丙寅年是日赴止水

歷甲辰建以崇願成 今乙丑六十年矣東林書院以清

附 謁喻玉泉墓

邵寶

四十年來弔古心偶因勝日遂幽尋天留工壠嗟誰掃地近版倉

幸不侵百世簪纓遺躒遠五賢登豆古祠深玉泉兩字還須弔一

東生芻有嗣音

和韻

高世泰

二泉能見玉泉心遺跡曾從馬鬣尋伊洛有源師自得江淮可障

議雖侵劫書零落藏猶在著作搜窮窟最深片石墓旁今再勒敢

云末學是知音

按康熙癸卯春先曾祖學憲公磨石大書曰朱朝列大夫玉

泉前先生之墓并刻邵詩於碑陰借同志往立之屬土一尺

餘舊碑忽出橫刻玉泉二字即令匠者安置碑前是日也拜

祭禮成飲福于村舍因託善提庵僧及里耆以守墓贈金而

返步邵文莊原韻賦詩以紀其事廷珍思此詩雖不為東林

而作而於邵文莊未遂之志先學憲實襄成之矣爰附載於

此延 珍識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和韻

張夏

野步迴溪共素心前賢墓道尙堪尋東林地近神應戀南渡年遙

牧豎侵邑志吳墟遺迹古家藏宋勅舊恩深邵公詩意今纔合千

載看碑最賞音

沿革

東林者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考邑乘東林在城東  
 弓河上宋政和間龜山先生嘗是講學十有八年名東林書院歲  
 久頽圯元至正間僧秋潭於東林左偏建禪院名東林庵明初朱  
 子華舍宅廣之境最幽勝即王學士耐軒公達於此一夕賦梅花  
 百詠者也然書院原址尙未復至正德間邵文莊公寶讀書保安  
 寺寺在城南二里許中有精舍亦稱東林時華比部補庵公雲爲  
 文莊門人以文莊學宗龜山因構一堂亦曰東林書院而乞王文  
 成爲記記中所述之東林乃文莊授業處實非龜山講堂也嘉靖  
 十三年督學閩人公詮始議光復故址檄邑尊鄭公普爲堂以祀  
 尋圯隆慶元年督學耿公定向萬歷元年督學謝公廷傑又允博  
 士盛公墩元鑿之請累議修舉而卒不果行至萬歷三十二年甲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辰顧端文公憲成倡始偕高忠憲公攀龍等重建書院十月落成  
 事聞撫按道府州縣又各捐金增修道南祠於是龜山講堂復還  
 舊觀矣端文公主盟歲集吳越士一大會月一小會時中丞周公  
 孔教直指楊公廷筠觀察蔡公獻臣皆移檄授餐而四方來觀者  
 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虛已悚神執經以聽東南講學之盛  
 遂甲天下至四十年壬子端文公卒忠憲公主盟癸丑冬偕吳觀  
 華先生桂森延毘陵錢啓新先生一本講易東林易道大著迨天  
 啓中逆閹竊政鉤黨禍興乙丑冬月拆毀天下書院東林首被其  
 毒然止掃依庸堂若 燕居廟暨左右長廊書室賴忠憲保護獲  
 存明年丙寅三月忠憲殉難五月初旬撫按檄邑令吳大朴毀  
 聖廟書室繇是東林遂爲瓦礫區而道南祠以格於邑乘所載得  
 不毀又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二月御史劉公士佐請復天下書院

奉聖旨這所奏崇正闢邪朕已知道各處書院宜表章者著提學  
 官盡行修復時吳觀華先生得旨大悅乃亟請諸當事捐貲重建  
 麗澤堂借先師鄒經舍先生期侯輩奉講堂舊約互爲主盟已又  
 遇直指祁公彪佳中丞張公國維雅意作人東林不絕如綫然所  
 望以昌明斯道克復端文忠憲之盛者實在忠憲門人華選部風  
 超公允誠也不意生非其時至戊子四月鳳超公亦殉節自是東  
 林舊人凋落殆盡道南一脈蓋不能無所俟云 顧志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建置

二

重建道南祠記

林宰

宋儒楊文靖龜山先生故閩產第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師事  
 二程于伊洛歸載道而南至梁溪之濱邑子除舍設學比于是先  
 生止錫十八年為闈人欲非性之旨立儒釋之防而錫始知有程  
 氏學先生歿書院廢為僧廨四百年而邵二泉先生復之後百年  
 復廢今選部涇陽顧公偕諸同志請當道復焉而待御驥宇顧公  
 實捐廩址左為祠祀先生祠之右翼以講堂兩舍集四方士問業  
 其中為規為約亡憚亡懈辨經析疑昭若發覆而伊洛淵源不啻  
 披雲而曜日月矣先是講堂成則大府歐陽公記之茲復屬不  
 佞宰記先生祠謂宰長茲邑且後先生而稱其鄉人也宰惟吳地  
 自讓王輦路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賦賦流文學之國矣中庚六  
 朝五季剝蝕于談塵榛蕪于戎馬悠悠聖脈奄忽長夜非先生正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學南來五百年際緒何以昭茲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  
 宰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事外金虜內  
 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逆襲至於二鎮不可棄和議不可  
 從責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石畫皆熟情形諸事  
 變深於兵家者之言此真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涉功賞首將  
 也或又以其碎應祭京為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  
 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於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南窺二  
 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而奈之何既於權奸  
 不究其用以効此諸君子所為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與  
 宰於諸君子無能為役第常讀東林會約等序以孟子性善之旨  
 司南學者正與先生人性上不添一物之說互相符券至諸君子  
 立朝大節愷然炳然今且幸際熙明復展厥抱他日表旂常而勒

鐘鼎又不第如先生之優養弱宋以老也學者出諸君子之言以  
 求先生由先生以溯河洛洙泗是則所為羹膾先正矣是役也後  
 先臺使監司守相若督撫中丞獲鹿曹公嗣山直指御史靈壽馬  
 公起莘督學御史餘姚楊公意白備兵觀察使餘姚鄒公龍望同  
 安蔡公虛臺太府潛江歐陽公宜諸各捐俸錢以佐春鑄費金三  
 百七十有奇其羨九十有奇宰更足以金矢及毀淫之直共四百  
 金營田二百畝供春秋祀及其學者輒經始於萬歷甲辰初夏成  
 於是年孟冬而講堂則諸君子輪奐講焉諸君子者顧選部公涇  
 陽儀部公涇凡高大行公景逸安封部公我素劉職方公本孺張  
 孝廉公弦所史太常公玉池及葉何壘公園適陳比部公筠塘錢  
 侍御公啓新王孝廉公儉齋經理其事者則顧光祿公涇白而諸  
 生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實始具辜以請法得書萬歷丙午孟春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知無錫縣事後學金浦林宰記

二

重建道南祠記

方學漸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閩人也崇宣間來毘陵訪鄒忠公遂與毘陵之士講學於東林十有八年先生去而士心不與俱去即其地建祠祀之歲久祠圯今去先生將五百年乃有顧公叔時高公存之輩諸君子興於其地修先生之業而是祠復建不敏學漸桐之下士辛亥秋浮江而下就正東林謁先生之祠而禮焉諸君子因屬余記之余惟廢典之由紀綱之役載在邑侯林公記中頗悉可無贅矣無已則先生之學脈乎自周元公以主靜立極程子受之靜觀自得遊其門者甚眾升堂入奧惟先生及游定夫謝顯道三人而程子尤器先生將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已先生之學果盛著於南方若或識之祠曰道南有以哉先生沉潛篤實調官不赴杜門靜養淳澆涵浸人莫能窺者幾十年所自得者益遂一傳而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三

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紫陽每教學者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率由此入道稱為龜山門下指訣史氏但知先生歷三縣皆有惠政入朝論列切中時弊黜安石之配享排靖康之和議名聞四方取重外國以為先生之勝事不知周程之學孰守之以俟諸後而紫陽氏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閔中而肆外執導之而濬其源也夫道大矣廣矣乾之大始於專一坤之廣始於翕聚孔子之聖始于默識而顏之如愚曾之守約思之未發謂中聖賢學脈端在於此引一綫之緒而延之不窮宋儒之功不既大乎然則所謂指訣非龜山之訣而周程之訣亦非周程之訣而孔氏之遺指也或謂道無動靜恐有偏靜之虞余解之曰所謂靜者主於理也靜而主於理則中之說也天下之大本也靜而不主於理將入空虛無用之府失其本心而天理滅矣欲尋學脈當辨似是之非於

毫釐欲辨毫釐當默觀未發之本體世之逐事徇物者馳於動而不知有靜耽守空寂者又荒於靜而暗於天理其不悖聖學而流入異端者幾何吾願入斯祠者毋徒肅先生之祀而務求先生之學毋徒羨學於先生而反求厥脈于自心云萬曆辛亥九月皖桐後學方學漸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四

重修道南祠記

嚴 毅

竊嘗聞之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有源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於是乎有委蓋朱四子肇自濂溪至朱子始集其成而我梁溪為入閩之門戶則濂洛之學所以昌明博碩於吳越數千里之地者實自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載道南還之日始矣方其北學於二程而還也純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渡江以來周旋於延陵勾吳之間而鄒忠公及李忠定公又皆與有故故先生遂寓茲土講性善之學者十有八年厥後先生歸南劍直至紹興五年卒夫其在錫也喻工部王泉先生親受業而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生蔣文忠實齋先生遞相師承錫人始知有程氏之學及其在閩也一傳為羅豫章先生再傳為李延平先生三傳則為朱子蓋宋祚既南自閩至吳極一時聲教之盛而窮源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附建置 五

竟委則先生之所以聯屬於南北之際而誕啓文明之統者其功實首被之吾邑學者安可忘哉入明為邵文莊公二泉先生爰繼喻九李蔣四先生而起然書院猶在城闕之外迨萬歷甲辰則顧端文公涇陽先生暨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直能光復故址先是嘉靖中邑侯鄭公已建龜山書院於弓河之上邑乘載之不久輒廢至是重建東林書院為肄業之所而又因其地之東偏特祠以奉先生實勝之曰道南云蓋先生當日不遽歸南劍而久樂育於茲土者自宋政和間始也其在郡邑繼祠先生者自宋紹定淳祐間始也其追封將樂伯以上接乎伊洛而補廟庭從祀之缺者自明宏治九年始也其特祀先生於吾邑以報十有入年之功德而不比諸他郡邑之通祠者則自萬歷三十有二年始也當是之後歲舉春秋釋菜之禮齋宿致敬有嚴有儀東林之盛傾動海內不意

天啓中書院尋有詔毀之厄而茲祠獨以格於邑乘所載得弗毀故修葺之役惟忠憲之從子學憲彙旃公主之既而先生之裔孫善嘉君亦慨焉任守祠之責至邇者數年之內典司宗祏弗懈益虔迄今歲已酉茲祠漸為風雨所齧蝕學憲與善嘉君適復捐金輸粟而協修焉經始於三月七日不匝月訖工嗚呼學術盛衰之故難言之矣吾觀熙寧中有王氏學蓋三經新義盛行毒流海內以召靖康之禍先生排斥之不遺餘力至當日文士如蘇黃諸人又皆崇尚釋教未免流於異端雜說之陋而先生則惟力守師說故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傳至羅李以及於淳熙慶元之際蓋五十有餘年遠矣而朱子一出卒煥然有完經翼傳之盛維時孔孟以及程朱之道雖幽沉於北而卒能不顯於南者其誰之力也由是而觀二程之學非先生孰為之後朱子之學非先生孰為之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附建置 六

前然則後世而有學孔孟及程朱之學者其能不推先生為守先待後之一人也與問諸文莊公曰祠而不祭與無祠同祭不隸於官與不祭同計先生至今已六百有餘歲自始建祠之初至今已六十餘歲然當年闢禍之作書院毀而祠乃巋然獨存豈非有天焉以相之故彙旃公今已請於憲而為官祭且與善嘉君修葺罔懈皆可謂善承天意者而要之學憲志賢賢善嘉志親親吾觀於親親賢賢之澤不衰而益知先生所得於程門之學為至善而無弊後之人雖百世不忘可矣乃系之詩曰揚州之城泰伯之墟文治精華於此喻嘯漢唐以降哲人有作南產北來宗濂瀾程門領袖道儼臨主鄉及李設絳東林人欲匪性片言木鐸放匪一傳斯文有託五峰天柱睇望言旋自吳訖越道化彌連羅李承流考亭得派芒芒南服無遠弗屆周轍既東



孔集大成宋祚雖南闕學益貞天降大任公開其始鬱蔥城隅過  
化所起嗣有魁艾文莊主盟顧高接席金春玉鳴與廢靡常公傳  
不替視賢之澤延及百世爾修爾葺祠宇煌煌此日不再令謨孔  
彰最哉吾儕前修是力萬俎億豆分陰所積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七

道南祠增置從屋碑記 雍正甲寅正月

胡慎

慎球金匱四年於茲矣金匱故無錫分土嘗屈指勝蹟首爲吳泰  
伯端委地次則宋儒楊龜山先生講學之區世所稱東林者也先  
生自程門載道而南寓毘陵十有八年故郡有道南書院邑則有  
東林書院而祠以道南名明邵文莊先生會祀先生於南郊之伯  
瀆至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訪之城東弓河之上得先生講堂舊  
址而建斯祠中祀先生凡宋元明以來得先生衣鉢者配食左右  
蓋先河後海之義也祠之右爲書院當熹廟時權闖燬禍檄毀東  
林書院廢而祠以載之邑志獨存迨見晚雪消始議修書院泊入  
木朝則有相國孝感熊公撫憲睢州湯公大治余公商邱宋公學  
憲海寧許公相繼修治會我

皇上崇儒重道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八

特命直省設立書院延師課士上憲無不推廣  
聖意今陞藩憲祁州刁公方來觀察尤以家世理學追維祖澤倍  
致欽崇庶東林講席克興是祠並垂不朽嗚呼先生游寓詎今五  
百餘年先生之祠迺歷久如一日雖書院有廢興祠則一興而不  
復廢洵乎斯道之入人者深感人者至不隨運會爲遷移者乎顧  
風雨除鳥鼠去維持保護於其間者與有力焉先是高學憲彙旃  
先生價買祠旁隙地擬構從屋爲之備適先生後裔明經燕友先  
生築室而居焉於以詠駿烈而誦清芬司啓閉而職灑掃無何子  
姓式微所居之室僅存四楹而頽敝不堪矣慎當朔望赴祠瞻拜  
之餘諄諄慰諭於祠之破缺腐黑撓折處輒捐俸治之然懼其勢  
難居守無以保久遠癸丑臘月果以屋售邑紳施抑偶華芋園諸  
先生輩請以祠內枯柏易價買之不足集分以佐又不足則學憲

文孫象郝君借施憲副文孫台孫泰給諫文孫鶴峯捐貲如其數然後募人居之俾享筵席典守之責有專屬焉乃合辭請記其事慎惟勾吳禮教肇自泰伯而程朱正派實惟先生為承前啓後一人凡今日讀書詩明道義不流於詭僻不入於奇袤以發為氣節蔚為事功徵為人品卓然傑出冠三吳甲天下永稱讓國之產無媿至德遺風者孰非先生講學之功所留貽以致此哉宜邑之紳士敬配先生春秋例祭則請設牲牢而為祠計久遠則後先趨事不懈益虔也先是鄒州刁公捐修東林書院志既成慎備著斯道之源流而序之於是舉也尤幸賢祠之典守有人凡蒞茲土者以時護持即不至如前所憂而英靈萃止永無怨恫仰止其下者益切高山景行之思其有補於風教豈淺鮮哉遂不辭而為記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九

重修道南祠記

薛田玉

道南祠與東林書院並建志道脈也祠創於顧高兩先生奉龜山先生暨先賢神位天啓中闡祠作書院毀祠以載邑乘獲全及書院復學憲彙府高公增修之迄今春秋祭享歲時補葺高氏世職其司祠在書院之東比櫛連費歲久書院之堂舍漸傾左倚以壓祠祠不能支亦隨而左有年矣鄒君擁南主講席時議修書院而力不能兼及祠祠之左為隙地院既修祠敬而孤立勢益危不加修築必圯而院中所有惟前邑侯深澤王公撥捐田二十六畝為仲丁歲修之費祠費無出歲甲午余內父高瑄鳴先生懼盛蹟將泯而祖武之不克繩也請於金邑周侯侯領之為發捐簿邑庠蒼培楊君龜山裔也聚族人為之謀慨然任祠之正寢其前堂門道照牆則瑄鳴先生倡首舉之既落成寓書告予且俾記其始末余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十

惟道脈係乎東林而東林之盛衰係乎祠之興廢吾邑自顧高兩先生後諸先哲咸束身名教上溯典型使世稱東林遺澤於茲未墜者實於祠有藉焉余少時肄業書院瞻謁多年遠通籍以來每值家居於釋菜之期隨鄉先生後入祠展敬見棟宇日頽思繕完之而未逮今者祠宇聿新余宦遊離故鄉不獲以杯酒酬先賢之位遙想莘莘俎豆諸生之趨踰庭廡問者其高山景行之慕當何如也邑後人踵此而時加葺焉將道脈之傳千秋勿替所裨於吾邑者豈淺鮮哉祠鳩工於乾隆三十八年三月至九月竣事一時助資者若而人効力者若而人經費若干縉則有司事簿籍在

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與晉陵鄒道鄉諸先生講學東林之上此東林書院所由昉也而地以人重至今歸然龜山非晉陵產也以遊寓也而故所講學處存之至今豈蘇子瞻所云以天下之所共

有者而獨私以為寵其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也歟而龜山者宋儒也余不佞鮮所窺測亦不願勦襲說鈴高談家罔以逃之乎窳繁之外竊謂修道之教無非所以綱維世道而共載於生生故學士大夫以道鳴者即其平居議論之間而端緒之引隄防之植入主於人心而釀為世道治亂否泰恒必由之蓋春秋之亂幾無世矣吾夫子曉長夜而日中之而後天有維也地有紀也故曰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然而白夫子沒一傳而得曾子再傳而得子思三傳而得孟子遂寂寂無聞者歷秦而漢而晉以及於唐一綫之脈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若存若亡蓋至有宋周程諸大儒出而後復一光也非獨大經大法章明較著即幾微纖悉亦一切稟於繩尺稟乎莫或假借焉於是禮義廉恥之閑因以斬然於世而吾夫子之道益尊顧其時又莫之能用越我 太祖高皇帝寶始表章朝廷里巷典則具備上以此教下以此學賢智者因而冥契於神明愚不肖者亦賴以有所持循而不至於蕩餘二百年化醇俗美莫有波淫邪遁奸於其間無亦斬然以開先者端緒確而隄防固也然則宋儒於當代稱功臣矣彼其言曰道可行何須在我以俟百世何惑哉乃邈年以來率好為忘筌蹄無敝迹之談而托其身於不備不衲不方不圓之地語及主敬窮理等說輒啞然笑之至顯徵於國是民生遠不逮嚮時長此以往其端益引而其防浸潰世道之憂寧無脈脈愧予氣力微薄不能有所轉動而東林書院亦日就於圯其逢適使

然惟是晉陵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二三搢紳先生共起而修復之工既成屬記於予予惟龜山者固程夫子所目為道南者也晉陵

之有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為第一義而究其所以實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為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洩幾欲閤宋儒之統哉余為此懼私心時時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宏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如余前所脈脈者其所補寧小小也故特著其說以俟書院經始於甲辰之四月十一日九月九日告成費一千二百緡有奇皆諸搢紳之所捐貲諸臺使監司暨郡邑在列者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各分俸錢及贖緩佐之薦紳倡始者誰顧文選憲成禮部允成高行人攀龍安封部希范劉職方元珍荆溪史奉常孟麟而陳湖州幼學葉尙寶茂才張孝廉大受同郡錢直指一本王孝廉永圖並有助焉經理其事者則溼陽仲兄光祿自成也萬歷甲辰孟冬郟

中歐陽東鳳撰

復興東林書院序

儲乾

不肖乾遊東林未三十年幾見書院之興而廢廢而復興矣其昔之興也興於涇陽顧先生景逸高先生與錫世之諸君子也其所以興者天理也曷言乎天理蓋龜山之脈即濂洛之脈也濂洛之脈即洙泗之脈也此一脈之在千古無非天理不可或絕而不續故曰其所以興者天理也乃書院之方興也啓新錢先生獨憂心稍稍慮見樞於羣小而不意前知之哲信若著蔡速天啓丙寅忽見書院之毀矣爲黍離矣然豈天理也哉未幾而崇禎聖天子御極僅逾年而明旨煌煌允復書院此教思無窮振民育德之盛心也豈非天理也哉而三先生已往矣不覺令人且喜且歎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繼三先生者豈容乏人於此有人焉欲肩其任未果而商言于余余曰而忘高先生之托重者乎曩昔高先生應起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三

院之復在世道人心之最切最急者今聖天子聰明睿知罔蚤見及此也即今便當對揚天子之休命而量工命日捐貲任勞敬之敬之毋曠乃力所謂屈指東林定屬君者非他觀華吳先生也崇禎二年歲己巳季秋朔宜與後學諸乾快視東林之復而來也謹啓觀華先生與認庵先生之命謹序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四

重修東林書院記 康熙丁卯

熊賜履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溪顧涇陽高景逸  
 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為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  
 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名滿天下天啓中魏璠煽虐大奪戮海  
 內正人特指東林為黨籍書院以燬及璠敗有旨修復而喪亂之  
 餘傾圮如故僅道南一祠頽然涼烟衰草間而已猶賴彙旃高先  
 生繼起指拄勤修釋菜增築講廡若干年即景逸先生從子也今  
 天子隆重師儒崇獎道術近 特允言官請詔各直省營建書院  
 為士子觀摩地於是彙旃公子莒生芷生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  
 司庀材鳩工廣行購募越期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  
 以時誦習不異曩時莒生芷生乃走書至金陵屬予為文以紀其  
 事予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五

學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  
 呼此何為者也夫學也者學為聖學為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為  
 聖為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述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  
 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  
 而嫉惡之至設為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成殛竄之加以流  
 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為者也嗚自削跡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  
 見於宋紹聖載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  
 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就莫之悟是可不為之寒  
 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內求吾黨亦富有分任其咎者矣蓋  
 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誓不可並生於天地間者  
 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薰猶冰炭之不相入而  
 所為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絕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

又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  
 名實乖違首尾銜決遂不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  
 之毀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惴然為之而畧無所顧也然則講  
 學一事顧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泰運方亨宇內壇席之  
 盛蒸蒸日上嗚呼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  
 之士以默識為真修以篤行為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  
 紛拏以長傲尊賢容眾嘉善矜愚借遊於大道為公之世而絕無  
 所為怙己凌人之弊開當世以雌黃我輩之端此則

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操斯  
 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為千古美譚東林名勝直與天壤並存  
 可矣予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溪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  
 竣也為之盱衡往事不禁感憤係之因著為反躬刻責之言以自  
 勉勵且為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以許之否是為記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六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康熙甲戌 宋 攀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為高公於毘陵十八年數往來梁谿故毘陵梁谿皆有先生書院在毘陵者曰道南在梁谿者曰東林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寶規復之王文成公為之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蓋非故址云尋亦廢萬歷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今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堂燕居有廟貯祭器書籍有樓齋舍庖福有所書院之左為特祠祀先生以羅胡七君子配而揭其楣曰道南祠歲集友士為會至者嘗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天啓間閹禍作忠憲以不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者垂七十年矣

今上三十一年秋舉奉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節

十七

命移撫吳瞻拜祠下慨然久之會今大家宰孝感熊公學使海軍許公適有同志各捐白金若干兩以屬邑令徐君永言經始於癸酉十月訖工於甲戌二月木石堅緻丹堊有耀崇堂脩欄復厥舊觀既成以記請攀愧未聞道於諸君子無能為役無已姑誦所聞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是也講學者何以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賢智愚不肖之人無能自外於道學而究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終則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業盛士爭習為記誦估舉禱馭之學而馳騁於功利得喪之途當其重而就塾其師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縣科名為鵠以希倖其一得者既而以一切苟且希倖之心移之官守於是尚遺次之久遠計官階之崇庠營汲之脂韋汨沒終其身耳矣其或老而知還財市田宅規園池以詒子孫畜歌舞伎妾以

自娛其賢者亦流連觴詠翫心曩翫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遠道也則宜顧其人自少而壯而老有未嘗誦習四子六經者乎有能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猶未遠也第不著耳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固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居是肆也必聖賢以為規矩師友以為鈔鋸刀削孝弟忠信以為材廉耻以為繩尺而身以為器以漸底於成若是則書院之復為不虛矣嗚呼方二公之倡學也海內清修之士聞風慕義以東林為歸迨鈞黨之獄興閹餒燎原諸君子至於拷掠剝骨填牢尸者相望而不悔而明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盡為瓦礫惟恐摧折拉羅之不盡也詎今六七十年姦邪之姓名詭譎未絕而講席再新視二公時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節

十八

不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雖遭禁錮阨塞於一時如日月之晦蝕俄頃而復而士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攀不敏竊於代興諸君子有厚望也遂刻石以記

從來風上之美惡視乎人才人才之消長視乎世教前有美盛而弗彰後欲觀感而無地可世教者必病之誠以高山景行發人向往非苟焉而已也聚自童州入鄉校負劍先生長者旁即聞錫山東林書院為名賢講學地生長山僻未獲游焉歲屆庚戌之冬忝以學博承乏錫山見錫之人士羽儀炳蔚彞藻繽紛竊歎人文化成之莫盛於斯也明年春仲仲丁東林之子姓以舍萊請一時薦紳耆宿多與其禮主爵則大尹江公殺核有楚拜跪以儀聚亦幸厠升降之班然後知先正風流不墜而錫邑人文之所從來者遠且大焉顧自燕居廟而下周覽四顧風雨漂搖牆屋漸壞雖從前當事迭有修葺而須賴後人之相繼者急矣既逾月庀材鳩工棟宇之敬者植之垣墉之缺者完之黜聖丹漆之漫漶而剝落者新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附建置 尤

之俾來游者頓以煥然之觀而增感發興起之念問誰之功則前日之大尹舍萊而士爵者也夫吏治蒸蒸類能強勉於官守至國家興賢育才之地頒之制詔布之令甲每每視為緩圓應之亦不過文書之苟具况格令之所不及如東林書院者哉維錫邑之學官蓋葺於今守松江郡王公之宰金匱時公更振興東林以風厲士習相與指聖賢之門庭入先儒之堂與而不徒飾輪轅以鶩榮利人文之盛愈莫可量其功不亞於學非誠以世教為重者能之乎夫鼓舞飭勵育人才以佐天子學官責也聚方惴惴懼無以報稱故樂公之掖我於不逮抑且垂之於後而其功為君子之所可繼也於是乎書公名日容字涵萬寧國府旌德縣人書之者無錫教諭石埭陳聚也

自宋楊文靖公寓無錫講學東林喻尤李蔣四先生遞衍其緒至明邵文莊公闢地南郭重建書院廣續其遺言王文成公記之萬歷中顧端文高忠憲兩公移建城東弓河之上右道南廟左東林精舍燕居有廟講習有堂門坊廡舍規制悉備天啓丙寅毀於奄禍吳素衣稍復之入本朝忠憲猶子彙旃學憲捐金鼎新自順治乙未迄今凡四修當事以時臨蒞釋菜鼓篋譽髦尊聞行知故文靖之道未墜於地雍正四年析無錫東境置金匱而書院隸金匱甲寅深澤王侯來宰茲土始謁祠下顧瞻垣宇喟然曰此先哲講明正學所也乃頽敝如此乎首剖俸葺依庸堂次道南祠明年於依庸堂左建齋四楹顏曰時雨右一楹曰尋樂處用以課士肄業焉又明年葺麗澤堂今春重建再得草廬復門外觀海來遊之坊道南淵源錄卷之一 附建置 尤

於是東林觀深完固丹雘煥然視前不啻美好而增式廓矣夫令於官非桑梓也官署猶傳舍視之簿領餘閒寄與湖山譙詠已高俗吏一籌矣能興學造士振起斯文者百不得一二况能於聖域賢關劇切講誦之區孳孳加意歷五六年不懈益虔乎抑院有二公祠祀前守歐公曾公前令林公歐林二公以其能佐費醲鏤經營筆造曾公以能周旋艱險懷保賢孤均有造於東林也舊記稱三公不畏強禦不受吏胥耳語不手無名錢侯之有造東林與二公同而廟官守於衾影者亦復與三公後先相映異日甘棠之頌與警宗之祭合而為東林光者舍侯誰屬哉閔不敏有志與聞斯道在苒荒落白首望洋侯以記屬析茲盛舉竊自策也爰拜首作銘曰

中樞吾道留此片席有創有因猗歟先哲游更桑海堂構榛礫大

克修治維賢侯力月吉元辰整襟肅謁紳佩矜纓濟蹕就列龜山  
道源諸子派別一月萬川涇陽景逸昭茲來許撥葉尋實切問近  
思毋騰口說敏事慎言敦倫勤物於哉懿訓著於簡冊身心鉅礪  
朋友講習是名依席是名麗澤侯之興作維是無射敬誌同志虔  
恭朝夕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書

三

重修東林書院記

秦震鈞

吾邑之有東林書院也昉自宋楊龜山先生倡道東南流寓於此  
明顧端文高忠憲諸公相繼營構講學會友爲一時海內人宗而  
鈞黨之禍以起書院亦燬遂入

本朝撫吳使者睢州湯公商邱宋公儀封張公先後道無錫必瞻  
謁道南祠與諸生講冰性命之學崇堂修欄悉復舊觀道南祠者  
在書院之左祀龜山先生以及配享諸君子者也此外如燕居有  
廟三公有祠依庸麗澤有室再得有廬肄業諸生有舍最後則時  
雨有齋百數十年以來歲逆院長主講席修脯膏火取給於官租  
既又資詞餼以廣其額至於今無廢然所謂肄業者不過習科舉  
之業商邱公之書院記曰學者務爲記誦佔畢稗販以馳騫於利  
祿得失之塗蓋去前人創設書院之旨遠矣嘉慶二年錢唐費公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書

三

來撫吳時桐鄉馮編修鶴庭爲東林院長見書院久未葺且舊制  
畧備而學舍未周且言於公公故嘗守常州屢至書院慨然曰此  
使者責也遂首捐俸繕葺屬成樂爲助屬震鈞董其役而震鈞復  
與邑人同集金若干兩葺吉尼材鳩而新之增建學舍十楹而門  
外舊址之廢爲圃者歸其直於圃人緣以周垣高其閤以通行  
者工既訖存其羨而取息焉課之日得若干緡給諸生膳來觀者  
僉曰惟茲訓工繫公之功至是公已遷兩江總督今年夏以闕武  
過此躬詣東林周覽堂齋表裏久之於戲推公之意將欲躡睢州  
諸公之後塵俾諸生朝斯夕斯泝洛閩之正傳尋聖賢之際緒以  
庶幾無負景行之思若惟是務爲記誦佔畢稗販如商邱公所云  
者豈惟非前人創設書院之旨抑亦豈公之意歟是役也經始以  
四年三月落成以是年十月震鈞不敏竊嘗與於茲事爰書顛末



並列各款如左諸石庸詎來者

重興東林書院記

郭熊飛

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江南書院最著者莫如東林蓋自宋楊文靖公南來倡道明顧高二公以迄

國初諸名宿迭主講會入為講學之地非徒習文藝之末而已余心竊嚮往之甲辰春秉臬來吳道出無錫益稔是邦山川之美人物之盛越一載無錫鄒鍾泉觀察郵書於子將以重興東林請當道為之倡且曰東林本前賢講學地其以舉業課士始於雍正末年而人才之出乎其中者實後先相望自嘉慶二年巡撫錢唐費公倡捐重修秦都轉震鈞董其成並以羨餘為諸生課膳迄今垂五十年堂廡傾圮業經邑紳籌畫公項葺而新之又撤院旁廢庵增建課舍規制亦略備矣所患經費不充諸生之額取者既隘而每課膳常不足因循以至於廢諸生應課者率執卷散去亟宜議所以具膳局試增額獎賞之法為多士勸余聞之矍然時方罷藩篆請於護撫遂昌文公首捐俸緡余亦捐緡若干會擢直藩去復取道無錫相距甫匝月而官紳捐賞已萬有四千餘緡矣竊用自慰既而余抵保陽鍾泉觀察復以書來且以書院規約見示則所謂具膳局試增額獎賞已一一如議予聞之益躍然曰今之東林雖非昔日講學之比而肄業之士由文章而學問而經濟人才輩出未必不出乎此也夫科名不足為人才重而人才之以科名進者要必儲其材以備國家之用則廣業樂羣關係甚鉅是舉也余既多觀察與諸邑紳之相與有成而又自幸昔之與於斯事也爰記其顛末而並著所以造士之意云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三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三

重興東林書院記

鄒鳴鶴

東林爲揚龜山夫子講學地淵源濂洛奉道南來實爲聖學正宗  
 六百年來邵文莊公繼之而易其地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復之而  
 大其傳遺瑞禍撤毀無遺復得吳觀華家經畚諸先生振舉而修  
 明之載於史志紀於諸家詳矣備矣無容贅矣惟自雍正末年設  
 課會文後家小山顧譽泉諸先生以鄉先達主講席勸學興文人  
 才蔚起繼乃風流漸歇因循以至於今而課額甚隘供膳不繼師  
 席虛懸生徒寥落雖經邑紳籌畫公項增屋置具而經費不敷興  
 舉蓋有志未逮也乙巳鳴鶴適以奉諱歸里謁燕居之廟登依庸  
 之堂慨然思瑞禍彌天後東林已爲瓦礫諸先生拾遺緒於灰燼  
 之中振學脈於沉淪之日可謂爲其極難今當崇儒重道之

朝聖教大明黨禁不作徒以經費不敷優游坐廢是諸先生爲其  
 道南淵派錄 卷之一 附建置 三

極難而我後輩不肯爲其至易也是講學既久廢會文復中輟餼  
 羊去而告朔永亡碩果盡而天心難復也我後輩履道南之地生  
 顧高之鄉撫茲墜緒後望茫茫其何以仰對先賢留一篋以續千  
 鈞耶爰偕同志杜君紹祚等上達護巡撫文公署方伯郭公捐廉  
 爲倡官紳士庶同心集腋不兩月捐錢一萬四千有奇歲得與息  
 一千二百有奇廣課額備供膳獎賞公用一切加豐乃爲詳定課  
 程局門按試諸生歡然就學每課二百數十人吟誦諷詠之聲至  
 二鼓後不絕鳴鶴與諸同志觀斯嘉會爲之欣然因思講學者學  
 聖賢之言以立言會文者代聖賢之言以立言學之者當務於實  
 豈代之者可襲於虛其理本一貫也我輩不以顧高之心爲心則  
 雖附名壇坫高談性命前代已有斥爲僞學者我輩能以顧高之  
 心爲心則舉業悉根底蘊帖括直寫聖懷會文得其實即講學得

其傳也古今人不相及古今人同此學耳諸生勉乎哉我同志其  
 共勉乎哉杜君紹祚鳴鶴庚辰同年友也諸同志如秦君達泉秦  
 君文楷黃君承祖寶君承焯王君煥庚楊君奎斗秦君殿楹許君  
 叶泰護君煜秦君昌煜寶君元勳均得附書是爲記

道南淵派錄 卷之一 附建置

三

子友顧叔時歸里偕高存之諸君子倡學於是聞龜山先生東林故址而攝居焉堂顏曰依庸以書抵友人鄒子為記意鄒子能悉庸義鄒子謹按庸義有二庸恒也有久而不變之義又平也有適中之義惟中斯平惟平斯常惟常斯不變周三光包萬彙綏九有和萬邦皆是物也易之恒卦剛上柔下震巽相與而取義於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曰常夫抱隨球和璧終朝曠朽不如菽粟之一飽也甌山龍火藻藍縷號寒不如緇袍之蔽體也千奇萬狀洞心賦日不如一庸之悠久也雖然庸依人乎亦人依庸乎有庸可依是二之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自少壯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如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友恭慈信自童稚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聖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德

主

人者順性而行者也賢入者守此性不失者也眾人者則迷此性而特亡之者也順性而行者不見庸之可依未嘗作而致其性也守性不失者有庸可依反身而誠者也特之反覆者不著不察庸之體自在也夫子發憤忘食歸本下學上達下學庸之謂也或曰子思發揮中庸中有三達德九經三重諄諄詳摯一庸烏足概之曰庸斯智斯仁斯勇不庸烏足為達庸斯通之天下達之國家不庸烏足為九經庸斯為禮為度為文不庸烏足本之身微之庶民故守約而施博者皆庸也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今諸君子皆以遂學醇儒棲遯山林者久不可謂不遯矣悔焉亦未耶曰悔者心有所係吝悔亡者毋必毋固其之謂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遯而曰肥又曰無所疑是不以知知不以識識不以見見其指深且遠元標束髮向道而疑情隱隱老而彌篤視

無疑之域尚遠敢曰不悔諸君子自信而自知之謹聽愚衷為記并係之銘以詒來學

銘曰關閩之學萃於龜山淵源伊洛吾道以南近接周程遠宗孔顏流風既遠隱怪是好既反中庸大道漫漫末路如斯孰當大觀繫我顧公力肩正學泊諸君子奕奕先覺東林故區罔或不愆顏曰依庸如水不燥庸之一字義包元選精金在鑛良玉在璞洒掃應對即聖即神知者曰知仁者曰仁日用不知是曰凡民從隨嗚嗚厥惟聖人聖祖神伏澆模散淳寥寥千古誰識其真憶我夫子發憤真脩下學上達不怨不尤蔬食飲水曲肱忘憂浮雲富貴性外何求心通萬古欵垂千秋一心一德卒歲優游繼孔學者顏氏心齋筆馱陋巷其樂無涯所立卓爾如果初荻欲從末由撒手懸崖匪言可億匪識可猜德由天運絕鮮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德

主

安非亦有曾氏號曰得宗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一唯之下水盡山窮豐蔀盡撤旭日融融遞相傳授忠恕為功忠恕匪他吾性本庸彼耽奇者絕根務華瞻彼名園千葉萬葩朝華夕悴觀者徒嗟惟此常德宜身宜家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誰其直領以障狂邪標茲正宗與眾共馳熙熙穆穆坦坦怡怡游魚吻沫棲鳥噪枝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我無君誰君無我疑勿謂無奇萬古如茲登斯堂者顧名思義人生泡影浮萍斯寄匪鐵且彌胡成偉器從茲豎立慎獨立志始信先覺呼醒羣昧勿參以三勿貳以二吾道平平真儒嘉穀精光燦燦明珠在握放之六合斂之一拘敢告同儕自求多福一陽初動天心乃復景節無寒億萬交島萬歷丙午吉水鄒元標撰

再得草廬記

嚴 毅

吾邑城東隅故有宋楊文靖公東林書院萬歷甲辰邑先輩顧端文高忠憲諸先生倡議興復其所葺講堂前曰麗澤中曰依庸而燕居廟則室之焉稱廟所以尊

先師室燕居所以別學校也蓋諸先生當日退居弓河讀書談道以爲樂其事固屬于藏脩者之所爲而其所祭告之地不在軒墀廣庭之間而在淵邃之室明以示夫林下拜瞻不敢上擬於學官之文廟而又有取於燕閒居息之義斯固隱而在下者學爲聖賢之志焉爾迨天啓之末昔爲異學矯旨拆毀當是之時忠憲以喬木舊臣不特不能進而行其道於朝并其桑梓弦誦處亦已磨滅剝削蕩爲邱墟是可慨也崇禎戊辰下詔修復時吳素衣先生捐貲首建麗澤堂而燕居廢址如故越二十有八年爲今歲乙未忠道南淵源錄卷之一附建置

无

憲公之猶子學憲葉旃搆而新之而又卽其地之東偏復搆數楹曰再得草廬蓋詠文靖此日不再得之詩而興起者予惟廢而後復故其地爲再得而苟非乘乎不再得之日庸勉於茲廬之內則亦何以副此燕閒居息之時哉昔劉公元城歲晚閒居或問先生如何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云遣乎夫今天下之處而不願出者蓋亦多矣顧率留連於山水詩酒以此耗壯心而消餘年謂之遣日則可謂之進修則不可予觀學憲自歸田來朝夕子舍甚歡比爾載丁內艱甚哀而事其太公聲野先生孝謹益篤今乃又以其愛日之誠推而續忠憲之志借其從兄季遠與羣子弟雍容習禮於燕居廟之旁嗟嗟其消遣者耶其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耶抑予於是尤有所感也乘時惜陰之學古今人豈有異焉然忠憲自端文沒後以一身繫朝野之望而羣小謹

誅卒胎顯禍斯其所處爲甚難顧其時海內賢士大夫猶磊磊相望而愉愉然有倡和之樂則其所處又甚易學憲優游林臯無當世之責似較忠憲爲甚易而扶歷緒於一髮千鈞之際抑又其難學者推廢興之由與難易之故其亦可以慨然而長思矣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置

无

城南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學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則自述其廢興而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蹟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謂之何爰筆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厥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則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者豈遂淪入於佛老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游不無人矣使有若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道南淵源錄卷之一附建置

至

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上接孔孟而下啓羅李晦庵統緒相承斷無可疑顧世猶疑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子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

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道南淵源錄卷之一附建置

至

新建東林報功祠記

鄒鳴鶴

宋楊龜山先生傳道南來興而復廢廢而復興綿綿延延至今垂八百年不絕者天也天之理一日不息道之傳即一日不絕天生傳道之人天所以為天也天生傳道之人且并維持斯道翊贊斯道者並生之繼生之俾斯道永傳勿替亦天之所以為天也龜山先生固天生以傳道者喻九李蔣四先生行其傳邵文莊暨顧端文高忠憲三公大其傳明季之吳素衣鄒經畬諸先生 國初之高彙旃高紫超諸先生復遠紹其傳道南崇祀章章明矣若歐陽會林三君子出入危難保全遺址固維持而翊贊之者祠而祀之宜也然此八百年中興而復廢廢而復興得以綿延至今者豈徒三君子力哉余為歷考志乘徧披遺集知隆萬間兩請重興東林者盛先生鑿也崇禎時首檄修復者張中丞國維祁巡按彭佳石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五

重

太守萬程羽翼其間者高先生正生也雍正朝謁祠修志者刁臬使承祖羽翼其間者高先生薩施先生銓高泰先生致也乾隆朝主講十餘年表章先哲者鄒尚書一桂顧觀察光旭也嘉慶朝捐資重修增益膏火課餼者費中丞淳王其議而秦都轉震鈞集其成也諸君子德位不同行誼不同雖不敢謂悉與斯道之傳而維持翊贊先後同符殆天生以衛道者道常存衛道之功常存也一任其淹沒不彰可乎爰為歷考事實達諸中丞李公中丞韙之親揮翰墨題其額曰東林報功祠既已禱吉奉祀矣有復於余者曰祠名報功功固無分古今也今日重興之舉中丞裕節公謙訪費居庵廣建院舍方伯文公柱籌助考費捐增獎賞吾鄉願君僕奉父瀕遺命首捐二千緡為合邑倡楊君恕復捐二千緡繼之自此眾心踴躍集資累萬事乃畢舉其功固皆不可泯也余乃續奉

裕公文公位入祠而以願君灑澍祀於末楊君則核實上達為異日不朽之徵邑人士咸曰禮亦宜之是役也凡以為吾道之傳也吾道綿延傳至今八百年勿替者皆前君子維持翊贊之功閱數世後傳斯道者有人維持翊贊斯道者必更有人前君子報而祀之後君子當則而倣之東林片席千百禩常新可也吾有望於後起之人吾正信之於今日之天也是為記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一 附建五

重

道南淵源錄卷之二

院規

東林宗旨在闢姚江無善無惡之說故折衷於朱子明聖學從格物入而象山姚江徑從致知入務空虛畧實踐流弊遂入於禪而不覺謹案院規居敬窮理於身心不安處求安乃人盡見天之極則錄院規

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

按東林落成於萬曆甲辰之秋十月編成諸同人始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東林講堂涇陽先生爰作會約以諭同志而景逸先生為之序首列孔顏曾思孟統宗也次白鹿洞學規定法程地申之以節四要辨仁感崇九益屏九損德道致時則詳懇到其間闡提性善之旨以闡揚明子天泉證道之次尤見一時障川迴瀾之力是時海內論學諸賢各有宗旨亦每有會約而莫如此約之醇正也實者舊志頗有異同今則謹照原刻編定詳獻

道南淵源錄卷之二 院規

思孟其選也是故欲觀孔子之所以學與顏曾思孟之所以善學孔子當于其渾然者矣其渾然者不可得而見也當於其燦然者矣其燦然者又不可得而悉也於是撮其要而表之謹列如左

孔子

吾道一以貫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顏子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曾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子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道南淵源錄卷之二 院規

二

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性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愚惟古之立教者各因其質之所近而輔相之與其所偏而裁成之抑揚高下初無定法至其大本大原大綱大紀自聖人至于初學俱有不能越者則亦未嘗無定法也稽古昔述生民揆典則秋霖訓約而有章詳而有體其惟朱子白鹿洞規乎謹列

如左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已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

學之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

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欲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規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

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

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

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

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

于學有規矩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復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

列如右而揭之楮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

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

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

也諸君其念之哉

愚惟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士希賢希聖舉不出此矣東

林之會惟是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又何加焉顧欲講明而服行

之必飭四要破二戒崇九益屏九損凡皆互為維持俾明者常

明行者常行施之永永而勿弊也具列如左

四要

一曰知本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自識性始性

不識難以語盡性不盡難以語學吾釋朱子白鹿洞規性學也不

可不察也是故父子親矣君臣義矣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規

矣乃其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者果何物乎於是

乎有學矣有問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以學所以問所

以思所以辨所以行者又何物乎不可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能

自忠信乎行能自篤敬乎忿能自懲欲能自窒乎善能自遷過能

自改乎處事也誼孰從而正道孰從而明乎接物也有不欲孰禁

之使勿施有不得孰引之使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識之矣

識則無往而非性也不識則無往而非器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知之或困而知之識也饑食渴飲買焉與禽獸並生並死于天

地之間不識也蓋亦有自以為識者矣而高之則虛無卑之則支

離其識也殆無以異于不識也究其弊又有甚于不識也此無他

其于學也以己為準而不以性為準其于性也以其所謂性為準

而不以公共之所謂性為準于是妄開蹊徑上下走作或欲躍出



人倫日用之表而不安其常也或僅株守人倫日用之跡而不研其精也無為貴學矣夫然後知朱子之見之正也守之確也慮之遠也防之豫也故曰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或曰世之言性者何如曰性一而已矣言性者亦一而已矣不問有異同之說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無善無不善而一者始歧而二矣此孔子以後之變局也今之言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以後之變局也或于同中生異或于異中強同誠淫邪通皆從此出不可不察也曰然則子何以折衷之耶曰吾將深言之參諸人生而靜之上則冲漠靡朕方為無善無惡之所影響而未嘗以奪之也吾將淺言之參諸感物而動之後則紛紜靡定所據反出無善無惡之下而不足以勝之也請就一善字為案相提而論之由孟子則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亡矣天下雖欲不尊視乎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則善者性之障也亦與惡無以異耳天下雖欲不卑視乎善不可得也尊視乎善君子好其實將日孜孜焉望而趨之小人畏其名將日憚憚焉而不敢肆即有匪僻邪謬之玉鮮不意沮而色作焉是率天下而檢攝于善之內也卑視乎善君子且去而凌空駕虛以見奇小人且去而破規裂矩以自恣于是親義序別信皆為土苴無關神理學問思辨行皆為桎梏有礙自然從上聖賢之所相與叮嚀告戒一切藐而不事矣是率天下而馳騫于善之外也兩言判若霄壤而究其利害亦相什伯千萬乃欲推此入彼援彼附此強而合之耶竊見邇時論學率以悟為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謂以親義別序信為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則又不得而是之也識者憂其然思為救正諄諄揭修之一

遼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五

路指點之良苦心矣而其論性則又多篤信無善無不善之一言至以為告子直透性體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親義序別信為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其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所以大張于天下者又自合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據見在之跡若失之于修究致病之源實失之于悟所謂認賊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從而益滋之一邊禁遏一邊崇奉何異揚湯以止沸如是而猶致咎于流之不澄何異疾走而惡影必不得矣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立言豈不最精密哉而卒不勉于辨何也本體工夫原來合一夫既無善無惡矣且得為善去惡乎夫既為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然則本體工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耶是故無善無惡之說伸則為善去惡之說必屈為善去惡之說屈則其以親義序別信為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必伸雖聖人後起亦無如之何矣向可得而救正耶陽明之揭良知真足以喚醒人心一破俗學之陋而獨其所標性宗一言難于瞞心附和反覆尋求實是合不來說不去而其流弊又甚大耳是故以性善為宗上之則義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之則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為宗上之則墨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禪愿之所自出也不可不察也或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日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却乃拈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指倘亦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彼之于善也既妄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相盡被埋沒此之于善也又過意描寫以渺茫恍惚者當之

遼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六

而善之本位竟致虛懸竊恐均之不必有當于性體耳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操懿也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鄭也槩而距之得無過乎曰歧無善無不善于性善一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謂性猶在也混無善無不善于性善面目無改血脉潛移孟子之所謂性亡矣歧性善于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稍有識者類能別之告子之說猶不得重為世道之害混性善于無善無不善呂麻其族牛馬同槽告子之說且居然竄入義堯周孔之宗矣論至于此與其混也寧其歧也嗚呼此吾儒之所為殫殫護持力爭于毫釐杪忽之間而必不敢苟為遷就與世同其消滔者也

一曰立志立志云何志者心之所之也莫貴于人莫靈于心心欲超凡民而之豪傑豪傑矣心欲超豪傑而之聖賢聖賢矣有不然者由其漫然不知自貴耳幸而知自貴矣乃或遇富貴貧賤之交則動遇毀譽之交則動遇死生之交則動是情識可得而攬也又或憑一察揆一班語上則黜下語實則擯虛語頌則薄漸語方則左圓渾然之中強生揀擇是意見可得而攬也于是純者駁通者礙我之心且不得而有之即有所就揆之自家性命了無干涉總之浮生浪死虛擔一箇人名而已與所謂漫然者無以異矣豈不可惜昔孔子發憤至于日不食夜不寢孟子願學孔子即伊尹夷惠猶然舍之而不屑所以卒成大聖大賢由此也夫非吾師也耶是故君子立志之為要

一曰尊經尊經云何經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經程朱表章四書凡以昭往示來維世教覺人心為天下留此常道也譬諸日月焉非是則萬古晦冥譬諸雨露焉非是則萬古枯槁學者誠能讀一字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七

便體一字讀一句便體一句心與之神明身與之印證日就月將循循不已其為才高意廣之流歟必有以抑其飛揚之氣斂然思俯而就于蕩矣其為篤信謹守之流歟必有以開其拘曲之見聳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矣所謂陶冶德性變化氣質胥而納諸大中至正之歸其功豈淺鮮耶若厭其平淡別生新奇以見超是日穿鑿或畏其方嚴文之圓轉以自便是日矯誣又或尋行數墨習而不知其味是日玩物或膠柱鼓瑟泥而不知其變是日執方至乃枵腹高心目空千古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一則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即孔子大聖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已耳然則承學將安所持循乎異端曲說紛紛藉藉將安所折衷乎其亦何所不至哉是故君子尊經之為要

一曰審幾審幾云何幾者動之微誠偽之所由分也本諸心必欲諸身本諸身必徵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會願反而觀之果以人生世間不應飽食煖衣枉費歲月欲相與商求立身第一義乎抑亦樹標幟張門面而已乎果以獨學悠悠易作易輟欲相與交修互儆永無退轉乎抑亦慕虛名應故事而已乎由前則一切精神用事也由後則一切聲色用事也精神用事人亦以精神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誠矣所以長養此方之善根厥惟今日聲色用事人亦以聲色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偽矣所以斲削此方之善根亦惟今日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其斯之謂與是故君子審幾之為要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八

吳桂森曰先生所謂四要者一曰識性釋白鹿洞規則可以識性也一曰立志以聖人必可學為志也一曰尊經以五經四書為常道而尊之也一曰審幾審當下講學一念誠耶偽

耶爲已耶爲人耶四者入學最緊切關頭故提之爲要云

二惑

二惑云何一日錫故未有講學之會也一旦創而有之將無高者笑卑者駭是亦不可以已乎請應之曰固也雖然龜山先生不嘗講于斯乎二泉先生不嘗講于斯乎今特仍其故而修之耳且所爲笑者謂迂濶而不切耳所爲駭者謂高遠而難從耳竊惟倫必悖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懲忿必窒善必遷過必改誼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得必反求學者學此者也講者講此者也凡皆日用常行須臾不可離之事曷云迂濶又皆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能也曷云高遠此其不當惑者也一日學願躬行何如耳將焉用講試看張留侯郭汾陽韓范富歐諸公何嘗講學而德業聞望照耀百世至如邇時某某等無一日不講無一處不講無一人不與道南淵源錄卷之二院規九

之講矣乃所居見薄所至見疑往往負不慙之名于天下何也請應之曰固也雖然假令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而知學不遂爲稷契臯陶乎所稱某某等之病不在講也病在所講非所行所行非所講耳夫士之于學猶農之于耕農不以耕爲諱而士乃以講學爲諱農不以宋人之摘苗移詬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毀行移詬于講學抑亦外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當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情也協而破之是在吾黨

吳桂森曰所謂二惑者一則曰講學迂濶而不切又高遠而難從如朱子洞規皆須臾所不可離曷云迂濶夫婦所可知能曷云高遠此不當惑者也一則曰學願力行何如耳若講之而所行則非何益不知此病在所行非所講耳豈得億逆其行而先詬講學也此不必惑者也世之病講學者靡不藉

口二端故爲之破其惑云

九益

九益云何國家設學本教人爲聖爲賢非徒也惟是士之所習者佔俸所希者科名父兄師友之間相期相督不過如是而止失其本矣今茲之會專以道義相切磋磨使之誠意正心修身以求馴至乎聖賢之域而設學之初意庶幾不負一也善無方與人爲善亦欲其無方今茲之會近則邑之矜紳集焉遠則四方之尊宿名碩時惠臨焉其有嚮慕而來者卽草野之齊民總角之童子皆得環而聽教所聯屬多矣二也嘗試驗之燕居獨處了無事事操則游思易乘也縱則惰氣易乘也當會之時長者儼列于前少者森列于後耳目一新精神自奮默默相對萬慮俱澄卽此反念入微便可得安身立命之處矣三也至如家庭之間妻子之與狎童僕之與僮煦煦耳親朋知故之往來潤溷耳又最易墮落也當會之時非仁義不談非禮法不動瞻聽之久漸磨之熟氣體爲移肺肝爲易一切凡情俗態不覺蕩然而盡矣四也學者第無志于道誠有至于道方當不遠萬里尋師覓友乃今一堂之上雍雍濟濟能彼此互相嚴憚有餘師矣能彼此互相切磋有餘友矣聲應氣求隨取隨足道孰近而事孰易焉五也一人之見聞有限衆人之見聞無限于是或參身心密切或叩詩書要義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經濟實事或究鄉井利害蓋有精研累日夕而不得反覆累歲月而不得旁搜六合之表而不得遞求千古之上而不得一旦舉而質諸大眾之中投機選會片言立契相悅以解者矣六也且是會也無謂每年僅八舉每舉僅三日每日僅數刻已也誠卽是時反而追按其既往凡往者之所爲撰諸目今對衆一念能悉符合否必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院規

十

有惛然不容喘味者矣又卽是時徐而預籌其將來凡來者之所為率吾日今對衆一念能不滲漏否必有凜然不容放鬆者矣然則只此數刻間卽所以起舊圖新爲衆身作結束而在會者務俾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常如會時亦總之了此數刻間公案耳豈非人生一大關鍵耶七也此猶就自家檢點言也而人之檢點我尤甚若曰是依庸堂中人耶庸言信乎庸行謹乎是麗澤堂中人耶願聞已過乎樂道人善乎又若曰是道南祠中所爲齋明盛服肅謁八先生之前者耶異時孰當楊先生乎孰當羅先生乎孰當胡先生乎孰當喻先生尤先生李先生邵先生乎夫如是乎其責我也不已周乎其望我也不已厚乎其愛我也不已至乎夫如是縱欲妄自菲薄聊自姑息庸可得乎豈非人生一大幸事耶八也吾見世之能自樹者亦不少矣或立節或立功或立言非不足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上

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然自道觀之猶枝葉非本根也會以明學學以明道從本根出枝葉而後其立言也聲爲律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言矣其立功也日新而富有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功矣其立節也成仁取義浩然塞天地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節矣豈非人生一大究竟耶九也凡此皆致益之道協而崇之是在吾黨

吳桂森曰所云九益者國家設學本教人爲聖爲賢非止科名講學庶幾不負一也廣聯同志二也指視森嚴三也整肅習氣四也尋師覓友五也廣見博聞六也一日之中可以技既在可以籌將來七也人之責望我者愈重八也我之自樹立者方真九也凡此之益陶鑄生平豈繫細事故欲人知所取

九損

九損云何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或評有司短長或議鄉井曲直或訴自己不平淨也或談曖昧不明及瑣屑不雅怪誕不經之事實也已有過貴在速聞速改而或惡人之言巧爲文飾怙也人有過貴在委曲密移而或對衆指切致其難堪悻也問答之間意見偶殊答者宜徐察問者之指若何明白開示而或違爲沮抑使之有懷而不展問者宜細釋答者之指若何從容呈請而或違爲執辨至于有激而不平滿也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聽塗說畧不反求莽也凡此皆致損之道協而屏之是在吾黨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上

吳桂森曰所云九損者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評議是非淨也談論瑣怪妄也文過飾非怙也多言人過悻也執是爭辨滿也道聽塗說莽也于此少不敬謹有不覺日入于損者故欲人知所戒  
愚所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深威追維龜山先生之自洛而歸也程淳公日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產也淳公之言庶幾其知命歟先生之游吾錫樂而安之至歷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蕞爾東林屢廢屢興卽已大半落爲僧區幸其舊地可復于是得以嚴飭廟貌奉羅胡七君子左右以從而又于其芳圃講堂築學舍羣同志友切磨其間意亦天之所留以惠我後人歟夫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讖中耶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機緣也且自先生迄于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

一意表章傳諸大眾大衆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贊歎非夫東林之爲靈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洛下啟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卽應不介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爲維道脉繫人心俾興者勿廢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綴其說與吾黨共商焉會約儀式附列于左

會約儀式

一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臨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啓知每月一小會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舉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爲始餘月以十四日爲始會各三日願赴者至不必遍啓

一大會之首日恭捧

聖像懸于講堂午初擊鼓三聲各具本等冠服詣

聖像前行四拜禮隨至道南祠禮亦如之禮畢入講堂東西分坐先各郡各縣次本郡次本縣次會主各以齒爲序或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俟衆已齊集東西相對二揖申末擊磬三聲東西相對一揖仿詣

聖像前及道南祠肅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肅揖用常服其小會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禮餘月如第二日第三日之禮

一大會每年推一人爲主小會每月推一人爲主週而復始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三

一大會設知賓二人願與會者先期通一刺于知賓卽登入門籍會日設木柝于門客至闔者擊柝傳報知賓延入講堂

一每會推一人爲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卽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已畢更端呈請不必攪亂

一會日入坐之後宜歌詩一二章以爲滌蕩疑滯開發性靈之助須互相倡和反覆涵詠每章至數遍庶幾心口融洽神明自通有深長之味也

一會衆畢聚惟靜乃肅須煩各約束從者令于門外聽候勿得混入以致喧擾

一每會須設門籍一以稽赴會之疎密驗現在之勤惰一以稽赴會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將來之法戒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四

一每會設茶點隨意令人傳遞不必布席

一各郡各縣同志臨會午飯四位一桌二葷二素晚飯葷素共六色酒數行第三日之晚每桌加菓四色湯點一道攢盒一具亦四位一桌酒不拘意淡而止

一同志會集宜省繁文以求實益故揖止班揖會散亦不交拜惟主會者週遠客至卽以一公帖迎謁客至會所亦止共受一帖其同會中有從未相識欲拜者止于會所各以單帖通名庶不至疲弊精神反生厭苦其有必不可已者俟會畢行之

吳觀華先生申訂東林會約

愚按顧先生表章朱子之規詳矣確矣無以加矣然在今日時運既移造位亦不妨因事丁寧共期永久遵行儻陳四款如

左

一篤力行以宗教宗教者奉溼陽啓新景逸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蓋東林之教源本程朱以窮理致知以居敬存養三先生用幾十年苦功而得之于性命之微修悟之法參究已極精辨析已極透定于一尊所以嘉惠後學者至徑至切今只須奉為法程盡力步趨實實窮理實實居敬若夫談空說玄之陋不惟當屏去聽聞即如鸞湖姚江之辯亦不必更煩擬議惟并心一意確守讀書之法以求致知默觀靜中之體以為存養子以關先生之教于方來是為今日第一義也

一課實功以窮經千聖精神蘊于五經顯而綱常名物精而仁聖中和無不具備用世者不明經以何為經濟求志者不知經以何為抱負所以卑言功利見惑異端病皆由此先生所以揭尊經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五

顧其書既浩博其理更淵微若非實下功夫勤以習之精以講之不能闡其藩籬何從窺其壺奧今須積年累歲立會講誦先易向書漸次詩經麟經或記期于必遍使貫串于胸中則出必為名世處必為真儒是為今日第一先務也

一絕議論以樂時學問二字原不尚議論維昔先賢問出請議以扶持世道蓋時或使然萬非得已如吾儕閉戶人也原隔霄壤幸逢盛世聖天子當陽登用必貞良宣布必惠澤何緣更有游談橫議夫子不云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自今談經論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謂有問不對一味勤修學業以期不負雍熙是為今日第一時宜也

一屏俗芬以盡分道義同堂休戚之情一邑本無不通然有道情有俗情何為俗情事涉利害勢切身家或伸抑鬱之思或抱不平

之感是也其端種種非可一二數夫布衣聚會既無馬腹之鞭居肆講求豈堪蠅營之聽故願會中一切是非曲直豈敢強弱之言不以聞此席凡夫飛書揭帖說單訴辯之紙不以入此門稍近俗塵一概謝卻若云將來解紛善應之方請詳規中處事接物之旨誠以此端不杜則取嫉取怨與誇與尤流弊叵測先生九損中已先點破今更宜謹步以安素位是為今日第一禁戒也

高彙旃先生申訂東林講會規則  
每歲春秋上丁日開講會友至仲丁日設祭  
先聖之後為止凡十日依古禮三齋七戒之期為十日講習之實是日曾友初到先謁

聖次謁 三公祠次謁 道南祠講畢再謁  
聖俱行一揖一躬禮入座東西兩班 客東主西兩班中各以齒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六

序不必東西走易 供書案 班揖 撤書案 班揖 客後至 班揖 勿亂威儀 勿私笑語 勿談時事 質疑問難俱于聽講畢後任從收舉 遠客相訪即于會所答拜不必至客舟客寓通名只用單帖 每期會友必登姓氏以論後日操履 是日午飯後齊集座上只設一點充饑 為遠客設饌止用四簋兩葷兩素不殺生酒只數行

按自顧端文公借先忠憲講學東林歲有大會月有小會先後會約規制森嚴萬歷壬子顧端文公捐館天啟丙寅春先忠憲又蒙難捐軀會講遂廢繼得表章書院之旨吳素衣先生請願學憲公有志修復願治癸巳秋適常郡守朱公之善親臨講道向無學舍因就東林遺址搭蓋草棚會講會語先業燕居廟及三公祠祭器典籍再得尊禮復申訂講會規則數款維時四方之來遊者雲集響應無異曩時高廷珍識

歌儀

蒙學習禮者充歌生每歌魚貫升堂齊立對

聖像一揖擇年長聲亮一人為倡每句倡者先歌一聲眾坐齊和

一聲歌畢復一揖捲班散

東林道上閒步

楊龜山

寂寞蓮塘七月初溪雲庭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道萬疊松聲

自唱酬

克己

朱晦庵

寶鑑當年炤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

寶鑑看

獨述

陳白沙

獨速溪邊舞釣蓑月明醉影共婆婆手中握得桐江線釣破江天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七

不用多

詠良知

王陽明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蓋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

更莫疑

右七言絕句

歌絕句四首為一詞或倍之每首一詞或通歌

觀物

邵康節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子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

豈識人乾遇異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

十六官都是春

秋日偶成

程明道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

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

兒到此自豪雄

夜坐

陳白沙

半屬虛空半屬身網緼一氣似初春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寧非

具眼人莫遺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神些兒欲問天根處亥

子中間最得真

月夜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王陽明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霧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

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撓老夫今夜狂歌發化

作鈞天滿太清

右七言律

歌律詩二首為一詞或倍之每首末二句重歌

按舊東林考載前賢七言絕句四十一首律詩二十一首皆在東林會中所歌之詩也原詩不能盡錄各載一闕以表其概

風云

廣志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二 院規

六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氣化遷而名世出流俗所不便而造

宋之理學皆以人事網維天運者也道南諸賢本劉元城毅

折消遣之說惟進德修業為兢兢其於世教豈小補云乎哉

蓋好辨乃所祖述講學乃為嗣音錄會語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上

論語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曰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難矣哉

人生天地間日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飯不是胡亂

喫的朋友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亂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這

箇心極靈極妙不是胡亂丟在一邊的今有人於此羣居終日只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弄些開口舌關些小聰明又有人於此飽食終日更不用些心做

些勾當我替他計算他意中還過得去否將來還得箇好結果否

聖人不以顯言數之曰當如何當如何亦不以直言斷之曰無如

之何而但曰難矣哉所以使之惕然反求而自悟也誠能惕然反

求而自悟即欲須臾安之有不可得而况終日乎如其不能即以

此終身猶且茫然罔覺悍然罔顧而况終日乎此聖人之意也蓋

一字之間含蓄無窮似微而顯似婉而直雖千言萬語何以加之

其垂警深矣

細玩此二條聖人應是重有所感而發蓋當時人見孔子與羣弟

子講於杏壇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

其迂拙且以腐儒日之那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却尊然自以為

矜惻見孔子汲汲皇皇忘寢忘食畧無休暇多嗤其勞苦至以戮

民擬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却飄然自以為撇脫曾不知迂

拙者極是穩當伶俐者反落險塗勞苦者到底安閒撇脫者竟何

歸若是則流俗之所謂難聖人之所謂易流俗之所謂易聖人之

所謂難其見真天淵之隔也吾儕試各思之當與人羣時免得言

不及義好行小慧否當不與人羣時免得無所用心否如其免得

幸甚如免不得其與人羣也便須斷送了一夥的性命即不與人

羣也亦須斷送了自家一生的性命此聖人所以深為之危也

再玩此二條不可泛泛看他如泛泛看他便如世間浮游浪蕩子

一般此等人聖人何須齒著他當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

慧是有作有為的學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無作無為的學問

蓋學之多歧千萬不等而總其大都只有兩端高則空寂卑則功

利如是而已聖人恐人失脚其中一一為之點破孟子闢楊墨比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之洪水夷狄猛獸本要形容他直恁地橫反覺得楊墨不是尋常

人孔子只輕輕下一二語將世間種種聰明奇特各圖以其學鳴

者無高無下都收入箇中却把他品題得如浮游浪蕩子一般那

種種聰明奇特一切掃盡更沒些兒氣餘即使兩人者聞之亦當

啞然自失此真聖人距誠息淫妙手也

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

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學有本領有規矩繩墨無求飽無求安本領也敏事慎言就正有

道規矩繩墨也未知學人要看他規矩繩墨既知學人要看他本

領本領不請食便要求飽居便要求安滿腔子都是俗腸何緣得

有佳處縱去敏事也只是意氣上激作縱去慎言也只是唇吻上

照管縱去就有道而正也只是影響上步趨其與不學者亦何以



異故聖人往往就此與人磨勘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於是見顏子之簞瓢陋巷則賢之見子路之衣敝緼袍不耻與衣狐貉者立則美之又往往以此磨勘自家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至孟子亦曰室高數仞壞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盤樂飲酒馳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何其謹嚴如此諦觀自古及今其間懷才負智銳然以英傑自命者比肩而是究竟實能大有建立的亦寥寥可數揆厥所由大都爲安飽二字誤却然後知聖人之言直將人間世一箇公共貼身病根拈出吾儕應須痛與刮除不留纖芥方可丁長孺講富與貴一章甚好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而妄意插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三

脚道中此正討便宜的學問也

或曰食而求飽飽焉止矣未至乎食前方丈也居而求安安焉止矣未至乎室高數仞也聖人何必過爲之防曰人心如太虛纖翳稍著便爲全體之累如何論得分數況乎充一求飽之心勢不至食前方丈不履充一求安之心勢不至室高數仞不履涓涓放海星星燎原自應謹其微耳曰情念百端獨舉是兩者何曰以其切於人爲日用之所不能免也是故於此無染一切無染矣於此有染一切有染矣切宜細細檢點連根拔去不可漫將大話駕過也

論語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會上鄭期相出此章講義請教先生覽畢意猶未盡因問在座諸同人孔子明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何云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或曰死而成仁卽死猶不死先生曰論理固然非事實也合得理合不得事聖人之言將無墮於空或曰此變耳不可以爲常先生曰常與變人世時有合得常合不得變聖人之言將無墮於偏曰然則註說非乎曰這也泥不得曰然則云何曰味孔子語意正謂世人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也曰試舉看曰水火生生之具人之軀命所關也仁生生之理人之性命所關也論真心性命重而軀命輕論凡心性命輕而軀命重於是向軀命一邊走則熙熙而來攘攘而往無不踴躍以趨至於犯危冒險公然以其身納諸苦獲陷窞之中畧不顧措向性命一邊走則乍而作乍而輟纔遇些小利害便逡巡却步千思萬算要他拚却這身子去做他如何有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蓋深歎人之悠悠云爾記者得其意下文卽繼之曰富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四

仁不讓於師蹈仁而死言勇也當仁不讓亦言勇也內不見身之可愛天下更尙有何物足以挂礙我者以此蹈仁方纔脚根十分牢實這條路方纔走得對外不見師之可讓天下更尙有何人足以牽制我者以此當仁方纔肩頭十分堅硬這條擔方纔勝得起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此二語正與蹈仁而死同指蹈仁何必死志士何必在溝壑勇士何必喪其元只是辨得這片心便一直做去更無回頭轉腦半上半落耳象山先生云我這裏是鼎鑊刀鋸的學問卽此意也乃或自命曰仁實不能不以生死繫念自命曰志實不能不以在溝壑繫念自命曰勇實不能不以喪其元繫念彼其意豈非欲兩全而無害卒之時會不常事變叵測往往至於免不得死又成不得仁免不得在溝壑又成不得志免不得喪其元又成不得勇將無兩失之也故曰以金注者

昏以瓦注者明

矜伐

自高曰矜上入曰伐就兩字分看如此其實一也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入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又曰矜字左從矛右從人伐字左從人右從戈乃人我角立之象

其究也亦兩傷焉故自高者非特自戕賊已也人亦隨之矣上入

者非特戕賊人已也我亦隨之矣昔程伯子論忠恕二字曰克得

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克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愚以矜伐二字亦

曰克得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克不去天地閉賢人隱

程子曰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出來

孔子透體是仁孟子透體是義以上甲辰計十則

論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五

周聖因舉此章為問家請究其說先生曰此文義不難曉却拈出

來作商量此意殊令人有省孔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兩下病痛一般今獨抽一邊說且以身所經歷為證心是萬

事萬物之主何所不統思是心之官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何

所不了乃曰無益不如學也此在吾輩各自反而參之史際明言

古人以心為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為大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

處

高存之問子曰行已有耻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

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宗族稱孝鄉

黨稱弟此士之上品而夫子獨以行已有耻為首耻心是人人

有的而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往往以為無妨不以為耻世

人所耻乃在惡衣惡食衣敝緼袍與狐貉並立等項惟夫子左

丘明獨以此為耻可見人之所耻又各不同孟子曰人不可以

無耻耻之於人大矣敢問何以為行已有耻望明教之

孔子之告門人多矣獨與子貢論士提出一耻字乃是為千萬世

人起死回生之發此一問且謂人之所耻各有不同又恐人於

生死路頭認差了也這箇耻來自丹田通體透過極有精神極有

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真是無堅不入無銳不被只看所耻何在耳

所耻在不賢不聖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賢且聖不肖于休苟不到

賢且聖不肖于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遇

除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所耻在不富不貴榮華不

如人究不至富且貴不肖于休苟不至富且貴不肖于休處心積

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

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耻近乎勇正謂兩下所耻不容竝立不賢

六

不聖之耻存於胸中即有不富不貴之耻登時粉碎何處安頓不

富不貴之耻存於胸中即有不賢不聖之耻登時粉碎何處安頓

知耻者辨得清楚祇有不賢不聖之耻外更無不富不貴之耻也

孔子嘗自言其為人也發憤憤與耻同一血脉耻者憤之恨憤者

耻之用憤要發耻要知發得時一憤便成孔子之聖知得時一耻

便通孔子之憤此等精神直是十分氣力竟其分量豈僅僅宗族

稱孝鄉黨稱弟賢於裡裡一項人而已哉吾輩試各猛省還能宗

族稱孝否還能鄉黨稱弟否如其能之猶為行已有耻之次如其

不能去之千里矣嗟乎古之士以賢於裡裡一項人而已為耻今

之士至求其為裡裡而不可得有過而詰之則曰吾非不能吾不

屑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人儼然自處於稱孝稱弟之上曾不少遜

焉此正市井馴僧者流耳尚何所用耻耶存之日何以行已有耻

愚竊謂有耻必自知耻始知耻必自知學始吾輩今日於此相與聚頭商量相與切心理會汲汲皇皇如饑如渴實轉死回生一大機緣也珍重珍重

又問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竊惟聖人所罕言所不語必有深意所雅言決非辭章記誦資人口耳津津拈出必有一段懇切爲人至意後人纔說詩書執禮往往以爲尋常無奇忽而不察聖人何不慮天下後世厭忽不察乃區區於先民尋常之訓守而不失如此望明教之

吾夫子贊易叙書刪詩正禮修春秋總是一箇脉絡而獨雅言詩書禮也豈不似乎或含或顯或秘或洩分作兩樣曰利曰命曰仁各是一箇端緒而均之其罕言也曰怪曰力曰亂曰神各是一箇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七

機緘而均之其不語也豈不似乎公私莫辨邪正莫別混作一樣且所雅言如此所罕言所不語如彼又豈不似乎株守尋常積藏妙密而於門弟子有隱也竊嘗思之矣學者之侈虛馳而忽真修也久矣寧卑無高寧淺無深寧近無遠寧庸無奇庶幾其知返乎此一說也雖然是猶有高卑淺深遠近庸奇之見也究竟卽卑卽高離庸無奇卽之者一之也取之日用而有餘離之者二之也求之渺茫而不足此又一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以提撕天下萬世至矣此吾夫子之意也至於記者之意又不可不察記雅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樹防且其記罕言也本欲表夫子之罕言命與仁也至於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爲三其記不語

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至於不語怪力亂凡稍有執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怪力亂來與神配列而爲四意若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爲識貫天人怎知恰與好言利者等世之好言神者方自以爲心通造化怎知恰與好語怪好語亂好語力者等其薄之甚矣於以見吾夫子之雅言乃所以爲高爲深爲遠爲奇而其言聖人之罕言語聖人之不語者反所以爲卑爲淺爲近爲庸也此記者之意也其所以發吾夫子之蘊至矣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因甚如此說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而其開示來學則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必由於禮樂嗚呼微矣由洙泗以來凡幾千百年玄談輿論汗牛充棟求其善繼吾夫子法門者舍兩先生夫誰與歸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八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燕之徒也欲知舜與燕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凡人須於起頭處便著精彩有一生起頭關一生吉凶悔吝有一日起頭關一日吉凶悔吝古人入歲入小學一生起頭也鷄鳴而一起一日起頭也這都是緊關所在不得草草善乎孟子之推言之也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就一生起頭處推出一箇源頭令人直直認取當初帶來的心至此曰雞鳴而起爲善舜之徒鷄鳴而起爲利燕之徒是就一日起頭處推出兩箇路頭令人密密勘破後來攪上的心誠能認取原初帶來的心那攪上的自無掛搭勘破後來攪上的心那原初的自無混淪庶保必爲舜不爲燕矣此真吾人喫緊第一步也愚請

贊以兩言一曰起處一正便無往不正縱或有時而斜亦屬偶誤容易滌除起處一斜便無往不斜縱或有時而正亦屬偶合容易消散是故趨未定者願其審幾之早也一日一生不過百年一日不過百刻少未幾而壯矣壯不能復轉而少壯未幾而老矣老不能復轉而壯且未幾而晝矣晝不能復轉而晝未幾而夕矣夕不能復轉而晝是故時已過者願其回頭之早也念哉念哉就常情看一念之善未必甚有益一念之不善未必甚有損孟子却曰這一邊便是從古來眾口贊揚的至聖那一邊便是從古來眾口唾罵的劇盜是將小處說做大有人於此驟而譽之以舜必愕然驚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舜來我何敢望他驟而詬之以蹠必憤然怒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蹠來我何至便與他一樣孟子却曰兩下所爭不多只在利與善之間是將大處說做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九

小將大處說做小所以教人之慎其始將小處說做大所以教人之思其終讀者亦曾貼身一理會否  
吉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為善凶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為利孟子又就上提出雞鳴而起一語更覺十分警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孟子又就中點出一問字更覺十分細膩  
賦  
人只有善惡兩路既曰孳孳為善舜之徒應曰孳孳為惡蹠之徒可也舍曰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也人有善而無惡亦木好善而惡惡棄所有而殉所無違所好而趨所惡夫豈其情只緣他起了一點利心凡事但問孰是便我者遂向前孰是不便我者遂退後更不暇問善惡耳既不暇問善惡自然善一邊少惡一邊多久之且移其好於惡移其惡於善至於有惡而無善矣故為惡

者為利之標末而為利者為惡之根本也與其禁之於標末不若禁之於根本此所以舍曰惡而曰利也辭若平而意更切矣此孟子救正之苦心也他日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求在我者為善之謂也求在外者為利之謂也如此則有益如彼則無益以見利之不可必得也再考梁惠王以利國問則為言利之必至於危國而繼之曰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者也宋軀以不利說秦楚則為言利之必至於亡人國而繼之曰未有君臣父子兄弟仁義相接而不王者也豈不謂孳孳為善不求利而利自至孳孳為利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以見利之必不可求也大率利之一字入人最易誤人最酷故提出箇善字與利對言是將本心開發他提出箇命字與利對言是將造化攔截他提出箇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十

害字與利對言是將禍患疎動他如是庶幾其有省乎此又孟子挽回之苦心也嗟乎一善一利我自為之舜芳蹠穢我自當之吉凶禍福我自嘗之乃至費聖賢許多計慮許多說話也讀是而不動心真麻木漢  
以上七已計七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章乃顏子深有得於夫子而極其形容之辭通篇只是一意不必分先後後獲看蓋仰之彌高是欲仰之而無由也鑽之彌堅是欲鑽之而無由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欲瞻之而無由也顏子以為這豈是夫子沒箇好方法與我博我以文一些子也不少約我以禮一些子也不多可謂循循善誘矣又豈是我不自著實體

會博我以文卽文卽我也雖欲不爲之博不得約我以禮卽禮卽我也雖欲不爲之約不得可謂既竭吾才矣畢竟無如之何也是所謂父不得而傳諸子子不得而受諸父也而教窮是所謂知之所不得而知能之所不得而能也而學窮越近越遠越親越疏不亦仰之彌高乎不亦鑽之彌堅乎不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乎故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反覆玩味分明將吾夫子一片神無方化無體的境界信口吐出而記者特以喟然歎三字發端又分明將顏子一片默不能含語不能洩的境界信手拈出嗚呼微哉

博文是開拓功夫約禮是收斂功夫只此兩言括盡入道竅門卽博而約卽約而博頓宗也由博而約由約而博漸宗也博自我博約自我約時而出之了無方所圓宗也以博格約以約格博見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十一

其合則疑分之者之爲破碎見其分則疑合之者之爲顛頂孟子之所謂執一也

博約二字憑人如何看看得活時千經萬典都在這裏予偶讀易而悟耳試舉其畧乾坤一闔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引而伸之自一卦至六十四卦無不具有斯理也

太極渾然何博何約自其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於是千變萬化紛然而出錯雜不齊惟聖人全體太極由此而下皆在紛然不齊之中或偏於陽或偏於陰偏於陽者能放而不能收偏於陰者能收而不能放博文約禮所以愛理陰陽還歸太極也千病萬病總之只此兩病千方萬方總之只此兩方至於斟酌先後調劑重輕存乎人之自審而已

問陽明先生博約說何如曰試舉看曰說云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又曰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理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然否曰子疑之乎曰疑之曰何疑曰博習錄言理只在此心譬之樹木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可見功夫全在根上如博約說功夫却全在枝葉上矣蓋曰博文必在於約禮而約禮乃所以博文也其可乎曰這疑得極是據愚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語渾成原是明白不須代爲安排布置翻入支離去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意若曰使回而得從夫子不知又見何等境界也所以狀夫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意若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十二

日使回而天假之年不知直造到何等境界也所以狀顏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故知顏莫如孔知孔莫如顏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當時相與之際也

論語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章當與志道章參看曰道曰德曰仁曰藝循其名似乎有精粗曰志曰據曰依曰游核其功似乎有深淺聖人恐人泥而不察分而爲二故於此合而言之蓋志道者自發自心銳然有以自奮是不待詩而興者也其次習於詩而興焉卽游藝亦志道矣據德者自信自心凝然有以自守是不待禮而立者也其次習於禮而立焉卽游藝亦據德矣依仁者自得自心怡然有以自適是不待樂而成者也其次習於樂而成焉卽游藝亦依仁矣如此看來何精何粗何深何淺總來只是一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  
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  
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  
成章不達

座中問此章大指先生曰此只是八箇字眼界欲空脚跟欲實辭  
以身聞而善之一日問曰這是舊說是新說先生曰都忘之矣

上兩午計九則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下

雲間張侗初過東林出所撰茲歌樓記請正記曰丁未孟冬望  
夕余同年錢用章謙會講諸公於虞山茲歌樓庭懷耿侯爲之  
主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清音  
自和月影在簾山光在牖余起諗於衆曰斯集也虞山之教至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

三

精微者也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衆人執講學以求  
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於觴詠謙遊之間而傳之然而  
知之者鮮矣何則猶之一堂之講學也衆人以爲義理在聖人  
所傳之書其講解分析在明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於吾聽講  
之人了不相干則聖人之精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將誤  
以爲今日未嘗言克已明日未嘗言主靜而自已當下之聖脉  
遂絕矣故吾以爲不如觴詠謙遊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  
言克已也主靜也而茲集靡不有焉深杯綢繆高談浹洽樂矣  
而向恂然動乎情止乎禮此時有操存乎無操存乎何以一人  
而及四十餘人無不然也此時爾我分別之私待克乎不待克  
乎若當此克之容著力乎不容著力乎且無論集者之爲學道  
人也卽奔走趨事者誰不欣欣親主賓之盛滿樓之歡洽而聖

然無厭歟矣乎此誰爲操之存之克之也故曰茲集也虞山之  
教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知也知之則滿樓皆聖此非誑言也  
有聖人之體也不待操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  
詠謙遊皆真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時假令著一操存克  
己之想舉手皆恣睢滿目皆胡越矣故曰聖人之體只此在也  
主賓之間能知此一段性體透露處急認取所與謙之人能認  
取所與謙之人則一堂講學口答耳聽莫不皆是在人處處自  
見刻刻常新已爾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水流物生當下工夫只  
在吟風弄月見得便見知得便知各人飲酒各人果腹到得無  
主無賓一齊大醉此茲歌樓上宛然聖堂却不曾減得用章囊  
頭一滴酒也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十四

此記指點當下可謂最親切其喫紫爲人處却在認取二字蓋必  
如是纔有箇分曉不至草草混過也又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  
語蓋必如是纔有箇歸著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最周匝矣有語  
余曰孔子猶曰操則存茲云不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已茲云無  
已可克將孔顏反出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驢其克也無  
乃剜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若作死語看既不待  
操又何待認既無可克又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侗初指也  
曰意者孔操顏克是功夫侗初所言是本體歟曰似也而未盡也  
竊以爲這只是本體的影子却是功夫的樣子曰何謂本體的  
影子曰惟茲茲歌樓之會箇中消息信至精至微矣要其所爲至  
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乎抑不因茲樓而有乎子試爲我參焉  
曰難言哉將謂因茲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爲客子語  
之客子能登之何以不能爲主人語之且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又

妄在也吾固不得而知也將謂不因茲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  
聲孰非弦歌凡目遇之而成色孰非山光月影凡口得之而成味  
孰非用章瓊頭酒精微微潑天撒地所有狼籍不少何獨於茲  
樓乎津津修之吾亦不得而知也難言哉曰審爾借是認取本體  
可矣若執是認取本體其與擊盤爲日然指爲月者亦何以異故  
曰這只是本體的影子曰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  
也曰勿忘勿助夫忘者馳之而怠惰蔑用其心者也助者張之而  
亢厲過用其心者也如茲曾也還著得箇怠惰否曰著不得怠惰  
還著得箇亢厲否曰著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言舞考三三  
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弦歌樓三三兩兩亦正在勿  
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猶是造次猶是顛沛猶是即孟子之  
所謂必有事也孟子之所謂必有事即孔子之所謂操顏子之所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 五

謂克侗初之所謂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也何必曰孰爲有待孰爲  
無待作分別相故曰這正是功夫的樣子億測如斯侗初須更爲  
我下一轉語方許再登弦歌樓也  
書竟舉似高存之存之喜曰影子一語點破不做工夫的假本體  
樣子一語提醒不識本體的差功夫先生此論直說盡諸人汗牛  
充棟其味余言益精昔王龍溪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於陽明陽  
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溪曰  
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幻是實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實  
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正可與存之所言參看或疑焉余曰請再  
證諸陽明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慎  
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未達余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  
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存之所云不做功夫的本體也今日

戒慎恐懼是本體即不睹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者此  
矣凡說功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存之所云  
不識本體的功夫也今日不睹不聞是功夫即戒慎恐懼原非是  
有所云無心俱是實者此矣如此看來何等分明曰然則影子之  
云幻相也樣子之云實相也於本體則以幻顯實於功夫則以實  
掃幻兩意亦互相發也余曰然君可謂能得之言語之外矣假令  
有人於此過而詰曰既是本體的影子曷云功夫的樣子既是功  
夫的樣子曷云本體的影子子亦何辭以對  
有友從弦歌樓來謂余曰樣子影子之說良善第意中尙未能盡  
釋請重宣之予曰請借子爲證子試想未上此樓之前與在此樓  
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子試想既下此樓之後與在此樓時意思  
何如曰不同曰覺得那時意思好曰覺得在此樓時意思好委如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 六

侗初所言曰如此看來這意思恰是十分正當處豈得不謂之樣  
子雖然何其與前後不相應也可見這意思只是霎時間的事容  
易消散豈得不謂之影子友曰然則樣子之云專據見在而言也  
影子之云通照過去未來而言也命之矣  
侗初記東林會語請正畧曰諸先達屬不佞請不佞遜謝良久  
謹陳鄙見竊謂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  
得真法法都活句句都靈也不佞竊見會講就座之始最可認  
取當下工夫當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  
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  
梗云何有言即聞有問即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  
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是礙虛也若說靜  
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遂

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聽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時即所謂百萬軍中出有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與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得道之人神高於聖賢而慮下於輿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即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著所謂神高於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與卑庸養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靈印故曰舜好善而好察邇言直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謂慮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七

下於輿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秘密會中先達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

詳釋此篇恰如向各人五臟六腑中在在穿過一番把他東馳西騖諸般安排計較的妄情盡數抄破正是要爲各人顯出本來面目也本來面目何在曰既云本來面目何在即篇中已大段說明了也予往時在會下只要看座上諸公作何舉動諸所提唱作何分付既退猶然默默追惟今日某公能覺我宿夢某公能療我沉痾復一一自參自按有時當大暑中通身稟如寒冰有時當大寒中通身熱如焦火且不知作何究結而今讀至神高於賢聖慮下於輿隸二語更恍然忽自失也願大家就此切身體會透出一箇消息來庶幾實實有受用處不枉這番合并耳若逐隊而來

逐隊而去漫曰如是如是回家只剩得一雙空手何益何益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座中講此二句高存之曰此所謂當面蹉過也先生良久語衆曰今日之會正是當面的箇中何味不具能不蹉過否予問水潤下作鹹鹹能消可以破堅火炎上炎上作苦苦能勁可以持脫木曲直曲直作酸酸能斂可以攝浮金從革從革作辛辛能爽可以豁滯土穠穠穠作甘甘能平可以劑於過不及之間而約之中今日之會一舉動莫不凝視也一談論莫不傾聽也寧無有入焉而消可以破吾心之堅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勁可以持吾心之脫者乎寧無有入焉而斂可以攝吾心之浮者乎寧無有入焉而爽可以豁吾心之滯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平可以劑吾心之過不及而約之中者乎在各人自味之而已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六

余嘗一日散行園中見園丁墾土藝菜適童子摘二李以進因命以其一勞園丁園丁仰口承之子莞爾而笑園丁曰小人何知只這果子須下了喉入了腹方是小人的子時不覺心動命再以其一勞園丁園丁謝曰請大人留用如何只管別人不管自家子時又不覺心動今日之會倘然當面蹉過得無反爲園丁笑抑子亦徒言之耳又得無只管別人不管自家如園丁所云也退而追記其語以自惕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向日周海門嘗言此指自養自生自送自死非指事親如莊子云吾以萬物爲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沒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言人生到此大事始了初在虞山舉似耿侯庭懷謂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孔子言朝聞夕死又未知生焉



知死孟子却恐人錯認了生是形生之生真要人死得一番過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有此論人若在肢體心知上認箇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養四體雖件件存箇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不是養其不生之生不足以了此一件大事直要把此形生殺子斷送得過無一些兒倚靠纔謂之了候因與座中諸君子各相參證條答成編緘以示予予不能更有所加也憶弱冠時遇立峇投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爲之擊節稱善今讀諸君子往復生死說更憬然有省敢反而廢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不識可作是編註脚否

予既已復侯尋默念曰此猶是對治法非究竟法執對治爲究竟去道也遠矣然則如之何曰須是生死二字一齊放下如之何能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

九

一齊放下曰有箇源頭在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便識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且無生死可言而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剩語矣若曰那箇是生那箇是死那箇死的要他生那箇生的要他死恰好墮生死中也異日尙當就正結此公案 以上丁未計七則

雲間錢漸庵以空說請教其畧曰弟子有問佛氏說空宋儒闢之得否子曰夫子稱顏子屢空豈其有異空而加之屢者顏子之空未盡也若盡卽是太空之空矣弟子曰聖門之空與佛氏之空一乎請問其旨子曰夫君子母意毋必毋固毋我無可無不可中庸一書歸到不顯僞恭堯舜事業只一點浮雲過太虛空之至也人心猶兩目然目中瓦礫屑固著不得金玉屑亦著不得倘以所爲善者置胸中便是金玉屑矣竊見世人好名終日

管管固無足論乃亦有真心爲善如漢宋之黨君子執著一說不肖固融終是其心體不空也空之說可以見性可以親身可以理國理天下佛家云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掛著一絲頭得無與行所無事之說合乎世儒將佛氏力肆詆排何以令其首肯也弟子曰子之論空然矣乃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則性體又得無是實乎子曰惟空乃能實性體所以不實者只爲私意橫據於中憧憧往來而萬理隨之亡耳若心如太虛形形色色何所不有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虛與實一體也

愚謂空是狀吾性之不墮於有實是狀吾性之不墮於無空與實一物而兩名者也儒者以實自居以空歸佛委非通論第當論其所謂空者或同或異何如耳然而論至於此又非須臾可了今姑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

十

以兩言剖之果異耶固應置之不待執我之所謂空格彼之所謂空果同也但明吾之所謂空而彼之所謂空自不能外矣亦不必借彼之所謂空證我之所謂空也

以下與漸庵諸書問有錄入他處者因空無二字先生力辨非一次

翁以無善無惡爲空乎愚惟言空莫辨於中庸矣然而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質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牀下之牀耶篇內曰明善曰擇善曰得一善數致意焉非強人增其所本無直恐人闕其所本有耳若曰不當以善事置胸中勿置可耳并善而株連之足懲噫而斷喉非但廢食已也至於執著一說不肖俯心降氣竊恐眞眞爲國爲民

者當不如此此正不免墮入惡道去何善之云

金玉瓦礫之喻驟聞之似為有見再檢之殊覺不倫然而千百年來聰明伶俐漢都被他瞞過何也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石瓦礫均之為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為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竊意借眼喻性即如所云喜有喜時的眼怒有怒時的眼以此為善惡之比猶屬第二層事等於告子湍水東西之說况今擬諸金玉瓦礫有何干涉然則當何如曰性以善為體猶眼以明為體此體萬象咸備曰實此體纖塵不著曰空所謂一物而兩名者也厥有崇無妄生分別總為性體之障耳

翁謂孟子原未嘗直指性善只道情善耳據其言求之豈不信然第其所以如此者正謂性微而情顯微者難見顯者易見為未知性人設方便耳若自知性者觀之且不待取徵於情也况可認其只道情善又可泥其未嘗直指性善別生擬議耶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欲於此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用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洛中牡丹趙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堯夫曰洛中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通乎此可與言性矣

翁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清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若曰善者對惡而名即無之於有虛之於實明之於暗湛寂之於

紛擾亦均之對而名者耳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然則知性者尚不必掃去形別求虛明湛寂乃應掃去善別求虛明湛寂乎

單以無惡言性固自直截分明單以無善言性宛轉說來亦分明惟樂善惡而歸之無竊恐始也一切脫畧以見卓卒也兩下鶴突以藏倫於是天下所謂善獨不謂善天下所謂惡獨不謂惡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非但區區議論之得失而已也說者皆謂孔子曾問禮於老子何嘗問老子然而以德報怨一語實出道德經其意主於平等寬親正與無善無惡之說相表裏觀孔子之答或人一則曰何以報德一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三

亦何嘗草草放過也試令老子問此語還肯服否孔子不能服老子而欲儒者服佛氏此必不得之數也吾儕只論道理如何耳豈計其服不服哉且佛氏之空果與吾儒不異乃其棄家入山等三綱五常於聲色貨利一槩而掃之何也亦還能服儒者之心否

奉教而歸取所賜性學總論讀之大都翁之言性也無則并善而亦無有則并惡亦有又謂虛明湛寂者性圓活流動者亦性故遇善即能為善遇惡亦能為惡於是愚之惑也滋甚已而讀至人心道心之辨乃始釋然其說曰人心無定也道心有定也性道心也心如水性即水之澄澈處凡水之渾濁者不得而比之也心如鏡性即鏡之明瑩處凡鏡之昏暗者不得而比之也味斯言也可見

純乎善不雜乎惡道心也何也道心有定也能為善亦能為惡人心也何也人心無定也翁而以人心為性即告子諸人之說吾且

不能奪之矣翁而以道心爲性也尙何疑於孟子之所謂善哉

漸庵會語畧云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與告子不同告子視性爲渾然一物原無仁義在其中若陽明正謂性體虛靈湛寂四端萬善測之不見其形涵之自有其理若執性指之曰此爲仁此爲義此爲禮智信孰是仁義禮智信而可執者爲有如孝已執一孝尾生執一信便害了多少事舜之所以不告而娶與夫堯不能舉之十六族而舉堯不能誅之四凶而誅俱從自家一點虛明中變化出來故夫善不可執正謂性原無善不具而亦原無善可名也夫子告子路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剛皆示以不學之蔽正恐人之執著仁智等爲善必務學以反其虛明之初也知道者察之

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書曰善無常主是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重

以條件言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是以統體言條件之善不可執統體之善又何嫌於執也雖然此亦就字面上擬議而云爾會得時言仁卽性之全體在仁言義卽性之全體在義言禮卽性之全體在禮言智卽性之全體在智有何剩欠若認定是一偏之物孔門不以仁爲宗乎孟門不以義爲宗乎程門不以敬爲宗乎王門不以良知爲宗乎豈皆秘其全不以示人耶竊恐此說亦不必執也至引孝已尾生爲疑孝已爲孝所害尾生爲信所害據鄭意還是孝爲孝已所害信爲尾生所害耳如何

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孔子不曰六德六蔽而曰六言六蔽極有斟酌六言猶六字蓋所謂名目云爾好而不學只是好箇名目中間實落道理並未實心體究於此而執正行則泥於此不執旁行則流所以有蔽可見蔽錄不好學生非錄好德生好德非蔽徒

好德之名目乃蔽也學之爲貴如此然則學何在曰在明善

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向來亦曾有是說仔細推敲畢竟不免費箇轉語便不自然今始無論假如有人於此揭兼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不同也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之爲我不同也翁還肯之否程伯子云凡立言無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今必援孟子之所力摺還而翻孟子之案得無犯此二病乎

蒙指示業條列以請已伏而思之古之言性也出於一今之言性也出於二夫既謂之性安得有二當是各人認取處不同耳出於一純乎太極而爲言也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

道南淵源錄卷之三 會語一 語

則體味及此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卽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縱詩詩然遍人而榜示之曰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且以無言性直無到善其無也荒以有言性直有到惡其有也雜縱爲之妙其形容曰虛明湛寂還在若離若合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虛明湛寂而其爲虛明湛寂也昭昭矣之兩者宜何從焉緣此處是吾人大頭腦又是當今論性家一大公案遂不覺其瑣瑣惟翁始終不吝裁正

論語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先生虞山之會座中有問此章大指應之曰此言知在心不在聞見乃易簡直截最上第一義也是知也與是禮也一般全要一

是字僉曰然及至舟中忽覺胸中未大穩在既抵錫與高存之語次商確曰昨所講似是而非正墮不知爲知之中了也存之請問先生曰聖人遇何等人便識他有何等病識他有何等病便下何等藥節宜補海毫髮不爽今把提醒子貢的話頭移在子路身上便不著拍試看子路與子貢行徑是一樣是兩樣存之曰恐不同先生曰然子貢專在問見上著力故聖人特以多學而識挑之爲他掃去子路却非瑣瑣要廣見聞者觀其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只是他心粗信口便說不肯沉潛理會耳竊以爲泛泛看來徧物而知則難知的曉得是知不知的曉得是不知似易雖愚夫皆可與能細細看來知的曉得是知則易不知的曉得是不知却難雖賢者亦多錯過且如子見南子必有箇該見的道理在子路本不知却也却便不悅又如論衛政先正名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三

必有箇該正的道理在子路亦不知却也却便以爲迂至於佛胎之召則曰子之往也如之何公山弗狃之往則曰未之也已一似通達世故諳練人情胸中了了無待商量擬議然者此正不知爲知之也孔子見其每事爾爾要一一救正他如何救正得許多故特向他頂門下一針曰誨汝知之乎所謂知之云者非可憑空胡亂杜撰非可臨時造次主張須是我這裏光光淨淨一切呈出本相沒些子遮蓋在那不知處清清楚楚一切還他本相沒些子鵲突在乃所謂知之耳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但任自家意思見以爲如此便道如此見以爲不知如此便道不如此自汝視之橫說豎說無所不可何等惺惺自有識者視之都是經捏支吾也註云子路好勇蓋有強不知以爲知者因此向來俱說知之便認箇知之不知便認箇不知莫得自欺竊意子路是直

人恐不至強不知以爲知關心冒認還是那知不知處未能一一曉然耳這等看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兩爲字須貼著首句知之兩字說方有下落如註說似乎推深了一步却不曾打著子路真痛癢卽子路聞之亦未必肯心服是反放鬆了一步也蓋子貢之病病在泛濫則欲其反到約處討箇歸宿無泥枝葉而忘本根子路之病病在鹵莽則欲其反到實處討箇端的無徇影響而迷真際症候不同用藥亦別故夫子於子貢之多學而識既非之於子路之何必讀書又俟之一操一縱各有攸當使必極枯見開藥與被除只是箇死方子如何活得人盡再徵諸不知而作章不知而作正犯了不知爲知之的病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便是不知而作的藥緣此等人方務作聰明好自用見謂就手拈來頭頭是道儼然以上知自處遂不免墮坑落堑去諺云爬得高跌得重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美

此輩是也所以特特爲下這一劑使之虛心平氣做些鈍根的功夫庶幾退步處卽進步處耳謂之知之次蓋對生知而言其始入門不能無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絕之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今人將這次字說得壞了以爲專求諸見聞之末比於玩物喪志審爾是乃知之蠹也吾夫子安得輕以知之次與之且不觀夫子之自道乎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凡此皆吾夫子身親經歷過來特拈出示人其意蓋與不知而作章互發是則雖聖人猶然做次等事也况其他乎乃欲獨信自心舉聞見而一空之竊恐狗內遺外其弊亦與徇外遺內等究竟脫不得不知爲知之五字也存之曰如此較勘這五字應是世間通病其幾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子路身上吹求先生曰善

初謂是知也與是禮也皆直指本體之辭今看來又須識得入太廟每事問乃真不知爲不知者於此認取是字方悟并功夫亦攝於其中方悟這話頭極易簡又極精密極直截又極周緻極能開發人又極能磨鍊人展轉玩釋真覺意味無窮耳苟不求其所以但見聖人曰是亦隨聲而和之曰是夫豈特草草看了這知抑且草草看了這不知以爲最上第一義吾夫子其首肯乎否也

又

或問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少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說者以爲一求諸內一求諸外兩下正相反今合而言之何也曰這裏各有意思患人之專徇聞見也故以爲兩下正相反欲其無舍心而逐物患人之專掃聞見也故合而言之欲其無偏心而自用會得時實並行而不悖也看來知之次大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三

字甚活乃可上可下之辭陽明以爲第二義亦是第下語覺稍重耳蓋良知無待聞而知見而知有待待者安得不讓無待者爲第一義究竟問而知的卽不聞而知的見而知的不見而知的原無二物况多聞而擇便不落多聞多見而識便不落多見其亦何嘗非第一義也陽明只要人識取頭腦故於此特致抑之之意庶幾聽者因而發深省耳切莫錯認曰何謂可上可下曰識得頭腦這箇知便是德性之知直透向上一層去不識得這個知只成得聞見之知而已行不免流入下一層去矣如此理會這文字何等含蓄大能陶鑄人在彼執一說以相格者或失則蕩或失則支均之未達吾夫子之闡指也

以上戊申計十六則

門人宛陵蕭思似請曰昨承老師述學者須先識仁一段公案看來先識仁三字最好曰先在此則餘皆後矣今之學者有二

項一則謂仁未能透識我且防檢我且窮索皆非求識仁之功仁終無由而識如朱黃勉齋以下諸公是也或非程朱原旨一則謂我既已識仁不須防檢窮索又少了以誠敬存之一段功夫便至放縱無忌如顏山農以下諸公是也恐并非姚江原旨矣此須用一箇譬喻師疑是箇瞽者及階及席皆須一一詔告惟恐跌失此卽防檢窮索之說也若遇明眼人則階席皆贅語矣然恃其眼明便至於跳躍離浪罵坐亂席可乎此以誠敬存之一段功夫又不可少也然則防檢窮索何以曰非求識仁之功蓋曰階曰席非無裨於瞽者却不是瞽瞍的方子若欲瞽者復明必須金針撥轉瞳人故竊謂學者未能識仁須如盲者不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三

自無待一一詔告矣老師今之良醫也敢問其方師竟一喻甚佳伯穀更欲覓金針乎此是伯穀懷中物何假於僕無已則有一焉西銘是已明道極推西銘以爲這一篇文字言仁已備不必再添蛇足識仁數語只是點化他若還天自天地自地人自人我自我與西銘對印不來這話亦沒處安頓故西銘者識仁之指南也孔子與顏子論仁特提克己二字正是此意顏子聞之遂直任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彷彿便有喟然一歎光景蓋金針到手矣

又請此問同志者惟一徐震中宸中云真識仁未有不誠敬者真誠敬未有不識仁者又云防檢窮索卽是誠敬或亦是求識仁之功竊釋程子之言直是一字動移不得若說真識仁者未有不誠敬只合說箇要識仁便了何必加之以誠敬若說真誠敬者未有不識仁只合說箇要誠敬便了何必先之以識仁若

曰防檢窮索即是誠敬何云不須而又以誠敬存之若曰即是求誠仁之功何不直云先防檢窮索而又云先誠仁即如原意所謂克伐怨欲不行亦是防檢窮索之意夫子何不許其仁亦何不許其爲求仁之功此等處正好商量蓋世有識仁而不誠敬者亦有誠敬而不識仁者程子實見有此兩等人故爲是雙救之法若必欲混而一之恐失程子立言之意矣管見如斯伏乞開示

程子識仁篇本旨委如伯穀所言却不必因而病寰中之說也亦各言其意耳若論今日喫緊處只是要識仁頃已因貞庵兄有所附商幸爲下一轉語乃可更端而求竟也原憲一章近來偶有窺測以爲吾不知三字下得最妙此是夫子要原憲自參自證若曰所謂克伐怨欲不行果冰消凍解徹底澄淨了無粘帶乎謂之仁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无

可也抑亦僅僅從念慮云爲間掃除而已乎則拔本塞源尙自有在謂之仁不可也此是隱微獨覺中事他人如何知得只此一語夫子所以提醒原憲最活最玄又最深最切而所謂仁者亦昭昭乎滿盤托出矣  
程子曰質美者明得淨查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此即東中所列二項人防檢窮索又其次也當是困知勉行一項人及其至一而已矣何弊之可言愚所指乃是一種圓融脫落自由自恣而託之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且冒然自以爲識仁者也夫都此事其本領只要辦一副真精神其功夫却隨人自家斟酌其最妙則在有意無意之間昔張旭學草書一日見公孫大娘舞劍聲然大悟夫舞劍何與於草書也精神到處所見無非是物耳不得擬定一望敵也知此則知所謂大光明矣如何如何

又請西銘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只一句已道盡老師謂今日喫緊處只是要識仁則一切閑言語可置勿辨誠然誠然但仁從何識豈獨從西銘可入即如中庸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何物非仁體耶如此看來仁決非軀殼中物明矣奈何世人泥方寸之窳爲心於此防檢於此窮索止欲拘囚於此窳之中令人不得活潑潑地安能與物同體譬之月映萬川川中所見皆月之影非真月也人心亦是如此今人各藏一心者乃心之影非真心也程子又言人須自識其真心識真心即識仁也但此仁不泥軀殼却亦不離軀殼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程子謂此言最善名狀嘗見世人自號識仁而形容枯槁肢體痿痺與常人無異則仁尙不能貫吾身又安能貫萬物耶如此則識仁亦不中用矣至於識仁之功無往非是豈獨學書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无

因舞劍而悟如張橫渠聞驢鳴趙清獻聞雷鳴庭草盆魚風吹草動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孰非悟門老師所謂精神到處所見無非是物者是也原憲章吾不知三字看得甚妙不肖於克己章近亦有窺測夫子不曰勝而曰克者何蓋五行有相生相克之義生者此物克者亦此物已未克則爲私己已克即爲公己故又曰爲仁由己非別有一己也譬如冰與水非二物疑之即冰融之即水蠶測如此老師以爲何如  
恩謂識仁自西銘入是說源頭既是說源頭即大學首一章便是會子之西銘中庸首一章便是子思之西銘推類言之不可勝窮而獨舉橫渠之西銘何故此則又以血脉言也於稽是時明道橫渠兩先生相與紹明絕學其以孔門言仁之指爲第一義及西銘一出明道見之不勝契合一則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

所未見一則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一則曰西銘顯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及此得此文字者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不於此便是不仁不孝也一則曰充得盡便是聖人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再言之不足而反覆言之深嘉樂道津津無已真如所謂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可見明道橫渠兩先生分明是一箇人也愚向讀識仁篇大約只憶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而止頃因商及復取原文讀之至曰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不覺躍然喜曰原來明道此篇貫承西銘而言爲西銘作結局子特偶合耳可見西銘識仁分明是一篇文字也此愚所謂血脉也向使橫渠無西銘之作明道自應有說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至

定不舍修而專言悟又使橫渠有西銘之作明道輒援一說以覆之則亦不足以爲明道矣欲識仁不可不於此著眼也今日西銘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語已道盡又曰識仁豈獨從西銘可入卽如中庸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何物若然者將引而伸之展轉發明耶抑亦曰是不過古人成說泛而視之耶如其展轉發明似不應如此下語如其泛而視之是豈惟孤負橫渠亦且孤負明道是豈惟兩先生一片喫緊爲人之心一筆抹過無處更開得口亦且自家於此不免草草混過孤負了伯穀矣愚故特推本兩先生當年一力擔負與其後先倡和之意表而出之以俟高明裁焉

防檢窮索四字其義原活卽如書言檢身易言窮理亦何莫非聖功故愚嘗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是真窮

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乃是真防檢特程子之意原未曾說到此不必強爲附會耳至云世人泥方寸之窳以爲心於此防檢於此窮索止欲拘囚於此窳之中安能與物同體則豈惟非求識仁之功抑且是求識仁之障豈惟有所不須抑且有所不可恐與程子之所謂防檢窮索又隔一層矣當是師冤一喻爲安又有說焉神明不測曰心自未始有物之先至既始有物之後莫非這箇爲之主宰而實統會于人自人而言循頂至踵莫非這箇周流貫徹其間而特發竅於方寸所謂神明之舍也是故就軀殼上看似乎此竅亦藏在一身之中就主宰上看實舉一身都藏在此竅之中凡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手之持足之行無所不該攝焉雖謂莫大於方寸而一身爲小可也豈惟一身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衆亦無所不該攝焉雖謂莫大於方寸而天地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至

萬物爲小可也何也是神明之舍也然則此窳何嘗不浩蕩蕩何嘗不活潑潑其拘其囚自拘自囚耳此窳何嘗拘人囚人哉卽如伯穀所舉子厚之驢鳴閭道之雷鳴與夫庭草盆花種種色色孰非悟門信矣畢竟這箇從何透出彼其驢鳴也直驢鳴已耳其雷鳴也直雷鳴已耳庭草盆花直庭草盆花已耳夫孰不聞且見之其因而發悟者有幾也畢竟這箇從何透入較勘到此似不必執方寸爲小而別求大處也善乎伯穀之言之也曰仁不泥軀殼而亦不離軀殼愚則曰此窳正不離軀殼而亦不泥軀殼者何也是神明之舍也是故以其不離軀殼謂之心之影可也是萬川之月也以其不泥軀殼謂之真心可也是天上之月也存乎人之認取何如耳伯穀試更參之

向蕪記中說克己已字恰與尊見合篇喜有所印正乃伯穀謂克

已克字卽五行相生相克之克却似未大妥須知克字下得極精  
神這便是旋乾轉坤手段全是太極用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到此便是乾清坤寧境界渾然成一太極了也若五  
行相生相克只是陰陽活計且生而克克而生兩者循環無窮正  
未免落起滅相此等行徑其與今日勝一私明日勝一私相去無  
幾耳幸再詳之冰水之喻其說頗長尙俟面竟

門人婁東徐鳴皋請畧曰鳴皋竊謂真識仁者未有不以誠敬  
存之者也掃却誠敬非真能識仁者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  
之而已矣程子云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熟境語也安得爲恣  
肆誣罔者之藉口至識仁而以誠敬存之卽工夫卽本體無檢  
索而實無不檢索也防檢窮索未免著意故伯穀以爲非識仁  
之功耶雖然工夫未能純熟卽稍著意何妨由著意以至於無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三

意渾然仁矣先爲不著意以縱其意則賊仁之大者耳 附呈  
致肅思似書畧曰世有識仁而不誠敬者此其識仁無有是處  
如射者已見紅心而不能命中其見紅心無有是處亦有誠敬  
而未識仁者要之不識仁不獨防檢窮索之非是卽其誠敬無  
有是處如瞽者倚杖僅免顛墮耳其終日矜持無有是處以原  
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不知其仁此可證防檢窮索之非也以  
曾點之童冠皆春而不免爲狂此可爲識仁未真者證也

所條識仁說可謂曲盡大都程子此篇專要與人點出悟境又要  
與人點出化境故說得如此直截更不拈動第二義防檢窮索盡  
與破除若爲求識仁者言恐應自有說也雖然仁是何物誠敬又  
是何物識者何人存者又是何人倘遇葛嶺兒孫且不免架屋疊  
牀之詞矣又豈但防檢窮索可掃而已乎

鳴皋東林歸再請畧曰仲夏一會以俗冗促還至今恨緣法之  
淺不肖向時惡尙通者之裂繩壞檢而斤斤守紫陽法程既又  
疑其拘而固也稍欲以圓活濟之迨久而知惡其通疑其拘者  
皆妄也聞嘗爲之說曰士誠希聖始依乎方究歸于圓方而漸  
圓之圓而方出之如是而身心纔有安放學問纔有頭腦不肖  
雖工力未至竊望而趨之更頂禮而冀垂誨焉

溥暑之中再煩垂問卽此一念啟我實多竊以爲今日既拈識仁  
只須求識仁便是諸方圓體用誠敬防檢窮索之推敲似宜暫置  
而仁未易識也程門每教人讀西銘意在斯乎夫何故一體之謂  
仁西銘分明是箇一體圖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二  
語又分明將一體源頭拈出也試看世人尙有不識此身是何物  
者誰能識得此身之所自來乎尙有不識父是父母是母者誰能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三

識得乾坤之爲吾父母乎尙有識不得兄是兄弟是弟者誰能識  
得四海九州之皆吾兄弟乎非惟世人吾輩試就自家反而觀之  
果能內捐軀殼外剖藩籬有以異於彼乎抑亦分爾分汝自私自  
利無以異於彼乎將來一一參取明白其於識仁思過半矣夫如  
是自能誠敬自能防檢却不落防檢相自能窮索却不落窮索相  
自能時方時圓不落方圓相矣

又請一日而再承札教如獲兩珠此珠原來在我幸師指示其  
處乃知所從拘取耳師既以求識仁爲今日喫緊又拈出西銘  
仁體而參之克己及克伐章吾不知三字遂令盲瞽眼目頓豁  
伯穀所云金針撥轉師之謂耶抑尙有說孟夫子曰行之而不  
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程子亦曰人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夫  
曰行曰習曰篤學曰力行不可謂非躬修實踐矣而猶曰不著



不察不知道然則若何而謂之著且察耶若何而爲道又若何而爲知耶不知道無論霍光之忠王祥之孝雖才如諸葛武侯行如司馬溫公先儒猶以爲特資器之超而未可語於聖學也然則道之不可不知也倘亦與先須識仁之旨互發歟抑識仁知道別無兩項歟幸明教之

只是一箇珠行而著著此習而察察此識仁識此知道知此仁字親切道字即大其實一耳却有一語欲問自孟子有是終身由之而不知道之說而吳草廬遂將百代殊絕人物如諸葛武侯司馬溫公傑而夷諸不著不察之中至於今且謂人之於道但有不知更無不行矣此其說非不亦自有見及考孔子特不任生知却未嘗不任學知也獨於行之一字恒若歉歉然曰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也日所求乎子臣弟友之未能也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會語一

義

則

東林會約序

高攀龍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今東林其阜比處也自元以來蕪廢久矣復之於邵二泉先生王文成之記可考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於顧涇陽先生於時中丞則嗣山曹公直指則起莘馬公督學則意白楊公兵使者則龍望鄒公郡伯則宜諸歐陽公邑侯則平華林公皆曰都時哉不可失各捐金構祠宇同邑顧侍御驥宇公則出其所有地以爲祠址林侯復以其工之美買田供盞簪之餼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買地構爲講堂書舍以爲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爲約指示一時從游者蓋琴龍讀而歎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爲耶噫正以不能無事云爾夫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憂以欲去憂其憂愈大虫虫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於天地之間夫人即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實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嗚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謹刻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不負斯約云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附會語

義

真儒一脈敘

吳桂森

斯文一脈所以炳耀乾坤流行今古者惟一二真儒任其統而儒宗之品騰所以繼往開來則惟於廟廷從祀定其議國朝二百六十餘年得真茲典者四公而已然議時惟薛文清胡敬公無間言陳恭公未免一二致疑至王文成則可否幾於相半蓋良知之說與紫陽氏原自立一赤幟也故議之最久乃定自是宗王學者導流揚波至有心學理學之名而脈若分為二矣悟門既闢一切窮理居敬之學視為塵垢秕糠而流弊且中於人心於是東林君子起而維之言體則必合之於用言悟則必證之於修程朱之說復揭中天而於文成之書則研析精微為之剖其異指其同而脈之分者復合所謂繼往開來以承千古之統者不在茲乎故謹以從祀四先生與涇陽啟新景逸三先生語錄前後合為一編按而讀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附會語

毛

之淵源一一分明後有具隻眼與大廷議典者知儒宗真脈的有其派而千古常炳不容湮沒也其一時並興聲氣同而道脈合者則有閩中馮恭定少墟先生云天啟而寅孟冬朔東林素衣吳桂森謹識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楨

自古權衡人物者不越言行兩端其為聖賢之徒乎未有言而叛經常行而干名教者其為盜跖之徒乎未有言而合經常行而依名教者倖之鳩舌其音而人以為不祥者必鴆也唯唯噤噤而和鳴於朝陽之梧桐者必鳳也夜能撮蚤而晝不見冥山者必鶴也鵲也九苞之文而高翔千仞者必鳳也蓋言行各從人之本色而呈會見有鶴鶴其質而能鳳其儀者乎吾邑舊有楊龜山先生東林書院自引治中邵文莊二泉先生修復後至萬歷甲辰涇陽先生偕同志景逸先生輩尋其遺緒而再振之二十餘年風聲丕變士之游其中者即面揖龜山不啻矣乃異議者嫉之而諸君子遂為海內所共射之的喙如矢集幾不能容其弦歌誦讀之身其時所吐為言所見為行幾於鳳也而鶴鶴之矣顧按其本末而論東林何以崛起於萬歷之季也則世教頹而士習壞諸君子退而藏修兢兢焉持一身以為之砥也顧不幸權奸志得而東林摧東林摧而權奸之焰益熿而不可制迨聖天子破邪謀除逆黨於是乎東林名節忠孝之正義道德仁義之高標乃復伸於天下是其一興一廢實為我朝二百六十年來剝復否泰轉移之一大關今諸君子往矣所遺有顯有晦有修有短有常有變轍跡不同乃其言行具在君子乎小人乎翼風化者乎傷風化者乎所不可一日無於堯舜之世者乎所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乎虛心以觀當不待有目者而自辨也余不揣輯而存諸簡共得十人

生 歐折錢先生 景逸高先生 元臺薛先生 涇陽先生 靜餘許先生 筠室陳先生 我素安先生 本儒劉先生 燕起華 曰東林諸賢言行錄皆一時同堂親炙於振趨之下所得最負者若夫聲應氣求凡字內名卿碩士持正論行正事者不一

其人彼黨共題之曰東林然臭味則孚而時地則睽不敢僭爲攀附卽三吳近地稔游於斯者恐見聞未真亦姑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知不免僭踰遺漏之罪幸尙論者有以教我崇禎元年戊辰冬錫東後學鄒期楨書於文行社之一簞軒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附會語

无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相

我梁谿一帶濛如錫山屹如輪軒所至未嘗不嘖嘖甲字內曰是固乾坤之所鍾毓而名賢之所窟宅也及考方輿徵人物明興二百餘年名流不乏而其粹然於道德之林者邵文莊公以後指不多屈焉抑又何也吾鄉鄉語每以錫斯之喬爲文莊惜子獨謂其不然春欣尸祝於龜山先生之祠實惟七賢子曾持真子說以論同志同志以爲確評蓋斯鬱起筆造諸賢濟濟一堂一日千古子亦曾草東林志自龜山先生以下諸賢彙爲一書以質景遠高先生曾先生詔起東山此一重公案至今未了適公室仲兒編東林諸賢言行錄期相乃作而歎曰有是哉茲編之不可無也有天地則必有日月有日月則必有聖賢有聖賢則必有聖賢之徒諸賢實聖賢之徒也跡其言行是不一轍或得其全段或領其一體要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附會語

四

以廷獻則正紀扶綱家修則闕淫詎諛落官則澤覃萬姓居鄉則德庇一方處常則瑞鳳祥麟履變則孤松冽雪一時則教思足以淑人後世則流風足以垂憲鬼神之精川岳之靈合而萃於諸君子之一身誦其言佩其行直與文莊後先輝映近接薛胡陳王四先生精感而遠紹道南一脈真傳者也若諸賢可饒則是三光亦可晦蝕而儀亦可易位矣開闢來有是理乎哉或曰子之表東林偉矣乃見不越毘陵抑又何也曰從吾耳目之所逮也其異地之弦於斯歌於斯堪與諸君子俎豆於斯者子生晚耳聞之未及目睹之也行俟夫後之尙論者而已矣若夫精核而約收之以備異日廟廷從祀之議則又有吳叔美真儒一脈在後學鄒期相敬書

子游自魯反孔子之教及矣千四百年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錫山乃有東林之勝自是文明之運盛於東南浙之東江之西樹赤幟而士齊盟者踵相接今毘陵諸君子連袂而起復修東林故事余私心仰慕已踰十年頃顧涇陽先生見余心學宗一編不鄙芻蕘而采之冠以序史公玉池亦為之序梓於陽羨而余遂附神交之末然未之親炙也辛亥秋喟然歎曰余年七十有二馬齒頽矣斗極猶未之見不以此時出遊訪吾所神交者而印正之縮翰然稿於桐川閱觀自醜人生幾何安能更俟河清乃放舟而東下安述之汪崇正吳畏之從行以八月上旬發甘有六日抵東林惟時涇陽及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劉公楚榮張公弦所願公白餘諸君子實主會事下榻館余邑中諸名賢次第相見劇討劇譚務尋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附會語

聖

學脈之所在蓋東林之學以朱為宗而朱學之要領有超於傳註之外者考之往聖參之近儒未嘗不會而通也再越旬借至毘陵會於經正堂錢敬新先生主之支郡名賢四集迭為敷宣各吐心得會畢還玉池不至乃歸及玉池先書見招而舟已發矣惟是明道之錄拜而受之昔王子猷泛舟雪夜將及安道之門不見而返玉池其笑我為子猷乎十月之望歸桐川爰輯問答之語置之几上一則心日閒常若游勝地待諸君子而聆其營款一則若諸君子時來一默之軒而百朋我也萬歷辛亥臘日方學漸書

余憲成私淑本庵方先生有年矣蓋嘗讀其會語數編得言教焉於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學士類嚮風憲成宜循牆負笈附弟子之末尚愧未能乃先生不遠千里駕扁舟攜二三高足儼然而臨既東林德愈盛心愈下萬頃汪洋孰窺其際此憲成之所為茫然自失者也憲成行年六十有二耳精力已消亡盡矣又不能自愛時時善病先生加憲成十年而神甚王色若孺子行住坐卧酒酒自得非養深積厚何以臻茲醇益此憲成之所為惕然有省者也王山陰羅疇江並以妙悟推而輿論不大滿者只為其襲傳食故事所至溷有司其門人且往往錄而為市耳先生至于邑且數日邑侯陳石湖聞而造謁始往報焉瀕發擬送一舟謝却之人以為過從行汪崇正安述之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強余輩亦不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三 附會語

聖

之強也問者歎曰可謂是師是弟矣此又憲成之所為欣然中心悅而誠服者也夫非先生之身教乎哉及憲成等朝夕侍先生側先生又時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來見者大叩大應小叩小應不少倦也已前言別又作別語剖示元珠叮嚀反覆令人即欲自棄而不得此又先生之心教矣憲成何幸坐而獲多益於先生爾爾因退而記之置之案頭以為但於此一展玩焉便尊如先生之臨其上無敢戲論并寫一通納之先生以為先生誠不我忘但於此一寓目焉便宛如憲成之在側當源源而施鍼砭也先生許之庶幾千里倦倦始終其不虛也已於是酌厄酒為先生壽送至毘陵赴經正堂之會而別萬歷辛亥九月顧憲成謹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上

先生曰所謂妄者亦是本心也所謂昏者亦是本心也但人不會覺耳一覺即昏與妄便不見也譬如此掌正則本心也反則昏與妄也只是此掌也

先生曰論學則必以知性為本論性則必以復性為本  
彥文問曰苟或何如人先生曰這樣人算不得帳不過曹操一謀士耳彥文曰彼不喜操加九錫而為操所殺此意何如曰這還是他知有漢處他不認得人知漢而不知操總之只是見識淺陋故失身而遭戮

先生曰聖人正脈只以窮理為先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苟不窮理便有破綻朱子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處惡即生焉以為自欺之主譬之一張桌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污穢不知也

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也  
先生曰上下遠近智愚之分也夫人之心念念明徹則漸近于堯舜一路故曰上念念迷昧則漸近于桀紂一路故曰下又曰善不止于至善則其知猶可移于愚惡不至于極惡則其愚又可移于智所謂不侈者只上智與下愚耳

彥文曰近看二程先生語錄開口便教人讀論孟今日看論語夫子云事君盡禮人為詔也程夫子解云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詔彥文思之真有味也先生曰聖人之言大抵如此皆慨歎之意也曰我愛其禮曰是禮也曰拜下禮也曰事君盡禮聖人處處見禮他人處處見物

先生曰事即是學學即是事無事外之學學外之事也然學者苟能隨事精察明辨的確處之理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盡性之學若是箇庸儒不通世務不諳時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國而害一國當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學之道先致知格物後必歸結于治國平天下然後始為有用之學也不然單靠言語說得何用

彥文云老師詩云本體親聞為人寡工夫戒懼是天然二句彥文思之真妙也先生曰爾看不親不聞時有何色相可是冲漠無朕否人于不親不聞時此心無所思慮便是本體即是吾人本色何等戒謹恐懼故曰天理之本然此處認得真却無差謬彥文曰如此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也夫子所云工夫夫戒懼是天然也又曰不是天然戒懼便有害本體所以戒謹恐懼而曰乎其不睹

不聞  
與光問先生著述先生曰程子至中年始著述且著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可用心何也著述者乃不得已之言也亦是不忍人之心吾人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得筆之于書以公後世無益身心之贅言又奚著述哉

先生謂彥文曰中庸一書只是性與教兩項事說天說命說中說誠說道說聖說神都是說性說學說問說擇說執說五達道說九經都是說教惟天下至誠便是說性到其次致曲便是說教若說性工夫便一毫不可加若說教工夫便一毫不可少

先生曰吾人自朝至暮俱在人欲中滾過日子人只有一箇心此心一刻不在則一刻是欲欲非但嗜欲之欲此心纔有所向便是欲最細要用心研究

先生曰悔者入吉之路吝者入凶之門纔悔便有吉之道纔吝便有凶之道

有友言某真可爲民父母先生曰真是清慎勤但非君子也反與君子作敵參夫曰既能清慎勤何不爲君子先生曰要曉得自來有清慎勤的小人君子以清慎勤做小人以清慎勤做官王莽臣有孔光王舜者彼何等清慎勤然而不可以此藉口而忽清慎勤也

岳鍾伊問曰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功夫何如先生曰不同這要在源頭上看有箇主客之分一箇是以禮爲主以己爲客一箇是以己爲主以禮爲客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還是己爲主彥文曰克伐怨欲不行可是著察否先生曰能不行也是著察但著察也有不同聖人是聖人之著察顏子是道南淵源錄卷之四會語二上

顏子之著察原憲是原憲之著察

有友問曰易之剝卦曰剝牀以辨蔑貞凶何謂也先生曰辨是牀脚上木也剝牀及膚膚不是人之肌肉即是牀上之蕭耳蔑貞不是爲君子言是言小人自蔑其貞性也小人之貞性既蔑是小人之凶也非爲君子言所以上九剝極其虛而小人無安身之所矣彥文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天德何以不可爲首先生曰乾卦爻爻皆用九非惟乾卦凡六十四卦中一百九十二陽爻咸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是不以一爻爲首也羣龍即六龍也六龍名雖有六其實只是一龍之變化故曰六位時成六龍即六龍之位也時成即六龍之時也時當潛而潛時當見而見時當惕而惕時當躍而躍時當飛而飛時當亢而亢聖人六龍之德咸備隨時變化若神龍然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彥文問曰知言養氣是一是二先生曰知言是格物致知養氣是正心誠意都是一串工夫不是兩件不要輕看了知言即是知道即是知德淫邪遁三者皆由心蔽而生夫人之心一有所蔽便淫不知其陷邪不知其離遁不知其窮孟子之知言皆由心無所蔽先生曰直其正也何不言直其敬也而曰直其正也君子敬以直內何不曰正以直內而曰敬以直內看來敬字只是一箇正字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箇正字

參夫問曰羅整庵馮少墟兩先生學問何如先生曰都好是吾儒之極純者參夫曰某先生言兩先生俱不透何也先生曰兩先生於儒極透但關佛或未當且今之言透不透者多言禪之透不透耳參夫曰吾儒之學既透矣不透禪是欠缺否乎先生曰非欠缺也禪之一宗惟濂溪明道兩先生真能知得後來關佛者總關他不服參夫曰整庵先生陽明先生俱是儒者何兩下議論大相反也先生曰學問俱有一箇脉絡即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各有不同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却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支行忠信爲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周子太極圖通書及張子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朱子將諸書表章出來由今觀之真可續六經這便是陸子不及朱子處先生曰朱夫子嘗云子靜會說真能說得人涕泗交流某也會說只恐壞了人不敢此便是聖人心腸

先生謂彥文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一箇敬懼無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無咎者善補過者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

及於物處若是本等只到了無咎便好

彥文曰近見康節先生孝弟詩有云奇哉讓瘦并懷橘一句遂知易之所言吉凶不在禍福而在仁義先生曰何為也彥文曰讓瘦故事是漢時張信張禮兄弟二人爭死之事彥文以此知吉凶只在此處論其弟為兄替死豈非吉道乎先生曰是皆有友問子曰朝聞夕死何以為可乎答曰我有四字人忽以為常不必說其友極叩之予曰當死便死彼亦不悟參夫曰先生之言雖是四字曲盡其妙當字即是道字便字即是可字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齋也當其時也寂然無事一毫思慮容不得何又曰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先生曰程夫子已論過此乃言眾人之齋耳眾人之心如何得湛然純一思其笑語思其居處精神併歸一處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上

五

彥文曰體用猶闔闔也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先生曰然彥文請於先生曰不肖今年止看得十五卦雖不能十分透徹確守定程朱兩夫子傳義為本領解去如有不明再參訂諸家不知是否先生曰四聖二賢是易之本領諸家各自成家彥文曰觀華吳先生以天理二字發明易道真透徹先生曰然又要知吳先生說大明是甚彥文曰易之大明即人之明德人能明其明德透徹終始便是易之大明終始也先生曰天理與明德何異彥文曰天理云者是天然一定之理明德云者是明此天理天理即明德明德即天理本無異也先生曰明德是我之天理彥文曰這等看來天理二字還是大家公共所有之理我能明此明德透徹方是我之寔有諸己之德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齋戒三日極進學問所云齋者要胸中潔淨無事一念不

雜纒算得齋如一念不雜之時正好體認此真體也又曰所言人心道心今日正好體認吾輩今日初坐時其心何等危而不安這道心何等微而難見既坐下漸漸體貼漸漸收斂危者便覺稍安微者亦稍漸著這就是精一的工夫精者不昏一者不散常常如是便是允執矣

先生曰惟精是格致工夫惟一誠正工夫精是博文之事一是約禮之事所以程朱只以居敬窮理為教居是居其所窮之理窮是窮其所居之敬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

先生曰聖人允執其中時時未發改為允執

先生曰適於義適亦可莫於義莫亦可此兩句原因義之與比一句發無適無莫一味隨義而轉夫子之仕止久速只隨義轉也葉立室先生曰君子之於天下也這一句極要體會可見君子之所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上

六

作所為直要通得天下人纔行得不然若守定一己之獨見而不能通之於天下雖是真心為國為天下也行不去先生曰不能通天下而欲行一己之獨見不要說天下人不從即同志中也不從必竟要行須是天下人無論賢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也

先生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是論造詣之深淺耳若論知之者便是知到這樂處始可言知之而不知其樂是知箇甚麼然這樂人雖不會到此境界若不樂是人人皆有的人要知樂且於這不樂處反觀子嘗體之人之不樂俱有一箇緣故其病只在一箇對待心與境相對境安得如我心便不樂矣人與我相對人安得如我心便不樂矣至於聖凡相對天人相對種種懸慕皆為不了之心皆為不樂矣試觀聖門只是以求仁為本仁則樂不仁則不樂凡不樂處皆是不仁仁便對待者皆一貫

矣故程子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用也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一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由此體之可知樂矣

有友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先生曰這與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一般是爲傳道而言若凡事料其不可與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雖否塞全賴正人君子之言當時夫子周流天下明知其道不行其言無益矣只此心不容已故不得不如此所以晨門亦知之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又如陳恒弑君夫子請討明知無益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輩今日所言豈能必人之聽且行亦欲存此公論耳

先生謂彥文曰人有邪見積於胸中久則必濁無微不彰不容遮掩乃天理也極是可畏不可不慎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 會語二上

七

彥文問曰聖人時時未發是時時對越上帝無時而不敬也何至祭祀時又要三戒七齋何也先生曰聖人雖無時不敬平常不廢應接若至祭祀時皆謝絕收斂精神以對鬼神耳

有友講掘井九仞章先生曰吾人一生止掘得一井掘之不皆九仞亦有一仞而即得泉者惟以得泉爲主顧人力何如耳

有歌曰沙詩倒翻秦漢從頭數惟有堯夫認得真參夫曰若自秦漢惟有堯夫認得真其間周程張朱諸先生皆認不真也先生曰不然此乃二人學問氣質相近處所遇皆當盛世得以自樂者若周程張朱諸先生是爲天地幹盤之人白沙康節是享現成家當者若其最苦心竭力者又莫過朱夫子於世上無一事不理會過在吾道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

先生講自行束修以上二節曰此二節舊俱隨文生解咸曰誨者

誨其行束修者啓者啓其憤發者發其悱復者復其三闕反是無頭緒的學問不知聖人教人只在一處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但隨人向道之志求道之切何如耳自行束修以上是有志向道者聖人未嘗無誨未嘗不接引之大道也人却不知當面蹉過了聖人亦無如之何故必須憤悱三闕反而後可啓發反復也憤悱三闕反曲盡求道者曲折憤悱是不得入門心憤懣也悱是見得在眼前只口說不出三闕反是觸著便動念有領會了學者總在一處求故有此三樣景象聖人總在一處教全不是只啓其憤發其悱復其三闕也

先生謂彥文曰易是現前的物事看繫辭首章可知只平鋪著看尊卑貴賤動靜剛柔吉凶變化自然而然執一件不是易遺一件不是易聖人說一部易却像不會說一般故朱子曰易是不惹著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 會語二上

八

事的不好將大話說不好將巧話說不得粗說不得細說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真知易者哉

幾希者差不多也人與禽獸人看了差不多聖人看了却差不多險矣哉

先生謂彥文曰此心若火光然搖搖不定初學要一眼看定不放他東適西適久之自有妙處

先生謂彥文曰五更初覺甚好體認彥文曰諾

先生曰胸中無事則真元之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矣

先生謂彥文曰兩年來愈知虛見無用之學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不然却是當面蹉過因曰某人見地最好與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是以知虛見無益

有友問太極圖先生曰太極者據易而言也天地間莫非易易有



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以吾身言之吾身是易此時當下寂然無些子聲臭即是太極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即太極也

有友言羅整庵先生言理氣散分明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如此說也好若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何也以人身言之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原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

先生曰文文山公惟其義盡所以仁至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皆是義盡處故夫子稱其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亦是義盡處故夫子稱其仁道理只是一箇義盡處即是仁除義無仁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 二上

九

有友問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彼之真詐真不信者我若不知反被他欺侮如之何可先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雖被他欺還好還是君子心腸雖不能如先覺者却於自己無損若存一箇逆詐億不信便是一箇小人心腸王霸之分正在此處

吾輩處事接物只是至誠直道行去不必添一毫算計所以孟子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小人以方而欺君子君子寧受其欺也若罔以非道君子必不從彥文曰罔以非道君子不從君子非明受小人欺者若察察爲明者豈能察察到底若偶惑於利反受其非道之罔不可知也先生曰然其友又曰譬如老師當任薦一人其後改節有累老師將何處之先生曰昔程夫子有云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心腸或替聖賢心腸如此

彥文問曰申生可謂孝乎先生曰申生可謂純孝矣彥文曰說者

云申生不逃而自殺使父有殺子之名可謂孝乎先生曰彼已言之矣云天下無無父之國故不可逃而自殺若不自殺父必親殺之伯奇亦然若說伯奇申生知道未必然若論爲子道可謂純孝矣

有友問曰衛之壽何如先生曰亦可謂盡義矣彥文曰二子之心與伯夷叔齊同先生曰然

人之不仁只是一箇難字阻礙了必將此難字打透方可言仁難者何仁是也天理必與人欲相逆纔去做難底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隨之又要獲了既先難又後獲方純乎天理非仁而何顏子克己若紅爐點雪不必言難天下歸仁反從獲上說若樊遲根器大不同故曰先難後獲

有友論天人先生曰天人原是一箇不是兩箇人之所爲處即是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 二上

十

天譬之命該做官者必須讀書做文字讀書做文是人然肯讀書做文又是天彥文曰命之所有先天也人之肯爲後天也無先天不起後天無後天不成先天先生曰然

有友言體認與揣摩先生曰體認者是實實有這件在此若人與人相會已見其人又細認之揣摩者是未見其人而想像之所以與體認大不同朱子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發處即是實有這件矣但人都說面蹉過是見其人不知認也

參夫曰開伊洛之源者濂溪周先生也二程先生親得其祕宜乎大剛發之何程子不言濂溪且伊川作伯淳行狀云先生之學得之道經即太極圖通書直至朱子始爲表章何也先生曰二程不過再見茂叔耳教尋孔顏樂處但指點其源頭再見之後各處做官即太極圖通書似俱未見伯淳先生曰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體貼出來說大學云孔氏遺書初學入德之門說中庸云孔門傳授心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真無入門云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有友問明哲保身先生曰此身是千古之身保得方成千古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皆明哲保身也若有封疆之責便以保封疆為明哲保身矣死於其職又以死職為明哲保身矣若不顧名節便喪其千古之身偷生幾年終歸一死何會保身殷之三仁是三樣明哲保身揚雄者錯認了這一句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是真死矣

先生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一句乃是中庸之大關節處博學審問思辨俱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是今日得一善明日又得一善從始至終只此一善也不是得一萬事畢性道無窮學問亦無窮但擇得一善拳拳服膺便日新又新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上

十一

有友問兩端用中先生曰在民為兩端在聖人即為中又一友曰兩端譬之賞邊或云與之一或云與之三則輕三則重用中則與之二先生曰是子莫之中也非聖人之時中也兩端是可一可三用中是可與一則與一為中可與三則與三為中可與二則與二為中故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

先生曰惟權乃所以為經也非權則經不可用矣經營之稱也權則稱錘也稱一定不可移權則隨輕重而定故權字即時字也彥文問曰夫子動靜只在幾上用功否先生曰沒有甚麼只是平常彥文曰何以謂之研幾先生曰研到極深處方知是平常若說有箇幾可研便不是幾也

聖人書惟有論語更妙即言忠信行篤敬一段真非大聖人不能言也其中木體工夫精粗微顯無有不盡者然忠信篤敬又非今之人所謂老老實實之言行可算得也畢竟至立則見其參前在與則見其倚衡纔算得

先生曰學者於理氣心性一一要分割得明白不明理性固不明心氣不明心氣亦不明理性延平先生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天理便明理性

彥文曰靜中充塞時或時黑暗或時若白日中天明明白白先生曰此氣機也彥文曰都不管他何如先生曰不必管他此時正要認真假真者無起滅假者有起滅

曰然  
彥文曰即妄而求真轉妄即真也即非而求是轉非即是也先生曰然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上

十二

參夫曰天地位萬物育有言必是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使鳥獸草木魚鼈咸若方是真天地地位萬物育也又一說云但真能有致中和者便是天清地寧即是天地位萬物育矣此兩說不知何如先生曰且看中和與天地萬物是一是二若一只中和便是位育除中和外無位育也若以中和觀之隨處是位育有何加損但致中和者如眼清的人真是天清地寧日月光華萬物欣欣各適其適不中和者却如病眼的人舉目都是煩惱如何有此氣象必說聖人居天子之位纔算得致中和却是孔子顏曾思孟但是不中和了即後來人言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此還在功業上論且中和位育原非兩事得位不得位原無加損

有友論性與氣先生曰性與氣要人自認不可分而為二亦不可混而為一何也觀孟子口之於味也一章可知矣這章書一向看

不明白只爲看上節命字作氣數之命不知上節性是氣質之性命是天命之命衆人認爲人之性君子則認爲天之命故能轉欲而爲理下節命是氣數之命性是天地之性衆人認爲天之命君子則認爲人之性故能盡性以至命一自氣質中提出賦畀之正來一自氣數中提出稟受之全來

先生謂彥文曰近日看來學問最易簡却要多讀書朱子晚年云某自過江來只不任教人仔細讀書這道理書中俱備卽如五經便是五樣少看一經便少一樣妙理理只是一箇妙處不同所以傳說告高宗說學字便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如何可不多讀書

先生問華鳳超曰丈之資質純美請言所志鳳超曰志不敢言但亦欲做些工夫還無下手處先生曰論語上有三樣志曰志於道志於學志於仁燕超曰舍弟志趣甚好嘗欲從認庵家叔同處自道南淵源錄卷之四會語二上

已做些工夫被學生子耽誤先生曰動與靜原是一理學與教原非二道學所以要靜者非是閉門討箇境界之靜只要研窮得如何是道知道便知忙閒都是也應事不損精神怕應事便損精神信得本來無事應事何妨靜中體貼正要貼體此理

先生曰看來學問只是反躬二字最妙反躬卽退藏也先生謂彥文曰人只有這本心得之爲聖爲賢失之爲禽爲獸此本心非惟聖賢卽忠臣義士節婦貞女皆得此本心者也所以他亦垂千古不朽如關雎亭張中丞岳武穆之類一點本心不昧千古常存又如露筋一女子亦遂不可磨滅此等皆如出鑛成金彥文問之悚然

先生曰朱子云一覺則義理便在有友曰甘食悅色他也知道又豈不是覺先生曰甘食悅色之時正是昧了此覺

所謂平天下章先生曰天下如許大治天下如許難得其要真箇易直截也看來亦無他只一箇性字性者孝弟慈是也孝弟慈前章已盡言之矣到此章只以孝弟慈爲矩絜此矩而放之四海無不準也其本只在忠信忠信者天然本質忠信是真體孝弟慈是真用天下之大真機括只這些子透此纔是物格纔是知本舉而措之天下裕如何都爲一財字迷昧了故末專說財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真知本者哉

先生曰富與貴兩章只是一箇凡情與正性相對耳欲惡是凡情不處不去是正性欲惡真則轉凡情而爲正性下章是夫子拈出一箇真欲真惡來若真能好仁惡不仁方純是正性無世間凡情矣

司馬仲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先生曰一邊是天理微妙處一邊是人欲橫流處天理微妙處聖人不言人欲橫流處聖人亦不言此是記者之撮要也命與仁聖人何嘗不言但未嘗言命與仁之所以然故記者曰罕言

彥文問曰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纔算得真率性先生曰然則彥文問曰率性與透性何別先生曰率性是誠明透性是明誠彥文曰近世儒者皆云透性及考其行事有大差謬者果透性乎不透性乎先生曰孔子自十五志學便志於矩所以至七十纔能從心不踰後世儒者儘有透的於矩則未也所以只說得透性說不得盡性聖人便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毫釐之差差於矩也

彥文問曰孔子之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辨者多矣夫子何以言之先生曰元年者乃魯隱公之元年也春天之春也王正月者是周王之正月也極明白更有何疑

文問之悚然

先生曰朱子解大學明德蓮心性俱已說盡虛靈不昧心也其眾理性也應萬事情也張橫渠云心統性情亦此謂也該一函曰性與情俱無工夫惟心有工夫性與情做不得主惟心做得主先生曰然

先生曰人每日思量計較的算不得心是情識也要識心在那澄然無事時見然而還不是性性不可見天理是在未發時見所以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天理須是自家體貼出來說不得

先生曰口言程朱之學終身不知所學何事程朱之學主敬窮理主敬者主一之謂今人說敬與一無干胸中真無事方是一方是敬理者性也窮是窮此性故曰窮理盡性若泛泛思量道理與窮理亦無干大抵都是說以傳說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上

五

和 彥文曰心中無事心氣俱和平先生曰無事時即是中中則自然

先生謂彥文曰吾人本分二字要緊聖賢不過一箇本本分即素位也若一越分便是無忌憚如魚投網如蛾投火至死後已真是可哀

先生曰碌碌營求者本求衣食要之未必能遂其欲安分無求者但菲衣菲食亦未必因其不營求而遂凍餓以死在人志如何耳嘗見四方來此者若真心為學主人自然恭敬苟非為學而志於營求主人亦未必因其營求有厚贈也

陳良甫問曰周濂溪開伊洛之源其學直接沐浴何所自而然先生曰濂溪是讀易而默契道體所以作太極圖通書即提出太極兩字讀易者須先通太極圖通書日易通俱是發明易道末

章說山下出泉靜而清靜是濂溪要訣程子又恐人認靜字不明故只言敬其寔敬則自靜也

先生曰羅近溪先生之書真明心書也學者一向執著者看之甚有益但初學之士先無定見看之恐發狂其說心處極透若天理二字與程朱脉絡全不相干所以有流弊

彥文問曰顏子居陋巷不出用世是有夫子在也曾子在夫子沒後亦未見其用世何也先生曰聖賢之所為決不差顏子有顏子事曾子有曾子事即孟子真命世才救世行道之心何等緊切然曰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故任止久速聖賢惟義是從

先生謂彥文曰近溪先生粹仁篇該抄錄數段一看甚好但克已復禮一說不可解易是聖人親自言者乾之九二曰閑邪日存誠豈可不信便欲將克字當作能字然則邪不必閑乎所以明道先生與韓持國云不必克乃是道也非持國分上事若持國之已還須要克此言却真確而無弊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上

六

彥文曰不自自與開陽習靜兩月初坐七日夜半忽起念看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反之自己真自於穆不已體段彼時湛然無物直與天地上下同流彥文認為本色不知然否先生曰此是好消息是爾容處久氣清若動中亦如此便妙矣

先生問參夫曰精義入神何以言之參夫曰一向解說一事有一義必條分縷析毫無滲漏確乎不移方是先生曰此只算得精義算不得入神還有意在入神更不著絲毫意也聖人所以為聖人只得意必固我

先生問李潤卿曰面前是何物與我此中同否潤卿曰此體原是一個何分內外人有此身便有內外之分無我纔能合一先生又

曰而前還是空的不是空的潤卿曰空與不空皆人之見也其實亦無空亦無不空若會得說空也得說實也得先生曰面前都是天天那有空不空人只有了軀殼便隔礙了天聖人形色天性全是天

先生曰易都是現前的不可泥在這部書上其實吾心即易心未必是易易方是心故曰以此洗心是易了謂之洗心不然只是憧憧往來之心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心也密是不測處密方是易矣

先生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凡忽然而覺處皆是乾知其是而行之便是坤道知其不是而不行亦是坤道

李潤卿曰昔有一友因兄弟不和成仇後聞講學而歸心中只是不快直一夜不睡忽思大舜處傲弟子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 會語二上

七

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釋然大快與兄弟歡然白首無一言鄉黨皆化之彥文曰由此推之豈止弟也仁人之於人也不藏怒不宿怨則無人不可處矣先生曰然怒怨要藏宿他何用徒自苦耳

先生謂李潤卿曰吾輩學問無他只是學天惟天好學至於伎倆人各有能而不能倒難學天乃自然之理無所為而為何等自在先生曰羅近溪所言學者假操存假工夫親切痛快今學者不知本領即愛人親人煦煦然都是一箇假仁體甚害事

有友言思先生曰憧憧往來豈是思思正思其不思者故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所以無不思若著於思便是有所

彥文問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即學者一念反觀無纖毫人欲處亦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也先生曰堯舜與人同正

同乎此處大人者與小人對言所貴乎學者只不走小人路耳天地以生生為德人苟存生生之心即與天地合德日月以貞明為德人能明德即是與日月合明四時以生長收藏為序吾人一語一默一進一退不失其序則與四時合矣鬼神以福善禍淫為吉日月四時鬼神又何嘗不合

先生曰佛氏謂生死事大故其徒真心究竟我夫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言何嘗不懇切吾輩何無一人真心究竟者

有友問人死時何修而可以不苦先生曰要臨死快活須生前喫苦

有友問初學何以入門先生曰人只有一箇身身只有一箇心身譬之宅心譬之宅中主人身非心譬之有宅而無人居心非身譬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 會語二上

七

之有人而無宅住學問入門先要究身心二字

先生曰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

先生曰人以陸象山先生為禪學象山何嘗看佛書其學分明是孟子一脉先立乎其長者但彼資性高當下見得如此將得手處教人言之太易不善學者無彼之天資又無彼之人力效其現成口吻故有病耳象山畢竟少了朱子窮理工夫說他不入微則可謂之為禪非也即陽明先生分明是象山一派象山從是非之心

透入陽明從致良知得手彼之工夫真萬死一生中得來後人來雜情識發用出來都當了良知作用乃其弊也以四無立教先生之過也薛方山公有云朱子之學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學孟子教人之法也此可為千古定案

先生謂彥文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胸中無物便是天理無物者無妄也若無事尋事又是無妄之往矣

先生謂彥文曰所謂立志者不是如世人立箇主意要做件好事孟子言志者氣之帥也先立乎其長者使物不能奪此爲立志

先生曰明道先生三代後聖人也諸葛武侯三代後伊呂也

彥文一日請於先生曰仲素羅先生始來貴邑從龜山先生居東林抄學庸半載至今配享龜山不肖等從夫子亦有年矣學未成而道未聞反而思之真有可愧先生曰吾輩所修之業千秋之業也但不可時刻放過自有至處

先生謂彥文曰張南軒先生之學全以主敬爲主曰事靡他及行無越思此八字乃主敬要訣

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說者皆以爲未聞道則不可死子獨以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 會語二上

九

爲未聞道則不可生生死一道也既不可死又可生乎

先生曰敬而無失最要講求程子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曰惟敬而無失最盡敬不可爲中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敬如何能無失只因強持爲敬不能無失若將程子此言反看敬而無失惟中最盡敬不能無失中乃所以無失也故復性之學只復於未發乃是敬而無失

黃炯伯問曰學何以入門先生曰四書五經皆聖賢之言苟會得則一言一字皆可入門會不得雖誦讀終身汗牛充棟無益卽將論語首節註細看便可知其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可見效先覺非但效其行事是效其明善復初不然效得一件兩件好事也只是行仁義非由仁義行也

炯伯問曰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其過何如先生曰聖人說假我數年明白是四十之時也聖人豈無過聖人有聖人之過賢人有賢人之過學者有學者之過聖人稍不如天便自以爲過過者無心之謂吾輩而今且不好說過恐猶是惡也稍有有意爲之卽是惡炯伯曰如何可免此先生曰過與學對有一分學力便可少一分過惡

子靜問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敢問道何以問先生曰何莫非道聞與不聞須自知子靜曰註中一句極平常話近日體之甚有味其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可見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信到透處死亦是當然之理何不可之有先生曰然聞此言眞信者便是問道只是信難

先生曰家庭日用只好循理行去不可要像自己意思雖父子家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 會語二上

十

人到說不得處宜從容消融不可動氣一動氣大有害數從人起不妨數從我起便不是

參夫講子奚不爲政章先生曰此所謂當下也他人言當下是虛底聖人言當下是實底入太廟每事問當下是禮故曰是禮也語默動靜當下是道故曰是丘也在家只是當下爲政故曰是亦爲政也

先生曰學必由格物而入

又曰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彥文曰近看繫辭至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真是無思無爲方能寂然不動先生曰此三句一齊來不是易何能無思無爲何能寂處不動何能通通天下之故是易方如此不然無思無爲不過槁木死灰不要說吾儒釋氏亦謂闡提可救惟墮落無爲廣大深

抗者救拔不得伊有受用不肯回頭也佛言關提大惡人也  
先生問彥文曰人忽然警覺可是覺否彥文曰是覺也是乾知也  
乾知若電光石火承之者坤方能久先生曰忽然警覺是迷而復  
者也隨起隨滅算不得真性若是真性自無起滅學要格到無起  
滅處

先生曰只將尚書天敘有典一節王道蕩蕩一節細體之便見天  
理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有友問理氣先生曰欲明理先明氣氣苟不明理亦不透先儒云  
論性不論氣不備試看天地間可是一氣否無論人物同此氣即  
金石瓦礫亦同此氣也知氣之同則知理之同萬物統體一太極  
也若到成形便不同無論瓦礫金石人物之不同即人之同類者  
亦有不同物物一太極也同一氣也而有春夏秋冬之異宜同一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會語二上 圭

理也而有仁義禮智之異用觀物有溫涼寒熱之異性則知人有  
剛柔陰陽之異稟同者不妨其為異異者不害其為同所謂教化  
川流因氣觀理更明白也  
彥文問曰曹月川先生何如人先生曰是文清一派學問彥文曰  
人多不知何也先生曰凡言悟者俱未知之月川文清俱是天生  
聖質只依本色便是故其議論俱是實實落落躬行踐履不談悟  
語儒者以為未透更不知彼無迷何必悟彥文又問曰呂涇野先  
生何如先生曰涇野先生一生極喜明道與明道學問極有契合  
全是仁體彥文曰涇野先生看他最嚴於規矩先生曰彼教學者  
只以安貧改過四字看來學問除此四字亦無學問矣  
季彭山四書私存解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云上言修道工夫本  
只是循得天命之性故狀性情之德以見心體本如此而學道者

當以此為則也先生曰遇到此節從來無此語之透  
先生曰除了稟受只可言天不可言性性者以受命言  
先生曰除了氣化何處有道一陰一陽非氣化而何  
先生曰學問不透只說得身內事不見身外事說者便以為氣化  
不知氣化與身是一是二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終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會語二上 圭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下

先生曰人不識這箇理字只因不識性這箇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這箇軀殼內外只是這箇理程子云性即理也如今翻過來看理即性也夫人開眼天地間化生生充塞無間斯理也即吾性也人只爲有了這箇軀殼便隔礙了且將吾身四體觀之譬之耳目手足處處有傷便渾身俱痛何也以一體故也程子以醫者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最善名狀吾人與人痛癢不相關都是不仁既知萬物一體人之疾痛苛癢焉有不相關者乎只爲有了私意便與人隔絕如赤子無知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此時無私故也此處識仁方有入處

先生曰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句一句少不得如此方是聖人之學不然儘有能明德者若單言明德一句即佛氏道南淵源錄卷之四會語二下  
亦可攬入矣若單言新民一句即五伯亦可攬入矣直到了止至善彼二家便攬入不得看來聖人文字最妙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三句都包在其中苟非人欲淨盡天理到粹美處亦算不得明德新民也

先生曰華氏三日之會所得云何彥文曰會中諸友真懇切寔甚有感激處不肖亦不容不發憤矣先生曰前者首日上午方是會之正格若往日之會止算得以文會友還算不得以友輔仁何也凡會之正格是學者煅煉之大火候也吾人終日孤居獨處雖云學問未經煅煉臨此大會方血戰是時大家俱有一箇收斂貼身意思其中或有所疑各呈所見商量印証方有益也不然會時單講幾章書義只是故事而已雖有所聞亦不過長得些聞見還不是會之正格彥文曰誠然

彥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其程門宗旨乎先生曰是程門教人入門法也若明道體貼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伊川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方是宗旨雖然學問不過體天理而已但天理二字要自己體貼出來寔有諸己方爲自得孟子所爲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學至左右逢原方是自得

先生坐麗澤堂見月明如晝謂希顏彥文曰此月與我等相貫通否月與我是一是二希顏曰不肖昏昧胸中不能坦然故不合一彥文曰不肖昏却不昏但未免念有起伏時時覺得不爲瞞過耳先生曰只要坦然坦然無疑便內外合一人在月中如魚在水中魚肚裏水與肚外水總是一水人身外月與身裏月總是一月人須要與天日常灌輸莫滯臍胸中若有滯礙雖有所得不過陰靈存想而已此處須要用力透出方是大明中天

先生曰人之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噉躐之食不受不屑是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也雖然須要窮理格物若不窮理格物便有謹於大而略於小也何也譬如人之稍知學問者使之爲穿窬決不肯爲若使之講分上得財則爲之矣講分上得財與爲穿窬雖不同究其非有而取則一也所謂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官室濟窮之而爲之者是皆失其本心也

先生曰大學始終本末四字括盡經世之術何也凡見一事卽有一箇本末凡做一事便有一箇始終從本而治之末在其中審其何者爲先則知何者可後如此處事事皆不廢矣以一身言之心爲本而身爲末心得其正而身修矣以一家言之身爲本而家爲末能修其身而家齊矣以一國言之家爲本而國爲末能齊其家



而國治矣以天下言之國爲本而天下爲末能治其國而天下平矣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之謂也

彥文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於道而自得何修而後能也先生曰聖賢所言俱是向內工夫近裏著已所謂深造於道者卽退藏於密之謂此箇深字卽極深研幾深字深造以道是尋原左右逢原方爲自得

有友問君子素其位一句文理何以言之先生曰素其位猶言性其情所謂性者是固有之也註中猶現在現字要玩言現在之位皆是素也大舜飯糗茹草而至衿衣鼓琴常人以爲驟來富貴聖人處之若固有顏子陋巷是視貧賤爲固有居之何陋雖之夷狄不可棄以夷狄爲固有孔子厄於陳蔡以患難爲固有如此素位豈不自得所謂素者本來如此潔白譬之一幅白紙原無一點顏色若富貴貧賤患難却如白紙上加些文彩黑白耳實到此素處有何加損添減哉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三

先生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何嘗有喜怒哀樂當喜而喜原無喜當怒而怒原無怒哀樂亦然  
先生曰女爲君子儒一節註子程子以爲己爲人分別君子小人爲人者不必言矣卽爲己者非學力到純粹處恐已私猶未盡去謝氏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爲利者不必言矣卽爲義者苟非精義入神恐利心猶未斷若說以道分君子小人子夏學以致道豈不是道此還是子夏之仁何也只將局面一看便見孔子之心無刻不在天下故欲老安少懷友信是何等局面此方是君子儒  
有友講九思章先生曰聖人說九思盡矣九思是人少不得的除了九思更無可思矣九思之思無思之思也

有友問原始反終先生曰這不是言語解說得的要解說只須周子無極而太極便是原始太極本無極便是反終這等解說不難但一件甚難周子所云無極者卽是無欲也無欲到極處便是太極如今人真能無纖毫之欲方能原始方能反終不信但看天何嘗有始終天既無始終則命亦無始終命既無始終則性亦無始終性既無始終則心亦無始終天命心性既無始終則人亦無始終矣人既無始終則生死之說了然矣

有友曰文公解仁字云心之德愛之理可謂明白透快矣但要與初學解彼猶不能明白何以解之方能使之明白也先生曰心未便是仁心之德方是仁如耳聞目見未是耳目之德聰明是耳目之德也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方是仁如仁民愛物是愛民吾同胞物吾與是愛之理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四

有友曰耳目手足視聽持行皆天則也先生曰固然先要曉得耳目手足未有視聽持行之際原是一箇天則也有此天則方能視聽持行皆爲天則也  
先生謂吳心矩曰學問之道無他性而已矣無志於學問者不必言既有志學問須要復性纔是真有志復性非靜不可學之所以必要靜者只爲有生以來積習既久私欲已深銅鐵遮掩若青天之覆陰雲如止水之起波濤初學要靜中澄定此心久之如陰雲既散方見青天若波濤暫息方見止水靜後須從無意中猛提著此性本來無物何嘗銅鐵得他真要信得過方是易簡  
有友言某先生只是讀書某先生只是會友云不讀書不會友則過不得日子先生曰讀書會友俱是養法如身是魚書與友是水讀書與會友如魚之得水李見羅先生更說得全云讀書會友靜

坐三者缺一不可但人不可有著耳要隨人便切不可讀書者厭人靜坐會友者厭人讀書

先生曰人只是一个真真便做得大事業自古大人物做大事業只是一箇老老實實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

先生曰生之謂性與生生之謂易何所分別觀華吳先生曰生只是一箇生告子生之謂性原不差但認食色為生便差了無怪其

以人與犬馬為一生也先生曰正是繼之者善原是一箇源頭到成之者性人與物便有分別觀華先生曰成之者性也不差也是一

樣人物之分別只是主宰處有些子不同物之為物俱隨造化轉人之為人便有一箇自能主宰者在可以不隨造化轉也所以

人之性為貴  
羅近溪先生云時昏時明昏明雖二此知却無兩也彥文信此只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 二下 五  
以此知為主昏明非其體也皆氣之開蔽耳與吾知體何九先生

曰亦是但知便著在用上乃心之靈非性也彥文曰正不敢冒認還想進一步先生曰也不可急如此做去自有至處至處則豁然

矣學問無窮至死後已  
先生曰佛氏能中而不庸常人能庸而不中中而不庸非真中也

庸而不中非真庸也聖人之道中庸而已  
諸友請於先生曰先生在京講學與鄒馮兩先生以何者為教先

生曰鄒先生要人見性馮先生只教人務學余只言存心人只是這箇心思量算計的還不是乃心之用耳不識心學問便差了若

撥轉這箇心正了便是存孟子說存心是以仁禮存心也仁禮存心又不是有箇仁禮存在心上這箇仁禮非他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存心只是愛敬人能愛敬人便是存心這愛敬之心乃是善人

不易之真心聖人教人存心存此耳這愛敬二字不要看小了愛敬人便是孝弟不愛人必惡人不敬人必慢人惡人慢人即是不

仁不禮不仁不禮即是不孝不弟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事天明事地察只是一箇愛敬故天子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得一國之歡心大夫士庶得一家之歡心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之謂存

心  
華認庵講吾嘗終日不食先生曰這箇思字要認得真夫子言思不如學者憧憧之思孟子言思則曰心之官曰思思則得之洪範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正是睿聖之思此思字有箇解註虛靈不昧而已吾人時時虛靈不昧便是心之官在了一不虛不靈

便昧了心之官變而為耳目之官矣故思者神明不測之謂也夫子云何思慮殊途同歸一致百慮人心在同歸一致處便是心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 二下 六  
官若在殊途百慮上便是憧憧

先生曰孝經之作是孔子因曾子是箇真孝之人故發揮孝道孝經通天徹地真六經領袖也昔日未曉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

寡而所悅衆後來方知今人聞一箇孝子悌弟人人便想慕而樂道非敬寡而悅衆乎彼孝子悌弟所敬不過一人而千萬人俱悅

所以為要道  
先生謂其弟曰人家要昌必先有綱紀禮義方有可昌之理易曰

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若父母已亡長兄即是父也人家大小俱有一箇統率紀綱凡事稟命長上商確後行必無有差不然人倫

有乖家無統率則無禮義無禮義之家鮮有不敗者  
非義之財人說得之無傷不知悖出悖入之感應不爽余嘗驗之

非義之得不但非義而失還要加倍用去甚者還要連身與子孫

俱附貼在裏許

韓參夫講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先生曰聖人說話俱是實實指出若曰是禮也是丘也是字最有味參夫所言天則二字極是人人有此天則天則者何也天然自有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聖人所以為聖人無他只是指點得箇天則出上蔡講論語師見章畢曰一部論語俱如此看知此則謂之知道

先生答山西辛復元曰公天生聖賢如此行去即是吳康齋也吾輩當在下風第學問無窮工夫無盡昔聞白沙從康齋半年云未有得後歸陽春臺靜養十九年方云有得更不知前之半生無得是何也後之有得不知所得何得公於此究之必有說也公今如此行去正是享現成家當亦成人品第恐非天所以生公之意也先生謂許涵淳曰學者要多讀書讀書多心量便廣濶義理便昭道南淵源錄卷之四會語二下

七

明讀書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則心量窄矣吾人心量原是廣濶的只因讀書少見識便狹窄若讀書窮理工夫到窮得二分理心量便開一分讀書即明心也

先生曰敬以直內適得吾體程子恐人認有敬字在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認有一字在故曰無適之謂一此心無適即是二即是敬

先生講一鄉之善士云此是孟子極尚友之量若說一鄉之善士方友一鄉之善士意思便隘了此章全在一箇友字一箇斯字心胸要闊擇善要真心胸闊則無一善之不取擇善真則無邪正之不分故到一鄉則一鄉之善皆為其友至一國則一國之善皆為其友至天下亦然至千古亦然自古真能友善者孔子是也到一處則友一處之善到衛則友蘧伯玉史魚到晉則友叔向到鄭則

友子產三千七十莫非其友等而上之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為其友蓋孔子之取善真如伯樂之過冀北而馬羣遂空古今天下不遇這幾人都是他取去了

先生曰人無學問真是難過有無限難處事二氏離事養心便是討便宜吾儒須事事中節纔算得所以貴乎學也

左傳文章甚好見識甚陋如趙盾弑君許世子弑父經有明文添出出境不出境管藥不管藥為千古之疑故看春秋者要以經正傳不可以傳疑經要知此生止有此事所以說原始反終麗召曰原始還易明反終更信不過曰原得始便反得終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是一理且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潔潔淨淨便是人生而靜人之性也原始原此反終反此今日夕胸中膠膠擾擾便不是原始既不能原始如何反終

八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會語二下

談一函講民之於仁章先生曰仁是人之性命水火不過養此性命耳蹈仁便不死故曰未見蹈仁而死

先生書下子靜扇云人心須常息息止息也息則生矣復於未發之謂息但自反照羣妄了不可得習之久而自能復也

道其不行矣夫此句讀之令人有多少感慨真是人人當面蹉過緣是極平常人謂此不是道要別尋道所以蹉過譬如要尋趙甲當面見了趙甲曰此不是趙甲舍之別尋趙甲豈復有趙甲耶觀華吳先生曰昨看薛文清語錄有云人不知中庸是不知涵養性情也先生曰此言極透中庸即是人的性情不是別物人不知學險矣哉人心一時無主便愁苦無聊日間還有警省時此苦便有解說時夜間作苦夢猶有覺時至於死矣更無解救可不懼哉

無事時寂然不動體也而用在於體有事時感而遂通用也而體在於用故曰顯諸仁藏諸用

五更睡醒時猛然自省吾性可潔潔淨淨否可完完全全否何會有汚染何曾有遮蔽何曾有欠闕說能何嘗不能說知何嘗不知此所謂性善所謂明善也

彥文曰敬則虛虛則靈先生曰虛便是敬敬字只是一箇警字時時警覺便是敬程子恐人著一箇敬故解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著一箇一又曰無適之謂一無適無著也著敬便不是敬

呂大臨先生有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操存久則發見深忿憤恐懼好樂憂患放舍甚則曰滋長學問用力全在於此

誠便是天思誠云者不是思个誠所思者誠也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己矣所謂故者是故物也盤古至今雖千萬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九

世只此一物先聖嘗言當下當下若果清楚一毫無雜便是此物心與氣不是兩物充塞者是氣主宰者是心主宰是氣之精靈充塞是氣之全體又曰清則為神濁則為氣

學問要時時照顧此心一不照顧此心便放矣心一放口便要多言動脚便要多事不可不慎

彥文問曰前承夫子指點大開眼孔請問不知何修而能開此眼孔也先生曰陸象山先生所謂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來曰宙吾人心體本如是實體得來真信得過便是大開眼孔且此心非止

方寸也方寸不過是心之位耳其量充塞宇宙彥文曰近日體西銘意思覺得心境開濶尚能充之可是大開眼孔否先生曰然

先生曰剝者剝落剝而後復人白孩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輩學問正要逐旋逐

剝使之剝盡而後始有復之機也然不是容易須要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力也譬如這箇橘子去皮纔見瓢去瓢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中間纔見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直等乾元一至從芽中發出者却無形可見方是真體

彥文問曰靜中澄然無事久之有倦意何如先生曰若真是本色何有倦怠所謂倦怠還不是真底必竟是把捉此時更要全放下所謂大休歇也又問曰中漠無朕時何以用工夫曰要認認便是窮理愈認愈有滋味

彥文曰不肖今日偶思之不覺淚下彥文生年三十六靜追往事真無片善寸長可言上負天地之覆載中負父兄師友之教育下負妻兒子女之屬望追之時刻苟免禽獸足矣先生曰學問也不

要十分看難了只依自家本色今人所患者都是當面蹉過只是這一靈是吾之真主宰到捨了這現在底又要去別尋箇甚麼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十

有友問明善先生笑曰日用所言皆明善也只看顏子之明善其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人只要自己知不善即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不是除了這箇不善又去尋箇善人只要肯去自己

明便好所謂自家痛癢自家知不是人替得底師友只好說說了不肯行終是沒奈何

先生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其他皆與我没相干譬如今人之好色好財者無了財色便不悅豈惟不悅反增愁苦

貴者高官大爵前呼後擁豈不悅不做官便不悅矣富貴人到死時可帶得去否嘗有一富人臨死自歎曰吾今日始知銀子無用

至哉言也人能早知無用而急回頭便有無限意味出來釋氏每以生死事大而為堅苦之行吾儒生死一關打不破終日營營碌

碌反被他笑真是可醜

有友講孝經嚴父配天曰為人子必致父配得天來方為大孝先生曰不然嚴父云者尊嚴其父如天所以替曉這樣頑大舜只是尊嚴之如天後世之不孝者只是不知尊父如天故耳若說要孝子箇箇使父母配天即大舜不能為孝子矣替曉又豈能配得天彥文曰近日親華先生講繫辭其意曰聖人作易總來只是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曰正是彥文問曰夫子大象是總解一卦之義乎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箇以字繫辭內又總說兩箇以字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齋戒神明其德看來讀易又只是以此齋戒以此洗心耳先生謂彥文曰不曾看過六十四卦看不得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却也看不得卦繫辭是易原若有入處便可問道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十一

先生謂參夫曰讀書後靜坐否參夫曰未也先生曰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欲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先生曰大舜有大焉先要知得這善與人同一句是箇頭腦果是善決是與人同若知得善真與人同便真能舍己從人真能樂取於人以爲善也聖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即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能取諸人以爲善便是真大爲善者也一友問李見羅先生止修之學先生曰止是至善修是修身善是身之命脉身是善之歸宿此身乃塊然之身也止於善這身便活此善乃無聲臭之善也修於身這善便實

先生曰一部易只是說一箇中字若不識得這箇中字看不得易

彥文曰看來易中所言只是一正一反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先生曰然

彥文曰素履往無咎何也先生曰素履兩字即是率性素者原初本色彥文曰到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是動容周旋中禮也先生曰然看卦要拿定看如履先要柔履剛說而應乎乾所以成卦履虎尾不咥人亨虎也不要說是乾人之所履都是危機動脚如履虎尾而敬畏所履自無咎而不至咥人也通卦只是一箇意思只將九五一爻看九五陽爻而居君位中正不偏可云善矣還有貞厲之戒恐其忘了履虎尾之意及至上九也還要視履考祥始爲大吉彥文曰六三一爻朱子以秦政項羽比之何如先生曰不象六三一爻他是一卦之主又是陰柔之質而居不當之位故有許多不好便有戒辭似云若欲視目却眇若欲行足却跛眇目跛足之人一步不可輕動且卦中武人多是說陰巽之利彥文曰六三却好撰成巽先生曰武人爲於大君解者皆以武人志剛而不可爲君這却不象似云六三若欲自爲主便似眇目跛足之人一舉便有蹉跌若不自用如武人之聽命於主帥指麾然後可免咥人之凶所云志剛者正欲其堅剛其志一心歸命而爲於大君大君指九五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

十二

有友問曰體用之說云何先生曰言體則用在體言用則體在用譬如吾人之一身體也其運動用也即體即用即體體用一原二乎哉

先生謂友曰今日坐此愁苦之心可能放下否對曰不能先生曰正是這愁所在就要一箇究竟纔好所謂窮致事物之理譬如坐此思慮愁苦是沒用底不如且放下正如偷閑快活一時若這裏

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自古聖賢豪傑俱從困苦中得力者多人若從此逼迫出便可向道故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不然一生受苦也是枉了所以釋氏謂之苦緣人若遇了苦境便有入道之緣分人遇困苦而不得力便蹉過了這緣分矣

彥文問曰靜中體貼心與氣何以分別先生曰氣即心也心之充塞為氣氣之精靈為心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又曰虛空都是氣不知道者不知耳人之在氣猶魚之在水張子所謂太和謂道太虛謂天指點人極醒

彥文問曰武侯學須靜也之靜何如先生曰他是胸中無事閑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鬪却如無事一般胸中常安靜無事故思慮細密而神化不測彥文曰與程夫子百官萬務儘悠悠意思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但程先生知此即是道武侯是資稟暗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圭

合道妙他如此學不知此即是道也  
李見羅先生云古來人品是人品學問是學問最說得好又曰自古來若武侯郭令公狄梁公韓魏公范文正公道都是天地間氣所生都是大豪傑大人品所以他的見識與常人不同作用俱暗合道妙若此等人大聖人指點却是學問中大人品矣  
彥文問曰董子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似這樣言語却象知道者之言後之諸儒俱說他未透性何也先生曰即其所云道之大原出於天一句便有病彥文於是恍然  
先生曰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只是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學之道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關發幾

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先生曰顧先生有一言至平常又至精微曰人要識得自家體驗之有無窮意味今人之不肯實心向學只是不會識得自家若欲識得自家便要究原此身之所從始還要反此身所從終便不谷不學矣

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儒者若識得這箇道理透便是舜之入元當舉而舉之四凶當誅而誅之與已何與焉所謂終日在塵而不惹塵者也

聖門言仁只是說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寬信敏惠五者行於天下俱是說行只如此體貼便知為仁之道矣

先生曰人要識得自家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人原來俱是這樣底而今當下且自試看果如此否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圭

有友言仁智劉本孺先生曰仁智原分不得未有昏昧之仁者亦未有刻薄之智者  
參夫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由是觀之千古聖賢相傳止一平常中庸之道不然即若夷之清惠之和且為隘與不恭君子亦不由吾人必學孔子學方不差孔子豈不清是時而清豈不和是時而和先生曰這公孫丑上一篇是孟子天德王道其願學孔子必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來形容時中這些子略差便做到聖人也有弊  
先生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人作事差後知悔知改常人往往有之聖人說已矣乎却象絕望意思何也看來此工夫極大非有過然後悔改之謂是研幾之學也直在幾上用功過未形而潛消默奪之謂且訟之云者如兩人並爭方為訟若一人

何云訟人心天理人欲之界若兩造然內自訟者非幾纒萌即見即訟即時消釋三千七十字中獨顏子能之夫子已矣乎正如未聞好學之謂若待過形於外說不得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矣

有友言伊尹湯聘章先生曰要見聖人正在此處見方親切聖人不是胡亂動得必至誠到極處方能動如人求神亦必至誠到極處方能感格若衆人不因富貴動必因功名動伊尹翼翼然與舜飯糗茹草若終身同

參夫問曰明道先生說康節先生之學內聖外王據先生之學可爲安且成似此言康節之學不可及矣何伊川先生每與談不合康節嘗云你說生薑樹上生也由你說說是伊川不足康節之學矣先生曰二程中正康節精微要知康節之學與聖人少差一線聖人便不如此康節從圖南一脈來有些仙氣嘗觀與伊川論雷從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 二下

圭

何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康節便要知其起於某方某向多此一算故明道云康節欲將傳與某某兄弟那有此間功夫然康節之學是潔淨精微又不可以數學擬之故云數到康節纔是易之真數宣城王台文來問學先生曰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從那裏見得台文曰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手之所持足之所行自然然而這箇不待安排措置者即與堯舜無二先生曰這箇卻靠不得爲堯的也是這箇爲桀的也是這箇只看這箇爲處何如台文曰告子云生之爲性何如先生曰生是人物所同性則人物各異若以生爲性只知人物之同處不知人物之異處故孟子以白之謂白問之而告子曰同又以羽雪玉問之而告子曰同以犬牛與人同矣若能知其異又初不善其爲同也毫釐之差如此先生曰顏子形容高整前後背非過才之學真難窺測論語形容

夫子其曰溫良恭儉讓其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其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若溫良恭儉讓還是從應接處形容子溫而厲還是動容處形容至於燕居乃是從聖人獨處無事時形容今日想像真是一夫子宛然在目中

也鄒荆與先生問曰天二字何以解之先生曰就是桃之夭夭純是一團生機先生曰聖人全體是一團太和元氣顏子仰鑽瞻忽亦在此參求進進不已所以自云過才即曾子稱其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是何等氣象夫子亦形容曰如愚吾輩要會此意參夫問曰夫婦有別何謂也先生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唱婦隨無乖陰陽之道是也參夫曰是夫夫婦婦謂之有別矣有謂各夫其夫各婦其婦者何如先生曰亦有別之一也參夫曰不若各盡其道之爲全此爲有別之第一義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 二下

圭

收斂 彥文問曰王龍溪之辭受不明必是良知之學誤之也先生曰良知何常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彥文曰龍溪之差恐亦陽明先生教處未加謹嚴耳弟子如此爲師者恐亦不得辭其責先生曰我朝文清先生與陽明先生俱是大儒第文清先生之學嚴密無流弊陽明先生未免有放鬆處彥文曰陽明一路學問看來畢竟有

滲漏先生曰然 先生曰詩必以小序爲準國史明得失之迹豈可不信但首兩句是眞其餘皆後儒附會之言所以朱夫子不信小序是連眞者皆不信矣將許多思賢詩俱作淫辭解如雞鳴丘中皆思賢詩也彥文曰詩中多以美人喻君喻賢者先生曰然

參夫曰浮野先生曰易只是一部易那裏有許多易伏羲之易即文王之易文王之易即周公之易周公之易即孔子之易豈可分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耶觀此言却分明說朱子之說不是矣先生曰朱子之言豈有不是且觀之現前天地有自然之易觀之天尊地卑一章天地之易何常要畫及至伏羲畫出便是伏羲之易伏羲之畫已備又何消得辭說及至文王繫之以象辭便是文王之易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又何消又辭周公又繫之爻辭便是周公之易孔子又發揮出許多義理便是孔子之易程子之傳又是程子之易只一箇易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程子又各不同先生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抽芽發枝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即是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七

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密不在寂然不動中尋又不是舍寂然不動處有密密只是藏諸用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以此洗心豈不是以易洗心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懂懂往來之心變

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洗心

先生曰費而隱即是顯諸仁微之顯即是藏諸用

先生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陳如觀云勿亡勿助可以為孳孳為善之註脚否先生曰也是嘗思明道云鶩飛魚躍與必有事焉意同此意要善會此是立本功夫然立本正要致用所以伊川云必有事焉須是集義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彥文曰既言事必真有事可見先生曰心為體則

身為用身為體則心為用無用便是落空學問  
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與天地都是一樣只是這憂與天地不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憂百姓的憂患即是聖人之憂患也若論大業盛德成象成形知來通變聖人與天地俱是一樣

彥文曰邵康節先生明道嘗許之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不說康節何也先生曰伊川言之是矣云康節乃空中樓閣看來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的意思

先生曰程朱之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學問須要身體力行纔得不然只是空口說空話

吾輩相聚得一刻無妄即做了一刻聖人如此勉勉循循做去自有長進不要欲速不要忘了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大

彥文曰偶思日月至焉至字有主客之分先生曰張子云內外賓主者顏子是仁在內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在外為客此為內外賓主之辨

先生曰魯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子見南子意思同又曰有魯齋之志有魯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金華四先生為安穩

賀伯恭篤實君子也深服白沙白沙人品可知矣

先生曰形形色色皆用也顯諸仁也然仁即藏諸用矣程子曰大小大字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彥文曰不肖近來覺得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可也

先生曰孔子以下曰顏會思孟子而後曰周程張朱却象配定



一股非偶然也

孟子言養氣孔子不言養氣然二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鬪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即是養志戒即是持志也

先生曰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

先生曰夫子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非謙辭乃實語也聖人真見得躬行君子之難故發此言躬行君子惟踐形之聖人形色化而為天性者方是從心不踰也若只如世上所云躬行者聖人看了還是文還算不得其次便是曾子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者矣

先生曰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班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道而淵源錄卷之四 會語二下 九

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

先生曰金一出鑛千古不變吾人學問亦如此苟能煉鑛為金始能不變無他真而已矣

有友言名先生曰名者實也聖人言名即是實世之所謂虛名者反被人笑罵何常有名故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沒世不稱無名可知不成名無名可成也

有友講以約失之者鮮矣先生曰約只是一箇小心約至至盡處即道也

先生問諸友曰夫子云德之不修章又曰出則事公卿章看這兩段是何等謙退有不敢自居之意及過宋而曰天生德於予桓魋

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看這數段是何等自任何也劉本孺先生曰聖人時時以天自對所以自信如此若說工夫便不敢易言之此正見得聖人與天是一箇先生曰然葉玄室先生曰正為聖人日用工夫時與天游故臨患難愈信得過若常人平日不曾有這工夫臨患難更信不過先生曰兩說甚然

有一玄客至東林先生初不與言久之曰東林朋友俱是徑禪者不知玄雖然仙家惟有許旌陽最正其時以淨明忠孝四字談玄者必盡得此四字方是真玄其人默默

君子不幸為小人所薦終身之羞也若小人罵斥君子乃君子之榮也小人不知以此害君子不知其為愛君子也參夫曰看來天下道理若非易簡便不是先生曰是便是天下至難者惟易簡不

歷盡險阻不到易簡處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字

先生曰乾之九二一爻一部中庸盡在矣

先生曰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時用得著如事之當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之不當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

先生曰聖人是依乎中庸吾輩且莫想依但只今日也擇明日也擇意味自然深長若顏子之服膺勿失已是依了吾輩擇到熟後不知其然而然便是依也

彥文問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可是擇乎中庸否先生曰體認處正是擇

人知得性善便是易簡

彥文問曰一向俱忽略過孔子云朝聞道請問道何以問先生曰

道要自問人替不得說不得有說不得無故大易不言有無若說有其實無聲臭若說無其實俱是實理道即性也性有甚物可見譬之附子大黃附子性熱必服之發熱方知是熱大黃性寒服之發寒方知是寒人性因感而發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方知有仁義禮智

先生曰伯淳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學者想此氣象是甚涵養

所貴乎問道者是內外透體通徹無一毫凝滯方算得若主敬工夫依舊與未問道一樣做

彥文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何也先生曰此是因操舍言是形容人心惟危也

先生曰主是工夫一是本體主則有意在主到熟後纔是一也道南淵源錄卷之四 會語二下 圭

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既得則敬以守之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先生曰性體原形容不得若著言語便隔一層了自古來聖人形容性體者無過孔子中庸二字形容得最好彥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此程子之言最有味先生曰

誠然

先生問泰開陽曰一向靜坐浮思何如曰問有之曰體貼這易是甚麼的開陽默然頃之謂彥文曰易不是這一本書彥文曰除了

這懂懂往來者便是易這箇原無起滅原無間斷俱爲這懂懂往來者攪亂耳先生曰識得易便有著落所謂知止也知止則隨處

是易 先生曰大學一書自得程朱發明後惟有王陽明致良知李見羅

止修俱不可廢但陽明格物斷不是彼云極力致良知於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却是誠意正心事矣非格物也若見羅物未有格則格之云云八條目譬之一盤內有八樣物任人自取却無先後矣格物是大學最初下手處也

先生曰易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曰

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可見天人雖是一箇畢竟天有天之

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雖不可分而爲二亦不可混而爲一

稍有偏重便非全體又曰說道理也不費辭說但看得中庸費而

隱一句即可了然矣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若偏於靜便歸索隱一路上去偏於動便有半途而廢之病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

本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 會語二下 圭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

大總括 先生曰嘗怪學人好言虛空者其實何曾虛空惡言虛空者便以

爲流於二氏又不識虛空者竊反之吾人太虛之體遠虛乎不虛

乎喜怒哀樂之未發有物乎無物乎寂然不動至靜之中空乎不

空乎伊川云整齊嚴肅上蔡云常惺惺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

道則為明誠以天道而行人道則為誠明要之明則可以誠誠則便是明無二也在人學之生熟何如耳

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有極便不極矣人要將伎倆骨董一一掃淨方有入道機括

先生謂用行曰當今之世乃擾攘之秋只可閉門潛修若要在世上走必須一雙好眼睛雖殺身也要成得一箇仁纔好不然徒死無益直如草木耳余嘗觀之三國時人才最多而成名者却少你看孔明高卧隆中直待先主三顧方出是何等識見其他曹操之下有荀彧等袁紹之下有田豐等孫權之下有周瑜陸遜等彼雖云盡忠各為其主不過成就了賊做耳人生真險矣哉無他其要在不知春秋之大義耳由是觀之春秋綱目二書學者決不可不讀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垂

先生曰明道先生真亞聖也余觀彼透體於二氏中過來者至如言語文字之間並不惹著些子若他人未免有惹著處參夫曰朱子嘗言龜山近禪何如先生曰朱子立教清本澄源防微杜漸所以教人多指用處說龜山常於體上點龜山論道不可離是在體上說朱子便在用上分別是不是亦防微杜漸意也且程門上蔡與游楊三先生皆從禪裏打過來獨龜山言佛蔽處最精

開陽曰一向靜中亦是澄然無事但不貫通耳先生曰要曉得澄然無事者是何物周季純看之何如季純曰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已具此即吾之本色也若能時時如此依此本行去却無差謬雖云前言往行未能一一識得若存得此本真便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隨事可參求隨物可格致也先生曰說得差不多但須曉得冲漠無朕者即性也性即理也理即善也

台文曰發與未發說者有云自開闢以來於穆不已者是無一息之停也所謂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何如先生曰所謂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是言性體如此也中庸言未發不言不發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而言若性體說得不發說不得未發中者性體也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是萬古常發常不發之中也如此看來兩說皆通

按先忠憲語錄載入遺書及未刻稿中者久已膾炙人口獨東林論學語二卷為世所罕聞蓋是編為先忠憲講學東林時丹陽門人周季純彥文錄德興門人祝徵于可久輯天祚間新安程覺我夢陽曾授之梓日久遺失家藏僅有次卷淡賦不得窺見全豹鄉三節復檢出抄本一帙前有周季純自序而與參衣鄉經會忠會三先生俱各有序言但後之微有異同今參互考訂仍編次二卷與顧端文公東林商語並載焉陸謹謙

補錄未刻稿東林會語一則

吾人時刻受用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為性者善而已矣天地間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會語二下 語

止是此件故可欲者止是此件受用者止是此件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而復元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長天地一闔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巳者皆是此件故曰生生之謂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性象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起時認取思慮未起時便是此件則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有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其與堯舜一毫對同者不可得也由其同故人皆可為由其不同故不可不為何以為之曰堯舜所不為者斷不可為所以為堯舜也

按顧滄陽先生與先忠憲公講學宗旨全在指出性善二字以紙無善無惡之狂亂此條廣大精微兩端俱竭則會語之開宗明義章矣檢未刻稿得此如獲拱璧亟為補錄用者提攜英珍謹識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終

東林景逸高先生論學語序

周彥文

我太祖高皇帝掃除廓清重開新運而為一代文明之主開基之日首將宋諸大儒成表章之設科取士經書傳註一尊程朱故自取士以來真儒輩出確守程朱家法而不變者若曹月川薛文清呂涇野諸先生其人也自頓悟之教熾而實修之學衰嘉隆以來學者信虛悟而卑實踐漸摩既久浸灌益深視居敬為拘囚目窮理為學究惡言工夫託之本體更不知操存涵養為何物矣斯文未喪東林代興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脉孔孟拜官之日首闢世則張子之邪說使程朱之學晦而復明未幾罷官歸里三十年與涇陽顧先生輩力扶正學尚事實修彥文不敏雖侍教有年常恨不能追隨左右故於己未春決志尚住東林就學先生每聆先生之教微言與旨恐久而湮晦不自揣度記錄成帙請質先生而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附會語

三

親正焉彥文藏之笥笈不敢輕以視人後待有力者梓之以公同志彥文以為是錄也有志斯道者觀之而於學之脈絡道之源委知性復性本體工夫亦未必無小補云敬為序天啟甲子歲季冬望日丹陽門人周彥文頓首百拜書於東林心鑑齋中

周季純記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楨

吳中子弟讀書者不曰讀書而曰念夫讀口耳也而直根之乎念念之一字最可思也至聖門之學不在口耳間明矣而仲尼以學之不講為憂何也蓋嘗思之讀書而僅僅申其咕嚕如小生之終歲伊唔了不會心即映孫窗之雪聚車囊之螢祇口讀非心讀也然則講之為義其非口耳蓋可思矣雲陽周季純游於吾邑景逸高先生之門所聞先生緒論輒筆之書連篇累牘大之包舉宇內細之精析毫毛同志降而觀之如侍依庸而聆先生之金聲玉振也說者謂季純所學盡在是不知此何足以盡季純所學夫先生性道文章無行不與季純心解而力行之以領之無言之天者寄之有言默識真故詮述亦真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非徒徇記而已也若區區割記而已此夫讀於口不念於心去孔子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附會語

三

講學之意遠矣非季純之旨亦非先生之旨也時天啟甲子臘月錫山友弟鄒期楨書

周季純述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相

客有叩高先生以孔孟宗旨者先生曰孔子之門以聖人所言皆易知易能而疑隱其高者美者孟子之門以孟子之道高矣美矣而欲示其淺者近者此義云何蓋夫子平生只提一學字即說聖說仁總是說學世人不識學之一字即極微妙之宗旨適以為淺近孟子平生只提一性字即說孝說弟總是證性世人不識性之一字即極平常之宗旨乃以為高美此宗旨云何即所謂繩墨也敲率也繩墨敲率云何即率吾之性窮吾之學推到至極者是也此理亘古亘今充塞天地無人不足無時不足信手拈來頭頭皆是特不許人輕覷耳客聞躍然而退具以告諸期相適季純周子錄先生商語謀付梓期相更躍曰季純其以是編為繩墨敲率乎抑以繩墨敲率公之學者乎期相不敏竊嘗讀先生之語先生之道南淵源錄卷之四附會語

卷之四 附會語

三

純在

跋東林景逸高子論學語

祝可久

余自乙卯春三月問學宜興史玉池先生始得會先生登其堂清談無華丰範皆古遵守朱夫子家法額曰居敬曰三畏而聯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每領教時見客問及他務僅一兩言而止惟譚學即諄諄然余初會間僅識先生之品高先生之學正未識先生之如何下手如何得力戊午秋復來東林久任求學先生示之曰學以復性為主入門最直截者莫若敬但人不識敬耳不識敬則敬只是敬識敬則敬即是性此所以貴窮理也余參求不通月夜全會中任希顏周季純二君辨動靜合一之旨師云天在人身春在木人居天內木涵春之詩余默思之獨坐時目視耳聽皆動也靜何嘗不動日用間子臣弟友皆靜也動何嘗不靜理無動靜敬無動靜此所以蓋性乎抑鬱數時忽於先生至教纔有入門今甲子春聞先生北上敬候行期就坐商先生之學會周季純蔣的侯與余談甚歡遂以數年記錄示余余閱而輯之過新安適覺我程君一見心賞遂授梓人余敢謂得力有年要亦不忍虛先生之教也因述其顛末如此謹跋德興門生徵于祝可久百拜書於來喜閣

道南淵源錄卷之四 附會語

天

高景逸先生論學語題辭

吳桂森

儒家之有語錄防於程門皆授業諸賢所錄耳授語也迄今而程氏遺書昭垂日星與六經並重使後之學者得溯伊洛之源以接洙泗之脈在此書也則諸賢之記錄力不易矣天之未喪東林代興啟新錢先生溥陽顧先生真儒輩出而天又鍾其脈於景逸高先生斯編也則雲陽季純周子所錄耳授語也先生之書又將與遺書並重矣季純亦知書中之宗旨乎先生之學本於復性而以居敬為立本以靜存為入門夫惟以靜而入故讀書窮理步步有實證夫惟以敬為本故致知默識步步臻實詣此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為性命真宗旨也是以東林之教標庸言庸行之矩而談契悟者未嘗不厭心洽志於微言片語閒景逸先生宛然程伯子爾將後之學者由東林之脈以溯伊洛之源在此書也則今日季純之錄其為力洵不易也夫洵不易也夫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附會語

五

點朱餘詠引

錢一本

癸丑冬仲五日余赴梁溪高存之吳叔美等以易相求之約比至輒寒沍冰堅屢日存之曰此良會故天若作之緣也稍遲不得來矣逾十日逢長至余偶效巴人一吟若諺所謂拋磚然未幾而羣玉至遂成集題曰點朱餘詠夫易可易言乎世稱易道在蜀然僅落於淺叟據上未濟男之窮也一問當時伊川不能答噫嘻伊川於易有年一答豈其不能乃無以盡人有能心矣能心易道之所不出也以夫子之聖猶待數年之假五十之學且僅云可無大過蓋以坎離為中大過易之前半耳坎離中處離上坎下男抑女下是之謂窮大過云無尚在半合半離間此夫子遑遑未濟之深心猶然獲叟之所謂窮也學者無數年五十之功而輕言易不幾如饕人說金窮相終身未免乎或再假年一倍由無大過迄無小過遂為富有濟矣免於窮矣夫子終身於易之旨殆予與氏折謂引而不發躍如也願與諸友共求之時萬歷四十一年歲次癸丑冬仲至後之吉晉陵錢一本識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附會語

五

跋熊朱餘詠

高攀龍

徵新錢先生之於易也蓋四十年動靜食息於其中矣當其精思力踐之熟一旦豁然見夫聖人畫乾畫以象天畫坤畫以象地合乾坤畫以象人故夫卦之而入重之六十四皆天地象也皆人象也像其象焉之謂人不乾不坤不震不巽不坎不離不艮不兌之謂匪人世人知易之爲象不知象之爲像是人與易二之也說易者自程朱兩夫子而後先生可謂再闢乾坤之門而發其蘊矣然像象之書行於世理深文奧學者至不能句罕有知其義者吾邑吳叔美諸君謀於攀龍曰豈可當先生而不得其道一聞於錫之士耶龍曰然於是迎先生說易東林先生欣然許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先生爲詩示學者閉關之義一時從游士廣而成集先生既序而刻之攀龍復申其義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附會語

三

曰夫關心關也其紛念爲商旅其真宰爲后商旅不行則內固而后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爲關斯闔乾坤之戶而爲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直一畫躬之而先生閉關之義固像象之扇鑰也癸丑十一月二十四日教下高攀龍敬跋



跋熊朱餘詠

葉茂才

毘陵錢先生受易於江右名儒而心有獨得若像象管見窮極闢奧才受讀有年矣癸丑冬會友高存之偕二三同志延至東林講易多士雲集匝月始竟各充其量而去蓋曠舉也亦奇逢也先生始至適當一陽始生意欲激昂晚學開拓心胸而後授以易學乃首倡雅詩而朋輩和之輒成一編因命才題其簡末才聞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無則太極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泯爲物不貳不可析而分也分則多歧一則共貫故惟不言有無是名知性耳諸子見性未圓立言易說卑泥名相高涉元虛陋孰甚焉旨哉張子之善言易也而因易以通於詩學異而理同始異而終同易不言有無而詩可知矣才病憤廢學詩與易一無所聞惟是有無之間偶窺一瑛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附會語

三

請先生裁之蓋人之生也性所同而質所異故參也魯回也庶在聖門已不能無殊而一傳再傳愚之脈常近實而見爲有庶之脈常崇虛而見爲無則源雖一而流漸分矣而況二氏九流分道而馳其相去不益遠乎吾夫子因性屬民循循善誘詩以興之禮以立之至於易則以爲天地鬼神之奧不可雅言直欲終身玩焉而不厭而往日涇陽先生設教亦每先用而後深微其於講易猶謙讓而未皇也蓋性道難聞而不輕挾以示人意深遠矣由今日之會慶今日之逢竊願聞先生之易學而深有得焉始則自無而有不爲實繼則自有而無不爲虛終則愈有愈無愈無愈有而洗心於太極妙契於無極極則一矣一則無所能無所不能矣而詩於何有易不云乎天下同歸而殊途同歸云者太極也性也性無顯微無聲臭不可以有名不可以無名故大易不言有無誠獨窺

性真高出千古而非諸子所敢望也吾以此言易可以得張子未發之旨即以此言詩亦可觸此通彼因往知來舉一而反三矣一斑之見如此惟先生終教之萬歷癸丑仲冬梁溪後學葉茂才參之甫謹跋

道南淵源錄 卷之四 附會語

三

道南淵源錄卷之五

列傳蓋為道南先賢道南後賢道南淵源

道南祠不隨東林書院遺隄六百年

渡後伊雒之間概不知程學矣喻九李將傳道南一脈不以東林名即高子亦不以東林名三十年水居體道往還則僅

數歸吳逮明季道微漫以亡國談咎東林東林之人道性善

者數子耳姚江標榜非其倫也東林之地復先賢故蹟耳都

門首善非其倫也雖哉潛庵湯子之判續祀道南呈辭也謂

祠中從祀獨龜山門人暨興復諸後學外此者直東林黨人

耳勿議出入以啓門戶之端也茲遵錄以識淵源

道南先賢紀要

伊雒淵源錄云明道在颯昌時龜山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在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先賢

謂坐客曰吾道南矣伊川自浩歸見學者多從佛學獨先生

與謝顯道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謝楊二君長

進謝顯道先賢傳云先生以程門高弟倡道東南所最相友善

則有鄒道淵周伯忱兄弟故居毘陵最久成就獨多一傳而得

鄉德久喻子才再傳而得尤延之功大矣

今初延學脈代不乏人先生之功大矣

學統云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

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願慈不為非義之士而已知東漢之

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

聖賢之道畧無毫髮髮鬚相似何也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

先生語仲素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

心驗之從容熟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

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

龜山年譜政和元年先生五十九歲二月初寓毘陵之龜

巢卷四年十一月遂徙居毘陵宣和五年自蔡州還居陵以

張巖薦及高麗使臣回奏六年始自毘陵至京入對至建炎



其與 德放翁入蜀記云十二日謁喻子才郎中樞子才來謝  
以兩夫荷橋不持胡牀手自授謁  
許鄒子才云語錄有本甚多計則浙中便付來又云子才所寄  
已到則伊川語錄之得編快傳後亦子才藏弄之功  
管陵先賢傳云當既胃用事專其道自謂獨能之考其行則  
曰正心誠意學者所共知也而其道亦無其貴而獨能之考其行則  
也然此固小人依附之言然亦無其貴而獨能之考其行則  
人鳥得而為之小人依附之言然亦無其貴而獨能之考其行則  
高柳溪邊舊話云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即江南已有千人邵  
邑士胡寶慶經李奈酒肅簡公許狀元文忠公重珍丁寶漢  
帶任皆公陶詩而或成者也  
昆陵正學論云李小山先生學於尤遂初得龜山之傳葉水心  
銘墓謂趙公之誣類以明道學之禁類以解常時錄入俸手散  
親舊悉盡又謂嘗以唐虞盛治在君臣和告孝宗又待奏五禽  
子高能言言狀復事休末有序始終一志為能行有古今才難  
之狀  
無錫縣學筆記蔣賓齋先生十歲而孤母頑夫人親教以書一  
覽輒記已而從尤表講伊洛之學與真德秀魏了翁最善四十  
餘始擢進士第一授承事郎歷秘書正字上七箴三疏許史彌  
遠歸史及復官歷集賢修撰辭不就以刑部侍郎致仕  
錫山遺響成後山進士錫吳謝宰相詩自註成淳丁卯登第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先賢 二

書宋子之小學竊以為可羽翼論孟配為四書溷凡公曰此真  
千古不易之案也次年劉復東林實文請講學故地高易之  
不選請教曰汝世之難營之行者常喚醒耳南其微而存之  
公抱恙閉閣永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寶應人與吳門文  
文起山陰劉永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寶應人與吳門文  
管遊山陰劉永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寶應人與吳門文  
病且幸淫陽亦幸此一段病友淵源天蒼有以限余而余自  
恨獲策之不學以負知已梁溪山澗學脈靜之寶應人與吳門文  
丁慎所傳先生云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實聯合焉  
更動至以為研於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實聯合焉  
見茲議如濼溪無欲為宗表裏始終然不洋與之處者聞其卓  
高景遠先生語云乙酉先生年二十四歲每日嚴立課程  
至日運經行處壁間悉粘一圍期於獨目警心令句無放失  
無邪淫戲笑遠先生墓誌謂一圍期於獨目警心令句無放失  
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慎然曰是矣  
以整齊嚴肅為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然曰是矣  
言身于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之要在腔子裏然曰是矣  
本即身即心會歸于一道不遠人子斯可見  
涇陽撰先弟季時述云揚龜山先生寓錫建有一讀書處  
久此壞高存之檢邑乘見之謂弟曰叔時嘗欲購一讀書處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先賢 三

人以爲無傷而不知所傷者實大所以碩著春榮立定脚跟在  
於初念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對本齋先生自號湖畔逸農居恒嘗以子  
路自任爲東林奮道甚力先生嘗言人品懸殊止爭真偽真  
爲懸殊止爭于險處過得過不得凡人素積于隱微衷曲之際  
必勃發于危疑廣域之衝故觀以必于險處者觀于地清談清  
得危事  
張絳山先生偶述自序云甲辰下第歸同邑顧端文創書院於  
宋楊龜山講堂故址故所謂東林也左右翼以精舍六人爲築  
于其一也復息其中以參訂道德性命之奧觀則遊藏筆視眞  
草隨意  
史玉池先生撰宜興懸儒學碑記云世之宗朱氏學者專言窮  
理達文成之學與而余之者遂專言致良知窮理而認理在  
物則還物流於俗學倘致良知而認知在心則冥心流於禪學  
均矣矣余謂朱子之窮理乃致良知於物而淡於心合內外而  
一之者也竟以執中投舜非指理乎弟友是物孝弟忠信是心  
離心言理不得離理言心不得子臣弟友是物孝弟忠信是心  
心緣物而見物理即是天理理緣心而生天則即是物則堯舜  
禹以一中開厥而湯之桓性文之天則孔之矩會思之獨孟之  
同然有異名無別旨也寂而觀其則感而觀其情習而反其自  
然之才則一線之脈寂無而不能無感有而不能有習移而不  
能移即理即心而性善之原豁如矣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先賢

四

楊龜山先生傳

宋史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  
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  
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頤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  
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  
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暝坐時與  
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  
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兼愛與其師頤論辨往復間理一分殊之  
說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  
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  
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  
山先生時蔡京富國自覺必敗問策塾師張耒耒曰今日唯有收  
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却所知遂以時對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  
龜山安在使回以問召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  
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  
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  
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  
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搢紳之禍至  
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  
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朝  
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  
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  
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  
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適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楊龜山

五

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詢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城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管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夫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楊傳

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孳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閭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且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蹙其後尙可爲也若神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皆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朔王

之師四面雲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神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子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于卿遂以時兼國子監祭酒首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楊傳

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其後王黼竭天下之力以奉上花石皆安石倡之也其釋梟豎守成之詩于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騎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執弊弊然以愛爲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皆安石啓之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饗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之會學官中有忿爭者得旨併罷時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

雜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雍已喪贈而未及鄒浩  
于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  
提舉嵩山崇福宮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  
宮陸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術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  
陸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連章丐外以龍圖閣  
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  
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  
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與胡  
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沅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  
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  
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  
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勉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遊南淵源錄

卷之五 楊傳

八

羅仲素先生傳

宋史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開同郡楊  
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  
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  
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  
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驚田走浴見  
頤問之頤及覆以告從彥謝日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  
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  
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  
終日端坐間講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  
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  
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傳  
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  
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管有亂世之言  
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嘗  
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  
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  
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廐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  
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  
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  
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  
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  
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

遊南淵源錄

卷之五 羅傳

九

忠義行之者難鳴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  
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  
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  
論醇正類此未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  
力學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  
生淳祐間諡文質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羅傳

十

胡德輝先生傳

毛憲

胡瑛字德輝郡人登宣和三年第嘗受學於龜山問辨語孟諸書  
究極精微故所記龜山說爲多既得其傳又介龜山書謁劉元城  
于南都暨歸元城曰子聰明能護以至道當成令器遂以親承問  
答語退而筆之名道護錄自爲之序所友皆一時間人與朱章齋  
松尤善先是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以瑛潤色其書忌之遂以秘  
書攝他官又與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入號蒼梧太守紹興初召  
試玉堂尋後原官兼史館校勘時趙鼎當國以熙豐元祐舊史蕪  
穢屬理與同館張嶠修正趙去位張浚獨相又以所修史命官刪  
定瑛固求去出守嚴陵及趙再入復舉瑛與嶠依前筆削成書已  
而秦檜相力主和議瑛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合辭  
抗疏極言不可和檜意引去所奏大義侃侃皆瑛手筆也尤善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胡傳

士

詩文安貧樂道至老好學不倦爲一時表正云

喻玉泉先生傳

宋史

喻榜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榜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為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榜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榜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榜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榜曰然則富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發鼎曰策安出榜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闕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喻傳

七

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揆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榜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榜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心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誦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榜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檜與九成論訕榜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衢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鄞州孝宗卽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榜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

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榜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榜榜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榜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喻傳

七

尤遂初先生傳

劉元珍

尤表字延之少穎異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擢進士第嘗為泰興令縣故有城屢殘於寇頽甚表鳩工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民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表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為秘書丞者僉以表對丞授之張栻曰真秘書也尋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表率三館上書諫遂出典郡得台州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表成之表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厚數日而畢明年大水更築土墉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表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尤傳

志

平改江東先是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表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表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於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唯常平義倉願預仿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餼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得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典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

論悉付之表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厭於古當定廟號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希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耐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適論遂屈詔從之建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為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尤傳

志

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成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耐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違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蘭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入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論表曰旦夕制策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册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表奏願謹初戒始改致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

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遊而歷華要妾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興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卽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疵法制者雖特旨命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數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事爲之末也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表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道南淵源錄卷之五 九傳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九傳

胄勳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命書行表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厚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月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太中以論事左遷表率左史龔綸論奏疏入不報黃耶律适嘿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官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

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尙書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李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妾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賜資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忿蓄怨待此而發倘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出安靜時上已屬疾園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兩宮勤庶政察奸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政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表少從喻樞汪應辰遊樞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表在掖垣首言大道學者堯舜所以希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頌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卽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使眞僞相亂耳待付出戒之表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表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匾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諡文簡子棊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九傳

孫棊禮部尙書



李小山先生傳

劉元珍

李祥字元德學於尤遂初得龜山之傳登隆興元年進士主錢塘  
 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選者以上命監視鍛鍊嘗誣武臣子  
 謗誦拘於獄祥不許遷入門既而所告無實白尹尹驚弗從祥曰  
 卽坐譴自甘尹具論如所獻上喜擢尹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  
 胥民田訟屢改屬祥還之民主管戶部駕閣文字太學國子博士  
 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在  
 外賢才甚衆願更出迭入出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  
 判兩淮鐵錢比不定遂奏銷濫惡更鑄新錢從之准人以安遷國  
 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韓侂胄獻言者去國  
 祥力爭曰頃壽皇崩兩官隔絕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  
 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臣也精忠拂鬱何以示後世除直  
 道南淵源錄卷之五 李傳 六

龍圖閣湖南運副尋被劾罷太學上士楊宏中周端朝等上書固  
 留之俱得罪言者喜曰道學解散矣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  
 閣致仕歸無錫絕口不道前事卒葉水心銘墓謂趙公之誣賴以  
 明道學之禁賴以解常時祿入緣于散親舊悉盡又謂嘗以唐虞  
 盛治在君臣和告孝宗又特奏五劄子爲能言言恢復事本末有  
 序始終一志爲能行有古今才難之歎後贈寶謨閣待制諡肅簡  
 有奏議文集藏於學宮

蔣實齋先生傳

劉元珍

蔣重珍字良貴從尤文簡學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  
 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  
 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  
 二者之界限爲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  
 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  
 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  
 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杖書郎辭不可明年待  
 命書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  
 時史彌遠擅國乃極言主柄下移權臣勢重天下皆知有相而不  
 知有君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帖職  
 祿不願貼職思他日星變復申前說又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  
 道南淵源錄卷之五 蔣傳 十九

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告故相  
 故臣得以專詿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  
 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唯辨君子小人  
 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  
 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  
 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  
 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選著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  
 集議實齋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  
 澤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  
 出師闕洛實齋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曩乞  
 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及關洛師大興  
 復議進兵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

戚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或又言邇來用臺諫願主不必矯激之說以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疑選用之意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似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頻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州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劫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置閒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諡忠文重珍與真西山魏鶴山為深交言論風度卓然不羣雖取高科而讀書樂道不愧師傳云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蔣傳

三

虞薇山先生墓誌銘

韓性

薇山先生既葬十有八年其嗣志道使使至山陰貽性書曰先人力學勵行期見於用維卒不施抱志而沒不肖孤承乏官使蒙恩道秩承務郎常州路同知無錫州事惟是家木盈把矣而刻石未立懼無以道不孝願為銘詩刻之冢上以示無止性辭不獲則諾而為銘公諱薦發字君瑞虞氏遠有世緒居丹陽者尤稱大族六世祖諱申行甫其字為安定先生門人實生衢州府君諱泚以恩贈中奉大夫再世曰將仕郎諱柄娶於晉陵遂遷晉陵於公為曾祖祖諱伯夔考諱杲皆耆年隱德為善士宋德祐中公避地無錫樂其風土遂居焉幼穎悟讀書過目成誦未弱冠試鄉校輒高等賈師憲為淮東闈擬試甚盛試者多為卷以幸得公笑曰是罔利者非耶一卷可矣已而果中前列文聲益著家公鉉翁為郡守客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虞傳

三

之郡齊屢上吏部未幾而科舉革矣公益力于學不倦性純孝事親葬祭盡禮與弟應西極友愛自為師生符宗族盡嫻睦之道族人人有被掠於兵者有去從異教者公詢訪得之經理其田宅賴以不絕與人交和不苟同故舊有過不輕棄喜節義虛約而好施人有急難周之惟恐後歲歛貴糴損其直與人富人稍稍效之平生口不言錢不以產業為意視貴勢不以一毫挫也無錫學廢士無所歸強起公為師招諸生坐齋中講說義理考論德業士聞風而至課試無慮數百士有田籍官俾給驛傳公言大師若憲輒力引誼其言懇懇諸使素重公從其請得免者且百家鄉飲酒久廢贊使邑長行之再龜山先生之來南也居於常者十八年公為祠堂奠龜山于中而列鄉之先賢于左右歲時祠焉秦淮海之墓在惠山南為趙氏業公諭趙歸其地於學為之封植士論墜之為鄉校

官十餘年廩祿皆辭不受而校官之所當爲者舉行無遺文風之盛他邑莫能及聲譽聞于中外當路遺書于公將致公都下而行其法於他學公謝不往因遂辭學事則又貽書曰杭學者一省之望爲杭學得賢師江左之士有所式矣公又力辭卽遣使資敕授興國路儒學教授拜命不起自是杜門謝所往還號薇山老人以見志學者稱之爲薇山先生延祐甲寅初行科舉右丞相許公董試江浙擇試官必當世師表遣使致公公曰科舉興廢吾道所係今取士本朱文公貢舉私議吾遊場屋時所願行者不意暮年見之且所避者利祿也今幸無是遂應命試闈經疑問忠恕或引天地忠恕以對他試官曰天地豈有忠恕耶乙其處公曉之曰此非川流山峙之意乎他不對且轉語同列若此者黜公作色曰此程子之說君非寡陋者豈偶忘之耶吾無書自隨君求程氏書密視之毋令人笑其陋也他試官始覘服公因盡閱餘卷默而復取者數人監試終公曰非公幾誤事公之學精而守固於此亦可少見矣素不喜佛老氏學不道禮鬼神異之事暇日惟以詩書自娛每戒其子曰爾既仕當以職業自見謹勿藉手書尺求知也由是志道累任果有立文集雜著二十卷藏于家素康強少疾童顏蒼髯如未始衰者一日忽晨起正衣冠步入正寢顧諸子曰今日三月十九日也顏色不異雙眸炯然拱手避足而逝嘗試論之士患於無才有才矣患不知學學不足致用猶無學也足以致用而汲汲焉惟用之求不得則若有缺焉者有道之士不是爲也公負穎異之才而加之力學故其成就有過人者卓然以經術行誼爲東南學者所宗足以致用而用之不究從容進退皆適其宜可爲賢矣安定先生以體用之學教人公其有得於家傳者歟矧其家學久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虞傳

三

而彌長遠榮錫爵人所其羨而公之志不若是止也大學見於用者徵其用用之不究者尙其志志之難言也久矣公之所望於後而後人之所當益勉者也予故反覆論著而不放畧也遂爲之銘銘曰學成於己以用而彰譬彼導江其波洋洋行甫氏處學于安定位不稱名以鴻厥慶其傳七世是生先生束髮豐登祖訓是承跋彼修途有提坐趨珮玉長裾獨行徐徐用之於鄉鄉人是擇行於膠庠矜佩是式論議已慈操履彌堅索其緒餘可知其全采薇於山於焉是息以順以寧繫學之力學期於成用不期售鬱彼新

旰克昌爾後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虞傳

三

邵二泉先生傳

劉元珍

邵寶字國賢生而質直寡言笑三歲失怙十九問學於莊定山為諸生時接府官不到明日學師召寶至寶欲註到字寶曰寶不到應受責於是應聲答不到者廿人皆曰寧受責毋為欺愧邵某也早歲舉成化甲辰進士知許州以禮讓為治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咸動皆知所自立正頌考叔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祠范忠宣公於襄城裴晉公于郟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勸課農桑做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備荒九年民幾無訟入為戶部郎歷陞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為教先行簡而後文藝士習丕變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書院作論來學文宸濠索題詠皆却之後濂敗人服其先見累陞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怒平江伯陳熊欲論殺之以意屬寶俾劾熊寶拒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邵傳

三十四

不納瑾怒勒致仕瑾誅起逃撫貴州陞戶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日就子舍問寢視膳不以力代順志承頤八十年如一日久之陞禮部尚書以母病辭特詔予終養一日晨起謁先聖家廟端坐而逝諡文莊寶志行端介踐履篤實問學該洽孝親睦族應務之才巨細皆適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願為真士夫毋為假道學一切聲色貨利嬉遊無益之事絕口不言蕭然環堵惟潛心著書閱拓古今獎誨後進海內推仰稱為二泉先生所著有簡端錄學史定性書說漕政舉要錄容春堂勿藥集

顧涇陽先生傳

劉元珍

顧憲成字叔時幼讀韓文諱辨每至文諱輒婉轉避之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書其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一日從師講孟子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為主欲為役主強則役退聽其英穎多類此萬歷丙子舉鄉試第一文章獨開堂與天下宗之顧自謂此非吾安身立命處乃從事性命之學日取濂洛關閩諸書究極其旨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政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庭蘭友善時相張居正病舉朝若狂為設醮以禱同官代憲成署名聞即馳騎往齋壇手削去之居正卒調吏部丁亥大計有齟齬總憲辛自修者憲成上書語侵閣臣王錫爵請判桂陽已復司理處泉二州壬辰大計羣吏憲成舉公廉寡慾為天下司理第一尋入吏部會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力爭與王錫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顧傳

三十五

曾往復辯論事得寢察已內計趙南星為政盡黜要人子弟及其姻婭之失職者憲成實左右之忽奉旨罷顧亦疏請同罷不報居無何復入選司自矢以扶陽抑陰為體以不激不隨為用然所推薦卒多與錫爵齟齬及會推閣臣憲成舉舊輔王家屏以對遂削籍歸歸益潛心理學集諸同志講論於二泉與姑蘇管志道力辨無善無惡之說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氏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矣吾儒何必以此為學又謂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除壞實教也語語破的為一時正學表儀城東北故有朱楊龜山東林故址一日同邑高攀龍與憲成弟允成曰叔時常欲構一讀書處偕同志友切劘其中此

地乃造化所留以待叔時也憲成因首倡議復講堂書舍居焉  
集吳越士歲一大會月一小會條約一宗朱子曰鹿洞規而大旨  
在教人識性嘗曰論本體只性善二字論工夫只小心二字戊申  
起光祿辭不赴壬子卒於家憲成有絕人之資而以全力用之於  
聖學故不為一切玄虛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其用而與天子  
宰相爭是非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  
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於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  
自熹廟之季以訖國變東林忠節輩出而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  
實憲成所風廟居多也崇禎初諡端文所著有涇泉藏稿小心齋  
劄記大學通考遠經錄證性編桑梓錄等書

顧涇凡先生傳

劉元珍

顧允成字季時生有慧質頗好弄已稟師教幡然好學語其兄憲  
成曰弟不學恐傷兩大人心中萬歷癸未進士移病歸丙戌廷試  
時上冊鄭貴妃允成射策數千言以內寵將盛羣小將逞為言讀  
卷者驚怖而殿之時海瑞廉節著聞為御史房實所詆允成與彭  
遵古諸壽賢合疏爭之削籍歸後以薦起南康教授累陞禮部主  
事有詔並封三王又與樂元聲張納陛合疏爭之謂臣寧死不忍  
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于地下會考功趙南星司  
內計盡公不撓忤當路被斥復與陳泰來賈巖于孔兼薛敷教張  
納陛共疏申救謫判光州先是薛敷教以阻塞言路劾吳時來耿  
定向二憲長閣臣許國至以貢舉非人自劾允成上書力辨兵部  
沈 讀而歎曰夫夫義理中鎮惡文章中辟邪也歸從兄憲成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顧傳 七

究極性命之學每其兄渾涵脫化處弟則以毅然持之嘗辨論學  
脈相角不下辨畢仍怡怡如孺子歡人以方之二程云持身端毅  
不以私徇人人亦不敢以私干之其謫光州當路為假差歸豫撫  
某某前後檄致積俸可千金堅辭不受曰吾敢以假尸祿乎一日  
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因  
歎息謂此弊於今尤甚昔分為二今且合為一矣又歎士習之弊  
在捨神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請侯一句聞者悚  
然嘗曰吾輩發念舉事須于太極上有分若但跟陰陽五行走便  
不濟事或疑其拘允成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自然四通八達誰  
能拘之若于此糊塗便欲融通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壑慎勿草草  
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時以為名言年五十四卒所著有朱子二  
大辨小辨齋偶存行世

高景逸先生傳

嚴、毅

高攀龍字存之少有異稟母授果餌必僂僂而承弱冠舉於鄉邑令李復陽與顧憲成講學序序攀龍往從之聞李材揭修身為本之旨欣然有會已丑進士選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詆毀程朱攀龍上崇正學闢異端疏閣臣王錫爵柄政黜陟乖方又上君臣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錫爵請歸陽自歎於斯道向未有得發憤日此行不徹此事真負此生矣途中嚴立規程為半靜坐與半讀書法兩閱月始抵謫所察民情正士風輯諸儒要語朱子近思錄刊示諸生又為地方除一大慙不以謫官為傳舍也已而假差歸與李材辨論數日大意謂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曉然知為人為己義利公私之界端在於此初學下手必從此始然後善必為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道南淵源錄卷之五 高傳 元

可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既歸築室湖濱名曰可樓借吳志遠歸子慕二人扁舟往來嘗兀坐相對作靜坐說及復七規程甲辰秋同顧憲成修復楊龜山東林書院一遵白鹿洞會規每會必取儒釋朱陸真修真悟之辨諄切指示常曰勤物敦倫謹言敏行此東林八字訣也林居垂三十年天啓初起光祿寺丞值上元節缺上供天鵝羣瑤瑟索攀龍按舊例以家鴉代并裁無名供費若干積弊如洗中官攝服會廣寧失陷外戚勸貴中官之家皆奸細窟宅攀龍謂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請逐鄭養性詠李可灼見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紅丸一疏作而歎曰一部春秋也持論益侃侃無所撓忌者靡不側目尋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務學之要疏言明理所以明心明心所以出治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為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為大

忠黑白混淆賢奸倒置貽害何極疏上罰俸三月已轉大理少卿又轉太僕卿方鄭之黨益憤且懼竊竊以東林為言給事中朱童蒙因疏許東林於是講學諸臣鄒元標等皆去位攀龍亦疏辭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之語居無何即家起刑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時攀龍座師趙南星為太宰門人魏大中為掌垣師弟相約以懲貪救民為主會副院楊漣首擊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攀龍又列貪穢御史崔呈秀罪狀以間呈秀乞哀忠賢披謝應祥事誣攀龍乃引罪去呈秀遂合羣小嫉忠賢曰東林必殺公乙丑春忠賢矯詔成趙殺楊魏等丙寅又遣穆昌期周順昌等攀龍度不免三月十六日肅衣冠謁道南祠夜半得緹騎信書遺表一通置於几赴池水而死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又有朋友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又何幻質之足戀乎友即門人華允誠也歿後北面整立履無泥滓亦無滴水入腹越數日顏色如生崇禎初逆黨次第敗公論大明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攀龍之學以復性為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為訣四方從遊者至每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令靜坐以培深厚之氣居恒駭禪學最嚴謂聖人之學異于釋氏惟一性字聖人言性異於釋氏惟一理字釋氏無理故最忌分別如何可以綱紀世界扶植人倫生平不二色一介不取燕居屋漏未始有惰容論者謂攀龍二十歲外便步程朱常自云一生用易又云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皆實錄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高傳

元

錢啓新先生傳

劉元珍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歷癸未進士令廬陵以興起斯文為已  
 任建王文成祠弁祀鄒文莊諸公廷禮名頌倡明理學仁政具舉  
 擢御史首疏糾按臣劄取庫錢按廣西一洗將迎供億之費上建  
 備論相二疏語多觸忌留中三月因杖給事孟養浩連及削籍接  
 浙而行楚郵不為設餐一本安之歸里門絕跡公府郡守歐陽東  
 鳳建先賢祠傍構經正堂講學共推一本為主盟梁溪有東林書  
 院借顧憲成輩遞相往來聯合同志朝議與東林為難一本曰不  
 見是而無聞不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居恒自省曰既戴天  
 履地而為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又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應禮  
 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  
 細查考又曰毋信庸目俗耳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又曰天下事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錢傳

三

我做不如人做一人做不如眾人共做生平無他玩好獨潛心于  
 六經濂洛諸書下至天文地理無不披究而尤精研易學每登壇  
 論易語語貼切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若像象管見象鈔續鈔發前  
 人之所未發皆身體而有之者又以書九疇數衍為四千六百八  
 爻有辭有象占驗吉凶為範衍十卷他如取類古今儒學正脈作  
 源編濂編又手錄時政大要為邸鈔間出心得以勉人學問為電  
 記借里中同壽同善會勸後生學發乎至誠規人過若恐傷之意  
 向稍善自方誘進有急難公憤救之又私全救之所謂以乾坤二  
 體為量以經傳格言為律以宋儒行誼為標者也先知卒日預營  
 兆域自作寄寓通客誌及長言數十首至期備然而逝

安我素先生傳

嚴 毅

安希范字小范弱冠登第官行人當入臺省而格于年有諷以增  
 年者曰安生不以臺省重也遷儀部念母請南言者曰蓋少俟其  
 以銓郎擬公矣曰安生不以銓郎重也竟得南司封會高攀龍疏  
 論王錫爵得斥希范疏收語多觸忌削籍歸緘口不涉朝事靜掃  
 一室讀書其中時從顧憲成輩於東林論學泰昌初起廢詔下眾  
 正共登希范夷然不問遂命駕往吳興之善山擬營菟裘以終會  
 光廟寶天作詩寄憤其首章云執簡定應書趙盾舉朝誰請討陳  
 恒其四章云受遺元老仍增秩進藥鴻臚也賜金聞者莫不感歎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安傳

三

薛玄臺先生傳

劉元珍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為諸生時中丞海公瑞便以忠義士目之每從其祖應旂閱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登萬歷己丑進士觀政部會御史王藩臣上疏不自憲長吳時來耿定向交泰之敷教曰是欲為執政箝天下口也抗疏爭之甚力有平津曲學金陵險陝之語勒令回籍歸三載薦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具疏力諫復貽執政王錫爵書有東門黃犬追悔已遲之語錫爵恚甚然並封事遂得寢未幾趙南星司計事被逐復抗疏申救謫光州學正與光州士砥德礪業一以道義相成州人負沉寃者胥之敷教多所全活光人謂薛先生不獨師保我且父母我也歿後光人建特祠於巖官祀之歸從東林講學痛自刻礪垢衣糲食有窮士所不堪者出入不假肩輿止一老蒼頭或見惡人望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三

望而去弁蒼頭亦失所在居喪不飲酒不食肉服闋遂茹素終身中年婚嫁相續負郭殆盡或諷其少通融於交際間敷教婉謝曰少乘一節老而逾之辱殆有甚焉即親友問疾所餽藥餌亦少嘗輒謝去性至慈蠕動不忍加害其于人則油油與偕雖遇俗客終不作分別觀獨耳目所及內人必剪之而後已至於解人厄揚人善終日孜孜恒若不及嘗曰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問正人鬼分胎處又曰學苟不見性靈任是嫩嫩不汗終歸一節又曰今人所以不講學者謂講學為欺人耳不知不講學者真能不自欺否吾謂機械變詐畢竟聞誠意之說而滅靡麗紛華畢竟問無求安飽之說而滅自私自利之人畢竟聞天下一家之說而不至於十分損人害物講學何負于天下哉詩文隨口而出不事剗球雖終身不仕而望重朝野奴吏入貢必問薛先生安在所著

有浮弋集泉上雜語續憲章錄等書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三



葉園適先生傳

嚴 毅

葉茂才字參之家貧事親甚孝痛母先逝館歸必同父寢萬歷已丑成進士甫授刑部三月旋告改南迎養時俗初第謁座師有費茂才獨以貧告半月始致芽茶二封人多怪之久而得其清節轉加畏服惟稅蕪關念商重困一以寬恤為主去關五十里有雙港往者設界以防漏稅越雙港者罪抵越關墮僧念為好利茂才惻然曰蕪關去龍江二百里兩稅並徵密矣奈何又益此關立罷去即越關之禁亦念風濤不測遜卒驕擾非遠至三十里不得言漏至於平丈量禁需索種種惠政商人德之稅額外餘三千金解充邊餉仍具疏云往苦旱商不通今歲多雨舟航湊集後不得援為例也神祖嘉之賚白金松布旌其廉官太僕時適有御史左袒四明崑宣而力擠一時持正者抗章力諍與諸臺中書揭往復侃侃

進南淵源錄

卷之五 葉傳

三五

不回因作旁證止器說又嘗激於年例考選不公上書太宰鄭某云年例兩衙門之劣處考選尤言路一大關鍵也去取間風聲所係令處一真品則真者畢懼選一偽品則偽者畢進向何以年例考選為又嘗書高攀龍與給事中王志道書揭後力辨當年三案正論危言扶植千秋名義最大自筮仕至卿貳俱留都冷曹居官十二子告十入一味恬退最後南工侍一出謂其弟曰此行非為一官只以祖父母未邀封贈耳已見權璫亂政國事日非遂不待覃恩而歸所居數椽絕無輝煌扁額第標四字云三世無訟時指以訓子弟蔣田三頃僅供餽粥終身布衣蔬食無後僕無雜交所交惟詩世卿薛敷欽高攀龍諸人不屑屑貴遊干旋至止間一答之從來未嘗片字干請惟東林會講及同善會過從不倦會畢輒扃戶不出曾有詩云涉世幸逃三見黜歸田喜遂一閉身其自寫

至矣所著有見聞摘錄勞器錄貞女傳與至吟行於世

進南淵源錄

卷之五 葉傳

三五

陳筠塘先生傳

嚴 毅

陳幼學字志行少貧力學於書靡不窺尤好紫陽綱目萬歷癸酉  
 舉於鄉時宰張居正以數百金邀致左塾拒弗應已丑成進士令  
 確山歷中牟異政蠲賑遷刑部平反至三百餘人民以不克出守  
 湖州府惠威並著去後數十年湖民稱說善政猶感泣弗衰自湖  
 遷憲副予告歸最後徵光祿再轉太常亦不起官刑部時有攻紫  
 陽者著四書刪正流傳耳目幼學抗疏斥其非特自著正刪正以  
 關之人始知紫陽之不可叛晚適林泉與諸先哲遊猶辨論不輟  
 毘陵錢一本談易東林幼學善其說因歸自研勒擬成周易管窺  
 與相質曰吾雖八十老人誠自樂此不為疲也然竟以此成疾僅  
 得其稿之半而終卒年八十有四家藏有欽恤題稿四書正刪正  
 罪罪知治湖實政救荒全書三方臆斷禮樂考芸堂日錄續錄等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陳傳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陳傳

劉本肅先生傳

嚴 毅

劉元珍字伯先弱冠舉于鄉中萬歷乙未進士歷官儀部兵部乙  
 巳大計沈一貫當國陰庇私人凡異己者將一網盡之人心憤甚  
 莫敢發元珍抗言秉成之人既假公以蒙上復挾威以箝下所關  
 治亂非小疏入下九卿議一貫與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議不  
 可息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乃反杖旨削籍歸一貫亦罷去當時  
 直聲震天下皆曰不有公疏不成朝廷歸十六年神祖遺詔起言  
 事諸臣元珍起光祿卿會潘陽陷沒舊贊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  
 衛官民為名擁數萬眾入內投揭督餉侍郎某令發天津登萊船  
 南濟元珍復抗疏力言其奸謂宜嚴內外之防固安攘之策國縉  
 議乃寢家居從高攀龍輩陳說經義有為怪誕之說者正色斥之  
 曰毋亂我學脈尤惡掃名者謂此輩指吾黨好名以為口實其實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劉傳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劉傳

農

許靜餘先生傳

劉元珍

許世卿字伯敷家貧有志操天性孝謹父早亡事大父有禮步趨無尺寸軼事母至孝為諸生有聲受知郡邑絕不干以私萬歷乙酉舉於鄉放榜日淡然自若借同志葉茂才清談竟日人莫知其既捷也衣食居室不渝其初揭安貧戒五日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媼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戒五日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傳貸濫與義會出入恒指而自問曰若得無食言否或以私嘗之輒指其壁謂曰此吾之息壤也可奈何偶有戚當麗法持世卿急時適驚一婢為輸罰緩卒不為緩頰所居敝巷守令下車一謝後不得再觀其面郡守歐陽東鳳延世卿修郡志世卿曰公猶人也欣然一出平生交遊絕寡惟與顧憲成高攀龍薛敷教葉茂才輩以道義名節相觀摩每自東林歸勸其子曰人何道南淵源錄卷之五 許傳 三

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于乃為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冬行至桃源河冰堅遂返謝去傳金自號早白老人矢終焉之志每于隙地手菽菜甲日不如是何能無求於人襟度洒落喜飲酒偕同志吟詠日夕不倦見俗客如目不容刺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寧希望望夷所著有中解編太玄玄言露穎編諸集而特好為詩一切欣悅悲愉之感悉於詩發之詩成抱膝長吟輒復瞑坐自謂調變之妙疾革謂其子曰吾有某進未償某施未報某家人資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當其直亟取券還之愉然而逝

吳觀華先生傳

嚴 毅

吳桂森字叔美幼有至性父喪哀毀如成人早歲廩於庠試輒冠曹偶人謂厚儲遠發一第不難而桂森不屑也時從顧憲成高攀龍輩講學不倦序貢延試畢遂絕意仕進活然而歸因學易于毘陵錢一本日夜探索幾忘寢食一本歿每歲借同志往其廬論學靜坐志築室三年之意天啓初攀龍出山屬桂森主盟東林會逆瑞難作為詔拆毀書院逮吳下諸忠良攀龍殉節桂森哭之慟捐白銀以佐官旗需索之費時書院已成荒墟集同志鄒期植輩於道南祠班荆論學相唁也已而相慰逆瑞敗繼有表章書院之旨桂森亟謀興復而摧殘之餘羣力不辦遂獨力建麗澤堂又構小齋名曰來復講易於中諸士雲集其說易也謂第一要明陰陽大分蓋陰陽非一亦非兩其質則大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殊其用則道南淵源錄卷之五 吳傳 三

剛大所以主柔小而非柔小亦不成剛大柔小所以承剛大而離剛大便不成柔小故用九用六總之一用所以繫辭曰陰陽合德明得陰陽大分然後看八卦八卦性情得然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從源察流條理脈絡一一分明而又有易中真血脈如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邵子天根月窟張子一神兩化錢子卦者掛也掛出一太極掛出一箇天地儀象于人身等語皆義文周孔之真傳也時剖析易義無餘蘊學者莫不虛往實歸晚年充養益粹醇益可挹鼓舞來學如有一言可採必筆而藏之申戒子弟曰凡子弟有過父兄必任為己之責即父兄有過子弟亦任為己之責如此相勸戒家聲庶能不墮又做義門鄭氏家會及五經會聯屬子姓以為當云所著有像象述像象金針易說譚易隨問真儒一脈一班錄書經說曲禮說註釋春秋大全皇明開泰錄息齋筆

記晚自號素衣學者稱為素衣先生祠崇正書院

鄒經畬先生傳

嚴 毅

鄒期楨字公寧九歲時患痘劇甚作癢恐驚父母寢力制之蓋至孝其天性也比長輒苦讀年三十始補郡諸生自是為諸生三十年試每在利鈍間顧其坐舉比而為諸生師自壯至老亡能過之者嘗設講席洞虛宮問字之屢闕戶斗室不能容復他徙他徙者再又不能容乃就文昌閣下闢軒二架以居之度可容百五六十人如是者歲率以為常特著為文行社約三章以繩束而諸負狹邪僻者相率匿影去語且高忠憲文行社記中自是春秋二榜科必有人蓋聚徒講學之盛前此未有也期楨常云聖賢下語如化工肖物一字不虛故其說書最解人願弟子之日益進以此願獨以為此口耳之學非其至者因謂濂洛關閩近在吾鄉求之有餘師矣蓋指東林主盟諸先輩也一日從忠憲商及靜坐期楨曰調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吳傳

早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鄒傳

早

息亦頗有益忠憲曰不屑也聞之憮然已而從先儒存養省察諸法徧參之最後獨心旨忠憲所論觀未發功夫一語大率謂觀未發之學以主靜為訣以主敬為宗以禮經之九容為把柄九容色色停當身心內外自一齊收斂如是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栽培本體之助非復往來憧憧之擾此皆學問得力後證歸語也期楨正氣強骨間廟堂典革進退當則喜不則憂見肩旋當食廢七箸適神廟鼎革之年三案議起不勝憤懣長歌短詠以鳴不平題曰委巷謠會教廟登極吳徵君桂森即東林廢址建麗澤堂期楨實左右之尤留心經濟實學如所纂皇明洪範經世要語國朝名臣言行錄摘並鑿鑿可著廊廟而於里中疾苦尤不啻痲痺乃身有強亂臆言救荒末議固人心論活井田說無一非桑梓石畫期楨故以一簞名軒當庚辛大祲之歲饋粥時絕幾持水齋日玩易一卦

或編輯見聞一二以當渴之飲饑之食而已平生著述甚富已刻者尙書探一一筆軒創記鶴湖小詠東林諸賢言行錄四種未刻者三十餘種藏於家歿時年七十有六先是郡邑守令兼推擇爲鄉飲賓巡按御史祁彪佳按部式其廬旌曰賢良方正及而門人百餘輩奉主配享楊龜山先生道南祠毘陵亦有道南書院祠鄒忠公浩明慎蓋浩之裔孫云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鄉傳

四二

張茲所先生傳

高 陸

先生姓張氏初名大受改名夢時字伯可無錫人少穎異隨父大參登齋公讀書貴州著爲文超軼不羣侍塾師坐一書樓手題云上此樓去一動一言務遵聖訓下此樓去一事一念務懍親心此其立志已不同矣年十五以縣試第一補諸生明年行冠禮老儒姚潛坤作字說以贈之益自勵繼入太學萬歷癸卯舉于鄉甲辰下第歸道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創起東林書院左右翼以精舍約六人爲築先生首任其一解業授工與諸公切偲砥礪其中以參司道德性命之奧兼精書法暇則遊藝筆硯日揮數幅爲樂真草隨意大啓壬子謁選授安吉州知州爲治大得民心劇盜葉郎生餘黨殺長與令石有恒將犯安吉先生率士一戰而寇大敗民苦解絹請上憲易爲官輸民便甚羣立生祠以報德歷遷常德府同知山東鹽運使運同寬商恤竈國課無虧及沿海告警先生竭守禦之策民賴以安一時有循良之目將有殊擢竟告老歸家居講道東林刻有會講商語蒲榻笑拈二編每兒孫造膝必與評文論古或拈經書一二章令細參之次第質問移時不倦案頭惟存彭澤香山明道康節白沙陽明數編以當尙友臨卒客有以死生之故及曾孟莊周異同問者徐答曰爽然生死之故從而玩之所以爲莊周者流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爲曾孟則吾豈敢全要看玩也卒慎客曰先生真當世之曾孟與曰曾孟則吾豈敢全要看臘月三十日臘月三十日是先忠憲遺書中語因呼筆大書曰朝聞夕可千古光輝浮生如寄視死如歸落地一靈終天敢迷伯可字可自返庶幾書訖湛然坐逝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張傳

四二

馬素修先生傳

萬斯同

馬世奇字君宿無錫人祖謙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穎異嗜學有文名登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一年帝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卻饋遺還進左諭德父憂歸久之還朝進左庶子帝數召廷臣問禦寇策世奇言闖賊賊除除易除闖難人心畏賊而附闖非附闖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救督撫領將嚴束伍部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則亂可弭帝善其言為下詔申飭時寇警日亟每召對諸大臣無能畫策世奇歸邸輒太息泣下曰事不可為矣十七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筋起問帝安在東宮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又言東宮二王被執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將自經二妾未李盛飾前世奇訝曰若道南淵源錄卷之五 馬傳 器

以我死將辭我去耶對曰聞主人盡節我二人來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並自經世奇端坐引帛自力縊乃死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將死貽書世奇以慷慨從容二義質焉世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見危授命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與君攜手黃泉預訂斯盟無忘息壤矣世奇修頤廣類揚眉大耳砥名行居館閣有聲好推獎後進為人廉父死賴州推官倪長圩以贖銀三千助喪世奇辭曰蘇饑留此可用賑座主周延儒再相世奇同郡遠嫌除服不赴都及還朝延儒已賜死親暱者率避去世奇經紀其喪其好義如此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

華鳳超先生傳

萬斯同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四川參政允誠舉天啓二年進士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先後旋里遂受業為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告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二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敘功加俸一年改職方員外郎五年六月以溫體仁閱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畧言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寢成叢勝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道南淵源錄卷之五 華傳 器

神為案牘鈞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齟讓論滋擾遂使勦撫等於築舍用舍有若舉基以興邦啓聖之歲時為卽冀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與楊錦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立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為奸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暗然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鈐衡

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大輔體仁與家臣洪學同邑朋比惟異已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請官借題逼逐而薦剝遂作妄書欺莫大於此矣擅莫專於此矣黨莫固於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且曰體仁生平矜督塗顏廉剛掃地陛下排衆議而用之以其粹直寡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有如洪學者爲之羽翼遍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復受何人指使帝以體仁純忠亮節而摘疏中擬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溫育仁不識一丁以家貴而首拔邵英以論沈演而謫羅喻義以左右非人一語而

道南淵源錄

卷之五

華傳

學

逐此非事之章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孝養母母年入十三而終後爲福王驗封員外郎十餘日即引疾歸允誠踐履篤實不慕榮達延儒再召遣人以京卿啗之允誠拒不應入南都工英先造請亦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薙髮與從孫尚濂駢斬於南京

道南淵源錄卷之六

道南後學祿著於國是者史不絕書其處者名德壓人心克持道脈絕續之會正潛庵湯子所云與復諸後賢也視龍溪近溪之爲姚江流弊者有識能辨之纂列如左

道南後賢紀要

吳素衣先生一班錄云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直格爭端也吾則曰有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格物知善無惡是致知

張秋紹傳于景素先生云先生講安吉州判即投牒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借士友講肆其中而時過則至錫山與於東林講席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傳

甚慰近來士風茅靡亡論患得患失如鄙夫之爲也者即如應對唯諾問以方之諸生之時大徑庭矣始而以爲不得不然既而唯諾然久而不覺與之俱化進身之始不得不爲賢者而破耳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華燕超先生之學務勉然不妄希自然常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後賢

謂人知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而不知心不妄動易身不妄動難也人知靜坐之以心檢身而不知靜坐之以身檢心也語一暴十寒而不知焦芽腐種之不受暴也皆先生獨得之語

備先所未發

姜同節先生由泉州人覲例得薦舉人材所薦延陵六人則錢一木于孔兼劉元珍高攀龍薛敷教陳敏中也疏畧云錢一木理心是名御史又將爲真理學矣于孔兼閱卷摘權貴之伴賣功場弊以剔後請判官捐貲置安吉州之學田俾無人已危之說而以會講鼓同志之興不日高攀龍崇正閣邪析支離人必辭教也廉鼓同志之興不日高攀龍崇正閣邪析支離才甲天下而臣所親於陳博上見之矣延陵爲臣生長之地人必辭教也廉鼓同志之興不日高攀龍崇正閣邪析支離馬索修先生自登賢書至秘書省守四知或如諸生時列詞林十餘年覆無贏財汗來不置填助餉輸銷帶質杯應之家居角巾錦衣纓帽爲何物

呂高培云先大父言吳儀部霞舟先生遊東林時年甚少端文忠憲兩先生亟相引重而孫少宰柏潭公讀其文以其甥女與氏妻之亦具眼也哉至吳氏之門多節義先死瑤禍爲江陰李翁爲吾錫麟孝廉所止固不愧一脈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二

孫龜門傳陳幾亭先生云初從同邑吳志遠遊遂及高忠憲之  
門好研經落己而寬無所本反求諸身心遠遊遂及高忠憲之  
溪見得著落在人倫關鎖在存誠推行在愛人庚午元旦聞雞  
鳴胸中曠然無一事自是悟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  
立功立言之本  
張秋紹傳陳幾亭先生云少師事梁溪高忠憲公而與同里魏  
忠節大中同學天啓辛酉京闈第三人乙丑瑞燭作忠節首  
被逮送之至錫山因詢忠憲疑解者累月及崇禎改元天下想  
成遠送先生年將七十時院楊忠烈公疏論魏忠賢二十四罪  
華風超先生年將七十時院楊忠烈公疏論魏忠賢二十四罪  
被重遣鄒馮左甥諸君子不安其位閣臣魏廣微等乘間傾陷  
正類忠憲九羣姑所居坐以黨魁先生義形于色有奮志除奸  
意忠憲曰吾子姑所居坐以黨魁先生義形于色有奮志除奸  
兵部時此舉以崇祀真儒疏畧言忠臣義士不為亂臣賊子所  
以復性為宗以維之故左都御史高攀龍遠宗孔孟近法程朱  
儒者於世道人心匡扶不凋之學至死不講學為諱崇禎  
其四十年講求于孔孟程朱之學至死不講學為諱崇禎  
儒者於世道人心匡扶不凋之學至死不講學為諱崇禎  
也編謂國朝攻東林而後先死義諸臣皆攀龍平日共肩此學  
龍則集其成宜與薛瑄而理學一脈先臣曹端開其始然師學  
學之所在于以被除功諸激發乘驟有光聖治豈其微哉疏具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後賢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三

之或主張白在不至大錯點選先生云當下無邪渾然是誠不  
須有見誠此段光景時見之而特未能一片安敢自足也抑  
程子有云有造道之言有見理之言是參討得極透于實踐向隔于言  
學以不聖賢義理無所不研窮當會講時言言性言言性言性言性  
發非不聖賢義理無所不研窮當會講時言言性言言性言性言性  
道之未聞與不學同然則學必聞道竊不虛一世非徒口耳之  
謂也敢不勉哉  
錢健日傳鄒忠餘先生云從涇陽顧公得讀書法從景逸高公  
得養性法後與葉開道薛玄臺請公參論弗衣諸先生始推重天  
張泰嚴先生久與東林講會為高景逸魏之不免也的矣即弟輩  
彼亦不放過此不足為異天下事要須看梁漢磨正在此一本  
好戲文試憑几觀之手扎如此可見兩先生心膽有禁合處  
微啓其毒魏忠賢能呈秀等恣其兇殘極矣竊謂兩寅丁卯  
之廢臣當起補甲子乙丑所推折九急當起補其落名賢如  
文震孟姚希孟等已先後啓事其未起補者尚有栝雅無  
管翁敏不及如鄧以偉葉茂才者盡急用以砥迴瀾則有難進  
易退孤介絕塵如劉宗周程國祥者盡急用以砥迴瀾則有難進  
者願百代從名儒就崇中一何忠愛慘切求之古名臣正未易僕  
指項蒙贈賄殊憐公議然千秋大節未荷特表厥子世儒無辜  
城且則易名與雪笠又製直旌忠所未竟者至如魏大中忠肝  
似鐵勁節如霜與楊廷周順昌等均為百古奇男子而大中未  
錄其嗣人情尚多悵鬱以在南言前目擊心憤亟為皇上一剖  
陳也  
高景辭先生六十五歲之年作預告云世泰人問事完了死遲  
了當自念言兼告遠方同志曰吾得洗心一妙訣譬如我已滅  
石可無銘乎日何可無也所重者上言所尊者故君之命抱制  
詞以長附於幽日月所不照霜露猶滿之我生不奉二氏仿此  
不求道度銘掛止書字不許稍舊街墓前碼報計首儀仗此  
墓日不許用銘儀但遺家禮葬勿問于官亦勿問于遠祭只二  
盤不用紙錢金銀鏡尊親長賜弔即以此刻敬送代誌右只完  
我送終之事若所期于爾子孫者每無一言乎迺發歎而言曰  
惟說先志之方所期于爾子孫者每無一言乎迺發歎而言曰  
惟說先志之方所期于爾子孫者每無一言乎迺發歎而言曰  
錫山志云嚴佩之先生始為名諸生中歲落拓無榮進意嘗讀  
高子遺書歎曰吾舍是將誰與歸當江南立主時將推講席時  
政會有禁不果既而竄跡湖山問東林修復之後時推講席時



王儉齋先生傳

錢肅淵

王永圖字惟懷一字新之南直宜興人父彜敘為諸生時借無錫顧端文入郡守龍崗施公龍城社名齊志合以貢仕為馬平令同邑若史孟麟吳正志張納陞皆出其門惟懷年甫十四德性醇密端文一見稱之曰此子凝道之器也許妻以女攜至涇上親自課教之爰以錫籍補諸生尋食餽越十載領萬歷庚子應天鄉試甲辰從端文興起東林書院交宇內賢豪印證學脈其為學以澹泊為宗而自信則在勿欺不爭四字故處鈍處後見者靡不化服久之選冀州學正歷國子博士戶部司務所在有績遷刑部員外郎會魏奄以冒功膺茅土封京官爭題揆諫之同列請署名惟懷笑謝曰吾若列名於是愧元祐石工多矣堅不許後瑞敗諸署名者皆得罪獨得無坐人始服其先見崇禎初晉郎中奄黨若五虎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王傳

四

五彪諸獄悉屬攷案為之引繩披根無所枉撓其案呈凡數千言奏下之日輿論大快至如改救關節兩案事係國體尤持論平允大司寇倚重焉出守部州數辨冤獄敷惠政鄙人畏愛交至俄罹謗賴廷議得白當調以病乞假歸道卒居恒孝友廉讓事大父母死生協禮事繼母得其歡心為宗黨所稱著有儉齋文集藏於家其書法最有名

史玉池先生傳

萬斯同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洪憲典試作奸左都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說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同官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為兵科右給事中二十年大學士趙志泉張位言凡會議會推並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疏爭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與天下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史傳

五

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任一官則專不為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朕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誘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為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為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孟麟于孔兼等請王錫爵耶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向書孫繼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贊佐之南星以

謬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孟麟素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館會觀挺擊事疏請冊立皇太孫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收御史劉光復帝怒諭兩浙鹽運判官嘉禾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僕少卿卒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史傳

六

宿仁寰先生傳

高世泰

丙申仲春泰澤某於東林之燕居廟同志僉集迎壬入道南祠者三一為仁寰宿先生一為朝庵華先生一為幾亭陳先生三先生與先忠憲交契而仁寰先生交最久忠憲命三子師事之者十有六年砥礪相資者三十餘年瑞禍起先生從松陽挂冠隱居著述以八十一終邑之後學皆知先生為端人為邃學為循吏為吳中耆舊人無間然茲舉非有阿好也先生諱夢鯉字龍吉別號仁寰少年為名諸生丙午魁南畿先忠憲序其稱有無不讀之書無不了之義不持一刺不取一文等語顧涇陽薛玄臺先生輩俱以畏友目之六上公車不第以親老就祿令松陽問民疾苦先郵勾軍因上兩臺請弭三大患及平田六大議諸廢具舉浙中嘖嘖誦神君時同志在朝將以卓異徵先生會織造監李實附魏忠賢一疏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宿傳 七

殺六君子株連黨禍時先生亦幾為松陽劣生所陷乃有厲鬼奪其魄謀泄而解先生得歸歸而杜門不出惟取周易一編向與先忠憲及啓新錢先生觀華吳先生輩所探索淵玄者益朝夕覃思博綜約歸經年而易纂全書成若課兒說苑詩經春秋輯註五經百家類纂古今類書皆生平鈔記不輟食以節口怠以為枕者也八十除夕夢端文先忠憲其晰不暗聞義旁有黃冠告以九九當歸至八十一而逝先生之去來真有關於斯道也已

論曰先儒謂易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夫於象上會得即於身上做得斯真易也先生生平學易其出處言動多合龍德至全歸之時素交入夢晝夜生死渾然潛惕夢亦易也素交亦易也德業同事俎豆同祠不允宜哉

華認庵先生傳

華允誼

萬歷甲辰間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講明程朱絕學與  
 陵錢啓新先生復說易東林直提人象曠若發蒙一時有志之士  
 蒸蒸興起而卒成爲眞儒者惟觀華吳先生從叔認庵先生兩先  
 生並受易啓新師觀華力大而識敏開拓心胸勇進勤徒學未易  
 殫究先生體約而思精深心密詣切入性體其於易殆飲食衣被  
 其中終身焉勿數也蓋先生至性孝友事父靜庵翁母呂孀人篤  
 孺子慕弗忍暫違左右二十七遊庠三十五庚寅始就城館赴觀  
 華五經會先生潛心大全說易每令人頤解高先生亟語曰所重  
 不在講先生心識焉癸丑從錢師受易丙辰館伯兄蕪起所伯兄  
 自謁高先生不覺通身汗悚志升而習降特延先生相與晨夕討  
 論摩切身心季弟汝立深信不疑即肅拜受教庚申先生赴仲冬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華傳 八

望會高先生特留靜坐徹夜且凝神肅穆數問先生如何先生茫  
 無以應益益然內省得靜坐說敬陳几上如對神明久之始知平  
 平常常然靜去是性體一毫意見著不得是戒懼功夫雖熟處  
 難忘而好惡惘然知所取舍辛酉三月赴仲丁祭祭前齋戒復借  
 靜坐高先生事來即應事不礙心應了復坐心無一事始知學問  
 要約只是此性一性整然靜如是動亦如是無隱之教更切爾王  
 戊家季既第歸泊然榮進銳意向往亟師事高先生先生實介紹  
 焉癸亥館陸明遠家高先生時相約過從微叩心得先生曰雜念  
 不能無只覺得差早高先生首肯示立本兩字乙丑書院毀丙寅  
 二月赴觀華家會高先生在坐復語以擇善立本善則生生滿前  
 本則洗心藏密頂門下針不啻鄭重三月難作高先生脫然委化  
 痛悼深切莫可告語惟日勤教言拳拳弗失而已壬申冬觀華復

逝去先生與觀華志一道同歲數會必留相切磋觀華又善用  
 易懲窒遷改師型友澤肺腑相輸委至是益不勝德孤之感癸酉

館族弟家始祖專祠之議倡自先生家季殫心力成之祠成而肅  
 雍之道興焉嗣是家居者累年日手一編悅心研慮體之身驗之  
 家門以內誠積而感通更凜凜臧身之喻也癸未甲申復來舍下  
 恒平日靜坐半日送難析疑得畢兩上下經易義國變後世滿置  
 羅先生所居幸僻遠知已靜集和風拂坐清氣洗人然不敢出門  
 一步矣大約先生之學三四轉手一受命高先生遠深造自得微  
 顯融會益信聖賢之言字字句句日用所必需用則安不用則危  
 用則吉不用則凶一切逆順得失落地分定略不由人添減惟且  
 書勿怙分別界分清楚義理尤著殊便取用自怡爾故墨耶鉗磬  
 或竟日不舉火而孔顏樂意氤氳滿懷病甚羸骨支牀懇懇勿敢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華傳 九

委墮暝然後已父母喪困瘁幾不勝卒賴學力堅疑匪勉詳慎無  
 纖毫貽悔於厥心生萬歷丙子卒今壬辰年七十有七丙申春仲  
 邑中同志友奉主道南祠儼然與疇昔諸君子並俎豆一堂嗚呼  
 先生可以無憾論曰古道衰莫甚於師友如先生於忠憲於觀華  
 寤寐心帥形神在友古人哉一脈梯接以迄家季又何淵源際合  
 不爽也憶甲子冬忠憲解職還里先生微問曰都人士有識先生  
 者否曰本也惜矣人在天中不見天先生則遞矣忠憲微笑曰弟  
 違世非遽也相視莫逆若此哲人云亡先生時同家季閉門掃軌  
 兀坐斗室先生收視返聽疑神不分家季整齊嚴肅澹若無思爲  
 者而胸次淨徹天宇如洗先生恒望而喻焉蓋一之至矣家季之  
 得統於忠憲也惟先生實啓之豈偶然之故歟

丁長孺先生傳

萬斯同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應詔江西僉事元薦舉萬歷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徵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始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踪論調閱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尙書孫丕揚力清邪黨反爲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宏綱故共掌察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不異羣小藉以攻不揚察疏猶未下人情杌隉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宏綱持議不宜前却并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丁傳 十

盡發諸人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啓初大起遺佚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訟其冤起刑部檢校歷尙寶少卿明年朝事大變復削其籍元薦初學於許孚遠已從顧憲成遊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蹟無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同郡沈淮召入閣邀一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遠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玉立

華燕超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華氏諱允謀字汝翼號燕超無錫人年甫踰冠洗滌磨礪檢束精嚴於世俗脂韋波靡之習一毫不染萬歷庚子登賢書壯遊東林奉教於錢啓新先生與先忠憲公一見汗出浹背覺從前多俗情用事竟夕不寐盟心自誓屏習心遠習氣非濂洛關閩之書不讀非孝弟忠信之言不言尤潛心易理凡卦爻靡不體認於身心天啓壬戌振鐸於揚之寶應日與二三同志研求性命之學心誠口苦聞者莫不悚然諸生中有爭地終歲不解者至是化其教各讓不取先生卽其地築堂三楹顏曰興讓率諸生有志行者講習其中立規條以約束之皆真切懇到而尤以正人心辨是非爲急曰是非明而好惡公好惡公而賞罰當賞罰當而勸懲備從善去惡返正易邪之念決矣甫蒞任卽請祀劉駕部靜之先生於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華傳 十

學宮五選賓筵惟劉導博春字翁一人餘不濫舉也先生嘗謂弟允誼曰學者稍著科第官爵一念卽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父無君種子允誼佩服先生之教亦成名儒先忠憲嘗稱先生爲人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辨義而趨毅然若勇夫猛士誠知先生所圍維者皆千秋事也年至中歲遂卒先忠憲志其墓學者稱燕超先生

秦水庵先生墓誌銘

高攀龍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所延於家北面嚴事者為吾師澄泉茹先生吾同年葉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往四君子凜凜法度他子弟窺影匿避彥熙獨山岳崇之芝蘭親之非見善不及者哉季思子往至余水居彥熙亦時時來靜坐一日問心余曰子以何者為心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尙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虛空者何物曰虛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為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無之而非心人心湛然無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彥熙躍躍喜曰久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修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族也飢者寒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視之是其心稿而不生又何言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秦傳 十一

修彥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詞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彥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艾孺人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玉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事必身先之誠心間修於家庭至和溢發於眉宇秦氏世敦孝友彥熙真不愧其先矣白奉甚朴食不求珍衣不重綺每冬寒歲飢粥飯者禦凍者簪笄者以為常吾嘗謂彥熙之可使為善如水之赴於壑火之赴於薪不可使為不善如取火之不可於方諸取水之不可於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於目如臭之不容於鼻蓋其性然也萬歷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彥熙令人逆余歸至則一息如縷令諸子拜牀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腹鳴呼若彥熙者全

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別號水庵彥熙沒記其大及所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翼吉人乎翔翔即其窮耶載詠載鵬借幽人乎徜徉孝弟可植家人之坊慈惠足賅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洋大蓋為守大塊為牀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永完者常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秦傳

三

姜立之先生傳

萬斯同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衢州推官入爲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瘼死疏言狂狷之間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况海內小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爲礦稅所羅織貂璫所攫噬含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亟爲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烝黎不報歷刑部員外出爲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聲進山東右參政分守登萊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既之國遣中貴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志禮抗疏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延連數十郡者乎繼此而封尙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請將子之乎不子之乎况國祚靈道南淵源錄卷之六 姜傳

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供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三秩爲廣西僉事久之遷江西參議天啓三年由浙江副使入爲尙寶少卿尋進鄉河南進王壘魏忠賢欲志禮疏獻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奪崇禎初復官志禮性淳樸所居多政績亦以行誼稱於鄉

吳霞舟先生傳

張夏

吳鍾巒字巒一宇峻伯南直武進人初讀陽明傳習錄悅之繼讀釋氏壇經及聞養生家言又皆悅之弱冠奉父教受業端文顧公公亟賞其文時四方來學者衆每課試必列第一載從忠憲高公游聞其講論始悟向來所悅之皆非學術一軌于正一時名碩若孫文介張清惠繆文貞馬文忠相得甚歡而李忠毅應昇借兄應昇北面問業幾于無言不悅當忠毅觸璫被逮親戚交游俱避匿不敢送緹騎自江陰過郡城巒稱乃出逆于道舍之家論學數日訂婚姻然後去比忠毅就獄慘死輯其前後詩文書札爲端友集以表之其後巒稱以貢試至都門石齋黃先生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相與飲酒竟日而別巒稱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崇禎甲戌始繇光州

道南淵源錄卷之六 吳傳

學博連舉進士選爲長興令方赴任在途述孫文介困思抄爲守身法以自省在長興請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浙士爭師事之獨念旱潦相仍地方憔悴催餉不中額丙子分考漸聞得士錢肅樂等已卯中使崔璘以巡察鹽糧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巒稱矢志不肯屈膝爲時人所忌遂中黃語罷歸庚辰家居讀易朝夕不輟時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巒稱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砥礪焉荆溪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出補官巒稱笑不應辛巳詔蠲逋賦滿除外任錢糧參罰各官補紹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痛絕復蘇日馬素修必能死節已而果然是年冬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雄聞南都復潰留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粵間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

月二日積薪自焚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鬱穉嘗作十願齋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末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其示閑亦嚴矣居海外時親友有以書招其歸者作止歸說謝之吳之先木無錫人洪武間世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遜位棄家從亡後遇赦還託醫藥爲業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葬其鄉及鬱穉歸骨從葬基側論者謂吳氏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學者稱霞舟先生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吳傳

六

陳幾亭先生傳

萬斯同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父于王福建按察使龍正避高攀龍門崇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寬濫十一年五月熒惑守心下詔修省有哀懇上帝語龍正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滅死阜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果論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云其冬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容舉龍正久之刑部主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陳傳

七

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眞賢才帝令奕昌自舉亦以龍正對帝皆不用龍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雷電兩雹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天黃日晝淡旬不解龍正首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刑十五年夏帝復下詔求言云拯困甦殘不知何道龍正上言拯困甦殘以生財爲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色爲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爲財則生於地而不窮今持籌之臣日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聚斂之別名也民日病國矣由是臣請宜專意墾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輔河南山東菽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不糴或拜爵或中鹽國家命脈不專倚數千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執常理而已翌日復進用人探本疏帝皆優容焉給事

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又以進壘荒議爲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部御史黃澍以僞學詆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爲祠祭員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門人私諡曰文潔

龔佩潛先生傳

陳鼎

龔廷祥字伯興號佩潛無錫人家貧歲獲館穀以奉二親父歿居喪盡禮事母至孝嘗遊馬世奇門甚敬其爲人曰吾所賞者不獨以文也崇禎癸未成進士受知於房考劉理順深器重之未選國變聞劉公及馬公俱殉難京師廷祥設兩公位爲文以祭北面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罷失聲哭一如謝朝祭文信國狀自以未得死所不敢死福王立補選授中書謂所親曰吾半生食貧今又冷署不能具肥甘輕煖之奉少博老母歡奈何或答之曰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廷祥曰父母以此教子則可人子惡得爲是言聞者歎服已得封差候禮部銀牌未給未出都北師渡江廷祥痛哭而言曰吾今得死所矣且曰吾不死恐負劉公及馬先生時有解之者曰子官不過中書任不過月餘子未有死責且家有老母未可

死也廷祥曰有諸孫在爰手書寄其子曰此時惟捐軀以見志而已但思一見母而不得肝腸寸裂血淚滿襟汝等須善事之械付家人越日乃具衣冠別文廟大呼劉公馬先生曰吾今得從遊於地下矣遂登武定橋投秦淮河而逝時乙酉五月某日也



鄒忠餘先生傳

鄒 陞

先生諱期相字公寅號忠餘吾祖懿長公諱期楨胞弟也與懿長  
 公開濂洛關閩之學其學以無欲為宗慎獨為要世人稱二鄒夫  
 子云先生弱冠郡縣試皆第一與懿長公同補博士弟子員嘗讀  
 書湖濱瘞人骨夜夢緋衣人謝曰願有以報公天啓辛酉中副  
 車需次將貢崇禎丙子奉旨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舉賢良方  
 正一人補州縣正缺先生以同邑浙江道監察御史張公繼曾薦  
 授廣西奉議州州去交趾二百里無城郭宮室先生除荆棘蓋草  
 舍一二楹聚士人講鄉約立記善惡循人知嚮化兩廣制臺張公  
 廉君才賢委署養利武緣所至稱仁廉庚辰升浙江都司經歷攝  
 雲和縣事有東陽縣生員許然率其徒數百人來雲和先生怪然  
 踪跡用好言遣之然去日然兄許都反金華報至先生戒城守夜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鄒傳 三

秉燭蕭衣冠獨坐廳事日賊來願以身殉聞賊退乃罷其然之來  
 雲和也將為都內應雲陽不至糜爛先生力也甲申聞國變挂冠  
 歸寄居錫山睢陽廟傍僧舍每向人談及國事嗚咽流涕有哭國  
 難詩二首有句云推胸欲報無由報空使孤臣血滿巾有辨統詩  
 和文信國正氣詩一首作詩後絕粒數日死時甲申八月二十日  
 也享年七十先生未仕時設教洞虛宮弟子恒數百人與懿長公  
 遞主東林講席自號曰三勿居士

張泰巖先生傳

秦 鏞

先生諱子晉字羽臣別號泰巖無錫人幼篤學湛於經術有聲黃  
 序間久之以經師教授里中士出其門者甚眾顧先生之學其淑  
 人者最優於講當其南面而施講幄所詮說與時師異考古証今  
 精晰無遺學者奉疑滿腹衆論塞胸得其一言若然立解迭起問  
 難酬答情敏四座厭心聞者以為有橫渠擁皋比氣象故事直指  
 文宗按部及邑令下車宰諸文廟學講學官必以先生應先期敦  
 趨之至期歷階而升一揖就位容止肅然講畢傳會時政問及邑  
 中利弊問侃侃當事為之動容昔唐堯臣以上堂獻茶聽講得  
 悟先生以言論風旨悚動上官賢於堯臣遠矣邑龜山祠春秋會  
 講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狎主齊盟遠近四集先生儼然就座宜  
 明聖學危言微論令人汗下又不滅象山白鹿一會聽者揮扇時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張傳 三

也蓋先生之學得之心而述之口者如此甲寅乙卯間楚黃陳公  
 以聞為邑令知先生最深每試必首顧弗利場屋為諸生祭酒有  
 年乃歎曰吾不以所學賦當守施行之乃顧數數聽耳無庸也於  
 是發憤著為經正錄一書庚午秋覽覽走三千里獻闕下尋奉旨  
 下提學御史臣問狀與否言行允符學臣以賢良方正狀上聞遂  
 特授明經之科以歸士論俸之嗟乎以先生所學如此不當如尹  
 和靖宋晦庵為崇政殿說書耶今之經筵講官卒無踰先生者其  
 次則當進士諸雜備五更三老之位又其次則當如胡安定教授  
 湖州卒以其科條施行天下凡此皆先生之所優為者而區區以  
 訓誥之尊聞非所云也論者以為先生在漢世當與鄭玄諸儒尊  
 席數重夫先生固非為康成之學者萬歷之季溫陵李氏之書盛  
 行於時溫陵之學蓋本於文成龍溪先生著論以為其說非是息

邪距波坐此輩耳故其書曰經正而是時來林南先生方闡明性善力闢無善與二王相砥悟先生之言實與東林相表裏夫其苦心衛道彰彰如是而或以爲訓詁而已者則已誣矣鏞少也蓋嘗執經侍先生云先生講論既畢必及時政得失嗚呼久之或聞朝廷用一正人行一正論則欣欣喜而相告雖其身不離於鄉校而蓋思已宏遠矣先生於壁經爲顛門之學其於謨訓誓命之大尤盡心焉使其所施設得行於時當不令天下嘗講學之儒爲無用也

黃日齋先生傳

張夏

黃廣原名伯英字冠龍南直無錫人先世常熟人建文朝忠臣叔揚公鉞之後避居錫西胡埭代有耆儒冠龍幼敏且恪隨父塾游涇里因登顧端文尚質兩先生之門初命題中庸何爲而作也旬千言立就端文奇之及長從於東林乙丑丙寅間書院毀瑤焰熾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會忠憲赴止水有司欲繫其子旋奉旨究漏洩因上臺責保狀急高氏四顧無應者慨然要華孝廉國才同署狀極陳罪不及孛之意獲免嘗奉部檄修神光憲三廟實錄綽有史法以貢除鎮江郡博合兩庠士訂三山社入我歲筮公天心書院擢令安遠甫任捐俸竣城工初邑有重囚董傳羅江譚應瑞鍾世修者獄辟候決忽流冠至斬獄釋囚符之曰從行者賞否則誅董傳等數囚伴從之中塗給以家近孳妻子仍奔赴獄明年

寇再至數囚復請願出死力守城城得不潰當事者未有以請也至是部移適下數囚在決中爲力請於郵部曰囚惟法愚也不從賊志也守城功也謂罪必不可贖乎何以勸後郵部疏題得開釋其識時勢達經權類若此居二年卒於官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黃給諫遺稿一卷明黃鉞撰文一首詩六十一首多不經意之作然完節捐生其人不朽其文亦理在必傳

難之

秦澹緣先生傳

錢蕭潤

先生姓秦名重泰字原博別號澹緣無錫人尚書端敏公玄孫少好濂洛關閩之學萬歷庚子舉于鄉得山東鄆城教諭鄆當白蓮兵燹後蠶序為燬先生至僑寓民間怡然甘之榜一聯於座右云祿薄而君恩實厚毋自薄以負其厚位卑而師道宜尊毋自卑以褻其尊其志趣不苟如此居四年士子愛戴如安定先生在蘇湖時尋以臺司交薦遷福建長樂縣令長谷故多挾睡毗忿服毒草圖命者先生廉知之令鑿毒草地為渠毒賴之風以息諸如黜奸胥懲豪棍平反疑獄禁斂公費嚴緝寇賊海之濱鯨波不作境內以安一邑士民建祠祀之性素不耐學拳曲踞時適伏謁一上臺稍稍失度竟以此忤當事論調先生欣然束裝不少顧距莅任僅三百日時論以公之長樂歷八十日之彭澤令差多三之二云及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秦澹

書

五

歸放懷詩酒杜跡城市縣舉賓筵不赴間共故令社公同生放棹洞庭卜築乾元觀倘伴林壑者九年以崇禎丙子冬疾卒年六十五

陳並漁先生傳

高 陸

先生姓陳氏諱正卿字並漁無錫人父太常鈞塘公東林之儒者也先生為人敦孝讓飭廉隅有父風學亦如之中萬歷乙卯舉人屢上公車不第退而閉戶讀書深求理學之奧緣鈞塘公與先忠憲公同登萬歷己丑進士素以道義相切劘先生亦嘗訪道於先子又從錢公啓新學易而易理以精其所交惟馬君常先生為最深一言一動無不視微性至介剛直不撓見有不宜鄉飲而以勢相射者必攻擊之見有未當銓除而以賄僥倖者必指摘之不通私牘於公門不樹聲援于貴戚邑之人莫不敬而畏之曰此真道學家風也先生家故貧瘠田數畝僅供饘粥時值飢饉指其困語家人曰吾欲出此以瞻桑梓則苦不給欲自食之則不忍獨飽奈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陳漁

書

有感云爾

何從此推日瞰三棗下以泉水遞減至一棗越八日卒先生既歿先生之次子禮祉以鞏募參軍於順治戊申之歲代本郡司馬捧檄疆理西禮伏三邑三邑地磽土瘠民不聊生為繕文申請督撫具題詳豁荒糧六千五百石有奇以善繼先人之志詩云君子有孝子其先生之謂乎先生之崇祀道南也以禮祉成進士之明年歲在屠維大淵獻之春距先生歿十有六年矣余生也晚禮先生於祠考先生之行謹敘次其梗槩作傳用以俟後之君子俾讀而有感云爾

顧庸庵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顧名樞字所止別號庸庵端文公長孫幼疑重步趨不苟  
 迨就塾父夔州公延馬文肅及吳儀部震舟錢太守疑庵輩先後  
 授尚書以書經名家已而從高忠憲公講求性命慨然欲棄帖括  
 從事最上特不敢重違父意俛首操觚天啓辛酉舉鄉試為書經  
 名魁後屏居涇泉深自斂跡不問生產不事干謁亦不入城市不  
 赴講會閉戶讀書於五經無不淹洽貫徹所極深研者周易一經  
 反復潛玩日易之學格物知至之學也晚為易稿折衷諸家之說  
 大約主理不主數皆言程朱易至矣近世若孫文介明維義倪鴻  
 寶兒易黃石齋易象正皆吾所不解又言吾祖於易理最精獨無  
 著述僅仍舊解畧為去取而已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其於易  
 不向文辭蓋心體而躬行之矣先生之為學原本家庭以性善為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顧傳

三

憲副施公諱元徵字泰先別號曠如世為無錫人公生而不茹腥  
 豐頤廣額為文章精敏沉鷲萬歷戊午舉於鄉已未成進士年三  
 十有四首謁選得台州司理台負山濱海奸民往往嘯聚公至兼  
 攝郡篆調和軍民冠氛以戢移疾歸癸亥補京衛武學教授丁外  
 艱服闋除南京國子助教會思宗登極極魏伏辜而一時瑤孽未  
 靖公慷慨上封事如劉公宗周文公震孟姚公希孟等皆昌言宜  
 大用時論重之遷刑曹旋擢職方司協理司事員外郎時都城有  
 警環畿內外千里罕有環甲死綏為朝廷効力者公日夜警備兼  
 攝督捕領一十八營天子嘉厥績特旨加服俸者二賞銀幣者四  
 除武選司郎中武選向多請屬公莅事其弊一清楚寇亂當事議  
 保障南服擢公湖廣按察司副使時賊已踞承天距麻城僅三百

施曠如先生傳

高世泰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施傳

三

宗以無欲為括而致行以復性踐禮以克欲則其自主之階津也  
 嘗論明儒獨服膺薛文清胡敬齋二公而謂白沙陽明未免一線  
 之差又曰端文主無欲二字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忠憲主格物二  
 字繭絲牛毛滴水不漏並直接宋儒其議論醇正若此

里公疾驅至麻麻有虎頭關巨盜實為賊援公督兵先擒之賊失  
 其援退而走蜀三楚復寧丁內艱起補福建按察司副使兼布政  
 司右叅議而閩中復亂賊掠興泉漳福間公請勦於撫軍率兵駐  
 仙邑以三部軍並進而復以一兵截其歸路賊不支改軍行七日  
 而殺賊殆盡前後擒賊無算南歸後遂閉戶隱居飄然世外公初  
 受業於本儒劉先生登第後乃遊先伯父忠憲之門忠憲一覩稱  
 為任道之器自此益勵進修言動必以忠憲為法研求濂洛關閩  
 遺書務在躬行心得不為矯激奇特之行以釣名嘗有言曰凡事  
 要商人一著即是私意未淨自流俗觀之似高揆之聖賢之中道  
 無當也斯言洵得師心印而亦善於自道矣當忠憲殉璫難公既  
 周旋烈禍尋得追卹復為補疏請諡蔭後忠憲家日困止永方塘  
 至不能守行路太息余以購復商於公公慨然倡出公議堅申大

義而余得以貲酬之卒歸舊業即池上老屋改為祠邀官祭焉通國莫不手額以白首門生為此昔人居場制服不專美於前矣公雖託於逃禪往往入名山叅古德好講出世法而未嘗暫忘東林先賢之教甲午乙未間督學使者及郡邑大夫有過問講席者爰採物望首以臬比推公公執卷登座或演舊聞或出新見能令人人悅服書院自拆毀後雖未獲復舊觀而仲丁釋菜歷數十年不廢公每祭必至登降有秩灌獻有恪遠邇少長屬目心儀禮成廡飲公入座輒長唱穆然情深稱說古先諷切後學客無不聳聽者邑中同善會倡自啓新錢先生暨忠憲原以分財教善兼行當年有會卽有講講卽有刻甚鄭重也歲久不無停廢得公踵行之余幸從公共事按籍給散計已舉入十一會公又深繹同善之旨恒以此敷訓於家且親課諸孫長孫熙登庚子賢書公稱卿先生幾

近百淵源錄

卷之六

施傳

天

六十年得見玄孫鑑高考終時年七十八端坐拂髮整冠而逝

周仲馭先生傳

萬斯同

周鑑字仲馭金壇人父秦時雲南布政使鑑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權稅蕪湖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抗疏極論內臣言官二事言張彝憲用而高宏圖金鉉罷王坤用而魏呈潤趙東曦斥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問王宏祖李曰輔熊開元罪每讀邸報半屬內侍溫綸自今鍛鍊臣子委戮天言祇徇中貴之心臣不知何所極也言官言出禍隨黃道周諸臣薦賢不效而惠世揚劉宗周勿獲進華允誠諸臣驅奸無濟而陳子廷姚希孟鄭三俊皆蒙譴每奉嚴諭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棄忠良獎成宵小祇快奸人之計臣益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爲民鑑自是名聞天下初鑑世父尙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麗逆案鑑恥之通籍後卽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被放與宣城沈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周傳

天

壽民讀書茅山廷臣多論薦之十五年起禮部主事進郎中爲吏部尙書鄭三俊所倚然爲人好名頗飾僞給事中韓如愈疏論之罷歸福王立於南京馬士英既逐呂大器以鑑及雷鎮祚曾主立潞王議令朱統鑑劾曰廣因言鑑鎮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於理遂令逮治而士英劾鑑從弟周鍾從逆并及鑑鍾亦逮治阮大鍼居金陵時諸生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主之者鑑也大鍼以故恨鑑鎮祚急屬御史陳丹衷求解於士英爲緝事者獲丹衷出爲長沙知州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鍼指上疏痛詆鑑而光祿卿祁逢吉鑑同邑人見人輒言鑑遂得爲戶部侍郎亡何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鍼搆陷鎮祚祚鍛鍊周內士英大鍼益怒大鍼謂鑑召良玉兵王乃賜鑑鎮祚自盡

高彙旃先生傳

熊賜履

先生姓高氏諱世泰字彙旃晚號石屋遺氓無錫人明倡道東林忠憲公諱攀龍從子也贈公諱士鶴於東林復建之歲生先生生而凝重如老成人性孝友與諸兄弟讀書必雁序好學強記贈公每於夜卧蹴呼背誦口所讀書更雜問他卷中句字輒琅琅不失一字少侍東林講席忠憲公即以道器許之年十五為邑弟子員崇禎丙子舉應天鄉試第六明年中會試廷對擬第一以嘗忌東林者擠之抑置二甲第一故例同年序齒錄多隱年先生曰父母生身之年可忘則何所不忘具以實書授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已卯奉命主廣東鄉試先是忠憲公以建言謫廣東揭陽縣典史途中發憤進道往返三時著有三時記先生至是攜以為法庚辰陞本部司員外郎郎中旋有湖廣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之命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高傳 三

先生初拜命疏言鄉飲濫觴優劣失實請申飭有可得優旨獎勵分列遵制明道宗經習史敦行適用舉才釐弊之條廣厲學官著真偽偏全邪正三者之辨謂入門一誤途徑遂差生心害政由此而致楚人士無不悚息自新者江夏故有濂溪書院因下令修葺遴通省學者二百餘人砥礪其中立會規五則有收爾精神慎爾威儀調爾性情等語凡初入為弟子員者必令謁賀亨陽先生家求人模樣一冊以示矜式時武當山太和宮有內監可香稅者謁文廟謁諸生講書明倫堂諸生非之稅監怒詎陷諸生數十人以毀拆宮坊入告奉嚴旨著學臣回奏先生疏言內監僭虐罪狀為諸生辦理甚力得旨撤回籍自是家居事父母曲盡孝養而無日錄南雅諸書癸未任滿回籍自是家居事父母曲盡孝養而無日不以東林先緒為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更建燕居廟再得草廬

三公祠備俎豆飭威儀集一時同志恪遵忠憲遺規春秋會講四方學者相率造廬問道祁陽刁先生包篤信忠憲為師與先生往復論學朔南相望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休寧汪學聖參究禪宗幾二十年聞先生講道東林整服造門前請先生與言後學宗派惟程朱程朱宗派惟孔孟開發程朱是為正宗厥薄程朱是為亂宗世之談性者既荒唐於禪宗之徒尤荒唐於援儒入禪之徒必欲堅持三教一家之說借誤用其精神矣留語數十日而學聖遂悟從前所學之非關中李容學向姚江特造東林會講先生因語之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其惟紫陽朱子乎六經皆我註脚是陸象山之口過也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新建之口過也容因答云陸王矯枉救弊其言如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未可概施之虛怯之人先生所慮極是退而語其從遊謂宜奉為典刑新安汪知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高傳

三

默陳二典胡開汪佑吳曰慎朱宏施瑛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遊先生門相次問學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以廣蕪傳又以中庸一書與紫陽諸子答問往復著中庸問答先生之學近守忠憲遠宗朱子而尤以朱子大學格物補傳為聖賢切實要領工夫謂朱子早慮後人認作空知但說靈明知覺而於事物都不能貫通故提出一理字以實知字再提出表裏精粗以實理字蓋人心之靈猶如火火必有所附麗而後見其光明物乃知之附麗處格則推致廣遠所以用而不窮之法也離物言心遂為二氏之別傳舍格物而單提良知終非聖門之正的為其與致知在格物之旨不符耳故講大學者或提致知或提修身或提誠意頭緒愈紛不如仍本聖經明文在格物為大定同邑菰川張夏賞贊之曰必先格物必讀補傳不雜二氏嚴辨無善於紫陽為問知於忠

憲為親見肫肫乎孺慕之終身倦倦乎葵藿之餘戀侃侃乎幼瑯之勁節矯矯乎挂冠之卓撰循循乎院規之博約秩秩乎家法之詒燕皆賀錄也先生主東林書院三十餘年構止水祠祀忠憲纂高子節要輯年譜踵行忠憲同善會入十六次孳孳焉守忠憲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故學者莫不知有彙旃先生其歿也上距萬曆甲辰東林之建蓋七十有三年云先生督學吾楚先公受知實最深嘗拔置濂溪書院命主講席先公感先生之教遺訓家庭必毋忘東林一脈然則先生之教思不私吾楚而吾楚之被澤亦宏且遠矣

秦人音先生傳

高 隆

先生姓秦氏諱鏞字大音號弱水先忠憲公高弟也父水庵故事忠憲為入室弟子并率先生拜忠憲於講壇誠之曰自今以後一言一行必以吾師為法先生遂受業焉強學力行克成父志崇禎丁丑又與余祖彙旃公同登進士文章氣誼互相砥礪旋筮仕江西清江既又補山東蓬萊後以考選擬授儀曹姜公曰廣在揆席矚言衆中秦某請品真才他年公輔器也乃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居未久見國事日非遂力求去歸隱於東林之南顏曰千休館歲時朔望謁祖祠外終不一至家也先生幼有孝行事父母竭盡色養撫二弟友愛特至且以道義相劘切居官公勤仁恕所至輒有善聲去清江時上官徵催門稅甚急乃捐俸三百金應之謂父老曰以此為汝曹別已卯分校秋闈所得多名宿巴縣令王錫以殉節終者其首薦也考先生生平孝友型於家忠信播於鄉惠愛施於民靖獻著於國讀聖賢書行聖賢事與忠憲之學如符節然居千休館後一以造就人材為念錫之人士爭學焉年六十五而卒門下士私謚曰文孝先生且立祠於千休館猶祀忠憲於止水之義也繼復公請從祀道南祠耐水庵先生旁父子同事一師復同祀一堂豈非古今所希觀者哉

胡愷三先生傳

高 增

先生姓胡名時忠榜名時亨字伯昭別號愷三無錫人幼孤力學  
 卽心慕先忠憲之爲人崇禎丁丑與余祖學憲公同登進士第往  
 來問道交最厚謁選授南昌府推官南昌省會繁劇民風刁訟宗  
 室尊陵先生仁明清簡具有風裁會妖賊張普徵亂定策禽斬首  
 從百餘賊遂解散悍宗五閭王等肆橫揭院題祭地方以安及饒  
 州寇叛川以盜攻盜之策悉平之時民飢盜起數出方畧定進賢  
 萬年金谿諸邑變癸未春土寇李肅十等僭號通楚獻賊巡撫張  
 公鳳翽會度撫林公一柱撤行監軍道事先生出奇用間以撫爲  
 勦不越月八獻奇功悉斬元寇大書荷戈爲賊荷鋤爲民二語以  
 安反側又念難民未甦發廩賑濟清還子女收葬枯骨時慶更生  
 奉新靖安安義三縣各立生祠及陞任去闕郡士民肖像祠於東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胡傳

湖講堂後祀於名宦祠南都考選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江西按臣  
 周燦追敘平寇功特加一級所奏如清言路正綱常收人心陳軍  
 功清屯情折諸疏皆侃侃大計惜不能用先生性至孝父俸有遠  
 金隱德早喪甫釋褐卽疏其母虞太夫人苦節得旨旌表居官重  
 忠節崇道義如修孫許二公旌忠祠議留澹臺子祠租復梅子真  
 祠皆有闢風化者平時究心理學著有聖學源流錄及先忠憲積  
 近思錄序癸巳秋常郡守宋公之普與先學憲公講道東林先生  
 舉先忠憲教學東林之語以示學者一時羣推正學云

高若谷曰昔涇陽先生嘗謂朱子小學可與周子通書羽翼論孟  
 惟先忠憲之學得之考亭先生謂積近思錄一編可闢朱子之集  
 成卽可闢公之願學是深知考亭卽深知先忠憲者也先忠憲之  
 學於是有所宗矣

嚴佩之先生傳

龔廷歷

嚴毅字佩之無錫人別號生軒宏治壬子鄉薦仕至安吉州知州  
 月軒公桂五世孫公負至性孝友絕倫弱冠補弟子員旋食餼受  
 業於鄒經翁馬素修兩先生門家貧屏息偃庭已長以其貧或分  
 清俸亦未嘗走謝訓授生徒徒以資養親婚弟嫁妹高弟多出其門  
 一生篤學好古手不釋卷凡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  
 及春秋嘗謀其弟毅曰讀書以理學爲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  
 有歸宿處既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學憲彙旃推爲主席作重  
 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輟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志諸書公  
 於功名兩字絕不留意自甲申後遂承謝試檄惟於理學是究江  
 南學憲張能麟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毅素杜門終不一謁  
 其孤介高逸類如此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嚴傳

龔



龔震西先生傳

高增

先生姓龔名廷歷字玉臣別號震西本常之武進人自湖干徙居無錫熙春里順治壬辰成進士除湖州府推官治績見李荅平錄錄時上官有以叛黨陷平人者先生不可上官怒爭之益力乃罷職歸家居好讀書早暮手不釋卷凡天文地理諸子百家靡不分類以編晚益潛心考道與先學憲公講學東林書院至老不衰著有願學編理學醇疵辨諸儒語錄諸書而自記留耕堂有云予祖業二頃比年災於澇災於暎復災於蟲予曾不介意予所憂者貪泉禍水溺心靈潦焦思燥性煽虐鬻陽三彭二豎蝕根蠹賊子願以仁為穀種義為時措禮嚴經界智析莠苗毋欲速而同宋人助長毋不熟而譏黃稗弗如遜志時敏以當終歲之勤動德鄰仁輔以承雨露之灌滋樂道進修以為逢年之鉅穫彼以耕為耕者夫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龔傳

美

吳徽仲先生諱曰愷號敬庵徽州歙縣人也生而穎異少好學未弱冠補弟子員始而從事舉子業江左文壇名望素著繼而潛心理學家貧甚壺隱金閭聞梁谿有高景梅先生能繼顧高諸先生主壇講學於東林書院四方來歸因往遊焉從東林諸君子後虛心請益研求下學上達之旨析疑問難時出讜論載之紫陽通志後返故園益向學紫陽還古兩書院中會講不輟時則有胡匏廣汪惕若汪默庵施虹玉諸先生共相討論悉守白鹿洞學規而喫緊則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究其得力處尤在一敬字因自號敬庵學者宗之羣稱為敬庵先生蓋先生天資高邁於書無所不讀而其尋釋把玩終身不厭倦者則惟小學近思錄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諸書迄今紫陽還古之間學者鬱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吳傳

毛

子所謂餒在其中以學為耕者孟子所謂飽乎仁義也以田為田者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不過數年之計以心為田者吾耕之課吾子耕之吾孫與曾孫耕之斯為百年之計也夫為百年之計則所耕者既深所留者不亦多乎斯言也當耕而耕始終無一計功程效之心夫是之謂純心之學

吳徽仲先生傳

施剡會

汪默庵先生傳

陳鵬年

文學汪先生諱璉字文儀號默庵新安之金城里人也系出周曾成公子汪侯而分派則自唐開國鐵佛公始代有聞人歷傳至文學穎悟過人十齡通經史大家然不屑事俗儒章句而倦倦於韓之原道年十六卽手錄理學諸書潛心體認可謂聞道甚早矣性孝友色養其尊人鄉賓惟晦公繼志守身貽親令名丁內外艱哀毀骨立行道傷之以弟歿憂勞成咯血症越四十餘年復爲其季病且歿兩發舊疾幾憊人服其至性近世希覯少遭喪亂家中落兼治生以佐甘旨贍仲季而一燈午夜雖祁寒暑雨終其身弗稍懈中年就居漢陰因占籍中楚文警日噪不十年棄去淡如也惟力於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身修教成庭內肅然生平樂與善而不妄交所師友者錫山高彙庵先生吳趨徐侯齋先生及同里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汪傳

壬

汪石樵葉簡崖數會友而已故高彙翁先生寄詩有曰遊吳握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蓋紀實也於憂患中以讀易求寡過之旨故所著有質疑二十卷凡入易彙而研究愈精孝昌熊文端先生亟稱之曰足下辨志既勤衛道復力立言端以洛闢爲宗而其才又足以發明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大有功於四聖近大中丞潯川張公序之曰力學篤行道宗孔孟理本程朱其實地發明處都從身心體驗吾知大易真詮自伊川紫陽而還汪子分一席矣其見重於有道如此又有語餘漫錄文集悠然草詩集儀典堂文錄大學章句釋義周易補註便讀月課問答各若干卷其他校錄評選前賢書甚富或行於世或藏於家皆可垂諸不朽者年七十四卒疾革之前數日仍手答吳門蔡九霞論格物致知之義闢異說闢正學娓娓數千百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有子

名鈞字隣石食餼有年能世其家學

贊曰予少與隣石同庠得拜先生於漢寓密窩儀範嚴肅望如山歎及聆其聲咳談論如累日坐春風中不忍去也尤善言易每與子反覆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予令西安猶寓書敦勉進子以古之循吏意氣固已勤懇矣今先生歿名愈尊道愈顯雖未少見諸設施而著述宏多皆大有關於名教開示來學蓋彬彬質有其文醇儒之業不徒稱獨行君子云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汪傳

壬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先生諱瑣字虹玉號誠齋徽州休寧人幼疑重寡言笑塾師即心異之年舞勺已通孝經小學四子書稍長事制舉業應試過郡見紫陽書院中有講學者先生諦聽身心性命之緒論遂恍若有所得喟然曰學者當如是矣舉業非吾事也遂絕意仕進發憤潛修卒以理學著稱云其為人以古道自處而一生得力尤在誠信兩字每謂吾儒以誠守身以信應物自然內外交修而學始立其為學以宋儒程朱為的兼於濂溪橫渠及明河津餘干泰和諸子之書無不日夜精研晰其同異辨其源流而得其指歸所在其講學也在新安紫陽還古兩書院每月會講皆首推先生王講席先生必先期齋戒肅衣冠敏容止危坐正論儼然以一身當嚴師益友而於先儒語錄尤多所發明能使聽者疊疊忘倦以故四方學者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施傳

聖

翕然宗之其來遊錫山也以康熙壬子歲時鄉先生前楚學憲葉旃高公以忠憲公猶子主持東林書院先生負笈遊學歷吳越邇梁溪登東林講堂慨然有吾道復興之志以葉旃先生實得忠憲公家學淵源遂執贄行師事禮高公固雅重先生每會輒推為祭酒先生亦直任不辭其立法引掖後進也九容以養其外九思以養其內九德以要其誠而所尤諄切者惟以修身立誠深相策勵學者佩服景行一如在新安時其所著有思誠錄每日以存何念接何人行何事讀何書吐何語五者自勸座右大書毋自誣誣人毋自欺欺人以示警更有小學發明五子近思錄發明兩書皆行世最著者先生功在理學五十餘年而沒後十餘年諸同人公舉祀先生於東林道南祠先生之學益以大顯余雖不獲見先生而少時猶及事內祖學憲高公即耳熟先生名學憲公諸孫函三

幼即侍東林講席習見先輩典型最心折先生者謂先生既已配食先儒矣不可無傳因纓述平生品概而屬予傳之如此抑又聞之東林故老云先生始來會講也臨別時與高公約以某年月日必赴講及期高公設榻以待或謂公曰迺隔千餘里安能必施君之果如約耶公曰不然施生篤行君子也如失期不來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竟先生果攜其子擔囊而至論者謂非高公不能信先生非先生不能取信於高公以此兩賢之至今傳為講堂佳話嗟乎重然諾矜期許此風今已渺然矣必誠必信如先生者真古人哉真古人哉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施傳

聖

惺遜庵先生傳

高 崧

先生姓惺名日初字仲升武進人初為名諸生與復社楊維斗錢吉士諸公角藝論文即以天下為己任聞其師劉念臺先生絕粒死為位以哭甲午拜劉先生墓於下蔣其子約彙平生著述成全書排次事蹟為年譜日初訂正并為先生作行狀其末云日初之得從先生學也以清惠張公故清惠從先生所歸命日初重往見日初先生今之周濂溪也後數年先生罷中執法乃始執弟子禮謁見先生於都門因侍問咨請先生既直舉原本視之又責以鞭辟近裏一日先生示以未發與發陰陽動靜一致之妙日初曰此理在心體之自見而求之書冊者不信也如中庸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何居先生曰正中庸一書歸宿也不徒曰天而曰上天之載分明有主宰是者此主宰非耳目見聞所及故曰無聲無臭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惺

傳 臬吾人行止起居寤寐飲食無非此消息即至萬事萬化闔闔縱橫未嘗動者纖毫乃所謂無聲無臭也豈求之官冥莽蕩無歸者哉日初問教惺悅復進曰中庸既明道之所自出又從夫人之所大同者指出中和若曰天命之性非他也即此喜怒哀樂是也子思喫緊為人於此最切首從天命起末歸天命結中間就日用人倫天下國家章王其大用極之聖神功化而一本於天德之達不得有幾微增損夫子謂一書歸宿倘在是乎先生曰今日所言毋已太高更須自己反觀得力安在日初曰俗儒病坐不知若使知而不行與不知何與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所以慎獨為千聖傳心之要劉先生頷之其為狀大略如此一日攜狀過梁溪并劉先生平日所著書畧余祖學憲公且曰先生王子起官道湯忠憲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皆儒宗關鍵劉先生之學即忠

憲公之學也因作高劉兩先生正學說略曰忠憲先生得之悟畢生祇重修持會稽先生得之修末後亟稱解悟忠憲先生以格物為宗成乎形之謂物本乎天之謂則會稽先生以慎獨為宗一於位之謂獨原於性之謂誠要以窮理主敬用各有富而進實相資孔門之博約也虞廷之精一也兩先生所由直接其傳學者惡容以偏廢也宗仰高劉窮理主敬之學契合如此學者稱遜庵先生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惺

傳 臬吾人行止起居寤寐飲食無非此消息即至萬事萬化闔闔縱橫未嘗動者纖毫乃所謂無聲無臭也豈求之官冥莽蕩無歸者哉日初問教惺悅復進曰中庸既明道之所自出又從夫人之所大同者指出中和若曰天命之性非他也即此喜怒哀樂是也子思喫緊為人於此最切首從天命起末歸天命結中間就日用人倫天下國家章王其大用極之聖神功化而一本於天德之達不得有幾微增損夫子謂一書歸宿倘在是乎先生曰今日所言毋已太高更須自己反觀得力安在日初曰俗儒病坐不知若使知而不行與不知何與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所以慎獨為千聖傳心之要劉先生頷之其為狀大略如此一日攜狀過梁溪并劉先生平日所著書畧余祖學憲公且曰先生王子起官道湯忠憲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皆儒宗關鍵劉先生之學即忠

張孤川先生傳

秦松齡

先生諱夏字秋紹常之無錫人也隱居孤川之上因自號孤川少  
 有至性篤孝友力學馬文肅公見而器之遂為入室弟子焉有文  
 名郡守山左宋公會五邑士子於龍城書院坂置第一屢試自下  
 數奇不售乃棄舉子業潛心理學學以朱子為宗自高忠憲周夢  
 洲諸公並羅黨禍人人目東林為畏途而先生信道愈篤守道愈  
 嚴泊乎 昭代定鼎後學憲高彙旃先生暨家弱水先生始議修  
 復東林學舍四方之士來遊者雲集響應春秋釋菜畢入講堂與  
 吳徽仲汪默庵施虹玉諸君子次第講學往往推先生倡首先生  
 升堂即席容止肅穆衣冠儼然每暨一議必原本六經參以心得  
 往復回環極盡理趣湯潛庵撫吳至東林會講與先生上下議論  
 輒首領之因延至吳郡學官講孝經小學一時環橋觀聽者無不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張傳 學四

人人感動玉峯趙公繼之復設講座以禮請折節致敬會謂東林  
 有人蓋東林自彙旃高先生即世三十餘年講席不盡廢者以先  
 生為魯靈光也按先生平日束躬勵行重規疊矩篤守居敬窮理  
 之學不為他歧所淆亂讀書靜坐老而不衰接引後學先經後史  
 條理秩如於經尤精易詩春秋自湯中丞延講孝經旋有孝經解  
 義其說一遵先儒而旁通曲暢使讀者悠然有會於訓詁之外小  
 學則有論註後生羣誦習焉於十七史俱精熟而諸家記載亦博  
 覽強記凡先代典章沿革前賢軼事家世譜牒歷歷道之如貫珠  
 如指掌近修通省郡邑三志莫不受成焉尤究心先儒遺書於宋  
 元明諸賢歷不考其師承採其要旨著洛閩源流錄有功聖學甚  
 大殘編蠹簡寤寐訪求手跋親鈔率多秘本邑中藏書家不逮也  
 為文淵博詳贍成一家言為詩真率可喜不假粉澤四方請乞者

踵至倚侍立應未嘗厭倦嘗書座右云治此心須是刮垢磨光潔  
 潔淨淨生斯世要如臨深履薄戰戰兢兢又云思狂思狷思中行  
 最怕落他鄉愿一徑戒色戒關戒苟得常防過此物欲三關此可  
 以知先生梗概矣卒年八十有六著述甚富不能盡刻其五經四  
 書述朱解孝經問業小學論註洛閩源流錄悉行世云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張傳

學

高紫超先生傳

先生姓高氏諱愈字紫超忠憲公諱攀龍之兄孫也先生資稟異凡兒五歲聞兩兄讀書聲即牽衣請入塾授書便成誦十歲讀忠憲遺書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年及壯補弟子員旋食餼試輒壓其舊而先生居恒絕不作帖括文字日從事聖賢遺經及程朱性理諸書五十外足不踏省門闈然以明經老邑中士大夫至不敢以字稱咸稱之曰先生云先生行完氣和充養有道內行純備其自處極潔一毫不以取於人及與之居退然而溫以和雖庸夫小童莫不自謂先生親已也先生父晉侯公性素豪豪於飲先生事之委曲承順食必具酒肉及與人飲先生遣僮使往候已則屏伏路側俟與主人拱揖別則趨迎扶攜以歸數十年不易母歿泣血三年不飲酒食肉內寢逮晉侯公年八十九以終先生年五十餘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高傳

矣執禮一如喪母時先生兩兄皆早世伯兄子岩而遂遠出數年不還先生裹糧走數百里訪得之天寒雨雪兄子單衣慄甚出衣履服之載以歸方謀為授室忽又出求之不獲先生乃析產為三授仲兄子令主其祀嫁伯兄女撫仲兄三子如子婚娶之費皆出先生時先生飽粥不踰數寸祇藉臚脩以養恒日閱無儲先生夷然不以屑意也歲己未早庚申大水水流室中尺餘先生姊姊攜男女來就食先生皮版為高閣命諸人坐其上雜豆為飯共食之歡然而樂先生教人不為嚴厲務以身化雖子弟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有忿爭者至先生前自慙汗愧屈而先生與語若唯恐傷之某嘗從先生遊見先生講說經義娓娓不倦至食時則為置食閒雜以酒被雖盡歡未嘗有譁笑聲終日不欠伸故倚即當空乏時清坐相對和氣溢眉宇退而猶有餘味也先生既不問家

有無所得輒緣手盡晚年困益甚嘗如粥七日先生方挈其子登城眺望若有所得稅故有遇者見先生貌益充嗚呼先生之所養可知已俄封張大中丞撫吳檄無錫縣延先生主東林講會先生方病瘍不時往邑令餽以參餌謝不受先生為學不尚議論惟致力於謹言慎行飭躬踐履間嘗舉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為訓謂貧士自立必從此始故其生平自少至老守此不易邑人有以道學相笑侮者至先生獨無詆訾咸呼曰君子君子云年七十有八卒先生和易中有嚴介信道甚篤家不用祈禱治喪不作浮屠佛事一子痘瀕於危家人咸請禱於神卒不往竟亦無恙完養極密盛暑不裸體跣足與人食不越簋下著終日晏坐一室不窺丸深於春秋周禮儀禮周禮稿凡數十易今有周禮註及小學纂註字毋請書藏於家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六 高傳

聖

道南淵源錄卷之七

乾隆初學使雷學亨示東林書院諸

賢有躬行心得之學且於東林一

發乎後人至宋收仲許時庵於東林修廢舉隆與剛陽東鳳

林宰曾櫻三公大有造於東林者按時代先後別祀一祠可

也今按列如左

道南淵源錄

錢確日傳周懷魯先生云先生立朝疏言甚多其疏稿多屬顧

涇陽高景逸兩先生鑒定詳見端文公集及高子遺書

高子遺書紀畧云歐陽宜諸先生以萬歷辛丑守常郡故事新

守到任五縣飾供帳所值千金公至盡數還之自製布雜瓦器

泊如也日費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於址為先

資祠祀一郡郡賢自延慶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著

為傳頌布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秋集五邑紳衿于祠講學問

政凡農桑水利人才賦役無不咨突而于激濁揚清抑強扶弱

尤倦倦焉

湯潛庵先生賦為江蘇巡撫時東林後學於道南一祠議出議

道南淵源錄卷之七 翼

入各持意見聚訟紛紜先生批請續祀道南呈詞有云東林書

院遠山先生講學地故當時從祠者其門人相傳即忠定南軒

復東林同堂講習其祀於東林固宜臣願以後號東林者幾遍

天下其間直節清修力排閹豎扶植綱常者皆可與顧高諸先

生爭烈然此可謂之東林黨人而與書院無與也若盡擯高諸先

生不相顧者亦無辭以拒之矣為今日計當徵前入益正忠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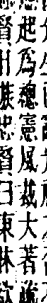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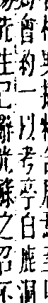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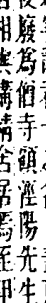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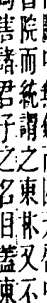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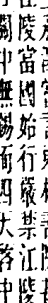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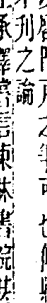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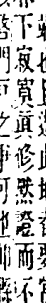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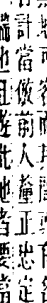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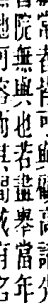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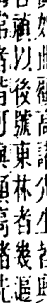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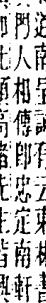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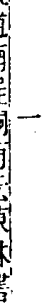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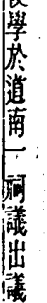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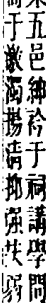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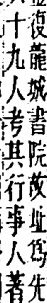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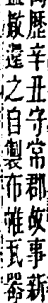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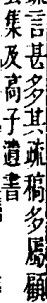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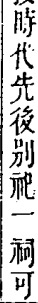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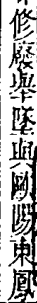
講先生遺意而為之亦紹述前賢之一端也且遂此地者要當

講求遂山端文忠憲之學想見當日林下寂寞真修證證而不

必於諸先生之應入應出紛紛聚訟以啓門戶之爭可也仰熙

抄送書院仍具文報查繳議者以為不刊之論

宋叔仲先生詩各二筆云孫退谷先生承澤嘗言東林書院甚



林毅我既而揚左諸公交章劾瑞雷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  
是有按於諸君子者率連羅織以達逆黨之惡銀縮大獄慘動  
天地遂首發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廢矣余蘇吳重葺書  
院禮正先生與弟承同志好道於崇禎庚辛年間登高學憲  
之門人謙溪書院為多士冠因研精高子遺書得東林先賢洛  
陽一脈之傳子敬修先生得道南正宗焉  
嚴封江蘇勸令修葺開講訪賢行之儒以主講席得高業超先  
移撫江蘇勸令修葺開講訪賢行之儒以主講席得高業超先  
生名委員諸門敦請庚寅四月躬謁東林道南祠與諸生講學  
依席堂者生繼有疑義相質而公以意授在席諸子令各為條  
疏縷答焉

道南淵源錄卷之七 翼

李元冲先生傳

陳鼎

李復陽字宗誠江西豐城人萬歷癸未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編  
 役最均催科有法戊子己丑歲凶加以疫癘捐俸出錢以蘇民困  
 循行阡陌訪問疾苦鄉老莫不樂親焉向為江右李見羅門人傳  
 止修之說至是與顧憲成講學巖宮時高攀龍年方二十五往聽  
 之躍然喜曰吾學其有與耶後乃相與開講席立文會朔望紳士  
 畢赴三年四境大治陞吏部與憲成同佐計事以考功郎趙南星  
 降調同憲成上疏畧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  
 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  
 切劘惟茲內計之典始而諮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  
 罪臣等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  
 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李傳 三

人之心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  
 蒙其責不報其切直如此歷選通政司左參議卒學者稱元冲先  
 生後崔魏以其疏救南星斥為黨人削奪崇禎立乃復

周懷魯先生傳

高世泰

周公諱孔教字懷魯江西南昌人也登萬歷庚辰進士初令臨海  
 以循卓徵入為御史適趙考功儕鶴誦時事件當路有客諷公糾  
 之公不應史奉常玉池應召而北公時為督學約玉池偕許京兆  
 少薇啓諸執政請行東宮三禮久之執政議欲先大婚而後冊立  
 公又與王銓部澹生力言其不可當三殿之災也諸公率捐俸佐  
 大工有所知謂公行當及臺省矣公曰是何薄待吾君之甚也且  
 薄待吾君以好貨則崩俸假令薄待吾君以好色將何指所知艱  
 然而去其立朝大節卓卓如此及巡撫江南適顧端文公與先忠  
 憲公與復東林書院公偕督學楊公觀察蔡公過東林率諸士大  
 夫講正心修身之學遂與顧端文先忠憲訂為石交每事咨詢疏  
 稿多屬兩先生鑒定而公之善政亦滿江左如舉劾各屬賢否請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周傳 四

停織造止派諸疏戊申救荒請蠲請賑諸疏凡此皆公一片真精  
 神所注有不在僅僅指陳是非條畫利害間已也後晉秩總河三  
 吳諸父老日夜北走叫闔闔乞直指鄧公特疏以請上不允特加  
 慰勉曰大得民心久著勞績促赴河任公遂行先忠憲公乃同顧  
 端文公輩扁舟厄酒以送之後逆璫斥為黨人削奪崇禎初乃復



歐陽宜諸先生傳

萬斯同

歐陽東鳳字千仞，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嘔血，踰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萬歷十七年，成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隄，請賑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俎，俸倖然。竟如所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劾祭酒馮夢禎、兩廣總督侍郎陳大科，不檢。兩人遂罷去。進郎中，擢平樂知府。撫諭生猶，若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獨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禽奸人劇盜，且盡憲成。講學為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於家。其後，同人會櫻知常州府事，復與東林無錫人合祀東鳳林。宰會櫻曰：三公祠。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歐陽傳

五

林平華先生傳

陳鼎

林宰字德衡，福建漳浦人。萬歷辛丑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後，適東林方興，講學遂捐復講堂。其後重建道南祠，成又為之記。其畧曰：宰維吳地，自讓王華路而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斌斌文學之國矣。中更六朝，五季剝蝕於談塵，榛蕪於戎馬。非先生正學南來五百年，墜緒何以昭茲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宰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示外。金人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至于三鎮，不可棄和議，不可從責。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石畫，皆熟諳情形事變，深於兵家者之言。此真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渺功實者埒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為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於靖康建炎間，則文直可無南窺二帝，可無北狩一祀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奈之何。既於權奸不究其用以殉此諸君子所為，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歟。自東林復振後，每月主會，遇當道憲長四方賢哲，皆一軌于禮，其有心衛道如此。至先後試士，拔馬世奇、華允誠為第一。稱冰鑑云：其加意人文，又如此。凡民間有事，剴斷如流，按律得情，吏胥不得上下手。去任後，民思之日安。所得林青天哉。其得人心，又如此。官歷部曹，至南京兵部侍郎。卒，學者稱平華先生。後逆璫毀書院，見宰碑記，遂入東林榜中，削奪崇禎改元乃復。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林傳

六

曾櫻字仲舍，峽江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啓二年，稍遷常州知府。諸御史巡鹽倉江漕及提學屯田者，皆操舉劾權文牒。日至樓牒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奔命一巡，按獨南畿奔命數巡，按請一切戒飭罷鈎，訪取贖諸陋習。都御史熊明遇為申約，束焉櫻持身廉為政，愷悌公平，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者，姓名櫻不應。御史危言恐之，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留，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迫知府行屬禮，櫻不從。實移檄以爾汝侮之，櫻亦報以爾汝卒不屈。無錫高攀龍江陰繆昌期李應昇被逮，櫻助昌期應昇賞而經紀攀龍死後事為文祭之。出其子及僮僕於獄，宜輿毛士龍坐忤魏忠賢遣戍，櫻諷士龍逃去。上官捕其家人，賴櫻以免。武進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曾傳

七

孫慎行忤忠賢當戍，櫻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崇禎元年以右叅政分守漳南九蓮山賊犯上杭，櫻募壯士擊退之。夜搗其巢，殲賊殆盡。士民為櫻建祠。母憂歸，服闋起，故官分守興泉二郡。進按察使分巡福寧，先是紅夷寇興泉，櫻請巡撫鄒維璉用副總兵鄭芝龍為軍鋒，果奏捷。及劉香寇廣東，總督熊文燦欲得芝龍為援，維璉等以香與芝龍有舊，疑不遣。櫻以百日保芝龍，遂討滅香。芝龍威櫻甚。十年冬，帝信東廠言以櫻行賄謀擢官，命械赴京。御史葉初春嘗為櫻屬吏，知其廉於他，疏微白之。有詔詰問，因具言櫻賢。然不知賄所從至，詔至閩，巡撫沈猶龍巡按張肯堂閱廠檄，有奸人黃四臣名芝龍前白曰：四臣我所遣，我感櫻恩，恐遷去，令從都下。訊之，四臣乃妄言。致有此事，猶龍肯堂以入告。力白櫻冤，芝龍亦具疏請罪。士民以櫻貧為醜，金辦裝者老數千人，隨至闕下擊

登聞鼓訟冤。帝命毋入獄，俟命京師。削芝龍都督銜，而令櫻以故

官巡視海道。尋以衝永多寇，改櫻湖廣按察使，分守湖南。給以敕，故事守道無敕。帝特賜之時，賊已衰。十餘州縣而永州知府推官戚不任職，櫻薦蘇州同知晏日曙歸德推官萬元吉才兩入方坐事罷官。以櫻言並起用。櫻乃調芝龍勦賊多降一方，遂安遷山東。右布政使分守東萊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龍巡撫。其地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山東初被兵，巡撫王永吉所部濟兗東三府州縣盡失，匿不以聞。兵退以恢復報，而櫻所部青登萊三府失州縣無幾，盡以實奏。及論罪，永吉反擢總督而櫻奪官。逮下刑部獄，不十日而京師陷，賊釋諸囚。櫻乃遁還。其後唐王稱號於福州，芝龍薦櫻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王駐延平，令櫻留守福州。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曾傳

八

大清兵破福州，櫻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死。

湯潛庵先生墓誌銘

汪琬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尚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以潼關奠公柩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計闈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為公建生祠於學官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張甚忌公聲望出已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譏公於 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上神聖稔知公無他故得保功名以終速公捐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已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湯傳

九

氏姓名戟手相詬詈以其媒媾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為史官又屢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庵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為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曾祖趙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授國史

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了好禮普顏不花之義

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槩以叛書乞頒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 世祖顧召至南苑慰勞再四由是聲譽著於時居無何 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為潼關道副使是時中原初定 王師方下滇蜀關中常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旁午頗騷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砲石盜至即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湯傳

十

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贛贛四省上遊地穹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值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貫其餘黨賴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凌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質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遂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 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 賜鞍馬  
綵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  
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捕博  
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遊山水間以為常而市井無藉子  
率尙拳勇用鬪毆恐喝民財事急卽恃勢豪為囊橐不可究詰其  
尤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借以修改費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  
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寒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相  
繼姦巫淫尼闖入人閭問競相煽惑吳人是以益困公廉得其狀  
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為政簡靜  
然下令期於必行賅吏盡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  
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為衆勸數親  
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湯傳 十一

忌者逆祖公幸勿倡異論公曰彼應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  
之不暇而忍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慙且憤  
所以誣讒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為不恩干譽於是  
公已患病竟為讒言所中有輔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  
欲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  
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  
耿公介侍 皇太子講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  
復嗾廷臣劾公所薦非是訛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留任  
猶不愜忘者意鞏謀中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  
省 上遣使齋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  
老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 旨猶秘之急 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湯傳 十一

未幾而公欲薦琬為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官寮薦琬回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覩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泫泫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惟以直諫為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讓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雖陽迷公之身彌久益昌為 國純臣為世儒碩道彌洛闕志宗稷益維吾 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蛰閭里 世祖儲之遺我 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 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邁彼含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 帝德 帝心簡在寧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黃剛之耶不騫不圯瘞是銘詩以俟良史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湯傳

圭

能敬修先生傳

高正生

先生姓熊氏諱賜履字青岳一字敬修號愚齋楚孝感人其先南昌人也山順治戊戌進士改庶常歷官東閣大學士既歿而 朝廷隆禮師傳易名褒寵賜諡文端學者則皆稱敬修先生云先生生而老成端謹垂髫時贈公宏毅先生手先忠憲遺書一編授之曰東林為道學正宗吾少幸出學憲錫山高公門高公於忠憲為猶子以得諸親炙者啓迪後學俾得粗有聞知兒曹能服膺是編便是聖賢路上人也先生受簡再拜曰謹受教嗣後歷官禁近諸所講述一本東林旨趣為宗其在閩學也 上嘗命講大學首節暨中庸性道教等義先生敷陳愷切條對曲暢每發一言 上未嘗不點首稱善後先生掌院事入直經筵首舉尚書人心道心為對其于理欲消長辨析毫芒一時感動 當宁同列咸歎弗如曰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熊傳

西

熊公真者儒也東林書院之重修於潛庵湯大中丞也時先生適以讀禮僑居白門子偕兄節培竭蹶襄事事竣乞先生文以為記先生感門戶之糾紛懼道脈之凌替重以默識篤行為吾黨相勸戒且以口舌軋擊意見紛拏為當日影附東林諸公痛下針砭累累千言皆切於人心世道嗚呼先忠憲於明季力維正學砥柱狂瀾先生遭逢 聖明累侍講幄而持論醇正至欲并消蜀朔形迹此心此理易地皆然亦可見先生之私淑於東林者深而東林之流澤為遠且長也先生詩文雜稿所著最富其精力尤在學統閑道錄下學堂劄記三書今 皇上亦屢讀而嘉之至比之紫陽涑水且有將來配享文廟之褒寧止東林俎豆歟先生嗣守先業兢兢懼東林之廢墜幸先生之從祀於茲也用敢約舉先世遺聞畧述其生平若先生之立朝大節豐功偉烈炳炳天壤不朽于千秋

萬世者自有 國史在

贊曰先大夫之督學三楚也嘗建濂溪書院首拔贈公宏毅先生俾主講席歸里後不遠千里時以所學相質證後遭流寇喪亂以守正不屈死日吾不敢負梁谿之止水也非學有源本而就義如此乎敬修先生稟承家學以相 天子論道經邦宏濟萬物可謂有體有用矣其與贈公相繼並祀於東林也雖顯晦不同而後先濟美有以也夫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熊傳

五

宋牧仲先生傳

顧棟高

宋公名榮字牧仲自號漫堂文康公權子年十四以大臣子入宿衛從

章皇帝渡桑乾水水凋數丈公躍馬以過

帝見大喜 賜雕翎箭五踰年分第諸在衛者隨其文武擢用公試第一當改文資文康公以年小力辭又三年隨文康公歸里力學好古所切劘詩古文辭皆一時耆宿泊公歿服除謁選得黃州府通判尋權贛關內陞刑部福建司郎中明於律例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人負米萬石辭連本管部抵衆立斬而官免責公爭之強卒坐衆償負而官亦奪俸時論臆之累遷山東按察司公在部久精練法比及轉外任屢平反寃獄而作奸犯科者按治嚴明不少貸擢江蘇布政使察出前司庫空闕銀三十六萬兩揭報清刷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宋傳

夫

聖祖奇其才未踰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寧而聞夏逢龍之亂時賊連破蕪黃左右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無一人西者衆懼議緩行公曰兩省地聯一江無撫臣彈壓慮且生變疾抵至湖口偵知會城遣撫標兩校出師託言無餉不發意頗巨測立檄稅庫銀千兩委道員往諭之省中標兵單弱人情惟怯公至鎮以無事有告變言裁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聚衆應賊者公伴不省而陰授遊擊超永吉方畧夜縛二渠至立斬之懸其首章江廣潤兩門餘悉不問衆乃大定會夏逆亦殄江省素凋敝又新遭震驚公先條除病民者十數事黜貪吏之甚者宿賊巨猾皆名捕正法江西遂安三十一年命仍以故官調撫江蘇江南承平久士民愛尚文雅公途馳威嚴以清靜無爲爲治吳越有蘇子美滄浪亭公章其遺址暇日招文士觴詠其中修無錫道南祠一

切細務循舊章治之無所更作而下亦莫有犯者在職十有四年歲豐人和獄盜衰息屢逢

聖祖南幸 溫語褒獎至解所御冠袍賜之屢次乞身不允最後

抱小疾 命遣御醫診視隨 召為吏部尚書公少侍文康公於

京邸熟練掌故到吏部人不能欺無敢亂銓法者四十七年以衰

病乞歸歸行慰勞再四并詢江南盜賊事公對愚民無知惟早具

獄可免株連

聖祖是之五十二年三月

聖壽六旬公赴 闕恭賀以 先朝舊臣 誥授光祿大夫特加

太子少師公自歸田後治西陂老圃日與故人子弟分韻賦詩故

晚又自號西陂居士云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宋傳

主

許時庵先生傳

高 陸

先生諱汝霖號時庵浙之海寧人也康熙辛未先生視學江南致

士習宏文教悉以實心行實政其校士也謂國家設制義取士上

以闡聖賢大義務言下以規士人立心制行故科試隳非體認傳

註精實談理者悉屏不採故事學使下車輒集諸生學宮命講五

經四子雖循例奉行祇為具文而先生與弟子言孝與弟言窮經

學之淵源晰諸儒之同異諄復指誨無少厭倦而大江南北沐先

生之教或以經師人師目先生焉東林之在錫也實為東南講學

一大區會自先忠憲公於前明萬歷間借溧陽顧端文先生昌明

正學天下響應沿至先生視學棟宇之弗治久矣諸生之習禮闈

如先生再臨講舍兩捐俸金新堂廡以妥先賢延耆宿以造後進

慨然欲重振斯席以繼往哲而開來學尋以任滿還朝而罷士林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許傳

主

噫之先生自為諸生即以文章學問推其鄉祭酒年四十餘登第

入詞館其視學江南也以養善出最後為大宗伯子告家居以庚

熙庚子冬卒於海寧之里第訃聞三吳人士皆為位哭越明年辛

丑請於學憲鄭公以某年月日配食宋龜山楊先生祠成公志也

陸故先生拔補博士弟子方今觀察刁公邑侯胡公增志東林謹

撫拾萬一為先生傳不勝泰山梁木之感焉

張孝先先生傳

華希閔

張清恪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庵河南儀封縣人天性樸誠少即潛心理學墨守程朱成康熙乙丑進士初授中書舍人丁外艱回籍戊寅夏大雨水泛溢募民夫糞沙築隄邑賴以安遂寧相張公督河薦公効力河工監修南岸隄工護馬家港東壩修高家堰蝦鬚溝河並著勞績再以河督疏薦授山東濟寧道漕運河導南旺水北注吏計稱最遷江寧按察司使蒞任數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 特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福建歲歉斗米錢四百公至遣官買米平糶又多置社倉以備積貯米直驟減閩人咸飽公德永安大田等邑無賴窟伏深山中煽惑愚民公設法撫其豪餘黨遂散福州向多淫祀悉除去贖貧家女髡為尼者數百人撫標舊多空糧為家象地悉募丁壯補足之建齋降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張傳

七

書院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五子選閩士之秀者肄業其中數詣書院勗諸生以正學士子蒸蒸向風尤以褒廉吏糾貪墨為急旋移撫江蘇首葺東林書院躬詣講學剖論朱陸異同娓娓不倦江南頻歲災殷上疏請賑高郵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之食軍民多所全活又請暫緩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上發帑平糶疏皆得 旨允行江南人之戴公者較閩更甚會江督噶禮與公素不相能辛卯科場事起劾總督營私壞法督勢張甚馳疏互劾遂寧相以司農

奉 詔質審

聖祖盡得其情 特諭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著留任噶禮革職江南士民莫不手額相告時奉 旨會察職艦條陳分別管哨商漁舟編立號數好無所容尋以張令濤一案遂寧相以家宰再至江南質訊達解公任案成人 告蒙 俞旨著公隨家宰赴京

召見 特命署理倉場總督事務越二年奉 旨管理錢法尋首戶部侍郎仍兼倉場總督

今上元年以公年老准解倉場專理部務八月陞禮部尚書議皇太后耐廟禮定耕藉禮儀追封 先聖五代諸大典多出公手

乙巳二月既望公卒

上聞軫悼 命鎮國公奠茶酒 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清恪公生平持已極嚴待人甚恕見之者如坐春風中素慕平湖陸侍御隴其推為敬軒整庵以後一人雍正二年廷議從祀孔廟公實主之嘗定大學改本所著有正誼堂文集居濟一得困學錄公既歿之三年河督田公疏請特祠東林學子請於江撫張公從祀書院之道南祠

道南淵源錄

卷之七 張傳

干

（此處為多個空白欄位，內容未見）





曰聖學淵源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  
物為根要以至誠為歸宿以知及仁守莊嚴盡動為階級以發  
憤疑問深造自得為工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文成而  
前未嘗謂儒由諸儒而適孔孟原流派別謂若指掌然後知公  
之死期以不愧所學者不負君父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  
生取義是也  
錢礎石傳黃石齋先生云先生以抗節死於金陵之節樓有中  
書賴雍祭糞謨從死未死前開一室中絕粒不食有求其筆者  
其書孝經一兩童子之人甚珍之  
錢礎石傳孫蘇門先生云先生南移中州道遇一客驛而北客  
謂其下曰車中老人類有道從者亦非市井兒可在門之門人  
稱容城孫汝君客驚而自喜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奇逢曰夫家  
將之蘇門居焉客曰吾有別業在輝縣去蘇門三十餘里驛奉  
先生奇逢固辭已而副使馬光裕與之宅宅一區有田十餘頃  
四方來學者悉歸之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聲氣

三

鄒爾瞻先生傳

萬斯同

鄒九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  
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遊  
即有志為學舉萬歷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  
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  
雖欲為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  
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  
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  
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為災民有駕篙為  
巢吸水為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  
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  
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禍也雖然弼成聖學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鄉黨

四

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  
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  
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  
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  
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以  
為禽豕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  
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  
十滴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  
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  
暴死元標謫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  
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  
部尚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為荊州知府景恭王

之藩德安欲奪荊州城北沙市地學謀力抗不子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荊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居正素與厚萬歷中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諫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禮部尚書自宏治後禮部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諫徑拜尚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諫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火元標復上時政六事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遊宴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譴責首輔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諫亦心憾遂請南京刑部照違南淵源錄卷之八 鄒傳 五

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正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翟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遷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踣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富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祗有同心共濟倘復違南淵源錄卷之八 鄒傳 六

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闕筆誰敢  
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  
奸之典即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  
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奸人闖官豺狼當路險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  
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內  
廷意羣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  
內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偕逐元標疏救不  
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  
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鼎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  
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  
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鄉傳 七

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  
去乃得溫旨與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與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  
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  
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  
張納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諡忠介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  
外遷及忠賢得志三人並召還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太子太保  
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服爲忠賢建生祠與治  
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並麗逆案云

馮仲好先生傳

萬斯同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  
中城閩人修刺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  
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選債苞直絕跡二十  
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成  
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已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  
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數之患如此近頃救諭謂聖體  
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官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  
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  
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  
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  
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馮傳 八

深已惠商奸宄敘述既還朝適帝以軍政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  
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愷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  
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  
年光宗踐阼起尙寶卿進太僕少卿並以見喪未赴俄改大理天  
啓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言  
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  
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  
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  
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  
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守仁當兵  
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也因  
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鼎治復相繼詆元

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  
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詭  
厲因再疏引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  
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子致仕明年秋魏忠賢  
黨張訥疏詆從吾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及爲吏部使高應  
甲撫陝招撫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  
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馮傳

九

孫聞斯先生傳

萬斯同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卽嗜學萬歷二  
十二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戶息  
交單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一年五  
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  
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  
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止臣僚草奏  
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並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  
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潛立愛子鼎芬  
李廷機爲侍郎時主之其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  
疏爭乃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論死復錮英  
雉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劾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白其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孫傳

十

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尙留京師須莊田四  
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請之國者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  
上不見省最後貴妃復請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疑益藉籍  
慎行乃合文武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  
已許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而家  
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  
銑於左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廷訓因言銑未履任何  
復推慎行給事中元詩教和之慎行隨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  
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遂功列之拾  
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尙書初光宗大漸鴻  
臚寺承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  
從哲疑旨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啓元年四月慎行還朝上疏曰

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桌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臣以為從哲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欲為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後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益皇祖為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末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論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詛君國等於亡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孫傳

十一

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到遜李進忠么麼小監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一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仇阻為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誤國罔上行私縱情度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諫李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爭議其言顧近習多為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實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當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績右

從哲亦曲為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揚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訖請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諷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辜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為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令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未復力言克績之謬章並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成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並見慎行以為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誦憲田勞枚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侍遂得溫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孫傳

十二

力爭不得二年七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為首吏部侍郎盛以宏久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徵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慎行為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造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操行峻潔為一時指神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遂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鉉名上帝即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于元時先生傳

萬斯同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歷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為禮部主事再遷儀制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諡忠恪因請諡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御內嬖之情而播主鬻之器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饒伸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豫效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月有詔並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

遺南淵源錄

卷之八 于傳

主

嫡子者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羣臣謗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誘啓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如錫爵之兩諭並擬其負國誤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乃以杜門求去為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難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下悔心

已萌特髮錫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為宗社計獨不為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功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天啓中贈光祿少卿于氏為金壇望族孔兼祖湛戶部侍郎兄文熙大名兵備副使再從弟仕廉南京戶部侍郎有清望

附錄陳鼎于元時先生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議眾詆時立得腳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槩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沒泊冷寂時無欲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念纔見器度汝曹識之

遺南淵源錄

卷之八 于傳

十四

劉念臺先生傳

萬斯同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為諸生母章氏姪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攜之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辱甚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歷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為聖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遂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為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真宜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為馬生殺子奪制國家大命今東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五

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豈乎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弒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勳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傳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為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尙賈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崇禎元年冬召為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節卒節節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

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痲痺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措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可以措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頭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註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六

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墜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為才諂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大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且陛下所學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聞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為內降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



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  
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  
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  
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以爲迂濶然歎其忠未幾  
都城被兵帝不視朝意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  
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  
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  
明言宗廟山陵誓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  
乃退米價騰踴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  
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事至此  
諸臣責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已與也勃焉驚  
皇上以情而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誠者憂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七

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稟擬  
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獄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  
坐鋼以成其罪乃者朝廷轉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  
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闢以外次第委  
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  
罪忤帝意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  
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  
事有誅一切誅誅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藉衣而最傷  
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  
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  
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  
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

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棗以行李被訐於監司迺方贖質  
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述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  
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大君者天之宗  
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宰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  
心毋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  
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憚以時  
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假寒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  
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爲京尹政令一新裨蒙  
家尤力聞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詆諆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  
殿諸生宗周捶之柳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籠焚之通衢明恤  
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  
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鈺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趨宗周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七

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鈺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  
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  
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  
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  
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  
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則盜賊由此日繁帝又  
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于羽舞而有  
由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  
體仁迂其言命針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  
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  
爲次第問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  
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愆士大夫之

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睦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厥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事事仰成獨斷而詔諫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眾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迫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彌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九

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懇坐辜使朝宁無吁佛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倚風雷又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儒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齋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矣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操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為名高且獎其清直焉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為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

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請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其秋二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破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已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已者槩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壞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繫繫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為異已驅除今不難以同已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十

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天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中官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不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

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成何以肅獄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成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鄭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此根即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辭矣語曰誰牛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為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歎謂大臣劉宗周請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趨踰月入見文華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三

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慝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為世大詎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路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採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開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眾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

成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之制人入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為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為主大帥跋扈援師遠邇奈何反姑息為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則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紛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驟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為好惡合國人為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誠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張稱曰才望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三

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幾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下方下詔求賢姜棟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直越妄如臣宗周顛直知臣黃道周尚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遄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賊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皆

梁子弟何知禮義每聽寺人役使即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聞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翼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爲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鎮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闕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鎮靜作避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噫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歎曰嗟乎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三

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踴躍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三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後爲重則奪作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

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富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河海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曰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圍之策卸兵權於闕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曰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問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官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緝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四

詔及之今乃驟用新恩誅闖定案前後詔書鶴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皆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棟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矣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應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修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家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臣屢乞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鬻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讎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羽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訊

地而置若弈棋洵為連雞之勢至分剖注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政樞賦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倚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宏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鑣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註

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鬪士英以統鑣言為信也亦震恐頃之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故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劉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三家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為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蓋非宗周一人之謀姜日廣吳姓合謀也日廣心雄膽大翹戴非其本懷故陰結死黨翦除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之別郡如姓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關面訂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明不

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士英既嫉宗周益欲去之而薦阮大鍼知兵有詔冠帶陛見未幾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曰大鍼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爾疏入不聽宗周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妖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晚駢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妖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日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為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美

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為一二元惡相寬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熾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邊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賊罰假令有尚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噴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首則嚴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領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

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憂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路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自上自棄其社稷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尙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劉傳

毛

賀字陽先生傳

高正生

先生姓賀氏名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平時寡交遊惟與同里郭宗伯文毅諸公同學齊名文毅貴顯立節於朝先生隱居明道于野雖家貧日甚仍夷然自如嘗遇歲除不能具一杯羹以一母鷄豆二升易三日糧度歲賦詩自勵曰清苦丈夫志風霜善自持陽和非不愛義命貴安之是時長君文忠公尙幼風度端整屹如莊士先生目顧而心許之自是益樂飢課子迨長君貴卽大書屬事云當年鷄豆未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以故長君自釋褐及授命成仁一惟奉先生教不敢忘先生規矩雅素爲鄉黨楷模比于郭有道邵安樂年二十七慮耳聾自念奉親遺體曷由全歸一日見先忠憲公依庸堂取道不遠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入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辨析凡數十條先大夫視學楚中時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賀傳 天

傳諭新生謁文廟日各向先生家求人模樣一本以遵古乞言禮歸里後又重鑄板于東林書院中傳布來學所以廣先生之教也著有思聰錄一卷百條云王陽明致良知三字道破古今大條云有本體有工夫有效驗良知本體自家認透徹了只下致字工夫去做效驗自在其中矣又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個真師歸做樣子便不難了又云若愛一文錢不值世文錢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其學其守並可見矣嘗與出右河汾人辛復元爲性命友手書論學交最善別著三世事小錄及文鏡百十則則皆有神名教有關世道之言爲四方人士所傳誦學者稱亨陽先生

汪鶴嶼先生傳

張夏

汪康謐字淡衷南直休寧人精研理學以紫陽為宗弱冠舉於鄉  
 萬歷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奸剔暴不避權貴晉戶部郎監草  
 場恐防有功司庚臨清值白蓮煽亂為指俸籌防禦賊知有備從  
 他境去遷郎中出守漳州數日是紫陽舊治也一考故憲申之為  
 自約者入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假著為令皆實心實政數職  
 積獄全活多人有汎海遭颶風者七十四人鎮將及僚佐利其金  
 誣坐為寇獨廉其實盡釋之漳故有洋餉上供外歲羨數萬亦繼  
 豪無染卓義第一惟漳南參藩適魏崔肆焯崔為同門友管授  
 意招致漳表不從守漳三載迄不通一字崔銜之大中丞周起元  
 坐賊數萬下漳州籍沒士民洶洶泣訴漳表泣謝之乃閣其事不  
 累漳一人益忤璫意推障疏上遂矯旨削奪聞命適行窘甚至鬻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汪傳 无

魏孔時先生傳

萬斯同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為諸生讀書祇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  
 貧意器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歷四十四年  
 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啓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鐸  
 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  
 死大中憤抗疏力爭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刑語并侵熿帝為  
 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其不舉李三才為大中所怒兩人互詆  
 訐疏屢上熿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溫臯  
 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  
 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淮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  
 詠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異持議峻切  
 大為邪黨所忌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為難營求巡撫大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魏傳 三

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  
 時熿與旨濫每大臣卒其子弟貨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  
 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  
 隨二蒼頭給漿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  
 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  
 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熿排東林者多屏廢左  
 恨南星輩大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  
 象恒恤恤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  
 亦大怒給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狡曠其同官傅櫬假汪文  
 言發難文言者歛人初為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手王立造入京  
 刺事輸貨為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于安賢而知  
 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熿之際外廷倚劉一焜而安居中

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為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劫文言梳其監生既出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遊公卿間與馬嘗填溢戶外大學士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屬櫬劫文言并劫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為奸利疏入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為大中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精神禍由此起僑領之獄辭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率及者獲免大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中互詆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櫬亦言中旨不宜旁出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魏傳

三

大中乃復視事未幾楊漣疏劫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送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外近日斃三成晚家人以樹威於二宮深結保奸客氏何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效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為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為親裁代之任若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首覽也陛下貴為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杖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為未有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

耳忠賢得疏大怒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為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陽示缺職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囑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劫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創贖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穆昌期鄒維璉鄧漢廬化齋錢士晉夏之令王之宋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輩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為受楊錫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千矯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千人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魏傳

三

誅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伏誅廣微櫬九疇夢環並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諡忠節錄其一子長子學伊字子敬為諸生好學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學伊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為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選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貧以完父賊賊未竟而大中斃學伊恫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槩進輒麾去日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聞詔旌為孝子次子學濂有盛名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師與同官吳爾璉慷慨有所論建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帝特召見爾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尸部司務職隕其家聲既而自衛賦絕命詞二章縊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矣文言之再



下詔獄也顯純迫令引璉等文言備受五毒不承顯純乃手作文  
言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  
遂即日斃之璉大中等遂至無可質者賊懸坐而已諸所誣趙南  
星繆昌期輩亦並令撫按追賊衣冠之禍由此徧天下始熊廷弼  
論死久帝以孫承宗請有詔待以不死刑部尙書喬允升等遂欲  
因朝番寬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賢殺大中乃坐以納廷弼賄  
云

進雨淵源錄 卷之八 魏傳

三

楊文孺先生傳

萬斯同

楊璉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歷三十五年成進士除  
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  
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璉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  
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譁疾即問左右  
不敢傳璉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  
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  
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官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  
無故事璉曰潞公不訶史志聽此何時尙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  
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尙躊躇宮門外璉光斗遣人語東  
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  
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  
道雨淵源錄 卷之八 楊傳 三

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  
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  
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  
郭二戚晚徧謁朝士並懇官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  
非誤也鄭李文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  
封貴妃爲皇太后璉光斗乃倡言於朝其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  
宮貴妃即移慈寧璉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  
流言謂陛下與居無節侍御盡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  
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  
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  
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璉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璉且  
宣錦衣官校衆謂璉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璉引罪

連抗聲曰死即死耳連何罪及帝溫言久之數目連語外廷毋  
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連連自以小臣預  
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  
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  
之李選侍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  
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即呼萬歲捧出  
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連趣諸大  
臣共趨乾清宮闈人持梃不容入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  
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闈人卻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  
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高呼駕甫至中宮內監從寢閣  
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連格而訶之  
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揚傳

禮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  
此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定  
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  
之嫌父死之謂何舍敘未畢表覽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  
安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裝何害議定  
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連誤大事唾其  
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連為悚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  
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  
移宮初四日得命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  
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譴連選內監於麟趾門內  
暨傍言狀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為太子今則為皇帝選侍安得  
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即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

其八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  
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  
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  
連語從哲亟之從哲曰遲亦無害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  
可明日為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官人乎即兩宮聖母如在夫  
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  
亦顧命中人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  
何嘗先顧其嬖廢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  
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微  
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  
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  
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揚傳

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連與一燝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  
光斗助之餘悉聽連指連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  
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能延弼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  
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連即言於  
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  
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既而諸奄果為流言御史賈  
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  
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  
姬女蓋是時選侍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  
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蠶皇八妹入井以焚或朝士繼  
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連移宮事而帝降諭言選侍氣  
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

氏於曠覺官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贍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曠覺官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入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諆乃復上書內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嬌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語朝瑞與辨駁者再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啟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禱制垂簾之事帝優詔褒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官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連誣連結王安圖封拜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啓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請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連繼春先後去移官論始息天啓二年起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楊傳

三

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羣小附之彈眾正盈朝不敢大肆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檢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奮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伴恩繼乃敢為大好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竊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

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警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故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蓋以去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楊傳

三

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推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禍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樓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墜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陰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詭救之節目不識丁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襲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柳之法威曉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

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  
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窯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  
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  
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監獄恣意榜掠視士命如草菅大  
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  
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  
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  
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違旨蒞任忽傳旨詰責  
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襲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  
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  
快私讐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機設阱  
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楊傳 堯

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王忠賢  
司房之耶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  
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  
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  
一日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  
清塵執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  
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  
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思多成怨聞今春  
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貨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  
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  
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  
其辜者大罪二十四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

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  
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  
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  
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  
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尙尊  
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子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  
么磨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  
威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  
不朽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容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  
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  
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  
謂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救左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楊傳 堯

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尙書趙  
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  
禮借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恨不已再  
與汪文台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  
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鞠之計顯純嚴鞠文言使引漣  
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揚大洪哉至死不承  
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賊二萬遂逮漣士民數  
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漣生還比下詔獄顯  
純誅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  
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誰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賦令急  
鄉人競出資助之下至賣菜備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  
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周景文先生傳

萬斯同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稅監高家爪牙不少貸家激民變劫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勲主事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殊嶮然乞假歸順昌為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害道吳門順昌出饒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瞑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煥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賊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周傳

聖

賄忠賢即劾旨制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鄉家居挾前恨數潛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屬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為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眾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鏹於地聲琅然眾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遂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為解諭眾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

鷺吉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縱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賊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嘔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即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鷺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瑞並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諡忠介長子茂蘭字子佩刺血書疏詣闕懇免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諡命建祠賜額帝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茂蘭好學砥行不就廢敘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周傳

聖

賄忠賢即劾旨制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鄉家居挾前恨數潛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屬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為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眾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鏹於地聲琅然眾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遂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為解諭眾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

穆當時先生傳

萬斯同

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爲子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挺擊事劉廷元倡言瘋癲劉光復和之疏詆發訐者謂不當託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奸徒狙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瘋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燦力持乃免天啓元年還朝一燦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入小人圖一燦於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燦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臣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穆傳

聖

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佛然曰上所傳何故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燦實直無他腸向高意少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燦乃得善去兩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攬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語問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忠賢大溫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韓爌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漣先斗熿皆具揭

懇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幸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開任五年春以江文言獄辭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恨不置明年二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提騎速問踰月復入之卒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辭氣不撓竟坐贖三千五百備至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即位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錄其一子詔并子諡而是時姚希孟以辭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文貞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穆傳

聖

陳孟諤先生傳

萬斯同

陳子廷字孟諤宜興人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唐山秀水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即論救給事中汪若霖詆大學士朱賡甚力坐奪俸一年頃之劾職方郎中申用懋趙拱極黃克謙為宰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又劾廢及王錫爵當斥已言諭德顧天峻素干清議不宜久玷詞林語皆峻切視離河東劾稅使張忠撓鹽政正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歸服除起按江西時稅務已屬有司而中官潘相欲親督湖口稅于廷劾其背旨虐民淮府庶子常洪作奸論寘之法改按山東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徙太常議紅丸事極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尙書王紀被斥特疏申救再進大理卿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尙書趙南星既逐于廷署事大學士魏廣微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擢于廷總憲于

通南瀟源錄

卷之八 陳傳

聖

廷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遺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斗盡斥為民文選郎張可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亦坐貶黜自是清流盡逐小人日用事矣崇禎初起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盡去諸不肖者南御史差故例聽北考于廷請先考於南報可召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責重列上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鹽禁耗羨清獄囚訪奸豪弭寇盜入事請於國道日核實課功優詔褒納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縉坐事下吏竝抗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兩浙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竝擅撻指揮非故事事聞帝方念疆場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參覈于廷等言軍官起世胥率不循法度槩列彈章將不勝擾故小過薄責以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

制以聞典制實無杖指揮事乃引巡撫勅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倫責令再核于廷等終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却竟削籍歸家居一年卒福王時贈少保于廷端亮有守周延儒當國于廷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不合故卒獲重譴去

通南瀟源錄

卷之八 陳傳

聖

王軒錄先生傳

萬斯同

王家禎長垣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天啓五年歷官左僉都御史  
 巡撫甘肅松山部長銀定方成擾西鄙二十餘年家禎至三犯三  
 却之先後斬首五百四十擢戶部右侍郎轉左崇禎元年攝部事  
 邊餉不以時發秋遼東兵鼓譟巡撫畢自肅自縊死帝大怒削家  
 禎籍已敘甘肅功復其冠帶九年七月京師被兵起兵部左侍郎  
 尋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  
 務代盧象昇討賊會河南巡撫陳必謙罷即命兼之督將士會勦  
 賊馬進忠等於南陽復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關其冬家丁鼓譟  
 燒開封西門家禎夜自外歸慰諭痛賞詰且發往南陽討土寇揚  
 四以去楊四者舞陽劇盜也初四與其黨郭三海侯馭民等降於  
 必謙至是復叛故家禎有是遣其後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推  
 道南淵源錄卷之八 王傳

卷之八 王傳

學

官湯開遠諸將左良玉牟文綬等連破之四焚死其黨亦為諸將  
 所擒誅云當是時流賊盡趨江北留都震驚言者謂家禎奉命討  
 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亦以家丁之變心輕之明年四月乃以  
 總理授熊文燦令家禎專撫河南文燦未至詔遣左良玉援安慶  
 豫危未遣秋劉國能犯開封裨將李春貴等戰歿議罪家禎落職  
 閒任久之李自成陷京師遣兵據長垣設偽官家禎與其子元炳  
 並自經死

蔡維立先生傳

萬斯同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少慕王守仁為人著管見宗良知之說舉  
 萬歷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天啓間行取入都同鄉顧秉謙  
 柄國懋德不與通秉謙怒以故不得顯擢授禮部儀制主事進祠  
 祭員外郎尚書幸諸司往謁魏忠賢祠懋德託疾不赴崇禎初出  
 為江西提學副使頒守仁拔本塞源論教諸生大抵釋氏之緒論  
 遷浙江右叅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有眾千餘出沒太湖  
 懋德曰此可計擒也悉召湖湖家家把其岩簡壯士與同發遂擒  
 阿丑皆曰懋德知兵內艱服除起井陘兵備久旱懋德禱即雨他  
 鄉爭迎以禱又輒雨調寧遠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敘資會災  
 異求言懋德上省過治平二疏規切君相一時咸笑為迂懋德好  
 釋氏律身如苦行頭陀楊嗣昌謂其清修弱質不宜處邊地改濟  
 道南淵源錄卷之八 蔡傳

卷之八 蔡傳

學

南道濟南新殘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遷山東按  
 察使河南右布政使田荒穀貴民苦催科賊復以先服不輸租相  
 煽誘懋德亟檄州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鑄七級仍視事十四年冬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對賜酒饌銀幣明年春抵任討平大  
 盜王冕十月統兵入衛京師詔扼守龍泉關二關李自成已陷  
 河南懋德禦之河上十六年冬自成破潼關據西安盡有三秦十  
 二月懋德師次平陽遣副將陳尚智扼守河津山西京師右背蒲  
 州北抵保德悉隣賊塞恃黃河為限然窮冬冰合賊騎得長驅懋  
 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疾赴河干合拒中朝益  
 積憂山西言防河者甚眾然無兵可援懋德以疲卒二千當百萬  
 狂寇時太原洶洶晉王手教趣懋德還省十八日懋德不得已去  
 平陽二十日賊即抵河自船高東渡尚智走還平陽二十二日賊



攻平陽拔之尙督奔入泥源山中二十八日懋德還太原平陽陷十七年正月自成稱王於西安賊既渡河轉掠河東列城皆陷於是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上言曰晉河二千里平陽居其半撫臣懋德不待春融冰半邊爾平陽返旆賊卽於明日報渡矣隨行馬步千人卽時倍道西向召集陳尙督叛卒移檄各路防兵援勦乃不發一兵歲終至省臣言宜提一旅星馳而前張疑聲討尙冀桑榆之收無如不聽何賊日遣僞官匝月餘郡皆失是誰之過歟有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二十三日尙督叛降於賊於是懋德督師於太原布政使趙建極監司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晉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官吏軍民咸在懋德哭衆皆哭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卽至吾亦與俱死調陽和兵三千協守東門剛中慮其內應移

通南淵源錄

卷之八

蔡傳

平

三立祠懋德就擒未絕時盛釋甲加其肩乃絕時盛取弓弦自經建極危坐公堂賊擁之見自成不屈將斬之下階呼萬歲者再曰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已也曳還建極瞋目曰我呼大明皇帝寧呼賊耶立射殺之時自成執晉王據王宮毛文炳被殺妻趙妾李亦殺并死子兆夢甫數歲賊掠去士民以其忠臣子也贖而歸之欲降剛中不從殺之首既墮復躍起丈餘賊皆碎易賊適得新刀拱辰睨之問何睨曰欲得此斫頭耳遂取斬之康周巷戰死志泰不食死自懋德而下太原死事凡四十有六人賊皆尸之城上自成恨懋德之不降也驗其尸以刃斷頸而去福王時以懋德不守河爲失策乃諡忠襄賜祭葬而不予贈賻餘賜恤有差問考四十六人行事多缺姓名不傳莫得而次云

通南淵源錄

卷之八

蔡傳

平

黃幼平先生傳

萬斯同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  
 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  
 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  
 五年正月方候補遽疾求去瀕行止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  
 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  
 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  
 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  
 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  
 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  
 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  
 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  
 違南淵源錄卷之八 黃傳

至

章法令推折摺紳陛下欲別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  
 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  
 而在權力諛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  
 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  
 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  
 見事習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  
 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  
 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焚聽淫相欺馴至極壞不  
 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一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制頑而  
 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指苛細以崇悖大之時矣帝不懌  
 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  
 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

後盛談邊疆實爲逆瑄翻案盛言科場乃爲仇隙翻案也此非所  
 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  
 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  
 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  
 臣所謂外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摺紳稍有器識者  
 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鱉  
 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參士則所參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  
 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  
 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  
 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廡則在  
 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  
 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  
 道南淵源錄卷之八 黃傳

至

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  
 釋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  
 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申一疏  
 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  
 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宏  
 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  
 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  
 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鑿獄則下樂峻險上喜告訐則下喜  
 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  
 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  
 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  
 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

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涸犯言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龐溪舉人張燮至園土壘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燦傅朝佑文章意氣坎珂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鄭方被杖母大詆帝得疏駭異責以顛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鄭帝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已之乃藉不如鄭詠為口實其冬擇東官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甯國瑣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奉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鄭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為元良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潛儲全折以為非道周聽未審講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黃傳

三

生蹇直未蒙唯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願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之上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此之報向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其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殞在途挽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闕喪者可不去闕喪者可不去則為子者可不父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藜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溢地之談舖樂天之說才智亦可賂矣更起一不

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旨喪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為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創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屏屨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鎮輪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祇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搢紳勃谿語欲為鄭鄭脫罪下吏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鄭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且其意徒欲底因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黃傳

黃

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為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做物遂非且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為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為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問道周人品學術為人宗師乃不如鄭鄭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為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

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鄭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別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歎美容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卽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黃傳

五

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諛諾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消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遵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劫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

臣聞人主之尊尊無二上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黃道周及其徒黨造作語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好語盡出道周無不可歸過於君父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未背公死黨之徒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揜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大不便帝卽傳諭廷臣母爲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而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徐仲吉救之亦繫獄尙書李覺斯瀾輕嚴旨切責再擬請成烟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掠治乃還刑部獄逾年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黃傳

五

尙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以墮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戍廣西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時延儒自以嗣昌旣已前死矣而已方再入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卽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讀書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寬大獨其家食手

幼其實可憫帝微笑漢曰其事親極孝然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改官道周在途疏謝稱學龍廷秀賢既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故有大馬之疾請假許之居久之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路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議者知其將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瀕行陳進取策時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為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眾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誡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捷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一出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黃傳

誦

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十二月進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被獲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類雍蔡紹謹兵部主事趙士超等皆死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學者稱為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

文文起先生傳

萬斯同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弱冠以春秋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天啓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時魏忠賢漸用事外廷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於是冬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賊覆車殺將乃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則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益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駕行身繡橫玉腰金者為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問閣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絲榮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且陛下既與羣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挽偷安之習慘如監國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劾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壘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為前鑒疏入忠賢屏不即奏乘帝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領之一日請筵畢忠賢傳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欠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鄞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不納震孟亦不赴調而歸六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文傳

誦

年冬太倉進士顧同真生員孫文豸坐以詩悼惜能廷弼爲兵馬  
司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爲妖言波及震孟與編修陳仁錫庶吉士  
鄭鄭並斥爲民崇禎元年以侍讀召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  
輔臣定逆案者相繼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震孟  
抗疏糾之帝方眷永光不報震孟尋進左諭德掌司經局直講如  
改五月復上疏曰羣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誤事  
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  
如且藉輿援思辨雪永光爲六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  
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朴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  
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帝  
令指實再奏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  
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永光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文傳

孟

窘甚密結大奄王永泮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心  
疑之永光辯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之謀亦  
由是中沮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逮繫震孟講論君使  
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即降旨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  
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日視  
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真講官既忤權臣欲避去出封  
蓋府便道歸遂不復出五年卽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  
啓時詔修光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竊視及妖  
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忠賢盜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謨  
職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  
特御平臺召廷臣面議卒爲溫體仁王應熊所沮八年正月賊犯  
鳳陽皇陵震孟歷陳致亂之源因言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二

統之朝強分畛域加滕陸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者何事  
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壤內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陛下宜奮  
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  
閭閻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  
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  
優旨報之然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  
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爲體仁所忌隱不舉次輔錢士升指  
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稱帝旨六月  
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震孟引疾不入體仁方  
在告七月帝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  
疏固辭不許閣臣被命卽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宰  
司禮者曹化淳故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人輾轉道意卒不往震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文傳

孟

孟既入直體仁每疑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  
何云奸也同官何吾嚙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窺  
其疎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以諸疏擲體仁  
前體仁亦不顧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嚙  
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仇直諷吏部尙書謝陞劾其與  
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體仁擬以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  
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之不得嗾然曰  
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帝果怒責吾  
嚙震孟徇私撓亂吾嚙罷震孟落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卽有  
旨撤鎮守中官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議  
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惜三月而斥未  
竟其用歸半歲會甥姚希孟卒哭之慟亦卒廷臣請卹不允十二

年詔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一子福王時追諡文肅二子乘乘俱有學行乘遭國變死於難

金伯玉先生傳

萬斯同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為吏改揚州府教授日訓諸生闕濂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帝方銳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度支告匱四方亟用兵餉不敷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堂官鉉恥之再疏爭不納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眾唾其面彝憲愠甚鉉當權稅杭州辭疾請假彝憲撥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鉉杜門謝客躬養以養父母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宜中官杜勛專任巡撫宋之馮勛一心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文傳

李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金傳

奎

報未幾勛以宜府下賊賊殺之馮烽火偪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義當死鉉母章時年八十餘矣阿曰爾受國恩我不受國恩乎庶下井是我死所也鉉哭而去城破趨入朝官人紛紛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家人爭前挽之鉉怒口嚙其臂得脫遂躍入水水淺濡首泥中乃絕母間即投井妾王隨之皆死賊踏大內踰月始去金水河冠袍泛泛見水上內官羣指之曰此金兵部也弟錄辨其屍驗網巾環得鉉首歸合以木身加禮而殮事竣錄自經後贈鉉太僕少卿諡忠潔

本朝賜諡忠潔

余振衡先生傳

高世泰

余公諱玉節字聲子號振衡大冷人公自幼卓異博覽羣書十餘  
 應童子試遂以答策該雅見重於有司尚業詩經能通大義於匡  
 鄭之外以自名家尤留心世務年未三十膺貢入長安足跡所歷  
 必詢其風土考其得失丁酉科登賢書辛丑捷南宮榜放日聞贈  
 公石工翁計慟絕而蘇馳騎就道寢苦殿賜深以不及含禭為終  
 天恨自燕入楚奔走凡三千里無一人識其新貴也服除授戶部  
 主事差惟臨清關稅公處脂弗潤惠商東胥僅求及額秩滿旋里  
 囊無與費守先人田廬曾無少益秉清慎以訓諸子晚寂味淡者  
 數年強起歷刑部郎時璫焰方張刑獄多濫公引法不曲平反必  
 寬保全善類咸有徐杜之日焉尋求補外得吉州下車之日訊探  
 民困知吉所苦者馬驛漕艘為甚乃竭慮講求所為畫一令甲所

遼南淵源錄

卷之八 余傳

三

出大族無梗至今便之未幾會璫有廢書院之議且所在議祠璫  
 公當政暇嘗與儒生講學覽淵念先儒舊跡不忍毀廢力圖存之  
 吉人攝其嚴正遂無敢以祠璫請者及璫敗而豫章士夫乃交口  
 頌之蓋遇事無激烈之跡居官無苟祿之羞履譏人高張之日而  
 能潔身守正毀譽不及可為難矣崇禎御極方期大用適妖賊狂  
 逞嶺北撫按請以公留參藩之任時小民承宴既久聞風股栗又  
 兵馳將憐皆目未按旌旗耳未聞金鼓者當事深以為慮議將主  
 撫公曰知彼綠林小醜不能誠此朝日異日大敵在前何以御之  
 獨毅然主勦單車就道訓兵練將清野足糧凡城守斥堠號令賞  
 罰方畧所布如宿帥然不數月而民有固志士多壯心遂屢剪賊  
 鋒躡躡遠窺詳具所著在虔制勝諸款中提聞特擢兪都御史巡  
 撫南贛已巳以勞得疾卒治後事惟揀吏數人畢備敵箭中袍服

圖書以外自無長物為官入訣者莫不嗟歎公收身惟謙抑對物  
 不揚才及決滯獄臨巨戎富俾人驚相遜謝向非古今機要素副  
 於衷胡為定變應卒若濟安流如此奚忝古名臣也哉

遼南淵源錄

卷之八 余傳

六



成仁有先生傳

萬斯同

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啓壬戌進士授饒州推官謁鄒元標於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郊迎勇不往且撻笞其從人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流賊攻歸德擊走之崇禎十年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為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唯嘉抑之勇得南京吏部主事以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諭德黃景昉公勇及朱天麟屈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而勇以先赴南京不與尋用御史徐必邨言授南京御史楊嗣昌奪情入閣言者咸獲譴勇憤其年九月上疏言嗣昌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屢驚羣寇滿野清議不畏名教不畏萬世公義不畏臣竊為青史慮疏入帝大怒削籍提訊詰主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帝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成傳

奎

怒竟成寧波衛中外薦者十餘疏不召後以御史張璋言執政合辭請擢用帝以勇有罪方新不當復職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福王時起御史不赴披緇為僧越十五年而終

刁蒙吉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刁氏名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北直祁州人貞惠先生諱克俊之子幼負異才能日讀千言有黃冠相之曰鳳日獅鼻山項虎背亭亭岳峙非凡相也迨涵養日充剛方厚重見者有泰山巖巖氣象持身不苟見義勇為生平力學要在謹言行閉程朱一脈之傳舉天啓丁卯鄉試再請春官不第因慨然謝公車一意聖賢之學搗齋曰潛室亭曰肥遯置五經四子性理綱目濂洛關閩諸書其中讀之忘寢食遠邇慕之來學者屢滿戶外著希聖學規十二條以相砥礪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服衰朝夕哭臨及僞命敦趣七發書拒斥之幾及于難會闖敗得解自後肥遯志益決日惟杜門立課考驗身心案頭置一冊名潛室劄記有得雖夜半必篝燈讀焉取古文之發明正學者彙為斯文正統以授學者嘗曰道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刁傳

奎

之不明禪學害之也禪何與于吾學借禪以混于儒者害之也爰作辨道錄專辨姚江傳習錄之非先是閩容城孫鍾元先生闢良知之學以子靜直接孟子陽明直接陸子心竊向之後乃折以羣儒析其純駁衡量謹嚴絲毫不爽歲戊戌始得先伯父忠憲遺書讀之喟然謂此聖學真派也吾尊之若天地親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願積樓一如奉貞惠禮自檢或有過差或工夫稍不精實即詣兩主前長跪自訟久之方起每推先忠憲為朱子後一人欲以遺書續近思錄朱子節要之後明儒自嘉隆後統緒日歧得先生論定始有薛胡羅高之稱復上書燕山王大宗伯謂河津餘干已從祀秦和梁溪當補祀其服膺先忠憲如此事父母至孝父歿三日勺水不入口哀毀月餘鬚髮盡白治喪一倣古禮既葬廬于中庭三年不葷酒入內母年九十二

而歿先生年已六十有六號慟幾絕嘔血數升病臥猶席衰加經不數月病革蕭衣冠起疑神正坐命子濂告辭家廟母柩及忠憲主前從容而逝學者私諡爲文孝先生

石屋遺帙曰昔孟氏未得爲孔子徒竟以私淑肩尼山之統先生屹起伊邗紹衣正學迹其心師先忠憲事死如事生云時地雖隔謂之梁溪見知可也先生屢會寓書東林與余往復論道而余徒負淵源無能效麗澤之益先澤未斬願學在人世之間先生之風者可以興矣

陳子衆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陳氏諱揆字子衆浙之嘉善人也少善病絕意進取專心經史多所發明父幾亭先生故先忠憲門人方有明萬曆甲辰重建東林書院其時四方學者觀海來遊執經請業於先忠憲者背趾相錯而幾亭先生實稱入室弟子先生淵源家學晚歲研悅性理哀輜幾亭全書人之讀幾亭書者僉謂幾亭有子先生爲人謹飭端重虛已下人以余爲先忠憲從子執子姪之禮維謹其生平學問所發作而見之文字者甚多而入德齋戒二篇尤爲探天根而躡月窟備載余紫陽通志余服膺先生最切而先生亦謬以余爲知道凡函丈晤對竿牘往來所商確皆聖賢甲裏事故余以爲東林自先忠憲而後壇坫久虛若得先生尸之庶幾老成典型于是乎在因欲做朱韋齋公命其子文公師事劉白水與胡籍溪劉屏山三先生故事貽書敦請冀先生至止爲兒輩矜式而先生亦適于辛亥七月二十一日修書并詩箋見寄命其使曰爲我往別梁溪高某使不解何語比持余札歸則先生已于二十三日午刻端坐而逝嗚呼先生已矣惟是道南一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茫茫隆緒我其如先生何先生其如我何然于此可以見先生居平之得力于學問者深用是于去來之際洒脫如斯也爰以先生祀祀於幾亭先生之旁欬獻涕泗而爲之傳

熊祜公先生傳

錢肅潤

熊祜延字祜公湖廣孝感人幼莊重寡言笑弱冠補博士弟子下帷攻苦庭廡骨立長老皆服其精進嘗曰聖門唯顏淵好學不幸早卒曾子獨能大聖道之傳于是哀集曾氏生平言行編為一帙曰希曾錄朝夕展玩亦步亦趨未常少違孝事父母色養兼至母病篤額天請代處友重然諾見義勇為四方學者造門請益則謂之曰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用不息學者求仁誠非宏毅不為功彼三氏之謬妄百家之支離正坐不宏不毅耳爰作宏毅解示學者學者稱為宏毅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禮制樂律一切經濟書靡不洞悉源委而尤究心當世之務默坐澄觀籌度會不爽毫髮居恒每自比管葛而顧不輕於一試故人亦莫之識也崇禎甲戌流寇大起鄉

通南淵源錄

卷之八

熊傳

充

里震動先生避地白雲山將終老焉諸父老請于先生謂公邦人領袖信義素為所服若義旗一舉四方響應相與戮力保障以待官軍賊宜可辦也且多出眾言激之先生不得已同眾出山糾集義旅布部伍申約束立營寨整器械旬日之間軍事大備賊聞之遁去相戒勿犯熊公里如是者數年鄉人安堵如平時先是有勸先生應制舉者先生曰子將效魯仲連蹈東海死爾何應舉為至庚辰辛巳間無錫高公彙旃督楚學政與復濂溪書院修明正學先生瞿然起曰吾聞高公係忠憲公從子為東林嫡傳安可當吾世而失之始攜弟祜永同出應試高公閱卷亟加款賞拔冠一軍待以殊禮遂入室考道研精高子遺書得東林先賢洛閣一廉歸而集眾衛鄉里如故亡何為里左豪惡所忌勾引賊眾大至為亂乃號召義旅若干人與賊交鋒會大風霾晝晦士卒相失先生僅

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田中田淤馬足陷竟被執因仰天歎曰予老逢掖不知兵且平昔服膺曾氏教臨深履薄兢兢惟隕越是懼不幸遭世亂竟落賊手循省生平有乖全歸之義誠無面目見先賢于地下既乃曰成仁取義孔孟訓也我心如皎日更復何恨言已罵賊不絕口遂被害時長君賜履方九齡能讀父宏毅齋諸書守之勿失順治戊戌成進士入翰林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康熙庚戌以覃恩贈其父如子官其後賜履歸里讀書下學堂作學統全書及闕道錄皆明先生之學也次君賜瓚丙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一堂砥行並能復先生之教云

通南淵源錄

卷之八

熊傳

半

孫蘇門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三十一日前萬歷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市者廢未里老嗟歎子弟輟誦鉉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歷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劬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貞峰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總帛賁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臥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焉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會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孫傳

主

祖庭實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不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過皆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年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園城中內無權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于鄉私第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借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目與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子公舉仁體以吾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偏覽山海形勝指畫

如掌孫公留共勦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啓末年逆閹竊柄左魏

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拊髀調護供其素饘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早定其子弟僕從嚴備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公督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坐熊經略略賊考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區建表於門口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旆擊鼓不畏聞知闕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卽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聞夜繞御牀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使視之過矣客氏弟光以時炤年節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芻秣致芻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三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峰山結茅雙峰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與其從者講學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堦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關兼山堂讀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孫傳

主

天也而世徒以節使視之過矣客氏弟光以時炤年節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芻秣致芻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三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峰山結茅雙峰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與其從者講學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堦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關兼山堂讀

易其中幸子孫咻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求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驛從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卽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各問隨入淺深盡盡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戒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俱有調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間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孫傳

三

以亂孔聖之眞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誠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疑道之君子何疑與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孫傳

四

陸稼書先生傳

王材任

國家重道崇儒德教翔洽端人正士後先輩出其粹然出於至正為東林道學之宗者唯陸稼書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隴其唐辛相宣公後浙之平湖入生而粹情端嚴莊重不苟言笑孝友其天性也幼讀春秋傳過目不忘稍長博通經史慨然有志于聖賢之道於四子書章句尋復不厭不啻菽粟之于口被服之于身故其生平所成就皆本諸躬行實踐而其文章政事表見於外者又為士大夫所共知宜東南學者咸以為朱子之後斷推先生也年三十七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授嘉定知縣縣瀕海難治先生潔已愛民力行節儉抑吏胥鋤豪右民俗不變去官之日小民遮道攀號登微數十里不絕既不得請因刻木為主尺而視之會左都御史蔚州魏公瓌極疏薦廉吏第一復原官再授靈壽縣先生力行教養上條六事請於上官民咸便之在任七年以左都御史澤州陳公說巖薦得行取邑民之泣而送者一如去嘉定時授四川道監察御史上疏論時政敢道人之所難言直聲震天下有與先生不合者先生遂改調歸屏居湖口閉戶讀書徹慮數椽不庇風雨布衣蔬食惟以講學為務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未嘗見其厭倦也以康熙三十六年卒享年六十有三先生之學本於程朱謂不主破無以立本不窮理無以致知又謂明之薛文清胡敬齋曹月川羅整庵朱子之正脈也此外則陽儒陰釋之學創為新說叛道離經梁溪顧涇陽高景逸起而正之為功於學者甚大嗚呼先生之於斯道也見之精故言之切造之深故辨之晰先生之為功於學者更大矣先生始罷以薦得復用數年以薦得為御史抗疏無所忌諱與會議持論侃侃未嘗少屈至有欲以深交中先生者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陸傳

聖恩寬大曲為保全歸田之後江南學臣缺皇上獨念先生又欲起而用之而先生已不能待矣皇上仁如天地明並日月宏開言路優容諫官扶植善類無所不至先生之遭遇可謂盛矣天不假之年未竟其施此又士君子之所共惜也昔于清端公嘗告人曰天下清官惟陸稼書蔚州魏公亦謂余曰昔陸稼書云州縣親民之吏民間瑣細當為分理若為大吏惟虛公廉靜總大綱嚴責成其事也多不如少不如無與民休息而已迨余巡察直隸辭訟紛如見有情罪可惡者受而理之及按其事實無一字實者而文移上下耽延時日兩造之身家俱不可問然後知稼書之教我者誠至矣余在吏部澤州陳公為家宰告同官曰今有志于學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始此陸稼書之言也願諸公共勉斯語耳夫三先生者海內所謂大賢也而居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陸傳

恒議論必稱述先生使後學知所景仰蓋見善與善之相感也嗚呼俱不可及也已所著有三魚堂集問學錄松陽講義困勉錄讀朱隨筆及點定四書大全等書行世今東林後學請於潯川大中丞張公從祀于無錫之道南祠此非以道南之祀重先生也亦非借先生以為東林重也特出於一時學者仰止之思不能自己而大中丞亦以為非此無以慰學者之心欲世之目為東林者皆學先生之為人而後無愧其為東林且欲後之從祀東林者必如先生之為人而後無愧於從前之祀于東林者也一乘而數善備之矣先生之成進士也出吾鄉陳省齋先生之門故知先生甚悉乃次而述之且系之以論曰稼書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田先生而溯之于二程則先生其世適也東林顧高之學亦程朱之學也由顧高而溯之于道南則先生其大宗也要其有功于斯道一而已

道南列傳敘

高世泰

張子秋紹有感於道南之緒羽翼既衰而宗傳莫一也夫楊羅李朱之為大宗炳於千古矣在錫言錫則有喻九李蔣皆宋儒也考亭之後為蔡西山為黃勉齋勉齋世適則為何王金許皆產於金華為元儒入明薛胡兩先生之後惟東林居敬窮理之學守程朱而不變斯為真且正故從祀之議羣推泰和之羅梁溪之高近自浙善遠至祁陽燕山北平之間久有正論而未定學者徒飲掘地之泉不識廬山之面可乎張子乃追敘文靖門庭步趨如一者得十六人為道南列傳又甄其疵癥在胸者弗與于溫良之列其意甚盛命余序余乃言曰於戲古今之道有顯有晦一堂之學有是有非顯晦者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所能及故世治固顯世亂亦顯惟莫或顯之而至于晦雖晦而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亡晦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附列傳 一

固無損於顯也若乃所學一非則無所不非所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天固界之以清明純固之氣失學則散而為昏汚雜亂心志質質莫知所之抑亦何所不至哉甚矣道脈為一線之微不可差也聞之文莊王氏曰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學惟楊中立載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燦然復明於斯世此為道南二字之義也然其說似衍於歸南歸北而非有道所樂聞或又曰文莊何以不言王氏學而言蘇學竊意維時新經行世挾勢欲以脅驅勢微衰歇其毒亦遂消亡不至淪肌浹髓汗漫至今而未艾然則蘇果何學乎朱子有定評矣蚤痛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斯兩言也所以為蘇氏議尤譏夫自蘇以後非蘇而學為蘇之俗學也彼夫挾策干時或詭譎其辭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跌宕為英豪樸

魯爲蠢劣寡學多能爲有力先從後畔爲知權其小售而趾高小不售而喪氣者皆浮動之俗趣也有能跳越於朱子兩言之外者乎隨俗浮沉與時上下類非志士之所欣無如迷謬於趨舍權術之異顛沛乎得喪憂患之殊如扁舟下滄海遇風濤而失楫欲矯而自立也誠難故東萊呂氏曰惟不滿於俗學者始能求實學何也俗之所貴道之所賤也俗之所趨學之所馳也且夫世味移人酸鹽甘苦誰不宛轉歷嘗但以漫易之心入之多見其浸淫以謹嚴之意持之則反中藏約而內守通達變化而外應蓋德成性安無往不得至理之所寓當年文竊立雪程門所得應不踰此而何以程學來南之日蔡京則禁挾元祐昔秦檜則斥之爲僞學當其禁之斥之而學較明者道之顯也至於莫或禁之莫或斥之而文請久缺於廟庭之祀直至宏治年間工文莊特疏補入惟吾郡邑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附列傳

二

各有專祠所以補典禮之闕夫邇正學之淵源匪細故也前乎此者雖顯而猶晦也嗟乎孔子之後不應有邪說朱子之時不應有異同思其不應有者何以不能無則知歧路之辛不亡於路而亡於燭理之不明初志之不篤也爲今之俗得毋有慕蘇張而不能竊口佛老而不能醉者乎斯何足責焉獨怪夫誦習程朱而踐履不符克治不力鶩虛悟矜捷獲我慢自高俗子爲甚故當揭之實則大道通行無分於南北聖學宗傳惟求一是而已

東林學案序

黃宗羲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綱中人物嗟乎此竊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臯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閩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閹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孱孱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燭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清風歎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恚也夫

道南淵源錄

卷之八 附列傳

三





道南淵源錄卷之九

祀典

周官瞽宗之制敘成均之有道有德

矣若講堂議禮僅比於古鄉先生設祭於社云爾然昔我先

正立朝則與君相明是非伏處則為鄉國存禮法道南俎豆

清議繫焉彷彿入廟觀德之意爾已錄祀典

古有釋菜釋奠之禮釋菜行於孟春而禮簡釋奠四時可行而禮

繁今制學官之祭每歲於春秋仲月上丁日行即古釋奠也本祠

之祭酌古準今而權繁簡每歲於正月上甲日行釋菜禮春秋仲

月仲丁日行釋奠禮

釋菜儀注

前三日齋戒前一日宿院中

道南淵源錄卷之九

先師前設爵三旁二爵先酌酒邊豆各二二豆在中盛菁蔬兔醢

免醢以至日夙興主祭者與陪祭俱吉服通贊執事者各就位

陪祭者各就位 主祭者就位 瘞毛血 迎神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身 行獻禮引贊詣盥洗所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幕 酌酒 詣

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詣讀祝位

跪通贊陪祭者俱跪引贊讀祝通贊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通贊 送神 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

身 禮畢

祝文曰惟年月日未學某等敢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惟

師祖述堯舜意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茲當東林書院一歲

講習之初恭修釋菜之禮尙 饗

同日

楊龜山先生神位前設爵三旁二爵先酌酒邊豆各二二豆在中

七先生神位前每位設爵一分獻官行每案設邊豆各二通贊執事

者各就位 陪祭者就位 主祭者就位 迎神 鞠躬四拜

興 平身 行獻禮引贊詣盥洗所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

幕酌酒 詣

楊龜山先生神位前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跪通贊助

祭者皆跪引贊讀祝通贊俯伏 興 平身 復位引贊分獻

者詣

道南淵源錄卷之九

七先生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通贊送

神 鞠躬四拜 興 平身 禮畢

祝文曰惟年月日未學某等敢昭告於

宋楊龜山先生之神曰惟

先生倡道東南至止錫邑十八年儀刑儼在五百歲道化如新茲

當東林書院一歲講習之初恭修釋菜之禮謹以

仲素羅先生

德輝胡先生

玉泉喻先生

遂初九先生

小山李先生

賈齋蔣先生

二泉邵先生配尚 後來續進顧高諸先生可祝文  
登者宜於臨時壹照此例直讀

釋奠儀注

先三日齋戒前一日宿院中午後省牲用羊豕各一以全牲獻

聖廟主祭者恭揖而退毛血用盤盛待次早座

先師前設爵六三盞登一太羹猪肉汁 釧二和羹汁用簋二黍簋

二稻邊八形鹽羹魚栗栗豆入非酒切去木末取中四寸青蓮  
棗菱兩天實柿豆入棗蕪芹蓮荷蓮醃醃細切猪肉  
熱之和盞酒料物魚醃細切魚熟之和俎四羊首一猪首一羊  
盞酒料物棗餅餅用小燒餅粉卷用小糕

帛一 酒尊一

至日夙興主祭者與陪祭者俱吉服通贊 執事者各司其事

陪祭者各就位 主祭者就位 瘞毛血 迎神 鞠躬拜

興拜 興拜 興拜 興拜 興拜 興拜 興拜 興拜 興拜 興拜

詣盥洗所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爵酌酒 詣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三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奠帛 俯伏 興 平身

跪通贊 陪祭者皆跪引贊 讀祝通贊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行亞獻禮通贊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爵酌酒 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通贊 行終獻禮引贊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爵酌酒 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通贊 飲福受胙引贊 詣飲福位 跪 飲福酒 受胙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通贊 鞠躬拜 興 拜 興 平身 復位

送神 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身

讀祝者捧祝 進帛者捧帛 各詣瘞位 望瘞引贊 詣望瘞

位焚祝帛通贊

祝文曰某年歲次甲某月甲朔越某日甲未學某等敢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子惟

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獲情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惟春謹以牲帛醴

齊黍盛庶品式陳明薦尚 饗

同日

楊龜山先生神位前設爵三 登一 釧一 簋一 簋一 邊

六形鹽羹魚栗栗豆入非酒切去木末取中四寸青蓮  
棗菱兩天實柿豆入棗蕪芹蓮荷蓮醃醃細切猪肉  
熱之和盞酒料物魚醃細切魚熟之和俎四羊首一猪首一羊  
盞酒料物棗餅餅用小燒餅粉卷用小糕

諸肉

七先生神位前設爵七 東西釧各一 簋各各一 邊各四

四拜 興 平身 奠帛 行初獻禮引贊 詣盥洗所 詣酒

尊所 司尊者舉爵酌酒 詣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四

楊先生神位前 跪 獻爵 獻帛 俯伏 興 平身 跪

陪祭者皆跪引贊 讀祝通贊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引贊

獻者詣

七先生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通贊 行

亞獻禮如前 行終獻禮如亞獻禮 鞠躬四拜 興

平身 讀祝者捧祝 進帛者捧帛各詣瘞位望瘞引贊 詣望

瘞位焚祝帛通贊

祝文曰惟年月日未學某等敢昭告於

宋龜山楊先生之神曰惟

先生倡道東南至止錫邑十八年儀刑儼在五百歲道化如新茲

當仲秋敬舉時祭謹以

仲素羅先生

德輝胡先生

玉泉喻先生

遼穆允先生

小山李先生

質齋蔣先生

二泉邵先生配向

釋菜祭物

聖廟棗一觔

栗一觔

菁菹一束

魚二觔

酒一瓶

香燭

一副

道南祠棗三觔

栗三觔

菁菹一束

魚三觔

酒二瓶

香燭三副

釋奠祭物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五

聖廟猪一日重若干觔

羊一腔重若干觔

帛一段

黍稷

稻梁

形鹽

棗魚

棗

栗

棗

棗

棗

棗

棗

棗

棗

棗

棗

棗

棗

棗

棗

棗

棗

官祭緣起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施揚曾頤宏烈高肇升華燦張夏

等呈為大道欣逢中天先儒再得此日公懇憲頒官祭以崇理學

事竊惟吾道南矣前賢知正學之有歸斯文在茲後代卜天心之

未喪豈廟貌千秋不毀而官祭一日未遒幸逢闕闕之代興永勤

春秋之祭祀伏覩宋朝楊文靖公龜山先生道南祠在無錫縣城

東隅係十八載流寓之舊區為五百年講習之公所載在志書稱

為古蹟自顧高兩先生繼講席而虔修灌獻得歐林諸守令因共

事而敬薦烝嘗是則當日之私祭則當日之官祭也逮魏璫拆毀

書院惟此祠不改舊觀然沿至今日而官祭竟湮矣恭遇 大宗

師老大人 心契西銘道隆北學三才合撰興禮樂以輔佐太平入

代起衰立德功而並垂不朽所以吳風丕變窮鄉習衍義之書因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六

之宋應再新下士識崇儒之要不愧同風千里海稱曠代一時今

有文靖十八世孫生員楊惟植德行允孚於閭里孝思彌篤於家

庭捐產葺祠備員奉祀朝夕瞻依且明對越詠世祖清芬之澤徵

意天育化之隆但念有專祠無官祭未免愴懷且謂援常郡比錫

山尚為缺典伏乞 大宗師老大人表章先儒興起後學批照毘

陵道南祠事例令有司春秋致祭著為令甲庶幾風高立雪國家

無不舉之禮文兼且化洽橫渠草莖有聿修之經術矣為此連名

具呈須至呈者 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為大道欣逢中天等事蒙 欽差提督

江南淮揚蘇松等處學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批發本學生員施

揚曾頤宏烈高肇升等呈詞前事奉批開龜山先生有專祠而無

官祭殊為缺典仰學照例速議詳奪等因蒙批遵依查得宋儒楊

文靖公龜山先生流寓錫邑十有八載紹興末公之孫航以樞密院編修轉常州添差通判遂占籍無錫之垂慶鄉子孫世居焉其祠於茲土宋元以來向矣其地向為庵僧侵沒賴顧高兩賢出善價購贖而祠得復存後為魏瑞撼搖幸忠憲義僕執志書力爭而祠得不毀當講學之日撫按分司頻來拜謁郡守邑侯共事趨購此官祭之所以不待請也自哲人云亡廟貌寂寞近有文靖公系孫奉祀生員楊惟植稜止祠旁勉修講習邑中子弟莫不欣蒸固本生誦芬詠烈之思實皆憲臺一道同風之效不有官祭曷昭大公此生員施揚會等之所以公請也龜山先生之宜有官祭既不及待言而錫邑道南祠係十八載講習之故宮尤千百年精氣之所聚春秋禮祭又何疑乎祠中諸從祀皆宋明以來大儒或受業於及門或私淑於後世各有羽翼之功無忝馨香之配並合開列姓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七

氏同祭文粘單報明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為大道欣邁中天等事承準本縣故牒該蒙 欽差督學道張批發本學呈詳生員施揚會顧宏烈高肇升等呈舉楊龜山先生官祭緣由奉批開道南祠應官祭以崇祀典仰縣查照典例行此繳等因到縣奉此行文牒學即便遵照憲批事理查照典例具由呈縣候覆施行等因承此該本學會集生儒議得理學宗風不墜惟賴表揚先賢教澤常新敢弛報祭故周元公之祭於濂溪祭於九江與朱文公之祭於婺源祭於建陽不一而足皆地方之光而典章增重者也今東林之有楊龜山祠實與元公文公各處專祠相埒宜遵照本邑崇正書院祭品禮儀兩丁奉祀擬撰祭文一篇恭候裁定施行

維

順治歲次 月朔 越 日丁 知無錫縣事黃之蔚等謹致祭於

宋先儒楊文靖公龜山先生之神曰先生之學繼程啟朱先生之文超歐軼蘇惟是東林神靈所都二十八年來誨吾徒未發氣象無欲功夫吾道南矣其在斯乎茲當 春 敬行 祭謹以  
仲素羅先生 德輝胡先生 玉泉喻先生 遂初允先生  
小山李先生 實齋蔣先生 二泉邵先生 筠塘陳先生  
敬新錢先生 涇陽顧先生 靜餘許先生 涇凡顧先生  
玄臺薛先生 開適葉先生 弦所張先生 景選高先生  
我素安先生 觀華吳先生 經畬鄒先生 本孺劉先生  
仁寰宿先生 水庵秦先生 認庵華先生 素修馬先生  
幾亭陳先生 鳳超華先生 仲馭周先生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八

配位

東林後學錢肅潤高書生顧曰曩等呈為祀典遵批釐正後學永藉生成懇賜申飭振新以復舊觀以彰文治事東林書院道南祠崇祀肇稱夫文靖學統特著夫顧高前賢倡而後賢隨講會開而文會起月旦既本大公典章悉遵舊制肅潤等上年十一月十六日具呈憲轅蒙批與同學先達碩儒共相討辨釐正潤等感佩天恩約同郡縣先達公同議得在祠諸賢久經祀祀難分彼此自應一體補復位次如江右南皋鄒公為東林前輩金沙景素于公為道南功臣並當增入以光正學已擇本年正月上元日迎進二月十一日仲丁釋菜顧高後裔相同講習如初理合報明又上年九月先蒙大憲臺給示內開前賢絃誦之區如有師儒生徒銳志聖

賢不妨講習其中因於講會之外復聯文會勤行督課可奈書院  
 荒頽多就領圯會逢大憲臺內召總憲若乘此日振新洵是千秋  
 盛舉伏乞憲恩批飭通屬所司及時修葺加意護持庶棟宇煥新  
 咸仰作人雅化規模整舊琴瞻衛道洪庥將自一邑而徧三吳彬  
 彬開文治之盛且由一時而傳千古永承頌令德之垂先儒叨庇  
 實深後裔沾恩亦靡量矣爲此上呈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  
 日呈總憲余

計呈

道南崇祀先儒位次

主位

宋文靖龜山楊先生 諱時甫 創將樂人

配位

仲素羅先生 諱從彥 南劍人 德輝胡先生 諱程 毘陵人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玉泉喻先生 諱南昌 居無錫 遂初尤先生 諱重珍 人

小山李先生 諱祥 無錫人 寶齋蔣先生 諱重珍 人

二泉邵先生 諱允成 無錫人 涇陽顧先生 諱成 人

涇凡顧先生 諱致人 無錫人 啟新錢先生 諱希木 人

以身薛先生 諱致人 無錫人 我素安先生 諱希木 人

本孺劉先生 諱元珍 無錫人 懷魯周先生 諱希木 人

元冲李先生 諱復陽 豐城人 玉池史先生 諱希木 人

靜餘許先生 諱世勳 無錫人 慎所丁先生 諱希木 人

景逸高先生 諱榮能 無錫人 少墟馮先生 諱希木 人

閒適葉先生 諱茂才 無錫人 筠塘陳先生 諱希木 人

宜諸歐陽先生 諱東風 無錫人 洪澳孫先生 諱希木 人

念臺劉先生 諱宗周 無錫人 葉旃高先生 諱希木 人

儉齋王先生 諱承嗣 宜興人 振衡余先生 諱玉衡 大冶人

弦所張先生 諱夢時 無錫人 燕超華先生 諱允謀 無錫人

西溪繆先生 諱昌期 江陰人 大洪楊先生 諱應山 人

湛持文先生 諱震孟 長洲人 麻岡魏先生 諱善人 人

觀華吳先生 諱柱森 無錫人 石齋黃先生 諱道周 人

鳳超華先生 諱允誠 無錫人 經舍鄒先生 諱期 人

素修馬先生 諱世奇 無錫人 狷庵金先生 諱錫 人

霞舟吳先生 諱鍾樞 無錫人 寶慈成先生 諱安人 人

庸庵顧先生 諱樞 無錫人 蘇門孫先生 諱奇逢 人

大音秦先生 諱錫 無錫人 幾亭陳先生 諱善人 人

補祀

南皋鄒先生 諱元標 吉水人 景素子先生 諱孔素 人

復祀

薇山虞先生 諱萬發 丹陽人 忠餘鄒先生 諱正卿 人

水庵秦先生 諱雨 無錫人 並漁陳先生 諱貞元 人

仁寰宿先生 諱夢鯉 無錫人 認庵華先生 諱貞元 人

仲馭周先生 諱聖 無錫人 日齋黃先生 諱廣 人

泰嚴張先生 諱聖 無錫人 蒙吉刁先生 諱已 人

曠如施先生 諱元微 無錫人 子象陳先生 諱善人 人

孫庵禪先生 諱日初 無錫人 震西龔先生 諱廷臣 人

佩之嚴先生 諱世 無錫人 澹綠秦先生 諱重泰 人

十

配位緣起

宋喻玉泉先生 龜山門人

宋尤遂初先生 玉泉門人

宋李小山先生 遂初門人

宋蔣實齋先生 遂初門人

右喻九李蔣四先生由龜山一脈遞傳故以之配享蓋元儒度

薦發所定而邑人稱為五賢者也

宋羅豫章先生 龜山門人

宋胡德輝先生 龜山門人

明邵二泉先生

右羅胡兩先生係萬歷甲辰三十二年顧涇陽先生重建道南

祠時所補祀復增入邵二泉合前喻九李蔣為七先生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明顧涇陽先生

明顧涇凡先生

明錢啓新先生

明薛以身先生

明安我素先生

明劉本孺先生

右六先生係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高景逸先生將殉止水而躬

進者有告祠文

明高景逸先生

明葉開適先生

明陳筠塘先生

明許靜餘先生

明吳素衣先生

明鄒經翁先生

右六先生崇禎年間所進

明張弦所先生

係崇禎年間所進

明馬素修先生

明華鳳超先生

右兩先生係順治六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周仲馭先生

係順治九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秦水庵先生

係順治十二年高世寧等公送入祠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明宿仁寰先生

明陳幾亭先生

明華認庵先生

右三先生係順治十三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鄒忠餘先生

係順治

明陳道源先生

係順治十六年 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明黃日齋先生

係順治十七年鮑鳳來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明張泰巖先生

係順治十八年鄧允祺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明孫淇澳先生
係
明暉遜庵先生
係
明刁蒙古先生
係康熙九年高世泰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宋虞薇山先生
係康熙十一年高世泰等置主補祀
明秦澹綠先生
係康熙十年
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明史玉池先生
係康熙十二年高世泰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主
明嚴佩之先生
係康熙十二年
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明施嘯如先生
係康熙十三年龔廷歷等具呈儒學郝公從祀
國朝龔震西先生
係康熙十七年王仁液等具呈邑令韓公從祀
明成贊慈先生
國朝陳子衆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年張光庭高萬生高正生等具呈邑令
會公從祀
明余振衡先生
係康熙二十一年高萬生高正生等具呈邑令會公從祀

明周懷爵先生
明李元冲先生
明馮少墟先生
明丁慎所先生
明歐陽宜請先生
明劉念臺先生
明高彙旃先生
明王儉齋先生
明華燕超先生
明楊大洪先生
明繆西溪先生
明魏廓園先生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西
明文湛持先生
明黃石齋先生
明金狷庵先生
明吳霞堉先生
明孫蘇門先生
明顧庸庵先生
右十八位先生係康熙二十二年顧貞觀等具呈撫憲余公從祀
明秦大音先生
係康熙十年
年孫秉禾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明鄒南皋先生
明于景素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三年錢肅澗等具呈撫憲余公從祀

明賀亨陽先生

明熊新公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三年高莛生錢肅澗高芷生等具呈備

學方公邑令徐公詳道憲劉公學憲趙公從祀

明汪鶴嶼先生

明胡慎三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五年施璜等具呈邑令徐公詳道憲劉

公從祀

明蔡雲怡先生

右先生係康熙二十五年高芷生錢肅澗等具呈邑令徐公

詳道憲劉公從祀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五

國朝湯潛庵先生

係康熙二十六年孫繹武等具呈邑令徐公通詳各憲從祀

明龔佩清先生

係康熙二十七年門人王列星等具呈邑令詳府轉詳學憲李

公批行從祀

明王軒錄先生

係康熙三十三年許之漸高莛生高芷生等具呈撫憲宋公學

憲許公從祀

明周夢洲先生

國朝吳徽仲先生

國朝施虹玉先生

右三先生係康熙五十一年楊慶徵高芷生高柱等具呈邑令

徐公詳撫憲儀封張公批允入祠

國朝熊敬修先生

國朝張菰川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高芷生泰源寬高隆等具呈邑令

徐公詳撫憲儀封張公批允入祠

國朝陸稼書先生

國朝汪默庵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高芷生高大酉高嶠等具呈邑令

徐公詳撫憲儀封張公批允入祠

明陳中湛先生

係康熙五十六年周朝銓吳雲棟高嶠等具呈學憲林公批允

入祠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五

國朝宋牧仲先生

國朝許時庵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六十年祝昇平高隆高柱等具呈本學李公

詳請學憲鄭公批允入祠

國朝張孝先先生

係雍正三年王雲錦高柱華希閔高隆顧滂等具呈撫憲張公

批允入祠

明姜同節先生

國朝高紫超先生

右兩先生係雍正七年孫襄仁等具呈邑令王公詳請學憲鄧

公批允入祠



添設牲牢緣起

江南常州府金匱縣為顯詳捐設牲牢永光道南俎豆事案據紳士秦源寬杜詔王澗高桂華希閔高隆許獻高躍龍秦伯龍高廷珍鄒鳳城高文長等公呈前事內稱金匱東林書院有南祠祀宋楊龜山先生及羅豫章以下計先賢共八十有八人生雖異代此心此理皆同道出一源其人其品無一有明萬歷之季顧高繼起大振儒宗迄今隆盛之朝熊許諸公有功講席一堂共祀千古為昭但神祠三間正中一龕係奉楊龜山先生神位旁列四龕係宋元明以至本朝諸賢從祀之位每逢春秋二丁行祭止于龜山龕前例備猪羊一副而從祀如羅豫章以下四龕向來祭品闕如幸遇師臺學道愛人景行先哲每于文廟行香之後瞻謁無虛更集諸生文課其中薰陶有藉本年二月初十日親行致祭于從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祀四龕之前特捐設猪羊四副將瓣香之益蒸亦血食之愈隆大極人情堪為定例伏懇備文申憲載之祀典永垂無窮則配食益崇其儀諸賢之於饗倍著牲牢不缺于物道南之俎豆彌光將後學之薪傳炳于星日而先賢之道統浩若江河矣等情具呈前來據此當經具詳各憲在案今奉署督部院尹批開仰蘇州布政司查明飭遵繳又奉署撫部院喬批開仰布政司查明議詳核奪仍候督部院批示繳又奉布政使司白批開據詳道南祠旁祀諸賢捐備牲牢致祭足徵留心祀事既據通詳仰候各部院批示具報繳又奉按察司刁批開道南祠正中一龕河備猪羊崇祀旁列四龕諸賢昌明聖學均有功于世道人心羽翼龜山成宗主于分殊理一此誠先後同祭所宜薦敬一體音也今春秋二祀祭品闕如該縣親行致祭於從祀四龕之前

捐設瓣香牲禮備所未備祀典從新諸紳士崇賢念切思隆俎豆之光而該縣重道情殷大煥香膏之典洵稱盛舉允協輿情據詳仰常州府轉飭悉如所請永著為例仍候各院憲批示繳又奉本府正堂魏批開先賢從祀例設祭品或編款不敷添備以光祀典誠當永遠照行仍候各憲批示繳各等因批行到縣奉定例以昭祀典遵奉批飭議詳合行詳覆仰祈憲臺俯賜轉詳為此卑署縣合行具由另備書冊謹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雍正十年六月初十日知縣胡公名慎署江南常州府正堂李為顯詳捐設牲牢等事七月十五日蒙布政司白憲牌內開奉署撫部院喬批本司詳該府詳覆金匱縣道南祠旁祀諸賢捐設牲牢一體致祭詳請承為定例緣由蒙批如詳飭遵繳等因到司奉此合行轉飭仰府即便轉飭遵照毋違等因到府蒙此合就轉行為此仰縣官吏查照來文即便遵照毋違須至牌者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知府李公名震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祀典

二

謁祠

蓋屋李中孚先生容童時雅慕高忠憲公每遇吳人即訪其履歷之詳及所著書而卒無從得康熙庚戌季冬郡守駱公鍾麟迎先生至郡辛亥仲春初二日薄暮至錫次晨展謁燕居廟道南祠畢即趨忠憲祠瞻禮遺像徘徊故池不覺泣然次日與彙旃先生會講於東林書院賢達環集得各質所疑而去

湯潛庵先生撫吳時以大宗伯內召北上於康熙丙寅四月十七日駐節東林書院先謁道南祠懸伊洛正宗匾額香案設供行四拜禮旋登講堂拜談居廟坐再得草廬是時官僚雲集府廳縣學及遠近紳士皆來觀禮侍講席者首引大哉聖人之道一章次引尚書全部大旨講畢先生乃徐申其說講語今載湯子遺書語錄中先生前後凡三至東林必屏呼騶綠內有燕居廟至甬道即步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行而入

大治余佺廬中丞先後湯公撫吳修謁道南祠邑侯徐永言詩頌其事高學憲策旃傳其先人顧撫振衡公進主祠廬振衡公守吉安時當瑞燾赫赫獨保持焉淵書院得不廢迄撫顧以勞卒軍中貧勉而成彼其有守有為與道南派若出一轍也

宋牧仲先生筠廊二筆云孫退谷先生承澤嘗言東林書院甚悉云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後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全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

數公開講其中構造開講實俱甲辰年事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

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

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為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

秀之職呈秀遂父事魏忠賢日喊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

初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

諸公交章劾瑞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所憾於諸君子者

牽連羅織以逢逆黨之惡銀鑄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

而天下之書院俱廢矣後迄先生撫吳以康熙甲戌謁道南祠重

葺書院廬正祀典焉

附祀紀 原配位羅仲素胡德輝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實齋邵

二泉

明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二

顧涇陽高景逸錢啟新薛立臺安我素劉本孺顧涇凡葉園適

陳鈞塘吳素衣許靜餘鄒經畬

兩廡從祀姓名開列如左

元

虞徽山

明

史玉池孫淇漢余振衡張弦所華鳳超馬素修陳幾亭成寶慈

秦大音周懷魯李元冲馮少墟丁慎所歐陽宜諸劉念臺王儉

齋華燕超楊大洪繆西溪魏廓園文湛持黃石齋金狷庵吳霞

舟鄒南皋于景素宿仁震秦水庵華認庵周仲馭鄒忠餘陳並

漁張泰巖黃日齋秦澹綠賀亨陽熊祈公汪鶴嶼蔡雲怡胡慎

三冀佩潛王軒籙

國朝

孫蘇門顧庸庵高棠旃陳子衆施曠如龔震西嚴佩之刁蒙古  
惲遜庵湯潛庵

海寧許時庵先生汝霖康熙辛未視學江南再莅東林再捐俸贊  
修堂廡專意延致經師以造就人才為己任蓋先生自為諸生文  
行入推為鄉祭酒年逾四十登第主文衡其於道南一脈積契身  
心視聲氣諸賢較親且切故其低徊先賢俎豆之地寢饋習之云  
儀封張清恪公以江蘇按察赴福建巡撫之任邑侯李繼善奉百  
二十金為贖公辭之固請因命以為東林書院葺費越二年移撫  
江蘇飭令修葺開講訪實行之儒以主講席得高紫超先生名委  
員詣門致請庚寅四月躬謁東林道南祠與諸生講學依席堂諸  
生繼有疑義相質公輒以意授在幕諸子令各為條疏縷答焉迄  
道南淵源錄卷之九 附祀典 三

雍正癸丑公子師載觀察江淮亦踵故事瞻拜道南祠下邑士至  
今傳為美談

祁州刁步武方伯承祖雍正間陳臬江蘇過無錫必謁道南祠拜  
東林燕居廟惟謹先是其祖蒙古公包潛心理學私淑高子置主  
奉之因得神交葉旃旃先生書翰往還由是東林學者相引重康熙  
初與祀東林逮承祖謁祠日必與書院紳耆樂羣講貫重訂東林  
志廿二卷序而存之

錢唐費文恪公以嘉慶丁巳撫吳再謁道南祠倡修祠院屬秦都  
轉記其事蓋公嘗守常州東林先賢一脈故所服習迄開府兩江  
閱武過錫低回嚮往將躡睢州諸公之後塵俾後學泝洛闕遺緒  
進記誦佔畢之業而使識風教根源蓋體道由來有自己憶己已  
受知出都請問膏舉汲黯在朝淮南謀寢謂黯之才未過公孫宏

輩特其直氣可鎮壓奸雄之心爾非深造於龜山之學能為是言  
哉

海鹽朱虹勛學使方增嘉慶丁卯戊辰間提調史館時余偕洪孟  
慈為寫官每見必訪道南祠源委及院規會語之巨細以龜山先  
生講學於毘陵錫山之日久之也洎道光初視學來吳甫下車即謁  
道南祠拜東林燕居廟下為書院紳士所觀法蓋世所傳學使觀  
法錄中於軍績河防財賦名法不憚委曲繁重以著其所以然則  
其於衛道功力蓋可知已

龜山先生因侍門館師張翥之言及高麗使臣路允迪傳墨卿所  
述尋得召對即陳京繭泰侈之流弊嗣請修周官擇人之職使徧  
歷所部詢民利病急為興除察吏賢否急為升黜諸所建白深切  
著明其學于河南者小試之而用已如此長沙李石吾制府以道

道南淵源錄卷之九 附祀典 四

光丙午撫吳即謁道南祠拜東林燕居廟下凡所設施閭與龜山  
道合錫金士民齊心同願為生立祠列於周文襄周懷魯海忠介  
湯文正四中丞之次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九棟

寶祐戊午四明袁擇善從尹常之無錫創先賢祠附庸於學十九年時丁元二賦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教授生徒乃洒掃蕪穢一撤而新已而增博論師長之員會孫君桂發居之二人者皆鄉人也相與誼經訂禮為之言曰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無先師則與隣國合國有人焉何庸取之其隣我揚文靖龜山先生雖非吾錫之人而寓居於鄉者十有八載今城東精舍乃其講學之地是即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謂士崩瓦解之勢我興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忍倍此而更師乎喻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生蔣忠文實齋先生何莫非吾錫之人而起家於邑者相望百有餘歲今里中故宅尚有指為藏書之所非鄉之先生與玉泉遂初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實齋三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遺乎若夫廣漢大儒非同宗河洛景定間已由此而陞從祀然猶不敢先之釋而江西潁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視吾諸老先生之所學未能無頓漸之異伊欲借晉人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盍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之能為是言是必有默契於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傅復質之鄉老蔣公應新以其規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尚論人品具得之於耳聞目見之真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蓋受學於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涪歸獨稱楊謝長進使其學少變於凋落之餘詎有是言哉慨思龜山載道東南士之游先生之門者甚眾玉泉乃登其門而能續程夫子之道遂初不及登其門

而從玉泉學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實齋二公固不及登龜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二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主紹興之正論遂初得之而為乾淳之老儒小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黨實齋得之而號端平之善類自九京之莫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居於位者與先生並而果孰使之然哉近若滯之長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峰張子南軒朱子晦庵為配者而鶴山魏公了翁因其修祠嘗為之記亦深嘉而樂道之今可法也曲禮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易不即玉泉遂初小山實齋四先生而配我龜山先生子謹曰然論定然後肖其貌是歲重光大荒落卜六月乙亥展舍菜之敬周服殷冠魚雅就進枚數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渙乎無萃籍幸尤氏喻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氏蔣氏文獻之存輯冠者五六人奔走與祭是之禮也救滅亡而扶壞爛豈曰小補之哉其初位次未定繪事未素棟方卧疾未興虞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奈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辭以自白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厲後進輒謝不敏暨歸梁溪澤中值落其成固以請自揆愚陋無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蓋子侍側語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是即記也吾奚以文為汝其敬誦所聞告之執事者雖然棟豈終無言耶夫祭不越望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其廟猶不出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祠周公孔子亦未有作廟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冑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敕州縣皆立孔廟出闕里徧祠夫子距今載六百五十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僧也僭祭非古也不於其僭而於其古則

竟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

此不能不為先生之罪人

按學者宗祀楊龜山而以喻九李蔣四先生既實鑿於此錄此附道南建置彼此互謬源流瞭如矣許獻誠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三

復五賢祠記

邵寶

無錫縣儒學之有五賢祠肇自宋季其初四人繼或以意益至九人薇山虞薦發氏實蓋而正之損五人益一人是謂五賢五賢者為龜山先生文靖楊公玉泉先生喻公子才遂初先生九公延之小山先生李公元德實齋先生蔣公良貴位則龜山中而南面四君子者東西列焉事具九棟氏所為記歷元入國朝以意益焉尤多且遂並列無配今考其人莫不節且章成而其道於龜山則有間矣君子之論焉可誣也成化中祠再葺武功伯東海徐公記焉於五賢之承傳履歷詳矣而他不一及此其意蓋猶夫薇山也然而班適如故弗革益加某少游於斯讀九徐之文嘗謂是祠一失則泛再失則雜泛可裁也雜不可辨乎蓋亟瞻亟歎而莫可告者正德丁丑夏督學御史安成張君汝立毀諸尼若女冠之居以修我學宮人或以是為言汝立乃問於某某謂之曰人之言然蓋亟圖之於是屬吾郡貳守盤屋范侯汝霖擇地尊經閣後為堂四楹中龜山而從以四君子者如虞氏釐正之式復其榜曰五賢凡後所益者則於舊祠祀之謂之鄉賢邑博士唐德卿劉景儀鄭大節謂某實先斯議不可無記乃率其弟子某等來請昔韓子稱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孟子後千餘年而兩程子繼之今之求道者不當自程子始乎龜山傳程子之道而南者也其在無錫久至十有八年說者謂其嘉泰伯延陵之風於是止而進修焉追惟其時及門若私淑蓋繁其人而四君子者深矣是祠是配其將自龜山以求程子乎其自程子以求聖人之道亦將於是在書曰升高自下陟遐自邁斯舉也其有之是故裁泛以義昔之君子遠矣今之君子為其難也而以名實立辨焉亦昔之君子之志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四

然非賢督學其孰與成之

按五先生祠在明倫堂西此則改建於尊經閣後仍奉揚翁山主居中奠位而以四先生配母泛母雜厥旨嚴哉嚴志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五

毘陵道南書院記

邵寶

道南書院易為而建也為祀宋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而建也公南劍人也常易為祀之公學於程門還自伊洛至常而留焉謂秦伯延陵之墟也而鄒周三公又與有故故周旋延陵勾吳之間與諸生講道者十有八年其風流在士林功化在後學者博且弘矣是以沒而祀之比諸鄉先生越紹熙初郡始立祠紹定淳祐間繼祠益嚴至勝國時乃有龜山書院之創而其祀也久矣國朝成化初嘗起廢焉而不設像寓二賢祠者如故前郡守宜賓王侯欲改圖未果今郡守前監察御史瓊臺陳侯寔乃卜吉而別建之中祠公二周既仍伯坐今又益以道鄉而下七公禮也其謂道南何侯之志也侯之志也何以昔程伯子於公之行目送而歎焉曰吾道南矣則斯人之所在實斯道之所在也斯道之所在則地因以重有固然者侯謂夫祠名以人不若直指其道表章標榜深切著明有以新學者之觀瞻而與其向往之心是之取耳然則於前乎易徵聖道絕塞自孟子沒至於有宋千有餘年矣南安之會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大振此斯文再啓之源天地間一大機會也伊洛之游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因之大成此斯文再傳之委天地間又一大機會也是二機會者人耶天耶其然也孰能與之是故君子謹請南安有書院焉名之曰道源為周程志也今是院也為龜山志也名曰道南不亦宜乎矧道南云者實出大儒之言由今觀之於斯人斯地為切侯之命名允矣祠有位列公南面位中餘則道鄉先生鄒忠公志完教授先生周公伯忱坑冶先生周公伯溫秘書先生唐公彥思並焉皆公同門同志者也外此數公則左右分列編修鄒公德久中丞喻公子才皆公門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六

人也文簡尤公延之肅簡李公元德忠文蔣公良貴皆一再傳而  
私淑者也猶公門人也至於龜巢謝公子蘭則聞風而興起者也  
師友之分主賓之儀於是乎辨然則諸公於龜山何如道鄉向矣  
二周兄弟氣質純明可與入道程叔子實嘗稱之秘書推演師說  
爲當時重編修奏議炳炳能世家學中丞立主正論爲時師表文  
簡立朝抗論老成典刑元德力解學禁辨忠爲國忠文抑惡揚善  
進退有守龜巢崇正闢邪扶植名教事載國史郡志皆無愧於龜  
山者也雖然祠而無祀可乎私祀可公祀不可公祀何爲而不可  
也公祀在典龜山旣列諸廟廷從祀矣諸賢者皆鄉賢也亦有  
祀於祠矣再舉則顯是以公祀不可也私祀何爲而可也以義起  
禮擬之樽俎郡守主之歲春秋一舉取諸田租以供田二百畝租  
若干石祭之餘以充修理之用不別科率何爲其不可也其費奚  
道南淵源錄卷之九 附祀典 七

出出某項爲白金若干兩基與構居什之六田什之四是皆有司  
存焉不足記其記維何斯文之機會非人力所能爲爲天下學者  
告也記師友之淵源與侯之志爲郡後進告并爲將來繼侯者告  
也屬記者誰耶諸君子自太僕寺丞白君晟以下凡若干人執事  
書者誰南京禮部尚書諱許有疾調理後學郡實亦郡人也

按前此郡邑已爲祠祀楊龜山先生而道南之義則始開發於此祠後東林建祠因亦取義道南云厥志

虞微山先生補祀道南祠記 張夏

自程學行南傳於閩爲楊羅李朱猶大宗也泊龜山萬錫傳於吳  
爲喻尤李蔣猶小宗也斯爲定論而其初固未有能言之者言之  
自微山虞先生始微山時制科革學校廢士子推掌錫學乃倡言  
龜山講學東林十有八年爲鄉之先師首崇厥祀而以喻尤李蔣  
四子配世所傳五賢祠是也而學統著矣既沒而士子思之進位  
於祠所以報其功德者亦畧相稱此元時事也迨其後有以此祠  
改奉文昌而棄諸賢木主於旁室者蓋歲久業荒知四子者鮮矣  
況微山乎往見修郡志者並敘龜山東坡爲寓賢首已味洛蜀大  
辨又曰喻氏尤氏爲才猷李氏爲方正蔣氏爲直諫而不言其理  
學亦不悉其師友源流彼號儒家者流猶夢夢若是況其他乎惟  
鄉賢談朝章先生嘗著微山行實詳述前事勸抵祠中用昭微山

道南淵源錄卷之九 附祀典 八

崇師明道之烈而文葉從未梓行邑人亦不及觀也康熙壬子彙  
旆高先生方輯先儒考畧一日得其文於談氏就正錄中慨然謂  
夏曰昔朱子於竹林小室中私祀四配遂傳爲萬世功令如微山  
定祀五賢亦明著此邦道脈向微微山則喻尤李蔣之緒舉世茫  
然我東林重建道南祠何所稟承耶顧祠中神位以明儒續宋賢  
竟不知宋末元初尙有微山是安可不補祀夏日據行實微山在  
元時已配享龜山參之談氏昭潛倡和詩跋語則微山又以裔孫  
祥之請而能令玉成之至明成化中始祀鄉賢豈五賢廢於宣德  
間馮戒軒氏請復之日畧而不敘至是別祀之與嘉靖己丑華氏  
還祠學側改名七賢而不及微山何尙論獨遺與雖然微山在  
配位不獨談氏揭之而邵文莊亦詠之云龜山文獻是公延百世  
無慙俎豆前誰起斯人鳴教鐸漫勞今宰買碑錢宋元載籍多公

論伊洛門牆有正傳安得掃清庭宇下好香一瓣拜先賢兩先生  
垂訓如是今先生復其配享之舊位殆前後交爲功矣載按畏陵  
人品記稱薇山未冠舉於鄉性孝友好施予生平口不言錢不喜  
佛老不道鬼怪事爲校官未嘗受廩祿將有朝命謝不往遂解學  
事此正儒也補祀何疑於是彙翁誣言進薇山先生主於道南恐  
學者不知所自屬夏記之嗟乎薇山先生表彰五賢有功立學於  
宋儒爲碩果於明儒爲間先顧其事蹟後顯倏微迄今日乃獲大  
顯豈偶然哉

歐林曾三公祠堂記 順治乙未

黃家舒

高學憲秉旃旣復東林之燕居廟以奉

先師又闢再得草廬爲居業地傍構一楹將祠前太守歐陽公會  
公前令林公其中屬家舒爲之記三公何以祀以三公之重有造  
於東林也當萬曆甲辰講院肇建佐費釀鑊鳩工庀材殫厥經畫  
歐陽公林公實尸之旣成而記其事記東林書院者歐陽公記道  
南祠者林公也及天啓丙寅逆閹盜柄羣小構扇矢集東林燔目  
拆毀符檄旁午伐屋徹垣勢如風雨又適當忠憲投淵時破巢取  
卵懼禍者至欲繫忠憲公子上請曾公奮不顧身周旋艱險引大  
義折緹騎匿公子一室請以身當之始免株連三公與東林相爲  
始終若此雖然三公何私於東林哉舒生也晚然嘗聞之長者矣  
方端文忠憲講席初開守土大吏旌旄之式慮函牘之就正月無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十

虛日兩先生非公正不發憤非地方大利弊不入告外此卽通租  
之訟未嘗一煩縣官至三公之爲守若令也不畏強禦同不受吏  
胥耳語同不手一無名錢同侃侃行意雖山斗在前無所迎避歐  
陽公治行第一僅擢頰上備兵竟以同寺開曹老林公應內召不  
預臺省選曾公清執開海內偃蹇藩臬尋中蜚語賴天子燭其明  
珠薏苡之誣以解拙宦如此此豈借汝南月旦爲游光揚聲彈冠  
啓事地者乎亦曰緇衣之好高山之仰內結於心耳惟東林不借  
地方當道重而後東林重惟三公不附東林爲重而後與東林交  
重於世水落石出事久論定由前言之自元禮門高太正道廣青  
蠅貝錦固有詆執費爲呈身日摳衣爲媒進者顧終不能點及三  
公由後言之哲人其萎社稷爲墟野老遺民俯仰於萬泰天崇間  
國運廢興吏治盛衰之際唏噓太息痛端文忠憲爲熙寧之司馬



慶元之考亭即亟思三公爲桑枝麥穗之漁陽釜魚甌塵之萊蕪  
試從衣冠與誦下質衛諱卷議田夫牧豎之口碑數十年來郡邑  
長自三公外其能以廉平慈惠稱清流同調名教干城者更有幾  
人今日甘棠之頌與賢宗之祭相得益章廢隆復舉俎豆常新春  
秋脍炙雲旂風馬神之格思有不樂觀其桐鄉白鹿邦大夫弟子  
之賢與禮樂詩書絃歌揖讓之盛也哉夫名宦鄉賢分列學宮循  
名核實入或意爲輕重焉斯祠也非子孫之陳乞非門生故吏  
之推挽地隔於闕楚豫章千里之遙而典舉於人亡代易桑田滄  
海市朝陵谷之後駸奔者無間言明禋者無媿色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卽謙維關閩諸賢當日正人心而端學術是是  
非非守先待後道不越此矣忠憲端文有靈實式憑之學憲此舉  
爲功於東林豈小乎歐陽公名東風楚潛江人林公名宰閩漳浦  
道南淵源錄卷之九 附祀典

士

人會公名櫻江右峽江人

高忠憲公止水祠碑記 雍正甲寅

刁承祖

明嘉廟時魏闕構禍諸君子相繼被逮無錫景逸高先生於被逮  
前一夕自沉於池池故里居後闕人亡家毀遂售他姓後二十餘  
年學憲葉旃先生追念先人殉節地靈魄攸棲謀之邑紳士公議  
收復出貲償其直置祠池池上以妥先靈榜曰高公止水春秋有司  
致祭庶幾世世守之永垂不朽後乃爲人畜魚牟利作踐腥穢先  
生之子姓目擊心傷不得已而訟之縣履勘庭審確係高氏回贖  
之產紳士呈請勒石已令據情通詳綠池糧未盡歸清府看令高  
氏出銀拾兩償其昔年糧費而兩邑紳士慨然樂助同族集分補  
償詳明制撫勒石永存甚盛舉也事在雍正十年壬子歲余嘗瞻  
拜祠下庭宇清肅一泖遠檻其風飄然稟稟有生氣象仰之下不  
禁伊人宛在之思蓋余先祖蒙古公篤信先生遺書爲聖賢正脈  
道南淵源錄卷之九 附祀典

士

置主師事因與葉旃先生郵筒往復神交廿餘載久爲三吳學者  
引重與祀道南余服膺庭訓雅慕先生數年來承乏江南道經錫  
山謁東林卽謁止水爲道義不爲聲援也竊計先生當日不死於  
家必同諸君子死於朝先生卒不死於朝而死於家夫豈不知君  
命之不可逃哉君子臨難必不辭死而亦必重其死君之威福逆  
豎操之不可以口舌爭惟致命遂志而從容順受斯爲正命死於  
朝守死也死於家善道也藉非見理既真學力磅礴洋溢烏能不  
矜氣節死得其正如是先生之死關係世道人心者甚大則先生  
之死所堪爲後人觀感激勵者甚深雖欲置之烏得而置之先生  
日從屈平之遺則或謂屈平之忠先生之所優也然而汨羅江上  
憑弔忠魂歷千百世下奉爲美談豈止水偏隅忍聽其疏褻耶且  
就錫邑而言梁鴻陸羽高隱士也而谿水山泉藉以不朽豈先生

之止水獨不克蒙蔭休以傳後耶今令甲有司官核所在忠孝廉節者以名聞先生儒修臣節爭光日月雖異時異地猶當興起焉况其殉節故址哉先是錫令胡君廷琦詳允泐石余方觀察三吳思一言記其事會陞任中州不獲遂今調赴湖藩重至止水見池已全歸立碑池上遂詳其始末而論之俾將兩邑紳士同族集分姓氏並書於石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且月義豐後學刁承祖撰

喻玉泉先生墓立碑得碣記

胡時忠

有宋楊龜山先生學於程門載道而南留止毘陵及吾邑東林者十有八年後歸闕中吾邑人親傳其道者實惟玉泉喻先生子才云再傳為尤遂初氏三傳為李小山氏蔣實齋氏謂之喻沈李蔣後人祠龜山奉四子配享稱五賢祠蓋開錫人東林之學者龜山也以錫人開東林之學者玉泉也玉泉墓在錫東郭迴溪里明宣德中巡撫周文襄公立水次東倉地當墓右乃命屈曲其墓以全墓道正嘉間邑先生邵文莊公謁墓下賦詩曰二十年來弔古心偶因勝日遂幽尋天留工隴猶如舊地近倉厥幸不侵百世簪纓遺躒遠五賢俎豆古祠深玉泉二字還須碣一束生芻有嗣音玩其語意若悲墓之失碣而深致望於後人者此地去東林書院僅里許然自嘉靖丁亥文莊卒歷七十八年為萬曆甲辰而東林載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七

開又歷二十三年為天啓丙寅而東林被毀居三年為崇禎戊辰而東林奉詔復存諸先輩建復書院典起講席者前後有人不聞過是墓而弔之也飲水忘源良亦闕事吾友張子秋紹讀文莊詩而心慨之順治庚子秋言於麗澤堂講坐中謂墓宜表碣宜補講畢遂具瓣香要諸同人出郭訪其處至則一望荆榛亂碑卧地不可辨識不能成拜問土人無答者逸巡而返張子曰幸諸君訪其後人徐為之圖不然萬一誤拜徒貽嘲笑耳久之為康熙癸卯二月果有喻氏裔孫七八人攜宋勅家譜自各鄉來張子喜甚以其事告吾友高學憲彙旃學憲慨然任資相與募工礱石大書曰宋朝列大夫玉泉喻先生之墓併刻文莊詩於碑陰擇下辭之吉自蓉湖載碑至墓集學者數十人共立之時墓道已除春草未長諸喻指大家言曰此吾家玉泉公見者莫不肅敬將立碑工人舉斂

用陰陽家言請暫避衆皆趨入旁舍中少頃忽工人報曰掘地尺許得一白圓石大如盤高二尺上有篆刻家急往觀則橫刻玉泉二字篆法奇古迥非近代手筆見者莫不爲之稱異命移置新碑前若香案然於是諸喻行祭禮導者行拜禮飲福而別余聞其事而竊思之是碣初立之年與埋沒之故皆不可考顧久埋土中得文莊詩而復出文莊詩久作陳語得是碣出而益彰何其不相謀而巧相值也非吾張子以文莊之心爲心孰發其機緘耶昔建文忠臣黃太常公子澄潛墓崑邑馬鞍山迫萬歷初有詔下訪而墓地適有訟子孫登祭之頃忽地中有聲如雷裂出一潭見有石誌前是子孫相傳家在此尙未審至此乃審二事頗相類意者張子方振起斯道續玉泉以來授受之緒一誠所格千載同堂墓碣有靈亦應時而出乎一時同人和文莊讀者荆溪黃珍百同邑呂誠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記

墓

之嚴佩之錢礎日嚴祺先輩得七人學憲已採入東林續志中詩皆先日成未及獲碣事余向識張子於講壇引爲畏友於是役有所卜故復爲之記

訪玉泉先生墓道記

汪士佩

人事有變遷所不變遷者惟天道蓋將自其爲陵爲谷者言之則數百年間卽錫邑一隅已難悉數矣若夫歷劫不磨近如楊龜山之東林九文簡之孔山李肅簡之湛峴蔣忠文之謝堰虞徽山之惠麓邵文莊之繡嶺及喻玉泉之迴溪閱世而不終湮者天道然也迴溪喻墓自明宣德間周文襄建倉既曲全其墓道逮 國朝高學憲搜碣復先表爲墓碑此以人合天者也若邵文莊詩塵玉泉兩字而秋紹竟得之土中此由天應入者也至胡慎三之記得碣也謂順治庚子秋初訪喻墓亂碑卧地及康熙癸卯掘地得碣不復問卧地何碑又謂文莊卒於嘉靖丁亥迄崇禎戊辰歷百有六年東林有人無過是墓而弔之者則竊有問焉攷邑志玉泉十三世孫喻義字心遠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南寧守其序十峰尤氏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記

墓

譜云嘉靖甲申學憲聞人公檄創東林書院予偕十峰各率子弟瞻拜則其於祖墓留意可知洎康熙八年喻裔始乞蠲塋稅則稅久在喻氏可知訪墓時諸喻指大冢而言則墓祭之疏可知或傳喻心遠起於寒素正德甲戌嘉靖甲申之間殆未遑修墓云爾則窮於人而冀天心之復矣道光戊申三月辛卯子偕東林賢裔七人訪迴溪祭玉泉先生墓至則朝列大夫碑歸然孤峙求玉泉碣已亡而所謂亂碑卧荆榛聞者則喻墓神道坊石也非什百人不能舉亦非秋紹得碣後所能辦也初立之年其在南寧宦成後乎埋沒之故其由心遠難爲繼乎是日攜弓丈取一畝七分四釐界內竟有雜葬若干冢於戲 國課邀寬倉基遂讓而阻僧轉得謝

謝焉是在負尊賢之望者

鄒氏青山訪獲經畬徵君墓記

汪士侃

鄒經畬先生系出宋忠公浩弟進士洞齋為約軒侍御之五世孫侍御邵文莊公庚子同年文莊稱約軒為龍涇族望者也約軒墓在青山灣經畬居約軒熙春里故第蓋羣從皆他徙其居者祇先生及弟忠餘焉經畬墓初不可考而惟經畬祖汝說墓亦在青山灣按經畬子謙存孫世曾孫祖纓祖綬元孫有譽乾隆己未進士隆德令雲昇粹儀禮之學與講其學山居迄于今百年開爾顧問熙春里鄒御史第已無有能道之者而墓更湮沒矣道光戊申春斗墟公喬過青山灣訪族墓竟得故墓碑書明徵君經畬鄒公之墓喜出意外歸而聚族謀所以久保斯邱者定議春祭忠公祠後同赴徵君墓祭掃罔替余因之有感焉故家典替保殘槩恃我後之人余歎族祖和仲公者約軒公成化丁未同年也官行人沒三百年鄉人歷久祭於社今其居齋閣猶存以時修之為古蹟蓋名德之傳造物者必不使之終泯云

道南淵源錄

卷之九 附祀典

七

道南淵源錄卷之十

興復

涇陽受考亭淵源錄而認小心為入頭景逸得朱子小學註而徹身心了義紫陽道脈實隱啓之逮林下得朋會講得地而爽持證入致知實踐兼粹焉道南之傳延五百載先幾肇此興復繫此矣錄興復

公啓

請復東林書院公啓

顧憲成

敬啓有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載道而南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為正宗考錫乘先生常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歲久旁落為東林庵而書院廢矣距今五百餘年俯仰顧盼莫不喟然歎息某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其圖興復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範則道脈繫焉書院以廣友朋之麗澤則學脈繫焉所關重大若此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也會辟友馬希尹等合呈上請乃赦非首國言曰先生之道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既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為喻工部再傳而為尤文簡三傳而為李肅簡蔣忠文無墜道南之一線者乎是維先生之賜而今而往有能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紹南一傳而為羅豫章再傳而為李廷平三傳而為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惟先生之賜其大有造於吾錫何如也台臺為斯文主盟凡在瞻聽靡不喁喁屬耳目焉幸亟允希尹等之請上之表章正學煥發幽光儼爾儀刑之如在下一之開示周行振起來學昭然向往之有歸不腆九峰二泉之間行將坐收瀛洛闔閭之勝其大有也于吾錫又當何如也此某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一

等之所以仰追明德特爲台臺懇也謹布腹心惟執事者裁命臨

緘無任懇企之至

按先忠憲年譜其刻此啓未詳何中亦見焉其爲先忠憲作  
明矣而嚴志則疑之溼陽先生論東林與復溼陽先生爲之  
倡而先忠憲翼之此公啓所由  
首列溼陽先生詩與廷珍講議

與郡侯歐陽宜諸公禮書

高攀龍

東林書院見於王文成公之記者不論矣嗣後督學者三議興復

一見於間人公名詮一見於取公名定向一見於謝公名廷傑敬

文具在而皆不果雖會葺有祠堂三楹後竟毀爲他構良以其規

制蕪陋始未嘗爲久遠之計也今藉老公祖在事以其時則可矣

故倡之自溼陽先生二三同志和之已集三百餘金可爲堂構計

而必上聞于老公祖且欲求轉申兩院及學臺者蓋以此舉爲多

士所願因其願而重之以當途主持便可成風風則動未必不爲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二

流俗變化之機云耳公啓所未及敢私布之

答東林諸公書

曹

龜山先生講學貴邑成就多賢遺訓相承於今爲烈則其英靈精

爽必有洋洋此地者建祠俎豆以酬功德實天理人情之至縱微

舊址尙存而禮以義起獨不宜期舉於今日耶呈辭一至當即允

行先此附復百惟照亮是荷

東馬起莘按臺

高攀龍

東林之舉具如公啓所陳是役也溼陽先生倡之弟輩一二同志

和之其公用僦具可以不煩官府所以上聞於老公祖者念此事

風化所關老公祖風化所自出非仰承明德則其事不重其傳不

永即如嘉靖中會修復祠堂三楹不數十年毀爲他用今欲大其

規制因以爲講習切磋之地不得不鑒於此公啓所未及弟敢私

布之

答高景逸書

馬從聘

三吳風稱文獻之邦然經術氣節爲一時海內所推服者獨昆陵

爲最甚則賴有二三名德居高而爲之倡也辱論修復東林之舉

以紹明往哲啟迪後學其意甚盛不佞明事地方欣逢盛事敢不

祇從倘完工之日不腆姓名得附紀石之末藉光不朽爲幸大矣

肅此奉復統惟台照

上孫柏潭少宰書

楊廷筠

近聞願涇老修葺楊龜山祠院此舉闡道興文真不朽盛事也門

生初到據府詳工資七百兩除士民釀舉外尙欠六十兩有奇即

批助本院項下銀四十兩尋又加助二十兩有奇以足前數但此

止據府詳大較恐土木浩繁未必七百即能告竣其間細委老師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三

知之必詳果前估不敷不妨再酌門生節陋表章先儒得與其事

實遠有耀況老師主盟於上而門生敢少不從史焉專此奉懇統

惟台照幸幸

與林平華父母書

高攀龍

東林之政仰荷主持遂得微寵於各位老公祖儼然賜命重之宏

施煥燁斯文實式臨焉然而揆之鄙衷尙有不能默然而安者昔

聞已先達文社邵二泉先生營建尙德書院祀李忠定矣比邵華

補庵先生營建崇正書院祀七賢矣還接東林故事二泉先生嘗

屬補庵先生重行改葺矣並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

也惟是惠山尊賢祠二泉先生實倡請衿紳共新之則亦謀諸一

邑而已卒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典刑具在龍等

何敢有違已而反覆思之祠堂之設主以龜山先生配以羅胡喻

尤李蔣邵七先生崇往厲來於是乎繫是一邑之公也至於會所之設廣麗澤也乃龍等之自求助耳書屋之設備藏修也乃龍等之自求益耳是二三同志之私也其為一邑之公也請得奉揚明德庶幾翁然興其仰止之思以無負表章至誼其為二三同志之私也請得退而守固陋之分無容藉口談道之名視顏非格之賜以致處非其據貽請伐檀懇乞特賜鑒裁轉達於各位老公祖幸蒙許可鐫刻有百倍于恒情者矣

會講東林書院公啓 萬曆甲辰

顧憲成

東林之役幸邀靈竣事遠惟子輿之仁而求其輔會莫靈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其樂聚莫重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屈道駕臨主盟伏蒙惠然夫豈惟某等實拜門下之賜會期卜于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謹聞

通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四

與歐陽宜諸郡伯書

高攀龍

伏聞台旌將發某等攀轅無計去思何極東林之舉仰藉主持得以報成願非名賢椽筆不足以昭宣其事而垂永久某等不揣敢以記文為請伏望台臺上念前賢之微緒寄遺跡而如存下念末學之向方待鼓舞而始奮慨賜雄文以資茲土譬如雷震而百穀具興鐘發而羣夢皆醒所以提撕斯人之徒者豈渺小哉謹磨石以待

東東林書院諸同盟

鄒元標

不自西江腐儒束髮有志于道從事諸先達長者遊今老矣屏跡水田之坳與樵牧為伍忽承涇兄及諸老先生委作依庸堂記不肖不知學友以鄙見請正道公道也學公學也倘有未當老先生不妨直教元標刳心以受文發後偶得依庸堂二楹聯其一云坐

問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即性即天又一云光天下做箇人須尋着規矩矩落地來有場事要識得喃喃巍巍譬之唱囉連者人雖不佳其言可采有心者聞之亦悚然有起色乎貴地四方之表從此普天皆鄒魯矣吾黨皆見逐於清時者不肖常自體德薄寡積不能見用於世即用於世亦無可用徒生毀端吾黨首從青山白石良朋勝地等釋千古真脈方幸錮之不蚤不怨不尤下學上達是吾輩今日事故凡為人所錮必其自錮者也

簡鄒南阜先生

高攀龍

敝邑東林之建發於顧涇陽先生明道淑人之盛心伏蒙先生不鄙賜之堂顏賜之堂記又賜之左右格言觸目警心莫非至教某等何幸四方之士來斯堂者何幸先生明德光被於茲土矣夫道者道也行處便是在人之知不知何如耳知之即人即天即凡即

通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五

聖於此不疑者乃真悟也而真悟者鮮矣於此不違者乃真修也而真修者又鮮矣然而古之聖人真悟真修者不少而孟子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何也其的有在也故學者爭力之不至而正鵠不敢不設而不失于正鵠者抑又鮮矣當今之世于此三者非先生誰與歸耶某等既得涇陽先生為之仰歸又得先生指示周行將日孜孜焉真如明教所謂惟恐錮之不回矣稍有入處尙當擬趨仙里就正謹此復謝

公啓沈老師龍江

高攀龍

茲啓敝邑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講學處也歲久廢為僧舍先達文莊公邵二泉先生嘗傷之嘗有祠堂三楹歲久又廢近者某與二三同志請於當道而復之於左建祠堂祀龜山先生其費則出於當道有司所捐於右建講堂友朋講習之所其費則出

於同志所捐名曰東林書院某等竊惟東林之廢也久矣幸邑乘  
之文在故文莊公得以尋其緒而續之文莊之葺廢也久矣幸陽  
明先生之文在故某輩得以尋其緒而續之然則所謂不朽之盛  
事豈虛也哉今老師一身關于聖未墜之統一言開千秋不爽之  
文表章先哲嘉與後進非老師其誰與歸伏乞賜之如椽垂記其  
事豈惟某輩將奉之為圖書琬琰惟老師之鄉二程夫子之靈謂  
老師之文南而道南矣謹奉啓上懇不勝惓切之至別以東林始  
末及二記文一會約奉覽備考

復沈龍翁老師

高攀龍

懷老師峻德丰神時時在目一舉念一舉事恐辱老師輒自悚惕  
此某林居功課也得來使訊知老師起居清勝為手額自慶東林  
記出老師手裁此方奉以為矩庶幾實講實修不敢假借自便  
道南淵源錄卷之十興復 六

為聖人門牆蓋皆老師化雨所被也拜師命謹再商求一二字以  
聽削正願涇陽先生出一書明李司徒保障東南之功而東林遂  
為時局大慰然丈夫言動總屬千秋豈在日晷間論世情順逆也  
諸不敢詳及

按先忠憲與沈龍江先生師弟相辨最篤故室成而必求之  
記但原記為嚴志所不載陸子先忠憲未刻稿中得此二啟  
謹錄錄之其記則俟  
搜採補入謹謹識

東馮少墟年兄

高攀龍

鄙見蒙老年丈印可何幸如之吾性天然完全具足無少缺欠無  
少汚染識得後于時保之而已弟雖辨得路徑稍知向往弟苦少  
年缺蒙養之功壯年缺靜定之力至今學未成章年來幸時局側  
目東林弟得藉以入山屏跡天假數年未知得不負明教否耳向  
從張雞老處得大集日奉左右以為嚴師今辱瑤函再頌適東林

藏經閣成已珍藏其中令君子之至于斯者共相細釋如在講席  
矣感荷馭荷弟之愚拙即有筆劄屬未定之見未敢出之倘無以  
就正

東吳觀華

高攀龍

東林之事仰賴道丈甚大諸賢知濟濟如昨也弟一路受鳳超之  
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之甚安此天成道器吾道之幸也壬  
戌弟至却有治安之象無危亂之事今日反是在此殊無好況救  
之不能棄之不可且忍耐以觀之未敢下着也

東東林在會諸友

高攀龍

別來道况何如想東林之會益津津有味也僕在此可喜者惟海  
內羣賢一時畢集僕介於其間所謂蓬在麻中也連日會馮少墟  
云我輩除卻鍛鍊心體更無別事其言簡而盡矣以天下之大知  
道南淵源錄卷之十興復 七

此事者甚不多此周子所以謂至尊至貴吾輩可不勉與此間無  
他惟以用賢人壯元陽為事若得同朝諸公一年在此必有可觀  
若決不可為便見幾而作耳

答朱平涵相國

高攀龍

年丈得旨超然于風波之外何樂如之世事壞矣他無足論可惜  
福清相公被門戶二字壓倒竟令全局折而入於小人嗟乎此是  
何等事一代安危千秋名實擲而不顧乃區區顧一時贊譏得失  
耶要之氣運如此尚何言哉東林今年不敢以大會累人但從同  
邑相知作小學生規行矩步他邑同心者有便則過之恐是時義  
當然老丈以為何如

與東林諸友書

高攀龍

有人問我東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對曰只是這等大聖大賢也增

不得些子愚夫愚婦也減不得些子莫輕看了這一拱手從前不知費幾許鑽研方討得這箇模樣從後不知費幾許就業方保得這箇模樣且莫說要看臘月三十日

簡徐按臺

高攀龍

東林書院拆毀事恭讀老公祖明文所以保護斯文一脈者至矣以某輩以擬東林者明旨所首及也重在拆毀變價又重在土田變價二項并解助工而老公祖俱未之及仰見台臺苦心深心惟有鑄銘肺腑而已然某輩則何敢以此區區幻泡之物上累祖臺乎書院變價當聽本縣公估時值土田變價則有府縣原申官價當一一照價輸納仍煩老公祖細入覆疏內明書院之價及土田之數皆有當日公文及黃冊可據庶幾諸公之意解而某輩厄難金魚或可稍延殘息也專此露封本縣公文中上陳不一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八

復與林紹書

高世泰

昨奉業師命謂告聖文內當去慎獨二字而易居敬竊有疑而未敢問後得台教謂居敬使兼靜存動察而慎獨似尙偏言之益沉疑於吏敢持臆以請教正昔朱子立三樣主敬法一伊川之整齊嚴肅一上蔡之常惺惺一和靖之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並未嘗分動靜而言之亦正不必合動靜而言之蓋其三項工夫不可缺一主意則在乎過欲存理故程子又云主一無適主一者主於理也無適者無適於欲也忠憲嘗曰惟天理至靜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亦並不以時候不以境界為言至於慎獨之義謂獨居動者此乃時文講章以慎獨之慎無以異于戒慎恐懼之慎特其註中幾則已動之動字強為立說以別於上文使入服之業有察傍耳豈知幾之動者為潛滋暗長離道之欲乎昔康恕

問此兩節果是一為靜存一為動察否涇野先生云只是一箇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暗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是動了如大易閑邪存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箇更分不得蔣道林云聖賢之學心事內外合一異於二氏者在此惟其不落靜不落動故敬直義方進德修業一齊俱到涇野又云慎獨只是無作好無作惡無纖毫私欲便是楊誠齋云所謂慎者非警懼也有功用焉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之修省者恐懼之功用也修其身省其過其所謂慎者如此由是言之兩節之要在註中兩箇所以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所以過人欲於將萌此兩句乃中庸一篇之要領即千聖相傳之心法未有理欲不分而可談道者也未有理欲混雜而可言性者也朱子又云先且就暗間處做了然後就不暗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察如今人每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九

每跳過一層做事暗處與聞處原不會用功卻便去不暗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且如屋漏暗室中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十手處做起方得忠憲與觀華書云近來體驗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慎獨也獨者本體慎者工夫本體天道工夫人道人道下學天道上達然則慎獨之義尙偏乎哉何以大學慎獨中庸慎獨參思無異辭也若曰偏也得母居敬之義必合窮理而始全乎凡此皆時俗之所不講敢先布於台翁而後政請正於吾師也且此告聖之文是泰之罪言也非得已也泰生於萬曆甲辰是為東林書院肇造之年惟時止有配位七先生今何其濟濟也固樂其多也尤虞其龐也龐則可以意為之為人情體面之事而不顧道南之一脈也道南之脈雖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白沙不得與也故自戊申之秋走兩函於南北為博訪朱子道統自黃勉齋後當誰



掛線爲嫡支北則蒙老之復音不可得矣南則楊老尙未見復已  
酉秋又寄楊老云道統一圖爲五百餘年莫理之荒緒豈一人  
日所能整頓然欲合天下而言之則難就鄉國而言之則易只宜  
就近理其脉絡如金華四先生未聞借評於異地如越學如關學  
支派各自井井東林諸賢亦只就在祠之位而尙論之嚴其至正  
尊其至真崇禮其至純自告聖之後將奉朱儒六位於東席之上  
層奉明儒九位於西席之上層其餘羣賢則依年分爲敘庶幾宗  
統不渝趣向有定同人以爲宜然乎則點首而是之毋徒曰唯唯  
以爲不宜然乎則搖首而非之毋腹誹曰否否敬屏息以俟

論學揭

高攀龍

近者黃門朱五吉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啓門戶  
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  
道南淵源錄卷之十興復

十

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卽不言及於  
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賈奏  
以啓爭端故謹具揭去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  
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  
年來職每自託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爲朋黨而不  
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國家用言當  
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派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  
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  
相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  
幸而受天下之羣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  
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願意成開講東  
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夫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

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  
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平涵  
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巖所亮也既入相之後首參之者  
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  
戕害國脈率由於此此果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  
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參論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講  
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庵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  
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庵諸人爲  
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  
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  
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  
忍人之親面而逃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興復

十一

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  
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  
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况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  
之謂也非督學膠鬲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不  
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  
之黨不能無是羣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  
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  
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己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  
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  
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願以學爲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  
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東林三先生贊

吳桂森

涇陽先生之學以識仁爲主故其萬物一體之懷真有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而其皇皇於後學引掖陶成惟日不足自東林倡道專揭庸言庸行爲矩以盡矯當世重悟輕修之弊然先生天資超卓穎悟神異當衆言紛雜之際徐出片辭隻語無不抉微破的人人心厭悅懌也至其虛懷樂取與人爲善之意溢於容色使人樂就啓新先生嘗曰涇陽之虛景逸之公人所不能及至末年充養益粹景逸先生曰願先生進德更在晚年蓋天挺之豪獨邁之勇故其含宏光大不啻汪洋千頃莫測涯涘宜其領袖羣賢冠冕一世者也至其文章名世特餘事耳

贊曰濂洛關閩脈遠中涇揚精表微日月重新大心體物小心繼統任重泉林仁者有勇

啓新先生於書無所不覽終日矻矻一編而於易則動靜語默起道南淵源錄卷之十 與復 主  
居息無非是也其精蘊見於人象編高景逸先生曰啓新先生以乾道坤道明人道其大有功於易乎又曰昔與先生談易數年來不覺其異忽一日乾元透露處處露通此其功深力到之候也其教以考心爲先一念之萌察其非幾則克之論行之嚴則名利之私一毫未斷以爲勿得輕言學也其于出處之際尤嚴輕出之介嘗曰此關已閉自矢終身不開故一時朝野共仰如泰山喬嶽壁立萬仞云至末年輟講入山惟玩心高明木石鹿豕直與沕穆同遊神而明之遂能前知去來世以此稱神奇觀先生詩曰識得坎離升降義幽明何事不通知則所自得於己者蓋有素矣

贊曰先天一畫聖聖傳心人像之篇開闢乾坤潛龍不拔離照常開通乎晝夜翛然去來

景逸先生之學其用功從小學入手而宗旨從大學得力修則實修證則實證故凡所剖析闡明以開示後學如心性格物未發諸疑義皆能發前賢之蘊而析羣言之滄蓋其精微妙旨皆從身心得力處實實體貼出來故趣味不同而人心恆服也其應事接物無不從容中節雖極煩瑣紛劇而常自裕如人以爲先生目無全牛故揮霍有餘而先生自以爲皆吾用功實地也其教專以存養爲主每對學者則言復性而以爲必從靜坐入達主教東林諄諄懇懇開導親切無非指點性體真所謂滿目行生活潑潑地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者也蓋先生資稟純粹粹然兩關自幼不染而用功最早獨遵文公心法要訣故所造粹然如此洵天成道器而真儒的脈啓新先生曰聖賢生知安行只是能知學能力行如高景逸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

道南淵源錄卷之十 與復 主  
知安行之質乎錢師極慎許可其推服如此則見重于諸名領者更可知已

贊曰程朱居敬實踐力行知命達天反身而誠主靜存仁格物精義以身狗道義盡仁至

又總跋云願先生見地如周元公超超獨上而其倡道東南一段同人襟度則儼然楊龜山學者但見其高明廣大氣象不觀其貼地工夫以爲願先生得之天者獨多也錢老師方嚴峻潔矩度出程正公而精思力研銳往特請則似張橫渠每言人生而具離目坎耳兌口震足視聽不以天便負天聰天明言動不以天便負天澤天動凡此皆謂之乾不首出而坤不作成所謂終日乾乾形生無一息不爲天用也老師門庭既峻而功夫嚴密若此不知者疑苦而不甘焉高先生氣度雍容如程伯子而

步趨立教一華文公先生其接引後學全用迎掖引掖故其春風和氣不覺賢愚咸被而淺深同受者要之三先生一時並與真天為斯文鼎峙而得高先生為之集其成也未學語之未能知百世論定當知其言不虛耳

東林十先生贊

鄒期楨

顧涇陽先生 文燭斗牛氣凌霜雪融為道德金和玉節近沿關

閩遠邇洙泗正學中興為斯文幟

錢啓新先生 易像人象匪徒以畫惟心體之渾身是易知語知

默知存知亡其庶幾乎寤寐義皇

高景逸先生 名世真儒出類拔萃九龍人物古未有一修悟兩

到誕登於岸泰山其頽百世所歎

薛玄臺先生 錚錚者金溫溫者玉道德為劑聖賢為鵠一簾明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古

月兩袖清風廉頑立懦百世之宗

顧涇凡先生 涇臯片地崛起二難龍躍平津氣紫芒寒貞靡邪

熾力扶其衰吾道之衛士風之維

許靜餘先生 士習茅靡始於發解天挺清標不受世械左高右

薛終身臭味陋巷二瓢聖門所貴

陳筠堂先生 禧帷所駐人歌來暮壹稟經術以經世務雪霜嚴

肅雨露昭蘇漢之渤海宋之龍圖

安我素先生 玉樹臨風丰神映帶出入經史能見其大直道不

容掛冠早歲肩拂煙霞裳攜薛荔

劉本齋先生 天生屈軼有仗必指狂瀾滔滔如柱斯砥剛腸鐵

面嚴於清霜藩衛吾道固若金湯

華燕超先生 身不勝衣言不出口義路禮門出入無苟為名孝

廉為真士夫一禮雖冷晚進師模

告揚龜山先生文 天啓丙寅

高琴龍

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衛道則闢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

參和不偏故在宋室既培養羣哲在我鄉亦興起多賢如昆陵

郡涇陽顧子涇凡顧子啓新錢子玄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孺劉子

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

不改於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真傳東林一十八載之遺

教也今日講堂既毀恐歲久事湮謹奉六子配享神靈於以明天

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不磨尙

饗

祭告 先師高子文

施 璜

自道之南有此東林翠賢踵接循宋迄今高忠憲氏再造功深猶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古

子世泰國寶家琛致會五孝佩程四箴持衡粵楚萬里閭琴布席

勾吳四方蓋替嚴辦學脈以正人心著書萬言扶陽抑陰重興廟

祠春秋展飲三十餘年獨力支任孜孜矻矻陸續是尋今其逝矣

功不可沈林有草廬夙坐披襟顏日再得楊氏所吟為位於斯靈

爽應飲用伸餘慕且易嗣音敬

告

東林或問

嚴 毅

或曰諸先輩之在東林講座者多矣乃吳素衣真儒一脈序獨推

涇陽顧公景逸高公啓新錢公何也曰涇陽景逸為開宗明教之

首而啓新則素衣之師也推三公志所本也曰東林屬吳地而素

衣乃以關中馮少墟繫之東林何也曰講壇有領袖之人固有某

地之曰自萬歷甲辰顧高倡學梁溪於是前乎此而講學者以東

林爲應求後乎此而講學者以東林爲宗主蓋不啻濂洛關閩之齊壹衆心矣况馮公師事涇陽尤所謂聲氣同而道脉合者不繫之東林而誰繫焉曰鄒南阜亦與梁溪倡和而必舍鄒而從馮何也曰此素衣之定識也按從祀四先生薛文清公胡敬公朱派也陳恭公陸脈之漸王文成公則陸派之深者也自文成有無善無惡之說學者相率而趨於禪蓋朱派蕩然矣時宜以無弊者救之救之以南阜不如其以少墟也觀南阜太平山房續集有善念可掃及不墮分別想不落揀擇障之言其旨居然與無善無惡等故忠憲批其簡端曰不可訓曰甚好卻有弊是則聲勢與東林同而道脈猶藉以東林救者南阜也若少墟疑思辨學等集則曰吾儒論學只有一善字曰儒佛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儒以理爲宗佛氏以了生死爲宗曰邪固不能兼正亦不能兼邪吾道本大何道而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六

必兼二氏而見其大此蓋言言可以藥文成之弊而與東林性善之旨不啻如匙之勘鑰鑿之印塗者吾黨以息邪放淫爲事烏能不慎之又慎而惟少墟之從乎是故西北有關中之恭定山右之文清東南有梁溪之端文忠憲皆顧然爲天柱地維而獨是馮與薛則步武相後先不若顧高之百里並興爲尤盛耳曰如是則辨之精而擇之審宜壹軌於中行而毋少偏矣乃其流則變而爲李膺范滂之徒至于朋黨禍成而衣冠塗炭卒以亡國是宗文成者固有弊宗東林者亦不爲無弊何也曰朋黨之故予所謂歐陽氏言之甚辨者是已今觀其論朋黨及唐六臣傳皆言亡國之禍由於小人挾朋黨之說讐君子以欺其君而非由君子所致斯言蓋今古一轍矣待余言哉若謂李膺范滂輩爲東林之學之弊余又何能以無辨也夫性善不可見而四端可見如忠君愛國爲惻隱

以忠愛故而不能側足小人之門呈身非類之族爲羞惡辭讓是非若無善無惡則有統同而無廉隅即顏山農所爲專致力於仁體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山農以其術感天下究且無羞惡無辭讓無是非而其所爲仁體者亦且元虛渺茫頑鈍麻木正以成其大不仁而無復忠君愛國怵惕惻隱之真性是其於文成猶鬼谷門下之蘇張荀卿門下之李斯也即文成孰料其至於是而無善無惡之說既倡雖欲不至是而不可得夫然後知東林性善之旨爲無弊也性善發於孟子孰不謂老生常談然自無善無惡之說熾行之後忽拈此二字以正告天下遂尊乎有迴瀾障川之功所以薰而習之者知夫忠孝名節之爲善而毀閹裂檢之爲不善善者之爲性而不善者之非性於是威不怵利不誘生死不顧而期以直達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斯膺滂之徒所以接迹而起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七

也然忠憲臨難貽書華風起曰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或謂此謙辭耳烏有性學若忠憲而區區負氣尙節如元禮孟博云爾者愚則謂狂狷之視中行學問品格有二而性善無二爲胡廣馮道即竊附於中行而實墮爲小人爲元禮孟博即不得爲中行而不失爲狂狷安見忠憲之中行爲性學膺滂之爲狂狷而不爲小人者偏非性學乎是故東林之中有以涵養兼氣節者有純任氣節者而均之其爲性善爲無弊明矣曰如是則東林宜有君子而無小人乃胡廣馮道之徒亦或不免何也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語性善之同即古今之遙可以收之於同聲同氣之列語氣稟習俗之異即家庭之近而不無舛錯不齊之倫如下壺之二子一門殉節父子同也異則有父擊韓嫣而子降匈奴如李椒李陵者矣江萬里之弟萬頃以罵賊致支解兄弟同也異則有兄歸漢室而

弟仕僞朝如諸葛亮諸葛瑾者矣魏徵之後有魏謨祖孫之直諫  
同也異則荀淑之後有荀彧韓琦之後有侂胄裔祖其能逆料之  
乎陳瓚之家有文龍叔姪之精忠同也異則王導之家有王敦柳  
玘之家有柳聚宗族其能預制之乎抑非獨此蘇蕙或變而爲茅  
百鍊或化而爲柔如伍被諫淮南而卒與反謀沈文阿抗霸先而  
終投陳室其人蓋往往不乏是一人之身且前後改觀一事之跡  
亦初終各異乃必欲盡千百里外之交游徒黨惟我是聽而無一  
二之敗羣不亦難歟且今之致疑於君子小人之雜者謂假道學  
之貽詬士林耳夫假道學不待攻東林者言東林先已慮之甚久  
而防之甚嚴也邵文莊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端文歎其  
深遠而涇凡先生則謂今人請學在措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  
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蓋道高尺者屨高丈八我門者壞我法

蓮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文

諸君子方且累唏三歎蹙於勢之無可如何而急欲以登壇提命  
者願天下之盡爲眞而無事乎假人乃因東林之不幸有假而概  
議其眞豈所謂有過中求無過耶如必求其過則熱腸輕信所謂  
不知人之蔽諸君子亦誠有之然古之號知人者無如蘇老泉之  
於王荆公要亦荆公蓬首垢面不近人情故因其太矯而卜其險  
論若欺誑東林之輩則言論動作必求似乎東林之所爲我忠信  
彼亦忠信我廉潔彼亦廉潔我議何事彼亦議何事我讀何書彼  
亦讀何書此雖絕識如眉山亦恐墮其雲霧中而況識鑒遜此一  
等有不至如歐陽之延譽荆公趙鼎之游揚逆檜者哉而亦可以  
株連移坐否耶故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曰如是則東林信無可  
訾而或又疑其空言而無用與拘俗而可厭何也曰觀林公平華  
道商祠記及愚序謂東林有三大功固非無用已而今且申言之

如昔人議南宋道學之腐嘗謂金人入寇正不知楊龜山坐在何  
處愚謂天心之悔禍不早朝廷之信任不篤卽李綱趙鼎坐在中  
書帥府卒不能清蠶帳以還二帝之車而獨責龜山可乎且學未  
有不講而能致用者如綱於七十餘日間爲中興名相而彼則嘗  
以易春秋疑義與吳元中許崧老輩反覆辨難其亦以是而喧綱  
爲無用可乎至拘俗之說愚尤見其不然夫手容恭足容重之類  
乃孟子踐形之教非道學創爲之而可厭也如不啻茶不觀畫昔  
人已辨程子無是言抑學者亦未有沾沾從事於啣茶觀畫之閒  
便以爲雅人深致而不可厭也凡人之足厭者爲其面目可憎語  
言無味耳若講學諸公在萬泰天崇之間皆侃侃嶽嶽不減魏徵  
張九齡之儔而識者延望丰采方謂鄭公之試頗復出曲江之風  
度如生譬之論詩正如古人所云遠猶辰告更韻於楊柳依依之

蓮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文

什而今乃等之爲厭棄之物斯何說也夫人情之與厭反者愛敬  
感頌而已可愛莫若晉人風流而陶靖節曰疑義相與析則講學  
之詩也可敬莫若方孝孺十族之誅楊椒山見殺鄉南臯延杖而  
三公則皆以講學起家也可感莫若王陽明之功一奮而撲寧庶  
人之變俾宗社易危爲安生靈轉戚爲喜貽福孰甚而陽明則終  
身講學人也可頌莫若李崆峒之文孫文介稱其掃靡習道古道  
山泉激發寸斗精明品格在韓柳間而崆峒則又常與吾邑邵文  
莊公講學許下嗚呼吾孔子講學一言醞釀千百世魁奇做儼之  
人物亦復何限而或者以可厭相譏此非無所用心之昏愚卽閒  
居爲不善之桀黠而已矣雖然厭學道之拘俗以爲不便於任情  
恣臆而逃之其弊猶易知也厭道學之平常以爲無關於生死  
做性命而逃之其弊則難知也今天下此弊亦被猶矣夫願高諸

先生嚴心學性學之辨又常與管公東溟錢公漸庵輩力排佛學之非而今日吾黨之士必望而羣附焉則何爲者况其弊又有不止於此昔人問羅吁江曰何謂異端吁江曰今日秀才們便是孔子之異端今日和尚們便是佛之異端試問吾黨之逃儒歸佛者果能斷緣息想六根圓通以證性耶果能平等無諍忍辱行持以待人耶果能六度萬行隨順無礙以濟衆生果能體取無生了本無迹以突生死耶能如是庶不負此一逃若猶未也則是以和尚易秀才既爲孔子之異端以假禪學易假道學恐又將爲佛氏之異端嗟嗟何如亟反初服以守吾東林之教之爲愈乎

兩東林辨

嚴毅

吾邑兩東林其可徵有三東林摭遺曰龜山先生書院久廢隆萬間有庠長盛君鑿銳圖典復具呈請之耿宗師宗師嘉允下其事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三

於諸生僉謂以僧區言則保安本也東林支也馮樞賢錫山志大寺各有所統小寺各有所統故城內東林庵名保安寺下院以爲保安之所統也以書院言則城東之東林本也保安之東林支也茲欲修復益專於本焉圖之一徵也孫少宰柏潭先生東林庵紀略曰考邑志龜山講誦故在東林禪院右偏而王文成所記東林書院在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此則又與弓河之東林相去遠絕二徵也高先生撰顧端文公行狀略曰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關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曰不果則文莊講學止在保安東林矣三徵也由是觀之兩東林不可得而混也然歷觀諸序記中在文莊之東林而或援龜山以爲重在端支修復之東林而或援文莊以爲重母乃近於誣歟曰非也援龜山者示嚮往

也援文莊者推先志也地固不可混而同道尤不可折而異也然則道不擇地今夫保安之東林其亦可以初而旅春秋釋菜之儀歟曰非也營洛告豐祭川先河典有訓矣苟支與本並建譬支子不祭之謂何是故予欲明兩東林之辨正以表此一東林之爲重也

重建東林書院麗澤堂上梁文

鄒期楨

伏以往哲匪遐闕官牆而勤仰止後學有待啓壇宇以示周行朝誦夕弦只了師儒本分吟風弄月豈沾朝市纖塵惟知植名教之防閑何意違奸邪之摧折緬懷涇里痛惜城南嗣前人幾泯之音實後人莫諉之責幸明主表章爲亟旨煥中天而當事振舉惟勤風行遐邇茲有者儒某某及諸賢後裔某某等或接先賢之衣鉢起其墜而維其衰或承先世之箕裘繼其志而述其事萃同方合志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三

之伍首倡於前因得聲應氣求之羣協助於後撫東林荒址尋書院遺規未議依庸先圖麗澤文筆于尋簪長虹而朝拱春城百堞帶吉水以迴環箭流引二泉而儲秀源源活水之逢錫麓擁九峰以呈祥隱隱東山之望雖然鳥革羣飛之雄構以壯巨觀亦有土階茨蓋之微規聊存舊貫是蓋道不墜地文未喪天以故復見天心泰旋地軸道南祠香火幾冷仍看裊裊篆春風燕居廟馨響久沈再聽鏗鏗明夜月杏樹存寸餘萌葉他年應復成林碑文埋萬丈光芒今日還驚射斗禮爲門義爲路往來三益之朋左於圖右於史俯仰千秋之友羹牆瘠麻先賢精爽如存切礎琢磨末學依歸有託敬抒拙詠以寄遐悰

東 雲旌擁日麗晴空從今掃盡人心翳萬里乾坤一鏡中  
南 天光雲影一溪涵離明照徹無今古鼎立三才許獨參

西 牆高直與斗山齊危微介處嚴毫末尺虞廷永不迷  
北 遙望祥雲拱斗極化日悠悠帝力忘春風沂水從遊息  
上 數仞宮牆今古仰懸崖直上如等閒當仁由已無庸讓  
下 潛底一聲聽半夜春來生意滿乾坤瞬息存息養無皇暇  
伏願上梁之後德自成鄰交常會友聞已過道人善勿虛講習之  
功謹庸行信庸言直致中和之極此日今還再乃益信之當年道  
果南良非虛語近則嗣本朝諸先輩之血脈遠則追有宋五大儒  
之淵源蒲團淬困勉勤修務欲及泉成掘并筇杖肩聖神重擔令  
無虧質借爲山雨丈無塵定來作者朱絃未絕必遇知音慶聖道  
大明於熙朝快儒風丕振於奕世

修東林書院識言 雍正辛亥

江日容

東林書院創於宋盛於明修復於我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圭

朝歷攷前記廢興之故詳矣願自康熙甲戌迄今幾四十年其間  
雖累次續修而不久輒壞余乃捐俸鳩工爲葺新之知自茲以往  
既修者不能久而不壞而既壞者亦必有人繼起而修之東林庶  
煥然不朽也然東林之不朽有不朽乎東林者在耳昔龜山先生  
之學源本程氏直行涑淵之傳故道南祠俎豆千秋而嗣後如顧  
端文公高忠憲公大闢講會固皆能以其身步武前賢羽翼聖道  
者也是以遭變構難東林遺址蕩然而曠世相感卒使規制復如  
其舊於此見人心人性之同而實則願高諸公之精神命脈百世  
不磨滅者默有以啓之蓋思其人不忍泯其澤故諸公不以東林  
重東林乃以諸公永也今者望門而入堂構依然幸東林之不朽  
必追續其所以不朽者而後爲無負於東林余愧鈍拙授於世故  
未獲仰企前賢萬一而樸誠自守恒不敢爲欺已欺人之事讀院

規讀高子遺書恍然教我而深望都人士之來遊於此者弘麗澤  
之功釋依庸之義以東林之學爲其學將東林之人卽其人後先  
輝映於今日之修葺其爲之嚆矢乎故於工竣之日敢謙數言爲  
他日券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圭

公移

請復東林書院呈辭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等呈為前復先賢遺蹟以延道脈以維士風事竊以道炳日星恒歷久而逾著學淵草莽必有藉以更新故範俗要在作人而與教務先正學...

縣牒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與復先賢遺蹟等事據生員馬希尹等連名具呈前事到縣擬合牒送儒學眾議果否與論允字即查勸修...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學錄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為與復先賢遺蹟等事承准本縣取錄前事承此遵依行帖查勸去後隨據本學廣增附生員顧麟顧鍾...

縣申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與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本府信票前事仰詳查該縣原詳修造先賢遺蹟山廟宇遺蹟等事蒙本府信票前事...

共四分二釐已上四項共銀三百一十二兩六錢八分八釐七毫...

府牌

直隸常州府為與復先賢遺蹟等事奉巡撫曹批發本府請詳勸...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元不受會試長夫銀二十九兩八錢二分八釐及三十一兩...



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院新收聽支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院新收聽支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院新收聽支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院新收聽支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院新收聽支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院新收聽支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院新收聽支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院新收聽支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院新收聽支銀兩...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道南源錄卷之十 興復

道南源錄卷之十 興復

府票

府票

連名具呈須至呈者萬歷元年九月具呈謝宗師批本縣查議等

縣中拆毀書院緣絲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奉旨拆毀書院事天啓六年四月念八日... 院中拆毀書院緣絲... 院中拆毀書院緣絲... 院中拆毀書院緣絲...

修復東林書院憲票

巡按察院憲票仰無錫縣官吏即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議今應修... 修復東林書院憲票... 修復東林書院憲票...

縣票

應修原管拆東林書院者民談來泰即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議今... 縣票... 縣票...

查議修復東林書院回呈

者民談來泰呈為修復東林書院事遵奉命鈞票喚泰即將東... 查議修復東林書院回呈... 查議修復東林書院回呈...

共易銀四百七十五兩二錢二項共銀六百三十一兩二錢奉文... 請獨書院基權呈... 請獨書院基權呈...

請獨書院基權呈

無錫縣學生員高陽生高承厚高承清高承生高承生等... 道南淵源錄卷之十... 道南淵源錄卷之十...

縣移

江蘇常州府無錫縣為聖學重新儒林共慶... 計開各戶陞科... 計開各戶陞科...

周三益告陞墳路七分八釐九毫 原下遷字號  
寶振龍陞智宇號基地一分三釐 開元區  
劉瑞陞德豐宇號基一分 元下  
錢錫英陞收糧十三畝九分三釐 元下  
趙承宇陞茂宇號灘地一畝一分 元下  
吳坤陞黃宇號基一分 景上  
陸仲陞髮宇號低田一分 景上  
黃道光陞重宇號一畝二分八釐 萬上  
高辰素陞毀宇號平田五分一釐二毫 場名  
周詢陞河宇號一畝 萬上  
葉黃許陞陸身字號河灘六畝  
王湖陞 宇號地三分 化下  
右付總書准此 化下  
順治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戶房二扇承

修復書院憲牌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湯  
為修復先儒書院以崇正學事照得東林書院為宋楊龜山先生  
講學之地明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於此倡明正學斯道如日中  
天遠近名賢同時相應指柱國是維持綱常世道人心匡扶實多  
本院束髮受書即切景慕今歲春初親詣道南祠瞻拜登講堂與  
諸生考德問業徘徊久之但見垣墉頽圯景象蕭條已面屬該縣  
道南淵源錄卷之十 興復 七

聖旨

加意整理今准 部文各直省督撫學臣查明所屬 先賢讀書  
之所所有頽頽者設法修葺令該地方官鼓舞儒生講習奉有賢  
旨論本院所屬 先賢讀書之所所有車於東林書院者與復自  
不容緩合專飭行仰司即飭行無錫縣官親詣東林書院遍行閱  
視如垣墉有頽頽者即設法修葺務要處處堅固輪  
奩裝真舊並出正學日開修葺  
庶幾真儒輩出正學日開修葺  
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禮部 行飭修先賢祠宇府票  
常州府正堂 禮部 行飭修先賢祠宇等事奉 布政司信牌  
開奉 督撫部院憲票內開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准  
禮部咨前事等因到院查此除咨抄外合就飭行仰司查照抄  
粘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抄粘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文知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文知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十一月二十九日行縣

縣詳

無錫縣詳覆遵奉 憲文內開在 詳咨奉  
文事理抄粘吏科注 條奏歷代先儒讀書之所後人景慕前徽

建為祠宇春秋致祀有頽頽者設法修葺令該地方官鼓舞儒生講習奉有賢  
旨論本院所屬 先賢讀書之所所有車於東林書院者與復自  
不容緩合專飭行仰司即飭行無錫縣官親詣東林書院遍行閱  
視如垣墉有頽頽者即設法修葺務要處處堅固輪  
奩裝真舊並出正學日開修葺  
庶幾真儒輩出正學日開修葺  
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禮部 行飭修先賢祠宇府票  
常州府正堂 禮部 行飭修先賢祠宇等事奉 布政司信牌  
開奉 督撫部院憲票內開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准  
禮部咨前事等因到院查此除咨抄外合就飭行仰司查照抄  
粘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抄粘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文知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文知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十一月二十九日行縣

總憲檄文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湯  
為修復先儒書院以崇正學事照得東林書院為宋楊龜山先生  
講學之地明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於此倡明正學斯道如日中  
天遠近名賢同時相應指柱國是維持綱常世道人心匡扶實多  
本院束髮受書即切景慕今歲春初親詣道南祠瞻拜登講堂與  
諸生考德問業徘徊久之但見垣墉頽圯景象蕭條已面屬該縣  
道南淵源錄卷之十 興復 八

聖旨

加意整理今准 部文各直省督撫學臣查明所屬 先賢讀書  
之所所有頽頽者設法修葺令該地方官鼓舞儒生講習奉有賢  
旨論本院所屬 先賢讀書之所所有車於東林書院者與復自  
不容緩合專飭行仰司即飭行無錫縣官親詣東林書院遍行閱  
視如垣墉有頽頽者即設法修葺務要處處堅固輪  
奩裝真舊並出正學日開修葺  
庶幾真儒輩出正學日開修葺  
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禮部 行飭修先賢祠宇府票  
常州府正堂 禮部 行飭修先賢祠宇等事奉 布政司信牌  
開奉 督撫部院憲票內開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准  
禮部咨前事等因到院查此除咨抄外合就飭行仰司查照抄  
粘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抄粘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文知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文知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  
十一月二十九日行縣

整飭書院檄文

無錫縣詳覆遵奉 憲文內開在 詳咨奉  
文事理抄粘吏科注 條奏歷代先儒讀書之所後人景慕前徽

日昇景行... 聖明重學之心... 此脈不負... 康熙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示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興復 九

整飭書院檄文... 提督為前等處學政... 國朝先賢之遺教...

無錫縣正堂... 院祠至康熙四十四年... 此祠五十二年總書李元培...

計開陞科細數... 北下五六一金時... 揚上廿五十一袁宏...

元下廿二八總道... 元下廿二八總道... 元下廿二八總道...

元下廿一 吳仲常章字一千四百五十號 平田三分九釐  
青上九一 鄭崑宇號字二千一百十八號 平田二分七釐五毫  
學場下 西南一杜華華字一號 平田一分二釐  
奉天 下五二二 陸惟新唱字九百八十二號 平田一分八釐九毫  
景上 五九二 周孟侯頓字一千五百四十九號 平田一分三釐  
景上 五九二 周寧侯頓字一千五百四十七號 平田四分  
六百十九號 五九二 沈公遠字把福王把壽末壽字六百十八號  
一分五釐一分五釐二分二分一分共八分  
景上 五九二 李培生周瑞侯頓字二千五百四十七號 平田一分七釐八毫  
樓下 四四二 黃餘三令字二千九百八號 平田四分  
樓下 四七一 劉仲如職字三千二百五號 平田一分  
樓下 四七一 毛翼真字三百二十四號 平田二分  
奉化 上廿九 許爾常慶字四百五十四號 平田二分  
富上 十六 四慶智培培字二百七十二號 平田四分  
天下 一七 廉傑生洪字一千三百七十九號 平田四分  
樓下 五九 九島城培培字八百八十一號 平田一分一釐  
已上 三十一 號共平田十二畝一釐二毫

道南湖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十一

計開祠院基糧

運字 六號 平田一分五釐五毫  
八號 平田四分八分七釐二毫  
十四號 平田一分六分一釐二毫  
十五號 平田一分六分三釐  
十六號 平田一分五分一釐四毫  
十七號 平田一分七分四毫  
十八號 平田一分七分二毫  
二十號 平田三分五釐  
二十二號 平田一分六釐一毫  
已上 九號 共平田八分六釐一毫  
忠憲公戶內完糧

附請錫玉泉登稅呈

無錫縣 景雲 區東北五萬民喻侯喻文喻泉喻章喻坤喻庚等呈為  
天啓先代名臣恩旣一杯登稅事始祖玉泉公諱榜係前未都典  
問工部尚書員外郎抗節著朝著青史濟時難宰執梅子才之  
功披教書帝嘉旌節之選榮正久繁如豆道而律列九筵昔日  
邵文莊題賜墨汁猶新近者高舉憲建碑道風丕振舊燕一正坐  
諸景雲區天長鄉一節三首追溯製碑敬啟稽顙以當與泰龍圖  
共垂封樹於歷山李忠定同表豐碑於巖嶺乃者本支影謝慕道  
漆則坐奠龍煙淚灑夕陽翁仲長林茂草心悲川落孤理魂相之

碑石久矣千公之視首哀哉我週天臺人倫師表學範宗封墓  
疏賢修祠賜德林骨為之再生往哲藉以不朽儒等係公十六世  
孫文馬私衷敢干龍筆伏乞 天臺電覽前朝御寶軫念始祖遺  
德史傳不磨論音可據所有左字六百二十一號一畝七分四釐  
六毫積糧論該房恩加豁免求將新報增漲歷科田畝頂補庶  
君子之澤千秋不斲小人之慕百世銜休為此哀懇具呈須至呈  
者康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呈 本縣正堂吳 批未賢喻  
公文章事業刑載史書最為明著衣冠之藏幸其儼在道德之緒  
應以長存與其廢敬而棄前賢易若封墓以彰 國典所有墳糧  
二十七口行仰該區書照數豁免訖  
計開  
將樓上四十六都四高告陸優字一千二百六十八等號折  
平田一畝七分四釐六毫頂補

道南湖源錄

卷之十 興復

十二

修格

明萬曆甲辰春色紳顏涇陽高景逸與復先賢廬山祠宇諸生馬希尹王純一呈山上憲當事捐發銀三百七十兩有奇經始初夏

迄孟冬告成 東林書院由邑紳捐銀一千三百三十兩有奇經始初夏迄季秋垂成 祠田二百畝由邑尊林公賡價四百四十

兩有奇置頓 郡守戴鴻東以邑尊林公賡價四百四十兩有奇置頓

佐工 捐銀一百兩 高景逸一百兩 顏涇凡一百兩 顏涇凡一百兩

顏涇子捐道南祠基 張君所五十兩 史玉池五十兩 顏涇子捐道南祠基

王德齋 顏涇之 十五兩 顏涇之 十五兩 顏涇之 十五兩

各處紳士 捐銀五十兩 顏涇之 十五兩 顏涇之 十五兩

佐餘 撫臺周懷魯二十兩 按察楊洪圖二十兩 兵部蔡德嘉三十兩

縣尊鄧東河 二十兩 郡尊土鍾葛三十兩 蘇州府林 二十兩

四府錢 二十兩 蘇州府林 二十兩 蘇州府林 二十兩

縣尊許同生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附輿復 一

佐產 撫臺周懷魯二十兩 撫臺周編真二十兩 安我素田租二十一石七十二升

縣尊林平華五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佐修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縣尊陳石 二十兩

崇禎庚辰改元修復書院之旨下東林主講吳觀華即捐銀二百兩

兩首建麗澤堂 六年秋巡按祁公彪佳檄 修復捐銀一百兩

十三年巡撫張公國維檄查修復捐銀一百兩 憲崇

國朝順治甲午高景逸濟子彙旃獨任修祠及麗澤堂重建 燕

居廟及祭器典籍一室共為屋七楹嗣建再得草廡及歐林會三

公祠 敬

康熙己酉春高彙旃及忠憲公裔孫善嘉捐銀輸粟協修道南祠

不匪月訖工 嚴毅

康熙丁卯高葛生廣募重建依庸堂及學舍悉備期月而落成走

書金陵乞記 家宰熊賜

康熙甲戌家宰熊公賜履學使許公汝霖撫臺朱公榮倡捐邑尊

徐公永言承修東林書院經始癸酉十月迄甲戌二月告成 巡撫

有 記

雍正辛亥邑尊江公日容捐修無工費時日可考 狄詢陳眾有

雍正甲寅邑尊王公允讓重修依庸堂及道南祠乾隆丙辰建時

兩齋於依庸堂左丁巳葺麗澤堂戊午重建再得草廡復門外觀

海來遊之坊癸亥拓燕居廟為三楹移三公祠於再得草廡舊址

匝月工竣蓋自乙未迄今茲書院凡四修云 華希閣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附輿復 二

乾隆壬辰東林主講鄒擁南議修書院院既修祠故而孤立歲甲

午高彙旃曾孫延琛倡修道南祠前堂牆宇其祠之正寢則文靖

裔孫蒼培任修之 薛田玉

乾隆辛丑常州府尊古欵金雲槐撥典息本二千千文以廣東林

書院生童膏火費 邑志

嘉慶庚申錢塘費文恪公淳撫吳倡修道南祠東林書院經始於

己未三月落成以庚申十月捐錢二千三百千有奇修費一千有

奇 加築垣藩門開四百千有奇 存典生息錢一千千文 泰慶

道光丙午護撫遂昌文公杜署藩濰水郭公熊飛隄鄂觀察鳴鶴

之請倡興東林書院集貲一萬四千緡歲得典息一千二百有奇

既廣濶利物以昭義和復建祠設位以彰懿好 郭方伯熊飛 鄂觀察

道光甲辰秦殿楹文楷借同學壽鍾祝氏息款并撤廢材移建書

院中祠齋軒閣見鄒鳴鶴重蓋自嘉慶庚申迄茲書院凡六修已

昔高忠憲啓當道為東林主持謂藉樹風聲而垂永遠由近今觀

之惟文方伯柱為能與昔賢沈龍江歐陽宜諸相輝映不易得也

先是錫大尹謝元淮捐孫文鐘錢三千千李彭齡捐張耀堂錢五

千千係奉憲檄充鄉會試公費俄變作軍需款混詳屢經文方伯

駁飭謝李乾沒不遂定為生息與賢正款東林後學乃特頌文山

賢裔云見杜細

以上修葺俱有碑存碑詳註可考故不贅敘



道南淵源錄 卷之十 附與復 三

道南淵源錄卷十一

典守

荀卿子云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三代

是也籛羊不去庶幾儒宗講師通其義焉逮器籍僅留其名

抑末矣然入關者收其圖籍秦炬不能滅古聖之遺也藏壁

者守其冊書奄剝不能殄先賢之蹟也錄典守

祭器

遷參拾貳箇 豆參拾貳箇 簋陸箇 簠陸箇

古樂器

琴壹張 瑟壹張 頤壹枚 篪壹枚 簫壹枝 笙壹枚 鐘

拾陸口 磬拾陸面 搏拊壹面架壹座 祝壹件 敔壹件

鐘架壹座 磬架壹架 瑟柱貳拾伍箇絃全 琴軫七箇絃全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典守 一

琴足貳箇 典籍

文公家禮壹部計壹套 朱子冊議壹部計壹套 朱子年譜壹部計壹套

朱子註解楚辭壹部計壹套 朱子註釋韓文全集壹部計壹套

朱子註解楚辭壹部計壹套 朱子註釋韓文全集壹部計壹套



著述

道南先賢著述書目其未盡進

呈著錄者槩未及註伏惟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中所有提要悉選註各書之下以昭文

獻足徵

楊龜山先生著 文集二十四卷 四庫書目。時設於建炎四年

十餘載其士風朝譎悉操之於道學道學之派則二程粹言

開之於時故於宋楊時後乃其自洛歸閩時以語錄二卷

二卷二程子門人所記師說原撮編次分為十篇語錄二卷

羅仲素先生著 豫章文集十七卷 四庫書目。宋羅從彥撰元

錄無書次選錄八卷集二程楊龜山語錄一卷春秋解

毛詩解 語孟解 中庸說 春秋指歸 台衡錄 議論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典守

要語

胡德輝先生著 道護錄

喻玉泉先生著 易義 玉泉講解語孟大學 四書性理窟

玉泉語錄

九遂初先生著 遂初堂書目一卷 四庫書目。宋尤袤撰一名

小有所出入而不甚相遠惟一書兼載數本則體例獨異諸書

皆但有書名不作解題蓋從鄭雅之說然併卷數及撰人名

或傳寫者伏願梁溪遺稿一卷 四庫書目。宋尤袤撰尤

范陸三集皆存九獨散佚此本為康中九柯所搜遂初小

編百分僅存其一然片羽一鱗猶見龍鱗之章采

稿六十卷 梁溪集五十卷 周禮辨義 內外制三十卷

老子音訓

李小山先生著 小山文集 小山奏議

荷實齋先生著

虞薇山先生著 薇山文集二十卷

邵二泉先生著 容春堂前後續別四卷 四庫書目。明邵竑撰

洛陽為的當日頗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其文以李東

陽為宗而原本經術湛然一出於正今觀所作氣象較東陽

為疾而文格簡傲詩壇簡端錄十二卷 四庫書目。明邵竑

活潑實者二卷皆其語讀有得應諸簡端之語其門人王宗元

四書者二卷皆其語讀有得應諸簡端之語其門人王宗元

曰於日格子論斷際義類為簡括推其自周至元史事隨筆

多一卷以象問每卷或三十條或二十九條以定桂書說

象月之大小取日格一物之義則殊河不必耳

左鑄 勿藥集 漕政舉要錄 杜詩集註

顧涇陽先生著 涇皋藏稿二十二卷 四庫書目。明顧憲成撰

東林釀成朋黨賢豪清雜恩怨糾紛遂至禍貽於宗社春秋

責備賢者不能不歸罪憲成錄有是集見立身如是之方剛

持論如是之醇正而名心一據尚不免流弊 大學通考 大

學質言 遠經錄 桑梓錄 虞山商語 小心齋劄記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典守

東林會約 東林商語 證性編 當下釋 南岳商語

仁文書院商語 經正堂商語 毘陵商語 荆溪商語

志矩堂商語

高景逸先生著 高子遺書 四庫書目。明高攀龍撰其門人陳

學以格物為宗兼取朱陸特為切實文格清通 周易易簡說

詩意沖澹在明末尤為高攀龍撰其說解易每條不過數言

三卷 四庫書目。明高攀龍撰其說解易每條不過數言

楊簡又引心歸神也春秋孔義十二卷 四庫書目。明高攀

歸心又引心歸神也春秋孔義十二卷 四庫書目。明高攀

以經解經改名孔義然平心持擇與有意廢傳而託於信經

相問周易孔義 春秋集註 毛詩集註 古本大學 正

蒙集註 朱子節要 四子要言 就正錄 現報開 東林論

學語 高子藏稿 邵文莊公年譜 高子詩稿 天完錄

顧涇凡先生著 小辨齋偶存 四庫書目。明顧允成撰允成為

憲成之弟其文皆論學之語



書簡居十之九率直抒胸臆多似語錄無復修辭之功詩皆  
鬱鬱集派亦不入格至其對策奏疏則真氣流溢大義凜然  
所不朽千古者固朱子二大辨 排言

錢啓新先生著 傢家管見九卷四庫書目○明錢一本撰一本

支離纏繞殊無可觀此書作於家鈔之前惟即卦爻以家抄  
求家即象以明人事雖開有支蔓而篤實近理者多

續抄 範衍 源編 滙編 電記 耶抄

安我素先生著 養心日劄 讀書日箋 荒政撮要 武備私

考 瞻族錄 名山紀遊 文獻通考刪

葉開適先生著 興至吟 旁尊止齋錄 見聞摘錄 八貞女

傳

陳筠塘先生著 四書正刪正 四書罪罪知 禮樂考 欽恤

題稿 治湖實政 三方臆斷 救荒全書 中牟水利

芸堂日錄 續錄 百將傳摘抄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典守

薛以生先生著 浮弋集 續意草錄 泉上雜語

劉本瑞先生著 依庸絮語 湖畔逸農遺稿 三畏堂素業

東林志稿 從先文訣 文衡

張弦所先生著 東林商語 蒲榻笑拈 庭學愛日 素居小

詠

許靜餘先生著 露穎編 中解編 太玄玄言 詩集

王儉齋先生著 儉齋文集

史玉池先生著 亦為堂集 明道附言 語錄 奏疏

鄒南阜先生著 宋儒語略 存真集 願學集八卷四庫書目

據撰其學亦純江文派而操履獨嚴無能從以下奏議  
之流弊集亦大抵講學語蓋其奏議別為一集也

馮少墟先生著 文集二十二卷四庫書目○明馮從吾撰其議

於達意不復以辭采為工自北宋以來儒家元儒考略四卷  
已有此一格不以文章論而亦不能廢也

四庫書目○明馮從吾撰大抵以元史儒學傳為主而採諸  
志乘附益之有大書特書者亦有細書附傳者體例稍傷瑣  
屑然元儒質實不似宋人好附門牆亦不似宋人務分明黨  
故但篤信謹守而未有攸進學派者為一書者從吾所纂亦  
足以補儒學編 辨學錄 疑思錄 會約 語錄 訂士

孫淇澳先生著 困思抄 立晏齋詩集 周易明雜義 慎獨

義

吳觀華先生著 周易象象述五卷四庫書目○明吳桂森撰乃

作故以述為名首列象象金鉞一篇標舉大旨 傢象金鉞  
卷中所注皆一字一句推尋義理頗有新意

易說 談易隨問 書經說 曲禮說 註釋春秋大全

眞儒一脈 皇明開泰錄 息齋筆說 一班錄 東林或

問

華認庵先生著 易意四書 問見抄筆記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典守

于景素先生著 願學齋述語 願學齋憶語 文集 春曹書

疏

丁慎所先生著

華燕超先生著

余振衡先生著

劉念亭先生著 文集十七卷四庫書目○明劉宗周撰宗周之

以東林為氣類而不涉其朋黨流芳史冊為論語學案十卷  
明未完人其文章皆有物之言亦足以千古論語學案十卷  
四庫書目○明劉宗周撰其學雖出姚江而以慎獨為宗能  
解其未盡之失故是書所論或與先儒異義而大旨終醇其  
章尤不負所命 聖學宗要一卷 學言三卷 四庫書目○明劉

要旨周張程朱與王守仁之說各為一宗能歸於誠故與王  
語錄也其學雖出姚江而以慎獨為宗能歸於誠故與王  
學未派見謀人譜一卷 人譜類記二卷 四庫書目○明劉宗

自念亭與云人譜一卷 人譜類記二卷 四庫書目○明劉宗  
心故宗周教之以實踐人譜首列人榜圖說大記是書多言  
道格類記則集古來嘉言善行分為五篇辭多淺顯蓋為中

人以下 劉子全書 語錄 奏議 雜著 儀禮經傳 古	學經 家語考次 古易鈔義 讀易圖說 曾子章句	十三子 古小學集記 古小學通記 孔孟合璧 五子	臨珠 明儒道統錄 中興金鑑錄 保民訓要 鄉約小	相編 劉氏祀典 劉氏族譜 年譜	秦水庵先生著 易纂全書 課兒說苑	宿仁寰先生著 易纂全書 課兒說苑	姜同節先生著 思聰錄 人模樣 女箴 三世事小錄	賀亨陽先生著 書傳剛補 萊漪園集 閩嶽漫紀	汪鶴嶼先生著 待旦堂談	李元冲先生著 待旦堂談	周懷魯先生著 待旦堂談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典守 五	歐陽宜諸先生著 晉陵先賢傳	魏廓園先生著	楊大洪先生著	周蓼洲先生著 熾餘集三卷 四庫書目。明周胤昌撰其孫熾 編蓋綴拾殘剩存什一於千百然 隱憂國事榮尚名檢忠憤 抑鬱之氣尚約畧况之 年譜	繆西溪先生著 從野堂集	陳中淇先生著 遺稿 疏集 退居瑣言	王軒籛先生著 遺稿 疏集 退居瑣言	蔡雲怡先生著	黃石齋先生著 洪範明義四卷 四庫書目。明黃道周撰崇禎 十年嘗奏進於朝其中推說災 祥頗涉附會詁名曰九病穿鑿然意存啓沃借天人相應 之理以感勸修省之心其文不盡合於經義其納編之忱則 無愧於經義道周所進 月令明義四卷 四庫書目。明黃道 周撰其書測驗天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以數學參稽考證頗有闕發其體 表記集傳三卷 四庫書 道周撰其說以表記之表為立表測暑之表則為一解又以 古詩九節分為三十六章各立表測暑之表則為一解又以 義立坊記集傳二卷 四庫書目。明黃道周撰分爲三章各 說四卷 四庫書目。明黃道周撰分爲三章各 二卷 四庫書目。明黃道周撰分爲三章各 卷四庫書目。明黃道周撰分爲三章各 日之法按文王卦序以推世運後二卷以河圖與 洛書自相乘除推爲三十五圖則均易外之別傳引經 四卷 四庫書目。明黃道周撰分爲三章各 壇問業十八卷 四庫書目。明黃道周撰分爲三章各 書十八卷 四庫書目。明黃道周撰分爲三章各 者也其言出入經典博綜事物不但爲性命空談 三易洞	幾 大滌函書 奏疏 文集	交滄持先生著 文集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典守 六	金狷庵先生著 狷庵語錄	馬素修先生著 澹甯居詩集 忠鏡錄 澹甯居文集	吳霞舟先生著 周易卦說 大學衍註 霞舟隨筆 十願齋 文集	陳幾亭先生著 幾亭全書 皇明儒統 程子詳本 朱子語 類 朱子經說 高子遺書 陽明要書俱出先生手纂	華鳳超先生著 高忠憲公年譜初編 四書大全參補 春秋 說	龍佩潛先生著	鄒經奮先生著 一簣軒文集 經奮先生遺集 易蒙 尙書 揆一 學庸解畧 孝經纂 二程全書摘要 朱子節要 補 朱子全書偶摘 小學偶箋 宋名臣言行錄纂 國
--	-----------------------	--------------	-------------------------	----------------	---------------------------------	---	--	---	--------	---

朝名臣言行錄纂 東林諸賢言行錄 一箴軒劄記 誦	詩隨筆 皇明洪範 經世要語 居官寶鑑 弭亂臆言	救荒末議擬疏 一箴軒隨筆 字義偶箋 見聞偶述	國朝文章正宗 養蒙詩 錫山近事記實 醒夢吟 委	卷諸 鶴湖小詠 詩稿	鄒忠餘先生著 四書筆旨 孝經筆旨	張泰巖先生著 四書經正錄 東林講義 小學講義 孝經	講義 尚書說統 五經總類 四書說統刪補	黃日齋先生著 禮樂合編 續史五編 承天紀世覽 玉磬	齋詩集 錫山史逸	秦澹緣先生著	陳竝漁先生著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典守 七	顧庸庵先生著 西疇日抄 悅心錄 明盛錄 做近思錄	纂端文要語 高子語要	施曠如先生著 東林講義	周仲馭先生著	成寶慈先生著 程易發 春秋五傳釋疑 十三經誌畧 西	銘解 崑崙洞語錄	刁蒙吉先生著 易酌十四卷 四庫書目○ 國朝刁包撰大旨 以程子傳朱子木義為主雖亦兼 言象數然皆陳搏李之才之學非漢 以來之舊學也取其持論篤實而已 潛室劄記二卷 麟酌	四書聖註十六卷 斯文正統十二卷 用六集十二卷	辨道錄八卷	陳于眾先生著 省心日記二編	高築旃先生著 紫陽通志 東林書院續志 中庸問答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楚文獻錄 纂高子節要 易悟 東林講義	熊所公先生著 宏毅齋集	禪遜庵先生著 纂劉子節要	孫蘇門先生著 讀易大旨五卷 四庫書目○ 國朝孫奇逢撰 其說不顯攻圖書亦無一字及圖書惟以象傳通一卦之旨 以一封通六十四卦之義皆切近人事發明善理未附兼山 堂問答及與李對論易之語別為四書近指二十卷 一卷對節奇逢所從受易者也 國朝孫奇逢撰於四書要領通論大旨開引先儒之說以證 異同其學介於未陸之問而歸本於窮則隱行達則經世故 所說不盡合於經義 中州人物考八卷 四庫書目○ 國朝 而其理往往可存 代人物分爲七科曰理學經濟忠節清直方正武功功隱而 以七科分目蓋不欲入理學宗傳	秦大音先生著 易敘圖說 周子通書半解 參全閣文集	清江縣志 奏疏 先儒四編 皇極內篇小衍 講錄二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典守 八	卷 淮海年譜	胡慎三先生著 懷古堂文集 聖學源流錄 歷代廢興說	鑑斷集要 冷香齋集 洪李乘畧	嚴佩之先生著 生軒易說 屬比直書 東林書院志 生軒	存稿 易同	龔震西先生著 理學醇疵辨 李若平講錄	湯潛庵先生著 易子遺書十卷 四庫書目○ 國朝湯斌撰 學出孫奇逢手於堅苦自持而 事理講求實明故集中語錄宗旨在朱陸之間其義皆出 畫周密條析詳明不同迂論文章雖其餘事而其說亦皆 照已未 召試博學鴻儒以詩洛學編 補睢州志	張菰川先生著 菰川文集 洛陽源流錄 小學論註	熊徵修先生著 兩朝國史 政治典訓 北征方畧 孝經衍	義 明史 朱子全書 學統 閑道錄 下學堂劄記
-----------------------------	----------------	-----------------	--	-----------------------------------	-------------------------------------	-------------------------	-----------	-----------------------------------	----------------------	---------------------------------------	----------	--------------------------	--	---------------------------------	---------------------------------------	---------------------------------------

學辨 學餘 下學堂學規 歸潔園偶筆 樸園遊語辨

判語五緯 陣圖解 些餘集 經義齋集 漢修堂集

閑道堂集 蘭臺節錄 悔園存稿 古文拔 古詩拔

明文拔 明詩拔 十家文拔 三尺堂文集 困勉錄

纂輯四子大全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典守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書目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

張孝先先生著 正誼堂文集 困學錄 居濟一得

高紫超先生著 周禮註 小學纂註 薛胡羅三先生要語

老子解 字母

會二雲先生著

林平華先生著

東林原志序

劉元珍

東林之有善院也以明道也龜山楊先生翊起於前涇陽顧先生繼起於後胡不介以孚若是有善脈在耳夫善合古今聖凡而一亦合順逆險夷而一者何也善也茲脈從來遠矣自義畫剖訣厥中傳心已揭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善卽脈也無善無脈也有宋諸儒遞行茲脈而探河洛之源發紫陽之派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爲率性循天理是也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卽性卽心是爲善脈晦翁朱夫子得其傳而謹守之雖以陸氏之學本於孟子而端緒稍殊輒危詞鍼砭不少假借誠恐擇善不精必至苟趣方便執善不固必至別出歧塗惟是因漸思防汲汲不容緩耳乃至今日而無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一

善無惡之說且浸淫於人心夫象山先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之不置況舉全體而概之以無惡虛籛弄何所不至於是漸決而爲山陰爲盱江甚而爲姚安陽明先生豈虞其流弊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已陳之芻狗爲先生不磨之律令名爲尊教而實以陰濟其私此涇陽先生所爲惕然懼也懼而思閑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卽龜山先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爲拈出顯示蕩平正直之規陰折影響荒唐之見期與同堂共識本心精求善脈以仰窺義畫厥中之秘此書院所由復講會所由興也或曰道學之爲世詆也正爲其有善耳盍少貶焉以混於無噫嘻我固有之誰能去之去乎此而道義名節爲贅疣且將入乎彼而不道不義不名不節爲託宿矣人有安於不道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者何也我

固有之也宋淳熙時有謂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者朱夫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入對首以存理過欲爲言迨至慶元黨碑樹矣貶竄盡矣僞學之網極於彌天而柴中行應制獨白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蓋前賢宰爲時貶不肯自貶如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理學之日家濂洛而人關閩庶幾直剪荆榛深入堂奧留此如線一脈常存字山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險夷無在可容出人可容委棄者在斯乎其在斯乎志成漫爲弁首以自鞭策矢毋負涇陽先生明善同人之旨萬歷甲寅孟秋東林居士劉元珍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二

東林原志序

高攀龍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為盛衰哉程氏之學錮於紹聖間朱氏之學錮於慶元間及乎身之不能保越百有餘年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大明其道家誦其書人通其義春秋大一統諸子百家無得而好其間即有邪說士得執所守而拒之嗚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學洛閩得其宗學者由是而入皆可不畔於道傳之萬世無微也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於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迹耳而吾郡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以阿世於是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先生於梁溪棲東林東林之廢久矣屢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生始率同志告於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其道於天下退則明其道於此如行者之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則進不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三

合則退綽綽乎有餘裕也夫世事成毀何常之有變易者存乎時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生屬志於劉伯先伯先志成以諭於子曰請言所以志子曰道者人之神也迹者神之著也故東林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而洛閩夫子在洛閩夫子在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夫東林之志薰矣堂室則志什器則志圖書則志室敞可葺也器敞可新也圖書敞可更也人敞則斯滅矣何以使人之不敞也曰在學學非他也人選其人之謂也如日本明而遷於明耳本聰而遷其聰心本仁而遷其仁四體本恭而遷其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遷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如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敞人敞而神離如呼吸之離於體夫以千秋之神滅於一日哀哉後之君子觀於志必有不忍於

一脈之滅而不續者斯脈也即以一念續矣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四

東林原志序

嚴 毅

萬歷中載邑先輩顧端文公涇陽先生屬劉本孺先生撰東林志而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為之序時方屬稿未梓且謀始則備未及興廢大都也余小子鼓生最晚既獲睹滄桑陵谷之變而又窮搜往牒肅詒方聞於是東林之詳始祭以析因為誓訂原稿附並成書志二卷附兩東林辨暨或問凡三卷序曰嗚呼東林之所從來遠矣古今道法宗孔孟孔子之文取諸文王乃文王之諸父太伯實始居勾吳伯二十傳而季札來延陵此又文王之文之遺而伯與札皆孔子之所為誦至德而書碑樹墓者也然則吳地之有太伯季札不異文王孔子之在周魯固不得謂聖人多起西北而不生東南矣周衰學廢秦亡足論漢廣川董氏唐昌黎韓氏稍闕孔氏門闕迨宋二程氏首振絕學鳴於中州而未涉江以南自將樂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字 五

楊龜山先生師事二程還始駐吾邑之東林紹明程氏學以迓續乎文王孔子而太伯季札之以文教廣東南之傳者蓋於是乎益振此東林之源而其祠所以迄今稱道南也越二百餘年國朝邵文莊先生學宗龜山肄業處亦名東林更百餘年則端文忠憲兩先生直能光復故址以詔來學計其時距龜山講學殆五百歲適值孔子接文王之數雖未學不敢以此苟諛其鄉先生而要之數有逾叶焉可誣者豈不奇哉由是道高疑積德立謗生萬歷中蠲蠲沸羹以東林為質的幾二十餘載而鈞黨之禍遂至嘉廟之季而極會毅廟奮起藩服手拔巨奸東林諸舊人差次柄用即不肖者未嘗不孽芽其間而以王鈇在御不復至有同文禁學之獄无亦皇極建而淫朋比德者屏也皇天不弔殃我聖明甲申福王既立更有一二遺孽忘國辱而理私怨乃復執東林二字搨泥而揚

波者而廟祚且隨之以抵於盡或曰東林黨人之目幾與朝局相終始諸君子為天下首功能不為天下首過乎哉嗟嗟諸君子皆學龜山之學而今顧以其所學為趣亡之具耶按元豐元祐間有王學有程學從程氏者龜山也於吾邑一傳為喻玉泉再傳為尤遂初三傳為李小山蔣質齋於閩一傳為羅豫章再傳為李延平三傳為朱考亭宋雖南猶以是數公者維繫百五十有二年而亡若從王氏則章惇蔡下諸人不數十年汴京灰二帝狄死矣是則程學之效焯然可睹而謂學其學而趣亡者耶且諸君子不但無趣亡之失而其功有三昔龜山立教以無欲為宗而或者疑其流於禪王文成則謂吾邑邵文莊曰惟先生克辨及文成倡學姚江以致良知為宗而或又疑其流於禪則亦惟端文忠憲二先生克辨故端文曰小心忠憲曰真知實踐皆凜凜劫於儒釋朱陸幾

微異同之間是功在學術天啟丙丁之交豎忠痛政幾於成莽移劉女嬰孳李賴東林多士爭先赴難而碩果尚存者又有汲黯制淮南之風於是九錫備物之計遲而代邸渭橋之興速此固九廟有靈亦孰非諸君子呵護之勇也是功在朝廷滕文忠齊楚孟氏進效死之策龜山先生以為知命且謂言苟出於僞秦必知謀之私而非天命之正矣嗟我毅廟躬殉社稷非龜山所為天命之正者乎至於兩京淪陷忠節輩出而吾邑馬文忠公華吏部公實與其師忠憲先生步武相望使異日謂東林明教以後其君則蹈萬古未行之孝其下則奮一堂相命之忠君臣朋友知生知死是功在名教嗟夫悲夫諸君子勞苦功多如是而必欲坐以不韙之名如韓非所謂人臣以爭事而亡其國者斯亦誣矣朋黨之故歐陽氏言之甚辯余亦不必為諸君子贊今第窮源竟委輯成一編俾

天下知東林者非猶甘陵太學白馬清流之類蓋其地爲吳太伯故疆而其學則由龜山以溯二程由二程以溯文王孔子所爲上不得無以政下不得無以教者也庶嘖嘖之舌聞此可擗而邦之人或有聞風而興起者亦不愧生勾吳延陵之墟矣乎

東林原志序

姚宗典

梁溪之有東林書院其來舊矣在宋楊龜山先生報之我明萬歷中顧端文公高忠憲公重葺而新之而屬劉光祿伯先先生爲之志因未壽諸梓弗傳今其鄉後學嚴子佩之慨然爲詮次本末詳列典廢事蹟并諸先賢傳記立朝在野不朽諸文辭粲然成大觀焉訓廟既竣走吳門問序於宗典余何人也蓋自少稔於庭趨見我先文毅通籍以前一章縫後起之士翺翔於端文忠憲光祿諸名公之間以道義相期勗甚厚既與忠憲光祿同朝與聞國家大計尤效莫逆逮後端文忠憲兩先生易名大典實擬自先文毅真死生不貳之交老成刑次第彫謝沿至今日風流盡矣記有之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嚴子知先文毅之於東林有干城好仇之誼而以析薪負荷庶幾望余余惟憶疇昔家庭間一二舊問蓋嘗曰顧高諸公原本龜山以板堂與非徒言古人之言皆能行古人之行者也其存心必依忠孝其律身必主無欲故凡遇是非邪正之際持之獨嚴不畏當路不憚權璫侃侃告君誓以七尺殉吾道是東林之楹樑柱礎皆千常之松柏爲之後人不知駭且以蒙菴涵蘭臭以醴雞微鳳皇何比擬之不倫哉又曰講學一事在先輩用心處尤不可及熹廟辛壬之間遼左淪陷京師戒嚴士大夫日夜潛發其帑南還首鼠觀望時關中馮恭定公吉水鄒忠介公特倡講社於輦轂之下一日公卿畢集互有諮叩酒三行忠介振首歌王文成人心有仲尼之詩以侑之恭定又屬言於衆曰國家多事食君之祿莫知死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吾輩備員九列各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念爲國人矜式今日講學何可已也由此觀之東林之仕學如是朋友切劘又如是設使三事大夫盡若諸公則邊



庭安危大勢豈無賴焉而今世運傾頽河決魚爛有反謂數十年門戶之害肇自東林磽磽致缺嗣貽宗社如廚顧俊及之足以危漢清流白馬之竟以亡唐余每不平此言夫顧高一時之東林皆馮鄩之選也諸公皆重名教植綱常之人乃所謂鬚眉特異衣冠甚偉者也詎該竄逐皆不得竟厥用若近之羊質而虎皮妄自稱羽冀東林而究至以權賄殺其身以患得患失賣國家者原未嘗廩足於講堂一與於鱣魚鶴雀之數而可以病東林哉抑何不觀東林之鄉又有馬文忠華吏部大節炳然輝桑梓而壯山河者若而人耶生有正學死得正命前茅後勁精神在天卓茂東林斯亦劫灰桑海中之魯靈光矣故此一志也亟當懸諸日星以昭一代之冠冕俾天下萬世知真人品之在東林誠不愧闕閭濂洛殿子之功直在世道豈惟其鄉余不敏願執鞭以從事焉

通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九

東林原志序

吳興祚

道者天地之所以位學者聖賢之所從出也剖於義畫微於危微衍於洪範至直聖氏以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約之而本體工夫易簡昭灼於是乎道學之統萬古中天矣四子既逸大義日外漢儒訓詁唐儒詞章譬諸土木被文繡全無血脈洙泗之緒斬焉無遺至宋之周程張朱始知返本先從戒慎恐懼立定脚跟而其揭以教人也則融會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旨以爲居敬窮理四言今學者試一居敬而其心有不正乎意有不誠乎試一窮理而知有不致乎心正意誠物格知至非卽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乎則是宜理堯舜之嫡子也程朱洙泗之大宗也學者而苟志於聖賢則由程朱以求洙泗由洙泗以求堯舜亦猶之農服其先疇匠遵其規矩子孫守其祖父之傳器卽可謂之才也明也善繼述者也自後世私智者出或口誦而衷離或僞名而墨行高揖生安恥由困勉考其學敬義無所夾持推諸心理欲幾於無別而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遂不能無毫釐千里之差此守先待後者所以必兢兢辨之也明之末季以道學爲諱遂有東林黨人之號嗟乎東林何罪哉稽昔宋賢楊龜山先生游富梁溪時講學東林其名遂著同游若胡德輝喻子才二賢俱能有功宋室其後尤遂初蔣實齋李小山諸公相繼而起悉其淵源之所漸也明儒邵二泉顧涇陽錢敬新高景逸諸公追慕前徽不泯其澤卽其地創爲書院以祀先生歲時率其徒講習於中相爲砥礪其學閑邪存誠其行反躬實踐靜則有體認動則有準繩而不敢崇虛悟鶩新奇以從事於荒忽故其人心術光明操履堅卓雖擢大難不屈不撓以無忝乎天地之正理則其不居講學之功至此亦旣效矣區區禍福固君

通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十

子所不道也

皇清接統唐虞表章理學以考亭氏為正傳舉業家有不遵註者  
咸黜勿進向使東林諸君子生當此時豈不皆我國家周召畢散  
之臣哉而惜乎其不遇也史稱考亭之學得於李延平延平之學  
得於羅豫章豫章之學得於龜山而龜山則親炙二程之門者也  
血脈流通授受親切今東林諸公發明考亭之道以溯之於龜山  
爰及乎二程卽以是印心於涑澗就範於唐虞堯舜相及若經緯  
之在天也流派相從若河漢之在地也試舉象山姚江之統與為  
衡量其果孰正而孰閎也耶由是觀之則梁溪之在九州地止彈  
丸黑子無足輕重至於道學一脈嫡系繩傳文獻似續直可與濂  
洛關閩配五嶽而並峙於天地之間祚生也晚不得與東林諸君  
子同時而講道猶幸數十年後得以令於地而登其堂雖庭階蕪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七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七

東林志後序

尹 珩

珩幼孤日侍先大父惠州公先外大父胡觀察公遊江夏年家郭  
文毅門內竊聞東林語迄窮經三十年閱歷四朝頻更變故益信  
東林有人歲庚辰珩已困頓老矜忽接治臺袁公臨侯一紙亟稱  
楚中學使得一正人為高忠憲公謝元也袁故豫章鄒忠介同鄉  
人生平坎軻磊落摧折不磨丙戌燠柴市者吾楚舊有濂溪書院  
武林葛水鑑師草履丹履亦復廢於乙丙年間及吾師秉憲蒞楚  
重新講席此道方如日月經天都人欣欣躍起而珩以是科方補  
鹿鳴事舉奇特頌說寰中癸未春房座當湖倪師以門下門生儀  
引見馬文忠公是時同諧在座八人復有門生見門下者文忠悅  
獨舉手珩云此龐眉皓髮者生耶楚學憲書來稱文章德行今歲  
舉場獨得子因與珩及君閣龔伯興兩先生商論抽選明文元問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三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三

把講詞寂寥猶令人向往低徊留之而不能去今高彙旃先生忠  
憲之嗣子也示余東林志所載會約及祠堂禮器班班可考苟循  
其舊而興起之不啻勝於岐陽之鼓石跡僅存曲阜之履約總似  
化者乎子於序述之餘竊有望於後之君子時康熙己酉仲冬穀  
旦三韓後學吳興祚謹序

珩惟三百年綱常之重自革除眾貞創其始實東林諸君子震其  
後芬香似續炳明長夜近有以陽九之厄譏訶於數十年門戶此  
之漢唐宋朋黨誤國嗚呼螻螻轉糞於日月何傷夫朋黨惟牛李  
德裕雖才時無學術其黨無足論者若建寧元祐皆極一代端人  
吉士已不得與白馬明流並論何況東林范孟博云善善惡惡為  
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然布衣抗憤危言詭激致使公卿  
側足履履到門東林之生徒無是也甘露無謀輕召事變致使南  
牙北司互相矛盾宰相肘掣一無所施東林亮節非是比也且當

時皆以主闢國危奸人竊柄宗社從而顛覆若我毅廟在御宵旰宸睿非如桓靈之庸懦倍昭之孽曠祿欽之昏淫屬天降劓殲我國家乃以堯舜之主蹈恨哀平千秋萬世讀史者定當掩寫涕零而可以危亡潰敗委罪東林門戶耶且以漢唐全盛之時新莽妖孽皆不崇朝而更制服色易天下如反掌若逆閹煽禍紛紛建立生祠稱頌功德諸君子奮百折不回之身爭一綫不絕之鼎血肉狼籍視死如歸卒之彼其鼠首顧長兆祚真人逮夫燕京遼難大行身殉社稷惜此時老成凋謝朝宇如晨星落落而碧馨濺地依然仗此一二老爲日月爭光比於秦淮枯咽易水金臺文謝寥寥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誰謂忠孝節義之維繫不於東林而誰屬哉況忠憲溯流止水如鑿醴泉馬文忠華吏部淵源步武皆揭揚於耳目或者以藉勿既廣指此中一二蒙面澳認頑鈍之尤者以爲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三

詬罵則同一聖人之裔也何以孔光附莽孔融見殺於瞞趙汝愚見逐於侂冑師罕偏爲犬吠是知賢則爲北地王不肖則爲安樂公雖父子兄弟不能變化氣質又可玉石朱紫不分致憾於當時設科之心以爲來者不拒耶昔韓侂胄使優人王喜我冠濁袖象大儒戲於宋寧御前因極言紫陽迂濶不可用殊不知投醢封事倖燬金石使當時不爲權奸泥沮立朝僅四十六日豈不大有可觀李青蓮一代人豪爲永王璘所迫遂不得與杜陵齊名至今惜其嘲魯儒一詩幾與王喜同竊是可爲譏道學者刀圭且夫東林合天下爲席非一鄉一邑而梁溪實爲漆沮發源之所肇基於楊文靖左右於邵文莊而創復大成於端文忠憲天崇兩朝旋毀旋復三十年來瓦礫烟銷有同禾黍今復拓廓於吾師之手是可見芝本甘泉燈傳薪火青瑣如故徽音不容隕響也若夫道未墜地

振起在茲憲節宗風廣永江漢未能舉人所不及見聞者爲阿所好但約略中外所及知一二事如折跋扈將軍而強鎮斂容戒軍吏無犯忤軍容兩豎以去就諍震怒至尊一撤回一正法傲骨凌霜儼是當年衆正毅勇克鋒剛大不回厥承家學至遭逢明聖得行其請功在三楚美歸一人則處勢得全快於忠憲有非人之所能爲者矣然珩楚臣也請得言一二楚事以爲吾道不孤之一助可乎吾鄉江夏賀文忠公分闈熹廟壬戌給事易三房每爲珩言日夕捧家封史讀書爐風與夜寐卽一焚香上告冀感動后帝賚一貞人以事天子已而栩栩起得一卷暗中摸索此必貞人是年元亦出文忠門爲吾鄉竟陵劉士徵兄珩舉相慶恐卽指劉文忠謂珩士徵良不愧衙門前輩而此中更有一士他日國家必當倚賴子誠之因復舉前夢中語相示余以姓名請文忠曰子自有同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四

朝日子自曉蓋指鳳超華公也嗟乎文忠卒未成仁於楚又五年丁亥鳳超盡義於吳而以不負吾道者不負舉主此道良不孤也今濂院南祠光聯吳楚星霜非舊俎豆時新今日者倘亦有南歸其人卽不必爲文靖或不忝爲和靖不愧程門目送者乎願以告今之同人以俟後之君子

天下學人少而不學人多學矣知信正學者少而或異趨者多故  
 儒宗一脈孤行每有厄運來倍昭之季往往已然若吾邑之有東  
 林書院宋龜山先生始也龜山學於程氏學成而歸淳公日送之  
 曰吾道南矣既歸恒寓梁溪紹明程氏之學於是有東林書院書  
 院左洞祀先生曰道南志宗也書院久且廢國朝邵文莊先生學  
 宗龜山議修復不果嘉隆以降則學術蓋多歧矣姚江掃除格致  
 單揭良知其說深入人心髓而程朱正脈幾處間位於是顧端文  
 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闡釋而救正之高先生之言曰止至善  
 之學必繇格物入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為宗不以知為宗辯性學  
 心學幾微異同一一先晰端委專以居敬窮理兩言軌一學者使  
 不得迷於虛詭於似浸淫於無忌憚之歸功於後學甚鉅然而側  
 道南淵源錄卷十一 附典守 五

日東林者自端文時已蘗芽其間蘊積日深浸成水火乃至羣不  
 學之人詆誹學者乘奸闖竊闖狂走趨附鈞黨羅織禍始烈當是  
 時書院毀廟貌祀先賢絃誦之席至蕩為飛塵鞠為茂草同文之  
 狴海內憤鬱而忠憲以蚤炳先幾取義汨羅之汴東林厄運至此  
 而極矣毅廟嗣興不動聲色而誅夷大愆旋下明詔修復天下書  
 院吳素衣先生首捐貲構麗澤堂三楹為之兆中西禍移宗社鼎  
 湖波泣帝魂消何所復措思慮學憲高彙旃先生既歸田始修  
 輿隆緒復建立燕居廟旁築精舍數楹額再得草廬曰君子之至  
 於斯也將茂明先業光復吾宇後火前薪似續一線在此日矣嚮  
 者滅沒於烟燼梗莽杳不可得而幸乃得之設復悠悠忽忽此日  
 其可再乎嗟乎彙旃之志勤矣彙旃事其尊人聲野先生誠敬懇  
 至念忠憲先生一體手足之愛雍雍愉愉言容眸益無時不感接

神明而斯志斯事又烏可已然而今昔之時義則殊矣在昔徵道  
 廣而今似虞德孤在昔則知章而今自宜用晦聲氣之違合勿問  
 也形迹之異同勿論也藏修一室之中自審極機自嚴師克擊好  
 爵而利斷金豈異日事而得毋劫步否耶抑余於是重有感也忠  
 憲之蒙難也在丙寅三月遺表外一不違他及唯東致家季云心  
 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蓋明以朝聞夕可之一事親挈  
 而付之戊子四月家季直請事斯語懸隔二十餘載而師弟傳接  
 不謀而合不介而孚要之各成其是程子云學只是成就一箇是  
 而已錢敬新先生云易始乾終未濟不見是不失為乾龍失是則  
 為未狐是非存去之介辨之早嚴之獨斯庶幾戒慎恐懼君子之  
 中庸噫東林之為東林依於是焉已爾實見得是夷險以之死生  
 以之君臣師友大義儼於星日世俗詭毀爭攘如螻蟻聚喧於神  
 道南淵源錄卷十一 附典守 六

明何有而深維四十年中俯仰百變以端文忠憲兩先生至誠勸  
 物模倣作人之雅意而未幾忽不保其終以諸黨人衝殿虐焰遮  
 障天日慮無不立毀燼而迄於今留不食之碩果嗚呼倘亦有懼  
 而思困湯湯於廢典之故者歟其廢也摧之折之人也未始非天  
 其廢而復興也培之篤之呵護之天也而正存乎人天未喪斯文  
 責有攸歸矣敬識末簡以論同志

東林書院肇始於宋之龜山先生重葺於明之端文忠憲兩公自來正學不明則異學爭熾龜山親炙二程之門為考亭開先洵乎接列聖之心傳以正學倡天下後世其講學梁溪一本河洛宗旨顯示以蕩平正直之規力黜乎影響荒唐之說此書院講會所由盛也有明顧高兩公繼起承前啓後崇正闢邪東林書院復一大聚而忠憲高公兼以氣節樹於朝皎皎清名彪炳寰宇後公以先幾之哲竟殉節終東林遂為五礫區嗚呼東林一席忠憲一人實係乎明祚之盛衰其有關於氣數豈淺鮮哉然彼蒼雖降禍東林終不忍楊氏之傳顧高之學斬焉而絕復挺生學憲景旃先生講堂闢學舍春秋釋菜自是俎豆依然迨國朝定鼎以來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近復加意師儒闡明性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程朱之道燦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正學明而異學熄東林之或興或廢於數百年間者茲一旦獲際其盛矣昔先清恪公撫吳時屢謁道南輒於龜山先生有高山景行之慕而歎息端文忠憲之休風猶有存者因敦請書宿於書院會講且以意授在幕諸子命師載輩各為條疏縷答後雖陞任還朝而東林時時在念恭惟我

皇上御極之九年師載奉

命擢任江淮而觀蔡刁公亦以是歲之冬駐節三吳相與瞻拜祠下學憲文孫隆為之譚往事念前徽慨然重修書院志諭一載而書成問序於余余於聖人之道未有所聞願以獲聞於庭訓者質之當代云爾

余間披明史至東林黨議慨焉於神宗中葉以還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道學之排擊酷烈措紳之流禍紛拏正人君子削籍相繼禁錮日甚主柄陰為所假而幸執半屬私徇此東林之牽纖靡已而清執愈激迄今讀其志而講道論德抗言危行不獨可以知其入而即以論其世也矣夫經濟之難難於性體之不明而學術之不正存養省察以俾吾心由靜之動之處無一念之偏倚無一豪之乖戾而斂之藏於一心放之即彌於六合大人之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無非知性盡心以知天而夷險一節總歸於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已耳自性善之多歧而羣言淆亂日滴其天至高談上達遺棄下學自號冥悟而不知其生心害事害政之馴致而不可挽也東林自涇陽先生闢道南精舍偕同志高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景運錢啓新史王池諸君子倡復正學一以程朱為淵源真知實踐力斥無善無惡之非孔孟之道統千四百年間得文公為之折衷建明之宏正姚江之學行而修明絕業正厥指歸顧高兩先生實為先後主盟學者宗之如百川赴海一時之氣節事功蔚然迭與東林之障狂偉乎鉅矣豈非內省不疚不憂不懼而命自我立逐世不悔者歟然則東林一院固繼往開來之要區而輯其志者之為功斯道亦非淺也然兩公講習之餘往往倚撫朝政其言曰居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繇是慕其風者遙相應和而黨議日熾忌之者百計齟齬如李三才被論徐光魁之徒遂以東林為口實繼且爭辛亥京察發韓敬科場之弊暨挺擊移宮紅丸等案抨擊紛紜率指目為東林加以瑞昇驅馳殺僇禁錮類為一空嗟乎肯人之陷君子原不靳名歸君子謂但使其無救於禍敗

究之水落石出其道可毀其人日益喬嶽善乎倪元璐之言士人之行已寧涉矯激而必不可不進諸廉隅迺若陳爾翼之以東林餘孽遍布長安乞下殿衛緝禁是何其猖狂恣極不顧天下萬世之清議者乎夫道不可須臾離焉飛魚躍上下昭著吾人之心刻刻與兩儀相翕闢庶類相感召格致誠正顯微無間大本既立而天壽不貳焉在其爲威惕利疚之役役乎哉是志也載東林之會約顧高兩先生之論學以及諸儒傳記其立朝大節與平時進德修業可以互證一堂俎豆百代儀型將所以昌明道脈治術者詎淺鮮夫今士人恭際熙皞之世

聖天子崇儒右文顯承相繼堯舜文武之道祖述憲章濂洛關閩之書黨庠術序學者嚴氣正性於以爲純儒爲名臣寧不可於是書循途而仰止也耶余撫巡皖江星分壤錯觀前朝之文獻不禁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九

恍然列聖之薪傳爰樂綴數言于簡端云

賢裔

國初將樂楊文靖公嫡裔祀生紹程嗣子應箕父子式微爲同邑異宗者纂祀并編文靖集板匿於家邑人憤之康熙丁巳羣懇於學使孫公期昌方舉應箕子思賢爲嫡裔襲祀生歲癸未學使沈公涵題請 御賜程氏正宗四字以顏龜山書院而思賢子繩祖始勉刊全集四十二卷行世先是明宏治間程篁墩鈔館閣宋本得十六卷授新公貴新授將樂令李公熙萬歷間林公熙春令將樂求全集於鄉先達官司理賢乃得常州大中丞沈公暉鈔本以梓爲四十二卷 按文靖子五迪迥適適造孫雲曾孫禮皆親見其生 無錫志載文靖孫航倅常州因家錫之垂慶鄉後徙長洲十六世孫成嘉靖丙辰進士由工部出撫江西弭盜救荒陞尚書卒諡莊簡其謝八十存問疏猶自稱無錫人成孫廷樞崇禎庚午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解元名著復社順治四年以不彙髮死其居錫者順治十六年文靖十八世孫生員維植捐產葺祠邑紳爲共請官祭乾隆二十八年修道南祠文靖裔孫蒼培任修正寢焉  
喻氏始於梁安州刺史愈樂武帝賜姓喻後山南昌遷嚴州至榜十六世由桐廬遷無錫邑西錢橋玉泉庵爲構讀書處城東迴溪里有墓碣篆曰玉泉 國朝康熙癸卯張夏高世泰訪得之 其十三世孫義正德甲戌進士守廣西之南寧有治績嘗以單車釋忠州二禽譽碩洞陽詩誦之 嘉靖甲申學使聞人公詮徽邑尊鄭公善即故東林精舍之墓於浮屠者創龜山書院嚴五先生祀舍菜日義及蒼梧令尤弼各率子弟瞻拜龜山祠下 錫山有明處士喻中墓子義附焉 泊十六世孫儒文阜璋輩於 國朝康熙八年請蠲除玉泉瑩稅呈有宋語敕世譜可徵

尤文簡公家世西堂集所載述祖詩較知非子萬柳溪邊舊話尤簡括可考今其世牒最著者宋侍郎秉莊定燔十九世孫京兆魯耀州丞質之裔居錫邑中城廿二世孫已未鴻博侍講伺之裔居蘇城宋常博樂廣德牧煥二十世孫都講可儀比部可仕之裔居錫邑南城元司徒元太尉國祥十九世孫大參瑛貞孝璿之裔居尤園及書院前元提刑點檢瑚明太僕樾二十世孫方伯錫類之裔居蘇城而文簡遺蹟在錫邑者遂初之堂已湮惟來未亭跡寄西關則朱子昔過梁谿文簡所為築也 附述祖詩

若稽吾宗册季受氏越唐光啓爰居固始卜遷于泉嫌名去水世有間人載在閩史五傳人吳系為別子別子為祖待制肇封少年遊難徒步江東西廳作室白石考官漢壽告夢天誘其束縱橫翰墨以貫自雄三致千金比陶朱公右氣如雲左氣如松棟城虎伏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二

玉堂花叢乃分二子繼別為宗在錫有終在蘇無已有終早世亦既抱子烈哉少婦伏劍而死無已遊俠義形閭里殪二淫人刑卿一七惟烈惟俠其後大起堂堂文獻駿發吳趨弱冠登朝翔翔亭衢端委東閣運籌西樞帝賜上尊命繪九圖溯公仕籍大觀元符不洛不朔无咎无譽榮華壽考元老規模司空繼序畫聲玉局勸破本來遽返初服天龍一指九龍用六終老覺林悟成一宿亦有道人舍丹辟穀令威歸來尸解何速仙佛一家逸馬高躅孝哉陽秋歿身布素聞殺色變以母之故孝乎惟孝子孫孺慕雲耕養志結客景附排難殉身同穴泉路哀哀我吳塘廬墓世德格天風雨靈護文簡挺出應召神童讀書萬卷哀首南宮誰與頌頌有二文公昌言議禮易祖為宗過官封事移孝作忠排秦攘韓羣蠹畢攻早賦遂初御墨如虹闢揚理學發矇鼓聾龜山玉泉吾道南東

儒林尸祝千載欽風五湖公子方外司馬百花滿身二泉盈野太常清齋性耽幽雅晏坐竹林綠雲瀟灑刺史五經衙官屈賈棗二千石賣文吳下迪功薄宦省親乞假白首邱園圖書附寫處士潔癖顛迂流亞焚香騎鹿一塵不惹五老雖殊並稱達者莊定翻少飲香名繩其祖武小同康成繼典秋宗進參衡陽子俾侯為國梁楹五世三公一人所榮優遊綠野洛社耆英故金贍族重爾歸誠室有孝婦姑日再明天壽平格接踵簪纓衛尉文人匪重世胄薄榮慕古河汾教授將作嗣美吟詩解綬三世莫京司徒特秀髯之超羣革言三就貂蟬上公勲名輻輳晚號知非豈其思舊萬柳溪邊話深堂構歎絕哲弟高蹈巖岫陳東謝翺風節先後君子表微宜志史右少卿篤行為母忘身楚材晉用遭際異人達視所舉薦由文成履虎不啞存沒交旌萬戶設兵羈縻偽國總管賈勇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三

果尸馬革出也非時風雲失色味菜懲羹耕田自力惠及饑人式飲式食九齒尤渡徧為爾德盡漬梁溪古今同則少參端慈克孝則友不邇狎邪彼婦出走患難相扶緩急時有嫁卿阿翁不愧死友辭尊居卑挂冠養廬東里當國吞嗟良守五馬造門簪纓老史寧安欲隘惶惶恤矜肘學為人師俎豆不朽恭靖明道醇乎醇儒辭祿將母垂釣溪魚彼何人斯捧檄絕裾齋莊中正禮樂詩書復性至命濂洛元珠文清刺夫服膺非誣中憲優學報政洪都以死勤事賢哉大夫菊軒述作是父是子絳帳傳經聞者興起永昌治行龔黃媿美矯節開倉更追汲史永年善政發奸擒伏救死積薪燧厥羣禿選部通才揚清激濁代吏受過長者論篤介特自守圓融混俗精悍有為蘊藉惻惻博博文多識不事表暴待詔數言知我太僕廣文吉夢龍究親裁伯姬殉節止水堪哀健令強項抗服千崖

氣凌貂珥義威虜槐納僧棘寺投劫烏臺故人夢傲不敢言財名  
同筆公古之直哉京兆謔清蕭諫厲從威儀至尊稱善雪罪  
雲中揮金不盼跡類簡傲性實剛健鶴湖山人道仙再見樂志園  
林移情藝苑第五之名驛騎不羨卓爾參政名冠南畿建儲止隲  
風生小儀半籠宇宙鼠視分宜提兵嶺外賊賊戈麾五十八穴我  
陵我池築城十七屹壯藩籬餘威赫濯殺作靈祇雲中躍馬角奔  
六師鄧州博雅名父佳兒雲鴻小隱紅箱出奇迴山碩德易名貞  
孝洵美英姿下筆敏妙子弟從遊琴詩奇傲曠元餒而不忘家教  
有才無命二君是悼小秋循吏死平萊陽保障冠寇者糜救荒不  
拜三公白首為郎顯允方伯仗節清剛布公鎖閭矢直封疆上交  
不瀆下交不攘擒苗猷播武耀鬼方帝曰咨岳銘功太常投簪告  
歸終老桂蕙吾祖肯堂上梁龍見榜曰逢辰七葉累驗後進寥寥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四

哀門中斷我生不辰滋之永歎嗟予王考至德天全賢良文學孝  
弟力田家傳一經日讀百篇才綜鉅細道達經權再贊荒政茂宰  
推賢清議格物鄉約敷宣大夫式廬饋乞賓筵車馬冠帶賁及九  
泉匪爵是榮維德之傳吾聞君子善必稱先先烈備矣家乘昭然  
後有作者胡不式焉小子作歌以俟如椽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秋八月既望二十二世孫  
佩拜謹

宋直龍園閣李祥墓在錫治西湛岷山與李慶墓近葉道誌墓  
宋侍郎蔣重珍墓在錫治西四十五里謝振其裔入元改姓陳今  
照天灣居民猶述之 陳光伯焯為忠文公弟子蔣號一梅故光  
伯白號肖梅後與宜興姚嘗合謀起民兵二萬復常州卒以城殉  
者也

元虞志道字彥高葭山子弱冠以茂才起為校官其學務明體達

用為文章必本於理教授湖州以嘉興尹致仕平生踐履篤實於  
義利之辨尤明 明成化間邑令熊公經從徽山後裔祚請薦發  
配享五先生祠隆萬間借陰社二十四人虞虎期支炳與焉  
國朝虞祚字子定貢生父明元以歲祲賑賑激怒當事禍且不  
測祚奔走告有司為請賑民生利害竟得白為釋其父 祚行  
端工制舉文顧景素景維遜皆其弟子

鄒期相東林諸賢言行錄序云明興二百餘年粹然於道德之林  
者邵文莊公後指不多屈焉吾鄉鄉語每以翁斯之為文莊惜  
予獨謂不然春秋尸祝龜山祠者惟七賢子曾持真子之說諗同  
志以為確評翁斯肇造濟濟諸賢直與文莊後先輝映近接薛胡  
陳王四先生嫡脈而遠紹道南一脈真傳者也 黃叩識小錄稽  
逸云陸偉庵邵文莊出妾所生生時去韓六越月有半形甚肖文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五

莊文莊率無子諸猶紳以義開之固執不從逃匿者三年 國朝  
嘉慶元年文莊七世孫孫翰第重修公墓距公沒二百七十年矣  
公少孤貧贈公葬不具禮後貴不忍遷營母過太淑人葬於惠山  
之繡嶺公耐焉桂文襄夢誌其墓繪錦渴求公墓不得既掘地得  
文襄誌銘始識葬處秦司冠瀛記之公祠在惠山所謂尚德書院  
也顧兵備尤加葺而新之並此可以觀公德已

馬文肅公序涇皇戴稱稱世誌繼軌有木之父子叔姪在蓋涇皇  
家法隱德乎明李黨錮焉若權則屏跡西疇仿靖節之柴桑歸去  
也若某則齋志沙場仿孝侯之西氏盡節也若仔則持盈主試仿  
封溪之世啓大魁也再傳而景文貞親昆弟變而文苑則又避儒  
書之誦病脫穎而出焉者歟

錢十峯東林書院後記稱崇禎改元復興書院吳素衣鄒經畬重



修講習時則忠憲第四子世甯王其事 國朝順治初忠憲從子世泰重建燕居廟修道南洞關再得草廬命子姪蓮生陽生首生並生釋菜會講為應曰雀羣集之祥 康熙八年修道南祠嚴佩之記稱彙旃王之而龜山裔孫善嘉亦獨粟慨任守祠公請官祭彙旃為尊尊善嘉為視視尊親之澤並不衰云 雍正十年紳士公請添設四龕牲牢則忠憲元孫文長亦與呈設 道光丙午春修道南錄則忠憲仍係備採訪盡萃令人想故家餘慶也已

天啓初用鄒南皇言錄庫國本諸賢晉錢一本太僕少卿子春亦以幼寺臣攻道學者出外藩逮入晉光祿卿又借九卿糾魏奄羅織楊左獄削籍崇禎初起通政陟大司徒督漕政償運特旨旌叙尋轉南大司徒值軍興悉力調餉東南賴以晏安後與南大司馬范景文合疏救黃道周等忤旨乞歸明季借東林陷人賢裔之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六

世其家者大抵用鴻詞甲第巖焉則茶山竹初蓋其選也 膠山安裔曰廣居廣譽高子臨難以家事託之再傳曰瑋列雲門十子再傳曰縉縉輯我素年諸再傳曰縉著於康熙間再傳曰縉傳曰吉父子著於乾隆間皆克世其家學 石幢葉氏子曰光輔以孝殉後裔曰孝基子曰復孫曰漢世其家皆有詩鳴於時

陳筠塘子正卿承家學與顧樞同所友惟馬世奇一人疾惡甚故寡與子履祖順治進士倅臨安日題豁三色荒糧土六千五百石有奇 薛元臺守方山一脈世其家有句云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篋孫采生十歲當萬歷丁未即隨元臺與講龍城釋褐歷比部郎出守開封時盜起泰晉案釐餉築外城力主勦而憲臣主撫無已投劾

歸先是宋從祖敷政以御史按蜀值奢崇明成撫臣徐可求敷政趨軍門收撫臣勒印題請藩臣朱熒元守成都三月檄石柱女士司泰良王夾擊恢復全蜀宋故素知兵甲申後葉家為納吏名米號堆山傳至信長亦以守湖拒逆善政績卓然

劉本孫性方嚴尤肅於閭閻子明翰崇禎末以中書舍人為定郵講官召對文華殿請東宮或定永二王南行格於廷議罷歸孫惠恒宦閩有聲雷恒秉恒並列雲門十子中曾孫學沫齊並列蓉湖七子中齊貢成均絕迹權要歸卒方苞題其墓曰循者劉言操先王之墓

吳素衣弟桂萼與講東林家庭之間則借兩兄紹華見華率羣從為五經會論講闢發言言約到身心成辰詔復東林後力建麗澤堂旁講來復齋從子其馴記之蓋易學薰染後生矣庚午一家兩進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七

雋揭讓忍厚三言範之以永家聲後甲申殉節則有從子嗣貢以馭孫曾輩曰遵欒曰世規並與蓉湖七子中 鄒經畬孫陞世其家學尚氣誼有節繁子祖毅字天目受學湯之綺及金徽與顧培穎鑿兄弟構共學山居同主講席廉潔重於時子雲昇邃於儀禮十七篇之學

陳總憲于廷當權奄辟相之時力伸其節乃其世德艱貞有闕之者有繼之者先是祖母邵之節父一經之賢能自同時名位烜赫者視之特鄉閭小節耳而論道者重焉昔王荆公為錢公輔題其母墓銘不稱其科甲以為太君榮公輔意不滿以書翼改荆公不可曰文自有意不能改也一科第市井小兒少能詩賦者皆可得何足道哉時于廷從叔一教以參議家弟子舉于泰以翰撰顯而亡也忽焉然後三節之坊重於朝孝潔之祠重於國厥後貞達殉

節貞慧遜荒貞慧之錄山陽也史筆仿之維祿之舉制科也史館重之逮派衍中州家世興替之分壹如陽羨其於前賢爲道自有淺深惟修之吉而悖之凶是在君子

馬文肅公子王壬字彥豐甲申後趨護喪歸請卹南都獨景感賦過虎邱疾作手斷頂髮命以沙門服斂孫紳字雲翎才華雋逸有感皆託於詩歌從子瑞字爾采進士投國子博士馬士英以同姓招之拒引去

施曠如上承勵庵問卿之祖德下及見元孫筭高一門世德最悠久蓋自心菊翁以逮台孫入代皆有詩集曠如詩有甲子義熙之感弟召後進士令陸川殉節馬文肅公壻也傳及子孫日劇會比部日壽比部日照舉人欽尚名諸生修河南志發論時鴛座客遠今耳孫世其業焉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八

龔震西先生從祖道立宦遊處莫不講學分巡在江西與鄒元標會講尤著故家學隱有宗旨其由湖干遷錫城兜春里也地逼近東林其自記留耕堂有云祖業二頃遇澇曠盡或曾不介意所摩者以心爲田吾耕之課吾子耕之吾孫與曾孫耕之始終無一計功程效之心故化及族屬若解元錫純通經篤行侍郎筮有直聲於時逮今五六世助祭道南祠者日球日炳辰方興未艾云

道南淵源之正也宗旨所歸在剛性善雖傳之又久流弊終異於姚江姚江弊在龍溪者得江右爲之救正不至十分決裂若東廓之敬修念庵之靜攝雙江之靜持兩峯之內照嗣有研幾之南塘存養之思默見羅之止修皆陽明自子也若弊在泰州者說辭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非名教所能羈絡矣濫及鄧錫渠方與時管志道輩能使近溪大洲天臺之大都以作用爲見性以情識

爲良知遂掀翻天地目空古今以至於此道南一脈乃起而維持之今考東林賢裔請分淺深而功有各得 國初修廢則彙旃並源庸庵慎三佩之震西秋紹言潔諸孟紫超諸賢以視姚江後學以任情爲率性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心不求爲不著相以媚世爲不矯情以破戒爲不好名以名教罪人爲孔顏樂處者無有也一時仗節則楊維斗顧子方陳則兼施克用吳以馭死孝則葉光輔馬壬玉以世俗忌東林之講學也則有薛數政錢春以事功見尤側秦松齡嚴龜孫陳維恭顧貞觀錢肅淵以鴻詞見然皆勵名節一變可至於道者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附典守

九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

雜紀

諸賢學案

雍正癸丑志云諸賢列傳每詳立朝大節而生平進德修業處則畧焉蓋史傳體裁也今欲考其進道之階梯學力之究竟當從誌狀攝精提要庶嚮往者得窺尋為學之工夫故首綴諸賢學案繼綴東林軼事猶禮經所載雜紀云爾錄雜紀諸賢雜紀

楊龜山先生

伊維淵源錄云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于是同行時謝顯

道南淵源錄卷十一 雜紀

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謝上蔡云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先生嘗言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效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閭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其知之者知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挽之 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祖祢裸裎不以為免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 雜紀

胡文定公撰墓志銘云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與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 公資稟異甚入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積學淳滴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權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

荆南教授 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績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應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諸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觀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貂縑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厦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雜紀

三

呂舍人撰行狀云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已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察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爲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卽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淡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

先生之道卽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閒居累年沉沒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遺色先生實似之

年譜補編云宣和五年龜山先生自婺州還毘陵時蔡京父子專國悉改元祐之政塾師張翥字柔直閩人登進士爲小官卽道嚴毅忽謂京子弟曰汝曹會學善走乎子弟問故翥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賊兵必先至汝家何不學善走逃死子弟以告京乃就翥請計翥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京問其人翥以龜山先生對遂薦之會欽差路允迪傳墨卿使封高麗因國主問龜山先生何在答以現召赴闕二臣還具以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四

奏聞因得旨召赴都堂審察先生以足疾辭不行六年傳墨卿再薦十月召爲秘書郎仍令上殿十二月先生始自毘陵至京師入對

羅豫章先生

延平答問云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顏樂齋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眞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日濯纓詩云擬把冠纓挂牆壁等閒窺影自相酬邀月臺詩云矮作牆垣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懶白雲亭詩皆忘記白雲亭坐處望見先生母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關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

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延平答問後錄云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

理學宗傳云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九不可及

學統云先生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淳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五

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今皇帝悉剽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為言四方企踵望太平矣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八其言之可考者附於後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誼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氏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

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

高景逸先生語錄云羅仲素先生從龜山居東林抄學庸半載尤遂初先生

尤氏萬柳溪邊舊話云文簡公父時亨卒聞僧普明為相吳塘山之陽而葬之文簡公廬於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日月夜見萬燈滿湖叱聲震地文簡公懼與二三僮僕棲隱喬松之下空中問曰此地發福三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高聲應曰九時亨累世積德衰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此紹興十四年秋事也文簡服闋即登上第子孫金紫不絕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六

廬山五老齋合侍玉皇香案側却持華節大江西鼎新白鹿諸生學築就長虹萬丈隄待哺饑民偏憐德老翁猶作小兒啼 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彙而目之以代飢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蔣實齋先生

晉陵先賢傳云自言事者前誦而後伸或一時誦而千載伸也故賢詰之士爭自發舒依古肆言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斯亦言事之通弊也蔣公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要自精誠出

之期於悟主非賈直自榮者也噫所謂有德之言非耶

邵二泉先生

年譜云公在許州作守官箴以自警復作全官箴以相勸守官箴曰何以守官曰敬與廉敬則不忽廉乃有嚴何以守敬曰惟以畏國憲天彝罔敢或墜何以守廉曰惟以儉我用克節我俸亦瞻循是二者靜以待之可否在事喜怒易施民曰父母君曰臣子勉焉夙夜庶幾稱此全官箴曰全官爲僚伊何其同莫非王事惟時天功王事全襄天工全亮惟私起爭惟公生讓詩詠攻玉易贊斷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事否則否事可則可不必在人不必在我情義相孚全僚弟昆勿或有間斯愛斯惇德業相勸全僚朋友勿或有間斯敬斯久小子作箴告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 作品士亭於許之學宮義興吳太史記之公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七

自書碑陰謂士之品二道德其上功名次之而富貴云者宜斥不與每貢舉必觴於亭以相其志後提學西江復以名於南昌分司之亭而自爲記 考績赴京以應對抗直忤冢宰王公或謂須屬李司徒釋之公謝曰行止有命見黜敢不自安司徒吾治邑人苟藉其力免黜何以復爲政乎卒不從

病餘嘗藝服見客或謂公力不能衣冠不能野服乎曰野服隱者服也予病者也非隱者也敢褻服不敢野服褻服情也不敢野服禮也 官京師日有憶母詩曰手線縫衣欲問寒慈顏時向夢中看世間盡道爲官好天下無如別母難讀罷家音添鬢白書成國事刺心丹青燈自照磚河夜回首江南路渺漫既致仕歸聞貴州巡撫之命具疏乞終養旋有戶部侍郎提督倉場之命再具疏乞終養不允供職一年復奏不允有詩云乞歸未

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裏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

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是歲五月疏乞歸省得旨准省親九月又乞終養得旨准侍養間命喜而有詩云五疏纔蒙一語俞拜扶老母望天除孤孀節操劬勞外獨苦心情喜懼餘寬處栽花占月令靜中檢藥印方書東風吹綠長春徑不羨潘家有板輿時正德七年至十四年八月除南京禮部尚書又上疏乞終養得旨准侍養遇太淑人有疾先生齋居茹素每夜具詞露禱至百拜移榻寢側躬視湯藥承候安否疾雖少間憂勤不衰世宗卽位詔起公南京禮部尚書再疏懇辭得旨云朕以卿才行老成新政之初特茲起用既累乞終養孝誠懇切勉從所請著有司以禮存問待親終之日來說後太淑人病劇公筮之知不可愈憂迫惶惶百方求治無所不用其誠及卒哀慟不輟食寢俱廢或勸公老當節禮不聽凡送終之具一遵朱子家禮其所未備者更參儀禮用之 作燕居銘銘云如齋如尸天鑒在茲靈臺湛若吾得吾師勿忘勿助何慮何思彼僮與僮無或有之小子不敏請事於斯 作會侍亭於容春堂左亭中有屏作仲尼居會子侍像以寓希曾之志每晨興必謁拜 堂寢災姻友餽助巡按御史許公檄縣饋銀助修宮室皆辭之揭后山貧不受人憐之句於座且爲辭以對唱者云某病且老矣而乃罹此災變是天以警我抑以進吾德也德莫大於義利之辨辨莫先於辭受之際苟辭受以義而不以利視平生無改焉則吾德之進於是乎在若曰吾無室矣無衣服矣無器用矣不問可否至則受之不亦愧吾平生乎是天以成吾而吾自敗之也某雖衰病且老矣敢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八

不自勵哉敢不自勵哉 晨起謁先聖及家廟步履如常退坐  
存一齋方與客談論忽舊疾復作瞑目不言至亥刻而終年六  
十有八計聞於朝論祭一壇官爲營墓禮部議公節行者於朝  
廷孝友聞於鄉里化人有道傳後有書擬贈太子少保賜謚文  
莊

鄒經俞一節軒隨筆云容春堂集有官家天下論細釋其指乃  
是折衷大禮議論極正當而渾然不露其所著學史皆取前言  
往行有大關係者以已意爲之論斷鑿鑿不刊取而讀之凡國  
朝二百六十餘年以來大變故大危疑大是非無不可借爲定  
案昔王昶戒子云徐偉長生平有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  
時無所褒貶文莊之意其在斯乎此可奉爲立言法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記

九

日格于說者以爲意在王文成而無一語及良知之謬歎考  
先生江西之行陽明爲刑部主事作時兩賦送焉時宏治庚  
申先生年四十有一矣而陽明方二十九歲越六年龍場  
始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又八年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致  
良知訓學者則先生是書初不爲陽明起義也正德庚寅始  
序而出之陽明古本大學與朱子晚年定論本於是歲始出  
似劉壘者而先生固不以講學分門戶也一味真修默證  
恰守程朱之嫡傳預防新學之潰決功則懋矣許獻誠

顧涇陽先生

年譜云初習舉業鄉先達雲浦陳公過而試之擊節歎賞曾語  
公曰子貌大似歐陽文忠遺像異日驗之 補邑諸生時邑令  
周公名邦傑手周元公太極圖說程淳公識仁篇張明公西銘  
授焉退而習之至忘寢食是歲偕弟涇凡受業於薛方山先生  
丙申春公病門人史孟麟來省至榻前公曰余病百藥不愈奈  
何孟麟因及謝上蔡習忘可以已疾之語後數日復召孟麟謂  
曰吾輩素輕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孟麟曰此以無心爲

忘也龜山先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有歸此不忘之忘  
也公領之病亦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  
藥

一節軒隨筆記云偶與一友談程門立雪光景予曰此游楊二  
子之敬而伊川先生閉目端坐如泥塑至門外雪深一尺此是  
何等氣象友云生平惟見涇陽先生有此一日某與先生同舟  
舟甚小中設小提牀二矮几一某坐一提牀憑几先生懸空坐  
一提牀時河冰初破舟行不甚穩先生閉目端坐舟應應動先  
生亦應應動然終無倦態偶有所問先生開眼答之答已復閉  
目自城至溪里終日如是予曰此一箇活伊川也君亦可謂善  
狀先生矣

高景逸先生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記

十

年譜云壬辰謁選到部寄繼成公書云稍洲生平惟守令耳乘  
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迎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見  
白量力能爲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亦自量力能爲之邑中先  
達雖多兒意所取法者邵文莊王繼山二公皆自州官起脚夙  
志如此未審得遂願否既而得行人司司中藏書甚多因恣意  
涉獵 冬至朝天宮習儀僧寮靜坐錄二程夫子語錄 癸巳  
謫揭陽縣典史先是御史吳公宏濟有疏論列至是降補吳亦  
削籍先生遺吳公書曰凡人行義非難所安爲難人心清淨中  
一物不可著何處著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便鳳  
凰翔於千仞 官舍優暇編集朱子要語先生自記連日編書  
稍覺忙迫心便不定應事便有昏處以此知放教虛閒養心發  
慮之本也

先生與吳子往等靜坐水居日記云日逐只是顧諟明命為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膈稍滯思調息最微若有若無誤認氣為息而調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却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為著些子不得也 先生為光祿少卿眷枯一聯於室云得閒且閒今日莫思明日事當做便做一年可作百年人初問尚有中官聒擾先生事不已甚遂帖服不敢動 先生在京一年汲引後進之賢充滿朝中言路中賢者稍動爭端便力止之不使元黃之戰再見於起廢之後嘗謂默然融化乃是道理煦然調停即屬世情二者天壤不侔并調停之意一切泯之 乙丑東林既毀有為先生危者以居易侯命謝之曰吾輩今日一切聽天一切靠天一日無禍即一日享福而已屏跡湖干自稱湖上老人不見一賓客不談一時事謂大臣見廢時義當然來相知曰弟在此實有事做非浪擲光陰者 朱平涵撰墓誌謂先生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寬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 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為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為本又曰知本更於何處索本即身即心會歸於一道不遠人於斯可見先生謂學從格物而入其與涇陽先生闢無善無惡之說謂樹此說者惡其著於善耳此亦坐物之末格若物格而理明則有善而無著片言居要破盡言無善者又云語之以善千夫隄之而不足語之以無善一夫決之而有餘可謂痛切矣 啓新錢先生謂聖賢生知安行只是能知學能力行如景逸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

知安行之質乎

金沙于孝尼說伊弟曾附高景逸先生舟北上途中設飲招過見先生端坐於上几設一爐熟線香一注四書一部而已

日記云靜坐得誠神幾之意復體驗得天性與知覺運動若判為二物必使知覺運動皆自天性中出方是學問

按先忠憲每年日記家藏有親筆原本記日用勃鬱醇醑往來與日問為學工夫甚詳自檢嚴密不遺毫末其每日以德業之收怠義欲分注於天時人事之下則自丁酉年始是年為先忠憲二十六歲云高陞識

涇涇凡先生

涇陽撰先弟季時述云弟性介辭受取子纖毫不苟癸未自南宮還讓里有蔡二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屬少茲張師

為介紹率諸子北面稟業且欲延致家塾弟欣然從之已而致束金謝曰吾庶幾藉是避俗遠囂收拾身心不為不受惠矣况

此君非有力者其以諸郎見屬實欲相與切磋於道義非顧頤為攻舉子業取青紫計也吾奈何獨以利害乎 子兄行中居三僮長弟四年而弟事予甚恭不減於事兩兄當歲乙未子病甚且瀕於危屢矣弟憂之寢食為廢子一夕夢弟手捧書一卷視之則金藤篇也覺而異之頃之復夢吾弟誦聲朗朗伏而聽之則金藤篇語益異之詰朝以告吾弟弟默不答而察其色甚喜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頃者連夕私禱於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算即內人不知也今既屢見兄夢上帝其必矜而許之矣所以喜也惟是天機忌泄願兄舍之子曰有是哉已而余果無恙至於今且一紀而餘矣每默自循省何以承此於弟哉 吾弟端毅清栗不以私狎人人亦不敢以私潤之對客不作套語與朋友交表裏洞徹邇不狎遠不忘往來竿牘不作



寒暄語高存之曰吾篋中藏有季時手裁數十幅卽寂寥數字  
必有關係他如上許相國及與羅布衣等書一段正氣凜凜逼  
人足令頑夫廉懦夫立至今讀之猶有生色又曰季時真降魔  
手今何處更得此人記得三十年前魏懋權嘗謂予曰君家季  
公溼凡大是不凡自其來都數相通訊雖復聊且游戲率有趣  
味可諷觀人必於其微吾以此得季公矣

錢啓新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自幼穎異受句讀時輒潛出而聽里  
中之說經者欣然有會庚午薦於鄉獨湛玩諸儒語錄五上春  
官始第筮仕廬陵以廬陵爲王文成公過化地建祠講學其中

林居杜門掃軌謂身已不列衣冠而跡或溷公府是不安庶  
民分卽委君命於草莽故雖干旄在浚非迫不輕爲延接卽報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三

調亦懷刺及門而止如是者三十年如一日謂敬老可以興  
孝則同壽有會埋齒可以興仁則同善有會皆與二三同志爲  
之每歲數舉無倦年七十有二自營一兆兆左構數椽名曰  
寄窩自號寄窩適客作寄適長言數十首有云榻柄屬人不屬  
天小子一工躬自兆又云委運自來眞實事卽今了也信從容  
果於是年九月下世情眞有通乎晝夜而知者矣

安我素先生

高景逸撰先生行狀云公父僉憲膠峯公江南世富公幼不爲  
嫡母所容育於周涇敗屋頽垣母子相弔成進士始歸膠山絕  
口不言膠峯公遺著膠峯成進士日父桂坡給腴田三百膠峯  
拓其畝千貯以別墅記以碑曰吾子孫仕者與之養廉毋以賦  
辱吾家聲而姪亦竟不與田而公待兩姪歡甚力持其門戶教

披其後人無纖芥焉公豐準秀日玉標霞舉恬夷坦蕩質任  
自然生平無皺眉之事世上無切齒之人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第時年甫弱冠耳官行人有偉望當  
入臺省而格於年有諷以稍增其年者先生曰安生不以給事  
御史重也竟從選人授儀部主事人又以銓部推先生先生念  
母請南言者曰盍少俟先生曰安生不以銓部重也竟得南司  
封諸老惋惜之日都門一席地竟不能屈安生耶其高如此  
又云先生與諸君子周旋靡間而其天資近道類於陳仲弓郭  
林宗其人人以此少寬之然先生亦以薦剡將及而先暝耳令  
其不卽死而從諸賢以起則先生之正色危言其不從高楊周  
魏諸君子之後也者幾希

葉開適先生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古

華鳳超撰先生行狀云先生篤孝人也封翁性狎其野一破章  
服卽解去思從田間游先生仰體其意去官而家去城而鄉非  
徊山水間專視壹聽如恐傷之封翁歿喪之毀撫其弟玄守公  
友愛備至自營生艱耐封翁左傍有詩曰父兮母兮同一堡猶  
然赤子依懷抱開來收拾行囊好遲速修短憑穹昊可謂殒壽  
不貳修身以俟者矣

姚規閻撰先生神道碑云庚戌春希孟過錫山謁高忠憲聞有  
事於東林偕馬世奇兄弟往觀焉羣公皆盛服公衣一緋衣舊  
矣猶修潔不甚鶉結解盛服服綠布袍襖而整襟袂楚楚適知  
公之布素者行乎斐不得不約終不以弊惡自標其貧眞至行  
也希孟以入都道過錫山開適葉公相顧舟中搢腕時事撻  
子而別曰公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邸出閣講學此

今日木計也希孟謹識之老成憂國片言扼要若此

錢受之撰先生墓誌銘云先生面日清削不苟嘗笑體骨稜嶒若出衣表自為諸生見者已改容異焉

興至於有論學詩三首其一漸學初學安能徹本源且從規矩定方圓休將一握無星秤信作低昂萬物權其二頓學本體從來只一源散為千萬顆珠圓須從一處參詳透萬變千移任我權其三通學尋得山中活水源規涵方也知涵圓憑君頓漸分途進稱物原來只一權 續靜坐吟一首宗門跌坐僧出定還入定寂滅歸虛無其樂無與並誰知孔顏樂滿瀟九畝勝春風杏壇邊蔬水簞瓢境坦蕩全乎天行藏付之命浮雲任去來止水心常淨遠觀無窮通斯安在率性性定情弗遷居然有欄柵大聖與大賢千古可印證唐虞開心宗欽哉勅以敬元公繼絕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記

五

學立極惟主靜敬握道之樞靜養心之正匪敬靜則弛匪靜敬亦病敬與靜異名其歸全入聖吾儒慎斯傳勿向蔥嶺伎 自跋戒佞佛詩云世人佞佛者祇求福田利益爾於身心何有竊嘗妄謂吾儕自幼習儒用以修身以齊家以經世不可一日離而學佛者多半路出家驟窺真諦其入門工夫儒易而釋難釋欲斷緣離塵普度無量而儒惟隨遇盡力順事恕施其入室工夫亦儒易而釋難如其同也吾為其易者而難者自該藉其異也吾舍其難者而專精易者庶幾違道不遠耳惟是儒門悠悠載荷及溺釋子刻勵彼岸立登無怪乎左儒右釋良可悼也

陳筠塘先生

朱平涵撰先生誌銘云戊申湖州大水公跪雨中泣禱款日設官謂何回天救民正在今日 少家貧一日貸米僅得三斗過

雪橋上墮水幾死收會金冠來劫捍而逐之幾死移居陋巷孤鬼縱橫至即絕跡確山週豪宦幾黜兩政七年當行取不能博臺省一閱幾黜而湖州機尤險勢尤劇奪其卓異非元揆福唐公保持行且削秩 母老謝事羣憾狎和燎火日熾而公談道講學拘義急公孜孜常若不及

子正卿述先生云為孝廉時名家爭延致師塾獨江陵相欲致之堅却不行 始成進士告假出都以討勘合告先生不欲以新進擾驛遞乘驛騎上冒蘆席行酷日中返里短衣古貌不知為貴人也 守湖州日題其堂云受一文枉法錢幽有鬼神明有禁行半點虧心事遠在兒孫近在身 晚年好讀易啓新錢公觀華吳公所詮易刻日翻儿上客至應酬不克頷讀輒呼一舫於背人處玩味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記

六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公生而奇穎十歲能文章喜讀綱目至忠臣孝子之際必掩卷太息 葉開適撰先生墓表云公生平以學問為經濟以真心為實事未第時靜修東膠攻苦茹淡有言之酸鼻者贈公課甚嚴公並不偷安所居湫窄取片布障口晝夜讀其中俯首舉業至一歲得千義它可知已惟忍人所不能忍故擔人所不能擔世見公欺揭之畧禱虛之手多畏不敢近不知公遇事四顧本之以理酌之以情上下之以見聞議論然後信心而行非持偏見矜容氣也

按先生嘗自云成進士日觀政之暇即屏居齋中習立宗小定一七日氣象於頂有甘露自顛門滴下甘芳之氣於於府邸為同年議一俗事而排闥入坐中驚起以從遂不可復得蓋先生之學兼得力於立宗至乞養歸里乃頃頓溼陽先生輩同復東林講壇而正卿行述不及東林但云邑中諸老相善而於論社吾文時時不出口而性命精微經濟肯綮

有領會諸老云不言躬行吾父有之則以時當乙丑丙寅之間禍如鼎沸故不斥言東林也高廷珍識

薛以身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出入不假肩輿止隨一老蒼頭或有所避望望而去并蒼頭亦失之

高忠憲公日記云正月十七日雨雪與玄臺靜坐僧房玄臺云吾輩修行譬如六軍在教場中寂然無譁點名即應方好今日但云不以一善成名然只是一個空營

劉本儒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明足燭奸剛能疾惡啓新錢先生嘗言吾輩不乏有心人至眼尖膽決必推本儒識者以為冰鑑

先生生而廣穎鳳眸額有異骨貫頂迨稍長風度凝遠見者肅然起敬甫受句讀即嗜學如成人七齡喪母哀哀孺泣不下粒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七

者幾晝夜 先生持身以嚴處身亦以嚴闔門之內肅若公庭謂嗚嗚終吉嘻嘻終吝故必以整齊家規為第一著又嘗論學術之弊弊於空言空言之弊弊於誠理夫既以學自命矣却視

哩字如桎梏務脫落之為快何也其中情誠有大不便者在也所以不便者何也溺於所便而離却本心之安於是跳越蕩檢

更捏造一種無準繩無把柄荒唐謬悠之說以濟其放浪不羈之為百般病痛皆從此出故有事學問者必欲察識本心體認

天理務期抑情歸性自痛自知自飯自吃並不從他人喉邊討氣息又安肯任自己身上斷生機也 又嘗語知己曰吾鞭策

之念母敢少弛恐行住坐卧悉成墮落近來掃盡塵氛杜門檢點靜中意思覺與平時差別也

先生有春日閉關詠意詩云塵緣種種去眉峯高枕長吟學卧

龍千古真儒留靜脈一川明月與君逢芝蘭已結義皇侶擬鎮

庸羈糜鹿蹤斗室蕭然吾自足箇中滋味幾人同

張荻所先生

知安吉州州山多於田瘠甚歲輸不如額主計者遂殿子課當調父老安子不擾爭赴上官請留疎聞得不調 賦歸以後却

塵掩關樓心澹世行且四年自維生平無他長然語及鮮衣怒馬窮奢極欲弗羨也天幸子我以淡素心性喜讀書自舉業家

言古今名家詩文外酷愛先賢語錄若稗官小史注詞覽曲辭所涉獵天幸子我以專一心燕閒自娛惟書畫兩者若琴棋蹴

踞諸戲素所不解天幸子我以拙樸心遇快意能止遇拂意能忍終身無疾言遠色天幸子我以鎮定心持論寧寬無刻施子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八

寧濫母吝事涉貨財出入寧漏母密天幸子我以忠厚心自半面以及新知舊好終身無絕交者天幸子我以耐久心登降周

旋即後生小子無敢或侮天幸子我以謙抑心性不樂鞭笞無論僕隸即公庭研鞠亦鮮用束濕天幸子我以慈愛心見可欲

不作垂涎染指想家則錫債錫租官則錫羨錫罰緩天幸子我以謙靜心

許靜餘先生 高景遠察先生文云先生積學三十有四年始獲一舉於鄉亦既堅苦備嘗世俗悠悠之談謂人生得科目貴適意耳何不昂

首而朝朔先生曰吁嗟人心如洪流如奔馬橫決從此始矣力控其體而堅其防不以一事非禮自縱不以一介非義自戕人

皆揚揚我獨戢戢人皆綽綽我獨涼涼內不顧室家之交誦外不顧流俗之否臧五十六年若處子之弗越於房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清苦自甘晚而益窘客有持橐金謂曰此物易公片楮耳公直視曰當謂客竟出門去不顧薛立臺先生謂友人中伯勳與顧季時最爲亮直然皆折節問學尤爲難得世徒見伯勳與俗多忤不知其心胸一塵不染見地一物不膠目光炯炯籌人情世故不爽毫髮惜乎其不用耳

先生有篤親交友二箴篤親箴云俗事勿與俗言勿聽彼與勿取彼取勿爭強邀勿赴強干勿狗汲汲而來開開而應却彼紛拏守我寧靜泊然澹然何德何恨持此篤親永世無競交友箴云勿苟而合勿博而愛勿利而誘勿勢而媚勿暫而暱勿久而怠直諒者親邪妄者退扇我蓬華謝彼冠蓋不伎不求何猜何害持此文友終身無累

高景逸書靜餘說後云先生病大漸攀龍往視之謂曰向者吾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十九

子作靜餘說非吾意也吾所謂靜餘者凡吾父所以教我我幼知讀書長知修檢以至今日皆吾祖教靜公之餘故也往吾祖下帷問江吳氏挈吾往冬日衣無絮祖孫共一絮背子耳吾曝日中則衣吾祖吾祖飲酒則以衣吾夜寒衣薄衾未嘗煖相抱持貼貼不敢動辛苦中吾祖策我自立語語若滲入吾肺腑歲饑吾家三日不舉火得一炊吾祖母見隣媪餒甚分哺之吾祖從外入不得粥夷然臥矣吾熟於貧故熟於居貧今子孫得一飽飯君之餘也子爲我志之以示我後人

史玉池先生

顧涇陽年譜云萬歷六年戊寅宜興史孟麟來問學於諸門人中最親嘗言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橋李問余時以諸生從余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券合日取魯鄒濂洛諸書商榷

究竟蓋期許於驪黃之外云

先生記沈龍岡言行錄中有云萬歷癸未舉南宮時同郡周文恪公知貢舉余僅一二投刺未及面也已余選讀中秘書座師沈文端公師會文恪於館中言余公曰尙未識師退謂余曰同郡先輩知貢舉豈可不面謁亟往見之余曰諾及往候則文恪公館師命下矣又不果次日師復問文恪公曰某人見未公曰未也師復問余何故余曰昨命往候適見館師命下念當與同館候見不敢私謁耳師曰不謂君乃若此此心是做人根基嗣後不可忘此一念不佞心切記之

先生自記云余以萬歷己亥起奉常少卿時各衙門入京官率

先捐俸余謂此殊非陳善閉邪之意獨不捐

先生題時習會約云余以今上戊申立講會於明道書院從同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二十

志請也祈寒海暑則輟講歲凡四閱月用東林之約而吳生肩之復舉時習會以補其輟條規如明善書院云

鄒南皋先生

孫北海先生益智錄云先生居南皋之野談道自樂從遊日衆建仁文書院學者稱爲南皋先生 先生嘗言人只說要收斂須是行箇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外面是個寶裏面是包草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謫戍都勻德從就道數濱死抵戍所

進勻士講學從者日衆巡按御史至衙閱兵必軍裝持戟雜伍

中御史承遣人謝對曰此君命也何謝爲 十二年春慈寧宮

災元標痛言修省有保聖躬開言路節財用拔幽滯寬罪宗放

宮女六事忤旨朝士故揚言上怒欲杖殺鄒給事元標令妻檢

曩所服布袍白蠟藥云余筋骨雖病然精神尚可杖五六十若  
綆騎來即徑去第母令老母知之會大學士申時行數請曲貸  
諳南刑部照磨 初爲吏部時迎母之官過彭澤舟夫不集厲  
聲讓縣尉既而悔之曰此亦吾父母國也奈何以尉忘敬心卒  
好言謝過不遑云

黃梨洲傅先生云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  
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  
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  
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傯  
之際卽禮樂凋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言先正云本分之  
外不加毫末人生間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  
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雜紀

五

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  
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  
少珠宮會館開日如林頃語新聲沸耳如雷豈獨礙此寥寥則  
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  
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箒者六年浮  
沉南北棲遲固詠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  
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  
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瘠窮救苦良方非盡  
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大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  
者自訓誥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  
學也實繁有徒益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勛勳旂常了不得  
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

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  
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歧意見  
一唱衆和幾付清流德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旨慰留

馮少墟先生

翟鳳翥撰先生傳云先生己丑成進士觀禮部政謂士君子卽  
釋褐不可忘微秀才時書壁自警朝會多飯中貴家先生獨攜  
茶餅不與往也 遷左都御史與同官鄒南皋鍾龍源曹眞子  
會講都城隍廟搢紳士庶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或曰輦轂講  
壇講詠之囿也國家多事宜講者非一端學其已乎先生曰正  
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學抱頭鼠竄者踵相接也親親長長  
之義非講矣明鄭忠介曰馮子以學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老  
夫願與共之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甫成而人言至矣先生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五

與南泉後先去温旨慰留五請乃報 先生自講學而外惟工  
書法不營產業不畜妾媵不赴宴會不喜飲奔即園亭圖書之  
玩亦弗涉也四方從學至五千餘人素衣吳氏著真儒一脈敘  
顧高錢爲東林三先生而馮先生附焉聞者遂以涇陽景逸啓  
新少墟爲東林四大君子蓋論道不論地也

先生題善利圖云聖狂分尼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爲  
蹉路人

孫洪澳先生

黃梨洲傅先生云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皇  
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於是  
上傳改期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拚一死福清  
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鄉具公墟待命闕

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迸達於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問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功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數端云

于景素先生

高景逸序先生願學齋制記云于景素先生既以言事論官歸

道南淵源錄卷十一 雜紀

三

杜門讀書津津樂也其言曰士君子植節大難非有禮義難持之人心甚危浸淫潰決而不自覺故其讀書取足以治心砥行自諸經諸儒諸史外一切弗好曰勿以政吾意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譏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寂冷時無欲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汝曹識之

丁慎所先生

先生以萬歷已卯問學涇陽時市弱冠故撰涇陽祭文有薦遊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等語先生赴東林講會既別涇陽與書云東林之會風色蒸蒸座上發貧賤富貴一則九令聽者疎起足下之功於是乎大矣試播諸

副墨傳爲共寶不亦善乎願之願之

忠憲撰丁長孺壽序云先生爲涇陽先生高第先生惡世之人以理學名節市富貴利達謂不若皆夜乞哀者猶不弊理學名節也乃稟潔白持師死而不倍者惟長孺

華燕超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嘗謂今之學者稍著科第官爵一念便落利字將究竟無所不至蓋此念卽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而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君無父種子其言痛切如此景逸先生謂先生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辨義而趨毅然若勇夫猛士千萬人而不憚人所滔滔而矯之者先生深愧之人所昧昧而違之者先生深嗜之人嚙先生以爲迂以爲腐而不知先生所剛維皆千秋之事也君子以爲確論

道南淵源錄卷十一 雜紀

三

劉念臺先生

劉子全書云丙寅以後先生壹意養晦屏居韓山草堂大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忘勿助頓見浩然天地氣象平日嚴密功夫一旦冰釋喟然曰三十年嚮外走今日始知

揮日初序劉子節要云先生學先存過耻空文而務實踐素以眞儒自命矣後講於高忠憲馮恭定兩先生益研哲聖學之闕鍵逆奄難作動忍之餘一日豁然卓見不惑自此先生豈以慎獨爲功久之動靜語默皆與獨位不相畔援敬立而誠盡誠盡而天通而先生之學進於知天矣

劉子節要云明年正月請旌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明道學無負於人國因極言東林諸君子其畧曰萬歷之季先臣有願憲成高攀龍者卽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

名憲成既前卒攀龍晚年一出卒避逆奄之禍以死陛下正位已蒙首表遺忠而近時言者道指一二異已者推入攀龍之黨以為世詆厲考攀龍當日以道自重未嘗輕進一人惟躬修力踐發明君父大倫以衛世道而獨不便於小人指為黨魁必殺之而後快更誰為之黨者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講明聖學如馮從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扶植善類如趙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討君側之奸如楊漣者乎亦有昌言封駁以激清自任如魏大中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為未足特設為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理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雜記

五

賀亨陽先生

先生專功理學開明人道一日見高忠憲公依庸堂取道不遠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約數十條允堪做法湖廣提學彙簡公奉為矜式時錄省郡新生傳示謁文廟日各向先生家求人模樣書一本以遵古乞言之禮又重鐫板於東林書院中傳布來學

歐陽宜諸先生

高子遺書紀畧云公既致其潁州兵使者而歸奉朝命再辟堅

臥不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濱而穴之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於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於某

魏廓園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至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淚潸然下先生顏色不變曰死於王事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金百金先生堅却不受曰譬如葵婦孺居數十年垂死日偶動一念便屬

楊大洪先生

涇泉藏稿常熟修學記畧云琴川楊侯之為令也持已以廉牧民以慈接士以誠懲暴以法不愧古之循良一日詣學日擊蕪莽退而捐俸金散緩金修尊經閣釐復祀典創置學田虞人士請余屬子為記予惟世之為令者上之清筮庫勤聽斷規規簿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記

五

書期會之間以見能下之盛厨傳都僅務稱貴人意以博一時之譽其於民之疾痛疴癢猶然不暇問而又有於教化之事或乃侯孜孜汲汲顧不在彼而在此耶是必其卓越之識有以超出流俗之表又必其一片精神周流灌注有以通聖人吾人而為一體通千百世之上下而為一息始有此作用耳侯於是乎過人遠矣

周蓼洲先生

殷獻臣撰年譜云公號蓼洲蓋痛祿養之不逮志蓼莪之永感也故題其書屋曰蓼庵而綴一聯曰咬菜留先澤焚香問自心弱冠補弟子員贈公家酷貧公藉館穀養日吾輩今日為諸生束修外即無可取設他日為宰官俸資外即無可取 贈公暨母夫人相繼即世哀毀骨立幾成死孝歷六年所未嘗見其

一開口而笑也偶偕子訪友館中其家出歌舞伯酒酒未三行  
忽念二尊人涕泗交下握予手促同歸得福州司李便道還家  
予兄弟從德升虛王侯之許關其容有感訊之則曰適思二人  
方在舟中痛哭一場耳已謁兩尊人極前拜不能起悲感行路  
縱騎至時夫人諸孤皆相繼問絕公徐令喚醒正色諭之徑  
入書齋親知成頓碗泣下公意色愈閒日間為僧書小雲棲三  
字命小奚磨墨濡毫寫竟

盤餘集載先生與文湛持書云朔日已渡江回首開關不勝顛  
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為伍亦覺無入不自得

與鹿乾嶽書云弟忽罹此久在意中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只應  
歡喜順受生死平常事不亂胸懷也 又字付大兒茂蘭云四  
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毛

攀車垂涕者即焦頭爛額如狼如虎輩亦皆感泣乃知忠信篤  
敬之果可行于蠻貊也時先生已被逮

黃石齋撰神道碑云在鄉五載日惟市一蔬既乘銓歸四壁蕭  
然人稱之曰冰條先生

穆西溪先生

從野堂集先生自敘云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為金  
沙薦舉之誘而東林之目自此始矣金沙者于如庵玉立也時  
方為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子子了不為動且曰顧涇陽先生  
知我以小友進我我與東林也初試閱實首取福唐公楊子前  
議移置第二 入檻詩云嘗讀唐勞傳潘然涕不禁而今車檻  
裏始悟風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祝我實  
園陰 又與高景逸先生書云知有今日久矣與李膺范滂同

遊地下亦復何憾幸留翁丈在是不肖弟子孫之幸也弟不過  
一死然平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緊要語為弟臨去策進者  
乎所詳切示之至望至望

按先生內無承外無文襄之語極是密幾明喻他日過福唐  
相公福唐曰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  
本先生曰誰為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福唐先生  
座神也則先生之不激不隨不借明哲保身之智以避禍正  
先生合義處至被逮後從容賦詩字字從性體中流出而與  
高子手札九見一時同志不以悲難擾心只求學問進步孰  
謂氣節不由學問  
中來改許獻讀

王軒錄先生

錢樾口傳先生云協院應山楊公以忤瑞被逮先生遺書獄中  
謂大丈夫獨行其志但要拿得定做得成利害禍福可置弗問  
也 上內閣魏公瑤海書云秦晉情形台臺所必聞也河北今  
又陷矣吾鄉有剝牀以膚之勢奈何台臺高見熟慮當必奇謀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天

密策出尋常測識之外者區區愚見不能揀難定宜殉難未卜  
台臺何途之出也讀是書公已早辦一死矣

蔡雲怡先生

魏叔子傳先生云魏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為三百年一  
人泗北宋以來儒者之耻又百數十年而崑山蔡忠襄公起其  
學以姚江為宗尚紫陽之實踐是以所履高明而學者不至於  
流蕩而無簡 公七歲讀大學便立志學為聖賢 公生平交  
嚴篤陳龍正山西將陷公家幼女未聘陳在京師走書贈公曰  
吾知公必死欲得忠臣女為孫婦公許之而龍正亦於乙酉夏  
不食八日死

黃石齋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在翰林時翰林多雅容養望乃作婿輕



警情文以諷之同列皆欽重焉

黃梨洲傳先生云先生補編修即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夜丙舍

先生在獄中發願手書孝經一千卷每日止寫一卷出以售人定價二兩人爭欲得之渠受價止從中取用七八分爲一日供給餘盡散與獄內無食之囚方寫未及六百皇上知而放出文湛持先生

汪堯峯傳先生云先生弱冠登賢書居母喪哀毀廬墓竹鳴三年未嘗見齒有真孝廉之目

金狷庵先生

先生答陳幾亭書云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途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寧帖又米鹽瑣屑之務弟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醒提撕在紛擾中不敢忘改過遷善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无

覺得力因悟千聖之學咸本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千變萬化無不始終於此此亦是學問常談而弟却覺是向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根之鈍也意欲從此加功日積月累將來可望有的實見處明眼導師尙何以爲之鞭策也

孫蘇門傳先生云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公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公貧約自甘所居不藏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公絕不問誦讀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若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即葬於武進祖塋 又云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者中行之神骨未有不狂不狷而得成爲中行者也節義者理學之神骨未有不忠不孝而得成爲理學者也但理學不以一節成名而時至事起則一節亦足以見全體余初於甲戌識公公被放里居時也公每事思退嘗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閉戶十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卽以致命遂志人遂以爲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窮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不能致命遂志者也

馬素修先生

黃家舒傳先生云宣諭諸王行萬里歷二十藩府啓辭賜金三千餘以風勵有位黃巾綠林帕首腰刀出沒輪蹄間從者驚顧無人色公爲言天子聖明開諭禍福往往羅拜去 已卯出典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三

江右閩學博先生計一慟幾絕哀毀骨立鬚髮頓白服除率毛孺人衣涕下交頤謂此行乞差不得當滯思親病苦真情入告永賦遂初至都寇逼畿輔遂不敢以私請甲申間變望闕再拜復南向遙拜太夫人曰兒從此不得再侍高堂矣因泣下先李朱二孺人與諸僕哭失聲公止曰無亂人意嚴佩之傳先生云先生分較禮閣復典江西鄉試所鑿拔皆當世知名士或以金帛贊見輒峻拒曰進身之初安得以筐篚爲禮願他日作第一流人則受賜多矣

吳霞舟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云一時名彥如繆昌期馬世奇輩相得甚歡而李應昇則從先生學者也迨應昇謁選先生賦水竹居詩送之其詞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撓濁不隨決行靜則照物動

則資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菁干霄玉幹斐  
風金聲中以虛貴節以方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  
云其珍寵賂不入毀譽不聞澹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勛  
哉維寅後應昇被逮抵郡寓先生家乃與議論今昔又以讀易  
袖本脉之曰毋亂方寸既以貢試入都門黃道周負重望在詞  
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霞舟如見仲達矣  
相與講論竟日而別 先生初字峻伯嘗手一扇請景逸先生  
教言先生爲書峻伯扇云今之讀書者未有志於求道者也以  
爲非是不得工文詞取科第而致富貴人生貧賤戚戚靡所樂  
則生不如死故不可已也至於道得之不見其得失之不見其  
失凡世之讀聖賢書鮮有求爲聖賢者往往以此因未嘗思百  
年有盡之身一旦而盡無論天下之物無一非吾所有卽吾之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記

五

陳幾亭先生

孫蘇門傳先生云子初識幾亭於魏廓園坐上衆指爲一時名  
士登第後人稱其學術甚正不落旁門後讀其集大段以萬物  
一體爲宗其言曰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通乎  
古今事物之變曹允大亦云先儒好學莫不以爲己立則至於

專學人物爲己專學愛人爲己幾亭有心得焉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少師事梁溪高忠憲先生而與同里魏  
忠節大中同學天啓辛酉舉京闈第三人乙丑瑞禍作忠節首  
被逮送之至錫山因謁忠憲證學者累日時瑞焰日張有疑其  
成篡者先生料其必敗作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改元天下想  
望太平獨微覲上意將疑外廷而向內臣心憂之著定本說言  
皆駭 嘗散家廩千石以賑鄉人設莊田五頃以資族衆及傲  
行同善會於邑中 己卯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或問當言何  
事答曰言事止論一事不若格心疏畧曰語曰事天以質不以  
文臣請曰事天以恒不以恒不以暫何謂質皇上今日求言恤刑之誠  
是也何謂恒願皇上歲歲勿忘此求言恤刑之誠是也疏上閣  
票該部知道而御筆於事天以恒不以暫及後段歲歲存之等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記

五

語連加殊圍楷筆批票曰此疏宜褒嘉改票 立冬日大雷雨  
兩雩上請正郊期疏謂先王以至日閉關而後世以至日郊天  
於禮殊戾孔子對魯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  
辛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爲冬至之月明矣云至日者則爲  
冬至之日云日至者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疏四上卒格  
不行 自忠憲忠節亡後與金樞部鉉劉宮允理順蔡中丞懋  
德爲學問友俱先後殉國稱能盡義 嘗銘於座右曰人前屋漏

日裏雜鳴得於隨處體驗者至矣

按先忠憲倡道東林一時從遊之士響應雲集而世稱入室  
弟子則與起先生而外必推幾亭先生先生尊先忠憲之傳  
而表章其力衰輯先忠憲遺書行世俾師道大光其功偉矣  
故序遺書有云本朝大儒無過文清文成高子後於薛  
而純實無雙勝于王識者以爲篤論厥後與先忠憲先後殉  
節蓋徵師弟之際其道得不介而字而忠義即不謀而合則  
彼氏所云傳衣鉢者識

華鳳超先生

年譜云先生初授讀艱於貫句同學乘間問故先生曰吾每讀一字必默思其點畫如一大字何以一畫加撇捺而成大思而不得下文讀不去矣 觀都察院政暇則聽講於首善書院時南鼻少墟主講而忠憲以卿寺分預一席燕超公偕先生往受放每會輒洗心滌慮馮先生有言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先生當下自醒曰心不妄動不易身不妄動尤難蓋真實體驗語也 八月乞假歸有以鹽策持千金乞居間要津者先生自矢進身伊始必打破義利一關立定脚跟方可望向上一諦急揮之曰毋汚我既遣去認庵在坐笑謂先生曰情不礙理似亦無害先生曰若說人情便非天理其間不容毫髮 數年以來心師忠憲向未執贊因謂認庵某于高先生私淑已久然不得其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三

門而入所見終未親切幸為介紹而北面先生認庵引講忠憲忠憲授以主靜之學謂聖學入門無踰靜坐靜坐非冥然寂守正是發然根極 一日徒步謁忠憲掛別門外遇新貴乘軒過摘破先生衣幾露肘先生神色不變舉止自若忠憲私喜曰此天成道器也非心體潔淨那能若是 琉璃黑密差額發幣金歲十六萬先生備一小冊出人自記不假手吏胥選料如式給直以時經費減省代償前官之逋七千有奇復餘三萬金或勸以餘數入告當得不次擢先生曰若入告上或追摘前任之多費或減額而累後任以不支烏可以今日之偶腐定前後之浮縻乎乃以羨金給修城上高梁及城外遞舖餘悉封貯司署 先生官兵部時擬上崇祀真儒疏云帝王之致治本於道人臣之事君本於學學術之邪正關係治亂甚大特懇聖明發祀真

儒以明正學以醒人心事臣問天下治亂始於人心人心邪正由於學術學者天地之心生人之命人心之所以不死綱常之所以不墜忠臣義士之一綫所以常昭揭於宇宙而不為亂臣賊子所磨滅者恃此學以維之爾三代以前人君學道以出治三代以後人臣學道以事君自孔孟闡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開來學遂尊為萬世帝王之師孔孟而後則有宋之周程張朱為世大儒歷代崇祀而我朝若曹端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茲數儒者皆孔孟真脈也於今則臣師故左都御史高攀龍焉臣師之學遠宗孔孟近法程朱其大旨以復性為宗以知本為要以立志為基以敬義夾持為功以天人一貫為至居家盡孝所昭明者千古之學術立朝竭忠所挺持者千古之綱維至其一段愛君愛國之誠寤寐不忘終始無間皆其生平學問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三

得力天下所共仰也觀其闡述之日齋沐焚香告天告君告祖宗從容詳審無異平時遺表數言義盡仁至迄今稟稟有生氣也人知其首効奸樞崔呈秀獨炳幾先見以為功在社稷而不知其四十年講求於孔孟程朱之學實踐於綱常名義之大成仁取義至死不二此等學術實賴聖祖神宗培養以至於茲方之本朝崇祀諸儒如薛瑄輩可謂後先輝映而世道人心匡扶不小往時論者多以講學為諱甚至以東林為阱乃逆璫魏忠賢竊權專政以向來之攻東林者胥入於稱功頌德而後先死義若楊漣魏大中周順昌李應昇左光斗繆昌期諸臣皆臣師平日相與切磋砥礪共肩此學者也由此觀之東林何負於朝廷而講學之功顧可混與蓋講學一事似迂而無當實至切而不容已自天子至庶人無一人不成於學自修身至平天下無

一事不根於學皇上以堯舜之資樂堯舜之道工瞽矇堯無不  
喜納典謨經傳無不博覽而所日夕冰兢者則又不在詩書政  
令之末而在幽獨隱微之地一則曰清心寡欲一則曰虛中無  
我卽此兩言而臣有以窺皇上之深於學也斯用人行政之本  
也雖然欲幾易萌已見難化戒懼稍弛未必無竊發之寶聰明  
過用或反爲偏蔽之端忠邪之介未清或以混淆爲公普上下  
之情微隔或以猜貳爲精明虛公二字殆難乎其言之而臣竊  
仰見皇上之心方乾乾焉日進而無疆也且皇皇焉若有求而  
弗得也嗟嗟使臣師而猶在今日知必爲皇上啓心沃心以孔  
孟之學而佐唐虞之治當無難者而惜乎其不遇也臣竊歎學  
問如臣師品識如臣師忠貞雖露其一端而經綸未顯其大用  
徒令爲成仁之途比而不能爲應運之臯夔此臣之所深痛也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 雜紀

三

而亦海內人心之所共痛頃者蒙恩優恤備至且特褒曰孤忠  
遂學秉節正終天語煌煌若揭日月臣師之身雖死而臣師之  
道亦幸不泯矣乃臣更比例薛瑄等以從祀請者竊謂國朝文  
明最盛而理學一脈先臣曹端實開其始臣師攀龍則集其成  
宜與薛瑄諸臣並祀孔子廟廷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於  
以破除功利激發秉彝其有補於風教有光於聖治豈其微哉  
至東林及各處書院亦宜盡行修復蓋書院之來舊矣向毀於  
權相今毀於逆璫旣以毀之爲非自當以復之爲是苟不復於  
聖明之世恐留爲千載遺議如必曰學官自足以講道明倫試  
問今之學官果何如也模不模範不範所講者何道所明者何  
倫而謂書院無功於學官乎而謂有學官遂可無書院乎功利  
之習中於人心舉天下不知有聖人之學天下不知有聖人之

學則羣聚於學官者祇區區章句之習以之梯榮階進則可以  
之輔君治世則毫無補也於是先覺者出焉建爲書院相與講  
習而倡明之而世道人心卒以喚醒則書院之設與學官正相  
表裏以贊襄聖化何可一日偏廢也伏乞皇上敕下廷臣會議  
如果臣言不謬衆論僉同卽將攀龍從祀孔廟并將東林書院  
及時修復俾後來俊髦相與講習其中以無負聖明之作養以  
無替先儒之準繩則學術可明人心可正教化可興太平可臻  
此皇上中興第一根本之要計也風厲世俗昭垂謨烈媲美唐  
虞端在此舉伏望皇上曠然遠覽採擇追崇臣愚不勝激切屏  
營之至 疏既具會社掌科先言之而未允龍超先生貽書云  
從祀一疏斷非今日所宜言無論側目者必以門戶相詆卽在  
同志中有灼然確見以爲當然者幾人哉區區之意以爲吾弟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 雜紀

三

既身任之宜察二三同志中深知先生之學者相與極意表章  
使先生之學大明於世而後可議及此比之目前一疏爲力更  
難擔子尤重非畏首畏尾之言也先生得書曰先生之學已煥  
如日星從祀不在今日必在異日所爭蚤晚間耳所以汲汲者  
以爲當聖明之世何可以此等盛舉讓之後人然而表章一說  
自是某身上事且留此稿徐觀機會耳乃不果上 先生分守  
德勝門一中涓笑如造焉忽皇車輿輟殿殷其雷中涓起曰皇  
爺過衆面色若土而先生無驚色明日同舍郎來方共飯忽校  
尉奉駕帖鉗欽同舍郎出走靡不服栗而先生無懼色既奉旨  
荆溪相親故遊於都荆溪謂曰汝家員外倘得銓司吾力易耳  
族某因來謁署門清可羅雀先生方整編危坐起相見問太宜

人無恙外同步後庭指示隙地菜一畦此吾署中常膳豐則一腐肉經月不市因微笑曰姪來當市半劬復指几上羣書謂余肅清諸務長夕對此較家居時學力頗進詰所主知由荆溪飯頃告以京師令嚴射影生袖貧富有命不宜離親遠出安有所冀姪某留署越月而荆溪所屬竟不敢吐遂分俸六金遣歸先生上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有兩僕隨京邸歸述先生草疏時秉燭獨坐披疏對榻中有一字不著落者即抹去以根據實之始奏上預知聖明必責令回話因即草第二疏而溫閱辨疏進隨復草第三疏疏次第上呼兩僕曰天威莫測廷杖受刑是意中事治棺十二金足矣棺停錫山勿令太太風聞俟太

蓮南淵源錄

卷十一 雜紀

壬

紫則筋骸自束精神漸旺養心養身莫要於此 甲申五月哀詔至入邑哭臨不進膳解帶者五晝夜 先生有志感詩三百其一云緬思古則企賢豪海上孤臣曠雪毛眼底干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髮無一事陰逾惜慈有多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歎却勞勞 又有與仲兄訣別詩云振衣干

蓮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壬

血有之死靡悔者執政雖術之卒蒙聖恩寬宥焉 先生課子要令知敬憚飭行止履繩墨躬行以率不嚴而威管曰教子只宜盡心不宜著相朱子云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必欲其如何則非也 太宜人年七十有七忽患心痛痛甚一息若齧先生跪榻前以氣噓之謂其呼吸漸乃來復恒卧牀下伺臥起

弟光庭過鷺湖奉家伯父書請執弟子禮夫子謙讓久之止齊受四揖仰見夫子肩背疎直目不妄瞬我冠修髮袍袖雅然真偉人也坐定首問靜坐之法夫子曰以定心氣耳勿思效驗純閉目則游思易生只用垂簾爲是次問爲學之方曰高子遺書盡之矣問經學曰大易是聖人之體春秋是聖人之用近時易解惟管見說得親切因論時事曰逆案之定朝廷擬爲失著既知其逆即當誅而不赦矣赦而不誅又存其案則國法未伸徒以毒小人之心而翻後日之案甚無謂也留飯用五簋酒止三行情甚和洽時方率子姪輩節錄春秋傳義多主公羊說傍晚告歸夫子曰遺書管見二帙卽當簡出爲贈明晨將發則二書已送至舟中矣其樂於引掖後進如此

果廖 妹屬疾貧不能療先生素精岐黃書診脈定方解所佩銀帶銷數金付藥市疾以瘳里中有危症雖下賤得請按脈處方投劑多效 日借認庵先生兀坐一室或收視返聽靜對竟日或送難析疑疊疊不倦時進諸子講學席書義季子衷襟精神素弱謂當以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循循不已交資互益工夫

按先生自請生時聽講東林得先忠憲心性靜坐諸說卽於忠憲之門造詣益進天啓甲子三月謁憲從行赴京途中師弟相對真同孔顏之樂先忠憲會寓書與吳素衣先生云弟一路受辱起之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此天賦道器吾道之幸也既而先忠憲屏跡湖干先生日從講求性命之學心悅

誠服身體力行厥後拜疏自沉復期書於先生明以復死絕  
學之系屬焉追觀擬疏請編年譜復極意表章則先生  
於先忠憲誠不可以泛常師弟論宜學者推為高子後一人  
也廷珍識  
龔佩潛先生

黃家符南忠記詠有詩云窮巷蕭然奉母身酒闌燈地倍酸辛  
遙傳采石騎鯨語猶記文忠絳帳人公為諸生食貧甘旨不繼  
酒後言及母氏輒流涕嗚邑最為馬文忠所器重臨難告人吾  
不死恐負馬老師遂自沉

胡慎三年譜云先生殉節金陵歸櫬故里家貧無以為葬至順  
治辛卯戚友斂資公子法孝等始克葬孔山之陽胡慎三為賦  
輓詩三章其一云忠孝實間不兩酌求忠於孝是公優情牽勝  
配迴腸絕身托騎箕正氣留說義文章真不愧成仁本分復何  
憂淵源預遺兒名孝代養能溫祖母劉其二云浩浩恒依日月

道南淵源錄卷十一 雜記 堯

光平生悲嘯此歸藏致身事論得君久殉社敢將將母追碧血  
滿膺敵室淚靈氣五月洞庭霜昆明池上誰攜手道有南朝李  
侍郎其三云誰云慷慨易如麻獨念難酌國爾家夙許英靈朝  
止水非關心事怨懷沙山河慘結波間絮身世銷亡雨後花應  
有秦淮隄上月千秋照徹壁無瑕

鄒經餘先生  
鄒忠餘輯先生言行錄云公初受業於閒適葉師下帷橫林師  
一見器之忘其新婚期而始還已而處世舉目機械純以誠心  
應之嘗云任汝覆雨翻雲我只爾爾人亦漸為所化 辛丑挈  
期相赴端文忠憲兩先生龍山會兩先生一見器之無殊橫林

見葉師時  
施曠如先生

子瑞曾述先生云少就塾即端坐朗誦若成人塾師驚異年十  
二雁回祿家人呼號奔走先大夫獨入書舍收書籍數冊就廡  
下讀不輟親知問候者大奇之 官樞曹時悉乘至公一介不  
苟嘗曰古人兩袖清風吾且渾身是債及官藩憲冰蘗自矢楚  
則有清激寒潭之實錄則有只守三錢之民謠蓋衙門舊例  
俸薪外有供銀三錢也

按先生初受業于劉本孺先生登第後復遊先忠憲之門剛  
性命之學天啓中先忠憲殉節先生周旋烈禍一意護持  
未定先忠憲難得遺澤而餘黨向臨聖津以是遺賢未起固是  
剛先生踴躍建言請益請廢功懋矣先生之玄孫台孫先  
忠憲尤力至云從容就義中一何忠愛慘切直猶存而先忠憲沉  
淵時掩掩余社之苦衷一語道出誠關微之論也陸謙

周仲馭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嘗作十四哀詩首楊忠烈次魏忠節次

道南淵源錄卷十一 雜記 罕

高忠憲又次周忠介忠毅繆文貞李忠毅左忠毅黃忠端諸公  
按先生敦修名節主持世道人心於東林諸君子固素所欽  
崇及官儀部時又有請郵建文死節諸忠一疏中有云逆瑄  
之亂在廷之臣莫敢發一語其所為假子義孫則皆紳冠袴  
帶號為士大夫斯足歎矣噫先生之所惡者在彼則所好者  
其在東林諸君子乎高廷珍識

成寶慈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幼穎異七歲日記萬言讀太極易通欣  
然有會祖若父私相慶曰理學之興其在斯乎八歲塾師授以  
應試文即對曰願習濂洛之學他非所好也師大奇之嘗問無  
錫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講學東林時相過從且願受教 天

啓乙丑成進士是時魏闖勢甚熾新進有諷之同謁者先生曰  
進身之始與巧成寧拙敗竟不往先生為饒州推官時至則首  
謁鄒南泉先生及江右諸上官爭為闢頌美建祠先生獨不可

中使承闈意往浮梁密治場器過饒太守以下咸郊迎獨堅  
執不從中使索供具復捕諸舍役答之

按先生嘗謂道統之傳在實踐不在空言故出則以南舉先  
生為規範處則以先忠憲為步趨而家居時必正襟危坐所  
撰者皆正諍明道之書孫梅庵倪鴻寶兩先生每稱其語錄  
為座右箴後以老病歸里獨居一樓題曰明齋嘗作座右云  
萬里風光樓上眼千秋事業榻前心憶如先生者可謂得正  
學之源矣廷珍識

刁蒙吉先生

德州孫紫微傳先生云先生學以謹於言行為要嘗曰君子守  
身之道三一日言語不苟一日取與不苟一日出處不苟又曰  
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為  
乎

常山張起鴻傳先生云晨盥畢即背誦易經一遍嘗讀易傳有  
得曰天地間有一部易經合當有一部程傳 先生論學者曰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聖

舉子業自不妨道顧諸生立志何如耳如仁義禮智天理也富  
貴功名人欲也仁義禮智中稍以富貴功名意雜之天理亦即  
人欲富貴功名中純以仁義禮智意行之人欲何非天理早作  
夜思人每欲博一第以奉承此身而不知進而奉承此心宮室  
妻妾衣服飲食器用玩好皆所以奉承此身也至目不敢妄視  
耳不敢妄聽手足不敢妄持行稟稟焉如對帝天如臨師保則  
皆所以奉承此心者奉承心至則不宮室而美不妻妾而歡不  
膏粱而腴不文繡而華不彝鼎金玉而隨取輒給顧諸生立志  
何如耳 先生尤心服梁溪歎曰不讀高子遺書幾虛度一生  
即宅後隙地構樓三楹日願積五公山人題其室曰行寸設忠  
憲神主其上每朔望展拜報德祠畢即登拜忠憲垂簾靜坐遵  
其復七規諸功課行之先是嚴立課程黏白紙壁上每日所讀

何書所接何人所言何言所行何事必一一實書紙上入夜詳  
視覺心下過不去者用墨圈志之以自戒每臨臥必自問曰才  
包汝今年望六矣德加進乎業加修乎今日書是如何讀話是  
如何說事是如何應心是如何求逐端靜考一端或差或不精  
實詰朝即誦真惠忠憲兩主前扣罪自新 平生未嘗作一詛  
語作一媚態人有過正色讓之不少諱居恒木訥似不能言及  
事至當言或利害關桑梓者則議論風生上下傾聽故州有大  
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為斷 流寇之變兵臨城下毀家  
糾眾千餘人誓同固守人皆感泣力戰城得不破時有二瑞賜  
張諸所設施多不近情每起而沮抑之有偵役田青所者馳報  
張皇二瑞遽律以搖惑軍心將行梟示動色力爭至脫幘厲聲  
曰必欲殺無知乎請先殺刁包二瑞氣索乃止州每行燕二瑞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聖

直據上坐無不人人希望眉睫唯諾惟謹而目不一視不交一  
語二瑞睥睨謂若使居官亦楊左纘耳故眾方狎語比至則一  
座寂然其剛直起人畏憚如此 嘗值敵退流民載道於西關  
設屋數區貯養之有疾病刀傷者給以醫藥後先近千人有山  
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六人往送之方啓行八  
拜以重其托家人皆感激涕泣誓盡歷六府無一婦不得所者山  
左人緣是尸祝之 居恒與北平退谷孫承澤蔚州庸齋魏象  
樞締為神交各以所得遙相質正每有疑義必往復辨論不苟  
詰問 先生將革瞑目端坐二子再瀦再洛及姪再雅侍側問  
後事曰諸所藏板宜守也問以田產搖首不答徐曰覺得胸中  
無一事  
榜亭張光家傳先生云先生為人剛方厚重見理明決胸無疑

滯不寬假於己不苟同於人其學原本六經尤精於易春秋尙論諸儒皆有以洞其本末衡其謹嚴錙銖不爽折衷高子以定其指歸寓書東林與高子之猶子乘旂先生往來問答者垂數年而先生之於梁溪不啻親炙矣

易簣之日屬子再濂曰我於忠憲受罔極恩生不得親炙死當配食我死可設主侍忠憲主傍不必另龕也

高葉旂先生

汪啓我傳先生云居父母喪築石屋山間用寓廬墓之意凡虞耐祥禱禱烝時薦一遵家禮不事佛家紙錢荒唐

荆溪史夏龍撰碑陰記云公敦門內之行竭天性之誠太翁年暮林頭籠長鳴雞雞初鳴即整衣冠抱火煮參必精戒翁方覺啓寢扉而公已捧參甌問安榻下不爽時刻十年如一日

兩湖源錄

卷十一 雜紀

聖

湖廣監察御史汪諱承詔特舉盡職學臣疏內有云高某每許騰試卷必焚香禱天曰非私門桃李是樹實為皇上甄拔真才仰酌知遇也又云修復岳麓書院石鼓書院與濂溪書院並行課藝理學文章卓然為一時文衡之冠

孫蘇門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南移中州道遇一客騎而北客謂其下曰車中老人類有道從者亦非市井兒可往問之門人稱容城孫徵君客驚而自喜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奇逢曰失家將之蘇門居焉客曰吾有別業在輝縣去蘇門山十餘里願奉先生奇逢同辭已而副使馬光裕與之宅宅一區有田十餘頃四方來學者悉歸之

胡慎三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重忠節崇道義修孫許二公旌忠祠議留澹臺子祠相復梅子真祠皆有闢風化先生究心理學上溯考亭下參忠憲癸巳秋常郡守宋公之普講道東林先生舉忠憲教學東林之語以示學者一時羣推正學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聖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

東林軼事

楊龜山先生東林道上閒步詩有寂寞連塘七百秋之句蓋詠廬山東林也先生或愛廬山東林之勝而移以名吾邑講學處亦未可知

國初王耐軒在東林庵一夕成梅花百詠或者稱其才豔而錢塘徐一夔氏則曰非寡慾之士不能至此知言哉抑耐軒又有筆囑及天游集二書姚江孫立峰先生謂其折衷於聖婁東陸之箕氏又謂其為濂洛關閩之流按是時高皇帝文治聿開而耐軒心精學問乃爾即東林講堂猶未闢然異日者羣公並起以結國朝三百年文明光大之局未必不兆於茲而或疑端難禪位詔出耐軒手故不秩祀典則王守溪吳匏庵二先生已辨其亡是久矣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 雜紀

隆慶元年督學耿公定向萬歷元年督學謝公廷傑曾允敷玄盛公鑿之請累議修復不果前此嘉靖十三年督學閩人公詮已有光復攷正之議

東林之復寇馬文忠公父涵虛先生希尹也先生孝友廉讓與高景運薛玄臺葉開適三公為忘形交比黨禍起則偕葉公推名用晦脚謝林下耳已核其品當在管寧茅容之間而其初又勇於任事如此

萬歷八年庚辰張江陵柄國議毀天下書院無不趨命者即賢守令保護勿毀而必更其名如白鷺洲書院改為湖西公署之類是也按是時盛公敷玄輩已議復東林因未舉行故幸免此劫若二泉書院在九龍山麓夙為海內所矜式不知何以察相令下猶得歸然獨存豈前賢有靈不欲使不祥之徵形乎盛世故於吾邑留

鎮羊之遺耶

萬歷乙巳丙午間講席方盛每月三日大會之外復有一小會高先生門人秦彥熙氏爾載主之約同志數人每於月之十一日赴院講論有所得輒疏記以就正先生平生著述甚富惟朱子節要一書尤為有功後學彥熙刊之以行又並刊近思錄先生為之序曰於今之時有能讀小學近思錄而斤斤修日用彝倫之問以為學者吾必謂之曰聖人之徒矣未幾秦以疾天先生哭之慟曰吾未見好學如某者也

邑令吳受監毀東林之役書院拆已并欲及道南祠時有大學沈君翼明淵同忠憲公僕執錫山志祠廟一冊力爭曰講堂為鄉紳所建或不得不毀若楊龜山祠乃數百年遺蹟現載邑志是獨不可免乎役遂寢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 雜紀

高忠憲公自游邑令吳繫公長子世儒至毘陵郡伯曾公櫻駕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為豺虎所魚肉耶遂匿世儒不使見越數日官旗受吳門義士顏佩章等之厄微少哀自是過梁溪遂不敢大恣需索而去皆公力也已而奉旨勘問漏洩根因撫院道勘皆有攀龍輿上年被逮諸臣同惡相濟之句府詳獨以同朝共事罔字易之已而石公萬程繼任蓋守椒郡時避瑄辱而掛冠者甫下車即允吳素衣之請與復書院此兩郡伯不可謂忤關之強吏衛道之功臣哉

忠憲有高橋別語送魏廓園有垂絕手書貽華鳳超此涇陽麗澤衍專諄切於朋友一倫也今驗諸死生之關九信

以上九條本嚴氏舊志

政和元年楊龜山先生年五十九歲三月初四日初寓毘陵之龜山

巷四年十一月遂徙居毘陵至建炎三年先生年七十六歲乃自  
毘陵還南劍之將樂前後共留十有八載有講舍在錫邑城東隅  
弓河之上地名東林見龜山年譜

鏡湖九公錫志補遺謂倪靜奇先生名峻遣使占城歸講學東林  
黃日齋錫山史逸亦載先生講伊洛之學於東林十餘年邵二泉  
序先生文集亦稱其以正學教後進者凡十餘年蓋錫山東林有  
宋五賢而後明初當繼續之介其得中延一後者非無由也

萬歷癸卯顧涇陽與高景逸議復東林書院因商請同志經營規  
度併集來歲鳩工庀材之費至冬局始定先是一江右人善談堪  
輿主邑東吳三畏家每日味爽潛起望氣指東林地謂三畏曰後  
數年天下名賢當聚於此其語果驗見顧涇陽年譜

甲辰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舊奉喻九李蔣四先生配享涇陽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 雜紀 三

先生以羅豫章為聖學大宗胡德輝會留寓受業至明則邵二泉  
道南世嫡也增人配位祠七先生有請及某某者公皆不許見涇陽年譜

東林每會設先師繪像行禮至萬歷庚戌正月始建燕居廟奉先  
師神位廟止一楹顏曰燕居書院不敢擬學宮也見顧涇陽年譜

涇陽先生兄弟皆鄉居每入城即止書院內書室多為學人分  
寓乃復於院旁拓地為之歲有增益今蘇家巷有數椽即涇凡小  
辨齋也萬歷乙巳涇陽先生移涇里同人堂社於鹿澤堂月課多  
士未進者得拔第一文譽立著慨請其矜故士皆爭自奮起所獎  
成孤寒甚家公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而諸生間請自為會并自為  
約公益喜示黃伯英曰友不厭少貴其精會不厭多貴其真不嫌  
元升曰諸友之會為舉業設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惟恐少有

憲展以辱東林此即曾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如馬希尹  
鄒期禎吳桂森張雲鷺及陳奇齡輩皆東林諸生之有聞者伯英  
後更名廣見顧涇陽年譜

已酉仲秋十九日吳子往邀余入東林社時涇陽先生為會主而  
高劉諸公翼之予與子往及一方外楚人為客列東西坐坐定涇  
陽先生講孟子首章析義利之旨自是互相送難及盡心天命諸  
義講罷一人從東席趨下正立揖出所書魏莊渠先生勵學語讀  
一過聞者悚然罷會設雞黍供客酒數巡各散去微言久絕此會  
為東南領袖風動四方真千古一事矣武林胡嘉亂記見顧涇陽年譜

桐城方本庵先生學漸倡道桐川築崇實之館以待四方全志之  
來會者所著心學宗性善釋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為之序萬歷  
辛亥命舟東遊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二以九月朔會講東林著有  
道南淵源錄卷十一 雜紀 四

東林會言與涇陽景逸輩問答語凡三十三條九月既望先生將  
解歸復作東林別語一篇涇陽爰有讀會語讀別語兩跋復題千  
里全聲卷以送之

按本庵親與東林講學且為顧高兩先生推重而桐川洛陽  
涇陽錄所載方本庵傳不及此事想未見東遊記耳顧家藏  
此書凡三卷發篋展讀欲建議補祀道南既而復念顧高  
當在兩臺念臺之列而撰之先正所守母法母難之旨則諸  
賢不必以東林重亦不必擬諸賢以重東林也遂不敢效顰  
若問傳何友君子有考云兩詩獻識

東林聚首諸賢當年會共圖一小像未知雲散何處今惟葉開適  
自著小像箴併序文一首有可徵其文云人生宇宙第以形論  
與動植之物均耳惟有超乎形者在乃能參三靈萬不死不生與  
造物相終始然形可像超乎形者不可像區區委蛻聽其自來自  
去可也奚以像為乃社友高存之謂吾黨聚首數十年所講習者

六籍之遺言所紹明者錢顧兩先生之遺緒非尋常徵逐交也宜  
乘松柏之未凋各圖形影之彷彿以俟將來者肖像於無窮其意  
良厚會有持先賢遺像至者遂命工做而圖之予懼鬚眉徒具至  
道罔聞軀殼如存性靈靡著異日無面目對諸友於東林也爰系  
之箴以自勗焉箴曰爾貌甚醜爾性易蔽志在破愚業因病廢甲  
子既週望洋未至何以圖終夙夜自艾日暮何途難容緩饑食  
渴飲勿等兒戲龜山一脈法門不二俗學浮靡人趨爾避思過省  
魯滄泳道味友朋切劘日新月異造次顛沛必止於是壽考福澤  
惟天所畀恭敬溫文惟爾自治形匪委形天性乃備庶其全歸無  
忝厥志

景逸先生作洪平仲傳贊有云余與平仲同稱東林人東林人行  
輩不一如遼確齋中立陳思岡嘉訓丁慎所元薦劉本孺元珍與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雜紀 五

公爲一輩此六人者絕不相類而相確何也朋友同於道也  
高景逸先生與馬君常手札云承示忠鏡錄已作小序但恐不足  
以光大刻耳君常忠孝素著今世事如此僕已矣桑榆晚景舍君  
常其誰收之前見大作輒涇皋句有先生真士夫僕即以真士夫  
望君常也吾雜著十五本煩收藏之後日一展玩間如與僕相對  
談心耳書不盡言統祈心照

按人知先忠意有高橋別語送魏廓園有垂絕手書贈華鳳  
起師弟三人先後殉節而不知其臨難前更有與馬君常一  
札也鄉三師於忠肅家得見先忠意親筆手札錄以見示諸  
之可見一時師弟以理學爲淵源而即以忠義爲衣鉢蓋隱  
然以後死之責子  
文肅矣性識

倪鴻寶先生元璐論東林疏畧云臣從邸報見諸章奏凡攻崔魏  
者必引東林爲對案曰邪黨夫東林人爲邪黨將以何名加崔魏  
崔魏而邪黨矣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以臣虛衷

論之東林亦天下之才數也其人大都稟清動之標而或繩人過  
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  
不可也其所引援爲用者亦多氣魄之倚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  
非類要可指數耳而其中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靡其如  
脫付黜涉於不聞此尤純於君子者也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  
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於  
廉隅自後人以假借矯激坐之於是虎彪之徒公然起而背名流  
毀廉隅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而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以忠厚之  
心曲原若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見其悖也

逆璫魏忠賢東林黨人榜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  
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雜紀 六

黃尊素 丁乾學 吳裕中 萬 燦 吳懷賢 劉 鐸 周  
起元 夏之令 李應昇 熊廷弼 鹿善繼 呂維祺 孫承  
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暘 賀 焯  
蔡樹德 惠世揚 李 亥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解學龍 劉 懋 趙洪範 吳爾成 劉宗周 萬  
言揚 陳于廷 朱國楨 孫 鑑 王 紀 黃公輔 涂世

葉 李命孔 湯兆京 章嘉禎 王家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沐 黃正賓 鄒維璉 孫慎行  
房可壯 曾 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雅 崔景榮 劉  
憲龍 程正己 涂一棟 方震孺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  
謙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 鄆 毛士龍 李炳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 淑 劉思海 許譽卿

熊奮渭 郝士膏 章允儒 熊德揚 歐陽調律 劉 璞 張  
 慎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 芳 薛敷  
 教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麒 周嘉謨 劉一燦 翟學程  
 韓 曠 楊惟休 蔡毅中 宋 槃 張拱宸 沈正宗  
 王 洽 王心一 李宗廷 倪思輝 張鵬雲 程 註 趙  
 世用 方員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  
 姜 蕭 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承順 麻 信 魏應知 王時熙 陳士元  
 楊建烈 宋師襄 喬承詔 潘雲翼 吳良輔 李喬倫 翁  
 正春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宏業 孫紹統 洪如鐘 歐陽  
 東鳳 杜三策 朱國弼 林汝翥 楊棟朝 王振奇 趙  
 彥 唐紹堯 周洪謀 陳道亨 岳元聲 張問達 周汝弼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七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 珍 段 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疇 黃承業 李若星 師 衆 畢佐周 李  
 承恩 王之宗 鄧 漢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  
 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鰲 徐良彥  
 錢士晉 施天德 王 圖 翟鳳翀 陳一元 陳長祥  
 畢懋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古 程國祥 朱光祚 徐  
 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 策 汪先岸 郭正  
 域 孫不揚 胡 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 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 言 李 立 王祥昌 霍 鏐 楊新期 談  
 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  
 謨 李思誠 方大任 陶翔先 陳熙昌 張國純 何如寵

敦 忠 馮 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兼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 恪 韓 霖 易  
 應昌 江東之 宋 燾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  
 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叔汴 滿朝薦 沈 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興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謐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 宰 張永禎 劉起膚 陳新芝 朱  
 顯 劉憲章 韓鍾勳 周孔教 黃毓祺 賀王醇 趙德  
 遜 孟稱光 劉斯陞 戴 垣 陳仁錫 劉宏化 吳道坤  
 張道濬 李守俊 劉之鳳 王鍾龐 公 翬 吳宏濟  
 劉士章 張經世 徐遵陽 侯 恂 徐縉芳 蕭 近 彭  
 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瞻 趙清衡 何吾騷  
 按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逆奄魏忠賢廢旨以東林黨人  
 榜頒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凡三百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八

有九人不過魏忠賢借東林名目為羅織耳實則其人與東  
 林毫不相涉者有托足東林而人品不類者有人品雖端而  
 與學脈相隔者其間相去幾倍倍蓰要之既與諸君子同禍  
 則此重公案不可沒已其幸得與諸君子同禍而善卒不著  
 不善卒莫得而掩焉則後人之見此榜  
 也益悚然思所以自立改詩獻議  
 天啓元年九月高景逸先生別東林諸友啓行至京以會講事屬  
 葉開適吳觀華主盟再拜屬曰畢竟此事為吾輩究竟弟此行原  
 殉君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草深也蓋前此涇陽先生未歿  
 涇陽主之涇陽既歿景逸先生主之景逸之出開適觀華兩先生  
 主之厥後東林再復觀華主之觀華之繼景逸猶子彙旃先生主  
 之云

按觀華吳先生歿于崇禎五年壬申東林遂無主盟嗣後歷  
 澤堂會講亦觀華先學憲于崇禎癸未歸田乃復建燕居廟出  
 先忠憲所藏先聖木主祀之次構再得草廬三公祠而講會  
 復與自是主盟東林者歷三十有四年而歿後施虹玉先生  
 即祀先學憲于再得草廬故告祭文內有三十餘年獨力支  
 任今其逝矣功不可沉等語繼又奉先忠憲為主位而先學

憲體食其間後乃奉主從祀道南祠蓋東林富有明之季先學憲可謂仔肩一錢者矣廷珍識

景逸先生應起廢之詔將北上是年適吳觀華先生甲子六麥先生特造而祝為賦詩一律云同樣乾莖同氣分就中何者號超羣心通太極無形理目晰羲皇有象文一片虛靈昭白日六旬塵跡等浮雲龜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

按此先忠憲壽吳素衣先生詩也性閱復與東林書院儲序中有屈指東林定屬君之句檢之遺稿不得偶於易氏家展所藏先世壽軸為先忠憲真跡即書是詩至錄歸載入軼事於此可見兩先生一時擔荷之重矣性識

鄒經畬先生講院紀實云東林書院在無錫縣城東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處也年遠頽圯止存荒基萬歷間涇陽顧先生景逸前先生輩俱以言事謫居林下留心學問謂不可無講習之所閱邑志得東林遺址乃請之當道議復一時上司及府縣翕然響應合邑則顧高二先生外如涇凡顧公我素安公本儒劉公開通葉公道南淵源錄卷十二雜紀

九

筠塘陳公弦所張公儉齋王公各捐資建講院一所負北向陽前為門為麗澤堂川堂中為依庸堂堂後門一座為先師燕居堂奉先師神位其中額為中和二字摹朱文公筆堂左右書院各廿間燕居左右為書樓堂中鐘一磬一前堂鼓一門前月池一架以木梁甬道一直至箭河石牌坊一座前額觀海來遊後額洛閩中樞講院左為道南祠自講院門首東至祠樞樹成林祠前為門為做廳廳後門一座為祠上設龜山先生神主左右列羅仲素先生喻玉泉先生允遂初先生胡德輝先生李小山先生蔣實齋先生邵二泉先生有祠田百畝每歲春秋仲丁燕居堂行釋菜禮龜山祠行祭禮即於是日講學始餘月俱於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四方來學者遠近不全而三吳士紳為多皆諸先生遷主之蓋始於萬歷甲辰東隅片地遂成洙泗自壬子涇陽先生下世景逸先生為政

不異曩時癸丑冬特延錢啓新先生過東林講易凡兩閱月開關

啓籥人人會心壬戌景逸先生應詔起光祿以東林無主則屬之吳觀華先生而華認庵與一二同志左右之一稟二先生遺訓乙丑丙寅間逆璫禍起有金沙臺中逢其意旨請毀海內書院尤注壽東林當事者奉命唯謹立為拆毀寸椽片瓦靡有子遺只道南祠一區以志書所載原不在講院內得免此丙寅五月初旬也丁卯冬時局一翻戊辰景逸先生寃得大白卹典屢下有臺中請復書院者報可吳觀華先生與二三全志謀為興復乃亟請之當事

時郡守石公萬程守徽郡時避璫焮而掛冠者也立報可于是安無咎先築祠旁以館守祠者而觀華先生則獨捐貲百餘金構麗澤堂二楹牆門一座額曰東林精舍於是來學者復得所依歸云會期亦以春秋仲丁行釋菜禮於道南祠隨開講每月只朔望上道南淵源錄卷十二雜紀

十

午祠中奉涇陽顧先生啓新錢先生玄臺薛先生涇凡顧先生我素安先生本儒劉先生皆景逸高先生將被逮時所奉而入者也邇則奉景逸高先生及開適葉先生入焉癸酉復進吳觀華先生甲戌復進陳筠塘先生丁丑復進許靜餘先生已卯復進張弦所先生見鄒經畬遺集鄒經畬先生一簞軒隨筆記云往者雲臺先生之喪余與公寅弟往送焉邇近啓新錢先生因念玄臺先生一生清介鯁直之節不勝歎惜請商一私諡啓新先生曰此意甚美然何必爾說者一私字便不可矣余兄弟間之不覺心服一日讀文莊公所題生無爵死無諡之簡言張子厚卒關中問諡於伊川伊川復書謂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孔子沒哀公誅之不問復為之諡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此至

當之論然孔子有爵矣誅而無諡國之缺典也非弟子之失禮也故為尊子厚之道公諡可私諡不可此語與啓新先生先後全符後來吳叔美卒其門人亦有以私諡商於予者引此語告之議遂定

鄒經畬一筆

天啓乙丑八月將毀東林書院高忠憲公夜召儒學吏潘守命之日書院毀矣惟是燕居廟孔子神位豈可俱毀吾念惟文廟複壁中可藏特以相托毋泄乃呼燈躬奉神位付潘時承風指切東林者謂東林乃淮撫李三才剋劍東南脂膏所造田產無數奉旨拆毀估價入官明年公及于難其後燕居廟再建潘之子華言於衆乃迎而祀焉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錢肅潤高晉生孫釋武等會將理學與氣節俱行前賢賴後儒繼起公請崇祀道南以翼道統以勵儒修事具

道南淵源錄

卷十一

十一

呈列舉周公順昌左公光斗周公宗建姚公希孟李公應昇楊公廷樞李公若愚胡公時忠趙公玄祉華公允誼十人事不果行今惟周濠洲胡嶺三兩公入祠

顧馨泉先生光旭主講東林自乾隆辛丑迄嘉慶丙辰十數年其鑒別後學別有真賞每稱先公洞陽之識海剛峰勉齋之識熊次侯都不在文字間當時所以動人者有誰將千古上心來之句至今學者傳誦之東林專課時藝也自雍正間始百年內推黃尊伍周高甫為名師逮師得馨泉而學者乃謙幽獨工夫彭芝庭尙書稱其脈接顧高者蓋取上達非虛無下學非黨援二語為得契也先生數歷中外其以侍御督濬也天語嘉之則以可耕名其橐其從幕府籌邊也督師倚之則以叱馭名其橐其釋褐之年甫冠耳更溯其貫華閣就傳之初得胡磨庭教即不慕公卿得陸炳

西教即力勝寒餓蓋早置身在道南八君子間已

明正德戊寅督學御史張汝立釐山令毀境內藏汚禪院即錫城妙覺觀廢材移修儒學莆田林俊記之所云役二氏以資掖正之功因敵得勝是也適歲道光庚子長白節愍裕謙公撫吳日力祛淫穢錫境如妙覺比者檄毀之東林賢裔秦生殿楹偕同學請撤廢院移建書院號舍數十區門庭堂廡頓易舊觀此則費制府倡修四十年後六次重修足記者已

方督學毀邪掖正時有以妙覺田百畝奉李忠定祠香火者邵文莊公卻之當日仰公辭私避謗如三箭河不強人通之類是也百年後則有尤君時純出而舍宅以通之所謂事不可知而忽承賢意於逝水無意聞者高忠憲公記焉東林課儼近不給得顧君顯手二千金濟之俄楊君恕亦同聲佐餼是皆克承賢意者已昔黃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十二

漢臣記三公祠謂內結於緇衣之好也今倡而和者亦若此殆先賢有以感之歟抑正斯人性善之驗歟

國初吳職方其之記東林來復齋也其甥高彙旃重購以配其外祖母節孝李孺人所謂名節與道德競爽並積久而不磨者也此購造緣名節而著者逮乾隆初金匱諸生祝世善女適鍾氏而寡遺腹子復孺遂悉捐其田宅詳憲入東林資書院經費迄道光辛巳積息至千金足充歲修款蓋歷年八十冥冥中冀免餒而之物者若此此名節緣購造而著者由今以觀兩節母意指所向切近賢圖乃如是非得自乘緣之好而然哉

五里湖濱水居高子自揭陽歸靜攝於茲三十載擯絕世緣往還惟歸季思吳子往數子雍正初華希閔偕高裔俞慶重築踵事者亦隨修隨圯近聞鍾泉觀察取次興作識此以果之

道光甲辰核鍾款權子母贏二千金乃存千金備後日歲修費外子錢千金充書院新工又分裕撫毀淫祠什一之屋材以廊廟齋軒閣其存息有簿正其祠齋軒閣有名稱當是時指神被儒風非特泯嚴志義輸之名并泯高志佐工佐餼佐產佐修之號雖呈具當事各有名氏而仍莫一居功者然不可不誌以為後來考證地也

其再得草廬左方為松風閣 閣在惠山聽松庵後邵文莊公有詩乾隆辛丑臘月願響泉先生夢人授以青鏡管管端鑄松風閣字翼日得文莊詩墨跡遂以名其詩稿蓋前賢道脈所關如此謹寓其蹟於是以誌嚮往云

燕居右為靜習齋 景逸先生應詔起光祿全受用平日靜功寄家教云靜而見道方不苦事煩不苦拂意不苦疾病少年急習靜道南淵源錄卷十二雜紀 三

勿令此事無傳

齋迤西為同人古社 同人社課由涇里移東林所獎成孤寒甚眾涇陽先生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謂舉業而外能交砥言行免辱東林即曾子會友輔仁之旨矣謹顏此以為續古者勸

齋西北為晚柑軒 一枝猶剩晚柑香二泉先生憶城南東林句也前賢因寄所託後學因以憶前賢則因心造境有如此者

燕居迤北為杏存小築 雙杏獨存天啟毀東林時故蹟也歲逾二百東林蕊鬱尚著人間則造端實自雙杏焉後學參判復之幾謹識諸此

仰止堂迤東為八公祠 李忠定公稱倪靜奇公峻盛歎元公鑿祁忠惠公彪佳馬涵虛公希尹楊維斗公廷樞顧馨泉公光旭費文恪公淳八公道脈不盡出東林願正與東林相求應忠定公則

龜山於錫所為主也忠惠為東林濟難文恪為東林護持其已淑道南五六賢莫非道脈所維繫古所謂鄉大夫鄉先生祭於瞽宗祭於社者由此其選也

書院六修憑翼宜記方裕節懋檄毀禪院時邑士揭書院旁之泗水庵占東林免糧基十二畝於董令董索據示之東林志則以丈檀延寢之泊畢侯以級下車悉其弊立斷撤還邑士作詩傳頌焉風化轉移全恃長吏蓋如此

道南淵源錄卷十二雜紀

四

祠廡續纂

道南祠廡祀仿釐正忠定南軒象山慈湖遺意則陳鼎東林列傳經四庫書目已甄別之惟雷翠亭學使批文於東林一脈有關涉則祀之足以感發乎後人若庚午志儒林間厠十賢宜次後賢之列是也若東林雜記稱王耐軒筆疇兆東林講堂之局倪靜寄伊洛之學紹宋明絕續淵源則興復啓東林之先者今庚子續志載增祀諸賢係在雍正乾隆間隨查錫金醫案卷則槩稱朽蠹查儒學則妄稱拉雜摧燒之官守無憑何從傳信茲就有憑諸賢纂錄餘姑闕疑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雜紀

五

王耐軒先生傳

顧奎光

王先生達字達善號耐軒無錫人資秉異敏軀餘修整美髯鬚嗜欲慎交游有古君子節操學問精微道明德立發揮至理掃滌弊言以詩古文名東南而恭慎節儉蹈仁履義篤志聖賢之學粹然一出於正洪武中舉明經為本邑訓導遷大同府教授入為國子助教文皇帝在潛邸時聞其名即位後擢翰林院編修預修高祖實錄進侍讀學士修大典充總裁官帝親太學坐彝倫堂行養老之禮先生獻視學頌承樂三年秋與王景同為應天考試官四年春會試天下士復為考試官五年夏以疾卒先生初以經術為金華宋濂所重迨以儒學躋史官兩主考試一時知名士多出其門名望益顯然世大率以文章推重先生而未全讀其著作者猶不知其學行為一代真儒也先生在大同時沈潛儒先書覃研理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王傳

五

與旁殫情變端居靜思沛若有得錄之成書今所傳筆疇是也居嘗讀書於東林東林者宋楊文靖公講學地南宋時若喻允蔣李皆宗文靖之傳以上溯濂洛元及明初未有嗣興者東林亦湮為僧居先生設文靖位其中宗尚其學無有徒侶獨契而已泊顯高諸君子出講席大盛東林遂為斯道主盟然其幾實發之於先生也先生與解縉王脩王璉王洪號五才子而先生獨修飭不飲酒薄滋味志趣高適恬退隱約與濂洛關闈息息相通居東林時和中峯梅花詩七律百首一夕而成時人稱其敏給而錢塘徐一夔曰非清心寡欲之士不能至此知言哉先生著述自筆疇外有易經選註詩書二經心法通書發明古今孝子贊尚論編天游集桂林機要等書載明史藝文志焦竑經籍志朱彝尊經義考無錫縣志



論曰道系弗絕雖縣寢微守先待後必有人焉先生之於東林是矣先生之十三世孫穎銳敦本好學能述祖德搜訪先生遺書付梓行世屬奎光爲先生作傳先生於明洪永間著重名宜有志傳而穎銳求之久不獲見乃固請焉後生小子於三百餘年後景仰前型讀先生之書理造氣充所謂匪據其華乃尋厥根者昔儒謂筆疇諸書折衷於聖信哉謹書此俾穎銳藏諸家以俟後之作

倪靜寄先生傳

許 獻

倪峻字維嶽號靜寄無錫人出元儒陸士印之門洪武庚午舉人署教郟城歷知泗水沙縣以禮讓爲治修了齋深章二先生祠擢兵科給事中時永樂帝好佛上疏極諫忤旨左遷行人司行人遣使外國後先浮海垂十二年年老放歸作海蓬漫稿初占城國王欲召見峻峻力折之俾郊迎而後宣詔歸過沙縣父老擁車拜泣留七日乃得去終都給事中歸講學東林續伊洛之傳教後進者凡十餘年蓋錫山東林有宋五賢而後當絕續之介其中得延一錢者惟峻學術本於忠蓋視昌黎潮州之貶艱貞爲更甚云後三十年峻孫敬亦以巡按敢言著於景泰之季元鑑錫志補遺黃廣錫山史逸部二泉靜寄文集序並證

劉靜之先生傳

黃宗羲

劉永澄字靜之一字練江實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  
 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萬歷辛丑進士授順天學教授北  
 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永澄上疏災異求直言  
 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  
 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  
 尙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歎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  
 生三年不省親者况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  
 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交高忠憲曰靜  
 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  
 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  
 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揚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聲氣

充

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劉忠端曰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  
 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簡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  
 簡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樂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  
 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左共之先生傳

蔡方炳

左光斗字共之別字浮邱桐城人萬歷丁未進士歷僉憲與楊漣  
 同諍移宮及漣疏闡二十四罪光斗亦草三十二斬繼之未上而  
 謀洩奪政歸自知不免乃取楊忠愍赴西市事時爲其父言又  
 爲母夫人談范滂母故事冀一旦禍作不至大傷其心也後果逮  
 至京同楊漣考訊死諡忠教華風超擬上崇祀眞儒疏稱高忠憲  
 學行宜崇祀若曹端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諸儒其平日共  
 肩此學者楊漣魏大中周順昌李應昇繆昌期左光斗也 國朝  
 康熙癸亥顧貞觀等呈余撫准楊魏周繆從祀道南祠後乾隆  
 年並祀忠毅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聲氣

手

楊維斗先生傳

俞長城

楊廷樞字維斗龜山十八世孫祖莊簡公成父同知大潤維斗以諸生文行傾動海內常魏奄矯冒逮周忠介諸賢吳民譁聚從維斗擊殺官吏奄焰威如及中旨詰問顏佩韋五人効死維斗止受黜何前勇而後怯乎伊古季布為奴張讓亡命非苟免也誠重其死耳維斗庚午領賢書館閣諸公爭欲致門下終難不遇而名籍甚為文直追守溪偕錢吉士選同文錄一代風氣經論定焉忠義指揮德感同社無何吉士殉難維斗踵殉於蘆區一時上不負君下不負友然後知向之不死五人之難者彼固持之有待以成名於天下也

通南淵源錄 卷十二 後賢

三

錢十峰先生傳

嚴繩孫

錢肅澗字季沐一字礎日號十峰幼從學於鄒期相期相故攀龍弟子也授以靜坐法頗有得既補博士弟子員鼎革後棄去隱居教授當事見其衣冠有異執而笞之折脛肅澗笑曰夔一足庸何傷因自號跛足生自此名益高四方學者尊為東林老都講康熙己未保舉博學鴻儒以足疾辭年八十八卒於家

湯默庵先生傳

秦瀛

湯之錡字世調宜與人明季布衣遭世變屏居田野講求聖賢之學嘗來無錫其學宗顧高主靜立極之旨而歸於踐履篤實既歿諸弟子祀之錫山之麓

金閻齊先生傳

秦瀛

金敞字曠明武進人負氣節有經濟才魯王監國嘗官僉事大兵渡錢塘江易服行遯事定歸里與章大士從湯之錡講學無錫悉遵東林舊規做流離顛踣不忘忠孝疾革時呼弟子取缶吐鮮血盈器曰一腔熱血盡矣遂卒大士字我任敞同邑人

按默庵來無錫主顧輿山太守教其子起佐秦維生顧昉滋皆受學焉忽夢儒衣冠者為周元公勸歸休昉滋遂偕金曠明從至荆溪一旦寬衣坐榻上顧其子曰吟馮少墟詩云命定難辭

通南淵源錄 卷十二 後賢

三

顏子貧機關徒惹鬼神噴不如打疊心源淨做個羲皇以上人吟畢臥翛然逝矣祀共學山居

秦燈巖先生傳

秦 瀛

秦松岱字燈巖松齡弟國子生幼讀王守仁傳習錄高攀龍靜坐說因有志於學後師事族祖鏞鏞故攀龍入室弟子自是識解益進時蓋屋李容武進憚日初餘姚黃宗義皆前朝遺老以講學相應和松岱馳書質證往復累千言家故豐而菲衣糲食治家一守故禮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後賢

圭

錢禹田先生傳

秦 瀛

錢仲選字禹田性高潔非其義一介不取窮研經義尤多讀儒先書少以孝行聞儀封張伯行撫吳檄縣令延主東林講會仲選講有子孝弟章一座傾聽平居不食肉惟食蔬菜閒佐以魚腥而貌益豐腴年九十卒

顧酌滋先生傳

秦 瀛

顧培字酌滋與族弟鑿同受業於宜興湯之錡有志聖賢之學時武進金敞長之錡三歲而師事之錡卒培與敞築室於錡山之麓曰共學山居以招四方學者其學以靜為本而以九容九思為入道之要每春秋兩會遵高攀龍復七規遠方至者常不下百餘人敞卒培與鑿主其事家故豐裕後日益貧至晚年日閱無儲而接引學者諄諄不倦年七十九卒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後賢

圭

顧恒惺先生傳

秦 瀛

顧鑿字雋生年二十六始志於學習靜三十年用力勇猛徹夜無倦容自號恒惺取常惺惺義易簣時猶延族兄培至榻前講學不輟其與培共主講習也學者恒樂培之和易而苦鑿之嚴毅然誠意思至其面刺人過初若不容久之無不心服

鄒天目先生傳

秦瀛

鄒組綬字天日期楨曾孫少卽有志於學歷事湯之錡金敞與顧培兄弟同主講席爲人樸訥寡言而自守廉潔家極貧未嘗假人一錢閒爲古文爲甯都魏禧所稱賞以布衣終同時逮事敵者又有姚琛蕭銘功及組綬從子雲升雲升尤覃精儀禮之學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後賢

圭

孫立三先生傳

秦瀛

孫襄仁字立三繼阜元孫父維嘗從宜興湯之錡學仁年十九刻意厲行束躬收斂時共學山居方盛乃從顧培顧整遊講求高學龍靜坐之學每春秋舉行復七會會者近百人仁據坐講說日昃歌詩數章聲出金石晚以貢入都同邑吳甯言於江陰楊名時擬上疏薦之仁力辭未幾卒於京邸子諸生執蒲孫訓導開濟並敦士行

吳卜臣先生傳

秦瀛

吳之枚字卜臣世居邑之間江少喪父家貧年十八未知書採樵以養母會以通賦爲縣吏所辱或云爲弟子員則可免乃發憤讀書孫祁雍誨之作文之枚晝夜苦讀食止粥一孟壺數莖秦道然聞而餽之食之枚笑而卻之繼登道然門之枚性素曾道然授以高子遺書一見有省服膺終其身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後賢

圭

尹健餘先生傳

顧棟高

尹會一字元孚號健餘畿南博野人博野自願習齊以檢身制事  
效其弟子其高第李剛主衍為北學即以不混於俗重元孚元孚  
通籍十餘年顯功名於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夫計數  
大府中人物屈指必及焉而元孚深愧不能有所樹立以負  
天子特達之知蓋自少孤太夫人期以孔孟之學論治駕乎漢唐  
故自視粥粥若無能者高東軒制府以學宗程朱志相得公事過  
博野登堂拜母孝德上聞乾隆八年冬十一月 御賜太夫人  
詩章及楹帖天下傳為美談其視學三吳屏騎從謁方望溪稱母  
命依門牆也望溪恐駭俗避入九華山其過江也首謁東林道南  
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表彰高紫超輯註小學為申明而版行之  
一時紙貴方謀著道南編旋卒於松江試院未果余嘗讀北學編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藝翼 毛

想見元孚早歲不混於俗卒與望溪陶成支柱名教回首畿南魏  
氏薰藉別於一室究其所由別祇此混於俗一問判之沿習至今  
猶視東林之去就以分賢不肖可勝慨哉乾隆十七年常郡人士  
呈當道祀先生於道南祠子嘉銓請余作傳謹據狀敘之如右

刁醇庵先生傳

諸 洛

刁承祖字步武別字醇庵畿南祁州人康熙乙未進士由上元令  
歷蘇臬晉豫藩自其祖蒙吉先生包私叔高忠憲公與彙施學使  
以書札往來講學康熙九年從祀東林道南祠承祖官江南每過  
錫山必拜祠下與東林諸生叢集會講纂訂遺規序雍正間續東  
林書院志足繼蒙吉先生志學乾隆 年東林學者呈當道  
從祀道南祠庶當時識者感顧端文以聚徒講學被畿南議者口  
實惟容城孫徵君祁陽刁贈公憑翼東林不少衰夫畿南議者高  
曾襲魏崔臭味數百年迄今燕南齊北詭遇機要致通顯者猶詬  
病東林為黨人恐觸其所忌輒斥道南錄不觀其賢不肖相去不  
甚遠哉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藝翼

毛

朱止泉先生傳

陸言

朱澤溪字湘陶一字止泉寶應人廩貢生祖克簡主武廣東恭尚  
耿貪掠巡按福建計轄仙霞以阻逆萌父約為晉州牧有善政澤  
溪幼端懿遵程畏齋分年日程課竣議治身之道次得朱子之傳  
求所以致知而存心者在貫通義理於胸而整齊嚴肅於應事接  
物之際此澤溪四十以前持養之梗槩也後學妄分朱陸為道問  
學尊德性門運澤溪以為使居敬而不潛玩已發未發一理流行  
之實但向貌言視聽矜持或轉而遁於空虛以自便使窮理而不  
得性情體段身心主存但向節文度數推究或猥而涉於物欲以  
自私蓋從朱子書中精思實體又積二十餘年其始著力處久之  
四端在我不勉而中焉其始玩索處久之經史通貫不思而得焉  
平居辨色即起而莊誦事至斯應既暮挑燈詠寒暑無間遇喪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附錄

无

祭一遵朱子家禮其燕居布衣蔬食泊如焉蓋由其克己寡欲來  
也嘗述陳北溪之說曰通三代法度於當今而無不宜者乃為全  
儒可語王佐事業通封建之變於郡縣而久任之通井田之變於  
社倉而勤核之通賓興之變於選舉而尊禮之通寓兵之變於屯  
田而馴擾之總之有治人即可神明於治法也雍正六年 詔公  
卿各舉所知同邑劉艾堂總督直隸欲薦澤溪學行澤溪辭先是  
艾堂祖永澄師友東林澤溪淵源先哲乾隆 年 祀  
道南祠庶

天啓五年乙丑七月廿七日金星晝見現在井度自巳至未金光閃爍八月毀天

下書院首及東林

丙寅三月十七日總憲高公殉難大冰雹六月飛霜後二十一年

戊子四月吏部華公殉難大冰雹淫雨十日東北方天鼓鳴

東林再毀為丙寅五月初旬本月初六日京師王恭廠災巡視西

城御史李燦然報稱藥鐔火發聲如霹靂烟焰冲天震倒民房一

萬餘間人畜糜碎不可勝數廿一日朝天宮災

東林毀凡木之屬斬伐無餘惟二杏獲免識者知其不久而復

崇禎二年己巳麗澤堂初復有二白雀集依庸堂基萬雀隨之飛

鳴良久而去

雍正辛亥春邑侯江公日容捐葺東林書院工竣自為識言教諭

陳公聚為之記謂足風厲士習無何值夏旱廷列荷校已輸糧之

道南淵源錄 卷十二 附錄 一

農戶數十人令代納逋賦遂致激變則滾單催糧拂人性而成裁

也

道光初錫金糧戶罹墊逋之厄麟次破其家戊戌秋顯憲允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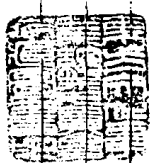
夕大府中變兩邑吏揚揚得意得歸押墊益無忌邑中播彭螟謝豹

之謠相戒慎事抵裁屢幸勿犯丙午春湘陰李中丞撫吳未至已

悉糧戶疾苦是年秋下禁兩邑勒諸碑民慶蘇息逾月過錫謁東

林 燕居廟及道南祠通邑觀聽若祥麟威鳳是冬徂春糧稅之

輸悉如額



〔清〕俞浩撰

西域考古錄十八卷

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海月堂雜著本



# 西域圖志

大興朱英

## 西域考古錄序

俞君茂才浩與予同里客久於齊著書自娛稷下古著書地乃鄒衍大瀛海多不經語君著西域錄爲有用書觀其開首三四卷如蘭涼甘肅西寧以內地而曰西域謂四郡置自漢武卽武威酒泉敦煌張掖與王莽所置之西海在漢以前亦係月氏烏孫及匈奴之地在今日則五郡爲西域根本守西域必守五郡守五郡卽所以守西域而知著書之意爲重邊防非矜博識孫子有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爲五將失道李陵以敗知

## 西域考古錄

彼爲他道厲度班超以勝漢世張騫而後繼以班超皆能窮臨西海備其風土傳其珍怪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納質內屬故考古當自漢始魏晉六朝史雖有傳不皆通道李唐征服爲國無多五代及宋莫勤遠畧附錄與傳僅據傳聞至於有元而漢唐以來相傳之國并兼殆盡明永樂中鄭和以舟師入海所歷之國備載明史本朝則蒞平準部勘定回疆綏服西屬國通道俄羅斯有

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西域諸

國二千年來遞興遞滅泥古證今時務以失故自書史  
外又必旁搜夫近代諸家之著述顧籍籍云云采摭成  
書不有斷制何殊鈔胥方言連蹇譯瘠且聲音轉字異  
於誰適從羣言淆亂自我折衷穿鑿貽誤有罪無功此  
錄則於地名有誤雖水經注一統志元史亦刊其謬道  
里無差雖說部如西游記亦取其長遍該細素實事求  
是於是邊塞之險要疆域之沿革今昔之形勢攻守之  
難易縷析條分瞭如指掌采伐其中則地無遁形敵無  
遁情守能得地戰不失利唐賈耽表獻四夷述云伏波  
西域考古錄

聚米開示衆軍鄼侯圖書方知阨塞此物此志也丁未  
春三月知東昌府事同里朱錦琮序

西域考古錄自序

學士大夫生際夷途幸以文學高等策名承明之廬優  
游玉堂廻翔石渠縱觀先代之籍伏讀中秘之書測地  
輿之至曠仰天章之煥乎出其聰明通其志氣鉤稽於  
盟府狄鞮考索於山川形勢比事屬辭以成一家之文  
字豈非當世奇作爲通人所不棄者哉浩伏處草莽禱  
昧寡聞有志述作慙非其倫竊見國家聖武神功追蹤  
軒義

高宗皇帝奮戡亂業戎撻伐之天威平和卓而燿準夷  
西域考古錄

行國而土著之瓊帳而棟宇之視大宛如天厩列亭障  
至濠池疆以戎索無思不服皆將於是乎東於是乎西  
於是乎南於是乎北乃徵博望之鹽澤辨篤實之火敦  
臨西海登昆侖謂二萬里爲國西門恭讀欽定西域圖  
志五十卷專紀準回兩部與其設施號令山川風土但  
一覽未可悉數况王會所圖職方所紀其得讀未見書  
者又奚能遍及乎遠方寒士是則私家著述下里謾聞  
當亦君子之所取而不遺其勤如浩所見彭氏之西域  
地形訓顧氏之方輿紀要常氏之行國風土記謝氏之

戎幕隨筆及西北域記七氏之西域聞見錄戴氏之水地記萬氏之河源彙考孔氏之胡注拾遺和氏之烏斯藏賦圖氏之使俄羅斯記董氏之外藩圖說杜氏之藏行日記松氏之西招圖記三州輯覽札氏之喀爾喀使記紀氏之烏魯木齊賦徐氏之西域水道記錢氏之秦邊紀畧洪氏之乾隆府廳州縣志祁氏之西陲紀畧西域釋地魏氏之海國圖志及聖武記凡若干種彼皆世所稱宏覽博物君子而其鴻筆麗藻又足以副之宜其具才學識三長而可上配乎良史然而志西域者未易

西域考古錄

論矣自漢武至於今二千餘載片瓦頽垣中具史書數百萬言魏晉以後大亂屢屢如蠕蠕高車吐谷渾以及東西突厥回鶻吐蕃其吞噬蓋無異於厄魯特之信宿泊乎有元西踰葱嶺東迄玉門郡縣諸國一變而爲封建維藩至此而漢唐以來相傳之國名與其子孫遂剝削而百無一存而况乎史官失職事跡全湮者哉諸君所載非無典要沿革多乖混淆難曉或種非同類尙襲先稱地異舊邦猶仍昔號或逞臆而失之誣或鑿空而長其倣或踈於援據或少所發揮事實易舛考證尤非

苟因循而弗改附會而不違其能使後之人齊其口而勿肆詬譏乎用敢校訂諸籍總撮前聞臆思其迹堂鞞其文作爲西域考古錄若干卷竊效吳會糾繆之例俾他日獲附諸君之後是則斯編之初志也夫道光二十七年春二月海鹽俞浩

西域考古錄

西域考古錄總目

第一卷

蘭州府 屬州二 縣四

第二卷

西寧府 屬縣三 廳三

第三卷

涼州府 屬縣五 廳一

第四卷

甘州府 屬縣二

西域考古錄

總目

第五卷

肅州直隸州 屬縣一

第六卷

安西直隸州 屬縣二

第七卷

鎮西府 屬縣二 廳二

第八卷

迪化直隸州 屬縣三

第九卷

伊犁惠遠城 屬城八

第十卷

塔爾巴哈台 哈薩克部落附

第十一卷

喀刺沙爾 屬城二

第十二卷

庫車 屬城一

第十三卷

烏什 阿克蘇 屬城二

西域考古錄

總目

第十四卷

葉爾羌 屬城九 和闐 屬城五

第十五卷

喀什噶爾 屬城七 東西布路特附

第十六卷

西藏上 西藏下 廓爾喀部落附

第十七卷

蒙古源流書後三

第十八卷

記魚通各土司

俄羅斯考畧

西域考古錄

總目

三

西域考古錄卷第一

蘭州府

管州二 狄道州 河州

管縣四 皋蘭 金縣 渭源 靖遠

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也秦為隴西郡漢昭帝六年分隴西張掖以為金城郡今州即金城郡之舊地也前漢書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金城湯池一云郡在京師之西金西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一

方之行王莽曰西海後漢建武十三年省金城入隴西明帝復立魏晉因之前涼張軌分立晉興郡張寔增置廣武郡後魏仍屬金城郡後周因之隋初立為蘭州總管府取皋蘭山以為名也大業罷州為金城郡唐平薛舉復為蘭州置都督府明慶元年罷為州天寶初亦曰金城郡乾元初復故實應後陷於吐蕃大中五年沙州防禦使張義潮發兵略定其芴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宋復置蘭州金因之而以州治蘭泉縣省入元亦曰蘭州明初降為蘭縣成



化十四年復升爲州領縣一

皇朝仍爲蘭州隸臨洮府今升爲府爲甘肅省會陝甘總督駐焉東界隴西縣西界閬門番南界岷州北界平番縣

前漢金城郡統縣十三宣帝又置屬國以處降羌蓋兼今日西寧青海有之而狄道不與也地大物博自漢以來河西雄郡爲第一豈非以其介戎夏之間居襟喉之要耶自金行中替五涼雲擾金城左右蓋無一日之安雖以隋唐之強盛未嘗不視金城爲河隴安危之本肅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二

代以後陷于吐蕃以憲宗之英武不能復河湟五代之亂無足論矣宋元豐間始城蘭州元祐初夏人復來求地朝議欲割以畀之孫路言自通遠至熙州劣通一逕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與敵則一道危矣穆衍亦言蘭州棄則熙州危熙州危則關中震動唐失河湟警及京都今若委之蘭州悔將無及遂不果棄有明州城以北朔騎所涉恒憂蹂躪故于州置重兵以資保障我朝因之多所裁省順治初涼州有丁國棟之亂康熙中

平涼有王輔臣之變攻陷州城殺略官吏與大兵相距二三年迺定至乾隆四十三年復有回民蘇四十三之亂攻破河州直犯州城據龍尾華林兩山大學士阿桂討之旬浹始平於是奏以固原總兵駐河州以控番回移督標右營于華林以犄角州城未幾而其党田五復聚衆石峯堡地巖險四繚攻之多傷乃絕其汲道困之自春至秋僅而克之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隴右河湟回民多與羌虜雜處州縣以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矣狼子野心使之聚族而處當國家承平彼何敢肆一旦猝有動搖相因而起蘇田之亂不但華林石峰爾也往者丁逆之叛關內外諸回蠢起應之其氣焰數倍蘇田以開國之師武臣力故能廓清於旬月之間以視後之克一堡而用力數倍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愚于田五重有感也

臯蘭縣 附郭 本漢金城縣也屬金城郡前涼張寔徙郡

治理此西魏置子城縣爲郡治焉開皇罷郡屬蘭州大業初復爲郡義寧二年改五泉縣以縣境五眼泉名仍

屬蘭州咸亨復曰金城天寶初又曰五泉後廢于吐蕃  
宋元豐初收復崇寧二年置蘭泉縣金省入州元因之  
明初罷州置蘭縣今縣卽蘭縣舊治也蓋取臯蘭山爲  
名

臯蘭山縣南五里山下地勢平曠可屯數千軍漢書霍  
去病擊匈奴屯兵臯蘭山卽此今山峽有五眼泉舊志  
稱霍驃姚屯兵時士卒疲渴以鞭卓地五泉湧出隋以  
山名州復以五泉名縣焉

龍尾山縣南三里山形如龍尾落河壩卽狄道州北馬  
西域考古錄 卷一 四

寒山之支隴乾隆四十三年逆回蘇四十三屯據此山  
中屢敗官兵內大臣海蘭察奮擊敗之賊遁入華林山  
卽此山也

華林山縣南三十里本樺林之譌以山產樺得名山  
勢高峻與臯蘭馬寒相峙乾隆中逆回據此爲巢穴  
上有華林寺爲刺麻修持大利阿桂討賊時築蚰蜒壘  
絕其樵汲賊始潰然華林寺無一賊降者今移督標右  
營兵于此山與城中犄角焉

瓦埠山縣南十里又其西南五里曰第一原美水草又

北十五里曰蛾眉灣爲監收善地皆臯蘭之支隴

康狼山亦名可狼山羌名熱薄漢山縣南百四十里晉  
義熙中西秦乞伏乾歸太子熾盤招結諸部二萬七千  
築城于康狼山以據之卽此山也

琵琶山縣南百三十里險峻曲折如琵琶首因名通典  
廣武縣有琵琶山是也北涼沮渠蒙遜恃其強陰謀圖  
周周擁衆保琵琶山卽此

石門山縣西南水經注澗水東北經石門山口高峻險  
絕對岸如門元和郡縣圖志在鳳林縣東北二十八里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五

卽臯蘭山之門也元和中沙陀朱邪執宜自甘州謀歸  
唐循烏德健山而東吐蕃追之沙陀自洮水轉戰至石  
門宋紹聖二年置平夏城於此後又築石門堡元末張  
良臣重修築之至成化中土達滿四劫平涼衛指揮滿  
璫叛入石城城在四山中東西皆石壁立數十仞無徑  
可入非繩梯不登西山稍平可屯千人前有小山高亦  
數仞山隙皆墻墻高二三丈各留小門僅容單騎城中  
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引入以資汲焉城外亂山巉巖  
人跡稀至至滿四以射獵熟知其險及作亂遂據之

沃千嶺在縣南晉建興末劉曜等逼長安涼州張寔遣賈壽等踰嶺入援卽此嶺也又咸和二年曜遣子允屯狄道駿將韓璞赴救度沃千嶺而軍旣而璞遣將辛巖督軍于金城劉允襲敗之于沃千嶺舊志云自涼州濟河必度沃千嶺乃至狄道是也

女遮谷縣東三十五里宋李憲與苗綏城蘭州敗夏人于此又李麻谷在縣西四十里

荔谷縣西北百八十里後漢建初二年燒當羌迷吾等

反敗金城太守郝崇於荔谷卽此

西域考古錄

卷一

六

硯砂洞縣南四十五里洞產硯砂

葵園峽縣西初平二年張溫遣周慎追叛羌邊章等於榆中圍之章分兵屯葵園峽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

石嶮口峽縣東二十五里兩崖懸立黃河經其中東流入金縣界

黃河流經縣北二十里河自河州流入經州城下洮灘湟三水入焉夾河有灘宜播五穀引河灌溉甚爲民利亦謂之金城河前漢書自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

又趙充國傳至金城欲渡河恐爲敵所遮夜遣三校衝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渡又後漢光初六年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胡氏曰河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西通謂之金城河是矣

洮水縣南三十里自狄道界北流入於河涼將韓璞與劉曜子允夾洮河相持七十餘日是也

離水縣西南十五里源出塞外流入州境合洮水又流

經臯蘭山下東北流入河卽河州之大夏河矣

臯蘭水出臯蘭山在州西南三里左右翼注離水按水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七

經注離水又東北臯蘭山水自山左右翼注離水董氏曰當在今河州西南

湟水縣西一百八十里自西寧大小榆谷東流入境與

浩疊河合流而注於河晉太元十九年符登敗死崇子

奔湟中卽帝位蓋謂湟水之西也或謂之金城河

按通志云大河在州城北自河州流入境而洮灘湟

三水入之攷之方志輿圖皆不能合水經注于大河

東過金城允吾縣北下云金城郡治也河水逕其南

不在其北兩漢地理志允吾皆金城郡治晉廢元和



郡縣圖志廣武縣前涼置廣武郡隋始罷郡置縣大業改爲允吾音汾縣取漢舊名故城在縣西南一百六十里又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後魏于此置金城縣是允吾在後魏爲廣武金城而魏收地形志並闕疑皆屬鄯州也唐廣武縣卽今莊浪廳治允吾故城當在其西南河水之北西接巴燕戎格廳界南接臯蘭縣界水經注又云南有湟水注於河而湟水下迺云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爲鄭伯津與澗水合其叙澗水又不言逕允吾縣攷之元和郡縣圖志鄯州湟水

西域考古錄

卷一

八

縣郭下本破羌縣地龍支縣本允吾縣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是允吾在破羌南故下文云湟水逕破羌城南以此推之經注南字應是北字之譌今湟水自青海東北和碩特東上旗南和碩特南右翼後旗北東流逕和碩特南左翼末旗南又東入邊逕西寧縣北又東逕碾伯縣北又東南逕巴燕戎格廳東南莊浪廳西南入河在漢爲臨羌安夷破羌允吾允街枝陽境故漢志臨羌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班氏本指縣北言之酈氏註本之班志而譌蒙上文僂

海鹽池故叙湟水有東逕西王母石室之文而忘其在臨羌西北塞外也洮水出塞外羌中班氏地志之言攷段國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強臺山山南卽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強臺西傾之異名也今西傾山在洮州廳西南接青海所屬蒙古境當和碩特前頭旗之東山脊南北橫亘洮水出其東曰巴爾巴必拉東南流折而東流爲洮河其西卽黃河當積石東東流折而北流又折而西北流之處迤南山脊東出有水出其陽曰祥楚必拉卽墊江源矣下會西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九

漢水入江山爲江河之大戒故禹貢導山以西傾爲次陰列之首今洮水自洮州廳西東南流折而東北流逕廳南又逕岷州北折北流又西北流逕洮州廳東又北流逕狄道州西又北逕臯蘭縣西河州東入于河在漢則逕隴西郡之臨洮安故狄道至金城郡之枹罕東境故漢志云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水經注灘水導源塞外羌中攷水今曰大夏河唐書謂之大夏川通鑑會昌三年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是也今灘水發源循化廳西南邊地東流

逕廳南又東北流逕河州南折北流逕州東及東北

入河在漢為逕白石袍罕二縣境故漢書地理志曰

白石縣澼水出西塞外今羌人名其山曰荅蘇尔海阿林水曰和尔藏必拉

東至袍罕入河

金縣府東九里本金龕谷縣地屬蘭州尋屬會州正大置

金州治龕谷縣元省縣入州明初改州為縣又移今治

屬蘭州

本朝改置金縣屬臨洮府後升蘭州為府以縣來屬焉

汝李壽長編元豐四年於蘭州南四十里龕山下置寨

西域考古錄 卷一

十

紹聖中修築寨城為龕谷堡堡北五里有小龕河源出

龕山谷東流洶湧與浩疊河合流入黃河又於堡南十

里駝項山東南二十里鷄瓜山各置戍守與堡城相犄

角焉金人於堡西北白草原置金州升堡為縣為州治

焉白草原地勢平坦可屯軍即今縣治矣

馬銜山縣西南三十里即馬寒山形勢雄秀甲於州境

盤亘數百里與狄道州接界

猪鬃山縣西北四十里金人置鎮於此以控西夏縣南

七十里又有馬尾山

亂山縣東北八十里其山支絡交互綿亘數百里望之

峰巒層疊嶺勢參差如攢架列戟黃河經其中二百餘

里入靖遠縣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水

灌田甚廣亦州境之襟要焉

閻門河有閻門河橋在縣南門外源出馬寒山峽中東

流入黃河志以謂即浩疊河非是攷漢志浩疊河出西

塞外今日大通河詳見後西寧府下此蓋名偶同耳

狄道州府正南二百一十里本西羌地秦漢皆屬隴西郡晉惠

帝分置狄道郡前涼張駿又改置武始郡後魏亦屬武

西域考古錄 卷一

十一

始郡隋罷郡以縣屬蘭州唐因之天寶初割蘭州狄道

縣又別置安樂縣置臨州郭舊有臨洮軍久視元年置

寶應初沒於吐蕃以為武勝軍宋熙寧五年收復改為

鎮洮軍尋置熙州改鎮洮軍為德勝軍金改曰臨洮府

元明因之

本朝仍為臨洮府乾隆初降為狄道州並縣入州以蘭

州為府屬焉

州地襟帶河湟控制關隴與河西五郡唇齒相依用武

者必爭之地蜀姜維數出狄道以撓關中魏人建為重

鎮維終不能得志晉之衰也河西雲擾西秦南涼代有其地元魏兼有秦涼列置郡縣尤以狄道爲東西屏蔽唐置臨州設重兵以控禦吐蕃一旦不守河隴遂爲左衽蓋其重如此宋承五季之轍王官所莅不越秦成神宗踐祚慨然西顧奮然欲有所爲及熙河路建而湟鄯之域以漸收舉雖于本計似踈而安攘之略未盡非也夫夏寇憑陵狡焉日甚陝西六路皆爲困弊欲圖西夏必先有事熙河無如將相非人措置鹵莽則亦謀國之罪也志曰郡土膏腴引渠灌溉爲利甚溥其民皆蕃漢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七

雜處好勇喜獵明初徐達旣定關中謀取隴右會諸將議師所向時李思齊方守臨洮張思道保據慶陽諸將多謂思道之才不如思齊慶陽易於臨洮不若先取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援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其人足以備戰鬥得其地足以供軍儲臨洮旣寇旁郡自下其後果如所策則州之重從可知矣

考漢狄道縣故城在今州治西南晉嘗改縣曰降狄道自隋唐以來州郡皆治此今州城周九里有奇宋

之熙州城舊治也前涼張駿所置武始郡故城在今州北七十里

嶽麓山州東二里上有超然臺又東八里有滴水巖巖東二十里曰玉井峰上有石池水極清冽

夏牟山州西三十里以地宜牟麥得名其相近者曰卧龍曰朱翠

抹邦山州南二十五里宋王韶自通遠軍攻西羌羌據險自保韶曰旣入險地當使險爲我有選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羌乘高下門部擊敗之山與嵐闕坪連近闕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口險隘上極高倣延袤可十里爲戍守要處

常家山州西南六十里與西傾山接有龍湫深廣衍爲九曲十八灣元祐中羌酋鬼章與西夏連兵謀復故地夏人屯天都山前鋒絕通遠境鬼章駐常家山大城洮州以待師期爲游師雄所破卽此

馬寒山州北百五十里雄峻參天舊設關於此爲戍守要地關北去府城六十里亦名摩雲嶺

竹牛嶺州東百里竹牛角可爲弓河西諸郡俱有之此獨以名嶺未詳宋王韶知通遠軍引兵度竹牛嶺吐蕃

帥本征來援詔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破其前軍遂城武勝是也

通谷州西六十里其谷東西出入中容千百人往來不踰數十步上有大窾可見天日熙寧中于此置通谷堡十八盤山州東百里高險有天然石級一十八盤又蓮華山州南百五十里山峰秀聳宛然花苞欲放也

洮河州西南二里河自州南六十里之鑠林峽流入峽勢聳峭兩崖削成尤多林木洮水經峽中及蓮花夏牟諸山盤束千餘里至州南始豁然奔放如萬鼓迸擊又

西域考古錄

卷一

十四

北經石井峽而合湟水唐會昌二年吐蕃論恐熱兵入渭州其國相思羅合諸部兵保洮水焚橋以拒之即此又宋鄭民憲請於州南關開渠堰引洮水於東山直北道下至北關是也又東塔河州東二源出渭源縣之分水嶺流入境又西南流入洮河宋王韶自東塔逕趨武勝克之是也又抹邦河州南三十里源出蓮花山打壁河州北三十里源出石井峽又三岔河州北十里結河州北六十里為三帶水交結處俱入洮河

邦金川州南六十里西流合洮河神誼擊鬼章夜渡邦

金川黎明至岷州之鐵城遂大破之是也

沙泥站州北九十里康熙十三年寧羌兵變甘肅巡撫華善遣守備馬洪吳承印防沙泥站陰與賊通回兵據蘭州以畔河西提鎮張勇王進寶孫思克渡河來援不及遂攻蘭州圍之至十四年六月賊窮蹙降

是役也一徧禱倡亂自二月七日圍城起至六月二十七日計閱一百七十六日然非先剪其援兵計窮自縛河西千里餽饋之苦未有息計攷之宋明制州北三十里有打壁關六十里有結河關八里有洮

西域考古錄

卷一

十五

陽堡百五十里有摩雲關關設于摩雲嶺下極為險隘且又去蘭州六十里之近不于此控禦敵人而于沙泥站已失地利又舍馬銜之險就平曠之地殆未可以臆解也今以州判移駐其地

渭源縣府南二百五十里本漢首陽縣屬隴西郡晉因之西魏

始分置渭源郡因渭水為名也改縣為渭源以為郡治

隋罷郡置渭州以縣屬之渭州故隴西郡魏莊帝永唐安三年下郡置渭州焉

武德元年西土底平仍以縣隸渭州上元二年改曰首陽仍於故渭源城分置渭源縣儀鳳二年省首陽入焉

開元二年吐蕃全達延寇臨洮軍蘭州至於渭源臨洮  
謂今洮州廳也未幾復寇渭源至德後遂陷于蕃宋熙  
寧中置渭源堡屬熙州金因之元升為縣明屬臨洮府  
本朝仍明之舊乾隆改屬蘭州府焉改唐故縣尚在今  
縣東五十六里城  
址猶可  
彷彿焉

鳥鼠山縣西二十里又名青雀山亦曰鳥鼠同穴山禹  
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渭水所出凡有三源並經其下其  
同穴鳥元和郡縣圖志曰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  
小黃近穴澗溺氣甚辛辣使人變逆嘔吐牛馬得此氣  
多疲卧不起而大汗爾雅鳥鼠共穴其鳥名餘其鼠名  
鼯是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一

六

南谷山縣西北二十五里上有高城嶺姜維敗魏將王  
經於洮西進圍狄道魏陳泰馳救從隴西潛渡高城嶺  
至狄道東南高山上舉烽火鳴鼓角維遁去唐大中三  
年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  
尚婢婢遣其將拓拔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卽此通志嶺上有舊渭源城洮水出焉三水合流東北  
逕首陽縣故城西與別源合酈注水經洮水出南谷在

鳥鼠同穴西北大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霍谷山縣南五十里山高峻爲南面之勝其南有白樺  
嶺通岷州產白樺樹因名又五竹山西南三十里山多  
細竹峰巒奇秀有秀峰巖下有谷曰銀溝谷

大來谷縣西北唐開元三年冬吐蕃復寇渭源隴右防  
禦使薛訥與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  
使王峻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全達延將吐蕃兵  
十萬屯大來谷峻選勇士七百人胡服夜襲之多置鼓  
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七

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  
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閔峻復夜出襲之虜大潰  
始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前  
後殺獲數萬人

考水經注洮水北逕安故西城又北逕降狄道故城  
西又北隴水注之二漢志縣屬隴西郡晉十六國  
春秋前涼復置葦置郡西秦亦曰安固郡魏書地形  
志無之是縣廢也注引十三州志縣在郡南四十七  
里郡謂隴西郡二漢志治狄道與一統志郡西南百

六十里不合以謂在蘭州西八十里者尤非也又武

始故城寰宇記引十三州志云降狄道今日武始與

酈注所引同關駟在當日必無謬刺戴氏據漢書削

去降字未免武斷而一統志稱武始城在府城北七

十者乃後魏之武始郡治身田者又非前涼之武始

郡治狄道者也水經注曰隴水即山海經所謂濫水

也今本山海經濫水注于漢水漢字當是洮字之誤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

嶺今渭源縣北分水嶺即鳥鼠山之考隴水俗曰東

峪河河自渭源縣北西北流入狄道州逕州城東又

西域考古錄

卷一

十六

逕城北入洮水也酈注又曰西逕隴坻又西北歷白

石山下又西北逕武街城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

東又西北流注于洮水以此注核之武街當在狄道

州東大來谷則在武街之東南偏于南二十里也此

注之隴坻與天水之隴坻地異而音亦異蓋天水之

隴坻坻乃丁禮切此則音是字也

靖遠縣府東北二百里本唐會寧縣會州治後陷于蕃宋元符

中收復崇寧二年建會州置敷文縣以為州治金改保

州後徙州治于會川城縣遂廢明正統二年置靖虜衛

于此屬陝西都司宏治九年改隸固原鎮

本朝因之乾隆初升為縣屬蘭州府

今考縣本涼州徼外地漢為安定鶉陰縣地宇文黑

顛為魏相從太子西巡至此土人張信罄資饗六軍

秦悅命置州以會為名並置會寧縣為州治焉保定

二年廢州為防隋又改防為鎮大業初改縣曰涼川

唐武德初討平李軌復置西會州以縣為會寧縣屬

焉貞觀八年以此州倉儲殷實改曰粟州後復曰會

州天寶以為會寧郡乾元元年仍曰會州明正統二

西域考古錄

卷一

十九

年乃於故會州城北三十里洪武中巡司之地建為

靖虜衛而省巡司入衛即今縣治是也近日府縣志

皆承大明一統志及陝西通志之誤如以臯蘭為兩

漢之媪圍金縣為榆中靖遠為祖厲略一檢勘觸目

皆是令稍知古今者何至如此為之太息今考水經

注河水又東逕金城縣故城縣兩漢俱屬金城郡後魏于允吾置金城縣則

在河北故此言故城也城在今臯蘭有梁泉注之泉

出縣之南山自縣北流注于河梁泉一統志以臯蘭縣東南八十里白石

山泉當之云宇文周時梁暉為羌所困山上無水暉

禱于山飛泉湧出酈道元注經時已有梁泉之名安

得屬之後周其悠謬可知今不取水經曰河水又東泉當在皋蘭縣境內未詳何地也過榆中縣北又東過天水北界勇士縣漢屬天水郡蓋榆中之東即勇士縣界矣又考梁暉為後涼人一統志訛為後周人也

按榆中一縣在兩漢皆屬金城郡晉為郡治通鑑注在蘭州東五十里通典謂在五泉縣東太子賢亦云在金城縣東惟通典以大小榆谷當之寰宇記復踵之謬矣顧氏方輿記要謂在蘭州西百里則又譌東為西今以水經注及十六國春秋與今日大河經流圖志考之大河自河州流入州境經州城西又折而東北流入金縣北六十里折東北流入亂山亂山在縣東北八十里河經其中百餘里始出而逕靖遠縣界蓋金縣直州之東北而河逕州之北界今縣境北四十里有平地城東北七十里有一條城北八十五里有十字川堡則榆中當在縣西北境近今之定遠驛乞伏所築之勇士城及東西二苑城當在今亂山北原上與什字川不十里遠疑即當日之子城川矣顧氏以浩疊河當之謬甚至媪圍又在苑川東北疑今平灘堡之地即所謂二十八渡水矣又元和郡縣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志烏蘭縣漢祖厲縣地東南至州百四十里州即今靖遠也是祖厲在靖遠西北百四十里矣祖厲兩漢屬安定武威晉省張軌收其遺人於武威故城別置祖厲是前涼祖厲在今涼州地形志隴東郡有祖厲是後魏祖厲今平涼二城皆非河水所逕也董氏顧氏皆謂故城在靖遠西南一百三十里不知何據祖厲河即今之南玉河出惠寧縣東南西北流入縣界南及西又西北流逕靖遠縣西南入河以今日水道證之水經注漢祖厲故城當在靖遠縣東南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縣面山背河地勢險阻九邊考靖虜去敵最近北面濱河遇冬水合一望平地千里寇若從賀蘭山後踏冰馳蹕勢如風雨未易禦也沿河置戍固不可緩而徐斌水以西舊邊一帶冬防可倚也范氏謂折衝無術而從事於補苴大抵然矣

嚴

當有明之時患在河套故花馬之烽傳而後衛之戒國初所憂在衛之北鄙而尤急于河東以其曠遠無可恃之險故議者欲東起中衛之鎮關墩西抵衛之

哈思吉二三十里爲一營寨因河委折六七營寨而足矣倚河爲濠壘土爲城二百餘里而已足矣且蘭州之麥可以順流中衛之粟可以逆挽又可募民佃種以省饋餉斯固足食之道也今雖邊塵不擾然而番回雜處強悍難馴居安思危未可以無事遂忘遠慮焉

烏蘭山縣南百二十里唐置關天授中移置平川

度堅山縣西乞伏司繁自麥田元孤山遷度堅山通鑑

注在苑川西秦將王統襲度堅克之司繁出降義熙五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年春乞伏乾歸奔還苑川遷于度堅山七年置秦興郡

治焉

雪山縣北百二十里山勢高峻積雪不消套寇入犯往

往駐牧於此

陽武下峽縣東北晉隆安元年呂光攻乞伏乾歸於西

城自率師次長最遣其將梁恭等出陽武下峽攻其東

城不克義熙三年赫連勃勃擊南涼入枝陽驅掠人畜

而還禿髮傳檀引兵追之勃勃于陽武下峽鑿凌埋車

以塞路逆擊傳檀大破之

黃河縣北五里黃河逕祖厲城西又經縣北入中衛縣

界其間山峽盤束垂流直下高數十丈縣城北有舊堰

唐刺史安敬忠築以捍河流者縣西南有北卜渡渡河

至鳴沙河見元史通志衛城無水祖厲河水苦惡不可

食必涉祖厲達大河取河水以供日用遇霖潦漲溢卽

不可渡乃命工相城北五里江蒲地絕其上流決祖厲

河入江蒲又導之北入大河及故道湮平往來便之按

唐書祖厲城西有河池因雨生鹽則水之苦惡不可食

由來久矣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河州府西三百里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也漢昭帝分隴

西天水張掖三郡地立金城郡今州卽金城郡之枹罕

縣也枹音浮靈帝時隴西自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

罕改元置百官獻帝建安末夏侯淵討平之晉惠帝立

枹罕護軍前涼張軌奏置晉興郡晉志枹罕張軌分屬

咸康元年張軌分興晉郡屬河州晉興郡十六國春秋

州自是枹罕爲興晉非晉興也張駿二十一年以州界

遼遠分置河州以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積石州界

故曰河州晉志張駿分晉興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

通典以符堅始立者非十六國春秋符堅建元三年克

枹罕以彭奚念爲涼州刺史鎮之七年以李辨爲河州



刺史領興晉太守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元和後為乞郡縣圖志亦以河州為張駿立杜佑之言疎矣十六國春秋伏氏所據乞伏熾盤自金城郡徙都于此太初二年枹

罕羌彭奚念來歸以為北河州刺史九年奚念入朝以翟瑷為典晉太守鎮枹罕至熾盤永康元年遷于枹罕考永康元年即宋義熙八年也是年夏六月乞伏乾歸為兄子公府所弒熾盤率文武臣民遷於枹罕秋七月執公府於可狼山輟之譚郊論乾歸為武元王始改元永康蓋自度堅遷譚郊又自譚郊遷枹罕也暮末永宏二年焚城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置枹罕鎮孝文太和十年改為河州宋元嘉中枹罕為吐谷渾所據後周兼

置枹罕鎮隋罷鎮為州煬帝改枹罕郡唐平李軌復曰河州開元二十六年置鎮西軍于州城內天寶以為安

西域考古錄 卷一

西

鄉郡乾元初仍為河州尋沒蕃宋熙寧六年仍置河州

金因之亦名曰平西軍元為河州路置吐蕃等處宣慰

司於州之歸德州明初置衛尋設河州府轄寧河一縣

洪武十年立河州左右二衛十二年罷河州府縣改置

河州衛以左衛調洮州改右衛為河州衛軍民指揮使

司領千戶所六守禦千戶所一隸陝西都司景泰中復

分置河州屬臨洮府

國初因之乾隆初改屬蘭州府

州地控扼氏羌山長谷荒盤互轆轤河所濫觴自昔河

西多事枹罕嘗為戰場若其犄角五郡襟帶河湟州實中外之要防明初設茶馬司於此資國用以制番命來享來王計之善者觀楊一清之疏其利害言之詳矣

宏治中都御史楊一清言唐時回紇入貢即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厥之良無利而利者也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非虐使于番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且西番為中國藩籬其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於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之上策前代畧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失利垂六十年豈徒邊人乏騎乘之用將來番人無求於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申明舊制使番族各供差發蓋河挑二州實為西番之襟要故茶馬二司特設於此至今藉其利云

西域考古錄 卷一

西

按河州四塞內地獨以一隅臨邊非若他衛之孤懸

斗立者比也其形勢則東有臨洮之險北有莊浪之

阨南有強臺之塞西有青海之環民雖少而土人則

眾弓矢及矛比屋皆有無事則耕屯為生有事則守

望相助土地所出則麥豆青稞且以轉資鄰境夫民

雖強不可以勝戰地雖險不可以無兵苟相地而置

戍因勢而乘障其孰能飛越哉且州之西南有二十

四關之固二十四關者曰麻山曰安龍曰大馬家灘曰小馬家灘曰鴉塘曰斗石曰思巴思曰殺馬曰喬家曰西關曰槐樹曰閃半嶺曰土門曰

梁只巴曰牽花曰老鴉曰別藏曰雀家曰石嘴曰樊

家曰五白曰積石曰紅崖皆險阻扼塞林木  
茂密關之東為河州內地其西則小河套焉  
而又有三堡之犄角衛進西九十里為老鴉關又九  
十里為起臺堡又七十里為上  
北燕又九十里為撒刺坡坡為三堡之關鍵其地生  
番有土官韓氏管轄又一百三十里為金銀又九十  
里為邊堵又一百一十里為保安堡孤懸塞外册  
腋生番一綫通道又西四百里為歸德堡堡元之歸  
德州也置吐蕃宣慰司於此明承樂四年建歸德守  
禦千戶所統治屬番中茶馬其地膏沃五穀皆殖北  
至黃河八十里又二百八十里即西寧府南至四川  
之打箭爐六百里東北至捏工川七百里東南至莽  
刺川六百里堡各設守  
備一員所千戶一員

自關之西南迤邐千里土曠人稀則皆河曲之地漢  
之大小榆谷唐之九曲地今俗號為小河套者也自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正德以後亦不刺據青海其別部火落赤等分駐捏  
工莽刺二川於是河西始有海寇之患州當其衝誘  
我屬番殺我兵民焚我積儲州之被塗毒者迄無寧  
歲乃三堡者孤懸於千里之外以有用之兵置之無  
用之地其得以瓦全者幸矣若欲責以牽制任以驅  
除何異以鑑灰而障滔天之水則以三堡為告朔之  
餼羊亦不得已也夫充國之廣屯田曹鳳之復郡縣  
驅夷遠去殖穀富邊此上策也撤保安之兵退守二  
十四關以與起臺相犄角聊以固我圉者中策也徒

割歸德以屬西寧欲以通應援之路而河州起臺之  
兵盡壞分守之一關之間寥寥數百人猶使三尺之

童子當戶而扞虎狼之人也其為無策甚矣明制自  
麻山而

西北至石荷河州之兵防戌自老鴉關而北昔起臺  
之兵防守自順治以後屢奉裁兵之命其于明制僅  
什之三存耳康熙十四年敵圍州城一月始  
解去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二年屢犯州城

淮南王曰非強不能服非威不能制故夫長駕遠馭  
者視乎勢立疆守土者存乎人因時制宜者在乎知

通變昔之番族其于蒙古也歲納添巴若佃戶之奉

田主事之甚謹不敢稍違今者不然蒙古之畏番人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不啻虎狼倒行而逆施殺掠時有歲且煩官兵為之  
護視若河州內地也據險守塞務農講武今之守土  
者可不加之意思所以拊循和輯以上抒

聖天子西顧之憂哉充國屯田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  
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

二千頃以上其間郡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  
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

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  
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

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浸溝渠治隍隄以  
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解水左右田亭出賦人二十

聘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仗健各千倖馬  
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

費今大司農所轉殺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  
處及器用簿雜陛下裁察論藥相曹鳳上言西羌

為害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商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今者衰困遂依發羌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過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列屯夾河合三部十四

積石山一名唐述山又名小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當在今巴燕戎格廳之西元和郡縣圖志云按河出積石山在縣南謂枹罕縣羌中注於蒲昌海潛行地下出於積石為中國河故今人目彼山為大積石此山為小積石

西域考古錄

卷一

无

攷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下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班固正指禹貢積石蓋是時無大積石之稱也積石本在蒲昌星宿海之下吉甫此注殊未明晰至元人遂真以小積石為禹貢之積石矣括地志亦曰唐述山唐初人猶未有此失新唐書吐谷渾傳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土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通鑑考異謂烏海星宿川柏海並在青海西而且末更在極西且末本西域著名之國梁天監時猶入貢江左其并入

吐谷渾當在西魏後周前也且末樓蘭皆近蒲昌海見漢書西域傳

萬頃原州北二里四望平夷康熙時張勇于此構四望臺長汀黎士宏作記以比超然臺者也

鳳林山州北三十五里又州東十二里有鳳皇山即其支嶺也唐築鳳林關于此又鳳林縣後魏置唐因之州

西北八十里罕开谷舊罕开羌居此在州西如水經注白石縣罕开谿之比也西秦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

开谷以應河西是也白石本漢縣晉廢後魏始於白石廢縣地置鳳林縣焉

西域考古錄

卷一

无

奴葵谷州東前涼掌據敗叛將李儼于葵谷即此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乞伏乾歸討之至奴葵谷是也

黃河州北五十里按州有上渡下渡之名舊志謂下渡

即州北六十里之刺麻渡通莊浪路上渡直州西北百

二十里之積石關通西寧路又名積石渡顧氏紀要謂

即石城津秦將苟萇濟自石城津即此以酈注及圖志

考之則石城津當在今莊浪廳南接臯蘭縣境其說非

是

大夏河州南三里諸書謂即灘水也顧氏又以為白石

川水考水經注瀼水導源羌中大夏川水出西山逕金  
紐城南又東逕大夏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  
按魏書有金柳城隋書有金紐山寰宇記金劔山有金  
劔故城一號金柳城是金柳金紐金劔一也又大夏縣  
二漢屬隴西元魏改屬金城郡則已徙治矣故鄴氏有  
故城之稱攷元和志及寰宇記云大夏西北至州七  
十里金劔山在縣西二十里十三州志縣西金紐城去  
縣四十里本都尉治是唐宋時之大夏即元魏徙治之  
城而二漢故城尚在其東二十里也當在今州東南接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狄道州境矣昔之大夏川即今之三岔河自州之東南  
合麻山關大馬家灘火石界內三派合東北流逕狄道  
州西北又東北入洮水者也至瀼水之合白石川合白  
石枝津即今州西南洪水河流逕州治南又東入大夏  
河若今州之大夏河以瀼水而冒是稱而諸書又復以  
訛承訛語曰俗語不實流為丹青洵有之矣  
洪水河州西南源出大溝河流逕州治南門外又東入  
大夏河即水經注之白石枝津水也  
牛脊河出河州西南牛脊山東北流入大夏河疑即水

經注之羅谿水也

廣通河州東南有二源當和政驛東西北流合為一入  
大夏河疑即水經注之故城川水也

湫池州西北積石關西周迴三十里池畔萬木參天極  
著霧異土人號為顯神池一統志河州西北六十里有  
大龍湫是也

又州東三十里有淺湖橋相傳上古州地皆湖神禹導  
河之後湖迺為陸今州東尚有遺跡王象之曰州東有  
地名湖川川東二里南北十五里皆舊湖地云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積石關州西北百二十里東去積石山五十里明置茶

馬司此為市易處

考唐有雞項關河藍關安鄉關臨津關宋有通會關  
綏遠關今皆不詳其處吐蕃論恐熱於雞項關南造  
橋以攻婢婢于鄯州當在今州西北積石與殺馬二  
關即明二十四關之二也輿程記州西南六十里為寧  
河驛又西六十里為殺馬關其林麓扼塞足以守禦  
自此舉足而西地浸高又行一日至嶺西其地益高  
蓋與西域相出入處昔人訪河源路出于此有南川  
若迺樂若東谷堡通津堡結河堡當川堡來同堡臨  
灘堡閭津堡大通河堡宏化寺堡皆宋人所築元符  
二年鬼章攻我南川堡在州西南七十里熙寧七年  
王韶遣將渡河畧定南山地築廻樂堡結河當川二  
堡破阿諾城又城香子遂取河州東谷堡即論恐熱  
為婢婢所敗退保東谷處在州東十五里通津本吐  
蕃之南達堡其東四十里即安疆寨西北至大通故

城四十里來同吐蕃之甘樸堡  
崇寧中我師取之賜名來同

漢允吾縣故城涼允吾縣故城涼廣武縣並郡故城西

魏廣武縣故城按允吾廣武沿革之故諸書頗多乖謬

今參伍考訂于右兩漢允吾皆為金城郡治晉始移郡

治榆中而允吾廢前涼復置屬廣武郡後魏亦曰允吾

屬武威郡西魏改為廣武縣又置廣武郡見元和開皇

三年罷郡置廣武縣屬蘭州大業二年改為允吾縣取

漢舊名六年改為會寧縣武德三年重置廣武縣前涼

分金城郡之令居枝陽二縣地置永登縣又合三縣立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廣武郡治永登後魏郡縣俱廢西魏復于允吾之地立

廣武縣並郡隋罷郡尋改縣為允吾唐復以為廣武屬

蘭州南至州二百二十里允吾故城在縣西南一百六

十里本漢縣屬金城郡考隋書地理志後魏置廣武縣

並郡魏書地形志無之不知後魏時允吾縣未嘗改為

廣武也隋志誤西魏為後魏耳通典舊唐書皆云廣武

郡隋廢為廣武縣今隋志不載而惟見于元和志則是

杜佑劉詢又誤西魏改允吾之廣武為涼分令居枝陽

之廣武也水經注澗水出令居懸西北塞外南流逕其

縣故城西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

漢志令居下澗水出西北塞外至縣西南入鄭伯津枝

楊今莊浪廳境令居今平番縣西北土司境及平番縣

西境皆是也永登亭當即永登縣蓋廣武郡縣俱廢于

後魏故道元時但名永登亭耳是前涼之廣武在今平

番縣莊浪廳之間也西魏及唐之廣武縣則在今州北

微西二百二十里亦即前涼重置之允吾縣地也而兩

漢之允吾故城杜佑謂在今州西南五十里是也

狄道故城二漢志並屬隴西郡呂后六年匈奴寇狄道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七年復入寇文帝十二年匈奴寇狄道季漢延熙十八

年姜維圍王經于狄道不克尋又引軍出狄道不克而

還即此城矣晉惠置狄道郡前涼置武始郡宋元嘉四

年武始羌畔熾盤遣其左丞相曇達招慰羌執曇達送

於夏主昌大平真君八年置勇田郡尋改武始郡治勇

田縣今狄道州南里許有舊土城俗名番城當即狄道

故城其城北之武始故城則後魏之武始郡治勇田者

也

臨洮故城今岷州城故秦漢縣屬隴西南部都尉治此

建初三年羌豪布橋等圍臨洮縣馬防討破之永初三年鐘羌破臨洮縣永建初枝尉馬賢大破鐘羌於臨洮延熙十七年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關臨洮是也後魏始於此置岷州領同和郡尋改臨洮郡又置龍城縣爲郡治隋開皇二年突厥寇蘭州總管叱列長之守臨洮爲所敗三年罷郡屬岷州大業三年復爲郡唐改置岷州天寶時爲和政郡乾元初復爲岷州今之州治卽唐州治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一

書

桑城亦名桑壁休屠王石武以桑壁降于劉曜又大寧初劉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呼延晏攻涼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是也大興三年劉曜攻拔陳倉諸城戍晉王保懼自秦州遷於桑城通鑑注保欲自桑城奔河西也城當在今狄道州西南土司境

鞏令城吐蕃所置城也宋熙寧六年王韶圖武勝使德順將景思立分兵自南甲趨鞏令城在今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又有鶴城三足城皆吐蕃所築在州西南土司境內

長城堡州西北唐王峻敗吐蕃于此秦築長城起自臨

洮卽此

武街城晉書惠帝分狄道置武街縣前涼張駿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侯和凝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後趙爲界晉永初二年石虎將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卽此唐志以爲武街驛開元二年薛訥拒吐蕃於此當在今狄道州東渭源縣西

西域考古錄

卷一

書

檀至枝陽大獲而還卽此顧氏謂魏書地形志無此縣當是已廢也考水經注湟水東逕枝陽縣下逆水文有東逕枝陽故城南語則縣未嘗廢于後魏特今本魏書脫誤耳當在今莊浪廳南境也

祖厲縣故城漢屬安定後漢屬武威晉廢張軌復置仍屬武威後魏移治平涼屬隴東今會寧縣故漢祖厲縣地故城在今靖遠縣西百三十里祖厲音置賴

勇士城漢縣屬天水郡武帝置天水屬國治此後漢屬漢陽郡元初二年龐參等擊叛羌兵至勇士爲杜季貢

所敗卽此晉廢十六國春秋符秦置勇士護軍太元十  
年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築勇士城而居焉水經所謂  
子城也輿地廣記稱苑川城乞伏國仁據此後日子城  
縣按苑川東西二城相去七里符登封國仁爲苑川王  
蓋川本勇士縣地其故城皆當在今金縣界中

鷓陰城漢縣屬安定後漢屬武威晉廢涼復置後魏始  
移置平涼舊城遂廢今靖遠縣西境卽鷓陰縣地後漢  
建康初趙冲追擊叛羌於鷓陰河又黃初二年涼州廬  
水胡反遣張旣討之賊拒于鷓陰口卽鷓陰河口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一

美

枹罕縣故城魏書地形志河州治枹罕而無枹罕縣元  
和郡縣志魏置枹罕鎮太和十六年改爲河州諸家地  
志咸以漢魏迄唐之枹罕皆卽今河州治按水經注灘  
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而下文又別出枹罕城則後  
魏之枹罕非二漢之枹罕矣十三州志灘水在城南門  
前東過考今之大夏河北至州城尚遠四五里以此推  
之似二漢故城尚在今州治之南濱于大夏河也宋熙  
寧六年置枹罕縣而州治寧河縣金人仍以枹罕爲州  
治元復省今州西七十里有枹罕故城當卽宋人所置

而今之州則宋寧河縣治也

大夏城永和二年石虎將麻秋克金城進取大夏又攻  
枹罕不克退保大夏太和二年涼張天錫討叛將李儼  
克大夏武始二郡儼自隴西退屯枹罕又唐會昌初吐  
蕃論恐熱屯大夏川謀併鄯州時縣爲吐蕃所廢故但  
言大夏川川在大夏縣西詳見前大夏河考下

鳳林縣河州西北八十里本漢白石縣地前涼改置永  
固縣于此後魏大統十二年刺史楊寬于河南鳳林川  
置縣因川爲名儀鳳元年于河州西移安鄉縣理此又

西域考古錄

卷一

美

名安鄉天寶元年改名鳳林顧氏謂貞觀十一年改安  
鄉者譌貞觀初曾於縣境置烏州後廢永光中隴西羌  
多如旁種反遣馮奉世率任立韓昌到隴西分屯三處  
立爲右軍屯白石卽此又永元十年討叛羌唐述謁者  
耿譚屯白石是也今考元和郡縣志鳳林縣東南至州  
八十里十三州志謂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其東  
有白石山故名則當在河州西南方位與吉甫所言不  
合疑有譌又有鳳林關咸通中尚延心獻欵高駢收鳳  
林關是也

治城前涼張氏所置元嘉六年翟伯承等據罕开谷以  
畔之伏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蒙遜遣子興國攻定建  
暮末逆擊於治城禽之八年赫連定滅西秦畏魏人之  
逼擁秦民自治城濟河吐谷渾王慕瓚使其弟慕利延  
等乘其半濟擊之執定以歸後魏置建昌郡以治城縣  
屬焉又析置東涇郡於此後周郡縣咸廢故城當在今  
河州西北百十里又西北有譚郊城義熙七年乞伏乾  
歸徙秦水洛城民三千戶於此築城八年徙都之尋爲  
兄子公府所弒太子熾盤執公府縵之譚郊是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一

无

定連城呂光築元嘉三年乞伏熾盤爲赫連昌所攻自  
枹罕遷保定連六年蒙遜伐秦暮末復自枹罕遷保定  
連七年吐谷渾慕瓚襲定連不克是也城當在今河州  
東南

列渾城本名列城水經注灑水逕消銅城又東北逕列  
城東城當在今循化廳南通鑑秦王熾磐築列渾城于  
汗羅額氏謂今河州西南百八十里今循化廳西南山  
曰達那阿林南有水東南合和爾藏必拉疑卽水經注  
之列水也

臨津城卽隋之臨津關大業五年帝自將伐吐谷渾出  
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卽此城矣酈氏謂爲緣河津渡  
之處是也

鹽泉城卽鎮西軍治也開元二十六年隴右節度使杜  
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于河左置鎮  
西軍治元和郡縣志又以爲哥舒翰開元三年置于索  
恭川者開元疑天寶之誤顧氏謂天寶十三年于索恭  
川置天成軍鎮西或云天成之譌又訛十三載爲三年  
非是按紀要又云于河州西百餘里置雕窠城爲戍守

西域考古錄

卷一

无

處考通鑑天寶十三載九月拔吐蕃雕窠城置振威軍  
則雕窠乃吐蕃城元和郡縣志振威軍在鄯州西三百  
里開元中信安王禕置此非有兩振威必誤謬也通鑑  
三年夏六月論恐熱大舉兵擊婢婢至鎮西大  
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卽此鎮西軍

寧河城卽香子城吐蕃置在河州南六十里熙寧六年  
王厚拔其城遂克河州因置寧河砦于此後升縣金因  
之元爲寧河鎮明初復爲縣尋廢又元人于唐鳳林縣  
東三十里置安鄉縣取唐縣名之也或謂本吐蕃城橋  
關宋賜名安鄉關元置以爲縣仍舊名也明初省入州



定羌城本吐蕃阿諾城宋改定羌熙寧八年吐蕃木征圍河州王韶自熙州馳救諸將議趨河州韶曰賊圍城恃有外援耳乃直趨定羌破西番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元升爲縣明初廢又其西爲木藏城亦吐蕃所置又其西有講朱城亦吐蕃所置元祐二年熙河將姚兕破鬼章於此尋復爲西蕃所據

循化城非循化廳地乃吐蕃一公城崇寧中改曰循化宋志講朱一公當標錯鑿四城舊爲西蕃所築本朝收

西域考古錄

卷一

罕

復改爲來遠循化安疆懷羌尋皆棄不守新志以今廳地當之大誤

踏白城河州東北熙寧七年吐蕃首領鬼章誘知河州

景思立偏將王寧會盟踏白城伏發二將俱鬥死八年

王韶解河州圍還熙州以兵循西山遠踏白後燒賊廬

帳木征窮蹙來降是也又歷精城河州西近西寧衛境

宋治平中喃廝羅子暗瓊居龕谷今金縣地暗瓊長子木征

居河州少子暗吳叱居銀川喃廝羅少子董瓊與其母

居歷精城是也

平夷城河州西南四十餘里開元中郭知運所置守捉

所也又魚海城吐蕃所置郭子儀破袍罕十塞取魚海等五縣當在今循化廳南又有消銅城可石孤城黑城榆城俱見水經注諸城俱當在今循化廳南也

考漢之大小榆谷唐之九曲在今貴德廳西爲和碩特前頭旗南左翼中旗南右翼中旗土爾扈特南前

旗及察漢諾們罕刺麻遊牧處卽析支地開元三年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尙公

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蓋卽楊

西域考古錄

卷一

罕

矩所與九曲之地也俱見通鑑



西域考古錄卷第二

西寧府

管縣三 西寧 碾伯 大通

管廳三 循化 貴德 巴燕戎格廳

禹貢析支雍州之域析支即賜支今府境西南皆古析支地也自秦漢以來羌胡所居昭帝元始元年分置金城郡今府界即金城郡地矣後漢獻帝末年分金城為西平郡屬涼州至晉張軌分西平置晉興郡張天錫以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一

二郡遼瀾又分為廣源郡呂光改西平為西河郡南涼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徙都於此偃檀遷於姑臧後又移治樂都為乞伏熾磐所併後魏以西平為鄯善鎮孝昌初罷鎮為鄯州後周又置樂都郡隋初郡廢仍曰鄯州煬帝復改西平郡唐初復為州儀鳳二年置都督府後復為州元宗置隴右節度使統臨洮等十軍城綏和合州平夷三守捉使臨洮軍河源軍州西百二十里白水軍州西二百五十里安人軍置於星宿川振威軍州西三百里威戎軍三百五十里莫門軍洮州城內寧塞軍廓州城內積石軍廓州西百八十里鎮西軍河州城內



天寶改西平郡乾元仍為鄯州上元初沒蕃大中收復五代之亂又為西蕃所據號青唐城宋元符二年收復仍曰鄯州崇寧三年改為西寧州仍建隴右節度使又改軍號曰賓德金因之元亦曰西寧州明改置西寧衛屬陝西行都司指揮使司

國初仍為西寧鎮亦設西寧衛碾伯所雍正初年改衛為府置西寧碾伯二縣後又增設大通縣巴燕戎格廳貴德廳循化廳隸焉

顧氏曰西寧河湟環帶山峽紆迴扼束羌番屹為重鎮漢武使霍去病破匈奴因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宣帝時趙充國留屯金城諸羌遠遁後漢建武中馬援平先零諸種時議者以金城破羌之西道遠多寇欲棄之援因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田土肥美灌溉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二

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從之其後馬賢龐參往往樹績於此晉室南遷張氏撫有河西亦能和輯氏羌保其險阻呂光嚴刑峻罰河湟離畔晉隆安初禿髮烏孤屯據廉川羌首梁飢攻後涼西平烏孤欲救之議者多以飢兵強為疑趙振曰使羌得西平中

外震動非我利也烏孤曰飢得西平保據河山不可復制矣遂進擊飢破之於是據有嶺南之地楊統言於烏孤曰呂光衰耄諸子乖離若使浩靈廉川乘虛叠出不過二年姑臧可圖也烏孤從之後涼益困其後北涼西秦相爭逐於河湟間西秦之亡地沒於吐谷渾後魏復取之以爲秦隴藩蔽隋煬勤兵遠畧地斥四郡唐文皇平吐谷渾而地旋入於吐蕃開元中建雄鎮於州其時兵威震疊薄於海西天寶之後吐蕃乘安史之亂竊據河湟於是邠州之北鳳翔之西皆爲蕃戎之地馴至薄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皇畿犯京師其禍乃烈於東漢時之西羌及宣宗收復河湟而唐亦終不競矣宋關中戍守不越秦鳳熙寧以後始務遠畧圖河湟以制西夏乃議者謂河湟復而宋祚衰夫豈探本之論乎元起沙漠先事西域卒翦夏基遂置吐蕃宣慰司而領之以帝師西平亦其扼吭之地也明初置衛屯兵設茶馬司於此用以馴制蕃部云  
湛持居士曰西寧居黃河下游爲五郡門戶南驅河曲北倚天山東控臨洮西通鮮水祁連旣宜於畜牧西海亦利於漁佃王韶言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蒙

古火落赤嘗大言我但以偏師牽綴西寧銳卒直搗

臨鞏則五郡皆我囊中物也彼有人焉顧其酋不能

用也然而明之得失可得而言也當明祖有天下之

初以蕃俗犷悍欲衆建之以分其勢於是附近西寧

巴沙巴哇申中申藏等十三蕃族各授官領印中納

金牌茶馬諸蕃戀貢市之利且欲各保世職不敢爲

非誠得禦戎之上策也洎武宗嗣位朝政日非達韃

亦不刺諸部闌入河曲侵掠四衛久之遂據青海諸

番爲所戕殺邊將圍視而不能援豈惟西寧有齒寒

西域考古錄

卷二

四

之懼卽張掖武威迄無寧日而當事者方痛飲於危  
牆之下清歌於漏舟之中苟非鄭洛招蕃田樂主剿  
則西寧已爲達韃游牧之場其不爲河套之續幾希  
夫青海一區昔之西海郡也河曲卽漢之大小榆谷  
唐之九曲地也自吐谷渾以來歷唐宋元明郡地之  
不登版曹者千餘年及明之中世一變爲蒙古至明  
之季世遂爲和碩特所據蓋明自正德以後河西五  
郡始有海寇之患我

朝開國之初經畧中原西陲諸部等之羈縻其小小寇

犯無歲無之康熙初年青海諸部蠶屯祁連山縱牧  
大草灘連結準夷役屬諸番右臂既續河西各郡為  
之困樊提督張勇請築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邊  
墻以限內外及十四年王輔臣之變扇動諸部扁都口在  
甘州東南二百五十里甘州兵赴青海必嗎力幹人  
出扁都敵自青海北行必假道扁都口入  
據涼州之黃城兒勞藏寇紅崖殺遊擊取道扁都口  
人犯甘州皆以達賴刺麻檄諭而罷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遣使宣諭諸部集盟於龍駒島其明  
年青海諸台吉入覲京師詔封固始汗子達什巴圖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五

為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蓋至是青海  
始為近藩五十六年各部護送裏塘達賴刺麻入藏  
從大兵戡定西藏詔留兵二千屯青海以備準夷及  
雍正元年我師平羅卜藏丹津於是令土爾扈特等  
五旗各自為部不得復屬和碩特以分其勢以西寧  
辦事大臣蒞盟自此青海遂同內地為不侵不畔之  
臣然而百餘年來以恬以處燕安起於無虞樊蠹生  
於悠久蒙古日以削弱番族日以強盛故西海諸部  
畏番人如虎狼防秋官兵昔之離番以制蒙古者今

乃衛蒙古以扞番盛衰之故雖曰天意亦人事有以  
致之而

國家之撫馭亦張弛隨之矣

西海在西寧府西三百里十三州志西海東去西平  
郡二百五十里水經注曰古西儋之地也亦曰零海  
亦曰青海亦曰卑羌海亦曰鮮水亦曰允谷鹽池  
西海以在黃河之西古曰僊海也狄鞮曰庫克諾爾  
庫克謂青諾爾則積水之名也鹽池在其西南狄鞮  
曰達布遜諾爾達布遜謂鹽也海方數百里漢元鼎  
四年先零羌與匈奴通攻令居圍枹罕遣將平之始  
置護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神箭初酒泉  
太守辛武賢請擊罕开之在鮮水上者趙充國請治  
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之鮮水左右元始四年  
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置西海郡後漢  
永元中護羌校尉周鮪等擊滅畔羌西海及大小榆

西域考古錄 卷二

六

谷無復羌寇從隴糜相曹鳳言復西海郡縣治屯田  
植穀後涼楊軌為羌梁飢所敗西奔零海襲乙弗鮮  
卑而據其地隋書青海在吐谷渾中周回千餘里海  
中有小山以牝馬置此山生駒號為龍種其西十五  
里吐谷渾伏侯城在焉隋伐吐谷渾得龍種其地  
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效而止貞觀八年段志  
寧出西海道破吐谷渾追奔八百里去青海三十里  
九年大舉伐吐谷渾既敗之於庫山乃中分其軍為  
兩道李靖與薛萬均萬徹李亮由北道出曼頭山  
論赤水任城王道宗與侯君集趨南路歷破邏慎谷  
人龍水馬噉雪五月踰漢哭山進及烏海大破之李  
大亮敗之於蜀渾山執失思力敗之於居茹川李靖  
督諸軍追至且末西間可汗伏允在突倫川即圖倫  
磧將奔于闐契苾何力自選驍騎千人直趨突倫川  
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  
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侯君  
集等由烏海至星宿川及柏海還與靖軍合遂平其  
地十二年吐蕃擊破之吐谷渾王諾曷鉢遁於青海

西域考古錄卷二

北龍朔二年吐蕃破吐谷渾屯青海威寧二年薛仁貴敗績於大非川川在青海南儀鳳三年李敬元敗績於青海之上永隆元年黑齒常之敗吐蕃於良非川破之萬歲通天中郭元振議以青海吐谷渾國家要地使吐蕃歸之以易四鎮十姓不果開元十四年悉諾邏掠甘州自積石軍西歸頓大非川涼州都督王君與追及之青海西乘水而渡襲其輜重而還三十五年崔希逸敗吐蕃於青海西天寶初皇甫惟明破吐蕃大嶺軍又敗之青海五載王忠嗣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破之七載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吐蕃來攻擊敗之又築城於龍駒島時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明年以謫卒二千戍之冬水合吐蕃大集戍者咸沒自是以後中原多故青海為吐蕃所有設青海節度使以鎮之大中初吐蕃內亂河湟之地復入於唐其後吐蕃既滅族種分散無復統一宋建隆中首領尚波于獻伏羌地咸平中以六谷都首領潘羅支為節度使使防禦李繼遷是歲攻西蕃

七

兵十二萬分三路與大軍會拜河西節度使封武威郡王以其養子阿里骨為肅州團練使董璲將死召諸族首領至青唐城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掌牟暗通事我當以種落付阿里骨諸首領之既死阿里骨遂居青唐元祐元年以爲河西節度使西蕃遜川首領二年迫其將鬼章據洮州又進築安鄉踏白城種諤破其城生禽之阿里骨復歸款詔瀚雪其罪及死子瞻征承襲久之國人不服董璲子孫其巴溫立之朝廷命王瞻招納瞻征歸朝乃度河攻據遜川以重兵臨之巴溫死子龍抄亦出降賜姓名曰趙懷德吐蕃諸首領復立龍抄之弟溪賒羅撒趙懷德還遜川溪賒羅撒與其黨謀殺之懷德遂奔河南事間遣童貫將王厚等至京玉關遂拔遼州會兵宗哥川與戰敗之其首領門出降詔更鄯州爲西寧州至靖康之變金人陷陝西六路熙河守帥乃求青唐種族以遼寧地與之元平西域降高昌滅西夏青唐諸首領納土歸款元仍置西寧州而青海南北兩路猶爲吐蕃所據今之十三族皆其種類也明有

西域考古錄卷二

八

入西涼府羅支爲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中流矢死既而繼遷種落陰圖羅支遂爲其所殺羅支弟廝鐸督代爲首領遂以爲朔方節度使於時西羌部屬迎廝鐸羅支居州於是宗哥立支縣地唐屬鄯州遼州者唐鄯州之樂州在今西寧東南二百里又有溪哥城者舊積石軍也宋復得以爲贊普真宗曰贊普戎王之號立遵方佐廝鐸其可與乎乃授以保順軍節度使後溫通奇謀亂廝鐸羅殺之元昊改荏青唐會元昊以兵來襲廝鐸羅堅壁不與戰元昊渡水嘗植幟以志淺深廝鐸羅潛使移所植及元昊衆潰趨志處溺死過半自是數以計敗元昊而并斯鐸督之衆十餘萬回紇亦以數萬歸焉其勢遂強於諸羌治平初卒三子皆被恩命曰瞻璲居龕谷曰磨璲居宗哥城曰董璲嗣爲保順軍節度使西蕃遜川首領熙寧中王韶復洮河二州瞻璲子木征降賜姓名趙思忠神宗討西夏董璲集六部族

詳見余所作大積石山考

土樓山在府西北隋志謂卽四望山也漢神爵元年趙充國至金城渡河遣騎候四望陁中無人夜引軍上至落都喜曰吾知羌不能爲軍矣使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人哉又峽口山地極險阻爲湟鄯往來咽喉卽漢書之湟陁充國屯田奏言治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是也唐人嘗修閣道宋築省章城於此名綏遠關在府東南

拔延山府南二百里故隆化縣境與連雲山接隋大業五年帝大獵於拔延山長圍亘二十餘里是也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九

車我真山府西南六百里大業五年煬帝追吐谷渾可汗於覆轅川分命元壽南屯金山段文振北屯雪山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潛遁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是也

又曼頭山吐谷渾中最著者宋泰始六年魏主宏遣其將長孫觀西擊吐谷渾王拾寅敗之於曼頭山大業四年宇文述出西平至臨羌城進拔吐谷渾曼頭赤水二城因於赤水城置河源郡兼領赤水遠化二縣謝氏謂改曼頭城爲遠化縣也考隋志赤水管下有曼頭城又

別見遠化則改縣之說謝氏不知何據也又貞觀九年李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劉昫云隋置河源郡有曼頭城城因山名也曼音萬

赤嶺府西三百二十里續通典石堡城西三十里有山土石皆赤北接大山南連雪山號曰赤嶺自鄯城縣西行二百餘里卽赤嶺也劉元鼎曰過石堡城西行數十里土石皆赤名曰赤嶺卽此後魏宋雲等奉使西域自洛陽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見伽藍記亦此嶺也又儀鳳三年婁師德使吐蕃吐蕃迎之於赤嶺開元十

西域考古錄

卷二

十

九年吐蕃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界表石刻約二十二年又立碑於赤嶺分唐與吐蕃之境二十六年命河西隴右分道經畧吐蕃碎赤嶺碑天寶八載哥舒翰克吐蕃石堡城復以赤嶺爲西塞蓋中國與吐蕃分界處也考其地當在西寧縣西鎮海堡邊外綽羅斯輝特二旗境也

大小榆谷考通鑑注大小榆谷卽唐之九曲在積石軍西二百里宋史地理志積石軍北至西寧八十里則榆

谷當在今之貴德廳西水經注河水自河曲逕西海郡南下注引十三州志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西海郡治此當在今青海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是也後漢建武中燒羌校尉鄧訓發兵擊殺先零奪居大小榆谷章和末護羌校尉鄧訓發兵掩擊迷唐於寫谷羌乃去大小榆谷衆悉離散永元四年聶尚代鄧訓招迷唐等復居大小榆谷迷唐遂畔寇金城塞五年校尉貫友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破走之因作河橋於遂留大河以度兵十一年迷唐降入居金城

西域考古錄

卷二

十一

詔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兵來無常辭不肯徙叛還賜支河曲十四年以迷唐衰息從曹鳳言屯田二榆永初中以羌亂罷自晉以後常爲諸羌所據後周逐吐谷渾復收其地煬帝築長城自榆谷以東禦吐谷渾也通鑑注景雲中吐蕃請九曲地都督楊矩奏與之吐蕃置洪濟大莫門等城又置獨山九曲兩軍以守其地地既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開元二年宰相姚崇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

宜毀橋拔城從之五年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十五年蕭嵩破吐蕃於渴波谷追拔其大莫門城焚其駱駝橋天寶二載皇甫維明攻洪濟城克之王倕又破其魚海遊奕等軍十二載哥舒翰攻洪濟莫門取之盡收九曲地奏於其地置澆河洮陽二郡及神策軍以臨洮守兼充軍使及洮陽守焉考洪濟本後周之洪濟鑿吐蕃就故城修築之也又儀鳳初於洮州城置莫門吐蕃遂加大以稱之耳通鑑注洮陽澆河二郡皆置於洮廓二州西南廓州本澆河郡天寶元載更名寧塞郡洮州西

西域考古錄

卷二

十二

八十里磨環川置神策軍元和郡縣志謂在洮河南岸是也又有寧邊軍在積石軍西黃河北威勝軍在積石軍西八十里宛肅亦曰宛秀軍金天軍在洪濟橋武寧軍在洪濟橋東南八十里百谷城耀武軍在州南二顯黑硤川卽水經注之黑城谿也當在今循化廳南按此諸軍皆十三載哥舒翰奏置者  
落都谷舊唐書地理志浩亶縣有雜都谷卽趙充國傳之落都也永平初馬武擊燒當羌敗於落都谷是也在今碾伯縣境中又三批谷卽漢護羌校尉傳育討羌迷

吾為所襲殺處舊志在臨羌縣西南通鑑注在威威縣  
今在西寧縣西鎮海堡外又木乘谷漢張紆屯臨羌迷  
吾犯金城塞遣從事司馬防戰於木乘谷敗之當在今  
鎮海堡外又長寧谷即水經注之長寧水東南流逕晉  
昌城城在今西寧縣土司境長寧川水出松山蒙古謂  
之阿爾坦阿林當今大通縣南土司境即松山也隋大  
業中帝自拔延山入長寧谷度星嶺然後至浩靈川是  
也星嶺有吐蕃所築帶星嶺城晉析臨羌縣置長寧縣  
亦以長寧川名之後魏廢水經注西平城西北四十里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有長寧亭蓋在今縣西北北川土司境內長寧水今謂  
之北川河至西寧縣西北入湟水自南川至北川皆有  
邊牆高不過三五尺低者童子可踰也北川有守備營  
在新城堡東南至西寧縣八十里 紀畧曰北川營乃總  
堡名渡河二里為毛  
家寨東十里上馬圈堡又東五十里威遠堡皆內地也  
西輪大山六十里為刺鏢麥力幹住牧皆外地也東西  
關門在營北十里順治戊子叛回俱以此為遁逃藪及  
漢人之亡命者咸率馬築室耕田牛種取給於麥力幹  
歲添巴有等差若屯田其田皆肥沃百數十里村堡相  
望苟有中行說輩如河套之板升其為害豈淺鮮哉西  
寧之可慮者  
不在斯乎  
牛心堆水經注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牛心川水出

西南遼山東北流逕牛心堆東通鑑貞觀九年李靖敗  
吐谷渾於牛心堆考牛心川水出西寧縣西南土司境  
內今謂南川河有南川口營東至西寧縣三十里其西  
四十里即大康纏又西二十里為小康纏萬歷中巡撫  
田樂檄副將達雲與海夷戰於闡尉申中族尾夷至闡  
門外斬級甚多復與西寧官兵犄角破之大康纏海氛  
頓息 紀畧南川口乾河等山口俱有舊邊循牆挑壕斬  
斷山崖築砌石臺以備夷騎刺撒西林尤為要害  
北十里即銀塔寺寺有菩提樹俗呼千佛樹又謂之寶  
貝佛海夷達賴黃台吉以金銀葉裹樹每歲六月番夷  
盆集於寺至此者北由北川關門西北由鎮海多巴西  
由西石峽西納川口東南由南川口寺北至鎮海營十

西域考古錄 卷二 十四

里鎮海營者茶馬互市之通衢也東距西寧南連銀塔  
北近多巴接北川西輪黃河通石峽蓋青海西川大通  
有夷住牧以是為西寧門戶焉款於斯戰於斯由來久  
矣考營之初制距青海四十里即漢西海郡故城修築  
中葉移置於此其時罕東四衛已被侵掠藩籬既破欲  
不遷得乎在昔夷勢雄張十三族無不納添巴者所謂  
隔斷羌胡曾不若折柳之可懼狂且也  
噫甚矣不能自治也於彼又烏足責乎  
巴煖三川十八堡之總名也東南連河州東北接蘭州  
西北走礮伯大河東限小文西控大通流其北延袤二  
百里平原築堡臨壑附巖則置寨俯流則發石山巔平  
則削四壁續斷垣於山上為城可耕可牧可守然漢土  
雜居羌回環處沿山西行直趨湟中皆人跡不到之區



也其北百三十里為古部驛唐部城縣舊治也河湟孔

道南障雪山東連番族重岡複嶺路通兩峽自是而西

皆湟中大路蓋萬山深處也考元和郡縣志儀鳳二年

分湟水縣置北枕湟水西即土樓山有土樓神祠紀畧

十八堡明副使及官所築其地逼近黃河有明於三川

之山下開門起水溝止滄築邊壕有分水嶺東南

之水經美都溝引溉三川其嶺北之水經巴緩川趣大

通河焉故渠聚成林膏腴相望其地水草甚美明設宗

水監因院曰永川曰黑城曰清水曰美都三川其孽牧

土人皆李土司部人三川有遊擊西北至西寧縣二百

五十里古部驛為河州西寧大道其東皆番族語言不

通非土人鮮問津焉馬營寺為刺麻住持驛東七十里

是也西寧巴川三十里巴川堡皆土人所居治土司所

轄分水嶺之水經紐東溝米刺溝而至巴川縣田甚廣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五

土人自守倍於兵民漢人無居此者山高而地隘也西

二十里曰黑山又十里為下川口又西北二十里至李

土司所居之上川口五十里之中險阻倍常車不能方

軌人不能成列耕墾山田高高下下引導水源無旱涸

之虞故土人皆勤於稼穡

穡殖穀守法有古風焉  
考上川口土司明初李南哥率眾來歸使之招番討  
叛有功賜鐵券虎符相傳本沙陀朱邪赤心之後今  
其所轄土人皆精銳勝兵者萬人其地南接巴川堡  
西接虎刺害北限大河東通省會高山大谷可四達  
也

老鴉城本漢破羌縣故城屬金城郡晉廢永初三年叛  
羌攻沒破羌縣城即此東至西寧百八十里今廢為驛  
漢土雜居東接上川口西抵瞿雲寺南面湟而北負山

亦湟中設險之地也

湟水漢志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

北則湟水所出鄜氏水經注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

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仙海即青海今湟水出青海東

北實不逕青海鹽池之北漢志北則湟水所出蓋指縣

北言之與上西北至塞外一例非蒙上僊海鹽池也鄜

氏引漢志偶失檢耳魏王括地志湟水一名樂都水來

自牛心堆經四望山陽東至允吾入河湟水左右地皆

肥美漢武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

西域考古錄 卷二 六

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是也其後元康四年先零豪言願

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自後遂抵冒渡湟水

欲結匈奴絕漢道趙充國擊平之一統志湟水今不經

見衙城北北山之陰有蘇木連河疑即湟水云元圖經

湟水出祁連山下東流合浩慶河皆非是詳見第一卷

狄道州下湟水考

浩慶河今曰大通河出青海西北山白阿木尼厄庫阿

林水曰烏蘭木倫必拉當安西州東境之直南自青海

西北東流逕和碩特前左翼頭旗北又東逕和碩右翼

前旗南又東逕和碩特東上旗北又東逕大通縣南又

東南逕碾伯縣東平番縣西又東南逕莊浪廳西南碾

伯縣東南入湟水大通縣以下為漢浩疊允吾二縣境

故漢志云浩疊水出浩疊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水

經注閻門河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蓋肅州甘州南

境邊外為青海北境也又經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尉

城今不可考又合湛水逕養女北山合南流川水又東逕浩

疊縣故城南又東流注湟考元和郡縣志浩疊故城在

吾故城在廣武縣西南一百六十里是水廣武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允

流二縣間也當在今平番縣西南土司境朱思本云浩

西域考古錄卷二 七

疊水出剛丹州南剛丹山下東南流七百餘里合湟水

而注於黃河大業五年伐吐谷渾至浩疊川以橋未成

斬都水使者黃巨等數日橋成乃行

西寧縣附府本漢破羌縣地屬金城郡魏分置西都縣屬

西平郡隋罷郡屬鄯州開皇十八年改為湟水縣唐因

之舊書地志武德二年置鄯州治故樂都城似以後周

樂都郡治而名也後沒於吐蕃謂之青唐城宋元符二

年洮西安撫使王贍收復仍置湟水縣焉元為西寧州

治明改衛不置縣 國初因之雍正中政府即舊湟水

縣置今縣

今考元和郡縣志後漢獻帝立西平郡後魏於此置

鄯州郡當為州屬今本魏書地形志鄯州下缺隋唐

鄯州治湟水縣在西平故郡東儀鳳中分湟水置鄯

城則與故郡相接元和郡縣志湟水縣本破羌縣地

土樓山在縣西百三十里鄯城縣東至州一百二十

里北枕湟水西即土樓山以水經注土樓在西平亭

東北五里推之則土樓正當故郡之北鄯城在東其

地相接太平寰宇記鄯城縣西平故城在今縣西一

百二十二里者蓋由湟水縣言之猶元和志土樓在

鄯城之西而湟水縣下猶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皆

誤錄舊圖經之文未及改正也與地廣記鄯城縣唐

為唐鄯城縣非隋唐鄯州治州城之西即與西平城

城相屬今西寧府治即宋之州城明之衛城陝西行

都司志謂自衛城西至南逕東約八里餘乃古西平

郡城信矣一統志衛城西有西寧廢城宋置州於

西域考古錄卷二 六

此元移今治云云殊乖謬不可據從來官書之謬未

有如大明一統志者也顧亭林所摘特北直隸數州

縣其他未經勘定者尚不知凡幾也

安夷川水經注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安夷川水發

遠山西北流控引衆川北屈逕安夷城西北東入湟水

此安夷城在湟水南即故城也二漢志俱屬金城郡晉

志屬西平郡秃髮利鹿孤鎮安夷蓋即此城後廢其新

安夷城自在湟水北安夷之廢地志不詳後魏所置之

新安夷亦屬鄯州但今本地形志鄯州下缺無從考耳

據水經注宜春水西南流至安夷城南入湟推之蓋即

新安夷矣故城當在今碾伯縣西明西寧衛志以衛東

七十里之平戎驛當之約畧近之紀畧平戎驛南北皆

盡紅崖溝南北百里皆為緩服西寧孔道不絕如綫幸

而七番雜居有守望相助之風趙充國秦壘屯田二千

頃卽在此處大峽口在東小峽口在西四十里小峽卽

漢隄陘道宋之省章城及緩遠均皆去此不遠控制咽

喉於是乎在而皆不聞有一成一旅之番代相戍豈以

既脫視之哉平戎驛西至西寧縣四十里西寧孤懸天

未其得失存存五郡之先嚴繁輻湊不但河西莫及雖

秦塞猶多讓焉自漢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回有西

夷有黃衣刺麻而番回特衆豈非互市之故哉城之中

驛北常以萬計四方之至四境之牧不與也羽毛齒革

珠玉布帛茶煙米豆之屬負驂駝載交錯道路昔人所

謂舉袂成雲揮汗如雨雖帶甲五千足以控制岩壘然

奸每生於防閑之日亂恒伏於不見之間則利爲之階

也而西寧之最關利害者尤以西川口爲今日扼要之

西城考古錄卷二 尤

地西川口者東至西寧縣五十里南至銀塔四十里北

至北川口七十五里西至湟河一里論河卽多巴西石

峽在西二十里西海則三百里也西川口土司西和之

所居也東西二和所轄土民各號十萬所居爲三和寨

西寧之固我固非李和二土司而誰耶故命之實未行

苞苴之素未已其何以服土人之心哉多巴豈非內地

而斷任夷之壘斷哉

請聚國人守內城不聽城潰熾盤入樂都置涼州刺史

鎮焉後魏置鄯州領縣缺不可考隋唐爲湟水縣地諸

志皆以樂都爲今碾伯縣治而後漢書注輿地廣記皆

言破羌縣故城在湟水西與水經注先逕樂都後逕破

羌者不合當以臚注爲是二城蓋相近也紀畧西寧在

在湟水北互爲形援亦黃河之襟要焉其地皇水南碾伯

東接老鴉西連威遠南趣南林北抵勝番也明置碾伯

守禦千戶所雍正中升縣

勒且嶺水經注勒且谿水出縣東南勒且谿流逕安夷

城東而北入湟水十三州志金城安夷縣東有勒且河

西城考古錄卷二 干

與金城河合勒且嶺勒且河所出也蓋漢時勒且羌所

居沮渠蒙遜敗西秦兵於浩靈熾盤遣將折斐等據勒

且嶺邀其歸蒙遜擊禽之是也且且通讀子按勒且谿

水在今碾伯縣西南又其東有期頓鷄谷

掌吉兒壑峴碾伯縣西二十里兩山創立中通一騎西

風起則峴中水六月可冰其地西趣青海北由他共石

至西大通峴無居人番族之游牧者或一至焉

大通縣府西北二因大通河名縣河卽浩靈河一曰閭

門河與蘭州境內之閭門河異源而同名縣與莊浪廳

之大通堡接壤自西寧至北川營九十里而抵白塔兒  
白塔爲南胡走集之地狐貉舍利鹿麋羊羔之皮金剛  
鑽鐵環珥玉石五色瓊屬多羅瓊伏香牛皮撒黑刺  
阿魏苦木吟刺各種蒲萄驢馬駒駱橐駝羴牛犏牛牦  
羊羴羊捆載而麇集於此又西北卽大通新縣自改莊  
浪衛爲平番縣屬之涼州而西寧復有新縣之置除兩  
地之伏莽祛百年之隱憂嚴門戶而肅堂奧一縣之設  
賢於十萬甲兵矣昔之議者謂莊浪兵宜防礮伯而西  
寧兵宜番戍古浪以防全口鎮羌誠以西寧莊浪相脣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州吐蕃之邈川城是也祥符中唃斯羅自宗哥城徙居  
邈川元符二年宋師自河州趣邈川降之因置湟州置  
邈川縣爲湟州治宣和改樂州金廢其西南百四十里  
卽來賓城南去大河十里亦崇寧中築者也宋志通津  
堡河州西  
南百六十里本番境之達南堡西  
北至西寧之大通故城四十里  
養女川水經注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  
總一川逕養女山謂之養女川今青海和碩東上旗東  
北有水曰布庫克必拉出北山曰沙拉克圖阿林其水  
東南流右合一水曰沙庫克必拉出和碩特南左翼末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齒自新縣設而涼莊亦有重門擊柝之警庶前議可置  
而民獲安枕矣考元和志浩疊故城在廣武縣西南一  
百三十里允吾故城在廣武縣西南一百六十里今大  
通正經流於浩疊允吾二城之間今縣亦古浩疊允吾  
二縣地也謝氏謂大通縣本宋時董璽所置之達南城  
形勢險要扼制夏境宋崇寧改復浪鄯於此築城賜名  
大通考之紀要及衛志則宋城在西寧東南屬樂川其  
東四十里接河州之通津堡則當在西寧東南之古鄯  
驛去西寧二百六十里謝氏偶失考也又考樂川卽樂

旗東北山曰察罕鄂博圖阿林所謂水有二源皆長湍  
遠發也自沙拉克圖阿林至阿爾坦阿林皆重山巒亘  
當大通縣西南諸土司境北至大通河南抵西寧縣水  
經注引十三州志所謂浩疊山卽西平北山也今北川  
河東西二水至西寧縣西北相合是也  
東川在礮伯縣西一百里川地寬衍水甘草美永樂中  
於此置廣收監而築威遠堡以扞衛司牧考陝西明時  
二監八苑二監者甘泉祁連也八苑者廣牧麒麟紅崖  
溫泉西寧大通永安古城也陝西六監莊浪一甘州一

西寧有其四焉煖川與三川各一而東川有其一焉川地雖廣而隘口獨多黑松峽南至西寧一百里兩崖壁立中有通道川北二十里曰爾閣隆寺莊嚴宏麗永樂中建以居青海法王者今寺中刺麻衆至二三百人左右旃帳皆黑番也閹門咫尺即屬要荒有地方人民之責其能不加之意乎

貴德廳府西南二百里本吐谷渾澆河郡地也通典晉吐谷

渾阿豺所築水回湫曰澆城蓋置於澆河回曲處晉隆

安二年秃髮烏孤拔龍耆堡梁飢單騎奔澆河既而澆

西域考古錄卷二

河太守王稚以郡降於烏孤明年烏孤使其叔吐若留

鎮澆河宋元嘉三年乞伏熾盤爲夏所侵徙其境內老

弱畜產於澆河後魏亦爲澆河郡延興三年吐谷渾王

拾寅寇澆河郡使長孫觀擊降之尋廢唐天寶十三載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奏請以所開九曲池置澆河洮陽

二郡是也新書地志澆河郡置於積石軍西當即故澆

河城也而杜佑以謂城在賀蘭山下謬矣考段國沙州

記隋書經籍志宋新亭侯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

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沙州於是

取號焉北史吐谷渾傳部內有黃沙周廻數百里不生

草木吐谷渾阿豺自稱沙州刺史即此水經注河水右

逕沙州北亦此沙州也晉書地理志前涼以敦煌西域

今安西州界中之沙州也元和志張駿於敦煌置沙州

蓋因鳴沙山爲名流沙即居延澤也以西胡校尉楊宣

爲刺史後魏改爲瓜州唐武德五年改瓜州爲沙州別

於晉曰置瓜州焉此沙州自在敦煌不爲河水所選河

水所逕之沙州諸地志並無記載今考西秦錄乞伏熾

史出連處於湟河是當時西平湟河諸郡皆屬沙州即

河水所逕之沙州又乞伏氏所移置也蓋自義熙六年

伏乞乾歸克姚秦峽陽南安隴西諸軍日以強盛及太

子熾盤關立伐吐谷渾破之俘獲五千餘口吐谷渾王

樹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盤關之喜曰此虜矯矯所

謂有豕白蹄者也今奸凶已殄境宇漸清吾無患矣熾

西域考古錄卷二

盤當宋元嘉時段國同時人國撰沙州記曰洮水出強

臺山強臺即西傾也故洮水亦兼有強川之名以其西

接黃沙謂之沙強其沙周回數百里都不生草木蕩然

黃沙望之若人委乾糶於地其東則爲洮強自洮強南

北三百里中地草編是龍鬚而無樵采鄜氏又引班志

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今本漢志無此文蓋脫簡

也國所著記中有吐谷渾河橋有墊江源則今貴德縣

自貴德驪以北皆西平郡地又曰南涼禿髮烏孤以西

平河南地為澆河郡下注云有二城東西角相倚東北

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廓州北至鄯州一百

八十里達化縣廓州西三十里澆河城在達化西一百

二十里則正當今貴德治矣元史地理志都實河源記

貴德州在積石州西一百五十里今之廳治蓋因元舊

治襲其名而以州為廳也一統志廢貴德州在積石西

南元置州於此隸吐蕃等處

宣慰司至元十七年都實窮河源自崑崙還至貴德

州約半月程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又四五日

至積石州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五

循化廳府東南三本漢白石縣地前漢屬金城後漢屬

隴西郡十三州志白石城在狄道縣西北二百八十里

有白石山在其東因名晉廢張氏復置屬晉興郡改為

永固縣後魏廢李軌復置屬河州唐廢改置烏州十一

年州廢置安鄉縣仍屬河州天寶改鳳林其地有鳳林

關咸通中尙延心獻歎高駢收鳳林關元和志鳳林本

白石縣地後魏大統十二年刺史楊寬於河南鳳林川

置鳳林縣因以為名儀鳳元年於河州西移安鄉縣理

此又名安鄉天寶元年改名鳳林九域志廓州東南至

安鄉城二百八十里是也

巴燕戎格廳府南四本前涼臨津縣之白土城地晉書

地理志金城郡有白土三國志正始九年叛羌屯河關

白土故城則漢末已為故城矣顧氏謂晉省曹魏置者

不知何據水經注引十三州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

土城城在大河之北為緣河津渡處其西北有白土川

因名鄯注土白川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逕白土城

北又東南注於河前涼張天錫討畔將李儼於隴西使

掌據向左南張統自白土即此後涼呂光置三河郡治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五

白土縣乞伏熾盤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於白土克之

後魏郡縣俱廢十三州志石城西百四十里有左南城

河水經其南曰左南津當今巴燕戎格之東舊志云在

白土城東六十里信矣晉書載紀張瑁從左南渡河襲

麻秋軍蓋與白土城同為河水津渡處也近日新志之

無稽者如以西寧為廣威以碾伯為浩豐以大通為興

城以貴德為河陰以循化為化城是也元和郡縣志米

川縣西至廓州一百里本後魏廣威縣水經注河水又

東北逕黃河城南又東北逕廣遠城北張猛龍頌有黃

河

河太守諸書無黃河郡蓋遼河郡之異文也太平寰宇記引周地圖志云遼河郡後魏太平真君十六年置屬鄴州今本地形志鄴州下郡縣俱缺鄭注稱黃河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當在今巴燕戎格西境廣違亦廣威之異文也通典以石城縣當之非應從元和志爲是當在今循化貴德二廳間也興城通鑑注在允吾之西南白土之東以今大通縣當之則謬矣又化城縣卽石城縣與今之循化懸殊幾三百里矣河陰之爲貴德尤不可解河湟諸郡縣漢以後無名河陰者惟碾伯與

西域考古錄

卷二

毛

浩聲方位差近耳夫地理沿革所關甚鉅搜考未徧姑置闕如可也豈可鄉壁虛造貽惑方來哉  
晉興故城在碾伯縣南晉書地理志永寧中張軌表請分西平界置晉興郡蓋治浩聲張駿又分置興晉等郡徐氏謂小晉興蓋卽晉興郡治之晉興縣猶沛郡沛縣之爲小沛也後魏廢水經注引關駟說城在允吾縣西四十里是也後又譌興晉爲晉興乞伏熾盤以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聲隋志浩聲縣後周并入湟水卽此  
臨羌故城在府西二百八十里漢縣屬金城郡在故浩

聲縣西趙充國傳西至西部都尉府卽臨羌城矣水經注羌水出湟中西南山下經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也又東北逕臨羌城西是護羌校尉常治臨羌西界也鄭注引十三州志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故縣新縣中隔湟水相去不遠西平郡卽今府城以道里約之臨羌城東至今西寧縣幾二百里出邊外百里西去西海郡幾三百里也當在今鎮海堡邊外輝特旗之東北圖爾根察罕必拉  
卽羌水也入湟水處

西域考古錄

卷二

天

龍支故城府南百三十里本漢允吾縣地後魏置北金城於此西魏改龍支縣以縣西南龍支谷爲名屬涼州唐改屬鄯州儀鳳三年鄯州都督李敬元奏敗吐蕃於龍支是也後沒於西蕃號爲宗哥城宋鳴羅斯相李立遵居宗哥城卽此崇寧三年王厚復湟鄯進軍宗哥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厚麾騎登山攻其北而親帥強弩迎射羌走分軍踰水擊之遂降其城進下青唐入廓州是也宋志宗水來自青海下流入湟水水南有宗谷口譌曰宗哥吐蕃以名其城方輿紀要譌龍支爲龍耆

考龍者城卽龍夷城其城在青海卽河水所逕之西海郡也後漢書永元中曹鳳請收復西海郡將徒士屯龍者水經注作龍夷城者夷蓋聲之轉也其城當在今蒙古遊牧之地與龍支東西相去幾三百里矣顧氏最博雅偶失檢耳

湟中城亦曰小湟中通鑑注湟水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湟中城置於西平張掖閒本小月氏之地因謂之小湟中後漢永元初鄧訓擊迷唐羌發湟中卒繾革爲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永初末羌豪麻奴西域考古錄卷二

羌

等復據湟中屢侵金城武威諸邊郡延光中校尉馬賢討破之建安十九年夏侯淵討宋建遣別將張郃渡河入小湟中是也當在今青海東湟水南也廉川城晉太元二十年禿髮烏孤擊降乙勿折掘等部築廉川堡隆安二年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旣而降於烏孤烏孤使從弟洛回鎮廉川其後爲北涼所取後魏廢通鑑注廉川在湟中是也

廓州城府西南二百五十里古西羌地晉隆安中禿髮烏孤於河南地置澆河郡後周於其故城置廓州以開

廓邊境爲義隋煬復爲澆河郡武德中仍置廓州考元和郡縣志澆河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又云積石軍在州西南百五十里儀鳳二年置西臨大澗北枕黃河卽隋澆河郡所理太平寰宇記澆河郡在達化縣西百二十里與元和志合天寶中於九曲地置澆河郡通鑑注謂郡置在積石軍西卽故澆河城也通典曰澆河城吐谷渾所築蓋置於澆河回曲處延熹中燒當結澆河大豪寇張掖段頰擊斬澆河大帥於其地遂定西羌胡氏曰澆河古西羌所居地詳釋數說

西域考古錄卷二

三

則澆河之名見於漢而置郡則自吐谷渾始隆安中澆河太守王稚以澆河降於烏孤卽吐谷渾所置之城其後烏孤又移澆河郡於河南地耳隋書地理志廣威縣下云西魏置澆河郡於此後周廢河津縣下云後周澆河郡領澆河廣威安戎三縣隋初改置河津縣爲廓州治廓州下云建德五年於達化郡達化縣界澆河故城置廓州云云夫一志之中忽廢忽置刺謬如此千百年後又何所適從乎考隋志達化縣下開皇三年罷軍移縣入郡縣卽今縣也開皇初吐谷渾寇廓州州兵擊走



之胡氏曰澆河郡亦周逐吐谷渾以置廓州以諸志證之史文則其併省增置亦可推見厓畧阿豺始置澆河前涼時有湟河郡無澆河郡北涼西秦有湟河有澆河澆河一遷於烏孤再遷於隋廓州之治亦屢易其地蓋地屬邊方朝胡暮越得失無常此如南北朝僑郡大抵然矣隋開皇初河南道行臺尚書楊尚希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一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有要法開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從之於是悉罷諸郡爲州以此推之則當日之弊大概可知矣先侍御公鐸在順治初年以秦晉豫數省之間千里蕭條人烟斷絕建議併省州縣於衝要之地設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兵置官以招徠民戶開荒耕種俟將來十年二十年之後生聚滋多另議添設時善其言而不能用也河源郡府西南隋大業四年伐吐谷渾置河源郡治赤水城唐儀鳳二年復置河源郡於鄯州西百二十里管兵一萬四千馬六百五十三匹永隆初大使黑齒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屯田五千餘頃由是戰守有備乾元初沒蕃大中初吐蕃尚恐熱謀并鄯州率兵至河州尙婢婢軍河源以拒之諸將欲戰婢婢不可諸將不從乃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奔歸鄯州蓋與河州

接界通典在鄯州西百二十里當在鄯城縣界新志以古鄯驛謂卽唐之鄯城縣治按元和志鄯城東至州百二十里今古鄯驛在府東南二百六十里是作者東西且不知何暇論其他哉唐之鄯城縣志稱其北枕湟水今湟水東南流至俱爾灣乃北流其地在西寧府西一百二十里疑卽鄯城故城地也河源軍西六十里有臨番軍大中四年尙婢婢遣兵據臨番城拒論恐熱於白土嶺不利復遣將據羗牛峽以拒之卽此羗牛峽卽唐之宣威軍後又謗爲羗牛城宋元祐二年趙元昊攻吐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蕃猶頭城是也崇寧收復仍置宣威軍於峽口四年夏人合羌部逼宣威軍執知州高永年焚大通橋尋廢臨番西六十里爲白水軍又西南六十里至定戎軍又南隔澗七里卽吐蕃之石堡城矣石堡城府西南三百里羸本吐蕃鐵仞城唐咸亨中取其地後復失之開元十七年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禕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境千餘里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宋白曰石

堡城四面懸厓數千仞石路盤曲長三四里西至赤嶺三十里今本元和記作振威軍當從元和記爲是二十九年吐蕃攻承風堡又襲攻振武蓋嘉運不能守大寶四載皇甫惟明攻之不克六載詔王忠嗣攻之忠嗣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請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不聽遣將軍董延光將兵攻取命忠嗣分兵助之果不克八載哥舒翰復攻石堡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以數百人守之唐兵死者數萬僅而克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更以其軍爲神武軍又謂之天威軍至德初復沒於吐蕃劉元鼎謂其厓壁峭立道回屈是也又承風嶺在振武軍西七十里儀鳳三年李敬元敗於青海還頰承風嶺阻泥溝自固賊屯兵高岡以壓之別將黑齒常之引軍襲擊其營賊敗遁去開元二十九年吐蕃攻承風堡又襲攻振武軍卽此宋白曰廓州至故吐谷渾界承風嶺百九十里蓋在積石軍東北五十里也

伏侯城在青海西今爲蒙古游牧地本吐谷渾國都也北史吐谷渾傳夸呂始稱可汗居伏侯城後周建德五

年春遣太子贊伐吐谷渾至伏侯城而還隋大業五年伐吐谷渾別將劉權至青海乘勝追奔至伏侯城因置西海郡統縣二曰宣德曰威定貞觀八年李靖帥諸軍次伏侯城又其西曼頭山北曰樹惇城亦吐谷渾舊都也犬戎樹惇所居因名西魏末突厥假道涼州以襲吐谷渾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寧隨之至番禾吐谷渾覺之奔南山史寧曰樹惇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根本餘衆自散遂與突厥分道趨之突厥從北道寧從南道大破之與突厥會於青海唐天寶九載關西遊

西域考古錄

卷二

四

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樹敦城以難得爲白水軍使樹敦城近白水軍也白水軍在西寧西北二百三十里與安人軍犄角安人在西寧正西二百四十里開元二十九年吐蕃寇安人軍渾厓峯騎將臧希液破却之又西百里羸爲威戎軍續通典威戎軍城在星宿川西東至州三百五十里星宿川卽星宿海也其西有烏海柏海十道圖大非川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柏海並在其西互相灌注貞觀八年李靖敗吐谷渾於大非川咸亨初薛仁貴爲邏婆道行軍總管與郭待封討吐蕃

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以烏海險遠議留輜重於大非川  
嶺上爲兩柵以守之待封不從仁貴前行破吐蕃於河  
口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將輜重徐進爲吐蕃所敗  
仁貴還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死傷畧盡又開元十四  
年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拔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  
王君奐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衆  
自積石軍西歸君奐先遣人問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  
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奐  
及之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通鑑注曰河口積石河也自唐  
鄯州鄯城縣西行三百餘里卽大非川矣烏海在河源  
郡漢吳山山西李靖等伐吐谷渾歷破邏真谷追及其王  
伏允於烏海大破之吐蕃使臣仲琮曰吐蕃居寒露之  
下物產寡薄烏海之際盛夏積雪暑旣冬裘隨水草以  
牧是也通典吐蕃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暮春之月  
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爲害新唐書破邏  
真谷去烏海二千餘里謬矣貞觀十五年江夏王道宗  
持節送文成公主吐蕃贊普親迎於柏海蓋自積石西

南歷星宿川烏海柏海已深入吐蕃北境矣

罕東衛在西寧西北三百里羸青海東北洪武中其酋  
鎖南吉刺思入貢詔置罕東衛以其酋爲指揮僉事給  
金牌歲以馬易茶互市衛無城郭官室以氊帳爲廬逐  
水草遊牧俗與蒙古同與曲先安定阿端等三衛輔車  
相依各守分地至正德時亦不刺襲據青海罕東遂遭  
蹂躪相率內徙西寧或沿邊流爲生番爲降夷衛遂爲  
甌脫矣至罕東左衛爲罕東部人奄章初與種族不相  
能率其部避地甘州界中朝廷姑息許其住牧及沙州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衛全部內徙奄有其地成化中奄章之孫只克畏土魯  
番之逼請立衛如罕東例以扞西陲部議以哈密既亡  
沙州更無人統領勢必爲土魯番所併將不可復制而  
西鄙益危乃允所請於沙州故衛置罕東左衛蓋二衛  
同族其地則相距幾二千里許諸書不能考辨謬以二  
衛爲一卽留心邊事如邱濬淹博如楊慎亦不能部居  
別白邊荒考據難言之矣顧氏紀要亦謬以二衛爲一衛也曲先衛在  
西寧西北三百三十里直罕東衛北大通河南元設曲  
先答林元帥府元初忽必烈將兵擊大理自曲先腦兒

而南卽此洪武時其酋入貢命設曲先衛以酋長爲指揮後遭朵兒只巴之亂併入安定居阿眞川永樂初復置衛移置藥王窪地洪熙時以部人散卽思劫殺朝使懼討遠遁宣德初天子赦其罪招使復業者四萬二千帳正德中北部阿爾禿斯亦不刺入青海諸部爲所掠逃徙窮荒或竄入哈密土魯番海瑞沃土遂讓之蒙古矣

安定衛在西寧西南四百里曲先之西南也本名撒里畏兀兒廣袤千里水草甚美元封哈忽失里爲武威郡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王遷揚州樂戶數族賜之久之其人同於夷俗惟養犬不以自別明初哈忽失里後人烟帖木兒封寧王者入貢因遣官厚賜其王慰籍之分其境內爲四部曰阿端曰阿眞曰帖里曰若先凡屬蒙古皆爲阿端阿眞以別於樂戶明年以故元印綬金銀字牌來上請置衛從之改封烟帖木兒爲安定王置安定阿端二衛以其部酋沙刺等爲指揮千百戶各有差十年王爲沙刺所弑番將朵兒只巴與之爭權相軋大肆殺掠遁入沙漠陝西都司以兵入定其亂二十九年乃從肅王請復立衛官

其酋長五十八人爲指揮千百戶以王之孫亦攀丹襲王賜印誥還治其地洪熙初指揮使散哥與曲先部散卽思劫朝使都指揮李英討之窮追至大積石山敗其衆斬級二千餘其後北部據西海四出剽畧安定阿端首當其衝部衆散亡幾盡衛遂空虛樂戶之後爲若先爲帖里分地寬而人戶衆及避夷患二族俱徙入西寧近邊阿端衛在西寧之南五百里其先蓋韃靼別部與安定之人同屬烟帖木兒者也明初款塞來朝分阿端阿眞二部其後置衛合阿眞爲一中馬互市同之三衛

西域考古錄 卷二

三

正德以後日以削弱不知所終



西域考古錄卷第三

涼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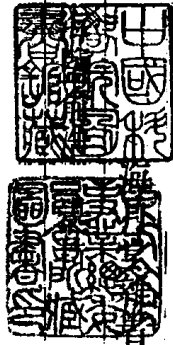
管縣五 武威 鎮番 永昌 古浪 平番

管廳一 莊浪

禹貢雍州西境秦時月氏所居至漢為匈奴及烏孫所破乃西踰蔥嶺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渾邪王居其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之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單于怒其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張掖武威分置敦煌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改州之雍州為涼州五郡皆屬焉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隔絕西羌西域於時號為斷匈奴右臂漢末涼州多事以五郡隔遠自來別立州乃以五郡為雍州稱復禹貢之九州曹魏仍分置涼州領河西五郡晉惠帝以張軌為涼州刺史持節護羌校尉會永嘉亂離因保據涼州是為前涼至張天錫為苻堅所滅後十



餘年呂光據為後涼至呂隆為姚興所滅及沮渠蒙遜起兵據張掖是為北涼至沮渠茂虔為後魏所滅及太

武改州鎮置四軍戊孝文太和中復為涼州領武威等

十郡二十縣周置總管府大業初為武威郡廢總管隋

末陷於李軌唐武德二年討平之改為涼州置西河節

度使備羌胡統赤水軍元和郡縣志在涼州城內管兵

烏鎮有青赤泉名焉軍之大者莫如赤水輻員五千一

百八十里前拒吐蕃北臨突厥又有大斗軍涼州西二

斗里本名赤水軍守捉開元十六年改為大斗軍因大

斗拔谷為名也又建康軍證聖元年尚書王孝傑開鎮

周廻以甘肅兩州中間潤遠頻被賊鈔遂於甘州西二

百里置此軍東去理所七百餘里也後倣此寧冠軍甘

州東北十餘里天寶二載置又玉門軍肅州西二百餘

里武德中楊恭仁置東去理所一千一百餘里又墨離

軍瓜州西北一千二百里東去理所一千四百餘里又新泉

軍會州西北二百里大足初鄯元振置西去理所四百

里也又豆盧軍沙州城內以當匈奴要路山川廻澗神

龍初置豆盧軍以鎮之去理所一千七百餘里又白亭

軍涼州西北三百里張掖守捉東去理所五百里交城守捉涼州西二百里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天寶元年改為武威軍乾元元年復為涼州廣德二年陷於西蕃李吉甫云州城本匈奴所築漢置為縣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為鳥城南北七里東南三里地有龍形亦名卧龍城大中初吐蕃國亂於是唐鳳翔涇原靈武邠寧山南諸節度奏復諸州河隴高年千餘人入見

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爭解辯易服五年沙州防禦使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以沙州爲歸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咸通三年義潮以涼州來歸後爲回鶻所據後唐長興中復來屬仍置歸義軍於此顯德以後入於西蕃尋爲夏人所奪元升爲西涼府俄仍爲州屬永昌路明以爲涼州衛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三

涼州隴右之神皋天府微獨五郡之鎡基三秦之鎖鑰而已竇融言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其後張士彥祖其智以求涼州遂霸西戎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當是時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曰天下方亂避難之所惟涼州耳張士彥殆其人乎魏太武已滅沮渠氏勅太子晃曰姑臧城東西二門外湧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唐之全盛西河節度隔斷吐蕃突厥統

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都管兵七萬三千人馬萬八千八百匹歐陽公謂唐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班固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故唐置八監於涼牧馬至三十萬匹之多自漢唐以來涼州之富庶可知乃宋人棄之等於玉斧以外之郡縣至使西夏得之藉其物力抗衡中國者三百年然而夏人棄武威而都興州故元人取河西而不能救卒以滅亡蓋涼爲五郡適中之地便於策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四

應是亦論古者所當知也  
湛持居士曰涼州南界平番北倚亦不刺山西控剛丹東趣中衛左蘭靖而右甘肅面祁連而背沙漠居海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氏都督牙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又廣遠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渡白亭海乃至涼州蓋自靈州西出涼州南有白亭海爲必經之道白亭海在涼州東北按涼州西端海有五澗谷水流入海子水色潔白故名又名小澗子  
他郡皆臂指涼州則河西之心腹也典午之初涼州爲樹機能所據晉武每懷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孰

能爲我討此賊以通涼州於是馬隆請行卒平河隴  
涼之自守不綦重歟當故明時嘗患大松山之寇洎  
築新邊而寇警始稀

國初諸部祝囊與麥力幹最爲雄桀麥力幹本住西寧  
之北川口其後漸次據大通河蔓延至於黃城兒自  
順治八年洪水開市而諸部遂入牧大草灘蓋自永  
昌而西至於石峽口或地僻或墻卑或開門或水榨  
虜皆於此出入雖有永昌高古之犄角不能關其出  
入絕其收牧也康熙八年始設副將一員於永昌游擊一員於高古城守備一員於新城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五

以防禦東北二面是年冬復於大馬營馬營墩各設守備一員以扼其西巡視甘肅給事中張登選疏曰自洪水開市以來黃城兒大草灘數百里中牧馬如雲羶帳鱗次蓋由水泉堡一帶墻垣卑缺虜之在賀蘭山大草灘者來往如入無人之境遂使酸茨河白石崖昌寧湖千餘里之沃壤爲寇甌脫外險盡失此甘肅邊患所以相尋而無已時也今宜選擇良將多備火器乘其無備直擣大黃山巢穴一舉而廓清之然後因舊邊之險分地修繕以固我圍查涼南以臧南祁連爲障皆高山深谷不利騎乘

虜之大舉必在黃城蓋其地勢平行長驅馳突於此最易謂宜大建城堡增設將領分屯戍兵於白石崖扇都口西水關諸口令數百里間刁斗相聞烽火相望虜又焉得入乎此皆卑之無甚高論猶憚而不爲其何以禦心腹之患卽不然而塞外早寒草枯木落之際火攻非下策也奈何不早爲之所而徒委之永昌高古哉議者謾謂草盡則走今大草灘之草豈可盡乎況豺狼之性不可測哉其言頗盡當日利害其規制尤多可采惟効張勇癱瘓宜罷斥未免意氣從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六

事言之過當後張勇復請增設甘肅西寧駐防兵四千五百餘名及十三年滇黔之變蒙古諸部乘隙內犯雖以達賴刺麻之言而止而其盤踞黃城兒及大草灘則如故也陝督莫洛上言張勇前討逆回爲流矢所中右足不良於行然於軍務猶堪經理況其久鎮西邊蒙番警服正宜資其威名緩定嚴疆於是旨慰考有明於河西偏重張掖不審涼之形勢可以四面策應故也當丁國棟之變亂者四起雖旋踵卽平亦後事之鑒也今涼州旣改置大郡而諸部亦就我戎索糜我好爵永爲不侵不畔之臣然安不忘危

高宗皇帝之諭曰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兵法有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備之然則有邊疆之責者其可不鑒前代之失而爲今日戶牖網繆之計哉明萬歷中得松山之地說者謂自索橋而上直接鎮番增築保障廣布耕屯則賀蘭以西皆爲內境而黃河之險敵不敢與我共將莊涼蘭靖以迄固原之間皆可安枕而卧矣此真上策惜當時未有能用者

天梯山州南八十里山路崎嶇旋折而上故以名之十六國春秋晉太興初涼州童謠曰蛇利砲蛇利礮公頭墜地而不覺時張寔自恃險遠頗驕京兆人劉宏客居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七

天梯第五山以左道惑衆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邛宏鄉人也宏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涉邛信之陰與寔左右謀殺寔而奉宏寔弟茂知之密使牙門史初殺宏涉邛不知也以其夜弑寔寔被弑茂誅涉邛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北史魏主壽將討沮渠牧犍命公卿議之李順之徒皆曰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車馬崔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

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能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於是遂討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

臧南山州南百二十里上多積雪亦名雪山按一統志姑臧界有第五山清泉茂林懸厓石室自昔爲隱士所居考第五山即天梯山劉宏以左道惑衆之處元和郡縣志天梯山在縣南二十五里臧南山在縣南二百三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八

十里與一統志不合方輿紀要亦承一統志二者未知孰是俟再考按臧南在府南八十里青巖山下有湫甚廣人觸之立有風雹暴至如代州五臺龍池之驗耳見寰宇記石驢山州西南志稱在姑臧西南長寧川西北載記張寔討曹祛於晉昌自姑臧西踰石驢又禿髮儁檀爲沮渠蒙遜所敗其將折掘其鎮據石驢以畔是也西山州西二十里中有蓮花峯亭亭高聳紀畧南把截營北至涼州三十里祁連之北南山之南西山之間中有大路所謂夾道也迤西隘口有六曰黑溝曰龍澗曰石牌溝



曰藏經腦曰牛心山曰西溝坪迤南隘口有七日天  
池溝口曰白水口曰冰溝梓曰石嘴梓曰倚哥兒曰  
札力麻阿博曰牛心官濠十三隘口皆近堡而遠州  
城者堡西南五十里曰西把截管堡在西山口山谷  
可通黃城其路寬衍為阿蘭口內有田田南有寺  
名雲莊寺在堡西南二十里皆刺麻居住寺南曰黑  
溝口水磨  
口藏經口

洪池嶺在州東南晉太元初梁熙敗涼掌據於洪池嶺  
隆安二年羌酋梁飢攻西平禿髮烏孤欲救之左司馬  
趙振曰呂氏尙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  
可取烏孤擊飢大敗之遂取嶺南五郡嶺南謂洪池嶺  
以南也五郡廣武西平樂都湟河澆河也唐志涼州有  
西域考古錄卷三 九

洪池府又姑臧有二嶺南曰洪池西曰剛丹嶺後涼楊  
穎曰今疆宇曰蹙崎嶇二嶺之間是也自剛丹嶺以西  
謂之嶺西張掖酒泉建康晉昌皆嶺西郡也

可落岷州東南隋開皇二年突厥寇蘭州涼州總管賀  
樓子幹敗之於可落岷是也通鑑注云山無草木曰岷  
文車澤在州東三十里前秦苻堅遣將軍苟萇毛盛伐  
涼造機械衝車於此因名

武興鹽池眉黛鹽池並在縣界百姓咸取給焉按一統志衛南  
三十里有三壩白鹽池衛東四十里有小池東五十  
里有新中沙白鹽池衛西二百二十里有鴛鴦白鹽

池又有小監  
池俱產鹽

瀘野澤州東北三百里一名都野澤亦曰休屠澤又名  
涼澤禹貢原隰底績至於瀘野是也漢志注休屠澤在  
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為瀘楚其上承武始澤晉元興初  
禿髮儁檀攻後涼至昌松徙涼澤段冢民五百戶而還  
武始亦曰武始大澤晉永和十年涼張祚之亂宋琨起  
兵武始大澤以攻姑臧卽此

靈泉池十六國春秋太興中張茂築靈鈞臺於端門內  
廣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又鑿靈泉池張立觀五年有  
西域考古錄卷三 十

大鳥青白色舒翼二丈餘集於靈泉池後涼呂光太安  
三年宴羣寮於靈泉池是也

五澗谷水經注五澗水出姑臧城東西北流注馬城河  
晉義熙二年姚興以姑臧授禿髮儁檀軍於五澗  
遂入姑臧是也又有五澗在洪池嶺南沮渠鄯善伐西  
秦敗於五澗又遣沮渠成都耀兵嶺南遂屯五澗為西  
秦將出連虔所敗者當在今西寧界中也

武威縣附府武威本漢縣在今縣西北二漢皆屬武威郡  
晉省入姑臧王隱晉書涼州城有龍形一名卧龍城南

北七里東西二里本匈奴蓋城後人語訛爲姑臧焉  
按臧藏古文通用張氏有國時復增築四城廂各千步并舊爲  
五城張駿又於城南築五殿四面各依方色四時遞居  
之其中又起謙光殿官門南曰端門東曰青角門中城  
之門曰廣夏門北曰洪範南曰涼風東曰青陽又東城  
亦曰講武城北城亦曰玄武國隆安初郭騰作亂以二  
苑之衆焚洪範門不克及呂纂作亂踰北城攻廣夏門  
其弟宏率東苑之衆斧洪範門又禿髮儁檀襲姑臧目  
氏憑城自固儁檀置酒朱明門耀兵青陽門掠八千餘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十一

戶而去後姚興以姑臧授儁檀入自涼風門敦煌雜錄  
姑臧城內有沮渠蒙遜所造七級木浮屠因號曰七級  
城又檀道鸞築土爲城若盤龍狀四隅有頭尾兩翅一  
曰鳥城也新唐書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舊城匈奴  
所築張氏增築其四餘二城又後人所築也其東西廂  
城亦曰東西苑城至德二載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  
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作亂殺節度使周泌七城破據  
其五度支判官崔稱等以二城堅守討平之宋至道二  
年丁惟清知西涼府上言涼州周廻二千里東界源州

南界雪山吐谷渾西界甘州党項北界吐蕃州城周四  
十五里是涼州之壯麗宋初尚未大改也今府城因明  
衛城之舊周十一里不過四分之一耳東北三里有姑  
臧舊城遺址未知是否

奄公山縣南又有尙哥兒山東山乾溝山

赤彌千川在縣西五十里與縣東南百五十里之黃羊  
川俱分流灌溉民田利益甚溥攷赤彌千川寰宇記謂  
之吐彌千川鮮卑語謂髓爲吐彌千言此川土地肥美  
如髓也蓋尙爲羌胡游牧之地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十二

紅泉縣東五十里水色微紅其東北紅水砦亦以泉得  
名  
三岔溝縣東南百里明土達滿四居三岔溝土人謂之  
滿家營四本名俊明初分徙降鹵於此成化中據石城  
作亂討平之卽此  
胡阮縣西八十里載記晉隆安五年禿髮儁檀攻後涼  
耀兵姑臧壁胡阮卽此義熙六年沮渠蒙遜圍姑臧儁  
檀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爲質於蒙遜以請和歸至  
胡阮逃還舊志唐置甘泉關於胡阮是也

楊塢縣西五十里記載太元十一年前涼張大豫攻呂光進逼姑臧保據楊塢是也

七里澗在縣西七里

劉林臺縣治西北五里本名寶融臺相傳為融所築明初百戶劉林與寇戰死其下因易今名又縣治北有前涼張駿所築靈鈞臺其遺址尚存髣髴焉

鎮番縣府北百九十里本漢武威郡地後漢因之晉仍屬武威隋唐為涼州地宋沒於西夏元置小河灘城

明初改置鎮番衛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圭

本朝因之雍正中升衛為縣仍隸涼州府

今之縣記畧以為休屠縣地涼州府志以為唐白亭

軍以諸書圖志考之俱非是按元和郡縣志姑臧縣

下休屠縣城在縣北六十里漢縣也今縣在府北微

東百九十里又云白亭軍涼州西北三百里白亭軍

本因白亭海為名今海在鎮番東北百八十里是海

尚在軍北七十里也漢志休屠縣注莽曰晏然都尉

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姑臧縣注南山谷水

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今五澗谷水自

涼州西北流經麗澤而東入白亭海麗澤即休屠澤

也武威縣注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墜澤今休

屠澤在鎮番縣東北蒼松縣注南山松陝水所出北

至插次入海莽曰射楚是漢插次亦在涼州之北也

張氏置武興郡以處流人魏書地形志謂郡領晏然

休屠馬城三縣晏然即休屠別名王莽所改而馬人

寰宇記謂祖厲城一名馬城蓋武威郡前漢領縣十

後漢領縣十四則有鷓陰祖厲顯美左騎千人官三

國志黃初二年涼州盧水胡反遣張既討之賊逆拒

西域考古錄

卷三

齒

既於鷓陰口通鑑注鷓陰河口也李賢曰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鷓陰縣故城既揚聲

軍從鷓陰乃於金城渡河潛蹊且次間道出武威賊

以為神引還顯美既擊平之且次即插次之省文一

統志以莊浪衛北之三眼井堡為濟由插次之閒道

三眼井為靖遠縣分界靖遠雜有祖厲縣之地以此

推之則今之鎮番縣并有武威休屠插次祖厲四五

縣之地而非休屠一縣可概若白亭軍本統於涼州

區區一城尤不可以盡鎮番之境白亭海今土人謂

之小澗端海子以為即蘇武牧羝之北海彼中自北

聲混有此附會蘇之牧羊處通典在居延海者近是  
按縣地斗出磧中實爲西陲之要地顧氏謂其南蔽  
姑臧西援張掖翼帶河右控臨絕塞自古爲戎馬之  
場不其信與

蘇武山縣東三十里傳爲牧羝之處附會不足考

來伏山縣西八十里山勢脊高首倪近縣漸卑因名

黑山縣南六十里因山築堡地皆沙磧鎮番斗出黑山

其甬道也明制騎步百五十名今惟戍卒二十名

小河縣南十五里水自五澗谷來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五

黑河縣西四里卽張掖河自甘東北流逕縣境

永昌縣府西北百六十里本漢武威郡地蓋卽漢之番

禾縣地故城在今縣西二十里屬張掖郡晉改屬武威

後涼呂光置番禾郡或云沮渠蒙遜所置魏太武平涼

罷郡置鎮西魏曰番禾郡突厥假道以襲隋改爲縣唐

因之天寶初改天寶縣按舊唐書三載以縣境天寶山

天寶縣地考後魏地形志有番禾郡領彰縣及焉支

縣蓋後魏曾于縣置張掖郡等廢後置番禾郡耳隋

開皇併力乾安寧廣城彰焉支五縣入番禾而改後

周番禾鎮爲縣據此後魏已復爲郡至後周改鎮隋

又改爲縣焉又考太平寰宇記云前涼張軌時有五

色鳥來集因築鸞鳥城以美之後魏武帝改爲神鳥

城蓋以漢鸞鳥縣附會之也後又云唐神龍二年於  
漢鸞鳥故城置嘉麟縣此其前後矛盾當由雜錄書  
傳失於去留故也按元和郡縣志嘉麟縣本漢宣威  
縣治前涼張軌於此置武興郡呂光改置嘉麟縣後  
廢萬歲通天元年重置又曰張天錫於漢鸞鳥縣故  
城置武興縣後廢唐武德三年又於涼州城內置神  
鳥縣與姑臧縣分治姑臧治東神鳥治西貞觀元年  
廢總章元年復置涼州郡宜兩縣分治焉紀要謂  
漢故城在永昌西南者近是大抵今之永昌并有  
前代六七縣惟鸞鳥故地當與今武威縣分有之也  
後書建光初護羌校尉馬賢自金城令居追叛羌於  
鸞鳥永康初段熲擊破西羌於鸞鳥此鸞鳥之僅見  
史文者按嘉麟縣在州西北七十里鸞鳥故縣今府  
西北三十里有鸞鳥口又有鸞鳥山故城當在其地  
矣宋初爲西涼府地時爲西番所據景德中沒於西夏  
元初仍屬西涼府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明初改置永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六

昌衛

本朝因之雍正初升衛爲縣屬涼州府

按永昌南面祁連山祁連山亦曰雲山北倚金川卽金

在縣北西趣大黃山在縣西東近昌寧湖在縣東內

則大草灘外則黃城兒外惟塞占口可入內則隨地

可通大草灘至永昌大路則由水泉水磨川故西之

新城新城堡在縣南之四壩四壩堡縣西南之北古

城西北古城在縣南之四壩南三十里

如酸茨河者乎又況野馬川白石崖之遼遠三角城

脫歎山之斗絕者乎夫東備則西寡南備則北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明自中葉以來議邊防者此數語足以概之永昌襟山帶水戰守有資苟得其人縱橫四出勝算在我豈僅防禦而已哉

金山縣北二里麗水出焉唐有麗水府置於昌松縣城中太平寰宇記烏逆水今名麗水源出昌松縣南金山下引漢書地理志逆水出允吾縣云云又按之水經注上言湟水東逕允街矣下言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考允吾縣漢縣在湟水南何得越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七

允街令居諸縣而有逆水源考之寰宇記所引亦同思之不得其故後讀前書地志而知其誤蓋允吾允街地既相近王莽改縣並曰脩遠漢志遂錯入允吾之下後人據書證書輒以誤改漢代未有廣武縣今平番西南迤北以至縣西北皆當爲漢時允街縣地參街參字疑亦允街允字之誤寰宇記又稱允街故城在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按其城地勢極險卽沮渠蒙遜增築以爲防戍之所迄今尚堅完如新輿地廣記亦言在昌松東南此卽街亭故城而二書皆以爲允街故

城也十六國春秋隆安初沮渠蒙遜攻後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又義熙十三年沮渠蒙遜遣其將襲烏啼部大破之烏啼部蓋在金山後替唐書地理志山本屬剛丹魏氏春秋及五代志亦俱言剛丹縣有金山蓋盤亘于番和剛丹之間也

青松山縣南八十里一名大黃山又名瑞獸山一山而連跨數邑也考大黃山東西百里南北百二十餘里連山之支幹也山產大黃剖之有錦紋力亞於雅州所出又多松柏望之蔚然故有大黃青松之名山之四麓卽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八

大草灘水草茂美冠於河西順治康熙間北部據山爲巢穴縱牧於大草灘雖以張勇之威名不能驅而遠之也

白嶺山在縣西南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皚如皓如寒氣異於諸處深冬人跡既絕鳥飛不下又有鸞鳥山白嶺諸山與涼州南山連亘不絕土人亦曰雪山

天寶山在縣西天寶三載三月山出醴泉并石花民取以爲麪食者賴之乃改番和縣爲天寶以彰瑞貺是也西嶺縣西七十五里一名剛丹嶺唐書地理志姑臧有

二嶺南曰洪池西曰剛丹楊穎所謂崎嶇二嶺間也嶺有定羌廟祀關壯繆廟後土屋兩楹則戍卒棲宿地其地前逼大黃山右跨大草灘後倚邊垣絕無民居蓋地苦寒六月衣裘又沙磧不可耕也康熙六年青海諸部欲擁眾越邊而北甘涼兩郡兵交阻之相持一月兵擊不解一日我兵方對陣詢詰譯者往來之時偶甘卒發一礮轟若雷擊虜馬驚而奔潰我兵乘勢逐之虜出不意崩若巨牆自相蹂躪死者甚眾世所傳定羌廟奇捷也蓋虜謂我不敢敗盟懈而無備致於自潰非我能勝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九

之水也  
水磨川縣西南二十里一名雲川源出鸞鳥山之平羌腦兒都山口水勢洶激可轉水磨因名川有堡水踰堡北出塞占而入昌寧湖東爲永昌孔道北入山谷十五里爲毛卜刺堡堡在山谷北距長城長城在北五里有關門南環北山永昌北門之鎖鑰焉關門而北直趣昌寧湖可達鎮番堡當南北之極衝循牆而東南攀援崖壁六十里而至永昌矣

昌寧湖在縣北一百里湖境廣袤幾及百里水甘冽清

澗水中魚大小畢見春深秋淺匝岸皆小洲楊柳蒹葭鳧鷖鷗鷺如趙北燕南明萬厯初年朔部青把都入據其地與大松山青海諸部互爲聲援時時入寇甘涼二十六年巡撫田樂統諸郡擊敗之青把都狼狽遁出塞永昌之人始獲息肩且有芻蕘雉兔之利焉康熙二十年及二十三年麥力幹兩擁其眾屯詹詹口欲越邊而北謂甘寧湖水甘涼宜於養病云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十

脫歡山在縣北四百里爲諸部游牧地以其羈屬於我故雖往來無定部也其山在平沙大漠中多喬松風起若濤聲秋冬雪壓摧折聲聞數十里中國人非盛夏避暑罕有至者其東百里有浚稽山直鎮番縣之北漢之趙破奴敗績於此李陵亦遇匈奴與此所謂古戰場也今山麓西有茂草有水曰米哈王速華言肉汁水美如肉汁焉或謂地多野獸故云豈陵谷變遷古今有不同耶又有魚海子在浚稽東南海周迴數十里不及居延遠甚然地名最著多見於唐人詩中海岸有山山麓有草明定西伯蔣貴出魚海偵虜追躡之及於石城遂大破之卽此今虜之游牧部落無定也

蹇占口渠縣東南三十里渠水源出雪山而流合水磨川分爲九渠土人藉以溉田蓋南山連絡不斷間有平坡卽爲山口惟蹇占忽然中斷由口而南逶迤曲折皆民居小堡自口至黃城至酸茨河非邊堡亦非內地然爲涼之患者悉由之其入內地舍蹇占口無他徑竇故也

溫宿川縣西卽恩宿川晉太元初秦將苻萇等伐涼至河西遣別將馬暉等西至恩宿川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處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三

煖泉縣西南二十五里有二穴湧出四時嘗煖亦溫泉也泉水東北流入水磨川

酸茨河在縣南百五十里湧出祁連流入大通河蓋河之小派冰融則泛溢百十里故甘涼間皆有酸茨河之名惟此河可耕可牧本爲番族游牧地自青海爲北部所據番族遠徙此地遂爲虜占踞矣其地在大草灘之南九十里由濫泥打班至涼州二百八十里由討來川嶺至莊浪三百五十里南至青海八百里至西寧四百餘里

古浪縣府東南百二十里本漢武威郡地唐爲涼州地元爲古浪巡檢司屬永昌路明正統初置古浪守禦千戶所按元和郡縣志昌松縣西北至州百二十里本漢蒼松縣也與今古浪縣方位道里皆合疑今之縣治卽唐昌松縣治矣

皇

朝仍明之舊亦設古浪所雍正初升爲縣屬涼州府縣境廣袤四五百里東距扒沙西連武威南界湟中北抵煖泉考其地卽唐之和戎城也郭元振所築史稱拓境千五百里而後涼州乃可守者也按其地勢西南不三里卽南山城東北十步爲舊邊祁連在西五十里石碇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三

天險扼以雄關城堅而人勇足以自守夫涼州隘狹自和戎築而境始開拓明姚兵備於古浪西三十里築西川堡所引川渠溉田萬畝夫廣野膏腴利於樹藝兵番交錯得良吏以撫循之則區區百里豈徒爲涼之孔道而已哉

東西山山在縣左右爲番族察貢族小宛冲族溫古六族年錯族住牧  
冰溝縣東十里  
西黃羊川縣西四十里開渠引水自東而北灌概縣境

其地有張義堡土壤寬平山環而隘明制於其北百里之靖邊驛其西百里之上古堡三方犄角屯兵守戍慮亦深矣崇禎十六年遊擊唐虞際剿腔巴叛番平其禍亂卽此

古浪河在縣南流遶關城所之得名因此

平番縣府南三百三十里

莊浪廳府東南三百七十里本漢武威郡地隋屬涼州唐亦爲涼州地宋沒於西夏於此置洪州元改置莊浪縣屬永昌路明置衛屬涼州我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三

朝因之設莊浪所雍正初年改衛爲平番縣仍設莊浪一廳以彈壓番回焉

今按衛境紀畧以爲漢之允吾縣前涼之廣武郡考元和郡縣志廣武本漢枝陽縣則衛境乃漢枝陽縣地自五涼以至隋唐并省沿革混淆多詳考其地蓋有允街令居等縣地又不獨枝陽已也允街令居枝陽允吾皆金城郡屬顧氏輒謂武威所屬疎矣縣境東距黃河黃河在東二百二十里南泛大通大通河在南西界烏梢里渡河卽蘭州府城

嶺在西北倚新邊新邊明萬曆中築在北二百里山多而土瘠兵

民而外土司十萬人熟番三千戶扼大河而阻賀蘭實河西之肘腋亦甘涼之門戶也至若車騎絡繹羌回交錯則又諸部之都會九遠之走集也凡甘肅遼中安西之趣河東者舍莊浪無他途

湛持居士曰漢武開四郡以來後代有事河西率由湟中故蘭莊爲散地有明考道理之徑直通四郡自蘭州而渡黃河故莊浪重而衛置焉其時官必備俊又卒必選驍銳漢民居中土兵處外又外而熟番生番鱗次櫛比其四境之外古城在南射斗在西南臨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三

河水北倚新邊東通蘭靖西趣河湟延袤千里星使之所往來羌回之所走集豈非河右一都會哉成化以後朔部之內侵者數歲一至未嘗敢於稅駕也乃隆慶以來俺荅受封可敦效順我之互市但欲羈縻之塞外耳奈何貪皮馬之細而忘久遠之圖往事勿懲私與交易夫大松山垣禦未設之先特內地一旣脫耳至是而數百里之地遂爲賓兔等酋王庭矣扼吭拊背久假不歸及其東市西剽道路以目河東西震驚岌岌乎殆哉或謂正德嘉靖閒亦不刺之據青



海火洛赤之在河西其勢不數倍於賓鬼等乎不知  
青海在湟河西南莊浪在湟河東北故彼時莊浪獨  
安者右臂尚斷也及其據松山則南北通而右臂續  
此招彼引大肆猖狂豈惟莊浪危於纍卵即河西五  
郡亦旦夕莫保苟非籌邊之老臣專意一剿雖欲築  
邊以固我圉何可得也蓋莊浪為河隴咽喉苟阻大  
通之津當鎮羌之道而塞二嶺之險則湟涼甘肅求  
一綫之通而不可得矣後之為河隴謀久安計者烏  
可不早籌之乎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五

二十六年巡撫田樂謀之督臣李沐專主剿乃檄副  
將達雲督率各鎮官兵為進討計先克昌寧湖之青  
把都次破青海之永邵卜其時阿赤兎及宰桑等在  
大松山乃令甘肅鎮兵由泗水堡入莊浪之兵由黃  
羊川入河東之兵由蘭州靖虜以入虜亦悉甲以待  
於是各路架入又伏精騎於岔口互相牽制而甘肅  
官兵直搗扒沙莊浪之兵直搗魚溝大敗虜阿赤兎  
與賓鬼僅以一身遁去於是松山悉平克復其地建  
堡築城屯戍相望乃割蘆塘等處屬固原紅水河三  
眼井等處屬臨洮阿壩嶺大靖城土門兒等處屬甘  
肅自靖遠衛界黃河索橋起至土門山共長四百里  
而蘭靖莊浪千四百里之衝邊始安第蘆塘三眼井  
等處土疎易圯時費脩葺若按初年舊地自鎮番直  
接寧夏中衛通樹長邊則外綸尤壯矣蓋棄地猶六  
里云

大松山縣東百二十里山多老松又有小松山在縣東

北百二十里議邊防者咸以二山控帶西陲尤為縣境  
要地

蒲菊山縣西北百三十里與雪山相距大通河所經也  
石佛山縣東北三十里上鑄大小佛像相傳唐時物又  
縣東一里有東山

南山在縣南又名天山又曰雪山濶千餘里其高稱是  
連亘數郡界美水豐草尤宜畜牧故蔥嶺以東無高於  
此山者亦出赤鹿足短而形大如牛肉重千斤按漢志  
蒼松縣註南山松陝水所出蓋南山起自羌中連延西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五

平金城之界東出秦雍至於終南皆曰南山是也  
分水嶺縣西百五十里嶺嶠有泉分流南為莊浪河北  
為古浪河其北又有平嶺嘉靖中總兵姜彥禦敵於分  
水嶺敗之逐北至平嶺虜大集彙乃伏兵於嶺南岔口  
佯退以誘之因合擊大破之即此  
洪源谷縣西唐聖歷二年吐蕃將論贊婆來降使其眾  
守洪源谷又久視元年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昌松  
縣入洪源谷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擊敗之按唐貞觀  
十七年有瑞石產昌松縣界洪池谷疑即洪源谷也

卓子山在縣西北山頂平如几席故以爲名山自山麓至山腰蜿蜒十餘里山上先密上下二族住牧有先密寺永樂中勅建者規制極壯麗飲食起居猶番也特不畜妻子衣黃衣耳先密番僧甚衆分爲上下二族所謂上先密下先密皆寺之族類也崇禎十六年諸番作亂三月十一日副總兵魯允昌從鎮羌堡進剿先密等番誅之幾無噍類寺在鎮羌堡東南四十里今之住牧皆由西寧分來者

平山在縣西南叢山之中忽見平陽草豐水甘孳牧爲西域考古錄卷三

最番族蘇東奔往牧於此

黑山嶺在平山南十五里番族爾草曰住牧於此

烏稍嶺府東南百八十里地皆沙磧按記畧云渡河而

西北爲烏稍嶺在安遠堡東五里通志以爲在堡西者

誤矣嶺不甚高東西長二十餘里地荒涼黑番每於此

狙掠行路以爲畏途自東嶺至安遠三十里又有鐵沙

嶺香鑪山野狐嶺石門峽駱駝峴散岔山光草嶺人頭

峴白石頭紅壑峴泉子嶺牛心山討來川嶺皆爲莊浪

南面之要塞爲羌虜出入之徑前明俱或以重兵今雖

奉裁然有地方之責者要不能以域外視之也

大通河縣西南百二十里逕莊浪廳西南縣城西有大

通橋跨其上又逕碾伯縣東南入湟水紀要謂大通河

北入於沙漠不知何據而云

莊浪河出縣北東南流逕莊浪廳西南入河疑卽漢志

之逆水也

野狐川在縣境岔口西沙金溝後尤爲縣邊遠地記略云沙

金溝在岔口西北二百七十里自岔口西北三里爲

土魯干又十五里爲石門峽又十五里爲青土坡又

十七里爲野葛溝又二十里爲溢泥溝又二十里爲

駱駝山又三十里爲散岔山又十五里爲光草嶺又

二十里爲思加羊又二十五里爲新河壩又三十里

爲捏耳朶又四十里爲沙金溝又十五里爲野狐川

他喇都川縣東南通遠堡南三十五里川地廣衍土境

墾不可耕番族寫爾素住牧於此時出剽畧遠近患之

其北二十里爲排路溝溝生芟其草河東西取以編席

爲利頗廣有明於此設兵十三名馬十三疋今裁去番

族蠟樂住牧於此

裴家川莊浪分界處河西平原之地卽謂之川不關水

之有無也其地有堡爲戍守要地土瘠沙淤水利不通

遠引大溝之香溝水以資人畜之用不能溉及田畝也

又東四十里曰阿壩營其地猶之不毛也惟堡迤南有水泉二處疏通水槽可引入堡內水空在酉十里虜每從此入犯其邊外有水泉更北有黑石山水草甘茂為

所必爭之地其地為莊浪要地不以不毛而輕棄之也

按記畧云阿壩北二十五里為雙井堡南四十里為蘆塘屬靖遠衛西四十里為裴家川蘆裴往來循新邊行百九十里由雙井百三十里所謂捷徑也東四十里為下紅水白平松山之後始於下紅水築堡焉其南七十里即大松山其西北邊外二十里為黑石山東北百六十里為營盤水俗訛為銀盤者也由營盤五十里至黃沙坡又二十里小風口又十里大風口又三十里拜等口又三十里壘石口又三十里黃峽口又五十里賀蘭山按今自寧夏之中衛縣永安墩口經長流營盤兩水頭直達紅水或三眼井成坦途矣驛站既設商旅通行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壬

蘆塘一路惟私商避稅者三眼井在紅水東四十里地近新邊最為荒遠其南由狼溝口而至沙井堡路極崎嶇通蘭州之孔道也考莊浪北邊自裴家川之圍莊起東至三眼井界靖遠縣之蘆塘營止皆長城凡四堡百九十里自三眼井至蘭州凡三百八十里路僻山荒行者憚之顧氏謗以川為水妄謂川水東北流綿亘於靖遠衛及寧夏中衛之境不其誕乎

按莊浪平番境內有莊浪河出分水嶺之南其灌漑田畝官私溝渠多不勝書如青寺河渠瓦窰渠特其著者大抵皆引大通河之水耳

顯美故城在府西北漢縣屬張掖郡後漢改屬武威晉因之載記隆安五年禿髮傉檀攻後涼昌松太守孟禕

于顯美是也後魏廢

武興故城州西北載記晉永寧中張軌以秦雍流人置武興郡魏收志武興郡領晏然馬城休屠三縣水經注所謂姑臧城西有馬城東城即漢休屠縣是矣故城當在府東北為涼州之邊故二漢互屬二郡也隆安三年姚興遣姚碩德攻呂隆於姑臧以降將姜紀為武威太守屯據晏然唐武德八年陸伽佗寇武興其時武興久廢當即故城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三

壬

金川也馬隆討樹機能以八陣圖作偏箱車且戰且行奇謀間發至武威之金川依金呂山築城因山以名城成夷不敢犯其山有鳥形似雀見人即以黃啄石自圖其形以示人

高古城即後魏之焉支縣屬番禾郡隋省入番禾縣故城在今永昌縣東九十里明為戍守要地天啟中堡設守備焉順治中奉裁僅戍兵三十名及北部入據大草灘復於堡設游擊焉其地南距雪山北近水泉東接永昌西趣阿博自堡而西為大草灘又五十里而至大阿

博則甘涼之分界也

永寧故城在今永昌縣之西百二十里後魏置永寧縣

為西郡治西魏廢西郡改為弱水縣後周復曰永寧隋

省入番和縣明於故城築堡屯兵與西之寧遠堡東之

蔡旗堡相犄角逼近邊垣環以卑岡風沙不揚易於保

聚以三堡介在昌寧湖之開故防禦尤嚴堡北去長城

水頭有梧桐樹地方距堡北二百四十里堡兵更番偵

探以取先往之藏木簽為信明制設兵五百五十名有

把總一員記畧云寧遠堡北出邊外七十里為沙嘴九

十里至鎮番衛昌寧湖距堡北四十里近湖有破古城

蔡旗堡東去永寧三十里其南二十里為三岔堡三堡

河水自五湖谷北流至東北滙沙河又北流至三岔堡

堡至三岔堡六十

十里者誤矣

蒼松故城元和郡縣志昌松縣西北至州百二十里蒼

松故城在縣東北十里則當在府東南百一十里十六

國春秋呂光麟嘉四年以郭騰言議改為昌松縣兼立

東張掖郡後魏改置昌松郡後周廢郡仍為昌松縣隋

改縣為永平後以重名復曰昌松方輿記要以永平

平為永世似誤寰宇記昌松州東南二百二十里證之諸書非是晉載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三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三

記張天錫擊李儼自將屯蒼松是也舊書武德三年薛

舉遣將掌仲興與李軌戰於昌松為所破沒今考其方

位道里似即今古浪縣地魏書地形志漢口縣屬昌松

郡謂之昌松漢口並為險要後涼姚弋弼襲禿髮侮檀於

姑臧自金城濟河進至漢口即此縣蓋在磧中疑為張

氏所置也

允街故城當在今莊浪廳西南漢神爵二年置允音後

漢明帝初滇吾羌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又延熹

四年勒姐羌圍允街段熲擊破之是也街亭故城當在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三

今平番縣西北通典允街城臨麗水亦名麗水城街亭

城沮渠蒙遜所築地勢險隘按周地圖云允街城地極

險阻沮渠蒙遜增築以為防守之所此即通典所本而

分屬允街街亭太平寰宇記亦引其語而合之今考沮

渠所脩乃允街故城杜佑言城臨麗水者街亭故城也

逆水樂史謂即麗水記畧非之而不能確指在何地據

水經注推之今之莊浪河出平番縣北東南流繞莊浪

廳西而南當即逆水然入河不入湟或古今有變遷也

餘詳前金山下街亭城顧氏謂後涼所築考諸志乘又

無明文按前漢天水郡第二縣曰街泉

後漢永平十七年更天水為漢陽郡第四縣畧陽有街泉亭下注街水故縣省以此知街亭城即是前漢街泉故城矣其名亦見於陳壽志中又隆安初禿髮烏孤自廣武取後涼金城呂光遣將寶苻拒之戰於街亭大敗通鑑注金城北有街亭城胡氏蓋亦未考之訛也又按水經注遼水又東逕允吾縣北為鄭伯津與澗水合澗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南流逕其縣故城西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令居縣故城董氏謂在平番縣西北土司境內永登亭即永登縣故城漢晉時廢縣即為亭猶宋元以廢縣為堡古謂亭障今謂堡寨其實一也黑石谷當即今莊浪下紅水新邊外二十里之黑石山記畧所謂邊外有大水泉蓋指可川之水即所謂澗水矣記畧謂可川在涼州東南即大通河者誤大通河即浩登水逕莊浪縣西南由碾伯縣東南入遼水記畧謂入黃河者亦誤也今可川出古浪西南東南流逕平番縣西又南逕莊浪縣東南入遼水可川在今府東南百八十里安遠驛南二十里為熟番所住收

西域考古錄 卷三

重

安遠驛為涼莊分界地驛之夫役皆番之男婦也其地四境皆山土瘠多雹止產磨菰蔬穀皆不植也長最城故城當在府南蘭州府河北十六國春秋晉永和三年石虎將麻秋等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涼將謝艾軍神烏敗後趙兵進擊麻秋秋遁歸金城隆安初後涼呂光擊乞伏乾歸軍於長最遣其子纂攻金城拔之是也按寰宇記謂太武平涼改鸞鳥為神鳥不知前於此張氏時已有神鳥之名其非後魏所改明甚涼州府志以永昌為鸞鳥蒼松嘉麟三縣地夫永昌在府西北惟嘉麟差近然去永昌猶九十里蒼松即古浪縣在

府東南百二十里鸞鳥縣雖不能確指何地今府西北三十里有鸞鳥口又有鸞鳥山在其西南漢縣以此名者則故城亦必相近永昌之非鸞鳥蒼松明甚若唐之神鳥又與姑臧同城寰宇記謂置於鸞鳥故城者亦誤也

振武故城在今平番縣西十六國春秋晉咸和二年劉胤敗韓璞於沃干嶺追奔濟河至令居進據振武河西大駭永和二年麻秋等攻涼金城降趙涼將謝艾引兵出振武擊破之是也通鑑注振武姑臧城南廣武

西域考古錄 卷三

重

西北亦在今平番縣南近莊浪廳治也黃城兒因山為名或曰王城之訛也在府西南二三百十里連山疊嶂之中地勢忽然開朗城置於兩山間險固異常元永昌王濶端藩封地蒙古謂之幹耳朶城官殿塋墓迄今遺址猶存在前代謂即苻萇戍焉南北朝時其名最著十六國春秋隆安初後涼三河太守沮渠西平出苻萇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義熙七年禿髮厚檀自樂都伐北涼五道俱進至番和苻萇掠五千餘戶而還九年沮渠蒙遜自姑臧地土饒沃於屯牧為宜西北至永昌一百二十里涼莊有事此其肘腋

地也有明宿重兵於此故永古之閒得安枕也當吳逆  
蠢動時虜乘隙闖入於此駐牧久假不歸當事累議驅  
除不果虜遂視爲帶礪矣今雖羈屬於我甘心臣僕豈  
可無意外之防哉

三角城本有明之來遠城也在府南二百四十里西去  
甘州白石崖三百里東去莊浪之鎮羌堡三百七十里  
皆山也東南去西寧北川營三百一十里則阻於大通  
河也其城三面環山因山爲垣形勢險峻有若天然故  
曰三角永樂中以處降番俾爲我之藩籬及青海爲北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三

部所踞四出侵剽番衆移徙惟置空城順治初遂爲麥  
力幹所據其地平川曠莽延袤幾二百里土最饒沃以  
耕以牧號稱樂土順治八年叛回漏網者四百餘人麥  
力幹使居此城事事屯收回人善於開渠故自甲午乙  
未以後麥力幹一部最爲雄張及滇楚多事諸部益以  
生心西陲所以日棘也有遠馭之畧者亦宜深戒於覆  
轍也

考涼南邊堡凡十二

曰安遠堡有驛在府南百八十里涼莊之分界也又西三十里曰黑松堡又西三十里曰古浪所即今縣治也又西四十里曰張義堡又西北百二十里曰南把城營又

西南五十里曰西把城營又西五十里曰炭山堡又  
西南六十里曰蹇占口又南九十里曰黃城峴又南  
八十里曰酸茨河又西六十里曰新城堡又西四十  
里曰高古城自安遠至此五百二十里黃城酸茨河  
向爲塞外

涼北邊堡凡十二 曰定羌廟在府西二百五十五里  
又東二十五里曰水泉堡又東五  
十里曰水磨川又北十五里曰毛不刺堡又南六十  
里曰永昌衛今爲縣治也又東北八十里曰寧遠堡  
又東南一百里曰永寧堡又東三十里爲蔡旗堡又  
北六十里曰黑山堡又北六十里曰鎮番衛今縣  
治也又南六十里曰高溝堡又東九十里曰泗水  
堡又東三十里曰土門堡又東南八十里曰大靖營  
自定羌廟至此共八百八十  
里其鎮番之民堡不與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三

三

又涼州北邊近疆自西北接甘州界起以至東北接  
寧夏界止曰昌寧湖曰脫歡山後稽山曰魚海白亭  
海曰扒里扒沙亦名大沙子山西去鎮番縣可四百  
里東去寧夏中衛可三百里明伏羌伯毛忠卽其地  
人也控扼涼夏屏藩莊靖爲州要地明制抽調寧夏  
兵於此更番按伏及其久也以爲孤遠而敵之邊益  
縮而夷益近矣至北境外夷之壤地所接有隘口七  
十三處然夷欲入寇不在鎮番卽在水泉堡蓋寇鎮  
番以拊涼之背寇水泉以逼南北之途涼之可慮無  
踰於水泉堡也其他卽有侵擾不過偶然耳其初意

固不在此也已若涼南境外合七十隘口率皆鳥道懸崖其大舉必在黃城蓋以其寬衍四達隨在可長驅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三

毛



西域考古錄卷第四

甘州府

管縣二 張掖 刪丹

禹貢雍州之域書謂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是也六國至秦月氏所居漢書西域傳月氏本居祁連敦煌間霍去病傳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卽路從此也故武帝開之斷匈奴右臂自張其掖因以爲名晉初屬張軌後涼末段業亦嘗據之後爲沮渠蒙遜所殺

西域考古錄

卷四

一

據其地號北涼後又還理姑臧魏太武平之以爲張掖軍太和中改爲郡大統十二年分涼州以居張掖之地爲西涼州廢帝二年更名甘州因州東甘峻山爲名或言地多甘草故名隋煬罷州爲郡唐平李軌復置甘州天寶復爲郡乾元元年復爲甘州尋沒蕃大中初內屬五代之亂陷于羌戎宋天聖以後爲西夏所據元滅夏置甘肅路總管府至元十八年置甘肅等處行中書省治此以撝河西諸郡明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等衛二十六十六年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衛十二守禦千戶所



三

本朝因之雍正初年改衛為府升刪丹衛為縣又置張掖縣為府治焉

甘州襟帶河湟跨越邊塞天下多事恒為羣雄所睥睨故竇融求為張掖屬國都尉卒保有五郡挈以歸漢張軌祖其故智遂有涼土保境息民復以兵威懾服西域雄長一隅幾七十年梁熙圖據涼州而違楊翰之言終為呂光所制禿髮沮渠李暠之徒後先角立分裂其地亦皆一再傳而亡豈非以山川阨塞負隅易固哉陳子

西域考古錄

卷四

二

昂言涼州歲食六萬斛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地廣粟多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野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按六典甘州十九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大入則河西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其後吐蕃世為邊患如所料云昔人言屯修于甘四郡半給屯修于甘涼四郡粗給屯修於四郡則內地稱甦矣夫耕

屯之政罔收之設舊章具在可勿講與

洪持居士曰劉歆言孝武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蓋自漢至唐欲隔絕羌胡交關之路必以通西域為事明棄哈密而守嘉峪則甘州遂偏重矣甘州南北相距寬者百數十里隘者僅十餘里如築甬道中通一綫以接聲援而資饋餉耳然於四郡獨居其中譬陣之有中堅磨之有樞紐我之所重者甘州而虜之所怨者亦甘州虜之在南者欲

西域考古錄

卷四

三

北在北者欲南徒以一州之南北阻截橫貫其中使彼不得長驅直入迺必循牆而走自東自西動須旬月則甘州之偏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小王子大舉入寇時其酋阿禿欲分兵徑取甘州小王子不聽及敗而悔之彼固未嘗一日忘甘州也考有明之制坐鎮甘州者不獨行都司而已文有巡撫武有總兵舉一代之名臣宿將胥出於此屯兵至三萬餘人其重如此至順治以後裁減什之六七各衛所僅有萬人當事以海鷗視敵於是開市洪水而虜遂入牧于



大草灘矣苟非鄂齊圖之破滅阿拉善之款關喀公喀之內亂

聖祖之親征噶爾丹之天亡則四郡能保為我有耶其不為吐蕃之續者幾希

大斗拔谷山府東三百里隋書大業五年秋七月按本紀在六月通鑑在七月車駕東還經大斗拔谷山路險隘魚貫

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

軍士雜宿山間又有大斗城即新唐書志赤水守捉西域考古錄卷四

本名赤烏鎮有赤烏泉西魏時置戍於此唐因置赤水軍開元中改大斗軍因大斗拔谷為名哥舒翰為

大斗軍副使即此通典赤水軍在涼州城內所謂幅輳五千軍之最大者蓋改赤水為大斗因移軍于城內而仍存其舊名所謂管兵三萬三千者也若大斗軍管兵七千五百人後人多訛

以大斗為赤水也唐書武德初西突厥闕度設為李軌所敗竄於達斗拔谷尋為軌所滅貞觀八年李靖討吐谷

渾還上遣使勞軍於大斗拔谷又開元十四年吐蕃自大斗拔谷攻甘州焚掠而去是也

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府西北二百里禹貢導弱水至

於合黎即此括地志合黎山亦名蘭門山晉隆安五年沮渠蒙遜欲圖段業約其兄男成同祭蘭門山又名羌

谷廣志肅州會川縣之東北有合黎山紀要山在西北四十里與元和志不合按山延長三百里甘之四十里其硤口也

人祖山府東北四十里其山不毛其東北五里為人祖山谷口戍守處也

祁連山在府西南二百里張掖酒泉二界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里本名天山匈奴呼為祁連也漢元狩元年霍

去病出隴西擊匈奴至祁連斬首三萬三百級西河舊西域考古錄卷四

事云祁連山上有松柏五木美水茂草山中冬溫夏涼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美好夏瀉酪不用器物刈草著

其上不解散作酥特好一斛得酥酪斗餘又有仙樹人行山中飢渴者食之即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能見

故匈奴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是也今自張掖以西其大山多以祁連名

臨松山一名青松山又名丹霞山山岩有神驥足跡亦謂之馬蹄山在郡南百二十八里前涼于此置郡十六

國春秋晉元嘉元年張掖臨松山有石如張掖字後掖

字漸減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四方安萬年

故望山有神每祀之時但聞音聲不覩其形

甘峻山一名紺峻山郡東北四十五里其山出青鸛鷹

稱為奇絕常充貢獻距山丹衛三十里有泉味甘冽

州以是得名紀要在西南八十里蓋其山勢所踞綿亘甚遠故有不同者

弱水在郡北三十二里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淮南子

弱水源出窮石山曾氏曰弱水出於窮谷通釋弱水出

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

河合其水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環合黎山東北入

西域考古錄

卷四

六

居延澤

居延澤郡東北千里亦稱居延海亦曰北海古之流沙

澤也古所謂其沙風吹則流行也蘓武牧羗處或云卽

在此地

張掖縣附府本漢饒得縣屬張掖郡本匈奴饒得王居

因以為名晉改名永平開皇又改酒泉縣大業二年改

為張掖縣取漢郡以名縣也唐因之州郡皆治此元省

舊唐書地志後魏置張掖軍孝文改為張掖郡及縣是張掖縣不始于隋也又通典張掖縣西北有漢張掖郡

放雍正初復置張掖縣

雪山在縣南百里多材箭竿

榆木山縣東南百里山為明時安置沙州衛夷于此土

人呼為黃韃子所謂黃番也山勢延袤寬廣其名不一

牛毛山青鞞搭皆是也折而南五十日紅崖堡其北三

十里曰燉泉堡為州之襟要四面皆山中有拜浪河為

堡地灌溉甘州南邊自大阿博起西至紅崖凡堡十有

五共六百五十里也

張掖河縣西十里流經合黎山下弱水入焉水經注張

水歷紺峻山南與張掖河合一名鮮水亦謂之合黎水

西域考古錄

卷四

七

又名羌谷水自吐谷渾界流入按一統志張掖河源出

擺大川經祁連山西出合黎北流入亦集乃界河西岸

有泉數十處俱生蘆葦飼秣資焉

黑水縣西十五里卽張掖河之異名或卽其支流也從

縣西南山谷中流經州城有黑河橋跨之其下流仍合

張掖河明正德中土魯番貢使真帖木兒因哈密事朝

命羈管甘州嘉靖初釋令回國謂甘州城南黑河可以

引灌州城遂導其首入犯甘州為官軍所敗方遁

今考黑河源出祁連擺大川卽擺通河北流逕龍首

堡至甘州西南弱水入焉又西流至肅州鎮夷所又北流出塞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也禹貢雍州厥田上上在河西諸郡惟甘州足以當之唐郭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是一縑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年今之上龍首堡首受黑水之溉土爲最沃明自楊博脩築木龍壩廢田悉成良畝乃展築張欽城以徠耕民所謂下龍首也上龍首本劉果城改築以近龍潭故以名城蓋明初所遷東南大戶皆自築城以居卽以姓名西域考古錄卷四

八

得享豐穰之樂而有胥溺之苦矣今甘州之稻米凡涼州莊浪西寧車載駝負且以給數郡之食惟五穀之外別無瑰異之物故民有賤糶之苦而使兼井之徒坐享其利苟司牧者能法劉晏以劑其盈虛是所望於今之君子耳

千金渠漢志注千金渠西至樂涇入澤中亦謂之樂得渠按樂涇卽高臺千金渠今已無知其處或以陽化渠當之恐非是大抵州自東至西其渠以百十計雖長短不同其爲灌溉則一也

鹽池在縣北九百三十里其鹽潔白甘美隨月虧盈周

西域考古錄卷四

九

迴一百步

山丹縣府東百二十里本漢舊縣屬張掖郡按焉支山一名刪丹山故以名縣山在縣南五十里漢興平二年分置西郡以刪丹屬焉晉時分置蘭池萬歲仙提三縣隨又省三縣入刪丹唐因之屬甘州西夏置甘肅軍于此元爲山丹州明改爲衛雍正初改縣屬甘州府

焉支山今在縣南百二十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西河舊事曰水草美與祁連同匈奴失焉支山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是也隨書大業五年伐吐

谷渾還出張掖至焉支山高昌伊吾及西域二十七國

皆謁于道左唐哥舒翰嘗建神祠于山麓又名刪丹山

亦曰刪丹嶺考刪丹即山丹草名詩顏如渥丹其花紅紫甚鮮妍取汁漬帛亦可造粉畫家用之

婦女以之傅面顏色光悅山出此草故匈奴有此歌仁恕堂筆記

平頂山縣西北三十里連亘于甘界山有馬蹄寺永樂

中賜名普觀寺山石有似馬蹄因以名之石洞有七石

門有二十洞中大小佛像鐫勒甚多寺有刺麻二三百

人番族持酥油赴寺者不絕謂之熬廣茶也考平頂山即青松山

一統志分爲二山本誤

西域考古錄 卷四

十

三木樓山在縣東北塞外通鑑永平十六年分遣耿秉

秦彭出張掖居延塞伐北匈奴絕幕六百里擊匈奴句

林王於三木樓山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樓山部落欵

五原塞降蓋匈奴保聚處也

大柳谷在縣南二十里曹魏青龍三年張掖柳谷水溢

寶石負圖立於川西時以爲典午之讖又晉泰始二年

張掖太守焦勝言氐池縣大柳谷口水溢有元石之瑞

隨志張掖縣有大柳谷按今黑河中石色如玉剖之有

五色文理或作山水禽魚之狀亦其類也

沮渠川在縣南或謂卽盧水也北史沮渠蒙遜世居張

掖臨松盧水卽此川也唐武德八年涼州將安脩仁破

叛人睦迦陀于沮渠川是也披三國志張既傳討盧水胡卽沮渠氏祖矣

赤柳澗在縣西二百里與肅州接壤又赤泉在廢氐池

縣北禿髮傳檀伐沮渠蒙遜至赤泉而還又窮泉在吐

谷渾境禿髮傳檀與蒙遜戰于窮泉大敗而還是也

南草湖在縣南周廻九里又西草湖在西十里周廻七

里皆溉田潴水之處

昭武故城漢縣晉避諱改臨澤舊城在府西北唐書西

西域考古錄 卷四

十

域傳康安曹石米大尋戊地史世謂九姓皆氐昭武以

祖居昭武城故也則昭武亦月氐地也

屋蘭故城在府東北漢縣後廢于張氏

氐池故城在府東漢縣沮渠蒙遜自西安襲段業至氐

池進逼侯塢業軍皆潰舊志侯塢在氐池西去張掖百

里安西郡在其東呂光所置段業既取安西蒙遜求爲

其郡太守遂擊業而代之

侯官城府北與居延接張掖屬國別領五城侯官左騎

千人司馬官千人官也

祁連城府西北百九十里本張祚之漢陽縣以守牧地者元靚改祁連郡唐開元中杜賓客敗吐蕃于祁連城下通鑑注城在祁連山旁是也

臨松故城府東南張天錫置郡呂光置中田護軍鎮臨松後魏領縣二安平和平後改臨松縣以二縣省入後周并三縣入張掖五代志臨松縣有臨松山

建康城張駿置建康郡屬涼州後魏廢唐王孝傑置建康軍蓼泉守捉元和郡縣志證聖元年尙書王孝傑開鎮周廻以甘肅兩州中間闊遠頻被賊鈔遂于甘州西

西域考古錄

卷四

三

二百里置此軍兵五千三百人馬五百匹蓼泉十六國春秋沮渠蒙遜追敗西涼李歆于鮮支澗城建康置戍而還宋永初二年歆東襲蒙遜大敗于懷城勒兵復戰于蓼城爲蒙遜所殺新唐書志祁連山北有建康軍軍西北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

居延城在府西北千二百里漢縣屬張掖郡郡都尉治此元狩置屬國都尉治焉其東北有居延澤亦曰居延海古文以爲流沙太初三年使路博德築遮虜障于居延澤上是也漢書元狩二年夏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

二千餘里過居延太初二年夏路博德築居延天漢二年夏詔李陵出遮虜障陵將兵出居延北千餘里後漢志注郡都尉治居延永平十六年耿秉等出張掖居延塞擊北匈奴安帝時改置張掖居延屬國別領居延一城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奏立爲西海郡晉因之仍領居延一縣後廢後魏正光二年柔然國亂其王

阿那瓌婆羅門相繼來降涼州刺史袁翻請並存之分統其民脩西海故城以處婆羅門且曰西海在酒泉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寇往來之衝要土地沃

西域考古錄

卷四

三

衍大宜耕稼其北卽鄴大磧野獸所聚也魏主從之所謂西海卽居延矣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今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遮鹵障通典居延城亦曰居延塞按文選通考顏師古謂居延蓋匈奴中地名張掖所置縣以安處所獲居延之人而名其說非也河西之未入漢也霍去病欲攻小月氏則先望居延而濟乃至天山李陵欲陟單于庭必先自居延北出乃至浚稽則知居延之出匈奴乃其要路也漢旣全得月支之地立爲四郡則居延又爲酒泉要路故築塞其上

以扼其來名以遮鹵可見其實也通典既於張掖著  
居延塞又於酒泉著遮鹵障者甘州之西卽肅州之  
東寇之來路亘乎兩州之間故障塞之設亦亘兩郡  
李陵之軍自遮虜障北出亦望遮虜障南入可見寇  
路出入無不由此也居延塞卽遮虜障元志甘州北  
千五百里有漢西海郡居延故城夏人嘗立威福軍  
於此元至元二十三年立亦集乃路總管府城東北  
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明初馮勝拔肅州進至掃林  
山取亦集乃路是也攷王莽之西海郡卽今青海後  
西域考古錄 卷四 十四

漢改爲西平郡者也此西海郡後漢季年所置今人  
往往以居延海爲青海難以王昶之博亦不能辨豈  
不可怪  
受降城在居延東北此漢受降城也其東爲漢五原縣  
界漢武太初元年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天漢二年詔李陵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徘徊觀望卽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昭帝元鳳初匈  
奴遣騎屯受降城以備漢二年匈奴復遣騎屯受降城  
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旣遣歸請留居幕南光祿

塞有急保受降城是也後魏太平真君九年伐柔然至  
受降城無所見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

石城在居延北明正統初蒙古阿魯台爲脫歡所敗死  
其部落阿台及朶兒只伯竄據亦集乃路屢犯甘涼詔  
邊帥任禮進勦破之於石城復追破之梧桐林至黑泉  
而還別將趙安等又破之于刀力溝逐出塞千餘里寇  
衆幾盡

日勒城在山丹東南漢縣屬張掖郡元鳳三年匈奴分  
三隊入寇日勒屋蘭番和皆敗去漢志注縣有澤索谷

西域考古錄 卷四

十五

郡都尉治此澤讀鐸後漢因之獻帝分置西郡治日勒  
縣晉亦爲西郡治志云自始臧西北出張掖其間有大  
嶺度嶺而西西郡當其要嶺謂刪丹嶺也隆安二年後  
涼段業據建康使沮渠蒙遜攻克西郡於是晉昌敦煌  
諸郡皆降後魏改置永寧縣爲西郡治西魏郡廢又改  
縣曰弱水後周復省入刪丹又有金山縣在縣東後周  
置屬甘州尋廢

萬歲城山丹縣東南晉置縣屬西郡南涼秃髮利鹿孤  
遣將龔沮渠蒙遜至萬歲臨松是也宋白謂隨煬始并

萬歲縣入刪丹又焉支城亦在縣東南後魏置屬番禾郡隋省入番禾

寧寇城在山丹縣北唐志渡張掖河西行出合黎山峽口旁河東壩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初曰同城守捉屬刪丹縣武后初同羅僕固等部叛劉敬同討破之於居延海敕僑置安北都護府于同城以納降者即守捉城也天寶二載改為寧寇軍通典張掖郡北界旁張掖河屈曲過同城鎮至峽口烽總三百七十八里又寧寇軍東北即居延海云胡氏云寧寇軍在涼州東北西域考古錄卷四

卷四

七

千餘里均石戌為張掖西郡分界處義熙三年禿髮傳檀自姑臧伐沮渠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遂克西郡當在今

山丹嶺西

人祖山口府東四十五里亦曰人宗山口又府西南有大小磁霍山又西南有甘峻山口俱戌守要處又有通遠山口在府南八十里又十里順化口又十里宣政陽化和寧諸口又十里大慕化小慕化及洪水等口皆通祁連山之要口

沙河堡府西八十里又西有甘浚高臺二堡又小滿堡黑城堡皆在其南為甘之襟要設官軍防守國初屬於左衛者

長樂堡府西北又有平川朋支平原堡皆向屬中衛者東南有大滿鎮平鎮南撫夷等堡皆向屬右衛者今俱為官軍戌守要處

柘樹堡府西又府東南四十里有古城東樂三堡向屬甘州前衛者也又板橋堡在府西北二百里向屬後衛者

西域考古錄卷四

七

鞏筆驛府西南開元十五年回紇部人護輸襲殺河西節度使王君奭於此

仁壽驛府東南十里西城驛在府西四十里又西四十里即沙河堡又西四十里即撫夷驛又西四十里即肅州之高臺縣治矣

紅鹽城山丹縣北五百里池產紅鹽所謂桃花鹽也又居延海旁有池產白鹽皎潔如水晶取之不竭也

紅寺山口山丹縣北二十五里志云衛南百里有靜寧山和寧山無虞山寧番山四口又石峽口在右衛東八

十里兩峰相對下有石井有堡有驛東四十里接永昌縣之水泉兒驛

新河堡山丹東四十里明正德中張鵬敗寇於新河北山坡卽此其東卽石峽堡也又有永興堡在東南又東南有煖泉堡大黃堡又有洪水山洪水店堡又靖安堡寧遠堡俱爲縣境要口今俱有戍兵防守

赤亭山丹西北開元八年突厥噉欲谷破拔悉密于北庭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唐兵邀之於刪丹爲所敗卽此唐志刪丹縣有赤亭

西域考古錄 卷四

六

西域考古錄卷第五

海鹽俞浩 湛持

海月堂 雜著

肅州

管縣一 高臺

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也六國時月氏居焉後爲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武帝元狩二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以隔絕匈奴與羌通之路以城下有泉其味若酒故名酒泉晉屬張軌後呂光復據有之後

西域考古錄 卷五

魏道武天興三年晉昌太守唐瑄移檄六郡推武昭王李暲爲大都督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自敦煌遷都於此號西涼後爲沮渠蒙遜所據魏太武平沮渠氏以爲酒泉軍屬敦煌鎮孝昌中改鎮立瓜州復置酒泉郡開皇三年罷郡立酒泉鎮所領縣並屬甘肅仁壽初以境宇遼遠分甘州福祿縣置肅州唐武德初河右底定仍爲肅州八年置都督府督瓜肅沙三州貞觀罷都督府尋廢玉門縣天寶元載改酒泉郡乾元仍爲肅州按福祿本漢縣西河舊事云福祿城因謝艾重築

艾封福祿伯 大歷



元年陷於西蕃宋沒於西夏元爲肅州路明改肅州衛  
國初因之雍正初改衛爲州升甘州之高臺所爲縣以  
隸於州甘肅邊自金城至嘉峪長千六百里西控西域  
南迫羌戎北當要衝而肅州地居絕塞孤懸天末三面  
受敵且其土皆鹼鹵不宜種殖地瘠民貧形勢與西寧  
相同以視西寧之富庶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

湛持居士曰甘肅漢之涼州不屬司隸蓋自開五郡  
以通西域號爲斷匈奴右臂歷代遂爲重鎮光武中  
興竇融舉河西歸國隗囂卒以滅亡董卓之亂繼以

西域考古錄 卷五

李郭炎祚燿焉晉氏五胡雲擾羣雄疊乘涼土淪胥  
宇文以關中抗高氏實資武威天水之力唐文皇平  
李軌逐吐谷渾滅高昌拓地至北庭元宗席數世之  
資威行萬里置守扼於蔥嶺泊乎祿山之亂肅宗以  
靈武一旅恢復舊物及吐蕃乘隙奪據隴右戎馬牧  
邠岐之郊終唐之世遂以不振拓拔奄有數郡以韓  
范二公二十年之經營不能使元昊北面入朝其風  
俗剛果人習弓矢而涼州之畜爲天下饒河水填淤  
利於耕蓄得其地足以生聚教訓養民致賢故每以

區區而抗衡上國明文皇封建忠順撫集諸羌然棄  
受降而守東勝後又棄東勝而事固原於是寇據河  
套外失其險延綏之受兵無異於宋閒嘗論之蓋自  
新秦荒塞內地之烽烟旣迫哈密囊指關門之扇鑰  
全踈馴至牛種不謀輓輸無術以懸釜之時有操戈  
之便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以終日矣

聖朝皇靈遠暢瓜沙入爲內地迨

純皇帝平定準夷自陽關以至蔥嶺以疆以索數萬里  
自古不臣之地悉入版圖於是甘涼南北咸成樂土

西域考古錄 卷五

休哉美乎三五以來所未有者矣

崑崙山在州西南八十里周穆王見西王母卽此山十  
六國春秋後魏昭成帝建國十七年前涼張駿酒泉太  
守馬岌上書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昔周穆王謁  
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  
若神宮刪丹西河名曰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卽  
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  
洞庭山在州西七十里四面懸絕人不能上遙望饒饒  
如鑄銅色山中出金

元和郡縣圖志

崆同山在州東南六十里黃帝西見廣成子於崆同漢

武帝行幸雍祠五時遂登崆同山並為此山也按九州記要涼

州天山黃帝授金液神丹於此近空同頂有魏太武塔焉

九龍山在州南百里周地圖云昔有神人坐張掖西方

山上西射酒泉郡西金山之白神射得九籌畫此山上

遂成九龍因以為名通典酒泉郡有九龍山是也

鴻鸞山穆天子傳云天子循黑水至於碧玉之山謂此

也今鴻鸞所棲得名

西侯山在州西北塞外趙充國傳出酒泉塞千八百餘

西域考古錄卷五

里至西侯山是也

黑山在州北屹立沙漠中黑水經其下為北面之形勝

按黑山在州北百八十里起鎮夷所之北二十五里盡於大鉢和寺之東二里又名紫塞山也

嘉峪山州西六十里山之西麓即嘉峪關一名玉石山

一名碧玉山穆天子傳至碧玉之山即此

觀音山州東南百里因山有觀音寺而名其西曰紅山

寒水石山疏黃山因山出寒水石疏黃得名觀音山口

內有楚壩橋其橋非木非石因山木為水漂浮紛紜交

積而成水從下流人馬行其上遂為往來谿徑有堡在

山口曰永安亦曰觀音堡其南八十里曰天生橋者南

面重山討來川源出雪山東流至此入地伏流不數步

而出形如橋梁可通人馬天造地設故曰天生焉堡西

南百九十里為重岡峽峽窄而斗絕騎不能過必下馬

牽行魚貫而度為一州設險之地寇犯肅南必經此硤

一人守之敵雖萬人不復能過也今按重岡峽在州東南百八十里南路之保障也

文殊山州南三十里志所謂小西天一名小雷音寺有

禪室三百處唐初所建元太子納達議有碑記在焉鑿

西域考古錄卷五

山為洞舊為刺麻所居有明時守臣曾斬斷文殊口築

嘉峪長城然總不若堅守文殊口內之小硤蓋硤路峭

絕人馬難行趙奢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也其西南

百餘里有爛泥山地勢沮洳亦險要也

牌樓山州西南百里又有松山一名松打班又小雪打

班皆祁連之支也又九九山在州東南百五十里可通

西寧山勢險峻重岡複嶺人馬難行惟私商避稅間一

問道焉

白亭海在州東北四十里一名會水以眾水所會故曰

會水以北有白亭故曰白亭海方俗之閒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十三州志云白亭海泉羗之水所會也漢會水縣以此得名

鹽池在縣東北八十里周廻百姓仰給焉

呼蠶水一名潛水亦名羗谷俗謂福祿河西南自吐谷

渾界流入漢書地志呼蠶水出南羗中東北至會水入

羗谷是也

討來河州北百里源出雪山東流三百里入於鎮夷所

之黑河

西域考古錄

卷五

六

黑水在州西北十五里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又南

合於白水通典卽禹貢之黑水也出張掖郡西北境之

釋山南流至敦煌郡經三危山云

白水在州西南二十里源出州北山谷中黑水流合焉

紅水在州東南三十里源出祁連山谷中西流會於白

水入西寧青海

金河州西卽酒泉河味如醇酒郡以得名者也高居海

使于闐記從甘州而西始涉沙磧又西北行五百里至

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云唐人有金河成

速魯川在州南草打班西祁連山支派不勝數各山之承皆匯爲討來速魯山陽爲速魯川遠在徼外計里無可考也

卯來泉在州東南七十里其地有堡堡外爲黑番伯刺

宛冲族佳牧有番僧爲之長自此而西更無番族蓋番

皆依於中華西卽塞外也

紅泉在昆崙山下其土赤而泉亦濁赤澄之使清味特

甘美

兀魯乃湖在鎮夷之北湖水清淺易涸湖岸皆楊木多

西域考古錄

卷五

七

莎草

高臺縣在州南二百七十里本漢張掖郡地唐爲建康

軍地明正統中始置高臺守禦所於此以其地形高亢

控扼番戎要地城周四里惟南面一門 國初因明之

舊仍爲高臺所雍正初以地當衝要升爲縣改隸肅州

今爲肅南扼要之地

一統志謂卽漢之表氏縣考之圖志諸書皆無確據恐涉附會今不

從之

白城山縣西北百里爲甘肅二境接界處按五邊考嘉

靖末嘉峪關屬部白羔刺等族因哈密失守徙居肅州

之白城山元志白城子在黑水河西卽此

狼心山縣東北明正統中王驥與總兵蔣貴討韃旦約至狼心山舉火爲應卽此

黑河縣西百五十餘里有黑水渡卽古張掖河也流經破口入居延海河北四里卽鎮夷所城焉州志其地有

承豐等渠二十分流溉田其東百里有黑泉堡紅城渠縣西北三十五里又豐稔渠在東南三十五里

縣境凡渠三十二皆爲分溉境內之田

西域考古錄 卷五

唐武德二

八

年於此置福祿縣取漢舊名也按十六國春秋隆安初沮渠蒙遜起兵臨松其從兄男成亦聚衆數千屯樂涇進攻建康推太守段業爲涼州牧是也義熙初西涼李暠以張體順爲建康太守鎮樂涇後周廢

樂涇入福祿縣

酒泉縣故城卽肅州衛治漢福祿縣也通典縣有古長城漢遼西障也隋廢郡置縣爲肅州治大業初州縣俱

省義寧元年復置唐因之仍爲州治

綏彌城在州西漢縣屬酒泉郡後漢改曰安彌魏晉因之晉太元十年呂光將彭晃等與梁熙子梁胤戰於安

彌破之禽梁胤又義熙二年沮渠蒙遜襲西涼至安珍

卽安彌也後魏廢

會水縣州東北漢縣屬酒泉郡關駟曰衆水所會故曰

會水縣有堰水障爲北部都尉治東部障爲東部都尉

治後漢因之按卽元和郡縣志在州東北四十里之白亭海是也

乾齊縣在州西北漢縣屬酒泉郡有西部障西部都尉

治也晉改屬敦煌郡與會水縣同廢

涼寧郡後涼所置在州東北十六國春秋隆安五年沮

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北魏志涼寧

郡領國池貢澤二縣西魏廢唐於其故城置威遠守捉

西域考古錄 卷五

九

故城在今州東北金塔寺之北

威虜城在衛東北又有毛目城在鎮夷所北百五十里

威遠衛之屬地也其地膏腴人戶最盛今高臺縣丞移

駐其地

威遠廢衛在州東北三百八十里鎮夷所北二百五十

里金塔寺北二百三十五里明於唐威遠守捉城置衛

後以失悞秋表有韓枕二官懼罪遂訛言朝廷將盡逐

威遠人以女子入教坊於是軍民俱叛逃於西域之魯

迷衣巾皆反服以示不爲明民也所樹招降旗今尚峙

立其三又有平朔城在鎮北二百四十里亦衛之屬城也民皆相率遠遁今其礎磨屋址猶有存者平朔城小而堅郭外教場廣袤至二百畝今皆為番族游牧之所矣

鎮夷所在州東北百三十里故張掖縣地明洪武末置於黑河之北後為河水衝決天順初移治於此其地東抵高臺西接酒泉南拒番戎北鄰蒙古廣袤二三百里為戍守之地今有都司駐其地亦肅北之襟要云其東馬營堡亦有官軍戍守

西域考古錄 卷五

扇馬城在州西二百三十里嘉峪關外有二水貫城西流夷人來往必宿於此明時安插土魯番降人牙蘭部於此

金塔寺自肅州東北四十五里至下古城堡北出五十里而至金塔寺堡堡相近者有魏城及魏里城又鉢和寺明以寺外閒地給哈密人屯牧是也又有小鉢和寺亦巨剎也考金佛寺堡在州東南九十里金塔寺堡在州東北距關五十里南北遠近相去不啻風馬牛方輿紀要以金佛即金塔併二為一謬甚

嘉峪關州西七十里在嘉峪山西明初收河西地西抵

玉門北至沙漠而以嘉峪為巨防蓋即古之玉石障玉石障即遮虜障之別名四面平川關在坡上坡下有九眼泉冬不凍夏不涸飲萬馬而不竭因有水而置關因置關而建樓因建樓而築城起邠來之南而止於野麻灣之北城築於嘉靖中肅州西面保障無過於此者

攷明嘉靖中大學士翟鑿閱邊至關始建議築長城南北迤邐約長百十餘里板築堅固雖不可入虜數穴之不能穿而罷迄今三百年屹立如山則當日綜理之微密可知自正嘉以後西陲多事關外咫尺一

西域考古錄 卷五

民非臣尺地非土則在當日恃此關以為保障者真不啻長城之倚矣

遮虜障在州北二百四十里史記漢武命強弩都尉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澤上按城起居延經狼心山而西直至哈密北山曲折逶迤無一定之道由張掖武威出師西征此為要道攷漢之用兵其出入每在居延至元以居延為亦集乃路當時往來山丹之路居民旅邸盛於甘肅故脩築一如漢時雖元史不載而見之蘓天爵文集尤斑斑可考也故當日有新長城之稱一窺志

竟以元築長城以阻絕西夷防其寇掠云云不知元時吐蕃西域皆建郡縣內外一家非若前明視關外爲絕域者也今考九州要記及十三州記見之太平寰宇記者皆稱玉石障爲漢之遮虜障一統志不足辨也已元郡縣志隋鎮將楊元於其地得銅弩牙箭鏃

按肅州形勢鎮夷尤爲扼要又其人戶富庶爲一州之冠一統志謂永樂二十九年馬溥始於其地築馬營天順開始置千戶所殊爲乖謬鎮夷之置在洪武二十九年至天順初爲黑河衝潰始移置今城蓋邊

西域考古錄 卷五

十一

墻從黑河墘起繞城直接甘郡而東所謂羌谷天城者四面山崖聳削狀若石城黑河經此而人石峽口又北流出塞石硤去鎮夷七里其口若斧劈黑水從此出鎮夷二門皆有吊橋河西惟甘州產稻肅惟鎮夷有水沃土膏故戶蕃而人富其西北二十里爲黑山二十五里爲分水嶺五十里爲鵝頭山其東北三十里爲合黎山山自此起環甘州之北而盡於石硤口其北五十里爲兀魯乃湖一百五十里毛目城二百五十里威虜城其東百四十里爲千人壩而鎮

夷當犄角之地屹爲要會豈非以地利之得乎

考肅州南邊堡自清水堡而西至於嘉峪關凡七所二

百七十里其卯來泉而東皆山卯來泉而西則長城也

清水堡在甘州紅崖西五十里金佛堡清水堡西五十里永安堡金佛堡西五十里

紅山莊永安堡西五十里文殊口紅山莊西四十里卯來泉文殊口西四十里

嘉峪關卯來泉北四十里

肅州北邊堡自野麻灣而東至於焉支堡依長城山濠

八十堡三百二十里金塔則出於外而不與也

野麻灣堡嘉峪關東北五十里新城堡野麻灣西三十里

西域考古錄 卷五

十二

下古城西山口東三十里金塔寺堡下古城北五十里臨水堡金塔寺南六十里雙井堡臨水堡東六十里鹽池驛雙井堡東四十里深溝堡鹽池東四十里

鎮夷所深溝北三十里砂盤堡鎮夷所東二十五里焉支堡砂盤堡東二十里

肅州近疆自肅州東南接甘州界起迤而西折而東至於甘州之西北界止

石炭關在州東南清黃草壩高臺縣之西南討來川州南速魯川州南卯來泉州西驢馬城嘉峪關外赤金蒙古衛關西玉門衛關西

赤金衛州南玉門縣故城驢馬城西八十里晉昌縣故城關西南瓜州之東威魯城赤金衛北黑城州北威魯城州北瓜州之東

赤金衛州南玉門縣故城驢馬城西八十里晉昌縣故城關西南瓜州之東威魯城赤金衛北黑城州北威魯城州北瓜州之東

遠城金塔寺 毛目城鎮夷所 平朔城鎮夷所 兀魯乃

湖鎮夷所 北接甘 遼虜障

右肅州西南北三面邊內外番夷壤地附諸隘口合

二十九

九九山口西北至州 黃草壩山口西北至州 榆林壩

山口西北至州 乾壩山口西北至州 觀音山口西北

七十重岡峽西北至州 紅山口西北至 寒水石山口

西北至州 疏黃山口東北至州 文殊山口東北至

黑山口東南至州 榆林泉山口東南至州 鹽溝口

東南至州 臨水合河口南至州 山口子西南至州

大口子西至州 紅口子西南至州 分水嶺口東南至

二十孫官兒口南至鎮夷 兔兒口南至鎮夷 石圈兒

口溝西至鎮 乾柴溝口西至鎮夷 石壩溝口西至鎮

五牛頭溝口西至鎮夷 黑山溝口西至鎮夷 千人壩

西至鎮夷所 毛目頭墩口西至鎮夷所 右皆州南北

之要塞南面皆山最爲險峻良可無虞西則長城之

外石山天險惟北面地脉斥鹵既無扞蔽彌望平川

無谿山之阻長驅而入豈區區隘口能禦之乎且自

西域考古錄 卷五

西域考古錄 卷五

嘉峪以北蒙古而外雜種氏羌難以悉數州之可憂者在此不在彼也故全錄五邊圖說畧於此聊比於老馬之先云爾

考太平寰宇記州之四至八到今錄之如左所以重

邊防而識襟帶他郡可畧而畧非有一定之例焉

東南至東京四千一百八十里 至長安二千九百里

南至吐蕃界二百里 至雪嶺二百五十里

西至瓜州五百二十六里

北至回紇界伏谷泉三百里又至葭蘆戍五百里

東南到甘州界赤柳澗三百里

西南到瓜州三百四十里 界安樂烽三百四十里

東北到甘州張掖縣鹽池烽二百三十二里

海鹽俞浩 湛持

安西州

管縣二 敦煌 玉門

禹貢雍州之地古西戎地漢武始置酒泉郡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後漢因之至晉又分二郡以置晉昌郡通典符堅徙江淮流入萬餘戶於敦煌又徙中州不闕田疇人七千餘戶涼武昭王遂以南人置會稽郡中州人置廣夏郡按樂史寰宇記引此後周初并入晉昌州以江淮為江漢

西域考古錄 卷六

一

郡武帝又改晉昌為永興按周初廢郡以新鄉延興二縣并入會稽為會稽縣隸晉昌郡隋改隋初罷郡立瓜州煬帝廢之并其地以為敦

煌郡武德二年仍改立瓜州五年改沙州又於後周永

興郡別置瓜州元和志按隋瓜州即今沙州也李又置

總管府寰宇記此下有領西沙瓜三州之文或疑武德

西州始去西時尚無西州不知沙州在唐初曰西沙州後置字惟三州天寶初改晉昌郡乾元初復曰瓜州大曆

十一年沒蕃大中五年沙州人張義潮以州來降詔以

義潮為沙州防禦使通鑑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

湖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

一旦率眾被甲謀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

義潮遂攝州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

事奉表來降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

盡入於唐十一月置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十一州

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五代之

亂羈屬而已周顯德二年沙州留後曹元忠遣使進方

物詔以元忠為節度使以知瓜州軍事曹元恭為瓜州

團練使仍各鑄印以賜之宋真宗初沙州曹賢順入貢

授歸義節度使尋附於契丹冊為敦煌郡王仁宗時為

西夏所據元初置沙州尋為沙州路明洪武二十四年

西域考古錄 卷六

二

元裔阿魯哥失里內附永樂三年置沙州衛正統以後

困於瓦剌因徙部屬於內地衛遂廢雍正六年西陲用

兵始修瓜沙二城為屯田計至乾隆二十一年既平準

夷始於瓜州舊城置安西府置淵泉縣以為府治復於

府東三百里置玉門縣於府南三百里置敦煌縣二十

九年改安西府為直隸州省淵泉縣入之仍以敦煌玉

門屬焉

考元和郡縣圖志及寰宇記常樂縣東至州百五十

里本漢廣至縣地屬敦煌郡魏分廣至縣置宜禾縣



以漢志宜禾都尉治昆崙障爲名十六國春秋涼武昭王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按宜禾魏屬敦煌晉屬晉昌三縣置涼興郡後魏明帝改置常樂郡後周初并廣至寔安淵泉入涼興縣爲常樂郡治隋廢郡於三危山東置常樂鎮唐武德五年改置常樂縣屬瓜州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悉銳攻常樂縣令賈師順拒却之寰宇記漢廣至故城在今縣西北恒按元和志州境東南至肅州四百八十里寰宇記東南至肅州界首三百四十里今以今安西州至關五百九十

西域考古錄卷六

三

里推之今州蓋常樂縣地也通典後魏正光嘗於宜禾縣置會稽郡此與符堅徙江淮人戶西涼置郡之說自相矛盾按晉元康五年分沙頭縣置會稽縣屬晉昌郡沙頭本漢縣後魏志亦云郡在玉門縣界李嵩因晉縣而蓋舊鎮城改置郡與符堅事無涉殆杜佑之附會耳在今布隆吉爾雍正元年曾於彼建築郡城周六里有餘距今安西新城百六十五里今牆垣僅存有都司千總等武職馬步兵四百五十七名所謂布隆吉爾營者乃唐之晉昌縣瓜州治之故城也  
進持居士曰左氏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今其地瓜最有名師古漢書注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今尙

有之十三州志瓜州之戎爲月氏所逐秦并六國築長城西不過臨洮則秦未有此地自漢武始開之也其地山川瑰異代生偉人三明之外載之史書難更僕數應劭所謂敦大煌威者無慙斯名漢書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良墟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支一都會也豈不信而可徵與故敦煌一郡二漢以來久爲冠帶之域明文皇旣建赤金沙州復置哈密以爲屬國左右羌戎延袤萬里設兵置戍事非得已中葉以後河套淪陷

西域考古錄卷六

四

哈密又廢鳴鏑內馳關外遂爲絕域一民尺土非復我有使遺民不沾于化者二百年誰秉國成至于斯極夫明之建重鎮於甘肅以北拒蒙古南扞諸番俾不得相合此卽漢武創立四郡隔絕羌胡之意又建西寧等四衛土官與漢人參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課司番人得以馬易茶而部族之長亦許其歲時朝貢自通名號於天子彼勢旣見分又動以利不敢爲惡卽小有蠢動邊將以偏師制之應時底定自邊臣失防北寇得以越境闖入與番族交通西陲遂多事

然究其時之所患終在寇而不在番故議者終以明  
祖制馭爲善也宋元徽二年柔然寇魏敦煌尙書奏  
敦煌僻遠介居南北強寇之閒恐不能自固請內徙  
就涼州韓秀以爲敦煌隔閩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  
今徙就涼州不惟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  
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覬覦之志若騷動涼  
州則關中不得安枕矣夫魏之與明今昔不同而情  
事無異魏不棄敦煌而明棄諸衛魏猶有人而明則  
無人也已方且援光武之閉關謝西域以證哈密之

西域考古錄 卷六

五

不必復封王瓊且借此以傾彭澤矣夫以交阯之大  
藩當時宰相以漢元之棄珠厓爲口實至使秦漢以  
來千餘年中國郡縣之地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  
同爲衣冠禮樂之區豈非當國諸臣之罪哉交阯且  
如此又何論乎哈密若後來嚴嵩借河套以殺夏言  
曾銑引漢武隋煬之窮兵遠畧爲戒以文其奸欺是  
又三楊之罪人矣交阯乃秦漢以來中國一郡之地  
至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有其地然不過一  
道節度使耳及南宋孝宗封之以王始自爲一國  
明祖平定其地設交阯布政使領十衛二千戶所  
十三府四十一州二百八縣其後議尊蓋猶以復  
交阯爲武功當日宰相不能使其君撤回中

官以絕禍源令張輔往鎮如沐英之例以威遠俗徒  
以漢棄珠厓爲口實使祖宗櫛風沐雨之土地子孫  
視之爲不甚可惜棄之如敝屣然肉食  
之輩白面書生其可與之論天下事哉

敦煌縣在州西南三百里古三危地左傳允姓之戎居  
于瓜州注云在今敦煌是也流沙之地黑水所經書舜  
竄三苗於三危三危旣宅其後子孫爲羗戎代有其地  
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即  
此按寰宇記引左傳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  
分而食之卽此地也云云是以晉地爲瓜州矣豈不  
謬漢初亦爲月支匈奴地武帝逐匈奴屬酒泉郡後置  
敦煌郡治敦煌縣後漢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又有中

西域考古錄 卷六

六

部都尉治步廣侯官宜禾都尉治昆侖障卽昆侖塞而  
玉門陽關亦皆都尉治晉書地理志前涼以敦煌西域  
都護等三郡三營爲沙州是也永和十年張祚置商州  
仍治敦煌後魏天興三年涼武昭立於敦煌以子讓爲  
郡守後又分敦煌晉昌置涼興郡仍治涼興縣焉按劉  
焯實錄晉安帝隆安元年五月涼州牧李暠徵服出城  
逢一虎在道邊因化爲人遙呼暠爲西涼君暠因彎弧  
待之又遙呼暠曰汝無疑也暠知其異乃投弓矢於地  
虎又仍前謂暠曰敦煌空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  
西涼不如遷徙酒泉言訖乃失未幾暠後爲且渠氏所  
乃移都酒泉建國號曰西涼因神告焉并魏平茂虔因而不改明帝改瓜州並治敦煌郡隋開

皇初郡罷仍爲沙州大業初復以州爲敦煌郡并瓜州入敦煌郡唐武德初廢郡置西沙州貞觀平高昌置西州乃去西字仍曰沙州天寶改敦煌郡乾元復故尋沒蕃大中初收復詳見安西州下五代之亂曹氏保有其地景祐以後陷於西夏元滅夏以爲沙州路明初內附至永樂初始立沙州衛正統十一年徙內地衛遂廢焉成化中罕東族人只克者其先奄章與種族不相能率所部避之沙州境朝廷許其耕牧歲納馬於肅州後漸強及沙州衛困即來全部內徙地爲奄章所據至是畏

西域考古錄 卷六

七

土魯番之逼欲自爲一衛以與之抗上言請如罕東赤金例立衛賜印捍禦西陲部臣以哈密既亡諸衛移徙倘沙州更無人統理勢必爲土魯番所并而西鄙益危宜如所請於沙州故城置罕東左衛以只克爲指揮使統治沙州從之宏治七年指揮王永上言哈密久爲土魯番竊據今罕東左衛居哈密之南三日程野也克力居哈密東北二日程是皆唇齒之地利害共之去歲土魯番脅只克歸附不從殺野也克力頭目其部人咸思報怨宜旌勞之令二部并力合攻永除厥害以寇攻寇

國之利也朝議不能從其後屢爲安定部人及土魯番瓦刺所侵掠其人畜不能自存叩關乞援正德中竟徙肅州塞內惟部人帖木哥土巴者仍留沙州服屬於土魯番會土魯番酋徵求苛急二人怨率其部族五千餘人來歸而沙州終爲土魯番所有萬歷以後瓦刺強盛侵擾諸部土魯番漸爲殘破於是相率逃散沙州僅有空城雍正初年西征厄魯特以沙州當南北襟要之地繕築土城周三里有餘留兵戍守防護屯田乾隆七年增築護城周五六里卽今縣治焉

西域考古錄 卷六

八

玉門縣州東三百里距嘉峪關二百九十里本漢舊縣也屬酒泉郡十三州志玉門縣置長三百里石門周匝山開徑纔二十里衆泉流入延興顧氏引此作泉漢罷流北入延興海玉門關屯戍徙其人於此故曰玉門縣後魏明帝改爲玉門郡周武帝省人會川縣隋爲玉門縣唐因之按元和志開元中玉門縣爲吐蕃所陷因於縣城置玉門軍管轄十四載哥舒翰奏廢軍重置縣又考西河節度使管轄玉門軍在肅州西二百餘里武德中楊恭仁置管兵千人馬六百疋考玉門縣東去肅州二百二十里是玉門縣卽玉門軍也志所載亦同本紀十五年吐蕃攻陷瓜州進攻玉門軍通鑑十五年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西河節度使王君奐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僧使歸涼州謂

君莫日將軍常以忠孝許國何不一戰君莫登城而泣竟不敢出兵禁布支別攻常樂縣令賈師願率眾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還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願請脫士卒衣悉諾還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願開門收器械備守備虞果復遣騎還視之知城中有備乃去及王君莫為河節度論所殺河罷震駭乃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西河節度副大使又奏引裴寬為判官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眾築故城板榦立吐蕃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門志守珪曰彼眾我寡又瘡夷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脩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悉諾還威名甚盛蕭嵩縱反聞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云云及按本紀無哥舒翰奏廢玉門軍恐吉甫書五代之今不從之并錄吐蕃入寇玉門軍始末於此

西域考古錄 卷六

九

亂遂廢按石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肅州西渡金河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按自肅州至玉門二百里亦乾隆二十一年悉平準回兩部之亂乃即玉門縣矣  
於舊瓜州之地置安西府以淵泉縣為府治仍於舊玉門縣之境置玉門縣蓋取漢唐之舊以名縣焉  
雪山在州南二百里積雪夏不消東南九十里南連吐谷渾界按元和志雪山在晉昌縣南六十里今雪山在安西州城南三百餘里東連終南太乙西極昆侖蔥嶺綿亘不絕莫見首尾冬夏雪積不消北山俱係青黑沙石不生草木  
鳴沙山在敦煌縣南七里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辛氏三秦記云河西有沙角山峯嶸危峻逾於石山其沙

麤糲色黃有如乾糲又山之陽有一泉名曰沙井綿歷今古沙不填之人欲登峯必步下入穴卽有鼓角之音震動人足河西舊事云沙州天氣晴朗卽沙鳴聞於城內人游沙山結侶少或未會游卽生怖懼莫敢前其沙或隨人足而墮經宿輒還山上高居誨云瓜州南十里有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卽禹貢之流沙也按沙州之名以流沙而得周保定初改敦煌為鳴沙縣卽以山名縣也  
三危山在敦煌縣東南二十里其山三峯峻絕俗名曰升雨山書竄三苗於三危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宋元

西域考古錄 卷六

十

嘉二十二年魏主燾遣軍擊吐谷渾別將杜豐引軍追擊度三危至雪山擒慕利延兄子被襄等卽此孔氏曰三危山俗亦曰卑羽山山海經三危之山青鳥居之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按寰宇記引段國沙州記不知段之沙州在吐谷渾中河水所逕與此不同  
羊膊山今名鷹膊山在州西多巖石少樹木甚似魯郡鄒山山北行三十里遠眺觀瞻百里但見山嶺巉巖無尺木寸草  
北塞山在州西河西舊事云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得

天馬馬感西風思歸遂頓羈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敦煌北塞山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爲候馬亭今晉昌及大武谷馬蹄石上有踉蹌之跡尙存

金山在玉門縣東六十里出金九州記要山有赤彈木堪爲漆用

獨登山玉門縣北十里其山出鹽鮮白甘美有異常鹽取充貢獻

石油河在玉門縣東南百八十里漢志引博物記延壽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管簾注地爲溝其水有肥如

西域考古錄

卷六

十一

煮肉泊羹兼永承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中人謂之石漆元和郡縣志石脂水在縣東泉有蒂如肥肉然之極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漉取用塗鴟夷酒囊及膏車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圍酒泉取此脂然火焚其攻具得水愈明酒泉賴以獲濟寰宇記石漆延壽城中有山出泉注地其水肥如牛汁然之如油極明但不可食此方人謂石漆得水則愈熾也俞方穀時健藥齋隨筆沙州玉門縣出一種石漆如外國猛火油之類但不常有今土人得之者亦少其出處謂之石油河暑伏之時

久不雨則見味極臭惡或以其損目故不貴焉

玉石障十三州記延壽縣在郡西金山在其東至玉石障亦是漢之遮虜障也

按今嘉峪關長城本漢遮虜障遺址

王母榜蒲山山有鹽池在州西南

懸泉水一名神泉在州東四百里龍勒山腹涼州異物志漢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還士衆渴乏廣利乃引

佩刀刺山飛泉湧出萬衆賴以獲濟今有祠宇甚嚴郡

侯歲時必謁焉

龍勒山卽漢龍勒縣之山也括地志在龍勒縣南百六

西域考古錄

卷六

十三

十五里縣以此得名一統志在廢沙州東百二十里山有神泉大旱不竭貳師將軍遺跡在焉

白龍堆在壽昌廢縣西漢書班注敦煌正西關外有白

龍堆沙西域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

草又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

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

之阨考漢書匈奴傳注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

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

域中魏收魏書鄯善北卽白龍堆班固西域傳贊曰且

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按其地卽今所謂噶順也沙磧千里都無水草是也皇甫謐郡國志所引亦卽班注也

三隴河西舊事云流沙磧也在玉門關外有三斷石極大俗謂之三隴云西域流沙卽今之戈壁出玉門卽度流沙南行至樓蘭北行至高昌且末國內有流沙數百里吐谷渾境有流沙千里內之張掖居延今靈州平番甘州高臺沙磧甚多嘉峪以外固無論矣通典必指定在敦煌郡西八十里無乃不通按水經注河水又東注

西域考古錄

卷六

三

於泐澤卽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行人所經畜產皆布羶卧之掘發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窺見星日少禽多鬼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蒲昌海今日羅布淖爾蒙古語謂淖爾爲海當今土魯番廳之東南五百里今據此注推之則羅布淖爾鄯善在其西南龍城在其東北西域之山國水經注所謂墨山國亦在龍城界也考三國志注引魏畧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

北頭蓋三隴沙卽三沙矣亦卽白龍堆之類今按噶順沙磧綿亘千里則凡龍堆三沙皆在其中矣十六國春秋符堅遣呂光伐西域行越流沙三百餘里又且渠無諱謀度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旣而無諱西就安周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北史魏主壽遣使者王恩生使西域度流沙爲柔然所獲遂不能達其後遣使者詣西域常詔河西王收隄發導護送出流沙後遣將萬度歸伐鄯善至敦煌以輕騎度流沙襲鄯善下之又云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

西域考古錄

卷六

四

欲往者不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野駝糞爲驗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失亡蓋魍魅罔兩也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云而且末國流沙風起如山移往往傷人今闕展東之三間房十三間房布榦臺皆然彼中所謂風戈壁又不僅乏水草而已

渥注水在龍勒故城境卽龍勒水也漢元鼎中南陽新野人暴利長遭刑屯田於此水邊見羣野馬來飲中有奇者乃收得以獻帝以馬從水中出乃作天馬歌按本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注水中李斐注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

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其馬蘇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塞曲之塞師古曰注音據注音於佳反並未言即龍勒水也漢志龍勒縣下注氏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漑民田亦未言即濕注水也一統志沙州界有濕注水漢時天馬生此水中頭氏所云未如何據俟再攷

蒲奴水顧氏言在龍勒水南漢商邱成敗匈奴處按本紀征和三年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邱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人出酒泉或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匈奴傳御史大夫軍至追斜還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口漢兵陷陣却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以此推之蒲奴水當在浚稽山北遮虜障南也

西域考古錄

卷六

五

崑崙塞漢地志廣至縣下注宜禾都尉治崑崙障蓋即

崑崙塞矣後書永平十七年竇固等出敦煌崑崙塞擊

西域破白山寇於蒲類海上又延光二年張璠議以酒

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崑崙塞先擊北匈奴呼衍王

後漢書注即崑崙障也當在今安西州西寰宇記白水

有崑崙障在其陽

冥水李吉甫云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

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漢志寘安縣注南籍端水出南

羌中西北入其澤溉良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按

今敦煌縣境內惟党河源遠流長分濬永豐普利等十渠溉田至十二萬畝當即冥水也

月牙泉一名沙井在今燉煌縣城外十餘里形如偃月深不四五尺味極甘冽四圍流沙廣漠之中從無填淤古稱陽關之西有不滿之沙井是也

疎勒河在安西州西源出祁連山北流為昌馬湖在玉門縣南百二十里流至縣北三十里之塔爾灣城折而西逕橋灣以達安西為疎勒河亦作娑又作蘇西域聞見錄即七十一光祿之新疆紀畧謂州西疑即疎勒故國跡雖莫考

西域考古錄

卷六

六

今其河猶呼疏勒焉是以龜茲屬國在上郡温宿亭在漢陽郡

為龜茲國温宿國也疎勒今之喀什噶爾去陽關四千

八百七十里之遠而遽以河名之偶同疑為故國豈作

者并漢書尚未一涉獵耶雖然不足怪也以鄯道元之

流博而以耿恭傳之疎勒城為疏勒國餘子又何責乎

赤金蒙古衛今為赤金堡在玉門縣東百十里東去嘉

峪關百八十里西去敦煌縣七百里方輿紀要云東至肅州界四百

三十里西至沙州界百八十里本兩漢玉門縣地屬酒

泉郡唐屬肅州元為沙州路明承樂初元故丞相苦木

子塔力尼率所部來歸詔於赤金峽建赤金蒙古所以  
塔力尼為千戶尋升為衛塔力尼之孫阿速以隨征功  
晉秩至都督世襲升所為衛  
天順以後為土魯番殘破正德八年奪其印去已而土  
魯番入寇肅州赤金當其衝益遭蹂躪部眾不能自存  
內徙肅之南山遂空其地尙有沙州衛罕東左衛俱詳  
見敦煌縣下

豆盧軍沙州城內以當突厥要路山川迴澗神龍初置  
豆盧軍以鎮之管兵四千五百人馬百匹去理所千七  
百餘里

西域考古錄 卷六

七

玉門關陽關漢志在龍勒縣故都尉治也漢書西域傳  
阮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史記正義  
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縣西北  
百十八里輿地廣記玉門關在壽昌縣西北歐陽忞引  
括地志亦同通典云陽關之北為玉門關元和郡縣志  
晉昌縣下玉門關在縣東二十步晉昌為瓜州治在今  
安西城東故高居誨云肅州渡金河百里出天門關又  
西百里出玉門關又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都鄉河出  
陽關蓋唐移玉門關於晉昌縣以高記推之益可證矣

肅州志云敦煌縣西南百五十餘里有廢陽關是也考  
平寰宇記壽昌縣沙州西南一百五十里下云陽關在  
縣西六里以居玉門關南故曰陽關又按元裝西域志  
云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火為識玉門關外有五  
峰皆藉烽其一也又有壺盧河上狹下廣迴波甚急不  
可測上置玉門關即西域襟喉也考壺盧河今曰窟窿  
河在安西城東百三十里雙塔堡之東堡去州城百二  
十里河又去堡十里也舊名札噶爾烏珠發源土壺盧  
溝下流經雙塔堡流入疏勒河河形上小下大深不可  
測姓畜俱入即不能出土人亦呼壺盧河其形勢與西  
域志正合據此則唐初玉門關已在晉昌矣予以今安  
西州為唐之常樂縣治僅以道里之數推之初無確證  
或謂與徐氏西域志補注不合者蓋補注以唐之晉昌  
在今安西州西南也今以大唐西域志證之則唐之晉  
昌實在今之雙塔堡距今州東百二十里也徐氏未考  
大唐西域志又未及核其道里遠近之數致有此誤此  
亦偶不檢勘耳所著究為精審以較和蘭士西域釋地

西域考古錄 卷六

六

大不  
倅矣  
效穀縣師古日本漁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  
南崔不意為漁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  
西涼李暠初令效穀以眾推戴據有敦煌城當在今州  
西南敦煌之北也  
淵泉後漢作拼泉師古引十三州志地多泉水故以為  
名後周縣省入玉門乾隆二十一年置安西府并置淵  
泉縣與府同治二十九年改府為州省縣入焉漢故城  
在州東南又壽昌縣本漢龍勒地後魏改為壽昌取縣



界壽昌澤爲名故城今敦煌縣西南百五十里按澤即龍勒水

大同城在瓜州西南近西平郡地景雲中吐蕃所置開

元十七年瓜州都督張守珪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是

也

墨離軍瓜州西北一千里管兵五千人馬四百匹東去

理所千四百里天寶五載王忠嗣討吐蕃於墨離軍獲

其全部而還

合河戍在今州東北二百里神龍元年置

苦峪城今玉門縣西五十里明以安置沙州衛部族於

西域考古錄

卷六

六

此

瓜州四至八到今按元和郡縣圖志附以寰宇記以備

考證

東南至肅州界四百八十里寰宇記至肅州界三百四十里

西至沙州三百里寰宇記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至豹

里

南至大雪山二百四十里寰宇記至雪山二百三十里至西鄉鎮百八十里

沙州

東至瓜州三百里寰宇記至瓜州二百八十里東南至瓜州界三百五十里

西至石城鎮千五百里吐蕃界三百里寰宇記西至南郡廢壽昌縣界

二百九

北至伊州七百里寰宇記至故鹽泉

寰宇記南至壽昌縣中界五十里以破石亭爲界去鄯

善國千五百里 至故南口烽三百五十里烽以南卽

吐谷渾界

西北至河倉烽二百四十二里與壽昌縣

東北至伊州界三百八十六里考伊州在

西域考古錄

卷六

三



西域考古錄卷第七

鎮西府

管縣二 宜禾 奇台

廳二 哈密 土魯番

鎮西府本名巴里坤準部舊牧地也自

聖祖三駕出塞噶爾丹走虎沙漠東自巴里坤西至伊

犁數千里悉空虛無人因策妄那布坦獻噶爾丹之尸

且素尚恭順乃捐阿爾太山以西及伊犁地與之俾生

西域考古錄 卷七

聚既而恃其地廣兵強漸以驕謾吞併四部自立為罕

按杜爾伯特分牧額爾齊斯河以東所屬至是逐土爾

扈特阿玉奇投入鄂羅斯復娶和碩特拉藏之姊而贅

其子丹衷於伊犁既而殺之潛師入藏襲殺拉藏王並

掩殺鄂齊圖於青海和碩特子孫惟達什巴圖與台吉

八人尚存蓋噶爾丹與策妄兩世窺伺青海皆震於中

聖祖親征達什巴圖與八台吉偕來入覲乃以達什巴

圖為親王餘授貝子貝勒公有差及是衛藏雖破而青

海之和碩特部 康熙六十年收復衛藏擁立達賴六十

乞和刺麻哲卜尊丹巴代為請罪因遣使宣諭之許以

更始而罷兵焉俄而誘青海王羅卜藏丹津使脅諸台



吉同畔郡王額爾得尼親王察罕丹津等不從奔河州

詔納之邊內雍正元年冬十月以年羹堯為撫遠大將

軍岳鍾琪為奮威將軍討之復勒富寧安等分屯吐魯

番噶斯倬兒以斷準夷救兵十二月諸貝勒公台吉咸

殺賊來歸降其脅從十餘萬人二年春二月岳鍾琪以

五千銳卒破賊於烏蘭大呼兒羅卜藏丹津逃奔準噶

爾俘其母弟暨逆黨頭目斬馘八千降者數萬駝馬牛

羊器仗無算自出師至凱還凡兩月而青海平自是準

夷不敢犯邊乃罷西師惟於哈密土魯番巴里坤留兵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屯田此巴里坤屯田之始也按羅卜藏丹津達什巴圖

王陰覲復先人業與準夷通策妄令其勝諸蒙古王貝

子公等使之奉羅卜津丹為達賴俾台吉據唐古特以

制青海不從者以兵怵之青海有大刺麻日察汗諸

汗自藏中分住塔爾寺羌胡信服丹津挾之以叛於是

遠近風靡牧放之番族耕地之蒙古數十萬同時騷動

犯西寧掠收厥西騰番震乃命川陝督年羹堯駐西寧

岳鍾琪以防內侵扼黃勝關及巴塘等處以分其入藏之

路復遣諸將分攻鎮南申中蘭川北川西川歸德等堡

往諭為所執至是懼而歸之請罪不許十一月各蒙古

王公台吉皆殺賊來歸岳鍾琪將軍沿途剿撫有潘下等

果密等番盜監馬聚大石山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

堡環峙軍到寂然遺騎搜之堡內伏賊齊起三分其軍  
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射率大隊  
迎戰賊方築樓上烟起天大風欲光灼賊累然焦  
爛墜矣是役也破賊二萬止選鋒三千也還營謀進兵  
時大將軍欲由甘肅西寧松潘布隆吉四路出師岳將  
軍曰青海賊無慮十餘萬若深入而應此失彼此危道  
也今春草未生賊必不謂我能往若選驍銳五千馬倍  
之出不意搗其巢穴必可成功奏上  
世宗壯之命嵩任岳岳以二月出師道中見野獸羣奔  
曰前有放卡賊急應兵進賊於其百騎又戮其守隘達河  
賊二千入自是賊偵探皆絕於是街杖夜無進凡行百有  
六十里且將黎明已抵賊帳尚未起馬無衝勸見大  
軍至不知所為連驚潰羅下藏丹津衣婦人衣蔽天目  
通官兵窮追日行三百里至乃返桑路海者青海與  
不能遠望夷人曰此桑駝海也乃返桑路海者青海與  
西藏交界在河源西七百里當木魯河之北玉樹土  
司之西斤鹵不毛蓋我兵沿河源西南追而賊則已於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噶爾遜河橫越戈壁北投準夷矣考康熙五十五年秋  
七月待衛阿齊圖奏言策妄那布坦兵窺青海必由察  
罕烏蕪若往西藏必由察罕羅託此兩處設兵則噶斯  
口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斯地處亦當設兵云云其  
地名噶順可進色爾騰海地方此處亦當設兵云云其  
年十月策妄兵果由噶順汎而布隆吉河正當賊走噶順  
布去亦即此路也噶順即噶爾遜之轉也魏源氏謂年  
羹堯四路出兵之說雖泛而布隆吉河正當賊走噶順  
必由之路必成禽矣噶爾遜河在布隆吉河之南其下  
至檉城外為黨河越戈壁二百里至色爾騰海色爾  
騰海即龍勒水亦即壽昌澤在敦煌西北相距千里也  
回疆接其西即羅布淖兒與桑駝海南北相距千里也  
及後戡定伊犁於乾隆二十八年設鎮西府於巴里坤  
並宜禾縣為府治又於其西靖寧城置奇台縣焉考巴  
里坤本曰巴爾庫勒華言虎足言山形如虎足也自巴

里坤至烏魯木齊皆漢書山北六國地又為匈奴南將  
軍及呼衍王分地其地南界哈密北鄰喀爾喀西界迪  
化州為南北兩路扼吭之地故自康熙以來即以重兵  
更番守之及平準噶爾設鎮守巴里坤領隊大臣一員  
鎮守古城領隊大臣一員鎮守巴里坤總兵官一員整  
飭巴里坤分巡糧儲兵備道一員攜眷滿兵一千駐劄  
會寧城綠營兵三千駐劄鎮西府城府西六百六十里  
為木壘河城駐守備一員綠營馬步兵三百名雍正年  
間寧遠大將軍岳鍾琪駐大兵於此副將軍張廣泗奏  
言準夷專恃騎我兵制敵必騎步兼用而岳鍾琪主用  
車非溝塹沙磧所宜且木壘界兩山中形如釜底牧廠  
運道所在受敵請移於西南之澗舍圖嶺旋復奏移回  
巴里坤奪鍾琪職拘兵部木壘西百八十里為古城駐  
游擊一員馬步兵四百一名其滿兵駐孚遠城二城相  
比望似孤懸而為扼要之處城西六十里為濟木薩之  
愷安城有阜康縣縣丞移治於此城北里許有唐北庭  
都護府城舊址按紀昀閱微草堂雜著槐西雜志吉木  
築也周四十里皆以土壘壘成每壘厚一尺濶一尺五  
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四

鐘一寺已圮盡石佛自腰已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  
惟一高尺許人頭四圍皆有銘識  
惟二尺許見土額為何人則不能言之蓋在準  
即前攻時所築其城上小城一則與大城若相犄角  
魯特云此城一城阻礙攻之不克乃與大城相犄角  
鳥魯地萬山叢雜設後予與兵備慶幸檄籌畫  
度地然勝我輩其所建城必舊名破城大學士溫改  
以爲然議乃定即今古城營也舊名破城大學士溫改  
曰古城人望似孤懸然山干蹊萬徑其出也必過  
城下信古城遺蹟不可及也今按古城與滿營之字遠  
二城相比漢城築於三十五年滿城築於三十九年徐  
氏松亦以爲李德裕所築之北庭都護府考古城西八  
十里爲濟木薩城唐之舊城在城外里許今之古城即  
紀氏所謂山岡上小城也按金滿城相而訛也唐志貞  
安二年改爲金滿城因漢之金滿城相而訛也唐志貞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五

祀討海都之時乎元初北庭及今日庫車烏什皆名別  
失八里瓜沙密土魯番皆曰阿母河俱立爲行省其  
後和里亦立行省曰嶺北是也考庭州四縣其距州遠  
者無百里其鎮城中如龜泉一鎮在東北二百餘里皆  
當回鶻來路所以備之也蓋今之阿爾泰山即唐之金  
山三番斗絕其西北諸山之首其北支循額爾齊斯河  
入鄂羅斯界其南支一則橫絕大漠一則東走杭愛山  
爲回鶻牙帳即元之和林今之喀爾喀賽音諾顏部故  
唐之都遮鎮及特羅堡子皆在北庭東北以防回鶻至  
於薩木濟之城據唐志推之或在庭州西北處密所建之城  
但無可考證矣又按唐志自庭州西北八十里至交河  
縣又北八十里爲龍泉館有驛倉其北入谷一百三十  
里經柳谷度瑩沙嶺一百六十里經石會戍至北庭節  
度使所管瀚海軍西州至庭州四百五十里瀚海軍庭  
州同城也元劉郁西使記云自庭州西北五十里瀚海軍  
二百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難暑酷雪不消  
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軍行三百里地漸下消  
河潤數里曰昏木輦夏漲以舟渡又三日過龍骨河復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六

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直近五百  
里據此則元時尚稱爲瀚海軍也  
奇台縣府西七百三十里其城曰靖寧本曰奇台廳乾  
隆二十八年始改縣屬鎮西府距烏魯木齊之鞏寧城  
五百五十里蓋自己里坤至鞏寧城千二百八十里向  
爲準夷休士馬治弓矢之地沙蹟居其十六可屯田者  
城堡八十有三曰鎮西宜禾曰木壘河口奇台縣曰古  
城曰薩木濟曰保惠城曰時和堡曰育昌堡曰惠徠堡  
曰阜康縣曰輯懷城曰屢豐堡曰惠來堡地既苦寒五  
月尙飛雪霰數十年來人戶之生聚旣多天時之炎涼

亦變二麥穀糜漸可成熟且地多野牲有白磨茹為珍  
物其地之松樹皆千百年之物益食奴高車突厥逐水  
草以穹廬為室故斧斤不入得全其天而此地為東西  
襟要之區雖不及鞏寧之繁華富庶亦塞外之樂土焉  
蒲類海亦名婆悉厥海在府城西八十里周廻二百里  
水凝碧深不可測濤而不流水味鹹不可食通典亦曰  
蒲澤海後書永和六年竇固等破匈奴呼衍王於天山  
進至蒲類海十七年復出昆侖塞擊西域破白山戎於  
蒲類海上永元三年北單于衰弱將數千眾至蒲類海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七

歎塞又魏書永平初高車王彌俄突與柔然戰於蒲類  
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既而還擊柔然殺其可汗佗汗  
於蒲類海北是也漢有蒲類國唐有蒲類縣皆以蒲類  
海得名按五邊紀略及方輿紀要率以蒲類海與蒲昌  
海混淆不分謂蒲昌即蒲類者諸書皆然西域聞見錄  
雖分蒲昌蒲類為二又譌以蒲昌即星宿海知考證誠  
非易事也

按漢敦煌太守裴岑碑向在海上今移城北關壯穆  
廟中碑文完好而范書失載紀氏謂是碑屯軍壘地

得之土中文字渾奧必非後人所能假託今錄其文  
於此

維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裴岑將部卒五千入  
誅呼衍王等斬馘部眾克敵全師除西河之畔獨四  
郡之害邊境又安誠威武無二建辭以志萬世凡字  
五十八又南山有唐平高昌紀功碑封之以甄相傳  
揚者必有風雪之異或云蒲類海有冷龍城中不鳴  
夜礮達之則震動冷龍天必奇寒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八

西陲記略蒲類海每於春秋晴爽之時杲日初昇海  
中雲起忽依山而成市變幻莫可名狀蓋蒼冥與元  
氣呼吸神化不測佛經所云龍王能興種種雷電雲  
雨於本宮不動不搖山海幽深容有此理和琳謂關  
外平沙無垠凌晨時有蒼黃二氣漫空撲地而來土  
人謂之沙市見所著詩集注內紀昀始妄聽之載吉  
木薩臺軍言嘗逐堆  
人深山中見懸崖之上似有人立越澗往視去地不  
四五丈一人衣紫普纏面及手足皆黑毛茸茸長寸  
許一女子甚姣麗作蒙古裝惟跣足不鞋衣則綠普  
毯也方對坐其炙肉旁侍黑毛人四五皆如小兒身  
不著寸縷見人嘻笑其語非蒙古非厄魯特非回部  
非西番喇嘛如鳥不可辨觀其情狀知非妖物乃跪  
拜之忽擲下一物於崖下乃熟野驪肉半肘也又拜  
謝之皆搖手乃攜以歸足三四日食再與收馬者往

跡之不復見矣  
意其山神與

巴里坤南山老松大可百圍高皆數百尋擲出茨苔  
有大如甕者皮厚一尺取以為床市中作偽者雜入  
茶湯賣之隣媪老病日買茶而飲久之病如失轉輾  
突詰於是知松皮之功帥府取以鍊膏醫院參定性  
味治十二症大要治血尤宜於女性  
熱用者但可以分計耳見西陲記略

天山按寰宇記伊州所載四至入到伊州東北至時羅

漫山二百四十里其山北有大川入回紇界馬行三十

日無里數又云伊州西北至時羅漫山百四十六里其

山北有大川連大磧入金山哥羅祿住處西河舊事云

天山最高冬夏常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九

下馬拜在蒲類海東百里唐書地里志天山在伊吾北

去蒲類海百里又交河縣下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又

云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

南入谷寰宇記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

縣北百二十里考西州在伊州西南七百五十里而皆

與天山接前書天漢三年李廣利出酒泉擊匈奴右賢

王於天山征和二年遣馬通等分道出酒泉至天山匈奴

奴傳重合侯兵道車師北至天山後書永平十五年議

伐北匈奴耿秉請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

諸國以斷匈奴右臂明年遣竇固等分道出酒泉塞破

匈奴呼衍王於天山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廬城

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遂破北山降車師又前書西域

傳卑陸國王治天山乾當國師古乾音干劉氏以國為

谷之誤晉灼注天山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師

古注卽祁連山又注竇固傳卽折羅漫山在西州交河

縣東北又班超傳注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合觀諸說天

山東南與哈密接西北與吐魯番近今考哈密之距巴

里坤三百餘里自西而北有徑多戈壁天山在哈密之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十

北故寰宇記謂西北至天山百四十餘里山北有大川

連大磧入金山也吐魯番北行卽金娑嶺蓋天山之懸

亘於東西之間不得以一地定其所在也故重合侯之

至天山先道車師耿秉之欲通烏孫必先擊白山此其

明證一尋校而已可知乃徐氏松泥於焉支山卽祁連

山之說則二山實在甘州而非今之博圖羅山又疑鄴注

大山謂天山之誤尤謬今水經注中每言隔大山者非

一處豈皆天山之誤文哉考烏貪訾離卑陸前後國郁

立師蒲類前後國東西且彌劫國狐胡凡此十國皆居

山谷爲車師匈奴故地傳中明言與匈奴接者二國與烏孫接者一國其蒲類且彌當在今鎮西府境內可知狐胡治柳谷去交河近且數十里然至焉者猶七百七十里其非哈喇沙爾城北之博圖羅山又可證矣夫計十國之人戶不過二千而單桓以三十戶爲一國聚落之小不敵今之一回村此亦何名爲國而記述之耶

金山在鎮西府西北亦曰金娑嶺唐置戍守處曰金嶺城永徽二年西突厥寇庭州陷金嶺城顯慶二年蘇定方討西突厥至金山北先擊破其處木昆部是也開元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十一

中以西州爲金山都督府亦以山名亦曰金娑山西突厥別部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因自號沙陀按永徽三年梁建方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擒之五年以處月部置金滿州屬北庭都護府尋廢胡氏曰地與輪臺縣相近也開元中沙陀金山入貢卽李克用之先也貞元中沙陀六十餘帳居北庭附於回鶻苦其侵掠六年降於吐蕃元和三年復避吐蕃之逼自金山轉戰而東詣靈州歸朝唐書地理志自交河縣北行八十里入谷又百三十里經柳谷度金沙嶺又百六十里至庭州宋史地理志交河西凡六日至金嶺口

又兩日至漢家塞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卽多雨雪亦曰小雪山也又唐志牢山亦曰賭蒲東北距烏德健山馬行十五日梁建方破處月部於此是也考烏德健山謂之東金山以阿爾太山爲西金山也東金山今之杭愛山回鶻建牙地突厥之先起於阿爾太山山形如甕突厥語謂兜牟爲突厥也隋書突厥西部阿波寢強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戎悉附之所云金山卽阿爾太山也顧氏方輿紀要乃以金娑山當之踈矣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十二

哈密屬本漢伊吾盧地古稱昆吾之戎周穆王伐西戎昆吾獻赤刀後轉爲伊吾周衰戎狄雜居涇渭之北伊吾之地入於匈奴及漢築令居以西列四郡據兩關始與匈奴爭伊吾地明帝永平十六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兵鎮之所未爲郡縣復爲匈奴所據自建武至於孝和三逼三絕至順帝時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開設屯田如故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至魏立伊吾縣晉置伊吾都尉並寄理敦煌北界非唐之伊州也西魏及周鄯善人來居時鄯善爲

吐谷渾所破隋大業六年伊吾設獻其地時西突厥據故寄居伊吾也

設立以爲郡唐貞觀四年雜胡狀塞內附因置西伊州

及置西州又去西字爲伊州領縣曰伊吾納職柔遠三

縣天寶元載改伊吾郡乾元復爲州後沒蕃大中五年

收復五代至宋苾爲曹氏所守亦爲小月氏種人所居

其後土豪陳姓據其地以附於契丹元太祖取其地以

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居此後又改封肅王傳至安克

帖木兒元亡至永樂元年遣使入貢明年設哈密衛改

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刺

西域考古錄卷七

灰三種皆領以都督使統其人哈密居諸衛之西爲西

域襟喉重地屏蔽中華凡諸國入貢必使哈密譯其文

乃發以故特重其事權及安克帖木兒卒以兒子托克

托爲忠順王旣立沉湎不恤國事未幾暴卒乃封推勒

特穆爾以嗣守哈密數傳至布拉噶無子王母權主國

事久之以王母甥都督哈商攝國事吐魯番阿里自稱

蘇勒坦破哈密虜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夫伊蘭守之

哈商逃入苦峪城朝命都督同知李文討之至布隆吉

爾城阿里集衆抗拒文不敢進罷還旣而哈商糾率罕

東赤金之衆夜襲哈密伊蘭遁進復入城進哈商爲左

都督宏治元年從國人請襲封忠順王土魯番酋阿哈

瑪特怒曰哈商非忠順裔安得封詐而殺之四年王母

尅獻還金印以哈密來歸會曲先安定王入貢詭稱善

巴爲忠順裔乃以善巴爲王以哈商弟恩克保刺爲都

督同知輔之阿哈瑪特復乘閒攻殺恩克保刺而執善

巴及金印去留四百騎據之八年肅州撫夷指揮楊着

言罕東有捷路通哈密襲之必克宜詔罕東爲前鋒我

兵繼之於是撫臣許進奉詔使河西別將彭清以三千

西域考古錄卷七

騎往旣而罕東兵不至循大路行乏水草及入哈密伊

蘭遁去拔營從八百餘人及善巴妻女以還乃絕其通

貢始許善巴還及卒子巴雅爾嗣活雷不道部衆欲殺

之懼而奔入土魯番哈密遂爲番酋莽忽爾所據廷議

以彭澤爲督許以便宜從事乃令通事挾僧以往未得

要領遽以莽忽爾悔禍願歸城印奏上卽召澤還莽忽

爾益驕寇肅州爲副使陳九疇所敗而城印終不還其

後唐澤請上專固自治上然其言置哈密於不問是自

終爲土魯番所據西陲籍以息肩而朝廷猶令比歲一



貢異於諸番迄萬歷以後入貢不絕而非忠順王之酋裔矣

本朝定鼎與闢展土魯番同時內附遂爲臣僕康熙時準噶爾強盛與我爭哈密之地部族流逆迨大兵進討回部長額貝都拉懇乞內徙 詔許暫移肅州居住三傳至額敏始歸哈密後封貝子雍正五年以哈密爲南北兩路錢糧總匯之地築新城一里有奇以爲貯餉之地迄今額設通判一員耑理地方詞訟外凡庫貯倉支官俸兵精年班伯克路費腳價紙劄農具一切報銷無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十五

不歸其經理又巡檢一員綠旗副將以下十七員哈密辦事大臣一員協理大臣一員馬步兵八百二十四名城西五里爲哈密回城轄回城六曰哈密曰素們哈爾輝曰阿思塔納曰托克齊曰拉卜楚克曰喀喇都伯所有回戶皆其阿拉巴圖當額魯特數十年入寇之衝以故貧苦不能自存今之生聚蕃滋皆歷聖所卵翼而生成者也

湛持居士曰哈密唐之伊州爲南北兩路扼要之區當明初文皇之封忠順也拔之俘虜之中授之王爵

賜之金印予之哈密令其世世守爲我西藩誠以地當扼要欲其迎護朝使統率諸蕃世子孫爲國屏蔽也而其王皆庸懦不才又其種落不相統屬易沙離心又地處瓦剌土番之間值明之中葉聲靈不足以振遠當局諸臣不知集思廣益以紓主憂顧借封疆爲報復之具王瓊之傾彭澤何異張聰之陷廷和小人快一己之私怨而不顧人家國固一邱之貉也乃霍韜之言曰哈密三立三絕其王爲賊用民盡流亡借思更立他種強則入寇弱則從賊難保其爲不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十六

侵不畔之臣立之無益徒令番酋挾爲奸利乞勅王瓊爲國忠謀力求善後之策以通番納貢爲權宜足食固圍爲久計封疆幸甚韜雖張桂之黨然策哈密可爲遠變深識之士夫明自正德以來邊防日壞自楊勳議襲哈密彭清以三千騎出塞之後數十年中無敢以一騎踰關而西者使土魯番縱橫坐大殘滅與國圍視而無可奈何廟堂之上尙得爲有人乎哉哈密唐貞觀四年置伊州今錄李吉甫及樂史所紀參之唐宋地理志附之於此以見當日疆域沿革之畧

州境東西一千十五里  
南北四百九十里 寰宇記三  
四至八到東南至長安四千四百三十里  
西南至洛京五千一百六十里  
西南至西州七百三十里 寰宇記七百五

十里 正南至沙州七百里 寰宇記微東取稍竿

館路至沙州七百里 東南取莫賀磧路至瓜州九百里 寰宇記

至沙州沙磧無行路馬道至瓜州郡界不知

遠近 東北至時羅漫山二百四十里其山北復有

大川入河統界馬行三十日無里數

西北至時羅漫山一百四十六里其山北有

大川連大磧入金山哥羅祿住處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七

按伊吾軍景龍四年置於伊州西北三百里

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馬三百疋在理所東南

五百里以刺史為使

唐天寶戶三千四百六十七

土產 胡桐律 陰牙角

風俗 州之分野上應白虎之宿金氣堅剛

人事慷慨

貢賦 開元貢 刀 陰牙角

伊吾縣下 本後漢伊吾屯貞觀四年置

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時羅漫山在州北百二十里春  
夏有雪出好米及金鐵匈奴謂之天山

鹹池海在縣南二百里

柔遠縣下 西北至州 縣東有隋時柔遠鎮因以為

名兼置守捉

天山在縣北二十里

柳谷水有東西二源出縣東北天山南流十五里合

納職縣下 東北至州 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謂鄯善

為納職因名縣焉後漢宜禾都尉置於此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六

俱密山在縣北百四十里

繞山多良田漢將趙充國所屯也俗名婆悉厥海陸

鹽池在州南六十里

按哈密本匈奴地漢明帝始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屯

田東觀漢紀永平六年竇固破匈奴呼行王子天山留

兵屯伊吾盧建初二年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

其地永元二年竇憲遣副校尉閭鞞擊北匈奴之守伊

吾者復取其地四年中郎將任尙屯伊吾永初元年復

罷伊吾盧屯田吏士元初六年以西域附北匈奴共為

邊患敦煌太守曹宗奏遣行長史索班復屯伊吾既而  
爲北匈奴及車師後王所攻沒永建四年以伊吾膏腴  
地鄰近西域匈奴資之爲鈔暴乃復開設屯田置伊吾  
司馬和平初北匈奴呼衍王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  
馬達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寇引去其後復爲西域所據  
晉呂光擊西域還楊翰言於涼州刺史梁熙伊吾關亦  
可拒蓋其時符秦置關於此也宋景平初沮渠蒙遜所  
置晉昌太守唐契奔伊吾臣於柔然以契爲伊吾王元  
嘉十九年自伊吾擁衆西趨高昌柔然追擊殺之後魏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十九

興光二年遣尉眷擊伊吾克其外城大獲而還太和十  
二年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以城附魏因置伊吾郡二  
十一年魏議割伊吾地五百里居高昌王馬儒之衆旣  
而不果其後爲鄯善所據隋大業四年薛世雄出玉門  
擊伊吾世雄引軍度磧伊吾大懼請降世雄築城於漢  
故伊吾城東留軍戍之而還五年伊吾吐屯設獻西域  
地數千里因置西海等郡貞觀四年突厥亡伊吾城主  
入朝舉其屬七城降因置西伊州後改曰伊州開元中  
置天山軍於州城內高居誨記伊吾土人名胡盧磧無

水多雪劉昫舊書云伊吾南去玉門關八百里今驛路  
東南至瓜州九百里與元和志東南取莫賀磧路同若  
陽關在壽昌縣城外二里非玉門關移置可比正南微  
東至陽關五百五十里耳今乃云東去陽關二千七百  
三十里是陽關移置於涼州之東矣乃新書復踵其謬  
此真不可解者也又通典納職縣爲漢宜禾都尉舊治  
宋史謂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鬼魅磧卽唐莫賀延  
磧今尋檢乾隆四十年哈密所進戶部冊內有云查得  
城北至西北三閒房起至東北下莫艾河源小堡一帶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二十

有大山一座名係天山通透巴里坤南面南湖迤南一  
帶有一大沙戈壁甚遠並未走過不知里數相應聲明  
云云一統志天山在北百二十里與通典伊州西北至  
折羅漫山百四十六里東北至折羅漫山二百四十里  
合所稱大戈壁正在山之東南蓋卽莫賀延磧矣土魯  
番在哈密西南七百三十里今旣改設台站故其路較  
唐時遠五百七十里以避大患鬼魅之險蓋戈壁之長  
亦與天山相埒也

畏吾兒河一統志在衛東百三十里沿河沙柳彌望當

卽今沁城河

合羅川一統志在衛東南唐回鶻公主嘗居此城址尚

存相近有湯泉按今溫泉紅山子南二十里有泉一源

從南山麓流出時伏時見當卽是也按通鑑初燕夏斯既破回鶻得太和

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八奉公主歸

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

度積屯天德軍境上天德軍境北至積口三百

里大和公主之居伊州或卽此時事也俟再考

甘露川伊州西北三百里景龍四年置伊吾軍於此按

今烏拉慶有舊城址周四里餘當卽伊吾軍故城也

娘子泉在畏吾兒河東土人呼爲可敦卜刺

西域考古錄卷七

駱駝泉在下莫艾東七十里

馬駿山一統志衛東南相近有望鄉嶺上有石龕有李

陵題字處

柳谷一統志在衛北二百里漢書狐胡國王治柳谷唐

書貞觀十四年侯君集伐高昌自積口進至柳谷又進

至田地城卽此又元和八年回鶻發兵度積南自柳谷

西擊吐蕃當在今吐魯番廣安城西北百里一統志所

云衛北二百里大謬

刺木城一統志在衛西哈密舊恃此城爲固宏治九年

土魯番襲破哈密留其黨守刺木城哈密頭目結瓦刺

部人襲殺之四夷考刺木城爲哈密要地自土魯番入

哈密其往來未有不經刺木者卒棄而不守安得不敗

乎馬文升謂哈密十一城其刺木及哈密皆要害也當

卽今之頭堡三堡也

五船道在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

首尾截立卽五船也多戈壁通古城漢書西域傳元始

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

戊巳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卽此

西域考古錄卷七

紀昀閱微草堂雜著西域之果蒲萄莫盛於土魯番

瓜莫盛於哈密蒲萄京師貴綠者取其色耳實則綠

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漸熟則黃再熟則紅熟十分則

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岩額駙名福增格怡府增也

鎮關展時爲予言瓜則充貢品者眞出哈密饒增之

瓜皆金塔寺產然貢品亦祇熟至六分有奇途開封

閉包束瓜氣自相蒸鬱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

九分者貯運則蒸而霉爛矣予嘗問哈密國王蘇來

滿京師園戶以種子種殖者一年形味存二年味

已改惟形粗近三年則形味俱變豈地氣不同與

來滿曰此地土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種於內

地固應少減然亦養子不得法如今年瓜子明年

種之雖此味亦不美得氣薄也其法當以灰培瓜

子貯於不濕不燥之空倉三五年後乃可用年愈久

則愈佳得氣足也若培至十四五年後其語似爲近

有之民閒不能待亦不能久而不壞也其語似爲近

理然其灰培之法必有餘度亦必有宜忌

恐中國以意爲之亦未必能如所說耳

又云哈密屯軍多牧馬西北深山中屯弁或往考牧  
中途恒愁一民家主翁或具瓜果意恭謹久漸款洽  
然竊怪其無隣無里不圍不農寂歷空山作何生計  
一日偶詰其故翁無詞自解云實蛻形之狐問狐喜  
幽棲始精神堅定如往來城市則嗜欲曰生難以外  
形服氣不免於媚人采補攝取外丹倘所害過多終  
于天律至往來墟墓種類太繁則踪跡彰明易招不  
猜懼約為兄弟翁亦欣然因出便旋循牆環視翁笑  
曰凡變形之狐其道皆幻然因出便旋循牆環視翁笑  
尸解以來入歸人道此草莽伐木手自經營公母  
疑其如海市也他日再往屯軍告月明之夕不睹人  
形而石壁時現二人形高丈餘疑為鬼物欲改牧  
場屯弁以問此翁曰此所謂木石之怪變罔兩也山  
川精氣翕合而生其始如泡露久而漸如烟霧久而  
凝聚成形尚空虛無質故月下惟見其影再百餘年  
則氣足而有質矣二物吾亦嘗見之不為人害無庸  
避也後屯弁洩其事狐遂徙去惟二影今尚存焉此  
哈密徐守備所說久擬同屯弁往觀以往返須數日  
尚未暇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土魯番廳

本漢車師國之高昌壁也後漢和帝天元三年班超定  
西域以超為都護復置戊己校尉治車師前部高昌壁  
按魏收云昔漢武遣兵西征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  
住焉以其地勢高敞人物昌盛因名高昌晉成帝咸和  
中張駿置高昌郡後魏太武中涼州人闖爽自為高昌  
太守真君中爽為沮渠無諱所襲奪掠之無諱死弟安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周代立為柔然所并立爽子伯周為王高昌之稱王自  
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義咸立歲餘為從兄首歸所  
殺自立為高昌王五年阿伏至羅殺首歸以敦煌人孟  
明為王太和二十年孟明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  
魏嘉為長史遣使內附高昌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  
王而立魏嘉嘉世為西州大族寬和得眾國以大治時  
焉耆為挹怛所破請王於嘉嘉以次子為焉耆王嘉卒  
子堅嗣立堅卒子伯雅立隋以宇文氏玉波為華容公  
主妻之伯雅卒子文泰立遣使貢獻後漸驕謾貞觀十  
四年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統薛萬鈞牛進達等總兵討  
之會文泰病死子智盛新立八月君集進軍破之下其  
城二十二獲戶八千列其地為西州并置西安都護以  
統之按唐書武德二年伯雅卒文泰嗣立七年獻拂菻  
狗自此始貞觀中貢元狐賜其妻宇文氏花鏡一具因  
貢玉盤求為帝女遂改封長樂公主賜國姓貞觀十三  
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畧無人臣禮國  
中署置官號準我公僚稱臣於人豈得如此日者使人  
至彼文泰云鷹飛於天炸竄於蒿貓遊於堂鼠安於室  
各得其所豈不活哉又西域使臣欲來者文泰悉拘留  
之及遣使謂薛延陀曰既自稱好惡而不誅善者何勤  
須拜謁其使事人闕禮離間隣好惡而不誅善者何勤  
明年當發兵以擊爾時薛延陀亦表請為軍制道以擊  
高昌乃命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薛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五

萬均薩孤吳仁副之契苾何力為葱山道副大總管武  
 衛將軍牛進達為行軍總管副之及突厥契苾之眾步  
 騎數萬以擊之先是文泰謂所親曰吾往者入朝見秦  
 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設今伐我兵多則糧  
 運不給若發三萬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積路艱險自然  
 疲頓我以逸待勞坐收其斃何足為憂也及聞師臨積  
 口惶駭計無所出發病而死其子智盛方立而大軍攻  
 拔田地城進還其都智盛窮蹙請降君集分兵掠地下  
 其西八百里南五城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其界  
 東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照雪霜同首自消亡  
 馬泰使捕初唱者不能得麴氏傳五世百三十四年而  
 滅按唐書以為九初立五縣後省其一開元中以為金  
 世者宋祁之誤

山都護府天寶元載為交河郡乾元復故尋河湟諸郡  
 陷於吐蕃惟北庭安西西州猶為唐守貞元六年北庭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安西俱沒蕃獨西州固守久之始陷咸通初收復隸歸  
 義節度使至宋景德猶稱西州後為畏吾兒國元史稱  
 亦都護者高昌國主之號先世居畏吾兒地元史云地  
 有和林山  
 二水出焉一夕有神光降樹間樹生瘦若懷妊狀越九  
 月變裂得嬰兒五土人牧養之其幼者君其地傳三十  
 餘世至玉倫斤與唐相攻唐以金蓮公主妻之罷兵  
 通好唐使善相地者言其強盛以國中福山故以計壤  
 其山國王即卒後數傳皆早卒乃遷交州臨元敦甲石  
 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南接酒泉臨元敦甲石  
 哈西抵西番居是者凡九百七十餘載傳至巴爾出阿  
 兒忒臣於契丹以少僧監其國聞元太祖兵至遂殺少  
 僧以金寶元太祖立之四年己巳春與蔑里乞國人戰  
 來降云云

於斡河遣使來告尋貢珍寶方物辛巳春太祖居怯綠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三

連河張德輝記謂之翁陸連河西游記曰陸局河亦曰  
 臚胸河今謂之克魯倫河自肯持山發源南流折  
 而東亦都護來朝使尚公主序於諸子從征西夏回  
 北行皆有功卒子玉古倫的斤嗣鎮火州至元中世祖命其  
 子火赤哈的斤嗣為亦都護海都之亂民皆逃散撫循  
 其眾使之復業後入朝尚主還鎮火州屯田於州南哈  
 密力之地即哈密急讀  
 之則曰哈密為北軍所害子紐林的斤詣關  
 請師以復父讐詔以太宗女孫尚之吐蕃之亂以本部  
 軍鎮守民賴以安武宗時賜金印仁宗封為高昌王別  
 以金印賜之自是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印行諸畏吾  
 兒之地卒子帖木兒補花嗣至治中領甘肅軍仍治其  
 部天歷中拜左丞相以其弟錢吉為高昌王今考元史  
 所載高昌  
 王事跡尋檢前史竟同虛撰據稱居高昌九百七十餘  
 載自太祖己巳上溯季漢後帝延熙元年戊午方得年  
 九百七十其時高昌屬車師前王即如康熙中土魯番  
 入貢表稱一千八百三十三年載之王土頑池北偶談蓋在  
 康熙壬子土頑謂其紀年始於隋之開皇九年有國之  
 久而不知隋時之高昌為魏氏也考唐一代外蕃回紇  
 主者西突厥薛延陀皆許而未嫁惟吐谷渾吐蕃回紇  
 得尚公主若蘇祿若奚若契丹皆以他姓女封主下降如  
 金河公主燕蘇祿若奚若契丹皆以他姓女封主下降如  
 州之地并無金蓮之主以正史而固之小說是也既無  
 修史者刺繆至此後讀十道圖記及元朝典故編年考  
 十道圖記排衙川亦曰計羅川東北至前涼武成郡故  
 城百六十里素和貴叛吐谷渾以其族降吐蕃吐蕃贊  
 普盡以吐谷渾降人配之使居排衙川後說曰素和川

也典故編年考畏兀國本吐番宰相世居貴和川誠為畏兀主畏逼黎其部族移居瓜沙間其後又之交河城降於契丹以爲交河郡王乃知其爲吐谷渾之族素和貴之裔所謂尚唐公主者即吐谷渾諾曷鉢之尚宏化公主也蓋元史成書太促紕繆尤多其重復予盾畏兀不免而地名忽夷忽夏甚至以回鶻之國號而直稱回回棄雅馴而從俗音我於宋濂王禕不能不任其咎也又考通典云瓜州西至伊州界吐魯番兒山四百五十里然則吐魯番者以山爲國名如樓蘭之以牢蘭海得名也或以爲吐魯番即都護之轉而番字則明所加如西番南番生熟番之類說按柳城土魯番元時皆屬亦可通俟博雅者考之可也

火州即哈密且然明初火州入貢史不絕書成化以後爲土魯番所并始不見於實錄元平西域如焉耆龜茲西域考古錄卷七

和闐諸國俱爲諸王駙馬分封之地畏吾主以功臣而有駙馬之親保有舊邦世讚其美宜矣若柳城土魯番或係子姓或爲部族元明兩史無可徵信柳城萬戶正統初猶入貢後亦并入土魯番土魯番萬戶永樂初歲遣使來貢後始以其部長爲都督指揮等官宣德初其酋長率妻子來朝請留京入侍從之後竟卒於京師蓋在成化以前其事中國最爲恭順其後侵掠隣部據哈密寇沙瓜求爲西域諸國都護朝廷不許於是禍中哈密無歲不被兵矣夫土魯番雖強不敵中國一郡之大

乃背負大恩侵我與國自當聲罪討之搗其巢穴滅其種類始足以雪中國之恥持危繼絕之道在共主所宜然也乃人主既無賞罰而大臣惟務姑息坐視其弱肉強食而不問羈縻諸國何恃以無恐哉按明史永樂中土魯番酋長爲別失八里酋所逐上遣使諭別失八里酋長而擢土魯番酋爲都督送之歸國留兵戍之故其酋德中國親率妻子部族入朝願留侍衛正德中遣中使伴送土魯番使臣閣臣劉吉言今秋無故召番人入內看美師子大賚御品今又寵其使臣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是時武宗幸豹房令土魯番使臣寫亦虎仙從駕至武宗之崩楊廷和以遺詔誅之入以夫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哈密三立三絕此天亡也苟於諸夷中求其雄傑能守哈

西域考古錄卷七

密者界以金印輯和諸番爲我藩維斯亦可矣必求忠順之裔立之多見其固也當日如牙蘭者以得罪其主率所部來附倘用霍韜之言卽以金印昇牙蘭使之世守哈密彼必感恩而思竭力如果立功許以世襲則雖失忠順而猶得哈密也惜乎其不能用也

按土魯番爲車師本名姑師前王庭當漢出西域北道故與匈奴爭之尤力征和四年遣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今巴里坤至廸化州路復遣開陵侯將樓蘭等六國兵圍之得其王民衆而還昭帝時匈

奴田車師本始二年遣趙充國等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地節二年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田渠犂積穀至秋收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書高昌北有赤石山北七十里有倉汗山城在山中書疊石為之鄭吉傳攻破車師兜訾城當即此傳之石城也唐志赤石山石多赤色因名山在倉汗山西七十里又鐵勒傳大業初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歛其物由是一時反畔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曷勿真莫何可汗居倉汗山又薛延陀傳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在倉汗山者西屬統葉護隋書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魯奪其衆而廢之此皆以山名為號走匈奴求救兵不及發也鬱督軍山今曰阿爾太山

西域考古錄 卷七

无

還因擊匈奴東蒲類王畧其人民以降旋聞匈奴將攻之輕騎奔烏孫漢乃召其故太子軍就之在焉耆者立之盡徙其民於渠犂與匈奴絕其後漢置戍已校尉屯田車師地通鑑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地也徐氏松謂當并徙還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於車師故前王後部之建亦此時矣至元始中校尉徐普欲開五船新道以避白龍堆之阨召後王使證之後王姑句不肯馳出高昌壁降匈奴王莽篡漢之二年遣右伯甄豐出西域後王置離以國貧恐不能備給使謀入匈奴校尉刁護以聞於都護但欽械置離送埒婁

城為欽所殺其兄狐蘭支舉國亡入匈奴史陳良與終帶共畔殺刁護并子男四人脅吏士二千餘人降於匈奴而焉耆亦叛殺都護但欽天鳳三年五威將王駿與都護李崇校尉郭欽出西域焉耆使人詐降而伏兵要遮殺駿郭欽將兵後至焉耆兵未還乃殺其老弱而還莽封欽為刻胡子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莽被誅崇亦沒於西域世祖建武中車師遣子入侍帝遣還之永平十六年明帝遣將征匈奴取伊吾廬車師前後王內附西域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十

西域考古錄 卷七

无

七年竇固等破白水賊於蒲類海上進擊車師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耿秉謂先攻後王前王自服遂引兵北入後王震怖迎降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十八年車師畔圍校尉酒泉太守段彭大破之於交河城永元二年竇憲大破匈奴復取伊吾前後王各遣子入侍賜印綬三年班超定西域拜都護居龜茲復置戍已被尉領兵五百人居前部高昌壁又置戍部侯居後部侯城相去五百里八年後王涿鞮反擊前王尉卑大九年長史王林討斬之



立其弟農奇爲王其後西域頗反圍攻都護任尚段  
禧詔罷都護匈奴乃與諸國共爲寇敦煌太守曹宗  
上遣行長史索班招撫之鄯善與前王皆內附匈奴  
復與後部攻沒班等鄯善求救於曹宗請出兵以擊  
匈奴報索班之恥鄧太后不許但令羈縻而已其後  
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朝廷不能禁乃以班勇爲長史  
屯柳中遂平車師自建武至延光西域三絕三通先  
是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叛殺後部司馬延光四年班  
勇破斬之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  
滑等擊呼衍王破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  
漢侯陽嘉三年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掩擊匈  
奴于闐吾陸谷斬數百級獲單於母季母及婦女數  
百人牛羊十餘萬頭車千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呼  
衍王攻後部破之燉煌發兵救不及桓帝元嘉元年  
呼衍王寇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與戰於蒲類海東  
沒五百人遂攻伊吾屯城燉煌太守馬達將吏士四  
千人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永興元年後王阿  
羅多畔攻圍屯田且固城後部侯炭遮背之降漢阿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三

羅多迫急亡走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軍就質  
子卑君爲王後阿羅多還自匈奴中復與卑君爭國  
戊校尉閻詳慮引北虜爲亂乃開誠許復爲王乃詣  
詳降於是立以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二百  
帳別屬役之食其稅漢末中國大亂西域復絕晉咸  
康初張駿遣兵伐西域與諸國入貢於涼太元七年  
前部入朝符堅請爲鄉導以伐西域因使呂光等將  
兵伐破西域後魏太延初入朝魏尋以大帥車伊洛  
爲前部王眞君九年與魏軍擊焉耆以其子歇守城  
是屬於高昌矣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三

十一年沮渠安周自高昌襲克其城歇走保焉耆自  
按今土魯番爲回部世居之地康熙末避準夷之擾徙  
居魯克沁之地雍正九年遣兵護送遷其衆於瓜州乾  
隆二十八年遷居故土封其長以郡王世爵其城爲高  
昌之安樂城故治城周三里有奇賜名廣安所屬回莊  
其大者曰喀喇和卓曰魯克沁曰闕展曰託克遜  
考通典高昌壘壘有八城其實本中國人故以爲稱其  
地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西至焉耆鎮守軍七百里

北至北庭都護府四百五里南三百六十里至荒過山  
又千餘里至吐蕃界東南至金沙州千四百里南經少  
海又渡磧至伊州千三百里西北至輪臺縣五百四十  
里北至金娑嶺至北庭節度瀚海軍五百里南至樓蘭  
國千二百里并沙磧難行東北至伊州八百四十里按  
李延壽北史高昌國有四十六鎮二十二城東西八百  
里南北五百里墾田九百餘頃今自廳東南六十里爲  
舊後庭縣地與西州同治廳東百四里爲舊柳中縣地  
廳東北二百四十里爲舊蒲昌縣地廳西二十里爲舊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三

交河縣地廳西九十里爲舊天山縣本車師後王庭烏  
孫之東境也

前庭縣廳東六十里本名高昌縣天寶元載改西州爲  
高昌郡縣爲郡治所元爲火州高昌王鎮其地明爲火  
州萬戶所漢之高昌壁戍已校尉領田卒五百屯此晉  
以後爲高昌太守理所亦曰田地城亦曰田城西北至  
高昌國都城八十里地卑下暑熱山色赤日光照之如  
火俗有火焰山之名今城已圯盡惟回民千戶居此耕  
種今爲哈刺和卓回莊

柳中縣西至土魯番廳一百四里今名魯克沁本漢故  
城永平十七年戊己校尉關寵屯此十八年北匈奴與  
車師以兵圍柳中城建初元年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  
柳中延光二年西域長史班勇出屯柳中通鑑注柳中  
在車師中最爲膏腴宜桑麻五穀故漢常與匈奴爭以  
制西域唐因漢故城置柳中縣自宋以後訛爲柳陳又  
訛魯城元爲亦都護地屬火州明設萬戶所於此成化  
後并入土魯番祁氏西陲要畧以闡展爲柳中大誤裴  
矩西域圖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於沙磧之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三

水草人難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準記惟以六畜骸骨  
及駝馬糞爲標驗以知道路若大雪卽不得行兼有魑  
魅以是商賈往來多取伊吾路按縣東南九十里有大  
沙海行經大沙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界卽伊吾  
路也柳中縣當驛路極險固按柳中通典稱舊田地城也

蒲昌縣廳東北二百四十里今名喀喇巴爾噶遜亦曰  
嘉德城土魯番至尅化州驛路或以蒲昌本名金蒲卽  
今阜康縣不知西庭二州皆有金蒲之名考之唐志及  
通典則西州之蒲昌本貞觀之金蒲長安二年改蒲昌

庭州之後庭本貞觀之蒲昌長安二年改金蒲寶應元年又改後庭者也故今之阜康即唐之金蒲亦即唐之北庭都護府與金蒲同治者蓋二縣南北相距猶二百餘里也

考唐書地理志西州蒲昌縣本東鎮故城也

交河城廳西二十里唐書地理志交河縣有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今廳西二十里雅兒湖有城曰雅兒城亦曰雅兒城城僅周迴七里城北三里許有山谷一谷出四泉流逕城東一谷出五泉流逕城西至城南三十里入沙而伏通典交河源出天山河水交流繞斷崖下土

西域考古錄

卷七

靈

人名交河城為雅兒城也祁氏以托克遜為交河城非是

天山縣廳西九十里蓋在今布幹台之西托克遜之東唐書貞觀十五年西州刺史郭孝恪以西突厥寇伊州自烏骨邀擊敗之西突厥復圍天山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其處月部城追奔至邊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顧氏紀要以天山縣即天山軍誤按通典天山縣遼氏天山軍在西州城內開元二年置管兵五千人馬五百疋隸北庭節度使以刺史為帥

天山在廳東北按祁連有南北之分此為北祁連也通典所云祁連自張掖以西至於庭州皆周遍者蓋統南北言之耳今按巴里坤城東百五十里舊稱南山打坂今日松樹塘深岩峭壁盤道縈紆古松遍生山谷間其最大者根在千仞澗底枝榦亭若直出山脊尚高二三十丈皮厚者二尺有餘取一片可以為床紀氏雜錄中云嘗見一山家即樹孔施門窗以梯上下入之儼然一屋其嶺之北九斗絕螺旋而上三十餘里始登顛頂上建漢前將軍廟最著靈異廟西小峰頂有唐左屯衛將

西域考古錄

卷七

美

軍美行本平高昌勒石之文卽志所謂澗石圖嶺譯言碑嶺也砌以執石不使人搗違之風雪立至屢試不爽今附其文於左云大唐左屯衛將軍美行本勒石之紀文凡十五字書於碑額文曰交河道行軍總管上柱國衛將軍上柱國縣開國公牛進達領十五萬昔匈奴不滅賣將軍勒燕然之功闔越清馬伏波樹銅柱之烈然則振英風於絕域申壯猷於殊方莫不騰聲實於當時播芳名於亘古者矣大德合二儀道符五帝握金鏡以朝萬國調玉燭以御兆人濟濟冠裳煌煌禮樂車書一軌扶桑之國俱同治化遐沾濼記之鄉成暨苑天山而池瀚海內北戶以幽都莫不解髮辨於葉街改左衽於高昌國者乃是西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趨文泰其苗裔也項因於室多難羣雄競馳中原之主邊隅遂隔爰屆我朝於至今靡遺皇威遠被稽來庭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

貢阻重譯之歸心肆豺狼之胷臆逞蠹之毒螫忘德  
聚兵盜無已聖上怒彼蒼生申茲弔伐詔使持節光  
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君集交河道行軍  
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  
本愛整三軍張行天罰但妖氛未殄將軍遲七縱之  
威百雉乍圍英奇伸九攻之畧以通川公深謀開出妙  
思縱橫命彼前軍營造攻具乃統沙州刺史上柱國望  
都縣開國侯劉德敏右監門中郎將上柱國准安縣開  
國公衛智錫左屯衛中郎將李海崖前開州刺史時德衡右監  
門府長史王進威等壯率驍雄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  
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里紺所未盈旬  
克成奇功伐木則山林殫吐則川路盡薄衝梯壘  
立百雉外碎弩機一發千石雲飛翟之拒無施公輸  
之妙詎比大總管運籌帷幄繼以中軍鐵騎巨原野金  
鼓動天地高旗蔽日月長戟籌雲霧自秦漢出師未  
如斯之盛也班定遠之通西域故烈罕存鄭都護之定  
車師空聞前史雄圖代著彼獨何人勒石紀功傳諸不

西域考古錄 卷七

朽其詞於赫大唐受天明命化齊得化功無極竟荒服  
獨阻夷居不定乃拜將軍珍茲梟獍六奇勤思羣雄馳  
力陣開龍騰管窺鏖測劍麗星光旂明日色揚旌塞外  
振威西極我峻嶺渺渺平原塞雲噴結胡風晝昏天  
山作鎮長紀國恩銘功讚德視茲玉門大唐  
貞觀十四年歲次庚子閏六月丁卯朔立  
靈山在廳西北百里穹隆縣巨石皆黑紋如毛髮又有  
白石脆不任把握山多靈異 國朝楊尚書應瑒有火  
州靈山記 火州安樂城西北百里外有靈山在焉四面  
石雲沉電射騎馬驚嘶入山步行十數里雙崖門立石  
色黧黑被畫細若毫髮上有古松下有流泉松皆伸爪  
穿水拂浪而上泉則上湧尺餘觸石雷奔而下步山顛  
有石厓供小佛像五前有池墮物潔然水紋作羊角上  
旋歷久乃息厓側白石累成堆光澤如玉握之應手  
碎豈不肩為世用耶再折而東羣峰堵環長溪帶繞石

筭劍拔八立高下巨細奇形異態不可名狀每夕星月  
明朗有白鶴數百連翼而至各立一石侵曙相向而鳴  
聲振碧谷山僧遊客以此別昏曉如鷄鳴云山中草木  
叢茂皆從石隙中生多不知名鱗介羽毛之物不易見  
見必奇特異於凡物大都非塵世也酒泉文殊山僧羅  
卜藏言之不去口年八十餘三至靈山眸子炯然龐肩  
兜齒現壽者相嘗語予曰我居酒泉三十年  
而靈山之妙日盤一車輪其愛慕也如此

巴里坤南山新修運道記 丁棻撰

雍正十有一年歲在癸丑大將軍統西路兵之次年也  
兵部員外郎阿炳安承大將軍指修南山運道成先是  
大將軍以總制籌餉於酒泉輸轅相接至南山而隔閱  
必紆道以達於軍八月以冰雪載塗則積之哈密以  
俟春輸僕夫苦之大將軍久屬意焉稽諸地圖詢之與  
人率未敢輕議更張壬子既受  
天子命統軍巴里坤輸輓南山時雪深於人不能以措  
足大將軍曰從者且爾爾執御者何於是相度其上下

西域考古錄 卷七

有成算矣既至軍周爰諮之得阿子之說相膺合俾復  
審而肩其事峻者平之曲者直之圯者築之險者擴之  
隴之渠以洩其衝駕之梁以濟其險凡數十盤而後上  
周之以迴關固之以巨木不匝月而役畢易峻坂為康  
莊矣伊犁蝗臂耳大軍領其巢不難滅此朝食而  
聖天子勿忍也姑駐師以待之因壘而降可旬日計何  
巧以速乎天作高山若輪臺若陽關囊固以為險而據  
之也我朝發而夕至者屢矣魚遊釜中生其餘幾儲我  
旅糧緩爾須臾  
皇帝之仁如天也禽獸猶知儀舞矧以人而估終於生  
成外乎己卯春二月準夷遷使謝罪辭極恭順願歲歲  
貢如舊例僉曰此固九夷八  
蠻之通道也哉宜識之石  
饋餉修路碣  
皇威震疊底定西首整厥旅駐於伊州啟拓疆宇騰  
聲迨陝鹿盧飛轅駕馬服牛地靈助順荒磧泉流惟山

嘉河輪蹄是憂肆來善人攘剔平修王道坦坦振古長  
留雍正十有三年三月監運使者為善人楊可祿立石  
於星  
星峽

闕展

闕展在廳東南二百二十里考會典乾隆二年定土魯  
番來朝稟給遣官編造旗隊置管旗章京佐領驍騎校  
如哈密例二十年班第上言土魯番頭目為前元之裔  
現居喀刺沙爾請遣歸仍轄舊屬及歸朝授一等台吉  
隸正白旗蒙古都統嗣以額敏和卓從征著績累受郡  
王之爵蓋元太祖平定西域以其地分封子姓而仍監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完

之以達魯花赤土魯番太祖第二子赤合台之封國也  
明初入貢內附後為別失八里所奪奔訴於朝太宗遣  
使諭別失八里而遣兵護送還國其後漸強并火州柳  
中天山蒲昌為一控弦數萬侵據哈密寇涼瓜沙甘肅  
聞者無寧歲其後稍以衰弱萬歷以後遂為亦力把力  
所并順治十年土魯番叩關請貢十一年再貢所謂表  
署額勒坦賽伊特罕稱一千八十三年者十二年入貢  
并獻內地民人百五十人實只十五人又表署葉爾羌  
首阿布都刺汗肅州總兵張勇詰其不盡歸內地民人

及署名前後互異之故其使臣克拜告曰哈密土魯番  
葉爾羌長皆昆弟其父曰阿都拉漢居葉爾羌卒已八

有子九人長即阿布都刺漢今居葉爾羌次即阿布都  
漢居土魯番先卒今之蘓勒坦賽伊特漢即其弟也又  
次曰巴拜漢居哈密以得罪天朝為葉爾羌首長所禁  
以阿布勒漢之子代之次馬哈默特坦居哈密沙爾次沙爾  
漢居庫車次早亡次伊思馬業勒漢居阿克蘇次伊卜  
刺伊木居和闐前由土魯番貢故署其名今以葉爾羌  
為諸昆之長故表稱其長名本歸百五十人為準噶爾

西域考古錄 卷七

罕

巴圖爾輝台吉所掠存者十五人今謹以獻請即納貢  
轉奏可也蓋明末亦力把力又為葉爾羌首長所并而  
以諸子分治其地也又康熙二十五年葉爾羌貢表稱  
臣成吉思漢裔承蘓資瑞漢業則在康熙中西域猶為  
蒙古之裔未為回首所有迨準噶爾攻破諸城之後而  
瑪墨特以天方行教向為蒙古諸城所信服如近日刺  
麻然準夷用之藉以稅斂諸部而和卓墨之父忽謀背  
準夷而自立為汗遂為準夷所誘執歸伊犁蓋各城蒙  
古汗為準夷所滅非回教所逐及乾隆時戡定準部惟

存土魯番酋莽蘓爾及哈密酋伊薩克而哈密與土魯番已失其故土播遷隣境向非 天威震疊蕩平準夷則二酋與庫車和闐諸城之蒙古均無遺種處矣考外藩王公功績表傳載

世祖上諭吐魯番乃元成吉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察哈岱卽元史之察合台也并載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諸汗貢表蓋回部之爲蒙古後裔昭昭也乃譏西域圖志者謂成吉思爲回回之鼻祖偶與元太祖同號踏壁虛造可謂離夷所思其意不過欲實回部二字遂

西域考古錄 卷七

聖

穿鑿至此是欺天下人皆不讀書也而後可此與達賴刺麻之蒙古源流代人捏造祖宗名字同一笑柄也闕展或曰皮禪前代未見其名祁氏以爲柳中固誤若魏氏以爲樓蘭則更謬矣總之此地爲土魯番一回莊因其地當孔道爲南路險要故築城設官必欲指爲前代何城何地而實之多見其鑿而已矣

附樓蘭故城考

董氏以爲卽宋之大  
鬼魅積者近是

樓蘭又名鄯善在土魯番東南千餘里通典西州南至樓蘭國千二百里於沙磧難行漢書樓蘭西北至車師

千八百九十里水經注河水又東注於沕澤卽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又曰澤在樓蘭國北汧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漢書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嘗白龍堆乏水草魏書鄯善北卽白龍堆又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水經注河水逕伊循城蓋爲注賓河所經故地肥美按蒲昌海今日羅布淖爾蒙古語淖爾爲海

當今土魯番東南五百里周廻四五百里停而不流天山以南蔥嶺以東之水皆會於塔里木河以潞於此自此伏流至今敦煌縣之南廢壽昌縣陽關西南四百五

西域考古錄 卷七

聖

十里之巴顏哈刺山麓約行千五百餘里而伏流始出鄯善國在淖爾之西南也蓋蒲昌海南北相距四五百里故土魯番至鄯善遠至千二百里矣近人所作番域錄天山閒話西陲記聞皆疑鄯善在漢爲最著名之國今日未有確知其地者或謂名號更易夷夏不同者而番域錄謂在青海蒙古游牧中者陳氏又譌以鄯州爲鄯善此皆求其地而不得遂有此紛紜之說也今考鄯善爲魏將萬度歸所擊破其王眞達降於魏魏以其臣韓達爲鄯善假王鎮其地賦役其民比之郡縣拓拔氏

之亂沒於吐谷渾隋初又爲西突厥所有大業中吐屯設以其地獻於隋乃置鄯善郡領顯美濟遠二縣唐於故鄯善且末二郡置石城播仙等鎮今按漢書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魏書出自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隋書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唐書地理志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又西自石城鎮播仙鎮至于闐漢時兩道皆在今天山南山北爲匈奴故也

西域考古錄 卷七

隋唐則突厥內附故增山北一道漢隋之南道今不置驛今之驛道則自哈密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至葉爾羌乃折而東南至和闐是卽漢之北道隋之中道而今日之南道也蓋歷元明至於今日無由漢之南道者矣考之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從陽關涉鹹積渡陷河至于闐皆出今大戈壁中又大唐西域記元奘稱于闐東行入大流沙入畜昏迷屢有喪亡行四百里至覘貨邏故國外空曠城皆荒蕪又六百餘里至折摩那那故國卽且末地城郭歸然人烟斷絕復東北千

餘里至樓蘭是唐時已爲無人之境今自和闐以東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海西北境數千里中大率皆戈壁也不但漢書所載南道諸國如樓蘭且末精絕小宛皆在今大戈壁中卽唐代諸鎮城郭相望無不淪於沙磧蓋吐谷渾與突厥俱爲行國惟逐水草不居城郭千百年來風沙相搏故道盡湮而味者不考時勢欲於今日驛道中求兩漢之故蹟何異刻舟求劍乎

按法顯佛國記敦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又云流沙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偏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行十有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到鄯善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同但以氈褐爲異復西北行十五日到僞夷國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險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又按洛陽伽藍記宋雲向西域取經云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

西域考古錄 卷七

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同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此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惟吐谷渾城左右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况同魏風俗政治多爲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王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按卽且末國也城中居民百餘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

西域考古錄 卷七

星

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末城菊花果似洛陽惟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慶城卽漢之扞彌國之轉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云魏書吐谷渾傳地兼鄯善且末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是卽道精絕之路樓蘭地本

沙鹵少水草寄田仰穀旁國惟伊循城地肥可屯田水經注敦煌索勵字彥義有才畧刺史毛燮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賓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勸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此伊循屯田之故事也考唐書稱隋末

西域考古錄 卷七

星

大亂磧路遂閉朝貢皆由高昌貞觀初突騎支焉支王名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旅帝許之高昌怒攻陷焉支五城所云磧路卽漢之南道矣又唐書地理志于闐東三百里有達德力河又東七百里有精絕城故國河之東爲汗彌王居達德力城汗彌卽拘彌亦曰扞彌又曰寧彌皆一聲之轉也志又稱自播仙鎮西五百里至于闐之東闐城有東闐守捉又西三百里至于闐闐城考諸鎮城置於貞觀之末蓋已在元奘東歸之後今之噶順沙磧自吐魯番至哈密東南至羅布



淖兒南岸以暨喀刺沙爾東西綿亘千數百里若吐魯番之齊克塔木臺以東闕展之下梧桐窩皆沙鹹無水草裴矩西域圖記謂之鹽水顏師古云敦煌西北皆有惡積沙鹹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謂之鹽水史記所謂鹽水中數敗是也高居誨使于闐記自伊吾廬而西至大屯城又西涉鹽積無水掘地得濕沙人貯之曾以止渴又西乃渡陷河必伐檉柳以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因曰陷河又有風戈壁者大風起則行者人馬相失今之三闕房布幹台十三間房大

西域考古錄

卷七

是

風起輒不可行蒙古語謂之舒爾漢椿園氏回疆風土記風戈壁闕展最多凡風起皆自西北來先有聲如地震瞬息風起屋頂多被掀去石子如斗如卵者滿空飛舞千斤重載必須十輛八輛聯絡一處方免無事若經吹倒則車上之物登被衝散并空車驟馬亦吹去無踪獨行之人畜往往有吹至數百里外者其風春夏最多秋冬絕少山皆綠石多匾長之形擊之作磬聲山上沙石為風簸揚散漫成堆突兀怪惡不成山形每晨起視南北兩山開朗是日必無風如

青霧漫漫山色模糊則有大風必不可行相傳山有風穴故也宋王延德使高昌記瀚海中沙深二三丈不長五穀沙中有草名登相其子若稗子土人收之以食其鬼谷口一帶有避風驛蓋地有風暴往往人馬為所吹去云北史高昌有白鹽其形如玉唐書高昌出白鹽如玉可為枕常以充貢又出赤鹽味甚美此卽金樓子所謂玉華鹽洞徹如水晶是也北史高昌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

西域考古錄

卷七

是

以為布李時珍本草謂卽棉花宋末始入江南遼史國語解稱柞犀千歲蛇角明會典作骨篤犀出哈密衛紀玉保鳥魯木齊流人子也初錄特納格爾軍屯嘗入谷追亡羊見大蛇巨如柱盤於高岡之上向日晒鱗周身五色爛然如堆錦繡頂一角長尺許有羣雉飛過張口吸之相距四五丈皆翻然而落如矢投壺心知羊為所吞矣乘其未見循澗逃歸恐怖幾失魂魄軍吏鄒圖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角能解毒卽所謂吸毒石也見此蛇者攜雄黃數斤於上風燒之卽委頓不能動取其角鋸成塊癩疽初起時以一塊著瘡頂卽如磁石吸鐵相粘不脫待毒氣吸出乃自落置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輕者乳變綠稍重者青黯極重者黑紫乳變黑紫者吸四五次乃可盡餘一二大愈矣余記從兄懋園家有吸毒石治瘡疽頗驗其質非木非石至是乃知為蛇角也按

此卽骨  
篤犀

又云唐太宗三藏聖教序風災鬼難之域似卽今關  
展土魯番之地其地沙磧中獨行之人往往聞呼好  
名一應則隨去不復返土人云偶或有之予未見也  
又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中出每出則  
數十里外先聞波濤聲一二刻風乃至所橫徑之路  
潤不過三四里可急行而避不及則衆車以巨繩  
連綴爲一尚鼓動顛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車獨  
遇則人馬輻重皆輕若落葉飄然不知所往矣風皆  
自南而北數日又自北而南若呼吸之往返也予在  
烏魯木齊接關展移文云軍校雷達於某日人馬皆  
風吹過嶺北有無踪跡又昌吉通判通報某日午刻  
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納格爾遣犯徐吉爲風吹至  
俄特納格爾縣丞報徐吉是日逃走計其時刻自己  
正午初已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爲怪在他處則  
異聞矣徐吉云被吹時如醉如夢身旋轉如車輪目  
不能開耳如萬鼓亂鳴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

西域考古錄卷七

完

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按莊子稱大塊噫氣其名  
曰風氣無所不之不應有穴蓋氣所偶聚因成斯異  
猶火氣偶聚於巴蜀遂爲火井  
水脈偶聚於于闐遂爲河源

且末河隋書地理志且末郡有且末水薩昆澤又唐志  
度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古且末國故城也按此卽  
水經注之阿耨達大水今已無北行入河之水當在蒲

昌海西南大戈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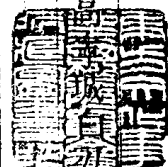
黑山今名丁谷山中有唐時古寺及諸碑刻按歐陽圭  
齋高昌侯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漢  
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爲和綽也哈刺黑

也其地有黑山也所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刺和卓卽元  
明之火州其地炎熱異常麴文泰所謂暑風如燒寒風  
如刀者也東南一帶沙山絕無草木日光照射尤不可  
耐惟土田沃行所產西瓜蒲萄最佳而瓜類尤多其東  
有連木沁池一小回村也水極清澈其南卽戈壁野牛  
野馬百十成羣其沙磧中堆阜曲折其下皆鼠之墳壤  
也

按高昌城鎮見之史者有白棘城橫截城高昌城白刃  
城今不能考其在何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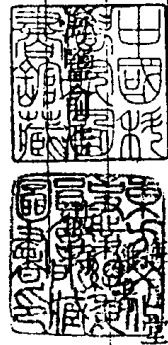
西域考古錄卷七

辛



西域考古錄卷第八

迪化州



管縣三 昌吉 阜康 綏來

州地本曰烏魯木齊譯言好園場為準噶爾遊牧地二漢為車師後王國兼有山北六國及烏孫地唐為西突厥之浮圖城及處月處密之地貞觀十四年伐高昌西突厥遣其葉護阿史那賀魯屯兵於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西突厥懼二十年率眾內附乃置庭州

西域考古錄 卷八

於浮圖城領後庭蒲類輪臺三縣後為默啜所攻掠蕭條荒廢顯慶中重修置以來濟為刺史治完葺焉諸州所管諸蕃奉勅皆為置州府以其大首領為都督刺史司馬又置參將一人知表疏等事其俗帳居隨逐水草帳門皆東向開門嚮慕皇風也其漢戶皆龍朔以後流移人長安二年改置北庭都護府按三十六蕃開元二十一年改置北庭節度使都管兵二萬人馬五千匹以防制突騎施堅昆默啜西北去突騎施三千餘里北去堅管瀚海軍北庭都護府城中長安二年初置燭龍軍三年郭元振改為瀚海軍開元中蓋嘉運重加

修築管兵一萬二千天山軍在州城內開元二年置人馬四千二百匹焉管兵五千五百匹在百里南五伊吾軍管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在理所東南五百里後又改清海鎮置清海軍在府西七百里又有六鎮俱六鎮在州西二百四十里當碎葉路

憑落鎮 在州西三百七十里

神仙鎮 在州南五十里當西州路

沙鉢鎮 在州西五十里當碎葉路

蒲類鎮 在州北五十里蒲類縣之西當突騎施路

郝遠鎮 在東北五十八里當迴鶻路

西域考古錄 卷八

鹹泉鎮 在東北二百里當迴鶻路

特羅堡子 在蒲類縣東北二百餘里四面有積置堡子處周迴二十里有好水草卽往迴鶻之東路

又有十六蕃州

鹽泊州都督府

陰山州都督府

鹽祿州都督府

大漠州都督府

輪臺州都督府

金滿州都督府

玄池州 哥係州 咽麴州 金附州 孤野州

西鹽州 東鹽州 叱勒州 伽瑟州 兜洛州

考十六蕃州雜種羌胡部落寄治北庭都護府界內

然無州郡戶口隨水草畜牧而已

攷唐書地理志自納職縣西經獨泉東華西華駝泉

渡茨箕水過神泉三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與伊西路合別

經達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與伊西路合別

自羅護守捉西北上之驢嶺百二十里至赤谷又經

谷口經長泉龍泉百八十里有獨山守捉又經蒲類

百六十里至北庭府有瀚海軍本燭龍軍西七百里

有清海軍本清海鎮南有神仙鎮自庭州西鹽城西

六十里有沙鉢城守捉有兜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

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至輪臺縣又百

五十里有張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建得河七十里有

西域考古錄 卷八

烏宰守捉又渡白楊河七十里清鎮軍城又渡葉

葉河七十里至東林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至黑水

守捉又七十里至小磧渡石漆河踰車嶺至弓月城

又經黃草泊大漠小磧渡伊麗河一名帝帝河至碎

過思渾河盤失密城渡伊麗河一名帝帝河至碎

葉界又西行千里至碎葉城水皆北流入夷播海

上元以後吐蕃侵擾河西隴右多為竊據惟安西北庭

猶為唐守興元之初發吐蕃兵以討朱此許酬以伊西

北庭之地吐蕃至邠州陰持兩端尋會渾瑊軍破武功

大掠而去收京之後吐蕃以前約求地上欲與之李泌

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

蕃之勢使不得并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

勢孤地遠為國家守邊二十年一旦棄之與人彼必深

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吐蕃本無功何

前約之有乃止貞元中沒蕃咸通七年復歸唐尋遭五

代之亂地為雜種所據宋初尚遣使入貢所謂回鶻五

城元太祖得其地為海都分地後以畔為世祖所敗復

取其地以隸畏吾兒後又改置尚書省於別失八里以

北庭隸之明為土魯番瓦刺所分據其後土魯番衰弱

此為瓦刺之東境瓦刺者衛拉之轉也乾隆二十年既

平準噶爾屯田各城至三十一年始於紅山嘴之下創

西域考古錄 卷八

築新城

賜名迪化其南郭連接舊城即二十一年諸軍所築土

城以為駐劄之所也三十七年復於迪化城西八里築

城

賜名鞏寧為都統建牙之所城周九里有奇各門名額

皆以滿蒙漢回四體書之而迪化為州縣治事之所綠

營兵駐焉按庭州在今迪化州城東百十二里特納格

爾今阜康縣治

東南至上都五千二百七 寰宇記至長安五千二

十里 百五十六里

東南至東都六千一百三十里

西京六千八百七十六里

東南至伊州九百七十里

東至西州五百里

西南至焉耆鎮一千一百里

西至碎葉二千二百二十里

北至堅昆衛帳約四千里

東北至剋鵝衛帳約三千里

西北至突騎施三千一百八十里

天寶戶二千二百二十六戶

今州距京師八千六百里由土魯番軍臺至嘉峪關三

千三百里由巴里坤營派至嘉峪關二千八百里東北

距古城四百里又東距鎮西府巴里坤千餘里西距

西域考古錄 卷八

五

庫爾喀刺烏蘇八百餘里東北至科布多西北通塔爾

巴哈臺南阻大山西南距喀喇沙爾千三百餘里距土

魯番五百里西至伊犁千九百二十里今考之會典烏

魯木齊初設迪化寧遠二廳嗣於三十八年設立州縣

都統一員部領銀印駐鞏寧城滿營領隊大臣一員協

領六防禦二十四驍騎校二十四筆帖式二領催兵丁

三千三百七十六名喀刺烏蘇辦事大臣一員駐慶綏

城印房糧餉駝馬司員各一筆帖式共十一營務協領

一鎮總兵巡道一員駐迪化城提督一部領銀印駐迪

化城總理提標四營坎瑪納斯吉木薩喀刺烏蘇精河

鞏寧城守喀刺巴爾噶遜營及巴里坤綠營事務中軍

參將一守備千總等員十二馬步兵九百四十四名迪

化城守都司一守備千總等員十三馬步兵九百九十

四名鞏寧城守都司一千總外委四馬步兵三百四名

州境沃野千里山川瑰異泉甘草肥足資羣牧齊克達

巴以北有古碑一通言其地之險遠文字剝蝕不辨何

代所樹城西沙岡一帶下產石炭最旺城東南卽博克

達山三峯入雲崔嵬刻削初日照之雪光晃朗如銀色

西域考古錄 卷八

六

世界自是亘古不消之雪也山中露跡尤多故俗以露

山呼之今

賜名福壽之山所產野牲最肥膂而雉尤爲珍美城外

紅山嘴舊有廟屋兩椽故人呼迪化爲紅廟兒也地本

高寒自戡定以來置兵鎮列屯田設官師立郡縣生聚

既感氣候漸和商貨輻奏至於奇伎巧工優伶歌舞之

輩無所不有數十年來凡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官

室市列金銀錢貨之屬皆與內地之蘇揚同而薪米之

豐賤雖楚蜀不及也異哉變窮荒絕域爲欲界仙都是

非

大聖人鼓舞之神仁德同天地烏能如此之捷哉

昌吉縣本日寧邊屯城乾隆三十八年置縣隸迪化州

州西九十八里為唐時俱六鎮地又西九十里即呼圖

壁巡檢司治一曰景化城呼圖壁譯言有鬼也烏魯木齊提標

左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經制外委六馬

步兵九百四十三名提標右營都司一駐呼圖壁守備

一千總二把總四經制外委六馬步兵九百四十三名

阜康縣本阜康屯城一曰特納格斯三十八年置縣隸

迪化州州東百二十二里唐時為金蒲縣治即北庭都護

西域考古錄卷八

府也又西二百五十里地名吉木薩本愷安屯城設縣

丞一駐劄其地參將一員駐保惠城與縣城毗連守備

九百九名

綏來縣本康吉屯城一曰瑪納斯四十五年置縣隸迪

化州州西三百三十八里與綏寧城南北相對中設靖

遠關一名陽巴爾噶遜唐為泥落鎮泥落州地副將一

城左營都司一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經制外委四馬

步兵八百右營都司一駐綏寧城守備一千總二把總

三經制外委六馬步今考綏來縣為唐烏宰守

兵七百七十九名捉城地距泥落城七十里

按後國王治務塗谷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

城五百里即今阜康縣地唐之北庭節度使也貞觀平

高昌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浮圖即務

塗之轉音班勇傳後部有金且谷西域傳有且固城耿

恭傳有疏勒城俱當在金滿城左右也

耿恭傳承平十七年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

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渴者關寵為己校尉

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

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

時所賜公主博具贖遣子入侍恭乃發使賈金帛迎

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

師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恭乘城搏戰以毒藥矢射

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眾相謂曰漢兵神真

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有潤水可固五月乃

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城擁絕潤水恭於城中

西域考古錄卷八

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

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

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

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

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

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

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

非

大聖人鼓舞之神仁德同天地烏能如此之捷哉

昌吉縣本日寧邊屯城乾隆三十八年置縣隸迪化州

州西九十八里為唐時俱六鎮地又西九十里即呼圖

壁巡檢司治一曰景化城呼圖壁譯言有鬼也烏魯木齊提標

左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經制外委六馬

步兵九百四十三名提標右營都司一駐呼圖壁守備

一千總二把總四經制外委六馬步兵九百四十三名

阜康縣本阜康屯城一曰特納格斯三十八年置縣隸

迪化州州東百二十二里唐時為金蒲縣治即北庭都護

西域考古錄卷八

府也又西二百五十里地名吉木薩本愷安屯城設縣

丞一駐劄其地參將一員駐保惠城與縣城毗連守備

九百九名

綏來縣本康吉屯城一曰瑪納斯四十五年置縣隸迪

化州州西三百三十八里與綏寧城南北相對中設靖

遠關一名陽巴爾噶遜唐為泥落鎮泥落州地副將一

城左營都司一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經制外委四馬

步兵八百右營都司一駐綏寧城守備一千總二把總

三經制外委六馬步今考綏來縣為唐烏宰守

兵七百七十九名捉城地距泥落城七十里

按後國王治務塗谷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

恭遣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因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過大雪餘軍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進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疎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鄧集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及至洛陽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洛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胡氏曰疏勒國去西域長史所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此後部之疎勒城也鄧氏水經注誤以此為疎勒國後人踵其說而不知其謬西域開見錄復以安西之疎勒河為疎勒國故地是何異捫簡而為

唐之庭州管三縣惟金蒲與州同治蒲類縣唐書地理

西域考古錄卷八

九

志在州東北八十里當在阜康縣東迺化州東百九十二里西陲記畧巴里坤南山雍正十一年新修盤道數十折倚以關楯下臨巴爾庫勒淖爾譯言蒲類海後書耿夔傳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是漢時為匈奴南境蓋縣與海相距千二百里陳氏不考之記籍謂蒲類縣以近在蒲類海得名不知漢之蒲類國與唐之蒲類縣皆不近蒲類海者也輪臺縣唐志與通典元和志俱云州西四十二里今本寰宇記以為四百二十里蓋漢書輪臺史記作侖頭錢氏謂臺頭聲近是也顏

師古注輪臺國名渠犂臣瓚注西域胡國名蓋小國漢滅之以置屯田而輪臺前為李廣利所屠其地皆濱河填淤肥美魏收謂輪臺南三百里有大河是也按輪臺卽今之玉古爾回城與唐之輪臺縣置在今迺化州東七十里者南北相去二千里乃通典謂輪臺渠犂今皆在交河北庭界內何也顧氏方輿記要引漢書鄭吉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開以河山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則已明渠犂不在庭州乃下又引杜佑之言何其謬也今玉古爾西距庫車三百二十里為漢之輪臺而

西域考古錄卷八

十

人率言在烏魯木齊則皆因唐輪臺縣而誤焉清海軍節清海鎮府西七百里咸通七年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克西州北庭輪臺清海等處卽此沙鉢鎮本曰莫賀城庭州西四百里曰西鹽州又西六十里有莫賀城貞觀初西突厥阿史那賀魯居多羅斯水南至西州千五百里二十年内附授瓊池都督處之庭州莫賀城及後畔唐平之改爲沙鉢城守捉取沙鉢可汗名以名焉今考地志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為沙鉢城云四百里疑衆史之誤金附州漢書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復盜車師車師

自請擊破金附卽此按今吐魯番有勝金口爲金附國故址

金滿州都督府永徽五年詔以處月部置金滿州開元中升都督府

可敦城在庭州東北宋宣和六年契丹耶律大石自雲中夾山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

十八部論以興復又假道回鶻西行萬里至尋思干敗西域諸國兵回國來降又西行至起兒漫稱帝靖康

二年大石引兵東還行三十日得善地遂都之號虎思西域考古錄卷八

幹耳朶今伊犁是也詳見下第十卷中

摩那渡在庭州隋開皇三年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于摩那渡口今瑪納斯河是也

西亭碑文烏魯木齊去伊犁千九百餘里爲新疆諸路咽喉重地自版章歸附欽命大臣統屯防兵旋置糧務官司始有戶作城邑請

於此賜名迪化州治仿此厥後開營制駐眷兵復築城於此爲迪化新城今通稱二城爲漢城以鞏寧城爲滿

城云我皇上帝威德誕敷八荒在宥西域卽序南定回疆北通哈薩克一帶貢道而土爾扈特部落人等歸誠內屬又不

下數萬戶若塔爾巴哈台若烏什喀什噶爾諸回城設防增成威倚伊犁八旗駐防兵爲重乾隆三十有六年

冬皇上允廷臣請移內地駐防滿兵於烏魯木齊巴里坤與伊犁爲犄角時議烏魯木齊分駐涼莊兵三千乃別築城爲駐防所下於迪化之西北十里許曰吉越明年

壬辰予奉命以參贊大臣統軍務荒度土功爰董所司各恭乃事鳩工則奏調近邊各營鎮兵千數百名教之

版築增之廩餼而兵不疲庀材則伐木於山開冶於礦輦載以官之車馬牛而不擾迨一年城周九里三分里

之一徑三里許城內恭建萬壽亭關帝廟如制都統署一領隊副都統署一理事通判署

如額其它公廨賓館義學庫藏衢街市井悉治是役也計費帑金十萬有奇糧萬二千石奏上

命嗣後新疆工程奏銷著爲令特恩也乃錫城名曰鞏寧門曰承曦曰宜禧曰軌同曰樞正自軍機處題額備

滿漢託特回部四體書謹刊懸城之上方是時新疆底定垂二十年土地闢戶口蕃新附之民益衆自烏魯木

齊以東始改糧務官司置郡縣改巴里坤同知爲鎮西府改迪化同知爲迪化直隸州州郡各率其所屬隸兵

備道率其屬隸都統其自道以下舊治迪化者悉移治鞏寧與都統同城於是都統之任益重而鞏寧遂爲滿漢官民兵吏羣聚而持事之所轄軒之使冠帶之倫

出於其途者莫不於是觀政焉今之稱鞏寧者從其朔也城工竣於癸巳今五載矣屬欲執筆爲之記顧以部

勒公務未遑也惟抵遵聖天子命名之義曰三復焉其在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撫茲城者必將以民譽爲基址以治行爲墉垣以

訓練爲扞衛以忠信爲金湯然後可以聯三邊之門戶壯八表之規模而弼億萬年之平成於勿替也是以夙夜兢兢恒若不克副皇極敷言之萬一茲乃詳譯厥旨用自勗勉因并建城之顛末而詳悉之以告後之君子是爲記長白索諾木策凌撰文

西域考古錄卷八

十一



司徒經土地而井牧遂入辨上中下地一天有遂十夫  
有溝百夫有逾千夫有滄萬夫有川莫不因高卑之宜  
驅自然之勢以收利於水其為農計者綦詳矣厥後西  
門起鄴鄭國行泰公鑿渠李冰溉蜀皆此意也若夫  
鄭吉渠犁充國湟河班勇屯柳中常之田河源據雄邊  
而儲積時尤於水利為急康濟木薩二邑為庭州舊  
壤茂校昔屯其地平莽其土沃行最宜禾黍乃邑人因  
水利不充曠為牧野予心惜之舊歲巡閱伊吾道出是  
地爰飭邑令相度水源知阜康之陽礪山屏列峰勢出  
沒雲霧中上有天池在焉俗傳此水為蛟龍窟穴雪電  
冰封莫窮所自人有欲探其勝者至山麓輒為風雨所  
阻余聞而領之擬將親登幸律虔致癖香分其一派海  
我千頃議者多以風雨為解不知  
聖天子奄有萬方懷柔百神凡名山大川有能潤澤民  
物者必秩而祭之予承簡命出鎮北庭宣布德威周  
詢民瘼山陽有知必有以默相之振潛起蟄數解澤於  
窮荒豈降雲山出口取道而入溪流曲折山逕縈紆林木  
飭騎從自南山口取道而入溪流曲折山逕縈紆林木

西域考古錄 卷八

交蔭蔚然深秀穿岩越壑盤旋於松雲蔚鬱之間不滅  
羣叢百折也再登再憩漸就平岡聞水聲潺湲噴薄於  
斷崖之上小龍潭也潭水深碧其源勿長雖然流細力  
微亦足以沾溉近郭從此越崇嶺數層始臻絕頂見神  
池浩淼如天鏡浮空沃日蕩雲海造物之奧區也於時  
天風徐來暑雨初收曾無所謂阻人登覽者用齋宿告  
虔懇申頌禱指畫形勢刻日鳩工奮錘雲興依山鑿澗  
一落千丈飛瀑與銀河爭流更為設壩以防其墮建閘  
以過其衝宣洩隨時功成不日此其順軌之速非霧駭  
懸乎而能若是乎由是濬畎澗限除以豬以蓄以防  
以溝水利之興一本乎周禮井邑成田之制若漢唐之  
備邊則可不足論矣從此安置屯兵編排雁戶有年有  
餘有黍多稔甌脫之區化為沃壤謹繪是圖說上呈  
睿覽以仰副  
皇上撫惠邊氓無遠勿屆之至意是役也渠深七丈三  
尺視小龍潭之濬注則十倍而贏焉渠工告成凡五越  
月協領經度其事邑宰董之佐之而某且端委以告長  
民者善保厥厥成俾屯工永享萬年之樂利是所望焉爰

勒石而為之記

庫爾喀刺烏蘇

喀刺烏蘇譯言黑水也城築於乾隆三十一年

賜名慶綏周廻三里有奇東至烏魯木齊八百三十里  
有領隊大臣駐劄接黑水古黑婁國其地所產人物鳥  
獸草木無不黑色唐史補北庭西北沙陀州有黑河深  
可駕舟其水徃往泛濫蕩室廬潴原野由是西北之禾  
稼盡因地荒而不可治居民亦遠徙用避墊溺之患其  
吏於北庭者皆先備牲耐望祀於河漣然後敢視事不

西域考古錄 卷八

十四

則淫霖連月或大水激射圯城邑則里中民盡魚其族  
也開元中南陽張崧奉詔都護於北庭挈符印至境上  
且召郊迎吏詢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孽龍嗜羔特大瘡  
故往往漂浪漏水以林郡人望祀河濱焉崧曰我知之  
久矣即命展日致牢醴布几筵密召左右馳果執弓矢  
以俟於側崧率寮案班於河上戴冠簪笏盤折鞠躬俄  
頃有龍長百尺自波騰躍而出焮然升岸目煜煜火光  
射人離人數十步崧潛令發矢以俟既而遂巡及於几  
筵身驟縮小僅可丈餘尚未及食崧引滿先發於是眾

矢齊發龍勢不能施而摧龍既斃里中父老競來觀之  
歡聲震動松喜已除民害遂表而獻焉土嘉其果毅有  
為詔斷其舌函以賜松手勅褒獎至今稱為龍舌張氏  
元史耶律希亮傳希亮匿黑水沙陀中卽此又云白沙  
州北川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月冬陟雪山至  
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抵葉密里  
城宗室潛邸湯沐邑也馬納斯今綏來縣也

博克達山州東南二百里三峯入雲山巔有大龍潭周  
四十里山麓有小龍潭周十餘里土人稱為海子山南

西域考古錄

卷八

十五

七個達坂爲山之最高處路通土魯番爲軍臺孔道凡  
七上下計四十餘里按卽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縣北  
行經柳谷度金娑嶺至北庭卽此

福壽山

上所賜名也州南一里許本名霧應山每山上雲起冬  
必雪夏必雨人率以爲候今建塔於上焉

紅山城東三里山皆赤土建玉皇廟以赤土聖壁故俗  
呼州城爲紅廟子

奇刺圖魯山在州西烏爾蘇臺之南二百里按庫克河源出

此山

哈什山在慶綏城西南其山陽爲伊犁哈什河之源

烏魯木齊河本名阿勒塔齊水出南山會紅山溪北流  
入葦蕩河東爲提督所駐地西爲都統所駐之鞏寧城

相距凡七里

溫泉州東二十里泉上有亭覆之勿建龍王祠焉

昌吉河州西九十里流逕昌吉縣城之東又有洛克倫

河州西百餘里流逕昌吉縣之西昌吉河卽頭屯河與洛克倫河皆自南趨

北以夾

西域考古錄

卷八

十六

呼圖壁河州西百八十里流逕呼圖壁之東

塔西河圖古里克河俱州西二百餘里

瑪納斯河亦曰摩那河州西三百二十里流逕綏來縣

城西距縣十里水極深澗中產細鱗白魚味最鮮腴

庫爾濟勒河州東四十里又有察罕果爾河其流相合

特納格爾河州東百餘里流逕阜康縣城西

鹽池有大小二池小鹽池在州南二十里周二里許一

在昂吉爾圖淖爾臺之前周八十餘里

吉木薩河在孚遠城西流經城東至保惠城城西南十

數里有千佛洞洞口有焚刹為乾隆甲午年所建殿宇  
宏壯像設莊嚴住持僧本內地人相傳其僧久病目一  
日入山樵忽迷路目不見物遙聞有人語曰此閒泉水  
能愈疾可往洗也即聞耳畔水聲潺湲因匍匐至水邊  
掬而洗之覺清涼沁骨目已明亮因悟語者非人也方  
覓歸路歎見石洞半露形如半月窺之內有臥佛金容  
如新其餘銅像自尺許至三五寸甚夥不知何代所鑄  
也其僧感佛神應遂為僧住此募修四方檀施雲集遂  
成大刹其銅佛瓔珞七寶慈相具足曾以九尊入貢云

西域考古錄 卷八

濟爾噶爾河在慶綏城西南二十年將軍兆惠駐師於  
此又有奎屯河博爾古河皆在西南 按三河上游皆產金  
蓮花池在慶綏城西二里許一小邱阜特起如釜形中  
有池水極清冷深數丈四時不減每夏白蓮自水中挺  
出花朶稍小香氣濃郁聞遠近餘長至一二丈亦可異  
也

鹽海在精河城西北一日喀喇塔拉額可西柯淖爾  
紀昀懷陽消暑錄俞提督金鼈言嘗夜行關展戈壁  
中戈壁者碎沙亂石不生水草之地即瀚海也遙見  
一物似人非人其高幾一丈追之甚急彎弧中其會  
踏而復起再射之始仆就視乃一大蝎虎竟能人立

而行異哉 又云昌吉叛亂之時捕獲逆黨皆戮於  
迪化城西樹林中樹林綿亘數十里俗謂之樹窩前  
戊子八月也後林中有黑氣數團往來倏忽夜行者  
遇之輒迷余謂此凶悍之魄聚為妖厲猶蛇蝎雖死  
餘毒尚染於草木不足怪也凡陰邪之氣遇陽剛之  
氣則消遺數軍士於月夜伏銃擊之應手散滅又  
嘗自齋草山林中不歸早樞每至朔望祭神必味爽  
先立祠門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夫尺寸遇月引  
建其來亦不失期祭畢仍莫知所往余謂道士先引  
至祠外神其說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實見其  
由雪積緩步而來耳竟立祠門外雪中絕無人跡  
是奇矣 又曰烏魯木齊譯言好圍場也余在是地  
時有筆帖式名烏魯木齊計其命名之口在乎定西  
域前二十餘年自言初生時父夢其祖語曰爾所生  
子當名烏魯木齊併指畫其字以示覺而不省為何  
語然夢甚了了姑以名之不意今果至此意將終此  
乎後遷印房主事果卒於官計其自從征至卒始終

西域考古錄 卷八

未嘗離是地事皆前定豈不信夫烏君又言有厥蒼  
日巴拉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鐵出於  
右耳之後猶奮刀斫一賊與之俱仆後因事至孤穆  
第夢巴拉拜謁衣冠修整頗不類賤役夢中忘其已  
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往對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  
展積惡耳問何以得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為  
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  
職原有過惡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轉生如今為傳  
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校也問何往曰昌吉何事  
曰賁有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語音猶似在耳時  
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變亂之事鬼神  
蓋不敢預洩云 昌吉築城時掘土至五尺有餘得  
紅絳絲繡花女鞋一製作精緻尚未完朽余烏魯木  
齊雜詩曰築城掘土深深邪許相呼萬杵音怪事  
一齊至近亦須數十年新月花侵詠此事女子不纏足  
何以得作弓彎樣僅三寸許此必有其故今不得知  
矣 又曰烏魯木齊深山牧馬者恒見小人高尺

西域考古錄 卷八

許男女老幼一皆備遇紅柳吐花時輒折柳盤為  
竊食為人所掩則跪泣或追之仍跪泣去人稍遠  
敢遞行數步輒回顧或追之仍跪泣去人稍遠  
度不能追始驚潤越山妖蓋其巢穴棲止處終不  
形似小兒而喜戴赤非山妖蓋其巢穴棲止處終不  
因巡視牧廠會得其一腊以歸細似之其鬚眉毛髮  
與人無二知山海經所謂擇人豎然有之有極小必  
有極大列子所謂龍伯之國亦必豎然有之有極小必  
柳即檉也開花淡紅色極可愛俗名紅柳也 考紅  
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名以蓮  
耳其生必雙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林生亦不同根  
相去必一丈見其一再覓其一無不得者蓋如鬼  
絲扶苓一氣所化氣相屬也凡望見此花嚙往采之  
則獲如指以相告則縮入雪中杳無痕跡即刷雪求  
亦不可獲此花有極寒之地而性熱二氣有偏勝無偏  
或然與此花生極寒之地而性熱二氣有偏勝無偏

西域考古錄 卷八

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逕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  
見影乃鳴咽歸洞其地一射可及而瀾深崖陡無路  
可通乃使弓力強者攢射對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  
用以為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  
乘炬而入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人蹤不知昨所  
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生平所見奇事此為第一  
考太平廣記載老僧見天神追捕飛天野鳥正是一  
好女蔡所見似即其類敵又曰庫爾喀刺鳥蘇臺  
軍李印嘗隨都司劉德行山中見懸崖老松貫一矢  
莫測所由晚宿郵舍印乃言昔過是地遙見一騎飛  
馳而來疑為瑪哈沁伏深草伺之漸近則一物似人  
非人據馬上馬乃野馬也知為怪發一矢中之物  
如鐘聲化黑烟去野馬亦驚逸今此矢在樹知為木  
妖也問頃見之何不言曰射時彼原未見我彼既  
霧恐聞之或報復故寧默也其機警類多此一日塔  
爾巴哈臺押通冠滿答爾至命印接解以鐵紐又  
以鐵鍊從馬腹橫鎖其足時已病奄奄僅得一息與  
食亦不甚咽在馬上每欲倒擲下賴繫足得不墮但  
慮其死不慮其逃也至戈壁兩馬相並又作欲墮狀  
印舉手引之突挺然而起以柵擊印墮馬下即旋轡  
馳入戈壁去戈壁東北連科布多北路定邊副將軍  
所屬綿亘數百里古無人跡竟莫能追始知其病者  
偶也參將岳濟坐是獲重譴印亦長枷既而伊犁復  
捕得滿答爾蓋額魯特來降者賞賚最厚滿答爾食  
餌而出因就擒問其何來亦不疑其中我罪至重諒  
必不料我來我隨眾而來亦不疑其中我罪至重諒  
計畫良是而不虞識其項上箭鏃也以印之巧密而  
卒為術愚以滿答爾之深險而卒以詐敗日以心門  
誠不知其所窮然任智終遇其敵未有千慮而不一  
失者則定其理也 烏魯木齊野牛似常牛而高大  
千百為羣角利如矛稍其行以強壯者居前弱者  
居後自前擊之則馳突奮觸鎗砲不能禦雖百練  
卒不能成列合圍也自後掠之則絕不反顧中推一  
最巨者如羣之有王隨之入重疊磴馬又有野驃野  
落深澗羣牛俱隨之投入重疊磴馬又有野驃野  
亦作隊行而不似野牛之悍暴見人輒奔其狀真驃

西域考古錄 卷八

公促聚兵時功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揀勁卒視賊茂如也温公率之即行至紅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扼者此山口一綫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陞崖為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為守反勞為逸賊可被也温公從之及賊將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眾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門亦不易當奮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鎗必反走爾等各擊鎗聲則鎗不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鎗則鎗不鳴鎗先鳴者必手刃之俄而擊賊眾鎗聲發碎動許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為也追鎗九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鎗及我我鎗必及彼矣舉旗一揮眾始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諫而乘之賊遂殲矣

真馬也惟被以鞍勒則伏不能起然時有帶鞍花者又有蹄踏鐵者或曰山神之所乘莫測其故久而知為家畜驛馬逸入山中久而化為野物與之同羣耳驛肉肥脆可食馬則未見食之者又有野羊者即漢書西域傳所謂羴羊也食之與常羊無異又有野犛馬足觸於野牛毛草至堅鎗矢弗能入其牙銜於犛人近之輒被傷常率其族數百夜出暴不稼參額爾黑圖牽七夫入山獵與遇七夫立為所啖復厲齒向人鞭馬狂奔得免予擬極木為柵伏巨砲其中伺其出擊之或曰倘擊不中則其牙拔柵如拉朽柵中人危矣予乃止又有野駝止一峯鬻之極脆美杜浦麗人行所謂紫駝之峯出翠釜當即指此今人以雙峯之駝為八珍之一失其實矣紀昀續消夏錄曰戊子昌吉之亂先未育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日騎諸流人置酒由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適諸流人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我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温

西域考古錄 卷八

流人非其所治無所謂狗縱也疊起一時非預謀不軌無所謂失察也奉調他出身不在署無所謂守禦不堅與棄城逃遁也所劫者軍裝庫營弁所掌無所謂疎防也於理於法皆可以無死而終執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一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難為常山驍陽可矣故於其柩歸國不哭奠而於屯官之殘骸歸無焚一陌紙錢者按屯官為賊以鐵劍自踵寸寸剗至頂亂定後始掘拾之又曰田丈耕野統兵駐巴爾庫爾時即巴里坤坤字以吹唇聲讀之即庫爾非八分隸即今之楷書八分即今所謂隸也似景龍鐘銘惟土蝕所剗損田丈甚寶惜所請隸也似景龍鐘銘惟土蝕所剗損田丈甚寶惜之常以自隨歿於廣西戎幕時以授子姊婿田香谷昨歲欲製為鏡屏寄京乞余考定余付翁檢討樹培推尋銘文知為唐物予為鐫其釋文於屏跋而題三詩於屏背曰會逐塵車出玉門中唐銘字半猶存幾回反覆分明看恐有崇徽舊手痕黃鶴無由返故鄉

温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踏耳故是役以劉德首功然捷報不能屢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由烏魯木齊至昌吉南界天山無路可上北界葦湖連天無際泥深丈入者輒滅頂賊之敗也不西還據昌吉而南北橫奔悉入絕地以為惶懼迷昏也後執俘訊之皆曰驚濤之時本欲西走忽見關帝立馬雲中斷其去路故不得已而奔行冀或免也神之威靈乃及於二萬里外而國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於二萬里外蝟蜂蚰蚘黃池盜美何為哉昌吉未亂以前通判赫爾喜奉檄調至烏魯木齊核檢倉庫及聞城陷憤不欲生請於中途論以利害如其縛獻渠魁可勿勞征討如其泉鏡成羣不肯反正則必手刃其帥不與俱生温公阻之不可竟索鞬馳去直入賊中以大義再三開導賊皆曰公是好官此無與公事已至此勢不可回遂擁至路旁置之去知事不濟乃掣刀奮力殺數賊格鬥而死當時公論借之曰屯官非其所屬

空留鏡沒沙場誰知土蝕千年後又照將軍鬢上  
霜夜鏡隨錄載戚信岳公鍾琪西征時有神將得古  
鏡岳公求之不得其人遂適禍正與田丈同時同地  
疑即此鏡傳訛也按崇徽公主下嫁迴紇本僕國懷  
恩女也歐陽文忠亦有詠崇徽手痕紀公二絕頗有  
關係故錄無論岳公正人必不以一鏡陷人於罪而  
丹陽賀黃公詩亦有此詆口實流為丹青亦好奇之  
故也  
又曰烏魯木齊農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  
比閭而居住往往有自築數椽四無隣舍如杜工部詩  
所謂一家村者且人無從役地無丈量納三十畝之  
稅即可坐耕數百畝之產故深岩窮谷此類尤多有  
吉木薩軍士入山行獵望見一家門戶堅閉院中似  
有十餘馬鞍轡悉具度必瑪哈沁而圍之瑪哈沁  
見勢眾棄鍋帳突圍去眾憚其死門亦遂不追入門  
約十三四裸體懸窗櫺上解縛問之曰瑪哈沁四日  
前來父兄與門不勝即一家於縛率一日牽二人至

西域考古錄 卷八

山谿洗濯歸共鬻割炙食男婦七八人於盡矣今  
日臨行洗濯我畢將就食中一人搖手止之雖不解  
厄魯特語觀其指畫似欲支解為數段各攜於馬上  
為糧幸兵至棄去今得更生泣絮絮不止問其孤苦  
引歸營中姑使執雜役童子因言其家尚有物埋窖  
中營弁使導往發掘之則銀幣衣物甚多細詢童子  
乃知其父兄於劫盜其行劫必於驛路近山處瞭見  
一二車孤行前後十里內無援者突起殺其人即以  
車載尸入深山至不能通則合手以巨斧碎之與尸  
及僕被投於絕澗惟以馬馱貨去再至馬不能通  
則又投羈繼於絕澗縱馬任其所之共負之由鳥道  
歸計去行劫處數百里矣歸而害載一兩年乃使人  
偽為商販繞道至關展諸處賣於市故多年無覺者  
而不虞瑪哈沁之滅其門也童子以幼免連坐後亦  
牧馬墜崖死遂無遺種此事予在軍幕所經理以盜  
已死遂置不論由今思之此盜蹤跡能秘符不易緝  
乃有瑪哈沁來以報其慘殺之罪瑪哈沁食人無厭  
乃留一童子以明其召禍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偶

然也盜姓名久忘惟童子墜崖時所司牒報記名秋  
見云  
田侯松岩言幼時居易州之神石莊偶與童輩嬉戲  
馬廐中見煮豆之鍋凸起鐵泡十數於形狹而長童  
輩以石破其一中有蟲長半寸餘形如柳蠶色微紅  
惟四短足與其首皆作黑色而油然有光取出猶能  
動因一一破視一泡一蟲狀皆如一又言頭等侍衛  
常君青乾隆癸酉戌守西域卓帳南山之下山半有  
飛瀑二丈餘其泉甚甘會冬月冰結取水於河其水  
湍悍而性冷食之病人不得已仍鑿泉之水水竅  
甫通即有無數冰丸隨而涌出形皆如嫩蠶破之中  
有白蟲如蠶口與足則深紅殆所謂冰蠶者歟此與  
鐵中之蠶如蠶而不死真可謂異聞矣然天地之氣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極陽之內必伏陰極陰之內必伏  
陽八卦之對待坎以二陰包一陽離以二陽包一陰  
六十四卦之對待陽極於乾即一陰生下而為姤陰  
極於坤即一陽生下而為復其靜也伏斯歟歟斯巖  
焉其動也鬱斯蒸斯化焉至於化則生生不已矣

西域考古錄 卷八

特冲和之氣其生有常偏勝之氣其生不測冲和之  
氣無地不生偏勝之氣或生或不生耳故沸鼎炎瘳  
寒洲火中結其中皆可以生蟲惟豹古今注載火鼠生  
炎洲火中積其毛為布入火不燃今洋船多有之先  
兄晴湖蓄數尺予嘗試之又神異經載冰鼠生北海  
冰中穴冰而居嚼冰而食歲久大如象冰破即死歐  
羅巴人曾見謝梅莊前輩成鳥里雅蘇臺亦曾見之  
是獸且生於火與冰矣其事似異實則常理也按康  
熙五十四年  
聖祖嘗論大學士曰書冊所載有似乎荒謬而竟實有  
其事者如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今年鄂羅斯  
來朝云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為冰海又從前  
有書吏三人偏傳西邊異獸圖部議重罪朕從寬免  
死令其往覓是獸後將軍和里德來自單前奏云果  
有是獸曰在乳芻口在臍芻德等皆見之蒙  
古名其獸曰鄂布又有飛者名曰積布是即山海經  
之刑天無首以乳為目以臍為口也故將書吏釋還  
又神異經云北方層冰之下有鼠重千斤名為鼯鼠

西域考古錄 卷八

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即死今鄂羅斯北海地有鼠如象穴地而行見風日即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製盤櫛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為實又紀的載阿文勒公會言喀爾沁貝勒獵於深山中遇一騎飛馳至無首而以乳為目臍為口不知其為何部落者亦鄂布之類也

消夏錄云予在烏魯木齊軍吏具文牒數十紙捧筆請判曰凡客死於此者其棺歸籍例給牒否則魂不得入關以行於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余視其文鄙誕殊甚唇將軍除其例越旬日余所居牆外窺聽有聲越數日聲至窗外時月明如晝自起尋視實無一人同事觀御史成曰公所待理正雖將軍不能奪也然鬼哭實共聞盍試一給之姑問執讒惡之口儻鬼哭如故則公益有詞矣勉從其議是夜寂然又軍吏宋吉祿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蘇云見其母至俄臺軍以官牒呈啟視則哈密報吉祿之母來視子卒於途也天下事何所不有儒生論其常耳予嘗作烏魯木齊雜詩云白草颯颯接冷雲關山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牒原鬼昌黎竟未聞即記此二事也

又云方桂烏魯木齊流人子也嘗牧馬山中一馬忽逸去蹶蹶往覓隔嶺聞嘶聲甚厲尋聲至一幽谷見數物似人似獸周身鱗皴斑駁如古松髮蓬蓬如羽葆目睛突出色純白如嵌二雞卵共按馬生齒其肉牧人多攜銃自防故頑劣因升樹放銃物悉入深林去馬已半軀被咬矣後不再見不知為何物也又云巴里坤關展烏魯木齊諸山皆多狐然未聞有崇人者大抵自突厥回鶻以來即以弋獵為事今日則投荒者屯戍者開墾者出塞覓食者搜巖剔穴孤恒見劍夷不能老壽故不能久而為魅魘

余在京師傳言有飛蟲夜傷人然未見蟲徒以圖相示而已余至西域乃知所圖即闕展之八蜡蟲此蟲乘炎熾之氣而生見人飛逐以水撲之則輒而伏或騷不及為所中急嚙齒草根根傳瘡則瘡否則毒氣貫心死烏魯木齊多齒草山南關展諸屯每以官牒移販為刈穫者備此蟲云回疆風土紀云八蜡蟲新疆

西域考古錄 卷八

在在有之形類蜘蛛色褐而圓八爪微紅紫口有渠及人家多年土壁中大者如雞卵小者如核挑每大風則出穴逐風而行入人室行如飛怒則入足聳立逐人或落人身上不可觸動動則噬人最為惡毒輕則取其蟲碎之尚無大害若吐白絲於創口或噬人後走向水中呼吸則是人必死矣死必通身潰爛或用茜草搗汁敷之究之能生者百無一二也考元劉郁西使記有蟲如蜘蛛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飲葡萄酒醉吐則解金烏古孫使元行記云回紇國有惡蟲如蜘蛛齧人必號而死明史西域傳惟寶蘭城有此蟲亦不載解緣之藥南懷仁坤輿圖記亦載是蟲并圖其形色湛綠正如將熟之蠶云其毒者雖不死每年必發發必風狂若中瘵狗毒者據此數說姑安聽之云烏魯木齊牧羶一夕大風雨馬驚紀的姑安聽之云烏魯木齊牧羶一夕大風雨馬驚逸者數十匹追尋無跡七八日後乃自哈密山中出知為烏魯木齊馬者馬有火烙印故也是地距牧廠

二十餘程何以不十日即至知穹谷幽碧人迹未到之處別有捷徑矣大學士溫公遣臺軍數輩裹糧往探皆糧盡空返終不得路或曰臺軍憚伐山開路遠在近山逗留旬日詭云已往或曰臺軍憚伐山開路遠在近山移臺搬運費故諱不言或曰自哈密關展至化州人烟相接村落市廛郵傳館舍如內地又沙平如掌改而山行則路既崎嶇地亦荒僻事事皆不適故不願或曰道塗既減大半則臺軍之額驛馬之數以及一切轉運之費皆應減大半於官吏頗皆有損故陰壘其財是皆不可知然七八日得馬之事終不可解或又為之說曰失馬重司牧者以牢醴請山神驅之故馬速出非別有路然神能驅之行何不驅之返乎又辛卯春予自烏魯木齊歸至巴里坤老營中據鞍睡大霧中與眾相失誤循野馬蹄入山則哈密境矣其事與馬之出哈密者頗同

西域考古錄卷第九

伊犁惠遠城

管城八

綏定 惠遠城北三十里地名烏谷爾里

塔爾奇城 惠遠城西

北三十里 廣仁惠遠城西八十里地名烏

瞻德 察罕烏蘇一名清水河 拱宸 北百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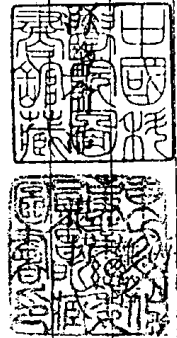
里地 名霍爾果 熙春 名巴彥岱土名盤子

斯河 有巡檢司 惠遠城 東北七十里地名 寧遠 惠遠城東南

固爾札河 同城也

西域考古錄卷九

伊犁古名伊列伊列伊麗皆一聲之轉也名始見於漢書陳湯傳曰北擊伊列西取安息通鑑注云伊列漢西域故國也近康居北祁氏西域釋地云伊犁源於庫爾喀刺烏蘇之哈什山陽其地在伊犁東北千里西北流合空格斯河逕惠遠城南又西北至哈薩喀界入於巴勒喀什淖爾淖爾者海子也東西長八百里南北百數十里海中有三山環海子三十里皆戈壁也今考之歷代史及諸圖志開元十道圖志邱長春西遊記則伊犁之河實不僅此其上源則發於今哈刺沙爾西北之納



刺特大嶺地名鹿圈泉水從地湧出如鏡如星流為昌

曼河河水東北流至庫爾喀刺烏蘇所謂黑水城也濟

爾刺開河敦木達河奎屯河博勒古河入焉河水又西

折而北合精河河水又西北流逕寧遠回城固爾札河

入焉又西北流逕惠遠城南又西逕塔爾奇城諸泉水

從北來注之又西北流空格斯河東南來入之又察罕

烏蘇阿里瑪圖河與之合從此西流分為二派東派北

流合庫庫車集河又北流入巴爾喀什淖爾其西派遶

阿勒坦鄂拉山也其南流入諾爾淖爾其北合固爾

西域考古錄卷九

板阿林圖河又北合哈什格倫河又北入巴爾喀什淖

爾考伊犁佛典謂之帝帝河自東南以趨西北橫亘

伊犁境中四五千里所滙之水圖志可名者凡九十九

條祁氏以哈什空格斯二河當之毋乃踈乎唐西突厥

十姓之地多在龜茲之北白山之西其鼠尼施處半部

為鷹娑都督府在今烏什之鷹落山唐志自弓月城過

思淖川執失密城渡伊麗河至碎葉界按執失密亦曰

拔悉密 突厥傳拔悉密臨突厥牙帳欲谷曰此衆去

北庭二百里分兵由開道先將北庭圍之 唐西突厥分

擊盡虜其男女而還蓋在今迪化州界內



兩國皆以伊麗河爲界以烏錄曷山西爲北庭雖合水北爲南庭自焉支西北七日行得南庭北八日行得北庭北庭當在今黑水城界南庭當在今康吉城界蓋哈刺沙爾與喀拉烏蘇南北相對馬行可八日也是唐時北庭都護與碎葉鎮城亦以伊犁河爲界也所指伊麗河卽今之昌曼河又可知矣至烏孫舊治赤谷城見漢書西域傳神爵中國分爲二大昆彌仍治赤谷城後魏書亦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蔥嶺中是烏孫國在西南之證今阿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當卽烏孫之赤谷城也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三

陳湯傳鄧支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又云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是蕃內地也康居境內四千餘里徐氏謂烏孫之境西自捐壽之北東迄焉耆之北旁白山之陽亘三千五百里其東則車師是與匈奴接又漢書西域傳云與諸翎侯懼去居北山中按此卽今八達坂冰嶺以東至博羅圖山卽天山以在烏孫北故曰北山此亦足見烏孫在西南之證溫宿傳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是今阿克蘇至烏孫王庭僅六百餘里也水經注水道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

國西赤沙山卽赤谷也今之鹽山是矣姑墨西北正溫宿之北後魏書溫宿在姑默西北今阿克蘇城至滴水崖二百八十里漢書龜茲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後魏書龜茲都城在白山南百七十里故然白山陽卽烏孫界水經注龜茲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唐三藏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經小積至跋祿伽國是姑墨之北山爲烏孫地卽今之拜城姑墨傳云出銅鐵雌黃今滴水崖有上下銅廠而庫車北山又名丁谷山出礪砂則赤沙山所歷絲亘矣唐志又云出安西府拓厥關渡白

西域考古錄 卷九

四

馬河四百餘里至撥換城撥換城卽姑墨故國也又西北二百里至大石城大石城卽溫宿唐又謂之溫肅州又西北經勃達嶺傍熱海行熱海者元時名亦切湯兒按白山洞穴中多溫泉熱海亦焉爾沙所蒸嚴冬不冰西北行千四百餘里至碎葉城蓋今之伊犁由善塔斯嶺西南行千五百里至冰嶺之麓是今之八達坂由西北則至昔之碎葉鎮城由東北則至今之伊犁惠遠城也撥換城在唐時最爲表著蓋自安西至碎葉疎勒于闐爲四鎮要道貞觀中阿史那社爾拔龜茲都城其王保撥換城咸亨元年吐蕃

陷撥換遂取四鎮景龍初突騎施入寇分道出安西撥  
換敗唐兵於計舒河口計舒即塔里木河通典謂之計  
戍水亦曰黃河開元六年蘇祿謀取四鎮圍撥換城十  
載高仙芝討小勃律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握瑟德城握  
瑟德即據史德城通典自撥換西南四百里至據史德  
城自據史德五百八十里至疏勒是也唐會要鑿汗那  
國首長突厥人其國人皆烏孫種顏師古注烏孫於西  
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  
其種也通典謂鑿汗那婦人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此  
西域考古錄卷九 五

本與月氏同居祁連敦煌閒烏孫為月氏所破奪其地  
人民亡走子昆莫新生傳父抱持以歸匈奴而月氏亦  
為匈奴所破西走塞地及昆莫長擊走月氏以報父怨  
月氏西徙臣大夏烏孫始居其地故烏孫有塞種有月  
氏種云是烏孫之於伊犁不過今日西南一隅即唐之  
西突厥庭西二州外亦多在西南境內也  
按西突厥代居金山今名阿爾泰山工於鐵作金山形如  
兜牟俗呼兜牟為突厥因以為號後魏及北史云西  
大常求昏於蠕蠕阿那瓌詭辱之曰爾我銀奴何敢  
然土門怒攻蠕蠕破之阿那瓌自殺遂悉有其地自  
西域考古錄卷九 六

立為可汗土門子木汗可汗代立有奇表面廣一尺  
色甚赤眼若琉璃性暴而智西破厥遠東走契丹威  
服塞外時蠕蠕主哥舒子以亡國之餘歸命西魏木  
汗請於宇文泰使人殺哥舒子以下三千餘人於  
青門外土門有弟玷厥號達頭可汗庭於焉耆以  
西域諸國皆歸之隋初木汗子阿波小可汗與大可  
汗沙鉢略有隙西奔達頭治兵相攻突厥自是分為  
西北兩部沙鉢略死弟處羅侯可汗舍阿波可汗歸  
於其後分西北兩突厥隋大業中處羅可汗始庭於  
烏孫故地立二小可汗一居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  
鷹娑山以賦城郭諸國時煬帝征吐谷渾召處羅不  
鷹娑山以賦城郭諸國至會小可汗射圍遣使求昏  
射圍者達頭之孫帝持桃竹白羽箭謂使者曰射圍  
有好心我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為昏  
宜急速如箭也射圍喜攻處羅破之處羅東奔保時  
羅漫山帝使裴矩將其母向氏左右往諭之處羅遂

入大業末射置始開土宇東至玉門西臨西海始與

北突厥為敵建廷於龜茲之三彌山弟統葉護代立

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據烏孫舊地移廷於

石國北之千泉按唐志雙湖都督府去千泉二百里西域傳素葉城四百里至千泉地延

衰可二百里南即雪山三垂平陸多泉因名為可汗遊畧旋其中羣鹿飾鈴銀可狎也

通典碎葉川長千餘里東頭有熱海西頭怛羅斯城唐

志素葉城二百里至雙河又二百里至千泉又西南二

百數十里至白水城原隰膏腴其南五十里斂赤城沃

野宜稻多蒲萄又二百里為石國蓋千泉在石國之北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七

五百里也考杜環行程記云出龜茲西北千餘里得勃

達嶺其南抵中國其北通柘枝西南至葱嶺二千里為

渴盤陁國水南流者經疎勒入中國北流者經胡中入

西海由勃達嶺度雪海春夏常雨雪西北行千餘里得

細葉川川長千里有素葉城比國也素葉即細葉亦曰

碎葉今名為圖斯庫爾河亦曰吹河又名垂河自善塔

斯嶺迤邐西南至塔什漢邊界自圖斯庫爾北岸旁吹

河西北五百餘里俱為各旗屯田折而南千餘里流出

布魯特界勃達嶺今日八達坂一日穆素爾達巴罕譯

言冰嶺也三藏西域記云凌山葱嶺北原也嶺南北長

百里東西數十里純冰結成人行其間陰滑萬狀中有

雪海惟羊腸一綫通人行路若遇風雪迷失道鮮能脫

者山有神獸非狼非狐躡其踪而進乃無差繆又有一

鷹如鵬色青白迷路者但尋其鳴聲方向前行即得

路矣營口鳥即產於此處唐之俱毗羅城即今之賽刺

木城阿悉言城即今之拜城據史德城一名握瑟德城

即今之永寧城自此渡塔勒迦河踰巴勒渾大山至特

木勒圖海子南岸此海岸沙可以熬鐵特木勒華言鐵

西域考古錄 卷九

八

圖華言有也亦產大魚長八九尺又有魚骨軟而口在

頤下莫能識者海子三垂平陸豈即千泉耶又沿岸東

行三百里為善塔斯嶺葱嶺之分支上多野葱其西北

即吹河亦曰垂河所謂碎葉水也元明事類記要稱大

雲寺尋碑記耶律文正撰尚有題名記鐫金山石壁其

地為唐碎葉城四鎮之一零駮遺甃彷彿可見有鐵鐘

一為景雲年中所鑄亦大雲寺舊物有四十八橋亦鎮

城古蹟也云云考阿勒坦鄂拉即金山在今伊犁惠遠

城西北四百里徐氏謂四十八橋在果子溝者非是果

子溝今城東百里卽塔爾奇山大軍定伊犁時由博羅山越嶺而入峻險如關路通一縱惟容一騎行爲果子溝林木茂密境極幽異特非長春湛如倡和鷓詠地耳考伊犁山川在祀典山則曰格登山卽侍衛阿玉錫等以二十二人破達瓦齊萬人降其騎六千五百處上有御製格登山紀功銘勒石山顛在城西南百里一日厄陵哈畢爾罕山乾隆二十二年兆惠等再定伊犁由此進兵山在城東北四百里一日洪郭勒鄂拉又北洪郭勒淖爾華語鈴澤也城東北三十里一日阿勒坦鄂拉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九

華語金山也在城西北四百里一日塔勒奇山大軍定伊犁由此越嶺而入一日阿布勒刺山將軍班第參贊鄂容安徇節有廟在山之東距城東二十里大川一日伊犁河曰阿里嗎圖河曰哈什河曰空格斯河曰撒瑪勒河曰車集河曰奎屯河曰賽刺木淖爾卽天池城東北二百里曰察罕烏蘇曰霍爾果斯河一在城西北城西北百二十里又有不在祀典之特木勒克河格根河哈勒奇刺河察陵河皆在西南卡倫之外爲碎葉之上游焉至是西域諸國王俱授額利發名號按額利發爲突厥官號之貴者

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唐興屢次入貢武初貢條支巨珣貞觀初獻萬釘寶鉞金帶馬五千匹後爲從父莫賀咄所弒其子肆葉護立爲下所攻走死康居國人迎立大度可汗貞觀十一年弟咥利失代立分國爲十部部授一箭以左廂五咄陸部置五噶居碎葉水東右廂五弩失畢部置五俟斤噶與俟斤突厥官之尊者居碎葉水西通稱十姓十姓者一曰處木昆二曰胡祿屋三曰攝舍提四曰突騎施五曰鼠尼施謂之五咄陸一曰阿悉結二曰哥舒三曰拔幹駱四曰阿舒盧五曰阿悉結泥謂之五弩失畢姓之下或綴以官或以名其例不一其處月處密拔失密車簿卽車鼻咽既而西部又越焉越焉通譯等部俱不在十姓之內也

西域考古錄 卷九

十

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中分其地伊列以西屬欲谷以東屬咥利失十三年其下亂作咥利失奔鑿汗那死鑿汗那元魏之破洛那居西鞞西城在黃珠河北有大城大小城百餘慶初以爲休循州漢書休循國王治鳥飛谷在葱嶺南大宛東南水經注河水西逕休循國葱嶺之西水皆西流是休循在葱嶺外也大唐西域記葱嶺者據南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池于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鐵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嶺汗那開元中助平吐火右部仙改其國爲寧遠當今西布魯特游牧地也

斯河在綏來縣城西三百二十里先是高昌與西突厥相結約有急相助故咥利失遣其葉護屯兵可汗

浮屠城浮屠城即漢車師後王廷之務塗谷訛為浮屠為麴文泰聲援至是

侯君集滅高昌可汗懼而西走葉護以城降唐詔以

為庭州即北庭都護府并置屬縣今阜康縣境即其

故地後欲谷浸強使石國吐屯擊之禽以歸殺而并

其地又滅吐火羅留子為王鎮之寇伊州又以處月

處密兵圍天山軍安西都護西州刺史郭孝恪將兵

自烏骨邀擊敗之解天山圍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

居城後以其地置金滿州沙陀州復於金萎嶺置金

後城元和郡縣志西州北至金萎嶺至北庭都

護五百里為今土魯番屬至烏魯木齊要道雍正八

年準夷襲庫舍爾嶺九年圍魯克沁四旬不下復以

西域考古錄卷九

木梯三百攻哈喇和卓十一年修巴里坤盤道數十

折箭以關橋又修托克遜土城及根忒克蓮道至哈

刺巴勒孫共長二百八里軍民莫不便之追奔至過索山降處密之衆

而歸按過索山據謝氏云即靈山也欲谷擊康居道過米國襲破之

唐西域志米國康居之分國亦名彌末距康國北百

里顯慶中以其國為南謐州所謂康居九姓皆以昭

武為虜獲甚多不以分其將執泥噉奪取之斬以徇

衆怒為胡祿屋部所攻狼狽不敢歸將赴吐火羅未

至左右盡亡去乃入可賀敦城因復取白水城以居

在石國東北二百五十里於是西部訴於唐立莫賀咄子為乙毗

射匱可汗先是欲谷時以阿史那賀魯為葉護居多

羅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多邏祿哥

娑失畢五部之衆為乙毗所迫帥所部數千帳內屬

詔處之庭州莫賀城在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其二

後滅賀魯為沙鉢羅特提十三年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以賀魯為之招集離

散部衆漸盛會太宗崩乘喪謀取西庭二州庭州刺

史駱宏義以聞遣使撫之因遣子唃運入宿衛尋遣

歸說其父擁衆西走擊破乙毗之衆併其地自號沙

鉢羅可汗建牙邪羅斯川邪羅斯川在雙河西二百

東西相距二千餘里諸家多為一地也十姓及處月處密諸部與西域

西域考古錄卷九

諸國皆歸之乃以其子為葉護是時其地東至突厥

西雷嘉海南疏勒北瀚海

按水經注葱嶺之上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一水西

逕休循國南又逕難兜國北又西逕罽賓國北又西逕

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國南與魄羅羅跋禰同注雷嘉海

董氏謂葱嶺以西水不為中國河鄭注因葱嶺之源連

類及之也今葱嶺之水西流者盤曲山中其西北入達

里岡阿鄂護者川流較近與安息入海之文不合惟考

巴達克山部落南有水出雅布塔爾西流東南合額爾

古一源又西流東南合達里木一源皆出西南葱嶺中  
三水合而西流逕科克倫回部南又西逕瞻伊斯巴余  
回城南又西逕哈扎勒巴什紅帽回部南南合一水西  
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逕布哈爾部落西南又北  
流入騰吉斯鄂謨是即雷翥海其海周圍數千里蓋其  
時安息諸國服屬於西突厥故其西境至此也又按漢  
書西域傳指毒西上葱嶺即休循難兜西至無雷北與  
休循西與大月氏接屬賓東北至難兜西北與大月氏  
接大月氏西至安息南與罽賓接安息北與康居接更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三

以酈注推之之則今之巴達克山休循爲其北境難兜  
爲其南境痕都斯坦北境爲罽賓科克倫諸部落爲大  
月氏布哈爾諸部落爲安息也西域傳大月氏都媯水  
北安息亦臨媯水其即葱嶺西流之水歟惟魏羅跋禱  
水無可考證耳  
永徽元年入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在今巴刺勒噶  
類縣元和郡縣志南至州十八里當今鞏寧城東九十里殺掠數千人二年詔  
以梁建方契苾何力爲弓月道弓月城漢伊麗河在今庫爾喀刺烏蘇西  
行軍總管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回紇五萬騎討

之略宏義上言兵本討賀魯而處月處密等亦各欲  
自免請寬處月處密等罪發其騎及乙昆之兵  
一月食急趣之大軍往兜落河上爲之景助此以夷  
狄攻豺狼也天子然其奏倭建方經畧之按馮洛河  
在鞏寧城西二百里唐  
爲馮洛鎮隸庭州都護

冬處月朱耶孤注殺使臣與賀魯相結據牢山按謝氏戎  
幕隨隸祁連山漢曰白山亦曰天山今之博克達山  
及庫舍圖嶺皆是也其橫亘南北巴里坤烏魯木齊  
在山陰哈密土魯番在山陽土魯番之靈山其南  
也亦名土番山唐書突厥謂髮爲葛索土番即葛索  
之轉亦曰過索郭孝恪邊擊突厥於烏骨迤奔至過  
索山烏骨即烏克嶺在今小南路漢之五部道也  
過索山即土番山亦名靈山山石色黑有紋如毛髮  
遠望分明狄靛語爲土番亦猶禿髮氏之爲吐蕃  
也貪汗山北有石城山亦曰赤石山又曰牢山爲今  
烏魯木齊之紅山唐書地理志亦曰賂蒲即浮屠務  
西域考古錄 卷九 四

按新舊五代史皆以沙陀爲同羅僕骨人其始祖爲拔  
野古貞觀中破突厥分同羅僕骨於北庭之積置沙陀  
府以拔野古爲都督子孫相傳數世故其後因號沙陀  
云然考之北史及隋唐諸傳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  
同羅僕骨拔野古者鐵勒諸部族之三部落也以鐵勒  
爲突厥其謠一以拔野古爲人名其謠二唐以處月地  
爲金滿州以處月世居金娑山取漢書北通後部金滿  
城以爲州名其後子孫或自稱金山沙陀今以金滿爲

沙陀其馮三唐平薛延陀鐵勒諸部內附以同羅爲龜

林僕骨爲金微拔野古爲幽陵以其酋長爲都督此貞

觀二十年事今以爲破突厥其馮四也唐考之鐵勒及

統之先匈奴高車部也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曰袁

覽葛曰僕骨曰薛延陀曰契苾羽曰都播曰骨利幹曰多

結曰阿跌曰白靄凡十五種尚有結骨俱羅勃契敝即

拔悉蜜三索咽菴即咽面鞠亦曰被諸部十五部本屬

薛延陀貞觀二十年既平延陀太宗幸靈州遣使招諭

諸部皆喜車駕至涇陽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

不事大國不能與奴等爲主自取敗死奴等各有所分

諸部大喜詔宴其使賜會長璽書九月上自涇州至靈州

天可汗子孫孫常爲天子尊奴死無所恨上爲詩序

其事曰雪恥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靈州十二月起

乾侯利發吐迷度僕骨侯利發哥濫拔延拔野古侯利

長鳥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靄皆來朝賜宴於

芳蘭殿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以迴紇部爲瀚海府僕骨

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

龜林府思結爲虛山府渾爲臯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

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

爲歸州白靄爲賓州各以其酋爲都督刺史各賜

金銀繒帛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

還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

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其開一道

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

使歲供糶平其後租賦仍請能屬文一人使爲表疏於

是北荒悉平其後諸部之官於朝而以功名顯如僕固

懷恩李光顏輩光顏本阿跌部人賜姓李氏而渾氏父

子尤忠於唐至天寶初迴紇裴羅始滅突厥而居其故

地建牙於烏德健山今之杭愛山也自至德以後中國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五

多故迴紇破有拔悉密葛邏祿二部每戰二客部常爲  
先鋒拓地愈廣東極室韋西距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  
匈奴地遂與吐蕃相抗肅宗借其兵以收兩京元和初  
入胡始以摩尼至京師摩尼者可汗與其國者也其法  
日晏食水飲茹葷屏滷酪是即回教之祖也今之天主  
教唐謂景教從波斯國及吐火羅國來蓋二教皆自唐  
之中葉始入中國當時既立天泰寺復立摩尼寺時迴  
紇請改國名曰回鶻自元和至武宗朝不數十年竟爲  
點戛斯所滅其國人至收摩尼書像焚之於道異端之  
害人國夷狄且然况中國乎然其教卒不能去蔓延中  
土迄於今千有餘年以默德那爲祖國僞造天方古史  
以實之而不知自晉以後史書所載至爲明晰又可証  
乎

永徽三年春建方等大破孤注於牢山禽斬之斬級  
九千時欲谷死於吐火羅其子自號眞珠葉護與失

西域考古錄 卷九

六

畢部擊賀魯破之五年以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

摠管討賀魯八月與哥邏祿處月二部戰破之榆幕

谷在今嶺東副摠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於

咽城未詳斬首三萬級十二月知節引軍至鷹凌川

在今鳥其地遇賊二萬騎別部鼠尼施以二萬騎繼至前

軍蘇定方帥五百騎馳擊之賊大潰追奔二十里殺

獲千五百人獲馬器械無算副摠管王文度害其功

矯稱別得旨委其節制收軍不許深入士卒跨馬被

甲結陣終日不勝疲頓馬多死定方請囚文度飛表

以聞知節不從至怛篤城當在今有羣胡歸附者文

度盡殺之分其資財獨定方不取師旋文度以矯詔

坐死知節減死免官顯慶元年以葛邏祿部分置玄

池陰山大漠三都督府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庭

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唐以爲陰山大漠元

姓葉護庭州以西諸戎畏之處烏德健山者臣於回

紇在金山北庭者徙居十姓故地盡有碎葉城怛羅

斯城遂與回紇爭強

考葛邏祿即哥邏祿唐會要踰金娑嶺即其地北與車

鼻接車鼻亦曰車簿突厥之族代爲小可汗牙於金山

西域考古錄 卷九 十七

北千里蓋即今撻拉巴哈台也唐會要稱其西有哥邏

祿北有羣戛斯是也永徽初置狼山都督府於鬱督軍

山即今阿以統其衆狼山取狼居胥語也考哥邏祿之

玄池府在綏靖城大漠即接沙陁部金附州今勝金口

也陰山在輪臺縣東今阜康縣西境見元邱長春西遊

記西突厥傳稱哥邏祿部之在烏德健山者臣於回紇

回紇建牙即在烏德健山即今喀爾喀旗內之杭愛山

蒙古語馬鞍爲杭元爲乃巒王庭太祖滅乃蠻徙都之

愛山形似之也 卽和林也距阿奈泰山千餘里爲歷來漠北諸部建牙

之所也

二年以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任

雅相副蕭嗣業瀚海都督回紇婆閩等討賀魯以阿

史那彌射與步眞爲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此指金

言定方以精騎至曳啞河賀魯與其壻胡祿屋闕噉

等二萬餘騎來拒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稍外注自以

騎陣於北虜三犯原上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

潰俘斬萬餘殺大會二百餘人賀魯輕騎奔竄渡伊

麗河溺死無算定方命嗣業婆閩趣斜羅斯川自與

西域考古錄 卷九 十六

大軍踵後會大雪二丈餘軍中請須臾定方曰今零

晦風烈虜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可及省口

兼功上策也遂晝夜蹋雪行收所過士馬至雙河與

彌射步眞合時彌射已破其據柵軍降處月諸部軍

飽氣張距虜牙二百里布陣而行徑至其牙帳賀魯

與其徒將獵掩擊之俘數萬獲器械鼓纛賀魯跳免

定方追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與子啞運將奔鼠

褥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彌寶入城且市馬城主伊溫

達干詐將酒食出迎遂拘而執之會嗣業兵至以賀



魯還西域遂平石國一名柘枝又曰緒時漢故康居

南行五百里至康國有藥殺水出石西南流入中國

謂之真珠河亦曰贊河按唐志赤山城西三十里

真珠河赤山今之鹽山去阿克蘇城六百里又石國

傳云石東南千里有柘者山四環之西千里距

利瑟那東臨素葉水出葱嶺北原色濁西北流

大磧無水草五百餘里即康也又龜茲傳云姑墨城

西三百里度石磧至凌山葱嶺北原色濁西北流

葉川即碎葉城北水亦曰碎葉川以此推碎葉川水

源於今之木嶺今烏什之胡什奇河亦出冰嶺但東

又踰嶺南行八十里至塔木台河流浩瀚皆冰山湧

出之水然皆東流入羅布淖爾惟葱嶺西界之水盤

曲嶺中匯為圖斯庫爾者當即所謂碎葉水也真珠

河當即水經之姑墨川水經云姑墨川水導姑墨西

北歷赤沙山東南流是也蓋石之南北長千里有餘

今其南境在布魯特游牧界北境入於哈薩克也大

西域考古錄卷九

唐西域記云蘇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按布擇

西狹南北長在漢時當為康居極北境焉即發罕

詔以彌射為昆陵都護押五咄陸步真為濠池都護

押五考夫畢仍據部落降者準其大小授官分授五

咄陸為都督隸北庭都護府政通典及唐會要諸府

戶口隨地畜牧今以諸書考之所謂嗚鹿乃嗚昆之

此其分地在今伊犁東北接塔拉巴哈台之沁達關

山都督府在今伊犁東北接塔拉巴哈台之沁達關

河都督府在今伊犁東北接塔拉巴哈台之沁達關

與鹽州接尚有陰山大漠輪臺金滿鹽祿五都督

焉府

四年彌射斬真珠葉護於雙河時鐵勒思結部叛疎

勃朱俱波渴盤陁三國同反攻於闐破之蘇定方討

之軍業葉水今喀利沙拉之著勒土思結保馬頭川

即著勒斯河至納刺特嶺河也

土斯川定方以精騎三千馳一日夜及之思結戰敗

懼而降龍朔二年發昆陵濠池二部兵討龜茲管

蘇海政殺彌射步真素怨彌射其謀反海政不能

斬之其部下鼠尼施拔塞幹兩部畔走追討平之

軍還至踈勒南弓月部引吐蕃兵至海政不敢戰以

軍資賂吐蕃得還按胡氏云自弓月城過思渾川度

在焉耆西北又引唐書地理志在庭州西千里踰車

嶺至弓月城又按換城即姑墨城也南臨思渾河乃

西域考古錄卷九

西北渡發換河中河距思渾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

又二十里至於闐破之胡盧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

即溫肅州又云自發換西南渡思渾河一百八十里

和平錦也又經達餘城百二十里至焉耆館又六十

里至據史德城龜茲境也一日謂頭州在赤河北岸

孤石山蔚頭城漢尉頭國也漢書西域傳尉頭國王

治尉頭谷即白山之谷南與踈勒接山道不通西至

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徑道者山徑

之道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驛程二千二百二十

里而沿烏蘭焉蘇徑路凡六百餘里殆即徑道也唐

志渡赤河經峻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蘆館又經達漫

域傳溫宿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姑墨南至於闐破

尉頭三百里今阿克蘇城距烏什城與漢書溫宿西

而西南行至阿克蘇城南有道通和闐此即馬行十

五日之道思渾河常即今之木拉特河弓月城當瀨

木拉特河或以謂瀨伊罕河者非是范氏云在焉耆

西北及在庭州西千里者特以梁建方等討賀魯爲  
弓月道行軍總管故有此臆揣觀弓月部屢攻於闐  
及疎勒與吐蕃相結可知。又按徐氏謂弓月城在  
其地在今阿克蘇東北也。喀刺烏蘇西者亦非

自彌射被害諸部離心弓月及思結咸叛定方既平

思結惟弓月頻攻於闐麟德元年詔西州與安西共

擊弓月以救於闐時步眞亦死十姓無主阿史那都

支與李遮旬者以其餘衆附吐蕃邊患愈棘咸亨元

年夏吐蕃連陷西域十八州襲龜茲撥換城以兵戍

之朝議罷四鎮以都支爲延旬都督以安集五咄陸

之衆既而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麤攻降疎勒乃詔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三

蕭嗣業徵兵討之大軍未至弓月懼與疎勒同入朝

上赦其罪遣歸上元初都支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

上以問廷臣尙書裴行儉請以便宜取之乃命行儉

往執都支與遮旬以歸以王方翼檢校安西都護討

平車鼻及咽麤諸部唐書西突厥傳及裴儉王方翼

蕃爲寇豈可復事西方今波斯王率其子方爲質於

我宜遣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禽

也從之以行儉爲冊立波斯王兼安撫大食使以肅

州刺史王方翼爲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初行儉嘗

爲西州刺史及奉使過州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

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須涼乃西上都支覘知不爲

備行儉徐召四鎮諸胡酋長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

樂今欲尋舊賞誰當從者諸胡爭請從行得萬人陽

爲咬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牙十餘  
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積  
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遮旬約以秋中拒唐猝聞軍  
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上謁遂禽之傳其契箭悉召  
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追掩遮旬并禽以  
歸因留方翼重築碎葉城立四面爲十二門皆屈曲  
作隱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羣胡競來觀之因獻方  
物至是車簿率十姓反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救之破  
虜衆於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麤與車簿  
合兵來拒戰於熱海流矢貫方翼臂以佩刀截之左  
右不及知時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簿方翼知  
之悉召其酋長會議伴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  
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  
覺旣而分遣裨將襲擊車簿咽麤大破之禽其酋長  
三百人西  
城遂定

按弓月城介在疎勒於闐之間控帶二鎮與撥換皆爲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三

西域要害通典安西都護距白山十姓突厥三百里時

方翼自碎葉鎮城引兵救弓月史稱其初次葛水時暴

漲沉玉以禱師涉而渡無一失陷者七月至葉河無舟

而冰一夕合時以爲神葛水今無考按伊麗橫亘東西

銅鉛二厥南抵厄魯特上三旗界皆河之上流秋夏水

漲率不可渡故鄂卜圖特木里克雅巴鄂爾三處卡倫

皆夏秋水漲卽撤葛河疑亦在此自此而西南渡河又

西南渡碎葉川而至熱海通典稱碎葉川東頭有熱海

是也今考寰宇記云從撥換西北二百里至大石城卽

克又西北經拔達嶺即今傍熱海西按今此路不設又

西北至碎葉城約一千四百里又從撥換正南渡思渾

河始至弓月城疑弓月城在今拜城之西北白山下即

唐之孽嶺也紀要譌以為瀕伊麗河也咽麵為鐵勒三

姓非突厥種其部在德疑海亦曰極疑海蓋以意嶺得

名其水從葱嶺流出滙於海子今伊西洱庫爾淖爾疑

即是也車簿亦稱車鼻突騎施之別種即黑姓突厥也

其部在雪海東北二部皆與跋勒鎮城接界者也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後為北突厥侵掠散亡畧盡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三

武后以彌射子元慶為昆陵都護步真子斛瑟羅為

濛池都護使撫存十姓既而元慶為酷吏所陷死惟

斛瑟羅收碎葉以西餘部六七萬眾徙居內地會西

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四鎮乃以王孝傑為武威道行

軍總管將兵擊吐蕃長壽元年冬十月孝傑大破吐

蕃復取四鎮唐書王孝傑傳孝傑初從劉審禮沒蕃

贊普兄而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得歸

久在吐蕃知其虛實至詔仍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

發兵戍之延載元年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刃西突厥

可汗倭子等於冷泉又敗之大嶺谷冷泉及大嶺谷皆在今西寧府

斬獲三萬餘人碎葉鎮鎮守大使韓思忠又破西突

厥泥孰俟斤等萬餘人萬歲通天元年吐蕃遣使請

和親太后遣曹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時唐兵新

敗於素羅汗山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求分十姓

突厥之地元振使還上言四鎮十姓吐蕃之所欲而

青海吐谷渾亦我之要地也今宜報之曰四鎮十姓

本無用於中國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

勢使不得并力東侵也今若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

谷渾諸部及青海之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

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且四

鎮十姓款附日久割而棄之非所以御四夷也聖曆

二年突騎施烏質勒遣子入見遣侍御史解琬安撫

烏質勒及十姓部落入視元年以斛瑟羅為平西軍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三

大總管鎮碎葉時阿悉結簿露叛詔田揚名與封思

業討之揚名引斛瑟羅之眾攻其城不克九月簿露

詐降誘而斬之按阿悉結為五弩失突騎施僧長烏

畢之一簿露其名也質勒本隸斛瑟羅善撫其下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

制乃徙餘部內附既入朝烏質勒悉并其地徙其帳

於碎葉城中宗初郭元振為安西大都護詣烏質勒

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帳前與語久之雪深

元振不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

葛將攻之元振入哭甚哀遂待元振如初景龍元年

春以娑葛襲温鹿都督懷德王通鑑初娑葛既代烏

闕啜忠節不服相攻擊忠節不能支金山道行軍

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行至播仙鎮經畧使周以

梯說之令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

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

厚賂宰相宗楚客請留不行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

宰相如周以梯策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為吐蕃求十

姓四鎮之地而未獲今忠節直欲為吐蕃鄉導恐四

鎮之禍自此始使吐蕃得志忠節在其掌握若破娑

葛有功請分於闐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

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又不知以

何詞拒之又阿史那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俊子及

斛瑟羅樓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會

立之以為可汗欲以招撫十姓皆不能致雖可汗舊

種終不親附况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

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楚客不從

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

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

使獻馬在京師聞共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

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

出疎勒入寇元振在疎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

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

禽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丹而殺之牛師獎與突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五

考一統志火燒城在莊浪衛南岔口堡北十六里又按

秦邊紀畧及西寧圖說俱云火燒城在岔口北鎮羌堡

東切近曹家鋪為黑番采卜藏族住牧地記畧稱其地

為莊浪控扼諸番之地有守備駐城番之羊馬犏牛羣

牛充斥道路設塘兵十二名馬十二匹較故明時裁十

之二耳攷其地北通準噶爾與大通河相距甚近渡河

卽青海諸部遊牧不能域以封疆之限也今攷之名臣

奏疏元振疏稱牛師獎以甘涼兵閒道趣鄯州吐蕃兵

未至師獎已全軍覆沒是兵未嘗至安西史稱娑葛已

陷安西以兵斷四鎮道數道入寇是師獎未至西寧卽

遇娑葛兵而敗績也顧氏方輿紀畧臆揣之而云火燒

城在龜茲城西北大謬又唐書地理志渡且末河五百

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國城也又云自焉耆西五十里過

鐵門關又西二百七十里至龍泉守捉又六十里至東

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是卽所謂僻城也

記要謂播仙城在龜茲北亦誤又謂城與計舒河俱在

龜茲界者俱謬

景雲二年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安撫使先天元年冬

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卽處月姓朱邪氏

按朱邪

孤注從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三

賀魯戰於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斬自永徽二年至此始再見其後至元和中有朱邪盡忠與于執宜見於中國始以朱邪為姓至孫又賜姓李氏開元二年二月默啜兵圍北庭

城都護郭虔瓘擊破之殺默啜子同俄特勒三月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據碎葉鎮積西節度使阿史

那獻擒斬都擔克其城降其部落二萬餘帳突厥十

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降遣散騎常侍解琬詣北

庭宣慰降者隨便宜區處是歲突騎施可汗拔葛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叛

入默啜請為鄉導以伐之默啜擊敗拔葛虜之而還

謂遮弩曰汝畔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時默啜屬

破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三姓救北庭都護湯嘉

惠與葛邏祿胡祿屋等相應安西都護呂休璟與鼠

西域考古錄 卷九

尼施等相應與十姓大首領及定邊道大總管史獻

互相救援高麗莫支離文簡默啜之婿也與跌跌都

督思秦等亦自突厥帥眾來降九姓思以郭虔瓘為

結都督磨散等來降詔悉除官遣還人詣安西討擊皆給

安西大都護兼四鎮經畧大使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

遞馱及熟食將作大匠章奏疏諫不從先是御史張

時姚崇亦以董策為不然既而卒無功

孝恭奉使還陳積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拔

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

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恭

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

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

進攻阿了達於連城躬擐甲胄督士卒急攻自己至

酉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

孝恭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

國皆遣使請降時拔葛已死其將蘓祿善綏撫十姓

歸之有眾二十萬自立為酋長遣使入見以為金方

道經畧大使四年夏拔曳固斬默啜首來獻時大武

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以其首歸之默啜北擊

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為備遇拔曳固進卒頓

質畧自柳林突出斬之以其首與郝靈荃與借詣關

懸其首於藁街拔曳固回紇同羅雷僕固五部皆來

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死國人立骨咄祿之子右賢

西域考古錄 卷九

王默赫運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也默啜自

則天世為中國忠領天下之力不能克靈荃得其首

自謂不世功宋璟為相逾年始授郎將靈荃勸哭而

死按默啜之死乃拔曳固之力靈荃因人以為功酬

以郎將賞過其實唐史以璟抑其功賞殊不然也時

鐵勒九姓降戶多處河曲并州長史王峻上言謂此

屬徒以國喪亂歸我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

曲往往不受軍州約東與兵剽畧與北虜聲聞往來

乃是畜養此屬使為開謀虜騎南牧必為內應宜徒

之內地及聞小殺立果畔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

追討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追擊大破之於黑山呼

延谷先是降戶之叛單于副都護張知連不設備與

之戰於青剛嶺為所禽至是虜敗時突騎施蘇祿部

釋之而去上以其喪師斬以徇

眾浸彊陰有窺邊之志五年五月安西副大都護湯

嘉惠奏蘇祿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撥換及大石

城已發三姓葛邏祿與阿史那獻擊之

七年春俱密王那羅延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

皆上表言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八年夏遣使賜

烏長王骨咄王俱位王冊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大

食欲誘之叛唐三國不從故襲之按烏長即烏莫即

骨咄在鑊沙之東或曰阿咄羅俱位亦曰商彌在大

雪山勃律河北地寒冬窟室三國皆近唐不在大食

西此冬突厥寇甘涼敗河西節度楊敬述掠契苾部

落而去先是王駿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

賊欲谷日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

相及惟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駿約必先至駿與張

西域考古錄卷九

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駿兵不出

拔悉密獨至通突厥牙帳不見朔方兵懼而引退毗

伽欲擊之賊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

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分兵間道先圍北

庭因縱擊大破之拔悉密趨北庭不得入遂為突厥

所虜賊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出

兵邀之大敗毘伽由是十年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

大振盡有熬噉之衆忙求救於北庭節度使張孝崧曰勃律唐之西門勃

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孝崧乃遣疏勒副使張思

禮將蕃漢步騎四千救之晝夜倍道與勃律兵合擊

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復其九城

天竺烏莫地役屬吐蕃小勃律其東少南三千里距吐

蕃贊普牙西八百里屬烏莫東南三百里大勃律正南

五百里个失密北五百里當護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

城城臨娑夷水其西山嶺有大城曰伽羅布又烏莫傳

曰東距勃律六百里考高仙芝討小勃律自安西過撥

換城入握瑟德城即據史德城今經疎勒登慈嶺涉播

密川共八百里頓特勒滿川唐書五識匿東五百里距

護密西北五百里抵俱密有大谷五首長自

為治播密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皆窟室分軍為三

疎勒趙崇毗自北谷道即五谷一也撥換賈崇確自赤佛道

西域考古錄卷九

仙芝自護密道約會於吐蕃連雲堡唐書護密北魏之

縱狹僅四五里城北臨烏訶河地當四鎮入吐火羅

道故役屬吐蕃連雲堡本護密地吐蕃築堡戍之

攻破連雲堡又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陔四十餘里行

四日南至阿弩越城城主迎降遂入小勃律都城開元

蕃奪小勃律九城阿

弩越城亦其一也

按北魏宋雲西域取經記程稱八月下旬由渴盤陁行

至九月中旬入鉢和國十月初入狀達國十一月初入

波斯國稱其國境甚狹七日用過與唐書波斯傳不合

而道里遠近迥絕或波斯在北魏尚未併有安息諸國

時國甚貧小也唐書稱商彌地大二千里東北踰山七  
百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里南北百里春夏雨雪與朱  
雲稱波斯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爲二池毒  
龍居之冬夏暴雨積雪行人艱難之言相脗合豈北魏  
之波斯卽唐之波謎羅川耶又云十一月中旬入賚彌  
國唐書稱賚彌卽商彌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常助小勃  
律爲中國候又云劫國居葱嶺中西及南距賚彌西北  
嶽達也又越底延卽縛底野西北千里至賚彌小勃律  
南爲个失密北當護密之娑勒城吐蕃常謂小勃律曰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三

我非謀个國假道攻四鎮爾又考个失密一曰伽濕彌  
羅北距小勃律五百里大唐西域記謂之婆羅吸摩補  
羅縣地四千里山周其外土沃北大雪山卽東女也唐  
書云王治撥邏勿羅布邏城與西域記同開元初來朝  
且言有國以來並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  
兵臣身與中天竺王扼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  
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考開  
元中破平朱俱波渴盤陁置葱嶺守捉所爲安西極邊  
戍共西五百里卽五識匿由此而南三百里卽護密由

護密道吐火羅入商彌過河而南卽至小勃律高仙芝  
自疎勒入葱嶺宋雲自於闐入葱嶺故微有不同个失  
密今之克什米爾諸書以爲痕都斯坦者訛也按唐書  
皮山西境有凍凌山鑿冰乃可度令其山在克什米爾  
之東北境過此卽痕都斯坦疑皮山并入克什米爾唐  
書所云在於闐西南七百里疑尚有譌文也蓋護密當  
四鎮入吐火羅孔道而小勃律又爲吐蕃入護密孔道  
此吐蕃之所欲得四鎮十姓也得四鎮十姓則與吐谷  
渾及青海合東西南北惟所欲之故肅代以後其禍益

西域考古錄 卷九

三

烈也按葉氏外譯存考渴槃陁距疏勒五百里今自喀  
今內地與八達克山分界也又大唐西域記出吐火羅  
境經尸棄尼商彌東北踰山越谷行七百里至波謎羅  
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逾十里據兩  
雪山開故寒風淩勁春夏飛雪地鹹鹵多沙石播撒不  
滋空荒無人跡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  
里據大蔥嶺內地最高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鐵悉帝  
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  
東流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已左水皆  
盤陁按大龍池今日哈刺淖爾華言黑海也魏氏以爲  
卽官軍追霍集占未至巴達克山沿海盛戰之地也其  
地爲內外交界之地蓋本朝西界約畧也  
尸棄尼卽五識匿也

西域考古錄卷第十

海鹽俞浩

伊犁惠遠城下 哈薩克部落考

塔爾巴哈臺

綏靖城

十二年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噴西節度使暹嘗因按事至突騎施饋之金受而埋之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噴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上知其清慎遂有是命先是史懷道女為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五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敢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

西域考古錄卷十

暹入朝趙願貞代為都護嬰城自守人畜積儲為所掠安西僅存聞暹入相始引退既而引吐蕃圍安西為願貞所破其明年安西兵復敗吐蕃於曲子城

二十六年突騎施酋長莫賀達干襲殺其可汗蘇祿

大蘇官都摩支立其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收餘眾

與達干相攻噴西節度使蓋嘉運以聞上命招集突

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初蘇祿攻戰所得以分諸部

蕃又各妻以女用度浸廣由是不以分晚年病風吐

手擊縮其部落又分黃姓黑姓互相乖阻都摩支初

與達干連謀既而背之立吐火仙據碎葉鎮城與黑姓可汗爾微特勒相結連兵拒唐



蓋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禽之於賀邏嶺

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營與拔汗那王潛兵入恒

羅斯城禽爾微特勒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

那王處木昆鼠尼施弓月諸部先隸蘇祿者皆帥眾

內附請徙居安西管內詔以阿史那昕為十姓可汗

達干聞之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

賞我帥諸部叛乃以為小可汗使統突騎施之眾達

干始降復以兵納史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為達干

所殺河西節度使夫蒙靈營討斬之請立黑姓骨咄

祿昆加為十姓可汗冊都摩支為三姓葉護是年突

西域考古錄卷十

厥內亂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攻殺其可汗推拔

悉密為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共攻殺突

厥所立烏蘇可汗俄而回紇葛邏祿復共攻拔悉密

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毗伽闕可汗遣使

言狀冊為懷仁可汗立牙帳於烏德健山斥地益廣

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舊統

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

各置都督每戰以二客部為先鋒

按回紇其先匈奴高車部也魏晉曰勒勒訛為鐵勒凡



十有五種九姓十一部自大秦海西唐書所稱曷薩部亦鐵勒非突厥也若骨利幹都播二部又在室韋部落之北矣回紇者十一部之一本曰袁紇亦曰烏紇曰烏護至隋曰韋紇本臣於突厥大業中處羅可汗阮殺其酋豪數百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稱俟斤突厥亡惟回紇與薛延陁最强樹牙獨樂水上後又殘破薛延陁有其地貞觀中與諸部同入朝拜其酋長吐迷度爲瀚海都督爲兄子所弑擢其子婆閏左驍衛大將軍及平賀魯收北庭討高麗有功龍朔中以燕然都督領

西域考古錄 卷十

三

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爲限大抵西北諸蕃悉隸之今之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地皆唐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六部地也至德以後回紇強盛唐以其兵復兩京自關隴失陷後伊西北庭及四鎮節度倚以禦吐蕃通貢道然虜性貪林求索無厭沙陀六千帳本與北庭相依及葛邏祿之附回紇者皆苦其虐遂附吐蕃陷北庭葛邏祿者突厥諸族居北庭西北跨僕固厥水包多但嶺東扼金山今阿爾泰山也西接車鼻部唐以爲玄池都督府卽塔爾巴谷臺也其居北庭接瀚海軍者爲

陰山都督府今之阜康縣境內唐輪臺縣地其居沙陀部南爲大漠都督府後又分置金附州今之勝金口也旣叛回紇徙居十姓突厥故地蓋有碎葉怛羅斯諸城然限於回紇朝會不能自達考烏德鞬山卽今之杭靄山鬱督軍山卽阿爾泰山也謝氏西北域記大青山之南曰歸化城城南三十里曰黑河自歸化城西北行至杭靄山皆蒙古部落東至烏朱穆秦西至大流沙古瀚海今日戈壁唐地理志中受降城五百餘里至鴨鵝泉又十里八磧是也元劉郁西使記自和林出兀孫中西

西域考古錄 卷十

四

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蹄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濶數里曰昏木輦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路相直近五百里河西注諸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礮磴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騰又西南行過孛羅城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圍錯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逕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

麻里城按和林在大漠之西因地有哈刺和林河故名  
後改轉運和林司自元世祖遷都燕京改設宣慰司大  
德中始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置總管府皇慶中改嶺  
北行省更名和寧路爲一代巨鎮自此北行三千里名  
阿只海子又五百里至謙州益蘭州再行千里至大澤  
云唐書地理志回鶻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健山南  
依盟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又正北如東過雪山  
松樺林及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幹又西十三日行  
至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行至堅昆部落有牢山劔水又

西域考古錄

卷十

五

古孫使蒙古記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赫夏國前  
七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盡西地浸下蓋地  
形如此魏氏謂過阿爾泰山者誤矣考元時有別失八  
里兀孫等處宣慰司又別失八里盜起明安敗之於忽  
闐兀孫兀孫一作和孫今巴里坤至烏里雅蘇是也龍  
骨河今喀刺烏蘇河古之黑水河王象之謂河中獲龍  
骨尋丈故以名魏氏以科布多西南五百里之烏隴布  
爾河當之以乞則里八寺爲赫薩余巴什今考烏隴布  
爾河上承赫薩爾巴什廣袤僅數十里河水東北流無

西域考古錄

卷十

六

自衍帳東北渡仙娥河二千餘里至室韋骨利幹之東  
室韋之西有鞠部落亦曰穢部落其東十五日行有俞  
折國室韋正北十日行有大漢國又北有骨師部落推  
此註知回鶻牙在今杭靄山東盟昆水今鄂爾昆河骨  
利幹及堅昆今皆入俄羅斯地常安行國風土記杭靄  
山形如馬鞍得名西北城記杭靄山逾沙嶺其北曰烏  
業烏蘇其南卽古車師後王庭又云杭靄山與賀蘭山  
南北相對烏業烏蘇與肅州相對今烏里雅蘇也阿爾  
泰山與土魯番相對中間南北相距約三千里又金烏

西注理按祁氏西陲紀畧謂北路之水在伊犁者多西  
流在塔爾巴哈臺者多東流在迪化州者多北流伊犁  
上流如昌曼哈什空吉諸河皆西北流入巴勒喀什淖  
爾其淖爾東西八百里南北百數十里惟此足以當之  
魏氏又以孛羅城北之海卽伊犁東北百餘里之賽里  
木淖爾而以阿里麻里卽今之伊犁城考褚氏西域圖  
志洪氏乾隆府廳州縣志皆以伊犁爲元之阿勒穆爾  
蓋卽阿里麻里之轉則魏氏之言似有據矣然考之耶  
律文正西游錄及烏古孫使蒙古記又似不然按西游

錄云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行

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疑冰積斷

冰為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

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也唐書

傳曰回鶻之亡其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以自給宗時大會僕固俊自北庭擊吐蕃斬向恐熱傳首京師

於是西庭二州俱恢復遣使請命於朝其後史亡其傳

然其國卒不振時以羊馬至邊互市云此回鶻五城之

所由也瀚海軍在北庭景龍初郭元振所置別石

把即別失八里之轉元有別失八里行中書省

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

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

西域考古錄 卷十 七

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考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唐

北庭都護府所管三軍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

伊吾瀚海軍在城內兵一萬二千人是也考和州遼人

一高昌唐之西州 此云伊州非是又云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城南

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

里池南地皆林檎樹陰翳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

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

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西有

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朵即西遼之都附

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云按此錄所言山

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非指今博克達山之大龍潭而

何其山麓尚有小龍池在今阜康吉木薩境內吉木薩

距北庭三百七十里錄中謂過瀚海千里者亦訛按長

春記云宿輪臺縣東陰山下即此陰山蓋本唐之陰山

都督府元初猶沿舊稱其云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亦

與今博克達山廣袤合北庭至伊犁二千里喀刺烏蘇

為適中地今慶綏城西南之喝只山為將軍圍場亦博

克達山之分餘也阿里馬城當在其左右若亦列河即

西域考古錄 卷十 八

伊麗河之轉亦即今伊犁河虎司窩魯朵又虎斯餘耳

朵之轉又據烏古孫使蒙古行記云至回紇國國之益

離城即回紇所都益離亦伊麗之轉則今之伊犁實為

西遼舊都而非阿力麻里斷無疑矣長春記中稱至阿

力麻其地出帛曰禿鹿麻徐氏謂在霍爾果斯嶺未知

何據按阿力麻里本海都分地至元五年海都叛世祖

敗之北庭追至阿力麻里海都遠遁乃班師計往反不

及五旬乃元史稱自回鶻五城西北至阿力麻里四五

千里則往反幾及萬里雖師行迅速豈有晝夜奔馳之

理惟常德西使記云過龍骨河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  
路相直五百里則龍骨河當在迪化州東南五百里所  
云西指之河或指伊犁上流之昌曼河言下言瀦爲乞  
則里八寺是因河及海非必身經特連類記之耳李維  
坡北之海董氏以蒲類海當之觀下文出關始至阿力  
麻里核之西游錄所記則董氏之言頗有依據又西使  
記云二十八日過塔刺寺蓋卽西游錄之塔刺思城孔  
氏繼涵以爲卽塔什罕似未見耶律所錄者今按葉氏  
圭綏外譯存考謂塔什罕明之達失干西使記之別石  
西域考古錄 卷十 九  
蘭常德三月初一過賽藍城三日過別石蘭四日過忽  
牽河八日過尋思干城引西游記以証之記言自塞藍  
城三日行至一城其王亦回紇也明日復歷一城又行  
二日至霍關河由浮橋渡泊於西岸其河源出東南二  
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西北注不知幾千里河  
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里又至一城得水草復經三  
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那  
米思干城大城之北西契丹之河中府也按霍關河卽  
忽牽河別石蘭卽塔什罕常德乘傳故行速長春安車

蒲輪故行遲按西域記率堵利瑟那國東臨葉河入  
沙磧絕無水草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行五百里至  
瀦林建國唐言康國也以此推之西遊記之西南亦是  
西北之訛明史沙鹿海牙城依河勢衝急有浮梁以  
濟人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有臭草熬汁曰阿魏  
其東北二百里曰達失干城小而有林木漢書康居冬  
治樂越懸地去夏治蕃內馬行七日今自霍罕至塔什  
罕里數正合霍罕明史之撒馬兒罕元之尋思干城耶  
律文正云西人謂肥爲尋思干言地土肥饒也又曰邪  
米思干城西遠之河中府也唐書謂之康國大唐西域  
記曰薩末鞞又曰瀦林建北魏書謂之悉萬斤一統志  
謂之賽馬余堪海錄亦稱三馬余丹則皆薩未建之轉  
也明時其國甚大自元設阿母河行省於此以號令諸  
國其聲教之敷久矣康熙三十六年上諭有噶爾丹會  
破回子中之撒馬爾罕則其轉爲霍罕當在康熙以後  
矣乃前人以爲卽爾賓移慈嶺南國於慈嶺北其說已  
非一日今明史亦沿其失其大者如明一統志全圖以  
西域考古錄 卷十 十  
撤馬爾罕爲漢之西霸賓縣尤爲笑來至耶律西游錄  
稱訛打刺城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考之彭文襄  
西戎地形圖訓及泰邊考畧頭亭林郡國利府書則訛  
打刺城乃在哈魯西土魯番東亦見於元太祖本紀距  
尋思干幾及七千里而云千里與元史所載阿力麻耶  
一刺謬有元一代史官無職記載疎畧明初修史諸人  
迫於時日未暇考證遂致若茫若昧遺誤不淺  
考震宇記北庭都護府西至碎葉突騎施庭三千六百  
八十里西北至突騎施三千一百八十里又考元和郡  
縣志庭州西至碎葉鎮城二千二百二十里西北去突  
騎施三千餘里今按迪化州西至伊犁一千九百餘里  
又自惠遠城西至阿勒坦西金山四百里耶律文正西

游錄云索虜城在大河南城已圯唐碎葉鎮城故墟也  
渡河百里踰山丹嶺突厥時王庭也又西三百里塔刺  
斯數百里皆平川岡嶺廻互甚得形勢川北頭有鉅麗  
大城城外皆平原可田唐時鑿道南山夾爲石牒以行  
水肺脊跨堅岸有唐節度參謀檢校刑部員外郎假緋  
魚袋太原王濟之碑西契丹盛時富庶甲他處兵後民  
逃城圯又西三百里大石山城西使記二十八日過塔  
刺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三日過別石關唐書地里志  
碎葉城北有碎葉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爲十姓可

西域考古錄 卷十

汗每立君長於此大唐西域記逾凌山四百里至大清  
池一名熱海又曰鹹海由此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  
水城又西行四百餘里二百里雙湖二百里千泉地方二百里南  
面雪山突厥可汗避暑庭又西南行三百餘里白水城  
又西南二百餘里至筵赤建國又西南二百里至石國  
西臨葉河據此推之則樂氏寰宇記里數昧勿審焉當  
以吉甫之志爲據索虜當是碎葉之轉山丹嶺卽唐志  
之羯丹山塔刺斯平川數百里卽賀魯建牙之邪羅斯  
川一聲之轉大石山卽西使記之別石蘭西游記之自

賽藍城西行五日之一城明史之達失干今之塔什罕  
西域記之奴赤建國也唐突騎施與車鼻部接蓋在西  
金山之西距碎葉城西北八百里當在今哈薩克左部  
界中按一統志及水道記塔什罕向爲三和卓分治之  
地後屬霍罕今爲布哈拉所滅此部未詳所屬矣按祁  
氏西域釋地由特木爾圖海子南岸越巴裡渾大山至  
塔裡垓河三百餘里此水西流入那林河逕安集延安  
集延明史之俺的干唐之石國西域記之赭時又名柘  
枝漢爲大宛西鄙在霍罕東北三百八十里一統志霍

西域考古錄 卷十

罕東北至塔什罕七百餘里南至葱嶺北至那林河那  
林河在葱嶺西北經流數千里西行過安集延城北又  
西行過馬爾噶喇城又西行過塞馬爾堪城北卽霍罕  
也考唐書康在那密水南與今合又曰石國西瀕素葉  
水又堵利瑟那東臨素葉水水出葱嶺北原色濁西北  
流入大磧考堵利瑟那見西域記唐書居波悉山之陰  
漢大宛之貳師城所稱東曹是也葉水卽西使記之忽  
牽河西游錄之霍闐河明史沙鹿海牙城外火站河也  
是碎葉水卽塔裡垓河矣然證之褚氏則以源出特木

爾圖之匪河卽今伊犁西界之吹河爲唐之素葉水蓋吹河經流千餘里由塔什罕西南入安集延祁氏之說恐未可據也今按七氏新疆紀畧惠遠城東十五里有培婁焉爲控俄爾鄂羅之山其下多煤其陰多鐵又東百八十里有山曰喀什廻環數百里其上多銀多野牲爲將軍圍場有城焉曰喀什回子之城惠遠城東北四百里有川曰博羅他拉駐防察哈爾兵游牧其地其北爲他哈布堪海之山溫泉出焉浴之已寒濕之疾其南有巨澤曰賽里木其神狀類青羊大角而鬣文無鬚而

西域考古錄

卷一

三

長尾見則大雨電惠遠城西北塔爾奇之山多果木又北莫懷圖之山多土蛇見馬則以頭入土尾聳立若植木馬卽腹膨然而不能行倒則入馬鼻監其腦又北爲庫庫托木之山有水產元獺歲以充貢又東北爲濟拉刺郎之山庫色木克之山產白杏多藥草冬夏溫和山多熊館舍利孫取其皮爲年貢惠遠城南多雉免距城里許卽大河源出喀什丕爾沁之山滙爲巨流卽唐伊麗河其流湍激多白魚鯊魚水獺西北流過哈薩克境入沙而伏河之南平川曠莽築八堡錫伯旗屯田焉其

東深林豐草多很多黃羊其西皆葦湖多野豕能害稼城西霍爾果斯築城焉平川四百里名曰齊七罕索倫與達虎爾兩旗分屯焉其餘如額魯特回子暨綠旗諸營環遶星臚於四郊之外不啻風雲鳥蛇之奇焉今考之欽定圖志諸書控俄爾鄂羅卽惠遠城東三十里之洪郭圖鄂博又有洪郭圖淖爾華言鈴澤也山卽以淖爾名蒙古語山曰鄂博海曰淖爾亦曰諾爾水曰烏蘇嶺曰達坂亦曰達巴罕餘皆倣此按喀什山在喀刺烏蘇慶綏城之南距伊犁千里喀什河源於此在惠遠城

西域考古錄

卷十

十四

東七百里伊犁河之上流也七氏稱百八十里誤矣博羅塔拉河距惠遠城三百里乾隆二十年大軍西討北路從烏里雅蘇西路出巴里坤俱會於博羅塔拉其地平川千里泉甘草豐東通額爾齊斯河西踰圍勒奇達坂爲南北要區形勢皆勝故阿睦爾毅內叛復據此以號召各部今爲察哈爾旗駐防之所以游牧而兼屯田其富庶甲他旗焉賽里木者長春遊記之天池西人稱之曰西方清淨海洪亮吉有淨海讚卽此廣輪可五百步澄波鏡澈深不可量有島嶼無委輪不生一物不染

一塵投以纖芥漂送上岸但見千樹之葉因風外馳四山之禽擊散東邁若有所避不容少遲其西南北三面皆雪山中波外沙儼然分界山罕他木惟松枝之竦而上者岸鮮雜卉有芝草之翠而圓者較之喀刺烏蘇之蓮花池烏什陽薩爾之柳樹泉則彼未奇而此誠靈異矣伊犁境諸水無不以伊麗河為壑而歸墟於喀什淖爾所不與者惟賽里木及特木圖兩淖爾耳他哈布即哈碧爾罕距城東北四百餘里其地有綠玉廠歲采玉以充貢溫泉亦因以得名泉水味甘芳而氣馨芬浴之

西域考古錄 卷十

五

却疾好顏色乾隆二十二年大兵討阿睦爾額內將軍兆惠以奇兵趣伊犁由閒道踰此山而入博羅川考綠玉即碧玉也吳人有西碧南碧之目有水坑山料之分南碧產滇中亦有斑點西碧產新疆如瑪納斯之清水泉又西之後溝大溝及哈碧爾罕玉生泉中為水坑上者有金脈有鸞羽斑產山嶺者無金脈斑文吳中閩閩貴西賤南自乾隆五十四年奉旨封閉禁人采買西碧之貴等之金青水碧然佳者真尤物能移情往於杭州親申家見一西碧搔頭雕琢既精而其肌理縝密光采溫潤闇然而章殆所謂秀色可食也或問視翡翠如何予謂今翠玉號稱無上妙品恐不中與之為奴人皆大笑然今日以問吳中人已知有此名目雖百金購一簪不可得也

塔爾奇之山即今惠遠城九十里之闐勒嶽大嶺大兵

自博羅川踰山之陰入伊犁今其地高峻險隘實守阨之所其西路尤隘如左擔道劣容一騎西契丹時築關於此伊犁有事此必爭之地山溝間林木蕃殖綠陰蔽芾不見日色土人呼為果子溝石榴尤多實大如升赤日酷暑中酢汁飲無異玉液瓊漿矣莫懷圖之山今惠遠城直北雅馬圖山其地產毒蛇名土蠟西人謂之土蠟馱馬腦人觸之其氣中人生大癘庫庫克漢在博羅塔拉之西北為勒布什大河經流之地北頓石勒畢什哈薩爾千察罕烏蘇諸河故所產元獮多於塔爾巴哈

西域考古錄 卷十

六

臺塔爾巴哈華言水獺也濟爾噶朗庫森木什克皆在伊犁東北喀刺烏蘇精河之閒滿地所產藥草皆中國未有人亦不能識也至若伊麗河匯諸九十九泉河之水亦非哈什丕爾沁二源其水西北流至巴勒喀什淖爾亦非入沙而伏伊犁河中小舟名曰威呼剌巨木為之首尾鏡而腹可容兩三人大者容五六人以二人盪槳迅捷若飛又有樺皮為之者容一人划行尤速又按西遊錄云自回鶻五城渡黑水河西北至庫克腦兒譯言青海子也跨河築城捷石為梁兩城劃張形同腰鼓

與阿里馬城南北相直皆西遼時巨鎮也考黑水河今自瑪納斯至喀刺烏蘇皆有此稱文正錄中不言里數未詳何地按元和郡縣志清海軍在北庭府西七百里舊名鎮城鎮天寶初置重兵於此以禦回紇奏改爲軍據此則青海卽清海西遼特襲其名而城實始於唐故城當在今喀刺烏蘇東一百八十里安集海臺大河逕臺南折而西北流其南百餘里爲霍爾果斯嶺徐氏謂阿里麻城在此嶺卽耶律錄中之南北相直也里數旣與唐時合形勢又與元時合則阿里麻城必非今日伊

西域考古錄

卷十

七

惠遠最近其四部當在今東布魯特遊牧境內盟鹿東境塔爾巴哈臺卽延東境則晶河也晶河西距托呼它二百里其南多種葦產水虎又名金虎今楚呼楚多有之按金虎鼠身而虎頭毛色如沉香性靈而悍夜伺鷺鷥鳴雁宿時鑽入翅中嚙其項須怒飛而墮隨之下而食之潛形樹林俟燦過而躍踞其兩角之介食其腦稟嗣之亦不落也似卽唐書之它戲蒙古謂荅刺卜花也生山澤中形如獺皮可爲裘能禦雨

考之唐書西突厥傳咄陸可汗庭於鐵昌山謂之北庭駿馬結骨諸國皆臣附之畢賀咄葉護立庭唯合水北東薄伊列河龜茲鄯善且未吐火羅焉支石史何穆康

西域考古錄

卷十

夫



納斯亦稱黑水但據唐書八日七日之說有此臆揣今  
焉納斯康吉城至喀刺烏燕據此則當稱東西庭不應  
約四百里與奎屯差一日行

以南北分別也今按南庭所隸諸國皆今之南路焉支  
今客

刺沙爾龜茲今庫車吐火羅今愛烏罕石國今安集延  
康今霍罕道光二十二年為布哈拉所滅史今窩什何

今科拉普穆即安國今拜里哈布哈拉五城之一唐書  
自疎勒至安國千四百里亦與今自喀什噶爾至霍罕

道里疑與射匱建牙之三彌山不甚相遠雖合水疑即  
相合

藥殺水之轉唐書西域傳石西南有藥殺水入又按唐  
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是也

書地里志度拔達嶺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之赤  
山城也又三十里度真珠河按自溫宿國今阿克蘇至  
真珠河地里志僅一百五

西域考古錄

卷十

十又西北度之驛嶺五十里度雪海又三十里至碎不  
成傍碎不水又五十里至熱海今之特木爾圖海子  
西域記之大清池也又

四十里至凍城又一百一十里至賀獵城又三十里至

葉支城出谷至碎葉川口八十里至裴羅將軍城又西

二十里至碎葉城城北有碎葉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

山為十姓可汗每立君於此據志推之所稱在雖合水

即真北當是熱海以北今巴雅什布魯特游牧之地又

珠河

按寰宇記安西都護府北至白山十姓突厥王約三百

里安西即龜茲東至焉支七百里白山當即三彌之別

名今不可考而南庭之不在綏來縣境斷可知也又考

突厥傳中所云鄯善且末久入於吐谷渾鄯善且末二  
郡隋破吐谷

渾時貞觀九年既破吐谷渾立其子慕容順為王至咸

亨初鄯善且末又為吐蕃所陷則新唐書之謬也今考

北庭之鐵曷山疑即郭孝恪傳中之渴索山欲谷先庭

鐵曷山及并畢賀咄之地必移牙帳於西以故地與處

密鐵曷之轉為渴索則有音無字不足怪也如元史耶

律希亮傳之昌八里城即西使記之乞則里八寺續綱

鑑之蔑里城即伊麗欽父之即益吉刺發里哈之即哈

西域考古錄

卷十

烈劍河之即謙河黠戛斯之即幹羅斯亦即今之鄂羅

斯此可以隅反而得之者也或謂十箭有五大斃有五

侯斤唐平賀魯之後以五大斃為六都督而五侯斤則

無之疑史有闕文而不知五侯斤之地不在碎葉鎮管

內按唐書吐蕃傳及通典武后證聖中吐蕃遣使請和

約罷四鎮求分十姓地武后遣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

與欽陵遇元振責之欽陵曰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

時附蕃或時歸漢斯皆多翻覆乞拔去鎮守使其國自

君人自守既不疑漢又不屬蕃豈不幸甚元振曰十姓

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各異曠覽古昔各自區分復  
爲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  
弱苟利乎陵曰十姓中五咄六諸部落僻近安西是與  
吐蕃頗相遼遠俟斤諸部落密近蕃境其所限者惟界  
一磧騎士騰突旬日卽可以蹂躪蕃庭爲吐蕃之巨蠹  
者惟斯一隅且烏海黃河關源深阻風土疫癘縱有謀  
夫猛將不能爲蕃患矣故陵無敢謬求西邊沙路夷漫  
縱羸兵庸將亦易以爲患故陵有此請云云據此則五  
俟斤分地在西南可知矣今按西域諸國中如拔罕那  
種對沙那柘支个失密謝廐

西域考古錄

卷十

王

大小勃律皆突厥  
俟斤所分者也伊犁形勢甲西域高山長河表裡環  
拱漢唐以來故迹未湮唐自文皇至元宗代嬪五君載  
積百祀恩威所加其漸被遠矣各部部落如突厥十箭回  
紇十一姓昭武九姓吐火羅二十七種凡有調發莫敢  
違命至於至德間大盜覆國而兩京之復雖遠如大食  
猶能發兵爲國破賊夫豈偶然而已哉  
伊犁惠遠城爲定邊將軍建牙地又設領隊大臣六員  
凡文武大小職官四百六十八員滿漢額兵一萬七千  
二百人塔爾巴哈臺參贊一員領隊大臣二員共大小

職官六十五員額兵二千人

哈薩克部落附考

祁氏西陲要畧曰向傳哈薩克爲古大宛國非也漢書  
言大宛有城郭今則隨畜徙牧俗異大宛且距伊犁西  
北伊犁爲古烏孫西北與康居接則哈薩克乃古康居  
國其部落有三曰左部曰右部曰西部其實則東中西  
耳距京師萬里又曰西哈薩克破齊玉蘇部之弩刺麗  
汗巴圖爾汗烏爾根齊部之哈雅布汗同奉表貢  
賜資如左右二部例魏氏聖武記曰哈薩克分左右三

西域考古錄

卷十

王

部左部在準噶爾西北右二部在準噶爾西皆北界俄  
羅斯東去塔爾巴哈臺南去伊犁皆千里左部曰鄂爾  
圖玉斯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環境內皆山西北境曰  
伊什河地苦寒爲其汗之夏庭廣漠蕃茂谷量牛馬哈  
薩克之有三玉茲猶準部之四衛拉特也其右部齊齊  
玉斯烏拉玉斯亦稱中部西部西部亦曰塔什漢右部  
之地東南接準部南接布魯特安集延諸部西南踰塔  
什漢西六百餘里地在葱嶺上游有哈刺庫勒卽釋典  
所謂阿耨達龍池蓋昆侖之巔也其哈刺沙河錫里洽

河之閒岡嶺綿亘北爲騰吉斯大澤尙有北部接俄羅斯境至今未通中國云瀕河兩岸有城五蓋左部遊牧爲古康居寒暑徙帳卽康居王冬居樂越厯夏居蕃內之俗而右部有城郭與康居五小王所治城合爲大宛北鄙故稱哈薩克卽大宛云椿園氏西域聞見錄云哈薩克古大宛無城郭遊牧散處多平岡漫嶺草多綠葉白根長四五寸牲畜易腓字稱君曰比哈薩克兩種其北界哈薩克又是一種未通中國人戶尤疆盛云今按哈薩克之境東自阿爾泰山西抵烏拉嶺考俄羅斯國葱嶺有西北

西域考古錄 卷十

一支直抵白海名烏拉嶺 傍裡海一帶皆其游牧地舊此部在此嶺之下故名 以爲漢之大宛康居皆未足以據也葉氏外譯存考云考今霍罕爲康居王昔日冬治越厯地至其夏治蕃內馬行七日爲今塔什罕地亦與今日至霍罕道里合按塔什罕在霍罕東北七百餘里正與漢書馬行七日之說合阿爾泰山亦曰厄爾坦華言金山按伊犁之山亦有此名故有東金西金之別神魏皆以游牧城郭爲康居大宛之分考漢陳湯之討郅支傳中明言城在都賴水上又言被甲乘城往來馳城下射城門騎步兵皆薄城下仰射城中樓上人士城外

有木城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凡言城者十餘處安得言康居無城乎至謂五小王所治五城合爲大宛北鄙其言巨謬考五小城考唐書西域傳安國屬王地石國窳匿地何國附墨地史國蕪離地火尋與鞬地卽據唐書卽安石何史火尋五國之地其略武九姓也 在今日則安爲布哈拉部落所屬之拜爾哈石爲安集延何爲科拉普元爲卜花刺耶律文正西游錄之蒲華城明爲卜花兒按科拉普在霍罕西北五史爲窩什元爲渴石明爲碣石鐵門火尋爲葛思尼在其國中距霍罕八日東北亦接哈薩克按唐書火尋東北接突厥曷薩部又按俄羅斯圖裡海東北有哈薩克族卽未通中國之西

西域考古錄 卷十

北部矣或以曷薩卽哈薩克之轉但曷薩西南直接大秦其東境所至史無明文耳夫五小城在唐爲昭武九姓之地并雜有漢之安息今日則爲霍罕布哈拉兩部落魏氏欲以塔什罕一城當之豈非臆說其所註海國圖志又以布哈拉爲大夏以百爾西亞爲安息漢書稱安息臨媽水大月氏都媽水唐西域傳作烏許河西域記作縛芻水元爲阿末河暗不河博又河暗布河阿母河元立阿母河行中若百書省以此南懷仁作阿書河今名伊西洱河是也若百爾西亞卽漢條支北魏後之波斯大食元之報達明之名後并有巴社在媽水西南數千里豈非臆說無根地遂同其名耳

遂至自相矛盾若塔什罕即明史達失干西使記之別石藍亦即西域記之斂赤建在今日爲伊犁極西邊地一統志稱爲薩木沙達吐爾占三和卓之地薩木爲哈薩克右部所置爲吐爾占所逐右部與兵問罪久不解我參贊富德徵使諭之俱釋爭內附西域水道記塔什漢舊爲舍底沙木什兩和卓分治舍底漸強與西哈薩克共攻沙木什殺之地遂入於哈薩克後爲霍罕所并考沙木什即一統志之薩木兩說互異而一稱兩人一稱三人未詳孰是今霍罕已滅於布哈拉則此部究不

西域考口錄

卷一

五

知何屬又按祁氏所稱之烏爾根齊部據一統志其城尙在賽馬爾堪之西即撒馬兒罕葉氏謂即烏拉嶺之部其入貢在乾隆二十八年魏氏與椿園氏謂未通中國亦失考也劉鳳詒回部底頁詩其自注云哈薩克有三玉茲如衛拉特之稱然統稱左右無三者之別葉氏圭續謂當以左一右二分部不當以東中西言是也如塔什罕是右部附庸一統志亦言其屬屬右部也據祁氏齊齊玉斯已有三汗其部當在北境與俄羅斯接至安集延已東皆布魯特游牧地已非哈薩克所有况慈

嶺絕頂之龍池乎龍池釋典謂之阿那婆悉多池又云阿耨達池元奘記中之波謎羅川唐書高仙芝傳中之播密川由慈嶺守捉所即渴盤陀漢時疎勒國之槃橐城故地西行即其地介在慈嶺守捉五識匿部落之闕考之圖志則守捉所爲今賽勒庫勒五識匿爲今黑斯圖濟由黑斯圖濟西南三百里至博羅爾爲唐之護密北魏時鉢和元奘記之達摩悉鐵帝其南曰娑勒城臨娑勒水渡河南五百里即小勃律也高仙芝取道護密以攻勃律蓋與陳湯討鄯支李廣利伐大宛道各不同自喀什噶爾西南

西域考古錄

卷十

五

至喀什淖爾六百餘里喀什淖爾譯言黑海子唐俱密魏氏稱大黑龍池亦謬國南臨黑河即指此但密東南五百里即今黑斯庫濟魏氏以此路爲哈薩克西部諸境殊不可解伊犁將軍歲一巡邊及收馬匹與貿易諸事皆有舊例載在會典茲不贅及

按明史西域傳乞力麻爾永樂中入貢惟獸皮鳥羽屬褐其俗喜射獵不事耕農西南旁海東北林莽溪澗多猛獸毒蟲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用鐵錢據其所載似即元史之阿力麻里西南傍海即蒲類海是明

初地未并入瓦剌也此部明史惟一見其并入準噶

爾當在明中葉耳紀昀閱微草堂雜著云和利通之

大兵投出有死安置他化州羣但呼之為小李陵云

已丑庚寅予見之已老矣言在準噶爾轉營數主皆

可牧羊大兵未至前一歲八月中句夜稜山谷望

沙磧火光西城諸部互相鈔疑為劫盜登岡眺望

乃見一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侍從秉炬前導約七

八十人俄列隊分立巨人居中向東拜意甚虔肅知

為山靈時準噶爾亂已微聞阿拉納撤納款塞請兵

事竊意此地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耶既而果然時

尚不知八月中旬為聖節歸正

後乃悟天聲震疊為遙祝萬壽云

西域考古錄 卷十



西域考古錄卷十一

喀刺沙爾 屬城

庫爾勒 布古爾

喀刺沙爾譯言黑城也舊名哈爾沙刺至京師八千六

百餘里東距嘉峪關三千八百里東北距土魯番八百

餘里東南阻戈壁西南至庫爾勒百六十里又西南至

布古爾城四百九十里又三百里至庫車城其北則珠

勒土斯河南北兩岸延袤千里水甘草茂今為土爾扈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特和碩特兩旗游牧地西北界白山山北為伊犁將軍

之圍場在焉按今喀刺沙爾在兩漢為焉耆危須尉犁

墨山四國地攷通典黑山城在焉耆東南百六十六里

今喀刺沙爾以黑山得名疑即唐之黑山城矣或以黑

山即墨山之謬此則未有明證尚俟博攷也班書焉耆

國都員渠城范書曰南河城按員渠錢氏謂即焉文之

城在開都河南岸故亦曰南河漢紀又曰河南城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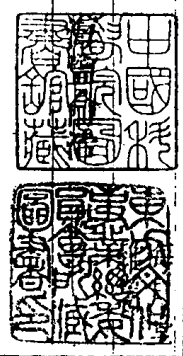
經注曰敦薨之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二源俱導西

源二水左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逕流焉耆之野屈

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為二左右

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今珠

勒都斯河為西源出喀刺沙爾西北楚里達山谷布齊



容河為東源出喀喇沙爾北和屯博克嶺下皆天山正  
餘即敦荒山也今是山迤東為嶺西府所屬當漢時匈奴  
奴蒲類王地迤西為伊犁所屬當漢時烏孫國左水無  
考以今水道證之西源二水其一為珠勒土斯河西南  
流即此注之左水一為達賴克河東流即此注之右水  
注於敦荒者即今合為開都河中本有東流分爲  
四字疑有誤今不取也今之珠勒土斯河自東來會之折  
西南流至喀爾噶圖北折東達賴克河而員渠城正  
而東流分爲二行百餘里復合爲開都河而員渠城正  
當其東所謂四水之中也范書西域傳焉耆四面有大  
山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北史言其城去海  
十里餘今考開都河南四十里有舊城雉堞猶存周圍  
九里俗曰四十里城疑即員渠城故址後魏書員渠城  
在白山南七十里隋書焉耆漢時舊國也西域記都城  
周六七里以上說皆可  
證今城之非昔城也已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焉耆爲國斗絕一隅每恃險遠抗衡中夏然未有不

破者北魏既平沮渠始通西域萬度歸之伐焉耆破

其左回尉犁二城拔之進圍南河城其王突圍走入

山遂屠其城立假王以鎮之置倉於國中以餽西域

所謂焉耆倉是也魏書眞君十一年沮渠無諱之破

倉給車師前部王上書乞援詔開焉耆

之魏末復爲挹怛所滅請王於高昌王麴嘉嘉以

次子王焉耆隋大業初焉耆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

物隋末大亂磧路久閉貢道皆由高昌及貞觀六年

突騎支入貢請開磧路太宗許之遂與高昌交惡麴  
文泰屢侵焉耆奪其五城至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

詔歸其俘及五城於焉耆十八年郭孝恪伐焉耆潛

師入其境夜遣軍浮水而度平明軍士扳堞而入遂

執突騎支及其妻子歸於朝至高宗上元初詔以焉

耆爲馬首都督府以處其部落開元中別置使於碎

葉鎮始以焉耆備四鎮之一貞元陷蕃五代後地入

於回鶻後又爲畏吾兒高昌王所據臣於西契丹元

平西域統於別失八里準噶爾強盛時以其鄂托克

沙拉斯瑪虎斯二部之衆游牧於此乾隆二十四年

助阿睦爾撒納以抗我師遂聚而戮之按珠勒土斯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故有馬首都督府之號顯慶四年蘇定方爲安撫

大使討思結俟斤破之馬頭城下都曼降是也

危須國治危須城據漢書西域傳危須國西至焉耆南

至尉犁水經注逕出焉耆之東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

東南流當喀喇沙爾東北分爲二水合開都河滙於喀

刺沙爾之南爲博斯騰淖爾東西廣三百里南北半之

所謂敦荒董氏謂以西域傳證之此注似今之喀刺沙

爾即漢危須國徐氏謂在博斯騰泊東南非是今以圖

志按之焉耆去危須百里今之喀刺沙爾尙距故焉耆

城百數十里則董氏之說猶未確也尉犁國治尉犁城

水經注敦荒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蓋在博斯騰泊

西南庫車之東漢時自龜茲至焉耆必先至尉犁

後漢書班超傳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者兵到尉犁界焉者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者國有鞬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其國相腹人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

諸言西域者皆謂今布古爾城亦曰玉古爾西鞬湖有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四

土橋爲西自東之要津舍此更無他道謂卽班超傳所謂鞬橋之險也今考前漢書西域傳焉者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尉犁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是漢時焉者至龜茲七百五十里也今之喀喇沙爾爲唐之黑山城尙在漢焉者東南百六十六里西域傳山國西北至焉者一百六十里則黑山城自黑山之爲墨山國故城頗有依據以道里之合故也自黑山城至龜茲九百十六里與今喀喇沙爾至庫車里數差合按今喀喇沙爾至庫車爲里九百六十與漢時較多四十四里則因漢之龜茲國在今庫車之南今之庫

車非漢之龜茲故城也

超傳明言焉者國有鞬橋之險橋之不在尉犁可知且尉犁與焉者相距百里耳今布古爾之距龜茲三百里其去喀喇沙爾至六百六十里之遠準之漢時道里則焉者之距布古爾應有五百里其非漢時鞬橋無足深辨按今之庫爾勒雖非漢尉犁都城亦是尉犁之地蓋危須尉犁與焉者三方犄角而尉犁國最在南故其境與鄯善且末相接按唐書地理志自沙州壽昌縣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僻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五

西經七屯城漢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故國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輿典爲鎮遏使時築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輿典所築又西經時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國城也又隋書地理志且末郡在古且末城有沮末水卽水經注所言阿耨達大水北流注卑爾海者也今之音德爾圖河疑卽且末河水道里相準但無確證耳徐氏以克勒底雅河當之考是河在今和闐東境與且末傳西通精絕二千里之說不合考當日

且末北界且末河與尉犁以河爲界至今日則俱在羅布淖爾西南大戈壁中流沙之地今昔互異無論漢時南道諸國卽唐代鎮城相去千載於論沙磧况於魏晉以上哉夫焉耆之葦橋較之布古爾之土橋別有閒道可通此其形勢亦必與今之土橋迥異葦橋者蓋編葦爲之又考鐵門當亦在尉犁國境晉書西戎傳張植未至鐵門十餘里焉耆王熙率衆要之於遮留谷植擊敗之進據尉犁

通典張駿遣沙州刺史楊暄疆理西域暄使部將張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六

植爲前鋒軍攻其國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谷爲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犁熙降於暄

按水經注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考今博斯騰淖爾南出西流仍爲開都河又西逕庫勒爾山北山東接額格爾齊山今猶以漢名相傳曰沙山在博斯騰淖爾南一百二十里則西戎傳之鐵門卽此注之鐵關谷矣謝氏戎幕隨筆云喀刺沙爾

南至沙山二百餘里東爲深谷北爲鐵門西南皆巉岩不可以上對谷爲回堡土屋銜山半裂石間有洞在崑際不可梯攀中出礪砂回人取之必於嚴冬絕崖而入喀刺沙爾北至石山一百里自噶扎馬至石城十里兩山夾河崖壁峻竦單騎徐引數步一息出山始見開都大河雷轟雪滾奇觀也今圖書集成乃以史國明湯石什西域水道記窩什在霍罕東南八日之鐵門關與尉犁唐書地理志史北去康七百餘里之鐵門關與尉犁之鐵門關混并爲一殊不可解考庫爾勒西北有所屬回莊名石城子距庫爾勒堡百六十里距喀刺沙爾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七

城西百五十里開都河南數十里疑卽焉耆故城也墨山國治墨山城漢書西域傳山國今據水經注趙氏箋補入五字顏師古謂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蓋未考水經暹臆註書致有此誤前漢書西域傳山國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水經注河水又東會敦薨之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濱城南注濱城蓋以河得名當在墨山城東按今通典爲樓蘭國故城者卽此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稱發田土所蓋樓蘭田土屯屯故城禪國名此非樓蘭國治城也西域傳鄯善國本名樓蘭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



是墨山在樓蘭西北而羅布淖爾在樓蘭之東北水經注所謂水積鄯善之東北是也今魏氏誤以闕展爲樓蘭蓋亦本之通典今喀刺沙爾東北至所屬市幹臺六百二十里又東北三百八十里至闕展今自開都河西流折南沿塔里木河東至羅布淖爾亦千餘里而樓蘭故城在羅布淖爾南三百里蓋一東北一東南漢書從鄯善至莎車隋書從鄯善於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皆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行至疏勒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漢爲北道隋爲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疆西域考古錄卷十一

者由之若漢隋之南道今在大戈壁中雖欲置驛何從置之魏氏習而不察其誤豈細哉又按布古爾亦名玉古爾徐氏謂漢輪臺故址亦非水經注東川水出龜茲東北歷赤沙積犁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川水又東南流逕於輪臺之東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又東南注大河按漢書西域傳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以水經注證此奏輪臺最在西垂史記作命頭頭臺聲近爲李廣利所屠地衝

可知捷枝通典作接枝水經注積梨卽捷枝渠犁省文蓋皆小國漢滅以置田卒烏壘之爲今布古爾城無可疑者輪臺當在布古爾西疑今三道河地距布古爾三十里是也按水經注渠犁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惟捷枝無考今西域傳烏壘下言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是鄯道元所見漢書必是東南今本奪東字也董氏水經圖說妄謂其南是其東之謬蓋始終以渠犁爲尉犁也然鄯注亦有誘尉犁作渠犁者徐氏松曰渠犁傳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鄯注敦薨水又屈而南逕西域考古錄卷十一

渠犁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水卽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犁國蓋鄯意以河卽敦薨水也證以目驗知其不然敦薨水今開都河其河不得至龜茲一也渠犁在烏壘東南敦薨水去之尙遠不得逕其國西二也龜茲東川正由渠犁東南入大河敦薨水果出渠犁西則隔於東川無由達河三也蓋敦薨所經者尉犁之西渠與尉相亂耳渠犁之西有河者指龜茲東川言今之烏恰爾薩伊河也水經注東川水逕烏壘國南又東南注大河所謂烏壘南卽渠犁西也今烏恰爾薩伊河不與大河通

而故道尚存由渠犁之西沂河可達龜茲東界酈氏所

即西域傳文按馮商等誤漢書在哀平間猶名史記至明帝時猶稱班固私作史記故酈氏又於焉蓄下引史記皆即西孔氏繼涵引戴氏而背師說謂今郵置里數

與唐書西域傳合獨與班書不合董氏取其說以今庫勒爾當尉犁國又并渠犁尉犁為一以此釋經注所謂

謬種流傳不如勿釋之為善也宋祁唐書西域傳悉本元奘西域記其所載道里最難依據又不知今之喀刺

沙爾為漢之山國唐之黑山城乃執漢書之里數準今日之郵程宜其穿鑿附會而無一合者也渠犁在漢時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僻南不當孔道故其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水經注

稱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是精絕北境以河為界過河即渠犁又西北乃至都護所治烏壘又按范書言都護

在埒婁城則都護與都尉譯長應別有城垣以處吏士如今西域回城中別為鎮城之類按今塔里木大河自

阿克蘇東合渾巴什河楚克達爾河為一河東流至沙雅爾城東南又合渭干河為一漢時渠犁當在塔里木

大河北岸精絕國則在大河南岸今則河之北岸悉為沮洳葭葦之場河之南岸則戈壁也開都河亦曰海都

土人呼為通天河大小珠勒土斯河東南流至喀刺沙

爾西門已并入海都河自漢以後咸目為海水其浩瀚可想耶律文正西遊錄載有苦蓋八普可傘巴攪等城

謂苦蓋多石榴其大如琪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孟渴中之尤物也巴攪城邊皆巴攪園故以名其花如

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苦蓋西北五百里有

訛打刺城元史作訛答刺城附庸城十數此城渠酋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考訛打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刺城在土魯番東又東南五百里於布隆吉河相近其

詳已不可考附書以俟博雅君子喀刺沙爾舊有城高一丈三尺周二百五十四丈東西門二東曰德綏西曰

撫來乾隆二十二年以其地要害設辦事大臣一章京三筆帖式三城守遊擊一把總二外委五兵二百二十

一管理屯田都司一把總二經制外委五兵百七十二管理沙克塔里屯田千總一外委一兵百三十以上綠

營兵由內地派換三十六年土爾扈特和碩特自俄羅斯來歸土爾扈特設十旗為烏納恩蘇珠克圖盟分驛

庫爾喀刺烏蘇晶河塔爾巴哈臺而以扎薩克卓里克圖汗駐之大珠勒土斯統之和碩特設四旗為巴圖色特啟勒圖盟駐之小珠勒土斯而以札薩克阿穆爾靈賈貝子領之東南界喀刺沙爾西北界伊犁之納刺特嶺東北界烏魯木齊南山西南界布古爾城海河兩岸擅帳如雲以耕以牧釋樂土焉

按唐六典永徽中始置安西大都護府考舊書郭孝

恪傳貞觀十六年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蓋滅高昌

後便置安西都護加大字則永徽中事也安西都護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府初治西州以刺史兼之州至焉耆七百一十里孝

恪破焉耆師旋西突厥處那斃使其吐屯攝焉耆文

皇怒數其使吐屯懼始返其國此與準噶爾之情形

無異也

西域考古錄卷十二

海鹽俞浩 湛持

海月堂 雜著

庫車

沙雅爾

蔥嶺以東城郭之國十數龜茲為最著自貳師將軍伐

大宛後咸震讐多遣使貢獻及田輪臺渠犂而都護治

烏壘以護南北道漢書西域傳烏壘城都尉譯長各一

渠犂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分車師

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其後曰逐王來降乃因使并護北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二

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百韃

初班超居於真疏勒及定龜茲復居之唐以龜茲為安

西大都護府四鎮之首通典安西大都護府本龜茲國

破龜茲於其地置都督府領蕃州九至顯慶三年蘇定

方平賀魯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護府分其種落列

置州縣自西州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龍朔元年吐火

雜款塞乃於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置都督刺史

凡州八十縣百一十軍府百二十六立碑吐火雜以志

之而悉隸於安西都護府東至焉耆鎮守八百餘里西

至疏勒鎮守二千五百里南至賓鎮守二千五百里北

府二千五百里南至吐蕃八百六十里又西北二百里至

千里正西至撥換城五百六十里又西北二百里至大

石城又西北經拔達嶺有熱海西北至碎葉鎮守千四

孔道古今形勢一也其城距京師九千五百五十里東至嘉峪關四千七百五十里距喀刺沙爾城九百五十里西距阿克蘇城七百五十里正南微西距所屬之沙雅爾城百六十里西北至拔達冰嶺八百餘里今之轄境東至阿爾巴特臺二百里西至河色爾臺百六十里南至博羅峽六十里北至白山二百里東西僅三百六十里南北二百六十里視唐之幅員十不得三四考之漢唐所載大唐西域記屬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其廣狹相去懸絕矣按漢書西域傳龜茲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扞彌接考且末傳南至小宛三日行西通精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二

二

絕二千里精絕傳南至戎盧四日行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扞彌傳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接西通于賓三百里渠勒傳東與戎盧北與扞彌接又考渠率西至龜茲五百八十里亦曰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是知精絕國境東西長也夫且末南有小宛精絕南有戎盧而渠勒則東接戎盧西接扞彌扞彌西距于賓三百里而且末小宛戎盧渠勒于賓南皆與精絕接十三州志精絕國帶南山西有蔥嶺餘種或虜或羌戶口甚多強則分種為豪酋是邇更相鈔暴兵長於山谷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是邇茲在漢時其南境接壤諸國遠至三四千里若今日庫

車南境自沙雅爾城外東西數千里非戈壁即沮洳場無論小宛戎盧諸國若茫若昧即唐書所載蘭城胡弩同城播仙諸鎮城均已莫可究詰自漢至今南道諸國不淪為沙磧者惟于賓一國而已宋雲使西域行程記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國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慶城從捍慶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賓國以此推之精絕已并八且末扞彌至魏正光中則且末扞彌皆入於吐谷渾史無明文無從悉其詳耳按漢書西域傳龜茲國王治延城後漢書注引作居延城班超梁慄傳又有它乾城或即居延城之轉魏書龜茲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三

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即計戍水即黃河也隋西域圖志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煙是出礪砂處唐書王居伊邏盧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大唐西域紀屈支都城周十七八里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宋史師子王常避暑北庭山中山出礪砂常有煙氣涌起至夕光燄如炬照見鳥鼠皆赤元史及大事記別失八里獨山城西其北有大山出礪砂夏秋火光照山谷間有熱海數百里番名亦切湯兒然氣候常寒六月飛霜明史亦力把力有城不居惟逐水

草居瓊帳地有白山常有煙火出礪砂采者著木屐而  
八新彊記畧庫車城北山多石洞以百十計皆出礪砂  
之處每至春夏秋洞中皆火夜望如萬點星光人不  
可近冬日極寒時大雪火息土人往取赤身而入砂產  
洞中如鍾乳形故為難得也戎幕隨筆自連城以西至  
輪臺今玉古爾至三道河皆漢時屯田處其北大山綿  
亘水經所謂赤砂山長千百里山色赤俗稱火燄山土  
產銅鐵鉛錫礪砂雖黃礪砂生崑河中如箭簇如鍾乳  
其佳者明淨如金剛鑽外國人賣之按漢書龜茲能鑄  
治粟書劉之遺傳外國深灌一口有銘云 回疆通志火  
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冶之證也

嶺山自哈喇和卓土爾番喀喇沙爾庫車迤北大山皆  
色赤如火中產礪砂常有煙霧釜涌至夕光氣熊熊無  
異燈炬祁氏西域釋地礪砂山在庫車城北百里是也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四

考魏書悅般傳其國南界有火山傍山石皆焦鑿流地  
數十里乃堅凝人取以為藥卽石流黃也又按通典云  
龜茲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如川行數里入地  
狀如饅餠甚臭服之齒髮已落者能令更生已大厲考  
悅般本單于部落為實憲所逐西走康居其不能去者  
住龜茲北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是悅般南界卽龜茲  
北山龜茲之饅餠卽悅般之流黃蓋一物而所紀不同  
考烏孫漢以後無聞北史言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徒  
蔥嶺悅般之居卽是烏孫故地而悅般亦為蠕蠕所滅

通典又以鍛汗為烏孫之裔乃龍朔初以鍛汗為悅般  
都督府何耶今以諸說推之證以今日目見則烏孫所  
都之赤谷與水經注之赤砂山圖經之火燄山似皆以  
礪砂得名今庫車所產銅鉛歲額解伊犁鑄錢其銅廠  
在托和奈臺東北山中按唐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  
至龜茲二大河者今海都河及舊時龜茲東川水也水

經注東川水出龜茲東北歷赤砂積梨南流枝水右出  
西南入龜茲城川水又東南流逕於輪臺之東今庫車  
河水皆出東北大山中由銅廠西復分三支西南流其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五

右水一支至庫車城南引以灌溉稻田又南流至博羅  
咳入渭干河者經注入龜茲城之枝水也至東川水今  
日已不會西川水按聞見錄云庫車東南十里有頽城  
一段長五六里雉堞猶存極堅固土人謂漢屯兵處董  
氏以為卽水經注之水間故城然考龜茲故城在今庫  
車南數十里據唐書地理志自安西渡白馬河至今賽  
里木城三百里今自庫車至賽里木城二百四十里足  
證漢唐城之非今日庫車城則此五六里之頽城在龜  
茲之北明矣考唐書阿史那社爾之伐龜茲破其五大

城小城七百以冊府元龜考之凡得大城五小城七十營堡數百新書并營堡計之誤以爲小城七百也五城可考者多揭城撥換城外尚有泥師一城餘二城無考此類城或是渠犁故城但無確證耳按永建三年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士卒與班勇擊焉耆朗先期至爵離關考釋氏西域記龜茲國之南山上有寺曰雀離雀離關當以寺得名晉書云龜茲城有三重城中佛寺塔廟以千計西域之重佛自漢魏已如此其見於法顯記中者尚可徵也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二

六

考龜茲在西漢時以尚烏孫公主女故數入朝賜印綬及車騎鼓吹歸國時輒效漢家儀出入撞鐘鼓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至成哀時往來不絕漢待之亦親建武時莎車王賢滅其國以其子爲龜茲王又立其貴人駟鞬爲烏壘王後皆爲龜茲人所殺永平中王建爲匈奴所立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國人兜題爲王建初三年班超請連諸國以伐龜茲謂以夷狄攻夷狄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及超破莎車敗月氏之明年龜茲降乃

脇廢其王而立舊侍子白霸延平元年西域叛攻任尚於疏勒詔副校尉梁慍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慍未至而尚已得解徵還以段禧爲都護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慍以爲不可固乃謫說白霸許之慍旣入遣將急迎禧博而龜茲吏人叛其王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攻王城慍等出戰大破之乘勝追擊斬首萬餘獲生口數千人駝馬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延光三年班勇出屯柳中龜茲王英率姑墨溫宿二王詣勇降因發其兵破降車師西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二

七

域遂平晉太康中遣子人侍呂光之伐西域其王白純發兵距境討平之萬度歸平焉耆移兵擊之大獲駝馬而還唐初役屬於西突厥郭孝恪之伐焉耆以兵來援敗之貞觀二十一年月食昂上以月食修刑昂爲胡星分遣阿史那社爾爲昆邱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以伐龜茲遂破平之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兼統于寘疏勒碎葉三鎮旋爲吐蕃所陷長壽中王孝傑破吐蕃收復四鎮以鐵騎三萬鎮之有政績者田揚名郭元振張孝松杜暹蓋嘉運諸人皆

以都護鎮安西者貞元中陷於吐蕃大中以後吐蕃  
覆滅安西復內附自是大盜作而唐祚亦傾安西爲  
盟末所據宋爲師子王國元平西域統於別失八里  
立行尚書省於別失八里兼管畏吾兒城子軍路事  
又立別失八里兀孫等處宣慰司凡管城子二十四  
城各置達魯花赤兼勸農事至元中盜起別失八里  
詔明安以兵討平之後以舊龜茲溫宿于寘諸城分  
封瀾端明爲亦力把力永樂中與撒馬兒罕諸國皆  
遣使入貢至 國初順治數入貢或以土爾番酋署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

八

名或葉爾羌酋署名然表猶稱元太祖之裔康熙中  
始爲準噶爾所破滅使諸昂吉攝守而督賄於和卓  
木和卓木者其上世本天方國人奉其教來蔥嶺以  
東諸部咸信奉猶蒙古之于刺麻也至是元裔諸酋  
已爲準噶爾所殘因諸部人皆奉和卓木爲教主故  
準夷假以集事然其人戶皆蒙古種亦有回紇吐番  
突厥達旦諸雜種而獨無天方人

沙雅爾城東北至庫車城百六十里隸庫車大臣管轄  
城在渭干大河開東南北三面濱河地暑濕宜稻瓜果

梨尤佳城外沮洳多葭葦檉柳其南卽沙山出虎狐狸  
舍利孫銅鉛硝黃夏多蟲如南方水鄉豹腳狀牛馬被  
鬮至咆哮流血人避重帷中始免僻南不當道人亦惟  
魯生女獨妍麗美於他處西南通和闐八日行有間道  
可至西藏然多戈壁無水草夏秋尤不能行康熙中準  
噶爾以數千銳卒由沙雅爾取道襲西藏不能達而返  
犯瘴厲死者十之七八乃遷怒於沙雅爾回子屠戮無  
餘類諸圖志皆不知沙雅爾於漢唐爲何城按水經注  
西川枝水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水間有故城蓋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二

九

屯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考西川水今合并於大  
河無入東川者準之今日地望疑沙雅爾城卽道元之  
水閉城雖年代邈隔形勢猶可髣髴也西川水董氏以  
今拜河二源水  
當之恐未確說 考庫車漢城當在今渭干河北岸頗據  
要害不似今庫車之無險可設也西域釋地丁谷山在  
庫車城北有古寺多唐碑浮屠高數十丈聞見錄有大  
小佛洞佛像及唐鑄藏經於洞口壁上按戎幕隨筆云  
丁谷山千佛洞白衣洞卽唐書所謂阿耨田山山勢自  
西北迤邐趨東南天山所分一大幹也白衣洞有奇篆

十餘剝落不可識洞高廣如夏屋屋隅有泉流出洞中石壁上鐫白衣大士像相好端正衣帶當風如吳道子筆洞左復有一洞如曲室深窈不可窮前臨斷崖見西南諸峯無名而秀異者甚衆西日照之雪光耀晃不能久視上下山谷佛洞以百數皆元人所鑿佛像亦刺麻所爲醜怪百出不堪腐目壁鐫楷書輪廻經一部字甚拙亦元時物或指唐人刻者謬也考白山以西北唐爲突騎施沙雁州界東爲鷹娑都督府地皆隸於安西府者白山西北勢極赫且如崇墉堅壘開合雲氣中自石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二

十

浮屠至千佛洞可五六十里東南斬崖一帶橫亘如城城上復疊兩重城漸隘至頂下層望上層呼之可應然陡絕不可登須遶出山背盤道紆迴幾十里乃得到有潭水畝許不涸不盈唐時有關隘以防禦突騎施塔下舊有兩截碑文字可辨者三之一唐開元三年安西都護呂休璟爲監察御史張孝嵩平阿了達干紀功碑也孝嵩以奉使至憤吐蕃之跋扈念拔汗那之式微以便宜徵兵戎落出安西數千里身當矢石俘斬酋夷故碑中多以常惠陳湯比之今僕以大將軍之命奉使至此

其有媿於古人多矣拔汗那者漢烏孫之裔也詳見唐書張孝嵩傳中按謝公以雍正丙午戌烏里雅蘇臺時連歲有事於準夷謝以乾隆元年召起諸籍十載西陲人以比劉安世稱爲鐵漢乃踪跡所至不虞鐵誅尤必窮高極深盡其奇勝其胸襟爲何等真奇人也

拔汗那或曰鏗罕北魏之破洛那也唐以爲寧遠州東去疎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二千餘里今考徐氏西域水道記幹罕在塞勒庫勒西北五日程塞勒庫勒居蔥嶺之脊唐守提所舊渴槃陀地也去疏勒五百里西五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二

十一

百里卽拔汗那蘇對沙那唐之東曹明之沙鹿海牙今日他勒合施東距瓦漢五百里瓦漢卽幹罕也石國今之安集延明史曰西北至瓦漢五百餘里以上皆與北史道里合至大唐西域記云赭支東南千餘里至怖捍則以元爽所言道里咸非翔實不足爲據也乾隆二十四年富將軍追逆曾霍集占敝八達克山會長擒賊進軍屯瓦漢以待之瓦漢卽捍罕之轉也友人葉孝廉子佩所著外譯存考辨證尤詳明亦以拔汗那爲今之捍罕因附之於此以質博雅君子



庫車額設辦事大臣一員章京二員筆帖式二員綠營  
游擊一千總一把總二外委三由內地派撥更換綠營  
兵三百名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十三

西域考古錄卷十三

海鹽俞浩 湛持

海月堂 雜著

烏什

阿克蘇

拜城 賽里木

乾隆二十九年春二月烏什人殺其辦事大臣蘇成及  
伯克公哈密回曾阿布都拉以畔伊犁將軍明瑞討平  
之更築新城 詔賜名永寧城焉城在白山之麓準噶  
爾時最著名名之曰圖爾滿猶言都會也聞見錄作今  
土爾蕃誤今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曰烏什言峰勢峻絕也至京師一萬五百里東距嘉峪

關五千七百餘里西南至喀什噶爾二千二百二十里

沿烏蘭烏蘇運路行凡六百餘里西陲要畧自烏什西  
經樹窩子草地由薩

爾巴噶什布魯特游牧行約七百餘里自伊犁西南及

阿克蘇烏什西北一帶為東布魯特諸部游牧自阿克

蘇由南而西一千四百餘里至葉爾羌自葉爾羌西北

五百九十里至喀什噶爾中有英吉沙爾城西南烏魯

克卡倫距拔達克山部落一千七百餘里喀什噶爾所

屬卡倫以外為西布魯特游牧外通安集延霍罕諸部  
也 按漢書西域傳尉頭國王治尉頭谷謂白山之谷  
也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疏勒都白山  
南故以為阻西至捐毒千三

百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尉

頭有城郭而事收放俗近烏孫故也唐書地理志自撥  
換西南渡恩渾河百八十里有濟濁館故和平鋪也經  
故達餘城百二十里至謁者館又六十里至據史德城  
藹茲境也一曰鬱頭州尉鬱字形因近而誤在赤河北岸孤石山  
渡赤河經歧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蘆館又經達漫城百  
四十里至疏勒鎮是唐時烏什至喀什噶爾四百八十  
里赤河來自疏勒西北葛邏嶺至城西分流合於城東  
北流入據史德城界疏勒赤河即烏蘭烏蘇蒙古語赤  
水也西域釋地烏蘭烏蘇有兩源出布魯特境流入喀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二

琅圭卡倫之北合爲一南流始名烏蘭烏蘇逕城西南  
注雅滿雅爾河按水經注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  
暨於溫宿之南右合枝水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  
川水注之水道記曰烏蘭河雅滿雅爾河合爲喀什噶  
爾河即水經注之北河聽雜阿布河澤布勒善河合爲  
葉爾羌河即水經注之南河尉頭在溫宿之西其中大  
山餘巨故與疏勒山道不通今固勒札巴什諸山是也  
喀什噶爾河東流逕葉爾羌北又東流逕烏什南漢書  
西域傳溫宿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姑墨南至于闐馬

行十五日今阿克蘇距滴水崖里數畧同自阿克蘇城  
南渡河循和闐河有道通和闐城即馬行十五日之道  
唐書地理志自撥換城南而東逕崑岡渡赤河又西南  
經神仙渡離陽城鹽泊又南經疎樹九百三十里至于  
闐今喀什噶爾河東流自烏什南逕阿克蘇南又東南  
即與葉爾羌來之南河會通爲塔里木河竄宇記安西  
正南與于闐城守捉相當並與漢書及今地理合水經  
注北河枝水上承北河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又東逕  
莎車國南又東逕溫宿國南于此枝河右入北河今喀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三

什噶爾河東流逕巴爾楚克城南入烏什南界別無枝  
流河北近大山以經注言之當自喀什噶爾城南分枝  
水北流又東隨山麓東行逕巴爾楚克城諸地至烏什  
南界合爲一古今或有變遷也水經注又曰姑墨川水  
導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流  
右注北河唐書地理志撥換城西右撥換水即姑墨川  
水今烏什河出烏什西山逕烏什城北東會阿克蘇河  
今阿克蘇河出西北大山者有扎什河胡馬拉克河湯  
訥忽克河及渾巴什河俱東南流經阿克蘇城東匯爲

楚克達里河以入塔里木河城東北之阿爾巴特河即經注之姑墨川唐書之撥換河惟不入大河流至哈刺珠勒滾之南入沙而伏見之水道記者其遷徙未可執一以概也烏什之瑚什奇河與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俱爲唐之赤河而兩地異稱祁氏之西域釋地又與通志及水道記歧誤未知孰是據史德城唐書高仙芝傳作握瑟德城一聲之轉也通典自撥換至據史德城四百里與今合漢書西域傳溫宿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疏勒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是溫宿疏勒東西相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四

距千里溫宿國西至尉頭三百里今自阿克蘇至烏什驛程二百里凡三軍今自阿克蘇取烏什閒道至喀什噶爾約千里而弱按高仙芝分軍討小勃律自握瑟德趨踈勒蓋亦由閒道也

阿克蘇譯言白水也爲古溫宿國漢紀以爲次大國在今日亦西域一大城也至京師一萬三百里東距嘉峪關五千五百里東二百七十里曰滴水厓爲漢姑墨國地地出銅今有銅廠在滴水厓及溫巴什其西七八十里曰阿爾巴特軍臺唐撥換城故址也撥換城南望祁

連西連蔥嶺控四鎮之咽喉當突騎施之衝要在唐時西域有事必爭之所也寰宇記安西都護府西至撥換城五百六十里與通典同唐書地理志自安西出拓厥關渡白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毘羅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俱毘羅今阿克蘇東四百九十里之賽里木城其西五十里則拜城也二城在唐時蓋龜茲七十城之二城賽里木譯言清淨拜譯言富厚也二城雖當孔道然處雪山之下土堦而寒所收惟二麥樹藝不蕃故風氣淳良無它處同部惡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五

習按今驛程自庫車至滴水厓謂即唐小石城與通典唐志皆不合徐氏謂城郭有遷移郵置有更易故道里亦有今昔之異按會要顯慶中平賀魯裂其地以處諸部授以都督刺史統以昆陵濛池二汗而隸於安西大都護自撥換城以北西至踈勒鎮爲鷹娑都督分地今烏什有鷹落山即娑落一聲之轉猶之梨山鹽泊雙湖蒲延皆以境內地名名之也又於安西設關戍守取開拓突厥之意以防禦突騎施與地廣記拓厥關在昆河水上有鐵騎五千戍之其西五十里爲白馬渡路通瀚

海軍白山南有銅鐵廠軍民雜聚為冶鑄之所關城兩山壁立中峽深百十丈水流其中日夜有聲人行北山頭俯視骨悸魂搖過大龍峪千佛洞踰嶺至突騎施沙雁州西至撥換城由北山口二百里關距安西府百里據此推之唐拓厥關故址當在今庫車城東托和隲軍臺之北昆河當即今庫車東之庫克訥克嶺水龜茲故城當在今庫車城南四十里考拜城以北為舊烏孫境烏孫都赤谷當在今烏什北山蓋赤谷為赤沙山之谷山雖綿亘以唐志證之在烏什無疑唐書地理志溫肅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六

州西北三十里至粟樓烽又四十里度拔達嶺度嶺不以下文五十里頓多城下即接烏孫所治赤山城疑頓多城句下有闕文又五十里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漢書西域傳溫宿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今自州西北至赤山城僅百二十里嶺即長不能至五百里此唐志有脫訛必矣下又曰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唐書西域傳石國西南有藥殺水流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又拔汗那居西韃城在真珠河之北石國今安集延拔罕那今捍罕喀什噶爾去安集延五百里去捍汗則千里唐志赤河自疎勒西北葛邏

嶺來疑質河即赤河之轉今蔥嶺自喀什善山折而東至阿克蘇以北為木素爾達巴罕譯言冰嶺也惟一繩通人行中有雪海若遇風雪迷失道路鮮有免者乾隆二十年準噶爾酋達瓦齊自格登山西踰庫魯克嶺至烏什今俗訛為貢谷魯克山道光七年那彥成奏報自惠遠城至烏什計千三百里俱有水草中隔數河人馬可渡較冰嶺一路險易懸殊惟中有七程屬布魯特游牧未便置驛是以久經封禁寰宇記經拔達嶺傍熱海西又西北至碎葉鎮千四百里準其地望惠遠城與碎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七

葉鎮東西相直道里相等拔達乃冰嶺總名唐書所謂蔥嶺北原故拔達克山部落亦因居蔥嶺而名漢書西域傳姑墨出銅鐵雌黃今與阿克蘇產銅最盛設上下廠錢局鑄一當五錢以給各城之用又出黃礪沙道家謂之黃芽唐書地理志撥換城南臨思渾河西北渡撥換河中河距思渾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後書班超傳姑墨有石城此小石城即姑墨國都城矣西陲要畧伊善塔斯大嶺蔥嶺北嶺也自嶺西行三百餘里至特木爾圖語爾譯言鐵海子以水中沙可熬鐵也由海子南岸行越巴里渾大山三百里至塔里喀河渡河溯流向東南越大山可至烏什按此所云大山當即庫魯克嶺

也烏什城南五里及羊塞榭臺俱有神泉出柳樹中清  
 列異它泉又阿克蘇北山石洞出溫泉浴之已瘡疾  
 山焉俗名八達坂為適葉爾羌西蔽要道其冰一日  
 數折亦終古莫解高擗層霄下絕九地能分軫陰陽  
 回轉日月過此取者必以子夜人馬半道亦輒聞天  
 傾地裂之聲或竟有陷人無開者開合既條執窺神  
 奇呼吸未周已判人鬼每星郵羽傲取道於斯雖益  
 行蝻步蛇枉魚孽咸震慄失形回皇董魄然舍此以  
 往別無他道若天風不鳴月魄晃朗涉其巔者又輒  
 聞百丈以下絃管絲竹嘈囂並舉聆其清聲絕白子  
 夜或以為流漸沙石上下搏擊其幽咽吞吐響或類  
 斯亦卒莫究其奇矣至宿頓者必日撥回戶二十餘  
 冰接冰梯以通過客余偶隨將軍至此既訝其霧異  
 又莫測其幽隱爰為之贊曰陰陽靈晦倏爾萬變飛  
 仙失足亦墜無開冰梢燦曰波未閃電清冷夜聆奇  
 鬼畫見危茲達坂高乃百盤南馳于廣北走大  
 宛海海隆隆地軸半折煽煽燦燦天宇五色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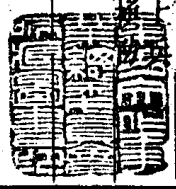
紀文達濼陽消夏錄曰烏什回部將叛時城西有高  
 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將暮輒見巨人立墓上面洞  
 一尺翹首向東若有所望叛黨殄滅後乃不復見或  
 曰是知劫運將臨待收其子孫之魂也或曰東望者  
 示有兵自東來早為備也或曰回部為西域向東者  
 面內也示子孫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為烏什將  
 滅之妖孽則無疑也

烏什辦事大臣一員印房章京一員筆帖式二員  
 四員額外委從九未入流職銜六員糧餉局章京一員  
 筆帖式五員從九未入流職銜三員卡倫侍衛六員滿營佐領一員  
 驍騎校二員兵二百十三名內帖寫城守營都司守備  
 千總各一把總三經制外委七額外外委二兵六百七

十名屯田參將一守備二千總二把總一兵二百五十  
 名以上兵  
 昔換防

阿克蘇辦事大臣一員糧餉局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  
 三員滿營佐領防禦驍騎校各一員兵六十名綠營游  
 擊一千總二把總二經制外委二兵二百六十五名內  
 稻穀兵管理銅廠遊擊把總各一經制外委二兵二百  
 九十八名管理錢局把總二兵六十名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三



西域考古錄卷十四

海鹽俞浩

葉爾羌屬城九

哈拉噶里克 托古斯堪 三珠 英格奇盤

塔克 庫庫雅爾巴什里克 和什拉布

巴里楚克 賽潤羅

和闐屬城五

哈刺哈什 玉龍哈什 車塔 克里雅 塔克

西域以葱嶺為西屏葱嶺之東南北名城相望有若對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待葉爾羌為古莎車國至京師萬三百里至嘉峪關六

千五百里東由臺路距阿克蘇千三百里東南距和闐

七百餘里西南大山即古蔥嶺卡倫外為西布魯特遊

牧通拔達克山部落東南有逕通烏斯藏西北距哈什

哈爾五百里北阻湖灘戈壁南卡倫外亦西布魯特遊

牧逼近喀什噶爾境尤寬廣葉爾羌蒙古語謂土宇寬

廣也後書班超傳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

不比敦煌鄯善閒也今西四城較東四城尤為富庶亦

其證也漢書西域傳疏勒南至莎車莎車西至疏勒水



經注北河枝水又東逕莎車國更證之西域圖經莎車

故城在今葉爾羌北境其在北河之北當今葉爾羌所

屬之巴里楚克諸地其境則南有葉爾羌地故疏勒傳

云南至莎車也至若所併諸國如無雷漢書西域傳無

在西北與捐毒接蓋在蔥嶺上當今西布魯特部落之南

河在當口應傷山東南流正逕無雷之北故水經注

云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也按無雷東北至蒲犁五百

四十里聞見錄以葉爾羌為屬賓新疆紀畧又以為大

食其支不足辨乃和琳以葉爾羌境為無雷國近焉

後乃時有雷聲以依耐漢書西域傳依耐國北至疏勒

為怪則可笑矣依耐漢書西域傳依耐國北至疏勒

東北益在無雷蒲犁二國。按依耐東北至莎車在依耐

適中當今英吉沙爾南界。車五百四十里。蒲犁漢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西域傳蒲犁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攷子合云西接蒲

犁北接莎車此云東至蓋東北也五百當從莎車傳作

七百也再證之水經注東逕依耐北又東逕蒲犁北當

在今英吉沙爾葉爾羌之間分流之水當自此東流至

葉爾羌合葉西夜子合諸國西與蒲犁接唐之朱俱

波烏鍛皆當在今葉爾羌襟帶之間元之鴉兒看城水

驛亦今葉爾羌地漢書西域傳蒲犁依耐無雷皆西夜

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隨逐水草往來而

合也又云自子合南行四日入葱嶺山魏書西域傳渠  
沙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伽藍記宋雲自于闐入  
朱俱波國人民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麩不立屠殺食  
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同文字與婆羅門同其國疆  
界可五日行通新唐書西域傳朱俱波漢子台國也并  
有西夜蒲卒依耐得若四種直于闐西千里葱嶺北三  
百里西距渴盤陀北九百里屬踈勒南三千里女國也  
開元中破平其國并滅渴盤陀置葱嶺守捉所於兩國  
間為極西邊境焉子合之為朱俱波史無明文當在神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龜以前也漢書西域傳于闐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皮  
山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于闐至莎車七百二十里  
莎車西至踈勒五百六十里皆與今驛程合考子合東  
與皮山西南與烏秣接屬賓則東至烏秣西南與烏弋  
山離接是由皮山至屬賓必先經子合與烏秣而子合  
在皮山之西故皮山西北通莎車也魏書西域傳蒲山  
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今由克什米爾至痕都斯坦必  
度一冰山人畜須土人牽負險害甚於拔達嶺或即此  
凍凌山而三里字疑有脫譌也漢書言子合出玉石唐

書云烏鍛國出青白蠶三種玉莎車傳云有鐵山出青  
玉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劄閭氏乃命劄閭氏供養六  
師之人於鐵山之下天子祭鐵山御覽以為即莎車之  
鐵山也按今米勒岱山出青玉當即古之鐵山也按米  
山與葱嶺相連西南之山回語呼為塔爾塔什達巴罕  
明一統志亦有此稱山分二支一向東南達和闐境為  
南祁連山之祖脉一向西北達喀什噶爾境為北祁水  
連山之祖脉所謂三十六國西限葱嶺即此山是也  
經注河水重源有三一源出捐毒之國葱嶺之上河水  
潛發其嶺分為二水葱嶺即天山西南之正幹漢書西  
今自西布魯特部落西南至喀什噶爾之西葉爾羌之  
西南博洛爾拔達克山鄂克善諸部落皆在葱嶺之開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西域傳捐毒國東至踈勒南與葱嶺屬西上葱嶺則休  
循也是捐毒當今西布魯特地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  
東為河源今葱嶺西界之水滙為圖斯庫爾及伊西洱  
庫爾其西北則入達里岡鄂謨而拔達克山以南之  
水西北流至布哈爾部西布魯特西南直接蔥嶺東山  
曰伊斯克里克水曰赫色爾西山曰吉布察克水曰哈  
喇庫爾二水南流瀦為哈拉庫爾庫爾者譯言池東出  
為喀什噶爾達里雅達里雅者譯言大河即蔥嶺之源  
也按水經注云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逕歧  
沙谷出谷分為二水大唐西域記竭盤陀國大厓東北  
至奔攘舍羅蔥嶺東岡四山之中

商旅往來從此東下蔥嶺注引釋氏西域記稱為萬劫國要道由此東下蔥嶺則奔樓舍羅富即伽舍羅矣劫盤陀為今葉爾羌所屬喀爾楚迤西地河源之哈拉庫爾正當其北亦曰哈喇淖兒蒙古語黑海子也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霍集占至此為中國極西邊境按今哈拉庫爾東流逕喀什噶爾南為喀什噶爾河即註所言南河二水異源而注以為一水所分與今水道不合今葉爾羌河自葉爾羌西南微外曲流東北逕拉虎爾克什米爾諸部落左合米勒岱玉山一水東北歧為二支環葉爾羌城而東復合謂之葉爾羌斯騰斯騰譯言清成之河今喀什噶爾自西迤南至英吉沙爾自西迤東南西域考古錄卷十四

至葉爾羌西南之塔爾塔什達巴罕岐沙谷富在今喀什噶爾之西蔥嶺中自此以東出山即為平地英吉沙爾民多引渠以灌田或舊有水傷山東下與葉爾羌河相通其後乃更湮塞歟

大軍敗霍集占於沙雅爾之鄂根河奪麻尼蘇一桿既而追勦之葉爾羌移營偪賊輯重於齊盤山半濟而橋圮賊眾大至且戰且行至喀什烏蘇築堡守明年春援兵至圍始解方固守時於其地得舊米贍軍樹上檢鉛丸濟用所謂黑水圍為六戰圖之一今其地名洗泊在葉爾羌城南

按魏源蕩平準部記乾隆二十四年秋七月朔霍集

按魏源蕩平準部記乾隆二十四年秋七月朔霍集

占兄弟棄葉爾羌城西走拔達克山明瑞以選鋒千騎追及之霍斯庫爾賚之其地為蔥嶺之顛有黑龍池回語哈拉庫爾即釋與之阿耨達也又七日我大軍亦至追及阿爾楚山復大敗之追攻二十餘里殺賊千獲器械無算又三日至伊西洱庫爾拔達克山交界也云云御監記八月初八日入漢盤陀界西行六日登蔥嶺復西行三日至鉢孟城三日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自此以西山路歌創危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

西域考古錄卷十四

斯自發蔥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踈勒蔥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鴈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即唐之護密亦曰達摩悉鐵諦大唐西域記蔥嶺者據贍部洲中南今曰博洛爾接大雪山北至熱池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鍛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厓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謂蔥嶺達摩悉鐵諦國臨縛芻



河盤紆曲折產馬形小耐馳涉俗獷貌陋服維羶褐

從此出吐火羅境至尸棄尼唐為五識匿國商彌國踰越

險阻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唐書高仙芝傳川有大

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蔥嶺內當

瞻部洲中高處池水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

味甚甘美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諦國東界

與縛芻河會而西流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唐

疏勒鎮今之喀什噶爾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也故此已右水

皆西流已左水皆東流自此行五百里至竭盤陀國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七

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從此東下蔥嶺行八百餘里

至烏鍛國北史波知國有三池大者有龍王次者有

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值

風雪之困大藏西域記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

山北周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宛伽河西南流入

海者曰縛芻河東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

下出積石東北流入海者為中國河源釋典宛伽華

華言青徙多華言冷見縞譯名義集唐辨機西域記

云阿那婆答多池北而顯厥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

池一而入東北海或曰出積石

山之河源即徙多河之流也

康熙五十八年

聖祖諭朕於地理從幼留心故遣使至諸水發源之地

目驗詳悉載入輿圖大概黃河岷江金沙江漢水諸

源在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內由西蕃入中國

者也蘭倉江有二源蘭倉之西為喀刺烏蘇即禹貢

黑水黑水之西為龍川江此諸源在烏巴西大幹之

外流入南海者也又有檳榔江者發源阿里部落之

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布山達木朱華言馬喀華言

食器以盛有水流出為雅魯藏布江按西招圖志即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八

二十五至從南折東流逕衛藏過曰喀則城合噶爾

招木倫江又南流經工布部落入雲南為賴即江出

鐵壁關入緬甸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干亦曰郎喀

巴布華言象有水流入馬匹木達賴池池南北百五

里見西受狼楮拉楮兩諾爾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岡

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布華言師子口也

有水流西

行至桑南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

多地與岡底斯嗎卜伽喀巴布華言孔雀口也之水合三水

南行又東南流至額訥特珂克部落為岡噶母倫江

卽釋典之恒水也額訥特珂克唐之伽昆羅衛明之沼納樸今曰俄爾注英吉黎五印

度志俄爾注中印度部落東北俱界西藏西界特爾希南界尼保爾俗奉佛教是也

港持居士曰水經注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

出一山俱入恒水考之董圖今阿底斯山西南有水曰拉楚河西南小東有水曰狼楚河又小東有水曰

馬九河三水俱入阿耨達江與鄒氏之注大勢較然若合符節魏源既臆說於前葉圭綬復詳駁於後總以

多摩粹軒一字之訛會見宋板水經乃是多摩粹帝豈非後人因漢書粹軒佛國記多摩粹軒遂改粹帝

為粹梵書言四大水出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軒與

今考之卽岡底斯是也唐古特人稱岡底斯者猶曰

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說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九

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池當卽阿耨達池也梵書

本出西域故於彼地山川可爲援據也

聖語煌煌明若丹青所謂俟百世而不惑者矣魏氏逞

其臆決又何足據乎魏源謂岡底斯廣袤不二百丈高不五百丈不稱阿耨達之名

不如蔥嶺高大居天地之中臆說無理可發一大盟據今卽據其所言是我軍

先至黑龍池七日後又追賊及阿爾楚山其地爲葉

爾羌所屬而渴盤陁國尙在阿爾楚迤西與伽藍記

所云不可依山之毒龍池距渴盤陁國王城四日程

合不可依山疑卽唐書之不忍嶺距渴盤陁國六百

里者也據伽藍記西域記渴盤陁城據蔥嶺之顛不

言龍池在山頂也元奘亦但言池據蔥嶺之內有兩

大派水東合徙多河西合縛芻河不言是徙多縛芻

之源况四大水源乎然則魏氏之說何所據依終不

免杜撰以欺人耳

今按後書西域傳莎車國王延承王莽之亂不肯服

屬匈奴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承子康

代立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檄書河西自陳思慕漢

家大將軍竇融承制以康爲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

皆屬焉康弟賢立攻破拘彌西夜立兄康兩子爲

王天子以賢事漢欵誠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

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詔

追還之更賜以漢大將軍印綬賢乃詐稱都護移書

諸國悉服屬焉建武二十一年車師鄯善焉耆等十

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

子賢知都護不至攻敗鄯善復攻殺龜茲王擊焉塞

王滅之又分龜茲爲烏壘國皆立其子及貴人爲王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十

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但遣將鎮守諸國其後龜茲于  
真拘彌俱畔攻殺其王及將之在于真皮山者明帝  
永平中賢爲于真王廣德所殺至章帝元和三年長  
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魏畧  
云莎車國今并屬疏勒是漢末莎車已亡矣

和闐漢曰于真唐西域記作瞿薩旦那國注云俗謂之  
渙那匈奴謂之于遁諾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  
曰于真訛也一切經音義梵言薩旦那此譯云地乳國  
其地忽然高起其狀如乳因以名焉漢書西域傳曰王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十二

治西城後魏書云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  
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又云城東有大水城西亦有水  
新唐書其居然則于闐所治之西城爲今額里齊城  
水曰西山城其東城當是玉隴哈什城也漢書于闐有東西城長蓋  
分治東西城也元史卓齊等分攻鄂托落爾玉龍哈什  
等城卽此西域記昔于真建城有外道負大瓢盛滿水  
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依彼水迹時其基堵城非  
崇峻攻擊難克自敦煌西南行爲南道魏晉以降中更  
吐谷渾西突厥之亂南道阻絕號爲磧尾唐設毗沙鎮

于闐在四鎮爲極南境東北至京師萬有五百餘里  
至嘉峪關六千六百餘里東西南三面皆大山西北距  
葉爾羌七百餘里東北距阿克蘇六百餘里又有逕通  
庫車之沙雅爾五百餘里康熙五十六年策妄阿刺布  
坦由和闐踰棟科爾庭山襲  
藏蓋大雪山中山名乾隆十七年駐藏大臣班第奏言  
準噶爾通藏隘有阿里那克桑騰格裡淖爾阿哈雅產  
共四前明時蔥嶺以西撒馬爾罕爲大嶺以東和闐爲  
大其王髮不令人見俗曰見髮年必儉國西小嶺中有  
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其人物頗秀與土魯

番以西諸胡深目昂鼻多髯者迥異或謂皆漢任尙所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十三

遺漢人種也和氏西域釋地云回人謂漢人爲黑台和  
闐卽黑台之訛新疆瑣談云和闐本赫探  
之訛回人稱漢人爲赫探和闐回子皆漢都護遺種故  
回子以此呼之按和闐卽于真之轉漢武未通西域以  
前已有于闐之名自孝武至孝和二百數十年始有任  
尙遺人以和闐爲赫台則于闐又何說歟此本不足辨  
以和氏之博雅尚踵于闐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羅漢  
謬說他人又何讓乎于闐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羅漢  
比丘盧旃爲其王所造覆盆浮屠之處石上有辟支佛  
跏趺雙趺儼然其西十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  
成佛之所魏書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出玉石又曰山  
多美玉西域記言產白玉黛玉張匡鄴行記有白玉綠  
玉黑玉三河按玉隴哈什河卽古樹枝水哈刺哈什河  
卽古達利水二河今皆產玉南北河和闐

河與阿克蘇河四水會於噶巴克阿克集之北境四水  
交貫形如井闌阿克蘇河即水經謂左合枝水也四水  
合為塔里木河即水經曰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  
古所謂計成水也

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

注曰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此南

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漢書西域傳于闐

今該稱密克瑪克曲底雪山在和闐額里齊城南五  
百八十里即注稱仇摩置南通衛藏者也今和闐南  
大雪山縣巨數千里東達庫爾坤南接岡底斯西迤  
北為蔥嶺史記大宛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為  
昆侖即此山也蓋山脈綿亘河水所出通為昆侖  
書則同為阿耨達山矣今和闐河回語為和闐達里  
雅源出和闐所屬皮什雅南五十里南山中北  
流上源東為玉隴哈什河西為哈拉哈什河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北流逕于闐國西魏書西域傳于闐國城東二十里

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

北流今玉隴哈什河哈拉哈什河茲北流至喀提里

什合與魏書正同此云逕于闐國又西北流注於河

西是以哈拉哈什河為正流也

今自喀提里什合為和闐達里雅又北流五百里會

葉爾羌河即南河也惟今葉爾羌河右合和闐河即

左與北河會通為塔里木河而注敘南河合北河在

合且末水之下與今水道不合蓋塔里木河所經皆

戈壁沮洳之地水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自此至通

道或有改易矣又東北逕扞彌國北唐書地理志于闐東

至今遂合為一河

蘭城守捉所又西三百里至

于闐唐東蘭城即漢扞彌

逕且末國北自東蘭已東如唐之播仙鎮今又東右

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

末水唐書地理志波且末河蓋皆指阿耨達大水今

自和闐以東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

海西北境數千里中皆大戈壁水皆流入沙中別無

大川左會塔里木河者所云阿耨達大水無可指證

今戈壁之中水泉之滙為淖爾者以十數皆潛行入

沙在古時或有北行入河之迹未可以今日之圖志

證之會流東逝通為注濱河北河下有注濱城蓋南

河皆一注濱河又東經鄯善國北其水東注澤澤在

樓蘭國北扞泥城澤謂蒲昌海鄯善注引西域記云南

入牢蘭海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亦曰牢蘭

海是也即今之羅布淖爾當土魯番廳之西南周圍

數百里停而不流天山以南蔥嶺以東之水皆會於

塔里木河而積於此自此伏流至鄯善他拉泉泉於

發為大河漢書西域傳河有兩原一出于賓其河北

重源矣

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今按和賓河二源自南

山出東北流玉隴哈什河經額里齊城東哈刺哈什

河經額里齊城西又各北流三百餘里而合為和賓

河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集之地蔥嶺

北河蔥嶺南河皆自西來會和賓河與南北河既合

經阿克蘇城南有阿克蘇河自北來會乃合而東流

是為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

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刺沙爾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發為大河

重源矣

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今按和賓河二源自南

山出東北流玉隴哈什河經額里齊城東哈刺哈什

河經額里齊城西又各北流三百餘里而合為和賓

河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集之地蔥嶺

北河蔥嶺南河皆自西來會和賓河與南北河既合

經阿克蘇城南有阿克蘇河自北來會乃合而東流

是為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

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刺沙爾

城西南有博斯騰淖爾水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喀利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淖爾即蒲昌海山海經所謂東望勃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是也自和寘至蒲昌海千四百餘里于闐自廣德殺莎車王賢後其國轉盛從精絕至疏勒十二國皆服從焉班超之爲長史留居其國其後長史皆居焉熹平以後并有拘彌後爲沮渠氏所滅留其將尉遲鎮守子孫遂王子寘魏時復爲吐谷渾慕利延所破顯祖之立以蠕蠕寇其境求援道遠不果唐貞觀初遣子入侍及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五

曰自靈州渡河如涉沙入党項界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登沙嶺党項牙也渡白亭河至涼州又西行五百里至甘州回鶻牙也其南百餘里有鹿角山沙陀朱邪遺族也自甘州始涉磧無水載水以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又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都鄉河出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漢屯田伊吾盧卽其地西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都督候使者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無水極濕沙置胸以止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六

唐平龜茲薛萬均以偏師臨之其王尉遲伏闕大懼以乾二百頭犒師隨萬均入朝上元中助討吐蕃有功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折國中爲十州至德初王尉遲勝以兵赴難因請留宿衛帝褒其忠從之唐書有傳乾元三年以其弟左監門衛率葉護尉遲暉爲太僕員外卿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其事唐頗恭順異他國云五代晉天福初國王李聖天遣使來貢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以高居誨爲判官冊爲大寶于闐國王居誨頗記其所見山川諸國

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撈玉自靈州渡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還復遣使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入貢西域圖志稱河源自痕都斯坦西北大山中流出至米勒岱玉山五千里勢若建瓴出峽為玉河曲曲流出行三千餘里而歸於羅布淖爾其山勢東行至和闐分二支南通後藏阿里部落高記南千三百里之玉州蓋指今葉爾羌河左合米勒岱玉山水者也宋嘉祐中國王上書乞賜歸忠保順砮麟黑韓玉從之于闐謂金翅鳥為砮麟黑韓則可汗之訛也元豐初遣使阿辛入貢上詢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七

之曰去國四年道途居其半歷黃頭回紇達鞏青唐惟懼契丹鈔掠耳因使圖上諸國遠近為書宣和中上造八寶降尺寸於于闐求玉後數年始以玉璞來貢厚賚其使遣還相傳自漢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其王傳以相授元祖之平西域惟于闐仍其故名而統於別失八里明永樂四年來朝貢方物自後累遣使者貢玉璞于闐自漢以來為大國隋唐間侵并戎盧扞彌梁勒皮山諸國其地益大元末時其主暗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悉避居山谷生理蕭條永樂中

西域讐於天威始獲休息漸行賈諸蕃復致富庶

按今和闐六城以伊里齊為首卽和闐城亦漢以來故城也所屬五城惟哈刺哈什及克里雅有城餘皆回莊哈刺哈什在和闐城西北七十里大兵擊賊博羅齊在此境內玉隴哈什在和闐城東十里元史之玉龍城也車埒在玉隴東北二百二十里新疆圖名策勒葉氏謂漢渠勒故國也克里雅在車埒北百九十里

塔克在克里雅南百二十里由和闐至塔克四百里又南至所屬之伊瑪木拉四百七十里有閒道通西藏之

西域考古錄

卷十四

天

騰格里山

葉爾羌辦事大臣一員協辦大臣一員章京二員筆帖式三委帖式八卡倫侍衛十三滿營佐領一防禦一驍騎校二貼寫二兵二百由巴里坤土魯番古城迪化城更換綠營副將一遊擊一都司二千總三把總六外委九兵六百七十三由內地派撥更換和闐領隊大臣二員聽葉爾羌辦事大臣節制委章京一筆帖式一委五綠營都司一千總一把總二經制外委二兵二百三十三名由內地綠營派換

西域考古錄卷十五

海月堂雜著

海鹽俞浩 蒞持

喀什噶爾 屬城七

牌斯巴特 塔什伯里克 阿拉圖什 別什克里

木 玉什納爾圖什 阿爾古 亦稱阿木古 握帕

爾

英吉沙爾

喀什噶爾漢疏勒國漢書西域傳王治疏勒城後漢紀

王莽曰世善魏書疏勒在姑墨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舊城新唐書一曰佉沙西域紀云佉沙國舊謂疏勒者

乃稱其城號也正言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疎勒之言猶

訛也新唐書王居伽師城後書班超傳有榮橐城烏即

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云都城

方五里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在車師後王國境非疏

勒國城也多沙磧少壤土唐書地理志疎勒南北西三

面皆有山城居水中城東又有漢故城亦在灘上赤河

來自疏勒西葛遜祿嶺至城西分流水經注河有兩源

特據兩地言其實河有三源也 河出蔥嶺者一曰蔥嶺 南河其河東源為蔥嶺

阿布河西源為澤普勒善河合為葉爾羌河一曰蔥嶺 北河其河西源為雅瑞雅爾河東源為烏蘭烏蘇河即 所謂赤河也合為喀什噶爾 河其出于闐者又一源也

漢書西域傳以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

康居奄蔡按今沿塔里木河北岸西過阿克蘇則沿烏

蘭烏蘇 即唐之 以至喀什噶爾境大宛康居亦可從南

道猶大月氏可從北道也 康居之境南北狹卑闢為玉

闐之西卑闢今塔什罕城也哈薩克即古康居今其汗

亦以塔什罕城通考引作治樂越匿地卑闢城候以卑

闐在樂越匿地考樂越匿即唐之風林建西域記風林

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又云風林建城周

二十餘里極堅固西遼以為河中府邪律楚材西游錄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云河中府亦曰尋思干城尋思干者西人言肥也明為

撒馬爾罕明史說為古罽賓國移蔥嶺以南之國於蔥

嶺以北謂元祖之平西域以蒙古語改漢唐以來國名

詎知撒馬爾罕即唐風林建之轉聲哉撒馬爾罕在前

明最為著名 國初猶稱撒馬爾罕一統志稱為賽馬

兒其轉為霍罕當在乾隆間矣霍罕於道光二十二

年為布哈拉所滅漢書奄蔡下有焉耆二字王念曾漢

書刊誤云景祐本無焉字通鑑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

未誤漢紀孝武紀西域傳通鑑與焉下有焉者後人

依誤本漢書加之耳其訛則因焉字增焉字也 魏書疎勒國南有黃河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雕黃錦 綿西域記佉沙國周五千餘里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 絹氈毼工織細氈氍毹唐為疎勒鎮都督府四鎮之一 有疎勒鎮守大使今日喀什噶爾譯言初創也又曰哈

什哈爾譯義同乾隆二十七年於舊城西北二里臨烏蘭烏蘇築城一周二里有奇

賜名律寧城城址本波羅尼都園地也考哈實哈爾明史已列其名恐非初創之義舊譯言鞏城也至京師萬一千九百里至嘉峪關七千

二百餘里東距葉爾羌五百里西南卡倫外通拔達克

山部落西北卡倫外皆西布魯特游牧地通霍罕安集

延諸部東北卡倫外東布魯特游牧地通伊犁別有遷

名樹窩子草地通烏什可七百里

耿恭所守之疏勒城詎為疏勒國此是鄯道元之偶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三

不檢胡三省注通鑑已辨正於前洪亮吉於嘉慶四

年論戍伊犁道出安西州宿州西北九十里之白墩

子與州守胡紀謨書云白墩子傍沙磧中尚有廢城

舊址土人居者亦不下數十家右側有泉寬二十餘

步土人呼為疏勒泉日用灌溉皆資之時即疑疏勒

國在龜茲之西于闐之北較烏孫等國更遠何得敦

煌郡地即有疏勒泉取所攜漢書西域傳及耿恭傳

校之而知恭所屯之疎勒城非疎勒國所都之城但

同其名耳按亮吉所著府廳州縣圖志西域一卷全

以聞見錄及瑣談為藍本此以疏勒泉為耿恭之疏

勒城猶聞見錄以疏勒河為疏勒國也按今安西玉

門界內俱有蘇勒河據一統志蘇勒河發源南山昌

馬河由玉門縣西南流入安西境灌溉所資其利甚

廣字或作娑勒蘇喇全無意義何有據依安西為古

瓜州敦煌縣為古沙州唐書地理志自沙州壽昌縣

西十里至陽關故城考其地望漢時玉門陽關皆當

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色爾騰海之東若今安西州

西之白墩子尚未出塞在玉門關之內班超上書但願生入玉門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四

關不敢望見酒泉郡漢以玉亮吉與胡守書至千餘

門限內外猶今之嘉峪關矣言既歷辨疎勒城非疎勒國謂金滿城即今奇臺縣

之古城又以關籠所屯之柳中謂在哈密城西十里

皆甚謬而不自知也考後漢書注金滿即蒲昌縣城

今在特訥格爾即阜康縣也西距烏魯木齊鞏寧城

百二十里其去古城幾四百里至哈密為唐伊吾縣

與伊州同治柳中後漢書注以為今西州縣是也與

哈密相距千三百里按恭傳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

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後王即指車師後王國



也以此推之疏勒城之在後王境內可知今自烏魯木齊由軍臺至安西州二千六百六十餘里由巴里坤至安西州二千百六十餘里即以金滿城言亦二千餘里後王夫人豈能走二千里以私情告恭又按王蒙等發張掖酒泉敦煌及鄯善兵七千餘人於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因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五

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自敦煌至柳中謂之出塞若在安西何謂出塞乎傳所云從山北迎恭蓋由今吐魯番踰七個達坂至烏魯木齊也唐書地理志自交河北行八十里至龍泉館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度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護府亮吉所言幾於南北不辨殆堪供一大噱也渴槃陀距疏勒五百里漢書魏各佛國記俱未有其國後魏神龜中宋雲等使天竺至其國始載之仰蓋記中至唐開元滅之置蔥嶺守捉為安西極邊戍所葉氏圭綬外譯存考謂即疎勒之盤橐城據班超傳

切兜題於盤橐城王忠之立超守槃橐城與忠相首尾及臣磐之歸自大月氏國人奪臣磐同產弟子遺腹印綬而立臣磐為王以遺腹為槃橐城侯按槃陀似是槃橐之轉新唐書疎勒人文身碧瞳於護密國魏書之鉢和西域記之達摩悉鐵諱今之博洛爾也亦曰人皆碧瞳上元時以護密為烏飛雁蓋以護密為漢休循也漢書休循國王治烏飛谷魏畧疎勒并有休循捐毒則不獨渴槃陀王為疎勒人即護密亦疏勒種也西域記中漢日天種之說葉氏謂因遺腹二字附會可為卓識蓋元爽所述山川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六

道里可資考核其餘佛典因果不足為憑也渴槃陀今日色勒庫與拔達克山交界為喀什噶爾極西境自哈密至蔥嶺本朝疆界畧與唐時同也道光八年楊遇春追捕張格兩分兵出塞屯色勒庫即此英吉沙爾本名英阿雜爾又名英噶薩爾後定今名英吉為新沙爾城也以新立此城為名至京師萬一千五百餘里至嘉峪關七千餘里東南距葉爾羌三百餘里西北距喀什噶爾二百餘里西南卡倫外為西布魯特遊牧通拔達克山部落據水經注英吉沙爾為漢依耐

國南境河水自無雷東流逕依耐爾北是與疏勒以河  
爲界今英吉沙爾城南橫亘沙梁百里圖木舒克河流  
逕其間爲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兩城扼要之地新唐書  
地理志于闐西五十里有鞏關又西經勃野城西北渡  
繫館河六百二十里至邛支滿城一曰磧南州按今自  
和闐至葉爾羌歷軍臺六計七百里疑磧南州卽今葉  
爾羌城但史無明文耳又自州西北經苦井蜜渠三百  
二十里至雙渠故勑飯館也又西北經半城按半城疑  
卽今之英吉沙爾城也又百六十里至濱渡州又北八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七

十里至疎勒鎮亦與今日驛程合英吉沙爾城西庫森  
塔斯渾河源出羌渾山東北流入沙而伏當英喀兩城  
適中地河北有軍臺焉亦以河名之今考董圖蓋卽  
圖木舒克河之異名祁氏西域釋地誤列於此宜刊其  
一而詳注於下則瞭然矣耶律楚材西游錄大軍發于  
闐而西逐北渡黃河至可汗城極雄壯攻圍五日西  
人堅守不下我軍以礮攻之火箭焚其東城敵樓旣破  
遂屠其城人時天暑甚上命築壘暫休軍卒使人招諭  
諸城七月雅爾堪城主來降且迎軍大軍遂陸續西進

至木蘭河河甚寬廣無船軍中縫牛革爲囊亂流而渡  
河水迅急牛濟風起浪洶湧激革囊回南岸溺斃數十  
人乃命元帥張榮伐林木裝筏以濟師八月下旬軍渡  
河而西云云考錄中可汗城當卽唐之磧南州鴉兒看  
城亦見元史疑卽葉爾羌城木蘭河卽烏蘭烏蘇河也  
按後書西域傳疏勒自廣德無子立其舅臣磐爲王  
建寧初爲季父和得所弑漢討之圍楨中人不能下  
遂罷歸其後國中屢篡弑漢不能禁後魏及隋皆遣  
使通焉唐爲四鎮之一兵最強唐之磧西安西兩鎮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八

節度使率以疎勒大使補授焉西域記佉沙國周五  
千里蓋自漢後并有莎車休循捐毒之地宜其雄張  
北道也國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則不育唐書  
謂其生子夾頭取福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喜祀  
祇神儀鳳時爲吐蕃所破此其俗之異於他國者也  
明史亦列其國所謂哈實哈什一小部落耳聞見錄  
言喀什譯言各色噶爾譯言鞏房地多各色鞏房故  
名與祁氏西域釋地歧異似當以鞏房爲長又云外  
蕃稱各城回人必曰喀什噶爾回子其地之表著可

知土產盪網盪段金銀絲段皆充年貢西北二百里

有屬城曰塔什伯里克霍集占之亂布魯特比哈薩克與

布魯特稱其君昔曰比猶新唐書西域傳稱比阿奇國也其人皆不蓄寸髮即塞種亦比邱之義也

木助大軍殺賊有功

高宗皇帝錫以此地回民亦歸其管轄地寒惟產二麥

青稞

喀什噶爾設立參贊大臣部頒銀印駐徠寧城總理回

疆八城事務道光八年移駐葉爾羌今設領隊大臣一

員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九

換防總兵官一員章京二筆帖式共九卡倫侍衛十五

滿協領一佐領一防禦二驍騎校三兵四百名由烏魯木齊輪

換綠營游擊一千總二把總三外委六兵六百一十一名

由甘肅派撥更換

英吉沙爾領隊大臣一員兼理卡筆帖式共五滿防禦

一兵八十名由喀什噶爾撥換綠營遊擊一千總一把總一外

委二兵二百十七名由甘肅派撥更換

東西布魯特考

布魯特東西凡十五部落其游牧之地自伊犁西北沿

吹河至塔什罕又東南自阿克蘇至烏什為東五部喀

什噶爾西南至葉爾羌西北為西五部此十部之內屬

者也其近霍罕則有喀爾提錦部羅斯庫嶺西霍斯庫

耳則有阿賴部蔥嶺西麓則有阿塔托斯部餘二部未

詳其名此西五部之未內屬者也按一統志西域圖志

西陲要畧聞見錄諸書或以為休循捐毒種類或以為

唐大小勃律之遺今布魯特呼其君曰比猶唐比國漢

塞種按比猶比邱塞猶釋其人皆不畜髮也休循捐毒本塞種似乎與布

魯特同類但據漢書西域傳休循在蔥嶺西故唐以護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十

密為烏飛州捐毒據蔥嶺東岡與渴槃陁接境蓋休循

捐毒漢末已并入疏勒而渴槃陁為槃橐故城則捐毒

其西境也然無雷依耐皆西夜類與胡異其介在行國

居國閒者又不獨休循捐毒也大小勃律北史與魏隋

二書俱所未載即辯機西域記所列最詳但有鉢盧勒

及鉢露種之名後人徒見唐書勃律有布露之名遂據

以附會布魯特實未暇考其地望詳其道里也新唐書

小勃律東南三百里接大勃律而與北天竺之烏菴接

小勃律南五百里不夫密北五百里護密不夫密今之

克什米爾護密北史之鉢和今之博洛爾也北史伽藍  
記波路國與鉢和隣鉢盧勒國渡河至烏婁唐書高仙  
芝詩小勃律自疎勒道播密川至五識匿播密川西域  
傳之波謎羅川川有黑龍池卽今之喀喇庫爾五識匿  
今之黑斯庫濟也唐書五識匿東五百里至蔥嶺守捉  
所舊曰渴槃隴國今日塞勒庫爾也其南三百里屬護  
密護密之婁勒城南五百里小勃律也今自喀什噶爾  
西六百里至塞勒庫爾又西五百里至黑斯庫濟折而  
南三百里入博洛爾界又南五百里至巴勒提是卽唐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之小勃律矣計自喀什噶爾至巴勒提凡千九百里蓋  
勃律可轉爲巴勒提不可轉爲布魯特也大抵唐時西  
域如昭武九姓及安息波斯拂林諸國卽今之霍罕布  
哈爾百爾西亞諸部之在蔥嶺西者當日惟患大食而  
不患吐蕃若吐火羅謝颺个失密爾賓勃律諸國爲今  
之坡達克山愛烏汗克什米爾痕都斯坦諸部之在蔥  
嶺西南者惟患吐蕃而不患大食近人之書  
東西南北猶惜焉昧焉又烏能會通而歸畫



西域考古錄卷十六上

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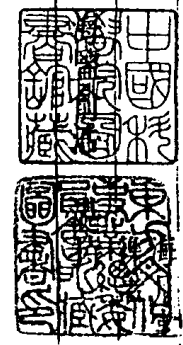
康 衛 藏

阿里 廓爾喀

西藏古昆侖國 戴氏水地記曰河源以南唐吐蕃今西  
藏之境占昆侖國在焉積石以東北今  
青海之境古折支在焉而漢通大宛西域踰蔥嶺而  
西古渠搜在焉三地大小諸國通稱西戎繫於雍州禹  
貢三危之地 謹按康熙中 上諭禹貢導黑水至於  
今試考之三危者猶中國三省今唐古特部落其地分  
康衛藏三部合三地爲三危也黑水由其地入海故曰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上

入於南海也戴氏亦以今之三危 兩漢爲西南夷爲唐  
山其名起於後代不可爲據云  
旄發羌晉以後爲宕昌鄧至羌附國之嘉良夷北魏後  
周爲吐谷渾党項白蘭白狗隋唐爲吐蕃爲大小羊同  
唐毘女王所謂西山八國也元明爲烏斯藏其人謂之  
唐古特亦曰土伯特其地分三部曰康卽巴塘西察木  
多之地亦曰喀木曰昌都是爲前藏 北史白蘭西南二  
唐書東女國有八十城居康延川卽今之康地是餘詳  
見後又有多彌國卽北史之當迷其國源薛牛河亦卽  
今喀木爲西藏門戶水土較他處淳厚曰衛卽危也今  
東北地  
曰布達拉唐古特人謂山爲拉華言普陀山也今爲達



賴刺麻及駐藏大臣所居刺麻華言無上達賴言海也謂其智慧法力如海也

曰拉薩華言山地也相傳即吐蕃贊普建牙之所唐書

之遼安川西則跋布川也魏氏稱其地膏沃人秀好音

華夏故吐蕃贊普以之鞭撻四夷抗衡上國而宗喀巴

卓錫以來能使數千里外之蒙古厄魯特喀爾喀及諸

番族奔走其號令若驅攝於靈奇磅礴之中而不自知

豈非地利之一異乎是為中藏曰藏即扎什倫布華言

吉祥山也本拉藏王所居今為班禪厄爾德尼之地班

禪者金剛之稱也是為後藏又并極西之阿里城則稱

西域考古錄 卷七上

四部云藏地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五千五百里北界河源南

界大金沙江即雅魯藏布江橫亘三藏之南為大金沙

三藏南界西距岡底斯山謝氏西北城記烏斯藏西南

者非是底斯山懸崖峭壁積雪凝冰山之顛清泉百道奮涌爭

流自顛至麓既見又伏四面如師如象如馬如禽如人

西北走喀齊西南走天竺東北走陝甘東南走川滇名

山五千二百七十奉為鼻祖此即昆侖也然廣袤不

百丈高才五百丈舊稱萬東至打箭鑪通志打箭鑪相

里及數千仞者皆臆說也南征遺碑將郭達安鑪造箭於此史失其事今山崖遺

跡尚存有廟祀郭將軍土人猶崇奉之其地距成都千

里漢為旄牛徙微外地唐為黎雅二州邊外地孟蜀始

置長河西魚通寧遠三安撫使宋隸雅州元仍置安撫

屬吐蕃宣慰明初合為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隸雅

州本朝歸附後至康熙中西藏昌側集列等侵占明正

土司提督唐希順討平之設兵戍守雍正七年以雅州

同知移駐治此以理夷情兼司糧務後又裁監督歸併

郡丞天文井鬼分野為坤維極西層巖峻嶒今為口外各番

形勢險要唐末為南詔所據屢寇黎黎雅今為口外各番

貿易茶馬走集之地濶定橋在其東百里康熙四十年

覆板於上有御製碑文按隴蜀餘間打箭鑪在昌

西南地與番部接江楚茶商利夷貨多往焉其俗女子

不嫁招中國人與通謂之打沙鴉凡商人與番人交易

則此輩主之商人流宕其地多不思歸生女更為沙鴉

其衣如舞衣一稱直錢二百萬者康熙丙子春命即

中金圖等往勘正地界至其處云路極險惡視棧道如

康莊距京師萬有四千餘里由川陝滇入藏三路惟滇

中一路最險按杜氏藏行記程進藏路由鶴慶劍川至

城關經維西溜筒江至藏麗江府十二關千山中甸

要道路只尺許連折十二層而上兩駢相遇則於山腰

面城考古錄 卷七上

香相避俟過方行高插天俯視山溝深萬丈經溜筒江

有橋洞六尺餘長五十餘丈以牛皮縫湲脫數十條貫

之浮水而施板其上則水漲則雪消故江流奔注無息時舟

筏不能存橋存即斷土人繫竹索於兩岸以木為溜筒蓋

穿皮條縛繫間一溜而過古之縣度也俗名溜筒江蓋

即漢書之蘭倉唐之瀾滄江也經流景東府蘭津橋以

鉄索繫西南其源出吐番鹿石山本名鹿倉渡入滇

界過麗江舊蘭州又名蘭倉大雪山即葱嶺度嶺西然

行過新頭河即印度國云按杜氏之說尚謬考見後

皆先至察木多後至藏中地近北天竺距中天竺境約

二千餘里故經教至多持陀羅尼咒尤驗僧多於民自

吐蕃時即以桑門參禪國事謂之鉢掣通元帝師八思

巴又生於藏之薩迦溝元祖郡縣其地而領之於帝師

世襲其位號而西藏始爲釋教宗主明太祖以西番地曠人悍鑒唐世吐蕃之亂思果建而分其力故遣使招撫令舉故官赴京於是元所封法王國師之後因其來朝悉授故官又以人皆食肉以茶爲命乃設茶課司於天全六番令以馬市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各保世職故終明之世少番寇之患誠得控御之道也

考明史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者亦唐吐蕃故地元置碣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遠六安撫司而隸之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上

四

吐蕃宣慰司洪武時打箭鑪土官元右丞刺瓦蒙遣其理問高維善入朝帝才之以爲禮部主事遣還檢撫諸番維善還朝上言安邊之道在於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浹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隣瑯門黎雅西接長河西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巖州漢民往往爲其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府仍於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率衆攻仁陽等寨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凌黎雅

叩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瑯門歸附巖州雜道二長官司自設置以來殆今十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同襲舊敝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之且巖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我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人皆爲我用矣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烏斯藏朶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里得番民二千戶非惟黎雅保障蜀亦永無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一上

五

西顧憂一也番民之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販碣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巖州立市則此輩衣食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以長河西伯思東巴獵等八千戶爲外番犄角其勢必固然後招來遠者如其不來使八千戶近爲內應遠爲鄉導此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誠制邊之善道三也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宜悉蠲其徭役令蒸造烏茶運赴巖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箭鑪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

增於彼則番民如蟻之慕羶歸市必衆四也巖州既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貨物至者必多又魚通九枝番民所種水陸之田遞年無征若令歲輸租米并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亦可供給戍守官軍五也至巖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接庶可以防邊亂畧邊境無虞六也從之

至成祖時又封尚師哈力麻爲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冊又有大乘大慈二法王又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六

有闡化闡教輔教護教贊化五王各有分地許其承襲等諸土司然皆紅教而非黃教也黃教創自宗喀巴傳之達賴班禪兩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按明代以前皆賜紫本印度袈裟舊式也其後紅教專持密咒流弊無異師巫盡失戒慧定宗旨宗喀巴初習紅教深觀時運遂以黃衣自別其二大弟子常在輪迴本性不昧所重見性明心悉斥聲聞小乘及幻術爲外道當明中葉時其教已遠達賴第二世當明武宗時命宦官劉允乘傳往迎犒賜以巨萬計內庫黃金爲之磬及至藏中達賴不願行將士欲以兵威脅之爲所襲敗悉奪其寶貨器械死傷者半劉允乘馬疾行得脫

至第三世達賴其名尤著

順義王俺答迎至青海建仰華寺供奉之達賴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牟尼比丘勸俺答東還戒以勿殺是時中外皆知有活佛雖紅教中大寶大乘諸法王亦俱俯首甘心自稱弟子蒙古諸部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人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號令至四世生蒙古族河套青海皆奉其教西陲無警者五十年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當我朝崇德七年與班禪及固始汗遣使繞道至盛京奉貢并獻卦驗知必一統至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七

順治九年躬朝京師世祖賓之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授金冊封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刺麻至康熙二十一年圓寂其第巴藏中大頭桑日之稱節者領危人也吳三桂與之交結及叛而兵敗地蹙又代爲乞恩大軍入滇吳世璠割地乞援於桑節其書爲我軍所獲朝廷不之問也及達賴脫縉秘不以聞紿言入定不見人既袒準噶爾以擾喀爾喀復陰啖之與中國抗又外構策妄布坦內閩拉藏汗凡西北陞被兵三十年皆桑節一人爲之也四十四年謀弒拉藏汗爲所

討誅

三十五年準噶爾敗於中國其妻亦歿於陣悔而語其宰桑曰此行非我意往達賴使來謂我南行大利詎意一敗至此哉上聞其降人言謂達賴若在必無此語乃以璽書賜桑結切責之桑結惶恐涕泣達賴轉生今十五年當於五年冬坐床求勿宣言上以其反覆集諸蒙古宣示其奏既又與策妄布坦互詰奏上皆勿聽也至是又以議立新達賴與拉藏汗交惡謀毒而拉之為所覺又欲以兵弑之遂為拉藏汗所討誅

藏汗所立之達賴刺麻諸部復不信別奉出於裡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生十年矣久著靈異諸部迎至青海奏請賜冊印上慮其構釁令暫居於西寧之塔兒寺宗

喀巴埋衣胞處黃教之祖寺也唐書天寶七年哥舒翰築城于青海之龍駒島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時有白龍見因號曰應龍城明年以滿成二千守之冬冰合吐蕃大集成者咸沒番僧往往於冰合時裹一歲根往休焉故每兩部爭議未決而準噶爾擾藏之事起有異僧出此

蓋自準部入藏之路有四一由葉爾羌繞出葱嶺自阿

里部入藏其地瘴大易防禦一由庫車之雅沙爾回城

入藏多淤灘陷泥難行一由青海之木魯烏蘇有蒙古

諸部隔之惟由和闐之克里雅回城直東行逾戈壁至

噶爾藏骨谷又自邦塘渡四十里海六百餘里至騰格

里海子華言天池也有鐵索橋天險一夫拒隘萬眾裹

足過橋二百里至桑脫海雍正中岳鍾琪追羅卜藏丹

津至此旋師者也又百數十里而至羊巴井又二百餘

里卽抵前藏矣拉藏汗以其子養於準夷特姻媾不為

備五十五年策妄以送其婿夫婦入藏為名遣台吉大

策零銳卒六千由騰格里海子渡鐵索橋突入藏中殺

拉藏汗虜各廟寶器送伊犁事聞詔西安將軍額倫特

將兵赴援而令侍衛色稜宣諭青海諸部及師踰木魯

烏蘇卽通天河為隴右西藏交界之地額倫特軍庫養嶺色

稜軍拜都河相犄角賊羸師誘我深入而以精兵伏喀

刺河待色稜議渡河扼狼山嶺之險賊以萬人拒我於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河而潛兵劫我輜重相持兩月矢盡糧竭我師覆焉朝

議懲前敗而青海諸部憚於進藏

上以西藏為滇蜀外扞使敵人盜有之則西寧與川滇

將邊無寧日且賊能衝雪冒瘴入我乃不能乎五十七

年命皇十四子為撫遠大將軍屯通天河治饟命傅爾

丹富寧安分出巴里坤阿爾泰以獵其北而將軍噶爾

弼岳鍾琪出裡塘將軍延信出青海兩路擣藏於是青

海王貝勒台吉各率所部隨大兵扞從達賴入藏軍容

甚盛大策零由中路抗延信遣其宰桑拒東路大軍岳



鍾琪以四千驍騎至察木多獲諜者知有準夷使人誘  
諸酋守橋過我師鍾琪以三巴橋進藏第一隘賊若斷  
橋我師勢不得進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  
至洛龍中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  
相率迎降旋接大將軍檄需蒙古兵至母輕動噶爾弼  
疑未決鍾琪曰我兵齎兩月糧出塞五旬再待後軍糧  
且盡聞公部布落最强若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  
卽招撫公布集皮船渡江直趨西藏殺賊七千降脇從  
萬人分兵塞險而延信亦連敗其奴營之賊俘斬千計

西域考古錄

卷二十一

十

賊旣進退受敵遂大潰由舊路遁歸伊犁生還者僅千  
餘自四月用兵至八月西藏平 詔封新達賴宏法覺  
來第六世達賴刺麻取舊刺麻歸京師盡誅厄魯特刺  
麻之助逆者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奈掌前藏台吉頗  
羅奈理後藏御製文勒石大招諭者謂達摩西來有一  
花五葉之識至六世果以衣鉢啟爭與宗喀巴至第六  
世以兩立假刺麻西陲倣擾三十餘年者同雍正二年  
青海羅卜藏丹津叛察罕諾們罕大刺麻亦党賊以抗  
王師 上謂玷辱宗門莫此爲甚乃收繳各寺明國師

印定制廟舍母逾二百楹僧衆母逾三百人是冬藏內  
噶布倫三人殺康濟奈將北投準夷頗羅奈率後藏及  
阿里兵截賊去路禽首逆以聞大兵至藏事已大定乃  
命頗羅奈摠藏事留大臣二人兵二千鎮撫之是爲大  
臣駐藏之始是年策妄布坦死其子策楞立請赴藏熬  
茶欲送拉藏汗二子還 詔嚴兵備之於是巴塘裡塘  
各設宣撫司而隸之四川以中甸維西歸滇省管轄設  
兩廳治之時貝子頗羅奈訓練馬步二萬人凡通準夷  
厄塞各設卡戍守藏地寧敕 詔封頗羅奈郡王至乾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十一

隆十二年卒其子朱爾墨特襲忌我大臣不便於己奏  
罷駐藏兵陰通準夷將聚兵爲亂左都御史拉布敦及  
都統傳清議先發制之而左右無一兵乃以計誘至手  
刃之二臣旋被害 詔川督策楞提督岳鍾琪討賊大  
軍至而逆党已爲番部公爵班替達所禽至是西藏始  
不封汗王以四噶布倫分理而摠之於達賴增兵千五  
百人爲駐藏大臣護衛四十五年第六世班禪祝嘏朝  
京師向例兩大刺麻跪而不拜至是班禪請拜 上嘉  
其誠從之接見於南苑德壽寺居西黃寺皆

世祖禮達賴處也秋坪新語及春明偶錄云達天和尚

能詩善飲頗不守戒律與英夢堂相國及諸名士唱和

居西山戒壇時西藏活佛來朝居西黃寺四方僧衆參

謁者咸膜拜活佛跏趺自如或謂達天何不往參應之

白彼外夷僧我天朝法侶我往且受其大展或不信達

天乃偏袒袈裟杖錫往及門謂譯者曰傳語大師云某

來可速出迎語入活佛竟出達天曰若猶識我乎譯者

以告曰識曰既識何勿拜耶活佛遽拜之乃以錫卓地

大言曰若本不合來而來恐不能雙履西歸也譯者又

以告活佛竟投地不起僧乃杖錫出衆大怪問之笑而

不答無何至冬活佛以出痘死距達天往見一月耳

十一月以痘卒明年舍利金龕西歸朝廷所錫予王公

之布施無慮百萬其他珠玉絹布無算仲巴呼圖者班

禪兄爲班禪治商上事遂有其財其弟沙瑪爾巴者以

西域考古錄卷上上

習紅教故分毫無所分及垂涎不遂憤唆廓爾喀引之

入寇駐藏大臣鄂輝成德不知調度又不敢與戰時侍

衛巴忠以使事在藏解唐古特及諸部語陰令商上許

歸歲幣而諷使人貢受封因得罷兵廓爾喀者本巴勒

布所屬一小部落又有布顏業楞二部落皆於雍正中入貢方物其後爲

卽移班禪前藏復奏請移達賴西寧欲以藏地委賊而

扎什倫布卽無兵有刺麻數千人乘陣堅守賊亦不敢

輕入乃仲巴胡圖既挈資遁而刺麻濟仲扎蒼者復揚

言卜之吉祥聖母不利拒戰於是衆皆潰散任其犬掠

而去運所掠歸陽布以其半屯界上兩大刺麻飛章告

急時巴忠隨圍木蘭聞變自沉於水鄂輝成德謂已二

人不解唐古特語皆巴忠一人所爲 上以鄂輝方督

四川卽命帶兵赴剿而又案程緩進 上知不足恃乃

命福康安爲大將軍海蘭察爲參贊調土練二千及

西域考古錄卷上上

京營各兵進討而以川督孫士毅與駐藏大臣和琳分

督軍饑五十七年春大軍馳至後藏連敗其屯界兵遂

大舉深入海蘭察爲前鋒福康安統後軍出中路而分

遣領隊大臣岱森保諸神保繞出左右兩路以撓賊賊

據木果拉阻水拒我乃令護軍統領白斐音廢賊而大

軍從間道出賊營之上連克其木柵石卡賊遂奔潰岱

森保等亦克熱速橋臘泥卡與大軍會雍雅賊遣使乞

降不許時已涉賊境七百餘里六戰六捷殺賊五千將

近其國都陽布城隔岡臘大江賊斷橋立大營十於吉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十四

爾谷山江濶山險勢難進攻會其國南境孟加噶者八  
 為英夷占與廓夷世讐至是聞廓夷為中國所討遂起  
 其兵船以攻廓夷之南鄙廓夷兩支強敵洵懼無計遣  
 使絡繹卑詞乞哀請降大將軍以賊境益險踰八月即  
 大雪封山不可老師乃許其降獻還所掠藏中財寶及  
 金塔頂金冊印歸被執之丹津班珠爾等并出沙瑪爾  
 巴之尸貢馴象樂工願比土司永遵約束奏上允其請  
 留番兵三千漢蒙古兵一千戍藏是為官兵駐藏之始  
 自是駐藏二大臣行事儀注與二刺麻平等四噶布倫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十五

欲革之而未有機會至是乘用兵之威特運神斷創金  
 奔巴奔巴華言瓶也一供於大招寺一供於雍和宮遇有呼畢  
 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會同達賴班禪於宗  
 喀巴前掣之其各蒙古所奉之大胡圖克圖則報名理  
 藩院與在京之章嘉刺麻掣之摠計呼畢勒罕百有六  
 十名西藏胡圖克圖十八沙布隆十有二漠北十有九  
 漢南五十九青海番地三十有五察木多番地五  
 駐京胡圖克圖十有四內惟青海諾們汗一丈人同世襲許以親  
 族入籤凡刺麻除達賴班禪哲卜三人歲遣貢使不列  
 年班外蒙古各部班六岷州班四三歲一至其駐京掌  
 教或赴藏辦事或分駐盛京熱河多倫泊五臺山或派  
 往伊犁及四川懋功寺皆三歲而更代

佛法本出五天竺在蔥嶺西南其水為恒水南流入  
 海今南洋孟加噶等處尚名其海為印度海水經注  
 所謂多摩黎帝也唐書所云又東南逕耽摩栗底國  
 入南海是也自後人輕改黎帝為黎軒於是眾說糾  
 纏愈辯愈謬矣三藏本在蔥嶺之東水皆東流故自  
 佛法入中國如晉法顯梁達摩北魏宋雲等姚秦羅  
 什唐之元奘其譯經皆出今安西州古陽關玉門西  
 踰蔥嶺至印度未有至焉斯藏者故元明以來藏中  
 諸僧不過內受冊封世相承襲而自宗喀巴崛起別  
 立教宗不籍中國封號兼修夙命通化身轉世其神  
 奇出乎諸大法王之上西北諸蕃常視為向背中國  
 常用為銜勒蓋亦時會因緣相值而非人力所能者  
 歟印宗喀巴經亦言達賴班禪轉生止於六世惟是  
 內外各蒙古及滇蜀各土司皆籍黃教以箝制其好

殺之心故  
高宗詔兩大利麻宜世永生西土維持佛教蓋至金  
奔巴之劍頌而大聖人神道設教真有不可思議者  
矣天語丁寧比於吏部之法以從之  
帝師至屈萬乘之尊萬世之法以從之  
卒至論晉以敗者曷可同年而語哉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上  
遼中者莫過於曹鳳凰之言曰西戎為害常從燒當  
起所以然者以其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  
種易以為非難得攻伐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  
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宜建復西海郡縣  
規固二榆廣設屯田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可無西  
顧之憂論西域四鎮者莫過於班勇崔融勇之言曰  
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  
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援  
動緣邊是為富仇警之財增暴夷之勢也且西域之  
人無他求素其來入者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  
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融之  
言曰文皇帝踐漢舊迹於南山抵蔥嶺割裂府鎮煙  
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侵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  
能取而吐蕃遂張入焉者之西長虜今孝傑一舉而  
車師沙長樂絕莫賀延碩以臨敦煌今孝傑一舉而  
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白毀滅功而破完  
策也夫四鎮不守胡兵必臨西域震則威懾南羌連  
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碩衰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

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鎮悉亡眾  
議乃格夫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  
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軍  
十萬正以安西都護府轄西境而涼州置節度  
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靈武更戍而涼州置節度  
之安祿山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於虜然則姑  
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於虜然則姑  
震武威震則甘肅中河西之南屏也姑臧則武威  
則洮岷以東則固形勢千古不殊也若湟中者卑  
去之而衰弱吐谷渾據之而復強唐還據之而益強  
至若宋之青唐明之蒙古國初之河無河則先  
關隴此必然之勢也故漢時西羌之亂延及秦蜀至  
趙魏及寇畧定而漢祚亦衰吐蕃之強至於入京師  
蹂躪向自有西戎以來未有陵斥上國若是其熾也  
洎乎會昌後吐蕃亡而唐亦不振矣歐陽文忠之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上

述四夷曰夷狄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紀別是  
鳥足以考述也故其服時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  
不可以不知也自有書籍以至今西夷北狄未有能  
以恩德服之者畏威而不感德夷狄之性如此如準  
部諸酋南受封賞而歸輒畔南和卓木之出諸奔中  
印率其醜類以抗中國故  
高宗天語丁寧謂夷狄非德所能懷漢段煨討西羌上  
言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  
箭白刃加頸耳夫諸羌屢撫屢叛攻沒州郡剽畧人  
物至於發家露尸禍及存沒乃張奐言羌一氣所生  
不可誅盡血流野傷和致災是何言歟今青海河  
曲本吐蕃七十九族之地一見逐於明正德間之阿  
爾禿斯再見逐於和碩特固始汗天道好還強弱迭  
代今之番子動稱報先世之仇名近正力近強必非  
各旗所能禦湟中諸旗距番遠尚可自安河北之帳  
必危自然之勢古未有外夷自相爭掠而我為之用  
兵者且番子既未獲罪於我蒙古亦何可令強強即  
不恭順羅卜戴丹津其前事之鑑也今兵力強強即

致輯 7-721

非開邊爨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何以收事後之  
局於事前思之番子蒙古皆信佛刺麻察罕諸們汗  
一旗最富若許稍進其位號俾其出力以佛法兩勸  
而兩罷之以夷和夷此  
列聖尊崇黃教之徵旨也

西域考古錄 卷十五

天

西域考古錄卷十六下

海鹽俞浩 湛持

海月堂 稜著

西藏

西藏古崑侖之國岡底斯古崑侖山佛書之阿耨達山  
今中國諸山之脈皆起自岡底斯絲亘東北數千里至

青海之玉樹土司境巴顏哈刺山河源出焉乾隆間既平準回兩

部乃命侍衛伍彌達往探河源蓋尚在星宿海之西有  
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華言黃金塔也源在黃金塔之西  
有大石厓黃赤色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華言黃金北  
極星石也中有池池中流泉噴出皆黃色流入黃金河  
此為河水最出地處歷三百餘里始穿入星宿海耳  
漢人言河出蔥嶺與水經合不知自蒲昌海伏地行再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下

出於北極星石而遺言出積石元詳及星宿海是矣又  
謬以積石為崑侖至所稱亦里赤忽闕也里木等河今  
番人皆謂之崑都崙華言橫河也又皆  
指水而非山乃謬為崑侖亦未詳故也河源左右之山

統名枯爾坤即崑侖轉音蓋自岡底斯東皆崑侖脊古

所稱崑侖即在乎斯山海西山經稱崑侖之邱河水赤

水洋水黑水出焉郭註洋或作清海內西經稱海內崑侖之墟

赤水出東南隅河水出東北隅黑水出西北隅大荒西

經稱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

名曰崑侖之邱穆天子傳天子宿於崑侖之阿赤水之

陽今金沙上源有三曰那木齊烏蘭木倫河曰托克托

乃烏闌木倫河曰喀齊烏闌木倫河蒙古謂赤色為烏

闌蓋卽赤水唐有黑党項居赤水之西 怒江上源有

池曰喀喇東流曰喀喇烏蘇蒙古謂黑水也其西南流

卽今怒江 李元陽黑水考曰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華

南海釋經者疑議而卒無所據夫黑水之源不可窮入

南海之水則可數何者隨對無入南海之水有之惟闕

於滄江之水皆由吐蕃西北來與雍州相連水勢並洶

湧入南海但路自西南入始終皆與梁州之說

不合謂滄江自西北遠過而東南所經皆漢省州縣直至

別梁州界者惟此足當之孟津之會曰髣人在今北勝

曰漢人在今順寧皆謂滄江內也地理志謂南中山曰

昆水曰洛山經滄江西流入於洛故謂南中山曰

水元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亦一証

西域考古錄 卷六下

也蓋隴蜀滇三方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

近隴蜀則尖長而入滇隴之閒故雍以黑水為西界對

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為南界對華陽而言也又古以

渠搜折支昆侖為雍州地禹貢三危亦為雍州則三危

正界三國之閒今之烏斯藏亦古雍州矣按通典云吐

蕃國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與西

洱河合流而東號漾鼻水又東南出會川為瀘水焉按

華陽國志會無縣路通寧州渡瀘得往狼縣故漢入邑

也三經縣一曰小會無音三播通道寧州渡瀘得青嶺

縣又水經注繩水自合卑水又東北至朱提縣西為瀘

江水堂琅縣在今東川府會澤縣境內古繩若水卽今

金沙江瀘滄與瀘水不通不知杜佑何以有此言唐樊

綽以西洱與葉榆澤相瀦廣處可二十餘里謂足以界

青嶺水源出三峯山西東流注金沙江有瀘南 清水卽

廢縣亦在縣境又武侯土城在縣馬鞍山麓 顧氏方輿記

今青海蒙古呼為庫可諾爾華言青海也 要青海卽西

海亦曰卑末羌海漢書曰鮮水亦曰允谷鹽池十三州

志西海東去西平郡二百五十里在今西寧府西三百

里鄯州西羌叛辛武賢請擊罕開在鮮水上者又趙充

國請治遼陰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王莽

小綸谷無復羌寇後周史寧與突厥分道襲吐谷渾大

於青海隋元諧敗吐谷渾於青海唐段志寧出西海破

吐谷渾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里又使李靖出青

海不其地後吐蕃擊破吐谷渾屯兵青海咸亨初薛仁

貴敗於大非川青海遂沒於吐蕃儀鳳中李敬元敗績

青海承隆元年黑齒常之敗吐蕃於青海郭元振議以

四鎮十姓易吐蕃青海及吐谷渾地不果開元十四年

王君奭以兵曠吐蕃追之及青海乘冰度襲其輜重而

西域考古錄 卷六下

還二十五年崔希逸敗之青海皇甫惟明又敗之青海

天寶中王忠嗣與戰於青海積石皆大破之哥舒翰又

破之青海築神威軍又築城龍駒島宋為吐蕃角所羅

地前明正統後為套部所有所謂海寇也明末復為和

碩特固始汗襲據今流沙今戈壁當安西州南青海之

青海和碩特旗是也 西是青海西南北頻戈壁黃河金沙江瀘滄怒江四源

之閒山名崑侖而迤東山脊為崑侖之證今枯爾坤是

也經所敘四水方隅前後互異當是傳寫之譌也海內

西經稱西胡白玉山在流沙西昆侖墟東今岡底斯北

支為蔥嶺戈壁當其東穆天子傳亦先升昆侖之邱復

本在域中爾雅以西王母觚竹北戶日下爲四荒則亦荒外之國名耳自周道陵夷德不及遠秦始漢武遠求神仙於是方士迂怪之說興遂謂崑命去中國五萬里又移崑命於海外以西王母爲神仙後儒震於怪物遂并禹貢疑之山海經非伯益夷堅之書亦秦漢人據古圖書所爲中更錯亂加以會附故太史公已不敢言然遺文軼簡僞資考證若謂本離騷作山海經誣古人矣夫宋自玉斧畫河之後河右委之拓拔明棄崑崙西海河套且爲甌脫戶楹不知遑問四荒我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下

四

聖祖三駕而存喀爾喀定西藏噉噶爾丹

世宗戡平西海至

高宗而遂平準夷俘兩和卓木蕩雷蠶以爲池平阿耨

以爲田重舌九譯來享來王闢地四萬里極黃支烏海

至於日入之部枕矣睡矣古未有也鄺氏所謂等軒轅

之訪百蠻方大禹之集會稽其在今日矣一統志今黃河發源之處

雖有三山而其最西而大爲真源所在者巴顏喀喇山

也東北去西寧邊外千四百五十五里延袤千餘里山

不甚峻而地勢獨高自查爾斯二海子之西以漸而

高登至三百里始抵其下山脈自金沙江發源之聲石

山蜿蜒東來結爲此山自此分支向北層岡疊嶂而抵

嘉峪關東趨大雪山至西寧邊外東北達甘肅涼州以

南大小諸山於黃河南岸至西傾山以抵河洮階成諸州至四川松潘口外諸山河源之東西枝幹盤互繞黃河兩岸勢相連屬蒙古概名之

曰枯爾坤者即華言崑崙命也

後漢書西羌傳諸羌繁熾以力爲雄其兵長於山谷短

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

不祥婦人產子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

氣焉自爰劔後子孫支分一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

河首以西及蜀漢徼外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

散爲附落或絕滅無移其八十九種惟鍾羌最强盛兵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下

五

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羴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

皆不可紀知也華陽國志汶山郡本屬郡北部冉駹都

尉有六夷羌胡白蘭蚬九種之戎盛夏凝凍不釋故夷

人冬則避寒入蜀庸貨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爲常

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按今松潘茂州所轄諸土司其番人每歲冬入內地

備工謂之下曠乾隆三十六年蜀中有司因大小金川

案驚禁其人勿許出境金酋疑色達拉酋陰謀之遂圍

沃日索諾木又拉殺革什咱土司拉旺而取其地復侵

明正司乃詔副將軍溫福阿桂等進兵討之遂滅兩

金川按魏畧云盤越國一名漢越在天竺東南數千里

與益部相近北史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

西南夷也嘉良夷即其部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

西域考古錄

卷六下

以避其患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狀似浮屠人皆輕捷便擊劍以皮為帽形圓如鉢衣多毼皮裘全刺牛脚...

西域考古錄

卷六下

東會州接在西北者天授中內附戶二十萬以其地為朝吳浮歸十州按白蘭東北與黨項之北皆接吐谷渾...



出保縣南岸行一日又北渡沱江至雜谷司可八十里  
又十里上城相傳即吐蕃所據唐維州以爲無憂城  
也南上城下臨沱水後倚高山東接三姐西接孟  
董南抵思北抵東布又東至八稜峒與蒙古密邇歲  
終番兵萬餘備糧械入防守次年除久更班蓋明時  
蜀以雜谷爲保障也又有達思蠻長官司在雜谷西  
十里其附近南有金川寺禪師及草坪大市龍山以  
昔又有威州南打刺兒峽及只臺諸寨皆屬雜谷  
今考朱文正平定兩金川須以爲隸董下韓胡者訛也  
考今之茂州爲漢冉駝地武帝以爲隸董下韓胡者訛也  
北都尉元和平縣志之繩橋在今保縣西北爲雜谷  
廳必經要隘茂營兵所守松潘廳本滿氏道吐谷  
龍吐蕃王地貞觀二年置松州都督府轄羈縻百餘州  
爲吐蕃所羅支地甘肅嶺在甘肅嶺北九十里開元中  
蕃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松嶺州在松嶺北九十里開元中  
中國之州如許赤嶺唐廢州在松嶺北九十里開元中  
上至望山下至四望共十三關堡皆四巖絕壑一後僅

西域考古錄 卷六下

通其宛塞可知越焉聽木漢開縣華陽國志以爲關縣  
後周改邛都縣宋爲蠻地元爲州明爲越構備大渡水  
在今聽北二百二十里漢志本以青衣水爲大渡水  
氏以旄牛微外之鮮水爲大渡水唐宋以後始以洩水  
爲大渡水也按漢書南蠻傳汶山郡山有六夷羌九  
氏土氣多寒在盛夏水猶不釋散夷人冬則避寒入蜀  
爲備夏則違暑反其邑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  
十餘丈爲甲籠也其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  
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  
毛可爲毼出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含藥鹿其人能  
作旄毼鬚青嶺羊食之皆肥功都夷武帝以爲越構  
煮以爲鹽鬚羊牛馬食之皆肥功都夷武帝以爲越構  
郡俗與牂牁相類作都夷以爲都夷武帝以爲越構  
永平中自汶山以西前旄牛微外白狼薄樓蠻夷內屬  
餘國舉種奉貢永元中旄牛微外白狼薄樓蠻夷內屬  
北史宕昌羌者三苗之胤至者自南羌也其地自街  
亭以東武平以西汶嶺之北宕昌自南羌也其地自街  
部內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鮮赤故名又有東亭衛人赤

水寒岩石河薄陵下習山倉巖單水諸羌名党項西羌  
別種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北  
吐谷渾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土著有棟宇織葶牛尾  
羊毛覆屋人壽過百歲貞觀內徙其故地入於  
爲中國地後爲吐蕃所僞內徙其故地入於  
吐蕃其不能徙者役屬吐蕃更其名曰弼藥  
按查禮集載果羅克三土司云果羅克在蜀之西北  
隅地近西寧之青海其廬落分上下爲三以千戶  
百戶職領其族地少五穀多禽獸俗以射獵爲生好  
切掠即戰國之羌奴爰劔種也甲午春劫青海蒙古  
部牛馬千百奏禮往按其郵程由松州出紅橋關自  
章臘步弓剛水循江至黃勝關又云自松州出紅橋關自  
之寒盼商巴祈命及口外之阿个甲回鶻个郎馱上  
中下阿个十土千戶迨迨千餘里戶口數萬其間有  
產稞麥者有絕無者阿个甲回鶻个郎馱上  
甘松香葉如小蘭窄而短夏月抽細莖開碎白花獨  
根旁鬚繁密香濃濁入香料用甚廣土人男婦競采

西域考古錄 卷六下

之松州有收甘松行市用以易稞麥爲活惟個个土  
境水圍山曲鳧雁翔集葭蘆叢生加以原馬驪驘澤  
魚肥美以漁以佃可稱樂土按圖經夾結河發源卓  
克采土境內東北流入鶻个土司界又東北逕祚爾  
格土境與發源校木土境之阿摩河同流入黃河水  
勢廣闊大灣大曲非小支也又云郎馱阿個阿樹及  
果羅克四土司境產狐最夥毛黃而長者草狐短而  
黏曰沙狐其賺曰天馬其領曰烏雲豹又產羊舍利  
髦而內髦黏而外髦按其地即党項白蘭地也又自  
維州取雜谷腦校木卓克采至松岡踰曼鶴山巴爾  
達山即入下果  
羅克土司境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徙河涉歸之庶長子其先西附陰  
山今河套屬典午之亂始度隴而西止於枹罕其後子  
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

至葉延乃以吐谷渾爲氏至阿豺而兼并氏羌號爲強國魏書西域傳眞君三年鄯善王比龍率國人之半奔且末時蓋有沮渠氏之亂其後爲吐谷渾所并兼且末小宛而有之當在魏神龜時也其國中大戎有四一在青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突眞川王理慕賀川弩呂始理伏侯城青水川卽青海赤水亦名赤海漢赤水羌唐黑党項居赤水西爲金沙江上源在青海西南澆河有故城在達化西百二十里吐谷渾所置當在今貴德廳東吐突眞川唐書亦曰破邏眞谷在烏海東二百餘里或曰隴州有清水爲吐蕃與中國分界處又按魏書吐谷渾王拾寅始居伏羅川與白蘭山相近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下

十

按今青海土爾扈特和碩特兩旗游牧地爲當日吐谷渾之門戶考貞觀九年征吐谷渾以李靖爲西海道則今之青海也侯君集爲積石道今和碩特前頭旗土爾扈特南前旗也任城王爲鄯善道今之塔里木河未到羅布淖爾之西南三百里是也李道彥爲赤水道今木魯烏蘇河之西北三烏蘭木倫河也李大亮爲且末道今布古爾回城南踰塔里木河之南大戈壁也高甑生爲鹽澤道今羅布淖爾水經注所謂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又新唐書吐谷渾傳君集

道宗以一軍趨南出其左登漢哭山戰烏海行空荒

二千里盛夏降霜之水草土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

宿川達栢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兩軍會大非川

破虜眞谷按十道圖志云大非川在青海南爲隋書海星宿海栢海伏在其西互相灌注

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吐谷渾之都城也大業五

年伐吐谷渾追奔至伏侯城因置西海郡統二縣以

此推之吐谷渾之疆宇約畧可知其後國爲吐蕃所

滅烏海河源遂爲吐蕃北界矣唐書高宗時吐蕃臣仲琮對高宗曰吐蕃居寒露之下物產寡薄烏海之際盛夏積雪暑既冬

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器用不當中國萬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下

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今按唐書地理志鄯

人之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強也通鑑永隆元年秋七

城下鄯州西平郡治有河源軍吐蕃寇河源左武

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畧大

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論險遠乃廣

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有臨蕃城又西

六十里有白水軍綏戎軍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

通典河源軍距州百廿里臨蕃城開元中置大中初

尙婢婢遣兵據臨蕃城拒論恐熱於白土嶺不利復

據犂牛峽以拒之爲恐熱所敗白水軍又南隔湖七

在鄯州西北二百五十里開元五年置

里有天威軍故石堡城開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後

沒吐蕃天寶八載克之乃更名石堡城廢曰鐵仞城初吐蕃陷石堡因廢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下

優河隴十七年信安王禕拔之據守要害河隴諸軍  
 游奕拓境千餘里二十九年吐蕃攻承風堡遂襲振  
 武軍取之後屢攻不克王忠嗣奏言石堡險固吐蕃  
 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及八載  
 哥舒翰攻之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以數百人  
 守唐兵死者數萬僅而克之遂以赤嶺為西塞開屯  
 田備軍實城在龍支縣西四面懸崖數十仞石路盤  
 曲長三四里至赤嶺三十里魏源聖武記雍正二年  
 岳鍾琪平定西海羅卜藏丹津時莊浪衛之西山亘  
 二三百里六族番據其中而石堡城者險著唐史南  
 臨大通河北倚卓子山四面削絕惟羊腸一縷其東  
 沒毛山綿亘四百里怪石嵯峨夾峙番數萬乘青  
 海之亂截餉戍吏年羹堯屢勦之東閃西匿旋撫旋  
 叛至是命以兵二萬討之賊狂故智盡徙老弱輜  
 重牲畜於東山留號銳備出沒鍾琪分兵二路以其  
 半據西山之隘聲期進攻而以萬人夜襲其東禽斬  
 大半即留兵守東山而旋兵攻其西賊皆萃於石堡  
 城鍾琪夜遣死士以降番鄉導援羅躋躋出其背禽

斬五千賊窘蹙乞命乃許其降設兵戍之班師先後  
 開青海地千餘里分其地以賜各土司及蒙古焉

又西二十里至赤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分界碑通  
 石堡城西三十里有山土皆赤北接大山西連小  
 雪山號曰赤嶺去長安三千五百里自鄯州西行三  
 百自振武堡城經尉遲川苦拔海通典謂之可跋海  
 書之王孝傑木柵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經公主佛堂  
 柏梁十道圖經大非川在青海南鳥海星宿海拍  
 大非川海並在其西按薛仁貴至大非川將趨鳥海  
 以其險遠留輜重於大非嶺為兩柵以守之又王君  
 龜遣人入虜境燒道餉草吐蕃自積石軍西追至大  
 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龜追之及  
 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諸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  
 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又李靖傳軍次伏侯城吐谷渾  
 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據此推之大非川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下

實在海西南積石河口之東北鳥海柏海又在  
 西吐谷渾傳柏海作柏梁當是有橋在柏海之上也  
 二百八十里至那錄驛吐谷渾界也又經煖泉烈漢  
 海四百四十里渡黃河謝上簡西藏紀行詩有埤烈  
 詩或謂即阿里湯泉在今喀喇烏蘇之西南也按西  
 北域記由青海西南行遙望一雪山巍巍體體即禹  
 貢所謂積石也而人皆呼為崑崙蓋其誤自元  
 都實始自星宿海拆游而下匯為查靈鄂靈二海子  
 散為八九派其流浸黃復合為一河而環積石之三  
 面以入中國八九派即拆支也地志以河曲為拆支  
 亦誤拆析支拆泗而上四山中有沮洳場約二百餘  
 里泉流溢不可計出星宿海渡通天河西南行有河  
 不甚深廣策馬可渡水黝然如墨汁土人呼為喀刺  
 烏蘇喀刺者狄鞞言黑也烏蘇言河也其源出西藏  
 之喀刺池入潞江出緬甸入海渡黑水西南行十餘  
 日至達賴喇嘛所居曰烏斯藏唐吐蕃國都之邏娑

城大招門外唐 又四百七十里至眾龍驛又渡西月  
 蕃誓碑在焉

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犛牛河渡藤橋  
 多彌即北史之當迷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總管執  
 失思力為白蘭道牛進達為潤水道劉簡為洮河道  
 擊吐蕃是也新書白蘭羌吐蕃謂之丁零左屬党項  
 右與多彌接又云蘇毗東與多彌接多彌號難摩頂  
 犛牛 百里至列驛又經食堂吐蕃村截支橋兩石南  
 北相當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驛乃渡大月  
 河藤橋經潭池魚池五百三十里至悉諾羅驛又經  
 乞量平水橋又經大速水橋三百二十里至鴉莽驛  
 唐使入番公主每使人迎勞於此又經鶻莽峽十餘

里兩山相淦上有小橋三瀑水注射如瀉在其下如

煙霧通典蘇毗東與多彌接西距骨弄峽蓋自多彌之聲牛河藤橋至此千四百餘里皆蘇毗國舊

境考蘇毗即女王國南詔異牟尋與韋臯書中所謂

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是也北史稱其國在葱嶺南唐

書言國境北距于闐今後藏西北佳魯克池伊克池

之北即與和闐南山相連接所謂尼勝依山者層巖

疊嶂林無路逕故西域志皆言和闐以南不通人跡

唐書于闐傳稱去女國三千里是也今自察木多北

接類烏齊草地西至薩喀百里至野馬驛經吐蕃壑

疑皆女國舊疆攷見後說

田又經樂橋湯四百里至閣川驛又經怒謔海百二

十里至蛤不爛驛有三羅骨山積雪不消又六十

里至突錄濟驛唐使至贊普每遣使慰勞於此又經

西域考古錄卷十六下

柳谷莽布支莊有温湯涌高二丈氣如煙雲可以熟

米又經湯羅葉道山及贊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

農歌驛邏浚在東南距農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

相每遣使迎候於此又經鹽池煖泉江布靈河百二

十里渡姜濟河經吐蕃墾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驛

乃渡臧河經佛堂百八十里至勃合驛鴻臚館至贊

普牙帳其西南拔布川按此記自湯泉以下皆由西

北行遠出邏浚川故云在東

南距驛二百里也今自前藏至後藏九百里若由巴

則山陽西北經仁本可近二百里尚有北道走陽巴

井西南渡江至北什倫布約近一日程可七百八十

里也其地有寧神湯泉有那木鹽池蓋由陽巴井而

西北自那木嶺東抵喀刺烏蘇從前為藏中要隘自

準部蕩平而三藏安枕無復北顧之憂記中湯泉鹽

池當即指此跋

布川即後藏也

今考諸書所載吐谷渾所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

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地兼鄯善且末蓋自西

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皆其國

境其西南為白蘭左屬党項右與多彌接其西南二千

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國風俗土著宜

桑麻五穀以女為王故因號焉党項則自河首積石而

東古析支地東距松州與臨洮西平接附國者蜀郡西

西域考古錄卷十六下

北二千里漢之西南夷有嘉良夷即其部西有女國其

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有大小左封昔衛葛

延白狗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即多彌瀨犂牛河蓋

諸羌在唐以前吐渾怛役屬之故裴矩西域圖記云但

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壅遏故朝貢不通大抵

自今之碾伯以西和碩特左右翼旗以東羅布泊以南

河源以北皆其故壤若松茂洮岷為党項舊疆而今之

雜谷保縣乃白蘭白狗之地自董卜韓胡以抵明正土

司西北連接裡塘巴塘其即古之嘉良夷白狼夷薄緣

夷諸部矣至多彌在黃河西南七百里正今之木魯  
蘇卽犂牛河亦卽通天河也西藏謂之布壘楚河至漢  
之麗江府卽名大金沙江源出巴薩通拉木山山形高  
廣形似犂牛得名尚婢據犂牛峽卽其東北上源烏  
蘭木倫之三河蒙古語赤色爲烏蘭山海經之赤水是  
也自犂牛河以下千四百里至骨莽峽皆唐毗女王國  
舊境隋書所謂西距鵲莽峽是也邏娑爲今布達拉本  
名拉薩亦卽邏娑之轉今之札什倫布卽跋布川急讀  
則跋布也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六

開嘗論之昔秦以隴西爲郡漢復置四郡雜以氏羌  
居之歷代以來時際喪亂不爲賢豪所據則爲夷虜  
侵并迨二千年矣唐文皇旣平薛仁果李軌復隴右  
舊疆及滅麴氏置西州破吐渾降突厥開置西域建  
立四鎮至元宗滅渴槃陀置守捉於葱嶺安西北庭  
置節度矣河西隴右亦置節度大軍萬小軍千萬里  
相繼以却強敵及潼關失守肅宗自立悉徵河隴諸  
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曩之邊備空虛乾元之間  
吐蕃乘其無備盡陷河隴諸州至於薄畿輔入京師

謀夫虺帥圍視而莫可如何其禍乃烈於東漢之西  
羌及其晚季豔妃扇亂百年強國殄於一朝雖盛衰  
之故天實爲之而治忽之微夫亦人事有未臧與考  
吐蕃隋以前隔於諸羌不知有國之所始唐書謂發  
羌之後訛爲吐蕃或者然歟國在白蘭西南通典謂  
距鄯善五百里者非是地多霆電風雹與吐渾同人  
多老壽與党項同便擊劍以金爲飾與附國同以赭  
塗面與女國同若其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族則  
固西羌舊俗數千年如一日也重鬼右巫習咒詛此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七

則自周秦以來南中夷俗無不然者國之政事必以  
桑門參決此又後世刺麻之先聲也自龍朔後破吐  
渾而據其故地盡臣羊同党項諸羌其地與松茂嶺  
接南極婆羅門唐地理志去騰充城五百里至麗水  
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又西  
渡大嶺三百里至東天竺北界箇沒盧國漢繫云自  
麗江赴西藏至東天竺北界二千餘里據此則西抵四  
婆羅門在西藏南千七百里大雪嶺之東也  
鎮北距突厥今按于闐西南有皮山城凍凌山尚在  
其西南距于闐七百里唐書小勃律語張孝松曰勃  
律唐之西門失之西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吐

蕃每曰我非圖若國假道攻四鎮耳高宗時吐蕃與

于闐攻撥換城取之於是四鎮悉廢小勃律爲今之

乾竺特自黑斯圖濟三日至其地黑斯圖濟唐之五

西南六百里唐渴盤陀蓋藏之阿里西北大嶺爲葱

嶺南幹欽陵所云俟斤諸部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

不旬日至非若烏海黃河關源阻奧多瘴毒唐必不

能入也在唐盛時于闐之東有坎城鎮蘭城鎮其南

六百里有胡弩鎮西二百里有固城鎮又西三百九

十里有吉良鎮于闐東距且末鎮千六百里又有播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六

仙鎮故且末城也自播仙鎮至故鄯善國有弩支城

新城石城又有七屯城漢伊循城也數千里中城鎮相望

烽火相接而其城皆與吐蕃接壤非若今之盡成大

戈壁也其西寧一路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

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開元中杜希

望發鄯州兵奪河橋並河築城卽鹽泉城軍曰鎮西

有天成軍西百餘里雕窠城有振威軍西南四十里

有平夷守捉城屋宿川西有安人軍西北三百八十

里有威戎軍西南二百五十里有綏和守捉城南百

八十里有合川守捉城鄯州西有寧邊軍西八十里

宛秀城有威勝軍西南百四十里洪濟橋有金天軍

東南八十里武寧軍南二百里黑峽川有曜武軍

達化縣西有積石軍東有黃沙戍卽吐谷

渾之沙州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者也貞元十年

吐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五

千人行自將數萬踵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

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後又擊之神川大破之取其

十六城滇志鐵橋在巨津州北百三十里跨金沙江

詔謀叛唐于摩些蠻九賤地置鐵橋跨金沙江以通

吐蕃來往是也及是取鐵橋十六城十五年吐蕃軍

屯鐵橋南詔毒其水人畜多死乃徙屯納川州志云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十九

山深鑿修戰備且言昆明嵩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

爲虜所脇反爲我患韋臯謂行營皆在嵩州扼西瀘

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按是年吐蕃將以十月

萬又分軍屯西貢川南詔與臯相聞又以東蠻難測

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臯報嵩州實往來道扞蔽

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極處

有之東蠻庸散懷貳乎吐蕃願城將揚萬波與龍官

拔城以來徙其人二千於宿州臯又取末攻城國師

馬定德及監軍多輸煎俱率種落降吐蕃懲野戰數

北乃屯三瀘水傍瀘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

要也蠻潛導南詔與臯將杜毗羅狙擊十七年春夜

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

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使乞藏遮遮尚結贊子也勝城兵馬使悉多揚朱節度論東柴大將論結突黎等皆戰死執龍官四十五人鐵仗一萬牛馬稱是吐蕃君臣其計不得備州患未艾常為

兩頭蠻挾唐為輕重謂南詔也

吐蕃欲悉師出西山劍川收舊州以絕南詔臯遣將

邢毗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趙昱萬人戍黎雅異牟尋

謂臯曰虜聲取舊州實窺雲南請武免督軍進羊苴

城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深入時虜方攻鹽州帝以

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臯深鈔賊鄙分虜勢臯督諸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下

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

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

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

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

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惟南詔攻其心腹俘

獲最多按開元十二年謝颺王奏稱金城公主遣使

詣个失密國云欲走歸汝國從臣國借兵共拒吐蕃

此吐蕃地接蔥嶺以南諸國可知唐書个失密北距勃律五百里西領

彌那番多大河開元初入貢自言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扼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

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眾二十萬能輸糧以助按今克什米爾國即唐之个失密其國中尚販至藏中者尤多魏源以為爾賓又以為北天竺者俱非爾賓北天竺唐書自有傳今之克什米爾唐古特謂之卡契漢人稱之曰纏頭以白布纏頭也按大唐西域記魏羅國北印度境唐書个失密王治撥邏勿邏布羅城此魏氏所稱北天竺之由也又云北天竺山中有蘇伐刺擊瞿咀邏國東接吐蕃北接于闐此即唐書女國北距于闐之本也據元奘所言是今後藏西境已為北天竺中天竺之境元奘又稱伽濕彌羅國舊曰爾賓北印度境是巴達克山南即為北天竺境矣競伽即恒水考據諸書吐蕃國境大概可見蓋偏於今後藏以南如哲孟雄行木郎部正在藏河南疑吐蕃夏牙在此與布魯克巴部落相近其正北之怕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六

下

克里城疑即北印度舊境矣今考英吉黎五印度志

迦濕彌羅唐曰箇失密謂之加斯彌野又曰加士敏耶中

印度阿魯斯所屬東北俱界西藏西南俱界臘和爾

領小部落一厄納特珂克唐之伽毗羅衛明之沼納

朴五印度志曰俄爾注中印度部落東北俱界西藏

西界特爾希南界尼保爾特爾希唐之摩揭提五印

度志曰中印度部落也尼保爾唐之泥婆羅明之尼

八刺魏氏以巴爾布即尼保爾今陽布城也五印度

曰中印度部落東北俱界西藏西界俄爾注南界厄

阿臘又云孟阿臘東印度部落東界緬甸西界麻哈

南界海北界藏之廓爾喀葉氏讀史八統存考孟阿臘一作孟加臘又作孟甲

刺明呀刺明雅辨明牙里奔甲刺約十餘名皆一聲

之榜葛刺首部曰西天古名多摩葛又作三摩阻此明

古之多摩犁帝唐史之耽摩栗底宋之利得古爾格

亦稱里底所屬葛支港口古檣袂明小葛爾柯支等

地今人英吉黎領小部落二十一按西域記稱耽摩

栗底瀕海人色薰水陸交會其為法顯順恒水東下

所到之多摩黎帶海口為今之孟甲刺部之古里噶

達無疑宋鑑水經注本作犁帝後人因改為犁軒魏

氏遂謂恒水分兩支一支由大秦入海道光二十年

英夷入犯廓爾喀遣使駐藏大臣言小國與里底所

屬之地相隣每受其侮今聞里底與京屬構兵願率

所部往攻里底所屬地以助天討時駐藏大臣不知

所稱里底即英夷之孟加臘以緩辭却之豈知英夷

西域考古錄卷十六下

入犯之兵船十九皆里底之人使能聽廓夷之出兵

而獎其恭順以蠻夷攻蠻夷是亦用兵之一奇也又

按孟阿臘之西為麻哈麻哈之北界尼保爾是尼保

爾尚在廓爾喀之西北是廓爾喀乃巴爾布東南別

一部魏氏稱廓爾喀吐蕃在唐時其入寇俱在嵩松

即巴爾布之地非是

鄯洮四州之境今之打箭鑪為明烏斯藏貢道明烏斯藏

貢道由董考唐垂拱三年武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

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

以為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

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讎起為盜西山盜起則

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為西

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

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

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

兵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夫蜀之所恃者險也

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

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

其中矣且蜀人廝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

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為戎

矣既而役不果興觀此則吐蕃之未嘗寇蜀豈非有

西域考古錄卷十六下

諸羌以為扞護叩嶮大渡之險阨塞未開足為保障

也哉





西域考古錄卷十七

蒙古源流書後一



蒙古源流八卷順治中達賴喇麻入朝因薩囊合吉之請爲之編纂共八卷此達賴自述緣起如此乾隆四十二年奉

敕譯進四庫館書目列之雜史類謂與大典所載元秘史同而敘述尤詳又選標台吉之名而沒撰人似紀文達諸公亦未知其謬譌夫自古帝王子孫繁衍享

西域考古錄卷十七

一  
茅土於易代無過元之後裔源流世系是亦後人之所亟亟欲聞者也若夫矯誣鑿空令數十國藩王謂他人父則不可也書後三篇亦考古之類爰附於此

蒙古源流例以釋迦涅槃之歲代人主紀元之號按所言佛涅槃年亦爲從來釋典諸經所未有者釋迦文佛生卒年月世無定論老子化胡經出自晉宋間然已見於後漢襄楷傳中僧徒憤恨無以勝之也於是偽造劉向列仙傳敘周書異記郊祀志吳志并附益牟子博理或論與張騫闡澤之言以實之謂佛生昭王時則有二

西域考古錄卷十七

二

十二四七年之殊彼見竹書紀年有十九年王陟之交遂推而前之日九年主宋僧契嵩傳法正宗記云佛生當周昭王九年甲寅歲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日殷末生法顯佛國記佛泥洹以來至義熙十二年爲一千四百九十七年是也或者爲不足敵老子生殷陽甲之說也則又推而前之日夏時生唐僧道宣感通記天人言弟子夏桀時生也今之蒙古源流則又推而前之日佛涅槃夏后相戊子歲再推之六七十年前則佛生當虞舜之世矣呼何其荒唐也家理初孝廉謂佛始見於後漢書西域傳班勇所記天竺奉浮屠都護之所聞必譯使賈胡所傳說者也北魏書疎勒傳高宗時送佛袈裟一梁書達摩有伽葉傳衣元襲西域記那揭羅國有佛損壞氈袈裟其色紫赤是其時去佛未遠故佛衣猶有存者明帝之夢見金人亦佛滅度後魂氣游行入帝夢耳自明帝之世推之前六七十年則佛生當西漢之末矣天主碑言耶蘇生當哀帝元壽二年佛與耶蘇生死不相能佛之生亦當同時也泥洹經佛言正法當住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年其言亦見隋書經籍志

隋以前佛教遍西域隋開皇中回回謨罕墨特自立教  
逐眾僧由後漢建初至開皇正合五百年也元奘西域  
記云諸部異議言佛歿至龍朔三年千二百年或云始  
過九百未滿千者佛國之傳聞豈不勝中土之聚訟哉  
瑞像記佛爲授記滅度後千年汝從震旦廣利人天鐵  
圍山叢談梁天監十六年像始供養瓦官閣宋太平興  
國中始移至東都自漢末至此始入中原亦與千年之  
言合也長阿含經佛生及出家成道涅槃皆直沸星出  
時惟涅槃在八月八日餘皆二月八日漢書元延元年  
西域考古錄卷十七  
三

哀之際無疑也開執紛紛之論而奪其特佛生年月庶  
可定也劉向時中國不知有佛何緣有經以世說注顏  
氏家訓之雅馴其所引列仙傳敘則不可信昭王時佛  
生之年言人人殊以皇王大紀通鑑前編之淵博其所  
引周王異紀則不敢信若趙宋以後俗儒互相稗販如  
王質程輝之言無足譏矣帝師八思巴之卒在至元十  
六年其弟亦憐真嗣此見之元史非僻書也今日生距  
佛涅槃戊子歲三千三百七十五年七十圓寂則應  
生於宋淳佑元年而卒於成宗大德六年也自元至  
西域考古錄卷十七  
四

天厯嗣帝師者凡十一人而所謂瑪廸都者史無其人  
舉此以例其餘則是純構虛辭無一可信者也豈不悖  
哉

書後二

蒙古之先部族源流史載頗畧然自字端父以下世次分明當日元臣蘇天爵明初陶宗儀皆能言之蘇氏謂元之上世與契丹同出未知何據明史韃靼傳亦不載其先世部族通鑑唐武宗會昌二年冬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將徙就合羅川兼已得安西北庭韃旦等五部注引李傳心曰韃旦之先與女真同族靺鞨之後也靺鞨本臣高麗唐破高麗其遺人送入勃海惟黑水尤強及勃海盛靺鞨皆役屬後爲奚契丹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七

五

所攻部族各散其居混同江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旦其人皆勇悍善戰近漢地者爲熟韃旦遠者生韃旦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貫骨鏃而已歐陽五代史四夷傳韃旦靺鞨之遺種本在契丹之東北後爲奚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號韃旦當唐末以名見中國者有每相溫於越相溫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麗勛其後李克用父子爲赫連鐸所敗嘗亡入韃旦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射騎多駝馬

其君長部族文字不可究見明宗召韃旦入契丹界以

張軍勢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出界韃旦蓋唐嘗役屬之遼志別族則有奚霫渤海復有近界韃旦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人則在遼時亦爲所役屬也松漠紀聞余觀之畔事洩投韃旦韃旦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世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困之韃旦善射余觀出敵父子俱死故或謂韃旦之與女真猶吐谷渾之與慕容氏也其言頗有依據然此皆指部落之在陰山者言之也若元之初起乃在幹難河與克魯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七

六

倫河之閒其於陰山諸部當非一族按蒙韃備錄韃旦始起處在契北之西北族出沙陀別種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舊牌子頭結婁之子牌子頭者彼國十人之長也其人有黑白生三種與亂族隣國左右皆沙陀部也舊有蒙古國當金人天會閒嘗擾邊後賂以金帛與之和李諒征蒙記言蒙人嘗改元天興自號太祖明元皇帝今韃人畧無制度自稱曰我韃旦人珙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今獨與回鶻人博易亦用其文字其稱年曰兔兒年龍兒年去歲始改稱曰庚辰今日辛巳

也又慕蒙為雄國襲其號曰大蒙古國當金大定間虜  
中有童謡云韃旦去趕得官家沒住處葛首聞之驚曰  
是必韃旦將為我患也於是下令每歲出塞搜勦謂之  
滅丁明昌以後築長城於靜州以北戍以唐古札人乃  
罷其令韃人始得生聚今成吉思皇帝與其國中大臣  
數人曾被掠作奴者十餘年始得逃歸按五代時以沙  
陀為貴種韃旦本與沙陀雜處雲代之間又慕其貴種  
而冒稱之或中國習聞而不察遂亦被以沙陀之名至  
蒙古之名當金人初起時已與為敵宋紹興十七年金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七

七

人與蒙古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國若與之其地在  
今克魯倫河克魯倫河一作怯蘇連河又作翁蘇連河  
又作阿魯連河一作盧胸河邱長春記作  
陸尉河明文皇四大出塞賜名飲馬河源出肯特山南  
流折而正南逕東庫倫東循拖陵山折而東南逕托納  
山南折而東北逕喀爾喀車臣汗庭之東北出額勒英  
山南吉爾班博爾龍山北又東北七百餘里入呼倫池  
即枯是蒙古韃旦確非一族嘗以此疑之今按賈耽四  
夷攷云韃旦者落但室韋之轉音也質之葉孝廉  
子佩而得其詳孝廉曰世以元為北狄不知乃東胡且  
本韃旦非蒙古也唐書室韋傳室建河南為蒙瓦部北  
為落坦部杜佑通典曰因水為號也又契丹國志上京

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不與契丹爭戰南至上  
京四千餘里又次北于厥又次北驚古里又次北近西  
至達打國契丹建國以來惟此三國為皆東南至上京  
六千餘里考室建河今黑龍江及額爾古納河遼之上  
京今科爾沁右翼前旗其正北正今黑龍江以南額爾  
古納河東南地知蒙古里即室韋傳之蒙瓦矣故宋史  
稱蒙古在唐為蒙兀部一稱蒙兀斯是也其北近西則  
額爾古納河西北黑龍江上流斡難河一帶知達打即  
韃旦即隋之深末怛唐之落坦矣二部隣接土俗相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七

八

同元起幹難本落坦部蓋蒙古韃旦初非一族其後始  
通稱者也夫烏洛侯唐書列諸室韋傳而又言大抵皆  
韃鞨通鑑注女真為黑水種松漠紀聞謂黃頭室韋乃  
金之先此室韋與韃鞨確是同類而異號者也蘇氏稱  
韃旦契丹同出而通典謂室韋契丹類也南為契丹北  
為室韋此又室韋契丹同類而異號者也然而女真為  
黑水韃鞨乃古肅慎挾婁勿吉也韃旦近匈奴左地乃  
古烏桓東南鄰隋之深末怛唐之落坦也兩地相去五  
六千里女真之為黃頭室韋乃室韋之極東南韃旦之

為落坦乃室韋之極西北兩部相去亦四五千如謂

本靺鞨一部所分則前史皆無此說蓋女真之居黑水

靺鞨之居幹難河乃其祖國若陰山諸部當是元太祖

起兵之後始并為一部所為靺鞨且有生熟之別孟珙言

部人有黑白生三種也按前史以幹難河在今克魯倫

河東北五六百里或云今之呼蘭河乃昔與今西藏之

土伯特一在中國之極東北一在中國之極西南無論

西羌東胡種族各別即行國居國亦風馬牛不相涉也

至額魯特為四衛拉特明史之瓦刺本有元之臣僕而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七

九

非元裔其地則漢之烏孫唐之西突厥與宋之回鶻乃

又以為元祖之先蒙古源流云蒙古者土伯特之分支

贊博七世孫隆納木所纂時季子布爾特齊諾述至恭

博地方往波騰吉海東至拜噶勒江詢知為額納特

珂克之裔土伯特汗之子羣戴為君十二傳至多幹索

和爾多博墨牛根兄弟俱為額魯特巴噶圖特和碩特

奇刺古特四姓之衛拉特多幹索和爾生七子其季勃

端察爾始居鄂諾江七傳至哈布勒汗又三傳生鐵木

真是為元太祖青吉斯汗又云青吉斯汗收服阿里三

部及土伯特八十萬人眾遂進征額納特珂克遇一獨

角獸名曰塞魯奔至汗前屈其膝而叩首汗曰額納特

珂克乃佛菩薩降生之地今此奇獸至前殆上天示意

遂振旅而還又云青吉斯汗至四十七歲養身錫都爾

居十有九年惟唐古特人眾未服丁亥歲遂攻錫都爾

固汗圍其城禽其汗收其谷屯遂病終所生四子令長

子泰汗岱子俄羅斯地方即汗位次子味齊子托克馬

克地方即汗位三子鄂德格依留守汗位幼子拖雷守

產早歿鄂德格依年四十七歲沒子庫裕克汗位在位

六月卒次子庫騰汗立因龍崇侵虜患病延請帕克巴

刺麻六十六歲至蒙古國與汗灌頂至七十歲圓寂汗

亦同歿拖雷長子嗣立八年卒次子忽必烈即位元世

祖平定四大國帕克巴之姪瑪廸都繼刺麻位灌頂之

時刺麻坐林上汗坐於下辦理政事與汗俱坐於林上

自是比歷數傳每汗各奉一帝師至托歡鐵木爾汗立

是為元順帝汗聽讒殺脫脫太師占夢於阿難達瑪第

刺麻告以凶兆汗怒不悅刺麻辭歸唐古特汗由古北

口出亡作歌悔泣四方大亂各處轉戰蒙古兵四十萬

眾脫出者六萬眾聚集克魯倫河起造巴爾斯和坦城

分左右翼各三萬至五十三歲歿屢傳至達延汗太祖

十五世孫也其時插漢小王子徙漠南達延留漠北其

季子生七孫為喀爾喀七博羅特汗其十一子為漠南

九部汗其九部汗內有巴爾斯博羅特汗子七人長子據

鄂爾多斯部為元太祖守墓領右三萬眾次子阿勒

坦汗即俺答據土默特部領左三萬眾用兵并瓦刺

四部侵掠中國於是大明隆慶汗給封號金印講和六

十八歲癸酉用兵土伯特收服喀木等部其姪濟農因

請迎聖識刺麻至青海起廟宇及阿勒坦與徹辰洪台

吉殺各部復迎聖識刺麻至鄂爾多斯地於是察哈爾

汗與萬歷汗皆遣使致請刺麻是何異夢嚳哉從來為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七

十

人祖宗撰名字惟王偉之與侯景彼固亂臣賊子之所

為不足多責豈有堂堂公侯之子孫而可效尤以供後

世笑柄哉

書後三

今之土伯特即西藏康衛藏諸部也隋唐以前為氏羌

所據種類至多自西海以南汶山以西漢有發羌唐旄

白狼槃木後魏有白蘭白狗黨項叛服靡常不相統一  
至唐而爲吐蕃所并籍其兵以抗衡上國蓋今之士伯  
待唐之吐蕃國也吐蕃不知有國之始唐以前隔於黨  
項及吐谷渾也唐書吐蕃傳稱其居析支水西爲發羌  
之裔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此說近之謂南涼禿  
髮之後者恐不足據也貞觀初始通中國聞突厥吐谷  
渾皆尚公主慕而求婚太宗不許遂寇松州爲牛進達  
所敗懼而引去以使者來謝罪因請婚乃以宗女文成  
公主許嫁贊普爲妻時貞觀十五年也二十二年王元  
西域考古錄卷十七  
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贊普以精卒及泥婆羅兵從  
元策討破之高宗卽位拜駙馬都尉西海郡王進封賓  
王永徽初卒子早死立其孫今譌以宗女爲太宗之女  
謂贊普卒於戊戌是貞觀十二年也然則文成下嫁者  
何人耶吐蕃自棄蘇農以下凡十傳而國滅曰乞黎拔  
布曰噶弩悉弄曰棄隸縮贊卽中宗時以雍王守禮女  
金城公主下嫁者也曰乞黎蘇隴臘贊曰乞立贊乞立  
贊之卒其弟嗣立而史失其名曰足之前所謂爰泰贊  
普也爰泰吐蕃紀元之號僅一見於此曰達摩達摩卒

無子其妃琳氏立其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國  
人以贊普支族尚多今立琳氏子咸憤怒不服又不遣  
使詣唐求冊立於是吐蕃國中災異屢見地震裂水泉  
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籍  
鄯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別將尚恐熱恐熱猶中爲國言卽也爲  
落門川討擊使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  
畧地至渭州與宰相尚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  
合蘇毗吐谷渾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  
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兵誅不道爾屬乃  
西域考古錄卷十七  
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  
遂降衆至十餘萬禽思羅殺之自號宰相以兵二十萬  
擊尚婢婢傳檄河湟曰汝輩皆唐人吐蕃無主宜  
歸唐勿爲賊所獵如狐兔也諸部遂引去大中三年秦  
原安樂二州石門等七關瓜沙伊西甘肅蘭鄯河渭岷  
廓涼階成維十六州北庭輪臺清海諸鎮先後歸唐十  
年之間河湟故疆盡復民皆解胡服襲冠帶鄯州守將  
拓拔懷光殺恐熱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爲尚延心所  
破遷其遺種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

所終而國隨滅矣今以金城公主爲肅宗女又謂僖宗時其國大敗唐兵不知何所指蓋未嘗考之史書信口率臆雖顯與正史相背亦悍然不顧耳吐蕃自肅代以後最爲強盛南詔傳異牟尋與韋臯書云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遭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戊劔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擾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強此西南一

西域考古錄

卷七

三

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書中退渾謂吐谷渾西山女王謂唐毗國王拓拔首領謂党項之附吐蕃者僕固志忠懷恩之子以此推之其爲虎狼無信可知吐蕃自元和以後國兵常西禦大食故自長慶盟誓之後邊候晏然得以休息亦其疲於奔命力有不及非盡盟之力也按大食先本波斯邊鄙之民後叛其國侵鈔邊境拂林與波斯發兵捕之爲所敗遂割據兩國之閒勝兵至數十萬後遂滅波斯破拂林唐討安史收兩京亦用其兵大歷以後號黑衣大食南并天竺與吐蕃相攻故吐蕃徙

帳南山以避之今阿里西南額納特珂克即中天竺相距阿里千數百里師範滇繫云中國赴天竺有兩道其自麗江而西至藏抵東天竺北界約二千里又千有二百里而至中天竺東天竺今爲英夷所據地名里底與廓爾喀鄰接廓爾喀即唐之泥婆羅王元策借其兵以破中天竺者後屬吐蕃新書稱虜南族帳皆昨者即謂泥婆羅諸國也和簡勤公西招記事及西藏賦敘述大半無稽所引經簿一書蓋亦元秘史之類多不可信摠之吐蕃本無文字唐書本傳稱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

西域考古錄

卷七

十四

木爲約俗重鬼右巫事獺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咒咀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元和中憲宗會以詔書賜鉢擊連劉元鼎使吐蕃記贊普坐帳中鉢擊連立於右宰相列臺下鉢擊連升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於下已歃血鉢擊連不歃盟畢以浮屠法爲誓元鼎以大理卿充會盟使入蕃與虜盟今大招門前所立碑是也觀此則鉢擊連之擅國威福猶今日蒙古之奉刺麻也習咒咀猶今日之紅衣刺麻也以浮屠盟猶頂威靈佛而誓也吐蕃官名有都護一人曰悉偏擊連內大相一人曰囊

論學通亦曰論燕齊吐蕃無姓氏王族皆曰論外族皆曰尚惟鉢學通以僧爲之今唐古特字始於帝師八思巴世祖命以回鶻字別制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其母四十一有闕韻法有語韻法今唐古特字亦係合入四聲故知其字亦始於八思巴不獨蒙古也卽如當日贊普之名棄器黎隸力立弄隴蘇孛臘刺字異音同但有譯音而無文字故雖以君后之名不能無同異也吐蕃在唐時已重浮屠卽後來刺麻之濫觴元帝師八思巴西藏薩迦人今薩迦廟之胡圖克圖卽其後人經典與黃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七

五

教無別其僧亦無眷屬惟胡圖克圖有妻室餘時不往來僅朔望相見祇爲生子襲衣鉢計元史稱八思巴七歲能誦經典國人謂之神童年十有五謁世祖潛卽卽位尊爲國師今云六十六歲至蒙古國其事世祖者又非八思巴而係八思巴之姪皆顯與史文抵牾者也又按太祖之遇角端爲辛巳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等登山見之其地爲鐵門唐書西域傳史或曰佉沙曰渴霜那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西北五十里距那色波北三百里屬米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

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又曰康卽悉萬斤一日薩末鞬南距史百五十里薩末鞬卽明史之薩馬爾罕一聲之轉明史誤以爲屬賓國者也史國明史之渴石今日窩什乃元史又誤以爲東印度而此書竟謂太祖征額訥特珂克不知當日之中天竺尚不名額訥特珂克何況本非中天竺耶其餘如謂太祖生四子諸語無一與元史合者家理初孝廉謂僧徒挾化胡經之憤造作種種語言文字以誕相勝以妄爲常誠哉是言也然宏明集法苑珠林諸書皆博極羣書故雖號稱通人

西域考古錄 卷十七

六

學士率爲所惑未有不依據史書鑿空撰造若此書之鄙俚狂誕者四庫全書有滿洲源流考而此書不與同列一門入之雜史類中則當日提調者已有所見特置之勿論以爲不足辯也若然則子之噫噫不已一而再再而三無乃不禪煩乎然使蒙古諸君子循余說而求之則溯委以窮源不至有數典忘祖之譏予言或不無有禪世教云爾



西域考古錄卷十八

海月堂 雜著

海鹽俞浩 泄持

雜識

記魚通各土司部

益部三面羌戎櫛比自漢關沫若微牂牁鑊靈山梁  
孫水而邛笮夜郎滇始設官吏唐德中衰吐蕃釁起  
元置碉門暨長河西明障雜谷鄰金川寺邛籠之巢  
獲公乎上碉下碉牛皮之筏箭括乎沱水孫水繩橋  
縣度之摩曳白蘭白狗之唇齒連天萬巉絕地寸跬

西域考古錄卷十八

今之三十三番七十九族遠之西寧夷情部郎所轄

近之松潘建昌雷波所屬是編在所畧而獨詳魚通  
諸部為其為入藏咽喉而不可闕也迺達烏斯之藏  
俯瞰井絡之底當念蠱尾有毒顛藥必摘亦以表柔  
遠之勿屆知疆界之必正有不若廼辟以止辟於以  
莫荒外而康兆姓焉

沈邊長官司 駐沈村管戶百二十二歲  
徵銀五十五兩有印信

司境 五百六十三里

四至 東至飛越嶺四十里交清溪縣界 南至雨灘  
坪海流百五十里交大田馬土司界 西至賴

頂頂百八十里交明正司界 北至佛耳岩三  
里交冷邊土司界 西南至蒙古岡百九十里

交海棠  
土司界

冷邊長官司 駐冷磧管戶二百七十五歲  
徵銀四十一兩有零有印信

司境 百七十九里

四至 東至馬鞍山六十里交全州界 南至佛耳  
岳三里交沈邊司界 西至瀘定橋四十五里

交州里土司界 北至元  
州七十里交木坪司界

明正宣慰使司 駐打箭鑪管轄咱里土千戶一本噶等  
處土百戶四十八共土戶六千五百九  
十一有印信

司境 一千四百五十里

西域考古錄卷十八

四至 東至鐵定橋百二十里交冷邊司界 南至樂  
壤六百里交建昌廳界 西至中渡二百八十

里交裡塘司界 北至魯密章  
谷四百五十里交孫克宗界

司屬 土千戶一駐咱里兼管大烹壩  
小烹壩冷竹關瓦司溝五處

土百戶四十八本噶 尅七 惡洛 白桑 惡熱  
下八義 少吳石 作蘇策 八里

籠壩 上渡葛刺 中渡亞出卡 他埃 索窩籠  
惡拉 樂壤 上渣壩 惡壩 上渣壩 卓泥 中查

壩熱錯 中渣壩 木盧 格窪卡 甲那工 下查壩 莫  
藏石 扒桑 木盧 上 格窪卡 甲那工 下查壩 莫

卡桑阿籠 沙卡 上 郭宗 結藏 祖卜 百哈 母猜  
魯密東谷 普恭 郭宗 結藏 祖卜 百哈 母猜

初把 昌拉 堅真 達馬 校布 達石 卓能  
杵尖 長結松歸 白 校布 達石 卓能

兩兌支泰寧左營兵餉  
以上共歲徵銀一百五十

綽斯甲安撫使司 駐綽斯甲官寨管束竹子 木尺甲

宗六處番戶九千歲 徵銀二兩六錢零

司境 一千五百

四至 東至雜谷廳二百八十里 南至大金川二百

十里 西至革什咱二百十里 北至瓦述木

單東革什咱安撫使司 駐單東官寨管束芍藏巴拉

模子 吉地 沙中 隆鋪 居注 黨里 格里

堡 達角格等處番戶八百三十歲徵銀二兩六錢

印信 九分有

司境 六百八十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東至正地百二十里 交大金川 南至噶達三

百五十里 交明正司 西至道烏百三十里 交

巴底安撫使司 駐巴底官寨管束甲居 阿架卡 齊

百五十歲徵銀二兩 六錢九分有印信

司境 三百八十

四至 東抵孫克宗二百十里 交小金川 南至魯密

里 交革什咱 北至麻

刺滾安撫使司 駐刺滾管束若納溪 子多石 滿壩

龍等處番戶九百七十有印信無認納

四至 東至吹音堡三百五十里 交明正司界 南至

瓦述二百十里 交裡塘界 西至下瞻對二百

二十里 北至查坦三

裡塘宣撫使司 駐裡塘官寨管束鄉城 碩竹 刺麻

四百五十兩有印信正副土司二額外土

司一俱係流官不世襲於頭人內揀補

司境 九百七十

司屬

瓦述崇喜長官司管戶 三百零八徵銀二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東至河口二百八十里 交明正司 南至湯拉

三百五十里 交裡塘 西至刺麻了百四十里

交裡塘 北至熱

瓦述毛了長官司管戶 三百七十一歲徵銀

三十六兩有印信

司境 六百

四至 東至裡塘界七十里 南至湯拉三百五十里

西至刺麻了百三十里 北至長坦六十里 交

瓦述閃登長官司管戶 二百四十三歲徵

銀十二兩有印信

<p>四至 東至雅龍江百二十里交裡塘界 南至熱鐵北至春踏 西至臨卡石三百里交巴塘界 六十里</p> <p>瓦述毛茂百戶 歲征銀八兩</p> <p>巴塘宣撫使司 駐巴塘官寨管束仁果 知了 西松 宗俄 大河 格拉 過隆 六用知居 木丫 竹的美 玻璃 格暮等處番戶三千六十三歲 納銀千八百九十五兩四錢八分有印信</p> <p>司境 七百二十里</p> <p>四至 東至立嶺二里交裡塘界 南至南墩 二百六十里交西藏界 西至內石二百里交桑昂邦界 北至臨卡石六十里交察馬所界 以上宣撫司副土官俱係流官與裡塘同</p> <p>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五</p> <p>司屬土百戶七 上臨卡石 下臨卡石 三剛裡 桑落 上蘇阿 下蘇阿 郭布</p> <p>霍耳竹窩安撫使司 駐竹窩管束朋閣 克插番戶一千六百六十歲納銀九十二兩有印信</p> <p>司境 五百六十里</p> <p>四至 東至更平二百里 南至上瞻對百八十里 西至甘麻墟百九十里 北至東科百里</p> <p>司屬瓦述寫達千戶 瓦述更平百戶共歲徵銀十五兩五錢</p> <p>霍耳章谷安撫使司 駐章谷管束丹達 得慶 玉龍 一百八十二兩有印信 四處番戶三千三百二十歲徵銀</p> <p>司境 六百七十里</p>
---

<p>四至 東至更平百十里 南至下瞻對界二百八十里 西至孔撒界二百十里 北至竹窩七十里</p> <p>司屬土百戶四長官司一</p> <p>瓦述色他 一 瓦述東撒 二 瓦述墨科 一</p> <p>納林衛長官司 一 以上共征銀九十五兩</p> <p>瓦述色他長官司 管戶二百五十歲征銀七兩五錢有印信</p> <p>司境 七百二十里</p> <p>四至 東至更平百四十里 南至下瞻對二百八十里 西至孔撒界二百十里 北至竹窩界七十里</p> <p>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六</p> <p>瓦述更平長官司 管戶三百歲征銀十兩有印信</p> <p>司境 七百二十里</p> <p>四至 東至革什咱界二百十里 南至長坦百四十里 西至白利百五十里 北至革賈二百里</p> <p>瓦述餘科安撫使司 管戶六百四十歲征銀二十四兩有印信</p> <p>司境 五百五十里</p> <p>四至 東至革什咱二百四十里 南至孔撒百四十里 西至色他百四十里 北至濟斯甲六十里</p> <p>霍耳孔撒安撫使司 管戶九百二十三歲 征銀七十兩有印信</p> <p>司境 九百十里</p>
--

四至 東至竹窩百四十里 南至崇喜三百五十里 西至白利七十里 北至革費三百五十里

司屬百戶二 科則一 圖根滿樸一 賦銀五兩 征

霍耳甘孔麻墟安撫使司 管戶六百六十五歲徵 銀五十七兩有印信

司境 一千九百

四至 東至查琪二百八十里 交明正司界 南至餘 科三百五十里 西至圖根滿樸界二百十里 北至東署三百五

十里交松潘界

司屬百戶三 一革費 二束署 三束處以上歲納 銀三兩五錢又帶管冲道烏普玉龍三 處

霍耳白利長官司 駐白利管番戶三百 十五歲征銀十八兩

西域考古錄 卷八

司境 九百七十

四至 東至麻墟七十里 南至 西至林葱百四十里 北至 邊界二百十里 番戶七百十一歲征

霍耳咱安撫使司 管東河東西 銀四十兩有印信

司境 八百四十

四至 東至東科二百八十里 南至德格七十里 西至林葱七十里 北至松潘廳四百七十里

司屬百戶二 俱管下革費一 六十戶歲納銀三兩

霍耳東科長官司 係刺麻 由西寧選拔充替管葛木 西泥琪 仁窩達 蕪達多

多多等處番戶三百四 十八歲納銀二十五兩

司境 一千二百

四至 東至色他三百五十里 南至孔撒七十里 西至霍耳咱二百八十里 北至奪坦四百二 十里交

松潘界

德格特宣慰使司 原管 番戶七千七百二十一 又將長 坦及阿斯陽鶴兩處番戶二百

五十六歸併歲共 納銀二百八十兩

司境 一千二百

四至 東至上瞻對四百五十里 南至察木多三百 西至上納奪三百里 北至林葱界

三百二十

司屬百戶八 一上革費百戶四戶百五 二雜竹卡 百戶三戶百二 三龍琪百戶一戶四 十共歲納 三十八兩

西域考古錄 卷八

春科安撫使司 管 戶五百八十八歲征銀四十 六兩有印信共正副二員

司境 八百

四至 東至林葱百四十里 南至上納奪三百里 西至當兔百四十里 交西寧界 北至蒙葛三 百五十里

交西寧界

司屬 一高日長官司 戶三百八 十二歲納銀二十三兩

上瞻對茹長官司 管番戶四百二十二歲 征銀十六兩有印信

司境 一千二百

四至 東至章谷界二百八十里 南至毛丫界三百 西至德格界五百里 北至麻墟界

百四十

裕納土千戶 管戶二百六歲納銀八兩有號紙

司境七百六十里

四至 東至查琪二百八十里 南至下瞻對界七十里 西至上瞻對界二百十里 北至納林衛

蒙葛結長官司 管戶三百四歲納銀

司境六百一十里

四至 東至霍耳哨五百里 南至穆魯烏蘇七十里 西至召吳二百八十里 交西寧界

北至噶納烏蘇 交西寧界

林葱安撫使司 管戶一千九十六歲納銀六十四兩有印信

西域考古錄 卷八

司境八百四十里

四至 東至霍耳哨二百十里 南至德格七十里 西至春科百四十里 北至蒙結四百二十里

上納奪安撫使司 管戶六百五十歲納銀十六兩有印信

司境一千八百九十里

四至 東至春科二百八十里 南至察木都五百八十里 西至官角七百里 交察木都 北至納

溪三百六十里

司屬 上納奪千戶一百戶 一黎窩百戶 二共管戶三百三十歲征銀三十二兩

下瞻對安撫使司 管戶三百四十 無認納有印信

司境七百四十里

四至 東至查琪二百八十里 交明正司界 南至刺滾二百五十里 西至熱桑泥界百五十里 北至霍耳

界二百里

司屬 雲多百戶 一儀蓋百戶 一儀蓋百戶 共管三十九戶 無認納有號紙

中瞻對茹色長官司 管戶二百無認納有印信

司境七百六十里

四至 東至查琪二百八十里 交明正司 南至下瞻對界七十里 西至上瞻對界二百十里 北

至納林衛 界二百里

撒墩土千戶 管戶五十無認納有號紙

司境一千七十里

西域考古錄 卷八

四至 東至霍耳章谷界二百八十里 南至瓦述毛 西至德格界四百九十里 北至麻墟

界二百四十里

湛持居士曰吐蕃當天授久視誅欽陵兄弟贊婆以吐渾數千帳歸國虜族帳泥婆羅諸胡畔贊普南討死於軍諸子爭立將相媚權屠殺不以此時一舉滅之幾會差跌惜哉自河隴陷四鎮北庭節度使寄治涇州元載言於于代宗謂國家西境極潘原虜戍推沙堡棄原州腴壤不居其右監牧故地濠塹深固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足食若徙京西軍戍原州築城二旬可訖吐蕃收青海比其至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者分守石門木峽諸關北抵河皆連山峻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十一

險虜不能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北帶靈武五城爲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至安西斷吐蕃臂朝廷可安枕矣爲田神功所阻亦會載敗議遂謂貞元中虜爲南詔所翊又西迫大食北扞回鶻河隴兵不過五六萬韓泂欲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置軍守禦且耕且戰漸復河隴時吐蕃結贊數請和李晟言其不可信請調軍食給西師與泂合會泂卒宰相張延賞與晟隙罷其兵夫載雖奸猶知爲國綱繆戶牖延賞以私憾撓忠計適以啟戎心挫國威豈天以虜毒滂唐非

人事可回歟是卷所輯皆當日吐蕃要害地如三瞻對及撒敦者廣輪三四千里而斥鹵不毛無菽澤佃漁之利至使其人以攘效爲生是亦可哀也夫

俄羅斯考畧

俄羅斯其國凡分五十部有東西南大小加匱南東新藩之名歐羅巴海國志俄羅斯古曰厄利西意大里亞之東北邊地所謂西底阿土番也疆域甲諸州有在阿細亞州者有歐羅巴州者墨利加州者在歐羅巴者七區曰東俄羅斯西俄羅斯南俄羅斯大俄羅斯小俄羅斯加匱俄羅斯有所得南隅回教及近中國科布多之九部地後又取細密亞地分東西二區共四部蓋又在五十部之外也其在墨利加州者僅甘葛德斯一小隅先以大俄羅斯之莫斯科爲都城後遷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十一

都於東俄羅斯之北特革今仍還莫斯科其初本土番千二百年達達里汗兵擣其莫斯科墟其社至千五百年有諾戈洛人伊挽瓦里西者恢復故疆近日底里尼王攻取波蘭國十部落又敗佛蘭西十三萬衆遂爲歐羅巴最強大之國

在中國黑龍江喀爾喀雅爾左右哈薩克之北南懷仁圖中之莫斯科未亞海錄之祓古國卽俄羅斯之異稱西洋謂之仍跛刺多猶華言大國惟稱中國及祓古則然今考康熙中平羅刹方畧云二十五年與我爭雅克薩城時荷蘭使在京師聞其事曰我隣國也

聖祖因賜書附荷蘭使者得專達於俄羅斯汗乃遣使

至中國定邊界二十六年秋至喀爾喀境乃以厄爾古訥河爲界歸我尼布楚及雅克薩城而定市於庫倫以五體字磨厓鑄會議七條於黑龍江之吉爾巴吉河之東岸三十三年設俄羅斯館於京師玉河橋西定三年一互市來者不得過二百人以八十日爲期三十五年噶爾丹敗於我乞其援不應噶爾丹遂滅五十年土爾扈特入貢明年我使臣圖理琛往報出其國西畢爾喀山兩斯科以五十四年三月回京著異域錄以記見聞言其國北界夏至無夜又有冰海在極北境於繪圖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三

御覽時俄羅斯貢使偕圖理琛入朝之下有大鼠曰鼯肉重千斤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即死今俄羅斯人來朝言其地北極二十度以上有北海者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即斃其牙類象土人以製盤盃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爲實中國與西洋地方隔在赤道北四十度內自西洋至中國有陸路可通因俄羅斯諸國故皆泛海而來俄羅斯距京師萬二千里問西北地方極大其風土各不相同回子諸國元時分封者有一支在西洋地方約十萬人皆住帳房北極之下地最寒往時有人居此明年往視之不復有存者但林間積雪數丈而已朕曾詳詢來使故知之耳始知其國察罕汗無子傳國與女謂之叩肯汗材武有制御才以兵攻西費雅密亞盡并其地數千里以己名

名之曰散丕特里普爾斯科於是有大斯科八以四大臣總督八道自都城外七道置噶鳴林守之八道曰散丕特里普爾日莫斯克達曰計由曰可馬廉曰佛羅又與圖理雅尼曰郭洛多爾谷連曰西畢爾曰喀山汗控噶爾擊兵不解取其阿藻城考方畧會典及四夷斯西南圖理雅國王之名西域問見錄稱其地包俄羅斯東西界之外其都城曰務魯木考務魯木即中印度蓋俄以圖理雅王之名爲國名又俄以中印度爲其都城也圖理雅本小部處俄羅斯肘腋之間今其國已爲俄羅斯所滅矣聞見錄所述外雍正八年復遣使來定邊界以誠毅伯伍彌泰往聘焉時俄羅斯方攻西藏西南五千里之中印度即務魯木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十四

中印度之轉也以其地尚佛請於朝遣人至中國學刺麻以通蒙古使命年滿替換遂爲例六年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於滿漢助教各派一人教之居於舊會同館命理藩院授殄焉按伍彌泰使俄羅斯記亦見袁枚續齊諧記伍在其國時聞有海在北界因欲往遊國人難之固請乃派西人二十名持羅盤行向北六七日見有冰山如郭乘橐駝皆有副隨往視視下有洞穴從人以火照盤蛇變而入行三日乃出則天色黯淡如玳瑁間有黑煙吹來著人如沙礫國人言此黑霜也每行數里得窟穴則避入以消黃發火蓋其地不生草木無煤炭也逾時復行如是又五六日有二人對峙高皆數十丈一乘龜一握蛇前有銅柱上乃寒門二字因請回車云前去到海約可三百

里從此一日行便不見星日寒氣切肌中之即死海水亦不流如漆時復開裂則有夜叉怪獸起攫人至是水遂太息而回入城點檢從者病者五十人旋斃者二十一人伍面黑如漆牛載始復所隨僕中亦有終身不復白者又云雍正中俄羅斯以兵侵魯魯木世尊遣毒蟒數千藥之體而行成蟒即不見世尊曰此曠心所現不慎則不見矣初賂以金不受曰我國土曠人稀每三年當以童男女五百來獻許之始得全師還國按此即聞見錄所載控噶爾發兵數十萬出境長驅直壓俄羅斯國都察罕汗大恐求於常幣之外歲貢童男女各五百人始得罷兵者也考新唐書五天竺傳烏菴國人善禁架術即今紅教刺麻亦能驅使蛟龍虎豹幻出空中宮殿此所云世尊亦即刺麻之類也聞見錄以為乾隆年中事則不足辯也已

乾隆二十二年我師定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十五

索之不遣及患痘死始出其屍於恰克圖驗之三十六年土爾扈特全部欵塞命理藩院移文諭以情勢俄羅斯收其地不之問也俄羅斯地大物眾其人面白微頰高準采鬚目睛黃黑睛者漢李陵裔也唐書黠戛斯傳稱漢李陵裔故武宗册為宗英紅瓊帽油鞞食以麥為上麪潔白性宜雄武誠明可汗人秋高馬肥捆貨而至列帳通恰克圖恰克圖迤東為車臣汗部十四卡倫地稍平行迤西則山高林密中通溝峽為色楞格河東岸綿亘至庫倫八百餘里天然險隘自雍正中議自喀爾喀北界楚庫河西沿布爾彀特

山至博穆沙嶺為兩國邊界白樽羅伊察格圖卡倫至尼布楚南七百里澤倫圖卡倫測北極東西相去二十六度迤東則黑龍江舊界西為喀薩克外藩而其國都在極西與荷蘭英吉利海接其南為中印度即務魯木也其兵猶長於火器康熙中曾收其火器編其人為一佐領隸京師鑲黃旗滿洲者也中國與俄羅斯有移文該管衙門不遣正使故會典所載朝貢之國詳而俄羅斯不與焉其國自叩肯汗後皆傳女至八傳而復立男為汗近嘉慶年間事也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十六

此處為空白欄位



湛持居士曰俄羅斯外藩一大國也疆宇與中國相首尾如黑龍江墨爾根齊齊哈爾及新疆之雅爾喀爾喀哈薩克皆與其邊徼犬牙相錯康熙中議兩國疆界一循烏倫穆河上游之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山南流入黑龍江之谿河屬中國山北谿河屬俄羅斯一循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訥河為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雍正中復定喀爾喀邊界而定市於恰克圖百十年來商貨走集邊境宴如豈不休歟今考其疆域在漢為北丁零堅昆奄蔡之地北魏為高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七

車高車即鐵勒也北史稱鐵勒諸部種類最多有康居北剌阿得水各部北海南得疑海東西部拂菻東部又有突厥可薩部皆高車種也駁馬過羅支唐為骨利幹大漢都播黠戛斯元為欽察阿羅思謙州考俄羅斯東新藩四部一曰多莫斯者在今科布多北厄爾齊斯河東為元初海都所分金山以北地二曰科勿利者在今色楞格河烏梁海部北謙河西元之謙州也三曰雅克薩在今朱爾克河西元之據合納地也四曰甘查甲在極東北三面距海元為乃顏哈丹北境蓋即唐之流鬼國也今考外蒙古之土拉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俱匯為楚庫河北流逕元之謙州東謙河自東北來入之謙河者唐書黠戛斯傳及西突厥傳之劍水也其水同匯於伯爾轄河又名白湖水又西北出逕爾湖又名菊海唐書所謂小海也其水又西北出逕吉利吉思地玉須水自東來入之今名伊里木河又

西北阿浦河自南來入之今名伊羅謝河又北流為昂可刺河北海昂可刺亦曰益吉利元劉敬之嘗任斷事官言其地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炎羊膊熟日又出與唐骨利幹同但地名異耳見盛如梓老學叢談亦與圖理琛所見同其國計由斯科與右哈薩克西鄰按蓋即唐石國之但羅斯城斯科爾中國言省其下有斯科如中國之府又其下有柏與數百猶言縣治其地東西北三面臨海廣輪三萬餘里山川城郭人物畜牧種殖五方風氣部類別處羅衛與中國同其書橫行自左而右東合拉提諾西合托忒烏珠克而轉譯蒙古清漢文俗崇天主教以之紀年異域錄載其國每歲十二分分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歲在三百六十六日上下也如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乃其汗二十七年元日乙丑也今以唐回紇黠戛斯諸傳及元謙州總合納昂吉刺諸記載參伍觀之則俄羅斯之疆域風土亦畧具矣

西域考古錄

卷十八

六

數萬里之控噶爾西洋諸部無不精火器者黑龍江外紀言其納藥筒中凹凸如梅花式圖理琛言所經之地皆具鎗礮旗幟以迎土爾扈特又借之以衛我使者今雅克薩城有康熙時所獲銅礮三位乃七十氏既盛稱控噶爾之強大趙氏翼又辨其國無火器又稱我侍衛碩托與其汗訂十八條議於枕席之上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夫以本朝士夫紀本朝事悠謬且如此又曷怪千百年以上事哉夫土爾扈特之來歸也實由舍楞之唆搶伊犁至無可奈何而歸

願豈其初心哉寇發自彼既不能止又望我盡執數

十萬人界之又有此情理乎故我於彼不為納畔而

俄羅斯亦置之不問者非不問也其勢固有所難言

也或謂承樂時外夷入貢有重數譯來者何明史獨

無俄羅斯抑名不同與史官失之與今考元史之

阿羅思僅一見於地理志河源錄後而丁酉歲之師

謂之幹羅思則明初得之元遺臣者時其國尚微故

不能詳也若在中葉明方興韃旦瓦剌上魯番搆兵

其款塞不過求市固不如漢唐西域北庭四鎮置都

護節度使中外一家可從容垂詢其不知之也固宜

非是其人竟不一至漢南也皇清通考四夷類以魏

書烏洛侯為俄羅斯以于已尼大亦為北海官書之

誤無甚於此有以明矣之哈烈為俄羅斯者按哈烈

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其地頗為遼闊即縛勿河

亦曰阿書河與今之布哈拉準其地望形勢皆合與

西域考古錄卷六

魏源以為南都魯札者同一乖誤魏氏據蒙古源流

謂元太祖封長子察汗岱於俄羅斯即汗位元史及

蘇天爵紀載均無其說且收幹羅思元史丁酉年宋

理宗嘉熙元年其時金亡已四載太祖崩久矣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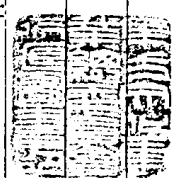
有封長子之事魏氏不能糾正其謬又取而載之盟聘記中貽誤後學豈淺鮮哉

聖祖所諭回子諸國元時分封者有一支在西洋地方  
者也又元史按竺翹傳以善射隸皇子察合台部察  
合台為皇兄以按竺翹為元帥又耶律楚材傳云太  
宗之立告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  
則莫敢不拜王撫之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  
禮自此始又本紀憲宗六年九月以駙馬刺真之子  
乞解為達魯花赤鎮守幹羅思仍賜馬三百羊五千  
據此考之則察合台未封於俄羅斯元史已有明

證魏氏舍正史而引蒙  
古源流殊不可解也

西域考古錄卷六

千



玖輯 7-752

〔清〕永貴 蘇爾德撰

新疆回部志四卷首一卷

清乾隆五十九年南屏理鈔本

# 新疆回部志

新疆回部志為都統永蘇二公相繼

成之極有條理所惜者不註西域城

郭諸國及為漢唐金石作譜耳然捷伐

亦博物君子矣

金州樸園董詔記

叙

國家聲教所及幅頓之廣振古未有乾隆丙子準夷內亂其

屬叩關內附我

皇上命將興師掃滅準夷拘留之回部伊犁二酋長遣歸乃土

不意德竟怨報用是窮追至伊西洱庫爾淖爾復二酋首

諸回始靖凡自古之職方未誌王會未載者悉入版圖同

於郡縣其人衆六即同吾之編氓矣其城之扼據要領如

內地之省會者有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屬城一

十有七堡寨邸庄難更僕數綿延不啻萬餘里余於己丑

奉

命同副都統福公駐護喀什噶爾此地為回疆極邊之區東與

烏什阿克蘇伊犁相通南與葉爾羌接壤西則嵩漢等諸

部落北則布魯特等游牧之地曩時回衆屢世被準噶爾

布魯特凌虐蹂躪嘗不保其妻子不克事牧樹自入版圖

如解倒縣如出水火兵戈不擾吹散各安其境內邨落之

保聚阡陌之毗連與夫美木嘉禾叢植而交陰者迴非昔

日之蒼烟荆棘頽垣荒墟矣昔之避患而去者日益未歸

戶口既增民物漸阜商旅亦集余既觀其風土之安和又

憲其物產之遂昌仰見我

皇上系遠之深仁所涵煦遠也其山川形勢貢賦風俗天時物產之繁有前高書都統今大宗伯永公貴與觀察使固君世銜編有回疆志一書今攷其所載於時事不無參差爰就元本再為核實刪繁增畧分門別類以成此書庶覽者有以見

聖朝之土宇孔厚聲教無遠弗届云  
乾隆三十七年歲在壬辰仲冬之望長白蘇爾德

自書訂高貢詩存國風以降正史稗編多載山川之形勢民俗之淳漓故留心經濟雅意宏通之士於身之所履化之所及莫不兼收並採闡幽探賸筆之於編以期裨於治理助於考稽如桂海虞衡嶺南異物者不可勝數遠國朝奉使諸君封琉球者有記使安南者有記雍正間侍郎圖公使俄羅斯亦著異域錄一書皆足以信今傳後洵留心經濟之作也然猶屬外域或備或闕無關政治回疆自古未屬中國其土地險易民俗物產舊籍無考乾隆己卯因逆首負恩遠遁我

皇上命將窮追大功底定回象投誠於是收入版圖

簡命重臣駐兵撫護參贊尚書永公於宣威施惠之暇就耳目

所及詢訪所獲草創志畧適蒙

內召未及成書韜園蘇公復詳加考校廣為蒐羅刪冗補闕冠

以繪圖披閱瞭如未附雜記巨細不遺不惟可儲

大清一統志之挹取即後之官斯土者其有資於因地施教為

不淺矣余捧讀而佩服焉用弁數言以志景仰云

沙濟福森布

新疆回部志目錄

卷首

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御製平定回部紀功伊西洱庫爾淖爾之碑

卷一

圖

天時

地理

山河

城池

卷二

回教

面貌

情性

房室

衣冠

飲食

昏姻

卷首

耕種

織經

交易

政漁

土產

雜記

卷三

官制

戶口

卷四

賦役

錢法

刑法

隘卡

郵驛

外夷

目錄終

新疆回部圖說

國家平定準夷自巴里坤迤北喀爾喀蒙古界以西至塔爾巴哈台伊犁自關展迤西至阿克蘇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南北兩路幅幘各萬有餘里入版圖供租賦均屬新闢之疆向雖有圖僅具行程之里數東西之大概而已至於高山大川之縈紆各城屯駐之形勢以及近屬部落之方向遠通外國之道路多未詳倫茲自哈密以西分山南山北兩路凡新疆所有之山川回城暨外夷各部落總繪一圖以備觀覽至於嘉峪關外之安西一府三縣欠列甘省與圖故不贅焉





阿潭



回婦服裝



海連塔







新疆回部志卷首

御製平定回部葉爾奇木碑銘 即葉爾羌

鵬者骨  
 唐是其髻歸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  
葉者乳  
 陶治準夷昔強冥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騃驗其象豺  
葉者乳  
 狼其羣以回為羊役以耕耘利其善價三倍市欣拘二酋長  
葉者乳  
 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滕格是供銜柱是恩繭絲奚  
葉者乳  
 堪溝壑已遠有面內心其何能訴準夷既平群回見天謂自  
葉者乳  
 今始飽食晏眈道厥商婦撫尔土田生允肉骨詎疑變遠

報音送  
小車也

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戕我使軺是用興師聲罪致討

賊者烟  
賊者烟  
 乃敢抗顏烟塘謹噪既悔厥外軍安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  
賊者烟  
 憤殺人為歡奪妻為穢大失象心無不怨背三道並發四甄  
賊者烟  
 習攻首知弗支自擄一空廿日之前駝走無踪尔雖無踪我  
賊者烟  
 追應窮滔滔洗洗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城異城畏懷  
賊者烟  
 舉旂助力腐鼠莫遁遂未獻瓶二酋既殲諸回永靖該官定  
賊者烟  
 賦去其苛政昔之請回為準夜偵今恬以熙各保性命昔之  
賊者烟  
 請回為準夷臣今語鄰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孰  
賊者烟  
 尔稷黍尔子孫在昔已已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已卯年

歲符理紀瑞壹祥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己卯十二月

御製平定回部紀功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懲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卻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沒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勅劬膏旰運籌狎至寶未敢偷安於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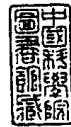
乾賦慰

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兒者我副將軍富德

等窮追二酋至巴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績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旣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首尾不能相顧整我回轟以招之降者鋪崖以未霍集占持刀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駢突而喙息也先事慮之於霍斯庫魯克談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持堅桓之士真如驅虎豹而逐狸兔纏頭碩鼻者流皆懼、跟、見即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攬輜重而獻兜逆也我軍未深入拔達克山

境者則以討逆之師而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勢我武少輯也卒歲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為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奇木辭不復綴也特紀者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新疆回部志卷之一



天時第一

新疆氣候迥異內地經年不雨四時多風春間尤甚風一至則天地為之黑暗黃霾或至於兩三晝夜不息人畜瑟縮木拔砂飛與海颶無異南北西三面大山之雪四時寒光映於城中內屬以來地氣漸變春夏亦雨漸聞雷聲按時憲書所載太陽出入與交節時刻較之京都不甚相遠其地晝暖夜寒緣與雪山相近故也氣候陰肅故人多疾病又雨澤既少砂石經炎日照燥夏亦多酷暑焉每日午

不知地之有主理

前恒涼未中之後多暖疑地處西偏漸近日入也

地理第二

新疆一帶大半皆係戈壁山岡亦皆砂土其平原曠野莫非鹵鹹之區草木惟有蘆葦芨芨草駱駝刺麻黃木賊胡桐紅柳瑣：紫夏至以後陰風漸收地土堅實冬至以後陽氣上升土脈靈泛回人播種惟以大山融雪作渠灌溉各屯田亦視渠水多寡酌量開墾有泉虛絕者若渠無融雪挹注輒艱又地多震動歲恒四五甚者忽鳴几簸賴其土性堅黏房屋厚頂輕不致傾頽覆甍人亦咸不為異

山河第三

博克達山在烏魯木齊城之東南九十里東西南三面大山環抱自麓至頂約數十里上有清泉一泓其中偶吐陰雲則霏：雨雪矣

國家殄滅準噶列於祀典

內出祭文春秋遣官莅事焉

鹽山在阿克蘇東行一日哈拉玉爾滾之北三十里自麓至頂俱紅土雜石內產明鹽色似紅冰山巔所產則瑩如白雪其味甘香每朝日初升遙望其山紅白交映變態萬

狀日入之後山頂如梨花布地瓊玉飛舞亦奇觀也巴爾楚克亦有鹽山類此

穆素爾達拔漢乃厄楞哈必爾罕大山之嶺在阿克蘇之北實為準噶回部之界天之所以限南北分寒燠者也其山高數百仞嶄削陡險萬難度越山之斷處仍有豁壑谷中皆磊砢巨石復有水自石下衝流凝冰負石上升山之陽峭如版築欲通斯路者遂鑿冰為磴紆迴而登以達於北其形勢之消長遷移變幻無常者以南面受日一經煥暖冰則釋融故下為巨流推湧鼓蕩也行人踏磴牽騎循

冰堅魚貫緩步踉蹌而前冰多震裂雪易迷踪稍不戒  
心墜陷塔雲其時有吼哮之聲或縣隔挂瀉者活水居下  
為堅冰所逼激激而成也每有暴風狂雪猝然而至者陰  
陽失和互相競奪也行九十里可達山北之雪海此海乃  
山陰積雪終年不消偶或失足危同滅項嶺與海皆純露  
涇寒冰雪為質是以草木不生禽獸絕跡洵千古未聞之  
異境也乙亥歲

王師既殄準夷兼聞回疆仍藉此路以通南北參贊尚書舒  
公奏請列入祀典安設回民一百二十戶需事修鑿今已

為衝途商旅通行矣

博爾圖達巴漢在哈爾沙爾東北三日路高四十餘里山  
脊東西長九十餘里純土饒水草惟乏柴薪山甚高寒威  
夏偶一生雲雨雪交作人莫能當且多嵐瘴大兵進剿回  
疆由此路安設軍臺後經參贊尚書舒等以往來艱險奏  
請移路於山南之伍什他拉一帶行人稱便焉  
洛卜淖爾在關展正南其地荒砂弥漫有一大澤為回疆  
象河流注之水滙聚成湖或云即蒲翰海沿湖之樹皆胡  
桐湖之南荒沙無涯升高樹遠望皆大小湖池方圓不一

蒲翰海

莫計其數各不連屬週圍或四五里或七八里各湖池之  
北天山之南有一種回人不耕不牧惟刻小舟捕魚為食  
或採野麻或捕哈什鳥剥皮為衣或以水獺等皮並哈什  
鳥之翎持往各城貨賣易布以為衣帶此種回人世居海  
邊不惟不通中國亦不與各部落相通二十二年參贊果  
毅公阿追逐沙拉斯馬胡斯叛逆人等搜山至此括撫賞  
賚歸入版圖彼處有可通西藏之路正西十二三日可至  
庫爾勒正東十四五日可至沙州

聞之五教止云此部近入版圖每年納海龍皮九張其

實湖水茫涉春徂秋並無往來之路必隆冬冰堅微

稅者於湖邊舉號大彼以號火應然後履水而至

特穆爾圖淖爾在喀什噶爾西北伊犁惠遠城西南週圍

約六七百里其西北有車得庫爾淖爾又西有卜古鄂莫

淖爾焉

哈木哈嗎爾淖爾在巴里坤城西四十里尖子山地方南

北濶十餘里東西長六七十里每逢天氣晴明日夕之時

遠望淖爾中城垣樓閣丹碧閃鑠踰時而息如海市然  
開都河在哈爾沙爾西南為回疆之巨流約闊二里餘其

特穆爾圖淖爾  
不即此也

水自西北諸河匯歸於此復東南流不百里入栢什圖淖  
爾由淖爾復西南流歸葉爾羌大河入洛卜淖爾現設官  
船十隻以便來往為西陲之要津

庫車正西有水自烏爾圖布拉克山流出東經沙雅爾之  
南歸葉爾羌大河

烏什阿克蘇屬內有大河三在烏什者名托什罕在阿克  
蘇西者名胡瑪拉克在東有三日程途者名雅爾干流至  
沙雅爾俱歸葉爾羌大河

喀什噶爾所屬地有大河三一名太比楚克一名克色爾

一名依滿雅爾其源自阿斯圖阿爾圖什玉斯圖阿爾圖  
什木什克色爾塔克依滿雅爾格斯等六山口流出至哆  
蘭霍木什魯克地方匯為一河入山東流至庫車南歸葉  
爾羌大河

和闐所屬地左右有大河三一名合泰一名克里雅克素  
一名王斯庫爾其源來自西南大山內塔什里克果恭魯  
克珠魯克塔什等處三山口流出東北流至雅布喀河滿  
匯為一河東流至庫車南歸葉爾羌大河  
葉爾羌所屬地有河二一名廷雜布一名噶克其源自伯

克霍羅木色勒克奇攀玉拉里克霍什霍魯克等處四山  
口流出至巴爾楚克地方入山東流受諸河水至庫車南  
入於洛卜淖爾

### 城池第四

關展土城周二里餘東西二門平坦廣闊北高南低背倚  
大山係與厄魯特搭界之雪嶺亦通烏魯木齊等處大路  
南通洛卜淖爾由洛卜淖爾轉西有路可通後藏西通哈  
爾沙爾東通哈密沙州東北通巴里坤  
魯克沁土城周二里餘東西二門東通關展西通土魯番

北通連木沁南面沙山無路

土魯番土城周二里餘南北二門東接魯克沁西通托克  
遜北通烏魯木齊南通洛卜淖爾

哈喇沙爾

哈爾沙爾原係厄魯特達什達瓦游牧種植之處後回鼠  
竄遂毀其城池焚燒林木而逸其地遂荒乾隆己卯定邊  
將軍武毅謀勇公兆等平定回部具奏附從逆酋和集占  
等久住伊犁叛服無常其得爾格貿易塔里雅沁種地烏  
沙克勇戰等三種塔哈里克回人謂此回人并多蘭回子  
搬徙屯住又有散居各回城之該處回人陸續准其復集

漢書



故居大兵奏凱以來其荒廢田地仍復開墾又經駐劄大臣修築殘缺舊城設門於東西周三里餘城南即開都河其地平行廣濶沿河土亦腴厚可耕惟值河漲每患壅淤西通庫車東通關展

庫車西南北三面環山平行處約三百餘里舊有土城周四里餘築於高原之上四面開門東有大河旋繞西南一日路至該屬沙雅爾地方有城約二里餘南北二門平行處一百餘里城南各回城之水滙為一河東流入洛卜淖爾北入大雪山有通伊犁一帶路徑西通阿克蘇

賽里木土城周一里餘南北二門東通庫車西通拜南有小路可通沙雅爾東北有阿克訥克山嶺可通伊犁烏魯木齊

拜土城周一里餘東西二門南有小路可通沙雅爾西通阿克蘇

阿克蘇城乃藉高崖隨勢挖削而成者為城凡三中城有東西南三門左右兩城各南向一門城南崖下以土築垣環圍三城垣亦東西南三門頗為壯麗城北一帶悉屬片石戈壁近城有土溝一因城內乏水故於此溝濠內砌成

堤填與城內地勢相對自北山引水由石磴戈壁從北而南曲折貫流三城西歸於河水勢激盪不易禁防城之附近崖壑巖巒繞紆出入甚為崎嶇城南大河凡四水勢洶湧所屬城卅十有七處平行約五百餘里西南通喀什噶爾葉爾羌南通和闐北通伊犁西北通烏什

烏什山名也其城名土爾蕃南距山十餘里北距大山百餘里兩山峽中有小石山高約十餘丈以石為城約二里餘正東西南西北凡三門乾隆三十年平定逆回後於原處改築駐防城一凡四門

賜名永寧城北二里餘有大河一正東有大河一沿河一帶所屬卅堡十一處平行方四百餘里西南通喀什噶爾葉爾羌東西北三面俱大雪山有通伊犁及諸布魯特游牧之路

喀什噶爾舊有土城不圓不方周三里七分餘東面二門西南各一門因城內房屋稠密街衢錯雜難以設營且官兵不便與回人雜處議政尚書永等於乾隆二十七年奏請於舊城西北里許臨河近原就其地勢築城周二里五分餘四面各一門東承恩西撫羌南彰化北關遠內建倉

庫衙署及兵屋城南開教場築將臺規模大倫是為新城  
乾隆三十五年副都統福復建樓濬湟修演武建迎賓館  
敬建

### 萬壽宮

關帝廟添蓋倉廩武庫官兵住房於是商旅駢居儼成市井  
於三十六年具奏

賜名徠寧城仰瞻

宮

廟之輝煌憑臨城池之壯麗居然新疆一都會矣所屬城邨

一十有七西南皆山大河三道環繞平行處方六百餘里  
東北與烏什阿克蘇接南通英阿雜爾正西一帶與諸布  
魯特及嵩漢等各外夷相接

英阿雜爾土城周二里餘南北二門西通布魯特南通安  
集彥拔達克山東通葉爾羌

葉爾羌舊土城不方不圓周六里三分餘東西北各一門  
南二門城內舊有回酋和集占所居子城一區約二里餘  
今以軍官兵倉庫居舍所屬城邨二十九家穿挿山水有  
大河二統之平行處方七百餘里南面皆山南與諸布魯特

及各遠夷相通東北通阿克蘇東南通和闐  
和闐六城村內無名和闐者蓋部落之總名也由南山流  
出雪水左為合泰在玉隴哈什右為克里雅素在哈拉  
哈什此兩河產玉惟合泰最佳哈拉哈什者次之地平行  
約五百餘里

一名依里齊城約周三里七分餘面各一門  
一名哈拉哈什城約周三里弱東西北三門  
一名克里雅城約三里弱面各一門  
一名塔里約城約一里餘南北二門

一名玉隴哈什無城

一名庫勒無城

右六城邨遠近不一西北與葉爾羌通西南與後藏通東與  
沙州相近一帶戈壁無路可通正南皆山正北大沙戈壁東  
北與阿克蘇通

右新疆城池志南道自關展至和闐登載極詳而北道自鎮西訖惠遠概從闕如豈以己為郡縣即以安西例之耶抑永蘓二公所經畧但南道耶然圖有志無終為未備暇日收新疆程錄及聞於本鎮從征之士者補其什一至於南道諸城之舊為屬國與

朝宗道里有可互見六并戴焉若夫其東之哈密青海東稍北之喀爾喀北之札薩克南之西藏本自無與斯志然封守相望存其崖畧庶幾接壤瞭然云

庚戌八月望前一日樸園詔識

賜名惠遠城

伊犁地廣土沃東接關展西至吹若拉斯南踰天山接回部諸城北至烏魯木齊通哈薩克至京萬八百二十里今關展距巴里坤六百里至京八千一百一十里

哈拉沙拉古焉耆國東至沙克他爾接關展界西至弟納爾河接庫車界北至天山接烏魯木齊界南至沙山入沙磧至京九千一百里

按圖有哈拉沙拉而志有哈爾沙爾而程錄亦作哈拉沙拉按其接壤正同固知即其地也

巴里坤古焉耆

巴里坤東自哈密距五百里西通伊犁距五千餘里南阻南山北阻北山城依南山之麓南北相去不及百里屯田實其中北山後即喀爾喀軍營定邊左副將軍所轄之地至京八千餘里今為鎮西府

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東接巴里坤西至博羅塔南至天山接哈拉沙拉北至塔爾巴哈台通俄羅斯至京九千八百九十里今為直隸迪化州

聞之五敬止云烏魯木齊為南北二道之扼要漢之輪臺唐之碎葉城皆在其所

庫車古龜茲國至京萬八十里

沙雅爾東接哈拉沙拉西接阿克蘇南至特里木濱大河北接庫車至京萬二千三百里

賽里木至京萬二千九十里

拜富厚之意曰拜地饒水草故有是名至京萬三百八十里

阿克蘇阿克白色蘇水也相傳昔有水患高城深溝以避之故名至京萬七百九十里

喀什噶爾喀什謂各色噶爾謂磚房其地富厚多磚房故

名至京萬一千九百二十五里  
葉尔巷葉尔謂地寬廣之意至京萬二千四百二十五里

和闐至京萬二千一百五十里

哈密元為納忽禮封地明設哈密衛後為土魯番所據東接喀尔喀界西通土魯番界南至沙磧北至天山接巴里坤界距安西城八百里至京七千一百八十里  
內札薩克諸家古共二十五部落東至黑龍江西至尼魯特南至長城北至湖漢廣袤萬餘里設五十一旗每旗札

薩克一人

喀尔喀蒙古北部共八十二旗每旗札薩克一人

青海四部落舊西蕃地為蒙古所據共二十九旗

西藏四部落其地在四川雲南徼外唐宋為吐蕃元明為烏斯藏地有四曰衛曰藏曰喀木曰阿里轄六十餘城東至四川邊境西至大沙海南至雲南邊境北至青海東西六千四百里南北六千五百里

一册終

甲寅年如月中浣南屏通理錄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廿七日屬所抄過

新疆回部志卷之二

回教第五

回部之始立教者曰嗎哈木帝敏回人稱之曰烏魯克也牌罕帕尔聖賢也相傳去今時已一千一百七十餘年有經一卷名濶尔罕凡三十篇皆教人敬天積福行善諸語禁回人着紅謂着之必有兵劫男皆着黑女皆着白蓋以火勝金水克火也又云日出之方生人面白目滿鼻小微鬚善於騎射衣着短長來至布哈尔地方當為所屬其行教者每早禮拜畢即登高處喚醒眾人為工作役晚則登高



作樂向西送日寺無像設奉教傳法者曰阿渾不受職戰陣不飲酒吸煙惟誦經講禮勸人行善回人咸尊之雖伯克亦不敢以勢相加其論年以三百六十日分十二月按年以配地支不知有天干甲乙等字其地支十二屬配辰曰魚不知有龍也每月以初見新月之次日為朔以月之奇偶分大小建不知置閏每歲十二月終因六小建不足三百六十日之數必於歲末補足六日至第七日方為新年不知推算日月度數時刻故見華人預知日月交蝕深以為異

經字第六

回人無書籍惟知有經其言大概如釋氏果報之說及咒語等類其字有二十九字頭二十九韻配合聯絡以成語句皆橫斜觀誦用木籤草枝書寫欲學者必就阿潭教讀阿潭亦但能粗解大意不能悉其深奧也又有識字之回號莫洛惟能粗譯文義其從之學者富家圖博讀書之名貿易者足記姓名而已

禡祀第七

回人祭祀之禮據瑪哈木雷敏所遺潤爾罕經云天地日

月覆載照臨為上祭山川土田產物利人為中祭家堂墳墓乃人根本且有默祐之靈為下祭其禮每大家富戶門外俱築土基東向砌建家堂名嗎禡爾係乃禱福禳災祝天告地及節令禮拜終日迎日送日并祀齋時禮拜誦經之處凡禮拜時阿潭領眾聚於其家按班立西向吟經叩拜良久朝迎日出夕送日沉設鼓樂於高臺怪腔異調音節設人此其上祭也其中祭則喀什噶爾正北八十里有山曰圖書克塔克在玉斯圖阿爾圖什山之西四十里係大雪山其山險峻皆走石流沙無路可升惟山裂石罅間

有鳥道不能並行坡盤六七里有平岡方三十餘里草肥水碧四望皆懸崖斷壁峭嶺奇峯可望而不可即又有甘泉飛瀑灑落山窪聚成深潭數處且有虬松蒼柏楊柳果樹西有大穴遠望狀若缸口曰圖書克洞有木梯不可得近相傳乃嗎哈木雷敏之門人羅狄滿登以入洞修心學法昇天之處虔心往拜尚能現形曾有見者故回首布粒尼整每歲第一日必親往朝拜謂之敬神信聖以感動回人至今回人之海連塔爾等常往望而叩拜因多蛇虎故不敢深入各城回人悉遵此禮雖道遠身不能至而每逢

拜期必望叩焉回人云此山雪冬夏常積人賴其融水為養乃嗎哈木雷敏欲安此方人民故積存萬年冰雪滋育生靈凡海連塔爾等每候秋收往各邨募糧作餅餌望山祭之曰我等遵聖人遺制替眾人酌謝神山神水報答養育之恩此酬山謝水之祭也其下祭之禮回人無分貧富日皆三餐將食必先詣家堂望空叩謝謂之請伊先祖祭後方敢食雖在顛沛之中宴樂之時皆不敢忘

風俗第八

新疆自哈密迤西皆為回部其風俗不特與華不同亦與

各夷迥異人無姓氏惟三世之內為同族男女皆有名祖  
父母父母外亦知尊敬繼母伯叔父母而兄弟之子女則  
互相婚配過三世者但以年之長幼分別坐次其餘遠族  
近親俱按齒序老者為長幼者為卑而已一人娶數婦所  
生子女但為近族一婦先後嫁數夫所生子女反為同胞  
近因向化輸誠知慕華風漸就禮義然其舊俗容儀率仍  
往故今就聞見所及聊述其大概耳

### 年節第九

回人亦有年節年前即把齋一日據嗎哈木雷敏經云此

一月乃先年大聖人等避難之月大衆應日則把齋夜則  
念經清晨日未出早食夜俟月出晚食如此一月則聖人  
之難可脫伊等先人亡魂盡能出離災難作齋之象亦皆  
能假聖人之力而脫離災難故回人每年於此月初更五  
鼓兩食沐浴念經作樂如此一月方開此日曰魯雜阿依  
特經云把齋一月足滿將所積善事告天求福作樂慶賀  
故回人是日皆淨身著新衣念經求福又以為難滿災除  
之日彼此皆賀新年又一日曰庫尔板阿依特經云是日  
當念經禮拜迎禧送祟故回人此日必念經潔服送禮物

互相慶賀又一日曰鄂舒尔係嗎哈木雷敏之外孫衣嗎  
木哈散衣嗎木烏散等被賊殺害之日嗎哈木雷敏曾於  
是日作樂念經超度亡魂故回人於此日亦皆遵奉遺制  
念經作樂以超度父母靈魂又一日曰都瓦係嗎哈木雷  
敏超度冤魂尊鬼之日故回人於此日俱詣墓慟哭點燈  
念經謂之迎奉先祖又一日曰巴拉特據嗎哈木雷敏經  
云係上天鑒察人間過惡之日故回人於此日俱沐浴禮  
拜通夜念經告天贖過祈福

### 樂第十

大鼓徑二尺餘高尺餘小鼓徑尺許高三寸許鼓圈以生  
鐵鑄成羊皮鞞之噴吶喇以均與內地者同每日未申間  
登高臺作樂送日行陣亦用為號令其宴會之樂有鼓徑  
尺六七寸高三寸鞞以羊皮或染紅綠鼓圈內套釘小鐵  
環不用杖擊以手拍之胡琴用銅絃十馬尾絃二用弓磨  
拉作鞞絃子用桑木作長三尺餘皮絃二銅絃五又名胡  
撥類琵琶者用皮絃四銅絃三羊琴長三尺寬二尺用十  
二雙銅絃兩邊各一單銅絃名曰喀淪  
凡伯克等宴會則有晒銅繩掄刀耍盤變戲法關羊幻童

翻筋斗之戲又有四五回人坐地鳴鼓作樂二回婦對舞者亦有厚回歌唱者亦有一回在地舞蹈歌唱者

### 戲嬉第十一

回人之棋有二種一種用三十馬每邊十五分二色馬之形狀高矮大小不一其局路行列勝負之法大概如中國之象棋一種用三十二馬其籌馬之形狀局盤之路數頗如中國之雙陸開亦有骰子賭錢之具又有拋擲羊背式骨之戲亦有賭采幼童則拋核桃礮鷄卵

### 面貌第十二

回人面貌大概鼻高眉低目深睛大鬚多連髮皮膚蒼肌粗女至二十則露衰容男過三旬即顯老態男雖老而能子女十三四即孕男子壽至七八旬者多婦人年逾五六旬者少男多身長腹大女多身矮眉連小兒每患肌瘦禿瘡蓋其水土氣候致然人性耐寒伏燥其病患則男多疳漏淋瀝女多瘦袋楊梅男婦大小多有癬瘡狐氣掌風十有八九蓋緣食物性熱邪穢無忌之故又多患偏腦頭風月或發次蓋不為病

### 性情第十三

回人賦性多疑無定狡滑詐偽嗜酒耽色貪利鄙吝不以悔約誑語為恥夫妻父子各自藏匿銀錢以為私蓄甚至一錢失墜溝池必淘涸撈獲乃止驕淫矜誇耽逸惡勞以有暇晷寢為享福以徹夜醉歌為大快性懦弱而無遠慮不知習技藝積貯穀米故必待有所依而後能存活然耐飢寒能忍辱甘儉約亦性之柔善也

### 房屋第十四

回人屋宇不知向背門窗無分左右惟視其地能容隨宜修葺屋不起脊亦鮮院牆或有一屋內可串通數家者皆

無柱獨恃牆以載棟椽牆厚而窗小門矮房上皆有天窗無炕於牆開火洞然薪取暖上穿孔以透烟雖遠觀極為錯亂而入內視之則連絡相通極其曲折木亦用雕刻彩飾而墻屋則不用石料磚瓦惟賴土性堅黏僅以土坯石灰築砌塗墍椽椽皆用柳楊木性粗疎十餘年即須改造不耐淋雨值雨無不漏者

### 衣冠第十五

回人無論冬夏俱戴皮帽帽高而直多用紅綠倭緞繒片為之或以金銀花線盤繡花樣於上不假纓綉帽簷區而

長前後兩尖以海龍水獺狍皮為之內皆襯帶瓜皮小帽  
或用白布或用花紅絹緞為之以綵線界成花文亦有戴  
卧兔皮帽者自投誠後有職者即按品級戴頂翎大伯克  
等始着馬褂逢夏秋亦有以青絨作簷為秋帽者衣則長  
袍整襟齊袖直領俱用碾光布為之不用鈕扣俱以帶結  
帶束綠綉近亦有各色者小刀則佩於左近日伯克等始  
服綉緞矣婦人之服袍衫外有對襟長衣一件長領五鈕  
女子亦畧相同惟袍衫於肩頭開橫縫以數飄帶繫之胸  
前不開長領婦女俱用白布或花綵帕作一小單每逢出

外及禮拜時則蓋頭上名曰批里吉若遇宴會嬉遊則否  
但戴大皮帽平居則戴瓜皮小帽頂繫花紅穗頭錦裏絳  
符及青鶴翎孔雀翎二三枝女子之髮分作數辮垂之婦  
人之髮繫以紅綠色絲扭為兩股垂於背後稍綴花石長  
與身等名查赤巴克耳戴金銀珠石墜亦有手鐲腳鐲戒  
指足穿紅黑皮靴後有高底無襪無分老少男女性喜赤  
足靴鞣不甚着也阿渾以白色細布纏頭故有纏頭之號  
又有念勸世文說古人詞求兩治病禱災祈福之人名海  
連塔爾以花紅毛繩織就毛邊高尖帽狀如鐵斧衣係實

納膏繫毛絛頭留三五小辮赤足胸前佩玉及紅綠花色  
石一塊此回人衣冠之大概也

### 飲食第十六

回人不解炊飯惟啖餅大徑尺餘用土坯砌一深窟內用  
細泥抹光大燉窟紅以鹽水擦餅貼窟內頃刻而熟貧者  
惟食此飲水富者有用糖油和麪煎烙為餅亦有小如棋  
子者其湯煮之銀飽切麪鑪熟之羊肉合子皆與內地同  
又有攪麵入水和勻如糊者俱盛於木槃眾人圍坐以一  
小木勺輪啗而食米飯亦以槃盛用手抓食不知用箸菜

則惟食蔓菁芫荽芻牙斯其餘各種菜蔬俱不知食七葛  
以馬乳貯皮袋內繩束口捉袋提糝半時許置熱處一夜  
即成飲之熱而補人常服有返老還少之功云酒之上品  
者惟葡萄酒係用葡萄入器內窺久發過釀成色微綠味雖  
醇而不濃再以造燒酒法重蒸則色白味辣有力能醉人  
性甚熱能治寒痞又有以沙來燒者名阿拉克味香而淡  
其用糜子或稻米大麥磨麪連皮盛於器內入麪用水攪  
拌釀成連皮帶麪而飲者如內地之黃酒名巴克遜

### 婚媾第十七



曰俗嫁娶有三等一曰天定二曰奉遺三曰自配喀什噶爾城東五里餘有一塋園土人謂之嗎禱爾乃嗎哈木噶敏之墳墓園內空亭一高圓而尖中植楮木一株名公波斯回人敬奉為神禮拜必按月之牌山畢日乃一七之前一日也男女皆於五鼓時聚集淨體誦經拜畢而散是日男女擇配者必著新衣詣彼禮拜阿渾問以婚姻阿渾隨祈神看經望象中指一人曰此天配定之對即將指定男女之小皮帽互換遂定矣其男女雖不情愿亦無如何此之謂天定其餘別城則詣禮拜寺往問阿渾指定亦如之

次則男女無父母者相見彼此愛悅互告以居處名字自相苟合而稱言父母在日曾有遺囑謂之奉遺又有先富後貧或舊族落魄無所依倚之少年男女偶於宴會禮拜處相逢情意投合立志必期配合雖至貧極窮不肯改易謂之自配惟如此成婚鄉黨皆敬重之三者今時各城皆通行之若大伯克及殷富知禮之家必由父母族長議定或男家求女女家求男俟允後亦行聘訂期兩家俱念經作樂宴會親戚女家或用荆笆鋪襯花毯或用阿渾布袂坐女其上以紅錦蓋頭昇往男家入門亦拜天地家堂始

送入房阿渾奉和好經於外合卷時兩親家供使三五老婦於房內日聽和待喜驗紅如無仍許退親加倍罰聘有則親族宴會作樂三日男女不出帳過三日俟尊長呼喚方出又一夫可娶三五婦不以為怪或男女不相得則竟離異回人男過十四五即娶女至十一二即嫁男女於十五歲之內能生子者謂為家瑞必作宴慶賀小兒甫生請阿渾洗兒畢囑咐吉祥經咒三日又洗十日再洗十三日名之四十日有長親送小衣服將兒洗訖者新衣請阿渾授以諸邪不侵經咒作賀三日凡生毛皆存惟剔頭髮至

十七八即留下額鬚至二十則按其經遺之禮剪齊上唇鬚謂之淨口十五歲以前小兒若在學堂有過應責教者以紅柳木打脚心言紅柳乃聖人所遺責人者能令人有記性脚心乃無妨碍學學資每至一七日東家給教者普兒一文逢節送饅食九枚而已

#### 喪葬第十八

回人死以水洗淨用布縴將手大姆指足大姆指各拴於一處下頰用花帕攬住周身以白布纏裹置於木床上用紅花畫臉花布單罩住昇赴禮拜寺內阿渾念指路經畢

婦女守宅男子扶床送至塋園坑深丈餘旁挖小穴用碎石砌門將尸擲入穴內視其面若向下則以為有罪必往後山寒水受凍或往火山受焚則當禳之譬如死者四十八歲則除去周辰之十二年餘二十八年即請阿澤二十八人念經禳送面若向上則以為有福必往好處託生則作宴賀面若旁向則以為命未盡乃作惡太多以至折算必為飄流之鬼故禳賀俱無尸安穴內阿澤書指路好言於木牌置尸前以土坯立墳有喪之家男子頭纏白布女子面覆白羅謂之戴孝過三日念經除服至七日四十日俱

上墳供飯添土念經夫死其妻將衣服反着三日過一年許改嫁妻死其夫過三月即娶

### 耕種第十九

回人稼穡大率以麥為重雖有秫稻粟豆不為常食耕具有犁有耩播種時無耩無耨惟憑手撒無鋤不知芟芟登場時堆於平地用馬牛驢數十踐踏而已收藏則皆埋於地窖隨時春磨以供食用有水靈水磨甚多藉以收利

### 織絨第二十

新疆惟和闐回人知養蠶繅絲織絹他處桑雖多食楛而

已惟賴種棉織布為衣其紡車機梭形雖小異而用則同遠近各外夷以羊馬諸貨易去回人頗為利益每年額收布疋官為運送伊犁與哈薩克易換牛羊馬匹為伊犁烏魯木齊巴里坤等處應用

### 交易第二十一

回人謂市曰巴雜爾歲首第一日曰沙木畢二日曰雅克沙木畢三日曰都沙木畢四日曰賽沙木畢五日曰揮沙木畢六日曰排沙木畢七日曰阿薩那以阿薩那日為期週而復始如北方之集南方之墟是日各處之貨以及羊

馬牲畜瓜果咸集男女雜處言語紛紜互相貿易傍晚多醉而歸無經紀牙行但憑在市眾人論價米量並無升斗以察拉克噶爾布尔巴特滿計之每一察拉克乃十餉八之為一噶爾布尔乃八十餉又八之為一巴特滿乃六百四十餉惟察拉克係用繩懸橫木兩端各繫木盤如天平以普兒為準每五普兒為一兩以普兒較準鐵石土塊為憑金銀脂粉絲棉米糧等俱以察拉克稱兌布帛長短有定數每布一疋較內地尺長丈六尺寬尺五寸若買零布每見方謂之葉立本哈斯即內地一尺加一倍為敵哈斯

即二尺也他如買油肉等食物亦以察拉克計之

改漁第二十二

回人之獵也伯克富戶等或於秋冬農隙聚集多人張圍廣獵亦有乘馬具索韃攜弓矢鳥鎗者然均非所長其鷹鷂撒橋調馴無方皆未能多獲步役者多持木棒或飛土石或於僻處掘阱設網禽則野雞山鷄鶩雁天鷲獸則熊虎狼鹿野豬黃羊狐兔然所獲者多不自食每以易貨布野豬窟大而番回人雖不食曰其踐害禾稼亦掘阱而驅納之河渠亦有魚而漁者無釣竿網罟惟賴土產一種異

藥煮汁浸葫蘆子俟春暖雪融山水溢下羣魚乘流游泳時投水毒之吞者輒醉皆浮波間乃泅水摸捕以售於市究之回人不甚食魚其俗相傳惟樞塾時可食餘時皆有毒云

五穀第二十三

小麥 回人常食麩故多種麥苗莖花俱與內地同惟收獲較遲粒色微白磨麩亦白其性不熱

豌豆苗莖開花結角與內地同

糜子有黃黑二種莖高尺餘穗亦小粒皮光滑滑回人不知

食多連皮帶麩加麩釀酒名巴克遜

高粱稻高四五尺穗小於內地吐穗即彎而不垂粒白味澁而硬不堪食性亦無益於人回人以之燒酒

大麥苗莖葉粒與內地同回人多不為食用以晒麩燒酒飼喂牲畜

稻亦與內地同回人多不喜食惟宴會賓客始以藥煮成黃色用之

芝麻又曰胡麻方莖開淡紅花結角長七八分有四稜六稜者實有黑白二色亦取油食用又有一種紅粒者較芝

麻其粒微大亦取油用

瓜回人最喜食熟時老少男女恣意飽啖以抵飢食故回地廣種多收如種粟備糧自康熙初哈密投誠此瓜始入

貢謂之哈密瓜彼時視為珍品及平定回疆自哈密迤西處有之而類各不同一種皮青白而大或有花斑或有

楞瓣者六七月間熟瓢色或白或青味極脆甜而久貯易腐蓋內地西瓜之類也一種色青黃形小而圓或有瓣有

頂而子小者瓢色紅黃軟而多水亦甚甜早熟更不能久蓋內地甜瓜之屬也一種形稍長而皮厚色青黃花斑者

籐亦紅黃肉厚但味稍淡少水可收至春間亦可切條晒乾致遠蓋倭瓜之屬也又有回、帽回、眼等諸名色更有一種形長而皮粗味不甜而澁者只堪煮食味亦如倭瓜回疆所產諸食物當以瓜為第一蔓葉花鬚悉如內地甜瓜香瓜子如葫蘆子土名郭渾然俱性熱多食不益於齒牙

西瓜苗蔓花實俱同內地而味遠不及又有一種小子者味亦淡

#### 果蔬第二十四

蘋果有大小青紅數種大如盃者皮薄而肉沙列之室中香氣清馥又有一種如受寒凍壞者味甘至冬猶脆矣石榴樹不甚大枝柯附幹叢生折其枝盤土中即活五月開紅花實有酸甜與內地無異冬月盤卧地上覆以土至二月去土扶植若冬不埋次年即不實

桑樹回疆最多先葉而後椹有黑白紅紫數色大者長寸許食之甘而多漿熟即落後復生一年結實四五次每熟時回人不穀食以為常餐風吹落地者曬乾作糧亦可造酒

葡萄一根數本藤蔓牽長花極細而黃白色其實有紫白青黑形有圓長大小味有酸甜不同一種色綠無核較黃豆微大味甘美一種色紫而小如胡椒名瑣、葡萄一種色黑形長有寸許者一種色白而大者皆七八月熟晾乾可致遠回人多以釀酒

紅桃枝葉與內地桃樹無異二三月開花色鮮艷而香六月七月結實大如巨杏光潤無毛宛如朱李食之甘美多液津又有桃與內地同而微小櫻桃則與內地無異酸棗樹不高而枝多刺四月生葉尖而光五月開小白花

結實如櫻桃肉沙而皮厚仁亦大食之微甜與內地同杏二三月開花旋結實與內地同而熟較早食之沙而甜性不甚熱回人以之抵飯飽食或以未熟之杏煮於麩內當醋亦晒乾杏仁亦有甜苦

梨樹枝幹花葉悉同內地結實則異一種大似木瓜者皮老味澁多查不堪食留藏至春雖多水仍酸去皮著糖煮食尚可一種圓而大者皮厚肉薄雖不甚酸亦無味惟一種實差小而長者皮薄肉厚味甘多水各處雖有惟阿克素之克爾品所產尤佳晉至春間食之誠不亞奉天之香

水永年之波梨也惜回人多不待熟而早摘耳

沙枣樹身多刺大者一圍有餘葉圓如棗有毛而色藍白

花小而色淡黃四五月開花香弥里許亦號香柳結實曰

沙枣形如內地小枣而肉沙回人以釀酒名阿拉克

酸梅幹枝似杏而葉稍長後衆木而花花色白狀似梅結

實亦如梅子鮮青乾黑其味極酸

木瓜樹身高大枝幹稠密春末開花結實氣香而味酸

無花果樹幹徑寸餘高五六尺葉大而厚硬三叉形如艾

葉而寬冬壓卧地上覆以土清明時去土扶植不開花結

果於枝極至八月始熟大如柑而六楞皮色黃紫瓢如茄

子味甘而香土人名曰倭吉尔

蔓菁苗高尺餘葉大花淡黃根如芥八九月長成回人窖

藏以禦冬名產木古尔又有胡蘿蔔色黃名栽尔達克

蘆荑莖柔葉細高不過一二尺而氣甚香土人名之為永

麻素

丕牙斯葉如韭根如蒜而無瓣大徑寸餘味在葱蒜之間

有紅皮白皮二種回人最嗜即內地之薤也

草木第二十五

楊樹極大且直有圓葉花葉小葉青幹白幹之不同易長而理柔亦頗耐久回人以之作棟解板凡造房屋作門窗脩器用皆賴之

柳樹亦有數種生於曠野有大數人圍高十餘丈者有枝杈就地橫生復又直上者有中空出泉者植於園圃則成窠栽稍長即斃去枝令發嫩條以脩材用若種於水邊池上以為憇息美觀則枝疎葉密亦有柔條下垂枝幹稍異內地葉亦微厚大皆不作花飛絮有於枝條上結球望之微似松塔土人亦不知名或云是樹子或云是樹之病

榆樹與內地同回人亦知食莢皮葉黏滑亦可供食惟園林間有一二株皆視為異木或與水土不宜耶

槐四五月開花之際回人亦知採未開之花以儲染黃之用但栽植者甚少未足供需耳

椿內地所產原有二種香者為椿肌實而赤其芽可茹臭者為樗肌虛而白回地有樗無椿

皂角樹無高大者幹枝多刺葉小而花細結角大寸許回人不知用

哈密迤西山南一帶多胡桐樹葉似小葉楊或有如桑葉

荆葉者三四月開紫黃心小白花成簇大者合抱質疎心多空不中繩墨回人常以為樵蘇間有生成花斑者取以雕刻筆筒或作馬鞍其津液流出至地者為胡桐醱可供洗濯發麵垂於枝杈色瑩白者即本草之胡桐瀝為口齒要藥

紅柳大者徑二寸餘高不過五六尺葉細而小花色粉紅垂如纓絡香氣襲人頗似內地之檉柳其木性最堅大者剗為鎗鞘小者做馬鞭烟筒色紅而潤  
瑣瑣紫高四五尺徑二三寸卷曲不材皮白葉圓以之燒

炭最堅硬耐久大者亦有華實回人採實作炒麵食用  
芟芟草粗如筋高五六尺實心白色或編席或以線編門簾或截作筋兩端以金銀鑲之亦殊可觀

蓆處皆有其茂密處或殼里不絕可以為薪織席編簾  
苫屋做頂格札花欄其細小者牧馬甚佳洵沙磧中所產之有用物也

野麻高四五尺一莖數枝無葉開花紅色回人採取剥績或作繩或織單作袋

花卉第二十六

玫瑰有二種幹高三四尺木本有刺葉皺有毛開千葉紫花氣味馥甘可充糖餠者與內地之玫瑰同一種藤莖色青葉光者冬頂壓枝苦土至春架起四五月開花紅艷可人亦有香氣者即內地之月季也

察齊巴克莖高五六尺葉如鷄冠花葉而大春初種秋開紫花穗倒垂長三四尺似回婦辮一穗分六七縷上結花似剪絨內包實如穀子蓋以其形狀如回婦辮首之察齊巴克故即以名之

禽獸蟲魚第二十七

虎身小毛色淺淡稀疎未聞有為人害者凡平地胡桐蘆葦叢雜人跡不到之處虎多藏焉回人獵亦能得  
熊形似豕毛灰黑色冬蟄春甦獵者謂好舉水翻石亦能傷人云

鹿多在葦甸樹林近水處蓋皆麋也獵食之瘦而無味遠遜內地者

大頭羊身高二尺餘長三尺餘盡與羊同惟色青而無尾二角盤旋粗三四寸長五六尺產於高山石罅間山行便捷如平地

山羊形類羶羊毛青無尾角有稜節長四五寸獵得取其血晾乾能治跌傷墜馬等症

野猪大者重三四百斤殺者嘴兩邊露二牙極鋒利能傷人多歲於葦甸密林中曰人雖不食其肉因其害稼亦掘阱驅陷或用鳥鎗擊斃之

石龍形似蜥蜴身有鱗甲四足銳爪花頭長鬚尾與身等大者長八九寸多產於山谷石罅間

魚凡大河小溪皆有其多寡則視水之深淺緩急大者不過三尺有二種一種色黑無鱗有鬚身圓頭大尾長狀如

鮎魚者皮厚肉粗雖肥而味腥一種色微白身匾鱗細頭尖者肉稍細不腥尚可食其餘蝦蟹鼈蜆等俱無惟有一種螺色青殼匾曰人亦不敢食

喜鵲形身毛色結巢開戶背太歲向太乙與內地同惟其鳴聲稍異回人喜鴉而惡鵲每驅逐之

燕子春末來過秋去亦營巢於回居以育雛形狀毛色語音呢喃與內地同

雁形狀微小毛色鳴聲不異內地回人亦捕而畜之皆不食

鴉有三種有黑色者有灰色者有白胸白項者皆青腿青嘴灰色較黑者微小嘴亦尖細八九月飛近人居覓食至三四月合群飛入深山

野雞狀如鴨身微小毛色極白左眼角一道黑毛穿頭至右眼角左耳根一道黑毛繞頭至右耳根脖子上黑毛脖子白毛脊上黑毛其翅胸腹尾純白黑白分明可愛回人亦捕而畜之又有黃鴨與內地同

蝙蝠與內地同但不常見

哈拉和卓如內地畫眉嘴長而尖腿高爪長黑毛白點有

紅綠閃光黑白分明養久能學人言回人名之曰哈拉和卓

八炸類蟹蛛而大有八足嘴方四瓣上下各二產破敗墻屋及戈壁鹹灘之中遇風即出毒大螫人無救或云嚼苗敷之並飲其湯可保無恙

各城雜記第二十八

礪砂產庫車之北五十里沙爾達郎山內有紅白二色他付密克之西南二日路特別克地方產玉砂

回子紙有黑白二種以桑皮棉絮和作粗厚堅韌幅不盈

尺用石子磨光方堪寫字

靈泉在庫車正東四日路洋薩爾地方中途有柳林約十餘株其最大者周十許圍根枝俯仰若卧若立或如蒼龍升空或如潛虬伏地或如梁如柱如盤如蓋自根起三尺許樹孔間有清泉流出味若酒醴甘美清冽行人就憩烹茶飲畜洵沙磧中清涼世界新疆第一奇境也土人名之曰哈拉布拉謂其樹為神樹泉為靈泉

溫泉在阿克素城北五站路至特克霍羅木地方有石洞內有溫泉數區冬夏恒熱浴者可療寒疾瘡癬

蟠柳在烏什城之西南四五里一叢連根挺發百餘株高者三十餘丈或曲或直或卧或立嫩綠垂絲新眉寫黛環抱清潭數頃深處丈餘淺亦數尺雖隆冬不冰土人云其水舊多蛇由温都斯探來以和卓木在此種柳念經其蛇遂絕此處名索特胡瑪雜爾

火灘在阿克素城東三日路至拜里克地方北山之陽有火灘數處其地紅土花石石隙參差出火高尺餘如硫磺焰忽隱忽現臭不可近百餘里間寸草不生惟產一種地鼠色藍毛短嘴尖耳大作洞以居潜伏火內毛茸不畏煙

灸土人名為稀莫欺捕不可得夫火生於土其氣復臭蓋因地產硫磺故更有溫泉也

地海在英阿雜爾之西北九十里托古薩克庄屬綽得爾庫爾地方乃瀑漲流注之水匯為一池深尺餘周十四五里每遇積雨河溪泛溢遠近洪流俱歸其內深遂至三四丈然三日後即盡所存水仍深尺餘雖遇旱乾亦不減耗土人言此內有地眼云偶一年自生魚形如蛇長三四尺食之令人嘔吐水底極涼而沙淤善陷雖熟諳水性者不敢深入

古塔在葉爾羌城內座週十二三丈外無檐額窓欄中有盤陀曲磴至頂高三百餘尺頂平可容二十餘人自基至顛盡用陶磚石灰砌就遠望亭亭如擎天柱土人名曰圖特天欲雨塔內必潮

古塚在葉爾羌城南三十里坍塌已久基址猶存松柏數十列左右有石馬羊駝并石人四日夕剥落眉目不辨土人每欲發掘輒為霖雨大風所阻故至今尚存

望夫石色青白高四尺餘形若回婦向南而立烏什城之西三日路至賽爾拜地方乃通喀什噶爾山陰大道



也相傳為布魯特頭目賽劈尔拜之子媳化石約百餘年  
矣初其夫夜牧羊見金頭人欲擒之婦語其妻止之不  
聽遂持槍赴之至晚未獲因盡力徹夜窮追至山南崖畔  
進退無路迨曉視之已抵絕頂矣其婦徃視望其夫在峯  
巒之上升降路絕惟見其形而不能交語號泣三日後不  
復見婦遂化為石至今此石上厲新刀割羊肉男子食之  
體健多壽婦人食之多子云

土洞在喀什噶尔東門外皆土壁如峯巒下有土洞日光  
不入黑暗如夜東西有兩口時有陰霧如烟自洞徐出由

西口至東口約長里餘其中高下寬狹不等時有坍塌之  
虞土人不敢入名之曰托米斯鄂占 又喀什噶尔城北  
五十里名土山皆峭峯懸崖其斗壁之半有三洞立獨木  
雲梯登視亦無甚異土人名之曰玉舒布尔杭

地洞在英阿雜尔之東北牌素巴特屬涼噶尔地方狀若  
洞井口窄內寬其深莫測擲石於內良久始聞有聲土人  
云此洞經今二百餘年未曾崩塌每遇陰晦內吐烟雲則  
次日必雨曾有人謂此井不利將謀填塞使人以繩試其  
淺深縋繫石徐下經日猶未到底

和闐屬克里雅城東南百餘里大雪山峽間過大戈壁有  
通內地路徑今已迷失

二卷終

甲寅如月廿五日理錄

新疆回部志卷之三

官制第二十九

回人亦有官職品制所謂伯克猶華言官也其等級惟以坐次之序為崇卑無服色之別亦無俸祿額數視所轄回民貧富恣意取索不知撫恤以致部回不堪其擾故多逃亡自定邊將軍武毅謀勇公兆等蕩平回部酌定官制因其教不易其俗惟添裁陞降定以品秩

奏請賞給頂翎按其職務大小繁簡酌給養廉禁其橫徵頌發鈐記專其職守今已等威秩然矣



各城伯克品級員數

闢展屬伯克二十四缺

莽阿里克部落四品伯克一缺 五品二缺 六品五缺

缺

瑪納斯昌吉移來回人五品伯克一缺 六品一缺

威魯堡移來回人五品伯克二缺 六品二缺

洛卜淖尔回人五品三缺六品七缺

哈拉沙尔屬伯克一十六缺 哈爾沙爾城內無回民故止記城外二屯

三品阿奇木伯克二缺 庫尔勒一 布古尔一

四品伊什罕伯克二缺 庫尔勒一 布古尔一

五品伯克四缺 庫尔勒噶雜那齊伯克一 商伯克

一 布古尔噶雜那齊伯克一 商伯克一

六品哈滋伯克二缺 庫尔勒一 布古尔一

七品伯克六缺 庫尔勒明伯克一 訥克卜伯克一

羽滋伯克一 布古尔明伯克一 訥克卜伯克

一 羽滋伯克一

庫車屬伯克二十七缺

三品阿奇木伯克二缺 庫車一 沙雅尔一

四品伊什罕伯克二缺 庫車一 沙雅尔一

五品伯克四缺 噶雜那齊伯克庫車沙雅尔各一

商伯克庫車沙雅尔各一

六品哈滋伯克二缺 庫車一 沙雅尔一

七品伯克十七缺 庫車密拉卜伯克二 訥克卜伯

克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帕噶沙卜伯克一 都觀

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阿尔巴卜伯克一 明

伯克三 密斯伯克一 沙雅尔密拉卜伯克一 訥克

卜伯克一 都觀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密斯

伯克一

阿克蘇屬伯克五十四缺

三品阿奇木伯克三缺 阿克蘇一 賽里木一 拜

四品伊什罕伯克三缺 阿克蘇一 賽里木一 拜

五品伯克四缺 噶雜那齊伯克阿克蘇賽里木拜各

一 商伯克一

六品伯克七缺 克尔品伯克一 賽里木哈滋伯克

一 多蘭伯克一 阿克蘇哈滋伯克一 巴吉格爾

伯克一 伊爾哈齊伯克一 拜哈滋伯克一

七品伯克三十七缺 克尔品哈滋伯克一 密拉卜

伯克一 明伯克二 阿克蘇密拉卜伯克一 帕雷

沙卜伯克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拜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都觀伯克三 石笏爾伯克二 莫雷

色卜伯克一 阿爾巴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密斯

伯克三 賽里木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哈爾

哈密什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阿哈雅爾密拉

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渾巴什密拉卜伯克一 明

伯克一 愛危爾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雅爾

巴什明伯克一 賽里木明伯克一 帕爾滿明伯克

一 阿拉爾明伯克一 洋阿里明伯克一 合則爾

明伯克一 伯什里克明伯克一

烏什屬伯克八缺

五品阿奇木伯克一缺

六品哈滋伯克一缺

七品伯克六缺 明伯克三 密拉卜伯克二 巴吉

格爾伯克一

喀什噶爾屬伯克五十七缺

三品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一缺

四品伯克七缺 喀什噶爾伊什罕伯克一 噶雜那

齊伯克一 商伯克二 英阿雅爾阿奇木伯克一

牌素巴特伯克一 他什密里克伯克一

五品伯克七缺 阿思圖阿爾圖什伯克一 伯什克

勒木伯克一 喀什噶爾哈滋伯克一 訥克卜伯克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一 密圖瓦里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他思渾

密拉卜伯克一  
六品伯克二十五缺 玉思圖阿爾圖什伯克一 哈  
滋伯克一 阿爾胡伯克一 哈滋伯克一 烏帕爾  
伯克一 英阿雜爾哈滋伯克一 密拉布伯克一  
阿思圖阿爾圖什哈滋伯克一 伯什克勒木哈滋伯  
克一 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罕阿里克密拉  
卜伯克一 哈滋伯克一 霍爾罕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合色爾布依密拉卜伯克一 賽爾滿密  
拉卜伯克一 托古雜克密拉卜伯克一 喀什噶爾

帕雷沙伯克一 都觀伯克一 石笏爾伯克一 巴  
克瑪哈伯克一 阿爾巴卜伯克一 巴吉格爾伯克  
一 明伯克一  
七品伯克十七缺 英阿雜爾屬賽里克密拉卜伯克  
一 總管五處卡倫伯克一 明伯克十五 英阿雜  
爾二 喀什噶爾二 牌素巴特二 玉思圖阿爾圖  
什二 阿思圖阿爾圖什四 罕阿里克一 木什素  
魯克一 岳普爾湖一  
葉爾羌屬伯克四十九缺

三品葉爾羌阿奇木伯克一缺  
四品伯克四缺 伊什罕伯克一 噶雜那齊伯克一  
商伯克二  
五品伯克十六缺 英奇奇攀伯克一 坡思遷密拉  
卜伯克一 桑登伯克一 霍什拉卜伯克一 哈爾哈  
里克伯克一 托果思遷伯克一 沙爾笏爾伯克一  
哈滋伯克一 拉雅哈滋伯克一 密拉卜伯克一  
訥克卜伯克一 克勒克雅拉克伯克一 密圖瓦里  
伯克一 帕雷沙卜伯克一 喀拉都觀伯克一 都

觀伯克一  
六品伯克二十三缺 巴爾楚克伯克一 哈爾哈里  
克哈滋伯克一 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托果  
思遷哈滋伯克一 坡斯喀木哈滋伯克一 英奇奇  
攀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拉布啟密拉卜伯克  
一 鄂屯楚魯克密拉卜伯克一 鄂坡爾明伯克一  
魚爾阿里克明伯克一 塔克伯克一 沙爾笏爾伊  
什罕伯克一 商伯克一 葉爾羌雜布雷瑪克捨卜  
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巴克瑪塔爾伯克一

阿尔巴卜伯克一 巴吉格尔伯克一 色依德尔伯克  
一 哲坡伯克一 明伯克一  
七品伯克五缺 塘克瓦里伯克一 帕雷沙卜伯克  
一 沙尔笏尔哈滋伯克一 阿尔巴卜伯克一 石  
笏尔伯克一

和闐六城村伯克四十九缺  
三品和闐阿奇木伯克一缺  
四品伯克六缺 和闐伊什罕伯克一 哈拉哈什  
克里雅 玉隴哈什 庫勒 塔克五城阿奇木伯克

各一  
五品伯克五缺 噶雜那齊伯克一 和闐高伯克二  
和闐哈滋伯克一 克里雅阿爾屯伯克一  
六品伯克六缺 和闐依里齊哈滋伯克一 哈拉哈  
什 克里雅 玉隴哈什 庫勒 塔克五城哈滋伯  
克各一  
七品伯克三十一缺 和闐密圖瓦里伯克一 訥克  
卜伯克一 莫雷色卜伯克一 都觀伯克一 喀拉  
都觀伯克一 帕雷沙卜伯克一 石笏尔伯克一

和闐依里齊所屬薄尔遵布維克密拉卜伯克一 明  
伯克一 托素拉古野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依里齊明伯克一 克尔布斯噶遵明伯克一 哈拉  
哈什都觀伯克一 帕雷沙卜伯克一 哈拉哈什所  
屬瑪尔呼雅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古野雜瓦  
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巴拉木斯雅密拉卜伯  
克一 明伯克一 烏哈什明伯克一 克里雅所屬  
哈尔魯克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鄂和賴里明  
伯克一 玉隴哈什所屬三普拉密拉卜伯克一 明

伯克一 色依密拉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庫勒密拉  
卜伯克一 明伯克一  
以上各城大小伯克共三百一十四缺  
各伯克之職  
阿奇木伯克總辦該處一切事務  
伊什罕伯克協辦該處一切事務  
噶雜那齊伯克專理一切庫藏錢糧  
商伯克專司該處城村交納錢糧事務  
哈滋伯克專理一切刑名

密拉卜伯克管理該處田務水利導引溝渠澆灌田畝

莫雷色卜伯克調停規矩教化風俗宣譯經文

密圖瓦里伯克管理買賣房屋地土諸事

訥克卜伯克專管修造董正匠役

巴吉格爾伯克專管抽收牲畜稅課按新疆考備商稅曰克勒克雅拉克

都觀伯克原管書札今管供應外夷使客口糧衣用馬匹

兼理接濟需用事務

密拉都觀伯克管理圍場台卡整飭營陣修造兵器

帕噶沙卜伯克巡查城市捕繫凶盜膜管監牢

雜布噶瑪克哈卜伯克總會教習經文

阿尔巴巴伯克催徵違限錢糧幫辦撥湊雜費

石芬尔伯克為都觀伯克之副供芻糧路費

色依德爾伯克整齊市廛調停商販按考詳市價曰巴濟格爾

都其伯克算計撥湊分數數目料估一切錢文

伊尔哈齊伯克專管修建城市開山修路按平治道途曰塞本得里

括坡伯克副喀拉都觀伯克辦理事務

明伯克為千夫長專理該屬應納錢糧

羽滋伯克次明伯克為百夫長

哈什伯克管抹玉

阿尔屯伯克管淘金

巴克瑪哈爾伯克管瓜果園

密斯伯克管淘鍊銅勛

喀魯爾伯克專管坐卡回民按考警斥堪曰達魯罕

頒給各城圖記

阿奇木伯克職司一城重任有倉庫出納等事文報檔案均需鈐蓋圖記以昭信守伊等舊有回字鐵石圖記皆係自刊鑄各立名號每有偽造假冒之弊經參黃大臣尚書

永於乾隆二十六年

奏請給與圖記皆由部鑄頒發字兼滿洲蒙古回子今將各

城有圖記之阿奇木分晰地方以備查考

喀什噶爾阿奇木圖記 英阿雜爾阿奇木圖記 牌素

巴特阿奇木圖記 他什密里克阿奇木圖記 玉思圖

阿尔圖什阿奇木圖記 阿思圖阿尔圖什阿奇木圖記

阿尔胡阿奇木圖記 葉爾羌阿奇木圖記 沙尔芬尔

阿奇木圖記 英奇奇攀阿奇木圖記 巴尔楚克阿奇

木圖記 阿克蘇阿奇木圖記 拜阿奇木圖記 賽里

木阿奇木圖記 克尔品阿奇木圖記 和闐阿奇木圖記  
哈拉哈什阿奇木圖記 玉隴哈什阿奇木圖記  
克理雅阿奇木圖記 庫勒阿奇木圖記 捨克阿奇木圖記  
烏什阿奇木圖記 庫車阿奇木圖記 沙雅爾阿奇木圖記  
庫爾勒阿奇木圖記 布古爾阿奇木圖記

凡圖記共二十六 大阿奇木十 小阿奇木十六

制祿弟三十

哈尔沙尔所屬庫爾勒伯克九員

- 三品阿奇木養廉一百二十巴特滿籽種之地種地回子五十名
- 四品伊什罕養廉四十巴特滿籽種之地種地回子二十名
- 五品噶雜那齊養廉三十二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十二名
- 五品商伯克三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十一名
- 六品哈滋二十一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六名
- 七品明伯克一訥克卜一玉子伯克二每員養廉八巴特

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各三名 按前員缺內庫爾勒無玉子伯克有羽滋蓋美無正音玉子即羽滋

布古爾伯克九員

三品阿奇木養廉一百二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五十名

四品伊什罕五品噶雜那齊商伯克六品哈滋七品明伯克訥克卜玉子伯克二員養廉地籽種數目及種地回子人數其等差皆與庫爾勒同

庫車伯克十七員

三品阿奇木養廉一百五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七十名

- 四品伊什罕五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二十五名
- 五品噶雜那齊四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十五名
- 五品商伯克三十五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十三名
- 六品哈滋二十五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八名
- 七品密圖瓦里訥克卜都觀密拉卜二員每員各十五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各四名
- 七品明伯克二員十二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三名
- 七品莫啞色卜喀拉都觀二員各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

各二名

七品帕啻沙卜阿尔沙卜各五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一名

沙雅尔伯克十一員

三品阿奇木養廉一百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二十五名

四品伊什罕六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十二名

五品噶雜那齊商伯克五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各十名

六品哈滋三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五名

七品訥克卜以下六員各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二名

賽里木伯克六員

三品阿奇木養廉一百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三十五名

四品伊什罕三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十名

五品噶雜那齊二十五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八名

六品哈滋二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六名

七品明伯克十五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四名

七品塞拉卜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二名

拜城伯克六員

三品阿奇木養廉一百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二十五名

四品伊什罕一百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二十名

五品噶雜那齊三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八名

六品哈滋三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七名

七品塞拉卜明伯克各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各二名

阿克蘇伯克三十五員

三品阿奇木養廉二百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一百名

四品伊什罕一百五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七十名

五品噶雜那齊商伯克各一百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三十名

六品哈滋二員克爾品阿奇木一員各五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十五名

七品塞圖瓦里訥克卜都觀各三十巴特滿籽種地回子十名



七品莫帝色卜一帕帝沙卜一石笏尔二阿尔巴卜一明伯克十三哈滋一各二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各四名

七品雅尔赛里木雅尔巴什哈拉密什阿哈雅尔爱危尔胡木巴什克尔品七處各密拉卜伯克一員此七員尚有地畝故不另給養廉地惟雅尔巴什阿哈雅尔密拉卜二員各給種地回子十名餘五員各給四名  
烏什伯克八員  
五品阿奇木養廉一百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三十名

六品哈滋五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十五名  
七品明伯克三員密拉卜二巴吉格尔一各三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各四名

以上庫尔勒布古尔庫車阿克蘇烏什等處伯克養廉經參贊大臣尚書舒等因各城地小商稀多不用滕格俱以種地為生

奏明各伯克養廉皆給地畝並按品級撥給種地回子以資

養贍

喀什噶尔伯克四十九員

特旨增給二百滕格一百五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八十名  
三品阿奇木養廉舊給普兒一百滕格後奉

四品伊什罕歲給普兒三百滕格一百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五十名  
四品商伯克二噶雜那齊一牌素巴特一各歲給二百五十滕格八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三十名  
四品他什密里克散秩大臣布魯特阿奇木伯克一員每員養廉二百滕格

五品莫帝色卜一玉思圖阿尔圖什一他思渾密拉卜一各歲給養廉普兒一百五十滕格四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各十五名  
五品哈滋一審圖瓦里一訥克卜一各給六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十五名  
六品都觀一克勒克雅拉克一阿尔巴卜一石笏尔一帕帝沙卜一巴克瑪他思一明伯克一玉思圖阿尔圖什一阿尔古一罕愛里克一化什密里克一霍尔罕明伯克一此十二員歲各給普兒一百滕格三十巴特滿籽種地種

地回子四名

六品伯克巴吉格爾一玉思圖阿爾圖什哈滋一阿思圖  
阿爾圖什哈滋一罕愛里克哈滋一伯什克勒木哈滋一  
此五員不給滕格各給三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各  
四名

六品伯克伯什克勒木密拉卜一合色爾布依密拉卜一  
托古雜克密拉卜一賽爾滿密拉卜一霍爾罕密拉卜一  
此五員向有耕地但各給種地回子三名  
七品伯克十五員向俱有耕種地各給回子三名

英阿雜爾伯克七員

四品阿奇木歲給普兒二百五十滕格八十巴特滿籽種  
地種地回子八十名

六品哈滋止給三十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四名

六品密拉卜原有種地止給回子三名

七品伯克四員向俱有種地止各給種地回子三名

葉爾羌伯克四十九員

三品阿奇木歲給普兒六百滕格一百五十巴特滿籽種  
地種地回子八十名

四品伯克伊什罕一噶雜那齊一商伯克二歲給普兒各  
三百滕格一百巴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各五十名

五品伯克訥克卜一克勒克雅拉克一哈拉都觀一帕噶  
沙卜一哈爾噶雜一胡什拉卜一明伯克一英奇奇攀一  
托果斯遷一桑竺一歲各給普兒一百五十滕格六十巴  
特滿籽種地種地回子各三十名

五品伯克密拉卜一密圖瓦里一拉雅哈滋三都觀一哈  
滋一此七員例為凶人念經應得餽送禮物不給滕格地  
畝

六品伯克莫噶沙卜一石笏爾一阿爾巴卜二巴克瑪他

爾一鄂坡爾明伯克一塔克一尚伯克一巴爾楚克一哈

爾哈里哈滋一密拉卜一明伯克一英奇奇攀明伯克一

拉卜啓密拉卜一玉爾阿里克明伯克一雜卜噶瑪他克

卜一巴吉格爾一此十七員歲各給一百滕格三十巴特

滿籽種地回子各十五名

六品伯克哈滋二密拉卜三明伯克一此六員例為凶人

念經應收餽送禮物不給滕格地畝

七品伯克五員遇有買賣房地水磨者每滕格收普兒五

文不給滕格地畝

和闐六城村伯克四十九員

三品阿奇木歲給普兒八百滕格一百五十巴特滿籽種之地種地回子八十名

四品伯克和闐伊什罕哈拉哈什阿奇木歲各給普兒六百滕格克里雅阿奇木歲給普兒四百五十滕格玉隴哈什阿奇木歲給普兒四百滕格庫爾勒阿奇木歲給普兒各給普兒三百滕格此六員籽種地各一百巴特滿種地回子各五十名

五品伯克和闐噶雜那齊歲給普兒三百滕格商伯克哈滋伯克歲各給普兒二百五十滕格克里雅阿爾屯歲給普兒二百滕格此四員籽種地各六十巴特滿種地回子各三十名

六品伯克伊里啓哈滋歲給普兒九十滕格哈拉哈什哈滋歲給普兒八十滕格克里雅哈滋普兒七十滕格玉隴哈什哈滋車勒哈滋普兒各六十五滕格塔克哈滋普兒六十滕格此六員籽種地各三十巴特滿種地回子各十五名

六品伯克和闐訥克卜莫壹色卜都觀三員歲各給普兒六十滕格向俱有種地

七品伯克和闐密圖瓦里歲給普兒六十五滕格舊有種地

七品伯克和闐三員薄爾遵布雜克二員托素拉古野二員依里齊一員克爾布斯噶遵一員哈拉哈什二員瑪爾呼雅二員古野雜瓦二員巴拉木斯雅二員烏哈什一員哈爾魯克二員此二十員歲給養廉普兒各五十五滕格向俱有種地

七品伯克鄂和賴里一員三普拉二員色依二員庫勒二員此七員歲給普兒各五十滕格俱有耕種地畝

戶口第三十一

關展所屬洛卜淖爾布古爾庫爾勒回民計三千二百八十三戶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三口

庫車沙雅爾回民計一千二百七十四戶三千九百八十七口

阿克蘇所屬村庄雅爾賽里木雅爾巴什渾巴什伯什里克阿拉爾阿哈雅爾愛扈爾克品哈拉他什哆蘭哪雅

古特賽里木拜哈爾哈密什帕爾滿洋阿里克合則爾一十七處回民共計五千五百九十餘戶一萬八千一百九十餘口

烏什城并各村庄原住回民以乾隆三十年逆回叛亂俱經剿滅於三十一年經叅贊大臣永

奏明從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名城移住回民七百八戶二千三百六十七口

喀什噶爾所屬阿思圖阿爾圖什合色爾布衣牌素巴特阿爾胡伯什克勒木玉思圖阿爾圖什賽爾滿托古雜克

烏帕爾他拉密里克英阿雜爾他思渾罕阿里克穆素魯克霍爾罕岳普爾湖十六處村庄共計回民八千六百九十六戶五萬一百九十九口

葉爾羌所屬霍什拉卜洋阿里克拜林巴爾楚克察什齊林坡斯克木坡斯遷克瑪拉達哈沙拉卜登鄂爾多斯特尼喀爾冲鄂吞素達哈爾啟密沙爾伊爾素瓦拉斯哈爾喀里克鄂吞魯克他克布依庫雅爾阿拉爾霍木斯遷玉阿克舒鐵伯什里克鄂坡爾托果思遷庫爾他里木英奇奇攀沙爾忽爾城村三十處共計回民一萬五千一

百八十餘戶五萬四千三百四十餘口  
和闐伊里齊所屬哈拉哈什克里雅玉隴哈什庫勒塔克城卅六處共計回民一萬三千八百餘戶四萬三千五百餘口  
以上各城回民通計三萬六千一百餘戶一十七萬五千九百餘口

三卷終

甲寅如月廿九日理錄完

光緒丁未年十月初七日屠奇極強

新疆回部志卷之四



賦役第三十二

回部舊受厄勒特統轄各項賦稅雖有定額但其數頗重  
回人艱於完納凡販運各貨以及金銀布帛多於額外越  
例抽收又派在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和闐四大城辦  
事之厄勒特等將回人之銀錢良馬婦女鳥鎗等項恣意  
取擄回衆不堪其擾如居水火故多奔走逃避未獲寧處  
幸大兵剿滅厄勒特仰蒙

皇上恩同天地將在伊犁之回目兩子布拉尼整和集占釋放

後派令官兵至葉爾羌喀什噶爾安住並更置各城阿奇  
木其後和集占苛虐回人反傷我師凡所需粟布牲畜以  
及力役不論人丁地畝任意攤派司事之大小伯克首目  
阿渾等上行下效凡苛派侵漁回民仍不免逃避流離迨  
新疆底定歸入版圖定邊將軍武毅謀勇公兆尚書舒等  
仰體

聖主普育群生至意奏請着照厄勒特及回首從前賦役規條  
大加裁減議定徵收額數此外則紅花棉花硝硫黑鉛等  
軍需之用仍照其舊兵餘交納之羶皮牲畜並一切外用

雜項一概寬免方今回民家給人足皆

皇上恩被如天之所致也其年額正賦之款項及有無更正添  
裁之處詳錄於左

闢展

- 一土魯番郡王所屬回民每年納糧二千七百八十石
- 一原屬莽阿里克統轄今歸闢展之回民每年納糧一千一百石
- 一新安插土魯番闢展等處原住昌吉瑪納斯回民每年納糧五十石

一威魯堡移住各處回民每年納糧二百九十九石三斗五升

一洛卜淖爾部落回民每年納海龍皮九張其哈什翎一百枝奉

旨停其進送

哈爾沙爾所屬庫爾勒

一每年徵收十分之二普兒三十一勝格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一糧五百六十石

布古爾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二普兒三十一勝格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一糧五百六十石

庫車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二普兒六十一勝格零十二文六分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一糧九百六十石  
一每年額徵平分糧一千二百五十石  
一每年交納紅銅三百七十觔十兩係備鑄錢之用

沙雅爾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二普兒一十一勝格零六十二文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一糧五百六十石

賽里木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二普兒一百三十四勝格零九十四

文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一糧七百五十石  
一每年交納紅銅三百八十三觔八兩係鑄錢

拜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二普兒一百三十勝格零四十二文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一糧三百六十四石二斗

一每年納紅銅三百七十觔十兩

阿克蘇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二普兒一千六百四十二勝格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一糧六千八百三十五石五斗內除  
豁免平修穆素爾達拔漢回子糧三百一十石外實在徵  
糧六千五百二十五石五斗  
一阿哈雅爾地方跟隨逆首和集占逃竄回人所遺荒地  
一百四十餘畝入官令人耕種每年納糧五十石此項統  
入正糧內充散軍餉

一每年交納黑鉛三百觔硫磺三百斤焰硝三百觔製造  
火藥鉛丸

一每年交納紅銅四千五百六觔係鑄鼓

一每年分用烏什抽收商稅十分之六以備公用

烏什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二普兒二百八十勝格零五十九文  
六分

一每年額徵十分之一糧二千一十石

屯田兵四百名每年收穫租糧七千六百六十九石零

一與喀什噶爾一律抽收商稅

喀什噶爾

一每年額徵普兒五萬二千勝格每勝格一百文共計五百二十萬文內除豁免乾隆二十六八九年四次撥赴伊犁烏什回人應納普兒一千四百七十一勝格外現在每年實徵普兒五萬五百二十九勝格以一勝格合銀一兩計銀五萬五百二十九兩

一每年交納紅花三百六十五察拉克每一察拉克抵十斤共計紅花三千六百五十觔

一每年交納棉花一千三百六十三察拉克共計棉花一萬三千六百三十斤

以上二項係按時價折收普兒搭放軍餉之項

一每年額徵正項糧原定四千巴特滿內除豁免二十六八九年撥赴伊犁烏什回人應納一百三十七巴特滿外現今每年實徵糧三千八百六十三巴特滿每一巴特滿合倉石糧五石三斗共計糧二萬四百七十三石九斗

一布拉尼整等叛逆入官四百巴特滿籽種之地邁拉木等叛逆入官一百六十五巴特滿籽種之地續經查出

普兒湖地方隨同邁拉木叛逆賊人案內入官三十五巴特滿籽種之地又逆犯伊什罕阿布都里也木入官熟地二十巴特滿六噶爾布二察拉克籽種之地三共平分糧七百三十四巴特滿四噶爾布以上四項充放軍餉

一各外夷伯得爾格佳喀什噶爾貿易者每年交納普兒四百勝格內

奏明賞給喀什噶爾阿奇木二百勝格布魯特阿奇木一百

勝格布魯特阿克爾額森每人各五十勝格

一每年納黃金十兩

一每年納無籽兒綠葡萄千觔

一每年貿易回人納金絲花緞二段以上三項係進

貢之項

一本部回人從別部落貿易換回貨物內按二十分抽收

一分

一外部落回人來本處貿易販來貨物內按三十分抽收

一分

一布拉尼整等叛逆案內入官菓園三十三處所產菓品每年散給官兵食用

葉尔卷

一每年額徵普兒二萬四千勝格計普兒二百四十萬文  
 抵銀二萬四千兩  
 一每年額徵正項糧二千五百六巴特滿六噶尔布尔五  
 察拉克每一巴特滿合倉石糧五石三斗共計糧一萬三  
 千二百八十六石一斗八升九合  
 一每年從入官地內收減半糧一千二百一十一巴特滿  
 共合倉石糧六千四百一十八石三斗此項係查出逆囚  
 和集占等業內入官九百餘巴特滿籽種之地令回人按

年歇一種一俟收穫後量其豐歉減半收糧並無定數色  
 樣視其所種者收之充放軍餉

一每年交納黃金六十四兩原定額四十兩於乾隆二十  
 六年續經投誠葉尔卷所轄特地方回人情願照舊每  
 年納金一兩五錢該屬沙尔笏尔地方每年納金二十二  
 兩五錢三共黃金六十四兩  
 一每年交納無籽綠葡萄乾千觔二項係進

貢

一與喀什噶尔一律抽收貿易貨稅

一原入官水磨一十八處每年應抽糧一十七巴特滿四  
 噶尔布尔右二款係充公用  
 一逆酋和集占集內入官菜園五十八處所產菓品散給  
 官兵

和闐

一每年額徵普兒一萬二千勝格  
 一每年額徵十分抽一糧二千巴特滿合倉石糧一萬六  
 百石  
 一玉隴哈什哈拉哈拾兩河並哈郎圭塔克山內產玉每

年春季山瀉桃花水之前及秋季水落未凍之際入河淘  
 玉以為

貢用多寡無定儘得儘納

一每年納黃金八十兩充

貢

錢法第三十三

回地舊亦用錢名曰普兒以紅銅為之以勝格計數每五  
 十文為一勝格普兒之式小於制錢而厚中無孔一面用  
 帕尔西字鑄葉尔卷字樣一面用托特<sub>乃厄魯</sub>字鑄葉<sub>特</sub>字



拉布坦及噶尔丹策凌皆厄魯特首目名字樣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不等自我

朝蕩平回疆後定邊將軍武毅謀勇公兆惠等

奏請於葉尔羌開局設爐銷其普兒改鑄制錢以十萬勝格

為度每百文為一勝格每文重二錢一面鑄乾隆通寶一

面鑄清字及回子字葉尔羌字樣續經恭賞尚書舒赫德

永桂等具

奏請令阿克蘇烏什庫車哈尔沙尔賽里木拜沙雅尔等處

淘銅交納於阿克蘇開局鑄錢以百文為一勝格每文重

二錢三十五年烏什參贊舒

奏明將所屬錢文改為重一錢五分一面鑄阿克蘇字樣

刑法第三十四

回人雖有刑法然無律例惟聽阿渾看經論定伯克及犯者無不服亦有殺人者死之說若犯者能出一千或數百勝格普兒給死者家亦可免抵斬罪非軍陣不用致死之刑則押赴巴離尔當眾挂死剥手折足施於慣逃積賊枷號木鞋施於竊盜匪徒其囚楚罪人則掘一深坑上用柴棚留一小竅置人於中謂之地牢其餘鞭棍撲責而已

隘卡第三十五

回疆西南北三面通各夷部自底定以來安靜恭順商旅通行然新關邊陲內外之防不可不嚴是以將軍兆暨各處

欽差大臣等於凡通外夷路徑相度形勢險要水草蕃盛處設

立卡倫派委侍衛率兵丁回人駐劄稽查復於隘要設小

卡倫晝則登高瞭望夜則伏路偵候又於兩卡倫之適中

或岐路處堆設石記以為會哨之所凡外夷暨布魯特哈

薩克等來使貿易諸人悉到卡倫報明侍衛等照驗具報

各城大臣遣兵押送事竣出卡倫時亦驗票放行防閑之法周備嚴密今將各卡倫志其地勢遠近弁兵數目焉

哈尔沙尔所屬卡倫六處

哈布奇海 特卜尔古 察汗過古 阿尔渾

紅山口 卜尔圖

庫車所屬卡倫四處

洋薩尔之北烏拉斯圖 托和奈之北托木魯克

合色尔之北特雷尔圖拉 庫車之北額斯奇伯什

阿克蘇所屬卡倫一處

葉格爾森底卡倫在城東北一百八十里正北瞭伊犁南  
瞭拜城大路

烏什所屬卡倫四處

碧特里克卡倫在城北五十里 正北五十里塔爾營地  
設小卡倫一處瞭望山口路通伊犁 正南二十里岳尔  
素斯地方設有石記為兩卡倫會哨對號處

公古尔魯克卡倫在城西北五十里 西南三十里察什  
啓林地方設小卡倫瞭望山口路通布魯特 東南八十  
里與沙圖卡倫適中玉素喀什地方設有石記為兩卡倫會

哨對號處

沙圖卡倫在城西北八十里 正西五十里霍羅木地方  
設小卡倫瞭望碧得尔山口路通布魯特 正南八十里  
與伊啓斯卡倫毗連處有大河相隔兩卡倫各抵南北河

岸對號

伊啓斯卡倫在城正西九十里 正西二十里巴什雅哈  
木設小卡倫瞭望河南大路通喀什噶尔諸布魯特 正  
南大山無路可通

喀什噶尔所屬卡倫十處

阿尔胡卡倫在城正北一百二十里駐侍衛一員滿洲兵  
十七名回子十九名 西北三十里阿啓 設小卡倫瞭  
望山口路通布魯特 正北二十里伊林努哈克沁設小  
卡倫瞭望山口路通布魯特 正東七十里巴尔昌設小  
卡倫瞭望薩林都索渾兩處路通布魯特烏什薩克伊犁  
正西一百里與玉斯圖阿尔圖什卡倫適中楚尔塔克  
地方設有石記為兩卡倫會哨對號處

玉思圖阿尔圖什卡倫在城正西八十里駐侍衛一員滿  
兵十八名回子十三名 正北二十里齊格滿設小卡倫

瞭望特勤克地方路通布魯特 正北二十五里帝舒克  
他什設小卡倫瞭望托木地方路通布魯特 西北三十  
里阿克他什設小卡倫瞭望明岳尔山口路通安集彥暨  
各外夷 正西八十里與木什卡倫適中色勒克楚爾魯  
克地方設有石記為兩卡倫會哨對號處

木什卡倫在城西南一百里駐侍衛一員滿兵十五名回  
子十三名 東北三十里阿克他什設小卡倫瞭望哈郎  
圭戈壁路通布魯特 西北四十里喀布喀設小卡倫瞭  
望喀薩尔察啓特地方路通安集彥布魯特 西南七十

里烏蘭烏素設小卡倫瞭望布魯特地方路通安集彥  
正南七十里烏帕爾卡倫適中烏拉特地方設有石記為  
會哨對號處

烏帕爾卡倫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駐侍衛一員滿兵十  
名回子八名 西北四十里烏帕拉特設小卡倫瞭望布  
魯圖惠地方路通阿穎及南北布魯特遊牧總隘 西南  
十五里玉都巴什設小卡倫瞭望烏爾巴拉特地方路通  
阿穎 正南十里克布圖魯克設小卡倫瞭望山口路通  
沙爾笏爾 正東七十里與英阿雜爾屬哈木帕爾卡倫

適中塢地里克地方設石記為兩卡倫會哨

喀木帕爾卡倫在英阿雜爾城西北五十里駐侍衛一員  
滿兵十名回子六名 西北五里罕特賴克設小卡倫瞭  
望山口路通喀爾庫爾 西北十五里圖斯設小卡倫瞭  
望山口路通喀爾庫爾 正南四十里與沙瑪拉卡倫適  
中路爾楚爾地方設石記為兩卡倫 處  
沙瑪拉卡倫在英阿雜爾城西北四十里滿兵九名回子  
八名 西北二十里阿啓克設小卡倫瞭望山口路通喀  
爾庫爾 正北二十五里特勒克啓克地方設小卡倫瞭

望山口路通喀爾庫爾 正西四十里與特比斯卡倫適  
中托洛布拉克地方設有石記為兩卡倫 處

特比斯卡倫在英阿雜爾正西四十里設滿兵九名回子  
八名 西北十五里吹塢克設小卡倫瞭望山口路通喀  
爾庫爾 正西二十里鄂克拉克齊設小卡倫瞭望山口  
路通喀爾庫爾 正南九十里與額格資雅爾卡倫適中  
沙那斯地方設有石記為兩卡倫 處  
額格資雅爾卡倫在英阿雜爾城西南一百八十里駐侍  
衛一員滿兵十六名回子二十名 西北四十里鄂魯克

小卡倫瞭望山口路通沙爾笏爾 正西十五里孔布伊  
那克小卡倫瞭望山口路通沙爾笏爾 西南四十里托  
岳魯克小卡倫瞭望山口路通喀爾庫爾 東南六十里  
與察木倫卡倫適中庫庫塢什地方設有石記為兩卡倫  
會哨對號處

察木倫卡倫在英阿雜爾東南一百二十里設滿兵十名  
回子九名 西南十里特勒克地方小卡倫瞭望山口路  
通沙爾笏爾 西南三十里七克滿小卡倫瞭望山口路  
通沙爾笏爾

葉尔羌所屬卡倫三處

玉尔阿克卡倫在城西南七十里 正西十五里聽襍  
布地方設小卡倫瞭望伯克霍羅木 特克營兩大山口路通沙爾  
笏尔拔達克山 正南八十里與七凌卡倫適中托克素  
地方設有石記為兩卡倫會哨對號處  
七陵卡倫離城一百二十里 西南二十里魯斯培尔小  
卡倫瞭望山口路通旺莫小路 西二十五里鄂托素斯  
小卡倫瞭望山口路通拔達克山 東南九十里與桑竺  
卡倫適中克什霍羅木地方設有石記為兩卡倫會哨對

號處

桑竺卡倫在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西南三十里托克捨  
那小卡倫瞭望山口路通圖伯特 正南二十五里那此  
克小卡倫瞭望山口路通圖伯特 東南十餘里入戈壁  
無路可通

郵驛第三十六

嘉峪關至惠回堡七十里 惠回堡至赤金峽一百一十  
里 赤金峽至玉門縣九十里 玉門縣至三道溝五十  
里 三道溝至布隆吉九十里 布隆吉至小灣九十里

小灣至安西淵泉縣七十里 淵泉縣至白墩子九十  
里 白墩子至紅柳園七十里 紅柳園至大泉八十里  
大泉至馬蓮井子七十里 井子至星星峽八十里  
峽至沙泉子九十里 泉至苦水七十里 苦水至天生  
墩七十里 墩至格子烟墩七十里 烟墩至長流水七  
十里 長流水至黃蘆岡七十里 黃蘆岡至哈密七十  
里

以上十九站共計程一千四百九十里

哈密至頭堡六十里 頭堡至三堡六十里 三堡至鴨

子泉七十里 鴨子泉至瞭墩八十里 瞭墩至橙槽溝  
八十里 橙槽溝至助巴泉四十里 助巴泉至陶賴泉  
六十里

以上七站計程四百五十里每站或安千把外委一員  
其兵馬數目未詳故不開載

陶賴泉至梧桐窩一百四十里 梧桐窩至鹽池一百二  
十里 鹽池至七格滕木一百八十里 七格滕木至蘓  
魯圖五十里 蘓魯圖至闕展四十里

以上五站計程五百三十里每站安站委筆帖式一員

兵馬數目未詳

關展至連木沁五十里 連木沁至勝金七十里 勝金至土魯番九十里 土魯番至布幹湖六十里 布幹湖至托克遜七十里 托克遜至蘇巴什七十里 蘇巴什至庫米什阿哈瑪一百二十里 阿哈瑪至鄂爾克齊一百二十里 鄂爾克齊至烏沙克他爾九十里 烏沙克他爾至特伯爾古八十里 特伯爾古至哈爾沙爾九十里

以上十一站計程九百二十里每站安設委筆帖式一

員外委兵丁五名回子十戶馬十五匹牛二隻車二輛 哈爾沙爾至哈爾阿滿九十里 哈爾阿滿至庫爾勒六十里 庫爾勒至哈拉布拉克七十里 哈拉布拉克至車爾楚克一百里 車爾楚克至策大雅爾一百六十里 策大雅爾至布古爾一百里 布古爾至阿爾巴台一百里 阿爾巴台至托河奈一百四十里 托河奈至庫車六十里

以上十站計程九百四十里每站安設委筆帖式一員 外委兵丁馬牛車輛同上

庫車至河色爾一百六十里 河色爾至賽里木四十里

賽里木至拜八十里 拜至雅爾幹九十里 雅爾幹

至雅爾哈里克四十里 雅爾哈里克至哈拉玉爾滾一

百四十里 哈拉玉爾滾至札木八十里 札木至阿克

蘇八十里 阿克蘇至查哈拉克八十里 查哈拉克至

阿查壘克八十里 阿查壘克至烏什八十里

以上十一站計程九百五十里每站安設委筆帖式委兵

回戶馬牛車輛同上

阿克蘇至愛危爾八十里 愛危爾至洋阿里克六十里

洋阿里克至都齊特一百里 都齊特至伊勒都六十

里 伊勒都至烏圖斯克滿五十里 烏圖斯克滿至恒

額拉克四十里 恒額拉克至庫車五十五里 庫

車庫爾至巴爾楚克八十里 巴爾楚克至哲克得里克

托海八十里 哲克得里克托海至色爾姑努斯七十里

色爾姑努斯至碧撒克第七十里 碧撒克至阿克撒

克嗎拉爾六十里 阿克撒克嗎拉爾至阿郎格爾六十

里 阿郎格爾至邁拉克七十里 邁拉克至賚里克七

十里 賚里克至愛吉特土湖九十里 愛吉特土湖至

葉尔羗七十里

以上十七站計程一千一百七十里每站安設筆帖式

委兵回戶馬牛車輛同上

葉尔羗北至哈拉布札什六十里 哈拉布札什至戈壁

腰站七十五里 戈壁腰站至河色尔察木籠七十五里

河色尔察木籠至托木拉克五十里 托布拉克至英

阿禱尔七十里 英阿禱尔至庫森他斯潭八十里

以上七站計程五百里每站設官弁回戶畜車同上

葉尔羗東至坡思遷七十里 坡思遷至洛河克亮噶尔

一百一十里 洛河克亮噶尔至催馬一百八十里 催

馬至恭得里克九十里 恭得里克至及雅尔滿九十里

皮雅尔滿至禱瓦一百一十里 禱瓦至和蘭伊里齊九

十里

以上七站計程七百四十里每站安設同上

阿克蘇北至札木八十里 札木至特克和樂一百二十

里 特克和樂至和樂伏樂克四十里 和樂伏羅克至

圖巴拉克八十里 圖巴拉克至胡斯圖托海八十里 胡

斯圖托海至他木哈他什七十里 他木哈他什至噶克

察哈尔海一百二十里 噶克察哈尔海至沙土阿滿八

十里 沙土阿滿至特克斯八十里 特克斯至和納海

一百里 和納海至鉢尔九十里 鉢尔至索果尔七十

里 索果尔至海努克九十里 海努克至巴圖孟可七十

里 巴圖孟可至伊犁六十里

以上十五站計程一千二百三十里

土魯番北至根忒克五十里 根忒克至哈必尔漢布拉

克一百里 哈必尔漢布拉克至哈拉巴尔噶遜一百一

十里 哈拉巴尔噶遜至昂吉爾圖淖尔一百一十里

昂吉爾圖淖尔至鄂倫拜星六十里 鄂倫拜星至烏魯

木齊六十里

以上六站計程四百九十里

哈密至南山口一百一十里 南山口至松樹塘七十里

松樹塘至奎素八十里 奎素至巴里坤七十里

以上四站計程三百三十里

巴里坤至蘇吉八十里 蘇吉至肋巴泉六十里 肋巴

泉至烏兔水八十里 烏兔水至噶順八十里 噶順至

色必一百里 色必至鹹泉子八十里 鹹泉子至三個

泉六十里 三個泉至木壘六十里 木壘至一顆樹九  
十里 一顆樹至三台一百八十里 三台至滋泥泉九  
十里 滋泥泉至大泉七十里 大泉至阜康城五十里  
阜康城至迪化州一百二十八里  
以上十四站計程一千二百八里

烏魯木齊至洛克倫七十五里 洛克倫至呼圖必七十  
五里 呼圖必至土古里克七十里 土古里克至瑪納  
斯七十五里 瑪納斯至烏蘭烏素八十里 烏蘭烏素  
至安濟海七十里 安濟海至奎屯七十里 奎屯至庫

爾喀拉烏素五十里 庫爾喀拉烏素至布爾喀濟六十  
里 布爾喀濟至墩木達六十里 墩木達至古爾圖五  
十五里 古爾圖至托多克五十里 托多克至精河一  
百二十五里 精河至托里六十里 托里至托霍木圖  
七十里 托霍木圖至胡素圖布拉克九十里 胡素圖  
布拉克至鄂爾哲土博木七十里 鄂爾哲土博木至塔  
爾巴哈台博爾齊爾六十里 塔爾巴哈台博爾齊爾至  
塔爾滿五十里 塔爾阿滿至伊犁六十五里  
以上二十站計程一千三百八十五里

奎屯至庫爾河一百二十里 庫爾河至沙拉烏素一百  
里 沙拉烏素至鄂倫卜拉克一百里 鄂倫卜拉克至  
烏爾圖卜拉八十里 烏爾圖卜拉至雅瑪圖八十里  
雅瑪圖至沙拉和洛素九十里 沙拉和洛素至色特爾  
莫多七十里 色特爾莫多至塔爾巴哈台一百里  
以上八站計程七百四十里

### 外夷第三十七

哈薩克在喀什噶爾西北二十餘日程雖係回人不事耕  
種專以游牧為生人可數十萬風俗語言類布魯特其牲

畜甚多射獵是務馬以溝計羊以羣分自伊犁底定談首

目圖里野比阿布賴等相率內附遣其子弟入

覲貢物歲以為常談部之人攜其羊馬來伊犁易布帛者往來

殆無虛日由其部往正東行過大川十數日路程可至伊

犁

布魯特在喀什噶爾西南一帶南至葉爾羌非回人亦非  
蒙古亦不留髮辮不食猪肉其語言衣服大概與回同而  
稍異者不居房屋隨水草游牧而居每數百戶或千餘戶自  
為一部落不相統屬稱其頭目曰比依性強悍好劫掠回

人昔頗畏之自我師蕩平回地後感慕

王化歸誠從征効力今有授以職銜

賜以頂翎養贍錢文者常來謁見候安獻馬獻鷹遇有差頗為

恭順奮勉不復肆意侵盜已與回人無異矣

沙爾笏爾在喀什噶爾之南十二三日路程人可數百戶

居無城郭零星散處於大河之涯此河產金亦樹藝五穀

菓木風俗語言飲食衣服皆彷彿回人房內亦有炕不就

地坐不交納普兒米麥每年

貢金二十七兩七錢赴葉爾羌交納去葉爾羌七八日程

嵩漢在喀什噶爾正西約一月程其地方平行約二千餘

里住城一座廣周三十餘里四面開八門穿城有河水一

道所屬三大城曰安集彥曰瑪爾噶郎曰他什罕各距嵩

漢六七日至于十日不等各有回目掌管其眾約五萬餘戶

有倉庫兵民之制水陸戰防之具出產亦類回部其俗婦

不巷走老不步行市無乞丐人無盜賊耕鑿操練較別部

頗為近善風俗語言服食與回部相仿自乾隆己卯歲回

目額爾德尼遣頭目拜默特等入

覲內附

貢獻方物以來嗣立之首目綏拉滿那爾巴圖亦俱節年差

使入

覲貢物至今不絕其人善於商販輕家重利時往他部販易土

物來喀什噶爾等處易布帛磁器販往別部逐利因各布

魯特遵法服教無敢剽劫道路寧謐現在新疆等處貿易

者常數十百人往來絡驛為我新疆近邊之回部矣其奏

表書呈俱用帕爾西字惟帽係方頂與回人稍異耳

拔達克山在喀什噶爾西南三十餘日程地方平行處七

百餘里四面皆山有荷葉形城一座人約萬餘戶村庄連

絡人烟稍密山多地狹兩澤頻數咸以牲畜為業屋多石壁

人善步戰言語衣服大類嵩漢土產金銀銅鐵並金星藍

石亦有布疋絲絀乾隆己卯歲逆酋霍集占等竄入該部

定邊右副將軍富 等窮追至界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

之地但遣使索取該酋目素爾坦沙畏

威懷德即斬逆酋以獻并差其頭目入

覲貢獻方物由是往來貿易者絡繹於道

愛烏漢在喀什噶爾西南六十餘日程有城周十餘里名

堪迪哈所屬三大處有數萬餘戶出產風俗與溫都斯坦



畧同但不及其庶富耳地西南邊海東北沿山民則屋居  
兵則游牧其人獷悍能水陸攻戰倚此侵犯鄰部專事殺  
掠向隸溫都斯坦近因兵力強盛地闊人多聞亦不受其  
約束矣乾隆壬午歲曾差回日和卓密爾罕入

### 覲貢物

博羅爾在喀什噶爾西南四十餘日程有土城周約三里  
餘名齊特喀爾人約五千餘播種山田五穀咸備其部貧  
人甚多各處商販常以布帛貨易人口攜賣別部營利其  
俗男不剪髮女皆纏頭語言書字大異回部尤可異者日

事禮拜惟牛是貴角皆飾以金銀其人飲食時不令人見  
若見之即棄而不食土產蜂蜜絨褐所屬賽里克奇盤乳  
竺特二部無城郭散處大山之中土產風俗與博羅爾同  
乾隆二十四年定邊右副將軍富等窮追逆賊兵抵其境  
軍聲雷動其酋目沙莽素爾率眾投降遣使貢土物入  
覲每年以黃金一兩五錢送禁爾羌充  
貢解京至今遣使請安往未貿易

### 異域傳聞錄叙

自畫野分州肇造區夏中國幅幘雖方三千里而九州之  
內即有蠻夷歷漢及唐疆域最稱遼濶于闐元克相率來  
賓不過羈縻旋即叛負攻沒都護烽達郊畿者不一而足

### 仰惟我

朝德威遠敷聲教所及無遠弗屆窮荒絕地拓數萬里而  
遙土地人民咸入版圖巍乎邦治之隆也其上於職方  
列我藩服者自有

皇朝一統志為無外之壯觀至於遐荒曼蹟雕題涅齒之民穿

胃貫頤之衆不有紀述奚窮荒渺予成西域數歷星霜時  
值邊烽夜靜刁斗秋閑公退之餘無所寄意回詢外夷巨  
賈經由蒙所風俗語言山川道里就其所譯隨筆記錄集  
為異域傳聞一冊雖粗具崖畧語多鄙俚未必非博雅君  
子掇竒之一助云

乾隆歲次戊戌暑月龍江五誠格敬止氏書於喀城惜陰  
行寓

異域傳聞目錄

布魯特

高漢

色尔庫尔

巴達克山

乾竺特

賽里克奇盤

卜羅尔

西克南

愛烏干

哈薩克

鹿山

薩瑪尔汗

阿薩尔果羅普

巴尔提

渾都斯

圖伯特

布哈尔

考喀尔

鄂羅斯

孔喀尔

克什米爾

默克

和占

温都斯坦

鄂岳什

烏魯木齊於乾隆四十一年築城得至德年殘碑中有金蒲字知其地唐時為金蒲城今唐書作金滿城悞也並建有城隍廟興工三日都統明公亮夢有人儒冠而來云姓紀名永寧陝西人昨奉天山之神奏為此地城隍故尔来謁公心異之時舉公秋帆撫陝因以札来詢畢公飭州縣查現在紀姓中未有名永寧者適嚴道甫修華州志有紀姓以家譜来求登載其遠祖檢之則名永寧者居然在焉乃明中葉生員生平無他善惟嘉靖年地震捐貲掩埋壓死四十餘人因以復明公書至適於是日廟方落成也卯

春二月四日錄新齊諧則

布魯特其已見回部志者不錄傳聞其人賦性剽悍專事劫掠呼其首曰比依長曰阿哈拉克奇而婦人貫珠盈額室女馬加繁纓不藝五穀嗜食野牲此其大異者也回部初定其各部內附為我鄉導追戮逆酋甚為効力故獲賜翎頂者一十九種乾隆乙酉烏什蠢動各部率其人眾赴軍營効力奮勇先登者接踵爾未按期

貢馬請安及往來貿易歲以為常矣

高漢已見回部志

色尔庫尔即沙尔忽尔

巴達克山已見

乾竺特

賽利克

卜羅尔此三部回部志作一傳已見

愛烏干即愛烏漢已見

西克南在喀什噶尔正西二十餘日程瓦漢在喀什噶尔正西十五六日程俱係巴達克山所屬無城郭室宇零星散處風俗衣服與巴達克山相仿但不剪鬚二部人可萬餘戶地瘠民貧人口寔賤

哈薩克見回部志者不錄譯又云其馬汗血蓋漢之大宛國也

五敵止使君又云哈薩克北接鄂羅斯南鄰伊犁聞其部落西不失歡故鄂羅斯之來市於新疆者皆假道於彼亦北隅之屏藩也

鹿山在喀什噶尔西南約二十餘日程地方平行約二百里有城一戶近千民寡耕種惟藉畜牧

薩瑪尔漢在喀什噶尔正西三十餘日程有城一戶萬餘向屬布哈尔近因布哈尔弱已為嵩漢役屬矣

阿薩尔果羅普在喀什噶尔正西四十餘日程傳聞上下西部田土廣濶人民庶富倍於嵩漢但地震極遠不能深悉

巴尔提在喀什噶尔西南三十餘日程無城郭人皆散處約萬戶其地果實嘉於別部地瘠人貧多不自贖別部商販其地者以疋布質一婦經年奉事歸則還之道所經有冰山劣可通步役屬於圖伯特其風俗語言亦與相仿

渾都斯在喀什噶爾西南約四十餘日程有城一周可四五里戶約五六萬風俗語言衣服與巴達克山同向為之役近因強盛遂不受其約束矣

圖伯特在喀什噶爾正南四十餘日程於山上築城聚居人約五萬餘戶其俗不剪鬚留辮男多女少弟兄數人共娶一妻一人入戶懸靴其門則其兄弟避之生子長則推兄周而復始其地麥黍之外別無出產惟務畜牧

布哈爾在喀什噶爾正西四十餘日程傳聞乃西域回人之一大部落也近因不能統理四鄙皆為鄰部蠶食所餘數城賴鄂羅斯鄂岳什孔喀爾等部念向為舊屬撥兵戍之徵賦稅供其用度各有定數其首目所居之城大可數十里舟車全備諸藝皆具緣地遙譯重未能深悉

考喀爾在喀什噶爾西南四十餘日程地方平行四百餘里有周十餘里大城一四面七門大河流繞城中人約數萬餘戶所屬城邨三十餘處皆有街市諸藝咸備出產甚饒傳聞耕田用象云

鄂羅斯在喀什喀爾正北六十餘日程其地東達黑龍江西接孔喀爾地方遼濶部落繁庶有兵民之分倉庫之積其酋有二一曰男察漢一曰女察漢分理其地人則黃髮綠瞳鼻突目深船車輿馬醫卜倡優皆備交易概用銀錢其錢或鑄首面或鑄乘馬携梢或鑄草木花卉用者以形為低昂焉所產皮鬃毳甚夥他部貿易其地者不絕其城村多寡兵民數目即彼國人亦不能悉此部地臨北海未通中國由鎮西府以東有蒙古為隔以西有哈薩克為隔茲之所述蓋因其部人由哈薩克來喀城市易者

重三四譯始得其畧焉又云其國之北名牌浪人皆舟居出產亦饒云

孔喀爾在喀什喀爾西北約四五月程一名如木地居布哈爾西北緣其處極遠不能深知傳聞其部較鄂羅斯更為遼濶人民出產尤為庶富地瀕海慣於使舟舟容萬人鄂羅斯是其屬國歲貢童男女各五百云

克什密爾在喀什喀爾西南約七十餘日程四面皆山中有地平行約五百里有周十餘里大城一村庄連綿人民衆多其俗好禮佛誦經語言衣服大異回部蓋已近後藏之地矣

默克在喀什噶尔西北一年餘程地平衍處百餘里城可  
數里大名曰墨可石內砌禮拜石寺一院其人日事誦經禮  
拜別無他務少藝黍黍以糊口不生事端不好爭鬪至今  
各回部之阿渾海蘭達尔非由墨可石受戒來者不為正  
派云傳言其聖人飛昇家也

和占即忽  
囉即霍  
和占在喀什噶尔正西三十餘日程傳聞其部較嵩漢更  
為強盛現與嵩漢為讐日事戰爭嵩漢惟恃其地利相抗  
耳地方大小部落多少不能深悉

温都斯坦在喀什噶尔正南三月餘程其首目所居之城  
曰佳漢阿巴特週約數十餘里所屬地方遼濶人民衆多  
城街巷縱橫市肆稠密有兵民倉庫之制語言文字異於  
他部時令長暖人不衣而水不凍男布纏頭女著赤履婦  
人夏不帽而冬纏頭右鼻穿環或金或銀出則非車即輿  
醫卜工匠優娼咸備所產有金絲緞白細布等貨耕種用  
水牛大象交易概用銀錢他部貿易其地者經年猶不能  
遍歷其地其游牧之人皆沿山傍海而居蓋回部極南之  
區也其水皆西南流謂歸入西海云

鄂岳什在喀什噶尔正西約八十餘日程傳聞異於回人  
乃另一部落也其風俗教化仿佛漢禮語言文字與回迥  
殊衣服與中國戲衣相近男婦俱留髮其地有驛無駝產  
絲云

卷四終 甲寅歲三月初八日南屏通理錄完此志

光緒二十五年正月武進局所送藏於此

跋

若夫山川形勢之遙遠民風淳漓之厚薄留心經濟之大吏宜悉之即雅意鴻博之儒士亦何不可備覽也彼身雖未歷其境而耳目又所當博採焉我

國家聲教所及之區幅輳至廣凡扈從使臣莫不於所至之地兼收博覽其山川之扼要風俗之美惡戶口之多寡建官之經理一一筆之於書亦不過有闕治理用資見聞耳他如李守靜之安南雜紀高士奇之西巡錄塞北草方象英之封長白山張學禮之使琉球林謙光之台灣紀畧李麒光之台灣雜紀塞爾登之塞外封藩草親王之西藏志余篋

中旧有誠留心經濟之書非不足以信今而傳後猶不過修域外之規而已回部一志歷古未屬中國自乾隆己卯內附土地人民盡入版圖又

簡命大臣駐防因永蘇二公於撫治之暇見聞所及勒為一書

圖繪全境披覽如示諸掌前叙所及茲不復贅金州

朴園董公博雅君子也余堂請業其家見旧有抄本於甲寅春始得借閱展玩之餘考校既真書法特抄別為四卷即作一都會之志乘也可抄讀而珍賞焉用誌數言於卷末以識得是書之意云

乾隆五十九年荷月朔日南屏理題